

叢書集成三編

叢書集成三編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五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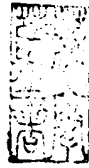
瑣談

茶香室續鈔二十五卷	清 俞樾撰	筆記續說	〇七五 〇〇一
茶香室三鈔二十九卷	清 俞樾撰	筆記續說	〇七五 一三七
評乙古文一卷	清 李塨撰	顏李	〇七五 二六九
談助一卷	清 王崇簡撰	說庫	〇七五 二八七
三異筆談四卷	清 許仲元撰	筆記小說	〇七五 二九七
耳郵四卷	清 羊宋翁撰	筆記小說	〇七五 三三一
宋艷十二卷	清 徐士鸞撰	筆記小說	〇七五 三六五
隨園隨筆二十八卷	清 袁枚撰	隨園	〇七五 四六一
子不語二十四卷(自卷一至十七(又名：新齊諧))	清 袁枚撰	隨園	〇七五 五六一



茶香室
三續
鈔

清 俞曲園著



茶香室續鈔三續鈔

茶香室續鈔三鈔提要

曲園為清季著作大家一編之出海內尊為山斗茲編特其緒餘其自序有云謂遇罕見罕聞之事以小紙錄出積久成帙可見先生讀書載筆之勤矣茶香室者俞夫人妝閣名先生以此三字署之於右台仙館臥室誌不忘也

茶香室續鈔目錄

卷一

天象八家

四種月

六十花甲子

古人言後年來久與今異

大餘小餘

戊午己未日天必變

寒食在冬月

七夕用六日

小年夜

除夕見月影

粘字占晴雨

望夫雲

茶香室續鈔

目錄

藏雪

稱水

卷二

野狐嶺去天八十里

黃河入暹羅

端夷疑即今倭國

六字地名

卡

小島無根

泥柱

益江

五雲谿

取第一泉水

石壁字下移

佛家紀歲月日夜之異

長月直日

稱十年為一旬

木龍

望日稱圓日

梅雨三旬

黃明

乞巧可於十月六七日

伊犁初一夜見月

風雨之異

秋雲霜

五雲山僧進雪

造雪

滇中地勢極高

大理即佛國

俄羅斯古羅刹國

四山為嶺

土脈橫豎

浮田

古刺水

劉李河

罵泉

仙人塘石壁字

紅螺玉帶

顧況仙遊記	黃帝殿基
亮行宮行臺	亮廟二松
善卷山	丹朱陵
海鹽齊景公廟	范蠡泛湖船
司馬子長墓	青冢無草木
無鹽冢	昭君祖家
嚴子陵墓	蘇周墓
駱賓王墓	丁謂墓
莫愁村	顧野王砚池
流觴曲水	柳耆年茂二臺
韓魏公榮歸堂	白卷樓
懷智高冢在大理	蕭后梳妝樓非違蹟
仰元鎮故居	張王墓三異
海忠介石坊	吳中調豐巷
蘇州感勝寺柏堂	三潭印月真蹟
南宋大內有飛來峯	靈隱犬冢
卷三	
神高生日	衛熊為夏宗伯
攻伯能詩	孔子諱宜改讀期音
子貢至孝	匡人伯氏
百里奚為虞公之族	宛春為廬州人
顏雖由為子路妻兄	閔子或言宿州人
王豹非衛人	越象
商瞿上	王子期
孟孺生卒	漢高帝生日
公孫宏字次卿	孫堅父名
諸葛孔明封武靈王	任靖
陸法言一名慈	李瑛梁浩

武后賜狀任保袍金字	李太白軼事	章應物少年無賴
柳子厚軼事	韓文公逸事	馮宿
裴周南為飲中八仙之一	唐詩人劉方平家世最貴	
王定保士論不盡	郭令公之後	
小年將軍有二	兩希先生	
鄭駱駝	韓駱駝	
卷四		
韓魏公幕客	趙清獻公喜重衣	
懷智高亦科舉之士	蔡京心胸已字	
蔡卞為木叉後身	蔡檜自詭為諾詎羅將世	
韓王騎驃	張猶王老卒	
岳忠武明代再轉世	如決	
朱晦庵別號	朱晦庵昨日	
兩呂東萊	張清割眼	
文文山弟	熊飛將軍	
張千載	劉崇	
黃子久本姓陸	丁鶴年不姓丁	
趙廣	沈合蔡王無親	
宋景濂曾為道士	郭子興本姓陳	
馬三	梅梢	
劉青田異事	沈萬山	
方遜志被誣	程濟	
野仙	沈太守	
海忠介被糾	劉瑾姓筮	
嚴世蕃非介漢子	嚴世蕃曾孫	
楊慎後身	唐伯虎逸事	
皂隸葉雲	五七九	

七子八犬	左籬石之僕
韓默	兵梅村王漁洋別號
陸晉	陳士慶
文三郎夫婦	兵龍
卷五	
坦已亦作點已	魯班姊
秦白起妻	秦邢氏三姑
武陵娘子	楚姑
漢刺美人	莫如
二喬當作二橋	陸遜女
老銀	楊太真姊秦國夫人
蕭蘇	浣花夫人
黃巢妻	俞大娘航船
劉公主	離非女子
茶香室時妙	目錄
楊六郎夫人	阿毛
陳季常妻柳氏	呂小小
童夫人	張江陵女
夏桂溪蘇夫人	八歲女善棋
季真一事與薛濤相類	祝月英
柳依依	明霞
明福王重妃	明末江西彭妃
李選侍至康熙尚在	奉聖夫人
黑姊姊	母大娘
奇男子坊	女雲堂
德人	宋姊女猶削眉
宋時宮中有女冠女尼	明初有女官
女秀才	女童應試
閨秀	喬娘

三婆	婦駟
搭子女	
卷六	
唐人喜聯宗	立孫
稱妻為姊	學生三十二子
外甥與兒姪連名	結
機燬	張一飛
舅姑	禁姑舅為婚之誤
慈姑	媳
女婿止稱門人	位尊不執女婿禮
主婚人稱奉眷	男子續娶稱再醮
僧道有妻許人挾詐	子冒父名
老師	大人老爺
鄉會同年會	認後輩為同年
茶香室時妙	目錄
子先成進士不認父同年	團拜
鄉姪	花友稱友
東西南北四友	元人稱謂
侍長	爵王
老兒當	老爹
老朝奉	葱郎
牛人牛兵	玉塔
玉街	台衙回納
譚談二姓	賀氏本為慶氏
尤姓	僻姓
卷七	
有文在手	六十四種惡口
溘河	玉環俞
面般	逢九為災年

六十六	改變人形
尺餘老人	二歲童子能書
八歲作詩	八歲童子書碑
身人能書小字	以名為字
獨邑克錢	生日用優人
辰生辰	揖有高左高右之分
揖為囑咭	起首
不以饒食與人	今人行祭禮
古人書疏皆題復以答	古人浴處挂壺
俗諺	梯已
地契	反坤瀾絕
填諱	腰頓
打標	代人食
借扇為喻	鶴露蹄
茶香室增妙	目錄
按道	以叫子聽訟
青布寫字	選官夢女子
村里送鼓	南手北穴
邱的駕	老倒運
黃鐵腳	羊脂玉
陳醋瓶史畫匣	察子
鐵牌道者	鹿盡心食小兒腥
卷八	朱書御札
奉天承運四字	奏立孟于祠
文廟丁祭改用次下	文廟下馬碑始於明
孟子配享文廟之始	唐宋易制不同
宋無祧廟	古人不以嬰手為敬
高坐之始	忌衣紫袂安自雅正始
陳文公恭不避御名	

國忌不行刑	宋質狀通用語
明代帝王皆翠花	宋玉牒不止戴世系
明代皇太子日課	文華堂武英堂
額外大學士	參知政事高於平章事
四衙門	直殿將軍
書辦之稱明初甚重	禁言官風聞言事
教授兼及奏書啟	京官可便服見外吏
京官歲用	里士社士
班朝錄	活字排印郵報始明季
家藏歷朝報狀	印關防條記
木記代印	青面手版
明制官俸有以物折者	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唐宋歲漕米數	夏秋二說
加耗之始	田宅稅契
茶香室增妙	目錄
十二辰堆	封贈之典至明始重
卷九	臣下稱崩
宋時人臣亦稱旨	經筵月講
命婦進封不稱太	明代官府送客乘輪運內
明初御南人重止人	宋人書帖猶用竹簡
督撫文書不下州縣	楊士奇帖
輜馬	中稟
明代書簡稱呼	明代避天字
東面書正字	句呈
書啟二字	明人押字之式
金元字改書	明代紳士謁官長禮
今於與	夜經中行嘉禮
我字提行	
身後請致仕	

犁牛之子	子路有聞
色勃如也之物或讀去聲	增
明太祖說孟子	馬鄭注老子
楊升庵不讀注疏	論語詩大學詩
卷十三	
經史釋音有首釋本釋之別	崇陽台公讀書法
學正官	李善文選注有數本
文中子阮集本不同	左錦
李商隱撰蜀爾雅	李氏兩花等集
書教指南	郎瑛續庚巳編
說邪全部	馬氏釋史有改定本
南京景物各	辨鴛鴦
勸善書	精騎集
課孫草	太公家教
茶香室時抄	目錄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百家姓
萬字文	洪武通韻
聲音文字統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麻沙	閩閩淘真
黑白傳	英烈傳
想當然	一棒雪
水滸傳原本	水滸評本
後水滸	西游補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儒林外史
卷十四	
唐宋七大家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往體詩	杜詩黃知橘柚來之誤
韓柳詩談	兼風殿茗時
孟浩然詩失結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時復立韓碑
韓昌黎擬范蠡書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宋景文悔其少作	西銘有疵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察網得魚是鯪魚
注東坡詩新春士人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閩音押韻	詩用等字
和詩用原韻	徐五詩
吳東里詩	王漁洋秋柳詩
障車文	賦題限韻
明代時文惡習	刻本時文
八股文限字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吳穀人祭酒試帖詩斥落	
卷十五	
李斯壽字	衛夫人帖非真蹟
李太白書	張有篆書魏字
朱襄陽論題榜字	柳應辰押字
義款	黃王不分
妥蘭兩字	寅字音
暗當作備	另當作今
秋當作悞	柳塚當作瓊環
硯當作頤碗	穆規歌當作木版
何字讀瓜聲	但字讀平聲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忌用哉字
明代制語用沈體字	姜體書
壹貳叁肆等字清唐已然	卍字出古錢
諸暨沈妙二字	靴傘等字
乃方	人字
作字錯訣	碑有旁注
茶香室時抄	目錄

洪書始字	側定政宗
書口作山	正音書院
四方之音	三十六字母有誤
卷十六	
秦鑄銅人有二	呂保藏
馬伏波射潮	關公殺顏良文醜
三國蜀時斷案文	蜀中寫像
安祿山造像	歐陽詢賺蘭亭
唐明皇自稱鵝	唐時京城築者
王摩詰語	清表何氏碑
南漢劉龔康復之侈	宋太祖禁分市
宋高宗論放生	宋高宗初議諡堯
宋二若像	辨參舟助葬事
梁山濼賊	背刺畫忠報國字
茶香室竹抄	目錄
大佛頭為費平章燒像	元朝本非蒙古
明南京大內有宋理宗書額	明初有意都汴
大中	建文復歸事傳聞之異
淨慈舊有建文帝像	明初克蘇州城紀載之異
蘇州三學馬王敬	紅船白船
明憲宗自演戲	秦兒
福八	金三
盧舍庵有明太監孫隆像	明代杭州有山東香客
卷十七	
旃檀佛像始末	觀音大士傳
普陀山觀大士現身	換觀音像
龍猛大士	八百羅漢
月中佛是化化身	不動真佛
更生佛	秋露子

六祖真身	佛圖澄姓溫
三階	賡哈和高
胡僧以畫傳	五高僧
法極	佛印
金碧峰	程明道欺僧家威儀
關士	僧尼交戒
宋時僧牒甚貴	禪家六籍
金剛經偈語異文	共半三十七邱百
轉經	新伊舊伊
淨贖	兄弟共寫法華經
鼓口	善男善女有二解
西天僧來東天求佛	僧作制表
碑沙門	焚佛骨萬二千斤
卷十八	
茶香室竹抄	目錄
施存	絳縣老人
莊君平宋時尚在	徐庶
十二仙	蜀八仙
清甯二百三十一年	仙宗十友
苦竹真人	呂仙自敘
呂真人畫像	呂洞賓封帝君
呂元圭	懶殘至明季猶在
曹休	陳搏與毛女往來
黃子久仙去	觀棋爛柯不止一處
陳龜補	文文山逸仙
王赤艇	鍾了普
張刺達	趙如如
崑崙山中仙人	姚真人
吳彩鸞所寫之書	何仙姑

宋時煉丹	鑄疑
壇無之始	
卷十九	
天門三將軍	東嶽神姓
東嶽五子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魁星生日	楊升庵更定六神
伍子胥廟	關將軍圖
石上關帝像	關夫子之稱起於明年
黑神	宋李景和毀張巡許遠廟
趙公明	王靈官
岳忠武像	馬當山神
揚州倉聖殿	鄭州樂王廟會
安南祀解縉	苗人祀孔明天子
蒙恬配享孟姜女	寄江伯書
茶香室精妙	目錄
句曲玉印	唐潘鎮行墨敕封神
土地堂	蘇郡西天王堂土地
康王廟	白馬將軍祠
范明廟	沈七太保
戚公子	白眉神
攀花五郎	門神之始
禍祿	天上人
黑雲化為人	靈哥
白蓮佛	六賊戲彌陀
狗頭人	小人國人
瘧妃	安清夫人
凌宵女	茉莉夫人
三姑	秋姑
陳仁嬌	卓影碑邪

石敢當碑始於唐	乾元亨利貞五字破邪術
卷二十	
秦莊襄王鬼乞食	鍾馗圖
蜀孟昶時鐘馗異蹟	陳希夷顯
劉又死後文	賀元
趙文毅高五殿閻羅	盧昭容
錢鶴皋為厲鬼首	慈月宮陳夫人
人死冷熱驗善惡業	追寫真
董槐墓上字	怨碑
神子	影飯畫侍婢蒼頭
故書必毀而後燔	不夢亡者
飲鬼漿	地獄異說
破地獄偈	屍痕不滅
生魂未歸	人化石
茶香室精妙	目錄
菴鎮菴籙	避穢呪
卷二十一	
王勃千歲歷	袁天綱為李淳風師
李龍眠精祿命之學	論命不用生時
相雨書	鴉經
金柯要訣	八五經
五行無絕理	印主吉凶
催生符	醫稱大夫
吳中骨價	種痘
百一方	單方
對脈	古名人骨能畫
古人以畫扇得名	曹傑吳樣
祝培之畫	華光墨梅
臨鏡寫真	畫李白

蝴蝶裝	孫道明	宋時書賈陳思	明時刻書工價	茹筆	勝戶	同年	宋已有輪肆	巧人	韓伯通塑像	劉永暉活文具	國初一技之士	馮巧染九	陳飛	風火輪	目連戲	走解	要曲要舞	蘇幕遮	鞞韃名目	忘憂清樂集	棋難	節	蒙古棋	七國象戲局	葉子戲	佛面浮屠	千字文酒令	茶香室增妙	目錄	十六
翻金斗	倡優名班之始	纏頭非獨施於倡伎	法區秘訣	夏高印	孔子履	平天冠	古衣裳遺制	婦女以著裙為重	明初衣服制	席帽裁帽	明初禁庶民服靴	蟒衣始於明	裘非臣服	胸背	縵皮飾袖口	履屐	翁鞋	以樹葉為衣	縠紗	練典	玉抱肚	被袋	銅帳構	燭籠	省油燈					

燈華	紅羅炭	宮梳	拜匣	臥讀書架	眼鏡	自鳴鐘	芳草闌離缸	圓棋盤	巖石成天然棋局	雲南供子	琵琶百六十絃	今之蕭為古之笛	潞琴	宋紙可兩面書	由孝山藤紙	李廷珪墨	比工作楷	漆沙硯	蘇玉硯	嚴分宜硯	蘇公扇	高則誠拍曲几案	青龍樞月刀	除奸摘倭鐵筒	藜杖	周元通寶錢	萬應通寶石	國初人不戴翡翠	大珠	倭鉛	鍊錫必用芋乃	板兒	錠	金祖銀父母	猛火油為樹津	猛火油得水愈熾	大銃連發	海船用櫓	野狐帆	宋時奉使高麗船名	指南指北針	千里叫	卷二十三	古人室中有電	儀駕殿	門內繫鈴	竹室	木牌蓬屋	氣樓	看街樓	碧沼	八卦房	鬼背兒	茶香室增妙	目錄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娘娘廳	東不可名園
房鏡	楮窗圖
元明米蔬湯食之數	元宵浮圓子
青白圓子	臘八麪
長壽麪	淨肉
糜糜煮羊脾法	南北人食羊不同
杭子	明人以食鷺為重
今人滄茗之法起於明初	卷
不知春	碧豎
佞湯廉香	人佞如小兒
僂子必從雀腹中過	蕃薯
曼陀羅酒	樊煙乃佛圖舊俗
烏香	
卷二十四	
茶香室譜妙	目錄
福祿	獅弄毬
獅子是龍	龍與牛交生麒麟
郭郎庫中麒麟	瘞麟銘
飛虎	虎兒
貌	鑿齒以惡獸為名
狨食猿猴	砮答
貂	貌
小鹿小白牛	驢牽船
騾生子	引羊
兔	貓眼定時歌
三脚貓	趨鼠
鼠數錢	朱鳥是赤鳳
鷹隼羽文有八卦象	呂四場仙鶴
鵝倫	嶺南有雁始於唐

唐宮雜武	燕作集有二說
秋風為	鵝
雕軸	漫畫
倒垂蓮	脂瓶
白宮鷄	火培鴨
伊川言龍只是獸	碑碣石跌非夙類
龍	石魚
漢泉三魚	蟹蛻
蟹山	天雨蟲
雲蟲	禾蟲
線蟲	疥蟲
蜂分日	綠蠶
唐初蠶種出於山東	蝴蝶占喜
閏年少蟬	除蟲呪
茶香室譜妙	目錄
脈望	上虞縣秦松
卷二十五	化金之木
華山將軍松	娑羅樹
柏化石	竹尊者
太平花	倒插竹
佛面竹	杜詩種竹之說不可用
笏竹城	木樨異說
種竹法	唐宮牡丹花
種荷花法	魏缸
左牡丹右芍藥	黃中李
天牡丹	李夢陽桃
玫瑰	大瓠
根梅	
根	

芋母

新婦橄欖

雲南亦產荔枝

荔枝亦作樵支

荔枝有以人名者

唐貢荔枝地

茉莉樹

紅豆開花

虞美人

後姚婁

羞菜

笨蘆

孤海

六友詩

茶香室續抄

目錄

干

茶香室續抄目錄終

茶香室續抄卷一



清德清俞撰著

天象八家

唐李淳風已占云論天體象者凡有八家。一曰渾天。即今所載張衡靈憲是也。二曰宣夜。純無師學。三曰蓋天。周髀所載。四曰軒天。姚信所說。五曰穹天。虞翻所擬。六曰安天。虞喜所述。七曰方天。王充所論。八曰四天。秋胡寓言。

按爾雅釋天篇流云。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夜。四曰所天。五曰穹天。六曰安天。無方天。四天。二家。其穹天亦止云虞氏所說。不著虞喜之名。此可補那疏之缺。斯天即軒天。邢氏已言之矣。

佛家紀歲月日夜之異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云。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日極長時。晝有十八夜。有十二極短時。晝有十二夜。有十八春秋分。使等。

按此則佛家無一日十二時之說

茶香室續抄

卷一

又云。依婆法師西國傳云。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日月有大小故也。白前黑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雨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日定時也。

按此則一歲十二段。一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與中國同。三時六時之說。與中國異。至日夜八時。又與三十須臾之說異矣。

四種月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云。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者世間月。三者月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三十日半。世間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十二分之三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分之二十一。閏月者。從日月世間月二事中。出是名十

三月或十三月名一歲是歲三百六十六日而後始
按日月三十日半則十二月為三百六十六日而世間月三十日則十二月止三
百六十日於是每年餘六日以是餘日置閏則五年止一閏矣似亦與中國法不
同也

長月直日

國朝俞正燮於已類稿有長月直日解云唐律斷獄下是孫無忌等疏議云斷者月
謂正月五月九月某日謂每月十日直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
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此月日決凶者杖六十明重修會典第
一百三十七卷每月禁刑日期亦同今案提謂佛書提謂終歲三覆天帝釋太子
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眾用三長月四部業行善惡佛家止三時三三
五為一時六七八九為一時十一十二正為一時三長為三本月故計校也十直
日則出道家靈芝七籤齋戒云明真科言十直日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殺君下
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官及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二十三日太乙八神
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上太一下周
卷一

行天下同人善惡唐六典云齋有七名其三曰明真齋此明真法也今佛家引此十
日為準提齋日則後起之說

按正五九月唐制斷屠故凡善慶事皆不得行今不斷屠則無所妨矣而相仍以
此三月為忌月則失其義也至十直日之說知之者少或持準提齋者尚能守之
士大夫家不聞此說也

又按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
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實平唐書音訓其注高帝紀引智
度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
瞻部洲故以此月有刑修善子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上任以此耳按如智度論
之說則天帝釋每月皆察善惡正五九三月輪直南瞻部洲其餘三洲有直二
月六月十月者有直三月七月十一月者有直四月八月十二月者與提謂經三
長月之說又不同今人但知有智度論之說不知有提謂經之說
又於已類稿引淨度經云所司神明聽察一月六齋日一歲三覆為正月
七月十月則與正五九之說又不同

六十花甲子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云趙牧詩手按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見唐詩紀事
據此則六十花甲子之說由來久矣

稱十年為一旬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云古人以十日為一旬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為一旬者惟
白樂天偶吟自勉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
俱得七十則其誤始於唐中葉也

古人言後年未冬與今異

國朝宋翔鳳通雅錄云晉書杜預傳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中云
若當待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後年謂後一年即明年也與今以明年之後一年
為後年者異預傳又言或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所
未冬謂當年之冬其時冬未來先言之即謂之來冬也

木龍

國朝施鴻保聞錄記云鼓山靈源庵後有石刻楷書二十字云宋淳祐木龍春仲望
後一日待鶴山韓準登方削拳木龍二字甚新當即甲辰歲也

大餘小餘

國朝施鴻保聞錄記云建陽南城門樓左側有江河樓其下有碑乃乾隆時縣人虞
紹祖重葺樓記也後題戊申歲春分大餘四小餘一千六百三十五子記杜少陵唐
興縣客館記其末亦云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千一百八十八仇兆龜引
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為大餘日數也
萬分以下為小餘時刻數也此碑蓋乾隆戊申歲春分後四日十六刻零也然亦好
奇之為耳

望日稱圓日

國朝程祖慶具郡金石目云隆興塔觀題記隆興二年九月圓日圓日月圓之日猶
言望日見翻宋本司馬氏書儀序後署前月圓日

戊午己未日天必變

元史浩兩鈔摘云趙雲州云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或遇元豐二宿直日則可免
又云當多作於戊己日當考丁亥冬十二月八日己未雲十八日己巳夜雲二十七

日成寅夜書大率丙丁戊己皆雪日也

梅雨三句

宋袁文變牘開評云今人謂梅雨為半月以夏至為斷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故東坡詩云三句已過黃梅雨則梅雨為三十日可知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碎金集云芒種後連壬入梅夏至後連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連丙入梅小暑後連未出梅國朝梁章鉅農候雜占又云芒種後連壬立梅夏至連壬斷梅又云芒種後連壬日或庚或丙日連梅其說愈多不知竟以夏至前後各半月為準也

寒食在冬月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

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為并州刺史作書置子推廟言感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黃明

國朝崔應榴雜錄續云吳興風俗清明後一日謂之黃明純西岡修令吳興曰有詩曰喜見赤桑開雀口清明明日又黃明又曰冷風疏雨過黃明

余按吾邑有此稱而誤其音為紅明余有詩曰父老曠錢迎綠社兒童散學過紅明益貪紅綠屬對較工耳實則黃明非紅明也固錄此以訂吾誤

七夕用六日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令甲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想必出於五代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江南年俗以七夕至期其弟從益自湖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間俱化之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間始詔更定仍為七夕然則七夕之用六夕自南唐始

宋張耒柯山集有七月六日二首其第二首云黃昏樓角看新月還是去年牛女曉

乙巧可於十月六七日

開元占經引都翁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

朔七日候之

按世人於七月七夕乞巧者以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也如都氏說則女工善惡不至於昏見南方之時而主於晨見東方之時乞巧者當改而為十月矣

小年夜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獄中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注云二十四日俚語謂之小年夜

按今兩湖猶然未知江西尚有此稱否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文信國指南嶽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為降聖節聖祖於是日降延思殿見宋史禮志至乾淳時為小節夜民間謂之交年見乾淳歲時記前明沿其俗宣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也

伊犁初一夜見月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伊犁較西安地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即見新月余紀事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除夕見月影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為江臘月晦日夜水中見圓月影其光不減望日而安妥樹亦明灼如月中

風雨之異

宋王楙唐語林云關西風則雨東風則晴皆以為常候夫洛陽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西而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交於土中陰陽和則雨

拈字占晴雨

國朝繆夔塗說有拈字占晴雨歌其法信手拈一字以起筆為驗歌云晴、晴、晴、雨、益、滂、沱、散、霧、橫、一、風、雨、不、多、惟、有、殷、綿、連、夜、雨、勾、了、環、午、後、唱、晴、歌

秋雲雷

秋雲雷

國朝博牧大雲山房雜記云雲散立坳窻息入切大雨也今吳以秋雨為秋雲窻廣韻二十八益擬擬破壞也又和襟也秋雨細碎有和襟之美擬當作此兩字擬虛合切按私合切

望夫雲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趙州有洱海。上入詣大理府。必由之。然風波甚惡。其海中有望夫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孽龍在海中央。其雌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纒環二十里。至海中而止。是日狂風拔木。然凝視天上雲。未嘗稍移。移其怪事也。

按事甚怪。而望夫雲之名甚新。可入詩也。

五雲山僧遊雪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宋時每臘前。僧必奉雪表。遊黎明入城中。寂猶未集。蓋其地高寒。見雪獨早也。

藏雪

宋袁文獻麟閣評云。自古藏冰。至本朝始藏雪。余鄉亦能藏雪。見說初無甚難。藏雪之處。亦可藏酒。及榘梨橘諸果。久為寒氣所浸。反取出。光彩燦然。而酒尤香冽。按今藏冰。而不知藏雪。此法廢矣。

造雪

抱朴子黃白篇云。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

按抱朴此言。因入不信黃金之可作。故以此說之。然則以藥作雲雨霜雪。在當時固人所共見。而共信者矣。今西人飲饌。喜用雪。能以藥作雪。供飲饌。余嘗食之。見滿碗一椀。其色則紅。或云。和以西瓜汁也。其氣則炯然。疑若甚熱。若少嘗之。則其涼沁齒。蓋所見非熱氣。乃寒氣也。當時以為異。今乃知中國古有此法。

魏書西域傳。其國有大行者。能作霖雨。狂風大雪。今西人作雪。豈悅瓶之遺術邪。

唐書明宗傳。帝思雪。崇儼生。頃取。自云。往陰山取之。

按此亦以藥作之者。

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於尹文先生。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存。攝收。四時。冬起雷。夏造冰。

按冰可造。則雪亦可造矣。

稱水

國朝顧祿清嘉錄云。自元旦至十二日。當一歲之月。以瓶汲水。準其輕重。重則其月多水。輕則旱。

按此法。未知驗否。

又引王得臣慶史云。江湖間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稱。元日又稱。重則大水。

按此與前法又異。

清德清俞樾著

野狐廟去天十八里

明楊慎升庵集云童瑄號玉壺以明天文召入扈從成祖北狩至野狐廟上有碑識云廟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

滇中地勢極高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至定西嶺則在大理府之東而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慙慙至永昌騰越直入青漢矣

宋袁文惠備開談云余自幼聞長老言京師地方與泗州塔尖等泗州塔一十三級每級高一丈是京師地也此泗州高三丈今筆談所載乃云京師之地比泗州高一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其數細計如此

按宋都汴梁與泗州不為甚遠而已懸絕如此則滇中地勢之高固不足怪也

黃河入道羅

國朝李麟光臺灣雜記云道羅國民俱造高樓云其地通黃河四月水至皆黃色王亦從居遠山民盡登樓以處牛羊犬豕亦畜於樓上人則乘舟往來蔬薪之屬以小舟貿易夫黃河發源崑崙北行入龍門皆在西徼今又南注於道羅之域豈其地與星宿海相連而河流由此入海乎抑行於中國者又別一道乎

大理即佛國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龜峯曰龜足山曰優婆拘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驚峯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峯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迹也蓋當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轉東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為家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然則世所謂佛國者即在滇南矣

楊夷疑即倭國

國朝沈濤銅雙斗齋詩筆云堯典宅楊夷史記作居郁夷都嶋一聲之轉詩周道倭邊韓詩作郁夷見漢書地理志注郁與倭聲亦相近也今倭國在海東或即古郁夷乎

俄羅斯古羅國

國朝俞正燮已存稿有一文辨羅刹俄羅斯其同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遠外北直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頭納特河外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凌佛并欺凌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皆以羅刹名之故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而於真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邱劉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聞益各見佛畫不能詳志且俄羅斯自稱為羅刹何得謂之定非也

阿含經云昔有貧人渡河為水所漂殆死得時有辟支佛請舍乞食惟喜施竟騰空飛去貧人發願願我後身長大一切深水無過勝者以是因緣為阿修羅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勝立於海中身過須彌阿修羅有四種類若於鬼道以法法入成通入空此從卵生鬼起所攝若于天中降德賤墜其所卜居耶于日凡此從胎知人起所攝有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能于釋梵四天爭權化身大小隨意能作此因變化而有天起所攝下劣修羅生大海心曰游虛空暮歸水宿此因濕氣而有畜生趣攝

按長言之曰阿修羅短言之曰羅刹梵音無定耳俞理初謂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猶未達其意

國朝陸鳳藻小知錄引起世經云須彌山東大海下有摩羅王國土南大海下有踴躍阿修羅王宮殿西大海下有舍婆羅阿修羅王宮殿北大海下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宮殿然則凡四方強悍之國佛皆謂之阿修羅非止一國矣

明楊慎升庵集云往年在史館時有湖廣王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通蓋益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為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地也

四山為味

明葉向高說類云初至乘縣問味字之意一岸生云四山為味如四馬四天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不知也偶閱蘇州志齊張稷為刺令至味亭生子因名味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

按說類為葉向高與林茂與共成之書。母條必注所出。此獨不注。殆葉氏自述所見耳。

卡

國朝鈕琇賦騰云。等中多俗字。如穩坐為登。音穩。人物之短者為矮。音矮。人物之瘦小為夭。音亡。山之巖洞為空。音動。水之磯灘為空。音騰。蓄水之地為凹。音甘。通水之道為州。音流。水之曲折為凹。音寬。路之險隘為卡。音沃。

按此數字。惟卡字今或行。軍典以來。抽屜佐餉。名其所曰卡。上自詔書。下而章奏。無不有此字。不知在國初時。猶與丘阜等。同為俗字也。

土脈橫整

國朝高士奇天錄識餘云。土脈有橫整。許頑問田。有整土者。不可種。以其不停水。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橫土可割。若過整土。即坍塌矣。

小島無根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諸厄利亞國。有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弗敢居。

按此則列子所載。殆非寓言。

卷二

三

浮田

國朝履敬芳仰山堂集云。由桃花潭。上溯二十里而還。曰考溪。俗名黃精溪。蓋由黃山天都峰。穿巖至此。噴出黃梅高峯。為考溪一方之鎮。復分左右兩支。其間有田千畝。曰浮田。以其土浮水上。水沉上下。得名。其土色黑性柔。厚不過數寸。其水有翰墨香。深不可計。蝦魚蓄焉。田無阡陌。插芋識之。其法。農兩腋挾芋。入水。半沉半浮。手翻其上。遂以插秧。復亦如之。秧下後。不須芸草。旱潦皆有收。而少尤豐。米色赤。性黏。有雁來紅。鷄冠亦有名。然以他土投此水。則沉。以此土投他水。亦沉。相傳舊為錢氏居。後地陷。遂成田。

按此地當在富國府涇縣。今未知尚有此田否。

國朝高士奇天錄識餘云。廣州新會縣。因以南。瀕海人有蔬園。乃澆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為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嘗有人訟失去蔬園。為人所匿。在百里內外。蓋其事也。載玉堂閑話。

按此亦浮田之類。

宋兵曾能改齋漫錄云。國初范質開話云。廣州番禺縣。嘗有部民。牒訴云。前夜亡失

蔬園。今認得在某處。請判狀往。如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行。之屬。被風吹。沈與藻行相覆。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或灌。為園。夜則被盜者。蓋至百餘里外。若梓茂之乘流也。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浮田。益湖上有。笑封所相。修繕。積久。厚至尺餘。可植蔬。種極。或割而賣。與人。乃知封之為田。為園。廣浙皆有之。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籠之以遊。播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流鱗被髮。倚攢布水。越星漢。灑頭散。隨風倚。與波潭。疑亦此類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封田。江淮以南有之。菰荻根相結。而生歲久。浮於水上。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枯時。以火燒。便可耕種。吳關。十三州志云。百粵。南有駱田。駱音余。王氏農書。架田。即封田。以木縛架為曲田。浮水面。以封泥附木上。而成田。其田隨水上下。故南方有盜田之訟也。

又楊慎藝林伐山云。雲南謂之海藤。

泥柱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錢塘江錢氏時。為石隄。隄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泥柱。實元

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泥柱。可得良杉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泥柱一空。石隄為洪。海所激。歲歲推決。

按泥柱之制。今不可復。并無知其名者矣。

古刺水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大古刺。亦稱宣慰。不在雲南。六宣慰司中。今集中。諸為極重。古刺水。為真龍涎之亞。即其國所產。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法錄。有萬至中。國者。其上。織梅。舜俞春雪詩。其地。即古刺。亦名古刺。始謂是。刺。

接近時。養子才。隨園詩話。曾及古刺水。而不知為何物。觀此。始明。又人知有古刺水。不知有古刺。今亦未聞有是也。

國朝陸稼書番禺偶記云。古辣。在水淳之墟。取以釀酒。埋之土中。日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變。

益江

玉篇水部。益字注云。屋始。切。益。江。項羽渡船處也。按今人知有烏江。不知益江之名。

廣的十一棋為益長都切益下注云益益旋流也則益江疑以旋流得名

劉李河

國朝高士奇危從而進日錄云琉璃河宋王曾奉使錄作劉李河金史亦同蓋因劉李二姓居之河以是名今訛曰琉璃河

按余昔年奉派恭詣蓋隨同行禮曾渡此河有詩存集中不知其為劉李河也

文文山指南後錄有渡琉璃橋詩似此河以琉璃名亦已久矣

五雲船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船亦云若邪邪子通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船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遊若邪之船因改為五雲船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船矣

按五雲溪之名甚新今越人不知有此名矣

又按徐浩語以若邪與勝母並稱正讀于通切益請如爺也母不可勝父豈可若故易其名源洋此傳殊未達古語矣

王半山詩

王半山詩洲迴藏迷子溪深礙若邪以迷子洲對若邪溪得具義矣楊升庵云迷子洲在建康西南四十里

馬泉

國朝陸非魯粵西偶記云泗洲城有馬泉常曰無水游者與牧童戲數文求飲牧童叫呼罵書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畢即竭

按國朝閩教粵述云屏泉在縣東北湖濱石坎深丈餘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滅余疑罵泉亦此類但閩人聲則出耳泉水固不解入語不知罵不罵也乃相沿以惡聲相向遂使泉得為名免矣

國朝陳鼎撰紀遊云安平縣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如沸客去則否

按此段亦閩人聲而湧也

取第一泉水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寄云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為天下第一然有龍窟洞流甚急相傳泉為龍所祟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遊著山之上峯閣命寺僧挈四舟相連若舟抵洞流月繩沈錫桶桶上開五眼線繫木屑塞之無令滴水入下沈十數丈到

底方拔線提起木屑則真泉入矣三沈其桶江波大作手急回岸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間味越數日復挈舟登巖時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謂之龍集信然

仙人塘石壁字

國朝許曾東運紀程云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右壁森秀竹樹青葱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按此與余叢鈔卷九所載蒼頡二十八字永福仙篆十字皆相類也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離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大石以碑長可二丈闊可七尺就山上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沉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以贈曾有人讀至三十字七船之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沈水底

按此則近於誕妄聊佐笑談耳

石壁字下移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湫二大字數百年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紅螺玉帶

明陳吳才萬松閣記客言曰畿內有紅螺玉帶二山士夫競刻或質承思龍者多以此作詩題曰紅螺春色玉帶生光足也

按此卷所紀皆燕京故事今不聞有此語矣

顧況仙遊記

宋玉象之輿地碑記目云唐者作顧況仙遊記曰溫州人李庭等大歷六年入山所船迷不知路遂見淞水淞水者東越方言以挂泉為淞中有人煙狗犬之候舟登淞水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云古莽然之墟者好田泉竹果棗連棟界險三百餘里四面高山迴環深映有象耕雁耘人甚知禮有鳥名鴻飛行如鶴八人社中惟祭得秘無故不得殺殺令地處有一老人為眾所伏容貌甚和威入數百匹布以備寒暑乍見外人亦其驚異問所從來竟鬼賊未平時政何若具以實告因曰顧來就居得否云此間地窄不足以容為致食飲申以主敬既而解行砍樹記述還知及復前

厚山萬首不可尋者。

按此亦一桃花源矣。

黃帝殿基

國朝吳實產嶺園雜志云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軒轅黃帝建都時舊殿基

堯行宮行臺

太平御覽引宋王韶之始興記云淘水有堯山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

又初學記引始興記云含滙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

按此則行臺乃古帝王巡狩所居今任官借其名借矣

堯廟二松

國朝吳實產嶺園雜志云慶都縣北關外有堯廟二古松同根一分三幹一垂五葉廟有柱銘三呈一本五帝同根八隸字松之形實堯之

善卷山

國朝許績曾東運紀程云善卷山堯時善卷復仁居於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壘旁有白龍井與山下潭水相通其下為枉渚即楚詞所謂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為善卷先生釣渚其村亦曰善卷村沉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曠直趨洞庭矣

按此則善卷殆楚人也

丹朱陵

國朝吳實產嶺園雜志云慶都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發墓啟墓大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有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雷忽起墓下發驚怖置錫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側三篆字不可識

按墓中置石石側刻字此即志墓之權輿矣

海鹽齊景公廟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云齊景公廟在海鹽縣齊景鄉唐正元十四年汝南縣石周

氏墓誌銘附於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

按海鹽縣乃有齊景公遺蹟亦奇

范蠡泛湖船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開河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全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驚禽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

司馬子長墓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比部張道泰說隰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墓北向理不可曉

按蘇墓已載於董鈔卷十六矣今又得司馬墓事併載之

青冢無草木

國朝宋榮筠偶筆云嘉禾曹秋岳先生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勝色古云青冢冥濛墓前石冢刻某闕氏之墓為蒙古墓

按世傳昭君墓草獨青故謂之青冢今觀此則知青冢非以草色見也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陳給事言明妃冢在歸化城南三十里高三十餘丈廣數畝冢前尚存石虎二其色黝黑石獅子一色純白體上刻蒙古書其冢顯有

小方亭中藏畫佛家傍大柳一株根分為二相距三尺許去地數尺連而為一背去皮存若香片然

按此言明妃冢甚詳而不言遠望冥濛之色則猶未備也

無鹽冢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外之乃古無鹽后陵墓其中珍異最多生婢女子四人列左右為冢其尸得寶玉之胎尚未銷

按此則無鹽醜婦明人及見其貌矣

昭君祖冢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歸州有古松枝碑在高陽鄉朱家村碑在樹上去地十許丈相傳云昭君祖冢碑

按昭君之祖不知何名惜未載其如此碑名松枝又在樹上豈即於松枝間刻文字乎

嚴子陵墓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

譙周墓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類見非衣者人出入縣戶至者輒不利

路賓王墓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曹景者鑿龍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冢題石曰路賓王之墓啟棺見一人衣冠如新曹驚說隨封以土按千年啟冢衣冠儼然則適逢為僧之說不足信矣

丁謂墓

國朝董含尊鄉贊筆云江右李劍墟言星子縣有夏憲劉應古者以所居隘屋後有古墓欲徙之夜夢一貴人登堂揖曰子宋之丁謂也公宅後墓乃我墓祈勿毀劉憲驚寤語其子曰丁乃巨奸今其在尚當隨之況冢乎遂徙之冢有三穴左右俱空中穴一樞如新故毀之其子力諫移之高原不逾旬夏病卒

按丁謂之墓不應在江西此不可曉也

莫愁村

國朝許繼曾漢行紀程續鈔云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每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莫愁中莫識其處

按此則莫愁乃是女也

明張堂疑耀云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祭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晉謂金陵之石頭城宋曾三異以石城在楚郭中漢江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石城即古竟陵今金陵其慈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石城與石頭城又易說也即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顧野王硯池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松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尚像野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晚則黑亦奇也

流觴曲水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峽江蕭山寺志載蕭子雲舊居有流觴曲水按今人止知蘭亭有流觴曲水不知有此

柳羊茂二臺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梵處有墓在馬山上有臺二曰柳書曰羊茂皆傳為子建讀書處二臺名義不甚可解

按柳書羊茂二臺注皆云見隋碑乃本書卷二十載隋開皇十三年碑但云營於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涉有終焉之所無所謂柳書臺者未詳所據

韓魏公祭歸堂

宋強至祠部集有祭歸堂二首注云公以詔語名堂按此詩在韓魏公生日二首之後所謂公即韓魏公也今人知魏公有畫錦堂而祭歸堂之名不著

白卷樓

祠部集又有安正堂二首末云今日正風傳魏國平居詩思亦無邪安正堂亦魏公堂名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樊樓或者以為樓王之姓非也今商賈為卷於此後為酒樓本名白卷樓

按樊樓之名甚著白卷樓之名則無知者

儀智高家在大理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伏青討儀智高史稱智高遺金龍衣而逝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家尚存

蕭后梳妝樓非遺蹟

國朝張爾岐高庵閑話云江陵某云皇城北苑中有廣美殿相傳以為蕭后梳妝樓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至元乃元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非遺時物矣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者固公卿人猶遺此證據何也

倪元鎮故居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梁洪門人秦道然言倪元鎮故居今為祇陀寺在無錫縣東南二十里所謂雲林堂清閨閣故址皆在元鎮之族今為邸世以貨殖貴

張王基三異

明劉泌謹起稟事云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豆。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為天膏。一異。其根可以為厨料。置於食中。或著不熟。二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陝西大賈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梳。三異也。

按其地今稱王廢基。絕不聞有此草矣。

海忠介石坊

國朝吳寶慶園樞志云。瓊州海忠介公。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名處。沈然血下。拭已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沒已百餘年。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異通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吳中調豐卷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張芑堂來言。宮巷口小塔。記其碑志。為人取去。有賣磁碗者。得其一。有隆興二年字。驗之。乃虞氏婦傅氏妙善。為亡夫資冥福。而作其地。茶香室竹抄

名條坊卷。今為調豐矣。吳中古刹殊少。獨而記之。

蘇州感勝寺柏堂

國朝沈德潛歸愚文鈔。樾亭上人傳云。吳門感勝寺。有千餘年柏。久枯矣。骨如龍虎狀。旁獨秀一枝。青青垂二百年。有上人廬其下。以柏名堂。人即以柏堂稱之。上人名本齋。字晚初。又字樾亭。俗朱姓。

按杭州西湖柏堂。人皆知之。先緒初。將公祠落成。余於其旁。書柏堂二字。候以存古蹟。至蘇州感勝寺。有柏堂。知者甚鮮。今亦未知此獨秀之柏。尚存否也。

三潭印月真蹟

國朝陸次雲湖壖雜記云。三潭印月者。西湖十景之一。嘗披舊圖。見繪三小塔。懸一月影於中。余疑月元所印。何獨三潭。今塔久廢。更無從識潭之所在矣。順治壬辰春。登教場山絕頂。下盼湖中。有三大圓常。見於放生池之左側。詢之山僧。僧曰。此所謂三潭印月也。因悟印月之說。謂其似月。而非真月。向之畫工大誤矣。按此則知三潭印月。在放生池之左。乃所謂放生池者。今亦不能實知其所在。而湖壖雜記。又有放生池一條云。放生池。稱魚樂園。又有蘆舍。屋前深淵一畝。為池。

附庸。則放生池。必與蘆舍。庵相近。余所居之俞樓。即在蘆舍庵之右。三潭印月。真蹟。當近俞樓。而彭書。於尚書所集之這省庵。雖名為三潭印月。轉非其真矣。記於此。質之雪簾。兩親家。放多。故故事。可父也。

南宋大內有飛來峯

元周密乾淳起居注云。官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命修內司。於北內後苑。建這冷泉堂。臺巧石為飛來峯。開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盡如西湖。按此知南宋時。曾於城中。臺石為飛來峯。今無復遺迹矣。乃有尋常市僧之家。索石為山。亦真與飛來峯。甚無謂也。

靈隱大冢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太平廣記云。靈隱遠北高峯。塔有寺。自山下街。埭石至頂上。吻為流。人憐之。乃築塔其背。塔成大梵寺。僧具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清 德清俞樾著

神馬生日

國朝鄭滋德越中青梅詞注引會稽志云三月五日俗傳神馬生日

按東坡上已游塗山荆山詩可憐淮海人尚記孤矢自注云淮南人謂馬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是馬生日有二說

鬻熊為夏宗伯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文不知何據

按人知鬻熊為周文王師不知又有此鬻熊

岐伯能詩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孔子諱宜改讀期音

國朝葉名澧榆西雜記云雍正三年上諭孔子諱理應迴避今九卿會議九卿議以凡係姓氏俱加卩為邱凡係地名皆改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作其字上諭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其字是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卩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卩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聖至意

謹按加卩旁作邱至今遵行至讀期音則世無知者宜申明之也

子貢至孝

國朝喬松年藤摩亭札記云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山庭斗鏡口故子貢至孝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語

按王文憲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於淵角引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流故名淵此亦異聞然淵是字非名也

匡人伯氏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云論語子畏於匡何晏集解及史記孔子世家皆止云匡人惟說死難許外傳及王肅所造家語以為匡簡子魯伯氏駢邑三百孔安國注

及史記亦止云伯氏齊大夫何皇侃論語疏以為伯氏名偃皆當有所本而今無考按國朝程大中著四書逸箋亦未知此二事

百里奚為虞公之族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云南史明僧紹傳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因陪百里奚與虞公本同大宗

按孟子但言虞人近人乃推其為虞公之族然其說自據

宛春為廬州人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為廬州人不知何據

顏離由為子路妻兄

國朝劉書年經說云史記言孔子適衛主于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與孟子不合余謂史公以顏濁鄒為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他書古蓋謂濁鄒之子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為一句言離由為二妻之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誤

茶香室續鈔

卷三

二

按依此解之則孟子與史記合且可知彌子之妻子路之妻並顏氏也此說可從

閔子或言宿州人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閔子宿州人州有壽山閔子祠高孫奉祀

國朝翁方綱元道山先生年譜載先生濟南行記云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壽墓然則閔子之祠不應在宿州也

王豹非衛人

國朝劉書年經說云王豹趙注謂衛之善謳者豈以洪水在衛因處淇而即謂之衛人邪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於句賣之邱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以時代考之於說所稱似屬一人意者豹以善謳為景公所嬖悼公立因而未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兒語皆成誇本國之人如魏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屬一衛人愚按說大穰齊歌也兒言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謂河西之人皆善齊歌則王豹為齊人此亦一證矣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云趙岐孟子注王豹衛之善謳者蓋亦無所據以處於

淇水之衛人斗。今淇水有廣宗縣以下。已與齊接界。則淇非盡屬衛也。左傳哀公六年。因王豹於向實之邱。杜注云。景公嬖臣。則孟子所云王豹。或即此。

越象

明楊慎升庵集云。王符潛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按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則越象當作越象。

商瞿上

明楊慎升庵集云。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攷之路史及輿地記。瞿上城在雙流。按世知商瞿不知商瞿。且商瞿魯人。亦莫知其為蜀人也。

王子期

明楊慎升庵集云。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

孟子生年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子嘗觀孟氏譜。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邠邑里人。至今遺冬至日。廢節之禮。有自來兵。

漢高帝生日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滁州豐山。有漢高帝廟。儒諸老學庵筆記見所錄碑陰。略云。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有醵焉。

公孫宏次卿

明楊慎升庵集云。漢郎長伯與公孫宏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惠。公孫宏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孫聖父名

按郎長伯書。見西京雜記。

宋韓流湖泉日記云。孫聖父名。其墳在縣南陽平山。高一丈。周四十步。

按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言聖父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而不言其父何名。此可補史之闕。

諸葛孔明封武靈王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襄陽府有唐改封諸葛亮為武靈王。廟記注云。唐光化五年。封諸葛孔明為武靈王。今在隆中。

按孔明身後。有武靈王之封世字知之。光化乃唐昭宗年號也。

任靖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紀文達師曰。右軍襟帖。任靖代書。蓋靖學其於右軍。後大令又學書於靖也。市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啟。此事人多不知。恐代書家傳訛。亦佚其名。蓋不幸而湮沒耳。

按張天如百三名家中陶隱居集。無此一條。但有云。給事黃門一紙。治廉慝一紙。凡二篇。并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又一放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在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後吳呼為本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泉識頓悟。於逸少無復少年之識。按所謂此人者。竟不知何人。以紀文達語證之。殆即任靖歟。梁武帝集。有答陶宏景論書書云。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

陸法言一名慈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唐藝文志。有陸慈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

按陸法言一名慈。世未有知者。

李碩梁浩

明何孟春餘冬叙錄云。司空圖撰李碩行狀。稱美其著述。甚至而惜其焚於賊。火無聞於時。孫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梁聲。采寂而文章之美。理當傳世。其復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載。不獨李碩。梁浩而已。

武后賜狄仁傑袍金字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新唐書狄仁傑傳。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

字史不著。子按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敕政術。守清動。昇顯位。勵相。

韋應物少年無賴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舊補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頹頹。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

按人但知韋應物性高潔。不知其少年放恣如此。且以少時一字不識之人。竟以詩名千古。亦可異矣。

唐李觀元寶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云。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慙之性。不圖行絳時禁。坐貽伊戚。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糧。閣下銅鑿在此。令吏推者。及復憂難。詞理俱屈。衣髮一夕。如經十秋云云。

李太白軼事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李太白上安州張長史書云。昔與蜀中友吳指南。死於洞庭之。按此則韋蘇州詩格雖高。其人品或可議矣。

韓文公逸事

唐王彥唐語林云。韓愈病將卒。告羣僚曰。吾不樂。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誰人云。雖愈亦死也。按此亦曾子之意。而世罕知者。

柳子厚軼事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請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非柳姓也。其不言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收也。若其收柳州乎。卒如其言。

馮宿

明張宣疑雜云。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筆執疑。

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按此則當時馮宿。必負文名。今則誰知宿邪。

裴周南為飲中八仙之一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按范碑止五人。餘三人。不知尚有異同否。

唐詩八劉方平家世最貴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唐詩人劉方平。河南洛陽人。家世最貴。政會事高祖太宗。為洪州大都督。贈戶部尚書。封滄國公。方平子符。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崇宗。崇等。皆任宦。崇珪子岳。後唐吏部侍郎。贈司徒。溫。宋初御史中丞。子照。贊。善大夫。燁。龍圖閣直學士。燁嘗獨對明肅太后。謂曰。知卿名族。十餘世。欲一見卿家。恐吾同宗也。對曰。不敢。後數閱度。不可免。因陞對。伴為風。賤。仆而出。唐中葉詩人。後嗣昌。盛者。莫如盧綸。而方平歷五代。迄宋。科名德業相繼。又為過之。

按舊唐書高適傳。謂唐詩人。達者。惟高適。此語至今為口實。而如劉方平盧綸等。

之累世貴戚。則世末之知也。

王定保士論不盡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據言十五卷。唐王定保撰。定保。光化三年進士。為吳融子。華。按此言一書。至今猶為藝林所采。按。其莫知王定保之為人。也。

直齋書錄解題。又有廣撫言十五卷。鄉貢進士何晦撰。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周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江南猶未下。晦蓋其國人。歟。今此書情不傳矣。何晦不作何臨。武英殿本訂正。

郭令公之後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為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曹不復振。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

容齋三筆云近見餘干寓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又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蓋自世祿之制廢而士大夫之世守宗枋者固已少矣

按唐人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又張籍法華寺東樓詩云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則汾陽門第在當時已甚蕭條矣此說本姚夫人詳見春在堂隨筆第七

小李將軍有二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李昇成都人小字錦奴年饒弱冠志攻山水數年之中創成一家之能每含豪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園武陵溪園青城山園峨眉山園好事得之為箱篋珍明皇朝有李將軍擅名山水蜀人皆呼昇為小李將軍

按宣和畫譜云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乃又有此李昇是有二小李將軍矣

兩希夷先生

卷三

七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華山經云羅隱之新塗玉筍山道士來居華山晉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稍在陳搏之前是五代有兩希夷皆在華山也

按尹焞亦賜號和靖處士是和靖先生亦有二也

鄭駱駝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懷德坊有富商鄭鳳城宅鳳城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為鄭駱駝其家巨富嘗謁見高祖請市終南山山中每樹繫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而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為貴賤之所驚

按宋錢希白南部新書云元皇嘗召王元實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此當是一事而傳者或以為鄭駱駝或以為王元實未知孰是也

韓索駝

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云韓通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索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

按韓瞠眼之名余已記於叢鈔卷二矣韓索駝之名世亦罕知者故表出之按今人止知有種樹郭索駝不知有此兩索駝也

茶香室續鈔

卷三

八

茶香室續鈔卷三終

韓魏公幕客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大名集四十卷。卷書樞密魏即王歲史彥霖撰韓魏公容也。又云強祠部集四十卷。三司戶部判官餘杭強至幾壁撰亦韓魏公容也。在卷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

四庫全書提要云杭州志撰韓琦出鎮時上奏及他書皆至屬韓琦乞弗散青苗錢神宗聞之曰此必強至之文也。因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志誠惻惻足以感動人主而至之文章懇摯亦有以助之。

祠部集有曾子固序云魏公數薦之朝廷以為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

趙清獻公喜熏衣

宋葉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為一大炷。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

卷四

按人知荀令君所至。香氣三日不滅。不知趙清獻亦爾也。

儂智高亦科舉之士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黃巢張元之事。人皆知之。貴耳集云儂智高發三解。不待志遂作亂。兩廣遂有兩解試擢官之格。

蔡京心胸卮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遺存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卮字。高一分许。如鐫刻所就。

按此與唐李林甫有仙骨。事正相類。

蔡下為木又後身

宋張師正閑窗括異志云蔡元度舟次泗州。僧伽以光射其舟。為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為木。又後身云。

秦檜自說為諾詛羅轉世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靈峰洞題記殘字下。引雁蕩詩話云東甌遺事載秦檜嘗夢至一洞。羣僧環坐。後經雁山羅漢洞。說云我前夢抵此石室。羣僧環坐。曰尚憶此

否。吾懼然悟。身為諾巨羅僧。為吾世緣未了。姑去。今觀此始知所夢。因築了堂。為詩以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句。此刻所記曰恍符宿夢。曰訂出家緣。與檜語吻合。疑為老秦手筆。年月後尚有一行。文已磨滅。或即檜姓名。為後人所添。惡而鑿去之邪。按秦長卿比事。知者殊少。諾詛羅亦作諾詛那。雁蕩開山之祖雁蕩志。引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詛那大阿羅漢。居東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即其人。也不謂千載之下。乃為秦檜所依託。辱矣。

韓王騎驢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樞。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驕。周游湖山之閒。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

按世傳韓王騎驢事。余據齊東野語。辨其是驢非驢。已載於素鈔卷三。讀夷堅志。又得此一證。

張循王老平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張循王游後園。見老卒卧日中。賦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為萬得付汝。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嘉果。及黃白之器。暮紫衣。軒昂開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適月。飄然浮海去。適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請我王。餽以駿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舉陳女樂。送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饒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歎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仍為退卒。老於園中。按此卒甚奇。海外諸國。以貿易為事。自古然矣。此卒稱大宋回易。使而往。正合其所尚。宜其大有得也。若再往。仍可得利。但其意已倦。故不欲耳。明三保大監下西洋一事。明代雖稱之。然彼猶真奉朝命往也。若此卒者。不更奇乎。惜其姓名無考也。

卷四

岳忠武明代再轉世

明朱國棟湧幢小品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思中。得一碑。光澤可照。望之有人

影甚矣。其一奇偉豐腴。雖擁而過。如此經日。眾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來。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衣冠。逆之而入。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為其國。嗣此願矣。客言其國。面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奉。則武穆在我朝。再轉世矣。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徐鵬舉者。中山武甯王七世孫也。父奎璧。嘗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今日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遂以岳之字名之。以正德十二年嗣爵。享國五十七年。然溺愛嬖妾鄭氏。棄長子邦瑞。弟言官。聚劾。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為守備時。偵振武營兵變為亂。率呼為革。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概。豈輪迴已久。失其故吾邪。又聞金陵人云。鵬舉治園白門郊外。見一邱。立命夷為平地。左右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宋相秦忠獻墓也。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真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于江甯鎮。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

知安

國朝李衛西湖志引氏族大全云。有知安者。好直言。岳飛待以禮。飛死。上書訟冤。秦檜怒。送獄殺之。按此人此事。知者甚鮮。宜表出之。

朱晦庵別號

國朝鈕樹玉非石日記云。又觀宋本朱子易學啟蒙序後題云。雲臺真迹。據此則朱子有雲臺真迹之號。亦人所罕知。

朱晦庵平日

明張萱疑耀云。東坡沈兒詩。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朱晦庵生其父松於昨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願舊學屠龍。意轉疏。有子添丁。助征成育。令辛苦更冠儂。二公皆一意也。

按坡詩人皆知之

兩呂東萊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中書舍人呂本中居仁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而祖謙之伯祖也。按今人止知有呂祖謙東萊集四十卷。至呂本中之東萊集。則知者罕矣。祖謙之

弟祖倫等。編次其集。乃與伯祖之集同名。何也。本中尚有嘗薇碑說一卷。四庫全書著錄。又有師友雜志一卷。未著錄。今並列入湖州陸氏叢書。

張清割眼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觀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眼瞼。將鋼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瞼。與母喫了。自後所患眼瞼。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太醫助教。不理選限。

按此視到肝割膜更奇矣

文文山弟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閩李方至一首云。去年我別放出籠。今年汝來亦至燕。兄弟一因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生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

按此即所謂南枝向暖北枝寒者也

又先母兩國夫人哀辭云

二郎已作門戶遊。江南葬母來滿舟。不知何日歸兒骨。狐死猶應正首邱。觀此則知其弟之降元。亦非得已者。文山且以歸骨望其弟矣。

熊飛將軍

國朝黃子高粵詩苑逸載。宋人李春。有送熊飛將軍。赴文丞相廬下詩。按熊飛將軍。惜未知其姓名。文山部曲。有此人。亦宜表出之。

張千載

明楊慎升庵集云。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運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因所側。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積。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大其屍。拾骨置囊。并積南歸。付其家葬之。

按信國有此死友

劉榮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云。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劉榮。按劉榮為文山從者。世罕知之。又有孫禮。文山命其馳歸。以文告祖。以詩別諸友。而孫禮竟不曾。則其人不足道也。

黃子久本姓陸

國朝黃崇簡冬夜箋記云黃子久姓陸。依常熟之黃。遂易姓。

丁鶴年不姓丁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高士傳。為鶴年作。曰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子。祖苦思丁。父職馬祿丁。又有從兄曰吉雅。其子。

按鶴年不言何姓。而自曾祖以下。其名末一字皆丁字。不知何載。世遂以鶴年為丁姓非也。

國朝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有丁鶴年海集一卷。哀思集一卷。方外集一卷。續集一卷。亦誤以鶴年為丁姓也。

趙廣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錢亂真。遺亂為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宋南渡。士大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

按此與沈石田。僅朱太平。可相伯仲。而趙廣不為賊作畫。其風節尤足多也。

卷四

五

沈含馨王無競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水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沈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譜不載姓名。

又云。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樓。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書。

宋景濂曾為道士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云。金華宋景濂先生。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赴。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又云。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著其說曰仙華道士。

按明史宋濂傳。但云元至正中。薦為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者書。不言為道士。

郭子與本姓陳

明夏元吉一統聲名錄云。郭子與。本姓陳。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南。備游閩廣江黃間。亡所遇。乃北涉淮河。入塗山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郭某。命觀其家人。恣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

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雙龍。復問聘者。曰。人以替弗娶。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遂納為婿。生四男。一即滄陽王也。

按此郭子與。實陳姓。郭乃外家姓也。明史郭子與傳則云。父郭公。少以日者術遊定遠。邑富人。有警。郭公乃娶之。生三子。子與。其仲也。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夏元吉以明人紀明事。或當有所本乎。

馬三

明王達椒官舊事云。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擊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郭子與。

按明史外戚傳。馬公失其名。并其行第亦不著。此可補史之闕。

梅梢

明董穀碧里襟存云。梅梢者。聖祖高皇帝慶慶鄰湖。時御舟黃帽也。兵人謂舟子為梢子。其人梅姓。故云。時聖祖御舵樓。偶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急撤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登極後。大封已畢。猶不及梢。時梢目已失明。侯郊天。駕回。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忘梅梢乎。上大驚。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卷四

六

劉青田異事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山忽閉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為基。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卧。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守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關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我往之。潛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無可復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閣自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

按此事甚怪。前一事。猶不失為張子房後一事。則青田為靈鬼所惑。幾成金聖歎矣。

明楊慎升庵集云。元至正間。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盧石。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有禁而可春。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咳之。果瓶久之。

巧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一聾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鵲洲。一聾者曰。當以小鏡為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界之。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按此又一異說也。

沈萬山

明孔適書畫館紀談云。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為生。一日飯畢。就水洗梳。梳忽墜水中。因撿之。不知梳所在。但覺前後左右。紫雲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為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月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欄蔽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為我守之。言訖不見。啟視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築垣週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為之。垣外以竹為屏障。垣內起

茶香室

卷四

X

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襟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累石為山。內為池。山崎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居。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為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為東燭軒。取何不東燭游之義。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朵雲帳。後置百階車。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娘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為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為翼。其婢之所居也。復正廳曰春宵。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為褥。蜀錦為衾。衾縮為帳。極一時之奢侈。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環。是夜萬山得一夢。夢一老人謂之曰。汝金銀盡是。取環者。今當還之。山覺不曉所謂。乃有此應。遂收為子。婦并其父母養焉。女來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關。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緻。號曰賽公橋。今在秀水縣平望北境。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麗娘。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萼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翡翠。加于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絳艷色耳。未幾麗娘亡。復人見月夜梅底。一美人著金翡翠。時皆謂麗娘精魄也。

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構梅間。又作思鎖臺于家。止置雜思碑于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太祖既定金陵。欲為建都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萬山願與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心實不悅也。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為心。上謂其有謀。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新婦先卒。其妹施周普寺。為觀音林。又金留殿十三隻。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

按沈萬山至今婦豎知名。而罕有能詳言其事者。此書所述。獨詳。儂有好事者。竟可敷衍成一傳奇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南都沈萬山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欲殺之。太后苦諫。乃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乃點化之術也。詳近峰閣啓。明將一妻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鑿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山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椽。每椽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山家沒入者。

茶香室

卷四

八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士學士沈瓊。遼馬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官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抵廷弟。導官通判。是沈萬山之後。亦頗有達人。明劉昌然訂項說云。沈萬三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治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按萬四。未知何人。殆萬三之弟邪。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云。錦衣玉食非為福。禮板金尊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按此則沈萬三之弟。所見殊高。所謂萬四者。未知即此人否。又高氏此條。有注云。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哥即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秀。按沈萬三之名。熟於人口。至萬三秀之名。則世罕聞也。國朝褚人獲堅集。引容坐新聞云。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至

京師二問何所見聞。曰。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擁被。二歎曰。北已見矣。不去。難將及。以其資付幹僕。買舟載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一年。江南大旗。以資籍沒。獨萬二。今終。萬二。又不知何人也。

方遜志被誣

明鄭曉今言云。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巧言自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陽翠修等。錄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程濟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踏送法司。特命宥之。此與世所傳建文從亡之程濟。未知是一人否。

按明張芹備道錄。載程濟事云。洪武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然則程濟從亡之後。或仍曳裾王門。以自掩其迹。未可知也。

卷四

野仙

明劉定之香齋錄云。元順帝之傷。世數莫考。其君立於宣宗時者。名善。花丞相二人。曰和甫。王阿魯台。曰順甫。王脫懽。二人死。脫懽之子。曰野仙。慈有二人。部屬。號為太師。

按明史作也。先此作野仙。譯音之異。如者鮮矣。

明皇甫庸近筆記略云。英宗土木之變。錢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

按也先之母。蘇人。亦世所罕知者。

況太守

明楊循吉吳中故事云。況公鍾。江西人。實姓黃氏。蘇州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公知蘇州。有內官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冊字。假之以柄。

按世稱況公守蘇。奉有勅書。據此。則亦非特款也。明史本傳。則云。賜勅以遣之。又云。統之復。卒從智。朱勝成。奉勅從事。則是實有勅書。

史不言其本姓黃。然鍾字伯律。則疑其名本當作鍾。黃鍾律名。其名依姓取。故字伯律也。黃況二字。北音本同。改黃為況。改鍾為鐘。當必有故。今不可考矣。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鍾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濬。聞其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因本府經歷傳得有求不遂。因詣於知府。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且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為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成鍾如慎。然則鍾同一輕聽。躁動人也。吳人以其異途。健吏。能抑豪強。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

海忠介被糾

按況清天之名。至今猶存。不知當日。乃有此論。

卷四

野仙

按以海剛峯之清介。而當時猶有此劫。沈氏載之。轉以為所指皆實事。然則是非豈有定邪。

野獲編補遺。又載房寰疏攻海忠介云。居家九要。而勿其妻。無故而縊其女。今瑞已。而妻方丈。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矣也。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笑解。忠介問解誰與。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解。非吾女也。能即解。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

劉瑾姓筮

按此即忠介殺女之說。所自來也。

嚴世蕃非介漢子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劉瑾本姓筮。生于馬嵬。即楊妃葬處也。

嚴世蕃非介漢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初聞故老云。世蕃非介漢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汝谷中丞。為吏部郎中。王與齡行狀。直云。世蕃為。與齡子。則分宜固無後也。又云。世蕃肥白如。但短而無項。善相者。云是豬形。法當受屠。

嚴世蕃曾孫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封贈之制極嚴在嶺外時諸勅濫矣然嚴雲從以滄從攻封伯應贈四代而嚴世蕃其曾祖也所部數而不子

楊慎後身

國朝陳寅清榴龕隨筆云張文通館於莊氏草稿皆作細楷時子相已死矣張以有明一代理學諸儒無人作傳故勉應之亦不虞其至是也聞其膝上有淡墨痕成都楊慎四字

按張文通亦死於南潯莊氏私史之獄者所云子相即莊廷鑑也張文通吳江人名雋著有西廬詩草豈升庵後身邪

唐伯虎逸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同郡唐寅字子畏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子後訪同邑閣老王餐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驚曰此吾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然歸家疾作而卒年五十三

卓隸葉雲

國朝徐達吉清波小志云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陵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同死焉自注云卓隸葉雲侍者冠玉

按王先生即張蒼水也當時諱之故曰王先生考觚臚所載從蒼水死者一姓羅一姓楊此乃云葉雲冠玉知之者罕故表出之一卓隸耳乃得流芳後世此與桃花扇傳奇所載徐公子之為卓隸者同一卓隸而葉猶異矣

五七九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宮霍家馮子都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密者稱兄弟一一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于七求其所以得寵者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五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大不烜赫耳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按七九皆張江陵之僕游七即游守禮號曰楚濱者也王五則未詳其主人為誰耳

七子八大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萬曆甲申長安有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八大之目皆時相入幕之賓也

按明史宰輔年表萬曆十二年甲申首輔為申時行十九年辛卯首輔為許國萬曆十八年可與天啟時五虎五彪並傳矣

左羅石之僕

國朝張爾岐高庵閑話云左羅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孀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衣經王喪閣部諸公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悅一名宋誠

韓然

國朝王巖異香集有文通韓君傳云韓君默字文通善書督師史公法駐兵揚州護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君名聲絕出督師延致軍門文武咸集君攝衣冠督師以賓禮見君援筆點畫盡二王眾皆異焉督師欲官之辭去

按韓君室室死揚州之難非徒以書名者其為史閣部書國書惜言之不詳余意必史公上攝政王書也此書為王綱所作余已記於春在室隨筆今觀此傳則又知此書為韓然所書不可不記也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子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號詩亭逸老兄程哲所刻卷樣蓋說序

陸晉

國朝汪曰楨南潯鎮志按語云香祖筆記觚臚聊齋志異等書記吳六奇事大同小異惟兵籌拜經樓詩語據查繼佐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備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朝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起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因謂出於傳聞之誤或以其既貴而為之諱皆未可定今考秀水沈起記乃夫陸晉事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喜為己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挂書一卷倚徒市門出書朗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璠先生嘗叙其事云庚午余就秋試寓寺中偶出見焉異之急前揖焉乃遂抗禮不下曰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余因懇請釋焉而偕吾游為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焉者得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頗饒於貲乃迎養晉於治升家強之就童子試得高第及再試偏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

乃謀於余。余曰。君亦多大紀綱。勉集一鄉。整頓音為整師。出入民間。可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升家。訪晉。治升曰。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修脯。棄其衣履。并東山詩稿。亦隨之去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而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為藩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累於海。案。拘繫司寇。相傳有於。旗員之側。白先生。竟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階。向先生問安。先生漢不解何意。及留北司火房。復有人傳語云。幸無恙。前所借詩稿尚在也。而晉卒不見東山。吳越人皆傳吳潮陽六奇非也。起為繼佐門人。所記似當得實。

按吳陸奇一事。至今豔稱之。不知陸晉之說。故詳錄之。

陳士慶

國朝趙吉士奇園奇所寄云。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學書不成。去學百工之技。不樂也。出游名山。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穉冠羽衣。坐石洞中。士慶跪拜於洞口。求神仙之術。老人曰。若備體皆凡。滿堂神仙人邪。士慶跪拜累日。一日。老人命童子予一物。若飽食之。遂不復饑。又累日。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汝事也。視其書。皆不省。

卷四

十一

惟不四。願識之。皆禁方也。歸至河南。巡撫之女。鞦韆墜地。折足。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拔百金以歸。父母曰。兒得毋從賊乎。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撥拾僅存本四頁。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為張獻忠所虜。獻忠性凶殘。每以大棍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軍中呼為老神仙。獻忠死。士慶遊游。可望李定爾。定爾死。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病死。

按老神仙事。他書多有紀之者。此有姓名。且詳其始末。視他書為備。故具錄之。

文三郎夫婦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米傳講漢。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慈所作。年才二十三。

又云。宋中丞故仲。言唯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于書。文詞博奧。自叙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見。竟不知為誰何也。

按以此兩夫婦觀之。知古來所成傳。梁孟風流。未始不可求之今人。中矣。

吳楚

國朝熊賓泰。稱頌類葉云。吳楚。髮工。桐城鍊潭鎮人。余不知其能詩也。嘉慶壬戌。余在涪縣。涪人官貴池者。刻其詩以傳。始知之。詩筆秀詞清。老於聲律者。余最喜其。微軀病轉。專之。句。改為。壓卷。而再刻之。

按刀鐮之工。自古有之。至本朝。功令。男子皆鬚髮。鬚髮之工。遂徧天下。而此中遂有詩人。惜未得其遺集而讀之也。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米紫來漢。言。如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術。輝。貌甚癯。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時。癸丑。會試。其孟子題。為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法。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復至焉。

按此人。更不可測其所學。當又在吳楚之上矣。

卷四

十四

香茶室續鈔卷四終

清德清俞拋著

她已亦作點已

明楊慎升外集字說云點已即她已引字統云黑而有豔曰點按說文黑部點白而有黑也從黑且聲五原有莫點縣今據此說則她已之本字矣不特得其實且可想見其容亦奇聞也

魯班姊

國朝張鵬翔奉使俄羅斯日記云初五日上花園河中石柱林立相傳魯班作橋于此期以難未鳴而成其姊修靜此山勿使弟勞預為雞鳴遂報工按魯班有美余已載於叢鈔第四卷矣觀此則魯班又有姊也

秦白起妻

卷五

按明金幼孜北征錄云雞鳴山西北即渾河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魯班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為遺金時所遺者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耳談云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四字按白起妻史傳不載豈坑降卒之事妻亦諱邪

秦邢氏三姑

國朝汪吳東雲閣百詠會靈德祠詩船骨泥首祝邢姑注云秦邢氏三姑入湖為神伯雲鶴主沅湖仲月華主柘湖李降聖主澱湖

武陵娘子

國朝許繼曾東還記程云辰常開人多尚鬼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莫然焉比比皆是如蘆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沿吳有功黃金鑄象兼及若邪半度乎

楚姑

國朝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云楚姑義帝女也帝為項羽所殺姑年十四遂自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即故葬處見縣志

漢刺美人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忠州有丁房雙關注云在臨江縣巴王廟有丁房雙關對峙廟庭高可二丈上為層巖飛簷卷翼四旁多刻車馬人物在關上為雙扉其一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立皆極巧妙其刻漫滅有漢丁房等字尚可認

莫如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為祥符令有人發一古墓乃東漢馬武妻葬處中有石印式為其妻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底一小銅印鐫妻莫如三字

二喬當作二橋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杜牧之銅雀春深鎖二喬喬字誤當作橋廣韻喬虞姓前代錄云匈奴貴姓喬氏代為輔相又橋姓出梁國後漢有太尉橋元則喬別是一姓不得通橋

陵避女

國朝董含葦鄉贊筆云華亭南橋北二里許有劉斐農往田間遙觀一紅裳女子追視無見疑土中有異劇之下有巨塚如數間屋旁有穴窺之內有石版版上卦觸鱗一具前植短碑鐫字十有二曰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左列石几供瓦盆一色如玉其人取歸忽見紅裳女子先在其室或隱或見隨感疾卒盆為好事者取去云無他異惟感水終年不竭而已

老銀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張伯雨句曲外史集外詩有魏國趙夫人管君挽詩落句云千秋鄉中名不滅墓有通兒書老銀自注歐陽率更子通自書母夫人銘夫人諱老銀

楊太真姊秦國夫人

宋王楙唐語林載顏真卿和政公王碑云公主肅宗第二女降于河東柳潭伯柳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媚恩未網結楊且云亡以孤兒託馬嵬之後無唯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贖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己子

按此太真之姊即秦國夫人也新唐書楊貴妃傳言秦國早死與此碑合通鑑謂

按此太真之姊即秦國夫人也新唐書楊貴妃傳言秦國早死與此碑合通鑑謂

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奉國為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亦死於馬嵬。恐非其實。至秦國子女皆首顯。亦世所未聞。

剪髮

宋王謙唐諱林。顏魯公嘗待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為賊所殺必矣。異日幸得歸骨來。奉吾姪女為妻。即妻者。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髮者。顏善承事。汝必與二人同啟吾棺。如有異於常人之死。爾魯公喪歸。咸遵遺旨。啟棺如生。

按魯公小。青衣名翦髮。世無知者。國朝陸鳳藻小知錄。引明皇十七錄云。其卿小鬟曰翦髮。童曰銀唐。

浣花夫人

明楊慎升庵集云。成都浣花。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日。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甯之妻。成都通鑑。節度使崔旰入朝。陽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委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甯。任氏封夫人。

卷五

按人知四月十九日。成都浣花。有遊頭之宴。不知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日也。

黃巢妻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信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蕭然。

按此則黃巢之妻。亦一奇女子也。惜未詳其姓氏。

俞大娘航船

宋王謙唐語林云。江湖語曰。船不載甚。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厝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卷為圖。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

按如此大船。古今罕見。亦吾宗之盛事矣。

劉公主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嘉興東門外十里。鄉人治地。掘得古墓。啟棺。一女面貌如生。家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遠公主墓也。蓋掩之。

離非女子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故友陸漢東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銀宮人離非女子篆銘。

楊六郎夫人

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蘆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蘆。如寄生草。葇似建蘭。花開赤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蘆其靈蹟也。間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按楊六郎夫人。不知誰氏。乃有此靈蹟。亦奇矣。

阿毛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房州有房陵。慙說注。引皇朝類苑云。慙說者。不知何人所作。云。熙甯丙辰。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死。陳請本州。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于道。天子。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

卷五

陳季常妻柳氏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柳氏之妬。名固彰著於外云云。按柳氏之妬。至今婦豎皆能言之。然可考者。不過東坡。忽聞河東。獅子吼一詩耳。今又得此二簡。故錄之。為梨園中添一證據也。

呂小小

宋胡舜申已酉避難錄云。杭妓呂小小。以有罪繫獄。其家欲脫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因勸酒。故曰。某有小事。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即以此妓為題。待制為破械。世忠欣然。連飲數觥。會散。攜妓歸。妓後易姓。按余於叢鈔卷四。記韓斲王妻妾。有秦國夫人。茅氏。今得此條。如茅夫人。實呂小小也。因補錄之。所謂待制者。即舜申之兄。舜涉字汝明。據其裔孫培輩所撰手譜。官徽猷閣待制。

官徽猷閣待制

童夫人

宋沈德符野獲編云。秦檜之孫女。封崇國夫人。名童。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獅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劫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獅。凡獅猶悉捕獲。而皆非也。因學人祈懇乃已。

張江陵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劉戲之字元定。其內子為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惟默坐。或暗誦經。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日跌坐而化。若脫脫者。與所天終不講。余謂其竟以童真辭世也。

夏桂溪蘇夫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夏桂溪。以一品六年考滿。奏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蘇繼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氏已得封。旋歿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為夏所愛。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上持允之。

按今鳴鳳記所演。尚有蘇夫人。而莫知其出身微賤也。

野獲編又云。夏貴溪長於新聲。有白鷗園詞稿。豪邁俊爽。有平幼庵。劉改之。風蘇大。

人亦工詩。餘更其作家。

八歲女善棋

國朝黃子高。與詩苑。載宋人劉鎮詩。有八歲女善棋。一首云。慧點過男子。嬌癡語未真。無心防敵手。有意惱詩人。得路逢師笑。輸機怕父嗔。汝還知世事。一局一回新。惜未知此女是何名氏也。

李貞一與薛濤事相類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嘉靖間。常熟沙頭女子李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詠。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為春。其父推墮地上。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死。

按此與薛濤并梧詩。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兩事相類。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元末建安縣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懶牧頻。管管無主蜂。鶯任宿。識者知其不潔。從果然。

祝月英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耳談云。昌平某家。卜牛眠葬母。開墳已有紫漆棺。而丹

漆書其前方曰。盧李妻祝氏月英。李聘其妹。為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英貌莊性。和事勇。頗極禮。女工。經史音。樂皆能。稍曉。夫婦倡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者。後謀奪英。英憤。火鬱。暴死。歸李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畫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正元年。月日。夫盧李。按此夫婦。亦嘉耦也。雖生前不能偕老。而數百年來。猶留此數行。以存姓氏。亦未始非幸矣。

柳依依

國朝女史汪端。自然好學。齋集。有山塘新建柳依依祠詩序云。依依字靈。廣陵女子。年十六。適方氏。十八而寡。越三載。值乙酉之變。被掠不食。乾隆乙巳。降叶海門。應署。乞建祠。以樓貞魄。二詩六詞。語極酸楚。隨園詩話載其詩。道光乙酉。吳中好事者。為建祠。山塘清節堂左。

按詩有云。兩點金。千里蕩。傷心更有衛琴娘。注云。琴娘與依依同時。亦以被掠不辱死。

自然好學齋

自然好學齋。有虎邱。劉碧霞墓詩序云。吳人為柳依依建祠。翁大人謂碧霞宜附祀。碧霞亦廣陵人。乾隆中。隨父成遠。東為某貴人愛妾。貴人赴江南。命拿妾。因疑見害。殺後。降叶賦詩甚夥。

明霞

國朝無名氏。東軒主人述異記云。德清蔡麟。戊午歲。召仙。問功名。以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良。想到癡肥。欲斷腸。薄命紅顏。今已矣。泉臺。應愛讀書香。又曰。生長臨清十九年。偶隨車馬。到茗川。知心。惟有墳頭草。月夜。臨風。泣杜鵑。後書茗溪。十景。塔明霞。題好事者。尋至其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女。死葬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按余自幼所聞。明霞乃前明司李馮公之妾。其所傳詩。亦止後一章。道光中。茗上好事者。重修明霞墓。又先君子有詩云。坡公。應悔當年誤。未學朝雲。到此。堪以朝雲為比。正以其為馮司李之妾也。乃讀東軒述異記。又有此異說。姑記於此。當更至茗上訪之。

明福王童兒

國朝章有環景船齋雜記云。明李福王重妃一事。其母鄒太妃知之。蓋叔孫穆子之庚宗婦人也。曾許之為正妃。即位之後。聘和彪佳女為妃。而以重妃為媵。其心尚可問邪。太妃寓山陰時。有故臣叩其事。未始悉。

明末江西彭妃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明末江西永甯王世子妃彭氏。奉賢人。貌美而足小。人稱為彭小脚。驍勇多智。江西破。寧家丁數十來閩。寓汀州。結叛將范繼辰等。聚眾數千。掠甯化歸化等縣。勢甚順治五年。為參將王夢煊所敗。被執。斃於汀州靈龜廟前。從婢二人。一金保。一魏真。皆未及笄。亦善騎射。妃死。保自剄。真竄山谷間。十餘日。兵退。乃出。尋妃與保屍。葬之。遂去。為尼。不知所終。

按此。明李諸妃載中皆未見。故表出之。

李選侍至康熙時尚在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

按此人之壽。當在七十外。惜未詳其終於何所也。

奉聖夫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宣宗乳母李氏。穆宗乳母蔡氏。並封奉聖夫人。按此則明代奉聖夫人非一。世止知有嘉宗乳母容氏耳。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為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

按前明奉聖夫人。聲勢如此。而本朝奉聖夫人。世無如者。我朝家法之肅。洵超越前代矣。

黑林村

國朝徐達吉清波小志云。學士港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媪。名黑林村者。同一子居之。

按黑林村之名。甚詭。可入詩。惜無可對者。或曰。今憚詞院。不立言。當奉塔。為白娘。娘并處。不與黑林村。為西湖一強對乎。

母大蟲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使婦。刺掠。肆號母大蟲。

其人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肢甚細。能於馬上用長鎗。橫行三四年。按人知有水滸之母大蟲。不知有此。

奇男子坊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泉州仁風門外。有奇男子坊。乃明萬曆時。為施天德妻腹娘。貞孝。立以婦人而稱。此名亦奇。

按謂之貞孝。疑是未嫁而守義者。女而不婦。故謂之奇男子歟。

女雲臺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大沖憤兵驕悍。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稱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

德人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氏。為德人。見諸命。後無德人之稱。

宋婦女猶削眉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按此知宋婦女猶削去眉。毛今不然矣。

宋時宮中有女

宋韓流湖泉日記云。林文節公。記禁中。帝后及兩宮。各有尼并女冠各一人。選于諸外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于上之道佛閣前。贊念。導上燒香。佛道各兩拜。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候上出視朝。方退。

按此亦宋制之可笑者。林文節名希子。子中。

明初有女官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黃女官名阿妹。大學士梁儲母。黃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時。極荷女官鍾愛。洪武二十年。送入後宮。太祖命司寶。賜名惟德。寵眷甚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太后為詩賜之。後太夫人命少子參政德。主其祀事。

按明初有女秀才。余已載之。黃鈔卷四矣。此女官。其亦以女秀才選入者邪。羅天尺順德人。其載此條。云出邑志。黃阿妹亦必順德人矣。梁儲謚文康。亦順德人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凡諸宮女。曾受內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為女秀才。選陞女史。陞官。以至六局掌印。則為清華內職。比外廷通顯矣。但止六品衙門。蓋太監亦止四品。此又次之。

按此則女官之由女秀才而升。信矣。

女秀才

國朝陳際天啟宮詞注云。選高年知書內官。教習宮女。讀女訓。女孝經等書。年教者。陞女秀才。又云。凡聖母后妃行禮。女秀才為引贊禮官。初陞者。往往舉止羞澀。經年。後周旋合度。音聲朗然矣。

按余素鈔卷四。有女秀才一條。觀此。乃知前明宮中。又有就宮女中教習。不從民間選取者。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初年。皇后親蠶。內賜酒飯。以夫人秀才為第一等。而供事命婦輩。及次之。則女秀才極貴近也。

女童應試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滿熙元

卷五

九

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所請。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閨秀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閨秀集二卷。建安徐氏撰。徐林祥山之從姑。祥符勅頭。爽之姪孫女。嫁括蒼祝璣。

按近世。凡婦女能詩者。皆名之曰閨秀。本此。

齊娘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齊郎。武韋真獻以宰相女助執籩豆。謂之齊娘。

三婆

明將一葵長安客話云。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內。名曰奶婆。民間婦有精通方脈者。由各衙門選取。者名籍以待詔。名曰醫婆。就收生安中。須選名籍在官。以待內度召用。如選女。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用以等第乳汁厚薄。名曰穩婆。

按今惟穩婆之名。猶在人口。

婦祖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宋元章書史云。每歲荒。及節。往往使老婦。攜書畫出售。婦。即今之賣書。

搭子女

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為好也。陋者謂之。謂女子少。不成女也。

按搭子為好也。當作搭子女為好也。寫者奪女字耳。好字女旁子也。故謂搭子女。此宋時市語。今不復聞。

茶香室續鈔

卷五

十

茶香室續鈔卷五終

茶香室續錄卷六

唐人喜聯宗

清 德清俞樾著

國朝張爾岐萬庵閑話云。近俗喜聯宗。此風大盛於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為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為媯。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為姪媯。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為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為妻姪。姓狷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組織。無非媯親骨肉。真真事也。

宋王謙唐語林云。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是日。自狀元以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於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媯。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媯。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媯。言叙既畢。拜禮得申。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叙中表。按此即高庵閑話所本。

立孫

國朝徐乾學憺園集。有立孫議。其畧云。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為孫。或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稱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蓋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為嗣乎。子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明矣。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勿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為嗣。其於祖考之意。果無憾乎。晉書荀勗傳。勗無子。以從孫徽嗣。荀氏頴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為子者。而獨以從孫徽嗣。其必不啻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為人後者之文。以為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為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母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按議禮者。每謂無子。不得立孫。今讀此議。則知本朝大儒。有行之者矣。

按先生與李森暉書云。猶子衍生。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為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為殤兒之後所抱者。即世樞也。先生本立為殤子。始數之後。不知殤因何以又有此議。豈以始數四歲而殤。與其為殤立後。不如竟云。以從孫為先生後乎。然何以處衍生也。

又按世樞。後更古宏佐。年十三。補松江府庠生。年未二十。病廢。是世樞雖為先生後。仍早世。而元和顧廣圻家藏先生著書目錄。有跋云。歲丙子。不自衍生。於舊篋中。檢得此本。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丁亥為康熙四十六年。距先生之歿二十六年矣。是終為先生後者。衍生也。並見國朝張穆所著亭林先生年譜。稱妻為媯。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王大令奉對帖云。方欲與媯。極當年之足以之。借老。豈謂非反至此。當是與媯家帖也。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與媯家離媯。子敬前室。媯妻女也。按此則帖所稱媯者。即謂其妻。

孿生三十二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大夫為上川南道時。有稚州醫官時姓者。家有三十二兒。間有媯。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天折者。

按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近事。存疑。載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鄭某。十八歲娶妻。一年一胎。子皆孿生。年三十六歲。有子三十六人。合此兩事觀之。真可謂無獨必有偶也。

國朝李佐賢吾廬筆談云。直隸地方有三十六郎莊。忘其姓。但傳云某家同胞兄弟十六。產皆孿生。俱育。

按此又一事。一吏生三十二子事。近人鹽官吳熾昌。著各官閑話。又以為是其鄉人陳體齋中丞。用駝橛院時事。人謂之家。棋。子。未知即此一事。而傳者各異。抑或天下事。竟有相同者也。

外甥與兒姪連名。唐王謙唐語林云。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按此可見甥舅之重。但外者對內而言。甥本無內。何外之有。而唐人已。有外甥之名何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王大令鵞。遺懋妙意。帖者。王氏子。姓之小字。猶長羊。顧虎之類。或以此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矣。愚謂此名鵞者。且其妙之子。鵞。

機說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閩縣林文安公建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此匠器之女曰明老尚書不此中出耶公異其語召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悅乎後誰明子者蓋書數字為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襪縫金端至公益奇其志書舉男以機在女以機名後舉男是為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公緝繼至今尚藏其家

張一飛

明何孟春餘冬叙錄云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質某甲於家人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張老卒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富全與爾夫婦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算甲乃據有張業妻于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妻于復訴甲仍前赴發奉使諭云爾婦翁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邪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

馬

按此與宋張乘產斷富氏財于七婿三事相類然張老之用心較彼富氏更由矣

舅姑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麻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極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

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

慈姑

按此條則宋制禁姑舅兩姨姊妹為婚乃指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而言於己並尊屬也後世不察至并中表兄弟姊妹而一例禁之殊失律意宜此禁之終於不行也

慈姑

國朝洪亮吉晚讀書齋初錄云自兩晉六朝以來國家凡有慶典及大赦皆列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諸名目並在錫爵之例惟宋書孝武大明六年大赦錫爵又增入慈姑一條殊為創舉

媳

按宋書孝武紀大明六年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爵一級慈姑節婦及孤老六疾賜帛五匹穀十斛

媳

宋劉跂學易集穆府君墓誌銘云女嫁唐誦我姑之媳宋當諸婦世我養食是子婦為媳宋人已然矣然禮部韻略二十四職猶無媳字

女婿止稱門人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其自謂止稱門人

位尊不執女婿禮

明沈德符清權堂雜著云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為大司空管少軍事亦相亞遂講敬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

主婚人稱奉眷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水東日記載南宋景定中鄭氏婚書主婚人稱奉眷下署銜

名

男子續娶稱再醮

國朝程祖慶吳郡金石目云。宋故通判趙公墳志。初娶管氏。再醮錢氏。欽禮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又說文云。醮。冠娶禮。終則男子重婚為再醮於義合。

僧道有妻許人扶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弁州記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扶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勿論。正統間有僧夜入姦婦家。許事王亮引舊例。僧有妻者。請人得改。壽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

按此二例皆可笑

子冒父名

國朝洪亮吉晚讀書齋四錄云。蕭山王大令輝祖為同姓名錄。言明人劉江父子同名。見明史劉榮傳。

按明史劉榮傳云。劉榮。宿遷人。初冒父名江。從魏國公徐達。戡山黑松林。為總旗給事。燕邸成。祖深器之。永樂十七年。封廣富伯。子世泰。始更名榮。明年卒。其榮

卷六

卷六

五

一生全冒父名。及更在榮。不久即死。以子而冒父之名終身。是亦可謂民莫大派亂者矣。

老師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京師稱謂極尊者。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

按老師之稱。至今循之。老先生之稱。絕矣。老翁之稱。亦未聞也。

觚不觚錄又云。司自方伯至分宜。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二十

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按此知明人以老先生為極尊之稱。故稱按院曰先生大人。蓋降於撫臺也。其後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舉子於鄉會試。主考分考。嚴試諸卷。官可自稱門生。而未嘗

大人老爺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首領官由科貢出身者。稱堂上官。但曰大人。惟吏員出身。有老爺之稱。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大夫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陵公新得國。先大夫隨取謁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夫出應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無他語。而別。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近聞之。藩臬諸公。政府欵洽深談。呼公呼大者多矣。不聞有大人之稱。是明時已以稱大人為重也。

鄉會同年會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諸處士大夫。同鄉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

按此即今同鄉同年團拜之濫觴也。

宋崔與之清獻公集有一詩題云。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於西湖。因為游湖之集。

認後輩為同年

國朝董含善鄉雜筆云。唐與公先生昌世。家世閩。為吾郡冠。天啟辛酉登賢書。乙丑成進士。時年八十有六。復居辛酉賓興。先生尚善飯。筋力強健。飲酒劇談。邀新考。廉講年頭。投謁者稱年晚生。先生悉以年弟刺答之。

按是時。尚未有重赴鹿鳴。筵宴例。然前後同年。則已有之矣。

子先成進士不認父同年

明沈德符清權堂雜著云。董龍山道醇。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姓。為乃翁詞責。勉強書判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如此等。皆室礙難行者。

按此乃明代士大夫之陋習。其父同年。自應稱年姓。何室礙之有。

團拜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引朱子語類云。團拜。須打團拜。若分行對拜。則有拜不著處。

按此知宋時已有團拜之禮。正與今同。

鄉姪

國朝葉名澣橋西雜記云。宋鄧氏爾耕。桐文集。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姪。鄧

按此知宋時已有團拜之禮。正與今同。

鄉姪

國朝葉名澣橋西雜記云。宋鄧氏爾耕。桐文集。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姪。鄧

某。

花友稱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佛氏有花友稱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稱者視物為低昂也。按此語不知出何經典。

東西南北四友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吾鄉康熙間李東門太學。萬西郭刺史承敷。鄭南谿明經。謝北溟茂才緒章。各以詩鳴。號為四友。頃讀嘉禾錢鑿言石學傳。見泉鄉人集中。有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稱柳東與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三君。為道義之交。與吾鄉諸先輩。前後相符。可云巧合。

元人稱謂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宋存理鐵網珊瑚錄。負溪諸名勝詞翰皆元時筆札也。其紙尾署名。有云晚契生紫陽。方回頓首拜。有云春生張端莊。肅奉書。有云友生王達頓首再拜。有云臨川晚學生。邦聖肅呈。有云鄉木惟香上。有云友弟錢應康再拜。有云春晚生邵亨貞頓首九拜。有云契弟邵亨貞再拜。有云友弟亨貞書。有云東郭烟末。

錢抱素稱首拜

錢抱素稱首拜。呈今友生友弟之稱。惟以施之門下士。而契生契弟。絕無稱者。愚按此則可見元人署名格式。今人於書札。有稱爾稱呈稱上者。蓋亦有所本。惟九拜及稽首拜。今皆不用也。

侍長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侍長之號。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稱。云尊其為侍妾之長也。乃至支庶。不膺封號。且恣為非禮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未卹極矣。荆叙記中有怕觸突侍長之語。則此號相傳。亦非一日。

爵主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按今揮詞演義中。猶有此稱。

老兒當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璫。則不得其解矣。

老爹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座右編云。江右萬岳庵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世俗子為官。稱其父為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岳庵。不敢當老爹。故不應。觀此。知明人老爹之稱。正自不輕也。

老朝奉

宋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是則世俗朝奉之稱。亦有所本。

忘郎

宋王謙唐語林云。李丞相必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忘郎。武英殿本案語云。忘字。字書無之。疑誤。

余按當是當字。水經注的年忘子。是其義矣。

牛人牛兵

明李先聲守汴日志云。齊承差家。牛人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斬以向。注云。汴人謂佃戶為牛人。又云。巡撫發硃帖。令黃推官。速撥牛兵三百赴援。注云。牛兵即牛人。

玉媵

明楊慎升庵外集。有五春一條云。春一作媵。徐。非尺牘。玉媵尊稱均慶。按漢書樊噲傳。誅諸呂。媵。是春屬古稱媵。然則玉媵。猶今俗稱贊者矣。

玉銜

國朝戴咸。徇東甌金石志。廣福寺石塔殘刻云。男女弟子捨錢玉銜。按玉銜。猶今人書台銜也。此刻在宋皇祐甲午年。宋人已有此等俗稱矣。

台銜回納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願王時。封還李受。問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云。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願王。名謹。封。名乃親書。按今時上司。於所屬官。必還其手版。讀此。知宋時親王。於從官。亦如此。由來久矣。

譚談二姓

唐趙璘因話錄云。武宗皇帝廟諱。其偏旁言之談字。已改為譚姓。又改為譚。按唐韻。譚姓。漢有河南尹譚閔。談姓。晉有征東將軍談也。則談譚。自是二姓。乃唐

世有以避諱改諱為諱者此二姓又通矣

賀氏本為慶氏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賀鑄方回自言外監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
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今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及清河王諱改為賀
氏慶湖亦轉為鏡未知其說何所據也

按廣韻三十八箇賀姓出會稽河南二望本齊之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
安帝諱改為賀氏據此則賀氏之本為慶氏自有據但舊說以為慶封之後而
方回以為慶忌之後二說不同則有姬姜二姓之別矣又以鏡湖為本慶湖然則
賀知章之賜鏡湖正還其故物矣

萬歷杭州府志云慶忌宅在錢唐門外宋豐儲倉其故墓也前有池相傳為慶忌磨
劍處今慶忌塔尚存

據此則浙中本有慶忌遺跡方回所言必有所自矣

尤姓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土審知據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
本香室續鈔

一姓也見梁路漫錄

按沈字從尤不從尤沈去水則為尤矣今之尤姓尤乎尤乎廣韻十八尤云又姓
出姓施則古自有尤姓

倜姓

國朝施可齋閩謀記云正字通四字下注又姓宋有四象慶元中知汀州府此可補
漁洋地北偶談稀姓之缺然汀州府志無之閩縣有斬姓可與漁洋所記絞姓作對
尤奇

又云子館建安有船戶江西人驚鳥姓投狀皆疑驚姓之誤子記五代史漢隱帝時有
驚鳥恐非誤也後訊其人堅言是驚從龍從鳥先世自山西榆林遷江西建昌非驚
姓

本香室續鈔卷六終

本香室續鈔卷七

有文在手

明張萱疑耀云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
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為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
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又軒子氏血脈譜子仲之子曰文生
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
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為
氏

按此則古人生而有文在手者屢見矣譜牒家言或非實乎其言盤庚妃為姜氏
文王有曹夫人皆異聞也

六十四種惡口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荒語軟語非時語女語漏語
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詛語
語法語非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撒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答語失語別離
語利害語兩古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穢語官語繫語閑語綉語打語歌語非
法語自讚數語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本香室續鈔

按所列止五十二種疑有闕文諸語亦不盡可解然自讚數語說他過語皆人所
易犯者佛氏垂戒固甚切矣乃至高語低語惱語喜語無一而非口業豈可畏也
人知兩古惡罵妄言綺語為口惡之四不知有此故表出之

避河

宋沈括善溪筆談云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合驛馬避河之目人多不曉避河之義予
在鄜州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糧有稱避河河指失問其何謂沈河乃越人謂淖沙
為沈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其下足處難甚駘若遇其一陷人馬
馳車應時皆沈沈字書亦作淖空深泥也術書有避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按廣韻五十九鑑淖深泥也蒲鑑切淖上同集韻淖淖鑑切沈淖也沈氏謂淖
亦作淖信矣避河之義正謂如行泥淖中初非不可解但以六書言之沈字應從
並聲不知何以與淖為一字耳

本香室續鈔卷七

清 德清俞樾著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並白銜切。又音滄行涼中也。祿前一長為驪。祿後一長為遊。

玉環命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微云。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命穴。有玉環命。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元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室戶居後。其運如環。其白如繩。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即玉環也。

面般

國朝洪亮吉助讀書齋初錄云。吳中人呼人面四周為面般。如浮漢書注。般讀如面般之般。則方俗語亦有本。

按今俗語云。面盤子。

逢九為災年

國朝重會等鄉賢筆云。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災殃。此說原本於靈樞。其言曰。凡人最忌年忌。由九而推之。年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故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為十六歲。再加九歲為二十五歲。再加九歲為三十四歲。再加九歲為四十三歲。再加九歲為五十二歲。再加九歲為六十一歲。九為老陽。陽極必變。此皆人生之大忌云云。以七歲為始。非若今人竟以九積算也。

按此則知所忌者。仍是七而非九。蓋二十五歲二與五即七也。三十四歲三與四即七也。推之至六十一歲。其數悉符。故自六十一歲以後。即不復忌。蓋并二數不復成七矣。今人逢九則忌之。知其忌而不知其所以忌也。

六十六

宋王明清揮塵錄云。本朝名公。多危於六十六。

按今人以六十六為危年。亦有本。

改變人形

唐李元獨異志云。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郡時。過中部縣。縣寮有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顧縱之。雲醉。勸加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蓋子關。道逢一人。迷之。過其居。命酒餽。乃曰。前月為君所斃。因被重刑。宜處於此。獲雪小恥。乃命掘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大餘。中惟貯酒數斛。刺去其衣。推雲於中。餓食其糟。渴飲其泔。幾一月。乃出之。使人感頌。按振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示之。於平討弄。蓋得臨

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按此則酒氣熏蒸。可以變易人形。世間果有此術。則亡命之山人。稽誅之元惡。皆可以易形自脫矣。故記其事。亦臨民者所宜知也。

尺餘老人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錢希白洞微志。載難窳老人。事嘗以為怪。聞會稽李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在寶慶時。有事於所屬新寧縣。未至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屋。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聲啾啾如燕子語。乃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盂水而已。據此。與難窳老人相符。而實有矣。宋洪邁夷堅乙志云。贛州僧普瑞。附舟過池州。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瑞往隨之。見有屋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體後一髻。絕小。以緜衣衾。擁下體。惟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撮襟作小。醜醜酒真。一老口。亦伸舌。其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普。此二老為村祖云。

二歲童子能書

國朝羅大尺五山志林云。萬曆甲午。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免。召見之。抱膝上。令寫字。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

按二歲能書。而其長亦未聞。以書名。則後說信矣。

八歲作詩

明張萱疑雜云。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賦。論在人間今八年。晚年刪去。不收集中。

八歲童子書碑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有雁回人遠碑。為南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為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

老人能書小字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翁章。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七十後猶能書天下太平云。又云。翁氏家事略記。載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椒上。作一片冰心。在上堂七字。則尤為神技矣。紀聞又引貴州郎潛筆乘。說富陽童文恭公。晚歲每元旦。朝賀歸第。坐廳事。於脂麻

一粒。莊書天下太平四字。

國朝曾有設景船齋樓記云。南翔有富僧盛丹者。金華人。有一瓜仁。乃象牙琢成。一面畫十八學士。琴有絃。棋有路。有子。筆筒中有筆。案上有卷。人俱並肩而立。人皆著色。第無眉目耳。一面寫七言一絕。常有年月。下云。七十二翁祝塔之戲。寫。又有二圖章。一圓一方。

按此真不知如何作。且亦不知如何能有矣。

以名為字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為字。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叔字叔。康德微字德微。此後始罕見。

按日知錄。有字同其名一條。不知明代尚有此風也。

鷓鴣莧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各藩所請名。禮部儀制司官。製名以賜。有令人捧腹絕倒者。因見宋人亦有寓語於宗室賜名。如士鴉。士鸚。士鷓。士莧。以此四字。與鷓鴣起視。尿同音。也。刻薄無禮。古今同然矣。

卷七

四

生日用優人

國朝黃宗義思舊錄云。何棟如。字天玉。故與馮應京先生講學。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余曰。余不似念臺先生。搭版子。勿訝也。

思舊錄又云。范景文字質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故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所能盡也。

展生辰

國朝張穆所撰閩潛邱年譜。載生日展期。啟云。憶先君子六十初度時。妻喪已除。而予小子母喪。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頓顛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駢。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驛。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明年八月。魏叔子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南。伯皆然。為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坐大易負元之義也。

按潛邱之父。即牛叟先生也。其母丁孺人。於康熙十三年卒。至十五年。為牛叟六十五生日。故展至十六年。以待潛邱之除母喪也。其後潛邱年六十時。仰述先事。亦

展一年。故有此說。以告姻友。

往年余老友吳平齋六十生日。而尚居其母夫人憂。諸同人於次年補祝。余為序曰。古人紀年之法。必踰歲。復及所生之日。而後增一年。是以緜縣老人。生於魯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凡七十四年矣。而曰七十三者。蓋老人生於夏正月甲子朔。在周正。為三月甲子朔。至魯襄三十年三月癸亥。始足七十四年。而此則二月癸亥也。未足者四十日。故尚稱七十三年也。然則以古人紀年之法。論之。君今年六十一。乃真六十也。稱慶不亦可乎。余此羨殊勝於大易負元之說。惜潛邱不得而聞之也。

揖有尚左尚右之分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

揖為唱喏

按此禮。今所不講。亦不知何謂尚左何謂尚右也。

卷七

五

起首

國朝虞兆滢天香樓偶得云。太祝九拜。一曰稽首。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首者。陳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即稽首也。

不以殘食與人

國朝高士奇天祿藏餘云。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助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著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曰。不敬以殘食與人食也。

按此事。惜不言出何書。以帝王之尊。猶且如此。况吾儕乎。

今人行祭禮

國朝葉名澧橋西樓記云。故禮部尚書汪公。其泉守和言。動意遵禮法。每食必具米羹於生隅。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古人書疏皆題後以答

國朝張爾岐疏庵問語云古人往來書疏例皆題其末以答惟遺佳書心所愛玩乃持藏之別作東為報耳晉謝安輕歎之書款之當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其以為恨

又云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遺之魏野留富鄭公刺作山家之節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

按今人於柬帖亦必遺之猶古人遺書

又云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狀為便也

按此則知今人所用名片始明季也

古人浴處挂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今所在浴處必挂壺於門周禮擊壺以掌挈壺以令軍井乃和里俗所為亦有所本

按此知古人浴處挂壺今無是風矣

俗諺

茶香室情妙 卷七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諺往諺翻以箸為快兒隨布為林布諺離散以箸為固果拿為望望諺狼籍以柳樞為與哥諺惺惺以謝為謝歡喜

按快兒林布之稱至今猶然餘則無聞矣謝歡喜之稱尤奇

梯已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汴人語如藏物於內不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後閱遼史梯里已官名亭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疏也或即梯已之意概梯里已但呼梯已二合音也

地契

國朝韓宗寶錄錄金石文政尾載宋紹定六年陳瑞人地契云大宋兩江都縣太平鄉北里方陵前埋居任宋故陳氏二孺人今特錢財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貫就皇天

父后土母三十八將靈祇等眾買得地墳山即日錢財天地神明交過口足見人

東王公西王母保人張陸李趙書契人石功曹度書契人金主簿度書契人壽萬和

執書契人入黃泉急急如律令

按宋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用錢九千九百

九十九文買地券又引續夷堅志謂唐時已有此事而葉葉苞苞金石錄補載明

萬恩閣曾得唐太康瓦券則晉時已有之矣但太康券云直錢四百萬非如

唐宋之必用九數也戴咸獨東風金石志徐德賢造墓券神尤宋寶慶二年所刻

與陳瑞人地契略同其文亦云用九萬九千九百九十文兼五色絲幣買地一端

蓋此兩石刻並在理宗時相距不遠也余因此地契有見人東王公西王母等語

尤為怪誕故錄之以為談助壽萬年入黃泉皆寓名則石功曹金主簿必非真有

其人惟張陸李趙則不可曉

艮坤潤絕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入止都門既艮坤之闕絕注引章蘇州訓李德詩都城二

十里居在艮與坤

按此蓋謂一居西南一居東北也而詩文中罕有用者

填諺

國朝戴咸獨東風金石志林伯驥填諺孤哀子賤泣血誌國學生徐鼎填諺又程祖

慶吳郡金石目黃州判官魏公塘志子汝礪撰并書親未進士張一新填諺

按林志在宋嘉定丙子魏志在嘉定庚申余作小篆書據唐徐浩碑表姪張叔平

題諺謂今人書填諺非古然宋人已如此書矣

又按親未之名亦奇殆謂親戚中之卑幼者也

腰頓

國朝查慎行得樹樓雜錄云腰頓二字見於宋趙彥衛御茶行程記即今驛遞之腰

打撲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打撲字趙參政察開見錄云須當打撲先住排攤東坡與潘

彥明書云當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皆使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邪

代人食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六研齋三筆載元僧覺隱語覺隱喫飯行仙亦飽有時行仙

飯覺隱亦飽蓋寓言也然方士實有此術叔祖李木吏部家有一客往往代人食其

人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漫漶亦如之

借眉為喻

宋王謙唐語林云顧况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况曰某夢口與鼻爭高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察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即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公悟其諷待之如初

按近世有以眉識人之無用者即本此意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陳仲醇別號眉公稱其新然國初詩人楊孟載名甚者吳縣人已號眉庵謂如人眉在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仲醇意亦取此

鶴露蹄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張右史明道稷志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露蹄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鄭公罷政詩云諸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撩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乃作鶴露蹄何耶

按方言俗語固無一不以此三字則甚新

卷七

按龜

國朝顧炎武孤中隨筆云常存漫漶之心且試按龜之手注云龜握經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

以叫子聽訟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當有病瘡者為人所苦煩免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中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免復伸此亦可記也

國朝無名氏調變類編云病瘡者試取叫子使類子作聲習久自依稀可辨

青布寫字

明張萱疑耀云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詔也詔者謂意以青紙為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按此解青紙詔未知是否但青布寫文字則當時士人實有其法不知所用何藥今無聞矣

選官夢女子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邑進士梁學源筆談云秋七月寓天津衛盧署中夢美女三人首戴大帽如禦雪拋云妾鄆陽君三姊妹也其一持一福字贈余覺而異之越十月製選多江西缺友人曰江西有三安其安福子既而果然

按此事與太平廣記引前宜錄載張宣夢女子稱有十一口遂補湖州安吉縣後又夢前女子稱惟三口遂得杭州臨安縣其事相類古今事果有相似者乎

又按張宣事亦見於夷堅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洪氏急於成書妄人取唐記中舊事投之亦不復刪潤余於夷堅志未見其全有無勘襲未之考也惟此一則則信為唐記中舊事矣

村里過鼓

明楊慎升庵集云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過鼓人多不解為何語

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過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街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街鼓為過曲名村里過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過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街鼓節也

卷七

南李北元

國朝王友亮雙齋集記李元二家事云國初巨富有南李北元之稱泰興李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為李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為複道每夕行擬六十人蓄伶甚眾又有女樂二部服飾皆值巨萬元氏先世得李園所遺輜重起家康寧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銀四十餘萬兩他舉稱是

按兩家巨富如此今殆無知者矣

國朝厲鶚樊榭山房集書項生事云項生故吳盧曾隸江淮大吏某家樂部習長生殿新聲為楊玉環凡飾歌舞其金繒錦翠珠璣犀犀均刻意精麗至玉環繼後明皇泣玉環像則令好手雕沉香肖項生像博以粉飾飾之如生後大吏竟以明敗項生流落窮鄉以食

按此知當時長生殿盛行海內不獨元氏一家之窮極奢侈也

邱的篤

國朝王通明庵瑣語云明萬曆中天津寺富僧物故凡往吊者厚有賄賂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邱某者形體侏儒人稱之為邱的篤利其賄金備禮

往者自後民家皆必往買中。康恥拾也。丐者不如。邱元後傳其衣鉢者。皆家子。其潦倒無聊之徒。民間遇此輩。輒稱之為邱的篤云。

老倒還

宋上官詠友會談叢云。故常州節度使朱信。儉嗇。故為時所鄙。其長子。嘗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以取錢。自謂之老倒還。兼以契券為約。其詞以父死。鐘聲。總本利。齊列之語。

按今世不肖子弟。往往有此。不謂其亦有故事也。

黃鐵脚

明楊循吉蓬軒吳記云。黃鐵脚。字俞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其肆。肆者與黃戲。曰。必竊。若壹肆。王聖壹置卧榻前。比曉。失壹。黃用一小竿。竅其。俾通氣。以豬溺。裏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壹於壹。喘氣漲壹。而升之。故得壹也。

按此事。余幼聞鄰媪言之。不知其出於此。

羊脂玉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上悅其白晳。問何名。答云。羊脂玉。

白楊芝。賜名羊脂玉

陳醋瓶。史畫匣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二程遺書一條云。貴姓子。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浴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者鮮矣。

察子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為巡察。使用之。幕僚。僧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按今無此名矣。

宋朱翌猗猗寮樓記云。京師以探刺者。為觀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觀步。安得夜。開沽酒戶。是唐時又有觀步之名。惟所引二語。未如所出。

鐵牌道者

宋張耒柯山集有贈鐵牌道者詩云。微官待旦亦朝天。相爾絕勝鐘鼓傳。舉世尊皇竟難變。憐君常自五更眠。

按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每日文四更。庵舍行者。頭陀打鐵。瓶兒或木魚。兒治街。報曉。余已載入叢錄卷十矣。讀此詩。乃知北宋汴梁。已有此俗也。

鹿盡心食小兒腦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扶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斃。食之。所殺甚眾。而病不減。復請於此。仙復教以生食。因更主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真方士於法。

按此與叢錄二十一卷所載。林十之食地鷄鴨相類。士大夫而至於食人。皆怪事也。

茶香室續鈔

卷七

十

茶香室續鈔卷七終

奉天承運四字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獨見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鐫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東此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誥勅命申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

按此條論奉天殿名而及之是知奉天承運四字至今猶用實始於明初也

朱書御札

明才慎行致山筆塵云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羣臣則用朱書御札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按此則御筆用來自唐已然矣

文廟丁祭改用次丁

明祝允明野記云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奉立孟子祠

宋蘇洵澗泉日記云崇寧間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且萬章從祀按此說未詳不知當時所奏立者止在鄒縣邪抑偏及天下也

武英殿本有案語云宋史禮志崇寧中封孟軻鄒國公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且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必異

今按鄒縣孟廟中尚存樂正子塑像而公孫且萬章均無之

孟子配享文廟之始

宋王明清照野語云晉州秦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充鄒二公配享下太常寺看詳孟子知道國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不必皆用同時之人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充國公之次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充國公

按孟子配享之議發自陸長愈表出之

按宋朱翌樞轅齋雜記云孟子配享始於元祐元年而考之宋史哲宗紀書辛酉

詔顏子孟子配享孔子廟處尚在元豐八年未改元元祐也則熙寧日所紀自是當時之實矣氏誤以為是哲宗元祐元年失之矣惟顏子配享始於宋哲宗唐志禮樂志武德二年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貞觀二年房元齡朱子皆建言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乃能開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然則顏子之配久矣宋哲宗紀顏子二字當為衍文也

文廟下馬碑始於明

國朝洪亮吉曉讀齋初錄云今府州縣學官前有二石碑鐫文武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其制實始於明成化時麟遊人虎臣所奏見明史列傳五十二高瑄傳和

按明史高瑄傳云又有虎臣者麟遊人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不言立碑然必始於此則無疑也

宋無祧廟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慈梁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為十四室皆正中蓋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論及者自注云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各一室也又引咸淳臨安志太廟自太祖至理宗十四室

按親盡則祧古制也然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廟制各有等差故天子亦不得私其所親而違天下之公制所謂以義斷恩也自世祿廢而士大夫之廟制終不可行於是聽其自為祠堂其有講牒可考者往往祀至數十世而漫無限制舉世不以為非獨於天子之尊仍限七廟之數豈理也乎宋制雖非古然有宋一代大儒踵起亦無以是為言者古今異宜或不能盡拘古制乎

唐宋笏制不同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書邊錄唐笏短厚不屆故可以擊人今笏雖設亦無能為也是笏至宋始薄而屈

按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是一兩頭與中間但有屈狹之分而不屈也羸氏三禮圖繪笏形微屈不合古制然羸氏乃宋初人則笏之屈恐唐之季世已然矣

高生之始

晉陳壽益都耆舊傳云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生高牀為從事設單席於地

按此刺史生高林。當是高生之權輿也。

古人不以垂手為敬。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齊吏之承官長與侍之侍主人。每見必鞠躬垂手。以示敬。此中外南北通例。而古人不然。如宋岳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敬。為隸人呵之曰。岳某。又手正立。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手為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俗也。

按曲禮云。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是古人以拱手為敬。即後世之叉手也。唐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文公每就寢息。必叉手臥。唐夢寐中見先靈也。是此禮自三代以至唐宋。不覺何以明人。乃以垂手為敬。而至今。備之。余疑此。或元人以北俗變中原之舊也。

國朝杭世駿理安寺志。載迎陵禪師規約。站須雙足齊。並不得八字。參差。雙手垂下。不許叉手。此亦可見古今之異宜矣。

陳文恭不避御名。

國朝陳敬大雲山房雜記云。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恭避御名。前此敬歷數十年。一切摺奏書名。均與御名二字同。

愚謂御名無不避之理。前此敬歷數十年。當已改寫宏字。惟部冊尚未追改。至授東閣大學士。始請將部冊改作宏字耳。

忌辰禁嫁娶自雍正始。

國朝葉名澣橋西雜記云。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忌辰婚娶。為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時忌書。於忌辰不載宜嫁娶字。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永為定制。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狴犴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在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絕矣。

國忌不行刑。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刑統載。唐太和七年。初。準令。國忌。且惟禁飲酒。舉樂。至於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廢務。官。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官。亦。在。禮。律。圖。

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吏。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傳。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

按此。知。今。制。國。忌。日。不。行。刑。蓋。猶。沿。唐。制。也。

宋賀狀通用語。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云。應。時。納。祐。與。國。同。休。蓋。本。於。晉。何。充。賀。正。表。云。伏。惟。陛。下。應。乾。納。祐。與。天。同。休。

按。宋。時。賀。狀。已。有。此。等。通。用。語。無。怪。今。人。之。陳。言。滿。幅。矣。

明代帝王簪翠花。

明張萱疑耀云。今制。冕。旒。綴。以。珠。寶。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頗。以。為。疑。及。詢。諸。內。侍。云。朝。廷。當。簪。之。

按此。則。知。明。帝。皆。簪。翠。花。傳。給。抑。何。可。笑。

宋玉牒不止載世系。

明張萱疑耀云。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

明代皇太子日課。

明黃佐翰林記載。東宮出閣講學。每日講讀儀云。一。每日早朝。退後。皇太子出閣。陞座。侍班侍講。諸官入侍。叩頭禮畢。分班向東西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向前伴讀十數遍。退後。原班。次讀經。或讀史。則西班侍講官。向前伴讀。亦如之一。每日已時。皇太子陞座。侍班內侍展書。先讀早所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編。退後。原班。次讀早所讀經史。則西班侍講官。進講。亦如之一。講畢。內侍收書。記侍講官。向前伴讀。寫畢。各官叩頭而退。一。午膳後。從容游息。或習騎射。一。每日晚讀。本日所授書。各數遍。一。凡讀書。三日後。一。溫。溫書。日。免。投。新。書。一。凡寫字。春夏秋。月。母。日。寫一百字。冬。月。每日寫五十字。一。凡遇朔望節假。及大雨雪。隆冬。感。暑。暫。停。講。讀。按此。日課之法。不疏不密。不知何人所定。頗可法也。

文華堂武英堂。

明黃瑜雙槐歲缺云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為諸
俊秀肄業之所去奉天門不百武車駕當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
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人張唯王輝李端張邦上召見使親命題賦詩稱
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五名王德
張鳳任敬陳馮馬亮凡見賦詩授官亦如之唯等入堂中讀書詔翰林名臣分教之
宋濂桂芳良等與焉濂等雖司啟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同時進
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詩學方
徽彭通宋香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
問未嘗異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有君無臣令人感
歎

額外大學士

按文華堂武英堂當即文華殿武英殿所自始其初止堂名後尊為殿耳禁中肄
業諸生乃庶吉士之濫觴明史太祖記洪武六年二月乙未諭暫罷科舉祭舉時
才即此事也其事亦見明史宋濂傳

國朝葉石棣橋西樓記云雍正七年授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秦為額外大
學士即今之協辦也

又云順治五年定內三院滿洲大學士為一品漢大學士以五品兼漢尚書為二品
十五年改殿閣名滿洲大學士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為二品康熙九年定
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亦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為正一品
尚書為從一品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無庸兼從一品銜

按自明初罷中書省而其後有殿閣大學士之設官正五品權重秩卑殊不相稱
至本朝釐定乃始秩然矣

參知政事高於平章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
參知政事蓋劉洎為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
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
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政事耳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
特相久欲拜詩文憲公等為之副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較以唐有參

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於平章事後遂沿習莫能改
按此亦今人所罕知今世協辦大學士或以參知政事擬之若依唐制則正是同
平章事耳

四衙門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為四衙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
按清則以翰詹科道為四衙門與明代異

直殿將軍

明沈文聖君初政記云尹堅洪武中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到山莫
能鞍上以命監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鞍鞍
按小說書每有直殿將軍之名明初乃真有之然於明史無考也

明史職官志云校尉力士貧民間壯丁為之校尉專掌擊輿圍簿儀仗及駕前宣召
官員差遣幹辦隸錦衣衛力士專領全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隸旗手衛
按尹堅當即力士也

明祝允明野記云今朝制選將軍大漢將軍身力相應以長八尺八尺起者立其
考與之有擔五十勒行殿廷二西為合格

書辦之稱明初甚重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文華殿其地最為親切非如武英殿為樞流窟穴其中書房入
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宣德年間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沈榮已官右春坊
右庶子尚結銜文華殿書辦正德嘉靖間周惠時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尚書該相亦
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至制勅詰勅兩房今為閣臣僚屬然
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臣出入一切條旨答揭俱得預聞按
地亦間寄以耳目與玉堂稱察察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英諸君自此遂諱
稱書辦改署其銜為辦事

又云書辦為究文書者通稱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
至致替者亦稱供事以自別於書辦而殿官亦因而改襲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
大小書著之掌案府吏矣

按此知書辦之稱在明代甚重即今日軍機章京及內閣中書等官也乃萬應以
後屬之胥吏至今日而州縣之吏亦襲此稱矣

禁言官風聞言事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吾鄉艾大司寇元微為總憲時疏請禁言官風聞言事人或
咎之近遂有疏請復風聞之例者不知乃唐武氏所擬非故事也唐史武后以術制
羣下諫官御免得以風聞言事此風聞言事之始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備請東阿
子文定公事應載此一則錄之當知請禁之非過而請復者之失考也

按近世以風聞言事為言官之職不復知有此等議論矣

又按梁書天監二年詔曰成務宏威肅厲內外實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
拘常或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
事依元照舊制然則風聞言事自古有之非始武后時

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蒙使漏網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為政然則風聞言事
似非令典

教授來表奏書啟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啟去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為福州
但為保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賤微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實為之
亦在宜時也

郭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與龍節致語解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
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前輩風節可畏如此
按教授兼州郡書啟此制似可行於今然觀郭忠公事則知宋時學校固重於
今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恩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
時樂治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青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是此事
政和間有禁也

京官可使服見外吏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京官可使服以見外吏惟部郎及允散接見巡撫者伯憲長
資深望重者必官服耳或假歸或致仕在途俱可以使服接品官小吏雖藩伯二品
之屬則以官服來者必以官服接之雖生儒帳巾衫兒者亦必然

京官服用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嘗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
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蓋贖見大小虛主會同年及鄉里官如酬酢公私宴醮

膏產座主僕與內閣吏部之與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表馬之飾又不知有節何以
教廉

按此知明代京官一歲所用與今時亦略相等

里士社士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十九年命有司撫問高年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
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

按里士社士之在於古未聞洪武以後亦不復賜

明祝允明野記云洪武十九年六月二日詔賜耆老泉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
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
上賜爵鄉士

按此所記較詳蓋里士鄉士之與天下皆有之非專賜應天鳳陽二府也此二府
年例較寬耳社士鄉士之異則未知孰是疑亦以鄉士為允

班朝錄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紹熙四年客從中都來持所收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
姓名也

按此即今爵秩全函所自微惟止言朝士疑外吏不載也
活字排印即始明季

國朝張穆亭林先生年譜引先生與公肅場書云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
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家藏歷朝報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久
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宗啟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為非宜移用十五日
甲子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即取以進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
也

按此真可謂世家矣報狀即今邸報也

印關防條記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本朝印記凡為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其
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事印皆擬大臣及總鎮大帥亦然

按此三者與今制同惟條記之名今作鈔記

木記代印

宋張邦基墨苑錄云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未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
按今世有職守而無印者率以木記代之本此

青面手版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外大父為山東憲使投書於同年太倉相公書街而下仍年春弟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版無有敢及年字者矣
按此知今世所用手版沿明制也

明制官俸有以物折者

明黃瑜雙槐歲錄云成化五年御史李瑤監內帑出納見絳綾羅緞縐布之衣脫金襴以及畫書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皆委積塵土中日久腐壞將歸於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以藏史檢會賈僧估直枚議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投各屬

卷八

九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嚴氏被籍書畫之屬內府者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錢助唐宗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

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明黃瑜雙槐歲錄云祖宗以知最重國學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發還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解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

如此

按國學生銓選與進士等而舉人欲入國學者尚待精選是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雙槐歲錄又云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饜餽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擢置二甲第一按此援例入監之始當時已甚輕之矣今人但知納粟之說不知當日又有上馬之例也

唐宋歲漕米數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

按我朝定額漕入約四百萬石視唐過之視宋不及然道光時已無全入者近時陳康祺著即詳紀開詳載其數

夏秋二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一日王濤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加耗之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儲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宋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猶行之所謂加耗者此也

卷八

十

梁書張率傳云在新安遭家儻載米三十石運吳既至連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問據此則雀鼠耗之說自古有之故唐明宗加耗亦循其名也

田宅稅契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八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率行惟謹奴婢馬牛難著於今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直除立歲凡生是招濫計訴

按今田宅稅契皆買者獨輸與宋制同而晉宋舊制乃使買者賣者並出賣者且多於買者不可解也至奴婢馬牛等類宋時猶著之令甲今則否矣

十二辰堆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創十二辰堆即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
茶香室續錄卷八終

宋時人臣亦稱旨

宋袁文德備開評云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裁旨

按日知錄有上下通稱一條未及此

封贈之典至明始重

明于慎行致山筆塵云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甘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前教孝之典可謂大備矣

命婦進封不稱太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睢陽徐度却掃編云故裏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君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嫡既後並祭於夫若加以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其名義未正自是始詔命婦進封除去太字

按今制婦人因于孫受封夫在男姑在並

不稱太制更善矣

臣下稱廟

國朝沈澆銅劍斗齋隨筆云唐王守琦墓志大中二載退歸私第因寢疾崩於歲十二月十五日臣下稱廟古人之無忌諱如此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孫楚王驃騎諫急急登進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不謂唐人之文猶有於臣下稱廟者

明初抑南人重北人

明彭時筆記云上御文華閣台李賢諭曰永樂宣德帝常選庶吉士教養侍用令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是日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

選矣

按此乃天順間事其時重北人而抑南人如此且以語音為主宜乎南人之難其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翰林編修張元初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短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

託之空言而已蓋六科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

表儀朝云

按此知明制選近侍官必取語音也

唐銓選之法有四一曰弟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謂言辭辨正三曰書謂書法通美四曰判謂文理優長則以體貌言辭選士唐制已然矣

國朝潘永因宋稗類鈔云藝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內中一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史筆故壞錄因移石他處後復不知所在

按此則抑過南人自宋已然古云立賢無方未識何以重北輕南也

經筵月講

明黃佐翰林記云會典載月講常儀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期候上御文華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官止行叩頭禮

按明制經筵有月講有日講今月講之名知者罕矣

督撫文書不下州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都御史巡撫地方止行司道轉下府州縣無徑下府之理天啟間貴州安酋之亂川湖雲貴總督一差使至衡州催餉郡守以不行藩司而徑下府杖其人而驅之

明代官府送客乘輪送內

明楊慎升庵集云人主宮闈深遠輿輦不為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輪而迴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按此可見明士大夫之驕惰矣然令人亦無送至中門之事蓋敬體之容皆於大堂降輿也

輪馬

宋徐度却掃編云輔臣典藩諸使相訪者將起客使牽馬就廳主命索輪再三乃敢登輪

宋人書帖猶用竹簡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成經名

道人就將山寺版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泐。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隙。久之其製漸精。或以練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版牌。其後又通謂之簡版。予澆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者之甚售。

按此知南京祝士大夫書翰。猶用竹簡也。

唐馮贊雲仙樞記云。李白過慈惠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粘於新詩。此亦古人茶翰。不盡用紙之證。

國朝揮敬大雲山房雜記云。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百官相見。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今于本式是也。曹武惠平江南。遂闢門。進榜子云。奉旨江南公幹。遂意。右者。書皆卷。五代時有葉子。則榜子。即今摺子也。故可以白事。後遂以書相見姓名。

按揮敬之意。謂榜子。即葉子之類。而歐陽公歸田錄云。葉子似今策子。則南宋初所用榜子。即簡版之異名也。曹武惠所進榜子。或如今制之綠頭籤子。

明代書簡稱呼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書簡稱人以簡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方韓都憲之淮。兩

廣其威張甚。所得書簡。大司馬王公稱。疏拜書復都憲。承恩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愛頓首。都堂承恩。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承恩。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有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海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既。刑。皆。瓊州人。錢又。腐吏。未嘗有所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號。生。與門下。臺下。諸。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面。外。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

按府縣官與總督巡撫書。止稱侍生。鄉生。此明代風氣之。然百拜字。則又今所絕無矣。

釋名云。書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送其體。使書畫。送。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按此漢時名刺之制。不知所謂引筆如畫者。其式如何。

楊士奇帖
明張萱疑耀云。余嘗見楊士奇一帖。其紙即令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總者。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籤。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即書於左。不用副。啟。令。用。副。

啟。聞。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面書正字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於東面。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而承傳已久。余自夙固起官。見書牘。以指闌紅紙。帖其上。問書啟字。而內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為避江陵諱也。

按東面書正字。至今猶然。始江陵沒後。旋復其舊也。

申稟
宋李之彦東谷所見云。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吾輩尋常書問。何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為可笑。

按今官場中用申字稟。乃宋代相承之例。

古人用稟字。有稟受之義。無稟白之義。後漢吳漢傳。稟將虜。不相承稟。稟與承連。如稟亦承也。晉書王渾王濬傳。論上稟廟堂。此亦言承稟也。推而上之。為古文尚書之臣下。罔攸稟命。左氏傳之稟命。則不感。皆是此義。蓋稟承上命。而非稟白下情。均非近世用稟字之證。

書啟二字
唐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云。帝自手疏與突厥書。仍命封題。若云某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禮。改啟為書。帝曰。古人云。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且啟之一字。未值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恠。

按此如古人已以啟字為重矣。

昌黎集。惟上鄭尚書相公。上留守鄭相公。兩篇。稱。其。文。首。云。愈。啟。餘。如。上。宰相。亦止稱書。以書與啟。其用有別也。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白堂公事。取覆軍執也。果臺公事。取覆御史也。覆軍執謂之白。覆御史謂之果。果經於白。果果並用。而白則否矣。

明時避天字
明何孟春餘冬叙錄云。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奠字。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有官規。嘗測海句。蓋亦避天字。

按宋吳曾能改舊漫錄云。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崇。妙。道。寅。奉。

而上一紅籤。僅如籤。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即書於左。不用副。啟。令。用。副。

明張萱疑耀云。余嘗見楊士奇一帖。其紙即令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總者。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籤。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即書於左。不用副。啟。令。用。副。

高其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者甚多命率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子為稱者猶慮一當禁約依奏是以天子為名宗時固有禁矣乃行行文禁用天字何也

全元字改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國初習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氏間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令字嘗見宗列帝御書及妃后繪畫皆然

句呈

國朝輝敬大雲山房雜記云程史王濬溪在貶所太守不禮至不免旬呈可呈今畫邪也

今於與

國朝程晚驚喜集云功令領狀係結皆有今於與三字今於字屬上與字屬下而另行空白不得其解有老吏曰雍正朝憲廟閱卷嫌其尤繁以硃筆抹之因遵為定式抹處用空白今於字止與字起則硃筆所未抹者也

明人押字之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朝押字之製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義凡釋褐入官者皆於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師有畫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兒轉藏頓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區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於鄉明末為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晏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都事門熱於要津自官府大僚林憲衙署皆都事花押矣

我字提行

國朝俞正斐公已存稿云山西文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經軍房瑤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佩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恒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平定張穆附注云明王華殿試我皇上三字提行連寫先師吳樸庵孝廉家有此表

按古碑中我字提行空格者往往有之乃明時猶有以我皇上提行連寫者則可怪矣

明代紳士謁官長禮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布政司府州縣正親民官所屬紳士必執子弟禮肩輿不入儀門必從角門出入不敢坐其正堂雖位公輔不能踰也故府縣有於儀門外搭棚安上座以近內閣及家宰之事其餘則儀門外有迎賓館上坐可也按察司及巡撫巡按察史而不治民則肩輿升堂上坐無不可

又云明倫堂上士執經受業之所故本所肄業之學雖登八座位官保不敢以賓客禮登堂若鄰州縣舉則正賓位於堂可也

身後請致仕

明李樂繪見聞錄記云余一日偶訪湖廣諸博士董宗伯海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郡守少游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聞張莊傳公永明潘尚書李馴諸老皆然

身後請致仕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宣和以前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為此舉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既已聞日方且為之告退出命綸旨不免有親醫樂介壽康之語予為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奏

考其生平非有職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太上覽奏欣納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

按宋史諸臣傳往往於既卒後書以某官致仕余始以為疑讀此乃釋然蓋緣致仕必有恩禮其家欲得此恩禮故雖已死必補為此請宋政之不綱此亦一端也

宋史列傳中於卒後書致仕者不可勝數尤表傳云卒年七十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先祿大夫敘述甚明備有以長洲顧曾校經廬集序者中有尤表傳蓋顧君嘗與修無錫縣志此即志中之文尤表固無錫人也其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無其異同乃其末云乞致仕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矣蓋由後人不諳宋朝故事疑致仕必在生前故誤為此說余於春在堂隨筆卷七已辨之矣

哀經中行嘉禮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虞山蔣文肅公於雍正壬子七月十五日辛公于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於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且欲得家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無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編總以趨喪之文遂

持三年服焉。

按哀經之中。舉行吉禮。此世俗權宜之事。不謂指紳巨族。而亦有此然。阮氏記載。殊未明晰。若陳女已歸。則已為杜夫人。素服矣。之庸之喪。又何疑焉。若陳女尚未歸。則文肅竟無所請侍養矣。此議自當不果。陳女可守木嫁之禮。何必諫所服乎。當更考之。

為人後者改其父母之稱。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云。古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期無改稱。世父叔父之義。惟漢晉春秋載審配與袁譚書云。昔先公廢繼將軍。以續賢兄。上告祖靈。下書諸將。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見三國志袁紹傳注。此是一證。然本初溺愛少子。以致敗亡。未必稽於典禮也。

胡致堂不持本生父母服。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云。禮部侍郎胡致堂。文定公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養。文定於水盆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於本生。不為心。為止服世父之服。實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其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

按宋史本傳則云。安國弟之。兄弟以多。故不舉。安國憂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此云兄子。未知孰是。本傳又云。右正言章復幼實不持本生。世服不孝。豈致堂但為本生。又持服耶。果爾。理更難通矣。

祭外家
明何孟春餘冬飲錄云。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為我祭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庵嘗舉以告門人。以明生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春按明年不復祀之。言是上谷臨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母卒。公廢此禮。今學者習聞未諳。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為伊川禮者。失之。

按明年不復祀。自以程集為正。何無泉所解。亦疑惟清明家祭。而以百五祭外家。則世俗以四時前一日祭者。亦不為無據也。

奏補奴隸

宗吳曾徵茂濟漫錄云。宋參政常忠。任路人。色多。凡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隸補班行。公獨不奏。

按此知宋時官至政府。其奴例得奏稱官職。何其濫也。

明初賭博之禁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二十二年。聖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賊國者。鉅贖。

黥面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梁律。凡盜贖面為劓字。至天監中。地贖面之刑。贖都感。按此盜賊刺字之制。所自始。

三國魏志。毛玠傳云。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贖面是贖面之法。古有之。但不知刺字否。

密吳曾能改齊漫錄云。契丹之法。民為盜者。一犯。文其腕為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則斬。不須案籍。而罪不可掩。是又不刺面而文身矣。此法司馬文正公稱其間要可尚。然猶不慮其能以藥力滅去之乎。

手印

國朝梁玉繩警記云。元姚牧庵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帶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即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立枷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近來廠衛多用重枷。而最毒則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倘有稍延者。命銼低三數寸。則頃刻隕矣。大抵因罪輕情重。設為此法。以斃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廠衛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間竊僱乞。為背承其屍。稍息。足九。每日啖一生。猶亦可偷生。未知果否。

門杖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門人陳德。酒間。述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谷。寓其家。一日。與德飲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七尺。貴有傳於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勉。則當世已有某某。度不能與爭。方今可為之。事。惟上書救石齋耳。石齋謂。澤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上疏論。殺子門杖。甚於廷杖十元。八九祝談笑。解衣。無恐怖色。監杖內。聞曰。奇男子也。命輕其罰。真定梁金吾。清宏。左右護持。之得遺。

按此所今所稱站。龍州縣官恒用之。皆前明廠衛之餘毒也。

成明季士人姓名如此

按世知明代有廷杖字知有門杖

綉易首級

明張登耀云宗太祖謂逸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綉購逸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綉則逸人可盡令制敵首一級賞銀五十兩

按此則宗明皆有以綉銀易首級之法

代身金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初安南不賓時閩人林布元為欽州知州上言安南可取夏文愆斬首按以保境息民為言僅令莫登庸歸四峒獻代身金人遂罷兵又云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為全軀以大珠為兩目不知莫登庸所獻其製何若

按此知前代之服外表有獻代身金人之說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服用因服面縛是年黎惟濂自以恢復故罪視莫登庸有間為之面蕭容狀於聞嫌其倭令改號俯伏焉錫其符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濂不得備伏大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養

仍得地有詩紀之

按觀此乃知前明代身金人之式

婦人裸撲

明張登耀云宗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廟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綉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發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

國朝喬松年雜序札記云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婦人相撲為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此即唐人澄寒胡戲之遺意所謂裸者殆以袒上身非全體亦露耳

元宮中飲宴之名

明陶宗儀元氏掖庭修政云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放名曰浣紅之宴海棠開之宴瑞香謂之傲寒牡丹謂之情香落花之飲名為戀春催花之飲名為奪秀

明代元宵放燈十夜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聖旨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者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勅諭上元節賜百官假十日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為樂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年終禮部引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十晝夜蓋比之宋初錢做增三日又展二日

明曆與令異

又云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至五年八年亦無此入特恩非常例也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鏡濤以明萬曆八年大統歷殘本出示其與今本異者每月交中氣後入數日而日躔某次少或六日多則十一日稱一日二日三日而無初宗遂除十二辰在二十八宿之上書上下弦望而不書合朔亦不注時刻即無有時刻而無分又月內有盈虛日

按此條固與今異而所謂盈虛日則更所未詳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歷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禱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

元年邇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按此則明一代之歷亦自有異

朔六日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云先中憲亦嘗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一塊藍色

按明歷書止稱一日二日無初一日二之稱故稱朔六日今久不聞矣

八大八小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王父終養歸後入補官時嚴分宜當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之嚴欣然接受扇而却紗蓋嚴雖驕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當時皆然不以為怪也二十年來即平交必用二幣至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幣而物如數倍之謂之八大八小而富之者反以為俗套不肯盡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開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備選擇

按今世所行八色之套禮當起於此

茶香室續鈔卷九終

狀元局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癸辛雜志：狀元局在祥符寺。錢塘遺事局以別試所為之謂之三狀元局。宋俗第一第二第三皆呼狀元。是日迎出，使入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由狀元點差牒請糾彈儀表小錄。掌儀客司計。掌器。掌酒。果。監門。多者至五六十員。初第人皆喜入局。得陪侍三狀元。他日仕途相遇，便為傾蓋。三狀元常宿於局中。月餘而罷。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局十日。後正謝。越二日。拜黃甲於貢院。越四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越三日。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做二大燈。局中連三狀元。凡七八人。分坐兩舟。借張侯真珠圍散步。侯家亦有饒馬。越十日。引正奏。各黃甲士人射。上自按試於講武殿。次日。賜闈喜宴於貢院。次日。局中自用錢。作期集所會正奏。各皆預焉。亦就貢院為之。並詳錢塘遺事中。

一甲三名

明陸楫兼葭堂雜鈔云：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我太祖高皇帝定制。第一甲例取三名。然讀蘇老泉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擇禍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為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以三人為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為之。與然不可考矣。

按宋史選舉志云：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百七十八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然則進士第一二三人之重。在宋史固

有明文也。

東坡送童子平序云：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此語可與老蘇語相證。宋史云：即本坡語也。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天聖初榜。宗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高文莊公。若訥。曹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克臣。韓魏公。琦。趙康請公。蔡。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鑑。公。作。連名。楊真。榜。真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燿。榜。燿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高劉忠肅公。擊。章申公。惇。連名。其誠如此。

按此所數第一甲前列。或五人。或三人。或四人。蓋非如今制之有定。故不必專以三人為斷也。

按容齋二筆又云：太平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灝以下。二十一人。得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溥尉云云。是宋制進士恩數。亦非專重前三人矣。

武三頭

宋王彥唐語林云：武翔黃府送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時為武三頭。後或於腰垂符。若其家婦盧氏。眾論不容。終至流罪。

按世人知唐大中。張又新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號張三頭。而不知有此武三頭科名。亦必以人重乎。

榜眼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宋史陳若拙傳。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榜眼。然王元之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稱榜眼也。

又按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云：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為探花。遂專以第二人為榜眼耳。探花之稱。唐時曲江宴。本以榜中最早少者為之。蔡寬夫詩話。言今以稱鼎魁。不知何處戴填係宋人。而其說如此。則宋南渡後。固以第三人為探花矣。愚謂古人第一第二第三。皆謂之狀元。第二第三。又皆謂之榜眼。至探花。則以年少者為之。不論名第。今制皆非古矣。今以廷對第一為狀元。亦非也。說已詳叢鈔第七。

唐進士有夜試之說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云云。則畫試進士。非前例也。按此條。語意未。據云夜後為文。曾無舊制。不以夜試。洪氏乃以為夜試之證。殊所未詳。然觀此。知後唐時。固有以夜試者矣。

試場兩條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故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誦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和兼得通官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燈促驚忙幸皆成就按世人止知唐時試場以三條為限不知有此兩條故事

宋省試期日及額數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累舉者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凡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也按今制鄉會試期亦與宋制畧同而取額則大不侔矣

宋制進士十人同保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尤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是宋制進士必十人互保也今童子試看室增補

試有五人互保之例

宋初進士稱等不稱甲

國朝李膺芸炳燭編云王闢之澠水燕談雜錄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第詔附太平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是時稱等而不稱甲進士之分甲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校

宋時科舉一人不止作一卷

宋李之序東谷所見云永嘉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騰公卷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兩三日已厭惡矣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一人只許一卷庶無負國家設科之美意按此知宋時科舉士子一人不止作一卷也今書院中或有此弊場屋則絕無矣

宋言

唐范德雲溪友議云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擢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微因畫像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微遂去二犬乃改為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援而為試官以解

首送言

按此事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以為李言事余已載之蓋鈔卷七矣聘處士為主試國朝王鳴鳳蛾術篇云松陸集陸龜蒙秋試有期因寄優美詩題下自注云時將主試貢士按以處士而竟膺主試之聘宋以後無此事矣

唐人行卷式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知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云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十六行式率一行不過十一字

按邊準下有注云今俗呼解行也十六行式下有注云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解行亦宋時語今不聞矣

光緒壬午歲運義黎內於日本刻正平本論語猶是古卷軸式每幅十二行每行十三字較唐人行卷行疏而字較密也

呂文靖試卷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呂文靖試卷一卷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善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范太史前有象狀大畧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纒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此均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稷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感後世反不能及文成則實慶世變蓋可觀矣

按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韻學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策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乃直齋解題又以為是何晏論語今呂文靖試卷及施肩吾策均不傳未知孰是

唐進士絲鞞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人進士絲鞞工緻為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啟詩集

分場引試

宗龐元英又昌錄錄云禮部尚書黃公訥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他試院不能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

按此知宋制有以與試人多分場試之者是年禮部侍郎中以清微之風養萬物賦為第一八龐氏以為雄魁蓋以人多而得魁為難也然則雖分數場同出一榜

試場塗乙字數

元史選舉志塗乙志五十字以上者不考今制添注塗改不得逾一百字視元制寬矣

題目示出處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樂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

按此見宋制試士示以題目出處其寬大如此又云摹印示之則知試題亦必摹印矣今鄉會試及殿試皆刷印題目頒給士子猶宋制也

四書題

明黃佐翰林記云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不及孟

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

一適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一適遂為例

按此即今制所自始也

合題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經義惟春秋有合題予嘗見劉青田集載至順癸酉會試春

秋義以荆人來聘楚屈完來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使椒來聘四節合為一題

國朝沿明舊制鄉會試春秋有單題有合題其異於元者元時合題多至五六事今

一題祇兩事耳乾隆初始去合題

按屬辭比義春秋教也故春秋許出合題然余嘗見鄭郵所作有子路宿於石門

子路遇丈人兩章題文則明人於四書亦有合題也

評取試錄

明黃佐翰林記云凡鄉試錄舊制例進呈祖宗時令翰林院儒臣評取之後其制漸

弛成化十四年天下鄉試錄多舛誤或犯國諱少廢事兼侍請察摘奏十條下禮

部翰林院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是年山東刻延論語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最為純終遂遠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不同乃

此按此即今磨勘試卷所自始惟是時止評取鄉試錄似乎墨卷猶未解部也

又引燕對錄云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召至煖閣叩頭畢上手取會試錄一

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內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皆指摘所刻文字

錯謬處上曰今欲別有疏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是年大

學士劉忠素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乞省墓是日陞辭聞此事抵家

具疏乞休

按此又知明代所評取者止鄉試卷而會試卷不評取蓋以全近臣之體面也

又按四月十三日恐當作四月十二日蓋明制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是經筵月

講之日

明殿試卷十三幅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堯山堂外記云羅倫字彝正號一齋既中會試於禮部

領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騰真

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遂羅卷跪久李年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

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圖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

幅為式

按今制殿試卷八幅未知又始於何時也

明初刻殿試策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永樂甲申會試取場相寺四百七十二人殿試首甲曹榮周述

周孟簡三策皆有御批二甲前數名俱列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

按二甲前數名尚刊策則首甲三名之刊策可知矣是明初殿試策亦刊刻也

明初策題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洪武丁丑會試上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一卷各君臣同遊策

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曰君臣同遊本為

君明臣良以成十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復寬宥矣

按此見當時策題可以意為之非有定式

萬歷士子鄉試改期

國朝凌楊濂彞編云萬歷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命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為第一場二十五日為第二場二十八日為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

明制府縣官非科甲不闕文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知府由任子升授及州縣缺正官佐貳尚領由例監及吏員出身署印者考試生童不得任闕文之任府試則督學別委府州縣則知府別委教官文冊印卷供給等務仍本官提調所委闕文者不代任也

知縣充本省同考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自考選法興外吏驟重邑令尤為人所樂就近年乙酉科以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牆桃李各樹強樞三年奏職上臺即以兩衙門待之

按明初各省鄉試同考聘教官不足則聘外省之知縣推官其用本省知縣為同考官如今制則明史選舉志無明文錄此以備考所云乙酉乃萬歷之十三年也

國也字號

明張登疑耀云嘉祐中溫公差赴宗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

卷十

七

有國也兩說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也字號之卷人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國字號為第三等也字號為第四等初考官以為不意朝廷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也字號卷為不入等溫公抗議也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若以此見熱是名為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制考試編排試卷皆用十文宋時試卷必另製字樣故國也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按今有也字乃俗書種字然宋時編號必非用種字也

殿試進呈不必定十本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乾隆庚辰年奏尚書惠田等以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呈至乙卯年大學士伯和紳讀卷以無佳卷止取八本呈覽

殿試卷末空格如考官數

明楊儀明良記云宏治乙丑殿試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時顧鼎臣稟既益正中誤空一葉葉意補之偶與

劉合遂置第一劉得此卷示謝曰不意已有會者矣卷末復餘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几適留其額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
按中空一葉今所謂曳白也竟以此得狀元奇矣至卷末空行如讀卷官之數至令亦然但止八行耳

殿試以書法為重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二十三日御太和門傳臚賜中式舉人戴有祺及第一初讀卷官擬與第一有祺第二既進御覽改有祺第一為第二為全椒人對策傲陸宣公奏議上以書法拔有祺狀元而另次之

按是榜為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會試本朝殿試書法之美自此開端矣

入云殿試初例有規起康熙戊辰仁和凌紹憲少習清畫殿試對策用清畫漢書兩體寫之讀卷官奏請上裁置二甲之末

書進士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唐宗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遠元猶然獨楊維禎廉知當元世之季書李彌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彌死節之士廉夫欲自附於忠節之後

卷十

八

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劾廉夫故事者失之矣

按今人列銜必先書賜進士及第或出身相沿已久固不可廢然其非古法則不可不知也

儒士觀場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儒童未入學者自度文已優遠報名於督學道考試拔其尤者准應鄉試謂之儒士觀場萬歷間猶行之按國朝張穆所定願亭林年譜云天啟五年乙丑年十三歲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蓋源公以先生天資穎異合早取科名遂為先生應例又引原譜車守謙按語云明時寄學亦經提學考取殿試後準作附生此與儒士觀場又異

國朝章有諱景船齋樵記云康熙十七年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止

副榜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調遣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舉中副

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考用如康生例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士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

又云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準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并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額數

按此言會試副榜也國初亦有之不知何年始廢當更極

副榜入翰林

明皇甫廩近奉記畧云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

榜後座主長班索賞賜

明朱國棟湧憤小品云許文穆典己丑試聚登榜者戒厲之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長班輪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及是後我密行體認定人品高下

按此則座主之長班輪上門上索新賞賚由來久矣許文穆名國棟

卷十

雷同中式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會試于語道南云余于全章題曾揣摩至時已二月初六矣道南晚作此題止三百餘字同人取閱而禹玉獨注目多時平諱之曰君欲鈔其文耶何閱之久也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辦年房道南中式禹玉已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全章鈔道南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兩卷俱好惜二題重複鄰房李公云何不兩棄王公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為拈鬮乃得胡而棄沈

按兩卷雷同若在今日自必兩棄當時乃棄一取一何耶

籍與人異地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今登科錄敘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四世而總服窮而親盡矣況四世而上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按此知明代登科錄必稱某處籍某處人與籍異地蓋古人重郡望之意日知錄云唐宋封爵必取本望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祠封化雲東邱郡侯許遂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

按此知明時登科錄必載明某處人亦有故矣

朱氏神童

宗龍元英文昌錄云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鏡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遍背全通無一字少誤召至齋聖殿賜五經出身十月四日禮部試鏡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楊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遍前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賜五經出身

按鏡州宋時多神童自朱天錫始余已載於叢鈔卷七矣觀此知又有朱天申故又記之

又云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黃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并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合七十五遍又試論試大義三遍文理稍通賜五經出身以上諸條止書月日而不書年以上文推之蓋元豐七年也

著粉紅袴赴鹿鳴宴

宋周密浩然齋雜談云李仁甫十八歲為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克繩字唐英方十四歲赴鹿鳴宴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唐英得建字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元齡七步未曉曹子建後為張魏公客不幸早世

卷十

牛叟先生游泮園

國朝丁儉卿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余嘗見牛叟先生畫像一卷為圖凡六第二圖為游泮園方中欄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蓋此為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

按牛叟先生名修齡字再彭乃閩百詩先生之父也以博士弟子員而僭用黃蓋前明學校之重如此

初舉子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先公自無錫得龍圖閣書一乘曰貽子錄不言撰人姓名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者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諸士人家小子弟忌用尉斗時把鼻慮有攸白之嫌填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復相向而對元以求為上儼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突東

先輩不還而西先輩遊位及吏部給春闈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畧有與令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先輩之名他無所見

唐諸生課程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東第一區酒一壺修一素為束修之禮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卷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倉雅諸書亦欲貴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適美者也

按前前一日試其所習當是逢九之日是一月凡三試也宋胡汝漁隱話引上庠錄云兩學公廡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是一月六試宋制乃密於唐

三六九文期

國朝董漢東魁庵家箴云先宗伯公未過時在濬西法華寺同紀氏諸先達讀書每三六九文期晡刻完三藝即浮木版載酒有波對岸綠楊下與諸公痛飲

按董宗伯名份字用均嘉靖丁酉舉人辛丑進士則三六九文期明代已然且一日成三藝非令人所及矣

進士頭上七尺鐵光

宋王讓唐語林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輕薄為之語曰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鐵光

按李羣玉詩莫放談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蓋當時有此俗語也

獨占盤頭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俗語謂狀元獨占盤頭非盡無稽據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至殿陛下迎殿試棧板陞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階石上正中錫升龍及巨盤蓋警蹕出入所由即古所謂盤頭矣俗語所本以此

狀元夫人撒教

國朝在應摺飯續談云俗傳是省今年出狀元則秋收必歉故有狀元夫人親登城樓撒穀之說余初未之信及見鮑西岡續紀事詩云聽說勸農冠蓋出傾城又看狀元妻則信有其事矣鮑作詩為丁丑是年狀元為嘉善蔡公以臺鮑所見當是蔡夫人也庚子狀元汪君如洋其夫人上城撒穀余友楊子讓見之按此則狀元夫人撒穀在本朝確有故事矣惜於古無徵耳

書洛字

宋郭象吟車志云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言休咎時驗有士人赴省說坦書洛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卓頭即二十其旁從水不為點而作三畫分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

榜繫干支

宋劉敞蒙川遺稿有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志云敞偕舅之子白於庚戌榜補太學以士戌榜俱絲舍選擢奉常第

按金石家每譏今世以干支繫科分為不古然觀此則宋時已云然矣庚戌乃宋理宗淳佑十年也本傳云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

按古人不以干支名榜任任以榜首第一人名之如前所記楊康夫書李輔榜進士是也又或以主司名之如唐據言所記鄭顛都尉第一榜呂渭第一榜楊嗣復第二榜是也至後人以干支名之遂無復此等繁稱矣

明代旗竿之濫且侈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兗州縣不脈錄云士子鄉會試得雋郡縣始揭竿於門上懸捷

旗至中吳門拜相地方官創狀元宰輔以揭其門謂為異事不知近日此風處處皆然富室入貨為中書舍人者及諸生冒舉納準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飄雲漢每入城市滿望不絕南宮報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黃旗比鄉會加數倍

清德清俞樾著

明初翰林不由進士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初年本院官皆由薦舉進士... 林老十八年三月丙子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進士出身馬京齊麟等為編修... 注而已後遂為例二十一年策進士... 盧原質為編修者為今至今因之

按練安即練子寧也以字行明史亦書其字世人幾不知有練安矣

又云正統十三年戊辰二甲萬安劉吉劉湖李泰授編修三甲邢讓李本授檢討景泰二年二甲吳胤周興戚瀾劉宣楊守陳王獻童錄授編修三甲張業江朝宗授檢討

按此二三甲分別授編修檢討之始

修撰編修檢討本為史官

卷十一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 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九品史官... 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閣則學士自為一類講讀官自為一類史官自為一類

按此知前明初定官制修撰編修檢討三官實為史館之官因國史不別置院故即隸於翰林院耳

國朝李慶芸炳燭編云唐宗時翰林為史官唐時韋處厚路隨曾以翰林兼史館修撰以修憲宗實錄命二人分日入內則仍翰林自翰林史官自史官分而非合也

按此論誠是但不知明制亦翰林自翰林史官自史官耳

翰林院秀才

明黃佐翰林記云秀才之選始自太祖時然未始隸翰林也英宗時始選秀才及善

書者充本院秀才天順中有姜立剛之屬

按此則明翰林院有秀才矣

又云英宗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以本院秀才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名繼而雲南奇童楊一清亦以薦為本院秀才中成化辛卯順天府鄉試高等成化末崇仁洪鐘七歲善書憲宗召見命入翰林充秀才宏治己酉中順天府鄉試第六然則翰林院秀才仍須應鄉試也

翰林記又云宣宗實錄有騰寫正副本官用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侍書冠帶秀才監生生員秀才凡二十九人所謂冠帶秀才殆即翰林院之秀才乎又云生員秀才生員與秀才未知為一為二

翰林記又云永樂二十年二月上北征惟金幼孜與侍讀王英扈從英嘗奏事上喜謂曰秀才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今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人見毋阻秀才之重如此

又按王英乃永樂甲申所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之一也而成祖呼之曰秀才是當

卷十一

時在翰林讀書者皆謂之秀才

有文有保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員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員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員館選十六員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員選四員

按國初新進士有九卿保舉之例故有有文有保之目今此制久廢亦無復知有此等名目者矣然依其數計之則館選者有五十八員今乃云五十六員或有誤也

茶餘客話又云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恐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八各部王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為例

按保和殿之考即今朝考所自始然所試者一文一詩與今制異以館選錄考之雍正元年癸卯六十一員二年甲辰四十三員然則所謂五十八人四十八人皆不數三鼎甲也

教原吉士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中宗源永樂初解縉嘗領原吉士侍與之講究耳未嘗抗顏為師也宣宗時親教原吉士與永樂時同至正統戊辰乃專命詹事兼侍讀學士劉鉉茶酒黃珣教書自後以為例按此乃令教習原吉士所自始

庶常館課用白摺

國朝姚衡秀草堂筆記云是夫勇內出示外曾王父探花公庶常館課卷背推律三賦以饗恭儉而燕慈惠為韻繞屋樹扶疏詩得文字用白摺書凡八行行十八格與今制少異近年館課悉用朱闌大卷先公入翰林時尚是白摺也

按探花公下注云

公姓周氏名灃則是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也所云先公為姚文信公文田嘉慶四年乙未狀元其時庶常館尚用白摺與今制誠異但不知尋常館課如此耶抑散館及殿廷考試亦然也

庶吉士散館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近來臺省雄劇莫出詞林上每過散館諸吉士多望留其與早

茶香室雜抄

則計日以盼言路惟恐為史館之隸人就在中又以烏府為第一聞其賽額時入臺則用羊豕入垣則用鷄鵝若留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

按今散館無入臺垣者

翰林七科後稱晚生

明王世貞不鹹錄云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即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

按翰林於七科前之前輩稱晚生

此制至今循之惟入翰林時於官至庶子之前輩即稱晚生則視明制更謙抑矣

又按不鹹錄云

文簡公紀視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備僅後三科各稱侍生則侍生之稱亦與今制同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間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史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

按此知舊制翰林雖以科分敘

前後輩而貌面無前輩之稱也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總督稱晚矣近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投帖閣臣稱晚生

明馮夢禎快雪堂漫錄云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以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嘉靖間無此例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亦不為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

按今制於入閣者不論科第深淺率自稱晚生

庶吉士於庶子稱晚生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翰林故事七科以前投刺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亦書晚生竊怪庶子與沈論講讀同為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質之家大人云明有掌坊學士之官而員不恒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論簡帖用白紙

明皇甫庸近客問答云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貴頗數十倍

按此知舊時門狀皆白紙

今獨翰林院官用白紙此猶沿其舊也

宋洪邁容齋三筆記王順伯藏高子允諸公謁刺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朝士惟彭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邑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入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蔡忠惠公帖亦有二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前也

按此乃宋人名刺舊式

不言何紙其概用白紙可知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予少年公卿刺紙不過今日之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刺紙非表白象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闊過五寸更用一錦

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燈之儀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

按此亦可知明初刺紙尚用白紙也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海瑞晉南家宰以幣物為賀者俱不覺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則其時名紙尚不盡用紅也

明王世貞不祿錄云相傳司禮首瑞與內閣用單紅刺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彼此俱自稱侍生又云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於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於家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尚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以下皆以雙帖見報余等於各部屬中書行人等皆用雙帖往還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按此所用雙單皆紅紙也今世所用名帖名片即起於此
不祿錄又云故相毛文簡公紀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閣中云楊廷和拜梁公則或稱契和或稱老友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答刺則曰侍生

按此又云色箋未知何色也
按今上下所通行名帖皆以紅紙惟翰林院官尚用白帖然亦止施之於本衙門前輩若前輩之於後輩仍用紅帖也故有片紅不入前輩之門之說若以白帖為

敬者觀嚴分宜當國時一檢討用白單帖謂之抗禮則明人正以用紅帖為敬耳即此上端足知古今之異區余初入翰林時循用芸館舊章以白帖拜前輩或問余翰林院官何以用白帖余無以應後以問之請習掌故者亦不能言其說也今故詳考之如此

周易之學

清 德清俞樾著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為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廡見蔡紫上有周易曰願讀此乎曰然試舉一卦蔡為述其師說曰全未全和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授如其言乃為割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因考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德隨所問則取諸家之書為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才方寸而書不窮留止五年盡窮其奧蔡以易卜垂簾都市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云坤字果成

國朝無名氏天山清辨云吾吳有雲莊先生者姓程名智字子尚云是伊川十七世孫家貧年十九未知識字一日忽往叩某禪師居門下久之不聞一語指示因登山大哭或笑或歌人皆以為狂忽從靜中大悟下山取儒書備閱成誦見論孟曰聖人

之糟粕也見三禮曰形器也見大學中庸曰近之然猶條目耳見周易曰道在是矣著大易說中廣解奇篇數十餘言紳士山人布衣野老多從學焉稱為大易師雲莊先生揚引傳曰全太史祖望有書程雲莊語錄後一條稱其學合儒釋道為一著守白論以公孫龍子為宗金正者亦其弟子蓋高明之士

按周易一經漢唐以來說者多矣然於此經之上平未有得而方外之士往往借以自成其學汪洋恣肆莫可端倪亦可見易道之大而儒者所說皆其土直矣程智明季人李坤國初人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于慎行數山筆塵云神屬目為明知屬耳為聰神以知即人之悟性謂之明知以藏即人之記憶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實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憶者實質沈著屬陰魄之精也

厥包橘柚

杜詩寧尚諧云東漢馮援至勃浦見冬包柚上言為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
錦玫瑰集包當作集韻五文有包字班交切竹名出嘉州其肉冬太平實

覽竹韻引東觀漢記馬援至高浦見父高名苞苞上言高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

宇正作也
左太沖吳都賦苞竹抽節往往紫結注云苞苞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節也見馬援傳

按後漢書本傳無此語

白金非銀

宋朱翌荷覺察雜記云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曰白金為銀其後曰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金三等以色之淺深為別漢武紀收銀鑄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二物

按此知尚書惟金三品枚傳義不足據當從鄭君舊說然白金謂之銀又爾雅明如未可竟廢也

織皮

國朝俞正燮存稿云織皮如令臧藉繒及西寧邊外番族禮貨為貢在梁雅二

州

織組

國朝俞正燮存稿云禹貢織組古雜佩用之由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佛書謂之瓔珞

鳩巢

國朝方濟頤夢園叢話云鵲巢鳩占夫人知之矣實則鳩巢鳩占巢見雀鳩構一巢於樹頭鵲伺其出入巢遂天鳩窺怒與鵲鬪帶騰遂過去巢為鵲有

按此與詩人所見迥異

終風且颭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韋昭曰颭風之聚散者也古音應入音暴詩云終風且颭按此未詳所出韋昭語則見文選班固答賓戲篇注

渥丹

國朝虞兆隆天香樓偶得云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渥丹花名根莖花靨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擬之東門之

粉曰視爾如視正與同意問今之詩曰赫如渥精或即渥丹之異名

竹苞

國朝韓汝大雲山房雜記云酉陽雜俎林竹一名苞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一苞或自節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和如繅車今江西多有之斯干詩言如竹苞以此

伯仲頃荒

明張萱疑權云余聞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墳則二器共為一音頃為宮而荒之徵和頃為商而荒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墳仲氏吹虺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

梧桐生矣

明張萱疑權云凡燒餘諸黔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侍於種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朱文公廢詩序有所本

宋朱翌荷覺察雜記云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又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為非子夏作

按此知朱紫陽廢詩序不用亦有所本

卷十二

三

明代儀禮述經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一統志永樂中沅州刺史劉有莘上儀禮述經十八篇是儀禮未亡也當時廟堂燕一人表章豈古人求遺書之意耶

按儀禮述經安得至明代尚在疑即元儒吳澄之儀禮述經傳凡經八篇傳十篇正十八篇也

然稊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南州異物志云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獾大面尾長腹圓斑文皮可為褥麗好溫煖

按周官中車職然稊鄭注曰然果然也余以果然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疑然乃麋之假字引計倪亦作計然為證說見羣經平議今觀此乃知果然之處實可用經師舊說未可廢也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國朝洪亮吉晚讀書齋初錄云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是猩猩一物而有禽獸之

名故字林一則曰猩猩能言鳥也一則曰能言獸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交州國經
猩猩如豕人面又似黃狗此所以名曰獸又曰頭如雄雞此所以名曰禽陸德明釋
文引盧本云一作走獸恐非

按自來說曲禮者皆以禽獸可通稱為解洪氏此說殊新

橋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引付子云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
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十鈞

按此知古人名稱為橋曲禮奉席如橋衡似當作此解鄭注井上桔槔之說非也

孔子過泰山側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禮檀弓孔子過泰山側今泰山西枕峪上源有老虎窩猛
虎溝云是當日遺蹟

湯盤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云安常字慎之從克承百學大義多識古文奇字太和和曹見
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王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即德日新日新又日新也

按此必後人偽作非古器續夷堅志未見其書此條見漁洋山人居易錄

行怪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董斯攸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之店臥詩一生長
苦即三省詎行怪怪音希

按此必用中庸索隱行怪語蓋古有此讀也

春秋推見至隱
明子慎行毅山筆塵云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人事春秋推見
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奉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從外向內說見字讀
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作見物見字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至

未疾有二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左傳昭元年風淫未疾有二義賈逵以未疾為首疾服虔
云未疾頭眩疾古人目足曰跟曰眊皆以在下為根故可以首為根杜預云
未疾四肢緩急案禮記奮末廣賈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
四肢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肢四肢緩急也

按今人止知杜義罕知賈服義

閭闔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鄭成功據臺灣改其門為閭闔以春秋鄭國有閭闔之門也
左氏傳杜公二十八年楚公子元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悼二十四年知伯伐鄭入於
桔柣之門字皆從和惟元韓道昭五音集韻有閭闔字云與桔柣同成功時勝國諸
臣皆棄家相從其家軍陳永華又本漳州名秀才故二字不同杜撰

按廣韻十六屑有閭字云閭闔鄭城門也左傳作桔柣則此二字亦古矣

春秋時逸事
晉于寶搜神記云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城射人
宋容象求吉凶影響錄云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使民戰栗是哀公語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古人立社因其土地所宜和初非求異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
用粟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或謂使民戰栗一
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出於我則專

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效正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

按今人皆以戰栗語為出於宰我觀洪氏此論則宋人讀論語者有此兩說也

述而不作二句為彭祖詩
國朝嚴元照娛親雅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為孔子自言漢傳陵太守
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是以此二語為老彭之言然以之為詩甚奇錢氏大
昕曰作與古諧韻

按此說亦可信古人多矣孔子何獨以老彭自比蓋述其言故竊比其人耳

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為舜自作詩亦必自古相傳之說北山之詩裝用舜語
耳北山首章首四句即林杜三章首四句然則此四語裝用舜詩亦何疑乎

犁牛之子
國朝沈澆銅劍斗齋隨筆云論衡自記篇曰鯨惡為聖聖頑舜神伯牛癡疾仲弓潔
全顏路庸固田傑起倫是以仲弓為伯牛子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孔子有犁牛
解角之喻以其字為戲耳

子路有聞
子路有聞

按今人止知杜義罕知賈服義

昌黎先生集知名云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味味昔者于路惟恐有聞赫然于德德愈焉

按此則于路有聞之間當作聞聲解亦別解也

色勃如也之勃或讀去聲

明于慎行致山量屢云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入聲王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屬聲曰當作勃字上為之悚然及考注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讀俱依注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為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按此說未是考經與釋文勃步忽反則此字古讀入聲朱子集注無音則不知所謂讀作去聲者是何本也愚謂此乃南北口音之異北音無入聲宮中內侍伴讀者皆北人也故讀勃如背江陵南人則謂當作入聲于文定北人則謂讀去聲者是其實勃字當為步忽反江陵不誑也

增

明張宣疑羅云晉書成彥之母失明年久嘗誑其婢恨以火燒燬之母食之起後以示彥彥抱母痛哭然母從此日復明則陳仲子之目盲而復見者以食燬之字

茶香室續鈔

卷十二

六

也因閣本算亦云增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誑矣

按此臆說也陳仲子之目瞽而復聞又是何物之功乎姑錄此以為談助

明太祖說孟子

明張定在田錄云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微子微仲王子比干其子膠鬲為六人高皇曰微子王子其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眾皆歎服

按明祖所說固屬創見而當時儒者以王子比干為二人則亦可異也

馬鄭注老子

國朝沈濤銅雙斗齋隨筆云王僧虔傳書有書誠子曰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適乎叔何所託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然則馬鄭皆有老子注矣而今不傳他書亦所未載

楊升庵不讀注疏

明楊慎升庵集云哀窮思賢者文選呂向注云哀孟字之誤也哀當為哀謂中心念之也今舊說哀字之難解見呂記乃豁然矣

按讀哀為哀鄭箋信也呂注正述箋語耳升庵乃以為呂氏之說是其未見鄭箋也

論語詩大學詩

國朝凌揚藻益句編云元西堂嘗作論語詩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為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閣書言福清林子充者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十項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于充嘗齋專王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茶香室續鈔

卷十二

七

茶香室續鈔卷十二終

茶香室續鈔卷十三

經史釋音有首釋末釋之別

清 德清俞樾著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為證用史釋音以末釋為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為平聲乃用第二音有司謂其失粘見葉紹翁聞見錄

榮陽呂公讀書法

宋吳曾龍溪漫錄云榮陽呂公教學者請書須要字字分明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警正官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唐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書置警正二十員顯慶中罷警正官使散官隨卷刻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余謂警正官之名更雅於詳正

李善注文選有數本

卷十三

宋王楙唐語林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

文中子阮夔本不同

宋陳亮龍川集書類次文中子後云阮氏本曰嚴子陵釣於滿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嚴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滿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撰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嚴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重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此方顏子之過往往過多

按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十卷正議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自甲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路川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今世間所行者皆阮本惜未得龔本校其異同也

左錦

國朝閻若璩潛邱劄記云傅山先生少就左傳者左錦一書世不示人

按今坊間盛行馮李韓左編一書而傳音主之左錦則世無知者矣

李商隱撰蜀爾雅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蜀爾雅二卷不著名氏館閣書目案李商隱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按李商隱有蜀爾雅亦世所罕知也

李氏兩花萼集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承洽子召淵子秀皆有官闕

按唐書李又傳又字尚真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世多知之不知宋時亦有此李氏花萼集也據直齋解題此集歸入歌詞類則詞集非詩文集

書叙指南

明楊慎升庵集云書叙指南專為尺牘設所引諸書今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業者隋經籍志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娥

卷十三

王姬持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郎瑛續庚己編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雜記有郎瑛續庚己編按明陸棊有庚己編亦見絳雲樓書目郎氏此書必繼陸氏而作者也今世止傳郎瑛七修類稿而此書不傳

說郭全部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續十六套每一種為數少者尚全鑄多者感為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以為說郭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嘗言自刻本說郭出而說郭亡矣

馬氏釋史有改定本

國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云鄒平馬公驥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於且東歸過其署中東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公不覺首肯余曰公若釋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

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按今行釋史本無今古文之別。潛邱所見之本。惜不傳也。往年戴子高嘗為全言。釋史中所載偽古文尚書。宜刪去之。蓋不知有此說。

南京景物略

國朝宋華筠所撰。筆云。麻城劉同人。倘若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編去。

按人知劉有帝京景物略。不知更有此作。惜不傳耳。

辨鴟錄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辨鴟錄一卷。不著名氏。詳語也。凡八篇。余謂辨鴟之名。施之契丹。殆未當。

勸善書

國朝葉名澧橋西傳記云。宋某氏公武郡。請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叔。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說。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叔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為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蹟。功在生氏。慶留後裔者。以為一編。為有位者勸。名澧量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覽。吳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為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尤切者。附著焉。至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三年。尤為繁富。

卷十三

三

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撰太平廣記。首列引用書目。有冥報拾遺。陰德傳。感應傳。報應錄。報覽記。警誠錄。等書。皆宋以前舊籍。亦勸善書也。

精騎集

明何孟春餘冬叙錄云。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刀。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策答邢邵曰。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讀書愈不成片段也。東萊之所名者。亦取之孫策所云。而晦庵不言少游已有此集。何也。

按此則少游與東萊並有精騎集。今皆不傳。其書雖紫陽所不取。然使至今尚存。亦學者所寶矣。

課孫草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辰玉辛丑授官。即奉差歸。日惟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問今日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呈覽。輒云不佳。即呼紙走筆。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

按所謂大父者。王太倉也。辰玉即太倉之子。近時陳太僕。有課孫草之刻。余亦曾製其名。皆本太倉也。

太公家教

唐李翱文集。朱載言書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

按太公家教。不知何書。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家求十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據此。則宋時尚有之也。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煙編之。成文妙矣。

按此書。今不傳。

又按尤侗良齋雜詠。黃九煙有改韻十字文。

寄園寄所寄又云。前朝千家姓。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性者。

按此則明時別有千家姓一書也。

百家姓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御製百家姓。首曰。孔師闕黨。五席齊梁。高山詹仰。郭魯崇昌。冉李宗政。游夏文章。即開端數語。已見宗儒重道之衷心矣。

按今世通行百家姓。仍是趙錢孫李。舊本而聖祖御製。舉世罕見。不知當日曾頒列學官否也。

願列學官否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院編修吳。與籍劉仲賢。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夫之矣。其中如觀之音。萬。軒之音。呼。禱之音。喧。庫之音。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而強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書。皆無義。而強從俗音。按明代有千家姓。今亦無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間鑿字錢寶。其鑿也氏死。朝士有作其文者。以也姓無出改稱也。錢不納。俾改正。始受之。雲南阿維蘭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姓者。又四川維鎮府女士官者。氏正堪與錢寶鑿也。氏作確對。

萬字文

明楊慎升庵集云。周鼎嗣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按萬字文不傳。未知如何。

洪武通韻

明周賓所識小編云。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聲音文字統

明即瑛七修類稿云。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徐桃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為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中修書。中官

卷十三

五

借典中書舍人姜立綱。遠失全書。閣中止遺目錄數本。印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

按明史藝文志。趙古則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即此書也。又有六書本義十二卷。又按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六書本義十二卷。聲音文字通十二卷。均注趙搗謙然。

則此書自名聲音文字通七修類稿作統誤也。惟其人名為謙古則當是其字。故稱之曰古則趙先生。非斥其名可知矣。明史竟書趙古則。非也。又書止十二卷。史云一百卷。誤以一冊為一卷耳。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翰林名讀中秘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是專政司吏一人收貯。簡牘。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著書。自文淵閣之外。即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是明代提牢廳亦著書也。

麻沙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慶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以此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麻沙書版。自宋者稱。明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瑄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尚書胡濙奏。閩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買紙。崇禎十二年。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誦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奉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稿。是明時麻沙書版。且有官監校矣。今則市度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為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存。而居處易耳。然書坊村所印之書。謬脫舛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區。不知何時落至此也。

又云。按石林燕語云。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宋時麻沙版之者。稱以其多耳。非為精美也。今按明代屢有釐正監校之命。則其多而不精可見矣。

閩閩淘真。明即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閩閩淘真之本之起。亦云。太祖太宗真宗。帝仁宗有道君。按淘真不知何書。以七字為句。殆即今之彈詞。明代當尚有其書。故即氏得見之也。

黑白傳

國朝黃士珣北陽掌錄引西湖餘志云。杭州男女替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鼠衣食。謂之淘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國朝章有諫景船齋雜記云。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俗所傳黑白傳傳奇是也。按黑白傳。今不傳。未詳其事。

英烈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勳以議大禮。得上寵。謀逆。上公。乃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都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今內官之職平話者。

日唱演於上廟

按英烈傳今尚有之不知為郭勳作也

明邱瑛七修類稿云郵陽湖之戰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友諒啟窗視師英望見異
客開弓射之前貫其額及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聞
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
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功故人不知獨英烈傳中明載

按此則郭氏又以此箭真屬郭英

明祝允明野記云友諒啟窗顧視宣武遠射之矢貫其額及睛而死按宣武者郭子
興也則以為郭子興而非郭英

想當然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尚規格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
猶有元人體裁想當然託虛火棍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一捧雪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有人持玉杯曰此一捧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戲是

卷十三

七

莫成偽遺者為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為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
色俱美主人曰此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
狀以是知命名不虛也

按一捧雪傳奇乃託詞耳不謂真有此杯也

水滸傳原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歧異語引其首嘉定時郭
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
今俱不傳

水滸評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葉文通名錫人多讀書有才情故為說異之行或自稱錦
公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給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燬書成
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月諸評
皆出文通手

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水滸評本前于此有葉文通則無聞矣

書影又云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趙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木西
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極口詆羅
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
書影又云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標官小說古人不廢然
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後水滸

沈登瀛南澤備志云陳雁岩沈前明遺老生平著述甚快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
作託宋遺民刊行

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為陳雁岩作也

西游補

國朝鈕琇觚賸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
游擊擊天驢山出入老莊而未求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

按此書未如今尚存否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國朝毛奇齡西河詞話云西廂久為人更質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
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之西廂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廂

儒林外史

國朝葉名澹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敬軒
一字文和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
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吳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為
作傳

按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樂字青然全
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三終

唐宋七大家

清 德清俞樾著

國朝錢大昕著新錄云李紹序蘇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二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盛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為之序紹廬陵人

按茅鹿門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蘇耳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國朝沈濤銅鬚斗齋隨筆云今人以四韻為律詩兩韻為絕句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言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往體詩

國朝沈濤銅鬚斗齋隨筆云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為往體僅見

卷十四

杜詩黃知橘柚米之誤

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嘗與蜀士黃文叔宴食花柳園聞蜀有此乎黃曰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米極為佳句然誤矣嘗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為之解嘲為於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

按攻媿此書言杜詩者三事余獨錄此一舉以見詩人之辭不可為典要也

韓柳詩誤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唐韓柳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不知起於何時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葉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燭夫論蠟燭始有脂蠟明燈之語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西京雜記雖有闕趙王獻高帝靈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

黃風吸茗時

明楊慎升庵集云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黃風吸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足夏景可證

按此乃重過何氏五首之第三首非前十首也升庵說微誤

升庵集又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漉多一艇上水郎播蒿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用此音也按此未知可信否姑廣異聞

孟浩然詩失粘

國朝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人夢本音家音陽通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

按尚書音義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則雲夢句不得竟以為誤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云昌蒲謂之昌陽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即死矣蓋其失自韓退之進學以昌陽引年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王讓唐語林云柳八駁韓十八年淮西碑云左槍右鎗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又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然則昌黎此文在當時亦有未廢人意者

又云段相文昌重為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為統公武為將用左氏樂氏將中軍樂廣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

宋時復立韓碑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陳珣字中玉政和中為蔡州守請裝魯公廟請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字所訛以為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議能書者昌韓文刻之

按此知蔡州裝魯公廟亦有平淮西碑宋時又磨段文而刻韓文此亦世所不知也

韓昌黎擬范蠡書

明楊慎升庵集云據何梅韓退之撰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疑今集中

無此文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李忠定細梅花賦序云反日休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鑽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閱不傳因極思以為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

又按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渥而覽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又云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與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真王佐也據此則宋公十七歲登第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以此知十七歲為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於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尚未登第已是謬說碑言作梅花賦為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隨從父東川之說也

按元劉瓛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有二篇而顏以其後一篇為謬余已載於羣卷七矣今乃知二賦皆偽未知何人所作也

又按自皮日休稱廣平梅花賦不類其為人世遂以此賦例之陶今開情矣不意當日蘇味道以此決其為王佐才然則廣平梅花賦比王沂公梅花詩身分更高此亦人所未知也

廣平梅花賦刻入楊升庵集中有跋云石唐宋文貞公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得徐庾體作桃花賦以擬之至宋世已散逸不傳史繩祖學齋估墓恨其未見慎既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篇章豈其然哉

按升庵所見舊石刻惜不言何年所刻

宋景文悔其舊作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景文筆記云余於為文似遠從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又云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西銘有賦

國朝張爾岐高唐問語云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此一人者亦欲其錫福求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己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為私賞哉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老蘇論漢高祖云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

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與祜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非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有過補復進見漢高素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弱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強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余謂此乃關合耳非必襲用李說老蘇論春秋適合公羊家託王於魯之意亦是關合非用公羊說也

舉網得魚是鯪魚

宋永望衍覺察雜記云後亦望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為何等魚考之乃鯪也廣韻注鯪巨口細鱗

卷十四

四

注東坡詩新卷士人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錢仲伸為黃國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注云玉枝齊東皆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伸曰所引止於此耶曰然仲伸曰唐牛僧孺所作周泰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冢所謂月池雲階見洞仙東晉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吟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仲伸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

按此士於舉世不為之時開戶注蘇詩不可謂非有志之士惜不傳其姓名也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黃魯直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十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願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殮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前為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十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達何用一開顏其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

蘇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十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再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唐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再再歲華晚。是與皆開闢。

按古人詩一句一聯。偶同前人者。往往有之。乃襲用至數韻之多。則竊所不解矣。

余與孫琴西太僕。三度同年。交誼甚深。而詩格則各別。余嘗語之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君所師者宋之黃也。乃觀此則黃之與白未始不相襲。

容齋又云。杜子美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按如此之類古人集中甚多。不足為異。

閩音押韻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林外字宜慶。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人疑為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閩音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又云。張仲宗詞中。多以否呼為府。與主舞字同押。蓋閩音也。如林外以鎖為掃。俞克成以我為襖。與行同押。皆鳩古之音。

余於叢鈔卷七載閩士以高為歌者。官亦閩人。遂中選疑為戲言。今讀此乃知宋時

茶音至情也

卷十四

五

閩人自閩音押韻不足異也

詩用等字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過。用等字亦新。

和詩用原韻

宋葉夢得玉潤雜書云。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真是先後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

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妻謝氏贈公主詩。本為薄上簷。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云。鍼是貫綿物。日中恒任絲。停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兩人贈答。同用絲時二韻。此又在梁武之前。

徐五詩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二千酬漂母。報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

按此二句。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曾載之。評為奇而無理。而不知為誰作。今始知為徐五作。明末人也。

吳東里詩

同治蘇州府志。引詩粹云。吳東里宗濂。崇禎末諸生。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語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

按此詩。余兒時聞先君子誦之。今始得作者姓名也。

王漁洋秋柳詩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倚掖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批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寧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見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

按漁洋秋柳詩。至今膾炙人口。不知當日。乃以此詩。幾至毀禁也。

障車文

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時及昏。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余謂催妝詩。增氏為之。障車文。母氏為之。味其名義。可見

茶音至情也

卷十四

六

賦題限韻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化尊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堂英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韻是也。

按花萼樓賦。以題為韻。而止三韻。則賦字非韻也。今以題為韻者。必連賦字押之。未知所自始。

又云。八韻有二平六側者。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六平二側者。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免舟車湯火。心求過為。韻舊例賦。四平四側。質所出。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猶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

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偽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按此則賦韵八字四平四側由來久矣

容齋四筆云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於武德殿前復試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韵限三百二十字或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闈人也九世孫浹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韵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韵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韵尾句云資國祥之宗崇上平聲也第二韵垂實作於絲絲下平聲也第三韵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韵露其言而榮榮去聲也而闈入聲一韵賦韵如是前所未有固將亡必多制亦可異矣

按此押韵之法殊為詭異惜未得其詳

明代時文惡習

明楊慎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尤贅至十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題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

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屬屬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

按正德嘉靖間時文之弊已至此又何責乎今之墨卷也

刻本時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册甚獲重利後聞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日知錄自注云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傳批已有自版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顧氏蓋未及見京華日抄故不知其所自始也

日知錄又引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

按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引慈谿鄭梁云萬曆癸未馮具區為房老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然則鈞元錄之先有得士錄之刻尚在萬曆壬辰之前此刻闈墨之權輿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為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呂同社兩人為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時為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為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於是房有專刻

按此又在萬曆癸未得士之前且社稿非房稿則亦京華日抄之類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五子亦有中庸二道者人各一經兼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八景清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語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詔及表是已

據此則明初鄉會試皆有刻文由來久矣

雙槐歲鈔又云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文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

按此知明初刻文即今進呈鄉會試錄之權輿由官刊刻也若坊間刻以牟利則自京華日鈔始耳

明黃佐翰林記云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司會試文術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

最喜曾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為最蓋洪武永樂間程文體皆渾厚不持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

按此可見當日所刊試錄風行一時士林奉為程式與今所刊闈墨無異

八股文限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百二十餘字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斥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

按今時文以七百字為限用此制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第三場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

按此亦今制限字之所由始也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志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游戲之致

按今人止知有尤西堂作。不知有黃九煙作也。漢洋亦因尤西堂事。而附注及此。

吳穀人祭酒試帖序落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八韻詩別成一格。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齋色。得寒字。吳顯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大學士伯和理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

按祭酒試帖詩。至今海內傳誦。不謂當日。曾以此見斥也。

李斯書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黝。因名蒼玉洞。一石膚理光瑩。上鑄李斯書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

按閩中有李斯篆字。世罕知者。是亦一奇蹟也。

衛夫人帖非真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此與師帖尤疏。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成十許年。始見數旨論書一卷。商略筆法。洞徹字體。始覺于敬全貌。元常遠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適極。皆竊取于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元母。石鐘字茂漪。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

按以蕭啟證之。則衛帖自可疑。但以不稱名為疑。則恐古婦人。本不以名行。袁兩夫人書可證。未可以此決真偽也。

李太白書

國朝王漁洋居易錄云。吳天章說。劍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萬餘鐘。載其二碑是也。

張有篆書魏字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中書侍郎林彥振。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刊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為魏下山。彥振命去之。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決不易也。自是人益賢之。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按唐人篆書。多不合六書。近世士大夫書篆字者。必以說文為主。說文所無。即是俗體。不可用。此律之嚴。當自張謙中始矣。

米襄陽論題榜字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詭道林之寺。

清 德清俞樾著

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

又云。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葉分。豈可將一手肥滿一葉。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船。

又云。老杜作薛稷詩。鬱鬱三大字。蛟龍反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句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昔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柳應辰押字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頃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其人。名應辰。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濬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開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益文。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單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

按予於沈仲復康訪齋中。見懸有大押字。未知即此否。當更就觀之。

國朝沈鐫銅雙斗齋隨筆云。宋柳拱辰字昭昭。柳應辰字明明。見應辰押字詩。及人呈嚴記。兄弟皆以雙字為字。亦好奇之過也。

義獻

明張宣疑權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義。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義尊。即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黃王不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恭之世也。茶書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要蘭兩字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論衡云。稽滄韓媽。形要骨蘭。皮媚色稱。要與麗同。蘭與妍同。從蘭省從如。蘭取其聲。更兼香也。

按此語。見論衡達過篇。而今刻論衡。皆作形佳骨爛。失古字矣。

又按襄二十八年。左傳。李蘭尸之。杜注。解為服蘭之女。余謂。女不必皆服蘭。服蘭之女。亦不可便謂之蘭。蘭疑樂之假字。即詩所謂思樂季女也。今得此說。又疑李蘭當作李蘭矣。然從蘭。即是從蘭。而從女從蘭。實有蘭字。見後漢書王丹傳。即嬾字也。嬾。蘭一字乎。抑兩字乎。

寅字音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實則然。然唐人亦作寅字押。今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化辰。下云。寒餘日。建寅是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寅寅二字。支韵真韵皆收。注亦皆同。寅卯之寅。本支韵。當讀作移音。而同為寅。長讀如銀。今讀寅卯之移。為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韵。觀二進士之詩。可見。

按所引杜周士樂伸閨月定四時詩。皆於支韵押寅字。今不錄。然則唐人押寅卯之寅。亦不一律也。

按廣韵六脂以脂切。有寅字。敬也。亦辰名。十七真。寅辰名。翼真切。是脂部寅字。敬為本義。辰名。為亦義。真部寅字。專訓辰名。而不及敬也。一訓。國朝柳風文詩。韵從之。然則訓敬者。宜押四支。訓辰名者。宜押十一真。以此為別。未知是否。

賄當作備

明楊慎升庵集云。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盜盜倉庫。雖經赦免。微備如法。備備備也。音裴。今作賄。音義同。而賄字俗。從備為古。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云。賄字不見於玉篇。類篇等書。古人多用備字。或作賄。明永樂寶錄。追賄字。皆不從貝旁。

另應作令

國朝宋翔鳳通庭錄云。黃山谷品。今茶詞。鳳舞團圓餅。恨分破教孤令。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云。今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即今俗語之另項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俗謂異日。曰另日。然其子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今日。即異日也。注謂今為善。非是。祇當作帳。

宋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裏首字音伏與幘被之幘同。今譌音為倭。按說文有幘無幘。幘即幘之或體。幘音伏。字遂變作被矣。

柳娘當作瓊環

國朝俞正燮於已存稿云。柳娘記三卷。著元伊世珍撰。相傳明常熟秦悅造柳娘二字。不可解。所造柳娘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當從玉。謂琳瓊環之向見明人徐象梅瓊環史。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瓊環類纂一百二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檔書第一架二層。瓊環記二本。有套。康南裏閣。第七架二層。瓊環史。唾一。八本。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柳娘記則從女。自津逮祕書行。而從女且為典。故不求其解矣。

靦腆當作緬靦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中心有愧見之顏面者。謂之緬靦。按今猶有此語。而俗或書作靦腆。者靦靦二字。並他典。則當從宋人作緬靦為是。

穆護歌當作木奴

卷十五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黃魯直云。予嘗問人。皆莫能說穆護之義。昔在巴。曾問船宿安野次。會其人祭神。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奴。其詞云。聽說商人木奴。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買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餅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為木奴。蓋歌曲木。狀如鉤。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奴也。

阿字讀側聲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韻但載於七歌。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阿那邊。始作側聲讀。蓋用方言。至元人作約會小稱。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卻無此音也。

國朝戴咸編東顧金石志。載徐德實造墓告神文。男徐雙。次男亞全。女亞前。亞即阿字。語助詞也。

但字讀平聲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洪文惠。道盤洲。具和景。虛野處。解嘲詩。圍池如此休。言小。但放翁。見雄鬼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如盡意。看同一公。皆精說文。

之學也

國朝沈濤銅鬚斗齋隨筆云。元和姓纂。但姓。在二十五。寒。老學庵筆記云。性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為然。

居易錄又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與音。元微之詩。正旦酬白雪。旦音丹。是旦字。亦可讀平聲矣。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大華山。當少陰用。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華不注山同音義。故華山。有平去兩讀。

按以說文言之。字當作華。然南衡北恒。均不從山。則華未必其為古字也。水經注云。華山遠而望之。有若華狀。則字作華。而讀如華。不注之華。或轉為古音古義矣。

忌用哉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竊國。以學校科舉。指制多士。士子程允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點之。政和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以為哉音與爻同。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且有此詔禁之。按文字避忌。至禁用哉字。真所謂轉喉觸諱者矣。

明代制誥用沈體

明黃佐翰林記云。太宗喜楷書。時典藉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騰寫。累遷至學士。惟食學士俸。仍軍書。賜象勿。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榮。亦起自書。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於朝。孝宗亦愛沈度書。宮中妙習焉。嘗求其後。得孫世隆。授之中書舍人。故今朝廷制誥。猶用沈體云。

按沈體。在明代盛行如此。而今至無能舉其姓名者何也。

翰林記又云。國初。今能書之士。專錄中書料。授以中書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儲翰林。用諸內閣。辦文書。一時翰林善書者。有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潛之真。楊文定之行。皆知名當世。

姜體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為門役。工佐書。首姜太僕立綱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得供事齋宮。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

按明呂坤曾政錄與復社學條初入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司先將此書今善書者寫姜字體刊布余初不知姜字體為何人所書載之曲園雜纂卷三十六矣今乃知姜立細也惜其書今無流傳者否則供童子楷模頗得也

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壹貳叁肆等字陸容叔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初樊州內士庶壹方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萊壹仟伍伯石蓋不自宋始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制詔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然則壹貳叁肆等字後世公牒備用謂可以杜改易之弊者在唐時轉有禁也

卍字出古錢

元吾師衍學古篇云泉志聞有泉文近於道者可以廣見卍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

按所謂泉志者惜不言何人所著所謂古錢者亦未言為何代錢也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時顯除穢濁不善行故不知古來本有卍字而佛胸像之卍抑此字本出於佛胸也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出卍字之形四字注云今勸梵字乃德者之相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元非字也然經中上下據漢本總一十七字同呼為萬又出卍字云梵書萬字今人但有卍字不知有此二形

諸暨泥抄二字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仙游唐梅臣為諸暨令既去書泥抄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者誤傳以為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以為褚河南又爭之為唐宋人高手

按此二字至今尚在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繼字作傘繼字作靴見隋書禮儀志人後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執傘等字

巧方

唐范德雲漢友議云王僕射起再主禮閣遠邇稱揚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乃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極嘗偏觀向者二字未之見也未嘗於何文而得上天曰知卿夙儒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錄

人字

國朝施可齋閣雜記云長樂陳修園著醫學三字經其解人字云人具陰陽人字左筆為陽右筆為陰陽清而輕故左人輕陰濁而重故右人重陽中亦有陰故左人先重而後輕陰中亦有陽故右人先輕而後重

按此說但以今楷書字體言而頗有理
又說心字云小篆心字乃一倒火字蓋心本屬火不欲炎上故倒之也

按此說前人已言之然不甚似余嘗謂古今心字有生死之分古篆書心字作也其上兩筆有包護之勢使心火不致上炎其下一筆作挹注之形可以下交腎水此生象也今作心字其下不連則腎水不能交矣其上不特上炎而且旁溢則火

之為害烈矣此死象也其說甚瑣而理亦不易附記於此
宋何道春清齋紀聞云吳興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謂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勺也陳修園說心字本此

作字錯誤
宋袁文寶勝閣評云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米元章帖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王荆公作詩有十字玉三字卻寫十序玉恐皆是筆誤耳

碑有旁注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書云大中六年杜殷撰柱順和尚行記見字旁注胡句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紆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向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

誤書加字
宋張仲文白鶴齋云趙從善尚書子希念倅紹興日今危人造燥子加子欲書則食單問歷更加字更曰草頭下者加即援筆書單下用家字乃蒙字耶人目曰燥子蒙

按國朝楮人履堅錄集載一館師不識加字誤書作蒙作佳作苟作善

乃知有所本也

側定政宗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鑄版。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疏得免。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于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為。然而則足而教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

書口作么

國朝鄭滋德諸暨詩存。載明人王鈺為江西提學僉事。有一生書員字口作么者。責之以通用對。即以勾台呂允兒吉去八字。使通之。眾驚服。因歌曰。勾不可句。台不可呂。允不可兒。吉不可去。

按國朝積人獲堅彖集。引善詒集云。唐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為單。單乞改正。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呂兒縣。改作呂州。台兒縣可乎。是方口尖口。古人已有此辨。惜王君未能引此以折之也。然勾之與

茶香室續鈔

卷十五

八

句。則實是一字。

正音書院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閩中各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所以訓習官音也。雍正六年。欽奉上諭。凡官員有雅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習語言。皆所以成達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大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數奏對。場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恐混淆。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不能明白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編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

通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督撫遵奉上諭。飭屬所建。無如地方官。皆視為不急之務。任其墮廢。以予所見。惟邵武郡城。尚有正音書院。亦改課詩文矣。按南蠻賦云。自古病之。至我朝有正音書院之設。亦周官大行人。諭言語。協辭命之遺意也。然今知有此事者鮮矣。

四方之音

國朝王宗簡冬夜箋記云。北方之音在齒。南方之音在唇。古四方之音在舌。東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喉。

三十六字母有誤

明焦竑筆乘引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屢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孃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聲聲學聲學處。出扁消傾。閱瓊琴。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

茶香室續鈔

卷十五

九

茶香室續鈔卷十五終

清 德清俞樾著

秦鑄銅人有一

西京雜記云高祖入咸陽宮金玉寶珍不可稱言其尤異者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瑟笙簧各有所執皆綴花衣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眾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

按始皇本紀金人十二重各十石索隱引三輔舊事云各重二十四萬斤此人所習知也乃又有此小銅人十二枚則人罕知之

呂保藏漢冢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梁山有涼山呂保藏漢冢云涼山保有呂保藏在絕崖半腹有一穴人跡所不到漢末赤眉之亂有呂保藏家資巨萬齎金寶錄而上絕崖以石蓋穴崖下木寇不能近後舉家終焉紹熙中有樵夫得券於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鏗然上有古篆云西漢之末赤眉避過黃金千兩坑埋而走差脈十餘其財自早

今藏所猶存

按此亦避亂之一法但言齋金寶不言齋糧食何所得食邪其人當姓呂名保不當連藏字為名

馬伏波射潮

國朝梁紹士兩般秋雨庵隨筆云廣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石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關公殺顏良文醜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關公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眾之中

按三國志本傳但有殺顏良事文醜非公所殺也乃宋時即有此說則今演義流傳亦有所本矣

三國蜀時斷景文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畫畫甚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公欲開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碎案文耳復置舊所承幾守遂死

按自三國至宋時八九百正矣而此畫猶存定亦奇蹟惜當時無好事者鈔錄

以傳於世也

蜀中寫像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蜀自炎漢至於巨唐將相理蜀皆有遺愛民懷其德多寫真容年代既遠積損皆盡惟唐杜相國及聖朝呂侍郎二十二處見存六處有寫貌人名一十六處失寫貌人性

按宋呂陶洋德集巡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奉使者繪象天慶之仙遊閣愚因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乃蜀中舊俗已載於叢鈔卷三矣今觀此知蜀中畫像之風自漢世已然也

名畫錄又云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寫御容於大聖慈寺此則蜀中畫像不但人臣有之矣

名畫錄又云王氏永平廢興聖觀為軍營其觀有五金鑄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軀移在大聖慈寺御容院供奉然則明皇幸蜀而還蜀中有良金寫像之事又不止畫像已也

安祿山造像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蓬州有安祿山題在透明巖大唐先天二年安祿山造彌勒佛一龕祈福象之

按安祿山死於至德二載年五十餘而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歲次癸丑下及至德二載歲在丁酉已四十五年以年月考之祿山是時未及十歲不應入蜀祈福恐別有姓名偶同姑兩存之按此必非一人然則唐時別有一安祿山也

歐陽詢詠蘭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南部新書云蘭亭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詐求之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唐明皇自稱鴉

宋王諱唐語林云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小字靈娘時代宗起居上指壽安曰靈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尚之封壽安公主

按明皇自稱阿瞞人知之自稱鴉則未聞也

唐時京城染者

宋王謙唐語林云。中書令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僅容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郭今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今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按此桑者大有見。韓昌黎巧者王承福傳。恐即本此而行之。

王慶語

國朝張爾岐萬庵問語云。王慶語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慶語見解乃爾。據此而推。勢輪袍非誣也。

清義何氏碑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自隆慶府有清義何氏古碑。在劔門縣。有登高臺。存一古碑。唐光宅中。建其間。所載有名義者。於此生四子。孝弟義遊家八十口。不異居。儀鳳二年。敕賜清義門。

卷十六

三

按此亦表義門之故事。

宋韓流湖泉日記云。高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獲。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常稅外。免其他役。

按此亦一義門也。當表出之。以存吾宗盛事。

南漢劉襲慶陵之侈

國朝宋真宗曝書亭集云。南漢王劉襲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一冕而生。一弁而生。殆焉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人。以白金鎔錢。其他珍異物甚夥。

又黎遂球遺蹟閣集云。予版播對岸。有洲名北亭。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室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盡珠貝。各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識。

宋太祖禁分市

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太祖謂諸將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分市。汝曹毋得分市。及犯府庫。

按分市俗字。唐熙字也。引字彙曰。呼講切。近聲上聲。人用力以舉物也。縱兵大掠。謂之分市。其義未詳。

宋高宗論放生

宋韓流湖泉日記云。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捕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

宋高宗初議議免

宋杜範清獻公集。詹體仁傳曰。遷太常博士時。高宗定議。或謂宜稱免宗。體仁言。諡法雖有之。於古無據。且功莫盛於中興。沒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殷高宗。諡為高。乃爭之。議始決。

按高宗生前尊號。有光亮之稱。蓋以其禪讓也。乃歿而即以高宗則固不如高宗之稱。為得體矣。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高宗廟號。有議為光宗。高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按思陵錄云。太上廟號。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政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諍等六人。乞用。高宗之寤。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子如何。子曰。以高大為義。則高宗亦可。乃就初義。據此則似無亮宗之說。

宋二后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宋高宗之母章后。今仁和學生員章朝思。乃其裔也。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鬚。衣冠乃道人者也。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鬢。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

按自明至今。又二百餘年。中經兵火。未知此二像尚存否。

辨麥舟助葬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遣將麥五百斛。往姑蘇。子純仁。遣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

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為文正作墓志。為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德不專在此。子謂本無是事。

梁山樂賊

宋洪邁長安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起歸金陵... 梁山樂賊即宋江等也宋江軍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 按此梁山樂賊即宋江等也宋江軍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 降後為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投降獲罪則人所未知也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為... 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肩志目中目聞其... 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至曠處畫地為圓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屋中... 屋遠則亦覆小至遠及百步則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即此... 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背刺畫忠報國字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嘉靖末年用故將楊勳為遼東總兵官... 字於背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元順帝末年杭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背... 曰赤心護國誓投紅巾至正德間綿衣衛匠徐刁言自言背刺畫忠報國四字上... 杖而戌之嶺南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綰為白鶴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畫忠報國字... 天下至今唾笑至照而五矣

又云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此又刺面而非刺背... 宋史呼延贊傳贊有驢鼻者言願死於敵偏又具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妾僕從... 皆被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

大佛頭為買平章遺標

明後代西湖夢華云大石佛寺考舊史秦始皇東游入海... 章住夏湖葛嶺宋大內在風皇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閣朝鐘樓即下湖船不用篙... 楫用大錦纜絞動遊車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橋也

按西湖大佛頭為秦皇繫纜石人知之賈似道事世罕知者張氏不知據何書... 果如其說則南山必尚有一繫纜處

元朝本非蒙古

國朝沈清銅髮平齋隨筆云古今紀要逸編曰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鞞鞞之後其居... 混同江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鞞鞞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 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白曰黑皆事女真黑韃靼至武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 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鞞鞞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然... 則元朝乃鞞鞞非蒙古後乃襲蒙古之號耳蒙古蓋即唐之蒙兀部亦謂之骨子... 契丹事迹謂之腰骨國

按此則金元同種

明南京大內有宋理宗書額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壽清劬奇古類朱嘉乃理... 宗御筆以熙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明初有意都汴

明夏原吉一統寰宇錄云五月上幸汴梁即開封府也議定都車駕至汴築臺以祭... 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又築臺於南薰門外右封臺以為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以... 大梁為北京

按此則明初固有意於都汴矣

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友人言洪武中... 止有今南京為京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余曰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為南京大梁為... 北京

大中

按此則明中葉以後并大梁之為北京亦有知有不知矣

建文復歸寧傳聞之異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明太祖初定天下定國號意在太中既而所天乃得大明... 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按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大中通寶錢未必明初所鑄

國朝顧炎武中隨筆云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
獻詩云即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軍閥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其實必
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內之說耳

按此書惜不言其名不知何書

明張蒼疑權云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王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
州岑英轉聞建按御史奏驛送赴京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
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今意當以貴州志為正王帝之還京在天順年
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為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通志書正統五年帝還
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淨慈舊有建文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淨慈寺永樂間建文帝隱避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觀魁偉迥
異常人

明初克蘇州地紀載之異

明楊循吉吳中古語云張士誠據有吳浙大朝行弔伐之詠太傅中山武寧王為元
帥以長圍圍城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密遣人納款武寧引兵從圍門入不幾一人
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引兵從封門入遇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急使人奉令牌
迎信國軍曰投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封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猶然武寧入圍門故至
今民物繁庶餘門不及也

卷十六

七

又楊循吉進軒吳記云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破城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
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圍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
殺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姓繁衍國嗜設不嗜設之明驗也兩書
同出一人而紀載不同當更核之

按明史太祖紀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討張
士誠二十七年論平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別信國
公即徐中山也吳中故語所云疑失實矣考湯和於洪武十一年進討信國公本
傳云從大軍伐士誠戰於關門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愈復往攻克之則所謂
信國從封門入者豈謂湯和歟

又按常遇春傳諸將破封門過春破關門以入則入關門者是常遇春而非徐達

矣

蘇州三學罵王敬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云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樂材書藉至江南大肆厥
惡時使士子錄書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于千餘卷時方近秋諸生不往
敬怒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欲言學
官諸生大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罵之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過市新
二東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毆
之無死明日召知府劉公瑀訪求罵者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乃引罵者皆
於皇華亭下各二十敬至關下以事上下巡按推治巡按張公准不肯承旨重繩諸
生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重欺得末減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寓園雜記云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
主亦數易名惟以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
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維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
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攀援
得見上歲辛丑上命宦官王敬同往採樂於湖湘江石江浙江東諸郡一人者從以
無賴二十餘人專務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

卷十六

八

按此叙王臣本末較吳中故語加詳

按明代吳中羨憤之舉惟五人一事最著前此有葛誠事其墓即在五人墓旁
余為作葛將軍墓歌同年應敬齋為臬使曾表章之然其事速稍晦矣至此事人
無知者諸生中亦無有慨然身任如葛誠願佩章者惟戴冠對知府數語稍有
丈夫氣耳乃據知府劉公瑀諸生語知永樂間尚有秀才罵內使事則更無可考
矣

國朝汪琬堯峰文鈔有顏中和事略云中和父宏仁為怨家周昌所殺中年甫十
三取析斬斫之束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逾三年懷斧出門直昌市中
自後揮斧中昌首又斧之會其兄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
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釋中和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
市中其先有佩章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佩章以義中和以孝皆卓卓有顏氏信
多賢哉

按頭佩草其甚其後又有願五和中和兄弟則知者罕矣

國朝趙吉士奇園奇所寄引鴻書云昆山人墓事世豈傳之時至江陰是李侍御應
其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投逆瑞板討諸討跟踏越牆
竄一賣廉童子十餘咸撫辭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前庭刀備其片肉擲以
飼狗

按此事世少傳者以童子十餘人成此義舉則更奇矣

紅船白船

明徐積御翁野勝閣云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感之及戰
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

明文林琅漫鈔云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及諒紅船既平漢
命以紅船裝囚白者加載戰使臣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明董穀碧里雜存云聖祖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值歲除舟人無肯應
者有貧吳夫婦二人舟九小欣然納之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姓并封其舟而朱
之故遂令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云

按香室竹抄

卷十六

九

按滿江紅之名至今猶在白船之說則無知者矣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三學罵王敬一條內載知府劉瑀責諸生曰永樂間秀才罵內
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船初不解紅船語讀此乃明

按此事在成化時是其時吳中尚有紅船也

明嘉宗自演戲

國朝陳惊天啟宮詞云回龍觀舊多海棠幸有六角亭每花發時一臨幸焉嘗於亭
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

叢兒

國朝無名氏談往云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厘口語皆曰宋阿罕至李賊破城竟
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叢兒兒說言宋阿罕者以上聲讀去聲也

按李自成小字叢兒知者亦罕

福八

國朝黃宗羲思舊錄載沈士柱宮詞云鸚武金龍喚御名注云帝號福八貴妃因教
鸚哥呼之

按帝謂明福王也

金三

國朝趙吉士奇園奇所寄引鴻書云昆山人楊姓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
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厄羸楊悔恨一日江
行泊孤島下賺其捨薪棄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中有一大窟蓋盜所劫財三更
臨江瀟適有他舟三招之來志以匿入舟抵儀真啟視皆金珠也即得如干服食
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其舟先是楊妻三時女哭不欲去
父母強之更納壻不從及三登舟女竊視驚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苦之遂不敢言三
顧女詳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纜豆戴之蓋三初登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
同兒相與抱哭離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會劇寇劉六
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授式騎尉妻亦從封云

按小說中有朱金郎事即此但據此則金其姓而非名殆傳聞之異乎

盧舍庵有明太監孫隆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十錦塘一石孫隆在斷橋下司禮太監孫隆於萬曆十七年修

按香室竹抄

卷十六

十

孫隆太監生祠背山面湖楹柱壯麗近為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孫東
瀛像置之佛龕之後

按盧舍庵即在余俞樓之東向不知其所始今始知之然已化為荒煙蔓草孫像
亦烏有矣

明代杭州有山東香客

明張岱西湖夢尋有香市記云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
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

按此則明代西湖有山東香客今無是矣

按香室續鈔卷十六終

旃檀佛像始末

清德清俞樾著

國朝高士奇金齋退食筆記云。宏仁寺。康熙年間。即清毅殿基址改建。迎旃檀佛居之。佛像高五尺。鵝立上。後瞻若仰。前瞻若俯。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叩之。聲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髮。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近於沈碧。并恭戴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記。其略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為母氏說法。時優填王。以久闕瞻依。乃刻旃檀像。佛聖表。目健達。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及佛復降人間。其像升空。謂佛為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京。闕忠寺。十二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

卷十七

一

內殿。尚書石林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歷百四十餘年。自爾迎於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迎於紫峰寺。至康熙四年。居一百二十七年。計自優填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卒。我朝康熙五年丙戌。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

按旃檀佛像。余於叢鈔第十三卷。已載之矣。然所錄止鐵圍山叢說。宋後之事。不得其詳。今讀高澹人所記。故又備錄之。

又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而元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但言自龜茲至涼州。至長安。至江左。不及扶南。高氏筆記又云。考釋氏風通錄云。梁武帝遣郝塞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篆刻一像付塞。天監十年。至建康。據此。則又自天竺徑至江左矣。且如其說。像乃贗鼎也。此事荒遠。不甚可考。今恭錄御碑。餘不具論。

觀音大士傳

元時管夫人所撰觀音大士傳云。觀音生西土。韓妙音。妙莊王之季女也。將菀王以

三女。貞慈塔。長妙因。次妙緣。順昌。觀音以忤王。被貶。後王病瘵。瀕死。乃自幻形為老僧。上奏。非至親。手眼不可。癡王以二女為至親。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長。濟度生靈。一啟口。必可得。王使臣從仙長求。即自斷。刺其兩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見仙長。果無手。眼。顧叩天地。求為完之。少頃。仙長手眼。已千數矣。於是敬父子之情。極歡。勸王修善。王從之。

按此本唐僧義常所說。余已載於叢鈔第十三卷矣。今見管夫人所撰傳。又記之。要其俗說。非其實也。

文選嘯賦注。引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洋。秦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嚼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性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遺朱官靈童。下教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燥。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顯其真。為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茶香室續鈔

卷十七

二

明楊慎升庵集引文選。此注有女字。姓音句。誤作有女姓音。遂據題音。姓仙女。是以音為此女之姓矣。升庵之疏。乃至如此何也。

普陀山觀大士現身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滄洲人張漢儒。至普陀謁大士。一老人曰。欲見大士乎。張曰。大士安得見。曰。但祈禱。當有所覩。張與同輩十餘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惟見側面。又禱曰。願睹正面。大士即又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紺髮卷鬢。高顯隆準。衣綠色。半身。在雲氣中。不可見。眾歡喜稽首。倏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於此。供灑掃之役。

按此知世間所畫大士像。殊未肖也。

居易錄又云。長安薦福寺僧行美。謁普陀山。與雲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度禱。願觀大士慈容。倏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貌莊嚴。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一。久之。乃沒。是大士現身。亦無定相。

換觀音像

宋王明清照豐日歷云。教下江東。轉運司。斷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寧府。陳縵

為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並將公使
錢羅糧餉飼自己白醜。

按此等罪案絕奇。

龍猛大士

宋郭思肖中興集醉鄉詩効取龍猛大士樂點大地雙黃金注云西土龍猛大士
有樂能點大山為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

按此則釋氏亦有爐火之術。

八百羅漢

國朝朱彝尊曝書齋集書五百羅漢名記後云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
之曹太尉動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冊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
宋江陰董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錄附釋藏之後。

按佛書諸俱那與其徒八百羅漢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宕故梁克家三
山志懷安大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五百人也

按五百羅漢之說屢見梵書余於小繁露已略載之矣八百羅漢則世罕知者故

卷十七

表出之至曹太尉雖為羅漢堂作記而實非曹所創建謂以曹僑居赤城故止及
天台之五百人恐未必然也。

又按國朝范欽廣雁蕩山志引宋尚文靈巖寺碑云

按釋氏書有大阿羅漢與八百眷屬居南贍部洲自西教東流歷數百載人莫有
知者皇宋太平興國四年有僧行亮神胎至溫州樂清山門鄉見西有巨山旁詢

考老則曰是為雁蕩山中有龍湫後於廣藏中得古禪月大師贊休嘗著羅漢讚

文至第五諾詎那尊者篇中有雁蕩經行雲漢漢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而後知

南贍部洲羅漢所居即此山也按此則八百人並居雁蕩矣。

月中免是佛化身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云月中免者佛昔作免玉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後天

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今地上眾生見而發意。

按藝文類聚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注云穴決

也決鼻光也是月中有兔本出經書乃梵書又以為是佛之化身此事世罕知者

不動尊佛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羅漢中
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事之極甚。

更生佛

宋洪遵夷堅志云仙井監蘭池鄉民鮮述病死遇故人曹惟吉曰有鄉人在可勿
忍曰誰和曰虞太博令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少焉吏引入殿下放還速拜而
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

六日虞名祺字齊年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

按更生佛名世無知者以古佛名而虞公得為之豈佛名亦如人開官職可迭為
之乎。

秋露子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秋露子梵言舍利佛舊文言舍利子此譯云鳩鴿子從母
為名母眼似鳩鴿或如秋露鳥眼因以名焉。

按世人皆知有舍利佛不知有此二名秋露鳥亦不知何鳥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引龍舒心經云舍利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鳥之服故

卷十七

名之或曰舍利鷲鳥之眼。

按此則秋露鳥其即鷲乎。

六祖真身

宋文信國指南後錄有南華山誌自注云六祖禪師真身蓋數百年矣為亂兵剖其
心肝乃知患難佛不能免况人乎。

按六祖真身於數百年後遺此一劫信乎大患任有身也

又一題云己卯五月十八日予以楚囚過曹溪宿寺門下六祖禪師真身頃為亂兵

窺其胸探其心肝蓋意具有靈故禍至此。

佛圖澄姓溫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

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溫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

按晉書藝術傳高僧傳並云本姓帛氏此乃云姓溫何歟

三階

唐韋述兩京雜記云化度寺隋高顯捨宅立有沙門信行自山東來顯立院處之堪

三階集三十餘卷。大半以精苦忍辱為宗。言人有三等。賢愚中屬。今並教之。故以三階為名。其化頗行。故為化度寺。

驗和尚

宋朱長文吳郡經籍記云。智顯禪院在橫山下。梁人吳廣。旋所居為寺。祥符中心。印軒禪師重建。初驗和尚以錫叩石。清泉為流。雖水旱。不增減。軒師引泉足用。迄今猶存。

按和尚名其奇。廣額二十二。鼻有驗字。火合切。面紅也。豈以貌得名邪。

胡僧以畫傳

陳姚最畫品錄云。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善提。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五書僧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後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穆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

法極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研北雜志。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佛印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子游張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既足而臥。子問師。寄此山幾年。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家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鞋。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邪。曰。昔有之。今弊棄之。既足行殊快。予曰。然則手中紙軸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子甚愛其風韻。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夫夫擁輿者。十許。天巷。烟。點。點。喧。吠。雞。犬。子。歎。曰。使。復。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邪。

按王漁洋居易錄。引此事而言。佛印為坡公所喜。而行徑乃如是。余於叢鈔卷十。載參寥後還俗事。今又觀佛印事。乃知古所謂詩僧。大半類是矣。

又按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坡詩有琴聽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故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游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為坡公

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呂溫卿為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金碧峯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峯。改之見客塵新聞。按明代坊間。有東洋記一書。敘三保太監事。書中有金碧峯和尚。

程明道救僧家威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明道先生嘗至天甯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關士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李太白詩。衛徵有關士。五峰秀真骨。關士。關士。皆僧之稱。僧尼受戒。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周世宗廢並寺院。有詔約東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剝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讀。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

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剝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詩誦與對本云。

宋時僧牒甚貴

東坡集雜記有一則云。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參寥言。秦太虛有意。為率交游。問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按一八十千。三十人則三百千。然則宋時僧牒甚貴也。

按度牒之詳。詳見國朝前正。變。終。已。存。稿。引。首。後。卿。詹。言。考。索。云。元。豐。七。年。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發。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是。度。牒。之。直。亦。有。高。下。又。云。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惠。也。則。南。宋。時。度。牒。有。貴。至。八。百。千。者。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引陸放翁。為行者。嘗印定求度牒。說有空手要七十萬錢之語。則宋時一僧度牒。直七百千也。

按此乃南宋之制。若北宋時。則不至此。恒言錄引東坡知杭州日。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解宇。若一牒七百千。則二百牒。得錢一千四百萬千。以此修本州解宇。不太多乎。又引東坡請以度牒二百道。買米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是每道直米一百二十五石。而以優價入。減價出。則度牒一道。止直七十五千。

釋家六籍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釋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按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年九月。令僧徒皆通般若心經。金剛般若經。楞伽經。命學士宋濂考校之。不通者。令還俗。然則明代考校僧徒。止三經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御筆。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是宣和間道家所習。有此四經。是可與釋氏六經並行矣。惟黃帝內經。乃醫家言。與老莊列並習。殊不侔耳。儒書中。惟周易尚可附會。為道家之說。此外實無可附會。不得已而取孟子。或以其有養氣養心諸說耳。

能改齋漫錄又云。其在學中。增置士名。分八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按此蓋因其時命學校諸生。添治黃帝老莊列四經。故增此士名。定其官品也。亦人所罕知者。故附錄之。闕士之名。則未詳也。

金剛經僞語異文

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元魏留支譯本。作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陳隋以下諸譯本。雖語句小異。而此九字皆同。今世止行鳩摩羅什本。無復知此矣。世俗讀金剛經者。咸稱此四句。唐伯虎以六如自號。亦取此也。若依留支本。則有九如。

共半三十比邱百

金剛經云。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隋大業中。三藏笈多譯本。作與園中大比丘眾。共半三十。比邱百。解者云。即千二百五十人也。以三十而百之。則三千。以三千而半之。則千五百。除去一千。又以五百而半之。則二百五十。合前一千。即為千二百

五十人。半而又半。故曰共半共合也。

按如此譯經。舒曲太甚。不知其所取義也。

轉經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唐詩。服玩僧收為轉經。今人謂寫字為轉經。非也。西域之俗。以木規圓為二輪。象一用梵篆。化書。一用梵篆。壯書。化書自內而外。壯書自外而內。壯輪在下。壯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狀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

新伊舊伊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二伊。新伊舊伊也。新伊如此。方言今文。舊伊如此。方言古文。

淨賄

升庵又云。西域以無比為伊。字最尊。清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國朝戴震弼東甌金石志。僧利卿并闕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舍淨賄壹拾叁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

按淨財屢見唐宋石刻。淨賄罕見。

兄妹共寫法華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顏清字。有唐朝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髮。後題云。燕子女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今為張謀遠珍藏。

破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釋氏說。餓鬼名。面然。又名破口。言餓則飢餓出於口。而面若然也。有唐實叉難陀譯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呪經一卷。有唐不空譯佛說。救破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有瑜珈集要。破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甘露佛造家山施食儀。

按此皆僧家放破口之緣起也。

善男善女有二解

金剛經六譯疏記云。善男信女有二義。一以人稱。是四眾人也。一以法喻。以羅漢性剛直。能自善。不能化人。表為善男子。菩薩性柔和。慈悲。能自化人。種種善根。結隆佛種。表為善女人。

按此知觀世音菩薩。今作女像。亦非無理。

西天僧來東天求佛

國朝張鵬翔奏使俄羅斯日記云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備遊善陀五臺峨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麻似之及住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麻是佛涉飛荒往視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

僧作制義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母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邨云曾見之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往遊金陵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奇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人選者亦稱祠部郎為座師

國朝葉廷琯歐陽波漁語云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東筆者舊由司禮監薦舉崇禎元年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曾化清二人皆考中至十二年

卷十七

九

夏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顧三聘密託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初選綽官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足見明季風氣崇尚八股之深矣

按緇流且試以時文則此亦不足異也

釋沙門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如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請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穗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釋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

焚佛骨萬二千斤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世宗留心齋醮置三乾氏不談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

按佛骨安得如許之多不可曉矣

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十五年勅發禁中大善殿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

牙等議投之火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萬三千餘斤據此則佛骨兼有佛頭佛牙且必是元代所奉番僧之遺物非唐時所迎奉者比也

茶室寶續鈔

卷文

十

茶室寶續鈔卷十七終

施存

明何孟春餘冬飲錄云。真語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今在中岳或少室。住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

經縣老人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周公亦子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為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止山下邱中。有道人先存。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置杯其上。俄頃即熱。迨夜。各就牀。掃旦行。道人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速。奈何。是日入邑境。就民舍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出迎。道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民帥妻子羅拜。道人亦慰接之。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旁。獻一桃甚大。日食此終身無病。長揖而別。指顧間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為地仙。時一遊人間。

卷十八

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復見之。今亦八十矣。

按絳縣老人。宋時尚遊戲人間。亦可怪矣。但不知自春秋至宋政和初。又幾許甲子耳。

莊君平宋時尚在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福州有道人。嘗於市中見老。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迹其所往。執弟子禮甚謹。凡歲餘。忽然無所。一夕寒甚。曳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更訝其燒。答曰。懼令氣傷先生。真諸被中耳。又大感其曰。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更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李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值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水三句而已。

按莊君平。即嚴君平。漢人。避明帝諱。故改莊為嚴耳。使此人自稱嚴君平。則偽矣。今自稱莊君平。疑其不妄。然其五言詩。淺薄不類漢人語。

徐原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縹緲。有一

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稱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具子元芳言。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真。入終南山採藥。遇仙人。自言是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處有詩云。傳聞徐元直。尚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峯屢鹿羣。

按徐元直飛昇事。余已記於叢鈔卷十四矣。今得其詳。復記之。是徐元直仙蹟。在明末國初。甚顯者也。

居易錄又云。錢牧翁作彭幼朝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鹿曰。我三國徐庶也。此與蜀人費經處所言同。特於南青城異地耳。

國朝錢良望說云。常州某往來山東。一日至海濱。其地有天生石橋。跨於海中。道接勞山。寬僅尺餘。長不可測。無有能過之者。某曰。吾試一往。遂大步而去。由橋入山腹。中見茅庵。內坐一老者。疑為仙。老者曰。子非仙。乃狐也。適有客至。所論皆三國後漢事。客退。老者曰。此三國時徐庶也。於是邀某至。後山一石洞。推之下。已在常州矣。按此雖不足據。然亦言徐庶成仙事。再數百年。徐庶之仙蹟。安知不與純陽代興。

卷十八

子。

十二仙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道士張素卿。於開州開元觀。畫谷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河。馬自然。葛元長。壽仙。黃初平。葛永瑋。實子明。左慈。蘇航。十二仙君像。各寫當初畫卜費。書符導引時真筆。蹤灑落。當代名流。皆推畫手。蜀檢校太傅安公思謙。好古博雅。甲寅歲十一月十一日。值蜀王誕降之辰。安公進素卿所畫十二仙真形十二幅。蜀王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歐陽炯。次弟讚之。令翰林徐詔黃居實。八分書題之。乾德三年。聖朝克復。吏部侍郎呂公餘慶。鎮蜀。求古畫圖。遂將進呈。斯畫與焉。

按世俗有八仙之說。只有知此十二仙者。

唐于述闡奇錄云。馬自然。貌醜。鬚髮如雪。六口。飲酒石餘。醉眠。即以奉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床。未君謂我多情願。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此馬自然之仙蹟。

咸淳臨安志。方外門載。馬自然。名相。顯官人。大中祥符元年卒。葬於其家之東。國明年。東川秦劍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帝命杭州發其墓。止存竹杖。

據此則為自然又北宋人矣殆誤也。

蜀八仙

明楊慎升庵集有蜀八仙云。諱秀蜀記載蜀之八仙首存成公云。即鬼谷區隱於鴻家。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也。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萊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

清宮二百三十一年

唐薛用弱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末云。清宮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按此即東坡詩所云。羣仙正草新宮銘者也。清宮之號不知誰所紀。仙家亦自有年號邪。

仙宗十友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石恪攻古體人物。有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仙宗十友圖。

按此十人為仙宗十友亦世所罕知也。

苦竹真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呂洞賓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

按苦竹真人為呂洞賓師。世無知者。

呂仙自敘

國朝張爾岐蒿庵閑話云。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瑞肅傳之。此筆本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逃。因易呂姓。以山居。名若。字洞賓。妻又死。統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亦良怪異矣。

按此筆自不足據。始以廣其聞。

呂真人畫像

國朝張道臨安甸制紀云。潞王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

呂洞賓封帝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撰夏賁漢吉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即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呂元圭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鸝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表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號。

按此呂元圭與鄂郡呂翁似均非洞賓也。

懶殘至明季猶在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鱖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宰相。我墜落為江神。血食於此。幸殺過

多。必墮惡道。望公達三昧。為我禮懺。法以穰軍殺之怨。三昧為建水陸道場。廣齋僧眾。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亦受戒。不敢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破我戒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

按此懶殘不知何人。其即李鄴侯所遇者邪。賀相國即賀達聖。明崇禎朝宰相。懶殘和尚。至明季猶存亦奇矣。

曹休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云。子壽。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廳側。問叟何人。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長問。其所能云老兒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請滿家執事。隨語記錄詞多隱密。亦敘相國奉復之事。問叟願好酒否。叟忻然為請。即以銀盃令自酌。飲頃之。酒盡。遂以銀盃枕首而睡。及旦。叟惟銀盃在焉。驚問叟。叟知所止。人或云。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任晉為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間。往來賈販。常賑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

按余於黃初卷十四載曹信休事疑即世俗所傳八仙中之曹國舅今觀此又疑曹信休即曹休也然曹休魏志有傳史明言其直發背亮益壯侯則亦無成仙之事是又疑不能明也

陳博與毛女往來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毛女在華山山谷微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時人陳博在華山或誘以與毛女往來

國朝周亮工書影載陳希希過毛女詩云藥苗不滿司人更上危竊同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玩相將入翠煙似其事或竟有之

黃子久仙去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嘗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勢動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為仙去

觀棋爛柯不止一處

宋吳自能改齊漫錄云李宗壽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棋者觀仙弈棋不去至谷柯爛於腰間即此地也乃知觀棋爛柯不止衢州

卷十八

五

按余於黃鈔卷十四引猗覺寮雜記知爛柯不獨觀棋且有聽琴之說今乃知觀棋亦非止一說古事多相類也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吹揚梅墜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使取以食遂失二人所在此亦樵者觀仙人弈棋事但不言爛柯

陳種楠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陳種楠相傳宋仙也能道微欬事甚悉既足蓬頭冬夏單穿袖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有髮斑斑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宏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

按此種楠人豈即伊川所遇之成都隱者邪

明陳建雅志云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桓種楠為生作盤楠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為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各處種楠頌云有扁教無扁如何水泄通既能固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於嘉

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館會與一種楠老子倚角入水而逝當日有萬縣尉在漳州見之方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

按此知所謂宋仙陳種楠者即其人也

又按陳楠捨土付病者服之輒愈人呼之為陳泥丸

文文山過仙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一題云文山過靈陽子談道藥之以詩曰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逢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擾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公知有夙世盟相從語翠簾俯仰萬慮輕云云大呂公不知何人謂之靈陽子則非純陽也

又有一題云歲祝聖誕開月亦會若日馬逢君灘過異人指示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賦五言八句其詩曰誰知真意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無減性忠孝大勞坐天下惟憂微神仙立地成

按祝聖單開乃己卯歲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也是時文山已在獄中此異人者乃於獄中相訪耶亦可異矣

卷十八

六

王赤腿

元劉祁歸潛志云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為人以其衣短號赤腿玉或云名子可字南雲居鄆蔡開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好挿花額上繫一銅片如凡時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詭誕莫可測然善歌詩索韵立成字亦怪異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徧往往有奇麗語

鍾了警

明王世貞鳳洲筆記云鍾了警百十四歲尚了警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

按宋史陳搏傳有警警道人鍾離子不謂又有此鍾了警也

張刺達

明徐禎卿異林云張刺達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掾嘗從徐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據榻端坐太守不悅先生請曰先生袖中何物幸以相贈道人探出棗三枚以白者授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悅以奉掾遂咬之道人遠出太守問先生是何道者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

不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游人間。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

按張判達他書多作張邁。邁即張三丰也。其事蹟人多知之。然其得仙之由。則或未知之也。

國朝許繼曾滇行紀程云。平越府南門有高真觀。為張三丰仙師遺墟。向西南行曰卓峯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平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秀刻神留。宇宙四大字。

按此張三丰遺蹟。人所罕知。明史但言其復入武當。歷襄漢。不言其入滇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世留。而遊民人楊軌山為棺。臨空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鄖。往來長安。歷岷。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

按此叙張三丰。本末頗詳。明史方伎傳。作一名君實。實乃實字之誤也。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明初張邁。邁既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下詔。卷十八

求之不得。今西域人言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養。見在不死。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平越郡城內有張邁遺修道故跡。遺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遺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為遺道翁。

按此與異林所載又殊。然張三丰於明初已者。仙跡乃謂其洪武中戍黔。恐非實也。

滇黔紀遊又云。府南五里。即武勝關。隔溪絕壁。有三丰遺像。旁有明撫軍郭青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

按此四大字。為郭青螺書。許氏滇行紀程所未及見也。

趙如如

國朝無名氏述異紀云。蜀人趙如如。長鬚偉貌。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荒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徐曰。吾與子為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耶。蓋趙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遁法。其殉難也。若古尸解者。就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何云。在南海修道。

按先君印雪軒隱筆。載周忠武部將侯老道。余於黃鈔卷十四。載關賊將李赤

脚裏趙如如。亦其流亞乎。

國朝方士盜蘇儂筆云。言師虎坊橋。五道廟老道人。毛髮盡白。身極矮小。語言笑問其年。罕有知者。長齋喜飲酒。相傳實吳迎開謀。吳誅遂以道服隱於市。與結紳往來。或招之飲。伺其醉。輒談滄桑。莫探其終。默一言。但含淚而已。竟以壽終。

崑崙山中仙人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明崇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遂成鼎。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見松林中。有人僵臥。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文詩。獨無靈。見公至。躍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計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

按小說書中。載有人見楊椒山赴西市。而棄家雲遊。遂以得道者。蓋亦有本也。

姚真人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唐人家。溫飽。其妻蔡氏。一日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與夫娶妻。為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為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真。吾無子。何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

各建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登道妙。時謂之雙修。云。卷九

按姚真人夫婦。與明時蓮池夫婦相同。乃蓮池事甚顯。而姚較晦。檢西湖志。亦無其人。竟莫知其何名矣。

又按丁野鶴。與妻王守素。亦皆修道事。見報耕錄。杭人夫婦清修。姚真人丁野鶴。及蓮池而三。然丁野鶴事。知之者猶多也。

宋張師正開闢括異志云。海鹽縣將十八居士。將念二。構人目頌。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嗽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遠道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觀。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烟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生平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按此亦夫婦雙修之事。風月同乘般若船。真蓮臺佳話也。雖非仙蹟。以夫婦雙修。類記之。

居士頌云。既無障礙。又能皎潔。憑讀般若者。月之本體。障礙去則皎潔見矣。三有無

類記之。

按此亦夫婦雙修之事。風月同乘般若船。真蓮臺佳話也。雖非仙蹟。以夫婦雙修。類記之。

障礙而不能皎潔者乎。又能二字滯矣。當易之曰既無障礙。自然皎潔。

吳彩鸞所寫之書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唐女仙吳彩鸞。于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人盡知之。又於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人罕知者。又蜀導江蘇迎祥寺。有彩鸞寫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故翁猶見之。

又云。玉臺嘉話。又載其書龍麟楷韻。天寶八年。製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誦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粥於市。人不測其意。檢閱此韻。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研北雜志云。宇文廷臣家有吳彩鸞玉篇鈔書。一先為廿三知廿四仙不可曉。

按吳彩鸞書玉篇鈔。余已載於叢鈔卷十四矣。請居易錄。又備錄之。惟末數語疑有誤。據樸錄。政魏集。玉篇鈔正字文公所藏。然既云玉篇。安得有廿三先廿四仙之目。殆將玉篇唐韻並為一談也。

又按柳誠懸題語。亦有可疑。蓋隨開皇初陸法言等。若切音五卷。唐天寶中孫緜刊正之名曰唐韻。至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等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是廣韻之名。至宋始有。而柳誠懸題語。乃曰。夕書廣韻一部。其偽託可知矣。玉堂嘉話。乃元王惲所著。漁洋山人曾摘其說。辨者數事。此條亦說辨之顯然者也。

何仙姑

明陳健羅浮志云。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回。持山果歸。貽其母。後遂辟穀。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

按今俗傳。八仙中有何仙姑。余於叢鈔卷十四。已詳載其事。實矣。此何仙姑。疑又別是一人也。

宋時煉丹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觔。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則表廷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

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鐵。鑄鐵似是黃白術。

醴醢之始

明張萱疑耀云。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醴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是設醴之法。始於此。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請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醴祈請。漢武已有矣。

疑耀又云。齋與醴。義異而事同。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醴者。祭之別名也。牲牲血食。謂之祭。蔬果清修。謂之醴。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醴與齋法相類。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醴。乃於齋後設壇。改正一銜。易正一。而後設醴。誤矣。

按文選高唐賦。醴諸神。禮太一。李善注云。醴。祭也。漢書郊祀志云。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醴祭。而致。是古祭本有醴名。漢世方士襲用之。後來道教。亦循其名耳。

天門三將軍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張尚書安世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奉章圖。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萬將軍。旌周將軍。掌帥其一。忘記嘉祐初。仁宗幸至大野。左右侍衛皆不復見。遂望天際。有幡幢車騎。乘雲而至。輟乘以奉帝。帝問何人。答曰。萬將軍也。送帝至宮闕。乃寤。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

按世俗相傳。天門有四元帥。不知有此三將軍。

國朝陸鳳藻小知錄云。三天門下。秦元都省。張天師居之。天樞省。許真君居之。天機省。葛仙翁居之。未言出何書。天門三將軍。豈分隸三省耶。

東嶽神姓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省城東嶽廟神。每年三月。出巡城內外。各一日。頭踏。上書東嶽泰山。青府天齊上帝。歲歲神姓也。五嶽真形圖。東嶽姓威名崇。當由與威字相近而誤。

按閩人猶知東嶽姓威。故誤為威字。右吾鄉則但執封神演義之說。且謂東嶽姓黃矣。

東嶽五子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京東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為炳靈侯。次為惠靈侯。第四子為靜靈侯。第五子為宣靈侯。

按今世俗止知有炳靈侯。餘子無聞焉。第四子不封侯。殆歸於釋氏者乎。

按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此云威權疑誤。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一卷。相傳此冊。從唐本繪畫。偶閱方子魯墨譜。見其圖列宿四。與此像適合。知于魯之考核亦精也。

魁星生日

國朝施為保閣雜記云。龍巖州十八。皆成食蛙。七月七日。為魁星誕。必買土有祀而

放之池中。初甚不解。後讀史記律書。北至於奎。徐廣曰。奎一作美。即蛙字也。乃知因此而誤。

楊升庵更定六神

明楊慎升庵集云。今之易卦。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戊己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孰何以移之中央。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句陳而壬起。騰蛇。癸起。元武。得其當矣。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元黑。於官為修。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西事也。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元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

按楊氏此說頗有理。故錄之。

又云。句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句陳。又云。句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元龜。中畫黃龍。蟻蛭蚘也。黃帝以土德。王有土瑞。蛭蚘如虹。其說尤曲。

伍子胥廟

宋王讓唐語林云。一鄉一里。必有祀廟。號為伍員廟。必五分其髻。謂五龍鬚。升庵又云。飛虺。天上神獸。虺頭龍身。即句陳也。按廣韻八語。虺字注云。飛虺。天上神獸。虺頭龍身。與虺同。無句陳之說。

關將軍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趙忠義者。德元子也。蜀王知忠義妙於鬼神。屋和遂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按此。知五代時。關像已盛行矣。

石上關帝像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甯德縣青山海嶺。上有一石。其痕儼如關帝。像憑空而立。面目俱全。雨後尤顯。俗稱仙人畫。

焚香火最盛。每年四月。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各方商賈。輦運珍異之屬。入城為市。妙伎雜樂。無不畢陳。云質樂王生日。幃帶偏野。聲樂震天。每日搭蓋席。遠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遊覽間。兩方敬。明萬曆間。慈聖太后。出內帑。增建神農軒。軒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樂王之會。彌加輻奏。

安南祀解縉

國朝潘鼎珪安南紀遊云。士人讀書。多尚綱鑑性理。無崇祀宣聖所。瞻謁明解學士縉。蓋學士縉。時為左布政。鎮其地。興文教云。

按此條不甚明晰。蓋謂安南不祀孔子而祀解縉也。此與雲南奉王右軍為先師。同一異聞。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遂少為先師。

苗人祀孔明天子

國朝陸次雲苗蠻志云。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

家恬配享孟姜女

宋周輝北轅錄云。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家恬將軍也。按以將軍配享孟姜女。未知何取。

寄江伯書

太平御覽引宋王韶之始興記云。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奇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石間有縣。君扣縣。家人必自出。歸者如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言戲亭。有江伯神。按余於叢鈔卷十五。記為神人寄書事。此亦其類。

句曲玉印

國朝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集。書將經元遺事云。經元素善篆。每歲必禱句曲。相傳神有五印。恒什襲之。人弗敢啟。有齋度而往。衣袂間輒得印。朱文燦然。即被印者亦不覺。經元一衣。累得十六印。遂以此衣斂母。

唐藩鎮行墨教封神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池州銅陵縣。早既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教宣欽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教。投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官雖顯。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攝英。風雲速。屢彰神迹。不昧。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裴押。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本此。

按容齋三筆。有太守刺也。贈吏官一條云。漢鮮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徵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息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魂。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以太守刺也。擅贈吏官。職後世不敢然也。愚謂神祇。猶可便宜封爵。則吏民更無嫌矣。

又按孚既侯碑。有當道二字。凡再見。蓋使者自稱之詞。猶今人稱本道也。

土地堂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九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真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去之。遂大喧。執蹤跡去。辭連北疆。紛經久之。因興工起築。

按今所在皆有土地堂。據此則宋時已然矣。

蘇郡西天王堂土地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蘇郡西天王堂土地。絕自我太祖高皇帝。歷當時至其地。而地

主楊氏異焉。遂令塑工像之後。聞人言。像太祖。即以黃絹帳之於外。不容人看。

按此像。未知今尚存否。

康王廟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具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渡以後。尤者靈。則宋時江西已為保裔立廟。泰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都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鎮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即廟。張巡并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冲真廟。云。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許雲。參新縣祀康保裔。其神介冑。楮面。今縣城中。賽張康神。張為厲狀。康楮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

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

則祀唐康太尉深。又顧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醮于門外。壘土為神。設廣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按蘇州鐵瓶巷有康王廟。吳縣黃震生中堅著齋具有記以為周康王也。亂後廟毀。余言於顧子山觀察復建之。乃讀於已存稿。知康王廟所在多有。然則此康王廟未必其為周康王矣。

又按黃震生記言鐵瓶巷為舊時刑人之地。多鬼。故建周康王廟以鎮之。以周康王時刑措不用故也。此其用意得無過於迂曲乎。愚謂建康王廟以辟惡正康張並祀之意。世人祀張巡以其逐厲鬼也。然則因多鬼而建康王廟固其宜矣。但康王究不知何人。秦和縣之康王廟有唐時建之說。即云以廟基言。然康係裔甫於真宗咸平三年死。豈一死即成神乎。朝廷亦豈即以王爵封之乎。則康係裔之說疑未確也。

國朝汪吳東雲間百詠第一首為康王城。云在海濱南接金山。周康王東巡時。然則南中固有周康王遺跡。猶

白馬將軍祠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姓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於褚邱。漢崔鄭傳奇。土人以訟之官。按此與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載西門氏潘氏。以汚蔑其先世成訟事相類。烏有子虛而乃有自認為其雲仍者。何也。

范明廟

國朝黃士珣北陽掌錄云。通濟橋之北有范明廟。致管書願眾傳。眾為義興太守。起義師討蘇峻之亂。為賊張健馬流所敗。保固紫壁。有勸眾過浙江者。臨平人范明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卒宗案五百人。合諸軍進討。健退走曲阿。然則茲祠之建。實以明有捍禦鄉邑功也。明無子。與官益故直謂之范明廟。今則易為范文正公祠矣。他日有重葺者。宜榜曰范參軍廟。

按余自幼僑寓臨平。吾兄福富君。曾手錄范明事示余。以具人為臨平之鄉賢。故欲表彰之也。余已載其事於春在堂隨筆。而不知杭州故有其廟。今兵亂後。未知此廟猶在否。通濟橋。今俗呼梅東高橋。異時過其地。當一訪之也。

沈七太保

國朝黃士珣北陽掌錄云。養濟院。其初為仁和縣治。明洪武八年。建院中有廟。像冠帶。儼然有碑。云待封官桑園土地。即養濟院沈七太保之神。相傳有里人沈姓行七者。掌司院事。能善遇諸孤老。歿而祀為土地。正月十六日。為其誕日。按世俗言。嚴介漢為孤老院土地。觀此。恐不能與沈七太保爭也。

戚公子

國朝施可齋閣樓記云。連江甯德福清。皆有戚公子廟。連江縣志言戚繼光平倭。由連江進兵甯德。以其子為先鋒。傳令同願者斬。至白鶴嶺。其子望見倭勢甚銳。勒馬回顧。將有所白。立斬以殉。戚止此子。倭平。後人哀之。故為立廟。然不傳其名。字。但稱戚公子。

白眉神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後乃知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鬚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嘗人曰。白眉亦眼兒。必大恨。

攀花五郎

國朝徐達吉清波小志云。清波門舊有土穀祠。相傳神為攀花五郎。予童時見神降壇。自言宋時。為朱太尉蓮花石網過太湖。大風覆舟而死。生乎忠直。上帝命為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攀花五郎。其姓名籍貫。當時並書於上。今忘之矣。

按攀花五郎之稱甚奇。余記小說中。有仙女稱擺花三娘子。可與並傳矣。

門神之始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漢書。廣川王去疾傳。殿門畫成慶短衣大袴長劍。此門神之始。

按世以門神為神荼鬱壘之遺像。然神荼鬱壘。本風俗通義云。除夕飾桃人。垂葦。畫虎於門。則所畫者。虎也。非人也。今世畫勇士於門。恐非神荼鬱壘之遺像。此說似為得之。但今所畫者。不必實有其人耳。

補祿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魘魅字。漢碑作禰祿。其字從示。蓋禰祿亦山之神也。

天上人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馮具區集載虞長儒祖母年八十餘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急呼其似同觀似出過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

又云田藝壽留青日札云己卯曾都御史在南京見雲中二人冉冉直下僅相去七八尺信陽蔡夢官云己卯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徐回穎川午後見天上西北白雲一條如路上行者七人有唐巾者科頭者長衣者兩截者手中各有所執亦有背負者往東南去可十里入山而滅見者六七人予亦曾見三人一全體二半坐云

按此則天上亦有人行走乃知列禦寇御風而行初非誕語也近人小說中亦載有此等事余初不信今始知其不足異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云文登諸生畢夢龍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袿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又云德州趙進士仲啟月夜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一人持宮扇衛之入月而沒以皆天上人故並記之

國朝方海爾圖圖說云有雀三者見天門開宮闈苑苑宛同人世古衣冠人十餘輩出天門外相揖冉冉乘雲而去須臾門閉

唐于遜聞奇錄云羊雙吉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瀟瀟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遂巡乃閉是天開之說自古有之也因記天上人并及之

異雲化為人

宋周鑄浩然齋雜談云白傅詩天黃生麗母兩黑長極人比見李仲實云往年往東平舟夜行破夜微月擁蓬眺忽有異雲起天角漸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闊步行水上掠舟而西一舟皆驚駭奉起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極人邪

按極人之說見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余已載於叢書卷十四矣非此之謂也

靈哥

明祝允明語怪云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靈哥天順間日溢於耳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其所居在魯橋開旁民家一室不甚宏密外設香地帷幕其內凡答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蠅蟻稱入仕者為大人舉子為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夫率甚謙遜而喜婦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與之甚昵或謂亦淫之此婦沒後其家仍以婦繼之先朝因早濬嘗令巡撫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祈禱

其物亦處驛城比至京不肯入城云禁中焚狗異常我不可入人以此疑為猴狐之類云

按靈哥事甚誕妄當時至煩朝廷徵召亦見明政之不綱今愚婦人奉檮柳人為神呼之亦曰靈哥猶沿其名也

白蓮佛

國朝葉名澧橋南樓記云沈氏濤瑟樹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於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白蓮教也

六賊戲彌陀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先祖方伯府君晚年嘗懸六賊戲彌陀圖於堂壁先祭酒府君亦然又注云揚州余氏女子韞珠繡此圖最工

按六賊戲彌陀今猶有此語圖畫則未見

狗頭人

國朝陳鼎真蹟紀遊云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恒河沙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龜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早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

按此則知世間真有狗國非晏子之戲語矣

小人國人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誌云壬午閩中監試副考官南贛徐副使權中秋後無事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

按此則海外真有小人國邪余疑是累賦之偶異如近日有長人詹五初非大人國中人也

瘧妃

宋洪邁容齋一筆載其所作廣州三清殿碑有云颯母淪成瘧妃謝毒瘧妃未詳

安濟夫人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木刻婦人背刺丁氏二字既

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為保泰。封安濟夫人。

凌宵女

國朝許績曾。行紀云。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宵女。一不度。則神女立遣火。程銜火丸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焚火。故多火災。

茉莉夫人

國朝許績曾。東述紀程云。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德和尚。德山參禪時。夫人以磨磨麵。供養大。其說甚近。即來及袁中郎集。曾載之。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即諸天中有摩利夫人。所稱鬼子母者。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即夫人。未知孰是。

按善卷山。當在辰常二郡間。此茉莉夫人遺蹟。亦即在是矣。

三姑

東坡集有仙姑問答一則云。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更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為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名嬌。字麗卿。父為居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他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娶妾為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奏之上帝。勅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為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按此即世所謂坑三姑也。俗於正月望日。迎紫姑。即其神也。見女子戲耳。不謂東坡先生。曾與問答也。此下有謝啟及詩數首。不悉錄。

紫姑

又按紫姑事。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萊陽人。壽陽李曼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結閣邊迎之。則唐以前已有此說。乃云。則天時人。恐東坡先生。不免為黠鬼所給矣。

按東坡仇池筆記云

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于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絕絕塵語。或以其託于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當。即此事。余素頭東坡集。乃蜀中新刻本。蒐輯雖富。恐不盡可信也。

秋姑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引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益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那維方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領之室中。按先君子印雪軒隱書。載秋姑老嫗事。即此類。

陳仁橋

明黃瑜雙槐歲時錄云。宋廣東經略使將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橋香山陳氏女子。自少絕粒。修煉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合。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

按黃氏所云吾邑。即香山也。今未和尙有否。

又國朝王士正池北偶談載此事。又引月山叢談云。廣西思縣。近村樹杪。有一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妝。乘白竹纏芒履。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順德民。有人德慶深山採和。見古樹上有氣。縷縷若煙。飛鳥過之皆墜。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同伴曰。此非惡物也。而食馬食已覺。熱瘧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據此則樹木中生人。粵中固恒有之矣。

卓影辟邪

明陸容菴園雜記云。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何物也。

石敢當碑

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興化軍有石敢當碑。注云。慶曆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利福。百姓康。風教。禮樂。張唐。大曆五年。縣令鄭押字記。今人家用碑石。書曰。石敢當三字。鎮于門。亦此風也。按此則石敢當三字刻石。始於唐。

乾元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五字破邪術。唐李元獨異志云。傳妻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口吐火。以威脅。妻對高祖曰。若火能燒臣。即為聖者。高祖試之。令僧作法。火出僧口。直觸妻。妻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止。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按邪不干正理固如此必誦乾元亨利貞五字。臣聖經即可代符呪邪。世俗誦此五字以辟邪術。乃亦有所本。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鱖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而東誦元亨利貞七條。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是亦以經文為呪語也。

秦莊襄王鬼乞食

清 德清俞樾著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法海寺本隋江南總管清水公賀拔華宅。咸亨元年。寺內有英禪師。口見鬼。鬼見其目。寺主沙門惠簡嘗曰。晚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房中。怪而問之。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久。從師乞一瓊。並從者三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晚。當來相候也。惠簡便以酒脯助之。至時果至。侍從甚眾。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因指坐上人曰。此是白起。此是王翳。為殺人。多受罪未了。又指一人云。是陳軫。為多虛詐。亦受罪未了。英曰。王何不從索食。自受飢寒。答曰。慈心人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又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臨去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即這相傳。城東道化門尖。是弟子墓。俗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英曰。往遺赤眉。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廢物去。好者深。賊取不得。今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揖謝而去。

可異也

鍾馗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每耳抄冬末旬。翰林例進鍾馗丙辰歲。趙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請師訓進鍾馗以母指剔鬼眼。二人鍾馗相似。惟一指不同。蜀主問孰為優劣。黃休復以師訓為優。蜀主曰。師訓力在母指。忠義力在第二指。筆力相敵。難議升降。

按此與邪若虛圖畫。其間志所載不同。圖畫其間志。謂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扶鬼。目。蜀主愛畫之。謂黃休復曰。若用母指。搗其目。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畫請歸私室。乃別張弱畫。畫一鍾馗。以母指搗鬼目。並其本獻上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故不敢輒改。今臣所畫。雖不逮古。然一身之力。並在母指。蜀主嘆賞之。畫同此一事。而傳說不同。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也。

蜀主親時鐘馗異蹟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蒲師訓蜀人也。甲寅歲春。蜀主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襦。

龐眉大目方頤廣額立于殿階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託履雙日因檢地籍見此古書是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師訓今驗此書是誰之筆對云唐吳道子之筆曾應明皇夢云店有神也因令重修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為祟命焚之

按此即鍾馗像也甲寅乃周顯德元年是時蜀王乃孟昶也孟昶時鍾馗有入夢事自來詠鍾馗者所未及也吳道子畫鍾馗像至孟蜀時焚毀世亦無知者

又按宋沈括補筆談云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云云據此則吳道子所畫鍾馗像宋時尚在

陳希夷願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明陳以忠華山遊記云玉泉院後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蛇峽中已而道流持其願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葬之

按希夷先生仙去後直至嘉靖時始葬此人所未聞也至道士持希夷之願已施與尤奇

明即琢七修類稿云昨聞姚御史一元葬陳博之事博是州真源人也成道後隱於華山命弟子曹德昇置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大矣左手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年姚巡按山西副使張瀚參政蘇志舉謁獻廟至希夷峽有陳之石像焉道士復出體骨觀之明日姚行丈於蘇命葬釋骨是後蘇夢希夷曰葬我於戴岳履河之處後得地果然夢中所見儼如石像

按此則希夷之葬於姚御史信而有徵矣

劉又死後文

宋洪邁夷堅志云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祭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言唐進士劉又其詞曰余少為僂偏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鏹余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總管時權強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言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鋪之日夕遊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置山林非也余數世為人直信每已濟設教化人報不平之冤行無極之過以是故兩逢仙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猶猶在但人不知為余墓也

按其詞尚多今不盡錄劉又死已數百年尚存靈跡法河也或當特請祭神則今族其之類

今族其之類

今族其之類

今族其之類

今族其之類

賀元 明楊慎升庵集云賀元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帝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此事殊可詫近日朝邑劉太守瘞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

趙文毅為五殿閻羅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子續娶海虞趙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殺為冥王後閻錢氏猶園乃得其訣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召仙仙至自稱金碧山神言本欲為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嚴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為誰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閻王十五日位任俄而夫人卒趙三月間即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館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豈不怪哉

按余於叢鈔卷十六載宋名臣韓魏公寇萊公范文正公皆為閻羅王觀此條則閻羅王又為趙文毅矣及今又二百餘年未知閻羅王為誰也

又按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世傳趙定字馮具國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四維言於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同官交甚厚因問此何地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然則閻羅王又為王西樵矣而自康熙至今又未知冥中王者為誰也

盧昭容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胡明勳字半庵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癩死然人面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嘗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為諸佛懺悔可即既既即謝醫發願書經瘡竟愈後在真州有降此者書盧昭容還半庵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庵洛陽宮相見今似不胡為悚然

按所謂梁者當是朱梁然至國朝七百餘年矣而盧昭容之鬼猶在宿業靈久而不解真可畏也惜胡不能問其宮中情事

錢鶴皋為厲鬼首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國朝董含尊柳贊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勞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仔

至京臨刑白血噴注太祖異之以為厲鬼命天下答厲稱無祀鬼神錢鶴皋等本朝邊之至今不廢

按此制未如今尚然否

國朝女史汪端自始好學齋集張吳紀事詩有錢鶴皋一首序云錢鶴皋上海人正至二十七年明祖既下姑蘇鶴皋破產募兵為張氏復仇華亭有全賈二生入幕參謀議攻陷嘉定明將俞某遣擊之鶴皋兵敗偕全賈二生赴水死事見姑蘇志及歷朝詩選他書或謂鶴皋欲滅士誠不克而敗顛倒是非不可不辨據此則錢鶴皋實自沈死未嘗被俘受刑未詳其審

又有錢蓮仙詩序云蓮仙鶴皋女至正二十七年吳淞鶴皋舉兵圍復仇蓮仙年十八才色雙麗父為營石室於地中與三年糧生瘞之約曰我平金陵汝乃得出既而鶴皋敗死遂長埋父國朝雲間詞人有平蓮仙墓詩

慈月宮陳夫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韻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

氏之外者即指聖歎數自為以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然多不軌於正按金聖歎為靈物所附或云狐也此謂是慈月宮陳夫人未知又何靈異矣

人死冷熱驗善惡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七起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生時惡業熱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為餓鬼至降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熱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持此說參驗其平生往往待合

追寫真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宋憲使為襄城幼失恃母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呪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扁額其尸戒毋議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發丹青縱橫墜落地上而紙仍封未啟啟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追寫真云遺瀾宋會憲徵夫幼失恃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

毋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按此術今尚有之余右台仙館筆記中曾載其事

國朝王通刻唐瑣語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為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鏡于案南設胡牀于案下持呪符符七人視鏡中煙起亡魂冉冉從案下而升容貌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

按此與上一事當即一人也

首槐墓上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重槐萬歷間人能文強記十七而殞殞於里之龍山墓上往墓後成字或嘆縵土為字皆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即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即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按近人小說中載嘉樹成詩句初以為寓言乃真有此事

國朝黃士珩北隅堂錄云學士陳緘庵借陰書屋庭前有池池旁有山茶一本圍約二尺許雅正間忽樹幹有字如蟲蝕文辨之得詩一首云學士堂前書室幽我來懸榻枕清流蟬聲鳴嗚嗚山閣人語嗚嗚隔水樓簾紋竹梢先報雨蕭蕭梧葉早驚秋何時得向城西去紅藕花中載酒游古吳下月坡題此事甚異月坡者仙耶鬼耶

怨碑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陝西通志云項羽入關掘開始皇冢見先時所埋工匠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象及作碑辭講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具辭多怨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

按傳記所載發冢得人如漢宮人及范明友奴之類往往有之然浴陽如藍也

崔洪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在夢中不其辨了獲神也載杜錫家碑葬十餘年開冢尚生曰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如此情狀於理尚可信今乃琢玉成像刻碑為解幽開重泉仍事工作則更怪矣怨碑之文不傳於世恐附會之說未足信也

神子

國朝舒紹言等新年雜詠云歲終縣祖先像新年晨夕設供至落鐘而罷金介山名錄夜收神子詩若非除夜何能見續寫錄宵不可留自注俗稱祖先遺像為神子

按神子之稱甚俗不謂亦見於前人吟詠也

影帳畫侍婢卷頭

宋程國家世舊事云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頭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按笏卷頭曰福即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罵之福即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為儀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異

故書必毀而後播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云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凡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所造賦稿何至茲子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播之蓋可信也

不夢亡者

明歸有光震川集己未會試雜記云四月初五日夜泊野夢魏孺人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為深著歿時夜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

飲鬼漿

國朝侯朝宗壯悔堂集云侯執蒲大崇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受生時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

按世說有飲孟婆湯之說其即所謂飲鬼漿者耶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宣府都指揮胡結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如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胡住女言前生某胡不覺淚下遂取女歸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大過路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

地獄異說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遷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

其土氣色不與眾又聞號咷鐘報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耶

按俗傳鄧都府地獄已屬謠言至此說則又以為在東南大海中矣倭即日本國今使樣實船往來其地為所謂地獄哉

破地獄俗

東坡集破地獄俗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喪妻者其妻求破地獄得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俗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覆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試問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克光

屍骸不滅

宋吳曾能改齊魯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初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欲犯之婦誓死不受淫遂遭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藉痕跡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即溼死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今三十年吳與順昌軍員范狂事各同范見迹街輒而此見於土上范死於忠婦死於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

按今嘉興城外一牌坊柱上有僧形死然不滅云國初時有亂兵掠諸婦女閉

置一室此僧縱之去兵乃縛僧於柱而焚死之至今存其迹焉過者咸以為異觀此乃知古固有之

生魂未歸

唐張讀雪室志云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多疾若神魂不足者居士曰此女生魂未歸其身某縣令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得通期今年九十餘矣今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遣人訪之其令果九十餘後女忽愈又使往驗之今以此日無疾而卒

人化石

西洋南懷仁坤輿外紀云納多理亞國有山多寶石國人往鑿之至一石穴石人無算皆時避亂之民穴居於此死後為寒風所凝化為石

按寶鈔第五卷已載人物化石事因又記此

明朱國棟滄煙小品云嘉靖四十五年馬道人為放遠近大開各戶多懸鏡額鏡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按余幼時猶見有書此四字於門者。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豫章之南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切勿使渡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穀口口以授吏曰必不可拒以此示之至午果有五人來取所書示之狼狽反走是歲江淮多疫此却晏然五人乃瘟部鬼也。

按此則宋時已傳有此字矣惟余所據湖州陸氏刊本闕二字金陵所刊小字本作籀籒乙三字此亦有誤末一字果是乙字豈不可識乎。

避穢咒

國朝姚衡寒素草堂筆記云晉江令楊輔山有避穢咒凡相驗時其不可述以清水一碗持咒數遍當場者咸不聞有穢氣後聞戴秋園言是法不得傳五人伊亦傳有一咒曰一撲一千里二撲二千里三撲三千里撲去五瘟六疫三十二證七十二候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執臨相驗時念三偏念時以右手拂之有扇用扇無扇用掌可保一身傳時不可使六耳聞也。

愚按此咒有撲去五瘟六疫語疑問疾者還有可沾染之病亦可以此解之也。

王勃千歲歷

明張萱疑耀云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七代一千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德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借其書已亡不得而誌。

按此乃即子皇極經世之蓋殿。

易卦折字

明張萱疑耀云宋人胡易能能以易卦折字知吉凶於成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聲無庸得了未探其蓋說文聲即屍也殿諧其聲乃以無庸去肉為殿頭之祥而以卦又第三知其名次此折字法也易鑑有易說行於世必有可觀惜今不傳矣。

袁天綱為李淳風師

宋吳曾能政齋漫錄云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于蘭州端龍山削髮居李淳風事以師禮二人卯行見一牛逆袁曰牝而有孕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尋問之皆未幾產一犢李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壯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壯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李歎曰凡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

李龍眼精祿命之學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演禽龍眼賦化真經一卷或云李伯時編龍眼贈事為宋書中第一未聞其留心祿命姑識此以詢博識者。

論命不用生時

宋袁文費騰開評云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李勳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

按此知宋人論命有與今不同者。

相雨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盆三日必雨相雨書今不傳僅

存此句。

按相兩書不知何人所作且不知此句見於何書。

鴉經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畧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巳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千數之乃辨其緩急以定吉凶。

金柯要訣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金柯要訣相書名。

八五經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八五經一書序稱大將軍記室郭璞後序言余受郭公遺書數篇此居一其書為相遺傳八五者其五行八卦之謂歟。

按今世言相遺傳不知有此書矣。

五行無絕理

宋吳曾龍溪漫錄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於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已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絕乃絕也字兩字合為一耳唐左拾遺李鼎祚所撰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水系包在巳火系包在亥木系包在申金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也之所在蓋五行既繫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

卷二十一

印主吉凶

宋米芾書史云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米無一宰相不被罪雖沒猶賜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米少有中丞得免者宣撫使印從亡自置鮮有覆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

催生符

國朝施可齋雜記云同鄉陳古梅傳一催生符云以黃紙調硃砂用淨筆寫一車字在中四周環寫馬字須備且須端楷大小則不拘燒灰和水令飲之雖難產亦立矣。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十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按凡馬字成單者所生必男成雙者必女馬時亦不能自主或有意在單馬竟不周不能減去有意在雙馬竟已周不能增入。

醫稱大夫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神宗立醫官額止於四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即以三十員醫致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

吳中醫價

明楊循吉蘇談云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乃率銀五兩。

種痘

國朝董全昇柳琴筆云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甌瓶過欲種者錄小兒生髮焚香置几上隨將黃豆一粒傳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漿塗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兒痘亦發十日而萎兒病隨愈按今種痘之法盛行而張氏之法失傳矣。

百一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肘後百一方三卷晉葛洪撰本名肘後救急方率多易得之藥凡八十六首陶隱居併七首加二十二首共為一百一首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

單方

直齋書錄解題又有是齋百一選方三十卷山陰王環撰百一者言其選之精也同以百一名方而取義不同至佛書一大有一百一病之說未得其詳醫家亦不能言也。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十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十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十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十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按今人稱單方本此

對脈

宋王深唐語林云宣宗徵疾召醫工梁新對脈原注云按中以診脈為對脈

古名人皆能畫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前代名臣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本朝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水陸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餘伎尚可了數子也明張蒼疑耀云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吳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有足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僅屈蓋代孰為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載後山詩可補其闕

明郭瑛七修類稿云又公因道學之加遂掩其詩與字不知先生又能畫昨見紹熙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水擅承得道子家數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崇帝畫史云穎州公康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奇類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書間見志云湖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

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居易錄又云林靈素善畫墨竹湖州元妙觀有石刻一枝韓偓曾善作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玕自稱曰太師竹已上皆載圖書寶鑑

按此二人亦無有知其善畫者雖人品不倫然其異人之藝則一也

古人以畫扇得名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云遊道監章繼伯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陳姚最後畫品錄云蕭貴嘗畫團扇上為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

按江文通雜體詩擬班婕妤云統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皇女乘鸞向煙霧是古人執扇畫人物之證然婕妤元作但云皎潔如霜雪而已不言繪畫疑六朝以來始有之也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僧梵安有明皇幸華清宮避暑圖吳王宴姑蘇臺圖此二圖皆畫於牆壁圓扇團扇之上其牆壁圓扇團扇大小雖殊功夫並無減者

按團扇之上畫此工細人物亦奇蹟矣

其巧絕

按此亦可見畫扇之盛行於六朝時也

曹樣吳樣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前輩畫佛像羅漢相傳曹樣吳樣一本曹起曹弗興吳起吳棟曹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最工畫梵像最為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據此則曹吳二體有兩說也

祝培之畫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初浙杭祝王成字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余得其一牙牌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也虬髯公夫人以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墨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遊戲備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鷂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十分之三四月至於粒米而真畫絕句瓜仁而羅漢十八以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華光墨梅

又云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工妙無比

臨鏡寫真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畫梅花者始於北宋之僧仲仁而著於南宋之楊補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陶宗儀畫史會要所稱華光長老也黃山谷詩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頰愧其為當時所重如此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楊補之請達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

釋仁顯廣畫錄

王羲之有臨鏡自寫真圖

畫李白

按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以墨梅擅名海內衡州人也其性行高潔不異苦行頭陀殆華光長老之後身耶姑記於此他日為尚書言之發一笑也

臨鏡寫真

釋仁顯廣畫錄

畫李白

按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以墨梅擅名海內衡州人也其性行高潔不異苦行頭陀殆華光長老之後身耶姑記於此他日為尚書言之發一笑也

畫李白

宋袁文復補開評云。饒德操題周訪書李白詩云。鳥紗之中白岸。袖巾攬臂方出。此本最佳。今之畫李白者。作襖其服色未為深害。但裏用白夾。寓所謂裏白者。何為鄙俚至此。士大夫收本。往往皆同。可為千載一笑。

蝴蝶裝

明張堂疑耀云。祕閣中所藏宋版諸書。皆如今制。御會進呈試錄。請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備閣王古心筆錄云。用楮樹汁飛起白皮末。三物調和。以粘紙。永不脫落。宋世畫書。宜即此法耶。

按蝴蝶裝之名甚新。今藏書家。未知有此名也。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雲煙過眼錄下云。余從延陵李氏。曾觀吳彩繪書。切韻真蹟。逐葉翻看。轉至末。仍合為一卷。張邦基夏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即此。自北宋刊本書行。而裝潢之技絕矣。

按旋風葉。豈即蝴蝶裝耶。

孫道明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閉且寫。密行楷字。積萬千餘本。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字。按以屠兒而好學如此。亦奇人矣。

宋時書賈陳思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寶刻叢編二十卷。南宋錢唐陳思撰。思書賈也。直齋陳伯玉序云。始歐陽文公集古錄。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代先後。趙德父金石錄。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略弗備。却人陳思。深著部札。士之博雅好古者。盡取諸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云云。思賈人嗜古如是。又能會粹成書。亦一異人。

國朝葉名澣尚書考云。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為江湖小集。明隆慶間。重佩子鳴有詩六卷。皆書賈中少知文藝者。

馮西雅記云。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有臨安府陳道人書。藉鋪刊行。計十一字。載表元題。按通度書。諸後云。往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

之一。是書賈有道人稱。

按書賈稱道人。今久不聞。亦未知何義。

明時刻書工價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辭靜。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改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

按此知明時刻書。價值至廉。今日異趨倍之也。

茹筆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製筆謂之茹筆。宜澤業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通集。有美茹生所茹筆詩。今製筆者。尚守其法。以口結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縹戶

明陸深接筆漫鈔云。今人家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河。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至府編食漁人。謂之縹戶。

同年

國朝許繼曾滇行紀程云。由勸甚繁。輿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均以勞逸。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輾然色喜。

按錢唐江中舟子。有同年之稱。不知何義。不謂苗中與夫。亦有此稱也。

宋已有輪肆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輿。輪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時。已有肩輿之肆。

巧人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絲。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將作大匠。楊務廉。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板。自能行。板中錢滿。關鎖。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柳州刺史王琬。刻木為獅。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獅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繩之。則派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即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按觀此等事。知列子所載。僮師事。蓋實有之。

韓伯通塑像

唐書述兩京新記云。大雲經寺內有二浮閣。閣文布立塔內有鄭法倫。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工韓伯通。像作佛像。故以三絕為名。

按韓伯通善像佛像。人罕知者。然此條疑有誤。浮閣當作浮圖。三絕之稱。亦所未詳。或是二絕也。

劉永暉治文具

明黃省曾吳風錄云。自吳民劉永暉。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鬪巧。以治文具。郡縣官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洲郭田二令。相繼拔千副以往。至今為民害未已。

按近時吳中文具。初無佳製。劉永暉之名。亦無知者矣。

國初一技之士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器。則吳十九。江甯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布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卷三十一

八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葉流字金城。青浦人。胸有印。鑿陽春圖一樹一石。皆其布置。

又云。膠舍人炳泰。以諸生遠遊。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名於浙中。尚書福長安公。狹與俱北。閉於上。召入。寫御容。拜文綺之賜。屬車所至。靡不從行。命更定葉光閣五十功臣畫像。乾隆五十三年。臺灣平後。復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

按此皆本朝方技之士。

馮巧梁九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老工師梁九者。童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童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不懈。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具。巧死。九遂錄籍。冬官代執營造之業。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

陳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萬曆初。蒲坂張鳳翥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

蓋踏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得異人傳授。日夜可千里。為忘者。奪其囊中一小鐵船。去者。又不得其秘。亦無所用之。顧姓者。已改業內外丹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徐州周成。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違意遠行。則不可及。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著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園籬中。縮足而睡。

風火輪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伊犁某大臣。遇異人。以三千金為贖。授之兩奇術。一為風火輪。其法。負古寺觀。千年瓦。置於鞋底之中。按訣。詭其行。如飛。日可八百里。

按小說中有所謂風火輪者。不謂具有此術也。

日蓮戲

國朝黃令華鄉野叢書云。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高臺。命梨園演日蓮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

卷三十一

九

按此康熙中事也。今民間尚有演日蓮戲者。

走解

明黃佐翰林記云。天順三年三月五日。賜文武觀走驢騎於後苑。其制。一人馳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馬。繼出。至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超擡。人馬相得。如此數百騎。後至乃為胡服。履走大圓。獵狀。故場。俗名曰走解。

按今於馬上。需技者。有跑馬。賣解之名。猶其遺俗也。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猿騎。明曰走驢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起騰踏。捷近。則男子較。威以婦女習之。為射利之場。奸巧之技。失康熙五十一年。即獲陝西提督潘有龍。因陣四等一案。題奉諭旨。將走馬賣解賣索之人。盡行查拿。安插。而游手之徒。為之斂迹矣。

要曲要舞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近世風俗相尚。公私宴集。皆為要曲要舞。如勃海樂之類。按要字。不見於字書。清異錄有要金要銀之語。觀此。知要字。在宋時。已為常語矣。

蘇幕遮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恭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澤脫脫駁馬胡馬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嘩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服云云

按今詞名有曰蘇幕遮者蓋唐時澤脫隊之遺音也

歐陽名目
明陳吳才萬松閣記客言云北地有鞦韆士女乘之以習便捷曰三花五葉為辰仙

忘憂清樂集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觀黃堯圃所藏宋榭基譜李逸民撰名曰忘憂清樂集首載徽宗御詩有忘憂清樂在榭基之句

棋雜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心駭惶迫兼棋雜兮頗葉其難雅音義與岳同棋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按今棋局於四方之中畫作井形者輒於此先下子其即古所謂雞雞其名既不傳並其字亦不識矣至兩人對局中心一子不知宜歸之何人古法不行於今莫知其詳也

今坊間所刻張天如百三名家馬季長集竟作迫兼棋雞古字失矣康熙字典佳却

有雞字引字彙補余略切音岳棋心中一子也

又按雞字於形聲音不可廢必非古字疑當作雞即雞字也學從鳥為從佳耳陸佃曰雞性好崎立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雞立棋雞正取此義因變作雞又誤作雞遂不復識矣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通元集圍棋兩無勝敗曰古說文相當也

按廣韻有賸餘賸三音云今人賸物相折謂之市今無此稱矣

蒙古棋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常熟徐蘭字芬若康熙中曾出塞賦詩一卷未附六歌各為序其蒙古棋云局縱橫九線六十四卦棋各十六枚八名一車一馬一象一砲一將別以未置將居中之右砲居中之左上於將一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

差同於中國者也其棋形而不字將刻塔崇象教也象列駒或能逐此無象也多卒人眾以為強也無士不尚儒生也棋不列於線而列於駒置駒於安也馬橫行六翼駝橫行九翼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為界所謂隨水草以為畜牧也卒直行一翼至底斜角會敵之在前者去而復返用同於車蓋有功也取棋環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為敗北

按此與中國象棋絕異惜其法不詳未能試為之也

七國象棋局
國朝錢曾讀書徵求記云溫公七國象棋局一卷七國者秦趙韓魏楚齊燕也周居中而不與專周也

按此戲惜不傳未詳其法

葉子戲
宋歐陽修歸田錄云葉子戲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此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葉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詞李印彩選之類是也

按自來言葉子戲者皆以為因人姓也又以為唐二十帝之識非讀歐公此書不能知其詳也

又按歐公云葉子似今葉子必以竹為之如老學庵筆記所載簡版是也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蓋即葉子而飾以金故曰金葉子王半山以金漆版書藏經名就蔣山寺取經亦即此類

宋玉巖聞見近錄云國書嚴重未有如玉牌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杖策以軸大難披閱也

按此亦以卷軸不便卷舒改為金杖

佛面浮屠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章即公守洪州因宴各擲戲賭酒乃默占如異日登台輒即成貴采一擲佛面浮屠遂獲祕其體至為相猶在

按佛面浮屠必戲采之名未詳其說
宋袁文寶蘭閣評云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為浮圖何也浮圖乃塔也舊聞張

山人浮圖詩云浮圖好浮圖上頭細了下頭粗借此以名投子者豈亦以一二三四五六為自細至粗如浮圖之狀歟

按此可得浮圖之義謂之佛面則仍未詳

千字文酒令

宋王謙唐語林云薛濤辨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子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也

翻金斗

明于慎行較山筆塵云齊梁以來散樂有擲倒伎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躍謂之金斗

按此說未知有本否唐崔令欽教坊記有筋斗裴承恩妹大娘一條似古作筋斗

不作金斗

明張萱疑耀云今人以頭墜於地以脚番上為筋斗唐語書作筋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作跟則筋斗當為

跟頭今作筋斗兩字皆誤

倡優名班之始

國朝傳故大雲山房雜記云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世宣伶人進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

纏頭非獨施於倡伎

明于慎行較山筆塵云唐時看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倡伎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眩匿秘訣

國朝俞正學癸巳存稿云明常執徐復作花當開業談村老妻談云里中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者一書名眩匿秘訣

按稱賊亦著書真可笑矣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一終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二

夏禹印

清 德清俞樾著

元吳印行學古篇云王球嘯堂集古錄二卷有古文印數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篆所以知之

孔子履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新蛇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耶豈宣尼行勝尚留二編耶又唐宣宗令有司做孔子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王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

平天冠

宋洪遵容齋三筆云祭服之冕自天子至於下士執事皆服之特以梁數及旅之多少為別俗呼為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

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古衣裳遺制

國朝張爾歧蒿庵閒語云古人上衣下裳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步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按張稷若入國朝而卒顧亭林曾與之友則其所云四五十年前者當在明季也

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顯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

按此當是變更古制之始然明德馬皇后紀云裙不加緣則婦人之裙由來久矣

婦女以著裙為重

宋程頤家世舊事云曾祖母佳夫人與從曾祖母雷氏奉祀二叔舅姑晨夕敬畏平居必著長裙

明初衣服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命禮部尚書李

源名等。余酌時宜。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又官自領至。去地一丈。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橫廣一尺。袖口九寸。者。民主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橫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手長五寸。袖橫七寸。袖口出拳。

席帽裁帽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今席帽裁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即中則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圓其半。為裁帽。非臺官。及自即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為席帽。

按此知席帽。猶今之笠。以皂紗圍其前。即裁帽矣。今席帽之名。人多知之。至裁帽。則罕知者。

石林燕語又云。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馮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織。又服帽。故謂之重載。

按此知裁帽與織。功用相同。急就篇注云。笠。皆所以禦雨。大而有把。手執以行。謂之笠。小而無把。首戴以行。謂之笠。其別織。即笠也。席帽裁帽。皆笠也。

卷二十二

明初禁庶民服靴

國朝趙吉士壽國寄所寄。引臣鑿錄云。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取舟中冠。顯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

按此知明初庶民不得著靴也。

蟒衣始於明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蟒衣為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相肖。但減一爪耳。正統初。始以貴虜酋。其賜司禮大璫。不知起自何時。想必王振注。直請開始。有之。自宏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人。違豫獲安。時內閣為劉健。李東陽。謝遷。俱拜大紅蟒衣之賜。輔弼得蟒衣自此始。

按此知今之蟒袍。尚襲明制也。

表非臣服

吳謝承會稽先賢傳云。魏明。字少英。為即功曹。正。烏孫史。額。被表。以加朝服。明以表非臣服。竟不就。故卒撤去。會。不聽。明。右手鳴。左手撒。表。以聞。府。若。後。更。會。

以明代之辭病不就。

按古朝服不禁表。不知何以言非臣服也。

胸背

明尹實北征事蹟云。陸贄賜大紅織金。絲。蟒。龍。並各色織金。胸背衣服。按蓋鈔第六卷。引國朝劉廷璣。在國。雖識。疑。背。胸。即。補。子。請。此。知。明。人。已。有。胸。背。之。名。胸。背。胸。當。即。一。物。但。不。知。是。否。補。子。耳。

獬皮飾袖口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云。獬。皮。西。戎。將。以。飾。衣。服。領。袖。云。垢。不。著。如。風。露。翳。目。即。就。袖。口。拭。目。中。即。出。又。毛。端。黑。不。著。塵。亦。一。異。也。

履屨

宋吳曾能改齊漫錄云。政和八年十二月。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即。以。上。減。去。一。總。並。稱。履。從。義。宣。教。即。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總。純。並。稱。履。按。四。飾。者。約。也。總。也。純。也。基。也。減。去。總。純。則。止。有。二。飾。矣。約。履。上。飾。總。飾。純。飾。

卷二十三

暴履襪

又按周禮。履人。王。與。后。皆。稱。履。乃。以。屨。為。履。稱。大。見。宋。制。之。不。考。矣。

翁鞋

國朝朱點東刻土物詩注云。北人冬月。履納綿絮。履。履。粗。笠。謂。之。翁。鞋。李。崑。峒。集。中。用。之。

以樹葉為衣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夷婦。緝。葉。為。衣。粗。細。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且。可。卸。再。

按此條言。騰。越。事。以。葉。為。衣。亦。殊。有。別。致。惜。無。官。遊。其。地。者。為。購。頁。一。二。襲。也。

絳紗

國朝黃士珣北隅堂錄云。洪。江。江。草。雜。識。載。明。末。有。蔣。某。立。者。以。紡。織。為。業。時。尚。浮。華。反。謂。膚。色。厚。重。者。為。非。蔣。乃。易。以。團。花。疏。朵。輕。薄。如。錦。攜。售。五。都。市。屢。一。開。甚。至。名。重。京。師。名。曰。絳。紗。

按至今浙中。猶有絳紗之名。莫知其始於蔣某且矣。

絲輿

唐張固幽蘭鼓吹云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密錢數千緡使者未敢遲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絲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隨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也使者歸告師古折其謀

按蔡邕獨輪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是漢世綠車至重唐時宰相夫人得乘綠輿今世朝官車帷以綠為貴亦有所做矣

玉抱肚

國朝周亮工畫影云王荆公所賜玉帶潤十四指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

被袋

宋王謙唐語林云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此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主人被置諸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逼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蓄以紐革為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

按此即今被囊之制

卷三十一

四

銅帳

西京雜記云魏長王駙石牀方七尺石屏屬銅帳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此帳廢朽而銅鑄墜落

按釋名云鑄溝也既割去壁上尊又辟其土以壅苗植使壟下為溝受水潦也則鑄是田器之名此云帳鑄疑古字鑄與鈞通

燭籠

宋陳隱隱從駕記云燭籠兩行各六十八

按燭籠即今所謂燈籠也

又宋周煒北轅錄云出館各有細紗二燭籠為道

宋史儀衛志有打燈籠子親事官八十人則燈籠燭籠皆可稱也

南宋宋本紀云壁上掛燈籠既以燭籠為俗則其時必有如今之紗燈籠者可

省油燈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蓋也一

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中每夕一易之尋常蓋為火所灼而燥故連乾此獨不然且

省油錢半

燈華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月有華燈亦有華道光辛巳春先大夫在湖州右辭病疽甚劇先大夫憂甚一夜坐廳事見燈光忽大如天上月四圍幻作五色彩團重重環抱圓徑三丈餘燦爛一室亟呼家人來觀良久始散至夜半家書至先大夫所患已瀕陰症轉陽慶再生矣

按世以燈華為吉兆然如此燈華則世固罕見也

紅羅炭

國朝高士奇金瓶退食筆記云宮中所用紅羅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羅廠按尺寸錫截編小圓劑筐用紅土刷筐故曰紅羅炭每根長尺許圓徑二三寸不等又用炭末塑造將軍或仙童鐘虺各成對高三尺金裝綠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成制名曰線妝十二月二十四日安于宮殿各門兩旁我朝悉除之劑筐亦不刷

卷三十一

五

紅土

宮枕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載碧玉露凝方於中秋前後用無五梧新青布於百草頭上展取草席用男乳蜂窠人參湯總入一宮枕內將露水攪入宮枕和勻溫服

按宮枕之名吾鄉尚有此稱然初不知其當作此宮字也其義亦所未詳

拜匣

國朝黃宗憲愚菴錄云沈嘉國字治先戊寅余至宛治先知之將余襟被強搬去拉子同入城將行治先發吾拜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適明余始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凡人窘則舉會奈何以餉余乎

按拜匣之名甚俗不謂又國初人已見之記載也又舉會句下有注云其壁上有會單是舉會亦有典故矣

卧請書架

明薛尚天將堂筆記云卧可作文而不可讀書曹操有歌案可卧讀楊盈川有卧讀書架一君不知何見余謂卧請最妙余老病喜卧而不能廢讀欲做其制惜未

得也

眼鏡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製之。以道中國。為世寶也。霍都司子獻。送予一枚。質如白琉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圍燈。翳然可開合。而折疊之間。所從來則曰。舊在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疑而問人。豐南曰。乃活大車渠之珠。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予意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書而傳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

按此則明時眼鏡。與今同。而其質絕異也。

自鳴鐘

明馮時可運窗錄錄云。外國道人利馬。嘗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

按此中國有自鳴鐘之始。然云一日十二鳴。則與今製異也。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香山愚天主。有定時鐘。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隔為擊

茶台室時妙

卷三十一

六

鐘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于末一聲。至于初十二聲。復起于末一聲。至于初十二聲。前揭固。書十二辰。候某時鐘動。則蟾跡移。指某位。

按此即今之自鳴鐘。然于初十二聲。于初十二聲。則與今製尚有異也。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閩中絕技五。其一為龍溪孫瑞理。一寸許之自鳴鐘。今未聞有此。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執爾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按今亦未聞有此。

芳草蘭雜紅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明宣德時。芳草蘭雜紅。即仿漢淳春草雜紅。繡刺以為之。史游急就篇。春草雜紅。為前朝古注云。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雜紅。雜尾之曲也。春草。言微刺為春草雜紅之形。一日。非衣色如之。蓋漢人施於繡者。明則用之。繡器耳。

圓棋盤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近余集生中。刻為圓棋盤。其法與方棋盤亦無大異。

巖石成天然棋局

國朝開敏學述云。仙奕山。在城西。南。州城。有磐石。黑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

雲南棋石

國朝趙吉士尋園寄所寄。引南中雜說云。滇南皆作棋子。而永昌為第一。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為上。若鶩黃。綠。中外洞明者。雖執途人。贈之不受也。燒棋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為第一。世傳火色。不以役人。

按雲南棋石。至今猶擅名。李德章之。則無知者矣。

琵琶百六十絃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放翁詠長安富庶。有云。紅絃琵琶金鑲花。百六十絃彈法曲。蓋四十面琵琶也。

又云。宣和間。教坊大使袁柳。應制詩云。金瓶芍藥三千朵。玉軀琵琶四百絃。可謂感矣。

按四百絃。則是四十面也。宋時詠琵琶如此。今人驟讀之。幾不解也。

今之篇為古之笛

卷三十一

七

國朝張爾歧高唐開話云。洞簫。即今人所吹單竹簫。古人正名為洞。今所謂簫。則橫吹耳。

潞琴

國朝張道臨安自制記云。潞王好鼓琴。其所製。前委兩角。材特精良。崇禎年。慈帝嘗出宮中。古琴賜之。後流落人間。並稱潞琴。毛西河有公望遺註。以潞國之琴。賦滿庭芳詞。後此琴入杭州汪氏。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尚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具一。有隸書中和二字。

按此則潞琴。固甚多矣。

池北偶談又云。王嘗做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則近世士大夫家。所得古器。安知非潞製乎。

宋紙兩面可書

明張萱疑權云。余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牒。錄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廢版之故紙也。其紙極

厚背而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由拳山藤紙

國朝蔡方炳廣輿記云由拳山在餘杭牙有由拳村向出藤紙。

按宋趙升朝野類要載有由拳山所造紙余已載於叢鈔卷十一矣但不知由拳山在何地沈肖巖廣輿錄此則亦示因補錄之肖巖曾官餘杭訓導親至其地但不知今尚出紙否當再問之也。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引至正直記云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錄之紙也有碧黃白三品其白者最澤光淨可愛趙魏公用以寫字作畫滿幅而長者稱大白錄後以錄不雅更名白鹿。

李廷珪墨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王氏談錄云李廷珪墨凡數等其作下却之却者為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吳廷珪者最下。

比工作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亦管大筆一雙參題曰比工作楷。

楷

按今人筆管上刻字做此也。

漆沙硯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漆沙硯以揚州盧蔡生家所製為最精其祖映之嘗於南城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沈甚異之後知其為漆沙所成授工仿造蔡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甚眾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為之製造既良雕刻山水花鳥金石之文悉臻妍巧。

蔡珪硯

明陳自慧秋園雜佩云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佘山出藏硯相賞舉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蔡珪製數字。

嚴分宜硯

國朝方濬頤勞園叢說云內閣大堂案上處石硯一方相傳為嚴分宜故物不可移動。

蘇公扇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元張伯溫養家集有蘇公海外十扇此謂一扇不減百金之扇蓋商時去坡百餘年選扇猶有存者然其重已如寶玉大弓矣。

按伯溫識文據子昂之內也。

高則誠拍曲几案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為中即博奇時几案當按拍時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人旅寓武林之崇儒里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

按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琵琶記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啟裝閣中余已載於叢鈔卷十七矣觀此則又撰於杭州大約皆後人附會其實不可考。

青龍偃月刀

國朝羅大尺五山志林云邑無西門築城之初擬開西門跨西山而下抵金塔將山為道得一大刀有青龍偃月字真之且青鳥為謂色不利於西可則關公廟以鎮之遂奉刀廟中神甚靈驗周將軍亦特見感佩。

按羅天尺順德人邑即順德也

余讀明史女梅南中紀聞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

掖刀石有關公所用大刀插石壁上已載於叢鈔卷十五矣夫關公誠有刀刀一而巴安得有二且青龍偃月之名出於行義不足信也。

除奸摘佞鐵簡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劉璋青田人誠意伯是仲子也洪武中拜閩門使賜以鐵簡上鑄金為除奸摘佞四字命以擊百官之不法者時表却御史奏車牛事璋當殿以簡擊其項其辜甚重矣州考說斷以為妄徒弱侯謂誠意家實有此簡當以示信。

按此則小說中所謂打佞簡乃具有之。

非杖

明馮時可蓬窗錄錄云古稱杖即首霜養之思霜雪經一二歲其木條即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用梨為杖尤最明可傳火徹後古讀書燃杖以此。

周元通寶錢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夏振叔言數年前其鄉產大作或教於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瘴者或仰藉聖之靈歟全

陵人傳此錢難產持之即下。

萬曆通寶石

國朝宋筆鈞師偶筆云齊安殿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廷陳之姪得紅石如錢上有萬曆通寶四字余判黃得十六枚。

按萬曆為明神宗年號乃先見於世宗時亦奇。

國初人不識翡翠

國初王士禎居易錄云翡翠產粵中予于皇華紀聞詳其族類然所謂翡翠屬金乃別自一物歸田錄歐陽永叔家有玉碧一形製甚古以為碧玉有兵馬鈐鐫即保吉識之曰此寶器名翡翠云則翡翠又玉色之屬。

按歸田錄一則余已載於叢鈔卷二十矣讀此條則翡翠在國初猶為罕物雖漁洋之懸官中外竟未始得見之也。

明張管疑權云翡翠屬金古有是語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居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可知然否是明代人亦不見翡翠也。

大珠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安慶巡撫江有良咨工部言懷甯縣民楊子有漁于陶壩夾湖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顆如龍眼核重六錢四分非民間所宜留合送代進。

按近時一富人家有珠重一錢八分已為異寶矣然視此猶遠不逮也。

倭鉛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白鉛出楚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擔三兩至粵中而于海船每擔六兩海船買至日本每擔百斤鍊取銀十八兩其餘即成烏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價亦六兩其鍊銀之法誓不傳於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

鍊錫必用芋芳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鑄入錢必用芋芳鍊之方鎔成汁無芋則不成也。

板兒

明董穀碧里雜存云吾鄉自國初至宏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半銅錢七分

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師見交易者皆稱錢為板兒則所使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既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

按今北人稱錢猶有官板之名殆即板兒中揀擇佳者而以此稱別之耶又觀此知銀貴錢賤之由今吳俗猶以銅錢七十文為一錢此舊語之未泯者也。

國朝施可翁閩雜記云陶岳泉貨錄陶王職時鑄大錢亦以開元通寶為大五百文為貴俗呼錢字字與增入金部引字與補云音未詳功字並不載兩瓶雜錄云鑄錢之模謂之版宋時鑄錢每版六十四文故俗有版版六十四之語今江北各省稱大錢為老官版亦是此義稱官版者別於私鑄稱老官版者別於近來之官版也錢字疑當音老錢功蓋即老版。

按此論殊瑤余於叢鈔卷二十謂錢功未詳何字由未見此耳但明時所謂版兒又指低惡之錢則又何也。

國朝無名氏談往云明朝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賣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進至十六年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由私錢獲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嚴察督理街坊錢肆有私錢一文皆三十二文徒一年三天違戍四文斬首其價額隆高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民間錢價下趨愈甚凡賣換錢舖對面見付必如欽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

按此則有明一代自隆萬以後每銀一兩皆值錢六百與碧里雜存每銀一分準銅錢七十其說又異且如其說則崇禎初年銀價猶甚賤也。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明少傅文肅劉公相武宗以木強聞不悅於瑾永之黨在位僅三月致仕歸武宗語於朝曰劉先生真老乾版也。

按老乾版三字未詳何義余疑即老官版之訛。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明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其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蕪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一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甚。

國朝王通湖廣瑣語云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

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

按此經兵陳名不福因于忠肅謀故又記此

又按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車則改名將軍古矣但彼時猶是石礮而非火礮

明復原吉一統書卷錄云上與陳氏戰劉基意友諒以銅將軍害帝乃為計愚之擊游龍丸蓋於巨艦墨與帝對其具下坐帝於近倉詔軍遂舉銅將軍蓋以棋案推帝于倉中將軍及船椅案繼碎而帝得無傷

按此銅將軍亦即鏡也明史劉基傳載此事云飛礮擊衛所御舟立碎

明無名氏逐鹿記云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封門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臺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若物無不糜碎敵風著人皆死是亦明初用礮之故事

海船用槽

宋徐競使高麗錄云夜深潮急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槽以助其勢又云是日未刻到急水門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槽棹隨潮而進

按海船用槽余於叢鈔卷二十已載之矣補書此二事為證

野狐帆

宋徐競使高麗錄云是日南風急加野狐帆制帆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帆於大帆之上使之提挈而行

宋時奉使高麗船名

宋王明清照晷日歷云中書省劉子已降勅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宜令御書苑如法書寫

指南指北針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盞唇上皆可為之轉運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蠟中獨蠟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

按指北之針世所未見然既可使指南亦自可使指北其理一也

又宋寇宗奭本草行義云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兩位蓋丙為大火庚辛金受其利故如是

按沈冠兩家之說是宋時已有指南針而未用羅盤故其用針者止有水浮及縷懸諸法也

千里叫

國朝施可齋問雜記云吳廷華金華集有千里叫五律云器成千里號機巧擅奇功辨制疑橫吹呈材認卷銅不妨特告密最便是從戎私語嗚嗚處繁言噴噴中能通偏為曲無礙總因空偶已除秦法功堪破宋孽敢云風易過誰謂殺如死何必瘋三耳相攜待發蒙詩意以是器名猶袁子才子不語所動江慎修之寄語簡近聞中無此器並無此名

按今日西洋人所製有曰德律風殆即其類

茶香室續鈔

卷二十二

十五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二終

古人室中有竈

清 德清俞樾著

國朝劉書年說經殘稿云。古人之室。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陳隅有竈。是以不寒。陳即與字。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禦寒矣。衛東云。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入。庖廚遠在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必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故使滅竈。又莊子寓言。陽子車南之沛。至於梁。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遊席。場者遊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而入其簾下者。困學紀聞卷十。引莊子。仲尼讀春秋。老子踞竈。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肄業乎。是必皆室中之竈矣。此竈可常施。亦可常撤。說文。煙。行竈也。煙。煙也。惟可施。可撤。故能行。煙。煙即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印烘於煙。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饗之。饗以養食人。我反以煙於煙。用。用。事物而已。古人夜居不用膏燈。燈。新於竈。與用燭同。是確為室中有竈之證。可以禦寒。亦以取明。四時並可常設也。正義云。炷者。無金之竈。此竈上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

卷二十三

一

按劉氏此說極為詳明。今北人冬必設爐。猶其遺制。

儀禮殿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高祖起兵。使子建成。世民。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宮。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讀史者。但以為史氏虛設此語。與指鹿為馬。作對耳。

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學見嘉祥。權拜朝散大夫。於其地造儀禮殿。距此時纔二年餘。

按宋江休復雜識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禮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張庫。遂名此。即此事也。以一時之談語。為官制之美名。由唐至宋。未之變易。亦高德儒輩所不及料矣。

門內繫鈴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宋人江南餘載。陳雅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於門楣間。而綴鈴於門內。復書於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

竹室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樞。樞者為棖。樞。王之竹樓記。蓋其餘意。

按今人知王元之竹樓。不知房千里竹室。

明楊慎升庵集云。李嘉祐王舍人竹樓詩。傲吏身閒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樓。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長夏之景。清麗瀟灑。讀之使人神爽。

按此王舍人。又不知何人。

木牌蓬屋

國朝黃宗羲思舊錄云。何棟如字天玉。住南都之烏龍潭。為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按此視張志和浮家更勝。餘頗年作西湖遊。似可做此為之也。木牌當作木草。

卷二十三

二

氣樓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樓記云。南唐春秋。盧絳入氣樓。盜米氣樓。倉屋中高出數椽。四空以疏米氣者也。

看街樓

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李景讓最剛正。秦彥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泥封之。懼其彈劾也。

明田汝成西湖覽志云。寶佑坊南宋時。有榮王府看街樓。

磬沼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磬沼集一卷。崇仁羅鑑正仲撰。磬沼者為池。因地曲折如磬然。

按磬沼之名。甚新。

八卦房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包副使涵北園。在飛來峯下。作八卦房。圓亭如榻。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巨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

據其中局上開明窗焚香倚樹則八牀面面皆出

鬼背兒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木格閣板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釋文注閣度字九毀反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即為鬼也

按以木格閣板為鬼背兒自是方俗之語似不必附會於度字之音

國朝施可齋閣樓記云俗于壁上架橫板安置食物吾鄉稱為龜背形與名不類疑度版之訛度字古委切音與龜通訛龜背耳

按此則杭州人又謂之龜背而亦疑為度字之訛

娘娘廳

同治蘇州府志引顧丹五筆記云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康熙初為吳三桂墻王承霖所有內有斑竹廳一座又有娘娘廳一座三桂女起居處也

東不可名園

宋洪邁容齋五筆論東不可名園云程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度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董賢傳東園秘器注引漢舊儀東園秘器作棺子有兩圓

卷二十三

三

通居東西故扁西為西園而以東為東園蓋避此也

按此亦名園圖者所宜知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蔡元長嘗開便坐曰南軒有獻詩者曰此軒端的向南開上下東西總不該更有一般堪愛處北風偏向後門來人號為貼題詩附記於此以供笑談

房錢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是官至正郎子讀書一妻一妾常和睦此詩張卿所作張仕至棘卿與史彌遠不合遂不復出

按張卿不知何人此詩卻有意味然一月三十貫房錢亦不為少矣

楮窗圖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詠詩以為常復命鴻臚序班為之鼎繪卷曰楮窗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按楮即穀樹也毛傳以為惡木至今人皆惡之然其樹易於成陰余願覽其扶疏

可愛錄此一則知昔賢固有與有同好者也

東坡集中有老嫗詩云靜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庸為茶候紙子入桐君錄黃纒練成素面頰作玉云云則楮之為用亦大矣

元明果蔬湯食之數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子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按五蔬和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盞盞為盃自注馬孟想即今之折盃

按此則今人饌具與元明大異矣馬孟折盃今亦無此物惟折盃之用想是盛席間飲殘之酒者今俗尚以傾棄飲殘之酒謂之折酒當是明代遺語余初不知折酒之折應作何字今乃知之也

子推蒸餅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載唐歲時節物寒食則有子推蒸餅

元宵浮圓子

宋周必大平園續稿云元宵者浮圓子前輩似未曾賦此生間成四韻

按此知今所行元宵圓子宋時舊俗也

青白圓子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晉陽氣也今愛而為青白圓子乃此義耳

按今清明市中賣青白圓子觀此知明時已然矣

臘八麵

國朝繆良塗說云十二月初八日釋氏以餽果諸物者稱名臘八後明宮中有臘八麵

長壽麵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湯餅即今之長壽麵

按宋張師正倦游雜錄云水滸者皆可呼湯餅龍蒸者皆可呼龍餅然則湯餅固非一類懶真子所云則似專指麵之長條者言

淨肉

國朝董含善鄉雜錄云言謂撈嚴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

我殺不疑為我殺益之以自死鳥殘今比邱得食五淨肉又曰淨肉除人蛇象馬驢狗獅子狐豬獼猴十種餘俱可食

按此知回教不食豬肉即佛家淨肉之說蓋此十種中惟豬肉人所常食故以為戒餘九種本為人所不食故不戒之也後人相傳以為專戒豬肉則失其旨矣

鑿虛煮羊脾法

唐陸龜蒙家陵總記云鑿虛為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投於京兆府城中言鑿虛善煮羊脾傳以為法

按唐趙璘因話錄言鑿虛有煮肉法余已載於叢鈔卷十三矣又記此事為開茶一笑也

又按佛初立教本不禁食肉涅槃經云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肉一切悉斷梁武帝謂立言將謝則大明側隱貽厥將來涅槃經又云若乞得肉以水洗之味與肉別然後得食是又有此通融之法也

南北人食羊不同

宋人釣磯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

純故耳

按此則南北人食羊有剝皮不剝皮之異自古然也

柘子

國朝高士奇天錄識餘云柘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柘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鹹丸子爾雅柘魚焉注謂柘皮厚赤汁中藏卵果廣韻亦云煎汁藏卵果不壞當用柘字

按此說未詳考宋洪邁容齋一筆云玉篇唐韻釋柘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柘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柘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然但用鹽漬不用柘皮

明人以食鷄為重

明王世貞詠不錄錄云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密果餅海味之屬進于楮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無食鷄例也

按此知明人以食鷄為重

國朝前正變祭已存稿引王世貞家乘所載同且為之說曰今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器有鷄鷄鴨二等二十器有鷄鴨三等十五器有鷄然則十簋不用鷄鴨王世貞以御用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

按理初引本朝之制以說明事未知合否或明制亦與本朝同也

今人論茗之法起於明初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為上猶仍宋制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茶加香味摶為細末已失真味宋時又有宮中鑪茶之制尤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瀉便噴瀾開千古茗飲之宗不知我太祖嘗首闢此法陸羽有靈必俯首服君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按此則今人論茗之法自明初始也

宋袁文瓊編開詳云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庵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不起自傍芳叢摘應聲斯須妙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

雲滿盞花徘徊

此乃詠煮茶也北人皆如此迄今猶然香營類稿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舉雖曰茶苑不知爭得入口豈亦如藥之吹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營蓋南人未知煮法耳

按此則知今之煮茶亦唐宋以來相承之法非始於明初也特至明太祖始盡廢龍團鳳餅諸製耳

登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廣南人以登為茶郭忠公浩道鄉集有張紳送吳洞登絕句云茶選修仁方破碾登分吳洞忽當途君謨遠矣知難作試取一瓢江水煎蓋志完遠昭平時作也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平列名之曰登或即登字見研北襟志

不知春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柯易堂曾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者名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巖一徑一樹每歲成葉洋商預以金定此樹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兩以餉富商大賈大致與粟米相類色香俱絕

按此知明人以食鷄為重

按茶名甚奇不知何義

碧登

國朝抗世拔俗城詩話云延邵人呼製茶人為碧登見閩小紀又云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稱紅娘過紅酒謂有神仙到門則以為吉祥之兆插花賞之余謂碧登紅娘天然佳對

俚湯廉香

宋周密浩然齋雜談云放翁詩多用新語如原味無人設俚湯微於時自注廉香白注以松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俚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湯謂之廉香

人侵如小兒

宋洪邁夷堅丙志云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漢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人往游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欣然延入少傾設麥飯菜羹俄然一物如小兒狀眾莫敢下箸獨壽卿學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

按近世小說中有所謂人參果者據此乃真有之

倭子必從雀腹中過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常熟徐蘭臺上六歌各為序其倭子倭之性背陽向陰喜卑濕地三極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蓋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雀飛啄食之倭子非從雀腹中過隨地則不甲折其莖生樹下雜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

按倭子必從雀腹中過世所未知此雀惜不知何名

蕃薯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蕃薯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磽之地皆可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其國有米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中國人截取其蔓以種之地下地數日即紫紫人嘗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

按蕃薯今所在皆有之余於叢鈔第二十二卷載落花生為近代始有之物此二物者古無今有而皆充斥市廛物產之盈虛真不可以意測也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蕃薯有數種皆從海舶來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

又有甜薯圓如鷓鴣卵有豬肝薯形如豬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惟蕃薯種自洋中來也

按此知中國亦有薯然轉不如番薯之處處皆有也

曼陀羅酒

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杜杞在廣南諸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按曼陀羅即叢鈔卷二十二所載之風茄也余因此疑左傳載遂人醉齊成而殲之或亦用此術

喫煙乃佛國舊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唐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伐城具壽白世尊諸必窮畜飲煙筒畜遊鼻筒畜飲水器畜鐵針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畜其所謂飲煙筒蓋旱煙水煙同名毗耶那那律律云吸藥烟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烟也

按叢鈔卷二十二引納蘭成德涑水言稗識知西域之喫煙久矣得此又一證蓋喫煙乃佛國舊俗故今鴉片烟猶出自印度也

烏香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瓜哇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即鴉片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三終

福祿

清 德清俞樾著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宣德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元虎四祥護福祿。香人本名福。狀如驪。其文白黑相錯。豈可觀。

獅弄球

南懷仁坤輿外紀云。利末亞州。多獅性至傲。遇者亟俯伏。雖至飢不噬。常時病瘧。四日一發。病時躁暴。人不能制。擲以球。則騰跳轉弄不息。

按董鈔第二十三卷。載溫都斯坦多獅子。然未及其弄球也。觀此。知獅之弄球。非世俗妄說。

獅子畏龍

唐李肇國史補云。開元末。西國獻獅。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嗜水。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作。果有龍出井而去。

龍與牛交生麒麟

卷二十四

二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足如馬蹄。背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偏身生鱗。鱗縫中綠毛茸茸。其皮見存常德府庫。荆吳間人言牛在水澤。雲霧遠起。即有龍與交。固有此異。

按此說當可信。不然麟乃毛蟲。何以有鱗乎。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龍極淫。遇牝必交。得牛則生麟。得豕則生象。得馬則生龍駒。得雉則結卵成蛟。

郡郡庫中麒麟

國朝宋荃筠偶筆云。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野郡庫中。永陽某公為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現親見之。方麟黃色。光潤如琥珀。然四周五彩環繞。如月華也。

按明萬曆時。光山縣產麟。余已載於董鈔第二十三卷中。觀此文。記之其云方麟。則同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為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

國朝董令華鄉賢錄云。八年辛卯三月。山西平定州麒麟。於是日。有五色祥光。繞牛身。遂生道旁。編體生麟。四足有甲。地方官護送至京師。觀者雲集。未幾死。按此亦言有麟。不言其方耳。辛卯為順治八年也。

瘰癧銘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且巴州有瘰癧銘。注云。滄化中。牛生奇獸。于古集州。山民魏。象鹿首。魚尾。魚鬣。龍鱗。四趾。始生。身有五色。民以為妖。而斃之。乃蘇子縣之北十五步。楊養仲為銘。

飛虎

國朝宋荃筠偶筆云。余從楚中。見飛虎。虎兩前足。有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狀。按官買儀衛。有飛虎旗。今乃知世間真有飛虎也。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肉翅虎。出石抱山。農伏宵出。比虎差小。翅如蝙蝠。身如虎。文飛而食人。其皮可辟鬼物。然則畫飛虎於旗。當亦祓除不祥之意。

卷二十四

二

國朝閩敘粵述云。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開歲一見。或攫人首。啖食其腦。余於潯守處。見其長尺餘。如黃犬形。前二足。皮特豐。闊為翅。然其斑紋。不似山君。一云湖南山中。人多絕附崖谷。採取木耳。或遇飛虎。撲繩即斷。蓋其翅甚利。不聞食人。國朝陸祚蕃粵西偶記云。肉翅虎。產峒谿中。肋有雙翅。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能捕。

按此云。肋有雙翅。則又小異。豈別一種耶。

虎兒

國朝屠倬是程堂集。有顧侯虎兒歌。其序云。顧沂。直隸通州人。生而奇異。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大挑得知縣。分發陝西。補禮縣。調城固。邑有虎暴。沂率眾擒虎。檻之。久之。虎甚馴。沂喜。曰。吾將以為子。虎亦帖耳就沂。沂故無妻。輒閉虎臥室。與同寢。處。沂聽。有狡辯者。見虎伏案下。自閃閃。即大懼。吐舌。沂當服蟒衣。假寐榻上。面向。虎。虎疑非沂。爪攫其襟。沂怒。手擲虎。階下。觸石。石碎。虎幾斃。沂之奇勇如此。時川楚。方用兵。檄沂解餉軍中。卒與賊王三槐遇。沂橫大刀。牽虎直前。賊驚。散。陝西巡撫秦。公承恩。命沂牽虎入署。曰。太夫人欲觀之。歎其奇。不置。云。沂忘虎。虎亦忘沂。朝夕。

室僕隸恒惴惴不少矣。同聞斃虎以樂。沂哭之。真若喪其子者。無何。沂亦死。

按縹流輩。修言伏虎。徒誕妄耳。不謂士大夫中有此也。余謂顧沂之養虎。可與迨配。劉累之養龍。皆古今奇事。

明歸有光震川集。書郭義官事云。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乘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輒不去。翁留守田舍。年一歲中。數至。翁遺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時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妻喜曰。小豹來。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冬寒。則翁足上以覆煖之。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

按此事。又在顧沂之先。是能養虎者。代有其人也。

貌

宋陸游家世舊聞云。楚公諱佃。字農師。使虜歸。攜所得貌。至京師。狀如大鼠。而極肥。臍甚畏日。偶為陳光所射。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貌一嚼投之。即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

卷三十四

三

按爾雅。白狐。郭注曰。虎豹之屬。此所云者。豈別一種歟。

鑿齒以惡獸為名

明張萱疑龍云。鑿齒。乃惡獸名。與構杙同類。余怪晉習王簿。以之為名。未審其意。按淮南子。堯之時。饕餮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害。乃使羿誅鑿齒於鳴澤。之澤。然則鑿齒命。誠不可解。

國朝喬松年。離摩亭札記云。漸離。司馬彪曰。魚名也。說文。漸離。龍無角。高漸離之名。當取此義。

按其取義。亦未詳也。

械食猿猴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嶺南有械。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為種。每哺則。猿猴皆集。列跪其前。械乃一一以手按之。自首至尾。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奉。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猴。隨械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卧。而聽械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械皮為褥。最溫。其價甚貴。宋末。或可談云。械。歷文臣兩制。武臣。即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來二月。械無定日。

視宰相。相皆乘之。徹亦如之。械似大猴。生川中。其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織之。數十片。成一座。價值錢百千。

砮谷

國朝宋聲鶴。廓偶筆云。吳門徐。豫吾。印集中。載甲申七月。偶至崇。明。關。北。門。外。奉。察。馬。生。卯。三。枚。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間。重。三。斤。小。者。斤。許。考。之。書。蓋。凡。獸。皆。有。之。名。曰。砮。谷。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

貂

國朝董名。灑。橋。西。樓。記。云。常。熟。徐。蘭。塞。上。六。歌。歌。各。為。序。其。於。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閉。霜。封。樹。風。搖。樹。顛。墜。地。如。積。雪。貂。行。霜。上。跡。可。數。也。土。人。張。義。幕。以。居。畜。三。犬。一。守。一。逐。獸。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云。跟。蹤。霜。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前。得。其。樹。樹。多。扣。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烟。貂。畏。煙。緣。水。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鳥。雀。飽。則。宿。樹。杪。跳。枝。窺。葉。疾。如。疾。雷。聞。以。木。弩。射。得。之。

按言打貂之法者。其詳於此。世俗相傳。貂性最仁。捕者預服砮霜。裸雪中。貂來。獲之。乃獲以歸。非其實也。

鹿之乃獲以歸。非其實也。

貌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異物彙編云。狗。饕。餮。一。獸。名。饕。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通。入。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

小鹿。小白牛

國朝宋聲鶴。廓偶筆云。康熙丁未冬。余謁相國柏鄉魏公。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新。然。與。大。鹿。無。異。又。云。王。阮。亭。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白。牛。四。大。僅。如。犬。斑。衣。有。肉。峯。如。雲。駝。

按牛不應有峯。此乃強名以牛。實非牛耳。

驢。查。船

明張萱疑龍云。北地。凡。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驢。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太。字。誠。夫。按。今。自。通。州。坐。船。至。京。師。皆。以。驢。曳。纜。先。大。夫。有。詩。紀。之。云。舟。行。忽。與。坐。車。同。

妙法編宜六開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魚鰓疑耀所云則在前明六開中猶未有也

驛生子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驛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人察有驛生子竟無恙

引羊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凡祭祀進少牢以黃旗前導一羊居前謂之引羊引羊終身奉之不復屠羊聞少司馬宋都納公說如此

兔

國朝宋筆筠廬偶筆云曲禮免曰明視陸佃曰免吐也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免故雄豪而孕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免說以為免之雌雄其尾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生子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傳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執為吐也

貓眼定時歌

卷三十四

國朝無名氏調雙類編有貓眼定時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按貓眼定時雖有是說然實不甚足據余謂其由圓而側而如錢而如錢必非可以驟變者因以意定之為歌曰子午錢卯酉圓巳亥丑未棗核寅申辰戌側如錢始附於此亦未知是否也

三脚貓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然時聞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屋上壁如飛

趕鼠

宋龐元英談數云漢溪言曩時筠州新昌縣至五峯間山中有虎子曰山中皆大虎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蔽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懸虎虎過其下虎必鳴嗚自拔其毛投虎身者處必生蟲獨身瘡爛以至於死故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野莽草叢薄中亦有棘枝亦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擊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盡損又可證也

按趕鼠未知何物豈松鼠之類乎

鼠數錢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東有錢鼠其吻如其尾長其聲若數錢故俗云見則主人家有吉慶事亦猶京師人專婿為財神也

朱鳥是赤鳳

明楊慎升庵外集引王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鶴首鶴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鶴亦鳳謂之鶴白鳳謂之鶴紫鳳謂之鸞蓋鳳生於丹穴鶴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吳興沈氏以朱鳥為丹鶴豈知四獸皆蟲之長也鶴之微何預朱鳥亦稱朱雀愚謂此非無雀之雀也當作朱鳥因學紀聞云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是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以王氏之說推之朱鳥亦是赤鳳文選西都賦上駉核而棲金爵注曰金爵即銅鳳也是稱鳳為爵之明證也雀與爵古字通用故書作朱雀耳

鷹隼羽文有八卦象

卷三十四

明楊慎升庵集云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不也

呂四場仙鶴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綠背有龜紋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呂四鶴為黃鶴遺種云

鶴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鶴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吾友王貢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灣隱隱二修如橋非橋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為二或續為一往來不定隱隱聞萬鶴噪雜之聲或時聞一二聲頓噴雲氣紛紛香霧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真有鶴橋之事也

嶺南有雁始於唐

國朝凌揚濬彙編云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歷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嘗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見唐會要

國朝胡自開迴雁峯記云世傳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有

雁飲水死皆人耳食奉為信史可笑也蓋衡之七十二峯從洞庭查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峯天橋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須領羽翼翻翻欲動者勢使然也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僚友採芡山阿勿聞空中啾啾聲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破例過峯何以不迴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說按胡說雖有理然觀嶺南有雁始於唐時則或古今地氣之異未可知也

唐宮鸚武

唐李潘撰異記云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武以金飾之示於三相蘇頌因前進曰鸚武能言不離飛鳥願陛下深以為戒按此當即楊妃教以誦經之雪衣娘也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豪民楊崇義為其妻劉氏鄰舍兒李奔所害架上鸚武發其妻明皇歎訝久之封鸚武為綠衣使者付後宮養之張說為綠衣使者傳是唐宮中有白鸚武又有綠鸚武今人但有雪衣娘罕知有綠衣使者也

燕作巢有二說

宋朱翌荷覺寮雜記云燕作巢避戊己日見白樂天集顧況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泥其詩云燕巢于巢綴維成與樂天所言不同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燕水鳥也故名元鳥其來去皆避社日不以戊己日取土為巢書戊己於巢則去皆因土克水故也顧況詩云燕巢于巢綴維成錯矣樂天云不以甲乙銜泥此可謂既失之驚又失之蝶矣

秋風鳥

按樂天禽蟲詩云燕違戊己鶴避歲初無甲乙之說郎氏不知何據

鷓鴣

國朝陸祚善粵西偶記云柳州街公臺下江水澄澈小魚簇浪而來不可數計潑刺一聲躍出水面即成水鳥未及生毛羽即雁網羅味甚脆美曰秋風鳥按余於蓋鈔二十三卷內已載有秋風鳥一條云出惠州今觀此則知粵東西皆有之也

鷓鴣

國朝厲鶚東城雜記云明思陵於杭州有海大鳥人面鳥聲四足二翼集於城東門音唯唯然陳處士際叔流涕曰此鷓鴣也所見之圖其下多放土因自號鷓鴣其後武林人士之高蹈者不可勝數際叔亦以授徒鄉里終其身百鳥將軍之經於是而有餘

雞軸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雞軸狀如蠶絲以手搓之作牛糞氣出西瀛離腹中雞之有軸猶牛之有黃狗之有寶也近今有以為玦者能辨陰晴天久旱視軸上一點作深黃色則雲油然起黃色布滿則雲合而雨注矣久陰視軸上一點作淡黃色則雲漸開色全退則雲開日出矣川督某嘗得一玦亦能驗陰晴而玦正面有白點一達子時有白氣如蠶自點中起至巳刻約長九分午初其氣漸縮至亥退完一轉瞬間白氣復長則知人交子初矣以手拂之隨去隨長不可磨滅背面亦有白點每至二二至之時則一見誠至寶也

按雞軸世所罕有并其名亦知者鮮矣

漫畫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瀛莫二州之境墟濼之上有一禽二種其一類鷓鴣色正倉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鷓鴣奔走水上不問腐草泥沙啜啜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壯大

按信天緣之名熟於人口漫畫之名知者罕矣

明楊慎升庵集云信天翁為名漢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拾得偶陸者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持帶綠江空啜鯉含藻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延瑞漢之楊林人

按今人多言信天翁罕言信天緣以此詩故也

倒垂蓮

國朝陳尚古嘗樓樓說云園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鷓鴣其羽毛殊類孔雀因睡必倒挂故名

按綠毛公鳳名倒挂鳥人皆知之倒垂蓮則知者殊鮮未知其為一為二也

脂瓶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舊說鳥雀屋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瓶每引嘴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白宦鷓

宋李肖龍在清獻公言行錄云便坐左右圖書無玩好書室所養白官鷄一雙而已
按白官之義未詳疑官字乃官官之官謂雞之已闕者也
宋朱翌荷覺寮雜記云物去其勢象曰積見易牛曰獲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雜
曰敦犬曰開俗語

火焙鴨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語云西域骨種羊廣東火焙鴨皆奇事也始集卯五六百
一箇置之土壙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虛篋候之卯得火小温輒轉
徙虛篋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牀亦藉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
旋減之通一月而雖啄壳出矣所祀為師者則尉遲公謂初有鐵匠置鴨卵數枚火
壙旁久而離出因悟火焙之法尉遲公嘗作鐵匠故祀之

伊川言龍只是獸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戴禮說文皆以龍為鱗蟲之長昨見伊川語錄曰龍只是獸茅
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啻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予意傳云龍生九子
為其為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

卷二十四

九

按以龍為獸殊聽聞據淮南子地形篇云羽嘉生龍龍生鳳皇鳳皇生鸞
鳥鸞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積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
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
者生於庶魚介澤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
龜然則羽毛鱗介皆出於龍固非一種邪

碑碣石跌非負鼎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長沙李文正在閩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語文正對云
蒲牢好鳴今為鐘上鈕鼻因牛好音今為胡琴頭刻獸睡眊好幾今為刀劍上吞口
嘲風好險今為殿閣走獸狻猊好坐今為佛座騎象霸下好負重今為碑碣石跌狴
犴好訟今為獄戶首鎮壓負鼎好行今為碑兩旁蛇蟻蚩蚩好吞今為殿脊獸頭此
見之懷麓堂集考

按明楊慎升庵外集載龍生九子一曰負鼎好負重今碑下跌二曰吻蟠好望今
屋上獸頭三曰蒲牢好吼今鐘上鈕四曰狴犴好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
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

狻猊好烟火故立於香鑪九曰椒圖好閉故立於門鋪

按此說亦云李文正所以對孝宗而與野獲編不同蓋升庵固言影響記之也其
異同處不足深論惟碑跌世皆知為負鼎而野獲編以為霸下此則亦一異說也
野獲編又云龍生三子一為吉羊蓋與鹿交遺精而成能壯陽治陰痿

龍

國朝宋華筠廬偶筆云順治二年余隨先丈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貯一篋中
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

石魚

國朝宋華筠廬偶筆云友人沈仁伯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纜盈寸產石中破
石取之

漢泉三魚

宋馬純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
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纔不
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雖異之而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慮之遂得三魚鱗
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膽
危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逃此語固難信然已剗之魚而游泳不
死亦可異也

按今人止知有吳王贈陸魚不知有此事

蟹

宋寇宗奭本草行義云蟹每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蛻解當日名蟹必取此義
余按蟹之蛻知者鮮矣二兒婦姚云秋初鄉間有賣軟殼蟹者其新蛻之蟹乎入
云蝦亦蛻殼

蟹山

宋洪邁夷堅志云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
慶觀有十歲孫見媪立觀門外偏體流血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緣死即驅入蟹山受
報蟹如山積使父我立其上履蟹身以發小刺我苦痛不可具道為我叩九天主
神章焚之分給履蟹今持以受生庶得免遂不見

按蟹以味美人爭嗜之然其性寒不宜多食余不食蟹十許年矣偶見此則遂錄

之以告世之持蟹者。

天雨蟲

國朝鈕琇瓠脰云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餘從空而降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窗登几幾欲無路蠕蠕之狀豈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舊秋較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按春秋書雨螽于宋疑即此類。

雲蟲

國朝鈕琇瓠脰云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漸大如鵝須臾合井散漫瀟然瀟空遂成密雲山中人稱為雲蟲。

禾蟲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禾蟲形如百脚又如螞蟥身軟如蠶細如著長二寸餘青黃色相間中有白點產海濱田中未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漲至海濱寸寸自斷即為此蟲土人網而取之午前擔負而晝午後即敗不可食取

卷十四

十一

蟲置器中滴鹽醋一小杯其蟲自吐瀉以蒸鷄子或鮮。

線蟲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食之者多生癩癩經火即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疥蟲

國朝鈕琇瓠脰云曹溪金王帝短視雜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景來見人有疥者輒為搜取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按甲申春日有人以顯微鏡見示有疥蟲一枚視之了了惜未細別其雌雄老少也。

蜂分日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謝阜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嶺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歷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辨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與作皆候焉有販者至其地留一

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政歷驗之皆黃道中後天日德吉曜也。

綠蠶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左都御史于公振甲成龍說蠶書蠶有綠蠶視常蠶差小作繭碧綠色迥東種也。

唐初蠶種出於山東。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唐法書要錄所載蕭翼取蘭亭事云吳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

按此知唐初蠶種出於山東也。

蝴蝶占喜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歐陽文忠詩拂面蜘蛛占喜事入藤蝴蝶報佳人蓋用李漁風占怪書云蝴蝶忽入人宅舍及幕帳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坐費子志。

閏年少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程子止曰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按此說未必然當更試之。

除蟲呪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存餘堂詩話云除蟲呪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欲深淵默漆五字置床帳間即除。

脈望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脈望之名見於記載而已累代未有更見者也劉莊年觀蔡之伯父善讀書太翁甚愛之中歲而卒太翁以所讀書置大櫥鎖閉而納之聽事以門向壁觀察兄弟皆八九歲太翁命之曰他日汝兄弟有先入學者即以爾伯父之書付之觀蔡年十九入邑庠遵祖命啟焉檢朱子全書中有一黑團大如當十錢其光如漆若大蟻相銜尚缺一指說未能首尾相接因憶有脈望之異默記其卷第篇第而藏之閱歲餘啟視則已不知所之。

按此則知古書所載不虛惜啟之太早未能相接及有意求之則化去矣。

北夢瑣言載張尚書子事但云壁魚入道經函中因食神仙字身有五箇人能取壁魚吞之可致神仙此人不善服壁且竟吞食此壁魚亦與舊說不同未知又據何書也。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四終。

清 德清俞樾著

華山將軍松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明陳以忠華山游記云度蒼龍嶺望見便於松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

按人知泰山有五大夫松不知華山有將軍松也

國朝黃易高洛訪碑日記云乘竹兜出城五里遊嵩陽書院瞻大將軍柏大七人圍二將軍柏大三人圍

又引明都穆遊嵩山記云嵩陽廢觀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

按此則嵩山又有將軍柏矣

上虞縣秦松

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木則楓樾千丈松封五天周世則注云上虞有地名五天夫始皇封松木為五天夫之處

卷十五

按五大夫松在泰山皇始登會稽亦有此事耶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天夫故老云有佳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子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

草市曰五天夫因佳氏立塔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天夫之名實因佳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柏化石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莆田靈公山有柏一株長止五六尺下半已化為石名柏化石以石欄護之

按人知有松化石不知有柏化石

化金之木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韓侍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傳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小師中道奏廚以瓶掛樹端瓶重木弱為風所搖木葉擦瓶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指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既瓶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

按此則世間真有化金之術矣其木不知何名當亦可遇而不可求也

太平花

國朝高士奇大塚讀餘云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成孕宋天聖中獻至京詔仁宗賜名太平花

娑羅樹

國朝高士奇履從西巡日錄云去嘉慶二十餘里經一山村禪樓數楹在深山處前有古樹高二丈許枝幹盤蛇相傳為娑羅樹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樹枝二百莖唐李邕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娑羅十餘射映千人亞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遺所方面頗證靈應東齊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蟻泰而秋有成洪邁容齋隨筆宣和中國子諱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矣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亦此樹耳范成大三峽山記大峽山有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華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樹諸書所載娑羅樹不獨此山有之然其生特異凡木樹數百枝十餘頭頭六七葉惜未見其花時也

卷十五

國朝許纘曾東遷紀程云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中土主廟內高二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開歲則多一瓣亦名娑羅樹據此則娑羅樹即優曇花矣

東遷紀程又云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白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唐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其條數枝植小盆中未幾一枝忽出枝葉宛然土人以為異自滇攜歸無恙

按許纘曾號鶴沙松江人今未知雲南尚有此種否東遷紀程又稱大理府和山有樹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開則多一瓣亦即此種至高江村所見之娑羅樹未值其花時不知與此同否李北海碑又盛言其

東西茂瘠各有靈應而不言應十二月則又疑其非此種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俗以月中桂為娑羅樹殊不知七葉才即娑羅樹此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梨花今南都宏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子友王水部嘗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

國朝吳震方嶺南雜記云雲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十朵攢為一朵香烈異常

此與高江村所見當是一種
嶺南雜記又云新興縣優墨無花而實似枇杷此則又別一種矣

佛面竹

國朝施可齋開標記云佛面竹長一二丈粗及把節甚疏每節有一佛面眉目口鼻皆具可以為杖出龍巖及永定武平等山中俗為定光佛杖東坡送佛杖與羅浮長老詩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重初白注未詳舊注亦皆不及蓋此種竹從前未見記載也

竹尊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紫勝寺後有竹竿餘千獨一根秀出人呼為竹尊者洪覺範為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坐空餘聽法石於苑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
按竹尊者之名甚新洪詩亦可讀而世鮮知者故錄之

勞竹城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新州有勞竹城記注云紹興二十年郡守黃濬遣人取勞竹以為城環表一千二百八十丈胡寅為記

按番戴凱之竹譜云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錘亦曰芭竹城固是任注云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美人破以為己枝節皆有刺秋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

按勞竹當即此種也

倒挿竹

國朝程祖慶吳郡金石目平江路嘉定州集仙宮瑞竹記引錢氏跋尾云元時集仙宮道士孫應元嘗於齋前倒挿竹一枝已而得法復遂成林因以名軒

種竹法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周益公二老堂標志云種竹正月用一曰二月用二曰隨月定日無不活又云以糟襪細線和土種竹甚茂明年生筍成林又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參拌土置根下雖盛夏亦生

杜詩種竹之說不可用

明張萱疑種竹必以五六月凡夏月雨後皆可也杜少陵詩西窗竹影薄臘月

更須教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豈地有不同耶
種荷花法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引周益公二老堂標志云種荷花以羊角投池中立成

木樨異色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四明舊志有大紅木樨開吾杭錢唐學中舊嘗有一本諸勝載宋高廟時家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書為扇面作詩賜從臣云秋入幽巖桂影圓香深露雪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史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傳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按陳耀文天中記云李德裕平泉莊有刺溪之紅桂又云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當於山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因訪刺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眾芳色澤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蘭草徒得嘉名
按此則紅木樨自古有之且本浙東產也

左牡丹芍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曹州五色牡丹天下第一居人于花園種極左牡丹右芍藥則花繁盛及是則不花亦不繁

唐宮牡丹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豔各異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按沉香亭牡丹得入謫仙吟詠千古豔稱之不知乃有此異據李潛撰異記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則四色乃是四本非一本而具四色也姑記之以廣異聞

大牡丹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牡丹大樹者極必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且惟唐馬嵬驛者尚存正德間為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又池州銅陵縣民人感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造

魏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載鄆溝道源牡丹榮辱志以姚黃為玉魏紅為妃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載鄆溝道源牡丹榮辱志以姚黃為玉魏紅為妃

按今人恆言姚黃魏紫不知魏紅之說

玫瑰

宋王護唐語林云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玫瑰實語訛也當呼為梅櫻江陵記洪亭村下有梅櫻樹當因梅與櫻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演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櫻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枚椽之義也正使便為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於玫瑰耶

按此知玫瑰在唐時猶無定名

黃中李

唐馮贛雲仙雜記云西王母居龍月城中庭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借之過於蟠桃

按人知西王母蟠桃不知有此李也

又按此蓋因李為唐人國姓故造作此說陸龜蒙零陵總記云李直方常第果實若實士者以綠李為首榜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蒲桃為五可知唐人之重李也

根梅

國朝宋葺筠廊偶筆云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根樹誓曰吾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根木梅實杏形桃核道士每歲采而密齋充貢獻焉

李陽桃

國朝周亮工畫影云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陽桃兒相傳空同先主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物以人重如此

大瓠

國朝陳鼎滇黔紀游云瓠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為舟航

字母

按五石之瓠莊子寓言耳不謂真有大瓠且不止五石也

國朝施可齋蘭謀記云閩人稱羊大者曰羊母小者為羊子李石續博物志羊以十子為衛應月之數也則母子之稱亦合吾鄉稱為羊羔當是羊奶之誤即孺子俗稱母為奶字奶亦猶母子之義因羊字從草并改奶作芬仍讀為乃不知乃字於字書有如乘如登如陵三切皆音仍無乃音也

新婦橄欖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橄欖類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以其子緊小按新婦橄欖之名甚新可入詩故橄欖未詳或有誤也

雲南亦產荔枝

國朝杭世駿榕城詩話云荔枝不第廣南閩蜀幸京雲南志土錄蠻以採荔枝賦詩為謝聲瀾瀾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把一在王參戎墅僅六寸徑且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廣

按此則雲南亦生荔枝也

荔枝

明張萱疑燈云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錄蠻以採荔枝賦詩為謝聲瀾瀾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把一在王參戎墅僅六寸徑且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廣

按以滇卷證之張說非云

荔枝亦作權支

國朝吳應遠嶺南荔枝支譜云荔枝字亦用權字衛洪七間云蒲筍龍目椰子權支作此字注云出段公路北戶錄注

荔枝有以人名者

國朝吳應遠嶺南荔枝支譜云諱世祥以種樹人得名又有荔枝曰周紹玉相傳紹玉宜于園移種歸植又云一種名黎仲思思讀去聲出順德亦以人得名

唐貢荔枝地

國朝吳應遠嶺南荔枝支譜云唐鮑防襄州人天寶初舉進士時明皇詔馬進南海為文七日七夜達京師防作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朝離家夕玉關是知貴妃所食荔枝實出南海蔡君謨謂愛嗜涪州荔枝命驛致羅景倫以為一騎紅塵乃道之虛誤矣自注云出徐氏筆精荔枝譜引阮福曰自廣州至關中數千里即飛騎置堆亦不能七日至也當如漢

武帝移植扶荔宮故事以連根之荔栽於器中自楚南至楚北襄陽丹河運至商州秦嶺不通舟楫之處而果正熟乃摘取過飛騎至華清宮一日可達耳

按此說雖若曲盡事理然與鮑防詩朝雜象郡夕函關不合且水陸並進曠日持久計春初即須發南海矣荔支本南產一至北方氣候不同恐未必能按時結實也

自廣州至關中數千里依今制六百里加緊文報例之七日夜未必不可達惟白香山稱荔支一日色變二日香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是則鐵鑿崖笑和帝楊妃口中未嘗喫一好荔支恐不能解嘲耳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余昔記唐世進荔支于辨誤門云唐制貢自南方張君房以

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支蓋妃嗜生

荔支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到東坡川人故得其實宋景文作

成都方物略言荔支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

自有便路也余謂此諸說皆未盡楊妃本廣州人則南海荔支素所嗜也其始命貢

者必是南海然為路太遠不免色香味有變則其後凡出荔支之地如涪如忠如嘉

戎等州苟有可致皆命入貢亦事之所必有者一騎紅塵擾及天下十載後必欲斷

定為何地不亦泥乎

茉莉樹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

屋高雲客為言連江鐵鑿崖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紅豆開花

國朝鈕琇觚賸云吳門東禪寺白鶴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祝曰汝宜速長

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疏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

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楊康熙十二年復開

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葉小於槐葉霜後英落其子深紅可愛

按此則吳中紅豆不為瑞矣

虞美人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嘗傳有虞美人草聞作虞美人曲枝葉

皆動他曲不飲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

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草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虞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為歌氣

所動故其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草不待誤

矣虞姬古不必改字

按此論雖通猶未知吳音之說也

後姚婆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延綏鎮新志花木類有後姚婆一莖作蓓蕾開花五六瓣俗

云當母亦曰虞美人因虞字而傳會殊誤虞美人即當粟花俗名米粟有千瓣五色

又名滿園春

按虞美人與當粟花似非一種當更考之至姚婆當母之名則史所未聞也

蓬萊

國朝高士奇天諱識餘云安南有蓬萊蓬萊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

汝羞否即時憔悴羞色人去青如初

筆蘆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姑熟青山李白粟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舒頌詩云筆蘆

蕭蕭青山顛頤元末人

孤蓬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通雅傳謂之孤蓬又為後北人謂之孤蓬音如孤都即宋景

文所云孤胎今山東方言尚云孤都也

六友詩

宋劉翫蒙川遺稿有六友詩靜友蘭直友竹淨友蓮高友松節友菊清友梅

蒙川遺稿又有用坡仙梅花十詠韻詩愛梅訪梅見梅探梅詠梅遇梅翫梅擬梅友

梅贊梅各七絕一首

按坡仙梅花十詠集中未見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五終

姚丹元	佛印同母弟妹
張天驥	蔡伯佈
方臘舊名朕	高傑
張翥	
卷四	
劉僧過	徐履
詹巖	李溥光
吳中陸叟	彭瑩玉
方正學幼子	明代兩異人
明詩人陳芹系出交南	陸光宙為陶淵明後身
陳第	葛誠
明順義王俺答初非其名	張差之黨有魯光義
黃陶庵子	常太爺
柳敬亭晚為樂裏敏容	羅隨園
卷五	朱竹垞古人名對
缺不全	
尊甫	巴巴媽媽
八八	先娘子
婦呼姑為娘娘	宋人猶不以北堂堂堂稱母
父母呵氣使兒噉	接脚夫
女人三護	情
寡夫曰覺	妻生日詩
明代給假歸娶者	綺疏遺恨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子孫自撰碑誌
倫燈盞令人有子	添丁之識
兄弟分畫	小廬
羔舅	鴛鴦筵席
五同會	門狀

大狀小狀	雙書
侍生晚生之稱	不受門人刺
長一歲稱門生	門客牙
媒互人	我儂你儂
三不敢薦	笑領
使人傳拜	受故人子拜
白香平頭	黃精枸杞
李英	胡梅
商山子	權貴家奴
卷六	
生十四月識字	生四十月能書
七十一生子	崑山周壽誼
烏墩九老	千齡社
長頭仙	元命
茶香室三妙	
目錄	
孟葉重千觔	米元章自定卒年
東坡寢寐三昧	閒居受用
讀書醒睡法	坐不靠背
置枕高下	天鐘天磬
論大小便及洩氣	負臉
左手舉箸	賣懷懂
黃痘子	中山王投賣力法
婦人之服	男子纏足
指氏掌氏	痛氏
張王李趙	黑白號姓
一字為字	新發之家自附巨族
越州袁氏義門	姚孝子莊
富民祝氏	太湖漁戶詩漢清
陳鸞鳳胞	腰圍

不郎不秀	癡為九百
江西訟學	無憂洞
無礙被	歷山飛
桑沖	人通物語
人生尾	洞中小人
南山巨人	
卷七	
彭祖有女	范蠡有女
宋金漂女	昭君妹
楊貴妃為上元玉女張太真	唐玄宗時亦有楊妃
張好好	花歡喜
黃三姑	卸要
小女代嫁	宋命婦亦佩魚
宋太宗賜張齊賢母詩	婦人童氏喜書
茶香室三妙	目錄
九歲女子割股	李易安上書救父
秦妙觀	添蘇
秦檜妻	德清宋李兩貴女
徐蘭	隨春
趙文華醜婦	周忠武公胡婦
一文青	巫城月妹
女總兵丁國祥	善持君
柔些	小青
八面四面觀音	石庵相國姬人能書
十二奴	小娘歌
十姊妹	高麗美女
月山大君	神女
男子化女	
卷八	

秦誦	李陵為臨沅令
馬援化蛇	蔡中郎三美
漢末相者	唐初約法十二條
唐十在	張孜夢李白
杜子美得謚由元太監紐濟	韓退之喜睡
白香山生日	南唐李氏本安吉潘氏
宋為趙廣漢之後	司馬溫公生於浮光
東坡善射	康節先生異事
邵康節聞越鳥聲	歐陽公夢為鸚鵡
高若訥知醫	秋武震救陳曙
王荆公是秦王後身	王荆公死兆
秦檜在金國事蹟	秦檜靖康未議狀不足信
施武子以蘇詩被劾	雷轟薦福碑本無其事
卷九	
茶香室三妙	目錄
岳忠武王母墓地	朱晦翁以能詩薦
真西山生前異事	趙鼎驕侈
王梅谿異聞	賈似道後身為鼠
蟋蟀相公	王冕事傳聞之異
槐雲林納粟得官	劉伯溫得天文書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徐汝康於天啟時發南邊之議
萬歷丙辰天示異象	明季社事緣起
隆武為僧	吳六奇謫
屠忠王史閣部兩書	康熙中以藤牌勝羅利國
明珠家累世富厚	乾隆時偽皇孫
卷十	
許由千頃山故居	燕昭沽酒軒
閻闍流杯亭	常熟浣紗石
伯結宅	屈原馬跡
茶香室三妙	目錄
六	

望鄉鎮李校題字	孟光故里
遠公出木池	王逸少硯池異蹟
薛濤井	溪州銅柱
烏陵為南大吉更定	周文武成康陵皆被發掘
孔子虛墓	杜康祠家
朱張墓	相王墓
亞夫墓	陸平原墓
陶隱居墓	單雄信墓
鄭縣陀山有王介甫祠	土山會
燕子樓	同醉亭
伯都訥有宋徽宗遺蹟	祭京書臨平寺額
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	松鶴庵
申文定八宅	明代西湖岳廟畫壁
五人墓是後來移墓	吳下坊名
茶香室三妙	目錄
鐵瓶巷	馬醫科高墩
稚兒塔	墨陽觀
鶴齊塔	
卷十一	
漢賦最輕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歷代服色	唐制有冤者哭陵下
宋制朝參亦唱喏	宋宮中御宴
宋元猶禁火	金人去頂髮
明君臣畫像	明皇后璽
朝天女尸	唐時婦為舅姑已服三年
為嫁母持服	服坐主喪
暖孝	喪帖稱不肖子
宋人家祭之期	同姓為婚
同姓非族不稱宗	文移稱關

草底檢	青鼓手本
稅課得善	蜀故房錢
漏澤園始於陳向	撫卹遭風難夷
順治年間物價甚賤	正青旗
鷄羽翎	
卷十二	
殿門文武官	鎮殿將軍
朝集院	戒民集
逢辰錄	京朝官鳴道
京官乘角輿	明代駙馬家有學錄
宰相罷歸自稱前鄉貢進士	明代閣臣止稱老爺
子弟居相位宜尊禮父兄	少年宰相
元微之拜相輪軸	翰林清苦
太守燕履	選人家狀
茶香室三妙	目錄
親屬迴避	功加
金帶關子	就山封侯
監生行加屏風	日本真人
卷十三	
唐科目	宋時賣首元賦
二蘇召試事	呂文靖試卷
崇德莫氏五子登科	探花詞
金人科舉之法	試官密改試卷
賣紙毯	明初會試中式人數
明殿甲第御筆親書	欽賜舉人
明初南京太學生之重	鄉試錄前後序
進呈錄用士子文	歷代試期
殿試定期	殿試無門生
減場中式	考試重書法

李太白書壯觀二字	慈聖曹太后飛白
趙松雪自書家用簿	雪篆道人太壽字
白麟偽蹟	不作單字真字
王荆公作字說不識字	元包經奇字
真語異字	厚字
丙	魯字
映映相亂	不識狗字
茶龜誤作茶龜	門字無句
太篆字	百體書
書家不擇筆墨	姜體書
筆墨	淨本
簡字	印文陰陽之別
畫說文	孔子遺履圖
於陵子鸞皇夫婦圖	神佛中畫帝后像
茶香室三妙	目錄
宋畫院魁選	畫稽阮不點睛
自寫真	王荆公畫
清明上河圖第二本	清明易簡圖
朋甲圖	青林高會圖
三星圖	未畫不必用筆
琴畫	奉敕村梅
圖畫夫真	婢作夫人
鸞燕想飛	日本國畫
卷十七	
秦穆公時掘得佛像	金剛力士見緯書
白衣觀音居長白山	觀世音真像
天竺觀音像	柏木中有觀音像
正陽門觀音廟	卧觀音
真彌勒	慈心仙人

善財童子	摩訶婆
密鑿羅漢	佛姓表墨
佛圖澄姓濕	無量壽佛
真上人	李太白識僧加
唐大中年僧	廣祺為更生佛
何立捕道月	知慧菩薩
端獅子	傅大士
妙諦	師輝
匠刺麻	師姑
干姓比丘尼	婆娑婆濟底
釋家參同契	心經非全本
楞嚴經從未入西域	轉經樓
三藏取經軼事	佛生日
浴佛	佛肉眼見四十里
茶香室三妙	目錄
五月長齋	持珠誦佛
門卷	宋時僧牒價
日本僧牒	過海和尚
日本瓦屋和尚	
卷十八	
王子喬兄妹成仙	咽水洞秦人
周太實妻叔茂	婁敬得道
司馬季主男女	張子房服金丹而死
龍伯高	劉日成
天師生日	張道陵妻
湯保衡見張天師	黃野人
桃俊	瞿伯庭
郭仙姑	張果老題字
羅瓊	許達靈

常山甫	田珍史
呂奇仙枕	陸龍先生
石砮	九疑山洞仙翁
維隱	李洞翁
曹八百	党翁
王總管	劉海蟾
終南山壽人	嬾拙道人
七夕乘鶴仙人	回仙
四仙像	李廣濟
繡髮真人	綠天仙
道士坐禪	張紫陽悟真外篇入釋藏
王重陽語	王刁山
諸道德經為偏得仙	玉佩金璫經
神清洞	仙人村
卷十九	易邊館
左綴右款	
天曹賜福真君	托塔天王
捲簾將軍	巨靈名
神荼鬱壘異名	閻將軍
關帝	姚彬關王廟
梓潼文君	紹興倉頡祠
西門豹像	任昉為眼目司
曹子建廟	柳子厚祠異
四官廟	三尸廟
蕭山西子祠	湖州銅官廟
康押衙	南朝六神
金元七總管	簡村太王
茅將軍	鄧將軍

八大王廟	天目山神
太白山神名阿福	雲臺諸將為吳中土神
大禹為清波門土地	朱忠祝禱雨
花園土神	船神父母名
靈神	南堂大君
二七阿太	生魂神
種痘仙師	妬神
半山七娘子	銀瓶娘子籤
金姑娘娘	桃花夫人以洞得名
入神廟叩齒	空中人行
神福	
卷二十	
北大帝	羅鄴山
東郭善死化為蟲	項羽為越郡國殤
沈光	鍾馗嫁魁
盧多避屍久而不壞	石曼卿為鬼仙
史見魂	陳青攝魂
慈月智朗	能通冥府
寄信冥府	假尸還魂
詛人至死	憫忌
產乳死者撞鐘懺祝	死十六日復生
添棺用朱	玉俑
胡大海兵營掘越中冢墓	棺上土繪畫文
鬼尉	早魁
夜夜鬼	鐵籤籤
卿英	鬼見怕
卷二十一	
彭祖八字	陳子昂有乙推極命詩

前定數	水碗卦
水中見形	宋時執草之術
張乘槎拆字	巫者之法
醫藏	鄆山王林劉泉夏石
張仲景治老瘵病	蘇易
騙馬丹	返魂香
校牛黃清心丸方	醫死馬
赤口	宋代善奕人
竹漆銅筆	呂老版硯
筆匠鐵頭	吳興筆工
孫枝發家筆	夏白眼刻物
吳興山匠	內家拳傳源流
十八般武藝	十三隻做式圖
卷二十二	
茶香室三鈔	目錄
舜至周時樂器之數	九絃琴
加陀羅琴	七十二絃琵琶
胡茄十八拍	羯鼓遺曲
不博金不換玉	李仙鶴
崑腔	海鹽腔
彭天錫串戲	朱楚生女戲
內廷戲劇	京師戲館
擊壤	擊甌
擊楸	匾戲子
機	揀
馬弔即戲戲	平索看精
以選官圖下飯	增補宣和牌色
競渡起於句踐	燈謎二十四格
兒童打麥	燕几圖

卷二十三	
謝劉拜殺	李日華西廂
琵琶記撰人	尋親記
繡襦記為金陵妓院作	袁于今西樓記
鴛鴦燈傳	玉蜻蜒事實
中山狼小說非因康對山作	牡丹亭曲本非為墨陽子作
賣油郎傳奇	袁中郎鵬政
張清風	納書楹曲譜
戚氏書樓	紅繡鞋
委順子說書	熊保保
臧晉叔評論詞曲	稗官誣妄
宋江等畫像	大禹治水小說
卷二十四	
四升堂	善養堂
茶香室三鈔	目錄
溫公獨樂園最小	嗔嗔園
百窗樓	百客堂
吳興園圖	俞園假山
三不得	曹氏書院
聚桂文會	京師會館始明嘉隆間
宋時店鋪名	宋酒價
宋時酒店中名目	徐四皓家
歛門	店鋪煎茶
蘇州賣藥朱家	西河沿洪家老鋪
琉璃廠書肆	團
東西鷄兒巷	鬼市子
備作坊	叫果子
淨耳	拍掌
卷二十五	

金珠包子	子推燕子	原酒之始	茶之功效	茶綱	蘭林茶肆菜	穆陀樹葉	茶食	明嘉靖以前無白糖	砍贈書	平旦食粥	芭蕉脯	黃眉	教子升天蟒衣	紙衣	罩甲	得勝褂	浣中衣不敢懸空處	明宮人鞋	卷二十六	禹廟元圭	孟嘗鏡	孔明佳玩	翼德玉珮	銅鼓	唐蘭陵中銀羅漢	朱氏大鏡	李蘭遺劍
齋麵燒餅	果食將軍	澆洛泉	茶之別種	雀舌非茶之上品	女兒茶	碧羅春	糖霜	明宮中七月喫鱈魚	森飯	凍米糕	華山靈豆	宋錦	游魯望布袍	白越議	月白繡花褂	便帽	手帕子		伍子胥劍	鍾離味鐵槍	張桓侯鐵鞭	石季倫鐵靴	伏波銅鼓諸葛銅鼓之別	楊太真首飾合	陽曲劉家大寶鏡	定更石	

十二時鏡	水廠	銅斯羅	鐵十字	仁和縣出雲箭沙	閩高飛	郭公靴	捐鹽船	木牛流馬異說	日本國車	卷二十七	交泰殿大鐘	通天塔即自鳴鐘	太和門箭	錢貫	珠玉能行	食珠	黃磁瓶	看雲琴	白墨	灘哥石硯	峨眉雪卵	宋篋	方竹枝	蘆蕨皆可為杖	宋時椅子元子猶未通行	句容縣鑄古器
連珠火廠	爆仗	木老鴉	劍可屈伸	火石箭	卵幕杯	造船用釘之數	牽船之索謂之彈子	高麗扇	一家底二十兩		景陽鐘	孫細娘自鳴鐘	正德錢	鈔銀知銀色	大珠	玫瑰	毛連	明墨	方子魯墨	玉帶祀	姚黃紙	靈壽杖	之字竹杖	杖之長短	偽造古物	

首陽二賢祠柏	曹娥墓木
扶桑	菩提樹
四君子	六君子
桓桓二木	風雨露晴四竹
四味木	石中自然有松形
種果樹法	瓊花
移接瓊花	牡丹山
寒菊	藍菊
朱竹墨菊	養蘭訣
端午後所開花不能烘開	海棠
獨那委	華山桃花不由核種
寄書桃	服無核菓法
南方樹木移植北方	宋時荔枝枇杷移植汴梁
陳紫宋香	玉帶束佳人
木奴非橘	檳榔
葡萄水	桃花水
青橘子	苗皮果
胎生果	田木以把計
玉米田	接骨木
和尚稻	糯米之名
番菊	大伏苓
蘇珠	山藥帖
帶皂大毒	威靈仙
合歡筍	鄱湖採藥
太湖蓴	蔗
瘦米草	戒火草
金皇草	舞草
蒿可為柱	藜荷為嘉草

目錄

十九

卷二十九	鳥獸種數
鳳皇身似龍	鳳皇
桃花源二鳥	大鵬卵
鶴銜壁	清溪鸚鵡
孔雀升高先舉左足	羽童臺
吐壽鷄	蛇與孔雀偶
白雄鷄	聚燕臺
獅子	阿丹國麒麟
狢	草上飛
鬻尼延	海驢皮
天寶鹿	艾虎
鷹背狗	拂郎馬
水貓	狗場
白鼠	雪裏拖槍
鸚鵡螺	火蠶
螞蟻墳	三脚蟾蜍
江子匯無蟲	輪螺兔谷
竊蟲	祛蟲
狗蚤	水秀才
玉泉觀魚	魚爺井
水明魚	墨頭魚
要魚	楓葉魚
沙瑤	海哥
魚養名伴	鱈魚能辨曲直
明代諸物食料	一鱗直一千

目錄

二十

七元

清德清俞越著

宋方勺泊宅編云金壇郎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曆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凡七今正行鬼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

按此說為術者所罕道以此推之唐元宗開元十二年甲子天元德宗興元二年甲子地元武宗會昌四年甲子元昭宗天復四年甲子江元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河元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海元神宗元豐七年甲子鬼元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天元宗嘉泰四年甲子地元理宗景定五年甲子元元英宗至治四年甲子江元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河元英宗正統九年甲子海元孝宗宏治七年甲子鬼元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甲子天元熹宗天啟四年甲子地元本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元乾隆九年甲子江元嘉慶九年甲子河元同治三年甲子海元然以前史治亂之迹

按之皆不相應姑存其說為談助耳

盤古生日

國朝孫星衍京費金石考保定府完縣有盤古柝石刻云邑人劉招抵得斷碣有盤古氏十月十六日生九字餘書剝蝕

女媧補天

國朝章有謨景船欄錄云陸儼山深云平度州東浮山即女媧補天處其煉石電尚存所產五色石可煆每歲上元夜置一爐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礪石附以石灰煉之達旦火燄燭天為之赤至於今不廢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云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節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前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為魯卿有暮山溪一闕詠天穿節郊射也有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

按此則補天不以上元夜而以正月二十三為詞云云則又有穿地之說豈二十四日為地穿耶

外國歲首不同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賢已集唐南詔以寅為正月四時大抵與中國同又環玉以二月為歲首又西翹蠻以十二月為歲首西戎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歲首西戎未極國以五月為歲首

蒙古以佛涅槃紀年

國朝日羅鈞徒義測危言云蒙古真信佛法有大事輒稱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若干年如所稱

大清順治汗年七歲坐大明汗之金林距佛涅槃之戊子歲三千七百七十七年是也以此推之則今年丁丑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實四十四十一年矣

按所稱丁丑乃光緒三年也實止四十一十年至今歲光緒十三年則四十二年矣

閏正月

明張岱瓊樓文集有張燈致語云崇禎庚辰歲閏正月越士民公約重張五夜燈其又有云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

按閏正月今則絕無矣明季猶有此然其年為崇禎十三年則亦非令典也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開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遠者或三十五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從未置閏

元日立春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宋寶祐會天麻朱錫宅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為百年罕遇予考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禮癸辛禱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天正朔日冬至也按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觀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為實

按光緒十二年正月一日乙未立春上朔道光九年正月一日丙申立春距五十七年又上朔嘉慶十五年正月一日丙辰立春距十八年然則元日立春原非難遇吳下潘順之前輩生於嘉慶十三年至光緒十二年七十有九賦詩云微生

三遇歲朝春

正月初四為宋開基節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開基節建名世多無知者建炎初嘗詔如後來所立元日也

元節名之類。除開基節外。皆罷去。因考建中以後。詔旨。政和二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為創業之日。修設齋醮。已置節名。以水齋奉。詔從其請。

正月六日送窮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引歲時雜記云。人日前一日。掃聚舊帚。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

按人知正月晦日。有送窮之事。不知人日前一日。亦有之也。

正月晦送窮故事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古今詞話。太學有士人。長于滑稽。正月晦。以芭蕉船送窮。作馮江仙。極有理致。子幼時。亦聞已談送窮鬼詞。已正月月盡。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內裏更有庭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喫莫形。每年。只有今日。願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

按昌黎送窮文。但云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宋時。乃有以芭蕉為船者。此事頗新。故因記正月六日送窮。而附及之。

卷一

宋童道廣川畫跋送窮圖云。畫者陳惟岳。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其畫窮女。形貌流洩。作吟打。索窮人。立申新船。行繩引。紗。鞦。擊。棹。鏡。裏。以。解。繡。鷹。之。醉。醺。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為。富。女。作。夢。娘。象。戲。規。為。衣。樓。木。為。簾。畫。之。船。艦。飾。之。綵。絡。王。人。當。戶。返。尋。卻。行。引。階。升。室。拜。獻。惟。謙。乃。知。事。在。唐。為。感。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富。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刺。不。考。其。所。出。也。

按此則送窮必兼迎富於窮方備。

國朝錢大昕春新錄云。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送窮北郭迎富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推為貧驅。竟難。貧。富。通。宜。各。解。貧。如。易。去。入。所。欲。富。若。可。求。我。亦。知。里。俗。相。傳。今。已。久。讓。隨。人。竟。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按韓鄂感華妃麗云。人乞子。以得富注云。東。氏。時。二。月。二。日。乞。子。人。子。歸。貧。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採。蓬。菜。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然。則。送。窮。迎。富。又。不。同。

上元張燈緣起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元。洪邁舍人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提要錄云。梁簡文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送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燒燈故事。多出佛書。

按簡文有列燈下。疑有缺文。今簡文集有燈賦云。何解東之嘉月。值竟爽之盛。則正是正月十五觀燈故事也。簡文集。又有正月八日。然燈應令詩。

又按漢祀太一。有二。並見封禪書。一則。是。人。謬。忘。所。奏。祠。天子以春秋祭。一則。令祠官寬舒等所立。太一祠壇。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郊拜太一。均無正月望日事。且云。昧爽。則非昏時祠也。

廣記又引僧史。魯漢法本傳。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國正月之望。謂之大神農變。月。漢明帝令燒燈。以表佛法大明。又引涅槃經。正月十五日。如來闍維。託收舍利。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然燈三十里。

卷一

按此二說。則所云燒燈故事。多出佛書者信矣。大神農變月之名。未詳何義。廣記又云。歲時雜記。上元家。燒燈。設機關於燈籠之內。以安燈盞。大率用家香。糝。制。慶。外。郡。多。為。之。太守觀燈。使人預於馬前。鈴。運。轉。無窮。而其中。初未嘗執其膏油。不。灑。其。降。焰。不。闕。云。

按此燈。今尚有之。余幼時。於臨平。史家。棟。觀。燈。猶。及。見。也。

正月晦日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令海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為。樂。仍。各。賜。錢。以。充。宴。食。

按藝文類聚。歲時雜記。正月十五日。後。即。繼。以。晦。日。引。荆。楚。歲。時。記。曰。元。日。至。月。晦。並。為。醜。聚。飲。食。每。月。皆。有。晦。朔。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為。節。然。則。古。人。於。正。月。晦。固。有。醜。聚。飲。食。之。事。今。不。復。知。之。矣。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引李繁鄴侯家傳云。以晦為節。非佳名也。臣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然則自唐貞元五年。始置中和節。而晦日之會廢矣。

竹述曰

宋陳元龍歲時廣記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移竹宜用此日一云竹迷日陳蘭齋種竹詩云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

按今人皆知是日為竹醉日不知亦稱竹迷也

國朝王士正龍蜀餘聞云周櫟園詩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洪張事繁又偏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巳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用此事而語甚工

按今人有展上巳展重陽之說古固有之矣

七夕賣穀版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七月七夕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又以首蟻蟻為鳥雁鴛鴦鵝鵝之類謂之水上浮又以小版上傳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版

按諸玩具中穀版最有意矣

乞巧用七月六日

宋陳元龍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京師人家左廂以七月六日乞巧右廂以七夕乞巧

按七夕用六日已載於續抄卷一今乃知宋時京師有用六用七之不同也

中秋賞月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賞月不知起於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我皇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

按唐史文苑雜事云遠開元中秋夜侍元宗於宮中既月天寶遺事又載蘇頌與李又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既月要亦杜少陵同時之事前乎此者武彥張宴曲江觀瀉並八月望事而不言既月藝文類聚歲時部無中秋

閏八月

國朝禮親王嘯亭稊錄記葵酉之變云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欽天監奏改葵酉閏八月於次春二月諸賊以其經有八月中秋黃花落地語附會其說以為本朝不

宜閏八月故欽天監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

按欽天監奏改閏八月不知何說咸豐元年同治元年並閏八月

九月九日為息日

晉子實搜神記云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使各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江南人皆呼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為息日也

按九月九日有此故事今罕知者

九月九日老君生日

宋陳元龍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九者老陽之數九月九日謂之重陽道家謂老君九月九日生取之此也

按今人謂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生未知何據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為老君降誕假一日

十月九日關九

明都穆談纂云太太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主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關九為會甚盛

按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正月十九日名無九都城西南有白雲觀云是勝國時邱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湊比聖濶禱助賊內臣凡好首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

按此則關九無九異名異日疑本是關九後奄人輩諱言關乃易其名且易其日耳

冬至後占士日

宋陳元龍歲時廣記云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災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五穀豐熟五日得壬大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八日得壬海翻九日得壬木麥大熟十日得壬五穀不成

九九詞

宋陳元龍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自冬至之次日數九里巷多作九九詞自法云九九詞乃望江南今行在修文卷有印本言語鄙俚不錄

按此知宋時自有望江南九九詞非止如今所傳一九至九九詞語也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九九銷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久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皆皆詞俚語之類

按此明宮中所行九九詩與宋時又別

交年節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雜記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節其事又見東京夢華錄他書未見載又引歲時雜記云惟交年日掃屋宇無忌不擇吉語云交年日掃屋宇不生塵埃

按今人猶於是日掃屋宇至交年之名則無聞矣

又引歲時雜記云舊俗以為七祀及百神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舊更易皆笑紙幣誦道佛經呪以送故迎新而為禳祈

按此即交年之義也今人但於二十四日送瘟不知百神皆受代矣

十二月二日

梁陶宏景真誥云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真玉君太

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壑好道者宜預齋戒持此日登山詣乞

善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注云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諱謹雜開非專請之宜

按此則惟十二月二日為宜矣余於是日生故喜此說而記之

大等日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等日分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之內多有風雨

月旦十五日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韓退之布武侍御文曰月旦十五日出其衣珥拜之不言朔望而言月旦十五日其語脈有自魏武帝遺令曰月朝十五飯向帳作伎南史孝義傳王文殊父沒於魏文殊立小廬月朝十五以未嘗不北望長悲

女兒節

欽定日下舊聞考引宛著漢志云竈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兒女盡能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甯俗呼是日為女兒節又引析津志云都中人民七夕設請女流

作巧節會稱曰女孩兒節飲宴盡歡次日饋送遷家又引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其女來亦曰女兒節

按此則一歲女兒節有三也

四不祥日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避瀆附覽每月初四日初七日十六日十九日為四不祥又有增二十八日為五不祥大忌上官歐陽參政記事云犯此日者多不終仕沈存中筆談云常歷數觀犯此日皆不得善脫

按此忌今猶然蓋自宋以來士大夫已篤信此說也時憲書首載吉星凶星有四不祥忌上官入宅嫁娶出行而不言五不祥然屈指計之從食指下節起初一則此五日皆在食指小指之上節增二十八非無見也

歲在甲寅多亂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巖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勝數亦閱世者所當知也

按宋高祐丙午

衝土柴望上丙丁龜鑑謂丙午丁未歲輒有變故今乃知又有甲寅之說然要亦偶合未足據也

宋吳潛許國公奏議有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云臣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歷服至於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自是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高宗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大變不有天變必有盜賊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

按此則宋世又有忌庚子辛丑之說

壬子看花

國朝戴路藤陰雜記云熙寧壬子清明東坡看花於錢塘吉祥寺洪武壬子清明楊孟戴看花於西江省按時去坡公三百年賦詩追憶序末云為後三百年張本雍正壬子清明去楊公三百六十年吳江王戴揚滿遊同人會於怡園客為沈麟洲元翁丁靜者擬張得天照李世份鍾儀楊村友炳劉廷清統勳彭翰文啟堂顧小厓成大商蒼南盤沈慎旸廷芳凡二十八彭商俱有和詩見本集

按士子清明有此故實世罕知之余三十二歲遇士子距雍正士子纔一百二十
年為期太近計九十二歲又遇壬子余不及待矣此後再居壬子距雍正士子二
百四十年然距熙甯士子則九百年矣適符三百年張本之約姑記於此後之人
必又有雅集也

仙家自有日月

梁陶宏景真誥云大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第八是向曲山之洞其內有陰
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元
空之中注云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
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產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
可捫視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按此則名山洞穴之中各有小日月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所載陽平諸仙之言曰二十四代各有大洞或方千里五百
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羲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

日星月星

卷一

九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人言日月星為三光然考甘氏星經又別有日一星在房
之西氏之東別有月一星在昂之南畢之北豈日月既為陰陽大宗而其精又有旁
擊者乎

茶香室三鈔卷一終

茶香室三鈔卷二

孔子福地記

梁陶宏景真誥引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嶺可以避水避病長生
按此即謂向曲山也

佛說四大洲形勢

華嚴經音義卷一云四天下皆在四大海中故俱名洲東洲形圖如印西洲形如半
月南洲北廣南狹北洲共形正方

佛經紀里數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三引佛本行集第十二云七微塵成一窗踊塵七百塵
成一兔毛頭塵七兔毛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塵成一
蟻七蟻成一蚊七蚊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
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五弓成一杖二十杖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
舍成一由旬計一由旬合有十七里餘二百八十步

卷二

一

又引俱舍論第十二云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為色極少七極微為一微塵
積微至七為一金塵七金塵為一水塵量水積七為一兔毛塵積七兔毛塵為一羊
毛塵量積羊毛塵七為一牛毛塵積七牛毛塵為一龍遊塵量積遊塵七為一蟻七蟻
為一蠶七蠶為一繭七繭為一指節三指節為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為一肘四肘為
一臂積五百弓為一俱盧舍

按兩數有不同據前說則二十八指節成一肘據後說則一肘者七十二指節矣

真泰山

國朝孔貞瑄泰山紀勝云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真太山世傳五岳
真形本此

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
也所云小泰山未知何山豈即此真泰山耶

天台山本稱南岳

唐釋湛然輔行記云天台者章安山記云本稱南岳周靈王太子晉居之魂為其神
命左右公改為天台山也若準孫公山賦云所以不列於五岳闕載於帝典者以其

清德清前撰若

所立遺其路曠故未知曾安所出

天台石橋有實有虛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記云按仙經云此山有石橋一所見二所不知其處又云多散仙人遇得橋即與相見以此言之即虛仙之橋也非今常人見者然則天台石橋有實有虛

經石峪

國朝麟慶雪鴻因緣圖記云經石峪方數畝許偏刻隸書金剛經字大於斗筆力遒勁巖刻光采如秦秦山道里記載北齊武平時梁甫令王子橋好內典嘗於岨岨山刻石經二俱八分書與此如出一手或即其所書邪又阮雲臺先生小倉浪筆談載鄒縣尖山摩崖有北齊唐題字筆法相同或出豈書亦未可知

按泰山經石峪所刻金剛經今已不全任從園中丞汪祁門閣學許星臺方伯均有榻本曾得其字為楹帖見體然其為何人所書竟無考也見亭先生所說亦擬議之詞

又按錢竹汀先生日記云得首小松相言於鄒縣之尖山則山鐵山得摩崖佛經

皆北齊北周刻有章子深唐書等銜及武平大冢等年號字大者二三尺小字亦七八寸然則山左磨崖刻經不止一處惜無人往揭也

句曲山似已字

梁陶宏景真語云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為名注云今登中茅元嶺前後望以大茅為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復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

大小酉

明巴汝楫南中紀開云大小酉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棘荒坵洞門不復可跡矣彼中楮紳云先朝一道臺游洞攜出書一卷及衡齋取閱已成片石從此遂迷入洞路徑

按此則二酉真有藏書明人猶得見之也

赤壁洞穴

東坡志林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有一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峻深遠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

按東坡赤壁賦琴操之危藥全前見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謂鶴巢是實事已記於叢書卷八今又請此乃知有鶴並有蛇而又有所謂徐公洞蓋賦所云履巖巖披蒼苔殆即其地邪

九連山

國朝吳偉業冠經紀略補遺叙廣東山寇竄附江西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村中利下利即王文成所平洲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採以為窟穴

按今民間相傳有九龍山為盜賊巢窟或即九連山賊

按明史王守仁傳池州容城頭守仁誘獲之自將抵樂連破上中下三村餘賊奔九連山山橫巨數百里險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誘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利立平和縣觀此則九連山險峻可知宜其為逃淵藪矣

藝香山

國朝陳錫路黃梅餘話云藝香山在長興縣北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案中記西施越塵不知何緣在長興也

蘇州飛來峯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蘇州天平山亦有飛來峯高率迪詩云風吹我眉雲來依此山佳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搖動石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盤山千佛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則動動眾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然石根山連無纖毫動

按杭州西湖寶石山有一石頗與此石相似

太湖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歙縣汪氏得九蓮庵地建別墅曰南園得太湖石九以二峯置海桐書屋二峯置澄空宇一峰置一片南湖三峰置玉玲瓏一峰置荷花庵賜名九峰園石工張南山嘗謂澄空宇二峰為真太湖石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濤年久孔穴自生因在水中殊難運致惟元至正間吳僧維則門人運石入城

延朱德潤趙元善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獅子林有獅子含輝吐月諸峰為江南名勝此外未聞有運致者若郡城所來太湖石多取之鎮江竹林寺蓮花洞龍噴水諸地所產其孔穴似太湖石皆非太湖島嶼中石骨若此二峰不假矣

南海盤陀石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佛氏一藍丈六治文室諸天寺語余初未信近聞童少泉云南海盤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涉甚艱人不接攜此石亦不覺其重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千人亦復不窄此目前道場明明證據可破凡夫臆見

相思石

明張岱聊齋文集有海志一篇志補陀也云山中最奇者相思石用醋浸之則能移動兩石置東西必移向一處故名

衢州石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地記稱衢州常山縣石洪溪水中產石奇秀萬狀有高不足尺而尖銳聯數十峰高下起伏空牙濤具諸洞穴者昔年於吳山人少君處見

釘官石

宋周密葵辛謀識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入則速得美官否則齟齬不能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躲婆石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右軍為賊山老姥書扇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姥既得厚值數來求書扇之厭苦避於此石之後也

山關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正統十三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關開闢數次共沈於水起復闕逾時乃止觀者如堵

弱水三千

按里巷之語可資一噱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請有一婦出私財建橋不使翁知也

正堪作對

按里巷之語可資一噱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請有一婦出私財建橋不使翁知也

山關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正統十三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關開闢數次共沈於水起復闕逾時乃止觀者如堵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溜山一名膠輪小國也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關然中有八瀾各有所主廣三十里所云弱水三千是也若商船遇風舟師不謹落入其瀾水漸無乃沈而不返矣

內地亦有弱水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歷歷在目江海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然不時有覆溺之患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

漳濱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淮河漢各能獨達於海故受四瀆之名高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濱合著濱名請以漳水為一瀆並前為五奏上不許

按今水通漳水由衛河入海仍非清也

又按小水發源與海近者皆能獨入海如北之淄水墨水南之定水汀水皆是惟遠水發源塞外行一千三百餘里至海州衛三空關入海此或可以當一瀆乎

抗嘉水路古今不同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唐以前自抗至嘉自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海故水設關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石棧自錢唐北抵禦免之胥口乃其證也至今有石門斗門之名而其跡則湮於阡陌矣

入龍出龍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嚴陵七里灘土人謂之龍訛為龍言若龍中因謂初至為入龍既盡為出龍龍本音閩江反以為若龍訛也

吳中四泉

國朝顧震澤吳門表隱云天下六泉唐張又新品定吳門有四原注云第一泉郭璞墓前第二泉無錫惠山第三泉在虎邱山第四泉在治平寺即楊素井第五泉在獅山獅子浜第六泉在許家坊

按入龍出龍至今其地土語猶然集韻鍾部江部並收龍字則俗讀亦有本也

按入龍出龍至今其地土語猶然集韻鍾部江部並收龍字則俗讀亦有本也

吳中四泉

國朝顧震澤吳門表隱云天下六泉唐張又新品定吳門有四原注云第一泉郭璞墓前第二泉無錫惠山第三泉在虎邱山第四泉在治平寺即楊素井第五泉在獅山獅子浜第六泉在許家坊

山獅子浜第六泉在許家坊

山獅子浜第六泉在許家坊

按唐書陸龜蒙傳。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一慧山泉。三虎邱井。六松江餘並不言。所在吳中四泉。恐未足據。至張又新。本非端人。而名泉乃經其品定。不足為鑒。反足為辱耳。

惠德孝坊道五泉名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七泉在道州。唐元結銘序。有泉七穴。命其五曰惠德孝坊道。欲飲者有所感。一曰漫泉。自旌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按此五字。殆皆次山所造。然考之字書。惟惠字無之餘。則皆有餘不溪。

六時泉

國朝鄭元慶石柱記。受釋餘不溪。引留青日札云。不作秋蘭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柑。詩郭不韓。韓鄭注。承華者郭。不當作柑。郭足也。即今言花蒂也。此地有茗溪。其流相適。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助。

蜀中開井法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蜀井。自宋皇祐始用筒井。架木如桔槔。懸繩繫木。木端縛圓刀如杵。擊石得屑。日以升訖。井口如盤。以巨竹去節。北壯相銜。周貼井身。以喝淡水。又以竹之大小者為桶。無底而窺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井中。氣自呼吸而閉之。一筒致水數斗。豎高木數丈于井傍。謂之天杆。入井之筒。繫於井側。設木以繩絞之。宋時用人。今用牛。繫上機。發水瀉流于畦。匯于池。熬之成鹽。鹽多。視水重輕。又云。攻井之工。視地脈其繫也。鐵為杵。銳其末。有架高橫木其上。以篾繩繫杵。隨摩墜。狀如桔槔。低昂不息。日得石屑。以升合計。毋躁毋忘。毋中止。毋狐疑。遷徙其財。其版而成。歲月既久。田宅而外。典及衣物。朝逐鹹水。夕稱富氣。

水盈丑卯巳未酉亥。六時水潤。謂之六時泉。

蜀中開井法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蜀井。自宋皇祐始用筒井。架木如桔槔。懸繩繫木。木端縛圓刀如杵。擊石得屑。日以升訖。井口如盤。以巨竹去節。北壯相銜。周貼井身。以喝淡水。又以竹之大小者為桶。無底而窺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井中。氣自呼吸而閉之。一筒致水數斗。豎高木數丈于井傍。謂之天杆。入井之筒。繫於井側。設木以繩絞之。宋時用人。今用牛。繫上機。發水瀉流于畦。匯于池。熬之成鹽。鹽多。視水重輕。又云。攻井之工。視地脈其繫也。鐵為杵。銳其末。有架高橫木其上。以篾繩繫杵。隨摩墜。狀如桔槔。低昂不息。日得石屑。以升合計。毋躁毋忘。毋中止。毋狐疑。遷徙其財。其版而成。歲月既久。田宅而外。典及衣物。朝逐鹹水。夕稱富氣。

於鹹水也。入地五十丈。則無地矣。然後以竹作吊桶。其底入水。則開水滿。輒合。以鐵鑊上之。置鑊鍋煎之。即成鹽矣。

按光緒丙戌歲。有人獻言于出使日本之徐星使。言日本有鐵棒開井之法。用木作長梯。架鐵棒一枝。每枝長四間。日本以六間重六十貫目。日本以百兩。將此梯。插入地中。盡一梯。又以一梯。繼之。兩梯相接處。有三孔。以橫鐵貫之。盡十二梯。無不及泉矣。抽出鐵梯。以巨竹如棒。粗細者。通其中。節首尾相銜。插入原穴中。即有清泉湧出。如箭。風夏不竭。是說也。人咸以為奇。今乃知蜀中開鹽井。本用此法。或彼國以機器佐之。較捷速耳。

安日河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孽。悉得銷除。

聖水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天竺山川有聖水。能止風濤。昔人以琉璃瓶盛之。遇風濤之即止。

按此恐無其事

天竺即五印。度今屬英吉利。如有此水。航海者豈不一用乎。明史西域天方傳。曰。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是此說固見於正史。國朝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傳。所稱云。默加國。西行百里。曰募底。納城之東。曰謨罕。慕德神人之墓。頂有五色光。墓後有泉。泛海者。汲而藏之。遇颶而灑。波濤頓息。然則天竺聖水。即此是也。乃回教之言。恐不足據。

江湖避風之術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江湖間。盛夏風起。於願盼。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於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潮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已時。即止。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祭海用頭巾芒屨布襦

宋方勺泊宅編云。海國朝廷下祭法。三牲之外。別用頭巾。芒屨。布襦。及推沙版。各一百二十。毀止。則沙漲其處。

按祭海用頭巾等物未知何義

鐵符鎮海

宋方勺泊宅編云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士寅歲鹽官縣亦溢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貯以青木匣府遣曹官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

古長城

國朝禮親王昭捷嘯亭雜錄云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鄂羅斯西抵準夷吹蛇蜒數千里屯戍墩臺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始皇以前未聞築長城者宜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抑疏化禪通所築也

宋植榆柳於分界之所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恣命蕭維之胡馬南竄遂成坦途

卷二

合古法

宋三泉縣不隸州郡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太祖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縣令聞道馳驛賀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至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矣紹興初四川制司建言升縣為軍失祖宗之指

按宋史地理云大安軍本三泉縣舊屬興元府乾德三年平以縣直屬京至道二年建為大安軍三年軍廢縣仍舊屬京紹興三年復升軍南渡後復置三泉縣隸軍然則三泉縣之升軍至道中已有此舉非始紹興也北宋三泉隸京南宋三泉隸軍則北宋南宋並有三泉縣而體制則不侔矣

國山亭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載徽宗御製良嶽記有國山亭又載李質曹組二臣所作良嶽百詠詩有國山亭一首云軒檻正在翠微中欲雲雲生四面峰瓊瑤地鋪紅瑪瑙巖玩山崑崙碧芙蓉

按以國山名亭甚奇說文竹部箒以判竹圍以成箒也無國字玉部巛市全時規二切圍也或作箒則以國為箒之正字廣韻下平二仙市緣切有箒字即引說文為說國字同上則以箒為正國為變體上平五支是為切有國山名在吳郡

又有箒字曰威穀圍箒字同上則不以國為箒之變體而專為吳郡山名其箒之變體從竹作國疑二仙部中又有箒誤也其韻與箒同類篇從之以是為切者為山名在吳郡以清沿切者為箒之或體良嶽之國山亭不知宜何讀若讀清沿切則威米之器何以名山請是為切則不知當日何取於吳郡之山而名之也今人但知江南有國山而良嶽之國山亭則無人知矣

哺飢坂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哺飢坂在絳州北六里即晉趙盾哺桑開飯夫處

虎邱有城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郝經字仲謹仁和人元進士虎邱詩集載仲謹登虎邱賦呈居中長老詩起句云虎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東斷人行又周南老正道有至正丁酉冬曾履城虎邱詩八首虎邱華城吳人亦鮮有知者予嘗泊舟山後見遺

卷二

址尚存

按今距竹垞先生時又二百年未知遺址存否

同里

宋周恭癸辛雜識云近歲平江虎邱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為食息之地

按國朝吳江楊復吉著夢閣隨筆云我邑富土鎮至成宏間以其名費禍雜合其文改為同里乃觀周公謹所記已有同里之名則宋元間已然矣非明代始改也余前取楊說載之叢鈔十二今辨正之

王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十年十七避兵練浦歲己丑移家梅會里在大彭嘉會二部之間市名王店或曰石晉時鎮遠使遠居此或曰元學士承家於是或曰元學正給也傳聞各異將布衣之想語余曰予知王店之所由名乎洪武中孝廉補及其弟釣之所居也因出所輯楊詩彙則二王詩俱在焉且出二王合刊詩彙舊本共一冊讀未竟客至而罷又數年而詩近無子遺書者先可歎也梅會一作梅處水

曰梅溪鋪詩所云吾家舊在梅溪上是也梁孟敬石門集有題嘉興王氏梅花莊詩未審即二王所居否

余門下士王君廷鼎以其十三世祖賓溪君墓志見示云宋南渡時自汴遷吳以善寶致雄傑因姓其地曰王店未審與此王店為一為二

封橋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約隱紀談云楓橋舊名封橋後因張維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半道紅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楊行密遣使召田頌願迎行密來使於半道紅注云半道紅在北郊舊植桃化之所凡數里

按此疑即今所謂半山其地挑花猶盛 宋吳自牧夢梁錄載杭州市鎮北關門外有半道紅市

之字路

國朝陳錫路黃燭餘話云唐人方干詩路尋之字見禪關蓋謂盤旋而上形如之字

也五代劉昭禹亦有之字上危峰之句

按今俗有之字路之語由來古矣

魚皮國

國朝趙廷健常明縣志云順治十六年發崇明水手征魚皮國次年凱旋述其俗魚皮為衣魚肉為食頑梗不馴由滿洲折而北千里

按魚皮國不知何國趙志修於乾隆二十五年距國初未遠或非無徵也

國朝無名氏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所載地名有大黃窩鷓鴣窩注云音音呼鼻之俗字云水邊車輪聲

按光緒甲申乙酉間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奉命防粵駐軍大黃窩然書來止作落字不知其當為落也落落二字字書並無

茶香室三鈔卷二終

茶香室三鈔卷三

清 德清俞樾著

子路父名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山東仲家凌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崇碑文子路父名彪子路生于泗水莫子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凌

茲無靈

國朝喬松年維摩亭札記云新序謂孟獻子得一子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為時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遺之族

按新序非莊列之書可比必無寓言其稱顏回者殆獻子之友有顏氏子後世誤傳為顏回耳樂正秉牧仲外又得茲無靈及一顏姓者可補孟子所未及

茅靈

孟子外篇樂正子春生孝也茅靈死孝也注引劉熙曰茅靈都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徐福當作徐市

元各行間居錄云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請作市廛之市故疑福為別名也

臯伯通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糞金村民臯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額兄弟皆死妄語無稽豈又一臯伯通邪吳地記又云漢議郎臯伯通字奉繩卒莫骨門號伯通城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於山矣

按今吳地記無臯伯通逐金牛事

東漢孝子古初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長沙縣有古初墳云後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延及初力不能遷柩乃伏其上以身捍之火遂滅長沙異之以為至誠所致

按東漢有此孝子世罕知者宜表出之

國朝黃宗憲南雷文定王孝女碑云古來火通視極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瓊齊之傅瓌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楨明之楊敬祝大畧節略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

按碑王孝如慈裕王故之女

際階火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黔由之先有際階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階火之象侍立于旁

關鎮

陝西通志商南縣有康康太子墓世傳太子三國時人炎往哀徵據土僧說為關鎮所平

按俗傳關公有子名關索其有無已不可考此關鎮又不知何人矣

又按關鎮關索實以聲近而清而吾湖武康縣有嚴康屯兵處相傳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為刀草盾為鐵唯喉三寸肉耳妻鮑三娘美而勇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實康唯而墮至今村社稷廟演其遺事云云見前溪逸志按嚴康即康康關索即關鎮實即一事但一在秦中一在吳越相距數千里不知何以同有此記傳耳

古今圖書集成引新水縣志王氏女名桃弟悅漢末時人俱拜年未字有背九精諸

卷三

一

家武藝每相謂曰天下有英雄男子而材技勝我則相託終身時絕少匹敵者適河東關公長子索英偉健捷挑姊妹俱較不勝遂俱歸之先是邑中有鮑氏如材行與挑悅似而悍驚差勝亦歸索三人皆棄家從關百戰以終原注云正史未見

按關索之名已無考乃更有此妻三人尤屬異聞姑記之以資談助

張烏巾

唐張彦遠法書要錄云吳時張宏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昇山有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國朝鄭元慶彙釋引

雲字通志云烏亭在昇山上王羲之造以烏巾氏所居又云子嘗讀書烏山問烏

山何以名土人曰古烏巾氏所居山上有烏亭舊址即今烏巾庵山下有烏版橋羲之子獻之嘗為吳興此亭或獻之造余按吾邑德清亦有烏山志稱昔有烏巾者其家善釀酒居此山此必一人無疑烏亭為王獻之所造疑即為張烏巾而遷蓋其人能書故獻之建亭以存其舊跡也廣韻所載姓氏詳矣而十一樣烏巾下無烏巾氏可知唐以前並無以烏巾為氏者烏巾氏之說後世訛傳也

張棟理書斷妙品九十八中飛白五人張宏居第二云吳處士張宏字敬禮吳郡人

為學不仕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並善篆隸其飛白妙絕飄若雲遊激如驚雷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也可見張烏巾各體皆工且有者述傳後在書家中亦卓卓者又引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亦稱妙絕然則王太令為華亭者必是此人吾邑翻樓張烏巾游跡在所必至吾邑烏山之得亦必以此人也余家即在烏山之陽表而出之以告故鄉父老

陶隱居父

梁陶宏景真語云馮子對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後入吳烏巾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龜注云吳無烏巾山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然天目何以謂之烏巾余疑目乃月字之誤古帽字也烏帽者烏巾也即吾邑之烏山耳雖未敢質言姑附其說於此

陶隱居父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陶隱居父貞賢家貧以寫經為業書類蕭惠話羊欣一紙價四十以故隱居五六歲即解書

按隱居父名貞賢而貞白先生之繼不避其家諱何也

姚戮

卷三

三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云戮美賊反參檢也諸書所無唯趙書有人姓姚戮作此字也孫氏星衍曰此即姚戮戮字不見字書即戮字誤耳

愚按元應所見既有作姚戮者未可竟以為戮字之誤疑戮字當作戮從七姚戮之名本是此字今從省作戮遂不知有戮字矣

梁四公子傳三曰戮戮廣韻三燭有戮字神蜀切姓也梁四公子戮燭之後則子正從文而音同贖未詳

郭幼明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且善飲酒好會賓客而已亦贈太子太傅

明月玻璃

國朝吳仲賢小抱庵詩話云太白詩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袁簡齋以玻璃魂為不可解

按魏瓘李翰林集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玻璃

宋葉夢得進善錄云蘇子瞻善言神仙晚因王聖得此丹元尤奇之直以為李太白所作謫詩數十篇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為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因取道藏編讀作詩間有放蕩奇詭語子瞻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縵為醫官出入禁營公門下醫多奇中宣和表復為道士名元城力試林靈素為所毒啞血死

按東坡集中屢言丹元不讀此不知其為王氏之孫子也東坡為此人所愚後人遂為東坡所愚矣

佛印同母弟妹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己而為廣陵園子人博士李開元生元出家部氏生發如

按發如乃汴姓元豐中命待詔惟白圖其貌入禁中紹興中潘子賤題其傳神云嘉祐風塵中人亦如此感故見後村詩話一母三嫁而所生皆知名亦奇

又按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李定字仲洪洪州人晏元獻公之婿欲預齋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與大穢其孫即商考彭以詩名列江西詩派中此是言東坡之李定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皆顯名一時揚州人

又李定嘉祐治平來以風采聞乃致老如國之祖蓋濟南人也據此則李定有三佛印同母弟乃字資深者也

張天驥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為作放體字記以比古隱者過矣東坡笑曰裝飾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禽獸畜味之流皆舖席中物也

按今人讀放鶴亭記執不以張天驥為隱君子不知乃有此說

蔡伯佈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真宗嘗錄召試神童蔡伯佈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于此司農少卿官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佈奏末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遠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賜臣御詩云七關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歲時又云勿念臣幼稚幸蒙恩賜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男兒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為生欲望聖慈特賜

許臣再任官勾江州太平觀一任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前時耶後閱宋興神續歸田錄云伯佈字景嵩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因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上必曰清即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八十歲監司馬乞落致仕與宮祠其略云蔡伯佈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

按余於叢鈔卷七引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作蔡伯禧又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均誤當以此為正

又按宋史真宗紀不載此事是年二月有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粟帛一老一幼皆在是年亦奇也

方臘舊名朕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方臘舊名朕童賈政曰臘後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高俅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輪苑出帥中山留以子曾文肅又肅以使命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祐陵為瑞玉在晉卿日與晉卿善在殿廡解返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欲解以掠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云近創造一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衛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睥睨不已王呼來前曰汝亦解此伎邪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意大呼諫單云可傳語都尉既謝篋刀之賜並所送人皆執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不次遷拜猶至使相備恩三衛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然不忘錄氏每其子弟入都給養問劬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辭歸京師當時如童貫梁師成皆生詩而俅獨死牖下

按今小說家說高俅事與此正合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宋高俅墓在橫塘明萬歷中土人趙應奎其親黃山北掘地得古碣云其宅即今高師巷原注云出徐鳴時橫溪錄

張嵩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新進士張嵩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起其他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偽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馳或可脫死他何

卷三

必解耶。諸孫想于元長。元長慨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技藝之能。嘗曰。目下姑且收拾人心。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為之垂涕。所以叙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備字柔。南劍人。後亦顯名於時。按近時有一平話。曾叙入此事。

按宋史三百七十九卷。有張當傳。實載此事。非小說家虛言也。傳云。族子應之以當。應之其即耕道乎。當福州人。卒後廟食邵武。今未知邵武尚有當廟否。

劉僧遇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高宗晚年無嗣。單州碭山縣茶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曰僧遇。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成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俟其稍長。教以雕花版。有京師販豬人張四兒。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僧遇竊自喜。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殿中龍鳳之語。迨三京路定。有詔訪求宗室。僧遇乃自謂是少帝第二子。從告於縣。知縣請監酒石某問之。乃石駢馬之親弟也。僧遇言在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痣。嘗手撫之。問其流落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婦背負出城。至夏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婦違統領所教。後自己逃去。歸於婆家。時劉統領尚在。即尋訪而質之。僧遇私謂統領曰。我真正少帝子。公言如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過。奉告於朝廷。統領懼。悉如其言。遂津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可疑。且奏取旨。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從其言。奏聞送門司關門。勒得淵聖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貽委清強官就泗州取勘。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亦有送飲。餼入獄中。一行人皆厭。飯後。追到劉婆家。搜獲方具。奉旨法。杖二十。判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于刺字極細。小直杖半。俊杖不敷。決既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為趙麻。胡度候軍。俊王後送滁州。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為趙麻。胡經行。有火光也。僧遇經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猶自謂真耳。

按日知錄云。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棟者。詐稱信王棟者。詐稱趙王德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恭帝嫡姪者。詐稱柔福帝姪者。莫不伏法。乾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輩。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尚有疑以為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顧氏之說如此。今觀六硯齋所記。則詐稱淵聖皇子一事。在當時亦有紛紜之論矣。竊謂此事自有可疑。所謂石駢馬者。乃哲宗女陳國公主所嫁之石端也。僧遇呼為翁翁。言其腋下有一黑痣。此何從知之。且一劉婆家兒。子與劉統領風馬牛也。何從得其累年過惡。挾持之使不敢異。同邪石某與劉統領皆言。王伯路一奏。遂羣以為真。王伯路即王安道。一見秦檜。初不相

識遠稱之為中丞何於秦檜則信之如此於劉備則疑之如此邪王安道本一
賣酒秀才因秦檜之故得知泗州不能不因其人而疑其言矣邱文莊詞云問徽
欽既返此身何處豈不欲其返者并不欲其有子邪與明季王之明事同存為疑
審矣王安道識秦檜事別詳第八卷

國朝錢甲申傳信錄云冬十一月忽有男子貌似太子同常侍投嘉定伯周奎府
中奎姪鏗引與公主見抱頭大哭奎飯之舉家行君臣禮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匿
東廠門一夜出潛至東華門投豆腐店中店小兒易子以蔽衣居五日送至崇文
門外尼巷中留居半月而常侍來遂攜歸藏于密室今聞公主在故來傍晚哭別而
去數日後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慎無再至十九日又至奎留宿語之曰太子自
言姓劉說書生理可免禍否即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遂之門外遂以犯夜檢刑部
山東司主事錢鳳勳劾其事訊內侍舊臣共言此真太子舊司禮太監王德化亦言
其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聲稱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勅之太子言宮中事願同
呼萬錦衣常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齊跪曰此真太子訊之晉王執不言是獨舊常
侍內監是之遂下常侍內監及錦衣十人同太子皆繫獄錢鳳勳上疏力爭略曰前

太子危地也何所親觀而假之正陽門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又有宛平縣民人楊
時茂上疏請將茂身肉剝為泥骨磨為粉以贖太子順天府內民人楊博等疏言叩
留故明太子以贖舊王嗣祀

按此事不知究竟亦罕見記載顧亭林先生但知有王之明一事不知北都又有
此故太子也附記於此

國朝禁名禮橋西襟記云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五甲第一百四十二人徐慶本貫
溫州瑞安縣時春檜欲妻以女因陽狂廷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為之語曰
殿榜若還顛倒掛徐慶依然作狀元事載附錄世罕知之

按朱文公即是榜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之存世謂以文公故不知榜末高赫然有
徐慶在
宣和書榜云慶為不知何許人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位置寬純書唐魏極有功近
類神仙吳彩雲故名焉

按此人慕女仙而以自名亦奇然今人竟莫知有徐慶也

李溥光
國朝禁名禮橋西襟記云雪庵書韓文公山石詩末署至元丙戌秋八月上弦雪庵
考雪庵李姓名溥光早年為僧後蓄髮授官著雪庵字要一卷錢遵王著錄於讀書
敏求記謂能辨襟勒式傳陳宏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為二十四法又云字要序
作於至大元年翁月望日自署圓悟慈慧禪師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雪
庵張秋塘校云雪庵字元暉大同人少為頭陀號雪庵和尚大德中詔蓄髮授昭文
館大學士

按此人出處甚奇
吳中陸叟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緘云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為運籌典計一
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為黃冠以老
按此言沈萬三致富之由與他書異果爾則陸叟真豪傑之士矣

彭瑩玉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至元四年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
時反背心皆書佛字以為刀兵不能傷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莊民家子寺
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里紅鏡半天翌日召其
莊老詢之曰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乎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
兒子僧喜曰蓋與我為徒弟乎老者遂抱為僧十歲始送入寺與妻徒媿預言禍福
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皆愈袁民
翁然事之及事敗逃淮西淮民爭庇之嚴捕卒不能獲

按彭瑩玉以妖僧創亂而竟伏誅幾與明妖婦唐賽兒等然元史順帝紀至元四
年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偕稱周王偽改年號尋擒獲伏誅無彭瑩玉之名
且亦非寅月寅日錄此以廣異聞
外史於至正十一年紅軍初起書起斬黃卷宗彭瑩玉和尚推徐真逸名壽輝為首
則彭和尚固徐壽輝之嚆矢也
方正學幼子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魏澤字秀思涿水人刑部尚書瑯琊侯諸葛洪與史惠

山云夢恩錄方博士家時藏其幼子以故方氏不絕謝方石詩所謂條枝一葉是君恩是也

明代兩異人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康汝詢字仲言華亭人李峻字公起鄞人仲言無印公起口啞耳聾兩君乃能勤於篆述不廢吟咏是難能也侯官曹能始作二異人傳一以耳治一以目治咸不惑於公安景陵之說世之號為詩家者反不如瘠瘠之指鹿矣

按景陵謂鍾伯敬也明史作竟陵人而竹垞先生此書率稱為景陵當核

明詩人陳芹系出交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芹字子野系出交南國王水樂中避黎氏之亂來奔遂家南京中嘉靖甲午科舉人六試禮部不第謁選知奉新縣調簡得賓鄉謝病歸結青溪社有陳子野集朱東漢停雲小志云青溪自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閒有遊笛步者晉王徽之遺桓伊吹笛處也陳明府芹即其地為蘭馬俯瞰溪流頗有幽致歲年未幾參軍懇辭約余為詩會其上

按陳子野以異域之人入居中土居然列科名之籍膺民社之司卜居勝地號召名流出谷遠為海峽佳士矣

陸光甫為陶淵明後身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陸光甫字與晉平湖人與宗旭初賜璩之璞君璩輩十人結文酒之社晚夢一道士持陶靖節小像索題詩視之即已也題云在晉為淵明躬耕辭五斗昔以節自持今惟義自守千載復歸來春風吹五柳曾識白蓮人遠公是吾友蓋十八人中有白蓮道人如本也翌日復作偈言投筆而遊

按此事甚奇宜陸公果靖節後身邪

陳第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第字季立號一橋連江人初為學官弟子俞都督大猷召至幕下教以兵法起家京營出守古北歷遊擊將軍有奇心集五岳兩粵游草又云一傳儲書最富余嘗游閩中林秀才待其後人所輯世善書目未售見唐五代遺書琳琅滿目秀才許至連江代購逾年得報書則已散佚徒有惋惜而已又附錄馮山云季立不得志繼戚俞之後登壇為名將拂袖歸里聞焦狀元弱侯老而好

學喪糧白門雜經析疑卒為名儒論兵論文皆有根據

按古音之學至國朝而大明非唐宋諸儒所能見及也然溯其先河實自陳季立始余初猶未悉其人讀此乃知其負文武之才以名將而為名儒亦有明一代少偉人也

葛誠

國朝精人整頓極集云萬曆甲子內監孫隆以織造至蘇刀民藉以作奸六門設稅吏糖負出入必稅錢數文間閭擾動吳人葛誠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隆走杭得免誠詣官待罪當道以亂民不宜名誠改為醫疏聞後以故得免又十餘年以疾終吳人表之呼為葛將軍未死時江淮開客舟祭賽之輒有驗死葬虎邱五人墓側文肅公題其碑曰有吳葛賢之墓康熙癸丑春予過虎邱於其猶子處得瞻將軍遺像稍帽戎裝猶凜凜有生氣上有吳因之文文肅諸先輩題識

按葛墓今尚存余從前作葛將軍歌即據此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太監孫隆以督織造駐蘇州朝廷方起稅籍惡少年行賄充委官來興張蓋勒索尚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成率眾二千人分作六隊一人

搖扇扇前行後執棍隨之知長洲縣事郭室嘗見民情洶湧擒委官頭目械於元妙觀眾立毆死裂其尸知府朱奕元勦諭始得解散此萬曆二十九年事也葛成慷慨就獄後得宥罪

國朝章有謨

國朝章有謨字齊齋蘇州人萬曆甲子歲惟稅事起自商販工作以及菜餚細瑣畢稅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初三日詛元妙觀為首六十八人名曰圓行不呼而自集者萬餘人以某巨魁為詭環其履而詢之會已亡去乃縱火不取一錢有私其入者共擊殺之惟罪人是計蘇守與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為誰不可得環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解散越八日忽有一壯夫袒肩搖扇扇排眾出揖太守曰予為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申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義之于是諭眾散其黨成獨請囚太守為之流涕遂亦罷稅成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遂以聞諸撫臺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成尚家居崑山七日聞變方入郡觀奇事不覺為義氣所激實非成首也時天氣晦冥威暑竟如秋時雲雨怒風不止當事者始疑重時後乃未誌一時傾軋至有純其像而祀之者祈禱咸應人目之為葛將軍眉公重其人與之交成亦嚴事眉公嘗執爨蓬下眉公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因又稱葛道人

按此兩說與堅瓠集有異如靜志居說則部署井然頗有兵法可稱葛將軍如景船齋說則見義敢為從容就死不悅葛道人矣疑景然所說尤得其真余前詩止於山塘非莫山人也此則未詳孰是

又按其易名也亦有可疑亂民不當名誠宜當名賢子余疑其初名當道以亂民不當名成改其名曰成從其形也及後遇赦得吳人義之改其名曰賢從其聲也此雖臆說頗似近是

明順義王倫答初非其名

國朝禮親王昭禮嘯亭續錄云定制皇子入學選八旗武員授騎射名曰諸達體制稍殺於師傅蓋古保氏之職明順義王倫答即小王之子之保氏故眾相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亦奔隨之一端也

張差之黨有吳光義

國朝黃宗義汝存錄云江右王猷定落余當時張差高同一人闖入名婁光義前門兌錢為業者也以多力得脫亡命江湖

卷之三

卷四

黃陶庵子

國朝程國棟嘉定縣志云黃陶庵死節時遺孤孤甫四歲及長將應院試學使胡在恪閱履歷冊曰是誠陶庵子也原保曰然已而竟不到遺使往其寓呼之則空房廢卧牀口鼻血滿樓矣後還報乃歎息扁門望自此絕意進取

常太爺

國朝劉猷廷廣陽雜記云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於北即於南門外常家莊庵中種髮為僧人猶呼為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

按中山王孫志氣昂昂為梅村所歎此常太爺乃不為梅村表揚名氏騎如可惜也

柳敬亭晚在蔡襄敘客

國朝王澐漫遊紀略云蔡襄敘公再起視瀟趨予行士寅季春自淮浦登舟公之客共載者有湖上宋生知醫白下柳生王生善語談包山春生曉音伴舟中休暇命柳生談隋唐開神官家言其言絕無柳生侈於口危坐掀掩音節頓挫或吃一作戰聞

聲或囁囁效兒女歌泣態公嘗揀聽之僮僕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稱善率至夜分乃罷

按此柳生即敬亭也余澹心版橋雜記稱柳敬亭甯南賊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營營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吳梅村作楚兩生行亦止言柳生近客於雲間帥雲開帥即馬提督也知也皆不言其為蔡襄敘客而王勝時與之同在舟中則柳晚為蔡襄敘客其年蓋康熙元年也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淮陽柳敬亭為左軍南幸舍重客甯南歿於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惟悴失路垂老客於長安龍松先生贈質新即詞云鶴髮開元也來看荆高市上賣漿屠狗云云

據此則敬亭垂暮又客京師未知其南歸否

羅隨園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關地諫茅偶有怪石使疊為山偶臨水使濬為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歎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

卷之三

卷四

孔子曰樂在其中遂自號曰隨園云

按此隨園未知與袁誰先後也

缺不全

國朝裴輝棊林筆談云潘憲施公貌奇醜人號為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其醜而人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歌而人心何害焉按李笠翁十種曲有所謂闕不全者不謂真有此也惜施公不載其名未知何人

朱竹垞先生古人名對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鹿柴先生王廷其字子昆過余外舅馮翁小飲余陪末坐先生舉古人名俾屬對偶記憶頗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溫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靈奴對張慈子全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逢父韓澤木對李栢筠蔡有鄰對徐無黨王殿吳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劉方平對徐國明劉仁本對范道根先生曰將來必以詩名取材博矣

卷之三

清 德清俞樾著

尊府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人父曰尊府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昌黎送胡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人

巴巴媽媽

明文祿龍興慈記云李巴巴王媽媽聖祖微時有恩鄰人也登極後召至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

按巴巴俗呼父也字亦作爸此二人殆翁媪歟

明文林瑯琊漫鈔云趙氏乾媪高皇義父之妻也世襲指揮

按此知明高皇有義父乾媪李巴巴王媽媽殆亦此類歟

八八

明方以智通雅云八八巴巴也稱老成者曰八八或巴巴今回回教以老成者呼八八其聲近把仙傳陶八八肅宗時道士以丹授顏真卿者

按王篇父部色浦可切父也巴即色字之省顧況哀園篇謂父為郎罷罷亦色之轉音與八同也

先娘子

宋王明清揮塵三鈔載張夫人哭魏夫人詩自注先娘子云

婦呼姑為娘娘

明黃煜碧血錄魏廓園先生自譜云孺人簪纓先孺人拒前獨紡常至丙夜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警妨如故明日以為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

按孺人者廓園先生之妻錢氏太孺人則其母薛氏也是明代婦人有稱其姑曰娘娘者

宋人猶不以北堂萱堂稱母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毛詩伯兮篇焉得諫草言樹之背注云諫草今人亡處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嫁居之人然伯之哲也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覆開故有北堂之義

按此則今人以萱堂北堂稱母宋人猶不也且以其花不雙開故以稱嫁居之

人則非今名矣

父母呵氣使兒嘔

宋黃休復夢溪筆談云偽蜀眉州民姓家氏名居泰中年惟一男忽患疔瘡父母日夜焚香望我眉山告孫真人禱乞救護一夕夫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時受父母氣較少吾今救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男開口而嘔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依夢中所教積年諸苦頓愈

按此法有理每見有少年疔瘡者醫家云先天不足此或可以治之乎

接脚夫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篇云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養子孫舍居婿隨母子孫接脚夫等見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終半詔者為今

按接脚夫之名極可笑當時亦見之今甲邪

按舍居婿亦謂之入舍女婿夷堅志云饒州市院千三名伯者淳熙初年靖州門裏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婿

女人三嫂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嫂幼小父母遺通人夫婦遺老遺兒子也

按佛書所謂三從佛書謂之三從

情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昭德諸君謂婿為借情之婿近世方訛為借盼之婿予幼小不能扣所出至今悔之

按廣韻三十二霰倉句切有倩字注云倩利又巧笑貌四十五鈔倩假倩也七政切是倩盼之倩倉句切假倩之倩七政切方言三云東齊之閒謂之倩郭注云言可借倩也則應讀七政切明矣故翁未讀郭注耳

集韻三十二霰倉句切倩字注云東齊謂之倩此即所謂近世訛為借盼之倩者也乃至今循之呼婿為倩輒讀如干去聲矣

寡夫曰兌

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兌寡婦曰兌

按寡夫之稱兌於經典未見後世亦無此稱

妻生日詩

國朝吳仰賢小純庵詩話云生日祝嘏起於後代唐人詩集中無題不備獨無祝嘏詞惟李郭有為妻作生日寄意一律中云驚禽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殊覺却俗

明代給假歸娶者

國朝鄒方坤名家詩鈔小傳云吳偉業年二十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廷試一甲二名時猶未娶持檄金蓮寶炬花帶冠帶賜歸里第完婚於明倫堂上行合巹禮蓋自洪武開科花狀元給假此為再見士論榮之

按梅村雜入本朝然及第後賜婚則在明代也

國朝朱葵尊靜志居詩話云陳泰來字上交平湖人萬曆丁及進士年十八舉於鄉十九釋褐歸娶賜內府金花燈籠此亦發第後歸娶者鄭氏或專以鼎甲言邪知平湖李劉仰字贈以對聯云秋進士聯春進士大登科後小登科尤為佳話稱秋進士者明代鄉試中式本有鄉貢進士之稱也

卷五

三

未三十孝陵以小秀才呼之既奉詔歸娶邵亭貞女宋學士送之以詩所傳紅錦裁雲春真應紫蕭吹月夜乘鸞是也

按此亦玉堂歸娶故事但非科甲

明史霍縉傳縉字渭先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此亦發第後成婚者

綺疏遺恨

明唐寅六如居士集有綺疏遺恨十首皆詠物之作其第一題為砧杵詩云忍拋砧杵謝芳菲敲斷了冬夢不歸聞說夜臺侵骨冷可憐無路寄寒衣諸詩皆類此似是悼亡之詩余從前悼內子姚夫人有詠物詩二十一首亦可為綺疏遺恨矣

按祝枝山京兆所撰唐六如墓志銘云配休慳沈然則六如凡兩娶此所悼者徐歟沈歟據檇雲山人明史葉云下詔徵請為吏耻不就歸家益放浪後緣小故去其妻而六如與文衡山書云僕少年欲以功名名世不幸多故父母妻子踴躍而沒然則徐氏死甚早所悼者必是人也又云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僕奴據案夫妻反目則以小故而去者必復妻沈氏矣今首詞彈唱伯虎妻甚多正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城聽唱蔡中郎也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國朝朱葵尊靜志居詩話云王氏為永嘉族望其先世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子

子孫自撰碑誌

宋錢易南郡新書云呂術州溫祖延父渭俱有威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微文學之荒墜也

偷燈蓋令人有子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瑣碎錄巷里巷小入上元夜偷人燈蓋等云吉利一云偷燈者生男子之兆本草云正月十五日燈蓋令人有子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之勿令人知安卧牀下當月有姪

添丁之識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張芸史言舊見唐野史出二事一甘露橋起北司方收王涵盧全通在坐并收之全折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全語疑其與謀

卷五

自涯以下皆以髮反擊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全無髮北司令添一釘于腦後後人為添丁之識云

按此則添丁亦非美談矣

兄弟分畫

宋郭椿畫續云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一半或橫或豎當中分剪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為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小鴈

國朝陳錫路黃欄餘話云李賀送小季之蘆山云小鴈過蘆葦影落楚水下吳正子注云小鴈恐為長言之弟大曰鴻小曰雁喻小季也稱季弟為小鴈精絕

羔舅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麗情集明皇時樂供奉楊羔以貴妃同姓寵伴殊常或謂之羔舅

按自來珠楊妃者未知此事

舊定席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太師太平王燕帖木耳自帝即位不復留心政事溺於酒色宴
趙中丞家男女共席名為舊定席

五同會

國朝朱真靜志居詩話云吳洪字禹暉吳江人累官南京刑部尚書宏治中官太
僕卿與禮部尚書長洲吳原博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都御史長洲陳玉汝吏部侍郎
郎吳應王濟之詩酒倡和立五同會五同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司
道也因為名亦曰同會者五人爾因屬越人丁珠繪作圖五家各藏其一

按五同之名雖佳而同志同道頗嫌其褻國朝諸人履歷彙集云王景明之南
京張東海贈之詩有云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冬官王偉以為未盡
交游者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因著六同詩語此亦明代
故事也

門狀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
孫香室三鈔 卷五

文後以為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札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某月日結
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置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
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間人云某官來見而苦於聞人
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按此可見宋時士大夫往來投謁之式

老學庵筆記又云明州禮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
巨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

按此如宋時雖皇太子亦與士大夫同用門狀

大狀小狀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利
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按今人投謁有全紙有片紙始即宋時大狀小狀之遺

雙文書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宣和間有以駢儷體啟與手書俱行卷主於後故故謂手書

為小簡然種各為一紙已而或厄於書克不能俱達於是駢儷之謂之雙書紹興初
趙相元鎮貴重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并上
之謂之品字封後僅止用雙書而小簡多至十餘幅不勝其煩雙書則子儀而劉子
自二幅增至十幅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為雙書自若紹興末魏公為參政始命不
受雙書後來猶為例然牒啟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劉子同封之然外郎
猶用雙書也

按此可見宋時書牒之式今時以駢儷體啟與手書俱行殆即古雙書之遺意乎
又凡有所干請或以紅紙書銜名而直叙所請事則亦可謂品字封矣
侍生晚生之稱

國朝裝肆集林筆談云今人投札有侍生晚生等稱不知始於何時及閱方奉常集
幼時見簡帖祇書某人拜後則係以侍生晚生晚學生矣乃知宏治以前猶無此稱
不受門生刺

國朝裝肆集林筆談云汪國楠出揚給事東明之門東明却其所投門生刺而今稱
晚學謂為主求發不敢借為私交楊公可謂識體
卷五

日知錄引五禮俎云國朝惟禮文敬齋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
按明史霍鶴傳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稱為座主及
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然則文敬固有為為之也
長一歲稱門生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
稱門生

按文中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白首北面此事究未知真否後漢書朱穆年
五十奉書趙原和稱弟子朱則老矣未知趙年幾何也如姜子發於趙康節亦可
為雙矣余從前館於休甯汪氏從游甚眾甚或有年長於余者故余詩有云拜手
稽首稱弟子問其年齒吾所兄附記於此

明唐寅六如居士集與文徵仲書云昔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
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師

門客牙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湛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

郡人求館者多就其之又多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才充書籍行開豆腐店予少時與同在勅局為副定官徒經義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

媒五人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齊隨筆云元史呂思誠傳泰復叔母媼居且甚巧食以活思誠慎其節令為媒五人以養之媒五人疑官媒也

我僕你僕

金元好問遣山詩集有句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僕我僕看遣山北人亦作吳語

三不敢薦

國朝章有漢景船齋雜記云徐文貞嘗言我生平自誓三不敢薦為醫係人之死生為師係子弟之終身薦婚係人子女之休戚吉哉斯言

按文貞即明大學士徐階

笑領

國朝劉欽廷廣陽雜記云受人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來云既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使人傳拜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風俗人在遠或閉門則使人傳拜以為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款於閉門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答與之為禮如賓主

受故人子拜

宋范德操北窗炙錄錄云呂源明言欲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交初不辭讓至荆公溫公始答拜至其人通寒溫叙父兄交契舉再拜始不答拜如此則受半禮矣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吾家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之不同如此然以恩意觀之荆公溫公最得中制

白首平頭

梁陶宏景真樸真檢為許必欲移歸後唐乃封其真經一厨子付馬明淨室之中馬明淨使有心奴子二人嘗侍值香火洒掃拂拭注云一名白首一名平頭

按太白詩平頭奴子搥大扇本此

黃精枸杞

宣和書譜云道士陳景元字太虛號真靖自稱碧虛子所役二奴一曰黃精一曰枸杞則而不狡真有道者之役也

李英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李英字少芝以青衣給事南海歐大任有秋思一律俞汝成云計有功唐詩紀事二百餘年詩人千一百五十家而卷末有僕二人一為成陽郭氏捧劍之童一為池陽刺史戟門門子朱元余輯盛明百家詩僅得李英一人可以為難矣

又云錫山俞汝成輯盛明百家詩錄青衣一人南海李英也錢氏列朝詩集益以二人扶濟李佑內鄉馬來如余錄詩錄又益一人閩林汝元也汝元閩王料夫家青衣

又云閩中青衣善詩者尚有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三人未詳其名

又云徐文長遺稿有詩云南海大夫既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鬢詩伴兩蒼顏自注尤山人侍者范履能詩不減歐梅伯之僕惜其棄不得見也

又云吳忠華亭姚元龍宅青衣嘗作桃花詩陳微君繼儒賞之勸其辭主人送至小

昆山為焚香道者

胡梅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胡梅字白叔吳人給事徐通政申宅晚替以醫自給疏清整道人白叔幼而慧以孤旦登湯四生叫他愚山之納柳姬如是也白叔賦惟狀詩愚山學館於是詩名籍甚晚輯列朝詩集目之曰山人

商山子

國朝曹廷璣鵬陂漁話云我郡真門內杜政園百二十年前為郡人蔣浦先所為名曰德園有樓園畫會園卷中有青庵顧札于子秋題五律四首有句云詩傳顧士叔白注園中賓主僕從凡二十七人今惟商山子在憶郭頻伽畫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云蔣氏老僕能詩曾藏詞科前輩即此人也

按余詩第九卷有贈長沙歐陽奉詩奉乃馮氏之青衣也能詩文者有泥中吟此亦一商山子乎

權貴家奴

亦一商山子乎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明太傅擅權時其巨僕名安國最豪橫士大夫與之交後
有楚源等山之風其子孫居津門世為饒商家巨富
又云和相家奴對全甚為倚任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婚媾有等山楚源之風
又云平大將軍其家奴魏之權貴四品頂戴

茶香室三鈔

卷五

九

茶香室三鈔卷五終

茶香室三鈔卷六

清 德清俞樾著

生十四月識字

金元遺山詩集有贈利州侯神童詩自注云生十四月識字余見時生二十一月識
字無算又云兒字金鼎

又按元遺山中州集麻微君九疇傳云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
者所至有神童之目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
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
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伯祥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
亦召入賦元妃素雅為書詩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名重
天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金章宗時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亦人妖也

生四月能書

金元遺山詩集有一題云常山姚生四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書

卷六

為賦詩使洛補之國朝苑國祁注云廣韻姚音快與姪同少陵有戲簡章大少府
諸姚詩選之人日城南登高詩子姚亦可從常山白鶴齋第三子

按玉篇女部姪從結切爾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又音快姚同上姚弋質切
淫姚也亦音快與姪同然則姚即姚字左傳驕奢淫泆字正作姚姚乃姚之俗字
至與姪同又其別義杜林均用之何也姚字雖亦後出然玉篇云同上則六朝時
固謂姪姚同字後人用姚而轉不用姚又何也

七十一生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貢禹為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
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

崑山周壽墳

國朝章有諫景船齋雜記云崑山周壽墳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景定年間而鄉飲
於洪武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子孫皆有百歲唐柳州周全真年一百六十九歲世
稱無量壽佛壽誼亦庶幾近之

按此人卒於洪武十一年戊午一百十三歲則當生於度宗咸淳二年丙寅非景

定也

烏墩九老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漏翰字叔翰一字大美會稽人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為九老之會趙岐伯高年九十一吳煥如文年九十趙岐伯通年八十九孫孟言兆禎唐其諱年八十五水宗達朝宗年八十二叔翰與壺敬中行錢郁權字年皆八十餘傳為佳話烏墩一曰烏戍亦曰烏鎮又曰烏院壺煥孟言敬皆烏墩人岐青鎮人青鎮即青墩也

按余於畫鈔卷二記南翔八老之會烏墩九老更在其前矣烏鎮青鎮今并而為一烏墩青墩之名不復在人口更無論烏院也

千齡社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龍山祝眉老集隱君子十四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社維正與馬席上詩成以維正為擅場

長頭仙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年云唐胡惠超處眾人中則長眾人一頭雖極長者亦止及其為人謂之長頭仙亦猶佛法中釋迦如來一切天人無有得見其頂者

元命

范石湖詩集有一題云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貶

孟業重千觔

國朝陳錫路黃編餘話云孟業甚肥或以為千觔晉武帝欲稱之業曰臣肉雖千觔而智無一兩原書引肉重千觔甚奇一兩之語亦未經見為之句云孟業無一兩之智味思有八斗之才

按人重千觔恐無此理陳玉田以陳思八斗對之余亦戲舉一事為對云孟業有千觔之肥軀安道無八兩之元氣安道謂張安道也詳見畫鈔卷五

米元章自定卒年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年云米元章有東與人論縛筆須象管以其遲重而滯作字有力而遲轉使也又云我有三管可用至六十九此我止年也可預記之不妄也書係

行法皆真蹟索史傳考之元章六十二而卒較所記虧七年

東坡殿殿三昧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謂馬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雖復有病痛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蘇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柳髮數百礦面盥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溼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史徒既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為常

按東坡先生此言誠得睡鄉真訣吾每夕亦如之惟五更既起復於淨榻假寐此法當為聽鼓應官者設吾儕可不不必也

閉居受用

宋趙希鵠洞天清錄序云唐張彥遠作閉居受用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醃醃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為之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

按此書雖為趙氏所笑然亦必佳惜未之見

讀書醒睡法

宋施德操北窗笑錄錄云二家兄早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翳圓扇如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圓壓點兩太陽渙然而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坐不靠背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暑月其餘客所坐者皆所著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予弟書室中皆坐單薄墊子或杌子初無靠背之物

按宋王明清揮塵三錄載靠背交椅始梁仲讓云紹興初梁仲讓汝嘉尹臨安五鼓往侍漏院從官皆在在據胡牀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願使於此仲讓詰之其說云用木為椅靠且以一柄插於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懸仲讓云當試為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

今違官者皆用之蓋始於此愚謂此乃於靠背之上添一木如椅靠形所以枕首非以靠背也王氏謂靠背交椅始梁仲讓殊誤觀范忠宣事知北宋已有靠背交椅矣

椅矣

置枕高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枕高肝縮枕下肺癆以四寸為平枕
宋錄易簡文房四譜云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迨至告盡
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天鐘天磬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眾神左相叩為天鐘卒遇凶急不
祥叩之右相叩為天磬若經山澤那僻威神大咒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
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按今人知有鳴天鼓之說不知天鐘天磬

論大小便及泄氣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真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
便清要長法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
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碌碌然如博石此經真火久燒若土之經密燒造為
磚瓦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

卷六

卷六

四

又云李亦壯禁人泄氣遇腹中發動用意堅忍甚有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則氣
亦靜定不妄動矣此氣乃穀神所生與我真氣相為聯屬留之則真氣得其協佐而
日壯輕泄之真氣亦將隨之而走

按東山經云泄水多此為食之不精積即尾字玉篇尸部尾泄氣也米部糟失氣
也二字聲近義同然則如此魚者殆亦延年之良藥邪

留睡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陳眉公居佘山每至深冬招王毗翁廷軍入山負瞻毗
翁初不耐久坐眉公曰日中有芒如物之芒刺其勝隱隱透入骨者是也久乃覺
之不久不覺吐筋試之體果快真語云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士有服日月法眉
公得力在此

左手舉箸

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云子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
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
坐皆大笑

按左手舉箸世以為怪不知此三人何以皆爾也

賣像漢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歲時禱祀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應之告之曰賣與爾
像像賣口吃亦然

按今人知有賣像狀之語不知宋時謂之賣像漢至賣口吃則罕有知者矣
陸放翁乙丑元日詩惟思買春困熱睡過花時自注云俗有賣春困者予老憊思睡
故欲買之然則宋時又有所謂賣春困者

黃痘子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記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云楚俗元夕第三夜更闌時微行
聽人語言以下一歲通塞于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癩人
呼為黃痘子諸曾赴試朱夫人以收燈夕往問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幣法云都傳
都傳黃痘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

按此知宋時面有痘癩者即謂痘子今所謂麻子也朱夫人乃子固兄弟之母

中山王授費力法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洪武元年左丞相徐達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築臺駐軍今
州西土埠所築臺也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遇中山王將臺運授費力法其法用
意蓄氣周其身處處運之大驚不備

按今所傳易筋經豈即出於此邪故人勸少仲河帥曾授余一卷書亦此類余未
能用也費力之義未詳或即費余餘勇之意乎

婦人之脈

宋儲冰祛疑說云夫所謂脈者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
感常弱與男子為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竊疑其有說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
之疑者始以自信尊生經曰男子陽脈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為受命之根本
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
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
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
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
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

生大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
心火之位也諸澄尚主為宋附馬都尉察脈如神者書十篇曰尊生秘經此其一也
按此所言亦鑿鑿有理而醫家皆不用其說然治婦女之脈亦或有效何也脈不
足恃此亦一證可補入廢醫論矣

男子纏足

宋王明清揮塵餘話云向宗厚慶方建炎末為樞密計議官慶方美髯面若滑蒼之
狀襄華陽巾纏足極薄長於鈎口同舍王僧公為語之曰君明皇時四人合而為一
狀類黃幡綰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

按男子亦纏足不知何取王君謂似楊貴妃然則楊貴妃已纏足邪

指氏掌氏

唐封演封氏聞見錄云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錄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尚氏等
四十八姓其中有指氏掌氏

痛氏

急就篇痛無已顏師古注云痛氏本盛國之後姬姓也穆王嬖寵盛姬早死穆王哀

於香室三妙

卷六

六

痛不已加禮葬之遂改其族謂之痛氏

張王李趙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路史國名紀曰張王李趙易類是謀謂皆黃帝之所賜姓
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不知商有李微夏有趙隱王倪
在唐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揮亦封於張廣西洞苗迄今惟此四姓
為雄易傳之言未為無本而姓書之不足據類若斯矣

按趙既北陰餘蓋若有張王李趙一條但引朱弁曲洧舊聞不知有易緯之說然
易緯有是類謀亦作筮類謀此云類是謀誤矣檢是類謀亦無張王李趙之語恐
未足據

黑白號姓

國朝葉名澧稿西禮記云周氏春遠金元姓譜載金黑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郡
為白號彭城郡為黑號本於金史百官志名遺

按元姚文公燧收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為姓章廟病其
書以華吉為文政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

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字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
第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

按如牧庵集之說則黑白姓共一百十二與百姓不合據金史百官志凡白號之
姓完顏以下二十六姓皆封金源郡費摩原以下三十姓皆封廣平郡烏庫哩
古倫等以下二十六姓皆封隴西郡黑號之姓唐古原以下十四姓皆封彭城
郡則又止九十六姓大約所言百姓者舉成數耳

一字為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秦鑄字京袁小修序其詩云今人字皆兩字秦鑄字獨
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然自漢以降如顏之推字介李暹字雲劉乾字元羅靖字
禮房玄齡字高顏師古字籍張巡字巡孫晟字鳳李條徐倫字堅毛欽字傑正難悉
數也

愚謂今人字如伯某仲某及其甫子某之類甚多雖兩字而實只一字正合古法吾
師曾文正公字其二子曰劼剛曰秉誠謂余曰人以一字為字我以兩字為字

折發之家自附巨族

於香室三妙

卷六

七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東吳猶重世家宜與推徐吳曹萬濬陽推彭馬史秋皆數
百年舊家也宜與許氏深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
秋包瘋勞癩屬嗚原注方音作馬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開兒原注方音作吳人嘴古輕抄一至於
此

又云吳李解魏為興化四大族

越州袁氏義門

宋王林蕙巽貽謀錄云大中祥符四年越州言會稽縣民袁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
異爨招旌表其門閭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其村故聽事猶在
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筆亦世相授
族長欲違有罪者則用之一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復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
世也

按王叔永著此書在南宋寶慶時距大中祥符歲遠矣然云族人異居同在一村
中則固不能如十九世前之家無異爨也但其家法善耳

姚孝子莊

本郭伯溫聞見前錄云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柄
翁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政扣甲午余過其家蓋自柄翁而下義居二十餘
世矣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為僧亦慮墓側
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門無
異聲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

富民記氏

國朝禮親王昭捷曠亭續錄云本朝海內殷富之家比戶相望京師如米賈氏
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瓊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
按今不知其所在米市衙前豈即其地歟

又云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人呼為郝善人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水陸珍
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與僉皆供食饌一日費至十餘萬近已中落然器
皿變置云猶足食五十載他可知矣

太湖漁戶將漢濱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將漢濱等烟
銀魚以獻賜銀二十七兩漢濱子孫至今珍為世寶舟中有病瘡者縛銀於船即
止

陳鸞鳳胞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卵一枚大逾斗云部民陳鸞鳳
之胞也

腰圍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亮堅謂老的沙曰今上腰圍不可轉小婦孩兒亦非國器不知
徑請趙王南向以定天下

按今世俗有腰包之言本此

不郎不秀

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
言不高不下也

麻為九百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陳無己云世人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
說云汪司業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從云青州王大夫為詞部郎每投戲當路
以為笑其季父為青樓亦與詞季父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云大人九百亂道沾漬
高明蓋謂神氣不足為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邪以草書釋之不若陳未之說通
按九百之義究不可解今無其語姑記此以存古語

江西松學

宋周密癸卯早稼識云江西人好松是以有松學之號往往有開松學以教人者如金
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評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又聞括之松陽有
所謂業術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為能

無憂洞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京師溝渠極深廢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
婦人又謂之鬼嬰樓

無礙破

宋方勺青溪寇軌云喫菜事魔法甚嚴而近時書者益衆始投其實有甚會者來
率計以助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皆館殺凡物用之無不謂為一家故有無礙破
之說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且望人出錢四十九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
所得錢以時納於魔王俗謂以魔為麻謂其魁為麻黃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
終不敢言角字

歷山飛

唐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云時有賊帥王漫天別號眾逾數萬自號歷山飛
按盜賊有混號此其濫觴

桑沖

國朝諸人獲堅彖集云成化丁酉真定府晉州秦犯入桑沖供係山西太原府人石
州軍籍李大剛幼幼賣與榆次縣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聞大同府山陰縣民谷才
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生活時行奸竊一十八年未曾事桑沖從拜為師將扇臉紋
刺分作三條戴上髮髻裝作婦人就彼學女工描寫花樣刺繡等項隨有任茂張瑞
楊大王喜任助孫成孫原七人獲投沖學各散去乾三年三月沖歷大同平陽等四

十五府州縣探聽人家出色女子即投中人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奸宄有不從者將迷藥噴於身上默念昏迷咒使之不能言動復念醒昏咒女子方醒冲再三陪情女子隱忍不言丁酉七月十三日至晉州縣村生員高宣家宣塔趙文舉強淫之不從文舉挾冲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告官械至京都察院以聞命磔於市搜捕任茂等誅之

按嘉靖中有藍道婆事猶身具男女二形者此則以男妝女更為奸究之尤矣

人通物語

明程涓子一疏云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磨何之知牛鳴也翁偉李南之知馬鳴也沈僧照之識虎嘯也白龜年之曉羊言也楊宜成子之辨雀語也管輅張子信孫守榮之占鸛言也神速姑之知蛇言也秦仲之解百鳥音也直偶中而審試乎哉亦可謂得天慧者矣

按所舉諸事有未詳所出者宜更核之公治長事甚著此獨不及何也

程涓字巨源明萬曆間人十一疏其所著書名取十應一傳之義

又按明徐應秋族譜有解鳥獸語一條甚詳以校此條翁偉疑當作翁偉楊翁仲

卷六

十

解馬語見論衡李南解馬語見抱朴子沈僧照事見梁典白龜年事見翰府名談龜年得李太白遺書讀之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非止曉羊言也張子信事見北齊書孫守榮事見宋史神速姑事見遼史

人生尾

國朝楊炳堃自定年譜云呂覽堂長孫落梅時尻上有扁尾約長寸許從前安徽光

藩司聰語尻尾長尺許其形圓尖後官階至二品因名其孫為志光

按國朝諸人獲堅軀集引獨異志夷堅丙志載人生尾事然皆做贖之人不謂

連官中亦有此也

洞中小人

國朝王士禛香齋筆記云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

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出見漱石聞談

南山巨人

國朝徐承烈燕居續語云雍正時吾浙臨平之南山出一巨人長兩臂長一丈二三

尺手大如箕膝高于乘尺許每出行其肩往往在人家家屋簷上以樵為業每擔柴三

百餘斤敏達公節制浙江招為護衛嘗使提大刀于輿前行刀巨如版門光亮耀目

然其膽甚小聞鎗礮聲輒掩耳閉目故不敢赴邊陲以立戰功後敏達移鎮徽其

人隨往以病卒于保定

按余幼時居臨平猶聞有南山大人之說惜不得其姓名今兵亂後故老云亡想

不可復問矣

茶香室三鈔

卷六

十

茶香室三鈔卷六終

彭祖有女

宣和畫譜孫知微有彭祖女禮北斗像

范蠡有女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武岡縣有娘子神祠云是范蠡女也

按范大夫有女世所未聞亦不知其廟何以在是也記又云武陵縣娘子祠即范蠡女之祠是兩縣並有此廟

志云武陵娘子祠即范蠡女之祠是兩縣並有此廟

宋金漂女

梁陶宏景真誥闕微第二篇云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蒸萬乘不能激其名

標也男言之務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注宋女恐是子胥所遺流妙

於漂水之陽後既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應作漂字耳

按金漂之名甚奇未知果如所說否

昭君妹

茶香室三鈔

卷七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白樂天同諸客朝雪中馬上燒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

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不知樂天何據也

楊貴妃為上元玉女張太真

宋董道廣川畫跋書馬嵬圖云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

漢陳仲邦行朝廷齋場獲牲幣求神於冥漢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

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閒虛空杳冥之際偏之矣三日又奏人寰

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閒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

女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據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

人世我論人世為侍衛耳因取玉龍為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為世所傳而陳鴻

乃言臨印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取盡哉

按此事頗新異世但知長恨歌傳不知有此

唐文宗時亦有楊妃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李正封詩牡丹詩為唐明皇時考唐詩紀事云唐明

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巳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推為首出對曰中書舍

人李正封詩大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揚妃侍側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

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

因明皇有沈香李貴牡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鄜

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為文宗非明皇審矣

張好好

宋邵博聞見錄云鳳翔行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迎入禁中者塔下

層有石芙蓉工製精妙每一葉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十人宮女姓名為多如曰

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塔上同

按人知張好好為唐妓見杜牧詩不知有此宮女與同姓名也

花歡喜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鄜州五會寺有碑兩面鑿佛可辨者數十字有花

歡喜三字花歡喜乃閩秀小名別見歷城阿彌陀佛會碑

黃三姑

唐李肇國史補云杭州有黃三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威名常倦應接訴于三姑

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養養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卸要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三水小牒湖南觀察使李庚女奴曰卸要美容止善詞李

四子曰延禧曰延範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四郎也咸欲蒸卸而不能嘗遇清明

節纖月娟媚中堂垂繡幕背銀紅而大郎與卸要遇於櫻桃影中乃持之求偶卸要

取茵席授之始曰可于廳之東南隅佇立相待候堂前眼熟當至大郎既去又逢二

郎調之卸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逢三郎卸要復

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卸要復取茵席授之

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人皆去延禧於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開見其三弟比

比而至各趨一隅少頃卸要燃密炬疾向廳事窺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

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掩面而走

按近時彈詞家衍說華氏婢本此乃知彈詞家亦有所本也四子止載三名疑有

闕誤

小女代嫁

宋錢易南都新書云吉頊之父哲為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故女崔不許因有故帝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

接近人小說中有姊妹易嫁事觀此乃知此等古固有之

又按今人迎新婦以綵輿名之曰花輪其即唐人花車之謂乎

宋命婦亦佩魚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榮請

按宋史職官志載羣臣妻封號有國夫人郡夫人郡君縣君夫人孺人止六等而楓窗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據此則又有碩人令人之名合之適八等矣可補史闕

朱太宗賜張齊賢母詩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張司空齊賢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帝數召至宮中春

卷七

三

禮甚厚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賜孫氏一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遺達本性子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

按至今婆婆老福之語尤傳人口此詔此詩則當時已罕見今無知者矣

婦人童氏善畫

宣和畫譜云婦人童氏江南人也能丹青故婦人童氏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才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

九歲女子割股

宋錢易南都新書云大中九月十七日教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七月六日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日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立草庵一所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奉教周小兒方至醫年允茲志行俾之痊

李易安上書救父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晚坐秦堂遂廢於家嘗語明清云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人蓬頭垢面丐於市籍屠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因疾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爾

按今人於李易安但言其改嫁事不知有此事亦可謂不成人之美者也

秦妙觀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晚坐秦堂遂廢於家嘗語明清云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人蓬頭垢面丐於市籍屠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因疾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爾

添蘇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錄云孫僅尹京北日安處士魏野詩野和之有見說添蘇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瑚之句添蘇長安名姬也添蘇乃宋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堂壁未幾野抵長安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氏添蘇見野風貌音韻固不前席野忽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詩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閒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

卷七

四

按世知有蘇小不知有添蘇然實韻人韻事也至紅袖拂碧紗籠二語世人止知魏野與寇萊公同游僧寺題詩事不知有此疑彼事在前此事在後魏野即用此事入詩也

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劉原父晚守長安春官佐蔡媽所謂添蘇者則其字又作蘇

秦繪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

秦繪妻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繪初禮第王仲峻以其子妻之仲峻後避堽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樓魯庸人也為玉子

按宋王明清揮麈餘錄云王仲峻字豐父岐公養子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

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生慶會之仲山塔也

按仲山既以生降類其家聲仲山之女人遺棄千古岐公身後亦可謂不幸矣

德清宋李兩貴女

宋周密東野語云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後歸李仁本膝其女以入榮輝時嗣王與為苦無子一幸而得孫是為度宗然自處極謙抑常以孀子自稱或者有魏孀子之語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幾數里實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猶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為民妻似道稍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思之遂入禁中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隆年八十三賜諡柔正

按吾邑於南宋之和有此二貴女亦奇然不足為餘不溪生色也

徐蘭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高祐開吳妓徐蘭擅名一時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綉為地衣乾紅四紫紗為單金銷金帳幔侍婢執

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為三吳之冠後死葬於虎邱大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唱中之貴者

按徐蘭之名知者已罕然亦吳中韻事未知此一杯香土尚在真娘墓畔否

隨春

國朝徐執詞花叢談云葉天琴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即有玉質瓊章極喜之為賦浣溪紗詞注云隨春一名紅子小鸞歿後歸麗氏別字元元

按葉小鸞事至今猶馳稱之其婢隨春當為括出

趙文華醜婦

國朝諸人獲堅孤集云嘉興大家一女奇醜而眼眼足跛頭禿人無娶者然其貌文華駘馬戊子己丑聯捷嚴嵩倚為心腹聲勢赫奕所為頗不循理賴醜婦賢明時為勸解

周忠武公胡婦

國朝錢軾甲申傳信錄云總兵周遇吉字萃庵駐劄寧武關平時購選部下胡婦二十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文粟與神將俸字更選健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如夫

婦而臨陣不從便丁役胡婦然非至急不從之城陷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士累盡家屬俱死胡婦二十人共伏室中洞開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於殿前眾欲引牽之胡婦即引強弩連發斃百數人夫竭赴火死

按梨園演忠武事者惜不知此

一文奇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一文奇筆蓋馬鼻之妻閻勤者說張用歸朝廷馬鼻為那仲荀所誘動以其妻配用遂為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亦女號也然非水滸中人

按此女何以有貞烈之稱且既配張用仍謂之馬夫人亦不可解

巫娥月妹

國朝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婿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黨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前夕歌舞四人果預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巫娥詠荷云好趁春晴著意裁幸幸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月妹詠月云滿

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窗梅月窺人一半兒雲邊一半兒明

餘韻不酒地花天禍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賈也緣案擬辟公平反之曹感甚是月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寓閨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

十餘人持鐵練繩索而來閨者納之曹即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焰騰騰曹率

多人毀門而進搜獲中將四人負出返之于其寓曹函告某公公遂致書于四人拆

之得詞三首云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鉤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

半兒幾希一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德野花妍高堂望子錦衣故再俄延

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今有彈詞名天雨花春中有一段全敘行此事即宋半城之名亦見於其書然事則全別也

女總兵丁國祥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永曆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春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勇收與士天交接

又云靈山黃鼎字玉耳諸生也鼎年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眾喻令推焚然吾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眾出見賈甲鐵兜鍪粟凍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書禮遂降終不出山

按此女真有丈夫氣惜不知其姓名

善持君

國朝戴璐蔭蔭傳記云妙光閣建自合肥尚書近見走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謂橫波夫人也橫波仲冬三日生辰恒於閣下禮誦

按願橫波稱善持君十一月三日為其生日皆人所罕知也

柔些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浙中查伊璠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絕一時

按柔些為查氏家姬將心餘製雪中人曲惜未為此兒一寫照也

卷七

小菁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吳王川夫人龐小晚慧孌詩詞書法擅絕當世有青蓮女伎小菁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後復堂持扇叩唾香聞乞書夫人即調桂枝香一闕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菁之句一時傳誦菁亦憮然自失遂有意脫籍

按此又一小菁矣彼小菁或謂寓情字西湖小菁家借以妝點湖山未必實有其人若此小菁則固非子虛烏有矣

八面四面觀音

國朝劉健履聞錄云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寵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數十輩八面為之魁其音亦美亞於八面宗伯老為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卒西城破圓圓先死八面歸家遂將軍華航於四面歸征南將軍穆上

按吳三桂之有陳圓圓人皆知之此二人世罕知者履聞錄又云吳妓陳沅願壽並名噪一時田宏遇以重價而沅名更高不易得其婿百計購沅以獻京師

臨劉宗敏路宏過宅聞沅名索之壽從優人私逸而沅先為三桂購去宗敏於

按沅即圓圓也沅壽齊名壽竟不知所終矣

國朝朱康壽抱膝廬筆乘載陳圓圓事引常州府志云其父業鸞聞邵之金牛里人俗呼為陳貨郎三桂開藩雲南貨郎至三桂宴之曲為持玉杯戰栗墜地圓圓內慙重寶以金送之歸

按圓圓之父亦人所罕知也

石庵相國姬人能書

國朝葉廷琯鵲陂漁話云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先自注云石庵相國有妾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真惕翁蓋嘗見姬為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也此文清逸事之可傳者

十二釵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將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

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

小娘歌

金元遺山詩集有續小娘歌十首

按中原女子被元兵所擄者而作國朝施國祁注云題有續字則前人必有小娘歌未知誰作

十姊妹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渤海國婦人皆悍妬大抵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覺者九人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

按今世俗亦有所謂拜十姊妹者不知其為渤海之遺風也

高麗美女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元制歲貢高麗美女故張光弼下曲云宮衣新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連夜內家爭借看為曾著過御前來楊康夫宮詞亦云北幸和林惟殿寬句麗女侍妓好官君王自賦昭君曲教賜琵琶馬上彈明初相沿未改此孝陵有碩妃長陵有權妃也

按明權術庚申外史殿院使宦者高麗人充滿滿夕兒首薦高麗女子祁氏於宮立為次宮皇后祁后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

必得高麗女為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奪寵自正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如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麗矣此元代高麗貢女子之故事也

月山大君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月山大君時古寺梅花詩見吳子魚朝鮮詩選愚山云應是朝鮮女子采風集收時詩時上冠以月山大君字當是東國尊稱殆非民間女子也

神女

國朝段松谷益都金石記東嶽廟尊勝經禮有神女杜氏後晉天福六年石幢有神女錄氏所謂神女治女巫歟

男子化女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西南夷人生男對客詐云女亟取竈下煤塗兒膝下三日不覺方信為男否則勢旋出黃腹竟成女矣後可以生子

按此則丈夫化為女在彼地不為異事矣

卷七

九

卷八

一

馬援化蛇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陵縣壺頭山有石屋即馬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

蘇中郎三美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靈帝詔蘇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蘇邕兼命為讚及書邕畫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

按此可與鄭廣文三絕並傳矣

又云吳有八絕蘇城鄭娘善相劉敦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算嚴武善茶宋壽善占學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

按此則一人自為一絕但書畫轉居其末何也蘇城鄭娘當是吾郡人

梁書元帝紀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宮尼廟帝工書善畫自圖宮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按此與蘇中郎事正相類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明皇封泰山回車駕過金橋上旗幟鮮華羽衛齊

茶香室三抄卷八

清 德清俞樾著

茶香室三抄卷七終

帝遂召吳道子章無系陳閔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陳閔主之橋
梁山水車與人物草木鷲鳥器仗惟畢吳道子主之狗馬驢牛羊羣駝猴兔豬舂
之屬章無系主之時謂三絕焉

又云鍾陵清涼寺有李中主八分題名李肅遠草書畫羽畫海水為三絕

又云唐僖宗幸蜀之秋有會稽山處士孫位於成都應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暨部
從鬼神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數重其能遂為長歌有

草書僧夢歸後至瑄書於壁成都號為應天三絕

宋郭樞畫繼云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河東稱三絕者謂路泉素馳郝章人馬張遠
山水也

按古稱三絕者如顧愷之才絕畫絕癡絕梁元帝書畫贊三絕宋今文文辭書力
三絕鄭虔詩書畫三絕以及吳王趙夫人機絕針絕絲絕皆一人具三絕南史謝

瞻傳瞻與從叔宛族弟靈運俱有威名嘗作善書詩靈運寫之范詠之王宏在坐
以為三絕唐書李太白傳文宗詔以白歌詩裝幀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徐彥伯傳

司戶李善書判司李亘工書彥伯善屬辭時稱河南三絕則皆合三人為三絕

卷八

以上諸事人多知之者蔡中郎等數事知者稍稀故具錄之

漢末相者

唐釋湛然輔行記云漢末三人俱詣相者相者見孫劉有社稷之相即便語之曹公
不家相者所知相者不遠褰衣示之相者見已舉聲大哭至後漢末此之三人果

據三方氏傳本

按此事不知出何書惜作演義者未之知也

唐初約法十二條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
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按漢事人所共知唐事則知之者罕

唐十在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奉
亦著前蜀十在明禍福之由示君臣之醜雖為諺語深鑒是非

按唐十在不知何人所作今不觀其文蜀十在則諷喻之詞其文以蜀主臨軒龍

顏不悅發端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請罪帝告以北有後唐霸城南有靈壁強梁
珣奏曰只如與土木于禁中選驍雄於手下云云有王承休在推捷英雄吹揚佞
媚云云有宋光嗣在末云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術每為正現以玩聖朝致君為
桀紂之行味主乏唐虞之化有臣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
大悅龍顏賜顧在珣絹百匹自王承休至臣珣凡十人皆云有某某在故謂之十
在以此推唐之十在必是舉唐一代名臣十人惜未得其文而讀之也

張孜夢李白

蜀何光遠鑿戒錄云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詩成癖然于吟
詠終味風騷乃圖寫李白真像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風曳長裾當庭而坐
與孜對酌論及詩歌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真白亦超然上昇李白甫代
孜歌其幻夢有云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人向人閒夢中見

杜子美得由元太監紐構

國朝劉獻庭廣陽雜記云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構請以草堂崇祀杜詩得證文
載在虞奎章集中

卷八

韓退之喜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予嘗于漢城孔竈極家見孔殘私記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
每來吳家必命枕草

按所云吳家未詳疑字誤

白香山生日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
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故聚會彌盛我即則虎邱雖有白公祠未聞有
為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為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甯楊某士廣文
文孫時寓吳中特於正月十九公生日度設牲醴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此實吳
中創舉

按杭州香山生日會亂後亦不聞再舉矣近人詩集中多有為東坡作生日者而
香山罕聞是亦缺典惟香山生日乃正月二十日阮文達生日亦同此云正月十
九殆誤也

南唐李氏本安吉潘氏

宋錢僊吳越備史云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為安吉營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榜潘氏而去昇遂為神福家奴徐溫見而與之求為養子至是以職云東海鯉魚飛上天乃隱本族而冒李姓焉後嘗致書於我以思陵求易吳興仍引枋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

按此則南唐李氏乃吾郡人也詳政兩五代史馬陸兩南唐書均不載此說

宋為趙廣漢之後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

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宋王明清揮慶前錄云溫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名池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尤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溫公祠堂存焉

按宋史地理志淮南西路光州所屬四縣定城固始光山仙居此不云守光州而云守浮光者考唐書地理志光州本治光山方輿紀要云光山縣北有浮光山然

則光山乃以山得名有浮光山而後有光山有光山而後有光州溫公名光而字君齊正以浮光之名不美故反其義而字齊耳

東坡善射

國朝陳錫路黃編餘話云東坡善射有次韵子由開予善射詩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劉績霏雪錄云爾王元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康節先生異事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穿臨岸時惡鳥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照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崩微疾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輝亭回視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

按先生感黑猿而生亦異聞也

又云李夫人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見月色中一女子拜

庭下泣曰母不察清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為命何兄獨坐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

邵康節聞越鳥聲

按此事甚異其女子既在母腹中死一無知識之血肉取乃死後十餘年便能拜能言蓋死後亦如在人間與年俱長乎

歐陽公夢為鸚鵡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鳥聲曰此越鳥也孰為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若等誌之

高若訥知醫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衛州多名醫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

按高若訥即歐陽公貽之書義其不知有人間羞恥事者不謂其人乃精醫也

又按郝老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想一樹下忽若大羽飛禽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連鄭圃世以神醫名之見邵公濟聞見後錄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為惟醫不可怪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

按文莊即若訥也

避暑錄話又云嘉祐末有縣卒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蓋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尤厚禮之為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

按此則都非其姓矣不知何以稱之為郝老也

狄武襄殺陳曙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僕賊犯交廣伏武襄受命領征首青崇儀使陳曙斬之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儀建廟祀事至今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閉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其罪廟食西路咸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

王荆公是秦王後身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按秦王轉世為荆公敗壞北宋天下及南渡高宗內禪而孝宗嗣統則秦王之後也此與錢氏索還兩浙同一公案矣

王荆公死兆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合法性外習塵象到寺未久聞荆公死

秦檜在金國事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秦檜遭粘罕拘執北行并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與硯童史街司翁順而已虜主以賜其弟提頓為任用者執事也甚相親信提頓提兵而南命檜以任用倍行為提頓參謀又為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寨中入紛紛爭入楚州檜見稍工孫靜可與路遂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為名同妻王氏硯童與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登小舟令靜挂帆而去至澧水軍界為丁稷水寨適者所得將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秀才名安適子伯路素不識檜乃伴為識以給其來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眾遂信之檜至行在范宗尹李曰驚其忠而前上遂除檜為禮部尚書

按此與宋史本傳小有異同孫靜史作孫靖又從行有馮由義此不載

秦檜靖康末議狀不足信

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篇比見表姪常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乃馬仲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為御史中丞金人議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為監察御史抗言曰吾嘗職為諍臣豈可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馬屬遂就呼秦吏連名書之會之既為書長則當列於首命之猶猶先覺帥同察合諸會之不得已始書名先覺道人疾馳以達金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與初為汪黃所掩責監濮州酒稅會之還自金營揚言已功盜掠其美名先覺有甥何琬者得其原稿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檜之凶瑒其可犯邪紹興乙亥琬夢先覺云秦氏將敗起使住陳之琬即持稿叫關會之大怒誣以他罪竄嶺外未幾會之果阻其家訟冤詔復琬故官

按檜議狀二篇並載揮塵三錄云此書得之丹陽蘇著廷藻云頃為秦之孫瑒容因傳其本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檜國用上尊殺高威則謂非賢可乎并引詩周公恐懼流言日云云今觀此則會之此舉本是掠人之美並非前後兩截人也

秦檜字三妙

卷八

又揮塵錄云姚宏字今魯越人也僧妙應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後知衢州江山縣來謁師憲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而五德路旁一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諸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理死獄中先是宏嘗語人曰世所傳秦丞相上書黏罕乞存趙氏其書與齋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其美名秦聞之大怒遂罹其酷

又按王明清玉照新志亦載此事小有異同且云二帝北狩秦亦隨金獨馬公主坐車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觀大金以太宰相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至何玩則為何况字太和邵武人馬公門弟子也與揮塵餘錄所云馬公甥何况未知孰是

施武子以錄詩被劫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施福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乾道間為左司諫宿脫為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道以番菊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劫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議傳稱字漢流湖州人窮之相極善歐書遂伴書之錢版以顯其歸因據此事生以賦私其女適章農

卿良朋云

按康熙中商邱宋氏刻施注蘇詩題考求施氏父子事實而不知有此事

雷為薦福碑本無其事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為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與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云薦福寺雖號香陽巨剎元無此碑乃惠洪偽為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惠洪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非洪之鑿空矣

茶香室三鈔

卷八

八

茶香室三鈔卷八終

茶香室三鈔卷九

岳忠武王母葬地

宋王明清揮塵三錄云張炎史唐老自九江來云去歲在匡廬正觀岳侯葬母儀衛甚感觀者塞填山間如市一僧為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壤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歿

朱晦翁以能詩薦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潘晦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建為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真西山生前異事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切勿輕動我庵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具腐耳童子村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歸已無處曉庵呼號曰我在何處如是月餘有老僧厲聲答之曰汝說尋我你却是我真身乃終時真母不孝怨見道者入室遂度西山

卷九

茶香室三鈔

按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劉伯溫事與此相類今乃知真西山事附會其說也

趙鼎驕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趙鼎驕解聞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驕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室之四隅各設大爐每生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座上謂之香雲日支香費數千緡

按忠簡本傳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曰良歡花石之擾皆出汝意今欲臨前報邪因奉其書上改容謝之其風節如此驕侈之事恐出誇口

王梅齡異聞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齡嘗讀書温州江心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為龍種時寺前埂子山門樓梁不就將成即有龍濟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遣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卷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

清 德清俞樾著

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馬寺中桑門三聖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嘗與錢玉蓮義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為人遠嫁自沉於桑門江口窮人破堂和高為錢先生相靈迷之如此今其事備載相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按此則錢玉蓮投江乃真有其事矣恐出後人附會至龍種之說尤奇
國朝戴咸弼瑣語錄云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間木待問讀書於中老僧知其為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填之遂建室殿後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請券乃山母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後風雨以時

賈似道後身為鼠
國朝章有諤景船齋雜記云吾松原庵一潭日出就僧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前若曲肱狀而逝僧云此鼠即賈秋壑後身

蟋蟀相公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馬士英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朋書倉皇猶以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然則蟋蟀一物既亡宋又亡明矣

卷九

卷九

卷九

三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倜儻居九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畫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舍等資之偕行至婺州見敵主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即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眾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泮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又云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繞門山沿道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

按明史王冕傳揭傒斯九里山嘗微周官者書一卷曰持此遇明王伊呂輩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茶府授議參軍一夕病卒然則其居九里山自是實事又嘗微周禮著書則所謂自定官制亦非無因據此錄所云軍前督眾泮水事他書紀王元章事皆不言有此傳節于跋云意者冕為明兵遂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文致其非斯言得之矣

倪雲林納粟補官

國朝華廷瑞臨陂漁話云杜東原集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好畫以納粟補官直隸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之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以議欲得官者曰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歉有司奉上命勸捐發賑耳東原云元末遠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尚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止投道官豈欄羊侯尉之比乎

劉伯溫得天文書
明都穆談藝云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無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徑肆中老翁扣昨所觀則已成誦矣翁乃以書校之且為語其與基歸復任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按余於續錄載劉青田與事官近荒誕此則尚近事實肆中老翁必元末隱君子也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國朝龔燧集林葑談云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繞跪姚廣孝像按其時不知建廟於何地惜言之不詳

徐汝廉於天啓時發南遷之議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徐九祿字汝廉蘇州嘉定學生有忠勉齋集愚山云天啓辛酉早上官屢端汝廉貽書累萬言謂正統己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為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勿為宋頭巾所誤甲申三月大命以傾豈知憂危慮寡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有大過人者按天啟時海內晏然汝廉此論殆因王師入關而發真曲突徙薪之高見矣

萬歷丙辰天示異象

國朝徐達吉清波小志載吳興祥周處士傳云周處士大縉字恢為錢唐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氣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從空而下問其友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亦氣且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小牙快利與甲士戰甲士不勝及走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從行播笏者數十人夜叉領眾往迎天神失聲而逃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聞驚問其友曰亦不見邪曰然因執友手哭曰時事去矣即誓不入城至康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吳興祥曰萬歷三十四年李自成生張獻忠亦生大縉所見宜兩

逆賊之北孤願於四十四年示決於大鎮何也

明李社事錄

明揚復社事錄云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米來竟陽廷樞維斗揚彝子富顧夢麟士未悅雲子王啟榮等周銓簡臣周鍾介主吳昌時求之錢柳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致奔走更事者嘉興府學生孫高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反尚隘宋之彥林謀推大之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其父居涇縣萬應隆進士無胡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氏眉生咸來會舉氣之字自應社始也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舉復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晉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淪母貽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連老成人毋於厥長母以辭言亂政毋干進喪乃弟嗣今以狂犯此小用諫大用擯會曰諾是復也孟樸復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於吳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

卷八

按明季社事紛紜迄於亡國而後已然事之緣起莫能詳也此錄即出於社中人宜其言之歷歷矣錄其大略以成方采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天啟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王應社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鍾仲馳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氏眉生涇縣方應隆進士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為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又有十二人為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富太倉顧夢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梅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樞父先及吳門王啟榮等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槐雲子治易為五經應社治遺禮儀千楚中熊魚山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高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高孟樸呂雲字石香吳翻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為復社願見嫉於維斗孟樸至吳門懷刺請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調劑其間兩社始合為一

按此與前說微異果如此說則應社大而復社小後來并合為一何不名應社而名復社乎此當以前說為信

隆武為僧

國朝林春浦開卷偶得六安漢湖頭有妙峯山山上有寺後有僧塔土人言明末隆武實居於此時李氏有祖光龍官翰林簡討亦隱於寺以奉之日為師徒夜行君臣禮死因葬焉其塔題法號曰叅唯今無識者矣

吳六奇論

國朝王士禎國朝論法考云廣東統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恪康熙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諡

二獅之夢

按吳順恪公六奇字鐵伯別字萬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為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為長弟標十三長啟登順治丁酉舉人啟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啟鎮以蔭官至黃岡副總兵啟爵年十八入為頭等侍衛歷任太原瓊州天津總兵故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乙巳五

卷九

月三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歷三十四年入本朝三十九歲矣公之裔孫昌坤光緒乙酉舉人與余孫陸雲為同年生又出余門生徐化農太史房承以家傳見示故知其詳家傳為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志見示故擇其大者著於傳然則公尚有文集非陸君撰文者可比洵奇人也

睿忠王史閣部兩書

國朝禮親王肅親王傳云純皇帝開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載回柩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書閣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手舒筆要擬乃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

按往年有以史忠正祠墓園索題者園中有陳君攷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私躬堂集余已載於春在堂隨筆今觀此又以為侯朝宗未知孰是

康熙中以蘇牌勝羅利國

國朝劉廷杖廣陽雜記云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

藤牌手征羅國勝之

又云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降於周後在湘潭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冬上召見論及火器之利問所以禦之查曰惟深被為第一問何物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惟柔能制耳因詳言進退閃濺之法問深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藤牌上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遂召六人來上命善射者以雷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深至面前疾於飛鳥上大驚問何人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成一族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上曰此去聞遠今直隸山東河南多置募投誠者召用之五百可得也遂召募教演未幾而廣至己丑春夏間命征羅國阿克薩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林侯曰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令眾裸而入水冒藤牌於頂持楫刀以進羅刺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鞋了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藤牌蔽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脛皆路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濤與珠不喪一人城中請降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

按此記建義戰事甚詳不及備書姑拉其大略羅國即今俄羅斯也在順治間

已以火器著名而中國則以藤牌勝之今軍中操演尚有藤牌觀者幾視同戲具不知國初固以勝俄羅斯之火器也深被之法亦必可用惜當時未行今無知之者矣

謹按平定羅利方昭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命選擇藤牌官兵上諭兵部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撥充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領行勁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贖其妻孥兼為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又諭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務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送送至京毋誤軍機然則當時自以藤牌為禦火敵之利器深下缺一字必被字深被深被皆關中長技今未知尚有傳授否似亦留心武備者所宜謀也廣陽雜記又云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貯海澄鐵甲十萬副設可支三十年藤牌深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據此則知當時固以藤牌深被與銃炮火藥並為軍中利器

明珠家累世富厚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養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王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固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貴至成安時以倍做和相故摺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為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錄錄又載於西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富貴一冠數千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

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其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異數十歲羅羅顯下年弱冠額觀蒼老死如四五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家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即斯人歟

乾隆時偽皇孫

國朝禮親王嘯亭錄云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駐蹕涿州有僧人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初履端親王諱永城純皇帝第四子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以痘殤其婦人皆言為王氏所害上亦風聞其故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保勳堂侍郎成時為軍機司員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為人所給乃敢為滅門事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人所教事聞斬僧人於市成童子於伊犁又於其地言稱皇孫為松相公筠所斬

按本朝家法森嚴乃亦有此事保持即可謂有篤不疑之風矣

茶香室三鈔卷九終

許由千頃山故居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陶唐箕公許由隱嵩山化晚漢有千頃山故居

燕昭沽酒鄉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保定府定興縣有沽酒鄉刻石云燕昭王沽酒飲樂穀處字刻銘在縣西

閩閩流杯亭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汝墳湖西二百步閩閩三月三日泛舟游賞之處按此亦修禊故事今人罕知

常熟浣紗石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常熟縣北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井有盟澗注即盟北百步有浣紗石可方四丈

按今人但知諸暨有西子浣紗石不知有此石不知何人遺蹟也

卷十

伯駘宅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吳太守伯駘宅在西泮環卷原溪出馮猶龍樓志

屈原馬跡

宋劉敞叔吳苑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厚技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按伍子胥白馬車車人多知之不知屈大夫亦有白驥車

望鄉嶺李陵題字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經馬嶺山望鄉嶺嶺上石廡有李陵題字

按所題何字惜不載也

孟光故里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孟光故里在上沙梁巷

按梁伯鸞扶風平陵人孟光其同縣人吳中安得有其故里疑附會也

遠公出水池

尚在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極俱從一小池中浮出疑出水池遺址說流傳也

王逸少硯池異蹟

宋方勺泊宅編云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繒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業

蘇潘井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蘇潘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紙作嬌紅色鮮灼可染但止得十二紙過歲則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供歲止獻六張餘為蜀府所留

按此亦奇迹未知今尚然否

漢州銅柱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漢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云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誓其誓詞云家王庭歸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漢貨并都落掠伐土塵不許軌有庇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刊銜名多撓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柱石頗不易

按人知有馬伏波之銅柱不知有馬希範之銅柱希範雖不足道要亦一古蹟也光緒十二年吳清卿副憲大憲奉命勘定中俄邊界立銅柱識之清卿到本

出余門下其明年巡撫粵東道出吳中以銅柱拓本示余余為題數語歸之然則

字內有三銅柱矣

明鄭仲篪耳新云鄭中丞款微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捷及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忍培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拔旗以歸隨卒

按此亦一銅柱

明魏濬嶠南瑣記云開元間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為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旌又馬總元和中為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鏡峯唐

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粵亦立銅柱於廣州德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

按此則立銅柱者亦非一人一地矣

明鄭露赤雅云伏波銅柱一在德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趾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為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為山界

按此則伏波銅柱有十

禹陵為南大吉更定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知紹興府妙善占墓謂定石非禹葬處別於廟東南建豐碑題曰大禹陵其後望秩於是處焉

周文武成康陵皆被發掘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象冕掩閉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唐以來陵墓不足道也

孔子虛墓

宋孔傳東家禮記云先聖墳西有虛墓五間皆石為之世傳先聖沒戒門弟子為虛墓後果遭秦皇發冢有白兔出於墓中始皇遂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

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按發冢有白兔之異必是古來神聖遺跡乃以為孔子之虛墓則魏武之疑冢孔子先之矣此妄說也

杜康祠家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海內圖經云杜康祠字獨三吳有之相傳康有道家在江陰縣城南上人因於橋下建祠以劉伶配之

朱張墓

國朝顧震鴻吳門表隱云周逸民朱張墓在長邑蘇臺鄉原注云出樂園志又云朱長巷即朱張巷周逸民所居元萬戶朱瑄尚居之原注云顧公變記

相王墓

國朝顧震鴻吳門表隱云相王墳在盤門東城下古蛇門傍周擊賊將軍黑莫那所葬舟人葬祀不絕

又云赤蘭相王廟在南園赤門傍行祠在巴家園神姓姦名湛歷注云舊志亦名禁封東吳上鄉土穀神織造都城隍唐時已建國朝康熙四十四年織造李時重建

請加封護國忠顯玉道光元年織造嘉祿重建列入祀典一在新門外接官亭一在洞庭西山

按唐陸廣微吳地記云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陸無水通故名赤門則則相王墳即古赤欄將軍墳也黑莫那之名不知所本而後世又作秦湛歷至今織造署中敬奉之彌失其真矣余年來自蘇至杭必過所謂相王墓者兒婦輩或舉以問無以應也今雖得其大略然究不能定為何人當更考之

亞夫墓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亞夫家在最亭山

按亞夫當即范增不知其墓何以在吾浙也

陸平原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青浦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蓋葬其衣冠者萬歷初有一金蛇見土上土人掘之得一銀首及銀器

按葬衣冠之墓乃必鑄銀為首何歟

陶隱居墓

明李白華六硯齋筆記云宋元祐中有中貴羅浩一學道華陽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惟鐵繩懸一空棺其磷氣環繞相次成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善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口口之三真靈靈岳以迄迤邐太空以棲神書清神妙是隱居手書墓既闢遂摹此文以傳元佑六年林希子中所傳如此蹟未得見

單雄信墓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東四首向北牆畔單將軍廟乃單雄信也上有東樹世傳乃東梁發榮生長成樹又謂東家子巷

按單雄信墓乃在汴梁城中亦所未聞

鄭縣院山有王介甫祠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王介甫今吾浙之鄞縣濱海有田莘在山麓民指田為質以貸家右之金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安然足償所謂青田法也人至今德之立祠院山下神亦至靈其神猶靈今二百年來未知尚有此祠否

按所謂院山者當即普院山也自宋至明其神猶靈今二百年來未知尚有此祠否

上山會

晉文通集有上山會集詩三首其序云開與何驥騎期當為合八開齋以十月二十
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上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
穆莫不靜謐至四日朝祝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披藥之懷遂使獨任於是
乃揮手送歸靜拱塵屋格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食葑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
之情

按晉時上山有此風集亦與潤亭等無何潤亭之赫赫而上山之寂寂耶

燕子樓

蜀何先達錄錄云唐徐州廉使時大師博學有行道之心有道士姓郭名瑤請
硃砂一斤泥壘於大廳養藥令大師自看火候約一月而成一月開爐取藥結成一
塊香氣襲人達掌光明如紅玉之狀謂薄曰此藥須在意號曰大乙丹砂忽見一編
死送數藥少許擅解與食其大須臾之間化為烈燭一團騰空而去是歲梁太祖
舉四鎮之眾攻伐其城堅守數旬缺乏糧料端與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
子樓須臾樓中火燒紅燭互天色若虹霓段段飛去及至火滅灰燼亦無軍民異之
謂之火宅解也燕子樓至今存焉

按今人但知燕子樓有關於盼故事不知又有此藥

又按宋史文集有重修彭祖燕子樓記云景祐二年丞相龐西公以大司寇殿
徐方遠觀善居浸眺城隅歸馬二樓聯冠州旌直民版者曰彭祖古坎方者曰燕
子則是樓至宋猶在又云樓之賦名尚矣或以地或以事公即而用之紀方言而
若書也惜未及其所以名樓之故

同醉亭

宋徐度却掃編云歐陽文忠謫守滁州作亭名曰醉翁政和中唐少室格守滁亦作
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

按今人知有醉翁亭不知有同醉亭也

伯都納有宋徽宗遺蹟
國朝禮親王昭健嘯亭樓錄云五國城在今伯都納地乾隆中副都統韓克託築
城據得宋徽宗所畫廡軸用紫檀匣盛裝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畫器數十件因
得碑銘錄宋徽宗說年日記尚可得其屋略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畫經數載始

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即此地也

按徽宗日記惜不傳

蔡京書臨平寺額

宋陵游老學庵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
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極省更始效之謂之司
空勅亦曰蔡家勅至今勅字體尚存

按全幼時居臨平故遺臨平時必記之門下士張小雲明絕取以作沈東江臨平
志補遺此條未知採入否

梁山柏祝英書讀書處

明張岱夢憶云至曲阜詣孔廟宮牆上有樓傑出扁曰梁山柏祝英書讀書處其
之

按孔廟有此誠大奇未知今尚然否

松鶴庵

國朝禮親王昭健嘯亭雜錄云松鶴庵在宣武門外德勝門外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
未胡雲莊司寇奉會諸像屋釀全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秋隘有古
槐一株猶思慈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忠愍祠詩蓋一木年正
祠時作也

按今炸子橋松筠庵相傳為忠愍故宅而吾鄉戴龍璋先生藤陰雜記言松筠庵
望樓頭神像相傳為城隍神則忠愍故宅之說亦未知信否而嘯亭雜錄又作松
鶴庵何也

申文定八宅

國朝禮親王昭健嘯亭雜錄云申文定公時行宅有八處分金石綠竹匏土革和衙前百
花卷各四大宅

明代西湖安廟畫壁

明徐渭香齋畫屋集四書繪序云嘉靖辛亥余讀書錢唐之馬蹏山寺寺西近岳郭
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人馬弓旌馳騁伏匿之執行營按節首呼歡
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其跡復略書表叙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

五人墓是後來移葬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明吳四卿點宅在王洗馬巷中有北宋尼姑墳後作花築壇曾匿五人首級於此後移葬山塘至今種花和猶有英氣按此則今五人墓非原葬所也全當疑五月初死時今葬地猶是魏忠賢祠何處埋骨於此今乃釋然

吳下坊名

宋葉夢清避暑錄話云吳下衣冠所聚舊通衙皆立表揚為坊名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表揚坊富秘監嚴居名德壽坊將寧學堂居名表揚坊名雲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表揚坊龍圖東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未光祿口居有園池號樂園坊

鐵瓶巷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鐵瓶在仁德坊東唐初有仙曹作枕卧所達明義夫馬塔家藏後歸金氏近屬汪氏內有鐵瓶書度

馬醫科高墩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馬醫科高墩舊吳縣獄址按至今高墩猶在余寓馬醫科任任經由其下也聞之故老云其東申公祠即吳縣舊署然則此為獄址無疑矣

稚兒塔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重修蘇州早塔寺稚子塔記云按舊記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財以蓋蓋僧道生誦法華經有童子名稚兒日侍立聽法死葬此後有商人謝本者泊舟夜聞誦經聲且尋之有青蓮花生家上事聞建塔故名法華塔則稚兒本童子之名不知何時好事者飾之以稚兒為塔地又取西僧所攝瓦塔云是昔年葬稚之物又以塔歸王伯谷半偈廢士大夫皆相說為奇事

曇陽觀

大倉州志古蹟志有曇陽觀里人為王錫爵女燕貞建在城西南隅壁間有尤求白

日升天圖後觀發惟大僕寺卿徐燦翰林修撰沈懋學一聯猶存國朝嘉慶二年知州盤圖邑紳汪學金移建於隆福寺西尚書朱廷題聯額學士劉鳳詒作記王事汪考博蓋

按曇陽下事談者疑信參半乃本朝嘉慶間猶有人為之移建其祠而朱文正公且為之題聯額殆亦所謂過而存之者歟今未知尚存否

明徐渭香齋書屋集有曇陽詩十首其第五首云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大倉蓋我聽白佛夢已熟黃梁托盆求朝飯敲鐵鑊賣夜糖第六首云明知騎竹應違道婦姑可怒者落帽難饒者脫靴一粟生滅已百吹是非耶味其意正為曇陽子作但不甚可解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云見只編載王荆石相國為南祭酒范房麓太史過玉語良久欲別王曰幸小坐小女謂今日當雨未雲果爾當煩作韻語紀異否則以一笑解之屏麓意謂必矣須臾雲作他處皆白惟庭中色若胭脂和雲母照耀人面暈若桃泛此曇陽子事也王弇州曇陽傳不及此事

按見只編不知何人所撰其義亦未詳

堅瓠集又云萬曆初大倉王相公女號曇陽子有巨蛇隨之名曰鏡龍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萬曆丁丑賜進士第一授修撰四十而夭王元美作墓表屠綉真作傳欲傳會曇陽丁昇其之確至以妖覈學誣光明磊落之君典豈愛人以德者邪

按如何厚誣亦未得其詳

國朝章有珠景船齋雜記云王荆石錫爵女稱曇陽子一日忽不見人統傳為白日升天或曰淫弄耳今大倉有曇陽觀

鶴秀塔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齋紀云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里有塔孤峙於官塘之側上下七層中層刻鶴秀二字蓋有故事焉順治間江南諸生裴某附舟夜過草林為盜劫遂沿塘行不食一日與距嘉興高數十里饑不能前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華姓者嫁其女於近村常使婢鶴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粉團糰糕令其在途道出官塘見裴問之裴備言狀鶴秀以食物與之食不脫唇環及錢自餘文贈之遂別去鶴秀還主母疑其有私也加以蓋慧鶴秀投繯死裴生回家鄉會聯提還杭浙江某縣

大倉州志古蹟志有曇陽觀里人為王錫爵女燕貞建在城西南隅壁間有尤求白

令道經其處照乙食時三年和心念鶴秀德行將委禽焉訂得其姪奔至厝所大
慟尋其父母厚禮焉而聘其妹為正室遣人築墳塋極其堅固封墓之日裝通委署
秀水置腴田以奉祭祀復於贈物處造一塔為鶴秀資冥福因印以其名名之
按今此塔歸然如故然其妻則父老罕能言也

漢賦最輕

清 德清俞樾著

宋周益齊水野語云升田之法廢賦名曰繁獨兩漢最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
帝再行賜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
蓋先時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乃今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稅之制也自後守之
不勿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
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報書
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還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
略計其差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

按古者置郵傳命究不知日行如千里得此可以考見漢制至赦書日行五百里
乃唐時舊制也韓文公答張徹詩云救行五百里可證

歷代服色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三代之際皆衣襦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
無人以白

按此則紫袍為公卿上服自秦已然矣

又云唐高祖朝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
並偷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

按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中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
與此歧異當考

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唐何延之蘭亭記敘蕭翼計取蘭亭事云改冠微服隨
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衫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可見當時不以黃為
貴其尚黃者必中葉以後事也

唐制有免者哭陵下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唐故事天下有免者許哭於太宗昭陵之下
按此制甚奇杜牧之詩獨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向疑其何以獨望昭

陸或亦此意也

宋制朝參亦唱喏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收和以後增以唱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若矣清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閣門亦唱唱然未嘗出聲也

按余於續鈔七載何孟春餘文敘錄之說蓋明人已不知唱唱為何事矣觀此則宋時雖朝參亦唱唱唱固甚重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唱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逸人問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頭烏但聞啾啾啾聲即令喏也

按此則唱喏乃為衣風韻也未知是否但宋時唱唱聲轉可得其彷彿

宋宮中御宴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陽翟縣令孫敬之曰今午上元宮丞相夫人林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殿執政命婦並立別階上北向羅拜宴罷解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又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為中禮數其詳御宴惟五人上

卷十一

二

居申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嚮太妃皆中宮皆西嚮寶慈皆長樂皆白南嚮冠前復推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無華彩太妃慶中宮皆鑲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珠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為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梁在連木一視也上前後侍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惟有四人一様妝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番其服飾珠翠之儀信天下所未有

按李方叔此書著於元祐時所謂上即哲宗也寶慈則太皇太后高氏長樂則皇太后朱氏太妃則德妃朱氏也天子正坐太皇太后皇太后旁坐太妃與中宮西嚮坐而又使外命婦奉觴上酒宋宮中禮數殊有可議

宋元猶禁火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婦上大火禁并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雷之變社長等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掃屋灰鷄翎掃屋則罰香楮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火吉則燃木炭取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牛馬糞窖中其儀如此

按周舉以來久遠溫食何意宋元之際此禁猶厲未知何如也

金人去頂髮

宋王明清揮塵三錄云真定帥臣李遊城破被虜敵欲保全之逃不少屈又不肯去頂髮敵人責之遂斃而為傳

按金人亦剃頭辨髮余已載於曲園雜纂三十六矣今得此條又記之但不知所謂去頂髮者視今制同否也

明君臣畫像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余於嘉慶戊辰假館李君喬信家得觀所藏前明君臣畫像一册共三十七人首太祖高皇帝次馬太后次成祖文皇帝次世宗肅皇帝次中山王徐次開平王常次東甌王湯和次寧河武順王驛次李士忠臨淮侯次沐國公次陶驥士安次誠意伯劉次龍景章公溫次方孝德先生次解學士縉次楊文貞公士奇次王端毅公恕次周文襄公忱次劉忠愍公球次于肅愍公謙次李文莊公盛次劉時雍先生次李實之先生次王陽明先生次唐伯虎次陳白沙先生次鄒東廓先生守節次陳文敏公勳次文衡山先生徵明次王鳳洲先生次羅念庵先生次

卷十一

三

次吳康齋先生與沈石田先生周次祝京兆先生允明次海剛亭先生次張唐來先生次羅一峯先生其緒稍粗丹素秀灑神采飛動成祖似世所畫關公像馬太后男相劉誠意女相方正學嚴氣正性相如其人予少保白哲而方纒眉濃點王陽明黑而瘦其旁皆無題號所署爵姓名號繁簡不一例然可寶也

按劉誠意女相是一張子存矣然余見雍正年間所刻劉文成集卷首有像贊贊甚長并刻其子仲瑄所為贊語首云此畫電目揮天根分幹地軸則女像之說殆未必然也

明皇后璽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仁孝皇后勅善書陳景雲注曰己卯秋日在錢唐書肆中見此書卷首有硃印厚載之記四字蓋皇后璽也

朝天女戶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銜趙福張強張漢孫端王孫楊忠林李誠張欽劉政等為錦衣衛千百戶有妻屬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

心所謂天女尸也官得世襲

學時始為舅姑已服三年

唐李吉列誤云貞元十一年河中府會昌參軍蕭綽狀稱堂兄三女適李氏婦見唐世今時俗所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

按此則唐時婦為舅姑已有持三年之服者後唐長興之制所從出也

宋王栐燕翼貽謀錄云太祖孝明皇后居昭獻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許允宗等奏乞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為定制

按昭憲杜太后崩於建隆二年六月至乾德元年九月始滿二十七七月而孝明王皇后即崩於是年十二月然則服除而後亦崩矣宋史皇后傳不載其喪故表出之

為嫁母持服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郭樵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遠更嫁王氏既而母亡樵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樵為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

樵解官中心喪

服生主喪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近時張樂全慶東坡用唐人服生王喪總麻三月東坡為發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暖孝

宋李鷹師友談記云東坡為禮部尚書宣仁上仙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為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不敢奉詔遂罷

喪帖稱不肖子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此否吾邑嚴觀察韋川云近世士大夫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字蕭錢口口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為法

按此知明季國初喪帖有不肖子之稱今則雖庶民亦稱不孝矣

宋人家祭之期

宋徐度卻掃編云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康書儀四時之祭以分至日朝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祭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勝以為難出於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眾而忘親也

同姓為婚

國朝龔燁棠林筆談云宋龔斯謨娶同姓欲去其婦名流多勸止之欲取證於古之妻同姓而無傷者一時莫之應龔志伊曰王沉與王基聯姻劉暉與劉淑為婚緣非同原也前輩博洽如此

同姓非族不稱宗

國朝龔燁棠林筆談云近時同姓往來即非其族亦稱宗不書姓皆從黃門受先為天如太史作序書盟弟張采二公同里至交並不以族望相依附其風古矣

文移稱關

宋徐度卻掃編云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為河北東等路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請康開李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為河北河東宣撫使以為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屬乃止用關蓋都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與劉則大同而小異

單底檢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凡公家文書之彙中書謂之單底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一卷檢即州縣通稱焉

音敬手本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音敬手本外貼一紅籤

按今屬吏於上司皆用音敬手本然無紅籤矣

廣陽雜記又云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於朝內也其體統單敬如此

按此則手本又施之平行矣今人但知有上行之手本不知有平行之手本然余

咸豐中假滿運轉浙江巡撫黃公給文書三函一咨吏部一咨翰林院一行吏科
剛不曰咨而曰手本是猶沿明制也但印則紫粉矣

稅課傳籌

宋洪遵松漢補遺云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
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餉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實每一差轉一官有歲中
八九遺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
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

錫校房錢

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
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得錫校仍每歲不過三次

按至和乃仁宗年號宋時有此制亦見其澤及窮檐也

宋吳自牧夢溪錄云正月朔日元旦十五日官放公私稅屋錢三日此則又其
歲歲通行者也

滿澤園始於陳向

卷十一

六

宋徐度卻掃編云滿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府界使者常行
部宿陳留佛祠夜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薪散野皆貧無以葬者
惻然哀之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總其事凡
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十為塚皆清泚什伍為墓序有表總有園規其地之一隅以為
佛宇歲輪僧守之徒一人使掌其籍外祖陳氏名向字道中睦州人

按日知錄云滿澤園之說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今觀此條則實始於
陳向非始於蔡京也

又按後漢書桓帝紀詔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可於官場地葬之衣織姓名為
設祠然則此固古法也

海州遺風雜異

宋吳潛軒國公奏疏有奏給遺風俸商錢云云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異惟麗佳
二國介於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佳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陽沈
續食無計雖寄口腹於牙人之家幸為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徒則假貸於不夫
舟之任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遭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慶元

界內萬里流落尤為可念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道有條不紊不測遺風水
之人從船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如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贖候歸國日住起仍行
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輒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
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如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起無幾遂
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惠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

按此奏在宋理宗寶佑四年今無郵遺風難矣實始於此

順治年間物價甚賤

國朝輯煇集林華談云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賤其記順治三年婚費會親
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見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且而豬羊雞鴨
甚賤率以今時之錢僅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

正青旗

國朝康熙三年廣念禪院碑記未載立石人姓名有正青旗平西親王駕下王吉明
按皇朝文獻通考太祖高皇帝辛丑年初設四旗曰黃旗曰白旗曰紅旗曰藍
旗甲寅年定八旗之制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四旗為鑲黃鑲白

卷十一

七

鑲紅鑲黃白藍鑲鑲以紅紅鑲以白是國朝旗制無青也乃此碑有正青旗豈
平西之異制耶查金屋在西湖即在俞樾之東寺僧拓此碑見示故記之

國朝禮親王噶爾丹錄云孔定南耿靖尚平南等歸順時未錄旗籍文皇帝名
其軍為天祐軍特設白綠黑諸旗蓋以賜之見八旗通志然則青旗或即黑旗也

編羽翎

國朝禮親王噶爾丹錄云凡領侍衛府官軍營前鋒營火器營儀衛滿員五品
以上者皆冠孔雀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鴉羽藍翎

按今人但知花翎之為孔雀翎而藍翎之為鴉羽則罕有識者

卷十一終

清 德清俞樾著

殿門文武官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天官掌宮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文武官極天下長人之
送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於殿前門下行李則為禁衛門行於殿前又月衛
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知後殿則執樞東西對立於殿前亦古
之虎賁人門之類

按余於續鈔卷八載明代直殿將軍之制今乃知宋之有此也
又按唐制諸州有貢長人之事今蓋鈔第五已載之今乃知有此用也

鎮殿將軍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正旦大朝會軍駕坐大慶殿有介冑長大人四人立於殿
前謂之鎮殿將軍

梁陶宏景真誥云傳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則漢時已有殿中將軍之名矣
陶隱居謂漢官無止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

卷十二

朝集院

宋王詵燕翼貽謀錄云真宗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詣於院
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進惟可至朝堂首節並官廳而已雖
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事悉
備方敢報門地閣門即日開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即至迎入院中同院士大
夫日夕游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詢問風土其况味與柶栢逆旅各大不侔矣
按此亦見宋時待士大夫之厚

戒民集

國朝聖澤集林華談云張忠定公詠每斷獄必有判語中錄收謂之戒民集

蓬辰錄

宋王明清律後錄云錢文信惟演嘗集書名蓬辰錄排日盡書其父子承恩禁邊
及朝廷盛典極為詳盡

京朝官鳴道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京朝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與前祿親僕引鳴道

四品自食都御史以下止乘二人肩輿引鳴道宋人鳴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
迴避明代闖入直呵殿至闕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凡八坐皆與行人亦
無迴避者矣又云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會都御史騎馬
則許以鳴道肩輿則否

按此補可見國初時京朝官儀仗之盛

又云子同年徐敬庵由會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柅此舊例也凡巡撫
入京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鳴引

按今督撫入京無不四人肩輿矣開棍則否

京官乘肩輿

國朝戴璐藤陰雜記云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詔始乘驢車嗣後有驢車余已卯入
都見京官驢車多而驢車少故性慢樣素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而布障日
少矣

又一條云昔正陽門外許與入車不準行時京官無一乘車云

按此可見百餘年來風俗之異余道光二十五年入京師見京官尚書以上皆有

卷十二

輿侍即開學則坐車而車皆開旁門

輿侍即開學則坐車而車皆開旁門緣况帷幔與庶僚甚至光緒十二年命送孫
兒陸雲入都會議馮潘家河沿杜門不出而九列諸公頗有見過者然綠帷旁門
之車不復見矣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都城壯丹時無不往觀惠安園者客多乘竹輿周行膝間
而覽觀曰移晷乃竟

按此則明時尚有竹輿今安得有此邪

明代駙馬家有學錄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明初駙馬家有學錄嘉靖六年以禮部主事金克廉校
都尉謝詔經書後遂因之主事教習駙馬者爾和其一也

宰相罷歸自稱前鄉貢進士

宋施德操北窗笑錄錄云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刺前鄉貢進士

明代閣臣止稱老爺

明高拱病榻遺言云至真空寺有親故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
問何人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勅也依爺之票冒單馳驛矣

按高拱以大學士罷歸止稱老翁所謂張翁者張居正也

子弟居相位宜尊禮父兄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元祐中已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侍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使微仲云界以中寵即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曰華尚康寧且具慶焉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廡時人以此別二公賢否

按安厚卿之無禮不足言至曰微仲事可見北宋時家法之嚴漢田蚡言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挾夫之矣

少年宰相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宋南渡後呂頤浩罷相范宗尹繼之年纔二十自古少年宰相無前之者

按宋史本傳云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此作二十誤然宗尹曾行張邦昌偽命相筆亦無足觀卒年止三十七則亦不足為美談也

元微之拜相輪軸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台州有筆吏楊滌者言其外內唐元相國之高一日持告身

宋乃微之拜相輪軸也銷金雲鳳綵新若手未觸白樂天行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章簡諸公政議甚多尋聞為秦燬所敗

又云丹陽呂城關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鄭王房出其遠祖武德正觀以來告命救書凡百餘亦有薛少保顏魯公書卷奇甚

翰林清苦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峻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云虛奉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教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死

按此則翰林清苦自昔然矣

太守無復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人知葉令王喬之為雙鳥不知晉南海太守紀觀之復為雙燕就為南海時為雅川隱羅浮龍每密過之諱論達聖始去門無車馬之踪獲雙燕往還則其雙復也以鳥屬令以燕屬字特為拈出

按縣令為鳥人人知之太守燕雀未見有用者竹懶拈出後知者仍少也

選人家狀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鬚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多有鬚

按今制考試年貌册即本此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符割不惟者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黑色有鬚髮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鬚眼小而痕痕之類以防偽冒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不可稽考乃知舊制不為無意也

親屬迴避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晉隨筆云南史傳陸倕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經服不得相臨從太子率更令此即今之迴避唐賈敦頤為瀘州刺史弟亮嘗為饒陽令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從以示寵此兄弟不迴避之始

功加

茶香室三鈔

卷十二

四

國朝禮親王肅亭樞錄云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功與之世職總管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叙一雲騎較之八旗功牌殊為屈抑

金帶關子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宣和間親王公及他近屬戚畹入宮輒得金帶關子符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年位屠豕自一命以上皆可符

按宋時所謂關子殆即今之空白執照也

就山封侯

宋龔頤正介隱筆記云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云漢有王元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展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唐宋之間侯山詩王元拜隱侯

按此事不見漢書疑無其事姑以為山居美談耳

監生行加屏風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大興國子監諸生日吹龍炊粉一人之食為鈔五兩行加屏

殿以障市人

按屏風之制當如步障然此誠優異之至矣

日本真人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日本國大臣曰真人猶中朝戶部尚書

按光緒十年有日本國大藏省專修漢學學生井上陳政來受業於門下言大藏省即中國之戶部其參議兼大藏卿曰松方正義者即中國之戶部尚書也與古稱真人異矣

茶香室三鈔

卷十二

五

茶香室三鈔卷十二終

茶香室三鈔卷十三

唐科目

清 德清俞樾著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唐設諸科取士其名隨時起立今悉錄之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源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節冥邦科長材廣度沈跡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藝黃科才膺官樂科才高位下科材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載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漢思清華科興風興化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捷超越軍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識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才沈淪科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遠沈疇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邱園科軍謀越眾科孝弟力田關於鄉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藏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

卷十三

茶香室三鈔

從政科軍謀宏遠才任將帥科詳明吏治達於教化科

按此諸科命名多有可議者蓄藻之思疑脫一麗字

宋時賣書元賦

宋釋文登湘山野錄云歐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鍊象頤山東薛僧秘演力幹歐蘇嗜演曰錫訖且未得拓竟以詞翰之美演不能却歐公於定力院見之問寺僧何得曰平十買得歐怒詭演曰吾之文及與庸人平十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歐愈怒演曰公豈不記作者元時庸人競慕新賦叫於道衢復更召呼曰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令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頤

按此知宋賣書元賦其價甚廉三百八十三加兩文謂之半千者其時循太平興國之制以七十七為百也

二蘇召試事

宋年薦師友談記云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人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矣

又云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相國
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聞蘇轍偶病未可
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眾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凡此常例展二十
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

按以一士之病至展試期異數矣
又云王仲蘇承事字豐甫相國郵公之子也皆為厲言東坡應舉時郵公以翰林學
士知舉得其論與策二真奉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雖亦結塗注一
其填如此論卷為道人梁冲所竊今所存惟策策爾
按此似宋時試卷已備真策又云彙亦結塗注一豈草策亦具塗注字數耶

呂文靖試卷

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己也於其上也敬其養民
也惠其使民也義謹對試卷不勝錄而考官批於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連不記則曰
不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全不能記答曰對未盡謹對

卷十三

按此可見宋制試經義之寬呂文靖試卷余已記於續鈔第十而未得其詳故又
錄此
崇德吳氏五子登科

范石湖詩集有寄題吳氏梅桂堂詩原注云吳氏五子皆登科居崇德縣沈飲驥注
引輿地紀勝云五桂坊在崇德縣吳琮有五子俱登儒科邑宰為立五桂坊周必大
書謝詩為記

按崇德即今石門縣也康熙元年改今名

探花詞
金元邁山詩集有探花詞五首第四首云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探花筵阿飲
正使才情盡猶欠依郎白玉鞭自注云李欽用二十七歲張夢祥少一歲又未婚

按先生宣宗興定五年進士詩即是年作也

金人科舉之法
宋洪皓松漠紀聞續云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
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卷以本縣令為試官滿試之士惟雜犯者熟於首曰鄉元

亦曰解元次年卷分三路類試自河北至女界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軍中河以
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兼經義則試五道一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
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於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會試亦曰狀
元分三魁曰上甲中甲下甲校頭補承德郎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
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當官皆遷大
知中下甲服緋例賜銀帶

按金史選舉志不若此之簡而明故備錄之上甲但言第二第二人然則金之上
甲亦猶今之一甲三名矣

試官密改試卷

宋釋文登相山野綠云宋郵公庠省試良王不琢賦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謂
非二宋不能奈何重疊押韻一韻有瑰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
自改擅名為擅聲後得之於第一連發試卷果郵公也

按試官私改試卷功令所不許觀此知宋時已有此風矣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張三更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為賦題去更誤

卷十三

豐押明字榜出乃居第四元祐中三更以秘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始修門生
之欲置酒甚極酒半當世曰京頃作知舉時秘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
為改去擅置優等尚記憶否三更方然不覺杯覆懷中再三愧謝而去前輩成人之
美如此

賣紙錄

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景祐元年廢書判為鈔試書判雖有假手不可代書鈔試雖
他人代書可也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樣成團名曰紙迷公然貨賣
按此謂鈔部試選人非謂禮部試士

明初會試中式人數

國朝朱彝尊詩話云吳伯宗名佑以字行金谿人洪武辛卯初開科帝親擢
第一子嘗購得是科會試錄就試者一百八十九人中式一百二十人浙江三十一
江西二十七福建二十二山西一十三北平六河南廣東各五陝西四山東五廣西
高麗各一五隸止二人考宋景濂會試錄稱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
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宋濂所取士先會試而授之官矣

按此可見明初會試之房且高麗人亦與試而京畿所取士得先會試皆後來所無也

明成試甲第御筆親書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定陵筆精墨妙書觀先文恪公壁唐文恪公殿試卷即書第一甲第一名六字皆瘦硬通神

按此知明殿試卷天子親書甲第定陵乃明神宗也
欽賜舉人
明王世貞鳳洲筆記云景泰中北京鄉試陳循王文以考官劉儼呂原栢其子訴於上謂儼私解元徐經及所取士顛倒詔覆讀如初定惟陳王二相持各許其一試時謂之欽賜舉人

明初南京太學生之重
明都穆談纂云應天府鄉試每科取中式舉人百三十五名其三十五名取自太學乃洪武舊制四明陳祭酒敬宗在南京時每值大比揭曉時隨門開入院親視填榜必取三十五名而後返若今日則不能然矣

鄉試錄前後序
明都穆談纂云鄉試有錄謂之小錄前必有序而余見三十年前小錄前後序凡三四篇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
按此則知明初同考官亦得作序不知何年改定今制
又云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二甲在前則者亦得刊錄今惟第一甲得刊永樂十年會試中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止一篇惟論或二篇耳

按永樂甲申會試一甲之前數名俱刊義已見續鈔第十
進呈錄用士子文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舊例科場進呈試錄王考官自撰程夾其用士子文稍為點定自萬曆十三年乙酉科始

歷代試期
欽定日下舊聞考引雅坪散錄云宋解試諸路並以八月五日鎖院而福建則用七月川廣則用六月以遠途故也南渡後開廣政同諸路試期紹興二十四年有詔太學及諸路並以中秋日引試四川則用三月十五日而元鄉試以八月二十日二十

三日二十六日明改從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會試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明改從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御試以三月七日明改從三月十五日蓋歷代鎖院為期不同如是國朝王實仁行年紀略云金陵書肆購得明宏治丙辰會試錄考試官為謝連王整同考試官十四人序云舊制鎖院以二月八日成化丙戌命先一日以社祀齋禁坊錫宴特命又先一日疑今之以初六日進院即是例也
按我朝會試改於三月自雍正五年始王東壁作此書在道光間乃於二月三月略不一說何歟

殿試定期
乾隆二十六年御製四月二十五日御殿傳臚紀事注云去歲以磨勘需日定於五月五日殿試初十日傳臚念茲多士守候時久命連行磨勘於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按殿試之期自明代至國朝屢有更易今定期二十一日自此始也因請欽定日下舊聞考得此條恭錄之

殿試無門生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謂作少尹巨濟其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未嘗修門生之禮器之以語器客以訊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至豈可復稱門生於他人客告器之器之歎服
按今人於殿試請卷官皆稱門生蓋未如此義

宋王棟燕翼貽謀錄云開寶六年三月庚午御謀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二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入藝祖皇帝以初御試持優與取放以示恩異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然則御試進士不得於私門稱門生宋初固有明禁

減場中式
明都穆談纂云往時鄉試作減場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鄉試吾鄉祝參政類以減場得高魁今則凡減場者皆貼出矣原注云前場七篇止作五篇

考試重書法
宋洪皓松漠紀聞續云凡作字有黑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

明季童試重府取

國朝光緒蘇州府志引崑新志云明季童試最重府取有各即可其入校貧者以其所取之名售人今頂替陳參未述蓋撰其妻周難始末自敘幼年以府取售人得其祖父三喪云

童試第一不入學

國朝鄆方坤名家詩鈔小傳吳廷樞字山榆長洲人所居曰南村因自稱曰南村初名棟前後試有司者二十有三皆第一顧不能博一稔

按近時學使於府縣所定第一名皆取入學觀此知國初固不然也

又云一夕夢泥金報至以公名投第八名進士醒而異之丙子秋陝士或援例入太學病不能至願得替人問其名則廷樞是顧前夢因借資入闈果獲雋榜後以異籍黜已卯南巡獻詩拔第一復鄉舉名發未登科一甲第五名進士合一甲則遵例所夢名數

按借監入場士林陋習觀此則名流亦復為之

童生捐銀入學

卷十三

六

國朝葉廷珪臨海漁話云許備豐年譜紀康熙十六年丁巳魏象樞條陳入學每學四名餘俱捐銀一百兩准入泮近時錢泳履園叢話亦紀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為例郡中舊家有藏國初以來入泮題名錄者專記蘇府長元吳四學入學新生額數姓名借閱之始知此例自戊午年科試至壬戌年歲試凡行四次先於丁巳年歲試即裁定進額如蘇府學本二十名者改作五名長吳二學本十五名者改作四名餘俱納銀一百兩准作生員附後每學無定額常有七八十名或百餘名之多以此類推各省各府州縣可見至辛酉科試正額後復而後納仍行及於亥科試捐例始行停止蓋是時三藩叛命將出師不得不開此例以濟軍需至二十二年海宇銷兵故例亦隨開其每學四名實依魏公所奏而捐銀百兩與原奏一百兩不符當由廷議核減取或疑生員進由後納難免濫等然觀題名錄中吳荆山宗伯五名始知顧伏君太史原注名額並有皆從捐生起家未可謂不得士矣

按此事全於續抄卷十儒士觀場條已附之今得其詳又記於此亦學校中一故事也

北京貢院

明黃溥開中今古錄云永樂中有觀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上喜其名異音同號為三綱紀後志滿怙勢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

明王世貞錦衣志云熙王初起師師湯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致王與語悅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興治詔綱又曰錦衣一禁校兵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今讀御史院罪狀紀綱一疏其權勢之盛可見

明施顯卿奇聞類紀引庚巳編云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如綱有寵於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閩門受職於此亦有生瘞其下者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應諸號而止如萬馬騰踏者云

按此則又為今江寧府之貢院未知孰是

按明末國傾瀕小品云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為之乃正統年間事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貢院在城東隅元禮部舊基也永樂乙未改為貢院

按此則北京貢院非紀綱舊宅矣

卷十三

七

至公堂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年云元歐陽圭齋詩有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煎戰藝場係天歷庚午會試院中作也至公堂已久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試院用四柱結練其目曰至公樓主人登之以觀試此至公堂之權輿也

登第後拜客乘轎

國朝章有諱景船齋雜記云嘉靖以前吾鄉先輩登第歸皆徒步拜客但張益耳自嘉靖年而後公竊翼約諸同年曰吾進春榜一第堪僕僕奔走耶諸公入里同用轎背約者則致轎自辛丑始

按章載謙華亭人則此當是華亭故事然明初風俗之厚可以此推也

狀元母夫人存城

國朝潘曾沂小浮山人年譜云乾隆五十八年於父親會試中式進士殿試第一甲一名授修撰母黃太夫人在籍備例存城

按狀元夫人撤殺余已載於續抄卷十矣茲則狀元母夫人備例存城即撤殺也

蓋潘文恭公元配謝夫人於乾隆五十七年卒。故母夫人代之耳。

康熙庚戌科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為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騰其李公先地名相則有王公掄直臣則有郭公琰廉吏則有郭公嗣亮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做錢公世喜是科典試為相鄉親相國喬介合肥薛尚書鼎舉。按余於道光庚戌科成進士。上距康熙庚戌一百八十年矣。緬懷盛蹟敬錄之。

武三元

國朝徐承烈燕居語云明末有王玉璽者。仁和人。崇禎己卯武解元。至本朝順治壬辰會試第一。殿試為第一甲第一人。官福建都督。會事時海寇鄭成功猖獗。玉璽屢立戰功。擢陝西都督。同知調天津總兵。致仕。年九十卒。見浙江通志。是武科亦有三元。

茶香室三鈔

卷十三

八

茶香室三鈔卷十三

茶香室三鈔卷十四

夏歸藏

梁陶宏景真誥協昌期第一。篇云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皆服五星精。請夏歸藏經。

箕子注易

宋史藝文志。書類有三墳易典三卷。注云題箕子注。按義鈔卷一。第一條。助載箕子易當時不知何書。今乃知即三墳易典也。惜今不傳。其占法無考矣。

正易心法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云。卦序當先復而後小畜。試辨之。一柔自始。變同人。同人變履。履變小畜。小畜變大有。獨之一剛自復變師。又變謙。又變比。此皆自然之序也。今謀在豫上。則知履不當在小畜下。又履與无妄對義。既以大畜反无妄而居下。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無疑矣。今序卦非宜。尼其本真也。八體乃民為異。異為手足。蓋乾為首。坤為腹。天地定位也。坎為耳。離為目。水火相遠也。艮為鼻。兌為口。山澤通氣也。巽為手。震為足。雷風相薄也。此義呈八卦之應矣。學者承謀效尤。其夫至此。

茶香室三鈔

卷十四

按麻衣之為道家之書也。然此二說頗似有理。故錄存之。

又云。一六為腎。一為膽。三為脾。四為肝。五為心。又云。初爻為地上。二爻為天。二爻為北。五爻為南。四爻為西。三爻為東。天地四交。每卦之體皆具。此義是為六虛。

按此亦異說。

大過卦辭。晉于寶搜神記云。揚州別駕顧球。生十年。使病郭璞。遂得大過之卦。其辭曰。大過。卦者。我不。家。枯。楊。無。葉。羸。旅。動。游。魂。見。龍。身。被。重。累。嬰。妖。奴。法。由。斬。祀。殺。豈。非。已。之。咎。先。人。積。業。卦。論。之。可。奈。何。

按此等卦辭。雖已甚。乃晉時已有之矣。

鼎顛趾

清 德清俞樾著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云古鼎中有三足皆空可容物者所謂鼎也鼎和之法當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澤皆歸足中鼎初出鼎顛此則出下謂濁居下擬當作須先濁而虛之九二陽方為鼎實今京大居善於煮者鈎慈而為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

卉服

明鄭容赤雅云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其皮者有句芒布紅布縹其花者有桐花布瓊花布安羅布其精者曰安羅羅服古貝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總長尺許縹縹成布但過冬則故。

按禹時卉服尚未必有此要亦其濫觴也。

唐馮贛雲仙雜記云青齊間有一種桃花盛開時垂絲至二三尺採之練以松脂遞相纏結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何物目注所出云青州雜記。

按此亦桃花布之類然則青州亦有之矣今無其物未知所言信否。

釋山桐

唐封演封氏聞見錄云兗州鄆山生梧桐土人云地桐所以異於常桐者此山大石橫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絕響以是珍而入貢也。

按釋山中空故有釋孔之疏余已記於蓋鈔十二今讀此又知釋山桐材即以此而見異記之以補高貢疏所未備。

羽山

宋方勺泊宅編云自益州岸一湖度海即至焉焉有五所即高貢之羽山。

朝涉

宋郭思姓解車部朝下注云紂臣有朝涉。

按高書新朝涉之極某氏傳曰父月見朝涉水者謂之極耐冬斬而視之正義謂其筆或當有所出此則以朝涉為人姓名更屬異聞矣。

魯經

國朝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宋羅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德泰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之以魯經為名升為早議從之論語之名甚古何必作此變為後惟王氏始有魯經之說句他人美之從也。

顏回問孝

宣和書譜云蕭子雲善正隸行草小篆飛白今御府所藏三正書有顏回問孝。

按顏回問孝不知出何書。

徐鉉說文通論云孔子擊磬於衛桓子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故於文耳故為聲。

按以荷者為權縲子未詳所出。

國朝陳仲敷經筆記云論語荷者不聞權縲蓋以縲為孟子兼裡之義兼亦單語故以荷者為權縲耳是則楚金肌記之一證。

露蓋即蠟

孟子外篇靈壽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注引丁公著云露古蠟字。

按蠟從雨無意姑以廣異聞。

湛子即諱子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范安遠通云湛子不事齊師伐之春秋傳曰湛無禮也注云此則左傳上事湛字作諱國名也不知何故述此似有所指。

按此則春秋之諱子古有作湛子者矣。

馮翼衣即連振衣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襪兩繫二長帶隨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直繼注云禮記儒行篇衣連振之衣連大也大振大袂振衣也連振與馮翼音近。

按今人知有連振不知有馮翼。

賜儒行

元人事物紀原云宋朝會要曰淳化三年三月詔以新印儒行賜近臣先時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為論題常欲勸士流敦儒行故特令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為治天聖五年四月賜及第進士王克臣以下禮記中庸各一本八年四月王拱辰以下又賜大學篇。

按今人知表章大學中庸一篇自宋人均不知宋時又嘗別出儒行篇也。

熙寧中王氏經學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俸錢唐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國義方新學。

經解紛然日夜纂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趨國吳家殊俗國何以言與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其惡其概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說詩大小雅本是老說似此類甚多時與算初王氏之學務為穿鑿至此

不讀春秋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

按今人往往不讀春秋經文觀此知宋時已然矣

四書論

明徐清言原書卷集有四書論序云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是有依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注講章轉相經說未免牀上疊牀乃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而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圓鈎既以五色為說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厥穴之理自謂為幾煉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空疏但其異處難消序中不能自表也

按文長此畫必有可觀惜其不傳

經史對句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明清於王岐公孫曉後明友見岐公在翰苑時令門生葉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册候當時不曾傳之也

鄭子之書

明焦茲國史經籍志道家有鄭子說陰陽經一卷五行家有鄭子占鳥經一卷是鄭子亦尚有遺書邪

兵書論語

崇文總目兵家類有兵書論語三卷行本御批

崇文總目書類

崇文總目書類尺有法家論語一卷不著撰人是醫家亦有論語也

明焦茲國史經籍志

明焦茲國史經籍志兵家有武孝經一卷唐郭良輔撰武孝經一卷吳牛干撰然則兵家不止有論語且有孝經矣

樂石爾雅

樂石爾雅

樂石爾雅曰道書類有原真龍藥石爾雅此必服餌之方也

白起兵書

崇文總目兵家類有白起神妙行兵法三卷白起亦有兵書傳世邪疑或後人所依託也

道德經有張魯本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老子道德經有元師楊真人手書張鎮南本鎮南即漢天師三代系師張魯武帝表為鎮南將軍者也

彩畫三輔黃圖

宋周密安子雜識云先子向寓杭收拾奇書太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喜副價不登為衛人共望號秋堂所得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庵有彩畫本草一部極奇不知歸之何人

韻海鏡源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韻真卿撰韻海鏡源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以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

後注以諸家字畫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白木字編入本體及諸書皆

做此自有聲韻以來未有如類公此書也

為宣付秘閣賜絹五百匹

按此乃韻藻之權輿蓋鈔卷九謂宋表較韻類題進為以韻類事之始誤也

因學紀聞卷八云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以包荒萬象其

廣如海自本尋源照之如鏡堂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按顏公此書宋人已不得見非封氏此書無以知其體例矣近世美注因學紀聞

卷不知引此

觀文覽古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尊佛儒臣采撰歷代君臣事

迹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期實訓十卷每卷十事傳母弟日夕侍上優

玩之解務誘進錄版中哲宗九歲登極皇仁聖烈皇后亦命取版奉印

金鑰全傳

宋謝偃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司馬文正亦有金鑰王

岐公最

王子韶字解

宣和書譜云文臣王子韶字聖美浙石人方王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故其解賦於家而不傳

謝舉羽所著書

明季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謝舉羽嗜佳山水有浙東西游錄九卷又慨朋友道喪合同志姓名作許劍錄

按許劍之義取之吳學子似施之逝者為宜

王仲至家鎮庫書

宋徐度卻掃編云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其子彦朝云元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親之又別寫一初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鎮庫書不能盡有統五千餘卷宣和中和御前置局求書時彦朝已存其子問以鎮庫書戲稱補承

卷十四

六

務即然其副本在建築初開澆書書留贈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明禮部韻會百公字韻

國朝張爾岐著庵間話云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玉故樂不用羽即墨玉邦直云本朝土德尚黃當用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為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為首則宮音矣集禮本奉初編義而王說相左如此按此則明禮部韻會一東作一公矣

永樂大典初本

國朝禮親王昭捷補序續錄云皇史宬在東華門外迤南餘於丁卯冬奉迎純皇帝嘗書一至其地當閣徐昆山先生過手釋字伴郎言其中藏全分永樂大典數輪宛所貯者多一千餘本蓋即姚廣孝解縉所修初稿繕寫精工非陸慶開勝本所能及未嘗是書尚存否也

明張岱瑯嬛文集云永樂大典一書胡儀部青蓮先生專人曾與其中書處出三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為皇帝時廷議再抄一部計費十餘萬金遂廢其

按此則在明時此書已有為人掘出者其中未必有全書矣

永樂大典有僧預纂修

國朝宋真宗靜思居詩話云善啟字東白號晚庵長洲人主蘇州永定寺善工延慶寺授僧綱司副都綱預修永樂大典又云大同字妙山會稽人鄞縣延慶寺僧預修永樂大典

按此則永樂一書方外勝流亦預纂修之列矣

律文小注

國朝宋真宗靜思居詩話云姚思仁字善長秀水人萬歷癸未進士歷尚書太子太傅公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本朝頒行大清律例依公所注本也

明史紀事本末

國朝葉廷培吹網錄云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台應泰撰四庫提要採那廷采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子之孫氏讀書體錄述姚際恒語云明史紀事本末和昌一士人所作也

卷十四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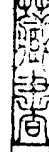
後為某以計取撰為己書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卷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始知其說起於姚立方庸言錄所謂某者即指應泰惟海昌與張岱里籍不符然余嘗見鄭蔭畦今水學略例內一條云宋竹垞先生語余曰谷氏紀事本末徐穎村卷類村諸生時為谷撰拔故以此報之竹垞與徐谷同時自必甚確是此書撰自徐俾而非張岱得由報贈而非竊書似可信矣

按張岱瑯嬛文集有與周歲伯書云弟向修明書止至天聰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夫起居六曹章奏盡化灰燼單野私書又非信史是以遲遲以待論定今幸逢

谷善卷文字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十七年報第於其中竊揚洵淵脚成本誌並傳崇禎朝名世諸書計有數十餘卷云云據此則谷氏張氏各自成書張氏之書且藉谷氏之力而成謂谷氏以五百金購之張氏者非知張氏又親見谷氏著書則謂是徐穎村所著亦未可信疑谷公著書招集浙中名士助之穎村與陸圻或同預其役耳

華夏同音

無名氏東園友聞云杜清碧先生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象聲



清 德清俞樾著

天才人才鬼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按世人但傳宋景文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之說不知有此說也

詩有十勢

唐齊己風騷旨格云詩有十勢獅子近柳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喜龍顧足勢
孤雁失羣勢洪河側掌勢龍風交吟勢猛虎投網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
按十勢之名甚奇每一勢下各引詩一聯然亦不甚可曉

律詩首句落句可失韻

國朝李大夫傳陽律錄云律詩首句失韻為入羣孤雁落句失韻為出羣孤雁今人
祇解首句耳既李先生始蘇懷古詩末句脊字正此律

杜詩用龍光點注字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錄云杜詩龍光點注字甚多點注桃花舒小紅龍光點注唐詩
卷十五

有此二語

施之官職選授龍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今本說作點注何嘗
有端

杜詩愈瘥法

明李日華六碑齋二筆云杜子美詩夜聞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瘥瘥法對日握麈書
此十字於空中仍喻日氣一口吹棄上不換手以吹病者瘥愈
按杜詩愈瘥人知有子璋獨體之句不知有此但未知驗否

杜詩漫興之誤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老杜詩為深淺
與春來化鳥吳深愁澤漫興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
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韻陰時夫辨韻府厚玉亦采入語韻蓋自元以前無有讀
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得其性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
情語言必自其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見心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沈花
溪之所作也自康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為興矣首沿其誤者張
孟康也

按此說冷齋夜話已載之則誤不自楊始余有山中漫興四首或猶疑漫興之誤也

太白集桃李園應作桃花園

國朝葉廷琯吹網錄云康熙末年吳門錢白芑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
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吳處善本重加校正春夜宴桃李園序錄本集首目錄作春
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目及之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桃花之方園前後四處皆
作桃花不作桃李此處亦作桃花

韓愈直諫表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韓愈直諫表近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為崇福
施信示天下仁心

按此表韓集所無不知見於何書

施肩吾詩辟山魃

蜀何光遠登戒錄云施肩吾及弟游南楚楚多山魃為患俗號聖者是時亦朱館校
撰撰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魃本是伍家如何事今為聖者吐小鬼

不須乘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按詩不任正堪嚇鬼耳伍家如事未詳

項斯詩不足觀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
詩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
好者皆此類也

按到底達人說項斯一語至今猶膾炙人口不謂宋時有此一段議論

高梁柳苑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苑謂高錫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劉
楊之前而人多不知
按宋史周翰傳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古齊名友
善當時有高梁柳苑之稱則皆名見正史者

滕元發陳情表

宋王鈺四六話云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

為帥。又以要李廷事。請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又中飛詔。再請知
筠州。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師。託撰陳情表。先子為公草之。自注云。先子為陳作
陳情表。子尚尚。在今誤印在東坡市本內。

按今東坡集有代滕南州詩。乞郡狀。以兩文板。則從離去左右十有餘年。以後
非秋。別有倪和史思錄。用以前三百數字。絕不相同。疑此文乃王銍之文。名素
者。原本而東坡改為之。故載入坡集耳。請其文。自以坡改者為勝。

東坡和梅兒院詩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陳晉州士業云。陸務觀梅兒院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
惟次韻和湖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亦未
有如其事者。

蜀音押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豫
郎微笑。坐來聲噴霜。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
太不入韻。及居蜀久。乃知瀘州附韻笛為曲。故魯直得借。亦因以戲之耳。

按余於續鈔十四載。閱音押韻事。今又記此。然則顧亭林謂毛詩有以方音協韻
者。如小戎之參。與中。七月之陰。與沖。公劉之飲。與宗。等類。亦未始無見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聞音說。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
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美。謂經為橋。余謂此皆假聲也。

押於字韻
宋蘇轍樂城遺言云。公言場屋之說曰。昔高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
於其文中。後詩韻又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按於字。韻固不易押。東坡濁醪。有妙理賦。古者晤語。必旅之於。雖用經語。亦殊未
順。此字除商於地名。白於山名。及太元經。白舌於。孔北海書之。舉杯相於外。充
無可押。或用林於。字然。今韻又自有於字。林於。宜作於於矣。

梅花詩志
宋周密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有花憎疾十四條。內一條云。作詩用調。美聲。是事
又有花能年十二條。內有一條云。與蘇軾命。名。

按此條。亦人所易犯。宜共戒之。

七字對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東坡出牧錢唐。適由吳陵之各社。孫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
側。東坡望見。奇之。詢所學。方為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瑤璣器。仲益隨聲應之
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歎賞。後果為斯文之主盟。

按此知。孫小兒。屬對。古人固有此法也。
新志又云。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
宋謝似四六。讀慶云。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

柱銘
明張公瑄撰文集。有柱銘。銘。自序云。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
有以柱對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鴻寶倪太史。柱對有妙過文長
者。而不及文長之多。則余之學。文長而不及者。又何取乎。其多邪。

按今人刻。極難入集中。此其濫觴。然但知為極難。莫知為柱銘。矣。
甲賦
國朝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唐人稱應試之賦。為甲賦。蓋因今甲所賦。故有此稱。以別
於唐世所作。古賦。皇清詩正所謂。即為甲賦。不得作聲病文也。

屏風兒
宋周必大玉堂雜記云。內制名色不一。係直時。或亦詳其體。或故凡詞頭之下。卷院
更必以片鐵。鑲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胡盧。謂是邪。

一言至十五言詩
蜀何先達鑿錄云。杜先生先施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可謂大矣。
紀道德云。道德清虛。元氣生帝先。為聖則能之。不附稱之。不得至德本無為。人中多
自感。在流心。而慮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
乾坤。品物信。克。既乎。東南。南北。三皇高拱。分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分修之。不。以心
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為萬夫之特。有暗齒青。城者。為代命之。蓋奇謀
廣智。者。為益國之賊。曾未若。軒后。曠風。今清靜。自化。曾未若。早陶。遺種。分。滋。榮。允。奉。
數。可以。越。國。清。方。濁。分。不。始。不。終。何。止。于。居。九。流。五。帝。分。理。家。理。固。豈。不。開。于。天。地。
於。道。德。也。無。以。清。寧。豈。不。開。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絕。筮。語。不。云。乎。伊。尼。有。言。謂。開。
道。之。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頤。刻。懷。古。今。云。云。今。感。聖。德。倍。倍。得。

此條亦人所易犯。宜共戒之。

難歎浮沈風飄寒暑川注光陰始術未願慶俄悲白髮侵嗟四象之不近偏七貴以
難尋身父真據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佳涼今傳恨緒風臺寂寞今有道奇
朔漢幽囚分天長地久滿湘隔別分水閣煙深誰能飽聖賢之解此誰能令先
迥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巫大夫奴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忘鵬而愁吟君不見
四結避秦我思商周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為乎冒進貪名踐危塗與
傾轍胡為乎獲權恃寵顧華飾與彫飾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元為師範吾所以
思去奢滅慾係道德為規箴不能勞神做戲子張生今平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做楊
朱墨墨今揮涕以沾襟

按趙師北陔餘叢考言古今詩體至十一言而此不知有此二篇也然此二篇實
亦不佳多用虛字觀貼雖至二十餘言亦復何難

元旦除夕詩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薛四子千仞鄴人有天爵堂集李泉堂云千仞年八十
集其平生元旦除夕詩為一卷起萬曆庚辰至崇禎庚辰身為太平詞客六十年名
重天下亦盛事也

卷十五

五

韓莊敏論舉業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弟讀書堂偏觀子程程課善其請門各
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
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按日知錄云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
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遵亦為舉人之式又云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
士子之文曰房檣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和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
之作今觀道山清話則知宋時所謂程文其始本及家塾程課之文後以取中士
子所作為程文後又以考選官所作為程文非其初矣

元倪士毅作義要論云舊義多用當謂二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
按此知今時又起講用當謂今夫字乃宋元經義舊格也

守口如瓶二語

宋周密於年雜識云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撰六卷不知本出

何鏗

芝草無根二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平大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幕中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
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
靈芝耳予後得虞翻集果如公言

按此語至今猶熟於人口然莫能詳其所出也

景天詔

宋周密於年雜識云景炎未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
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賦何嘗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何人筆也

按海上崎嶇尚掉弄文墨可笑亦可憫矣

咸少保詩集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咸維光字元敬撰有紀効新書練兵實地論者比之孫
吳韓白軍中有暇輒與文士接席賦詩集名止此稿曰惡惡經曰夢夢今亦好亦
好

七人聯句詩記

國朝陳錫路黃煥餘話云楊君諫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為夜雨詩共二十一韻記中
並七人叙坐之序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榮夫西面坐陳一夔王存
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榮夫右邊側坐楊君諫為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
間當日情景宛然在面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賈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黃樵字季美杭州人為閩賈沈翁贊其業有數言
集何侍郎樵李為作詩賈賈其略曰唐人以詩名某門閥者皆進乎投賈人缺焉季
美詩不妨賈賈不捨詩遂無前人其實譽如此

又按靜志居詩話云明以賈客而稱詩者莫若於欽州之鄭作程詩能游之重聊
皆賈也然鄭程皆受學於李空同空同重賦經於歸太僕則不得以賈人目之

舉者詩不應入國朝詩選

國朝禮親王肅亭續錄云沈歸愚選國朝詩別裁純皇帝命內廷詞臣刪定然
如聞秀舉者紀事詩乃崇德和統餘親王代明自刺州入選其父戰死詩有刺

邱論非死流冠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坊屬解憤激歸焉遂入已失檢點內廷諸公仍其紀錄此與高格續綱目滁州之職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

南國俞氏文錄

國朝錢謙益錄書目譜課類有南國俞氏文錄不注冊數不知何地何人也因涉吾宗故記此俟考

德清盧政議詩

宋批寬西溪叢話云青衫白髮老翁旋旋難黃鬚黃酒醺醺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軒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金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源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海衣獨破聲裏雁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按此公吾鄉人也今無知者故識於此當檢邑志

張文瑞代王文簡作詩

國朝禮親王昭健補亭錄錄云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於當時浮沉粉墨張文瑞公英時值南書卷代為廷舉仁皇帝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遊滯加以部曹小臣作

卷十五

卷十五

七

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瑞代作詩草擬為墨如畫素側漁洋得以完卷因改官詞林得至高仙漁洋感激文瑞終身曰是日微張某全作或白人矣

按此事未知信否

王阮亭三錄

國朝龔璘果林筆談云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颯綠夢裏江南錦新婦磯頭煙水綠那程村曰皆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那

全毛獅子賦

國朝龔璘果林筆談云要東王氏以嶽山先生為最小時歲試禱一先語學使震其名不敢傳弟下等履試題出全毛獅子之心向先生談聽為作全毛獅子賦一篇詞甚深麗特年十四耳天才也

袁子才江賦

國朝禮親王昭健補亭錄錄云黃文襄督兩江袁為屬員黃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曰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為文可乎先生請命題黃厲聲曰江賦請限字曰一萬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研墨濡毫凡奇說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

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按此隨園轍輿人所不知江賦亦不傳

詠息夫人詩

國朝徐承恩庶居項語云明末一巨公與秦州鄧孝威漢儀善明亡孝威避其殉節不從人本朝仍為顯宦後孝威游楚歸巨公索閱近作中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黛眉新祇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巨公傲然廢卷而起人內避患心痛卒蓋愧心一泅神氣飄忽四散也

按千古艱難二句至今人人能誦之然莫知作者姓名且亦不知有此一事

卷十五

卷十五

八

卷十五終

白曲山春義

清德清俞樾著

梁陶宗真真語云：良常北垂洞宮口，有秦始皇埋藏白壁兩塊，入地七尺，有小磐石在窟山，以覆瑞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白曲而已。

按此則李斯之墓，天下頗多矣，惜無人掘而出之。

傳授筆法人名

唐張彦遠法書要錄云：蔡邕受於神人，不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鍾繇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王羲之傳王獻之，王獻之傳外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王僧虔傳蕭子雲，蕭子雲傳僧智智，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東之傳姪彦遠，彦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郭彤，辛瓘，在逸凡二十有三人。

按蔡邕以下止二十二人，疑有關誤。

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微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云：自天台觀北路上桐柏觀一十二里，觀即唐廢宗景龍二年，為白雲先生所置，先生乃司馬天師也，名子微，字義禪，河內溫人，事載春碑中，先生初入花頂峰，遇王羲之入山學業，先生過筆法付羲之，子欲學書，好聽吾語，夫受筆法，與俗不同，莫誇端整，但取堅強，筋力若成，自然端整，東邊石室，子吳頰過盡，是異獸精靈也，西邊石室，甚是精闢，索硯俱全，詩書並足，松花仙米，可給朝餐，石名香泉，堪充養餼，羲之既蒙處分，豈敢有違，日就月將，便經年載，羲之第一年學書，似蛇驚春氣，魚躍寒泉，筆十龍飛行，間蛟舞，雖未殊妙，早已驚羣，至第二年學書，似鶴度春林，雲飛玉洞，筋骨相連，如垂金鎖，至第三年，遂書得數紙，來先生再拜，展於案上，一見凜然作色，高聲責羲之曰：子之書法，全未有功，筋骨俱少，氣力全無，作此書格，豈成文字，但且學書，有命即至仙堂，無事不勞相訪，羲之唱諾，即歸書室，又得三年功，書成矣，先生乃讚羲之曰：念汝書跡，異世不同，淡處不淡，濃處不濃，得之者罕，有見之者難逢，進一字千金，重寶，獻一字萬戶封侯，再讚曰：泉木中，松萃山中，峰巒巖中，五岳中，為吾令歸俗法，向九霄，紅法歸於世界，如鶴出籠，別後有心。

相顧時望望白雲中

按此一語言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微事，甚詳，他書未載也。

又按舊唐書隱逸傳道士司馬承禪，字子微，河內溫人，徧游名山，止於天台，當即此人，然與此文名字有異，且唐代之人，豈當為逸少之師，承禪事未足據，姑廣其附，承禪本傳稱頗善篆隸書，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然則司馬子微自有書名，道家附會，謂逸少曾師事之，誇誕甚矣。

天台記又云：自歇亭北上廿里，上華頂峰，其上造天尊堂，東一十步，有甘泉先生，在經二十八載，頻奉敕誥，多不就，開元十一年，元宗皇帝遣內先生解歸，帝以元台幽遠，難於迎請，遂於王屋山，選形勝，特置陽臺觀，居之。

按此正合司馬子微事，實乃以為別人何也。

宋鄭杓衍極云：王羲之言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及張芝正書，草書廿餘年，竹葉樹皮，山石之上，及版木等，不可知數，至於素紙，戲戲，反復書之，盡心精作，得意轉深，則右軍入山學書，固有此事。

王右軍少作
唐張彦遠法書要錄載梁虔和論書表云：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
入藏陶隱居啟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迎，皆是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者。

王羲之石本蘭亭
宋黃休復字季野語云：偽蜀時，吳王遣內省使高弼，通好，持國書于蜀，因獻偽皇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偽翰林特詔米道靜傳書於太子，洎聖朝代蜀，其書世蓋歸米道靜，私家至乾德中，有蜀彩箋王七郎，名文思，與道靜世舊，道靜因與文思石本蘭亭，即吳使高弼獻太子者，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云：其說為自古錄金石者所未附，索書遺錄引蔡條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其說殆即因此事而附會。

又云：元豐末，有人自西浙得蘭亭真本，與織女支機石，齎往京師，至大庾縣，聞俗陵上，窺不果，進質錢民家，不知存沒。
按此則偽作無疑矣。

又云唐趙璘下第於京洛途中逢官差遣夫并張養極又成都最真觀有一石俗呼
鐘女支機石

按浙中所進支機石當亦此類乃并博望仙極亦有偽作可矣

蘭亭真本
明李日華世統軒又綴云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氣之真跡惟樂毅論乃右軍親筆

於石而鶴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使於乾元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
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戲庸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一獨一淨字
行橫十年前購得一和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間處有斜書修字數萬蓋歐陽公再
拓本

又云世又以為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為秘寶江都隨征入付
烈煇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深信

按如此說則蘭亭無真本矣自宋言蘭亭者豈皆夢夢邪 四庫全書提要謂李
日華考證蹟始未足據

練書蘭亭
卷十六
三

明張公瑛環文集有王文聚隸書蘭亭跋云余友王文聚為右軍四十二代後楷法
既精復長漢隸乃以蔡中郎石經筆法為蘭亭開一生面銀鈞鐵畫古勁無比

虞世南書舉龍附鳳四字
國朝韓奉華無事為福齊隨筆云舉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為虞世南書腕
力千鈞徐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訪之未得

李太白書壯觀二字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滕陽縣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高五六尺刻壯觀二字
偶摩其細察之有太白二字蓋青蓮筆也太白與孔巢父等六人偕隱徂徠山正在
滕境此必徂徠物而後人徒至此轉展玩之謫仙軒渠磊落之概盡見

按余於續鈔十五已載李太白書一則今又得此

宋鄒約衍極云大歷初霸上人耕地得石中有編素古文科斗字經凡二十章初
傳字白曰授陽冰蓋通其法然則李太白乃陽冰之師矣

慈聖曹太后飛白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

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寺宮家
趙松雪自書家用簿

國朝王士禛香齋筆記云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連筆精妙凡養
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題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雪裏道人入毒字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雪裏道人不知何許人遊遊吾濶能寫大字徑丈小亦
徑二三尺青州衛王誕日道人於南山磨崖書大毒字刻成橫畫間可卧一人至今
如故不知其何以書也大字石刻多見之傳為萬曆時人或以為仙

按此毒字不知今在否如能摹搨一紙亦偉觀也

白麟偽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成宏間有士人白麟專以抗壯之筆恣為蘇米黃三家偽
蹟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範之態遂信為真蘇公醉翁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
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為也余謂此公所書能與蘇米亂真則亦一書家也乃不自
以書名而以鷹鼎欺人何哉

卷十六
四

不作草字真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
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可見其志祁公多為監司及帥在外公家
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解二公皆
號重德而不同如此

按人知有唐席豫之未嘗草書而不知宋時又有張文孝也

王荆公作字說不識字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王荆公晚喜說字各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城主殺
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公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繁無定論
如此

元包經奇字

後周衛元高元包經云坤荒并莫默傳曰荒者春之與并者夏之茂莫者秋之落默
者冬之潛荒音恍并音莽按元包經多奇字附錄數語於後

晉楚并并界昕昕既于聽因于堪傳曰楚并并地之廣也界昕昕日之明也觀于既

百體言

唐張彦遠法書要錄載梁庾元威論書云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胎後來所詰湘東和道遺陽令章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勳增其九法合成百體余經為正階任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眾所驚異自滿絕筆惟留草本而已

按其所以百體不足一百恐有闕誤其名有日書月書風書雲書墨書又有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書羊書蛇書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十二時書又有天竺書想即梵字也又有一筆篆一筆隸不知如何明人趙凡夫草篆或即從一筆篆而來耶

又云其外復有倒書反左書反右書大中小東宮學士引敬通所創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逆呼為象中清閣法然則字體倒順反正固可不拘耶

書家不擇筆墨
宣和書譜云鄭仁喜用秃筆嘗問漢簡何用秃筆書為時所重王僧虔用之而風韻不減是亦其得之於心者又云裴行儉每自誇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歎書不擇筆墨而折技者余與虞世南耳

美體言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記云禪月大師貫休有詩筆行於世亦善書謂之美體以其俗姓美也
按美體書今已載於續鈔十五謂明美太僕立綱也今乃知貫休之書亦謂之美體故又記之然與彼所謂美體固不同也

筆雲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華嚴吞海集如來十身相淨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筆雲用羊毛兔毛為體常放黑摩尼光明今諸眾生書寫善事余深諦之悟知世間種種建立威仗佛威光出見不獨史皇次仲具有神變即若鍾索二玉虞褚顏柳無非從黑尼光中證果者誰云翰墨為小技哉

又云佛說般若即是人心靈智云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岡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末注鍼孔中寫字時即於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余喜其語可為臨池家三昧也

淨本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仙傳拾遺云大歷中西川節度使崔某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秦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備在其函中所封乃表單耳憂惶不已張植乃注看一牘以所寫淨本置香爐上忽飛去食頃得所封表單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時封題印者如故

前字

國朝吳仲賢小飽庵詩話云楊誠齋詩集中有贈翦字道人詩序云道人取義山經年別遠公詩用青翦字作米元章字體逼真此技至今流傳用泥金紙翦成兼及花草翎毛粘於黑色油紙扇儼如揮寫而成知其所由來遠矣周密志雅堂雜鈔云舊都天街有剪諸色花樣者極精妙又中原有承承之者每翦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有少年能於衣袖中翦字及花朵之類史精工又考嚴州建德縣林文瑞字炯齋幼即工書中年失明乃翦紙為字勢飛動若龍蛇點畫不差毫髮室人裝璜成軸易新米以自給人稱之曰林翦

印文陰陽之別

國朝桂馥續三十五舉引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謂之陽陷者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惟印章則以四陷者為陽凸起者為陰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此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文反凸而起者其印文亦凸四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文反凹而起者其印文反凹而四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為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

畫說文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記諸家文字有畫說文亡撰人名此

按今人但知有小學家之說文不知有畫家之說文也

孔子遺履圖

國朝章有謀景船齋標記云孔子遺履圖一卷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陳眉公亦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於陵子貽妻夫婦圖

唐張彦遠歷代名畫記魏少帝曹髦字士彥有二疏圖並題跋於陵子貽妻夫婦圖神佛中畫帝后像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云武宗元字總之嘗於維都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亦明陽和天帝繪寫太宗御容以趙氏以火德王天下故真宗祀汾陰遷經維都觀聖容曰此真先帝也焚香再拜貯立久之

又云景祐中有畫僧於市中見舊功德一幅乃慈氏菩薩像左邊一人執手摩娑僕頭衣中央版右邊一婦人持花盤頂翠鳳簪冠衣珠璣泥金廣袖

以半千信之持獻入內閣都知一見驚曰執香爐者貴聖御像也持花盤者貴憲明肅皇太后真容也此高天運所畫為是章憲閣中別置佛堂供奉畫歸天不意流落至此即日

卷十六

宋畫院院選

進於澄神殿仁廟對之瞻奉瀛容移刻方範命藏之御府

宋鄧椿畫繼云

戰德澤本畫院人因試湖蝶夢中家萬里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逆也

按此事

人都知之然其為戰君事則罕知也戰亦僻姓廣韻三十三線戰也又

又云試題野水無人渡

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擊空舟岸側武奉鸞於板間或棲鴉於蓬背獨魁則不與畫一舟人卧於舟尾橫一孤筍其意以為非無舟人止無行人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

按此意甚高

惜不知所謂魁者何人

畫松既不點睛

太平御覽七百二引梁沈約俗說云顧虎頭為人畫扇作松既而都不點睛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飛去事不知有此

自寫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琴者乃超先自寫真也

王荆公畫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桂林楊參知鈴然先生出一畫見示標曰天香深處筆拙謹細草堂前列植桂與奇石相間委像奇作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然詳詳安字下石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為王文道履所寫耶安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見其青柯坪一幅正類此荆公平生作字草草豈能耐意為此

清明上河圖第二本

明王象晉蔚桐載筆云少保塔塔張公諡襄憲四川銅梁人官浙時一同年相得其賺公偶談及清明上河圖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觀同年有臨本甚佳蓋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卻之同年必欲公免不得已受之及歸因慮後人以此贗圖手書垂飛凡官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公段後某公官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命索此圖今讀公宅公之第三子號慕家命令速處向諸姓覓之微聞

在某房中

學以禍福再三始獲令無暇近署就公宅印鈐并原金馳使報命某公大喜加幣並原金往慕家堅不受令置感延公之子若孫畫醉而罷

按明代太倉王氏

以清明上河圖賣禍人皆知之不謂尚有此第二本亦能為禍福如此可異也

清明易簡圖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為即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畫畫譜中所載是清明上河圖非清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履念以較上河圖他本為稍簡耳

按此即易簡命名之意

疑上河圖成又刑即為此本也

朋甲圖

宋董道廣川畫跋云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為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朝葉指紛紜眾客不論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搗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為敵者至有東西

甲東呼西茫茫為隊

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過章蜀甲注已甲又有四山甲芳林

按今人止知畫龍點睛飛去事

不知有此

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說得無意此耶

按過堂芻甲華語未諳疑有誤字

青林高會圖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青林高會圖為黃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為張伯起王伯綬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隱蓋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繪其像於一卷而即請思翁題署者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於揀擇勿濫入恐為道公笑蓋有所指或曰指凡夫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義為某公所深非也

三星圖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有三星圖歌壽致仕馬太守歌有云福星雅谷豐且都樣星高冠威華裾壽星古貌長骨願其則三星之說明已有之且見於名人之集也

宋畫不必用筆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南宮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為畫紙不用膠漆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宋畫用絹者皆後人偽作米氏父子不知此

卷十六

十一

筆畫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鈕玉樵云有王秋山者工為筆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筆出設色淡澹而境深一法古名畫筆當作此音筆字畫以手學物也

按此技今未聞學字之義亦未詳說文凡部以腹也從凡工聲或體作字其字從工聲不當音某廣韻上聲二腫居律切有字字訓抱持漁洋所說音義似皆非是

奉杖村梅

明年日華大硯齋二筆云楊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斑斕紫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問以進之道君道君曰村梅耳因自寫奉杖村梅更作疏枝冷蕊清意逼人而道君北轍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壁間蜂蝶集其上始驚怪求補之而補之已物也

按述禪老人亦有村梅之句世間豈有定評與此杖意詩正堪作對

國畫失真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開立本國昭君妃像戴帷帽以掩容王知慎畫梁武南朝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則從隋代軒車廢自唐初雖弗嘗為名蹤亦丹青之病原注云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圍垂網也

寫畫為高也

按此知畫家必窮盡物理又必審乎古今之制此畫之所以為難而近代遂專以寫畫為高也

婢作夫人

宣和畫譜云趙高文進知於道釋亦藉藉知名然當學朱鏡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

驚然想飛

按人知羊欣學王獻之有婢作夫人之謂不知畫家亦有之也

日本國畫

宣和畫譜云日本國古倭奴國也自近日所出故改之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考其真未必有此第欲蜂蟻然以取觀美也然因以見殊方異域人物風俗今御府所藏三海山風景圖一風俗圖二

卷十六

十二

茶香室三鈔卷十六終

秦穆公時掘得佛像

清 德清俞樾著

宋童道廣川畫跋云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吳僧試之曰此前劫迦葉佛遺像

按此說不知出何書當考

金剛力士見錄書

初學記引河圖龍文云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

按此則金剛之名錄書已有之不始於佛氏

白衣觀音居長白山

宋洪皓松漠紀聞續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觀世音真像

卷十七

茶香室三鈔

國朝義象坤觀世音菩薩考略云據普陀山志所載康熙二十八年南巡菩薩見漁婦身操舟過御前並有問答之辭因此發誓修建普濟法雨二寺又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定海鎮藍總戎俗僚屬請梵音洞見菩薩現身大肩赤面富有鬚髯其衣則潤領方袍迥非畫史所繪原注云乾隆二十一年御書大悲心陀羅尼經宋人寫本每句之下畫佛菩薩形像第三十句陀羅尼經下畫觀世音見大丈夫身狀貌類此

天竺觀音像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杭州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年僧道珣得奇木以刻也宋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金都城西南五里之王河鄉建寺奉之成化丁酉僧德顯修之得石土中金大定十七年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從後其慈今寺所奉乃又非晉像宣天興初曾顛沛於兵抑至正末復崎嶇而北也至今遊杭天竺者仍指大士曰晉像不知從此已四百八十二年矣

按此則晉像存亡已不可知矣景物略又載稽小會館唐大士像云觀音銅身三尺下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舊供宣武門外晉陽處唐廢移像受水

塘建古佛庵供之庵又廢移稽山會館

按稽山會館即今浙紹鄉祠也光緒十一年李純客慈德改為越中先賢祠而此銅像猶在燕京城古蹟考亦並無尉遲監造字則亦疑非故物矣

柏木中有觀音像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徐方懸榻扁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第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屋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正陽門觀音廟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營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營者也後知洪生改祠大士

卧觀音

宋鄧椿畫繼云龍眠居士李公麟嘗作長帶觀音其神甚如過一身有半又為呂吉甫作石上卧觀音蓋前此所未見者

噴彌勒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因觀唐畫噴彌勒各曰凡人多笑者極怒必深宜有此轉變也竹懶曰不然彌勒居恒以笑臉陪人及其下生出世擔荷正法見此世界種種可憐安得不噴噴與笑總是菩薩應機酬物畫者深達此趣

慈心仙人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廣異記云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冠冠水寨其船過甌東港數千里遠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迴航就洳見精舍琉璃為瓦瑤瑤為牆既入房廊寂不見人惟有胡狻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黃金又有金城一所碎金成堆不可勝數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謂曰汝何得至此向見狻子汝謂狗乎非也

善財童子

按此或即今普陀山慈心仙人疑是觀音菩薩也

宣和畫譜云朱鑄唐末長安人國朝武宗元嘗在雒見其所畫壁云文殊降中若有

孝時童子酷愛其筆法玩之月餘不覺去今遂失其童子所在信其畫亦神矣
按今人於觀音菩薩家望善財童子像不知古人亦畫於天珠隊中也

摩訶婆
華嚴經音義卷二云摩訶婆亦曰摩那婆此曰年少者或謂備重也
蓋雙羅漢

國朝諸人獲整修集云常熱苦雙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跣足跏坐頂上骨體
隱然兩齒出唇外長安慈仁寺靈變觀音以杜嚴妙應像比以奇古勝

按慈仁寺觀音有 高宗御製詩士大夫入都莫不瞻禮讚歎此蓋靈羅漢則人
鮮知者未知今尚在否

佛姓表雲
晉文道集釋迦文佛像讚云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
氏母族厥姓卷雲焉

按今人知佛姓覺雲不知其姓覺雲覺與衣一聲之轉
佛國澄姓濕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
碑云大和上佛國澄願者天竺大國劉齊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里
國譯被無外足以疏之為濕亦異聞也

按余於錢鈔十七據宋史曾能改齊後錄佛國澄姓濕然彼所據亦即封氏所記
也豈封氏本有異同抑抑余所見能改齊後錄有傳刻之誤也因訂正於此

無量壽佛
明鄭露赤雅云無量壽佛姓周名全真號段照大師彬州人作二十八觀從日月觀
而入初游吳越繼游羅漢最後得湘山前布臺因住持焉自唐元初至咸通示寂計
一百三十有二歲竺典謚法以慧而覺者曰覺光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師
由日月觀門入三摩地所以謂文而覺也今問之講師皆以壽對如以壽則寶掌和
尚長爪比丘當據此名矣宋學之陋不獨在儒門也

按無量壽佛世但以壽言耳不知有此說然則佛經所謂壽者相恐亦此義故
與衆生相對舉衆生謂愚蠢之人也佛家所言壽者即儒者所言君子佛家所謂
衆生即儒者所謂野人

真上人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唐天寶時有真上人在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
題其寺曰清風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推師曾見太平人
元祐間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聖此百年之故老曾為四世之遺民與此意
合而皆有味

按真上人事甚佳知之者少故表出之
李大白識僧伽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李大白僧伽歌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
落泊江淮人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
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太白亦異斯一僧伽

唐大中年僧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明宏治中京口人錢寶游齊魯間遇一老僧能卧大雪中
雪為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
不知名字

按紀文達公濼陽消夏錄云姚安公在范家口遇一僧解囊出度牒乃前明成化
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遠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亮莫測其真偽
嘗舉以戒的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為此等事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此
論甚正

虞祺為更生佛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曰
誠者天之通思誠者人之道其至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贖欲馬牛共人之用一
漕甕舟漕漕川民獨莫能倚以朝夕聞屬微病兒不言忽顧坐各曰善佛俱來吾
亦歸矣男子九元旁立注下又笑曰人而為佛何不可哉即之已逝矣明年陵州民
鮮述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具言初為黃衣速去過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大大夫
君主更生事明當為更生佛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更問述
故為善狀述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敘述過吾知
廣置更生道場請教更生佛名字勿忘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閣黃金書榜
大慈大悲火生如來蓮酒然而照明當虞君練祭云

按史生佛事。今已記於續鈔卷十七。今得其詳。且知即唐元之之父也。故史記之。

何立捕道月

國朝諸人獲堅錄集。引金山志云。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初之勿赴。脚武穆不聽。道月遺以詩云。風波亭下水涵涵。千萬堅心把舵平。云云。武穆至臨安。繫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悔不從其言。武穆年。檢閱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道月集眾說法。何立伺之道月。忽說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日。有不自家身。只為多開口。何立從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幾平落人手。言訖端坐而化。

按何立捕風僧

其事本于虛烏有。余已具說於叢鈔卷十四。何善衣條。今讀此則知何立又有捕道月之說。京口北固山。有宋吳琚題榜曰。天下第一江山。然則東南第一山行者。或即道月乎。

知慧菩薩

國朝王士正龍蜀餘聞云。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如華。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柏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棲坐。而化。肉身在焉。又裴氏女。父應舉。幼好跏坐。食柏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奉之。香室三妙。卷十七。五。

之。屢見五色光云。

瑞獅子

宋周宏於辛禱識云。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瑞獅子。章中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

按此事極可喜。宜公謹之。與楊凝式東游廣愛寺。西游石壁寺。並稱也。檢西湖志。方外傳。不載其名。宜補入。

傳大士

國朝諸人獲堅錄集云。凡寺中有輪藏者。必供一傳大士。問之僧眾。皆云。無稽。謂言長語。載一詩云。袈裟新補片雲。足躡儒鞋。戴道冠。把三家歸。一輪担。沙終是。不成圓。蓋識之也。俗云。道冠儒履。釋袈裟。正此。

按傳大士。未知何人當考。

妙諦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贊紀云。明嘉靖倭寇沿海而入。嘉興被禍。元醜。掠資財婦女。貶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眾往攻桐鄉。婦女數百人。日夜悲泣。寺僧妙諦。遂以酒醉

守者。開門放之。今各取金帛。逃去。僧眾皆勸。同逃。妙諦曰。吾若一起。追者。立至矣。因獨留守者。醒妙諦。言通見。棄。以質。料。擊。門。解。導。之。使。去。吾。不。敢。追。也。守。者。聞。而。懼。且。正。病。酒。不。能。行。遂。縛。妙。諦。以。俟。未。幾。倭。歸。重。守。者。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柱。上。蓋。失。射。之。斃。堆。斬。楚。之。倭。寇。平。受。其。恩。者。拾。遺。餘。之。骨。葬。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陰。雨。尤。著。顯。

按石柱僧。人所共見。而其名為妙諦。則能言之者罕矣。又其事在嘉靖間。世或以為是。國初事。亦非也。

諱輝

國朝劉健庭聞錄云。孫旭。湖州人。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及總督姚啟聖。招士入閩。旭應募。請招某山寇。寇受撫。縣有捕役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牘良然。於是執旭及盜。解赴浙。為旭與解役。逸。七日。至建昌府。論樂燦軍。樂燦者。耿逆之大帥也。旭改姓名為王懷明。自言聚兵為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登祥。信之。為具衣冠。署偽職。燦發祥以殘卒千人。歸韓大任。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用事。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遂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叙。以道員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孑遺。廬舍亦焚毀一空。旭自傷。遂祝髮為僧。號諱輝。住持靈隱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閩。死。

按諱輝和高見。袁子才小說。即石揆所與爭靈隱者也。石揆本崇禎舉人。號借巢老人。沈端恪。幼時曾師事之。今讀此書。又得諱輝出身本末。故即錄之。惟余所見度闈錄。乃泥上活字。印本。諱輝作諱。殆誤字也。

按同治間。所修湖州府志。運軍武舉人表。康熙三年。丙午科。孫旭。字子旦。歸安籍。紹興人。隨征福建。以招安功。任貴州糧儲道。不言後為僧。此亦可補志乘之缺。

臣判麻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至元二年。詔徵西域。臣判麻。至京。禮為帝師。按臣判麻。當即達賴判麻。臣字乃達賴二字之合音。

元史作伽判麻。本朝改作桑嘉依判麻。

師姑

國朝段松谷益都金石記。青州報恩寺大聖院。清塵主靈骨記云。先師姑度小師二人。師姐度主度小師五人。

按此知宋時此邱尼有師姑師姐之稱。今人稱尼為師姑。本此。又後周雲門山大雲寺重修壁龕記云。女弟子駱氏長女大師姑。次女小師姑。然則師姑之稱由來久矣。

于姓此邱尼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邱尼于姓者。為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按此尼能使富弼公信之。其亦一大善知識乎。

婆珊婆演底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夜神婆珊婆演底。法云。具云婆舍多婆演底。言婆舍多者。此云春也。婆演底。主當也。謂於春時。此神主當守護眾生。及諸苗稼也。或曰婆羅婆演底。此云依止無畏。謂與眾生作依止處。令離怖畏。

按余見一書。謂婆珊婆演底五字。夜行可以無畏。是知後一說。不知前一說。且依止無畏。當謂婆羅婆演底五字為合也。

釋家參同契

釋家參同契。卷十七。明焦竑國文類集志釋家有石頭和尚參同契一卷。唐希遷撰。宗美注。是釋家亦有參同契也。

又有釋氏六帖四卷。周僧義楚撰。釋氏蒙求五卷。宋程讓撰。尼蒙求一卷。道誠撰。然則釋家之書。彙集之名者。亦不少矣。

心經非全本

國朝袁象坤觀世音經解義云。般若心經有三譯。本第一和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第二本唐元奘所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二本南北藏俱在。第三本宋施護所譯。名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南藏在清字函。北藏在薄字函。三本皆出一本。因三人所譯字句小異。故分三本。此經乃釋迦文佛在王舍城靈鷲山入定時。觀自在菩薩為舍利子說。前有序分。及舍利子問。後有佛出定。觀自在菩薩。及大眾奉行。諸菩薩摩訶薩。皆剛節不錄。故世謂心經非全本。宋譯首尾俱全。因其晚出。且字句較繁。誦之者少。

楞嚴經從未入西域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

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皮。以付西土流傳。奉教。收寫漢字。

按此楞嚴經非佛所著。乾隆間始由中土流傳西域也。

轉經樓

國朝王昶蜀微紀聞云。沿途有轉經樓。其制於水石流急處。架屋。屋內書經於旗。旗於輪。實輪於水。使水激而轉之。看人亦身佩小銅盒。中貯經。作輪以轉。每一轉。讀一經。謂一經。且可致福。其愚如此。

按以上文考之。其地蓋在四川茂州之汶川縣。

又按余於續鈔十七。載楊升庵外集。所言轉經樓。蓋西域之舊俗。此則以水激輪而轉之。為異耳。

三藏取經故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三藏至西域。人維摩詰。方及還。將紀年月於壁。乘輪欲行。約行數千步。終不及牆。入云。裝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陀寺。館於幼日。那院覺賢。於香室三妙。卷十七。

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按此皆三藏取經故事。世罕知者。

佛生日

隋杜臺御玉燭寶典。仲春云。孔子內備經云。晨支動。則知有佛。今人以此月八日。巡城。魏代尤盛。其七日。晚所司預奏。早開城門。過半夜。使內外俱起。徧滿四郭。善慶處。胎經云。佛以二月八日生。轉法輪。降魔。涅槃。皆同。此印過去。現在因果。經亦云。佛以二月八日生。或復由此。

按今人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因學紀聞引王簡棲碑。周魯二莊親。始夜夢之。而云。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現。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是二月五日也。以是攷之。明星不現。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蓋西儒之任佛者。傳會為此說。以上並王厚齋語。今觀玉燭寶典。則知唐以前所謂佛生日。固在二月。不在四月也。近人愛因學紀聞者。皆不知有此說。

又按孟夏。屬引菩薩處胎經。二月八日。轉法輪。二月八日。降魔。二月八日。入般涅。

觀又引過去現在因果經夫人往毗藍尼園二月八日花初出時見元侯日舉右手
手植從右脇生佛入引灌頂經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四
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出家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得道四月八日夜半明星
出時般涅槃又引灌佛經云如來初生得道泥洹皆四月八日者何春夏之際
罪惡業萬物並生毒氣未行時節和適又引善見律云於物尸那末羅王林二月
十五日入無餘涅槃然則佛生滅均無定論

又按孟夏屬引年于說佛四月八日從母右脇生到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成若
不樂遂飛而起賴於王田休於樹下入山六年四月八日遂成佛焉因二月十五
日過世泥洹而去據此則佛生日出家日成佛日皆四月八日二月十五其涅槃
之日與前篇又異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國朝孤山沙門釋智圓注四十二章經云隨翻經學七貴長
房以瑞應及普曜本行等經校讐音定知佛以姬周第十六主莊王十年即春秋
魯莊公七年四月八日生也龍宮海藏諸經及景德傳燈錄吳虎臣佛運統紀皆言
我佛世尊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降生未知孰是然姬周以十一月為正四
月八日即今之二月八日也故荆楚歲時記云二月八日釋氏下生良有自也近代
以今之四月八日為佛之生日姑徇俗耳又引歲時雜記云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
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為多宿願果報經云諸佛世尊皆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
也今但南方皆用此日北人專用臘月八日近歲因圓照禪師來慧林始用此日行
摩訶利頭經法自是稍稍違

又引高僧傳摩訶利頭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為青色水鬱金香為赤色水邱隆
香為白色水附子香為黃色水安息香為黑色水以灌頂
按此即所謂摩訶利頭經法

浴佛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
沙盤或好盆器坐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洒浴排門教化諸大寺作浴佛
會
按此則宋時汴京舊俗浴佛之會不以四月八日而以十二月八日也
佛肉眼見四十二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佛氏五眼一曰肉眼二曰天眼三曰慧眼四曰法眼五曰
佛眼其肉眼亦微見一踰緒那踰緒那者四十里也人眼能見四十里尋常事今
人動稱肉眼凡夫用以相誦亦太狼藉矣
按金剛經說如來有五眼正見其自肉眼以至佛眼無所不有故不可以身相得
見如來也若必侈言見四十里之廣則仍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矣俗僧飾說
大非經旨余故錄其說而辨之

五月長齋
晉支遁集五月長齋詩有云今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
按梁慧皎高僧傳通初時嘗與師共論謂難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殺師之
現形投卵於地敲破難行頃之俱滅通乃感悔蔬食終身然則支遁始時初不蔬
食而有五月長齋之詠殆其時風俗歟

持珠誦佛
太平廣記異人門引逸史云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神不衰常持珠誦佛
按今人所用念佛珠亦有異哉

門春
國朝徐達吉清波小志云孝惠太后誕育與殿及以惠水靖二玉聞故老云太后為
貴北時憲皇問何處人奏曰錢唐即命大監至杭訪問不可得復問后曰我家門春
是天長寺僧訪之使知所在蓋門春杭人家家有之如有凶喪其家到門誦經所謂
應副長老是也人家庶代宗支祖先名號皆有冊開載久而不忘如其言訪之果得
按此俗杭州之俗皆同吾家舊無譜牒世系莫考而越山寺中冊籍具存俗謂之
陰冊蓋越山寺即吾家門春也初擬就寺中檢尋必可得梗概以客居於外因循
未果亂後聞付之一炬矣

宋時僧牒價
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版用紙象印新法既行立價出賣
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初歲不過三四千人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慶州轉運司
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八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
費三萬餘緡新舊積廢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主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與
民爭折價急售至二十一年一紙六年又詔改用統紙宣和七年以僧道道百萬詔

住給五年。南渡後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滿熙初增至三百千。入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入增作八百千。近歲結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駢

按余於續鈔十七。有宋時僧牒甚貴一條。今錄此以補其未備。

元史順帝紀。元統二年。禁私私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始出家。

日本僧牒

宋周宏發辛禪識云。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作糜供眾。毒發死者十餘人。有日本僧定心。赴至虜理。折裂而死。至今楊氏處。尚藏日本皮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街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儼。少錄。等稱是。咸其國度僧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

按日本國有和漢年表。一書。余檢之。保安元年。當宋宣和二年。久安元年。宋紹興十五年。惟無治象之號。而宋高宗四年。為彼國治承元年。治象。豈治承之誤邪。

過海和尚

唐李肇國史補云。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初。揚州僧塞真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累水蛇。其徒號過海和尚。

卷十七

按此日本國通佛法之始。亦即其通中華文字之始。今未知彼國人。尚知有塞真否也。

日本瓦屋和尚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天復年。初入蜀。備水春軍。即度便祿度底。捨碧羅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卒。遺化時。齒一百六十三。

茶香室三鈔卷十七終

茶香室三鈔卷十八

清德清俞樾著

王子喬兄弟成仙

梁陶宏景真誥蓮象篇云。王子喬。父周靈。和有子三十八人。子喬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喬字東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遺。得去入嶽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為紫清宮內侍。她領東宮中候。真夫人。此即中子喬弟。凡七人。得遊。其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遊。

按王子喬事人多知之。觀香與眉壽人不知也。

又據真輜篇云。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着上下青綾。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

按此人當即觀香矣。

咽水洞奉人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新城縣有咽水洞。人至洞口。揖曰。請仙官恩澤。即洞中開。

卷十八

閨作聲。噴出泉水。魚蝦亦隨水跳。躍人又揖曰。水足矣。隨復返流。而洞外田萬畝。藉此灌溉。無乏。有邑令范姓者。往觀。馬鳴。鐘放。礮。揖之不應。令婦討。責里胥。妄報。晚宿旁寺。夢有黃衣白首數老人。來見曰。吾皆秦人也。避亂至此。不識漢官。威儀。置。聞車馬聲。故潛伏。不動。明府何責於里胥邪。不然。請姑留。再試之。范曉復。請水流如故。此元人記錄語也。晉人桃源避秦。止言其上世。來此。今乃云仙官。主司泉源。施喻任意。又能見夢於今。何其幻邪。

按李氏所記。當即是杭州之新城。今未知尚驗否。

周太賓姜叔茂

梁陶宏景真誥神樞第三篇云。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耆耄來往。句曲山下。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邑。者是矣。太賓善鼓琴。昔教厚長。知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獨位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叔茂種五辛。米常貴。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薑。即其遺種根。

按孫登字公和。此云廣田。世所未聞。又姜叔茂。亦秦代故侯。叔茂貴。乘勝鄒平。賣瓜矣。

異說得道

明李日華紫枕軒又綴云漢建信侯嬰晚得道能種金居好時明月山北其地曰種金坪。

按宋史藝文志有異說草衣子選丹訣一卷。

司馬季主男女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

張子房服金丹而死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足也。按其意蓋謂是尸解託死非真死也。

龍伯高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龍伯高後漢時人伏波將軍馬援成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育飢方此形解之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

按人知龍伯高為整飭之士不知其後乃成仙。

茶香室三妙

卷十八

劉日成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云即夏禹時劉阮二人採藥遇仙之所也古之剗人劉日成阮肇入山遇仙於此。

按藝文類聚引幽明錄云漢帝永平五年劉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云云此乃以為夏禹時人而劉日成之名亦與舊傳異未知何據余疑劉日成或當是劉晨之誤晨與晨音相近作日成者誤分一字作二字耳。

天師生日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靈寶朝修圖正月十五日虛無自然元始天尊於八景天宮集會三界羣仙漢祖天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靜應真君誕生之日。

又引漢天師家傳云真人諱道陵字輔漢姓張也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母弟天人自北斗魁星降生地以徽術之香授之感而有孕於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

張道陵妻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引漢天師家傳云真人張道陵於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在

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冊授正一真人之號即有黑龍駕一紫華玉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隱隱迎至一處瓊樓玉閣閣上金牌玉宇曰太元都省正一真人闕又引女仙錄云孫夫人張道陵妻也同隱龍虎山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山白日昇天。

按此則張道陵妻有雍姓孫姓之異未知誰是。

湯保衡見張天師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呂大臨與叔作湯保衡傳云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天學生湯保衡嘗與之游一日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偉鬚髮怪異言語如風狂人既去保衡問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保衡曰余居建隆甚遠未始見此人他日復見前道士既去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衡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畫一道士正如所見者題云張天師乃日吳冠帶伺於李道之舍凡三日道士至遂出拜之稱曰天師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會於某地如約而往道士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於某地保衡依所教至十日乃觀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復往會道士道士曰可再觀百日後有所見再相會於某地保衡如教乃見己形亦在日中與道士並道士曰可教矣乃授以符錄可攝制鬼神其道士不復見。

茶香室三妙

卷十八

三

按得見張天師再三求道乃止得攝制鬼神之術其後所載又有攝召良家婦女生魂之事亦可見其非正道矣呂與叔為橫渠門人與之作傳何也。

黃野人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葛稚川之諫黃野人肉身住羅浮山至今人有見之者亦身無衣絀毛覆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桃俊

梁陶宏景真誥云北河司命頃聞無人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為文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遇東郭幼平教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郭桃俊字翁仲注云今家在錢唐臨平墳墟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擊角之響不敢侵錢皆呼為桃司命家。

按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桃俊錢唐人為文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道成米

洞中兼北河司命陶隱居曰有冢在錢唐臨平墳壇虛始苗裔猶在云云然則姓
姚非姓桃也且劉志亦引陶隱居語則其所見真誌亦作姚俊也今臨平有姚姓
而無桃姓若作姚俊則無所謂苗裔猶在矣余外家乃臨平姚氏故曾有詩云外
家荒冢姚司命而讀真誌又作姚俊因入之游仙詩云莫道空山耐寂寞何妨謝
勇也招邀似聞新授桃司命舊在人間本姓姚

郭仙姑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道家有豐童這一類混造記大歷辰漢童子豐伯庭升仙事

宋周密於辛禱識云五岳惟華岳極峻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
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

按宋李石續博物志云陳搏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不謂又有此郭仙姑也
呂公未知何人殆即純陽邪

張果老題字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餘杭洞霄宮石壁有張果老題字云五百年後吾當批黃

再舉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綿州羅江縣羅瑣山有羅瑣洞昔羅真人名瑣修道上昇之
所也太平興國五年中秋聞音樂環珮之聲遊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瀾一
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直至洞門

羅瑣
按釋文登湘山野錄云太平興國四年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為處有
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盡五色知州仲士銜轍迹至洞
口聞雞犬聲此兩書所載乃一事也但有一年之差耳羅瑣即公遠矣殆名瑣而
字公遠邪世人止知有羅公遠不知有羅瑣新唐書作羅思遠附見張果傳

件連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起化寺鐘誌唐黃門內侍高若件連靈題云子自知命之
年從靈輿西來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及德宗至
德丁酉歲銜命種於蒿邱後遇丈人始全水黃芽之造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
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史十二朝遂行還童復終矣

按此條所紀有誤天寶丁亥乃天寶六載也無西幸之事明皇幸蜀在天寶十五
載其年為丙申非丁亥且是年七月肅宗改元至德矣或行在尚稱天寶年號則
當云天寶丙申也下又云德宗至德丁酉肅宗之誤即丙申之明年耳

常山南
宋董道廣川畫跋云常山南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錄其後元長慶
中江西觀察使王仲舒請山南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
感於神仙甚哉

田曉史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田志子象少學詩於陳希夷東游過瀟客于王元之會
河決著為元經三卷已而于濟南明水將隱居馬貽書徐常侍鈿飯答曰負鼎叩角
願履萊蕪各由其時云遂決高蹈望易過眠因自號曉史潛化中召赴闕詒書及門
而卒皇祐中濟南翟書撰其文為三卷又作曉史別傳

按陳園南弟子有此人世無知者然止云學詩殆非道流也

呂貴仙枕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宣化府延慶州有仙枕石刻字上刻仙枕二字旁刻呂貴
書在居庸關內道旁元陳孚有詩云居庸馬鬣山前未許蒼苔睡要燕見說華山
風日好何如移伴白雲眠則此石在元已前

按邯鄲呂翁不知何人而此又有呂貴所書仙枕字大可以附會作邯鄲之呂翁
矣

陸龍先生
明都穆談纂云張三丰有遺墨云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和某歲遇陸龍先
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爾超俗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按此與余續鈔卷十八所載張三丰事又異

石砮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國初隱士石砮居洛陽之北邱由馮接侍中為留守砮每騎
驢直造寺中見必拜之砮好作詩多道家語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
在

按此亦一高士而世罕知之砮字見王篇訓石廣韻有砮無砮云砮霜石藥出道

書集韻則破並收夫破霜至毒之藥何所取而為名但不知道書之說如何破之命名或有取於道書也

九疑山洞仙翁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熙寧辛亥壬子間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為衡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處巖洞遠見青煙一點村民云居常見之不知何人所燒樵夫牧子不能到也李侯歸告同姓李君彦高即襄棧住詣之製像而上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間老人坐其中李問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姓邢此名字不必問李意為邢和璞曰非也因問李曰聞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為何又指面前一小池有竹筒作刻漏狀曰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查國姓年號耳李盡告以天子姓號傳序年辰領之而已以道術曰此難以口耳傳授李不得問權盡乃歸又數日為五日糧裹之而去其人笑喜問易復叩之告以吐納之事每語倦援琴鼓之如驚雷怒濤之聲既罷餘音不絕左右四窗皆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寫視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板墨者五日糧盡又歸數日又攜五日糧以徃仙翁笑延之如故李復叩之遂以內丹真訣語之因謂李曰吾以板對

卷六

六

天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從居矣因贈李十二詩臨行又書一絕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識其後竟不復往李得詩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鍊家存詩十八年方盡識十三篇遂以傳世李今在衡湘間頗有所得但人無知者此湘潭羅仲衡所記詩列於右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

羅隱為閩邱方遠弟子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吳越備史四卷今本序次紊亂脫誤孔多如王因衣錦城被寇命同元先生閩邱方遠建下元金錄離於東府龍瑞宮其夕大靈惟醮臺上星斗燦然一黑虎蹲宮門外龍醮乃去羅隱師事方遠執弟子禮甚恭諸事皆失歡按世傳羅隱多異迹余已畧載於黃鈔十四今觀此乃知羅江東因從事元門者也

李洞歌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太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大名府有通之士時呼為李

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重顏其行達言徐每駐此土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即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

按人知有呂洞賓不知有李洞賓

明年日華紫桃軒雜錄云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呂祖按此則宋時又有顏洞賓矣

曹八百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

按世知有李八百不知有曹八百余於黃鈔十四載曹桂林家錄鈔十八載曹休書疑世俗所傳之曹國舅或即其人今乃知曹姓成仙者又有此曹八百也

又云其李弟穎亦如臨淄公善檢章聖召入禁中令作宮沼瑞達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家人破壁而入則已脫去案上有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

卷六

七

行誰復見一鶴上遶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夢神仙晏穎四字賜其家

按臨淄公即晏殊也其弟晏穎世早知之矣

光翁

宋邵伯溫聞見後錄云熙寧初洛陽有老人光翁者黃髮日於水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為兵當事崇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載老脚履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至元豐中不知所往

按自清泰元年至元豐元年一百四十五年矣

王總管

又按唐小說載李益霍小玉事有黃衫客觀此乃知吳唐代行伍中之服

元吾行開居錄云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常以蒲席為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日皆呼為利市先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下休咎多驗

劉海蟾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真嗣朝有天神下降德鳳翔民張守真為傳靈語因以州聖封之大建祠宇百里間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輒過者必加殃咎有立死祭一日有人穿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周視而出身真變香告神曰此人悖傲不即強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浙入末運向道者少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使就仙職折旋度中尋人而度我尚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按世傳劉海蟾為遠道士劉操純陽弟子也道家南宗奉以為祖觀此知在宋真宗時已著仙蹟矣

終南山奇人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趙白雲不知何許人為余劇談終南之勝云其中多不死者山中最高者竟碧天道人自黃巢亂時入銅帽道人自宋末時入今皆在

懶拙道人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懶拙道人不知何許人雙髻赤脚游楚黃之麻城性懶無營心終機事人或謂之懶拙因亦自稱為懶拙云聞袒腹示人按之堅如石臍大如

杯繞臍生豎毛皆左旋人以為類鍾離雲房云沐浴醞醞自用其便溺亦香潔無穢氣所服衣服經歲月絕無垢汙余於白嶽見張逸蹤於姑蘇見方遂頭今胸中又著一懶拙矣

七夕乘鶴仙人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七夕牛女渡河多出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續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飛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綠霞綉綉數刻方滅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信邪

按今人止知有鶴橋事不知有此亦七夕詩料也

回仙

國朝諸人撰聖賢集云道家言人身有尸蟲三即謂所謂腹中回蟲也今人召此仙所謂回仙回老回道人者即回蟲此仙巫神類此以知往

按回仙世知為呂仙不知又有此說

四仙像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黃越石攜來四仙古像一為李鐵拐坐石上對懸漆印視天際隱隱一鐵拐飛行空中一為海蟾子哆口蓬髮一塊玉色者戲踞其頂手執一柳蓮花鮮活如如背綠竹六莖不見枝梢一為寒山子倚絕壁雙手展卷若題詩禿而自為吟諷者一為拾得跌坐大松根植若帚於傍松當拾得之背旁又各潤四五寸人不盡松深山絕壑中真景物也

按寒山拾得加鐵拐海蟾而為四仙亦世所罕聞也

李廣濟

國朝楊炳燮自定年譜云李廣濟真人雍正時人修真得道坐化而逝時人即以肉身裝金供奉每逢旱潦有禱輒應

按楊君是時官湖南鹽法道因此年天時乾暵迎真人入城而雨雨後送之還山故紀之惜未言所謂山者何山計必在湖南也

續髮真人

國朝禮親王昭桂肅亭雜錄云宣侍御重光司容人初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不知所終有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龍山年九十餘作江南語

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為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自稱續髮真人不言姓氏里居後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也

錄天仙子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武林沈炯方孫嘗與友請此仙至則書一絕云才散笙歌罷綠瓦冷風疏雨上輕船問予姓字真消息曾向王維畫裏描自云錄天仙子賈秋聲半開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見美人鬼侍書於中峰洞天翌日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根枝不侵遂購金構精舍其側旬後數降地與諸生倡和云

按今距國初又二百餘年不特此蕉無存并精舍故址亦莫可考矣

道士坐禪

晉支遁集有評禪思道人詩序云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狀并而讚之聊著詩一首唐書藝文志神仙家有菩提達摩胎息訣一卷仙佛兩家未始不通也

張紫陽悟真外篇八釋藏

國朝禮親王肅亭雜錄云憲皇帝以張紫陽雖道教其悟真外篇實通禪理并著歸入釋藏中以廣法門

按乾隆三年所刻龍藏家記無悟真外篇

王重陽語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王重陽未化前十日謂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養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降元氣氣不若則丹聚矣若肝與脾往來之路也習靜之人當自知之

王刁山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元靜真常守太流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按王刁二師乃王遙刁自然也均見華山古蹟考

讀道德經為偏得仙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一篇云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

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按此亦殊不易每日讀一編亦須二十八年也

又云山世遠受五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遍乃眠使人魂魄自鍾鍊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

玉佩金璫經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三篇云趙威伯晚在中岳授玉佩金璫經於范邱林邱林乃漢樓船將軍衛行道掃也

按經名甚新異未如何說

又第四篇云武當山道士戴孟襲真人授其玉佩金璫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行日行七百里又云黃衣童子者即玉佩金璫之官耳又云受行玉佩金璫經自無致太極真人

神清之洞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文忠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神清之洞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為之而誰

仙人村

宋邵博聞見錄云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

左風右欲

梁陶宏景真誥云真人常御九龍左騎名鐵右服名欲又載吳王夫人歌云駕欲欲八塵葉微夫人答歌云乘飄遊九天

易道館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二篇云張姜子西州人張清林也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施淑女山陽人施續女也鄭天生鄭芝母也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聞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道館舍真臺皆宮名也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舍真臺是女子已得道者諫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開宮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

又第三篇云易道重初二宮是男女之宮也趙素臺在易道宮中已四百年不肯脫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趙素臺是趙照女

按先勇氏年錄先知悼三女叔蘭詩易道宮裏題名處余載之右台仙館筆記彼時但見葛洪枕中書云重初之府易道之宮而未讀真誥故不知其詳亦甚愧謂陋矣

茶香室三鈔

卷十八
十
十一
卷十八
茶香室三鈔卷十八終

大曹賜福真君

宣和畫譜陸冕有天曹賜福真君像。然則今俗所稱天官賜福者亦有本矣。

托塔天王

宣和畫譜陸冕做有托塔天王圖。余於曲園樓纂三十六。引元史輿服志。見托塔天王之說有所本。今乃知六朝時。早已見於圖畫矣。

又按展子虔有授塔天王圖。吳道元有請塔天王圖。范瓊有降塔天王圖。宋徽宗有降塔天王圖。

宋重通廣川畫跋有北天王像。後題辨云。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也。嘗兵關不利。三逃於塔側。方免。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摺之。今以雲物為報者。非吳生所為也。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行始。

按此段語意。有不可解。然北天王之所執為塔。固可考矣。

後藤將軍

國朝段松益都金石記。唐東嶽廟尊勝經幢。載諸神名。有南門後藤將軍。然則西遊行義。有後藤大將之名。亦非無本也。

又按所載神名。如天翁地母。龍翁龍母。龍女三姑。外門將軍。裏門將軍。四門將軍之類。多詭異。

巨靈名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三教感應錄云。巨靈名秦洪海。

神荼鬱壘真名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靈。油引元中記云。左右名隆。右名突之也。

按括地志。誤分鬱壘為二。而遺荼字。已載於叢鈔卷十五矣。因有左隆右突之異名。故又記於此。

關將軍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

清 德清俞樾著

按本約獲百餘段。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有夷人達一人。如猴者。故青衣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要須明年。卻來取。至二年七月。暴水。至開元寺。鐵石像。無一存者。

按此關將軍。宜即蜀漢前將軍。

關帝

國朝吳仰賢小宛庵詩話云。元張師廉憲詩云。張侯生冀北。關帝出河東。關帝二字。竟入詩。大奇。關公靈蹟。自隋始顯。歷宋元。加封為王。至明萬曆十八年。封為天護國忠義帝。四十二年。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自是始相沿。有關帝之稱。師廉不應用後世事。疑必元代先已封帝。今不可考矣。

姚彬關王廟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云。慈源寺東關廟。俗傳吳將姚彬。盜關公馬。而獲關公。縛彬像。公戎服作色。左顧彬。彬反面。色不屈。侍將七人。怒色視聽。指歸乎彬。縛彬者。仰公顏。而色然受命。馬回望公。其色敬。深人曰。隋像也。呼姚彬關王廟云。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慈源寺東數百武有關王廟。相傳即元宗恩萬壽宮殿。

中塑像甚古。作姚彬被縛狀。殆元時舊塑。寺僧云。彬初為黃巾賊。將魏類關公。其母病。思食良馬肉。彬知公所騎亦良。因投麾下。竊亦免。以逃。關史察其音。不類河東。執以歸公。彬抗陳請死。臨刑。忽大哭。公問之。則以與母永訣。故乃釋之。

按姚彬事。甚奇。即非隋塑。亦必元塑。是相傳有此事。由來久矣。較之演義中事。或轉可據也。惟余考光緒新修順天府志。內城南城。亦有姚彬廟。是京師此廟。不止一處矣。

梓潼文君

隸釋。益州太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云。始自文君。應期。鑿度。開建。詳宮。又云。至於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更寺。二百餘間。洪氏跋云。故府梓潼文君。建武中。益州太守文參也。

按甲午。為建武十年。後世紀梓潼帝君。為文君。疑即以此傳也。又按華陽國志序志篇。忠義鎮遠將軍。義侯文君。字子奇。注云。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遂不服。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是其人。秉正不阿。故有忠義之印。又云。北海太守文氏。注云。齊子。是父子。濟美者也。又有丞相。參軍。文君。字仲鸞。注云。梓

漢人雖不知於子奇為何人然可知梓潼文氏自是世家也惟洪氏云文參余所見華陽國志則作文齊或傳刻之訛

鄭都隱君乃陰長也後世訛為冥王梓潼文君乃文字子奇後世訛為文昌事正一律鄭都事已見叢鈔十六

紹興倉頡祠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餘紀云紹興府城中卧龍山俗稱後有倉頡祠中祀倉頡而越中名士如賀知章陸放翁輩咸肖像從祀

按余集中有學校祀倉頡議故諸家記載有及倉頡祠者必錄之徐承烈乃吾邑人乾隆中老輩也然則姑與之有倉頡祠由來久矣

西門豹像

宋却博聞見後錄云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韓魏公見而笑令斷去

任昉為眼目司

國朝顧震鴻吳門表隱云眼目司廟在潘儒巷神姓名昉封道義鄉土穀神廟即

卷十九

三

公尊祠宋嘉泰三年二十八世孫浙西提舉清叟建明宣德二年翁孫伯通重建庭有宋時紫荆樹枝葉能療目疾初甚小國初其親王駐蘇軍士多患目因禱於神折枝煎服盡愈遂廓而新之由是香火日盛列入祀典

按宋時清叟建祠不過為宦游其地祀其遠祖耳乃因廟有紫荆能療目疾遂奉為眼目司神受吳人香火當亦建祠之初萬想所不及矣原注云八月十五日神誕此不知有據否

曹子建廟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曹王廟在長樂像光湖南金輿村相傳曹子建也

按像光湖即在臨平鎮西五里余從前久寓臨平而未聞有所謂曹子建廟者

椰子厚祠異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柳州羅池子厚先生祠在馬池中雖冥晦風雨之久必見月

衢路可里計雖晴晝星曜燦燦當天人皆見之不曉其故

四官廟

按羅池有此異隨宜子厚見夢於歐陽蘇欲館我於羅池也

國朝劉敏廷廣陽雜記云平水姚子寓漢上時臥處有白官像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於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比是也

三尸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保康門外新建三尸廟按三尸有廟亦奇未知即道家所謂三尸否

蕭山西子祠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蕭山屠生居近西子祠題詩於壁云紅粉淺邊石年年

漾落北五湖煙水闊何處浣春紗是年學使香夢一婦人謂曰吾西施也生未入五湖而蕭山屠生輒妄言其為吾片之既按部詢生生大驚乃令生詣祠謝已為文以祀之

按此事未知信否豈一舸隨鵲表當年本無其事千載以下猶思一雪此言邪

湖州銅官廟

宋徐度却掃編云湖州銅官廟像衣冠甚古其婦人比古世所載周訪畫人物益唐人之遺跡也

卷十九

四

康押衙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雅州有周公山城之隅有周公廟廟有土偶康押衙即神之頭袖也唐大和中初有任士元與宇文錯爭田士元遂詣靈廟請康押衙親至田所祝曰

若是宇文錯之地請神點頭如是士元之地請神開口冥心啓祝神口遂開宇文錯知非遂還其地

按康押衙不知何神所謂周公者亦未知即古之周公否

南朝六神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餘紀云明末時兵人憫周忠毅宗建楊忠烈德左忠毅光斗然

文貞昌期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忠而慘死肖像而祀之至今三吳士庶歲時伏

鼎莫不擊牲醴酒以致敬即所稱南朝六神是也

按南朝六神之像至今尚有之余幼居臨平歲終祀神所供紙馬曰南朝六神聖

於香流谷之見謂諸神之總名耳不知乃此六公也

金元七總管

國朝徐達言清波小志云流福海東舊有金元七總管廟子因里人之請撰有碑記

一篇其畧云。子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化典。未嘗有總管神之號。水神之號亦世俗相傳。不足徵信。獨有桂州建昌祠碑記。載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馬旌旗擁從。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如蘇人生而靈異。早幼為神。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此文係宏治八年博士李祐所撰。然則神之姓氏。亦出巫祝之口。非確有所據。昔黃州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為上路。有總管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即守之生祠也。據此。詎大都神為元時人生為總管。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總管者其官職也。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之下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為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黃太冲云。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總管廟。則屬之於金昌。及其子元七。邑志云。神生前居澱山湖。父子浚皆為神。元至元間。陰湖海運。俱封今職。

按金為姓。元七為名。此差可據。宋元間世俗命名多如此也。按總管廟吾浙所在有之。開練市鎮。有七總管廟。又有六總管廟。云是兄弟也。則

更悠緩矣。

蘭村大王

宋何遠春渚紀聞云。吳興蘭村沈氏。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屢狀僧求飯。遂分共之。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神降於棚中。謝生曰。去歲深承餼飯。齋僧以是一僧之故。我其增感。加有惡獸欲截女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按蘭村在吾邑東門外。至今猶有廟。先大母歲夫人禱於其廟。而生先府君焉。此條僅云吳興實德清也。

茅將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江淮間多九節廟。與茅將軍廟。九節者俗云即竹筴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茅將軍廟中多畫伏虎之象。宋李德師友談述東坡之言云。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州比官畏之。共作大廟。像宇皆畫奇裝如畫。太傅忽來喚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各錢碎其像。投溪中而散。

折其廟。蓋竟無所靈。後三年。太傅至七家。時忽見一廟。甚大。榜曰茅將軍。欲率眾復。忽廟吏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異之。哀告蘇七君。且為容恕。幸存此廟。獨食此土。眾人共勸乃止。

御將軍

國朝楊賓柳邊紀畧云。奉天多節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進至樹。進至樹。樹崖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取遂。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為。遂自刎。報未至。人見佐乘白馬。披弓鼓吹。而回。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至今滿洲。洗神。皆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事亦將軍云。

八大王祠

國朝禮親王昭健。嘯亭錄云。蘇州閶門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鬚眉。皆儼然。服本朝衣冠。有風疾者。禱之。輒愈。俗名前風。八大王云。係國初王公。孤舟招撫。其土人疑為奸細。繫舟斃之。後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國初下江南時。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

天目山神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天目山神。形如白鹿。每歲五月。與震澤龍會。多暴風雨。蓋偏禱之。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為王公。理或然歟。

太白山神名阿福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太白山顛。有鐵鑄山神牌。三曰大阿福。二阿福。三阿福。神名俚而異。

雲臺諸將為吳中土神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元墓各村。有二十八處土穀神廟。祀漢雲臺二十八將。皆宋時建。

按國朝汪翼。東天馬山房詩。雲間百詠云。梁崖廟。在青之蔣浦。相傳項羽為江松神。唐立漢功臣七十二廟。以鎮之。此當是梁王彭越。土音傳記。遂為梁崖。據此。則二十八將之為元墓土穀神。或亦因此。大禹為清波門土地。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清波門城西二園土穀祠在方家峪口祀大禹皇帝考其
自牧夢梁錄載錢湖門外有夏禹王廟正在其地禹至會稽路經錢塘明德及人理
宜崇祀今以滋隘不堪之所祀為土神則襲矣
按吾邑烏山土地稱堯皇土地亦此類

表忠觀禱雨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表忠觀剝落殆盡前年中丞朱公猷因時亢旱不欲就天
堂禱雨以為武肅生時有守土之責理應仰此一郡災黎於是赴祠虔禱復捐俸修
葺廟貌稍稍完整

按杭人但知天竺求雨不知表忠觀有此故事

花園土神

國朝諸人獲堅歌集云宋孝宗植一松於苑特以牲醴祭花園土神

按此則花園土神宋世已有此祭門下士徐花農大史言其家祀花園土地余載
之右台仙館筆記中

船神父母名

卷十九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梁簡文帝神記云船神名馮耳又呼為孟公孟姦劉思貞云元
豆為水官死為水神冥孟聲相似又孟公父名愷母名孟母父名版母名龐或云
冥公冥姦因元冥也注引異苑曰船神曰孟公孟姦

按船神為孟公孟姦世多知之至父姦又有父母則罕知也慎字音楚華切

蜜神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蜜神閣在婁郊老土地堂西神姓葉名已即夏臣昆吾氏
附以陶埴烏曹氏陶瓦楊於陵二神

按昆吾氏不知何以有樊己之名至楊於陵為何人更所未詳

南堂太君

國朝吳結算履夢醒談云南鄉石家村有所謂南堂太君者神陸氏晉時人夫婦俱
以捕魚為業正月九日為神誕生之期魚戶之演戲酬神者以千百計又相傳能佑
子孫凡求子及生子而所佑者無不崇奉之

按吳君歸安人石家村當在歸安南鄉惟所謂太君堂者折西所在有之先第氏
姚平泉先生瓶山集有臨平竹枝詞云聯袂牽裙半女郎農家生計在魚樵安排

紙馬恩惠去明早燒香阿太堂阿太堂即太君堂也

二七阿太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二七阿太廟在望村甚小神姓金名甯二又姓危名霄七
皆汴人從高宗南渡居此沒為神司江河魚捕歲有白魚朝廟之異
按此亦即南堂太君之類

生魂神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為賽神
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陸太保者曾勞村陸氏子固無恙也母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
生魂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難數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語病人狀師正之室余代歸
嘗川省其母忽得疾因禱神往視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請僧誦法華經諸神滿
前不得入頃刻鄰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為血腥迎鼻諸神警睡而散我始
敢前病人能吸少粥自此安矣及歸驗之皆如其言

種痘仙師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種痘仙師廟在石磐巷宋峨眉山人像如純陽祖師

卷十九

按峨眉山人未如何人其創為種痘之法者歟余於續鈔二十一載安慶張氏種
痘法然與今法又異

妬神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唐李諶妬神頌序曰河東之美者有妬水之祠焉其神周
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首願
微軀儀形飄頰於口煙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為滅從之辰更號
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為其易俗
諺云百日所禁一日燒此之謂也閭境之內嗜敢不於此段逸事可與之推之母並
傳

按妬女為介推妹世人知之至此事則世所未聞果如此則妹因悲兄而力禁禁
煙之俗後宋周舉之書魏武之令皆踵其妹之故習矣

半山七娘子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半山七娘子廟在皇亭山舊傳崇善王妹也
按上文靈惠廟在江漲橋化度寺神姓陳名頊字行高會稽人仕於東晉使廣留

三年仗節不屈復命。歷四州刺史。食邑錢塘。海鹽。鹽官。死葬皋亭山。梁朝封王爵。號崇善。然則半山七娘子。陳姓矣。今半山有半山娘娘廟。而七娘子之祠。廢。

銀瓶娘子籤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太學忠文廟。相傳為岳武穆玉并祠。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如門裏心肝卦。私試得之。必中。益私試榜。挂於中門內也。如飛鴻落羽。七解試得之。必中。以鴻中箭。則毛落。

金姑娘娘

國朝精人獲堅瓠集云。康熙癸未夏。吳中乏雨。有人自江北來。傳有一婦。趁柴船行。數里即去。云我非人。乃驅蝗使者。即俗所稱金姑娘娘也。已而常州一帶。果有蝗。鄉農書金姑娘娘位。號揭竿竿。蝗即去。後聞人言。崇禎庚辰辛巳間。向有金姑娘娘。紙馬。六十年來。並不刷印。至今歲復興。大獲其利。

桃花夫人以洞得名

國朝陳錫路黃編餘話云。息夫人廟。稱桃花夫人。杜牧之題桃花夫人詩。注云。即息夫人。而不言所謂。或云。桃李無言。即息夫人也。似涉度詞。漢陽府城北。息夫人廟在。卷十九

桃花洞。上土人因稱桃花夫人。見漢陽府志。宋徐照亦有題桃花夫人廟詩云。樹桃花。發桃花。即是君。

入神廟叩齒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靈。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按靈飛經云。常以正月二月。甲乙之日。平日沐浴齋戒。入室東向。叩齒九遍。平坐思東方。東極玉真青帝君。諱雲拘字上伯云云。此下四月五月。丙丁之日。七月八月。庚辛之日。十月十一月。壬癸之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戊己之日。並同。又云。甲子之日。沐浴齋戒。入室北向。六拜叩齒十二遍。平坐思大元玉女十真人云云。以下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之日。並同。是叩齒固道家之說。然欲內思五帝。必先叩齒。內思六甲。通靈亦必先叩齒。且叩齒十二遍。與六拜連文。則入廟拜神。先之以叩齒。或亦有說。今則久無此風矣。

梁陶宏景真誥。昌期第二篇云。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遍。心存再拜。而微祝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真云云。又凡入室燒香。必對席心拜。叩齒陰魂。隨意所陳。

惟使精神必獲靈感。注云。此亦朝淨之例也。然則道家固以叩齒為敬。

又云。夫叩齒以命神。啞然以和其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扣。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為善。消禮祝畢。又叩齒。乃得啞諸蒸液。即此名為呼神和氣。以求升仙也。

按此乃知叩齒。是道家命神之法。

空中人行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與客談。忽空中有數龍。見一人左手抱冊。右手持杖。黃巾黃衫。御風而過。頃刻漸遠。猶見衣用。出問市人。亦多見之。

按余於續鈔十九載。天上人。失載此事。

神福

國朝錢大昭通言。引元方回詩云。磯頭浪急上灘難。舟子索錢作神福。按此則舟行作神福。由來久矣。

茶室三抄卷二十

北太帝

清 德清俞繼著

梁陶宏景真誥幽微第一篇云火度甲者古之火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注云火帝神農氏其聖功不減軒轅顛項無應為鬼帝又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恐當是此非神農也又外書云神農牛首今佛家作地獄中主獄者亦牛首復致疑焉

羅鄴山

梁陶宏景真誥幽微第一篇云羅鄴山在北方於地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也山上為外宮洞中為內宮第一宮名為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為泰然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為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為恬服罪氣天宮第五宮名為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為敢司連寃天宮洞中六天宮名亦同注云此北鄴鬼王決斷罪人處其神即應是經呼為閻羅王所住處也其王即今北太帝也

卷二十

按世以四川鄴都縣為閻羅王所居余謂因羅鄴而訛已屢見余書矣今讀真誥

得其詳故記之據下文武城又作武陽

又云世人知有鄴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故臥時常向北加祝之三備祝云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去吾知六天之宮名故得長生敢有犯者太上當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從此以訖六宮山乃喙齒六下乃臥辟諸鬼邪之知

東郭姜元化為蟲

宋劉敬叔異記云維女蟲也一名蠅長寸許頭赤身黑恆吐絲自懸首東郭姜說亂雀梓之空度封殺其三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散化為蟲故以蠅女名蟲

項羽為越郡國殤

明張益環撰文集有墓造無主祠堂疏云越郡祀項羽清明中元十月朔有孤魂之祭

余嘗聞其祭版則西楚霸王為國魂之首

按項氏初起事以會稽守故越郡祀之然秦時會稽郡非今越郡也

沈光

國朝汪其東天馬山房詩雲間百詠云沈光碑在青浦縣縣果寺鬼書也寺有鬼為崇宋妙悟師為之講說於空中得朱書云漢烈士沈光自蒙讒解已生他世

鍾馗嫁魅

明文震亨長物志云懸畫月令十二月宜鍾馗迎福驅魅嫁魅

按此知世傳鍾馗嫁魅乃嫁魅之訛趙既北陰餘叢考云宗慈妹名鍾葵後世因有鍾馗嫁妹圖此說恐非

盧多遜屍久而不壞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云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椁乃啟其屍不壞備然如生遂送時易內至祥符中猶然

按盧多遜於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罷相死於雍熙二年下距祥符元年二十三年矣

石曼卿為鬼仙

卷二十

宋釋文登湘山野錄云石延年曼卿明道元年卒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死後數日

張生營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生謂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辭曼卿怒登驢而去願生云汝太老吾召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矣後數日補之卒補之乃范諷字今儀真有碑石序其事

按石曼卿事余已記於叢抄卷十六今復記此較彼尤詳也

史見魂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史見魂者蜀人四名惟傳年七十餘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休復見道書真語云有好陰施奉道欲仙者生投職於陰府則史公其人與史公嘗與相知稱天曹門吏太微子惠亦聞有生人判冥者皆懼人知之不敢妄洩史公又不然何謂乎

陳請攝魂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余少時過林垓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春睡中多為陰府監今收攝死者魂議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雷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出行示之

審察反復得常而後置靈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住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

慈月智朗

國朝補人後聖狐集云孔仙大約文人才如精靈之所詭有金某通其術詭稱一陳夫人號曰慈月智朗與有婚姻之緣請之即來長篇大章滔滔汨汨指紳先生亦感其說

能通冥府

宋吳淑江淮異人錄云閩中處士張標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比驗

按余於叢鈔十六載魏人梁公以生人司冥事此亦近之據一本作標

唐高彦休閑史鄭少尹及第一條云千福寺有僧宏道者畫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十所叩者八九拒之

卷二十

按此則唐時已有此說矣

寄信冥府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天師石欄寄信紙石欄在五土殿原注云相傳昔人焚書石下能寄冥府

按此文未甚分晰兩石欄不知為一為二五土殿亦未詳在何處也

假尸還魂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伴作行人往來飲酒甚恣伴問道人將何為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壯男子尸一知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伴與致之道人作湯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跌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跏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

按此乃道家奪舍之法也

詛人至死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清獄皆以不見傷為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及尚或可拒以詛則可免乎竟殺之

憫忌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隱筆云元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云秦王寔愍二忌三月廿五日是為愍忌四月四日是為慶忌之郭昇客杭日記十月十六日先妣憫忌曰是憫忌生忌也今以憫忌為死忌誤

產乳死者撞鐘概說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仲凡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致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夢女告之曰無他作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某召鄰僧便鑪鐘間祝撞鐘人多許之金令晨昏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即我超生之兆也如其言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矣善覺木及語寺僧叩門以脫像為示果無少損

按今婦女以產死者亦有撞鐘之事尚沿此說但不復畫像但懸其衣履於鐘內耳

死十六日復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貞元十七年翰林侍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漆棺用朱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仙人殷長生曰造化洪爐凡物出生者靡不消爛以至藥點之亦靡不可化其不可化者唯人髮與泥中朱筋而已先文林視此預作壽構斷然用老杉母歲一朱之歷三十餘年未已寸厚且歷言粉椁穿穴補漆不足用前輩作事悉有所本不徒然也

按西陽雜俎載元和中秀才權同休偈一走使春言萬物皆可化惟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與殷長生之言同乃知古人漆棺用朱能達物理

玉俑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京口廖山人喜蓄奇物出一古玉人長六寸白目如啜泣者頂作盤髮左垂髮一縷下帙裳無履楮亦不作兩趾平其底可卓廖曰此周孝王像也余曰不然此古人殉葬玉俑蓋亡者妻妾或其所嬖者已形而納之殯中以表同穴之情耳

胡大海兵槍插越中家墓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敵軍發掘家墓自理宗愍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鑄金

至寶錢掛而去其尸或費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斬殺者尤甚

按所謂敵軍即明軍也其首將為胡大海觀此知明初兵禍亦不下赤眉矣

棺上生繪畫文

國朝朱彝尊詩話云歸離字靜夫謚文懿卒於南都歸柩海陵殯於墓舍將葬欲棺棺上生黠墨成繪畫文其畫家欲染之海前則奇石枯樹旁出二條在葉成備左則梅林天矯稍着數花右如左而樹枝差短其文深入木理四方來觀說為神異顧華玉為作靈徵記此事甚怪近靈壽傳去異撰有明異靈寶應劉禹錫撰史外靈跡探幽索隱獨此未載

鬼府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定州有唐鬼府墓

按方志云廟門兩側有唐人蒲州刺史劉伯榮所畫鬼魅左負纒天右捕長蛇

旱魃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金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輩入昏德高望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枹擊之火既散魃有聲如馬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夜夜魃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夜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叉有人以叉擊火墜地乃一草人米言仰夜夜魃巡視兩城一帶地如有擊得者則一紙虎難不啞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為附體上戴冠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國富壽不願七祖入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

藏靈瓶

國朝龔鼎生林葦談續編云吳中大疫民居多粘藏靈瓶三字於門首云靈瓶也按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廟結為兵以駭眾各戶多懸藏靈瓶四字靈瓶之字形相似出遺錄亦未詳音義按此字余於續鈔二十已載之聞此少有異同又載之以廣異聞

柳昇

唐李肇國史補云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裝陽人鄭德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葉氏謂之柳昇捐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鬼見怕

國朝陳景鍾清波小志補云方家峪鳳山之陰巖內有觀音石像人稱觀音洞前有種室數楹洞旁古藤一本狀若老蛟蟠曲石壁結子如豬腰子而小俗名鬼兒怕取至小者以銀飾之為小兒佩云可辟邪按余死時曾有一枚後不知所在

茶香室三鈔

卷二十

六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終

彭祖八字

國朝王應登柳南緒筆云彭祖八字為壬子辛亥壬子辛亥

按此不知本何書

陳子昂有已推命錄詩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隱筆云陳子昂贈嚴倉曹已推命錄詩云聞道沈冥

空青囊有祕篇九宮探萬象三算極重元為後世子平所始

按嚴倉曹未知何人惜不知其名

前定數

國朝葉澧橋西樵記云內閣大庫中向存子平若干箱曰前定數庫鑰為曲播廳所

掌辛亥春予借某欲鑰往櫥僅存數十冊篇頁零亂玩其紙墨明人所為一老蘇云

三十年前某相國取其大半去矣聞山石後石縣亦藏有寫本大都已往駭而未

來之事多不足憑

水碗卦

按今江湖間有執此術者謂之呈秘經世數亦謂之卯庚節龜子數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主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於

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謬者亦必字異

音同如之為知朱為籍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塗人而

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水中見形

太平廣記道術門引原化記云唐魯王出獵得羆鹿十餘頭圍已合無何失之召張

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貌

及身負囊柱杖散散而行眾人無不見者山人乃布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跋

足而行遂命走向北遂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狀貌同遂以王命送

之道士笑而來

按此亦即後世圓光之術

又引仙傳拾遺載張定奉云定謂父母青州大說可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

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步繞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僚

士女者人喧闐滿庭音響自感臺閣車欄無不精養父母與者之至夕復則餅於庭

人物車馬千摩萬隊俱入餅內取餅視之亦復無一物

宋時軌革之術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軌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能軌指

之曰此蔡字必由其門而進及童曹用事又有畫池上辰樂卷口上有童曹字

也及二人廢剛無復占得此卦結與中秦會之專國柄人多畫三人各持木一束及

秦氏廢亦無復占得此卦若以為妄則結與中如黑象畫畜畫數百發對人檢之

子親見有三人持木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按此術今不傳姑錄此以見大概今人有畫牌算命者殆即其遺術

東坡志林云成都人曹孝先游青城山訪老人村環其竹床欲借其位老人笑曰子

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曹孝先所壞孝先乃留師事之

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

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偽

不可知耶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

宋高文虎蓍花洲閒錄亦云四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之然軌革之術初非始於

費氏宋史藝文志五行類有軌革秘寶一卷軌革指迷照膽訣一卷又善龜類有易

通子周易折衷職職軌革一卷軌革金庭玉鑑七卷軌革傳道錄一卷則知軌革之

術由來久矣以上高氏說余嘗謂軌革之術即易緯稽覽圖推軌推析之遺觀易通

子周易折衷職職軌革益信矣疏即析也

明李濂汴京旬異記云熙寧元豐間高麗航海修貢朝廷遣使往諭之初命樞密林

希力辭更命龍圖閣直學士希和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使還乃真拜翰林

買卜於京師孟詵診為作卦形畫一紫袍金帶人對水而哭希以高麗之使遠涉潮

海故力辭之嗣出知池州繼遣其駝不在彼而在此中吳越又云魏即侯極

筠方幼父子相失大觀三年推舉第三及第宣和中為首帥以未知父存亡請還

鄉朝廷為降榜尋許權相國寺卜卦影得畫二馬相逐一翁一媪一官人拜於

地下者云恐地名或姓氏有為或年月日在子樓筠次白馬縣適有二卜者其一姓

馬其一目自春曰此處喧鬧何也馬曰大名府侯即中失其父揭榜求之曰父年幾何曰七十某醫者曰我昨到某處有買卦者係先相拾七十歲馬收榜懷之入白縣案報按時侯老已更娶一村媪即并媪迎歸媪姓張也

張乘棧折字

明鑑續編雲錄云近世折字言凶者其如張乘棧按字畫成卦即云云不為詞匪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於浙江日改洪北樓為宋遠榜揭棧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喪喪之期王公母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問故棧曰宋有喪字形遂者良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波點也公命棧易之乃改為鎮海樓棧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棧其自號云

按折字之術人知來有謝不見何遠春渚紀聞至明之張乘棧知者難矣

巫者之法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白海瓊曰巫者之法始於遠坦玉傳之盤古玉再傳於阿修羅玉復傳於維陀始王長沈王頭陀王閻山原注云山九即蒙山七即橫山十即卷三十一

趙侯三郎張趙二郎此後不知其幾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盤古法者又有曰靈山法者復有閻仙法者其實一巫法也

又三筆云夏英公疎在洪州軍去師坐一千九百餘戶勒令改業歸農所有自納稅兵神象符錄神衫神仗魂巾魂帽鐘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志令焚毀夏維愜然亦疎濟能品也

醫藏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殷仲春字方叔秀水人慕玉蹟為人亦自號東泉石以醫為業得錢即入市買斷爛書讀之念浮屠道士之撰述皆編入藥乃盡收醫書統為醫藏岐黃家以為總龜焉

鄭山王林劉泉夏石

國朝顧憲成吳門表德云古由谷內古石甚峻明名醫鄭欽諭字三山所築世有醫名謂之假山鄭子青山至元孫開山尚居之至元吳中醫家有鄭山王林劉泉夏石之即假山表字必同下一字

按今皆無聞矣

張仲景治老猿病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張仲景入桐柏山采藥遇一病者求治仲景診之云子脫有獸脈何也其人曰我嘗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藥并之頓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到曰此萬年古桐也脚以為報仲景斷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蘇易

留子實搜神記云蘇易者廬陵婦人善首夜忽為虎所行六七里至大瘡見有北虎當產不得解易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羅自易還

按此即今所謂收生婆也古謂之乳醫乃俗語又有首產之名且此婦竟以善者產傳名宜表出之

騙馬丹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嘗見藥肆鬻藥者榜曰騙馬丹檢字書其音為匹驥且曰躍而上馬通與口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

按玉篇馬部騙匹扇切上馬也廣韻三十三線作騙云躍上馬匹戰切此義今知者鮮但知有欺騙之俗語而騙馬丹之名市中亦無聞矣

返魂香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蘇德哥善合返魂香但阻經八十一年以上者不可返按此則世間真有返魂香邪

校牛黃清心丸方

癸辛雜識云和劑局方差舛亦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言之用藥二十九味寒熱訛雜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此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山芋芫當時訛寫在此方之後此說余既載之叢鈔二十一矣今得和濟局方乃以兩方細校之牛黃清心丸在第一卷中其藥二十九味大山指圓在第五卷中其藥二十味今並錄之凡牛黃丸方之藥與山積丸方同者共十九味尚少熟地黃一味而牛黃丸方除此十九味尚存十味與癸辛雜識所言止八味者又多其然其兩方差舛之迹則居然可見也當與精醫者審之

牛黃清心圓方

牛黃 麝香 羚羊角 龍腦 當歸同 防風同 黃芩 白朮同 麥門冬同 白芍藥同 柴胡同 白茯苓同 桔梗同 杏仁同 薄荷同 肉桂同

阿膠同 大豆卷 蒲黃 神麩 人參同 雄黃 甘草同 白飲同
乾薑同 犀角 金箔 大棗同 乾山藥同

大山積圓方 山積 甘草 芍藥 杏仁 麥門冬 防風 白芍藥 白木
白茯苓 柴胡 桔梗 熟地黃 當歸 大豆黃卷 肉桂 阿膠
人參 白飲 乾薑 大棗

醫死馬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有名士為酒飽臥病既久其子不慧即有大醫生楊介自都下
遷居令其子謂之介曰聞尊君服藥更數醫無效豈小人能盡其醫乎其子曰大人疾
勢難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絕倒
按今世有此俗語據此則宋世已有之也

赤口 宋儲沫祛疑說云赤口小熱耳人或忤之率多關論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此小害
連廢良方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
然乃行地位值之不必盡避
按以此說推之子日屬鼠口亦能傷物似亦在所宜避也
今俗有推赤口之法以中間三指上下六位先排十二月從第一指下位起正月排
至本月即從其位起初一日排至第三指上位即為赤口正月則初四初十十六二
十二二十八也餘可例推未知古法然否

宋代善奕人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丁卯秋有人持米刻棋譜示予題為前街書院棋譜詩賜
緋字逸民重編逸民云我朝善奕顯名天下者昔年侍詔老劉宗今日劉仲甫楊中
隱以至王琬孫佛郭範李百祥輩予從春渚紀聞中記得劉仲甫名其餘散此譜皆
湮沒無傳矣
又云宋太宗作變棋三勢一曰獨飛天鵝鵝二曰對面千里勢三曰大海取明珠勢
今不知尚存人問否此譜中列孫策詔呂範晉武帝詔王武子唐明皇詔鄭觀詔奕
棋三局千載而下得憑譜履按之何其幸歟
按鄭觀音亦必一善奕人

又云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交錯雜錯徐鉉改十九路為字一死二
起三八四路五行六宮七八九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凡十三閏十四雜十五望
十六規十七筭十八松十九容以易古圖之法甚為簡便
按此十九字不知何意余不解棋無以言之不識今世棋師尚知有此否
竹漆銅器 明張世寧德云竹與漆與銅與鐵工也嘉興臘竹王之漆竹蘇州華華雨之漆
葉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官之鑿皆以名家起家其人且與縉紳先
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自賤之耶
按此諸聚今鮮知者嘉興銅器人尚重之
呂老煨硯 宋何遜春渚紀聞云高平呂老選異人傳燒金訣煨出硯之瓦礫也有教之為硯者
硯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母硯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為誌呂老死湯陰人盜其名為
之甚熾持至京師每硯不滿百錢之值至呂老所遺有以十萬錢購一硯不可得者
硯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刻之不入為弊
又云悟靖處士王東天說所藏澄泥硯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刻之了無痕跡或疑
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硯首無呂字天誘云宋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硯
筆匠鐵頭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鑿竹如玉人莫傳其法也
吳興筆工 國朝汪曰慎湖雅云前代筆工著名者元之馮應科陸文質外又有楊均顯明有施
文用王用古並見吳興備志國朝有曹觀玉沈集元亦著名
湖雅又引湖錄云吳興題解學士筆舫銘畧云吳興張文質在國初業擅製筆因
名其船曰筆舫當時士大夫多為詩文通之而學士解公特為作銘
按此則知元有陸文質明有張文質皆吾郡之著名筆工也所謂筆舫舫舫即今
筆客之船舫
孫枝發家筆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除夕前一兩日御書福字當王公大臣筆工筆機作大筆今
無能者上所用筆猶是康熙間孫枝發家所造也

卷三十一

五

卷三十一

六

按孫叔綬必是國初製筆名工宜表出也

夏白眼刻物

明高濂尊生八箋云明宣德間夏白眼所刻諸物若鳥攬核上雕有十六娃嬉眉目喜怒畢具

吳興山匠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前世墨石為山未見顧者春至宣和良匠始興大後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

按余曲園中疊石為小山其工鉅妙亦吳興人殆宋時山匠之苗裔邪

內家拳傳受源流

國朝黃宗義南雷文定王征南墓志銘云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丰三丰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廣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丰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為最善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為最善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

卷三十一

七

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自石孫繼樞崑山傳李天目徐松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峽貞石傳董英與夏枚溪繼樞傳柴元明姚石門僧且僧尼慈南之傳則為王征南征南台來感征南其字也

按餘姚黃百家者內家拳法一表自言學於王征南又云先生之術所授者惟余余既自先生之知則此術為廣陵散矣故備著其委屬後有好事者可因是而得之然則征南之後有黃百家而黃百家之後則無傳矣

又按武當丹士張三丰未知與明史方伎傳之張三丰為一為二

十八般武藝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云馬氏日鈔載嘉靖己巳遷廷多事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應行教京師應募為第一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和七盾八斧九械十戰十一鞭十二鞭十三鞭十四鞭十五又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扣

十三隻做式圖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新安潘今佛著大易圖式一冊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其圖以一平方而截為十三塊或長方或半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挪移互相辦法或為主形或為聲形或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舞蝶形此宇宙之珠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矣

按今人戲具中有曰七巧牌者疑出於此

卷三十一

八

茶香室三鈔卷三十一終

律至周時樂器之數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當時調八音用金石絳竹匏土革水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

按此未知出何書

九絃琴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云太宗作九絃琴七絃既嘗聞其聲益以宮絃加廿絃號為大武宮絃減廿絃號為小武其大絃下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小絃上宮徽之一徽定其聲文瑩京師備調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藏秘府不得見

按九絃琴余已記於叢鈔十八而此尤詳且彼云太祖作此云太宗作疑亦此為得之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前輩嘗記太宗命侍詔蔡絳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為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終不肯彈二樂後竟廢不行

伽陀羅琴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吳僧智和有一琴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為此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春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喻

七十二絃琵琶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元料郭德征乞石迷韻復其樂器有七十二絃琵琶

胡茄十八拍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續仙傳云劉商彭城人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茄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誦之

按今世以知蔡文姬胡茄十八拍不知有此

羯鼓遺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羯鼓曲今惟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犬合蟬滴泉之曲淫原承愛公事楊元孫因奏事遠有旨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此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唐明皇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聲首由槌用力如此其為響可知也

不博金不換玉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錄云太宗酷愛宮詞中小調乃謂賢若爾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迤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蘭輝九曰三流外一調黃樓古忘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太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名頗俗改不博金為楚澤涵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

按東坡有琴裏若能知賀若之詞賀若之多世多知之其餘九名及太宗所改二名知者少矣

野錄又云太宗命近臣各撰一調撰一辭蘇翰林易簡撰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瓦碧桃零落春風晚琴雲閣處隱金華拋玉麟背冷清風逸

按今萬紅友詞律載蘇易簡越江吟乃是雙調四十九字與此不同杜牧訪觀蔡撰詞律校勘記據花草粹編校正其誤然亦未知野錄中有此詞也

李仙鶴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俳優關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來軍以

食其醜

按弄外軍之各疑即由此始

崑腔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雅擅詞曲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改調為崑腔伯龍填流紗記付之同時又有陸九疇鄭思齋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流紗不能

海鹽腔

國朝王士正香齋筆記云海鹽少年多善歌益出於澈川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實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樸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服者皆康惠自製家傳十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於於實酸源流遠矣

彭天錫串戲

明張岱夢憶云彭天錫串戲妙天下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倭倭經天錫之心肺而

愈使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惡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磔磔不平之氣無地發洩於是發洩之耳。

按此則彭天錫串戲與柳敬亭說書為同時絕技而今人知有柳不知有彭也。

朱楚生女戲

明張岱夢憶云朱楚生女戲耳其科套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嘗與楚生輩講究闢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宵光劍畫中八等戲崑山老教師不能如其豪末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丰韻。

按一女優而得附名流翰墨以傳亦幸矣。

內廷戲劇

國朝禮親王貽穀肅肅錄云乾隆初命張文敏製諸院本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謂之月令承應其於萬壽今節前後奏演聖仙神道漆鑿錫稱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其於內廷諸慶事奏演祥瑞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又演日連尊者救母事稱為十本謂之勸善。

卷之三

三

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禱出以代古人體枝之意演唐元契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講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正和閣梁山諸葛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自華游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矣。

京師戲館

國朝戴璐藤陰雜記引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係查家樓月明樓其次比年如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最著今諸園俱廢查樓僅存木樓惟方壺齋廢易新名高尚稱為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吳長元宸垣紀畧云查樓在內市明三堂查八所建戲樓巷口有小木坊查樓字乾隆庚子燬於火重建。

擊壤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云小兒以木二寸製如棗核置地而擲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逐以近為白打板板古所謂擊壤者耶。

按因學紀聞引周處風土記擊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鑿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先剛一環於地過於三四十步以手中環擊之中者為上按此則小兒打板板真古擊壤之遺意矣。

擊甌

元人事物紀原云擊甌蓋擊缶之道事也唐大中初郭道源善之用越甌形甌十二加旋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於方響昔人於此記其法疑其自道源始也。

按此條本唐段安節樂府雜錄錄云武宗朝郭道源亦善擊甌味亦之一字則疑此技不始於道源矣。

又按余所見樂府雜錄乃明陸氏說海本也此條本言擊甌而題以方響二字疑其上條言方響而逸其文遂以方響二字綴此文之前而本題擊甌二字則轉失去也今據事物紀原有方響一條云通典曰梁有銅磬則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以代磬唐書禮樂志云方響體以應石審此則出於編磬之制而梁始為之者也此數語可補樂府雜錄之闕。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玉水儀徵人近居黃莊橋善大小詩酒嘗以西窗叢戲。

卷之三

卷之三

四

瓦椽作磬能與琴箏笛相和時作絡繹聲夜雨聲落葉聲滿耳蕭蕭令人惘然按擊甌久已失傳此人絕技則與之暗合。

擊柝

蜀何光遠擊戒錄云前蜀馮大夫消情其學富所為輕薄王太祖問擊柝之戲柝自誰人大夫對曰丘八所置上大矣。

按擊柝未知何戲丘八似隱兵字今俗猶有此言。

匾戲子

朱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佛殿西廡有一堂擊響於博其上戲子亦以骨為之長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為籌以記勝敗。

按放翁記此乃彼州所見擊響請徵外蠻响中人也戲子以骨為之長寸餘而匾則疑即今骨牌之權輿。

棍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博之流為擲瀟古惟斲木為子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牙骨政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以術賢或繁或威儀篇曰其有退朝假息則於擲棍。

弄藝大局博滿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檯覆營反博子也檯之讀與境同其字仍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為質也

按廣韻十四清渠營切有檯字注云博檯子一名投子則其字從手不從木

玉篇手部擲居言切擲滿形廣韻二十二元標字注云擲字擲滿米名居言切標上同標集韻類篇亦然

按此字應從果得聲不知何以音居言切然則拾魂篇成果而年呼五白此杜詩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襦不肯成果盧諸果字宜何讀耶

漢書高祖紀注引張晏曰果猶勝也若六博之果也則其字自應讀果

馬弔即戲戲國朝顧祿清嘉錄引陳確庵禎潭詩話云馬弔即戲戲始明萬厯間崇禎間尤甚劇於常熟馮猶龍百老用戲十生用闖無何有闖獻二賊之禍玉石隱有戲戲說

按馬弔今不行戲戲之名更無知者聞吾外祖母祝太偏人能為此戲

平索者精唐李肇國史補云古之飲酒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宏慶始創平索者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

按此乃酒令之始惜不傳其法觀下文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殆亦以投子為之耶

以選官圖下飯宋張端義首耳集云劉岑字李高官至侍郎高宗時為從臣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為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

增補宣和牌色明董說棟花磚隨筆云昔漢賦晉叔增補宣和牌色其首二葉無點謂之太素有短

玄短六而素其半者按宣和牌色即所謂骨牌也藏晉叔所增今皆不行亦無知者

競渡起於句踐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越地傳云競渡起於越王句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者也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二

按世人但知競渡之俗為屈子而越不知有此說

燈謎二十四格國朝顧祿清嘉錄云燈謎有二十四格雷欲格為最次莫如增損格即離合格孔北海始作離合格體說其四言一篇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餘外復有蘇黃諸體別字折字皓首雪帽圍棋玉帶粉底正冠正履分心捲簾登樓素心重門問珠垂柳錦屏風

滑頭禪無底囊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古

按二十四格今亦不能詳矣

兒童打麥元人事物紀原云唐書武元衡之將遇害也京師童謠曰打麥三三三今俗兒戲有打麥戲掌作打麥聲後必三拍之柳綠此也

按此戲今尚有之但以兩人相對互擊掌作聲曰拍麥與此所說稍殊

燕几圖宋黃伯思燕几圖一卷几長七尺者二長五尺二寸五分者二長三尺五寸者二皆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縱橫錯綜而列之為二十體變為四十名謂之散子

泉取其六數也後增一几易名七星衍為二十五體變為六十八名

按此書舊題黃伯思撰四庫全書存目疑其依託然亦明以前舊籍也明人戲

戲又因燕几圖而變通之以句股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名曰蝶几今俗傳

戲具有曰七巧牌者疑出於此好事者或做七巧牌式製以為泉則通還其初矣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二終

清 德清俞樾著

荆劉拜殺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識曲者目荆劉拜殺為元四大家殺狗記乃由神曲所撰也其言曰吾詩文未足以道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

按荆劉拜殺之名今人罕知荆謂荆欽記拜為拜月記殺為殺狗記劉則未詳國朝黃文暘曲海載元稹劇有劉行首楊景賢作或即是與

李日華西廂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昔人謂谷永字子雲嘗作劇秦美新而以累揚雄宋方士頌洞窈以採戰邪術昵伎女白牡丹而以累純陽愆余並任江州理官上官有向余索西廂記者益以世行李日華西廂本也余既辨明付一哂且幸此公未嘗留意於術不從余覽本草本草亦有日華子注也

按此知明代所行西廂記實李日華本自金聖歎外書仔而李本廢矣

琵琶記撰人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高明字則誠瑞安人顧仲瑛輯元者舊說為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為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將重鈔究山堂外紀謂撰琵琶記者乃高其字則誠是一人涵虛子曲譜有高其而無高明將氏或有所據

按琵琶記為高則誠撰舉世皆知今觀此則又有異說矣

靜志居詩話又曰揚廉夫有送沙可與字序其畧云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然則高則誠兼以政事稱矣

再觀記

國朝龔鼎孳林筆談云傳奇尋親記所指張員外非真面目張係崑山人本舉人沈於賢比鄰有周宦者怙勢侵之一巡按周際行縣招告張首其禁書罷周於獄記乃周氏所作也

按乾隆間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其時有總校黃文暘著曲海二十卷內載明人傳奇有尋親本朝傳奇有續尋親作者姓名均無考

繡襦記為金陵妓院作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鄭若虛字中伯妙擅樂府嘗填五五詞以誦院妓一時白門楊柳無繫馬老輩使意之乃釀金數百行薛生近究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頗復舊觀

按國朝黃文暘曲海則以玉玦繡襦為皆鄭若虛作於今西樓記

國朝顧丹五筆記云裴摶庵子令居因果巷以妓女穆素徽一事擬革反吟順治乙酉蘇郡紳士投誠者浣衣作表齋至以京官議叙荆州太守十年不調監司謂之曰閨公署中有三聲齊奏聲唱曲聲散子聲哀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版子聲監司大怒揭來落職其署西樓記傳奇譏吳江沈同和趙鳴鳳也因素徽從同和鳴鳳為之撮合故銜之西樓在四通橋穆妓舊居也沈亦作望湖亭傳奇朝衣麻子今金瓶記長生樂玉麟瑞玉等傳奇皆表所作

按小浮梅閣話畧及西樓記今又記此然於穆素徽一事仍未得其詳也

鴛鴦燈傳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意欲拾英集近世有鴛鴦燈傳其大概云天聖二年元公有

玉蜻蜓事實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齋記云紹興南門外滿渚地方有尼庵曰賜慶老尼若木其徒孫慧音年十六七姿容極麗城中東武山下朱生綺園明宰相文懿公處雲初也父靜山由部曹出為四川郎守生朱冠冠游序有別業在滿渚因讀書其中臨行見其妻有五珠雙魚極工乞而貯於冰絲小囊中佩之以往老僕小童二人侍別業賦尼庵相隔僅百步生遂與慧音泱洽夜赴尼庵踰牆以入事極慎密惟小童知其詳洩之老僕一且生至午不返老僕潛往察之若木告以今日門鑰未開而慧音不知所往後園牆瓦榻落想已遠歸僕疑二人偕逃回告主母遍索無蹤十餘年後若木化去眾尼或死或去庵遂廢生父升瀕南觀察年老致政至滿渚別業因至賜慶庵立菴

買之園以長理合別業為一後園向有牡丹牡丹枯而石臺尚在公撤去之石將盡內藏二屍向如生其一即生其一為危奄指而謂公曰此慧音也脫上小靴五魚尚有公喚向日曹庵者嚴詰之因言公子與慧音通人初不知一日慧音不起指門視之見二人裸身相抱死於牀因潛埋於牡丹臺內而以慧音逃去掩飾之公備極憂生於故所并以慧音附以玉魚坐向有一子已登賢書其處龍穴砂水皆合五致公不別為竟地也其子後舉進士入詞林蒞歷大位聲稱滿世今吳中玉蟾煇彈詞託其事於申文定公之父賢本於此

中山狼小說非因康對山作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林俊字待用謚貞龍有見素西征集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全載其集中世傳以警獻吉者數其貞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際和黃才伯有請見素球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慈殺中山撒後振然則當日所警乃見素耳

按對山以教空同故論棄終身空同不一援手故世以為負死若貞肅則官至尚書加太子太保空同即有所為亦薄乎云爾黃才伯一詩恐未足據也姑錄之以

卷十三

廣異聞國朝黃文嘯曲海載明人雜劇有中山狼一種注云康海作此恐假託今亦未見有此雜劇也

牡丹曲本非為晏陽子作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湯養似填詞妙絕一時牡丹亭曲本尤極精潔世或相傳云刻晏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在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為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感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

賣油郎傳奇

明張岱夢憶云福王南渡魯王播遷至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幸舊臣某是日油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審頗大甚

袁中郎歸政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袁中郎歸政以金瓶梅記水滸傳為外曲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有隙備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即知其屬作矣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

宜林畫素則指陶仲文朱勳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

按金瓶梅余未之見水滸傳則實無可觀不知袁中郎何取此書

國朝王士禛香齋筆記云甯州陽穀縣西北有豪俗呼西門馳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請尊其姑互控於縣

按明人小說多有所掩顧曲雜言又云尚有玉嬌李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漢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夫嘉靖庶常諸公尚可直書姓名則所謂西門慶及吳氏潘氏安知不實有其人乎陽穀縣有此三姓恐其係其子孫也

張清風

明鄭仲夔耳新云周李侯令仁和有神若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周沈思良父屬能幹捕差二人令往拘張清風兩人商曰捕風捉影安有此理乃相與登酒樓樓上有談某疾醫請醫無效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問張青峯挾往其家直送出拘其

卷十三

妻至縣周說之婦曰渠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妾即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臺冤伸有日但渠為某氏延去須就其處拘之周命前差往拘至一訊果朕

納書楹曲譜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清唱近時以葉廣明唱口為最善納書楹曲譜為世所宗

戚氏書樓

國朝顧震濤兵門表隱云嘗嘗樓在四通橋西戚氏書樓原注云小說所云戚子卿者

按戚子卿未知何人彈詞中有戚子卿寫狀豈即其人歟

又云明名妓穆素徽亦居之故名穆穆穆穆穆名美居秀野堂側

紅繡鞋

國朝禮親王肅亭編錄云圖文裏公掌刑曹時壞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繼紅繡鞋諸處具以免後人效法

按今小說有所謂紅繡鞋者。繡鞋為鞦韆紅。使人著之。明代乃真有此刑刑。

委順子說書

明李曰華紫桃軒又綴云。宋王防衛號委順子。方萬里挑之曰。溫飽道逢八十餘。樵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傑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成傳從此。草編鎖鑰。益防禦以說書。供奉侍官。既老。蔡奉順堂以居士大夫樂與往還。

按此公伎倆。當在明代柳敬亭之上。而人罕知者。亦竟不傳其名也。

靜志居詩話又云。神水煉。字爾光。紹興山陰人。江西右參政。富於藏書。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散套。不與馬子備及見之。

按此可見元明傳奇之多。今十不存一矣。

余門下士王華。版云。平話一流。已見宋人小說中。而此技獨盛行於蘇。所說如水滸西游。記鐵冠。之類。曰大書。玉蟾。珠珍塔。三笑。白蛇傳。之類。曰小書。同治間。最著名者。小書有馬如飛。大書有姚士。氣。皆名震一時。馬少讀書。應童子試。所唱開篇。皆其自製。即取當時見聞。編作韻語。以寓勸戒。其詞本稱俞調。因先時有俞姓者。初此。卷之三。五。

及馬出。則合郡通行焉。調矣。說詳其所著南浦行雲錄。

熊保保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能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

賦晉叔評論詞曲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賦想循。字晉叔。長興人。萬曆庚辰進士。何元朗。賦晉叔。字晉精。曲律。元朗評。施君美。幽閑。出高。則賦。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為好奇之過。晉叔謂。不置。晉叔笑曰。是惡知所謂幽閑者哉。嘗從黃州劉廷伯。借元人劇。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游。夢游。俠游。冥游。彈詞。卷。鑲版。以行。序言。郭若庸。玉珩。張伯起。紅拂等。記。用類書。為傳。如。屠長。卿。墨。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高。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錢。近。之。而。失。之。疎。其。持。論。斷。斷。不。疑。按。此。等。論。論。皆。今。人。所。不。知。即。楊。廉。夫。四。游。彈。詞。亦。絕。響。矣。

御官班女

國朝禮親王昭捷。肅亭。錄云。委巷。瓊。談。雖。不。足。辨。然。使。村。夫。野。婦。聞。之。頗。創。黑白。近。有。承。運。傳。載。朱。朱。暴。運。事。乃。以。鐵。景。二。公。為。好。倭。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為。元。惡。大。惡。又。本。朝。佛。佛。院。育。詞。以。李。文。襄。公。之。方。為。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使。人。整。整。

按此等書。今皆不傳。佛佛院。育。詞。更不知何書也。

又云。近有盛世鴻圖。雜劇。演曹彬南征故事。謂南唐有妖道。能使藥迷宋將。自相殘。較語。雖。怪。誕。北。史。魏。其。州。沙。門。法。處。合。狂。藥。今。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以。殺。害。為。事。是。亦。有。所。託。也。

按盛世鴻圖。雜劇。今未之見。

宋江等畫像

明張岱夢德云。古服。古。靴。章。侯。自。寫。其。所。學。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吞。以。英。雄。忠。義。之。氣。積。於。楮。墨。間。也。周。孔。嘉。句。余。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為。作。緣。起。云。余。文。章。侯。才。足。拔。天。筆。能。泣。趙。水。游。四。十。八。為。孔。嘉。八。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觀。漢。官。威。儀。伯。益。著。著。山。海。道。經。既。既。為。鮑。皆。皆。洽。卷之三。六。

為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清氣云云。

按近時有畫宋江等像。用西法照印。以年利者。不謂亦有此故事也。伯益非伯益。去陶庵文誤。

大禹治水小說

國朝徐承烈。燕居。續。語。云。沈。膝。友。先。生。名。嘉。然。山。陰。人。以。能。書。名。後。入。江。南。大。憲。幕。中。嘗。隨。封。神。傳。小。說。僅。陋。因。別。編。一。編。以。大。禹。治。水。為。主。按。禹。貢。所。歷。而。用。山。海。經。數。術。之。卷。之。以。真。仙。通。鑑。古。藏。清。經。諸。書。叙。禹。疏。整。備。九州。至。一。處。則。有。一。處。之。山。妖。水。怪。為。極。上。帝。命。雲。華。夫。人。授。禹。金。書。玉。簡。號。召。百。神。平。治。之。如。與。辰。童。律。巨。靈。任。章。庚。余。黃。鹿。太。賢。皆。神。祇。而。為。所。使。者。也。至。急。難。不。可。解。之。處。則。夫。人。親。降。或。別。求。法。力。最。鉅。者。救。護。之。罪。物。誅。夷。頑。惡。不。可。勝。數。如。刑。天。帝。江。無。支。所。之。類。是。也。功。成。之。後。其。佐。理。及。歸。命。者。皆。封。為。某。山。某。水。之。神。卷。分。六。十。目。則。一。百。二。十。回。曹。公。棟。亭。寓。汝。為。梓。行。滕。友。以。事。涉。神。力。辭。焉。後。自。揚。越。履。舟。於。吳。江。此。書。竟。沈。於。水。滕。友。亦。感。寒。疾。歸。而。卒。書。無。副。和。惜。卷之三。三。終。

四并堂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為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

善養堂

宋徐度却掃編韓魏公善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蓋在大邑於正寢之後稍西為堂五楹尤大其間洞然不為房室號善養堂蓋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按人知韓魏公有善錦堂而不知有善錦堂余已記之於續鈔卷二矣至善養堂又無知者然彼皆在故鄉此則在官也

溫公獨樂園最小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云司馬溫公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並小弄水種竹軒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所以為人欣慕

卷二十四

香不在園具

嚙嚙園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南都各郡皆有花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嚙嚙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

百窗樓

國朝顧震濟吳門表隱云百窗樓在高師巷明文待詔徵明建四面皆窗

百客堂

國朝龔鼎集林筆談云今人以屋宇不掃除不整頓或任人出入謂之百客堂昔沈啟南名盛家嘗造百客堂百客堂之稱俗失其義矣

吳興園園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吳興山水清逸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鉅堂標志常紀當時園圃余不及盡見而所見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南沈主書園北沈尚書園章參政嘉林園年端明園趙府北園丁氏園蓮花莊皆為吳興趙氏

新坡園程氏園丁氏西園倪氏園趙氏南園葉氏園李氏南園王氏園趙氏園趙氏清華園俞氏園趙氏瑤島趙氏蘭澤園趙氏鑄谷園趙氏小隱園趙氏登瀛園趙氏灣園畢氏園倪氏玉湖園葉氏水竹堪韓氏園葉氏石林黃龍洞玲瓏山峯玲瓏別氏園錢氏園程氏園孟氏園

俞園假山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俞氏園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為之俞氏自浪泊四世皆木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又云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畝其大可知然余所見秀拔有起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為奇絕蓋子清胸中有邱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筆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皴皴而屏株玉樹森列旁午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乃與眾峰之間禁以曲澗澗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漱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潄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蒼藤蒼寒茂

曹氏書院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湖州極宏壯池館縣巨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心人謂之三不待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三不待

宋徐度卻掃編云五代之亂無復學校皇朝受命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誠者獨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塾旁列齋舍凡百餘區既成邀徒印歐先生主之先生名同知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生乃制學規凡課試講辨皆督懲莫不有法實親歸沐與親戚往還莫不有時而皆由盡入協故士尤樂從書院日以浸盛事聞京師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謚為正素先生其子編復以儒學顯先生之規復傳於時及建大學詔取以參定學制書院即今之國子監也

按曹氏此舉可謂盛矣誠先生亦可為兩宋儒者之冠而至今竟無知者可歎也

又按此事。其來史所載絕異。宋史戚同文。見隱逸傳。云將軍趙厚加禮待為某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舉陳家。高象先郭成。苑王。羅。滕。遠。皆。隴。南。長。子。任。隴。州。書。院。迎。同。文。就。學。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五。言。集。二。十。卷。二。子。維。綸。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構。居。帝。遣。宦。百。餘。檢。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為。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即。曹。實。主。之。據。史。則。同。文。生。前。為。某。室。聚。徒。者。為。趙。厚。而。曹。誠。之。建。書。院。則。在。同。文。身。後。矣。詳。詳。孰。是。

又按同文本傳字同文而其子維綸則云父同文字文約亦未知孰是至却備編稱私撰正素先生而本傳則云楊徽之嘗因使至觀一見相善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連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也余謂既以陶隱居相比則宜為直素先生卻備編作正素者避諱而改也史作堅則是誤字陶隱居號貞白不號堅白其誤顯然矣。

聚桂文會
國朝朱某靜志居詩話云當元之季浙西嚴有詩社而濮市濮仲溫豐於其集一
時名士為聚桂文會以卷赴者五百人請楊廉夫評且優劣於是紀風土者目為樂
郊。

按濮市當即今濮院也
京師會館始明嘉隆間
明劉侗帝京陽物畧云會館之設於都中古無有也始嘉隆間益都中流寓七土著
四方日至不可以戶編而數凡之也用建會館士紳是主。
按此數語見稽山會館修葺即浙紹鄉祠今改為越中先賢祠者

宋時店舖名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有會要及內餅清風樓酒店李生菜小兒藥舖醜婆婆
藥舖史家瓜菜賣家蟹羹好手雙頭照樓客店其名皆可入誌
宋吳自牧夢梁錄所載有貓兒橋魏大刀熟肉金子巷口陳花柳麵食店修義坊張
古老藥舖修義坊三不取藥舖太平坊大街東南角蝦蟆眼酒店沙皮巷口雙葫
蘆眼藥舖亦可入誌
又如中瓦子前徐茂之家廟子鎮朝天門裏大石版家棧補舖宋家園子舖蜜糕

鋪滿橋榜亭則朱家雙頭舖周家相慶扇舖陳家畫扇舖在當時亦必卓然有名者也

宋酒價
又有朱帖樓茶坊一處鬼茶坊不知茶坊何取此名使今為之必無人顧問矣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朱雀街西過橋謂之越院街街南則遇仙正店前有樓子
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
一文一卮

又云酒舖補如長水桶面安磨口每桶三斗許一貫五百文然則是五百文一斗也
宋時酒店中名目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兒子皆通謂之大伯更有街坊婦人
腰繫青花布手巾館危髻為酒客操湯斟酒俗謂之煖櫃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
少年輩飲酒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她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有向前撥湯斟
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客散得錢謂之廝波又有下等妓如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
時以此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割容亦謂之打酒些又有買藥或果實雜貨之類不

問酒客買與不歸散與坐然後得錢謂之散數
孫四踏家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於孫四踏家得七寶簾數尺皆以七寶縱
橫編織工巧不可名言又附記云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買酒樓於明德坊
常有四老人飲其上俗有四踏之名

按酒樓字未詳疑當作酒樓
歡門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綠樓歡門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諸酒肆結綠歡門遊人隨處品嘗追歡買笑
又云中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酒店門前縛綠歡門設紅綠杖
子緋綠簾帳貼紅紗柅子燈又云酒肆門首排設杖子及柅子燈蓋因五代時郭
高祖遊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做做俗也
店舖實茶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務於不寐又不夕

飲計其飲茶。從此轉相做效。遂成風俗。自那魯港。以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而茶館之不閉道。僅投錢取飲。

按此知唐世已有茶店矣。

蘇州賣藥朱家

宋陳元親歲時廣記云。歲時標記燈。惟杭州蘇州華侈尤甚。蘇州賣藥朱家燈燭之盛。號天下第一。以琉璃自物之形。亦用雲母石及繒縹品類繫繫。而皆琉璃掩其名焉。

按此賣藥朱家必宋時著名之藥肆。今無知者。

西河沿洪家老舖

國朝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自明以來。緒紳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舖。余祇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冊。會試諸錄。猶是洪氏筆墨所現。

按今則刻字舖皆聚於琉璃廠。西河沿洪家老舖久無聞。

琉璃廠書肆

國朝李文藻南潤文集有琉璃廠書肆記云。琉璃廠因琉璃瓦窯為名。東西可二里。

卷下四

五

詩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曰聲遠堂。入門為萬口堂。唐氏名聲堂。李氏皆路北。又西為常草堂。鄭氏同。陞閣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聖秀堂。曾氏路南。有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朕堂。皆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胡之老二酉。又西而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頗深於書。又北轉至正街。為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矣。橋西才七家。元月樓李氏在路南。又西為寶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為瑞錦堂。亦周氏在路南。其地即老章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又西為煥文堂。亦周氏。又西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又西為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費即老章前開。積古者也。書肆之晚事者。惟五柳之陳文粹之謝及章也。延慶劉項生大癩。人呼劉鳴。又西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為廠西門。門外無書肆焉。

按李文藻乾隆間人。其所記諸肆。今比自易名矣。

園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市肆謂之園行。蓋因官府圍買而立此名。名為園者。如城西。

花園沉路。青果園。後市街。柑子園。渾水關。春園。

按今行之名。如舊而園之名無聞矣。

東西雞兒巷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土市去北十字街。曰鷓兒市。向東曰東鷓兒巷。向西曰西鷓兒巷。皆妓館所居。

鬼市子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東十字大街。每五更。燈傳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項。抹。之類。至曉即散。為之鬼市子。

按今京師有所謂黑市者。殆即宋時地市子乎。

備作坊

太平廣記道衙門引逸史云。茅山陳生。休糧服氣。偶至進陵。到備作坊。求人負擔。物卻歸山。居有一夫。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去。得。遂令挈囊而從。

按此則知唐時備作皆有坊也。

叫果子

元人事物紀原云。嘉祐和四海方過密。故市井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凡泊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開以詞意。以為戲樂。又謂之吟叫。

按今賣物者。必曼聲以衍之。似有音韻。蓋自昔然矣。

淨耳

元吾衍閒居錄云。宜興周將軍。廟有淨耳者。居焉。一夕夢使者召曰。將軍命爾明日可來。寤而思之。必廟神也。遂往。願神像。顯大燕巢在其耳。遂去之。以巾拭。遂再拜而出。

拍掌

明黃省曾西洋朝貢曲錄古里國下。有附記云。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見正使。擇日論僱。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備數各行之。頭目哲地。與正使。握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僱凡算。舊物若干。該給。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易。

按世俗有以擊掌為信者不知乃是番俗也
又按今西洋人來中國者其交易有拍賣之法或即其遺意

茶香室三鈔

卷二十四

七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四終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五

金珠包子

宋王林燕翼詒謀錄云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仁宗皇帝誕生之日宰臣以下
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

蕃麵燒餅

蜀何光遠鑿戒錄云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寬進蕃麵燒餅
奉宣賜紫

子推燕子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麵造東
麵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子

果食將軍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七月七夕以油麵糖蜜造為芙蓉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
百端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破介冑者如門神之像蓋自來風流不知其從謂之果
食將軍

卷二十五

原酒之始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原酒之始實本於桑晉江統作酒誥曰酒之所興作自上
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鬱積生味久蓄氣若本出於此不由奇
方宋翼中著北山酒裡三卷曰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醞以稷黍以成醇醪酒之始也
按藝文類聚食物部引晉庾闡斷酒戒亦云空桑珍味始於無情實和陶醞奇液
特生

灑落泉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桐廬酒味清美名灑落泉乃嚴瀨水所醞
按酒名甚佳未見有用者

茶之功效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盧仝謝惠茶詩歷叙一盃至六盃皆有功用
按茶譜記蒙山中頂茶故曰若蘄四兩服其一則祛疾二即無病三即換骨四兩
即為地仙然則謂茶能輕身可為飛仙唐世通有其傳非全出意自為怪奇也

清德清俞樾著

茶之別種

明陳繼儒茶董補云。茶之別種。有枳殼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風疾。又有早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輸官茶。往往以枳殼。惟芽。蘆竹。茗之類。不可入。自餘山中草木芽。皆可和合。椿。柿。无奇。

茶綱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茶有十綱。第一。大綱。第二。小綱。第三。叢妙。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前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團。勝雪。白茶。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則。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啟沃。承恩。雪芽。雲英。蜀茶。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雪。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慶。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高山。應瑞。興國。慶小。龍。又小。鳳。續入。額。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雪。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卷五

雀舌非茶之上品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類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如雀舌。參類者。極下材耳。予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十長。

蘭林茶煙菜

國朝劉獻廷廣陽筆記云。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饒余蘭林茶。一包。煙菜。一板。開則。安。切音。鐵。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鳥銜茶子。墮罅中。而生者。極不易得。煙土音。坎。字。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者。以。器。磨。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辣。菜。味。同。

女兒茶

按余親家彭雪琴尚書。曾饒余衡山茶。極佳。未知是蘭林茶否。

穆陀樹葉

明李日華桃軒雜綴云。泰山無茶茗。山中人摘青桐芽。煎飲。號女兒茶。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於手巾中。解茶葉。一與一片。客食之。五內清涼。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眾仙食之以當飲。

碧蘿春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洞庭東山碧蘿春。石壁。產野茶。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侯以採。而其葉較多。遂不勝數。因置懷開。茶得熱氣。其香怒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自是每採茶。上。人。男。女。長幼。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感不以。遂。悉。置。懷。開。而。土。人。未。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兩。已。卯。車。駕。幸。太。湖。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蘿。春。地。方。大。吏。必。採。辦。而。售。者。以。偽。亂。真。元。正。沒。製。法。不。傳。即。真。者。亦。不。及。其。時。矣。

按碧蘿春。初名嚇殺人。至今人多知之。然其始得名。自康熙間。且必盛置懷開。乃發其香。而未元正。尤為製茶名手。則人固不盡知也。余居吳下。每歲必有饒此茶者。故喜得其詳而識之。

按國朝王維德著林屋民風於太湖事詳而土產類

名劇目。俗多細茶。出東山者。品最上。名片茶云云。其書作於康熙癸巳。乃康熙二十年。猶未知有碧蘿春之茶也。碧蘿春之名。不在七十二峯之數。然則此茶未出。並此峯亦不顯也。

茶食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金國舊俗。皆先期拜門。或屬僭行。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酒飲。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蜜糕。人。一。盤。曰。茶。食。

按此則茶食之名亦古矣

又按大軟脂。小軟脂。下有注云。如中國寒具。蜜糕下有注云。以松實胡桃肉。清蜜和糖粉為之。形或方或圓。或為柿蒂。大略類浙中寶階糕。按此物。今蘇杭皆有之。正謂之蜜糕。而寶階糕之名。則無聞。

糖霜

宋王灼糖霜譜云。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甯有之。獨遂甯為冠。先是唐人唐開。有僧知和。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嶺。結茅以居。須臾。米薪菜之屬。即書紙繫。鐵。道。驢。負。至。市。區。人。知。為。和。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積。憤。曰。汝。未。知。蜜。蔗。糖。為。霜。利。當。十。倍。試。之。果。佳。自。是。流。傳。其。法。耶。末。

年乘而北走其徒連蹕之但見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白驢者獅子也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閩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糖者皆指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按此事見唐書西域傳揚院傳云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作糖如其劑色味迥西遠甚然則不始於大曆開矣

又按三國吳志孫亮傳注引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餠則三國時已有之并不始於唐也

糖霜譜又云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飴飴炮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餠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餠是也其後又為石蜜廣志云蔗餠為石蜜南中八郡志管甘蔗汁曝成餠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唐史魏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作糖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蔗糖霜作劑似是今之沙糖蔗之拔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

按此則王睡叔非不知有孫亮唐太宗事但以爲彼皆沙糖而非糖霜其意以沙糖為餠也

愚合諸說外之楚辭柘漿為柘漿炮羔之用必非僅飲其汁也徒後世蔗餠古已有之但出南方蠻夷中故楚人得有之而至三國時猶出於交州也然但知爲餠未知為霜糖霜之法又出自西戎唐史所載老學庵筆記所說皆實事也耶和尙亦必一番僧知其法而以之告蜀人蜀之為糖霜或始自耶耳

本單綱目始糖入造醴類曰餠餠則來餠或投芽同諸米熬煎而成沙糖石蜜並入果類附甘蔗後曰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傳其法入中國以蔗汁過櫛木棊取而煎成清者為蔗餠凝結有沙者為沙糖漆甕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為石蜜為糖霜為冰糖此則蔗餠與糖霜但有精粗之別合而一之不復知其初之一出南疆一出西戎矣

周官鹽人王之膳羞其飴醴注云飴醴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按恬即甜字鹽而甜疑即糖霜鄭康成以戎鹽當之然則唐太宗所求之摩揭陀者古或已入中國矣

明嘉靖以前無白糖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製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

明宮中七月喫鱒魚
明劉若愚宮史云七月食鱒魚為歲會賞荷花關促織
按此知明代京師亦有鱒魚然在七月中似非其候也

破膽書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俎云茗上祝翁吳溪家傳有唐人破膽書一編文極奇古首篇製刀砧次別解品次列刀法有小見白大見白舞梨花柳葉鱗對翻蝶蝶千丈線等名大都稱其運刀之勢與所破細薄之妙也末有下肢鱸及發沸之法中云煎香柔花葉為羹取其股紅翠碧與銀線相映不獨爽喉兼亦豔目然竟不知香柔花為何花也

按香柔花疑謂花之香而且柔者非必花名

蘇飯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先伯祖青蓮公台鼎嘗招陸古唐餠名曰蘇飯視之則羹湯三而已與鼎飯羹飯並稱約事

平旦食粥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獲聖楊老說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後讀李端叔詩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按余於隨筆卷四引宋杜清獻公文集奏劄言飽鍾令臣粥後過堂議事勉從其言初八日粥後一往為宋時晨起啜粥之證今讀此知晨起啜粥由來久矣

凍米糕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余常於僧堂食半通凍米糕於臘月用白粉和置大缸中注水結冰凍之至春暖冰泮取出磨粉吹撲異常鬆美

芭蕉脯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偶聞安老懷幼方製芭蕉脯法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膠乾乃以鹽梅

美乾薑熟油胡椒等研泥一兩宿取出焙乾略植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按芭蕉可作脯。世鮮知者。余家多芭蕉。行誼為之。或亦一佳味也。其書人有製蓮子脯。半薑脯法。今不錄。

華山靈豆

宋張端義首耳集云。華山陳樵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兒。世罕得服之者。

黃眉二斗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陳後主沈后。供智者大師物。有赤松澗米五石。黃眉二斗。黃眉不知何物。十道志以為沈香末。亦未確。隋煬帝為晉王時。供智者物。有貓牛酥三瓶。又不知貓牛是何等牛。

宋錦

國朝諸人履堅。蘇集云。錦以宋織為上。秦與季先生家。藏淳化閣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錦裝其前後。錦之花紋二十種。各不相犯。先生歿後。家中落。欲貨此帖。索價甚昂。一人以厚質得之。取其錦二十片。貨於吳中。機坊為樣。竟獲重利。其帖另裝他紙。復售於人。此亦不龜手之智也。今錦紋愈出愈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按此知國初吳中。猶以織錦為業。今則無矣。宋錦花紋亦遂成廢散。教子升天蟒衣。國朝章有錄。景船齋雜記云。嘉靖甲子。賜公。謂。教子升天蟒衣一襲。係上手擇有珠者。

按宋玉杯。有名教子升天者。亦見景船齋雜記。余已載於薑鈔二十矣。蟒衣亦有此名。未詳其製。

游魯望布袍。國朝朱真尊靜志居詩話云。墨布袍者。宋成。進士。福建提刑。德清游汶魯望所賜。元初。以遺老。薦授福州總管。固辭不就。袍背云。前宋遺民。今為百姓。雖雨晴寒暑。未嘗解服。卒葬果山。

按墨布袍。乃陳聲伯。霞水南集中詩題。聲伯。亦德清人。因其為吾邑鄉賢。故錄之。今邑人尚有游姓者。當即其裔。

紙衣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云。山居者。常以紙為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也。然服其燒衣者。不出十年。而黃氣便絕。嗜皮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亦嘗聞道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不鹹。蒸之亦妙。陰乾用箭幹。捲而順。然其補綴繁碎。今黔縣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闊。許道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者。蓋利其拒風於陰。五之際。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披皮衣。甚堅好。

白越議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最精者。

單甲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今人稱外套曰單甲。單甲之制。比中則長。比披襖則短。削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按今吳中。猶有馬甲之稱。當即由單甲而得。

月白繡花褂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紅綠組繡者。先民親王有月白繡花褂。先恭王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

按此知今之外褂。即明之單甲也。得勝褂。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傳文忠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褂。今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矣。

便帽。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其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緞尺餘。無老少。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制。視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緞組繡其上。至有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頂用紅絨結頂。稍異古耳。

按此兩種帽。今皆用之。但轉無其華美也。帽後垂紅緞。或豐間。猶有之。今則否。

浣中衣不敢懸空處。宋施德操北窗笑錄云。趙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修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懸之空處。曰。恐觸汗神靈。乃挂於牀。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浣中衣不敢懸空處。宋施德操北窗笑錄云。趙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修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懸之空處。曰。恐觸汗神靈。乃挂於牀。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手帕子

後蜀何光遠鑑戒錄云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宮人楊舞頭原注失進裏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

明宮人鞋

國朝禮親王昭捷嘯亭雜錄云西什庫中尚餘明宮人鞋數十箱皆以珠寶飾之其糜費若此

茶香室三鈔

卷二十五

八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五終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六

清德清俞樾著

高廟元圭

宋方勺泊宅編云越州高廟元圭覆藏之色黑如豎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接上下有邱州料雲封鑄

按此圭今無聞矣

伍子胥劍

國朝顧震海吳門表隱云伍王劍在滬臺湖中長五尺許有伍子胥歎時浮水面人取之必病瘥之即安

孟嘗鏡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鏡二口大者四十五小者三十五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耳相傳是孟嘗君家宅鏡釜皆孟嘗君之路也至德初蕃寇南侵司馬李伍毀其大鏡以造兵仗其小鏡及釜僧徒懇請得免

茶香室三鈔

卷二十六

鐘離昧鐵槍

國朝顧震海吳門表隱云鐵槍在府庫中宋高宗中圓妙觀東掖殿浚井所得槍上鑄有項王將鐘離昧製七字

孔明佳玩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記云曹縣張黃坡名庠以孝廉授襄城令改築衙宇掘地得銀把杯二隻上鑄孔明佳玩四字係古詩蓋蜀漢物也後其家因追逼甚急鎔之將以輸官而銀片碎不受鎔而飛吾聞金乃土之子火乃土之母火之能制金以其中含水也入土久則水為土克盡金止留母胎渣滓之物純乎土矣火豈鑿之而流乎此實物理宜容置說

按李氏論物理甚精然孔明佳玩四字非李漢人語謂是武侯遺物恐未足信

張桓侯鐵鞭

國朝王培首聽雨樓雜錄云涿州古范陽地張桓侯故里在城西十里有廟山門前有鐵鑄蛇矛不知為當年故物否寰宇記云墓在四川閬州縣東二十步學使吳白華題詩云兒童知祖寇寇盜難彈則侯兼善用鞭用彈矣嘉慶間桂軍門馮得

侯所用銀鑊重五十斤長六尺送懸墓前為之記

翼德玉玦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康熙丁未見錦鈔云六合關河得黑玉指訣一枚上嵌金牌翼德二字疑振桓侯故物

按桓侯字益德不字翼德

石季倫鐵靴

明高承擬鴻一亭筆記云北京工部廳前有鐵靴相傳為石季倫家舊物

銅鼓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予初見梁歐陽顛傳撰類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聲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為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尚書所贈也

按銅鼓至今多有之故錄故物之說以告舊銅鼓者余曲園中亦有一枚潘伯宣

卷二十六

二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為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花紋極工極四角有小蟻蜂兩人拜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鐘鼓然則銅鼓雖非古亦非宋以後物也

北堂書鈔儀飾部引裴淵廣州記云南海豪富女子以金銀為大鈿執以叩銅鼓故號為銅鼓鈿

伏波銅鼓諸萬銅鼓之別

明鄭露赤雅云伏波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余其口鏤紋精古翡翠煥發鼓面環繞作龜十數昂首欲跳中受擊處平厚如鏡兩粵滇黔皆有之美俗賽神宴客時擊之重賞求購制度同而小過半者諸萬鼓價差別矣

按銅鼓有伏波諸萬之別余初疑出滇黔者諸萬鼓出兩粵者伏波鼓也今觀鄭氏之說乃以大小為別何歟

唐關陵中銀羅漢

宋上官融友會談叢云陝西形勝耀州為最唐帝陵多在具境温稻之起唐帝之陵

靡不開發關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於梓宮每一身以十餘半奉致方出隧道關陵乃崇宗也

予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橫掃蕩盡崇宗愆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興復羅漢環於梓宮即其意也

楊太真首飾合

宋上官融友會談叢云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一古合其大如缶外助之以襪實內托之以上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關元宮中物太真貯首飾者也尹宗兆者下車之後多假以傳玩留不信宿返卻持去

未氏大鏡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葉謝鎮未氏亦故家也留一舊鏡大可三四尺許塵垢蒙面與鐵無異置之牀下久矣適有磨鏡者來令磨之鏡磨三四寸許而松江一府規模俱自鏡中照出磨者驚異置之而去主人出視亦大駭仍置牀下後以俟亂不知所之

陽曲劉家大寶鏡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三

全元好問蓮山詩集有姨母隴西君諱日作詩自注云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四方天地以前知休咎其家地理地中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旦先以梅菓障中庭乃高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華燦然一室盡明鏡中見北來兵騎樓樓無數餘三方都無所觀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理之姨母時伏牀下得窺窺焉兵火後此家惟一兒子在姨母能指鏡處存否則不知也

李闥遺劍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時有僧人贈王劍視書閣字彙以為李道不死余以為必係贖遺物為愚僧所獲獻之以邀厚賞耳唐王被擒儻有言脫逃至五指山為僧者乃遺民未忘故主之意無論真偽猶有取焉

定更石

明鄭仲愛耳新云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得一石每至日午鏗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有所親葉文學新者怪其聲擊碎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新者曰此諸萬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十二時鏡

宋趙希鵬洞天清錄集云。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人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鏡。能應時自鳴。

連珠火礮

國朝禮親王昭禮嘯亭錄錄云。戴學士梓。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礮。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礮法。下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劄付。

按余於續鈔二十二引紀文達筆記云。戴遂堂先生言其先人。造一鳥銃。二十八枝。火藥鉛丸乃盡。即此事也。惟遂堂言擬獻於軍營。夢人柯責而止。乃嘯亭錄錄云云。則以獻而得官。兩人皆聞於先世者。不知孰是也。

冰礮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敵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為礮。敵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礮。城亦終不可下。

爆仗

按其時所謂礮者。以機發石也。故可以冰以泥為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叙寶津樓諸軍百戲云。雙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凡五七對。擊作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則雙牌者引退。

按此一篇內。屢言爆仗。然皆不言如何作聲。疑是以口作之。而非如今之爆仗。以火藥裹紙中。機而放之者也。然則宋時所謂爆仗。與今異。但其名則起於此耳。又按本書叙除夕事云。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然則爆竹爆仗。自是兩事。書中固分別言之。

又按宋吳自牧夢粱錄於十二月云。各坊巷叫賣。若求小菓不絕。又有市爆仗。成架烟火之類。此則今之所謂爆仗也。乃歎夢華錄兩書相去不過百數十年。而語言之異。有如此矣。

銅新羅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銅新羅。其義不可曉。張儉記新羅國。一名斯羅。其國多銅。則斯者斯聲之訛。名盆以為斯羅。其必由此中國古固有盆矣。皆瓦為之。以銅為質。不知始何時。然其以斯羅為名。則其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

木老鴉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軍器有擊子。有魚。必有木老鴉。木老鴉。取堅重木為之。長鏡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

鐵十字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鐵十字。在吉安府城南柵門外岸上。有鐵鑄一十字。題云。保大二年五月日。置重一千三百斤。下有潭水。或時清淺。世傳南唐造戰艦。於此繫纜。按近人海門黃伯樞篤信天主教。著正教奉奠一書。引明人劉嵩子高詩集。及李九功慎思錄。載明洪武初。江西廬陵地方掘地。得大鐵十字架一座。上鑄三國吳赤烏年月。子高因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謂十字架。即天主教所敬之標也。愚謂此或亦古人所鑄以繫纜者。

劍可屈伸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錢塘有閩人紹者。嘗寶一劍。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雖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神弩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是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為也。

仁和县出雲霧沙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臨安府仁和县。圍經出雲霧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機。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鑲玉。

火石帶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高宗朝。敕文官帶手中算。伴刀子礮石。武官亦聽。唐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火事。點躡注云。佩刀。刀子。磨石。契。真。噴。厥。針。筒。火石帶。按此則火石帶之制。唐已有之。

關高飛

宋曹勛北狩見聞錄云。嚴廟出御衣三視。一領。拆領。穿於領中。曰。可使即真。來教父母。并押引九字。復繞如故。付臣勳。又索於嚴。即皇后所得。金耳環子一雙。原注。明。小。城。今。臣勳見上奏之。且泣且囑曰。無忘我北行之苦。

按四庫提要云。所記北行之事。皆與他書相出入。惟述密齋衣領御書。及雙飛。蝶。金。環。事。則助身自奉。使較他書。得自傳聞者。即次最詳。

卵藤杯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錄云浮梁人吳十九所製精妙絕人巧嘗作卵藤杯薄如雞卵之藤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錢

郭公埭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嘉靖元年河南巡撫何天衢命百戶元修月隄終一古冢埭上朱書云郭公埭郭公埭郭公埭著千戶元巡撫差爾修月隄臨時讓裁三五步埭空其中人以為琴凡

造船用釘之數

宋施德操北窗叢錄云諸司造船吏當錄為盜每造七百料船車破釘四百斤曾處善為某路轉運使偶見破船一艘閣灘上乃遣人搜上焚之既焚得釘二百斤於是始知用釘之實朝廷於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二百斤

摺疊船

國朝劉獻廷廣陽筆記云流客木雅零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舟器有摺疊船可藏巾箬有急欲渡即湊合而成遂梳

卷三十六

疊船之索謂之彈子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舟子以索船之索曰彈子意謂吳諺耳及觀鍾會呼捉船索曰百丈趙氏注云百丈者疊船內地謂之筥彈

按此則彈子當為筥子考筥字從來無平聲且亦無疊船索之說然即此知疊船之索謂之彈子則自宋已然矣

木牛流馬異說

元人事物紀原云蜀相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巴蜀道阻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江州縣疑亮之創始作之於江州縣當時云然故後人以為名也按三國志本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裴注引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自是以來並無異說事物紀原所云不知本於何書錄以備考蜀道崎嶇如亮集所載木牛流馬之法恐不可用紀原之說或轉合當時事實乎

高麗扇

宋鄧椿畫繼云高麗松扇如即版狀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膩可扇

其紋略似松柏故謂之松扇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為柄如市井中所製摺疊扇者但精緻非中國所及展之廣尺三四合之止兩指許

按高江村天祿識餘謂摺疊扇元時高麗始以充貢不知北宋時市井已有非始元時亦非始於高麗也

日本國車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云諸侯不貢車服本國所以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耳

按日本國車不知其制如何大約必工巧乃知海外器械之精由來久矣

一家底二十兩

明李日華六觀齋筆記云勃泥貢龍腦大片者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每一家底二十兩

按家底之稱當是番語

卷三十六

七

卷三十六終

交泰殿大鐘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交泰殿大鐘宮中歲以為準。殿三間宮中設刻漏一座。數滿須日運。則未射。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座。高大如之。階梯而上。啟鑰上弦。一月後再啟之。積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予文襄每開午正鐘。必呼同直曰。表可上弦矣。

按此知當時宮禁有此大鐘。今所罕見。又聞鐘則表謂之上弦。今亦無此語矣。

西清筆記又云。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字。鐘響則書竟矣。

景陽鐘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江甯孝陵之側。為靈谷寺。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為二十四方。方懸一杆。馬界各為律。清濁高下。各為一音。略如今之韻鐘。而備之於一鐘異數。

按今人詩詞中。每用景陽鐘事。而不知有此異。

通天塔即自鳴鐘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為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為下輪之所撥動。與天俯運。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時刻牌。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一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

按此與今自鳴鐘。微別。蓋不論何時。皆連鳴八聲。不如今式之善也。自鳴鐘舊製與今不同。余已記於續鈔二十二矣。坦然姓吉。江甯人也。

孫細娘自鳴鐘

國朝王雲漫遊紀畧云。萍高孫細娘之自鳴鐘。昔中姚朝士之測尊儀器。時一時絕。按國朝周亮工開下。有器。溪孫儒理一十許之自鳴鐘。余已載於續鈔二十

清德清俞燧著

二。未知與孫細娘之自鳴鐘。是一是二也。

太和門箭

國朝禮親王昭捷。嘯享稟錄云。豫德親王下江南時。王鐸錢謙益等。以降王命。都統許諱泰。往至太和門。門扉為故明舊物。生鐵包裹。甚為堅厚。公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驚駭。以為神力。今其箭猶存。每翠華南幸。有司飾其楛。以示威德焉。

按自經粵賊之亂。此矢當不復存。今亦無知其事者矣。

正德錢

國朝佳循憶書云。蘇州宮紫懸太史言。十年前。以重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值一金云。正德為游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近邊有偽為者。甚或背面鑄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余幼時。尚見有以正德錢佩於腰者。近則無之矣。

錢貫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原化記云。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版門。常見一老人。來贖出入。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

按錢貫。今人謂之錢串。此一微物。亦有典故。

銛銀知銀色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替者張浩庵。以舌銛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

珠玉能行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佛書云。珠玉珠璣。瑪瑙。夜能自行。入蓄精玉。旦夕移易。或在此。或在彼。皆不足怪。不獨馮月華臂上玉馬。能入投亂羣也。

按此不知出何經典。今亦未聞此事。

大珠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俎云。永樂十六年。蘇祿國貢珠一。重七兩五錢。

食珠

國朝佳循憶書云。吳縣石遠梅。以販珠為業。一小匣錦囊。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價二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第買之惟恐不得。余嘗以問遠梅。遠梅曰。所以獻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則心竅靈明。過日即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其胸中了然。不忘珠之舊者。與已。已者。不中用。故海

上採珠之人不憚風濤。今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也。逸梅有一珠塔高尺許。以珠結成。其頂上天生一珠。成葫蘆形。通和。與無有買此者。今不知所在。

按周禮有供王食玉之說。今乃有供宰相食珠者。洵異聞也。至珠塔之珠。不能不穿孔。否則何以結而成塔乎。

玫瑰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幹離不索。宋金玉寶玩殆盡。又索玫瑰一助。玫瑰不知何物。當時答稱止五台。一僧能造。備亡其法。絕矣。然則玫瑰亦番嶺之類。火鍊藥製而成者。今人名花以玫瑰。紅紫色可以想見。

按漢書司馬相如傳。其石則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然則古時自有玫瑰。不由製造。

黃磁瓶

宋邵博聞見錄云。主父齊賢者。自言少客齊魯。村落中有牧兒入古墓求羊。得一黃磁小瓶。瓶樣製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兒欲用以貯之。才投數莢。瓶即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告其父。追及矣。

相爭。旋以鋤擊瓶。破。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畫人面相。顏色如新。亦異矣。按此豈所謂聚寶瓶乎。

毛連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多為商賈。於熱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襍毛連中。然所征亦不訛。毛連下有注云。以羊毛織之。單其中。兩頭為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麗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較細。

看雲簾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明日看雲還杖屨。杜甫詩也。往見蘇蒲中筆。名其筆曰看雲。簾或疑少切。頭事。余言此。客大會。心書法者。夫學書要道。莫善於看雲。莫不善於簾古。

按此乃月山和尚禪語耳。當日命為必非此意。至今無復有此筆。亦無復知此名矣。

明墨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國朝御用內墨。則宣廟之龍鳳。大定。先素。大定外。則國初之查文通。龍忠。迪。品。天。龍。水。方。玉。斗。古。蘇。眉。陽。小。嘉。嘉。萬。之。羅。小。華。士。道。汪。中。山。大。仲。嘉。陽。吳。左。于。此。二。種。下。南。羽。父。子。今。之。滿。嘉。容。龍。潘。方。凱。天。吳。名。望。皆。公。吳。去。慶。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羅。尚。珠。寶。增。墨。之。光。亦。減。墨。之。黑。羅。不。如。方。程。尚。膠。輕。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兩。吳。質。輕。細。易。松。以。桐。佐。桐。以。脂。烟。百。兩。油。三。石。今。五。石。矣。遠。烟。獨。卓。今。萬。染。四。割。矣。膠。用。鹿。麋。熬。而。懸。之。經。年。矣。夫。始。頭。烟。則。白。角。以。時。解。膠。則。凝。釋。若。逆。能。懸。之。側。數。使。輪。旋。而。受。烟。法。古。乾。漆。取。代。膠。泥。徐。廷。李。廷。珪。何。至。殊。異。哉。

余從前以公車入都。及官翰林。未聞有明墨之說。先緒丙戌。從孫兒入都會試。則其時。需。股。試。卷。諸。君。非。明。墨。不。畫。而。明。墨。之。價。亦。與。黃。金。等。然。其。真。偽。不。可。知。也。偶。閱。景。物。略。得。此。條。錄。於。此。

又按宋何遜春清紀聞云。近世所用清大韶墨。蓋油烟墨也。亦半以松烟和之。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每磨硯。聞其光如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眸子似點漆云。

白墨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云。近彫歛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則與常墨無異。第未知所製之法。

方子魯墨

國朝朱彝尊神志居持話云。方子魯。初名大澈。後以字行。改字建元。歛布衣。有佳日。樓持集。古人製墨。率用松烟。漢取諸扶風。晉取諸廬山。唐則易州上黨。自李超起。欲張谷徒夥。皆世其業。其後。敗仁。逆高。慶和。戴彥衡。吳滋。胡智。率多。假人。明則羅文龍。少華。邵克。已格之。程大約。君房。策。成。以。製。墨。稱。而。于。魯。所。製。最。夥。上。自。符。璽。圭。璧。下。至。襪。佩。凡。三。百。八。十。五。式。列。成。圖。議。上。呈。乙。覽。當。以。百。花。香。露。和。墨。自。作。長。歌。按。方。子。魯。世。知。為。墨。工。具。不。知。因。持。人。也。因。記。明。墨。并。記。此。

國朝諸人履歷錄云。徽人方子魯。以造墨起家。多為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紙於方時。已四月。方急為製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汪南溟作詩嘲之。有尋常一樣方子魯。纔著紙衣便不同。此則又為笑柄矣。

澗石硯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廣州經藏樓間有大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有天人僧般刺帝。帝自廣出。譯經回。示此硯乃澗石硯也。其堅實可愛。置几案間。如厚重君子。因識于後。以永其傳。前錄正大。夫中書門下平章事。秀融書。

玉帶袍

國朝興傳。吳林筆談云。楊鐵崖詩。雪水初融玉帶袍。玉帶袍。錢塘士女曹妙清硯也。其名豈異。但不知於硯義何取。

峨眉雪印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余偶得蜀僧石硯。硯名峨眉雪印。客云。古未有以印名硯者。余曰。梅聖俞集云。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蟬蛸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瑞州刺史李元。得靈印石。造示劉原甫。方與飲。辨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偽也。遂作詩。茶香室三妙。卷二十七。五。

予與江鄰。幾諸君和之云云。

按此則靈印之名不足據。然峨眉雪印之名。則其奇。是亦硯譜中佳話也。

又按。硯不知何字。疑即琢之俗字。琢謂琢刻也。漢書董仲書傳。良玉不琢。

姚黃紙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古刻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苦箋。今獨竹紙名天下。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士。曰邵公。

按世知牡丹有姚黃之號。不知竹紙亦有此名也。

宋紙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集云。太倉王文肅公家有宋箋。一可長十丈。宋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復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書思翁書之。思翁欣然曰。宋老所撰善書者。非我而誰。遂竟滿幅。

靈壽杖

宋周必大平稟識云。靈壽杖出西域。自黃河隨流而出。不知為何木。其輕如竹。而性極堅韌。

按此可補漢書孔光傳注所未備。

又云。顏柳色如紅玉。亦可為杖。能辟雷。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皆自黃河流下。

按此杖今不知尚存否。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形影萬歲山。有靈壽草。仙方服之。不死。漢平帝賜孔光靈壽杖出於此山。

按浙江通志云。孝豐天目山。仙丈峯。產靈壽木。可為杖。國朝汪曰植湖雅云。靈壽木。即楮也。然則靈壽杖。隨處有之矣。

方竹杖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俎云。國初學士屠同。以方竹杖一。極獻太祖。皇廟太祖大喜。親灑翰。成方竹記一篇。授之。貴其異也。

按方竹。今浙東多有之。余嘗得一。極亦不甚足異。親家翁彭雪琴。又貽余衡山方竹。則甚細。但可吸食。淡巴姑耳。

之字竹杖

明高濂尊生八箋云。竹杖有以之字竹。方竹。老竹。鞭為之者。亦雅。

唐段公路北戶錄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海晏。地名出蘆。堪為拄杖。高潘州出千歲。杖。更有疏節竹。人求之。得其三。

蘆葦皆可為杖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海晏。地名出蘆。堪為拄杖。高潘州出千歲。杖。更有疏節竹。人求之。得其三。

杖之長短

宋岳珂程史云。德壽在內。有北賈。攜通厚帶一。因左攜。以進。帶十三銜。銜皆正。透有一壽星杖。杖上萬。既成矣。有瑞求金不得。則槌之。曰。凡壽星之杖。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結曲。有奇相。今杖直。而極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遂卻之。

按此蓋以短杖為喪杖也。今老人杖。杖率以短者為便。豈南宋之初。猶無此物歟。又按漢書孔光傳。靈壽杖。注師古曰。木似竹。有根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此可見古杖長短之度。

余始疑長者為杖。短者為拐。然玉篇木部。果。古杞。亦買。二切。梁子。老人杖也。拐同上。廣韻。三十五馬。果。古无切。老人杖。杖則又並無短杖之說。且拐有古杞一音。亦令人。

所不知也

宋時椅子兀子猶未通行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徐敷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火爐寐家者有之今猶有高鏡臺蓋施林則與人面通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但外間不復用耳

按此則知此時猶未通行椅子兀子也

偽造古物

明季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唐張翥洪崖生有好古之癖開國公李太一貽孔子木履一枚太子洗馬田游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林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楊炯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揚齊修贈橋康蝦捷陳平和贈謝靈運積數壘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萬洪胡樂僧修然迦葉頭陀鉢秦休莊贈河上公注五千言兼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樂杆曰即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蟇牙長一尺八寸明皇亦以內厖白驢賜之氣跨以出入曰此千年雪精也真雖奇士而當時贈貽亦寓譏誚如李斯狗相如擔鼻之意耳

卷二十八

七

按尹喜即關令尹喜何以有龜疑謂屈平所就卜之太卜鄭廣尹誤作尹喜耳余所見有張子房手寫黃石公像可與河上公兼本並傳

句容縣鑄古器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唐自天寶年相沿至南唐時俱於昇州句容縣立官場鑄造上古鼎彝壺濯之類款式精整歲久間亦有青綠色者然不足貴也按此說未知果否如其果然則近世所得古器可疑矣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七終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八

清德清俞樾著

首陽二賢祠柏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都元故游首陽山記云山下謁二賢祠門外有古柏二其一高二十圍高一丈許形狀殊怪其次圍殺三之一二根相距數尺而幹如若兄弟之相倚者

曹娥墓木

宋方勺泊宅編云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屍狀

按今曹娥江畔不知尚有此木否

扶桑

國朝陸次雲八紘釋史云扶桑國在東海東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始知扶桑之地多桑木兩餘同根相為依倚故名扶桑葉如桐初生如筍實如梨績其皮可為布

卷二十八

一

按後漢書張衡傳注云扶桑日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向不知相扶而生之義讀此乃知其狀且云國多桑則知其國多有之固不以為異世以為神則非也

菩薩樹

國朝陸次雲八紘釋史云天竺國物產有菩薩樹不花而實人不可食其枝下垂附地生根若拉歲久結成巨林人蔭其下無異屋宇至有容千人者以為佛宇

按此疑即榕樹之類

四君子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環余左右者皆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如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

六君子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倪雲林為廬山甫作六君子圖乃松柏樟楠槐榆六樹氣象蕭索有賢人在下位之象

極極二木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堪輿家用極極二木作向極極得天地之陽盡用之極得天地之陰夜用之然此二木實一種以結子赤黑色別之湖州閻尚書採其葉配其他藥為丸服之人皆享上壽

風雨露晴四竹

按極當即山有極之極極不知何木既云一種則亦極也蓋皆榆類

四味木

國朝陸次雲八絃譯史云哈密物產有四味木其實如藥以竹刀取之則如鐵刀取之則苦木刀取之則酸蘆刀取之則辛出天山

石中自然有松形

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蜀中有石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

種果樹法

宋黃復初茅亭客話云栽果法以冬至後立春前所栽果在枝須有鶴膝大如母指者長可二尺以來割於羊魁中掘土令寬調泥漿細切生蔥一升許掘於泥中將羊魁致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堅實即當年有花來年結實絕勝種極

瓊花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番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於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鄆縣南十里炭石入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遂

不及松止高二寸

光緒丙戌冬有同年之孫暴方子式昭為角頭巡檢以太湖荒山石見贈其中自然有松柏之形余置之案頭見者皆以為奇又聞吾浙善陀山石中有文皆如竹形則余之未見

按此則瓊花真天下奇花楊用修以為即椰子花何言之易耶

移極瓊花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

牡丹山

明董說棟花磯隨筆云延安府南四十里有牡丹山又曰花原頭極者以牡丹為狀

寒菊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寒菊十二月始花枝葉皆柔荑青翠熒然榮茂於風霜冰雪之中而略無悴色亦異品也

藍菊

國朝龔璣集林筆談云東海一閩秀作藍菊詩云為愛南山青翠色東蘇別染一枝

朱竹墨菊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賴古堂集有朱竹詩自注云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

養蘭訣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蘭中黃琴趣先生授予養蘭訣云春勿出秋勿入夏勿乾

錄若蓋置室中則潤淺而易腐矣夏之頻灌以救枯冬之遠濕以避凍固常理也
按此論最精故人勸少仲河帥曾授余養蘭訣余得瑤華一闕紀之然尚有誤不
如此論之是也

端午後所開花不能烘開

國朝焦循憶書云喬德紅言凡花五月前開者皆可烘令冬開五月五日後之花則
不可烘烘之即枯焉蓋五月一陰生陰生之物發以陰氣烘之以陽助陽不可以陽
助陰也烘之法掘一地窖置花於內之四周中置一甕盈以水用炭火徐徐煮之窖
上覆以上不漏一隙水氣升滿窖中暖而兼潤樹即生葉生蕊漸移近日即開蓋獨
陰不生獨陽不生水火相交而後滋也

海菓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占城國物產有海菓其大如瓜五年一實是李少君所食
乃真有之

晉松合南方草木狀云海菓五年一實實甚大如盃然則此種在晉人已見之記
載矣

茶香室三妙 卷二十八 四

頻那婆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頻那婆果大如八石氣味甚甘食之使醉九日而蘇
按此與薑鈔二十二所紀風茹相類

華山桃花不由核種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華山桃花生石縫花片著之即生不由核種也

寄書桃

國朝章大來傳陽錄錄云蕪湖寄書桃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
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餉友曰寄書桃也
種自西蜀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墜地而復
合肉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洪上銀桃而加美

按此亦寄書桃之類

服無核菓法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宛接間多樹菓有方術者教以專守一樹自生果至果熟

不令人動一核但人勿撮鳥亦自不敢啄也一日損收之又精心細檢之必有一枚
極大而無核者味奇美拜日心存日中天子亦玉冠佩明景長離之劍指揮赤靈握
乘見挽口吞嚼而嚼之犬補精髓得啖六七度即踰百歲不老矣

按守植此樹其事甚難紀文遠公筆記有採槐實中響豆法槐始花時即以絲網
罩樹上防鳥鶴啄食以此法施之菓樹當亦可行也

南方樹木移植北方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許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旁
土取糞糠厚覆之火燃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
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

按此法如驗則荔枝龍眼俱可移植矣

宋時荔枝杷杷移植汴梁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載徽宗御製良蕝記云杷杷檉柚橘柑栢荔枝之木全蟻玉
差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合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
欄曲檻

茶香室三妙 卷二十八 五

植夷門也

按漢武帝於扶荔宮植荔枝余已載於薑鈔卷三不謂宋時亦嘗與杷杷檉柚同
植夷門也

宋鄧椿畫繼云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眾史
令圖之然則宋時移植汴梁之荔枝真能結實也

陳紫宋香

國朝王濬漫遊紀略云荔枝之楓亭者佳上品稱陳紫宋香予七月至苗有餉楓
亭荔枝者香盈一室清甘無滓核細如丁香問之果宋香也訪陳紫曰絕久矣

玉帶東佳人

國朝龔璘異林筆談云荔枝佳種上下俱紅中一道白如雪名玉帶東佳人
木奴非福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今人引江陵千樹橋為木奴菓襄陽記李衡為丹陽太守密遣
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據此非福明
矣又謗曰木奴千無凶年要術云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此即木奴之號果之都
稱者也

按原注云。據稗書如翰林長海御覽。賈思勰皆列在黃柑門中。則今人但知為橘者。固失之。不考矣。明陳耀文天中記。正列入柑門。但引襄陽耆舊傳云。種柑橘千樹。又云。吳末柑橘。歲得種數千。則所種有柑有橘。木奴不專屬橘。亦不專屬柑也。公路所見。襄陽記。但言種柑。豈橘字為後人所增益耶。然唐鄭谷詩云。橘樹呼奴羨李衡。則又屬橘矣。愚意木奴為果之都。此說最是。

檳榔

政和本草圖經云。檳榔有三四種。小而味甘者。名山檳榔。大而味澀。核亦大者。名積。檳榔最小者。名納子。又云。其長而紫文者。名檳圓。而矮者。名檳力。小。檳力大。按此則檳榔乃二種也。

葡萄冰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俎云。有向上舍者。開地五畝。植葡萄四五種。白者最珍。冬月極。坎倒架。連蔓覆之。霜雪中。啟窗摘食。齒牙浙浙作聲。如嚼珠玉。甘美透腑。不可言。蓋所謂葡萄冰也。余昔聞長老設服官之難。事事如一。瓶瓶難吞。難嚥。不容不吞。噉如佛說。因羅王自受鐵丸。鐵漿之苦。以壓服鬼耳。然遇鈎隱。索情。鋤強。惡。真。茶香室三妙。卷三十八。六。

桃花水

國朝楊翁柳邊紀略云。桃花水。草木。狀若楊梅。而無核。色紅。味甘。質輕。脆。過手即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最多處。設帳房。或柵子。釀分載酒。男女各為。爭采。食。明日又移他處。盡食乃已。

按桃花水之名。其佳。即其名。可想見其美矣。得此真可奴視。為支。惜不能及。遠。難。一。騎。紅。塵。不。能。致。也。

青橘子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俎云。四明山。產青橘子。其樹不可見。每於石上得之。蓋洞。天。中。物。神。仙。所。秘。耳。

黃皮果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廣東採訪云。飢食荔支。飽食黃皮。注云。黃皮果。狀如金。彈。六。月。熟。其。殼。酸。而。除。暑。熱。為。支。膠。飲。以。黃。皮。解。之。

胎生果

國朝章有謙。景船齋雜記云。三衢有白果樹。六株。枝葉無異。每歲果生時。即於皮中。腫起。其大日增。至果熟時。取刀破皮出之。可得數石。味亦如常。名胎生果。

田禾以把計

明邑汝。辨南中紀。開云。湘江以北。田段計。權數起。每畝大約百權。禾凡五程。為一。權。五權為一把。即故有盈縮。不過二十把上下耳。

玉米田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見楚紀。

接骨米

國朝楊炳堃。訂年譜云。雲南物產。有甚異者。騰越一帶。有黑米。其色如墨。截斷而。炊。仍。復。連。續。名。為。接。骨。米。食。之。可。補。精。骨。

和高稻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高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其。實。一。也。茶香室三妙。卷三十八。七。

糯米之名

明李日華。六現齋筆記云。釀酒必以糯。其品非一。粒長而釀酒多者。曰金釵。糯色白。而性軟。五月種。十月熟。曰羊脂糯。芒長而較多白粒。四月種。九月熟。曰臘脂糯。色瑤。五月種。十月熟。曰虎皮糯。粒最長。白粒有芒。四月種。七月熟。曰魁陳糯。粒大而色白。芒長而熟最晚。其色易變。釀酒最佳。曰蘆黃糯。粒圓白。而粒黃。大暑即可刈。其色難。變。不。宜。於。酒。曰。秋。風。糯。可。以。代。稷。輸。官。又。曰。護。官。糯。不。耐。風。水。四。月。種。八。月。熟。曰。小。娘。糯。芒。如。馬。髮。而。赤。色。曰。馬。髮。糯。

按此等名色。今雖老農。不盡知也。其名頗新。有可入詩者。

番薯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蜀僧無邊。貽余一種。如蘿蔔。而色紫。煮食。味甚甘。云此。薯。院。廬。下。番。薯。也。世。間。奇。藥。惟。山。僧。野。老。得。嘗。之。塵。埃。何。得。與。耶。愧。謝。之。按。此。蓋。即。所。謂。番。薯。也。薯。與。薯。一。聲。之。轉。耳。明。代。番。薯。猶。未。成。行。詳。見。續。鈔。二。十。三。故。李。君。實。得。食。而。誇。美。之。若。在。今。日。則。偏。市。屢。矣。

國朝陸文雲八絃譯史云疏球有米麥祇供王府民惟食番茹狀似薯蕷
晉松合南方草木狀云甘藷蓋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實如拳有大如
飯者皮紫而肉白煮食之味如薯蕷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
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故爾

大茯苓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始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觔八兩約有謝朓
錄珠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蓋一名錄珠

按本草綱目引陶宏景曰出交趾者于最大彼土呼為錄珠然則錄珠之名非出
中土

山藥帖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趙閱道琴鶴風標清映千古其手翰整潔道美余嘗見其
山藥帖云并跋厚誨示以南郡山藥分惠為勝珍感介遠布謝崖略不宣知郡公明
大夫并頓首即刻宋又數字云海柑四十顆容易為獻皇恐皇恐宋時日薯蕷為山
藥蓋已避真字諱矣宋之南郡今之歸德也

按此可為泥古者戒然余疑所取對變必非真也

鬱屯大毒

宋周密癸卯稟識云明堂所用鬱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更云實未嘗用之大毒
殺人蓋文具久矣

按此可為泥古者戒然余疑所取對變必非真也

威靈仙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貞元初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高州能愈眾疾禁中試有
效特令編付史館

按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引蘇頌曰唐貞元中嵩陽子周君異作威靈仙傳云威靈
仙去東國通十二經朝服暮效先時有人病手足不遂不履地者數十年一新羅
僧見之曰此疾一藥可法不知此土有否入山求索果得乃威靈仙也服之數日
能步履山人鄧思齊知之遂傳其事是威靈仙唐時始出前此所無也

合歡菊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公路乾符初經過夏口時有人獻合歡菊於韋公尚書自一

本分為兩歧長二尺餘乃菊之瑞也公命公路為七字句歌之

鄒湖採藥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許廓無豫章回云於匡廬得見秦中老仙號無顏者年已
百二十歲有奇指示採藥乃鄒湖淡一山其跡浸水中五丈餘冬月水涸盡乃得就
採其藥於亂石子中別之大都百斛石子止過一二枚非誠心真意者不一遇也藥
以粗石包裏擊之內有紅白膏諸種即真鉛真汞也得而鍊之乃魏伯陽鐘鼎中物
余強其倒置相視石有細金沫如密陀傳

按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嘗駐師鄒陽湖之石鐘山言山趾在水中冬月水涸見
趾有洞門可入秦中老仙所採藥者或即此等處乎

太湖草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太湖采蓴自明萬曆間鄒毋五始張君度為寫采蓴圖而
陳仲醇葛震甫諸公並有題句一時傳為韻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舜五孫志宏
種蓴四缸以獻而備以貢蓴詩二十首並家藏采蓴圖上命收蓴送暢春苑圖卷
發還志宏著書館效力後以識授山西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為蓴官

按吾浙西湖蓴菜余無歲不暇其甚而寓吳下多年未得一嘗惟往年至木瀆瑞
園偶一領其風味耳今讀此則乃知太湖蓴菜有此故事故錄之以告三吳父老
也

蔗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跋右軍甘蔗帖後摹本云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恐若
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從馬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按甘蔗字自來從艸而此云宜從竹殊為異聞考玉篇艸部蔗之夜切甘蔗也竹
部蔗失御切蔗則二字音義俱別

瘦米草

明包汝輯南中紀聞云閩中產烏飯草能縮米一名瘦米草用以煮米米粒堅細每
斗僅得升許第色帶黑耳軍行必備可以輕騎遠出

戒火草

隋柱臺卿五嶽寶典二月仲春云此月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四時皆須戒火獨於
此月種草者周官司燠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原注云今世名慎火草不須

根惟插心而極便生。

金星草

宋祁景文集有金星草。注云。生岷嶺青城山。葉似荳草。其葉皆有點。雙行相備。黃澤類金星。人號金星草。亦云金劍草。醫家用傳痘創甚良。

按國朝題學敏本草綱目拾遺有鴨脚金星。小者名七星草。俗呼骨牌草。惟無五六蓋五六乃天地之中。不易結。又有魚盤金星草。葉一長一圓。長者為魚。圓者為盤。葉經霜則老。背起金星。惟盤葉無。又有鳳尾金星。葉類蓮葉而極背有點。子兩行相對。有數十粒極密。皆此類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油煎草。葉似蒼筤。每葉上有黑點相對。此則非金星。又別一種也。

舞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法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氏近之。歌及抵掌。舞曲。必葉動如舞也。

按宋景文集有娛美人草。葉纖弱。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注云。蜀人舊開虞美人草。予謂虞當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律調。非楚虞姬所為也。意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振。美人以為娛樂耳。

按宋景文集所贊。即段柯古所謂舞草。疑唐詩猶無虞美人之名也。至虞娛古通。井不必改字。

蒿可為柱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年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角與之。枉。

按大戴禮記。古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此說學者疑之。或據禮記鄭注有郊宮之名。謂蒿宮。即郊宮。古人假借字。不知蒿自有可為柱者。疑周時蒿宮之柱。亦南方所貢也。

蕙荷為嘉草

晉干寶搜神記云。余外婦姊夫。將士有備。容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蕙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去云。今世政蠱。多用蕙荷根。往往驗。蕙荷或謂嘉草。

按周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注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得此可補注疏之闕。

萬洪方云。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蕙荷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今觀搜神記所云。乃知亦是假設之名耳。

茶香室三抄 卷二十八

茶香室三抄卷二十八終

鳥獸種數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鳥有四千五百種數有二千四百種

鳳皇

宋周密於年祿識云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壁鳳皇見鳳從東南來眾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近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折從之牛未至二黑即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括肉盡見骨水括即死鳳皇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秀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陰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在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

按史傳言鳳皇見者多矣未有詳悉如此者故備錄之

鳳皇身如龍

卷二十九

宋王欽燕翼貽謀錄云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皇三自南入城眾禽圍繞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九尺其文五色冠如金蓋至中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圖畫來上

大鵬卵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外大夫文莊章公嘗置酒揭饌單於爐亭品日多異有大鵬卵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鉅釘大盤中眾皆駭異其法乃以兔彈數十發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實之再蒸而食

按俗傳有製大卵一法以雞子數十枚打破入豬胞中用線繫繫置井底一夜取出則黃在內白在外渾然一卵矣此法果驗則不必再蒸也

桃花源二鳥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湖湘間人云自晉宋來由此上界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宋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輒先鳴號庭間人率以為占按余於薑鈔十二已載桃花源異聞數事今又記此然則桃花源真仙境耶

清 德清俞樾者

明色汝輯南中紀聞云歲茂辰兩過桃花源仙境其山不甚高廣憑覽一望而盡絕無陰崖與谷曉巖深沈不知何故現此靈異地方民居皆教朴純應循循守禮蓋亦為仙靈所薰被耶

按此則桃源又平無奇矣

清溪鸚鵡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清溪鸚鵡最多木末聚集成羣胡桃熟時尤飛翔無數綏靖屯所產亦眾未稼每為所啄驅之惟恐不去內地乃以罕而見珍矣

按清溪縣屬四川雅州府

鶴銜璧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陵縣故城梁崔穆於此陔羅雙鶴因故之後鶴銜玉璧一雙送穆庭中

按人知有在街環不知有鶴銜璧

羽童墓

國朝龔棣林筆談云馮具區慈鶴先墓表表曰羽童墓自為銘宋學熙以古兵器葬落於南馬蔡大樞為作花序表二事有清效

孔雀升高先舉左足

宋郭椿畫繼云室和殿為枝結實偶孔雀在其下召畫院眾史圖之各極其思但孔雀欲升藤織先舉右腳上曰未也眾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足眾始駭服

蛇與孔雀偶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雞抱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綠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

吐毒雞

國朝潘翰思道聽塗說云四川吐毒雞亦吐綬雞之類但吐綬雞之綬五彩成眾吐毒雞則噴口垂一毒字紅盤若錦雖出天工宛如人巧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庚午四月徐即之攝吳復初山人所蓄吐綬鳥來是日凡三吐綬丹翠形貌相錯成文若組紐而就者垂尺餘廣半之掃視實不見其毒毒字

當記昔年繁古者。持示騰昌祐懸壽鳥圖。畫一鳥綠羽未喙。狀如鸞。頸挂絡索中。有瓊瑤珠璣。綴黃素一袖。上書壽字。似隸似篆。則刻繪所成。爾時心知是宮禁邸第中所畫。如投瓊瑤。射杯馬之類。非生成物也。余詳考此鳥。絕無壽文之說。吐綬之鳥。與諸鳥文之羽。尤為偽異。故人尤愛之。凡吉祥善事。悉以歸之。如曰綬者。祿也。是宜官祿。綬者壽也。是宜長生。又以其形。俯類山。雖赤鸞。而謂其能辟火。皆妄語也。

按此則吐綬鳥。固非有壽文。而天下亦實無吐壽之鳥。其所謂懸壽鳥者。特人懸一刻度之壽字於其頸耳。非其所吐也。潘氏乃謂四川真有吐壽鳥。殆真道聽塗說歟。

聚燕臺

明劉侗帝宗景物略云。采育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尺。曰聚燕臺。歲秋社。燕辭巢。日京畿城村燕。必各將其成。雜數千百。聚此臺。呢喃竟三日。然後乃能去之。

白雄雞

國朝諸人搜堅錄集云。六月二十四日。為清源妙道真君誕辰。吳人祀之者。必用白雄雞。不解其故。及閱陳藏器本草拾遺云。白雄雞。生三年者。能為鬼神所役。吳中用祀真君。或亦山川不捨解角之意。

卷二十九

三

按顧鐵卿清嘉錄引崑新合志云。五月十三日。俗傳為關神誕。士大夫家。宰白雄雞以祭之。又今人於二月三日祭文昌。亦用白雄雞。殆以此雞不宜久蓄。特廣其用歟。

阿丹國麒麟

明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云。阿丹國有獸。其足前高九尺。後高六尺。蹄三區。區口而長。頸脊高。一丈六尺。二肉角。半尾而鹿身。名曰麒麟。

按明代燕享。庭中陳百獸。有麒麟。頭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見祝允明野記。余已載於叢鈔卷二十三矣。今乃知是阿丹國所獻也。

國朝徐廣濟瀛環志略云。加不。一稱吸朴。在阿非利加極南地。盡之處。產長頸鹿。與駝鳥。注云。長頸鹿長於見。

按此又知明朝會所陳之麒麟。即加不之長頸鹿也。

獅子

宋周益發年穉識云。近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類狗。青黑色。官中以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其入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虎見之。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以此知為真獅子。唐開元本畫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為何物。豈所貢者。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者。為獅子之異品耶。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博爾都阿拉國。康熙十七年。來進獅。併調御獅。獅形稍類虎。豪舍金石。淺淡如灰。其尾像拂。熟睡時。每搖動。示人不寐。頭項相擊。則相齧。飛出。食禽獸。用口一吹。羽毛皆落。宿必曠野。不處山隅。以彰無懼。遇人欲食。向之伏處。哀悲。即為捨去。及獲其行。產小獅。藏之深窟。足之所履。以尾拂去。其泥使人不可蹤跡。喜婦人盜其子。獅忽追至。擲毬與之。獅且擲。跳三。擲。遂捨其子。震吼而歸。

按余於叢鈔二十三。載溫都斯坦產獅子。此博爾都阿拉。或即其異名也。所說獅之情性。尤詳。故又記之。

草上飛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吐番國物產。有草上飛。其形如犬。色如玳瑁。性純不惡。獅豹見之。皆伏於地。乃獸之王。尊在獲視之上。

狉

明黃衷海語云。狉。獸人屬。出暹羅之峽。短小精悍。圓目黃睛。性絕專怒。不識金帛。木食如猿。猿語不可辨。山居。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家以敵禦。食以餒餒。飲以瀉酒。即躍然喜。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嘗役以採片。臘。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齒角。授以毒鏢。統使以歸。還犀象。往刺之。升木而墮。犀象怒。索弗得也。移刻毒於而。墮。狉聚守。經月。犀象且腐。所遺齒角。齒則員以數。狉角乃以一統扇之。以輸其主。還奪他姓。至死不異。

卷二十九

四

按狉字。正字通。謂即狉字之誤。然狉從元聲。苦浪切。此字既讀。自以充聲為是。不得以古無狉字而改之。

又按字書。駝音惡。駝音本。書則上音狼。下音具。訓為小鱗魚。鱗有具音。亦所未詳也。

海驢皮

明黃衷海語云。海驢多出東海。船估有得其皮者。毛長二十許。或以製用。相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輒乃數驚矣。

按此又知明朝會所陳之麒麟。即加不之長頸鹿也。

按既朽之並尚能分別善惡何哉解者生而觸邪海鱷死猶警惡亦可異矣

賢尼延
一切經音義卷一云伊尼延或云哩尼延皆訛也。正言賢尼延此虎王名也哩音烏

賢反賢烏異反
按黃山谷詩以伊尼對郭索皆知伊尼為虎名而不知本為賢尼延也

艾虎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筆記云蒼梧太守水公言奉天海城蓋平地方有獸曰艾虎身

之大小類墨猴其毛黑而形與毛色較虎無異亦能作威吼撲夜卧小扁頭

蓬中夏間室中有此物則蒼蠅皆遠避去故彼處凡遇宴會輒置坐側價不甚昂惟

調之使馴為極難耳
按小說書中有言艾虎者初不知為何物觀此始得其詳然其物在近時罕見也

天寶鹿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康熙壬子歲于清端公成龍官黃州司馬偶駐皮亭野人

獻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項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錫天寶二載華清宮七字

角下堅微如瓊蓋所覆鹿五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為作天寶鹿歌
按唐元宗於開元二十三年射得大鹿張果老先出識是漢元狩五年所放之鹿

左角下有銅牌文字刻敵不可識事見宣室志與此事正遙遙相對
拂郎馬
國朝韓森華好學為福齋隨筆云元陳基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云至正壬午拂郎

之馬至周伯溫近光集西域拂郎國遣使進馬駁者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衣

言語不可通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拂郎疑是佛蘭
鷹背狗
無名氏東園友聞云北方凡早鷹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

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

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鷹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

必有一異惜人未有聞焉
狗場
國朝王昶漢行日記云十三日行三十里至狗場小憩野人市集每以日支為名狗

場乃成日市集也

水貓
國朝王培奇聽南樓隨筆云蜀中有水貓捕魚形如鼠頭如貓尾大寬數寸大者重

八九斤小者三四斤連地漁者畜之造竹筏往來捕魚飼貓於筏以鐵索縛之貓即

熟睡醒時以魚切肉方寸擲一二塊啗之復卧其用之捕魚也解索下水須臾魚

而出小者數寸大者等身每得魚上筏漁者取魚另擲魚肉一二塊貓即置魚而啗

肉食畢復令下捕若無魚則貓不肯下以索繫之復熟睡
雪裏拖槍
國朝龔鼎昇林筆談云徐文貞之子錦衣君騎黃負海每大旋無寒暑必於城上一

夜冒雪登城一僅荷矛隨之時漏下三鼓嘉靖以天寒大雪衛卒巡邏必念命內侍

偵之邏者多酣卧望城上有荷矛者叱之答曰徐指揮巡城內侍以聞帝大悅超

擢其官人目為雪裏拖槍
按此四字今人之稱貓白身而黑尾者始明時已有此稱耶
白鼠
太平御覽八十一引白澤圖云白鼠以昏時見於邱陵之間視所出入有金

按余於叢鈔二十三引靈異錄言有白鼠處即有藏不知其本此也
火蠶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高昌物產有火蠶其綿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多熱不可

耐
按杜陽雜編云同昌公主有火蠶綿得之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燭炭

之氣不可近也今觀此則知火蠶固實有此種以此類推則知拾遺記所云負蟠

有冰蠶者亦不妄也
鸚鵡螺
宋劉敞叔異紀云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

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度關所謂鸚鵡螺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按螺結履蟹已為可異若此螺則更奇矣
三腳蟻
三腳蟻

國朝劉殿廷廣陽雜記云。馬子騰言陝西邊西番一路。西甯浪等處多三腳蟻。其膠可敷玉如泥。西番取蟻。將屑割開。其酥皆成塊。不特和合。曬。按世言三腳蟻。天下無有。觀此乃知竟有之也。

蟻蟻墳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城南二十里有園曰南海子。海子之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登而成邱。中一邱最高。旁三四邱各數尺。竟日而散。去曰蟻蟻墳。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沒。此骨不歸矣。魂無主者。故化為蟻。感於節序。

按此事甚奇。未知今尚然否。蟻蟻墳可對蜘蛛塔。塔在慈慧寺。亦見帝京景物略。有蜘蛛聽誦經化去。用浮屠法而塔之。黃平倩為書碑。

輸蝶免答

國朝葉燾林筆談云。明季如皋令王峙。性好蝶。簞下得答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蝦之以為樂。

按清留仙脚齋志異。載此為長山王進士岍生事。

江子匯無蚊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吳興獨江子匯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蚊。錢信平望蚊持云。安得神仙術。試為施康濟。使此乎望村。如吾江子匯。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而臨官河。污穢持甚。自暑徂秋。寂無一蚊。過此數百步。則不然矣。此物理之不可曉者。

按所謂吳興江子匯者。未知在何處。余於乙酉初夏。送孫兒陸雲府試至湖州。泊舟館驛河。其地無蚊。

祛蚊

宋儲泳法疑說云。有一人能祛蚊。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投燒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微笑不答。想亦荷花之類耳。

按此則荷花積能祛蚊矣。未知信否。

竊蟲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號曰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嘗觀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水秀才

國朝諸人獲暨錄集云。翁名山和高即山鵲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升庵鵲天云。彈聲林鳥山和尚。寓字寒蟲。水秀才。狀如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之。按此蟲所在皆有。不獨滇中也。

狗蚤

宋周密癸辛雜識。載侯奉和尚狗蚤頌云。摸不着時。尋不見。十二時中。繞身轉。若遠離得這眾。生陰是不挂一條線。

魚翁井

明董說林化機隨筆云。魚翁井。在瓊州文昌縣。泉與海通。中有大魚。頭白。人呼之即出。此亦異名。

玉泉觀魚

國朝劉殿廷廣陽雜記云。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魚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偏身青。儼如江西景德鎮。靈器。瑣璋可觀。

按此等異魚。今皆無有矣。

墨頭魚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何文顯送王正臣序云。烟波墨頭魚。風庭綠帶草。有泉州佛跡長老道慧者。蜀人也。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水。滌於臺下。遂生墨頭魚。

按墨頭魚。書帶草。事正一類。然墨魚事。世罕知者。

水晶魚

國朝楊炳堃。自訂年譜云。雲南有水晶魚。魚之腸胃。無不映徹。望之甚悉。

楓葉魚

明屠本峻閩中海錯疏。楓葉魚。引海物異名記云。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螢火。口質為魚。

按此則楓葉入海。可化為魚也。

要魚

明屠本峻閩中海錯疏云。要魚。厥狀纖細。名黃絲魚。

海哥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既能人言號曰海哥豪右左戚爭先快觀所獲盈積常自解一辭云海哥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來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即放我歸龍王傳語這裏思量你千回萬度螃蟹最悽惶鮎魚尤覺感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復好能則約是歲黃河大決昭陵升遐

沙瑤

按魚而能言且能聲此有韻之解大奇惜非美事

鱖魚能辨曲直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魚養名件

宋吳自牧夢華錄載杭城魚養名件云郎君養石首養望春養春皮片魴魴養嫩養結養鯉條養帶養短養黃魚養鮓魚養鱸養老鴉魚養

一懈直一千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仁皇帝內宴有新懈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一下箸為錢二十八吾不忍也遂不食

明代諸物食料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正德中南城金飯日食蒸餅白麵二十飯御馬監小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觔八兩獅子房二號日食活羊一隻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三錢厚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豬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約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腔

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九終



評乙古文

評乙古文序

巽自幼治古文規模唐宋八大家及壯後王崑繩過而見曰是亦為斥鷃所誤而控於楹枋者也蓋宗秦漢問其說一一皆解因慨然曰與其宗秦漢何如宗六經六經乃古文也於是教授之餘偶評乙數篇存案辛亥冬白任若自南府來曰高足杜友三李文長知先生患病久艱於訓誨謀公料分資開雕評乙古文示人於先生守先待後之志或有憐焉嗚聞之以為文者載道之器學者入道之方書之二典三謨大學所謂明德親民者全矣地理之卜吉降凶著於盤庚天道之元亨利貞繫於大易詩之關雎則造端乎夫婦也周禮鄉遂諸官乃明親養教之定則也始於曲禮終以王義孔孟言學首明仁義不以遞為肥不為利所溺而學道乃定王降而霸而漢唐宋明可以知人論世矣其間異道亂道者賴韓子原之曲學病學者賴顏子存之行雖有存惟期學者皆庸庸庸行

評乙古文

序

一 四存學會校刊

敬修開修則學可成道可得矣故以先君子之書繕焉二子所謂守先待後者

庶其合乎是為序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端月下浣忽谷七十四歲病叟李璿拜識

評乙古文卷全

堯典

尚書 遜縣李堪著

二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表句格于上下... 邦黎民於變時雍

孔傳曰... 行也... 見于... 能... 萬... 衆... 也... 四... 也... 四... 也...

評乙古文

卷全

四存學會校刊

乃命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分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獸孽尾... 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欽若昊天...

革分命... 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欽若昊天...

獸毛... 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欽若昊天...

毳毛... 命羲仲... 欽若昊天... 乃命羲仲... 欽若昊天...

一星以紀... 帝曰咨汝... 帝曰咨汝... 帝曰咨汝...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評乙古文

卷全

四存學會校刊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帝曰咨...

日官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成事俊文
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應績其績

法則曰僚僚友也也時治事則曰工工亦事也五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于虛文之字則見委致至以下等語應績其績可歌可詠與禹禘善故即同后
孔子贊易至利見大人神飛
色王可惡見滯人心胸矣

無教逸欲有邦說說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教無使成辭也常人非是則欲說業之反也因而下之庶官亦曠矣亦
亦邦也子齊下其辭則曰欲說業之反也因而下之庶官亦曠矣亦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大夫曰無教逸欲有邦說說業業一日二日十幾
工入其代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評乙古文 卷全

九一四 存學會校刊

承上天而用焉常五服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服也前而后皆以飲敬為主此
乃實其五典五倫也
天子天下凡有士者皆當加此
又歸天子民以見民不可不安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或有土

天子天下凡有士者皆當加此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乃謂皋陶自謂其言順道可行禹是之而舉也

益稷

禹亦益益稷故以益稷名篇第一節曰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日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陸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鑿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濟吹漚泔川既稷播奏庶殷食鮮食懲遷有

無化居庶民乃粒萬邦作又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
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安之也所止即上言道心也中也德也而可則與德也安以止之惟事之來
有幾不可忽也惟事之終當求其情也而又輔用直凡所斷大應小民
必相灼之志則天休以集邦國安止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遠汝節汝無而
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評乙古文 卷全

一〇一四 存學會校刊

帝曰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遠汝節汝無而
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庶頑說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據以記之書用識哉彼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闕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又重臣中不在是男直者委曲以成就之必不變乃利之侯以明之計以
觀其德不德也披覆朴也委曲其德也德欲生全之也又合樂工約言以時
而而取之空虛之心不德則威之如四隣是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禹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做虐是作罔晝夜頓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
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歸成五服至于五千

三編 5 冊

182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感簡相爾念敬我衆

朕不肩好貨致恭生人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朕不肩好貨致恭生人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朕不肩好貨致恭生人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朕不肩好貨致恭生人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今我既盡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實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總于貨實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總于貨實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總于貨實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評乙古文

三三乾元亨利貞

乾元以四字天運人事在古亦今也矣
乾元以四字天運人事在古亦今也矣

衆傳孔子十萬言贊贊贊

衆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衆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衆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乎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爻象

周公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關雎

詩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關雎五章章四句 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五章章四句 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五章章四句 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五章章四句 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評乙古文

鄉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鄉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一鄉一大夫

於天府內吏賦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羣庶一曰和二曰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也令羣吏效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云云

鄉射之禮五物詢羣庶一曰和二曰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也令羣吏效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云云

評乙古文

卷全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州二千五百長夫中大各率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誦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利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誦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泚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率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誦教法如初之初一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與

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奉其禁戒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政事正歲屬民誦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

澠校比之時黨正誦之及大比亦如之

族四閭各率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誦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稱無飲酒之禮因祭而與其民以是物相獻謂之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其族之夫家寡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策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賀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

評乙古文

卷全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備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率其治令禁戒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其大則云... 禮記

許乙古文

卷全 一七 四存

春王正月 春秋

元年春正月... 禮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有朋自遠來不亦樂乎 論語

人不知而不愾不亦君子乎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論語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先推例
成實例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
里奚不諫

事次叙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
之乎

評乙古文

卷全

一一一

四 存 學 會 刊 校

即事以所與轉頓挫極抗
極短而實實味之妙

桃應問曰章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啓瞽殺人則如之何

善哉問難空
立案大奇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千古執法之區一
無過避如此氣象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又原其必
執法之故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親其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遶海濱而處終身訥然
樂而忘天下

千古學子之心不以天下爲吾樂如此行最難空寫一天
聖人情之至神也於文亦也而其第一何深一何高矣

晉公子重耳出亡傳公二十三年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吾父之
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二字一讀之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二人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三人某某正見得人狄人伐唐咎
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魏武子見得人二女一與一主納諸公子公子取季
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魏武子見得人養生盾將適齊先提一物後魏武子謂季隗曰待
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只如公子子犯曰天賜也人稱稍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一又得
子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只如公子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蓋妾在其
上又一女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

評乙古文

卷全

一一一

四 存 學 會 刊 校

突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只如公子姜與子犯謀醉而
遺之之醒以戈逐子犯只如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語也欲觀其裸浴
薄而觀之偃負羈之妻曰在局外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在公子
者在從者可知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而得志於諸侯若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實雙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
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字亦變化亦變齊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
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子足
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不必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
與前天賜及後楚弗聽及楚楚子嬰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
王亦謂之天相耶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

於諸侯安子事其已越石父賈以下則知人二在縲紲中晏子出遺之途
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縲解也然攝衣冠
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阨何子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細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己者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
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名也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
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
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若有以自下者妾子至人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御損晏子怪而問之有心御
以實對晏子適以為大夫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詳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

評乙古文

卷全

二五

四存學台校刊

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先明作傳筆法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
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禮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
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實情重謂齊桓不能行方公子伏莊公尸哭
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勇不可謂無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一揚切與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
所折焉焉

補情其斷處其法相其神處下寫管仲意中想知已手揮五絃目送
實下上以風世也文中寫管仲功業在顯而為主在太史公意中却為實
寫其委道實下士在顯而為實而在太史公意中却為主實主顯顯文家之
妙也若孔孟操筆必別有一篇文字文字各隨史官
之身分也後世之史操筆者既無身分則亂亂亂耳

原道

韓文公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主中山是而之焉之謂道主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主中之實而仁與義為定名仁義為主而在此道與德為
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吉凶以當原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
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
則宜仁義之原其所謂道也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也其所德非吾所
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二句皆一德之謂而此段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言謂論周道
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於楊則入於墨二皆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
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之說佛老
道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

評乙古文

卷一

二六

四存學台校刊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嗚呼德之為道甚矣人之好
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作一小東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
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小東後又
盜又一東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起然後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道入為之君為之師力厚而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泰
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贖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澆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
勉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以備所不及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

斗折衝而民不爭氏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也一東作是故母沒有遠也有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為清淨寂滅者氏鳴呼其亦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葛不為太古之無事氏是亦貴冬之裘者曰葛不為葛之易也黃飢之食者曰葛不為飲之易也一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一也舉佛老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順便雙收佛老即山先幾何其不背而為異端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前上文相生和愛之道合仁義禮智正當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謂道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之謂德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主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

焉而人鬼變注天演運治海龍紅字案詳光萬道也以之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舜舜是即上文斯道所謂即上文其文七句文焉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荷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氣語語淋漓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又作一東如之何而可也註出原道經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必今人乃日只明吾道不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錄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何以實其亦庶乎其可也足

評乙古文 卷全 二七 四存學會校刊

評乙古文 卷全 二八 四存學會校刊

一茅門明之為古文者也乃其變化疏離最顯定矣其時論一買不反似顯身而將以為尾乎以時下東論而編在皆宜其速也時文虛日既人而况先兼西漢而况六經此明一代所以編于宋人顯下有時文虛也少

轉子謂道是虛字謂即是仁義禮智之德經最顯曰立人之道曰仁義禮智宋人石道則是一物在氣先物先則為真端之說所脫氣矣夫道在天地先共由乎

三字書 世行三字書以便蒙誦也傳宋王伯厚作而義不確當予改正之令門人感押以韻

古先聖學教人有成法當永遠口通年八歲入小學習小藝腹小節下八歲以當出入與即席必後長讓莫逆至九年教數日十年時宿外室學書計習幼儀肆簡諒是其宜儀大略謹進退及滌掃與應對十三年學樂作誦詩歌舞則勺及

十五入大學習大儀履大節學之旨在明德賢親民善爲則十五以勤時術舞
 象嗣與師學五射及五御二十冠始業諸學五禮孝弟飭舞大夏學乃博畜
 其德不外備三十壯男事當學益博無定方孫朋友親所志小大成在此時平古
 上去不分迄四十始出仕發慮謀道進止五六十居官治年七十乃致仕此
 入此學宗自唐虞三事和六府修與修六府者曰水火金與木土與穀水火穀正
 此德利此用厚此生三事重一周祖之曰三物教萬民使勿拂一六德智仁
 聖義中和自涵咏一六行孝友睦嫺任卹行乃淑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用各
 適二孔門禮諸賢從或禮樂或兵農子雅言詩書禮性天道不可耳文與行
 忠與信是四端每誦心三三凡此者確有憑載釋書教人與何至
 今但章句於實學乃不務謹揭此以爲式有志者自努力

拾之世也事之中天天之象
 與斯文也而文亦古也

評乙古文 卷全

二九一 四存學會校刊

與王法乾書

先孝慈

類詢愚事最何事焉雙親入風燭之年多病多憂爲子者將何心緒計所能出
 第類終日之左右而已嗚知老來景况變化多似秋雲喜怒復如童子心遠處
 氏拒克於相得相順之多耶一事而不不知幾咎也胡言心學耶訓幼而未
 識章句觀書而漫無心得即如曲禮少儀如冠勿免勞勿袒暑勿袞袞之事雖
 強勉之而多失坐而箕踞者有之立而跛者常焉聖人謂出門如見大賓豈不
 出門而猶有所放耶使民如承大祭豈不使民而猶有所寬耶至釋君子不以
 獨行變節不以夜浴改容則其無時不敬可知也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此物此
 志也故君子必慎其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此又不知如何細密
 而始可也史曰文王陰行善惡謂善必陰行而是也若行善而欲人知是掛榜
 修行矣

慎勿古推用重典審一善首德行之文也子弟其常無之前言事理後其教

評乙古文卷全終

評乙古文 卷全

三〇 四存學會校刊



談

助

談助

清 王崇簡撰

嘗喜夕生開談或述古語或及近事所聞偶錄之已成帙矣存為談助王崇簡

孫文介慎行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
論文簡正春為少宗伯時代落以無嫡子以所鍾意庶子為嫡得立後庶有子而長
子訟之公衷之曰均庶立長宜也然訟父得立是有兄弟而無父子請立長子之子
而以前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父子之思亦不至掃地言不盡行而識者趨之
其大司馬兄父居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沒失其故吾不能
見重於人敢自薄耶人以為有體

明光宗在東宮時以儉語厲諸臣曰大明無日月諸臣無以對曾朝節以語蔡毅中
應聲曰何不言中岳嶺丘山語且朝節奏之東宮稱善

顧憲成幼讀韓文諱非每讀至父諱嘯嘯不忍吐師以告其父父語之曰昔韓斯王
名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教子不諱兒奈何諱學

魏允中為諸生時王元美以兵使行部雅重之允中鄉試榜將放元美偕同官飲使
院戒關吏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位鼓以傳也抵幕鼓發相與誦詩絕倒

馮子德字禮南為河南參政入賀其子琦已拜官尹揚然濯曰物固有未滿而中虛
未有已盈而不損即乞休

嚴分宜生辰江西士紳致賀分宜身長身每立諸公俯躬趨謁高靳郭旁跪而笑分宜
問其故答曰偶思韓昌黎雜詩大難昂昂然來小難悚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
謂江西人為雞相與開堂而散

賈南溪嘗祈旱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在上與廬山楊傑談羽賦
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

淮東足風波慨然不樂罷酒而別此事可入前定錄

朱雲子云嘉隆間五古正恨其通套無痛癢如一副應酬贊禮牙粉繡補瓊燦滿前
白可假借不必己出人亦不堪頌愛又如楚簡舊俗以木魚添鴨宴客不若松葉之
適口惡其偽也惡其費也豈恨其平哉詩到真處必平平到極處必奇

唐末有詔錄名士方干等賜孤魂及第
友人言市有賣餅者甚佳見者輒云買與兒女喫解言與父母喫者

賈人某每進食于母雖一餅一果必拜人何必讀書此正與論語至于大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相合一笑笑曰人若不知足能與父母喫的即足矣還說甚麼敬
不敬

隋文帝獨孤后性妬以太子多內寵遂廢之諸王朝士要有姪皆斥之既妬其夫又
妬其子既妬其君又妬其臣可為千古奇妬

友人之僕每路過僧即跪獻錢物家唯一母雖求食亦不顧或曰此賤復不足怪若
范蔚宗妻妾不勝珠翠母惟一厨威新將若何

好貨財私妻子古人以為不孝或戲曰不然此乃率真
幸而耳聰目明齒堅步健自忘其老滿腹尚是少年習氣偶引鏡見鬚白不覺消阻
因置一鏡屏於齋中面之而坐使時見而驚醒庶不至老馬反為駒蹈詩人之謂也
明泰昌元年附于萬曆四十八年乃御史左光手引唐順宗承貞之號附于德宗貞
元之後故事

昔有閩東陵五色瓜者或謂為今時甜瓜實無所考近日張婿弘俊監司壽張言東
陵瓜之美實有五色瓜實甚小一枚或止二子三子

蘆溝河即桑乾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云
采育去都城七十里乃古安次縣采蠶里也明高上林苑之養育署土人合新舊名
而呼之為采育

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齒少黑半身者滿十齒所漸漸短其齒愈大
提督總制地方不迴避本有明許廓開封人王彰彰德人俱迴撫河南
明宣德初始命是臣巡撫

鄆人郭縣令趙之璧嘗著論以母為奇聖家為奇傲從來倖傲之人特能加于地分
可狎者如遇勢利垣赫者即易倖傲為語媚矣舜婦翁天子也堯將釋以天下則又
天子也而象皆不顧真千古不勢利之傲骨豈非奇傲哉及供解頤

崇禎帝一日欲食大糖內臣奉令御膳監製進問一料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乃
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與捧一盒至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寧須八兩耶

宋文文山赴義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連日陰霾元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
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廢陵郡公詔忠武命王積翁書王設壇祭市
以祀之丞相索羅行初其禮忽狂風旋地沙石並起捲其王于雲霄中聲如雷鳴天

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簡書戴之趙師集公傳。

明于忠肅公被刑陸震虧天夫人流山海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能獨兩目驚然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次日夫人失明會皇極門吳宗臨視公現形大中吳宗諫然知公冤詔放夫人歸日明如故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禮部執奏典例有王號無道號不敢奉違

劉元震幼時塾師試以對曰天地人三才並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起家翰林至佐銓

昔大金吾陳中國嘗言染翰者有二端在家欺小婦在朝欺朝廷耳予深快其論及觀方孟旋至友人書云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子手巾裏腮頭睡不得寧腹笑不可忍無不中用未得鬚黑面內紅刺領袖滋膩五色蓬蓬怪狀連珠擊

老婦人抹粉不但言妍且以增醜

宋張子野八十五猶買妾

羊枯所進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太過者枯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記

詞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萬曆時道中官開礦抽稅海內困苦冬至日輔臣沈一貫注籍沈經朱康諸官門行禮帝賜飯小閣中命大璫陳矩陪席小內使往來竊聽及持筆札竊記者經見之知是帝所使私念此時語勝秦疏乃謂矩曰予道召來京一路礦稅害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未見允行矩感額曰誠然經曰若言官百姓猶是第二義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經曰皇上受損已多矩曰何謂經曰士庶之家只求風水興旺今國家舉名山大川無不鑿破雲霧發洩將盡將來聖躬豈不受損矩曰利害真不小矩復命帝問閣臣有何語矩備述經言帝曰此誠關係朕身汝去與沈先生言有修補之法為朕一補經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可補但急停礦稅安靜既久靈氣自復即培補之法矩以復帝首肯久之有聞而惡經獨收其功急具疏帝怒其擾不果撤

一日神宗偶疾召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併罷及礦稅諸事翌日帝疾愈海出旨中官田義力諫諭出已須行萬萬不可反汗上欲手刃義不為動爭之愈力召一貫索

前諭乃惶恐亟繳善情曰稱持之則礦稅撤矣何畏怯乃爾耶

萬曆時妖書一事有借以中傷郭正域及沈鯉爾時中官陳矩掌東廠帝命會審

生光左驗甚明覆訊猶未決李廷機時為少宗伯署部務曰今以百十人折一獄縱無私見豈能盡同當于會稿職名下各隨所見註情真於疑等字以候聖斷矩曰然廷機遂首署情真從之者十八九獄上乃坐生光而被誣者獲解矩之調劑為多

五弟崇節言任興州衛時夏月雨後見河岸浮來木夜皆有光如螢火取一株置之屋中一室皆明可以照字士人號為亮木須水漬之水乾則亮滅

或問明時擬擊紅丸移宮三案及三朝要典者予曰請俟鴻寶請毀三朝要典疏印瞭然矣疏云主擬擊者力護東宮主擬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強變於機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連二十四罪之疏出宵人門戶之說興于是逆黨殺人則借三案摩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德歸孝于先皇猶之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猶疑有遺鱗怒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堂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則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若夫翻即多異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

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貧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擊眾鑄于不行如環佩

嘉靖時吳山人據富元日賦詩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人傳以為笑

崇禎嘗書獄典文學秦法以吏為師名臣往往從獄吏出蕭何亦獄吏

漢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在位六年合三帝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所以養成恭胤

寇家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年少者多罷道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子則世傳公異日欲變精髮趣取宰相服地黃蘆服丸者恐未必然也公為樞直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險時求一縑作衣襪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終身不畜財產而溫公訓儉文則言公奢侈公沒後子孫皆於海上以史考之公益無子也

司馬光日錄以曾輩父死不奔喪為鄉議所恥朱熹曰按輩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珠。沒胡。曾孫與色。贈遺。嫁使留董禮和。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兵有功。進封。邕以與男子蔡襲。則邕亦自有後。非止文姬一人也。

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稽叔良。誤改良為夜。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以文為中山玉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徽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徽詠下書宋玉名。不知宋之有王徽也。

秦璧或以為李斯。或以為程遊。石鼓文。或以為宣王。或以為宇文周。瘞鶴銘。或以為右軍。或以為陶弘景。或以為顧况。月儀。或以為索靖。或以為唐人。蘭亭出右軍。無可疑。然又以為有真稿二本。唐人所重者。稿即真耶。至南唐徐鉉又偽作屏障長。錄書以欺陶穀。絕交書。或以為出稽康。或以為出右軍。又以為出李懷琳。黃庭經。或以為逸少。或以為楊羲和。赫然名蹟。尚無定目如此。

范仲淹云。觀柳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王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傳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特俱文珍筆。又絕韋真私請。欲斬文。

使劉關。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皇極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詠叔文子厚。號名為黨人者。豈復見雪。史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

元王君采名文彪。至正中為鄉州知州。一日坐廳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泣。隨公語之曰。若有冤乎。苟有冤。若第往乃令人踵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因得私屠牛者懲之。齊珂字仲圭。饒之德興人。時人稱為易巖先生。善邵氏先天之學。為人言未至之事。無不驗。嘗至衡州。與子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珂曰。自子造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生子之日。月也。

卑補縣幕職。代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珂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與同道市。指一女曰。此為子家八月生子者也。早因納為子妻。未幾。其前官故。九月即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妻亦生子。

葛邲為相。守祖宗法度。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樞密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乎。許衡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又曰。教人與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于其所短。丘文莊言。經籍在天地間。為人生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

生人質質。如在雲途中行。其所關係豈少哉。明世宗時。命修十七史。舊板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連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刻行。以成全史。至是始有二十一史。明正德時。何編修塘論史職。云。宜令編修檢討。審真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張弛。大小臣工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登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令紙尾書某官某事。記藏之。置櫃。以待纂述。史職即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善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愷夫小人。懼遠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

明章楓山懋。以福建僉事考績。赴部。乞解官。吏書尹是詰之曰。不罷。不貪。不吝。不疾。何以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能較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人為傷。某貪。醉多矣。年雖未艾。願發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去。

明鹿乾。太常善繼官。即署時。題聯向于署曰。官有私。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地對神明。只怕對史。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作聖賢。作豪傑。且言作人。

明嘉廟初年。鄒南阜。元標。馮少。瘞。從吾。吏官都。劉憲。相與講學。以言朝政。談職掌。為戒。鹿乾。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學。聖賢為無用之人矣。

明湖陽王庭之子王啟。臣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又言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訟。為弊滋甚。

倪文正元璐。有云。天下之議論。率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之名。義士人之行。已罕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

許魯齋曰。古人設學校。今人亦設學校。但今人不知古人設學校之義為何。

劉念臺宗周。在崇禎朝。疏略云。天下不幸。有朋黨之說。崔呈秀。魏忠賢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此時人人知利祿。不知廉恥。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

唐憲宗朝。嘗罷百官拜舞。或遺果物。問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遂勅大官。今後大宴。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

今時婦女。作假髮。填髮于額上。其勢如將頰之墻。嘗考唐時。婦人妝。有名時世頭。白太傅時。勢妝。歌。團。鬟。無。髻。皆。樣。亦。有。作。時。勢。者。權。德。輿。詩。云。首。鬢。愁。眉。時。勢。新。元。微。之。都。國。人。妝。束。詩。云。人。人。總。解。爭。時。勢。不。知。其。狀。於。今。日。何。如。

唐楊國忠。實張易之之子。冒姓楊。乃與號國通。

擅弓云未仕者不取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益謂身未尊顯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故以父兄之命行之此自子弟之分宜然若必以為未仕者如此是一家中亦以勢利為等差也

明正德時中書李憲與宦官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當一體考選遂以憲運給事中中書得科道之選自此始

嘉靖初張璉請各省鄉試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

時之高尚恒于出仕親識資望資助不能應即加詆訶或曰高尚者自是伯夷而視人皆跖矣以伯夷資跖之供給可有此伯夷否

有一輩曾否為官於前代輒曰原係某官以欺人甚且公然語人曰其籍毀于兵變人亦無從而辨居之不疑久假而愈知其非有矣

才力不及例乃明成化間家宰李裕以附方士李孜省得用以此為媚眾之術遂為定制

今詩文多環于贈答之篇無論其人之所宜事之相與否稱引過情滿紙款詞不惟于其人之本末茫然即實有越行反為浮飾所掩矣

流賊既破敗明之天下二道復復假明裔以號召而尚就功名者反以自誦賊賊為明當日何為叛逆于全盛之時今乃服從于喪亡之後終豈肯授他人以名位而自居其下乎

或言前唐民社之奇流賊破城偷生逃死今則不道無忍託言高尚不知清夜捫心尚記得前時一逆否流賊破都城平日號為錚錚者不惟不死且多受賊職者昔唐朱泚之變平為時所稱若光祿卿源休以才能太僕卿張光嚴以節義工部侍郎

將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故鈺以勇略皆為泚用

李自成偕大同報至京師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請撤內監言宣府撫臣朱之馮忠孝知名可以率眾死守持恐監視內臣于中掣肘不無憤事之處乞星夜撤回內

監專任撫臣不報既而內監果率領帥迎賊而朱之馮遂自盡城頭矣先是內外戎務俱用內臣監視以外度不可信而任此輩而處處率先迎降皆內官也降賊復張

賊聲勢恐嚇內外臣破君崩謂非為任內官之咎歟

唐明皇以上寶鞍賜張良娣權勢所在離父亦傾其子之憂亂矣

王陽明生之時母夢神人雲中鼓吹送之其祖因名雲五歲不能言一日有僧過之

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祖傳更名守仁即能言

明常朝制每日御門決事萬曆初以帝幼沖閣臣議酌三六九日視朝及二年五月禮部舊制閣中擬二票上請仍定三六九日遂沿為例

史之職環于宋之李昉宋洪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遂不能直筆

明隆慶六年正月下旬穆宗不豫二月十二日忽出視朝諸閣臣趨位則已下金臺怒而欲出執高拱手語不甚了了拱固請所以怒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此言可以

式子孫實訓乃未載

明朝皇史歲在內東華門外重華殿西建于嘉靖十三年門額以史為美以歲為慶左右小門曰龍應以龍為尊皆世宗所自製字而手書也

明籍田教坊承應歌詞節奏崇禎十五年以科臣摘奏傳諭禮部以後辨籍宜歌曲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及伴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天地

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未詞宜頌不忘規今詞臣另撰擬

李鄴侯臨及不為陸宣公而為廣貴參不得其解陸宣公以論裴延齡而罷可為去得

其正

李僕少性獎拔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自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人之子弟有不畏父兄而畏公者

文文起相公著姑蘇名賢記張教幼于嗜書務誌至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輒歌行乞于市文公微時嘗謂之曰公石下則遠易為而屏侍妓而後見乃知其誕固與世

牢騷抹擬而託焉者也

陸給諫策當明世宗時張璉桂芳張甚公極論其奸夜草疏冤憤于底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疏入罷二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至擁馬足

不得行而覆唇事雖以蜚語聞世宗怒遂召張還政府下公詔獄謫矣

張孝廉其人稱為敬堂先生嘗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初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為道地咄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為哉

玄宗置十道按察使或言其煩擾公私不若精簡刺史縣令姚崇以擇十使猶慮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縣安得皆稱職者乎誠能十使得其人于刺史縣令之賢者舉

之不肯者去之。于治平可致也。若十使之擇。不公不明。何能得其人。

自張說募兵充宿衛。唐之兵廢始分。夫前代法制。及于末流。不能無弊。致之者舉其

偏以補其弊。可已。若併其法。廢之。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唐開元六年。禁惡錢。敕人聞惡錢。鑄之。更鑄如式。宋景清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

買百姓不佳之物。可充官用。庶便流布人間。其後勅大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

以敕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開元二十九年。立贖錢法。制承前弊。僅皆待奉。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

今委州縣及采訪使。給託奉聞。

王文成公云。末流之弊。已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近處。亦多不得。甚釐氣力。此不

可不深懲。不痛警也。又云。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

松江朱處士。婿雜筆。載其世父太初。嘗言昔年有一士。夫家計蕭然。其子頗饒。檢言

我筋骨勞苦成家。父曰。汝筋骨從何處來。

婿字眉山。雜筆數冊。偶記其三四。如云。有糟糠之妻。而無糟糠之妾。故三十五外無

子。始可以納妾。然必良家女。馴性者為善。此齊家所係。不可不謹。

又載文衡山。生平不喜聞人過。有言及者。必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

金壇王樵方。應嘉靖中。為刑部。治律如治經。句柳字比。貴事折衷。慕講律私。嘗歎

曰。士大夫以留心案牘為俗吏。詩酒為風雅。夫飽喫官飯。受成吏胥。而從事風雅。可

乎。

明嘉靖時。宜興萬訓導名吉。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每遺言。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

願若輩為好官。人稱為古稽先生。

元魏劉獻之。謂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準之四科。要在德行為首。君若能入

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屣從師。正可博

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又何益乎。

元虞集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師道之立。可乎。為

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其之。庶可觀感而化矣。

元脫脫幼就學。言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善言善行。服之終

身也。

樊通政深西田語略云。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讀書。天下道理。不外乎五

倫。古人為學。不通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為。不過推此而已。

明嘉靖中。吳元祿世亮。為刑部主事。時與楊忠愍同年善友。忠愍臨刑日。部議以吳

為監刑官。奮然曰。吾愧不能申救。良友。忍視其死。無時已得言。不可易朝。即從事

矣。念可以免此者。惟同邑陶仲文。嘗百計招公。公不應。乃夕往見仲文。為具酒。吳曰。

能聽吾言。且備稱仲文唯唯。告之。故且時已迫。奈何。仲文因留公坐。以片紙書奏。呼小

童叩宮門。納之。少遲得旨。除他官。吳泣流涕曰。仲文一語。可以回天。而救山積誠

不能悟主。天下後世。其謂何哉。仲文以道士

辰戌丑未。土寄旺之位。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

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大。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大制金。生氣

絕矣。惟土旺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

明弘治時。令五城各設火夫。過百官。夜飲歸。提燈傳送。載之孝宗紀。

緝事番復。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立名甚奇。

曹鼎為學官。上書願得劇職。自效。改奉和典史。以解覆至京。與試。中宣德。癸丑科第

二殿試第一人。至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鈔局副史。正統壬戌。進士。鄭璠。松陵驛驛

丞。

明郊廟舊儀。每祀設大次。駕臨入次。脫馬升壇。其升壇執事各官。皆脫馬于外。以次

升壇。供事。嘉靖中。享廟。皇后助祭。遂罷脫馬禮。後不復行。

元明宗詔修通鑑。揭公侯斯與其選。或問修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

人何先。曰。用人先在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

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慕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

宋元封贈大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制封贈三代。始一如其官。

陸贄。唐從政。沃謀。特所親信。初幸梁洋。被遣危。從官前後相失。夜次山館。召之

不至。滋然號于眾。眾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至。太子親王皆賀。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君子

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宋舉及第者。不得呼知舉為恩門。師門。及稱門生。

宋元豐七年。始以孟子配食孔子。位次顏子。尚况焉。雖韓愈。並封伯。祀

大觀二年。始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度宗朝始升曾參孔伋配食孔子。顯孫師升十哲。

金昌明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牌。

宋南渡。行聖公端友尾澤。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洙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襲公。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于曲阜宗弟。洙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嫡派之在衢州者。至明正德朝。授其後裔。五經博士。世主衢州廟祀。

南朝邢子才。雅性脫略。不以位望自尊。坐卧一小室。果餌皆置梁間。客至下而共啜。未嘗內宿。嘗畫為犬所吠。

楊文士奇。初授教職。充翰林編纂官。會吏部考第史館。張尚書統奇其文。以為王佐才。奏第一。

工匠吳敏德。以一丈教授陳嗣初。以一詩皆受知於楊士奇。入啟事。吳至都御史陳至五經博士。

明時琉球國請一年一貢。曰子事父。定省不可間也。實利費帝以自便。王司折之曰。若知父子之禮。當從父命。遂無以答也。

宋欽宗時。檀州北斯村中。雷電大震。擊死二男一婦一小兒。皆有朱篆。不可識。獨小兒朱篆云。賊臣竄後身。致宗北狩。所親見也。中丞李定。御史舒宣言。蘇軾詩詞。怨謗侮慢。連載赴臺。定等治之。欲寘之死。太皇太后嘗言。括至于詩。其過微矣。王珪復舉。蘇軾詩。以為不臣。帝曰。彼自吟檜。何預朕事。遂輕賊。弟轍。坐致軾。蘇軾詩素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

秦檜時。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請置益國官屬者。有議九錫者。靜江有檜城驛。知府呂原賦秦城王氣詩。得召京職。沈長卿賦牡丹詩云。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所告。編置化州。明天啟七年。閩官魏忠賢擅權。朝野俱稱。為親上公。建祠徧天下。而監生陸萬齡。請以園子監射園建祠。與文廟相埒。南京建祠于孝陵前。御史章稱頌。為九十歲山東巡撫。建祠頌有多福多壽。至聖至神。其從子封一公。一侯。一伯。豐城侯李永祚。請封上公。為王。

漢張道陵。以五年米設教。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始賜張繼先號。道靖先生。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明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

宋黃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祿哉。

明伍袁萃。提學浙江。嘗言孟子闢楊墨。黜之為無父無君。猶自其流弊言之也。若釋迦者。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兄弟。夫婦朋友。而遊于無何有之鄉。脫其道。盡行而入。盡從之。則人類滅。熄復成一混沌世界矣。

天啟初。孫承宗充講官。謂同官曰。主上幼冲。在我輩六七措大。關連聖聰。講章煩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講官聽中堂。而艾茂中堂。視中官為忌。諫則講官為無入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

自古國家。患女主。而宋元祐間。太皇太后聽政。九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崩。二后俱落。即奸臣變法之日。却又以無女主而亂也。

隆慶二年。革正一人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張點。鑄給提點印。至萬曆五年。國祥籍援內監。馮保復運舊號。

萬曆三年。閩臣張居正。論嘉靖隆慶寶錄疏云。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稱加刪潤。陳括成編。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兩朝之大經大法。雖因或違。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定多未備。

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年老得乘小輿入殿中。因號車丞相。

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遇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服麻衣。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于是人疑其矯弘。弘曰。字達惡。有蓬蓬致人。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鉞。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涼。若高秋。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南宋張鑑。嘗于南湖作駕。嘗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鉅懸之。半空。風月良夜。梯而登之。飄搖空表。

李台。故諱。韓昭曰。韓公事。如僧削髮。無有寸長。

唐少府監裴。匪躬。嘗奉。中馬。戲。可得錢二十萬緡。帝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豈非佳名。

明伍文宗。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宋程師孟。嘗請於王安石曰。公文章命世。師孟與公同時。願得公墓。庶傳不朽。欲請如椽。俟死而刻之。安石子雲死。有張安國。嘗披髮。請。安石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

明伍袁萃。提學浙江。嘗言孟子闢楊墨。黜之為無父無君。猶自其流弊言之也。若釋迦者。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兄弟。夫婦朋友。而遊于無何有之鄉。脫其道。盡行而入。盡從之。則人類滅。熄復成一混沌世界矣。

天啟初。孫承宗充講官。謂同官曰。主上幼冲。在我輩六七措大。關連聖聰。講章煩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講官聽中堂。而艾茂中堂。視中官為忌。諫則講官為無入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

自古國家。患女主。而宋元祐間。太皇太后聽政。九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崩。二后俱落。即奸臣變法之日。却又以無女主而亂也。

隆慶二年。革正一人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張點。鑄給提點印。至萬曆五年。國祥籍援內監。馮保復運舊號。

萬曆三年。閩臣張居正。論嘉靖隆慶寶錄疏云。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稱加刪潤。陳括成編。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兩朝之大經大法。雖因或違。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定多未備。

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年老得乘小輿入殿中。因號車丞相。

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遇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服麻衣。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于是人疑其矯弘。弘曰。字達惡。有蓬蓬致人。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鉞。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涼。若高秋。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南宋張鑑。嘗于南湖作駕。嘗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鉅懸之。半空。風月良夜。梯而登之。飄搖空表。

李台。故諱。韓昭曰。韓公事。如僧削髮。無有寸長。

唐少府監裴。匪躬。嘗奉。中馬。戲。可得錢二十萬緡。帝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豈非佳名。

明伍文宗。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宋程師孟。嘗請於王安石曰。公文章命世。師孟與公同時。願得公墓。庶傳不朽。欲請如椽。俟死而刻之。安石子雲死。有張安國。嘗披髮。請。安石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

明伍袁萃。提學浙江。嘗言孟子闢楊墨。黜之為無父無君。猶自其流弊言之也。若釋迦者。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兄弟。夫婦朋友。而遊于無何有之鄉。脫其道。盡行而入。盡從之。則人類滅。熄復成一混沌世界矣。

天啟初。孫承宗充講官。謂同官曰。主上幼冲。在我輩六七措大。關連聖聰。講章煩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講官聽中堂。而艾茂中堂。視中官為忌。諫則講官為無入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

自古國家。患女主。而宋元祐間。太皇太后聽政。九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崩。二后俱落。即奸臣變法之日。却又以無女主而亂也。

隆慶二年。革正一人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張點。鑄給提點印。至萬曆五年。國祥籍援內監。馮保復運舊號。

萬曆三年。閩臣張居正。論嘉靖隆慶寶錄疏云。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稱加刪潤。陳括成編。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兩朝之大經大法。雖因或違。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定多未備。

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年老得乘小輿入殿中。因號車丞相。

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遇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服麻衣。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于是人疑其矯弘。弘曰。字達惡。有蓬蓬致人。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鉞。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涼。若高秋。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南宋張鑑。嘗于南湖作駕。嘗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鉅懸之。半空。風月良夜。梯而登之。飄搖空表。

李台。故諱。韓昭曰。韓公事。如僧削髮。無有寸長。

唐少府監裴。匪躬。嘗奉。中馬。戲。可得錢二十萬緡。帝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豈非佳名。

明伍文宗。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子。今郡君姪。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時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遠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金文和元年。依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為更衣。既可防溢。又不失體。

北史王遵素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可與郭林宗折角巾作對。

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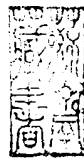
十三

談助終



三異筆譚

清許仲元著



三異筆譚

序
道光辛亥余罷官寓棲武林柳泉太守邵齋客來閒話苦氣弱不能劇談乃以筆代舌自夏
徂秋積成卷快熙朝掌故則詢之柳泉往代軼聞則証之于壽正淮南別風之辨以及弄墨
伏獵之說則閱齊世講之惠我尤勤焉無題數語名之曰三異筆談一榮歸里後如有續纂
當再募質刊之七十三翁許仲元識

三異筆談提要
此為許仲元先生所著先生奉電間產罷
官後羈棲武林從事著述成三異筆談一
書於熙朝掌故曠代軼事罔不搜羅備載
而考証正偽時時借助他山尤見前輩矜
慎之深意益見閱而增智識手此一編不
無小補焉

三異筆談目錄

雲閣許仲元小歐甫著

卷一

茸城王氏

張尚書前生

錢中翰前生

錢月江學士

兩世人

沈丹彩

葉忠節公

知和尚

竹林七賢

胡道人

朱太守傳官得孫

朱總憲際遇

董大宗伯

朱喬林

蝨子數

醉元

沈轉運

盜名出入有冥報

張衣生

吳婢念舊

卷二

飛雲洞

苗俗

陳湧金案

健為冤婦

咒水

孫補山軼事

百菊溪軼事

炎涼異態

楊花救主

滴血

聖匠

滇醫

王二先生

朱秋芳

苗匪教匪啓蒙

柳役

寶石翡翠文石

鴉片

滇省命案

萬氏升沈

姚西垣聽訟

卷三

西洋巧器

百風子

草衣道人

漢童

目錄

一

周厚基

五星

臺博

捐金覆報

袁二如吏才

姚一如強懸

姚秋坪守城

梁山舟錢癖

鄂尚書

死後為神

平陽案

袁知

訟師

科場奇遇

死有定數

布利

卷四

新言冥責

董傳策

關刀關智

奉勇

圓光

沈師樓上怪

杜張兩家怪

葉參戎

馬竊有癖

真人府法官

高氏蒼華

冥獄果報

徐氏歐袁

秦景明

王協衷

偽藥致誤

健咳

夙慧

善飲

陳眉公

目錄

二

三異筆談卷一

雲間許元小歐甫著

茸城王氏

茸城開闢以王氏為冠王氏有二部人以里第呼曰東王西王西王前明時已譽相繼東王則於勝國並無科第科第自農山侍御始武英總憲司農兄弟皆侍御子也侍御少孤寄鞠於叔處弱冠補諸生寄於學宮數里外有村翁姚姓延之課子暑月黎明赴館翁方登樓觀稼隱約聞有雙燈前導而來者訝而跡之稍近則燈隱而塾師至晚復現馬才越一阡月影昏黃中復有雙燈前引矣意其必貴家有及笄女遣人與其叔議婚故以貧難強而後可遂贊焉逾數年翁歿烟炬中頗有加白眼者姚夫人謂侍御曰婿本貧也翁亡何贊蓋歸乎侍御慨然曰我乃無家夫人曰未婚時豈露處耶曰寄齋夫舍曰何不即與齋夫商之乃貸一廡棲焉未幾遺鼎革叔本鄉居望家來城竟避亂所讓於僧寮暫託公享二子先住司農方在妊倉皇中胎震欲墮適土寇又至急避人家竹園中倚竹坐地朦朧見一白衣老嫗為之扶掖破甲斷履製裳作糧料理甫畢而侍御尋蹤已至舉兒付之乃告其叔見人昇產婦至寓一家團聚招呼老嫗則已不見數月後皇朝定鼎又踰年歲丁亥叔謂侍御曰頻

三異筆談

卷一

年難舉業已荒不得作端摩計明年可謝道問字春我雖貧助汝脫粟十石夫婦諸兒尚可不餓夫人應曰甚荷養蠶膏火婦以十指裹之若來秋復落亦無顏見叔矣初侍御遊近一僧諦視曰若大貴人也若為髮所壓能從我游劉東忠不足數也笑而置之至是僧又來笑且詫曰我言應矣更審度久之曰君當一品而又似不真其故何也時瑄胡方八歲捧茶出飲客僧驚起曰是矣此真一品君乃封爵鮮殿五歲葡萄園門曰此亦一品稍避乃兄橫雲在抱亦攜以出曰又一品也位亞於兄而貴乃先於兄後一一體合而所遇白衣老嫗者遍訪不得惟於神龕後供一粟主即題曰白衣老嫗之位至今司農諸齋歲時享之不衰

張尚書前生

輪迴之說說部記載頗多以余所聞若張尚書之為斷臂和尚錢中翰之為天童寺僧尤覺其信而可徵也斷臂和尚不知所從來以鈍根求悟效二祖所為尚書祖母錢太夫人重之供養朱家蘭指松庵中時太翁農部家居宅在秀野橋西母王恭人方妊將就養農部歸家入呼乳醫惟獲微夜於廳事隱几假寐曙色曠曠聞恍惚見僧入即呼之曰和尚且上高閣小坐家有急事不能偷閒共話也僧不答徑入驚而醒聞有關於門者則舟子與閣者爭鬧云斷臂僧不來何得索夜航錢舟子云明明宿我後船辨色即起其拿尚尚在方爭證聞而慮

中人來報僧於夜半圓寂矣遽返中堂婢已報夫人舉燈乃鑿知宿德再來也類是他人五歲時農部以其多言名之曰戰一日聞客呼少馬字者問其義客曰伯名集析其字成佳成木尚書即呼曰我必更名否則異時必字我黑犬耳乃易之曰戰即以得文字馬十四入泮十七鄉舉十八捷南宮選庶常時未奉欽點尚書仰羨云臣張照年幾未爛史治想恩教習願盡中秘書帶領官掖之不起聖祖顧左右曰小輩竟有膽笑而領之故館後以檢討供奉內廷者十八年世宗即位後備問張文和廷臣中有通禪悅者查對曰族姪照曾聞內典因召戰即問曰視朕何人對曰是佛汝自視何人對曰乾屎橛言下大契即傳放缺十餘年位至卿貳未必非當年龍華一會中香火因緣也所著天瓶詩二卷多採擇典題多用字如生老病死衣食棺槨及夢幻泡影靈雷等不離梵氣讀者笑此真如陵集也後應從山莊墜馬仍折石臂得家古醫療之而痊又三年丁艱歸卒於道余謂和尚誤矣此福緣亦孽果也不如天童僧之能來去自如矣余又見一卷書杜陵苦熱詩大醉後伏地作者墨瀟淋漓後題款云得地居士為櫻堂先生備瑞陽真收入內庭

錢中翰前生

前明錢少馬士貴五十無子祈嗣天童住山長老者宿也為八定規之則曰錢室官有家無子有子無家言下有卷乃歸而施捨蓄資四十萬三年而罄復往四明住僧僧曰可矣乃設齋飯僧堂頭曉眾曰今有錢室官無子祈嗣大眾誰願往眾皆愕胎惟擔飯僧向錢一笑室頭曰汝亦可乃下座送錢出而擔飯僧即於燒火爐上坐逝矣歸而生中翰芳標肩有肉駢起與擔飯僧絕肖初名鼎瑞字寶澂更名後乃字稼餘以康熙丙午孝廉官中翰詩流金門詞名相送多工豔體絕無蔬筍氣譚奏銷微起竊挾家居性好奕方與客對設楸枰忽聞持信入曰天童山寄來折視乃空紙也恍然大悟即作偈曰求從天童來去向天童去笑指天童山曰雲最深處遂示微疾數日而逝其孫長澤奉入第二品余見時已八十餘述之甚悉

錢月江學士

國初十郡大社以宋既庭尤西堂諸君執牛耳華亭錢學士金甫與焉金甫字月江人頗伉爽會行鷓於千人在有中翰邵君廷齡卒於閏月江曰松有錢芳標宜君族耶月江對曰無服族叔邵君即曰此乃非人前欲補我缺再三挽我許金五百我昨往索轉令閩人飾詞拒我蓋國初銓政尚沿明例科中需次若今之候廩截缺可上下其手也因大詭月江時亦被酒攪臂而起曰不知我叔而署之是善叔也己不可知我叔而署之即署我也鳥子可勢將用武幸十郡士交為之解乃罷去未幾有宏詞之舉月江被徵而舉主則味未謀面促迫

就道至都進謁師生禮諦視其人似曾相識握手問曰君知僕相攀之意乎對曰必有行
善流傳德譽青目曰非也曰然則知交揚揚乎曰亦非也君之得舉以老奉得之僕即千人
石上作難助者圖策云昔為人妻則不欲其苦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苦人也君為族叔幾
不反矣茲幸結不解緣庶及朋之譽僕者寡耳時微車未齊許以屏生入北闈舉秋試明年
南宮復第 殿試二甲 選庶常宏詞榜發復列上卷免其散館即授編修居官不改儒素足
不登要人之堂與竹垞最莫逆朱歸後亦引退有老友劉君最狎劉君素醫月江病藥之竟
卒劉君大恨錄其方置書中以志感不復為人治病後妻方姓夢月江來而生因名曰夢金
字曰甫來與月江生平性情言談無一不肖月江素工奕夢金四五歲時立足踏工觀父與
客奕指點勝負不棄主操品入第二後父病倉卒問叩父何方可服指書中方遂用之既服
乃大驚曰孽矣此即月江所誤也翌日而殞竊嘆密友關切而粗工自用即以函拜報之好
談岐黃者高慎梅哉

兩世人

外祖蔡芳止府君其大母張為少司馬姊故與百庚觀察為中表昆弟家居秀野橋之北曰
安素堂東偏石榴一本秀植權柳兩枝意取蕭蕭五八句義也年四十五時夏午攤飯飽卧
三 吳 筆 談 卷一 三

竹欄恍惚見二青衣出樹間曰官中奉取時觀察未冠家事所夕共商也強起行覺足下如
踐靴絮目中既不見一物謂二僕曰此何地僕應曰是名黑海毋怖憑肩而步可也乃掖
之趨府君意怪之曰此必夢也幼習陀羅尼咒每遇噩夢誦一過輒醒此獨不驗約數刻始
覺足履地上開目見身立庭中面南室三楹東一室壁間作花瓶式中綠紗窗六扇林上坐
一少婦窗前倚上一中年媼髮夾紗髮菊衣旁婢媼數人週遮侍一媼失聲曰媼矣媼又曰
惜哉男也似聞少婦啜泣聲中年者慰籍聲青年拍肩曰可歸矣倏忽覺身卧榻上大以為
異即詳記之占夢書後後五年觀察就婚曲阜公府館之貳室即之駭然如重入夢境也嫁
婚禮未行秘之但問曰此間壁上畫非花瓶式乎何為改作應曰恐妨迎花婿者故易雙扉
耳既彌月將同歸欲釋此疑即以所記示觀察觀察訪之孔恭人恭人詢之母陳太夫人夫
人曰信也異哉五年前從子館選迎婦入都水道迂滯已屆彌月子得耗乃遣力迎之來假
館於此生子而殞其月日皆符應中年媼即太夫人貌覆而莊幼婦為陳庶常妻堂下頗福
澤與所記一合觀察詰曰君若不殤則中表依然而兄弟易位矣黃松石經時同行曰吾
聞之楚策此借生魂入舍也何以必借之故殊不可解然生魂則信有之即觀察世澤堂中
常延高僧餽口施食後誦六字真言遣一鬼獨不去主壇令家中男女有睡者悉喚醒一與

夫方酣睡麻下蹴之起而鬼去拭目曰主人賜舖甚甘美何事促我歸也後外租年八十餘
常曰余兩世人其多壽固宜

沈丹彩

六壬之術託始黃帝然總以管邵為宗學者如牛毛大都皮傳能窺其真者有前知之哲余
所見者以沈丹彩鳳輝為最沈嘉定人遷崑山陸家浜少孤露育於其祖有姊唐磨翁精
壬學唐翁無子授以書上有題詞云元女之遺投諸管邵玉帳中黃尤窺秘奧會運其通蓋
忠報誠舍之則藏枕中鴻寶繁及借人皆為不孝且曰此道中絕四十年汝子合天有遺腹
孫目重腫者應傳此術後丹彩生果重腫類懸過人於易尤為別悟余晤於古與草堂借通
志堂經解與閱大半俱曾流覽於易尤遺每舉一部即能言其綱目且備言優劣大旨以易
乃卜筮之書非可空談心性於王程諸說均有微詞最服膺者則黃石齋之易象正及倪鴻
寶之兒易各節其所宗尚可知矣在松時有西山林塘曹姓祖塋忽生一木甲桃則乙子
瓜而丑且變易不常頗有頑重保其覓食之而斃因羣呼為毒樹以沈公多識詢之即為占之
斷曰此樹出海外有海鳥銜其子飛倦墜此合於申年申月申日申時應遭雷火眾以為誕
丙申七月果為雷擊因劈其木示沈頹揚而頤香余尚見之又余婦之姑丈楊廷沈占病適
三 吳 筆 談 卷一 四

其家扶此比上忽書曰沈丹彩已泊河干可延入比啓門則已上岸矣告之沈愕然進為作
禮此即書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皆習數之累若能戒之可得一子從此不肯為人作謀一日
五更有叩門者甚急延之則嘉定尹握手跪地曰子有急非君不能解詢其詳則劫盜二人
越獄也曰子已逃奔後四十七八葉船四隻分四路追攔惟君所指沈益之曰毋慮但派船
兩隻向直北二十里外轉而東有枯廟廟之外有樹樹有散葉盜窺其內睡正酣時之易易
耳方為設食炊未就己覺然魚貫而來矣此後有乞盜即引此二事拒之曰盜固應死然伯
仁由我未必非之子之德此五歲兒勿作孤注矣余欲學之為言子未精西法太陽遠宮尚
難算準何從定將乎乃廢然罷

葉忠節公

葉忠節公外母祖也父中丞公有聲明史有傳六七歲時塾師督之仿字善畫儀而隱几師
呼之輒告曰夢一人口授余詩令錄之行間今因在師視其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
著石榴裙一枝遙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雲古有情憐賈誼清無路數終年忘其第
七句末云莫負香羅帕上人後於順治丁酉登秋試萬金記獄起同年中名士如吳漢槎陸
子元皆戰慄不能終卷公與葉相國葉學士吳詹事等從容揮灑而出辛丑被南宮起數年

大參差有時。三藩底定。裁兵令下。公以糧道著。議奏明緩辦。三年中有缺無補。可不動聲色而汰兵。巡撫某不從。遂劫餉而畔。以夏包子為首。夜賊巡撫於署。公聞警。遣長子某。護太夫人從水門出。朝衣冠坐廳。某拔劍自刎。僅奴或泣而掣其肘。公叱之。謂網紀僕某曰。汝助我。諭諸僕。勿作細人。姑息。致誤乃公事。某乃助之。斷喉。血淋漓。遍身。日猶醒視也。洞開重門。賊入見之。皆泣曰。恩主何至此。罪拜而散。僕某走告太夫人。欲從死。太夫人曰。不可。汝大有事在。以遺疏授之。令入京師。上聞。震悼。贈工部侍郎。諡忠節。翠華南巡。召見太夫人。賜長子某一品。蔭遷沂州刺史。旋改陞。即以尊為郡守。再巡。又賜次子某員外郎。即妻之外祖也。三巡復。問。奏云。第三子已前卒。止有孫。毛在。復。賜中書。太夫人深嘉其僕。以為能成主志。遂以為族孫。削主僕籍。初公有妾某。小性。指斥之。妾憤。自矜。應會。時夢中詩。識至正命時。妾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妾婢。又當復侍巾櫛耳。此與說部中張睢陽妻事相類。第以索命而適得全忠。非怨耦而嘉耦也。此僕此妾。均可附公不朽矣。

知和尚

知和尚不知所來。或云沈姓。或云孫姓。冬夏一衲。與人言。無註語。間且謾罵。然事後多奇驗。不飲酒。惟好食肉。無多。嘗盡。張大木先生。號禪悅。多方外交。樂與晉接。時。聖祖春秋高。三吳筆談。卷一。五。

理密親王再廢主也。未卜。意和尚前知作禪語。探之曰。佛將成道。誰能受衣。蓋若。瞪目曰。何問。為衣。蓋久已付汝。未幾。世宗登極。極以大木行四。故作瘦詞。計其時。廟諱已。藏正大光明殿。扁內矣。王少宰。母蔣太君。季賜。尤重之。供養宅中。一日。忽曰。今夕我欲卧太夫人。林上告之。太夫人曰。和尚放。必有所為。即遷別室。讓榻與之。夜半。棟折。根。舉室驚起。太夫人曰。吾有壓厄。和尚感我恩。故以身代。方擔。間和尚從瓦礫堆中。闖然出。曰。誰作惡劇。始我卧此。竟折屋去矣。我未醒。無已。當另覓一覺耳。後太夫人歿。去住西林寺之。萬佛園。一衲之外。無他物。惟挾一竹筴。織之甚固。每出。必告常住曰。慎視我。勿得私。復有一遊方來。聞其語。意必有鞋笠。竊發之。止一飯包。被一狗子。似初出腹。目尚未。急織之。和尚歸。即怒罵曰。戒若等勿。今違之。比地不可居矣。即躍秀野橋。滿流中。視之。死矣。三日不流。亦不仆。第四日。不知所在。復得。首。審之。并狗子。亦。謂畜生道中。得悟。益余笑。謂斯真。信德所呵。裏。樣節度者。表相。現。狗子也。會佛法也。或傳有。皇太后前。翻。勸。斗。則多。附會。聖祖召。問。不能對。且作。戰。慄。狀。乃。放。歸。或謂其。碎。支。小。果。備。於。天。或謂不。愛。紫。衣。故。作。此。態。然。總。與。木。陳。天。岸。輩。以。奉。對。誇。機。者。異。矣。

竹林七賢

余曾祖姑適。或即王史亭先生之外母也。家北郭之柳茨。洪。事曰。孟。蓬。堂。正月。呼。僕。種。杜。丹。鋤。聲。然。知。其。下。有。石。也。深。掘。及。尋。得。一。石。版。修。及。丈。橫。半。之。上。有。字。題。曰。竹。林。七。賢。再。掘。之。果。見。雙。龍。製。甚。樓。泥。封。殊。固。啓。視。清。泉。滂。然。俗。傳。藏。錢。久。多。化。為。水。煮。之。可。復。原。質。乃。折。新。烹。之。百。沸。而。泉。如。故。若。者。怨。傾。去。曝。其。實。於。牆。角。越。翌。日。史。亭。先。生。來。告。之。故。史。亭。先。生。嗜。辨。古。器。據。而。摩。挲。忽。有。瑩。瑩。目。者。蓋。餘。滌。未。淨。櫛。之。乃。一。小。鏢。作。梅。花。式。余。幼。時。猶。及。玩。之。真。精。鏢。也。姑。兩。孫。皆。以。孝。廉。作。宰。一。蜀。一。隴。迂。儒。拙。宦。清。貧。甚。甚。數。年。前。過。之。門。庭。如。故。杜。丹。惟。悴。盡。問。以。水。澆。云。尚。在。其。下。第。七。賢。則。剛。為。六。遠。矣。諧。舞。中。有。飲。水。吐。銀。事。固。屬。寓。言。然。銀。可。化。水。水。亦。何。必。不。化。銀。第。一。兩。一。錢。皆。有。定。數。而。向。者。乃。欲。以。智。力。取。之。謬。矣。觀。錦。江。事。更。當。恍。然。某。年。蜀。旱。江。流。頓。淺。共。傳。張。獻。忠。所。藏。有。漏。出。者。乃。請。於。官。庫。下。流。選。手。手。摸。榜。之。果。得。金。一。萬。七。千。有。奇。核。計。人。工。貨。食。適。足。抵。付。無。毫。釐。盈。補。山。相。國。乃。筋。罷。之。

胡道人

余客燕。畫時。表。祖。姑。夫。王。史。亭。翰。編。話。胡。道。人。事。甚。悉。燕。畫。多。端。而。少。竟。惟。郊。外。白。雲。觀。為。元。邱。長。春。修。鍊。處。重。九。日。各。省。全。真。皆。集。馬。胡。道。人。亦。必。一。至。然。不。住。觀。與。程。德。曾。世。淳。習。三。吳。筆。談。卷。一。六。

多主其。程。云。遇一老民。云。舞。勺。歲。曾。見。之。狀。貌。已。如。八。九。衰。有。女。嫁。通。州。女。白。髮。堆。雲。而。顏。同。少。女。道。人。嗜。酒。不。穀。食。日。飲。無。何。而。已。史。亭。先。生。招。之。飲。即。來。醉。又。留。宿。卧。一。方。板。縱。橫。尺。有。咫。獨。盤。纏。屈。輒。側。欠。伸。綽。然。也。實。即。汪。員。外。秀。峰。者。嗜。奔。走。內。行。不。修。與。儀。部。同。里。開。閩。道。人。名。欲。見。堅。辭。不。可。乃。與。程。謀。開。其。來。也。即。之。道。人。色。然。起。曰。汝。注。序。汝。耶。見。我。何。為。汝。某。日。作。某。事。可。見。我。不。故。舉。數。十。端。皆。屋。漏。鏡。味。事。汗。汗。出。如。幾。惶。惶。伏。地。程。出。不。意。強。為。解。曰。公。真。大。醉。狂。藥。某。人。無。以。為。意。道。人。曰。否。否。若。得。見。我。尚。為。有。緣。能。痛。改。前。非。幸。保。首。領。不。信。試。誦。吾。言。三。日。後。即。有。奇。禍。亦。可。小。德。大。誠。也。後。三。日。以。坐。快。車。出。順。治。城。門。觸。石。墜。車。碎。首。幾。殞。瘡。月。餘。始。瘡。跡。稍。斂。而。胡。仙。人。之。名。遍。著。求。見。者。益。多。叩。以。吉。凶。道。人。終。不。言。常。謂。史。亭。此。口。祇。宜。飲。酒。耳。後。有。強。驅。之。者。道。人。去。不。復。來。翰。編。子。徵。士。杖。泉。方。塔。觀。值。其。臥。輒。戲。弄。之。一。張。目。即。復。騰。再。弄。之。軒。聲。起。矣。膚。鱗。斂。如。古。松。彈。其。韻。聲。出。金。石。俾。壯。夫。竭。力。推。之。不。墜。或。云。本。西。山。老。狐。秋。泉。云。云。或。有。之。

朱太守得官得孫

功名子嗣。皆有定數。或意中而失之。或意外而得之。營營者自不知耳。前鳳翔守朱公又韓沂總憲大千橋祖也。少孤貧。落拓殊甚。挾布四匹。錢兩。徒步入陝。訪其戚。至則戚已罷官。

去無聊中邂逅一舊鄰人訊之則現在通渭陶令署中辦差朱在窮途急不擇事即應作曹
邱借至通渭而署中頗惡人滿鄰為善畫此間無位置主人將赴省孟同往再覓機會遂行
甫半途忽接制府急檄倉卒無捉刀者乃呼諸僕從問曰若輩有能作楷者乎文吾自為之
鄰乘間進曰僕有戚朱偕來似可即召與談如舊相識及總家世責鄰曰若不早白我屈辱
朱若甚矣肯為任祀室乎朱諾諾即於旅次訂交馬時方征鳴蘭丹回通渭未幾奉旨派
陝西協濟車輿出嘉峪關通渭分造五百限一月成陶公集幕中人熟商朱公進曰毋躁命
於關前懸示以舊車求售者需雙輪完無好醜皆納第一日來與之金五十來者潮湧再
三日即減其半雖而數金可售矣十日車已盈千乃整理之籍制鞅鞍轡又旬而畢將戒
途朱曰毋躁能如限已見餘辦太速則非新造之情見矣為我徵黃牛之革革集令縫巨囊
如其車乃令車載一囊依限將戒途朱曰毋躁呼解車人來授以密緘令行至愛愛河干啓
視則令於囊中載水也時沙漠外多戈壁無泉軍官飲乳酪駝馬皆乾枯甚多倒斃水至土
馬歡騰聖祖大仇破格擢陶監司陶即為朱君援囊駝例投縣佐不十年薦陞都守後以負
氣多忤罷歸時總憲公年十七將婚而致鳳翔獨子無可繼者乃撫甥王永椿為子家居多悲
吟半年後媼婢輩竊竊私語謂少君故有子今寄縫工沈姓家遂迎之返即總憲也蓋少君
三具筆法 卷一 七

私一牌有身懼父不敢告又將婚不得已嫁之縫人娶後五月生兒然知朱氏子也後總
憲責封典有父而無母蓋媼母未婚父亡已別字生母嫁縫人又不可封乃以地封庶祖母
蓋之
朱總憲際遇
朱總憲娶於許為雲南臬司鶴沙公孫璠行人司副堯衢公婿也鶴沙中順治己酉進士齊
年若王伊人張曼園袁丹叔周宿來諸君或用部屬或用中行評博或徑授監司郡守惟鶴
沙公獨選庶常時尚沿前明習俗紳紳最重翰林以入閣之階也於是投勢寄產者畢集上
世本願官至公乃益富中年即告歸苦無子養子三一姊子一妻姬惟七垣重以嫡姪嗣六
十餘始舉堯衢不事生產產既為諸凡瓜分綱紀又從而盡食之四十萬家資至司副暮年
蕩然矣一子以儉書叙州別駕選直隸之開州以官為家不能歸司副八十餘棲北莫家街
一舍如舟上漏下濕惡之若廣廈以前後左右皆妓舍也四餘僕皆極厚饗輪供之供亦甚
簡然日必需錢四百盡以買花冬月則劇彩者起最早辨色即往妓家送花必過問過雨雲
不知至晨淋漓躡蹠不顧頭也在都時與于襄勤成龍最契同官司副又副榜同年時襄勤
持節清江督辦荆陵口八驢過鼓室不可坐即立委巷問詢君有子弟勝官者乎答以無有

固聞之則曰有豈朱似可然不知其願去否也于即登之夾袋檄召朱去朱有吏才勤於職
事功成以別駕銜叙司馬選處州同知後晉陞巡撫內陞左都然當其發軔亦於無意中得
之真可謂巷遇矣
董大宗伯
董大宗伯邦述少暴貧父某亦諸生性迂介工篆隸作室扁及楹聯刻灰堆細皆精時張如
英員外方修西給山莊招住奉拔僕董惜之背呼董漆匠與余外祖暨黃君松石獨相得應
正癸卯得天司寇以侍講副八閩試董君與二人商曰余子幸友拔羊將應朝考無以行
侍講首學之乎得天至即言之一見大賞識曰三山一榜中無此材也未幾將北上得天謂
外祖曰董君寒士昨以二十金囊車僕亟持還之北土苦寒視其衣甚涼薄即以備禦冬可
也翌日來謝則凍薄依然詰之曰家本無貲此二十金亦貸之戚友者寒士宜寒骨願耐霜
雲不願以子故增父累也司寇聞即以己衣兩襲贈之同寓皆矚以表裏得衣盈篋至都
朝考入選以戶部小京官用又三年聯捷選庶常其父就養入都附糧艘行至天津暴疾遽
歿東山倉卒使既三百里扶柩歸至臺莊阻濤頗為旗丁白眼遠避柩古廟中才身先歸另
募雇舟來遼方相度間忽遇楓溪人程香篋亦以守備散步于呼曰董字臣何事至此聞君
三具筆法 卷一 八

驟貴乃憔悴如許董即稽顙月河懷備告近狀程曰吾方入都坐監獄二百金計此間去八
十金可達今君有急即以百二十為贖且助之料理乃別服闋起復遍告同人為香篋說項
雖麥舟之誼不啻也又數年香篋竟以東山本房中式司寇詭之謂移孝作廉以秦關賤售
矣後司寇身傷以親家蔭中丞籍流其獄中奇婦詩卷存女處卷中不日不月句純廟疑
其怨望入宮方沉吟惟中官鄭侍鄭素在內廷掌蠟籍急檢毛詩進曰句似出此上取
閱乃釋然時余考九香府君寓伯康農部所聞信舉室惶惶府君令閉前後門勿許一人出
惟檢得天著作稍似嫌忌者即焚之言毋貽害他人即最上妙品不敢怪過午忽傳董宗伯
來農部曰吾生矣倉皇出接見即述上恩旨令往西苑砌頭復尚不必革職之 董農
部呈請先臣手澤頭駁且鏡藏書古繪求賞賞十年 俞之於是帳額袖幅一梅數竹皆以
充貢而得天司寇之真蹟盡矣若後人不振孫鑑接 駕蘇州 高宗召入行在命題持詩
謄寫甚茂 諭令習字三年再試歸後字仍不習試亦不再也而宗伯子蔗林相國猶承父
志眷眷恩門數十年通好勿替余幼年猶見宗伯贈外祖一小立幅烟雲繚繞有逸氣真朝
披一品夜抱九仙菴張宗蒼畫睡乎後矣
米喬林

廓爾喀之從補山相國奉命入藏督餉從行者中書周肖廉別駕胡雪方蜀道本難康衛
藏則難之難矣崎嶇過察木多數站至墨竹工卡支帳甫就忽有浙各米喬林請謁相國喜
曰真空合足音也問之乃肖廉姻適肖廉娶山陰馬晉籍樂陽米父亦以此藉來教授頗相
周旋喬林以仇遠為父所逐其戚有倖於蜀者依之流轉至此獻越驪一小瓶云居停主以
至囊攜至嘗之如挹天漿即留共飯情話良久別去明晨欲行烏拉不集滯留竟日此舉途
中時有之蓋番人言語不通理諭勞極均屬無用需撤土司始辦正臨爾爾喬林適來告以
故曰吾試善之米故無糧妮一蠻妓譯云坐鴉頭因與土民決洽且通蠻語乃詔之俾招烏
拉婢遣父兄招之薄暮大集五更行矣相國更大喜復令番民等前站曉諭後站婢遊而下
由是無復阻滯至楊八景駐札乃以米生功上聞乞以八品用得旨竟與七品將補州
邑肖廉力阻告相國米生輕躁宜且試之乃借補州判旋改縣令不十年陟刺史居然水晶
頂子掛朝珠矣予客成都時於肖廉處遇之官方誕之曰君已驅五馬曾遊齊魯否曰已遣
人住瀕肖廉曰非也謂佛國中散花人耳喬林大慚

春子數

春子數託名康節先生在晉省某府今移太原其書汗牛充棟其法先問父母生卒及娶妻

生子歲月不合即令查查或歷數日亦有終不得者合即掣一幅付之始末臚列其名稱其

實也其語或駢或散或文或俗若隱若明若莊若謔則又狡獪殊甚余嘗見三紙一為表方
伯栢田由勝錄起家蘇蘇似科第而非科第微詞嘲諷殊見滑稽初任金華佐兩字借點極
巧繼而題長興晉西防保堪陞福州以至被議捐復語皆暗合戊午春餘方以觀察需次
出書示客是年下一聯以飛霜對明月時都勻宰程棟尚為運司主藏史偶至此曰作轉運
矣不見司署前石柱子後數月果符所注方伯喜屢出書索解補首道香閣臬皆可意構後
數歲有中流砥柱字不得其說方伯意或當調陞嘉慶十一年余以運鉛入楚過黃鶴磯見
中流砥柱四字大書深刻不啻泰山碑也以告方伯共為恍然詞再作句宜內召故選一
一皆可意會膝下三人書云兩子送終長君厚堂竟前卒亦儉一為完顏制軍魁倫時制閩
浙以閩兵駐武林專樓張觀察郵寄以示僚屬前節且眾均未悉制軍則曰甚驗後則輪
絲繆作聯眾皆責讓謂入閩且襲爵也魁亦居之不疑蓋爾時以參伍浦春甚隆拜相
封公亦意中事但難以生死字樣疑之則曰大約極品後即考終耳其後仍有恩膏優渥錫
子頒頒等語益信其言豈知為賜帛謀異哉生元關頭乃嚴旨中落尤奇死後仁宗
念其前功郵還沒產且錄其子末路亦無一字不驗其一獨不驗則錢星垣榆所藏也隱其

姓名道中載連捷科名官場尤利弱冠餘以進士分韻六十步寺隕出作巡撫後思直書曰
天顏大怒臣罪當誅又一行云魂歸玉筍峯頭驚血染雲陽市上花考玉筍在江西而星垣
云係閩中人又云其入初官額外寄普問命得此師德葉官歸長齋事佛年四十歸道山計
已減齡儼劫矣三紙皆粗疏朽敗字更惡如溲草不可解星垣復云或以高宗聖造試之
則紙四大字曰萬壽無疆疑其附會

醉死

南洲茅祖母舅遷至吳橋人父吳翁無子寄食余家時見之已七十餘為余言余以嗜酒
故得兩死壯時以販豬入閩來往溫陵其友葉教曲通領班至郡府燒香方熟摩冷少年選
事謂曰翁稱善飲能盡一杓吾曹度曲以須杓以量酒一杓得老碗十八翁曰可曲然而杓
已盤笑曰何傷乎甜甚甚可口也方踰關隔風即仆幸暑中有知醫者救以大長桶置井泉
卧其中髮及手足甲中出血如蟻以生腐置臆即焦氣盡一箱乃已醫曰生矣仍以腐漿灌
之三日始能舖席病卧月餘百日始復初此一死也繼又以洪醉夜歸送路走荒郊遇一僵
屍覆之彼醉不知以為人也時手一蔗竿翁素武勇力擊之仆倦極迷惘中觸一野鹿意即
家中卧榻據之酣寢黎明趁墟人過見屍臨窆翁驚乃起怖絕遂不敢復行此又一死然皆幸
三吳筆談 卷一 十

沈轉運

沈轉運樹聲本名雲際工制藝試輒冠首偶第性落拓好狎邪游以乾隆癸酉拔萃充八旗
教習丙子丁丑連捷擢會功令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教職分別銓用時兼管園子監軍
陸少宗伯宗楷以其進士也另據雍正間舊例書錄頭職作部屬知縣兼用上疑其市恩
也黜之沈君亦以教職用乃易名寒寒數年始以本班選江西之弋陽歲中秋著中小講
酒酣戚友戲之曰君素跌宕色有流娼某頗韻蓋往觀乎君曰諾即趨而出聞者見之訝本
官之微服也以小豎綴之急呼與從身押往不過以縣多地棍恐其不識挾詐無他意也豎
導之行重門深閉人聲甚隱立戶外稍久與從至足音窅然有關於喉者舉至大極覺有異
排闥而入見異言異服者數人急竄奔避苦巷窄不四達悉就擒至縣研訊則鄰邑大夥得

賊避此休分也遂以獲盜功達司馬到任遲延復被議入都蒙恩轉陞建昌太守居數年又以失入案例降三級上復命送部奉封甚契適太原守沈晉撫已奏調平陽沈君之變應補所遺得旨即以沈樹聲補太原異數也隆隆日上藩鼻督撫皆意中事不數年陟長蘆運使乃以奏銷不及額離使登之白簡放歸與沈景之師最暱嘗云兄運際大奇或被之而踰或抑之而升吉凶相倚而無心獲盜事尤奇真可謂入穴得子也流妓合以舉主屬之李宮保結論洵灼見也石榴裙底乃不得作通逃數矣

盜名出入有冥報

申韓家母以從寬為造福曉風所謂四救先生是也然死者銜冤冥責亦無少貸注潤亭師羅鳳翁常言其友有暮於三山者則忘其為閻為侯官也與司錢數者分東西室下榻中一室為辦事公所一室秋間居停有嘉會者演劇諸客觀且飲錢數友適為瘧不出昏後瘧作熱不可臥起步室中迷罔聞忽聞曳紙聲歷歷即廉隙矚之見中室燈光如豆一人翻卷太息審睇之則無首大驚仆地署中多舖杉板震聲轟然賓主皆驚賴席間訊答以瘧發卒倒無他也明晨獨招刑名友來詢以案上何卷答曰此一劫案吾以景新太多欲活一二囚耳錢數告以官來所見且告之曰恐欲實者必宿盜故被若現刑刑名友故復曰我開獄費

三異筆談

十一

求生不聞求死我自用法弗亂人意竟用寬稿稿出而病不及月竟死然此為故出意高無他若以故入邊功則得禍自應速且酷耳錢刺史亮工以州司馬需次時捐二十四百金市大盜三得保舉蓋楚北惡習應捕人擇少年巧餉以酒肉忘其嫖賭繼乃誨之稿盜漸乃習於焚殺有購之者即縛以充戮如畜羊豕然盜亦視為固然慷慨就死不怨不悔解付司院絕無翻異者亮工以是得判河陽明年在任眷屬尚在省妻陸宜人夢有送瓜者啟其盒則赫然三級也驚醒急足來報亮工病矣未幾竟死死之日即三囚正法之日也尤奇又數月陸亦卒人命至重鬼神難欺奈何以貧民斷斷博熱官進爵哉

張長生

余家蘭海曉有催解委員陶爪尹和留之署不往乃送船上居陶君固戴連士相國境以為貴侶態耳數日忽遣僕遞一失單竊去八十金且失一委牌無以消差余大疑即囑段尉跡之俄頃帶一人來名張長生即招陶君共訊之供云昨夜四更若尚與客飲若上坐某妓比肩左坐錢店客某右坐禮店夥顏若欲賭妓無資假葉姓西洋與之安所得八十金委牌置几上若醉傾烟爐燒其套我得之無用計當尚在船內所竊者一短褂一雨衣皆顏客物不信呼某妓訊之陶君瑟縮不辭而別余乃導責二十賞以青歧四纏諭令改業長生則大

泣崩角曰公殺我矣此地商賈多波面笙歌竟夜不絕眩暈殊易偶窘迫同儕中有無相避否則捕人周其乏也今從公戮良者以我為藉藉者以我為良無容身所捕者仇我更甚有案即以充職拘擊敲仆無已時矣余叱之則曰無已再日已八合米所購足解鹽菜置我翼房中於公任我乃理改業耳斯事庸煩不足記第思陶君故望族且貴人境以不自檢束身乃與狙獍伍為偷兒所笑張長生性非兇惡一墜下流欲求自拔而不可得無論賈賤均當刻刻作執玉捧盈想也可畏哉

吳婢念舊

紹所鹽商汪君大豐為子言其族母有婢吳頗婉順母慎之後病且死囑二子善遺子亦孝體母意厚賜之遺老僕王送歸其家婢父母均前卒兩兄皆無賴所齋既請盡更以二百金鬻之遺所音耗遂絕久之王僕急事往閩渡海遇禁讓被擄驅至一艇中忽有呼之者若非汪孺人家王伯乎僕諦視急呼曰吳姐乃在此救我救我吳叱左右解其縛謂兩兄匪人若我輩復計陷我此間夫出海捐千金贖我願厚我然所為不道我微諷之渠亦自危然以羣夥牽制不能決行富與之俱燼矣俄頃蔡讓夾羣盜傳呼曰出海至蓋出海者船主尊報非如宋江之假保義頭銜也謙短衣袴褶冠以紅氍毹為之婦則戎服居於後堂夫人但

三異筆談

十二

男女均從跌耳指王謂謙曰此我舊主僕昔蒙其惠老且貧勿責其贖也幸送之歸蔡諾之贈之金併一旗曰執此海道無阻王與婢大泣而別歸以告其兄二兄驚妹金已罄計為盜亦得入海投之妹聞即怒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必殺之謙為宛轉解釋始抱頭鼠竄而歸後余率永嘉暗軍門言蔡謙敗後以巨燬自沉其舟則真與之俱燼矣吳雖遇人不淑陷為盜婦死殉夫無名然與王翠翹之人盡夫者不尚有從一而終之節哉

三異筆談卷二

雲間許仲元小巖甫著

飛雲洞

予以飢驅踏萬里路足跡遍天下未至者惟兩粵奉天甘肅及福建五省佳山水遺迹不少... 予於杭則冷泉其第一西溪理菴均以幽勝佳絕處不在杭而在嚴七里釣臺真仙境也於...

卷二

三異筆談

後行飯出遊旅展眺忽見一岫橫前夕陽映之全碧煙煴落霞萬頃與山一色蓋山皆石質... 雲洞成備馬將至數里見千尋挺立前後左右古杉參天無所謂洞也尋之在絕戶之下...

苗俗

獠種狼獾字皆從犬明其在人獸之介也黃陶菴先生百性皆以王為愛也題文云殺人... 闕以牛代若迤東三府則此語殊未確矣照通東川開化俗獠且蓋命案最多皆不辨明目...

卷二

三異筆談

陳湧金案

陳湧金四明慈谿人以販藥川湖起家生四子長前卒次美思守樂肆於杭三貢元多病... 尚幼長與三皆娶於吳以女兄弟為先後次媳樂思而如南漢宮人性狡獪長子無嗣...

所言也秋坪遺僕運至促緊密閉之鐵橋云惟聞陳姓有故殺女孫一案聞門事秘無從悉其委曲予謂秋坪蓋違人消息之秋坪曰鐵橋其精細尚不能得其委曲何人可達點者任偏私愚者受蒙蔽翻覆其非矣明晨秋坪又來曰富觀察亦有所聞頃以詢我我答以昨有風聞以未得端倪不敢遽稟予曰然則道人不宜輕秋坪即商其人於予予曰家人不習地畝召之役信惟計天一閣管書人邵姓充學院吏明幹忠實可任秋坪曰我亦彷彿識傳即密召之役以方略邵曰陳姓偵探者多一歸泄矣即乘府署差給以行二更歸報曰骨有戚家購於陳記為探成者里開奉議頭詳亦訪於數里同事某家所言皆同大約通姦事處謀產事實故殺事亦實棺埋蓋處尚存且聞何福所字夫洪姓現謀赴省上控秋坪轉告觀察觀察即囑其提訊予曰提訊太驟恐萬一差差難於轉手鄙見欲易提為調勻曰甚善乃飛札慈縣來府至首令嚴於為專某執迷不悟三日不決秋坪乃提府親審十日而得其要領廿日而悉其端委匝月而為免為蟻骨無通影矣定案之前夕秋坪宿城隍神廟之左廟祈神印證署中家人周姓素勤慎派令守夜犯燈三更後分別管押囑園輪視之至曉乃已夕關門外呵殿聲意謂主人歸也恍惚間中門闌然一涼輿入坐進賢冠袍者短而箕非主人也驚起曉之殊無踪跡心訝之不敢言也初秋坪恭人屬略解其憤一切婦女

三美筆談

卷二

三

幼孩訊後均送內衙安頓撫慰之且誘使盡言故鞠獄常為聽是夕夢見秋坪向東坐中生古衣冠人兩青衣鎖一少女白衣衫上血跡如雨點中坐人略詰問即始放之女起北向叩首後西向謝秋坪又前趨一步東向叩首若知己之在後也見秋坪躬身如有所聞神伸三指示之履履開開升地開門霍然醒則單門前明也素遠定乃以本府單銜請檢馬時予已委權金華今奉調赴省道功中丞清問甚切乃手疏二十餘條以答中丞即以付問官承審者棟華太守主稿者兼山別駕提棺至白檢驗而黃令復百計挽之賄高自認在夫捉身作證且誣阿端曾育私胎埋某處惟二婿陳吳氏獨抱義憤阿端被難前三日布一縛囑其洗換者高乃伏罪陳微購而毀之許以百金不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諒哉兩吳公推勸周區織卷入奏惟新臺一節太穢刑之定樂氏立新美思校候趕入秋壩清金滿徒高奴流涕金指其聲明年已七十例得免罪驗其監照乃減年報指駁無可自白也後部文回提樂氏監縛清金見之一懼而絕洵白首同歸矣李三郎選此情種哉初秋坪乍泄四明頗不理於眾口至此乃六邑交頌之好事者至演為雜劇嚴禁之始止黃令部議革職特旨登軍臺後遇赦始放歸

健為定婦

乾隆五十九年予自滇入蜀道出嘉州聞途人猶噴噴語姚方伯宰健為時雪婦冤事婦忘其姓待年夫家夫出負販姑待之無恩小姑尤狡猾數恃母凌之一日互訐小姑不勝憤甚乃以藥毒藥置粥中毒姚姑不知也吸之諸毒沸血暴卒小姑說其轉以誣姚泉信之前任某令亦信之案已定一如在任獨疑之請於制府展限覆訊研鞠兼詢迄無端倪乃置獄城隍廟中屏人令兩女同室使人竊聽之亦不流露至第三夜夜將半一如假寐隱几神旁二囚爭折既久疲倦欲臥情恍惚間偶起立勢將撲人小姑大驚曰休矣不敢端矣藥置然毒極非毒母也母自吸之傷哉蓋方伯暮後置人推神而起之小兒女畏鬼真情遂畢顯子有樂府紀其事云健為有婦君姑虐之小姑尤甚置毒之置毒本毒婦誤食乃中母小姑忿反唇置口戕口慈姑眾殺母何堪眾曰可殺孰有之三婦亦俯厥首刀鋸自甘公獨心疑婦歷且慈峰目對聲惟小姑有之敢不慎之又慎而陷人凌逼移獄廟中獄三更鼓統統土偶赫然起神目閃如電女也驚喪魂肝腸乃畢獻獄定稱神靈几疑紛挫醮醉後賦滿言諫實據其或土偶靈何來使若小游戲色聽誠審矣設教果神哉君不見塔旁榴花冤婦杜鵑啼花開按二姚兩獄四明之神真健為之神假然他神何必非真真神何必非假神之為靈昭昭也侯其得而

三美筆談

卷二

四

兇水 補山節相自蘇回川僕沈姓雙馬傷脊而傷乃呼之曰沈駝重瑤園謔曰不意司馬家僕化作柳州種樹奴也聞土人有張刀刀者工兇水使治之張治病用兩刀得此名傷後喚之至了無術家諸具但索淨水一盃今沈隱凡露其背對水咒數四以手蘸之上下既遍乃出其刀刀不甚銳刃甚薄迫脊骨割之自項至尻約二尺許無點血沈亦不覺也刀割處已成一溝另以小鉤爬淨得一物如琴之少絃引其端擊之亦徑二尺許頭級又劃其右亦如之仍釀水塗而祝之體然無少痕跡而如鉤者竟復如絃矣時胡別駕青上憲下馬騰未滾痛不可忍聞其技神亦使視之張曰此內症非予所及但蒙君相履而不一顯其能愧矣乃亦咒水塗塗上扶胡曰起胡方轉側望張迫之曰勿慮救之起坐生壯進履曰立挽其手曰步立而步即起趨隱小僮了不覺有德惠也故與眾共飯安寢竟夕至黎明而漸楚以次加增及昨兇水時則仍如故蓋所治惟折傷一科耳予在滇中一日遇五華山與人失足仆石上傷其膝蓋骨已中裂不能舉步乃借馬乘之歸而與人已來視其膝完好無恙云情一兇水治之費五百文予以一縑勞之欣然去明日復來執役矣首廉云軍營非若輩不可雖中鉛子洞胸着背骨能搜而出之與蒙古醫人分馳爭勝也聞亦有能療癩者祖氣誦咒儀其

患作勢擲柱上或牆上翌日則患者病頓減而土木無端潰爛矣此術之最奇者其次須有
生氣者代之草木禽獸皆可視其術之淺深嘗一犬掘窟空機噉然長吠如負重創下者
能移於本身以要善處置開散地今痘科有入眼者丁移出著臂上尚其道也術雖不正以
其療疾罕有禁止者猶復聞中金牌盛或股為邪人所忌亦須土人療之然皆師巫且婦女
居多亦屬禁之所不能絕也坡堤之廣誠無所不有故又見柵下所然載苗人能咒人履中
所食熟肉變為小蛇唯人懼解然其辭但云東池王母孫西池王母孫無他秘幻也然咒之
奇驗此與誦符帶二字得道者同為不可思議矣

孫補山軼事

補山節相豐功偉績蓋在本傳者眾皆見之第其濟變之才機牙四應真得韓魏公遺意有
一二軼事待之所聞所見謹誌之以補寥寥之缺且俾後之為封疆者則效焉駐節前督
辦軍需時梅勒子二等侍衛某某省省親勢甚甚某軍塘從騎難避人馬拉送散糧臺
傳誤委員飛報聞節相即道札各站風聞有某人驢驢驛站今發到令箭一枝不拘何處
檢獲許以軍法從事本院已夾片密奏在案矣某聞之不敵馳驛自乘寶騎星馳而去越旬
日已獲獲賊來信某人已至軍前矣方小憲曰中堂此舉未免太過矣曰無此大膽委員就

三吳筆談

卷二

五

檢亦必告我且其難斷亦非希絕斷無見此告示自就顯發慮或僥倖故以密奏嚇之此等
項屑何足道 聖聰也凱旋後節相亦返成都惟辦善後者一道二府暨同通州縣佐雜數
十員尚短尚上尾欠銀二十四萬稟請迅速解往承宣使聞嘉言謂軍需無著之項已多諸
君但計目前不慮日後指不肯解各承辦道府之先回如符如石如趙如沈皆羣起爭之相
國論曰君等當日為遣使用兵若先善借幣豈能集眾藩司計臣勾稽核算乃其專責何妄
爭也絕口不道第三日身自拜謁聞公謂入獄請公用幣太費自須查核但自臬司以下均
有經手惟老司長無所避讓本應老夫自行緣新自裁回且批準多由本院亦須避避擬奉
煩一行明日即當移撤老夫七十餘人居然雪嶺萬里司長壯猷任尤宜勉力報 國塞
外望帶如成運則恐別生事端一定行期當權起程兼飛飭委員珍重而別聞諸道憲即
日釘籍委員且多給盤費飭令星馳而去查核一說聞諸道不歡聞節相亦不復言也一如
尚濂偽一題及節相必曰好藩司符石諸君原未免太不操節若彼竟敢然請行我轉不敢
道之矣

百菊溪軼事

嘉慶丁卯菊翁師以兩粵開院已病內用時海寇蓋平許由水道復程仲時在籍迎駕於秀

州之門將別頗中頌德師曰三十年老師弟不合說句良心話乎蓋北語謂說規也仲起
曰師今穩上黃麻金襴家風頗正色立朝益暮的江平度師感然曰爾言良是第吾以刑部
尚書用漢員為金蘭唯光緒其人張湯郭都也吾不與衛如民命何仲對曰昔僅山示童子
公案云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作麼童子曰吾考行一步何妨師首肯者而面 聖
即力陳病尚未痊乞開散自效遂改總憲庚午師以兩江節鎮底定李家樓漫口仲福之友
滿方工次亦善後事羽書旁身見罷輪以傍晚再來晚數復入小室中惟廉山萬生侍
師謂其曰明晨擬謝神兼焚香完集無暇今日向君乞半日假小歌欲叩奇聞須與暢談耳
偶有遺忘子仍補之即言廉山在廢籍已久予以夾片請之俾才功無從指駭第一快事仲
方代申感謝師握手曰累渠不淺尚未同作波臣已為大幸又言初授節時自揣難啟歷中
外有年而行水金鑑未嘗細考頗首困駭上諭卿才自足辦此有所陳賜無畏徐議用人
理財各業乃以大司馬吳松園繼為監理羅院阿勒精何為協理既至開引河築長堤粗有
就緒忽接陝督書言塞外大雪封山來歲春融建饒而下施工愈難合龍尤宜迅籌節署設
一此師素崇信乃禱於神占於三月二十一合龍孔許之但云尚有警恐於是尼材碼工下
掃築壩擇二十一日午時合龍龍竟合矣二十二日三更後天大風而繼之以雲和寒如隆

三吳筆談

卷二

六

冬大壩墜陷數十丈壩下水沸如湯吳司馬急令聚鐵數萬斤鑄之先投其半約三刻許覺
腥氣撲鼻泛出赤黑水二股可四五里微翻少定復以其半灌入將壩場巨舟載而沉之師
偕吳阿二公暨河帥陳竹香鳳翔親自坐榻微頃波平如鏡始報築壩計距合龍已逾兩日
云明晨復觀師龍王廟拈香行禮竣僚屬以至卒徒均叩謝且賀師忽一例送跪眾大駭曰
卑職與小底高敢師謂然曰當時在壩上時何所分大入卑職老翁小底也嘗海一刷膏殿
同流諸君不願身命為 朝廷事皆吾好兄弟好朋友指帽上紅頂曰永矢此心君公皆可
戴耳王侯將相富有種子眾均朋角至有泣不能起者仲進曰向曾祝師養相度今知師兼
權將略不謂挾纊獲履見今日師大笑是夕小飲師微酣後忽吟仲前題天際飛歸舟行
看句云才高破浪乘風急 恩重抽帆到岸難回環再四兼以累嘆亦望山公為入青雲傳
亦飛意也師豐功偉烈志傳炳如門下私誌二三軼事亦竊仿柳氏舊聞云爾

夷涼異誌

趨炎附勢志士所羞然不歸朝士而得實拔亦各行吾志若塵埃中能識宰相則蓋人而物
色之矣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第怨不在大患不在多住住於無意中得濟者不報其人
而報其人之天也海島雲崖方伯先德慷慨好施官甘肅之平番凡出口者概稱窮兒饒道

必勝一日適赴柳檢滿洲查以小請往新羅時已過公堂然曰舊識遠謫不可無將
意也乃遣僕僕三百金追越兩站具稟申款兼致珍味查亦祇登而去繼年忽奉命
開府秦隴召陳問曰君性揮霍得無虧空否陳曰不敢欺已將及德矣查沈吟再四曰幸
宋尚可然亦大費調停矣乃破格調補夏旋調舉蘭越三年曰粗可抽身即君已得刺史何
樂應難助乎為請乞休且以千金為贖曰無使使母笑人陳歸又數年而卒靈巖公已晉郎
伯尚寄金為翁補道也又抗理事伊司馬言前在甘肅時蘭州守德公初履道府以下廉潔
中祝方張靈觀劇忽都遞報倭大人什布到驛德公言倭雖舊黨第已降七品例不迎送明
晨起行一往送現作主人安敢不奉陪也少時客有潛去者為破伯莊令邑丞某訓導某
德守曰渠等因酒假此遁逃即遣人促之俄傾復至臺問曾暗倭公否答曰出城三里即遇
之下與一棧彼第於與中舉手而已眾擁而入席復飲又數巡忽傳報本省制憲調任
閩浙所遺員缺奉旨以倭什布補授乃倉皇徵安相率進謁時已薄暮兩司見舉惟請三
人使隨人辭於眾曰現將拜揖遊茲令君等投刀無暇暗說期以翌日德太守大憲沈兩司
為解至第五日才見曰吾與弟中表記前日為弟華誕特來申祝既而知署中賓客甚多凡
以誦真手板脚靴無能為役至今忽促尚欠申祝也德公無地自容朋角而已後莊公得調
三吳筆談 卷二 七

大邑游陟同知旋權平涼太守戴尹亦調善地曰君才非肆應不效以宰果也訓導兼一書
院曰聊佐道署也兩事均在臬蘭故合誌之又鄂疆田制軍以廓爾喀失事檄提軍前
瑤圖制軍令一守備一通判實任官鄂威也守備托公雲不覺涕泗交頤判少年吃聲一
笑後鄂公再督四川判即乞病去托以軍功薦擢總戎

楊花教主
江右孝廉徐某以大挑試用長安有離伶楊花者年十四一見目成以三百金售焉踰年教
匪起徐揮鞭催趨避楊花能左右之番青蕭一日行二百餘里常乘以從丁已寇亂方熾
徐催運至郊陽驛卒遇高均德股匪楊乃殺徐偽作賊探馬狀持符乘車遽去楊乃下馬
住館舍賊目有識之者謂楊掌班聞已跟官何忽在此答曰吾代主催餉俟此數日矣賊目
顧其實曰吟其言似向尚未來且逼善知今晚當留此即置酒聚飲今楊歌楊略不抗拒
盡獻所長且流目送楊曰度已沈酣碎擊賊佩刀刺之應手而中賊實驚駭起刃之
賊亦敗與遂巡委去居人重其義築土葬之樹碣曰義伶楊花教主子友五九我廷娘于
役過此作記願詳復宮楊花教主圖示子為作長歌以紀云詩人孟浩然示我楊花傳為
寫楊花教主圖貞心俠骨千秋見每從花底說秦宮暮置青油雙鬢工自向梨園傳豔歌不

教斷神沒英雄楊花舊隸華林部小隊梁州按歌舞垂楊柳柳不禁風落花飄泊還無主破
鏡徐郎意氣豪量珠博得鄭櫻桃富庭獨掃春風壯倚帳同看塞月高一朝忽唱從軍樂細
馬駭來增綽約射虎晨趨縹緲飛鴻暮逐金丸落那知記室走城正值風高夜劫營子
弟八千人散盡眼前惟見賊縱橫可憐生小婿無刀手挽徐郎出荒驛牽到青巖王騎幸
即得免復何惜戰場生縛獻詞辱千隊墨羅一笑滿面怨怒雙雨淚爭教得脫如花軒
眉眼目呼狂賊身墮汗泥心白璧只願魂依厲鬼雄久拚血化長宏碧數息無情清水寒吊
花驚冢淚闌干憐他揮刀真情極殉主還輸脫主難君不見如茶如火軍千屯望塵拜寇何
殷勤國殫獨有汪錡在一片楊花氣薄雲此即芳節更勝丁期較之瑣瑣雜記所載白狼主
人事真大相反也白郎家在華陰亦有塔故附論之其塔在大道旁眾所共見不具錄

滴血
滴血之說起於蕭繹南史書之甚著今表為功令然嚴肅不具據之防詐偽也子親臨視乃
灼知其鑿然可異者昌化一章姓失耦後貧不能再娶與一婦通婦夫以廢疾臥床買藥圖
法未幾夫死訂嫁娶焉半歲舉一子嘗得婦生子後刀福自強本有山田一項至是倍之族
人有疑其產呈其子非章出一則前夫亡僅數月安知非其遺腹再則婦既不負人盡可夫
不能以昌為前兩任均不能決予以此非滴血不殘取一七寸梳親以溫水淋之滿於天
泉父立於左子立於右以紅絨約臂巨針刺之血縷縷然注梳中左者漸趨而右右者漸趨
而左初甚紆徐愈近愈急愈急愈急而化矣觀者噴噴歎異即原呈亦俯首說絕乃斷章某
杖八十奸無自首法不援免也原呈亦杖八十誣告有因照不應例也斷章出錢二千酒脯
告祠即饗族眾出田十畝給原呈子以章前婦歿時曾以期限姪主喪也族眾咸服堂責者
亦欣喜感誦予即事後薄海尚却迎三十里也然可見昌民之易治又一事則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大可入軒渠集嗚嗚錄者有爭山者言祖葬此山例得管業斯者繪圖貼說呈其家
冊報事里胥及保長均助之乃飭銷案一日方生堂皇見十餘人有一福至中題云正穴批
某孺人之墓左云長夫潘某府君配葬之墓右云次夫李某府君配葬之墓蓋兩造之祖潘
與李二友莫逆潘既娶謀為李亦娶李曰我慕貧耗君資無理且娶而不叔將問吾兩人凶
終除未奈何潘云不娶無子大不孝也然如弟言亦正長慮無已吾有一義塚甚願惟兄言
是從亦甚愛弟請與弟共之不惟緩予孫子更足宜富室家議以一索屬兄再索屬弟婦固
多男竟得六子焉故佳城創此奇觀也予笑謂若等不足爭先辨此身是潘是李前人相厚
如此妻子且可與共爾等乃爭此山毛野蕪宜各朴數十且若祖共妻聲障尤罪之魁封一

三吳筆談 卷二 八

巨板於二墳各杖四十。並令掘出其骸。飭子若孫曾數十人。各刺血滴之。方能辨孰手孰。時潘族有一武生一監生。知而來求。因碎其骸。焚其案。曰。無使章氏父子笑人。也。後焦四之垣言。常游甘肅。彼地五男二女。兄弟同。習以為常。子以次換之。無相奪倫也。子曰。此一家可。尚無異姓亂宗之嫌。方大。渠笑曰。君自不學。未讀佳氏易林。不云子無姓。氏父不可。知耶。今已二十年。昌化人猶有道之者。

聖匠

聖匠之工。以滇南為最。蒙元割裂之遺規也。城隍廟東偏名臣像一堂。首諸葛忠武羽扇。巾。居然遺像。肅清高也。次包孝肅進賢冠。絳袍。亦白面書生。較武侯稍成削。又次瞻思丁。藉面無鬚鬢。服式如貂。又次則沐黔國少年玉貌。惟赤髭異人。又次則皆。本朝名宦。鄂文端。爾泰。陳文恭。宏謀。楊文定。名時。阿勒。裏。袁。裝。少。字。宗。錫。營。尹。文。端。繼。善。成。列。馬。像。俱。得。其。真。寫。之。肖。甚。中。尹。公。尤。妙。一。手。按。膝。一。手。燃。數。珠。呼。之。欲。應。若。向。人。微。笑。者。共。謂。三。像。最。佳。為。公。似。仙。包。公。似。神。尹。公。則。似。佛。馬。不。塑。李。侍。兒。尤。見。真。道。之。遺。今。又。三。十。餘。年。不。知。尚。完。好。否。但。包。孝。肅。在。滇。不。見。正。史。當。廣。考。之。又。東。為。圓。通。寺。聖。列。代。高。僧。梵。相。與。紫。衣。相。間。外。城。自。一。祖。呵。摩。迦。葉。中。土。始。初。祖。達。摩。世。廟。時。釋。教。大。盛。李。宮。保。道。人。於。名。利。影。堂。圖。

卷二

九

錄其甚相則本之三才圖繪。非如今時之禪林羅漢堂。伸臂裂胸作諸幻相也。圓通寺有柏二株。其高入雲。真少陵所咏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者。土人云。有蝴蝶朝王之異。子竊棲無。日。日。往。觀。六。月。望。後。即。見。柏。杪。漸。有。朝。集。者。予。本。短。視。樹。高。物。小。不。甚。了。了。積。增。至。十。九。日。滿。柏。頂。皆。白。如。梅。花。盛。開。土。人。云。南。海。者。皆。歸。矣。至。廿。二。三。則。低。枝。曲。幹。亦。稠。疊。合。并。無。少。間。隙。然。皆。常。蝶。殊。非。羅。浮。仙。品。何。所。謂。王。也。土。人。神。之。雖。小。兒。女。莫。敢。摸。廿。五。晨。興。往。視。則。翠。柏。森。然。杳。然。不。得。一。蝶。考。六。月。廿。四。為。火。把。節。段。功。被。難。之。日。或。有。忠。魂。致。魂。殉。於。茲。山。此。相。樹。者。無。乃。碧。血。所。化。亦。或。阿。羅。主。理。玉。於。此。則。青。陵。臺。外。復。為。春。駒。添。一。佳。話。曾。情。茂。苑。梅。君。作。圖。狀。之。藏。於。寺。中。又。見。漁。洋。雜。著。有。云。六。詔。未。入。版。圖。時。以。遠。少。為。聖。人。鷹。嶺。釋。菜。皆。主。之。子。識。滇。中。博。士。頗。駁。詢。之。無。知。此。故。事。後。歷。游。外。郡。儒。釋。均。無。祀。右。軍。者。點。蒼。亦。不。具。精。八。法。絲。繡。金。裝。以。媚。筆。傳。恐。未。必。然。歸。後。考。結。崎。亭。集。刻。漢。九。曲。辭。中。第。一。曲。亦。名。雲。南。有。遠。少。詞。焉。疑。緣。此。傳。誤。又。西。湖。上。花。神。祠。李。宮。保。不。遠。萬。里。召。滇。工。所。製。故。像。皆。意。態。如。生。今。數。經。修。改。無。復。本。來。面目。圖。通。古。像。能。無。恙。乎。

滇巖

六詔遠在天末。不但風土人情與中原異。至醫藥一途。尤非平素所喻。乾隆壬子。子游滇中。

醫學諸師。先生山東日照人。以世講於子。其第九儀病。滯泥為診。視同事者。武林龐君。議以五皮飲。利之不效。以五福飲。加滋。復不效。用八正散。招亭先生亦解。醫曰。子弟好飲。而多慾。腎氣不固。故濕痰難逐。腎氣丸。可服。否。龐與子皆力贊之。守服。此方。幾十劑。愈。服。愈。由股而腹。而腰。循至胸膈。開。眾皆惶惑。一老胥進曰。此間有專門醫。履者。甚驗。何不試之。俯仰間。已呼至。其人面目黧黑。短褐不完。竹冠。單履。長揖。而不致坐。蕭公禮之。令診。脉曰。無。某治此。三世矣。療之易耳。今開方。又曰。無庸。子自有藥。蕭公曰。未達。不。當。聖。有。誤。訓。子。方。或。秘。但。一。開。示。子。立。即。付。內。子。吞。視。學。斷。不。能。含。輸。林。而。就。太。醫。以。權。子。世。業。強。之。良。久。乃。嚙。嚙。曰。愚。不。解。書。口。授。而。公。錄。之。可。公。笑。從。之。一。曰。上。天。龍。二。曰。千。頭。參。三。曰。著。地。龜。公。芒。然。聞。筆。以。問。土。者。亦。無。有。能。辨。者。醫。乃。曰。我。固。曰。無。庸。出。藥。一。裏。計。二。錢。曰。昏。後。以。米。飲。調。之。然。性。頗。熱。腹。中。作。酸。腐。勿。畏。也。蕭。公。慮。之。尚。曰。先。服。參。顧。其。本。可。乎。即。以。詢。之。醫。亦。云。可。乃。以。次。第。進。之。腹。痛。大。作。至。晚。而。跳。擲。不。可。忍。一。炊。許。乃。呼。團。桶。洞。然。一。泄。而。腫。以。頓。退。矣。午。餘。來。視。自。謂。曰。如何。俗。病。固。不。足。煩。文。治。龐。公。曰。我。聞。逐。水。者。多。速。效。再。發。恐。不。可。救。奈。何。曰。固。也。留。藥。錢。詐。作。一。劑。曰。十三。再。服。服。此。又。以。數。分。作。一。劑。曰。又。十。日。再。服。服。此。後。此。不。復。作。矣。如其言。信然。至今。遍。詢。諸。貨。藥。人。亦。從。未。有。知。其。名。者。未。幾。子。假。令。廣。通。將。觀。祭。禮。

卷二

十

一僕常熟人居一月。疾作。難。胸。背。背。如。承。蜩。丈。人。且。冠。屏。無。見。肉。乃。置。羅。川。廠。中。令。主。稅。吏。視。其。食。息。半。月。來。暑。博。碩。肥。腹。非。復。舊。狀。矣。問。之。曰。有。土。人。教。以。覓。七。年。老。鴨。出。藥。末。糝。之。縛。胸。前。一。夜。而。胸。平。越。數。日。復。得。一。鴨。縛。背。背。亦。如。之。乃。霍。然。耳。考。其。藥。則。均。不。知。何。草。也。肺。能。語。其。洞。見。一。方。人。哉。雖。張。劉。李。朱。遠。其。地。不。能。為。良。矣。然。以。遵。醫。治。中。土。則。捷。於。操。刃。在。杭。時。同。寅。即。錦。驥。拉。子。視。症。視。其。脈。蝦。游。雀。啄。均。現。無。可。為。矣。詰。之。曰。昨。一。友。來。鈔。一。經。驗。方。服。之。不。覺。委。頓。視。之。紫。胡。一。兩。麻。黃。五。錢。熟。地。一。兩。附。子。三。錢。餘。不。能。記。大。抵。仿。此。飲。手。而。退。其。同。鄉。孔。君。龍。璋。尚。為。疏。刺。翌。日。而。卒。七。歲。皆。血。與。中。毒。無。異。今。江。湖。一。帶。提。畫。售。醫。者。此。輩。不。少。子。謂。有。司。當。以。蠱。毒。殺。人。治。之。庸。醫。不。足。為。怪。也。庶。幾。鄭。重。民。命。之。一。端。子。

王二先生

王主人。忘其名。越之山陰人。工榷。奏刑。錢均。權。居。滇。久。尤。熟。其。風。土。人。情。遂。執。樞。為。幕。賓。盟。長。館。於。近。花。園。園。林。戲。臺。咸。備。皆。及。無。尚。可。折。簡。招。道。府。以下。有。君。前。無。士。前。也。水。宜。為。德。清。許。君。祖。京。提。刑。為。江。夏。質。君。長。庚。皆。其。兒。女。姻。親。首。府。為。武。林。莊。君。聲。奎。編。紉。尤。篤。左。鄰。貯。刑。名。石。鄰。藏。錢。穀。視。王。二。先。生。點。定。即。遣。奴。呈。兩。府。施行。無。煩。對。酌。也。一。缺。出。官。須。兩。司。議。詳。兩。院。商。定。幕。則。立。有。片。言。而。決。當。局。者。不。敢。參。一。詞。滇。省。修。贖。最。優。即。至。薄。者。亦。六。百。

金繁缺倍之皆其門下士然亦甚公以技之長短分高下不少軒輊也各府廳州縣衙參大府後午必屬集議者於斯訪友者於斯審案者亦於斯嬉戲者尤必於斯一廳則敲撲喧譁一廳則笙歌婀娜不相混夜必設筵器物多創造如大方初開茶几皆其折製人占一机一几進食畢以筆點之一盞一簋不並案或欲備嘗或不兼味惟其便經酒大尊價紋銀十二兩夜必發一尊同鄉之賦閒者悉館數之故王二先生大府有投贈司道有編紉府廳以下有進奉而終不足供其揮霍於是謀於當事總辦各省銅運除京運八起及粵省以鹽交易外其餘各省以銅本交海庫即以運本交王憲屆期則於百色兌銅既速且逸運員以恬以媿省之近者且可暫假歸省計運本美餘一年原可數萬金奈局面愈寬酬應愈廣辦十餘年總計短廿四萬乃告兩司曰公等以銅廢錢局膏潤多者七八十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十萬非臣力不及此今與公等約若助我十六方若助我八方官費太豐非福也以濟我急且減君策也見機而作予亦從此逃矣名諸委員代草公稟訟已復為兩司代草詳稿罪已以違省犯事調成四川冤合餘燼尚存萬餘金秋之走成都曰予本軍人子還我本來面目亦大不惡不見一客年八十餘卒於蜀近聞其幼子聘於許者以軍籍舉秋次子贊賢者亦以縣佐分發至今越人之暮於滇者猶嗜噴王二先生不置云若其一傳而為金

朱秋芳

竹垞先生之裔曰秋芳性剛介暮於滇晨起日令奴僕被一言不合即可塞堂也脯脩以十日為斷不過支居停有以處分隔閡商者必遭呵斥謂足下官職豈與生偕來者耶或前人道留或已身遺廉僕來之物奈何以民命拘之上官或有偏倚必再三頂禮得申其意乃已然良有司崇其屬明大府重其正依然到處逢迎也嗚呼有土要李監生富而構沈個人婦吳氏婦性貞烈利誘之不軌勢極之不軌賄其夫若父交逼之終不軌乃老羞變怒遂數力縛婦覆網大樹熾火災殺之夫若父跪求益怒且劫令其夫手執之即遷之山三年無敢發其事者獨一執蠶人抱義憤然無以發憤員某廉幹有識部道是邑履任歲餘訪得之上省密稟請上游均難之穿恤欲乞病朱曰何弱也君不辦此案終不得白矣我通詳已定連夜發之等罷官耳去乃有名守舊缺從之搜得執蠶人藏之署中以証案既定蠶悉皆入奏大府皆傳傳鑄二本府皆實前前任令三者職職罕以信任已二年亦在議中奉特旨寬免且與引見李監已畏罪自縊仍戮屍為從二人發新疆為奴籍其家以半給夫家以半給父家吳氏樵表於是朱秋芳之名播種至泰之為神又有某者以能辦案著地

方有隔閣案件妙於回輪邊境允宜水北廳素稱難治時有劫殺巨案生由七犯反獄脫逃司馬某聞報不知所為中夜叩門問計某臥而應曰已知且安睡明當料理司馬為之踉蹌竟夜黎明復往某曰何早也呼僮延主坐盤沐竟主將陳詞某俯而笑曰久知惟懼何為仍僅連同事數友來曰今日主人心結不寬遺諸君以局處解之遂共謀飯後僅向某小語某起立曰有日行伴須了之即來遂趨出須臾歸局復樓至夜分主感處某怡怡皆皆個個忽聞外間歡呼報曰囚已盡獲矣某乃促主人急召營弁略詰數語始出斬之詳稿出諸袖中略云生由反獄遺者覺之丞乃親率丁壯因尚抗拒營弁亦來門而擒之然由某顯多徒黨且擒時中有受傷將斃者獲遺防例即正典刑防其遠或死得逃顯戮也疏防及擅刑均關參請議革去者不可追別獲之由李代桃僵也丞不惟無罪且以能書功斯真妙手回輪能排難者但生由雖過人即殺有可死之過而推網鴻雁此心何以自安哉未識秋芳聞之又當如何也

苗匪故匪啟慶

苗匪之後繼以啟慶高宗仁宗相繼宵旰幾十年樓槍抬柁築其初皆起於織緞督吏之昏悍民之悍墨吏之墨派派莽莽成此浩劫可恨可哀亦正大可嗚呼也乾隆

三異筆談

卷二

十一

五十七年子在滇南住元江施刺史寓中裏理筆墨滇滇事簡如例多不回本任也刺史族兄錦任陞官巡檢求調苗疆刺史辭以隔省難於為力連之其兄總戎歸時官都隨亦以書來曰事非破例本省額中丞已諾惟制憲處必須一臂耳遂得古州任調年餘忽風聞苗寨中有欲蠢動者召頭人詰之頭人曰夫何敢乃責令出不敢生事具結釋之出寨由聚而散皇帝召汝何事苗人謂官無大小文武皆曰皇帝請諫則曰良書吏某者曰軍師至尊乃曰京師老皇帝然畏官畏軍師皇帝不畏老皇帝更不畏也頭人曰聞汝輩多事今我出結耳曰出乎曰出矣由曰我輩橫橫奸久方擬治兵攻之汝乃出結即仇汝權頭人圍巡檢署索結不可殺而奪之請舉應之皆起夫苗已反矣索結何為亦苗已反矣索結又何用苗之為苗羅羅耳施與由一邱之貉何施得禍而悔盡室併命而因由如此易之勿過防之從戎戒之哀然苗雖終止西南一隅施君以身殉之猶可自解若戴如煙之墨而後乃至流毒天下矣故匪撤起通飭州縣嚴查蜀中素多邪說道州撤戴如煙者無材而嗜利任人查真復王姓者狡獪戴久為所挾制奉到通飭王役怨戴戴某里某村聞族奉教川俗多聚類而居戴即戴某王役密查族必有祠祠必有屋集議以虎賁賂其某越自王役又訪知某里某村族更大奉教者更多依例密查其族亦依例以三千為賂戴與王計足族

人數幾倍於前。不能依樣畫葫蘆也。蓋至甲盾乃己蜀人忘而悍。事同而萌志心已不甘。且切得傳王役查指王亦教中人。按圖索驗當無漏網。而叛放尤為大惑。聲議不如縛王而殺之。即議賊而禍根絕矣。禍泉千人赴難。王已偵知亦聚黨千人。禦之戰惶急以民變聞。時制憲方征。駐平境。省中惟維垣英貴以推升貴。繼未行。一如以養荷回成都。武員則將楊公以養傳坐鎮。兵不盈三百。英公馳赴。括其兵。補以壯役三百。俾楊將之。微一如借時賊屯於金梁山。王役扼之。太平寨不得進。故至。通賊以百人來。奪隘以兵壯敵之。殺數十人。英公易之。議進剿。一如止之。謂賊勢不弱。非可輕舉。請撥兵二千。給餉十萬。家鄉勇益之。庶可一舉而定。英公曰。姚君計誠萬全。然為事方亟。何處抽兵。十萬餉。何開銷。某將去之。竟不足肩其任也。卒討之不。轉瞬間。已滋蔓難圖矣。由是達刺或與陸令君以二十燭。繼而珠都統施總戎以萬餘人。資而徐天德王三槐等。並起。禍延七省。萌孽實惟戴之。且復。之。洪編修雅存。尤痛心疾首。至欲籍其家。而戮其屍。豈刻論哉。王役終為亂民所。亦一快事。戴故得保首領。不克如漢州之剖腹。而實以錢也。俸矣。但未與王白首同歸。冥冥之中。負此良臣。

柳役

卷二

十三

達州教匪以一練筆之而成。却叛匪以一練槍之洵若輩亦未嘗無人耳。乾隆癸丑。予在漢州。聞省中。魏有其變。歲首。首上皆始。惡其事。有杜先生為村學究。屢試不第。乃萌逆志。招集好亂之徒。結盟歃血。擬於明歲元旦起事。乘會府拜。牌。百官皆在。聚而。戴之能。故其官者。即以具官官之成都府。復柳姓。素能。事偵知其謀。然苦無確據。遂詐入其黨。畫得名籍。時已廿六。東方。近郭某家。約趁除夕。熱。中。寬入。乃請見本官。告密。一如大駭。謂大府會。營。選兵。亦因其聚而。時之百餘人。無一得脫。委員分。類。為首者。一幼孩。詰之。號泣。言身。本姓。周。年。止。十四。業。鬻。杜先生。驚。我。姓。曰。朱。使。眾。人。擁。而。拜。我。殊。不。知。所。為。也。願。欲。捕。我。究。蓋。杜先生。所。弄。狡。計。成。將。借。以。號。召。託。諸。蜀。王。遺。餘。也。餘。亦。大。半。鄉。愚。惟。杜先生。生。籍。籍。斷。爛。朝。報。欲。效。康。熙。年。間。郎。監。生。家。奉。奴。故。智。識。者。憫。其。愚。坐。杜先生。為。首。凌。遲。死。罪。僅。四。人。軍。流。及。徒。杖。數十。周童。得。長。髮。今。遺。 故。出。獄。矣。 相。傳。有。李。自。成。塚。母。號。流。寓。舊。太。后。今。同。童。可。謂。威。逼。頭。王。黃。前。亂。民。亦。未。嘗。無。對。杜。監。師。曉。曰。 光。天。化。日。之。下。不。安。耕。斂。自。求。族。滅。是。何。肺。腸。杜。俯。而。泣。曰。中。堂。訓。諭。良。是。但。某。一。念。之。差。此。時。悔。之。晚。矣。肖。瀛。雪。方。孽。居。處。遠。或。奔。戰。門。棋。失。算。不。統。報。曰。杜先生。有。言。悔。之。晚。矣。柳。役。實。以。百。金。同一。役。也。官。與。民。皆。陰。受。其。福。與。戴。如。惶。所。倚。仗。金。者。其。功。罪。豈。可。以。道。里。計。哉。

寶石翡翠文石

滇中物產與中土異者頗多。自吾家鶴沙。松。及。張。觀。察。吳。開。化。大。勳。各。有。紀。斯。均。已。詳。盡。其。最。異。者。實。石。石。座。井。中。在。緬。首。之。祖。墓。旁。紅。者。尤。貴。藍。次。之。紅。之。明。透。者。以。一。九。置。盞。中。注。水。其。內。則。滿。盈。紅。露。真。玉。梳。成。米。珠。珀。光。也。子。曾。見。一。拳。重。八。兩。餘。索。價。萬。金。意。瑞。園。尚。書。許。之。千。不。售。次。則。碧。翠。之。老。坑。者。其。新。坑。者。一。年。而。帶。二。年。而。流。三。四。年。如。水。晶。矣。雖。地。不。愛。寶。亦。由。漸。而。殺。乎。翡翠。出。野。人。國。綠。黃。石。中。割。之。乃。得。大。者。暴。難。東。川。守。蕭。文。言。在。滇。三。十。年。集。成。數。珠。一。掛。玲。瓏。遠。透。玉。潤。珠。圓。中。惟。七。八。顆。尚。江。水。綠。百。餘。顆。皆。鷄。鶩。羽。帶。而。行。日。中。青。霞。蔚。起。不。可。睇。跡。料。不。必。言。即。玉。工。已。數。千。金。時。福。郡。王。督。滇。福。晉。得。一。手。鉅。偶。之。應。萬。金。終。不。可。得。以。一。石。之。微。而。廉。費。若。此。誠。物。妖。也。得。土。之。奇。珍。寶。偶。之。惟。玩。庶。幾。思。州。之。文。石。乎。補。山。相。國。督。黔。學。時。見。得。尤。者。百。塊。築。一。竹。室。適。置。水。盆。養。之。曰。百。一。山。房。緣。一。現。面。幕。皆。像。形。黑。質。白。章。諸。景。咸。備。最。異。者。兩。岸。陡。崖。長。松。交。蔭。急。峽。中。孤。舟。如。鏡。上。坐。一。人。垂。釣。石。不。盈。二。寸。人。僅。一。飛。而。鬚。髮。眉。目。神。彩。如。生。絕。似。大。知。富。春。筆。數。百。規。皆。有。雙。見。百。一。山。房。稿。中。不。具。錄。予。遊。鉛。在。楚。購。一。盤。七。枚。餘。多。碎。錦。絢。不。足。異。惟。一。枚。作。一。遠。樹。鵝。枝。四。軍。薄。霧。蒙。之。題。之。曰。月。中。桂。後。為。姚。生。仲。常。乞。去。又。周。肖。濂。守。恩。贈。予。一。器。

三異筆談

卷二

十四

六枚。中一枚作一塔。七級。頗。然。旁。一。日。雲。氣。聯。之。儼。然。雷。峯。夕。照。也。不。知。八。千。里。外。山。靈。作。此。狡。術。何。意。後。為。清。平。階。中。丞。索。去。至。翡翠。則。在。滇。三。年。未。市。一。物。惟。武。定。邱。君。贈。女。孫。一。耳。瑣。明。燦。可。愛。圓。不。及。半。寸。聞。其。價。已。三。兩。又。駱。君。以。翡翠。根。作。黑。子。重。兩。玉。作。白。子。贈。惠。尚。畫。分。餉。子。黑。白。各。一。今。亦。以。權。遠。失。去。若。歸。田。錄。所。記。翡翠。能。屬。金。一。說。則。殊。不。然。中。云。製。以。蒸。器。則。當。宋。時。恐。未。必。有。此。大。料。然。遍。考。諸。書。無。有。石。同。名。翡翠。者。俟。再。考。

鴉片

天下物之惡。莫。惡。於。鴉。片。鴉。毒。不。啻。也。且。色。惡。臭。惡。味。之。惡。可。想。而。嗜。者。甘。以。身。殉。人。之。愚。莫。愚。於。吸。鴉。片。待。決。之。犯。亦。無。不。親。領。須。臾。臨。鏡。之。矣。尚。無。不。求。延。片。刻。吸。馬。烟。者。乃。日。促。之。恣。縱。少。年。不。足。惜。而。士。大夫。亦。復。為。之。予。在。滇。時。郭。六。施。七。均。以。此。廢。且。死。施。與。予。尤。昭。漏。留。時。慘。若。萬。狀。較。善。終。者。適。別。聞。狄。都。閣。言。滇。中。此。時。吸。者。尤。多。幾。於。比。戶。有。鋪。矣。嘗。見。一。豐。潤。眉。扇。畫。一。縷。枯。瘠。無。人。狀。共。一。少。妓。起。足。並。臥。坑。上。挑。燈。對。吸。兩。瘦。鬼。伺。其。旁。聞。香。噴。鼻。以。手。招。烟。作。垂。涎。狀。狀。鼠。亦。僅。臥。若。鷄。聞。烟。香。作。欲。動。態。龍。眠。妙。手。一。片。救。世。婆。心。也。然。欲。絕。之。亦。非。甚。難。予。在。永。嘉。知。庫。書。張。元。龍。犯。此。欲。絕。之。訴。曰。已。絕。此。二。年。曾。以。辦。船。料。渡。海。至。蘇。棧。觀。見。鴉。片。本。質。故。殺。然。不。敢。食。耳。詢。其。詳。云。國。俗。皆。裸。葬。一。畝。之。地。百。族。

共之積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貲矣造法先掘土數丈其底極堅併四旁亦築取掘出之土
搗之極細師之極淨曝之極乾乃於坑中鋪石灰一層加土一層營築一層糯米粥一層
覆以蓋簾蓋以毡再壓以板自春及夏至秋而成以金易土價且倍從然大約吸數百年前
陳人之膏血故一見其亮不再食也絕之法以十全大補湯加鴉片灰俟飲時服之初甚
委頓漸服漸愈兩月餘復初書其本以告世之能自悔者也又有所謂潮烟者所謂潮烟者所
謂生烟者半皆游手之徒自戕自賊者也而其根總起於淡巴菘一物藉稱辟瘴而辟瘴遠
遜檳榔藉稱禦寒而禦寒莫如火酒世宗有憂無裨益尤為妨農之論方學士靈臯先生
陳之尤力無如朝臣多耽之者陳相元龍史相胎直尤嗜即賢如韓尚書炎亦復不免故陽
奉陰違終不能絕合計案中土地種菸草者幾及十之一種利倍他植然三年之後即成
廢土非數年不復靈國病莫此為甚且士農工商均以此曠其日乃今且染及閩閩江
浙尤甚予有句云習化全家滿綠鬚難離片刻笑華賤財消功耗猶聞可忍靈臯腹再勿田
啼哉

滇省命案

華友朋修滇省命案大缺或至千金至蘭者亦必五百然案牘則易也命案止兩案一案
三其筆談 卷二 十五

欠理直釐起還職一併起調茲由義憤笑者謂可判兩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為分強
暴凶手一味溫和不器無不金刃皆受刃者自備資符從無有操刀而來者也然其會情真
有百思不到者雖皇陶告我不信也一元江某村中忽殤幼孩三四其父母聚而謀曰此
必屍頭變為祟屍頭變亦難哉之婦人能飛頭食兒真兒即悼疾以死今某家新娶婦眼多
白可疑不靈竟之一村無幼孩矣強其夫執而倒埋之後母家知而訟之相驗審訊既確而
案第以角口門毆結也一新平縣民為瑞公執一扇上有妻字字如畫草不可辨保甲報
縣署縣虛飭役押候役謂是有死夜必逃惟災其無可免災之焦頓斃乃坐以邪術字係符
咒父痕係履火所傷竟置不論竟哉至宜良一案死者數十瀛門者數家雖使孝肅撤撤亦
無從料理也宜良民有娶於鄰村者相距十餘里同村均相助留二人執炊以待歸來食飲
滇中鹽貴買得一器乃納之蔬與肉中不足另於筐中見一紙裹取而益之少頃娶者歸女
家亦闖村來送嘉禮才畢飢渴方歇聚而大噉須臾兩村數十人皆必蓋倉卒聞誤以種地
信末益鹽煮饑也地處山僻兩村既無知者經匝月後遠村人有經其地見費費稠
疊大駭遂相傳信權令施廷良得其耗密往勘之則骨髮狼籍不辨何物併不計何數至近
村細訪得迎娶事前說亦意揣得之然非盜非仇則饑饉可見至極中首信尚有存者據以

定獄固無從識詳付之劫數而已施威沈刑震使役倍畏眾聚而焚之以滅其跡耕費會同
予述之謂滇中事不得不然若一經詳稟不特查累多人經年累月案終難結耳予應之曰
焚骸之慘誰為尸之沈云云人大都火葬亦從其俗沈本元和刑房吏非蘇人無此巧思非
刑吏無此辣手然非滇省可乎哉

萬氏升沈

我師萬梅泉先生及嗣君廉山均慕杜季良之行皆以俠名時然先生卒以免難廉山行且
受知皆於絕路逢生此其中具有天焉先生主申庶常散館外用辛長輒牧通州以東路廳
事牽涉抵罪者頗眾乃以一身任之擬緩後得長蘆廉山第兄皆於獄中督課仲乙亥下第
薄游保陽依表舅李明府宏照於清苑將丈雲師介紹執警馬同察者將丈增曹州吳太守
塔參戎劉存存子陸豐令邊陲及其弟遠廉山兄四眼廉山年十五才已出諸人上庚子夏
旋京師囑仲曰子歸見吳太守將謀納贖能於掌銓和相國前一探可否乎至都即以師
意告祖姑丈憮然曰梅泉衙門前輩余素知其人試乘間詢之越月餘謂仲曰萬事且穩致
喬守文以案情重須加倍恐非大力不辦且務堂不逞設教何汲汲為聞竹并師有極保
督之耗其人有肝膽且重梅泉若果當共圖之仲依語覆師聞二年竹并相果肯保定上

三其筆談

卷二

十六

巡幸津流過見崇禎屹然無少殘缺與他處異 幸問係何員承修英會即對以原任知
州萬足履旋 命查卷核錄不日出獄放歸歸十餘年考終壽九十餘猶見廉山兄弟並為
司馬也廉山字元和承壽州憲板案後經初頭圍平反有所詰責輒自引咎巨獲案力辦
廉山口給甚初撫數至詞屈僧之被誣獨重革職永不敘用嗣後呈請捐復在者一駭吏部
再駁軍機處請加倍捐復又駭忽遞減濼濼溢滿漢師以夾片得請不能駁亦不必捐也然
以廉山之才接武花磚亦復何愧乃屢吟歸純僅以副車從軍彼州別駕至小廉學不及父
祖遠甚而少年科第出典試差抗顏為師人且謂厚福將與和國聞學匹乃竟不永年且先
廉山沒天之所以忽與忽奪奪者誠何意哉豫章習俗尚堪堪與風水一說客或有之乎

姚西垣聽訟

姚西垣明府錫齡字廣東惠州和平縣地產斷腸草所在多有民以小忿搗陳糶米服
之並無人命可抵而入訟庭吏復語飽欲擊或不飭蓋蓋亦聞一染指君聽此時不汲汲於
所指言之人必先切究其致死之由及子弟之視其死而不救者則訟者且懼得罪於是杖
詐之術不行初蒞時月報毒斃必二三起後乃漸絕有同謀打死流丐偽認為弟以圖詐某
姓者君立往勘屍在某姓田中而所過草間沾有血蹟君念某姓不問獨詰責其偽兄一

鞠得實此案頗如鬼域不三日而審明
地與江西贛屬毗連邊幅遼闊君巡行四境不辭勞瘁時大憲徵嚴保甲君更認真查緝絕
無外境匪徒潛入君緝捕嚴密全獲鄰境鉅案盜犯首夥二十餘名人以遠秩賀君謂登
舟功多且委員協同以同寅之告誡君僅加一級云

三異筆談卷三

雲間許仲元小歐南者

西洋巧器

高宗七十萬壽普天祝嘏禁大僚毋許貢金玉專督昭信伯李備進自行洋人一區仿僱師
遺意也區廣僅盈尺高稍過之啟其鑰有黃髮婢關門而出逡巡復入攜出一椅一几几上
置多盛盤文房悉具安置兩畢登中一碧眼夷官聞然來就坐婢為磨墨展紙碧眼人握管
作萬壽無疆四字婢獻茶一杯夷官飲之乃起入區婢檢點既盡亦欲身入而門自鑿然閉
矣後昭信以進御常用圖書尤為得體呼承辦兩道科改之兩人以羽紗裹首縛之數匝
攜手步履竟夜躍然曰得之矣乃增小輪一規併撥易髮條數處夷官所寫已成清漢合
璧謂智出於腦須縛之急乃能構思何其神也又見芸臺中丞作馬腦草虫百種藏一櫃中
如今藥籠百眼箱式大如蟻蟻小如蟻蟻無不鬚眉畢具靈動如生先以鹿髓鋪桌櫃背走
綫一拽百種皆躍躍而出繽紛滿架尚作蠕蠕欲動狀復振其機則仍盡入櫃門亦自闔矣
識者謂此本木牛流馬之遺今四海舟車無所不用僅為耳目之玩足於游洋統之數又見
穆庵都轉處暗驗晴雨器將晴針左旋將雨針右旋百不一失驗寒燥器尤具格中有物如

黍粒煖則下垂寒則上縮不知何藥是復以人巧奪天工也又如各種鏡法遠者能近近者
能遠大者可小小者可大備極狡獪至溫鏡一法使寸穗之燭滿室生春更為奇絕他若動
斗小兒勸酒美如止供嬰孩戲劇尤不足道然皆其術發源自來火鏡發源便挽而中的終
不及火繩之準又水龍用羊腸雖可曲折如意無間機關然激水倒瀉難比鶴頭之得力此
又可惜巧不如拙之一証也予因是而於西法之舍孤矢而用三角亦竊有疑焉

百風子

湖府之長興有小家女不為強暴所法慷慨自縊邑令甘肅邢君嘗得實情照例擬絞郡守
善感於芳華之言謂強姦並無証見擬時已越三日欲活校童改擬輕減時前漢師陳景開
察大愾駭動強姦安得有証見有証見即不能吞矣至遲死之故或緣冤苦未訴或以守禮難
行今矯揉若此非受賄徇情而何姦者已殺其屍覆者更污其屍罪尤在狂且上必當參鞫初
仲侍坐時縱言至二千石賢能師甚誇湖州縣守詢仲信否仲應曰信第性多偏偏亦是一病
師應曰廉者必捐廉實未化耳至是謂仲曰汝言不誠然宜止偏偏直而行而逆施焉乎可
仲曰善守誠謀然渠素有風子之名師申憲令而首及狂夫無乃太嚴師豈少解故曰汝不
聞都中人亦呼余為百風子乎翌日上院撫憲送司道至巡捕廳值房且行且語已出大堂

翁師植立曰。大人慈祥。慎於白簡。實任糾察。不得不遲。天聽矣。旁觀悚然。哀觀察更
為吐舌。去臺先生滿面春風。趨前握手曰。斷不至此。老前輩真見已死。晚無不追隨。第事寬
則據詳徑。該守斷無掣肘也。師亦不覺意消。曰。暑旅見時。請仲曰。胡守不足恃。吾感中丞
之和衷。不得不屈已以從。仲笑曰。兩大賢共濟。真可媲美。師為莞爾。後烏鎮糧光。獄起
鎮多尼。利半作魚元。如都中皇姑寺。分防同知龍丞。子孝廉。之本道。小岷先生培張。姚
君亦染指焉。知而大惡之。以屬東。一日。余在軍納。忽有節君來見。辭之不得。鄧江右人。
候補邑丞。其叔為余僚友。見則倉卒曰。頃奉司傳。授以密札。往嘉興。公幹。令至塘西。折看
丈與烏臺。必略知端倪。希教我。余曰。果甚甚。余何能知。君但繼。無隱。往反不稽。可也。
惘然去。越日。既銷。差即過我。吐舌曰。神人也。還論至塘。樓折看。則非嘉興。乃烏鎮。札中。觀列
甚悉。寺中有屋。室。被。飾。音。樂。甚。備。尼。幾。人。年。約。若。子。如。道。細。冊。然。急。鼓。棹。往。之。則。縣。役。數
名。已。候。河。干。矣。一。獲。三。狐。併。及。衣。襖。開。相。呈。電。公。覽。託。置。案。上。硯。底。亦。出。一。摺。曰。與。此。符。否。
汝。尚。誠。實。可。用。也。不。覺。毛。戴。再。越。日。見。仲。即。詢。曰。若。知。烏。鎮。事。乎。對。曰。知。之。公。曰。我。以。誰。語。
召。小。岷。之。怒。不。能。曲。赦。龍。丞。深。以。為。歎。龍。丞。雖。然。罪。止。失。察。非。如。胡。守。之。舞。文。也。小。岷。執
意。勤。休。劉。藩。亦。故。為。過。訥。不。持。抱。歉。龍。抑。亦。深。歎。既。憲。為。之。歎。息。予。此。見。師。冥。慧。祥。於。風。厲

草衣道人

明季多奇女子。若柳是之殉節。保家。方止之相夫。死。風。次之則。李香之卻。鬻。潔身。玉京之潛
身入道。皆可入青泥蓮花記。然終不如草衣道人之絕倫。拔萃者。道入從先。黃門為女。記室
奉太夫人命。隨侍入都。值魏璫初用事。楊忠烈。疏。上。留。中。未。發。皆。門。糾。同。列。繼。之。道。人。計。禍
必烈。不言。負太夫人。乃於曙。懸。疏。索。時。以。演。和。墨。喜。宗。戶。位。疏。數。月。不。閱。時。經。滄。暑。進。御
已。腐。不。可。投。乃。以。他。事。放。歸。歸。未。幾。款。洲。忠。介。約。黃。門。借。往。虎。邱。毀。璫。生。祠。宿。子。家。祭。喜
堂。三。夕。謀。既。定。買。舟。擊。行。太。夫。人。年。已。九。十。聞。自。起。尼。之。踰。關。什。折。其。一。齒。道。人。進。曰。已。矣
在。朝。則。君。為。重。在。野。則。親。為。先。太。夫。人。棄。棄。亦。不。欲。作。滂。母。也。忠。介。乃。辭。公。獨。行。未。幾。皇
嗣。統。璫。難。既。平。起。公。都。諫。復。以。為。烏。程。婿。與。文。起。孩。未。諸。君。同。被。逐。道。入。復。諫。公。曰。君。方。火
烈。臣。盡。波。靡。哀。諸。公。皆。一。邱。之。貉。堂。堂。七。尺。何。必。虛。捐。公。遂。閉。門。不。出。舉。小。桃。源。以。避。世
甲。申。之。變。太。夫。人。尚。壽。考。道。人。奉。蠟。衣。以。進。曰。此。公。忠。孝。兩。全。策。也。後。南。都。再。建。起。公。光。祿
寺。少。卿。不。起。曰。我。不。為。烏。程。屈。肯。為。青。陽。後。乎。初。公。與。虞。山。雅。善。虞。山。晚。節。不。藏。阿。附。馬。阮
欲。引。公。自。貶。再。四。通。書。公。不。答。道。人。禮。詰。靡。無。君。曰。尚。書。終。始。交。善。已。成。小。草。重。買。阿。姊。今

復滿首下泉。昂友入谷。家公堅白不渝。豈為腐鼠。明曰。穉小庵下。髮。時。至。家。一。省。太
夫人而已。李夫人至九十七考終。公亦七十矣。本朝康熙中。徽江蘇。遺。臣。十六人。以原官
起用。公以進。彈。免。事。載。明。史。姚。甥。梅。有。過。南。村。草。堂。感。帝。賞。城。給。事。七。律。云。殘。荷。猶。被。半。池
幽。曾。溯。前。賢。履。屐。留。子。姓。清。貧。洲。橋。滿。寶。朋。家。遠。野。棋。收。全。家。淨。土。飯。黃。面。四。海。新。知。笑。白
頭。可。惜。蓬。瀛。名。士。少。一。葉。空。連。汗。清。流。前。賢。指。忠。介。未。可。謂。觀。沙。以。己。丑。庶。常。歸。公。斤。之。不
使。見。也。公。葬。橫。港。去。墓。二十。步。即。草。衣。道。人。從。葬。墳。子。孫。咸。感。奉。香。焉。遺。像。尚。存。仲。處。使
服。面。微。黃。性。悍。有。病。容。知。為。入。道。後。所。寫。聞。前。有。董。惠。翁。題。詩。今。已。亡。失。思。翁。昔。門。朱。陳。咸

濮童

嘉慶丙子。子署。永。嘉。值。江。北。偏。災。流。民。就。食。者。數。道。廣。饑。多。相。成。欲。詢。彼。地。情。形。適。見
一。幼。童。因。呼。而。問。之。見。余。長。揖。不。拜。雖。足。短。視。而。端。謹。可。念。問。其。姓。曰。濮。問。其。籍。曰。全。椒
問。其。年。曰。十。問。何。以。來。此。曰。家。止。山。田。一。頃。豐。年。僅。可。足。食。本。年。早。乾。無。種。僅。刈。穀。四。十。餘
石。一。租。母。年。將。八。十。胞。伯。亦。請。生。已。六。十。倍。妻。侍。養。半。叔。不。飽。故。其。父。叔。挈。細。小。就。食。江。南
流。傳。至。浙。右。也。與。之。食。辭。詰。之。曰。父。母。嘔。山。抗。兼。旬。矣。不。忍。獨。飲。膏。粱。乃。為。食。與。肉。實。諸
素。以。遺。之。出。則。即。授。其。母。分。餉。之。乃。食。盡。其。形。彬。也。子。飭。料。理。資。送。畢。獨。喚。童。入。勞。以。育。蚊

二百拜而禱

二百拜而禱之。曰。出以奉母。童子無私。也。此。聞。舟。夫。預。備。所。得。口。糧。日。給。一。日。幸。尚。可
不。餓。以。備。不。虞。耳。予。曰。吾。為。若。先。馳。一。溜。子。俾。下。站。亦。無。稽。滯。何。如。仍。長。揖。以。謝。甚。肅。且。曰
今。雖。得。歸。未。知。能。得。安。故。土。長。幼。團。聚。否。子。應。之。曰。聖。天子。軫。念。民。瘼。飭。有。司。裕。賑。濟。貸
滋。種。歸。里。無。不。得。所。者。童。雖。不。解。高。呼。然。意。殊。欣。欣。若。甚。感。恩。者。時。將。嶽。峯。太。守。尚。未。有
子。聞。而。奇。之。呼。與。語。大。悅。欲。養。為。假。子。父。母。皆。喜。語。童。子。不。可。乃。止。語。仲。曰。良。知。良。能。孩。提
天。性。至。其。不。厭。貧。賤。不。慕。富。貴。又。居。然。聖。童。矣。第。首。字。間。殊。欠。秀。慧。試。以。字。識。亦。未。見。了。
誠。可。謂。禮。失。而。將。求。諸。野。也。我。幸。為。虎。臣。先。生。曾。孫。家。世。好。施。乃。捐。三。千。金。市。山。捐。一。巨。航
由。海。道。運。入。南。徐。以。助。賑。且。作。書。告。戚。好。曰。某。聽。濮。童。子。言。如。見。鄭。監。門。流。民。圖。寄。語。鄉。里
忍。鐵。力。輸。慎。勿。散。而。之。四。方。也。子。謂。濮。童。一。村。賢。耳。一。念。之。孝。足。上。感。太。守。我。幸。先。生。即。以
一。念。之。仁。應。之。惠。且。及。一。郡。使。數。萬。家。咸。被。其。澤。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歟。

周厚基

天馬山周厚基。尚。廉。之。族。子。曾。至。其。家。見。密。室。中。奉。一。粟。主。祀。訥。公。繼。旁。以。進。士。武。進。族
兄。某。配。焉。問。之。數。息。曰。基。少。年。不。慎。幾。遭。法。網。幸。聖。世。寬。仁。幸。逃。顯。職。維。族。兄。獨。任。之。訥

公曲貨之四十年皆餘生也欲同祀共為殿賢焉基弱冠入都... 世宗皇帝與怡賢親王最睦故小王嗣封於... 天津河東北直書幅而食南汝光一路本隸河東... 不可再折和府請之仍不可上一日謂幕下士曰此脂膏地我豈肯代人作著不然亦何分... 左右袒也基風與商夥趁其意欣然曰正苦無路合貨二十方營幹此件貯金陵客寓事... 且就則金夕筆耳乃因二官者通於王領之將報商夥族兄笑曰未也王不云乎我不代... 人作著今二十方三已納之我二人何以自潤乃告商夥事可定但府中總管檔房及一切... 費用尚須加二夥曰諾但金不齊即遲急足取之南中往反十餘日耳第三日和邸訪聞面... 表得 旨令訥公查叛徒商夥之商與基雖且備族兄之以加索欺事也獨許之兄支吾聞... 訥謂之曰王知汝亦死王不知汝亦死介兩人汝亦死介一人汝亦死丈夫作事何用此他... 他現覓者為案遂定兄遂見法王以不知罰俸一年斃二太監於梳櫥拙修聞知遣僕讓出... 彭義門密札云章十年無問長安道也和王義遊始敢上館今隔卅年都人已無知其事者... 然基感之終不忘故祀之若族兄則悼其同輩而獨受福耳後予在金陵淮商欲改浦口... 口岸情族姪兆原孺子乞恩制府予謝之羣請理乘勢何吝一言予舉往事告之且笑曰

卷三

四

無使為周君齒冷也

五星

五星之術道者謂之第誠能窮其奧數則亦有灼然不爽者曉嵐先生五種所記頗多若東... 山宗伯之不驗而驗驗而不驗則最異均載閱微草堂筆記紀公亦有術者告之一生貴顯... 而不能作相後備 命下數日竟得天司寇自占已道事事不爽惟壽多一年五十三乃... 殘王孝廉青聯占沈助教坤云僅得教授惟于五月某日引見可用主事分部必西曹意... 驗四命不符而爭權於一日已奇至下未甄別仍改放職允奇王史亭編修子祖姑文素精... 星命乙巳春因眷屬南遷招子連與衣兄處孝廉侍生談飲甚樂至三月中忽欲乞假南... 歸威尼之不可情稟堂環堂兩先生尼之亦不可予乃委轉白曰公在四庫館最久議敘班... 名已首列若一抽身實難不後而俸已在後非計也且前月越次放吳榮燧而公以不得引... 退人且議公缺執公乃覺然曰此非若所知子自占星度今年中秋日有期星入某垣某度... 中傷及命主故基之子慰之曰命之理微亦不甚可泥公曰不然子詳度再三無可解免紹... 弓師亦囑子避之計惟去官請之以真延算得還此缺尚可登四品也抵家頗安健然... 肯見衣表知者慮之中秋家裏感寒小疾焉至不起官身外物也安足與命術哉哉孝廉

人亦精此術決孝廉甲午必僥夜半至港口親招報船子笑謂之應曰若是科不捷則汝表... 兄終身白蠟矣故迫而出此也狀狀可憐惟二吳最不信此聞史亭先生說歎曰應已中心... 宜其及也

南史

南史稱宋太祖博通一擲百萬以今準之不過千金耳未免為今世博徒所笑蓋慶乙丑子... 以養所寄居張甥長庚所與長庚弟翁成君博成君告子家事無隱一日子妹及甥媳輩於... 閣中戲進仙圖戲顧而數曰此花骨頭是了不小為進數年前錫其子族中無德輒以... 立後獨之且悲且憤思傾產以絕親親因與押客縱博半年博資七萬金同博者為之籌... 十償以六且準薄田折總計捐畝十五百餘已了此未完生平第一便宜事子笑如此便宜... 願兄不必再占然精業頗久猶不及願君賓臣一夕十萬也賓臣小臣侍讀八十外所舉幼... 子以四庫館錄錄在京寓江南客寓與繁平諸豪士習戲首相駭輒投錢較彩願好且慍自正... 月至四月百日中博得進十二萬金貯臥室高櫃皆精鑲足尼無折色無短平浴佛日博徒... 皆聚願罵作長夜之戲獨是日大負一敗塗地至天明固始祝編修在坐曰願君曾已盛再... 博再負亦無以償不如且已明日白華古北關之嚴斥之又代搜其囊尚萬餘金攝攝滿

卷三

五

三異筆談

上庫俾補北城指博家盛盛三年海畔蘇州教霸固衝繁又不善經理且肩積虧不敷... 且皆且十萬已登白簡例當立決而願尚夷然京兆誰之竟足痴兒意謂尚可一擲情也乃... 與趙現懷謀乘查封時且呈滙府情懷奉職無不特孤員 天恩而且履歷先德先臣入... 值 書展 高宗在滙邸嘗書畫頗多今既不敢藏匿更不敢同籍沒諸物一體造冊敬... 謹另單恭封呈 仁宗覽之惘然乃於獄上時傳政長數年竟卒於獄得保首領焉夫... 以名臣子不自檢束陷于刑誅者之可為炯戒至其城諸君子景仰前徽委轉護持全其... 後嗣可入宋人厚德銘 聖天子之眷念甘盤不惜屈法以全其子侍講有知亦當銜... 惜現雖十萬不以償符符而以償博負真為盛四兄笑耳劉毅後後幸無不善學之

捐金獲報

運司鼓樓頗雄敞開乾室初有髮費程事以肩債太多暫遊於此孤寂無聊濶靜眺遠... 至夜半忽聞復有索索登梯者趨之則同業某某驚訊曰君何為亦來此吳亦訊曰君何... 為先在此程曰吾今歲通資四萬無以應付故應此君本厚利處何以亦來吳曰吾今歲未... 了須十萬金今折擋僅及其半與甲則漏乙給丁而缺丙則分無術故匿此以待來年程曰... 與君作伴守歲良佳吳曰不然吾有金五萬在家自用則不足濟君則有餘何不假吾金去

儘可歸家料理即作票付程程即馳去俄頃復來併數酒有酌吳曰吾嘗料理今乃真可
伴君守疾矣兩君皆微籍程更良實工心計是歲以海運運至大折閱茲仗吳接濟得不
廢其明歲即查綠輪甲務甚者數名幾與江廣道亞吳遂援同事亦仍復故業今其子
孫尚為巨商然皆先後故物耳若李撫民之捐三千金而徒發數百萬則復報尤奢焉李即
全衛道秉銜之父豫章人子以買筆來往粵西與西賊賈某實其勤慎薦為商夥閱數載
積資三千餘金因謀歸娶且疲於津梁鄉里已足小康遂買舟行泊離江鄰一官船聞長款
業慶竟夕不寐訪其僕從告曰主人謀謀藉以主政放直隸州分發來此各冬借著西陸不
幸災後病替半無接任不肯仔肩將登白簡用是焦急李心動曰我願為借著何如主即延
入告曰僕明姓以交代上省聞君能代謀幸甚李曰客民幸有餘資方謀歸計今適逢貴人
適有急用數亦尚有損據得歸楚無妨也即備囊中昇之明感甚欲立券李曰無庸民非
權子母者明即與盟香火序雁行且曰兄乍到粵吾無相識弟能從我遊乎李曰諾乃同進
省為之措置居省數月值新撫軍來則固明密戚也即委護海州時鹽務廢弛軍商道引明
太守知李深悉軍務保舉總辦駕輕就熟井井有條不數年皆已鉅萬歷三十年富甲一省
矣即娶子粵營別業焉遺孀章人留流粵西者必周之曰吾不敢忘一傘一權時也當途沈

三其筆談 卷三

六

袁二如吏才

滯者有所該議亦必應曰吾無以報明此所以誌也李八子多獲例全仕版長孫且登甲第
官比部八子即秉銜與第九子俱捐道員年將九十始卒

二如袁文以蘇佐海防屏藩敬歷四十年甘苦備嘗每一遭播難者無間言非軍功請賞
之憑時藉勢也初以永樂大典成議叙縣丞發浙大吏見其工楷法習案牘即派海塘局同
事三人將州判重權移縣丞林朱經歷太望徽垣為姑蘇顧公勤於莅政時已臘月二十八
命僕往局中伺有人否至則惟見袁兀然操翰傳入詢本年發帑若干辦公若干公探懷中
清摺條分條析顧喜因又問清查局曾查否對曰非職執掌不能盡悉然同在憲署略聞某
處已查明某處未覆某處覆而未準顧檢案核之竟無外漏明午特傳見問昨諸人皆歸惟
汝獨在何也對曰諸人皆有眷屬在浙久故歸料理成案職斷未幾兒女寄家非有心跑
踰顧笑曰君子哉解身所衣海龍袍贈之袁力辭顧曰好為之汝能長守此心不怨不穿貂
裘此即呂度刀也開明即保舉撫按巡捕撫軍章羅環公拜令繕奏摺一日摺已入匣環公
召入謂摺須另繕廷寄中有一語申覆未明已囑索主補入汝可濡筆以待袁對曰繕摺時
亦意揣之故另擬一摺以俟今果索指出如足採用無煩再繕摺道耳環聞之大喜即封付

差弁從此摺稿亦必相示越明年時翠華南幸江浙將抵鎮江傳金山添辦水操浙江湖
亦應閱規倉年間一切章程無可咨訪總辦首道清泰進曰袁縣丞夙能多識蓋問之袁對
曰職謂本省另有章程若第依樣葫蘆職兄來鈞在隨制軍家信固當寄及出其書排日
記事不啻其起居注也水操一節尤極詳備顧道德道交相其肩曰可兒可兒不負舉主不
數日駕至環撫尾隨外行宮皆後始歸宿從皆散惟袁在招入且房曰頃傳宣明長將閱海
塘須呈一清摺今幕中無一人在奈何袁曰公創稿職為繕寫袁曰我今日尚未餐古飲送
以問袁袁對曰亦未備竟行履僅餘四各盡其二握筆良久終不得下乃揖曰無已悉以
勞君吾倦欲眠四鼓即上宮門也袁且草且繕以付僕從袁出視之謝曰君才十倍我詞
是著富陽補長興擢西防保堪陞者于此基焉後為喜湖逸傳談至此輒曰少年狡獪此時
不持筋力不能神明亦不逮也君等勉之予仰答曰叔才八面受敵心思如水銀瀉地無孔
不入鈍根下士歷劫無由渡後可授衣鉢者庶幾厚堂乎公撫然曰是兒可教惟恐其不專
耳後果然

姚一如強慧

福員子最遠昇夫皆壯狡者四班更替日馳百里即臨陣督戰亦仿韋虎故事不乘騎也故
三其筆談 卷三 七

與人尤橫嘉慶初以匪匪不靖經理藏術方以地險寇遁野善之第一輪夫頭素多進軍入
苗人家強奪藏之頭響現巡視都司徐斐稟之即掉徐下馬裂其衣殿之時隨營為川北道
楊嘉瑞一如副之同赴報稟福司聞林姓即林景臺之相頗解事曰將軍以公事勞心少不
務此等瑣屑兩君決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猶肆咆哮怒呼用棍來憤既深痛子若手搥至
四十放起已斃復往稟知福亦不怒曰槍斃門賊軍政固應加重但飭關人急為遷充越數
日移營與已斃而夫不集嚴督之制津流奔角曰役等檢命奔走原止供奉貴人今隨員均
可弔戰從軍無道子惟將軍主之福慨然即詢誰斃後者一如前曰姚今儀也與楊按無
與福曰何不告我曰瑣事賤人何敢上擾福不得已曰貴之固當斃之太過遂撤一如總理
時已保升川東道摺已繕并撤之改用李鎰則怒其對之態也後三年始得獲道放晉臬司
未到任涉總總督員子慶後事此節子在都于郭公郎蘭之為賦小樂府云楊子僕叔向戰
涇水兵段段刑書知白面太難生一怒能使三軍驚上公屬帳解眠狀孤鼠憑陵禍成福就
中與兒猶狎日肩公作公足入市手製幼婦鉤毀垣刀提門官腹監紀咨嗟車射怒已
器情多空踞從聞然一騎來意氣頗如雷法令先貴近何物此重傷呼吏拜之下屈強英為
哉赤棒捆盈白血肉飛塵埃上公愍謝首頻俯實應且憎謂予侮從此娥眉詭詐多執查紛

晚鴉歸時片語何緣解作公三年終竟難忘我嚴廓傳說作奇聞想係眉眉起舞君不見曹黃門糾劉元子幾輩寒蟬羞欲死不分草城強項多一妙同本原青史劉元子事已久見邱林不著錢時柳泉以富陽尉為大府所劾聞談及此笑曰一橋夫足傾成都守何況魏魏少府乎須首郡者真不值一錢矣仁皇在潯時已慶天龍後來持權職此之由抗直小臣抑于柄臣未必不伸于明主彼如脂如韋者美為哉

姚坪守城

秋坪邵伯子弟視之文采不彰明察寡斷然其保障蓋屋真可不愧古人足稱大率不糊塗矣尹蓋屋時因公在者忽聞王三槐求犯之信幕中勸其且住會垣徐商進山君獨奮然曰我城主也今不歸民誰與守乃走馬旋署至則百姓正洶洶思逐有欲往四鄉者有欲依他邑者君入城即下馬拈父老諭已偏地皆賊逃將安住不如本境尚可背城借一先飛軍者城請為械二百桿又照武造六百桿倉庫得弓矢卷鄉鬼抽丁壯得三千民志少定之四方者皆歸且有別邑人來依者武弁欲拒之君怒曰有分土無分民拒之是措也盡發倉穀給之諸大戶亦踴躍襄助粗定而賊人探馬已至見城上旗幟知已有備乃分掠村莊焚殺甚慘君憤甚即欲往救父老叩馬曰寇多乘健健步賊亦善走去來飄倏惟楊軍門能逐之

卷三

乃稟省請救賊亦畏鋒銳不能逼脅從斷毅乃長圍困之秋坪人懼尤明大義擬搗福寬令健婦均登城助守越數日野已掠盡漸欲肉薄幸鄉勇多百練卒鎗箭斃數十人然終不逼健婦人以長子彬囑其叔挈往藏城北野寺中有急疾馳赴省託其叔余婦許夫人身攜其如把次子機坐井闌謂秋坪曰寇入君殉城頭我即殉於此矣毋相顧也至第九日勢愈迫賊有乘間上者君親提弓射之顛懸登者相援方支往無幾忽聞炮聲轟然賊有奔馬來者眾相顧失色曰榜額子至矣散者大眾榜至君即開城迎楊楊道呼曰毋動此一羣羊不足驅也一少年亡命援楊馬尾即回手捉之拋入城濠視之已斃矣見者吐舌各為歎服無一騎一卒敢留者榜入城令軍士先食已亦與秋坪共飯畢即起曰恐賊旁逸不可與以戰也即上馬去秋坪撫視被劫諸報明請卹上游甚之楊督員曰若是則汝等先須並職遂不果報秋坪僅以守城勞賞藍翎乃捐資卹生葬死從者給價重造計費四千一如聞之曰此項虧空我不但不責之且當代任之也撥之餘補之令其塚尚存後秋坪來浙時嘗屬子請訓時詢及併賜克付而秋坪練薄不克如孔邵伯之承恩惜哉孔名繼翰為湖北竹山令見羣賊方困官軍于谷中因率鄉勇力得之得解即各散去亦不知所因何人也居數年以俸滿起都道德侯入題共道往義且深致謝始知所困者德侯侯即力言于上

以竹山令彭松江知府亦稱奇逸

梁山舟錢癖

梁侍講山舟先生家世人品均第一流第有清仲之癖兩遺小人之長皆以何堵啟難進出意外而責備賢意不得謂非白璧微瑕也嘉慶庚申予竟將盈報明表二觀察召併令皆幕友顏伴裝往至則情然上坐者謝中翰恭銘也觀察向予曰君亦東山門下士敬為焉為看守伴裝為我修東復撫臺且傳錢錢解解難難乃起傳呼上院謝乃告我求予二人轉稟備述端端曰昔東聖師捐館諸子均在室惟三郎特鎮視殮殮存歷年廉俸及修費贈得萬五千金五股各授三千餘俱以歸楚惟四郎一脫係公兄寡婦獨指不給梁年伯不察偏聽譚言孤寡呻吟向家督苛索故急不擇音蒙昧至此乞二公代剖其情觀察即命予二人往見山舟先生於臥室白積數已為燃斷且頗有爪痕伴裝伴為不知以觀察之意告侍講然曰我受生平未嘗之辱何以更為若輩作調人予乃進曰為公受此橫逆夫已氏無忌憚若此不可不令釐下諸公共聞之且他日鍾王石刻中多一老參帖亦為翠巖聞公乃解怒為笑諾之且封入三千金票囑中丞轉付三郎以了糾葛後三年予謁觀察過上院方歸告子曰通聞有廷寄到以詢中丞中丞笑曰無甚緊要第我與君皆在案中散後即

卷三

往拜禮汝汝與清公檢為我探之往則禮垣已赴報謝步矣予以禮觀察曰已知之矣乃謝楊鎮道狀尸控事也初少軍供奉尚書房曾帶楊鎮伴禮棟考參商久歷天聽至是天折其妻顧氏本蘇州妓女故有是控大金吾長發浙撫查訊於臺中丞以迴避轉委禮垣也清公覆奏恭銘照違犯赦令例發新疆但恭銘降虜原都同鳴號其不順于父均由揚鎮媒孽使然厥罪惟均以免議應請革去員外職銜遺業歸公充伊父祭產得可以謝壩內值前發伊子免其發遺遺業各歸各業毋許爭訟恭銘着地方官約束山舟先生始服予之先見後終以總持家此老而不傳以令姪專西候補知府四郎積遺業遺細人詭傳向予自憐予謂侍講清德是第一流人所景者當耳公若清貧誰不助公公曰吾誠不欲使先公積累自我而墮予曰此語未幾先公積累大在旗常定在恩澤文章翰墨又且亞也公獨不思疏廣語乎能使子孫均如張文和劉文正甚至不能自存俾朝野咸仰清德未必非文莊志也公撫然而已

鄂尚書

子所見偉人如孫文定之鎮定百文敏之宏毅皆絕倫超羣然讀書數十年臨牘有素故充實光輝靡靡炳耀乃有未嘗學問且奔走戎馬間日不暇給而能仔肩艱鉅且斯道文藝此

真天之所助矣。鄂南書報。世本葉城。改隸正白旗。三十尚為白身。日以酒肆。如史宏鑿。其友申泰。規之為。遂錢二十。具冠靴。得挑馬。思乃更為計。曰。子與兄弟。如宗祀何。漢軍李氏。有女。年已廿七。其姑為。聘娶之。門戶粗立。而準首役起。探赴式行。時李夫人已抱子。均托之。申去十年。秦凱歸。侍守備。居承。須以滿。擊從阿。文成。征金川。海防。總兵。鎮建昌。適甘肅。四匪。蘇四十二。巡。提。請。運。前。功。乃。賜。金。給。領。隊。大。臣。督。兵。攻。石。峯。堡。見。堡。中。一。首。垂。孀。婦。發。鎗。即。援。弓。射。之。甄。正。馳。騎。往。取。其。級。忽。標。下。中。軍。啟。曰。請。大。人。回。營。公。叱。曰。僅。已。垂。下。回營。何。居。曰。大。人。已。受。重。傷。回。視。下。體。血。殷。戰。寒。然。遂。倒。昇。婦。大。聲。呼。警。投。出。鉛。丸。二。始。悟。援。弓。射。首。時。已。中。鎗。而。未。覺。也。文。成。據。情。入。告。奉。旨。賞。賽。尚。阿。巴。圖。魯。後。怪。見。天。語。垂。問。對。以。臣。疏。子。衛。足。幸。不。隕。越。是。仗。天。威。嗣。是。世。襲。勇。爵。開。府。川。滇。皆。由。此。起。也。信。一。如。如。司。命。初。督。成。都。鄭。爾。容。劫。慶。誠。以。為。督。臣。自。合。生。鎮。成。將。軍。帝。兵。往。該。一。如。獨。謂。不。然。後。得。旨。切。責。謂。鄭。輝。從。前。已。辦。理。不。善。今。有。安。生。首。城。降。為。副。都。統。遠。前。任。乃。援。一。如。手。曰。我。這。子。孫。甚。怒。于。子。然。此。行。非。子。不。可。能。萬。里。相。從。乎。一。如。曰。此。王。軍。也。儀。雖。小。臣。豈。敢。憚。勞。且。士。為。知。已。雖。死。不。避。遂。偕。行。後。一。如。之。賞。花。翎。升。知。府。皆。鄂。所。請。也。故。舉。主。誦。尤。篤。予。與。春。木。主。其。家。即。視。如。骨。肉。姓。魯。魯。氏。本。以。屬。國。從。龍。猶。有。關。東。實。據。故。鄂。少。不。其。誠。字。

三異筆談

卷三

十一

服官久乃漸。漸。清。漢。文。暮。年。位。高。幕。中。多。文。士。忽。胸。中。豁然。觀。網。鑑。多。見。解。且。能。以。淺。語。作。詩。被。譏。時。與。惠。中。丞。一。聯。云。儘。容。鮑。子。能。知。我。豈。有。曾。參。解。殺。人。誠。具。人。異。事。也。嘗。過。春。木。寓。齋。見。南。水。所。揚。香。餅。二。區。即。據。而。咬。之。顧。其。長。君。鄂。滿。善。曰。味。不。甚。佳。黑。者。尤。劣。何。貴。為。灰。者。按。口。亦。盛。德。事。也。

死後為神

請昌黎羅池廟記。知柳州之神昭昭也。況以死勤事。歿而為靈。理非虛。羅傳中。亦蘇初官。蘇。涓。參。軍。尚。留。羅。池。力。與。仲。最。狎。香。鼓。後。必。招。共。話。神。門。迄。亦。來。寓。創。政。見。人。一。善。必。慕。勤。之。手。抄。一。如。摺。稿。至。四。載。事。母。至。孝。交。友。以。誠。面。如。傳。赫。自。奕。奕。有。威。光。余。謂。君。必。從。神。祇。道。中。中。應。靈。殺。仇。後。果。以。同。知。著。福。將。軍。翼。剿。賊。無。算。羣。由。畏。之。如。雷。靈。之。如。日。月。為。生。祠。以。祀。之。嘉。慶。庚。申。解。何。半。生。遠。使。道。者。夢。子。錫。之。杭。寓。備。述。勞。苦。且。言。生。平。無。誣。許。此。因。以。不。死。而。不。得。為。神。子。請。君。非。必。守。五。戒。如。愧。此。因。收。之。作。神。將。可。耳。嗣。力。化。苗。民。創。建。書。院。移。書。延。子。掌。教。子。以。道。遠。辭。之。又。二。年。嘗。若。入。魏。以。亞。父。之。疾。差。子。途。次。朝。野。痛。惜。子。嗟。辰。沉。道。張。公。崇。奉。之。復。札。云。無。煩。料。理。三。廳。民。已。易。生。祠。為。總。管。廟。而。宏。敞。之。水。旱。疾。疫。必。禱。牲。醴。無。虛。日。矣。又。戴。郡。伯。廷。木。以。野。人。之。攝。督。兵。防。邊。瀛。海。滿。焉。

民素感其德。禦火捍患。不忝國殤之。且憤夜郎師之派其勳。祀以為城隍神。余屬後任周肖廉作碑記之。而浙之餘地。亦思其道。愛共祀之。余戲謂此如羅荆江之奉子胥。亦子羅村之爭先施也。兩村在浙時。好與余虛語。故報之思之。履痛。傳公功在苗疆。視鄂西林有過之。而能以殺人者生人。尤可與阮昭武埒。戴公權。杭府一載。所決重案數日。真能片言折獄。且善釣。距。殺。猶。自。吐。其。情。坐。堂。呈。時。民。即。以。城。隍。目。之。兩。擲。千。金。濟。阿。溫。州。時。玉。環。之。急。而。獨。以。黃。蘆。幼。孩。命。索。張。鉅。與。朱。大。年。文。訟。遂。為。屬。員。所。累。被。議。捐。復。別。選。監。府。以。致。指。生。傷。哉。兩。公。皆。絕。世。不。傳。公。威。嚴。戴。公。跌。落。傳。頰。而。長。戴。肥。而。短。性。情。狀。貌。至。今。猶。想。見。之。至。如。張。觀。察。之。為。神。宵。轄。錢。武。功。之。為。水。府。分。司。肯。肯。成。神。不。肯。瑞。士。然。均。率。性。任。情。如。趙。思。肖。所。云。純。是。天。理。絕。無。人。德。者。彼。嬰。嬰。竭。竭。毒。于。蜂。蟻。心。似。現。現。媚。甚。孤。狸。顧。乃。飾。為。循。吏。貌。取。餘。材。我。知。其。足。腥。生。毛。死。為。下。鬼。受。孽。吉。地。獄。報。

三異筆談

卷三

十一

溫之平陽。民風。樸。樸。每。歲。催。科。紳。士。尤。多。包。攬。有。莊。以。泣。者。新。中。武。舉。遂。拿。多。士。之。所。包。而。悉。攬。之。眾。不。服。訟。之。呼。之。不。至。捕。之。則。拒。又。結。哽。手。許。鴻。志。為。羽。翼。固。邑。最。之。且。效。之。附。之。前。令。許。澄。已。七。十。七。休。去。溫。守。楊。太。鶴。志。于。庸。長。謂。非。武。健。不。足。勝。任。訪。得。豫。章。大。挑。班。徐。映。台。有。文。武。才。乃。薦。之。徐。亦。觀。其。可。越。次。也。欣。然。就。之。職。其。他。往。要。而。傳。之。莊。果。不。能。售。喜。甚。親。解。赴。府。莊。以。泣。子。遠。許。鴻。志。鳩。眾。奪。犯。徐。下。車。搏。之。許。略。拊。其。肩。一。臂。已。垂。不。能。舉。舟。復。更。望。風。而。逃。乃。上。府。泣。訴。楊。守。倉。皇。遣。軍。混。稱。數。千。人。奪。犯。毆。官。居。然。民。變。平。陽。雖。隸。浙。省。去。閩。較。近。時。捕。漢。師。以。觀。察。發。閩。候。補。制。軍。阿。兩。窗。撤。公。往。蘇。南。入。境。即。有。故。執。迎。馬。首。奉。詢。之。則。溫。協。也。公。下。車。握。手。與。講。均。極。大。喜。公。館。拜。會。言。知。公。督。鄂。謹。率。卒。四。百。備。儀。衛。公。正。色。曰。無。事。則。同。僚。辦事。則。予。固。星。使。也。蓋。阿。公。入。奏。傳。旨。以。公。補。江。蘇。臬。使。即。以。為。此。案。欽。差。矣。君。來。何。人。之。命。曰。敬。聽。指。揮。曰。果。爾。即。立。飭。介。士。歸。汝。道。先。揭。汝。協。尚。遠。巡。公。顧。左。右。曰。若。地。方。聞。而。滋。事。先。斷。主。兵。者。之。首。始。為。然。借。道。公。乃。出。示。但。罪。莊。以。泣。一。人。餘。均。寬。貸。許。鴻。志。年。逾。七。十。自。以。例。得。免。罪。先。出。以。滋。遠。道。而。其。子。以。非。主。名。且。懲。環。遠。近。紳。先。就。就。時。清。中。丞。以。緝。匪。駐。蘇。甯。道。浙。浙。具。朱。公。理。來。協。辦。朱。亦。公。門。下。公。謂。朱。曰。吾。奉。制。軍。差。宜。遵。制。軍。所。奏。但。此。案。關。省。但。據。鎮。道。所。稟。未。經。查。數。况。辭。稱。數。千。人。誅。戮。必。屬。奇。語。清。公。無。須。眩。惑。耳。撫。軍。或。腦。子。趨。錫。于。溫。公。示。以。揭。稱。觀。錄。數。千。言。首。動。奪。犯。之。地。東。阻。峻。嶺。西。界。深。溪。南。北。均。塗。田。可。七。處。不。及。一。畝。則。數。千。人。之。說。不。攻。自。破。矣。行。至。中。途。以。往。望。見。有。人。大。聲。呼。救。預。謀。糾。眾。之。說。亦。解。而。以。泣。之。非。為。首。更。見。乃。定。斬。一。人。許。鴻。志。致。

一人莊以莊其餘城旦二心會從杖標有土官均以失察處莊莊以滋無種另結皆公手定不煩審府從刀莫上如謀如此大案如此完結不特民命保全無算即員弁亦受庇無恙無奈庸人遇事另改障礙以至重發欽差地方大界員弁皆遭成而楊守亦擬滿徒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袁丹叔先生性好遊戲酷慕唐解元祝京兆以嘉興太守侍講家居買宅府縣間居之即今求是堂也一日科頭散衣倚門閒眺有友人遣僕通書未幾門避問訊此間袁嘉宅安在袁嘉者戚友喜公背呼號字也公聞僕言應曰門內即是吾為司閽書可付達少焉僧少年扛一櫃出什襲封鉛詔其僕曰汝主與我主假一器器甚珍亦頗脆囑汝好持之飭二童縛其背約束甚固及僕竭誠自語氣急敗壞告勞于主友疑其誣發械視巨磨一輪題其上云家奴無知呼我袁嘉無法可治石以壓之大為拊掌又新造一書室用三和土須難卸之見一童攜筐市蛋呼入室中論價僅約百卵照時值給錢三百童必欲枚數公乃令童圍臂于案喚僕一數之得百三枚公詔僕先付錢足然後收蛋免令童恐汝短數也僕甫入一樹犬出童大怖走避童盡墮地童惶急無辭惟涕泣而已公曰若輩且幼我即售汝碎蛋

三異筆談

卷三

十一

蓋為我檢去其虎標之器始可料理作匠人飯菜耳童且揀且樹終不得起而卵已遍勾入土矣公令僕照數付童曰吾虛費無償歸告而父為我助工三日可乎即公所居小閣今已易磚又秋晚道僕赴近郊索租佃欠頗多僕欲縛之入城佃隣某素稱助僕僕曰若輩倚主勢凌貧人再來必以糞灌僕路以告公故為踏田者道其居訪之曰吾欲置屋聞汝與諸佃孰借我一視可乎鄰固田保聆言甚樂即與週歷臨行與約曰明日薄暮來我家選人立券當奉情作中鄰如約往公故曰餐未鄰諫言已食公曰員主須明晨來汝宿我家可也乃強拉入書室食枕頭睡滿不敢寐踰躍而已草草闔戶而去隣黎明即起四無人聲據其扉知反竊未起呼號數回初無應者至辰已開飯不可忍乃徧索室中冀有食物忽見書架有蒸餅二急取啖之不啻陳仲子之嗜糟餘食竟旋聞有振鈴者主人致辭曰城居多晏起勿訝也方銘僕備晨饌願書架謂僕曰二饅頭藏何所僕欲尋鄰報然曰緣餅其書味食之公乃頌足曰禍矣禍矣握鄰手曰吾留君而通書君奈何且飭僕即往報報呼地保打掃候驗鄰駭結垂泣問公曰尚可救乎公曰蒸餅以毒鼠中有硫磺我聞方書惟真可解然此種物胡可嚮通乎鄰急曰性命要緊遂放過也乃叩首僕飢乞為取蒸公乃另呼一僕舉鐵桶與之給與一瓢今自的欲鄰對飽滿舉首見僕公忽問識此人否鄰茫然公乃笑曰此

即若欲灌漑之催租人也今請君入囊報之已足一語告君無煩芥蒂蒸餅中並無硫磺耳鄰大嚼而去又松郡散俗以上塚為名婦女多作山游余嘗允盛公侍樞從惠內外諸孫買舟同往公禁之不得乃囑危人具威儀且多與之酒登舟後湯甚呼童輩佳茗沃之至中途腹脹公坐艙首自言曰我欲飲茶多欲便無所且取嚏以圖通氣遂向陽作嘔再三諸女不億其詐或効之則沛然真樂矣乃急呼反棹公亦不問既登岸乃伴驚若等何故滿其衣襦耶眾惶惶乃徐曰游山固雅事然至松間作屨反辱然風景耳至今袁氏家法聞人無登履者

訟師

功令嚴禁訟師今皆訟棍耳安得云師若真有鄉思賢刀筆有司之所畏亦有司之所欲也雍正間松城有吳墨諫者工刀筆曉律例人情作呈狀必先叩實情理曲則但為委曲稽延勤之和解若果理直則雖上官當道不能抑德清徐西澤未貴時嘗于瓊瑤為廷議員外之婿外姑刺愛之割千金為奩贈後女死失歡新機不予西澤尊甫方虎先生以方伯乞休年已八十親來索取遂涉訟登目具載併另有細簿號數租額炳列府縣均祀之吳為作訟極言婚姻夙好冰玉相投惟夫故家析女已灰逆不能給亦不願給也夫曰登則非翁之所得問夫曰贈則非公之所能爭親家翁具三違意斷不涎此此必主計僕校據料明鏡高懸決

三異筆談

卷三

十三

不為所眩耳訴方虎翁歷歷返棹又一富家欲吞一活產而業重價輕未盡卅載無可解說乃竟一故紉仿正投兩券作一偽絕據筆墨漫漶俱極相符更情鐵筆摹舊契圖印之臨審時呈驗失業者無以辯也吳乃從案索觀反覆良久密告曰偽也即為申訴大凡民家契券既不可懸之於壁又不可鋪之于几則藏之篋屨履其污且損也則夾之書故當優焉然盡所侵盡履必重斷無能東西穿穴之理今此契折紋與蛀穴參差殊不可解祈明府弔取藏券之器以對之則情偽畢現矣富家無可呈乃放贖此余族自貽翁事又一新安寶庫地棍欲挾詐其寶乃習其終單仿其戳記仿其款式造一偽票作珠一顆與五百金計值十當五須償千金與主亦健者取此月疏簿呈送稅乃轉訟其夥謂主人斃珠今夥沒入也墨諫取票視之笑慰曰無恐易剖耳具言各典店規例以年長一小即為票大典四櫃夥次三又次二各按票以木杆貫而投之否則落紙如飛散同秋葉矣請明府各典業驗之可見此票無孔非典中物也棍語塞遮片言析微良有司當北面事之子在水嘉黃大松捕黃大松訟師故自投亦自辯也叩其始末則曰黃大松族人與黃某感者來代請曰其兄為縣役感適有緝反証其弟某將陷於凌逼乞公憐之一為申訴某以張色算素多死

後亦疑之縣官府照因投牒太甚乙為委檢嗣蒙陽平趙公檢明是摺非緝即嚴拒之因轉屬一樊生作呈令匿各揭帖皆伊所造予曰汝言甚晰然不獲辨汝終無以自脫林曰樊在省已為人指且不能久匿聞將賭博資谷逃之王環某居少遠無從消息邑胥嚴姓與比隣必不敢隱從之三日而捕至初猶支吾出林質之一訊而服後遣成馬林雖未足稱師然獄賴以速定余致力言于城峯先生不麗其名于牘中也

科場奇說

科場適合變幻百端唐宋以來記載已夥鬼神弄人若可解若不可解予九試棘闈終于白端而嗣弟如猶領彭丁未游序乙酉即領鄉薦其卷紙類百出二三篇有漏下詩復失粘子說副座師質座翁先生及本房韓武進大極均言箇中但覺其文從字順而已稷堂夫子言甲午分房八月抄卷已足一夕欵枕聞報轉如芒刺在背乃起獨酌忽得劉泰卷頗賞其老潔然因其太實仍置之乍解不聞箱中紙聲聲聲僕從皆聞謂開箱時有鼠窺入也乃取劉卷再閱字字恆心明晨遂廢之榜發後復閱之平平耳子觀秋坪新語載其斷類生芽事亦可異矣吳孝廉與仁述金陵一老學究率諸弟子同入棘闈三場坐號已滿龍門十六日交卷恭然踰南道中遇一及門亦來交卷呼之曰吾德甚情汝代為一投弟即接置

三異筆談

卷三

卷袋鼓勇而上得與師偕出至寓解袋乃大驚則倉卒中鼓勇而卷未交也訖言後臥則帳取針線納卷枕中縫之歸後猶寤甚不敢告人未幾而師捷報至徒往賀而疑其誤也切切問經書籍貫姓名字畫蓋符合否師起曰汝為若等英俊不第而老頭巾不合俛俛耶從乃曰事已不能不直告三場卷失投尚在枕中也取出呈之師乃驚絕亟走本房師所謁見即謂曰正欲相問場中因君幾釀大獄吾驚頭場七藝何主司已列魁首及第後場而三場無有疑其不到則三處點燈痕痕燦然疑其帖出則大功坊至公堂監榜無名主司謂此必孤經名士有姑之者屬史微蹤將劫外廉監試大寇不得已各員湊成五策錄錄卷入榜故將召子補榜卷耳學究乃具陳其故且出原卷以証房考乃驚歎曰若真命應孝廉吾非汝師若從乃真師也此卷若批批百語雖實首場不能不割愛矣更足奇者杜制軍又言浙江某科以恭寬信敏惠五字命題一士文頗愜心將交卷覆閱一過乃大恠其端首卷時既第三卷無可如何再四圍度于講末發三語以領其意每段末均添一句循入信字竟自問必不佳主司激賞竟置經魁閱對卷見增改處始悟其欺遂成編則奇之奇矣又江南某科題為子路曰願車馬至願聞子之志一新生在號板上睡夢見其先德曰汝首藝必作兩扇榜方得籍而題下乃依言草就道與叔同就呈以請政叔謂意致頗佳佳格式

不合乃改裁檢惡之良是因就所改勝真覺覺當騰睡去復夢父怒呵曰何故違吾言敢乃公事竟隨兩扇原案時主司方欲覓此以備一格搜得大喜並登之則又鬼神弄其狡獪焉至戊子順天朱軺六已中而聞中錄卷誤登竟填他人名房考朱石君詢知檢舉奉旨準其更正朱軺仍給舉人菊給師戲謂榜上無名非我同年也復呼之為遺魂貢生

死有定數

凡人死生自有定數才壽夭折不可強也才終橫死不可倣也乃有同一非命而火與火不相見同一水死而江與湖不相見是道何道與外租蔡家府君言居朱家角時有鮑姓貴販勝猪子歸將歸以阻風留滯閩門一夕夢中忽聞有人傳語曰朱家角大遭回祿夢中驚問何處曰自鮑家至曹家俗說夢火焚者主發財乃汲汲買貨以趨年市行至中途因歸心欲速自助舟子撐篙失足投水迷罔聞恍惚見赤面神人撲之起自揣生平奉關聖甚虔意必武帝庇佑至家報報爆竹入橫新炎炎漸起風力助之遂不可撲鮑已沈解兼以脫貨塞巷苦不得出遂與燎毛俱熟矣方悟援之者火德非武帝也又程姓賣菜漢口一年歸松渡江舟覆溺焉忽聞空中語曰此辰湖中人何為在此暗中摸得一纏得濟自此遇蘇必由克山雖捷徑風利終不敢出吳江也一歲因事歸歸已迫險程賣與友小酌山塘歸醉

三異筆談

卷三

卧舟中榜人說其僕曰腹底南風頗利如必道迂克山恐威首尚不能救家今取道外湖八十里程明午即到此時主人沈醉熟睡比醒船已抵岸矣僕人亦以為然從之夜半正過辰湖月下揚帆駛行如箭程實推遠聞然出曰此何地乎長年遠應曰辰湖也程即應聲躍入水中則拯之者即其後之者耳徐若圖方伯官浙泉時日者謂防火厄杭州警報甚顯頗有戒心及調濟南自謂免矣竟以登押房起火殉焉時印已出方伯不知乃以教印復入再出已焦頭爛額焉沈明經舟影親視之謝蘇潭方伯長子占者謂防水厄故囑令留家乃以送蘇湖小港中又旗員向公少時曾夢溺水故一生不肯舟行又北人習乘輪固所安也及放即密同知則萬山之中位住宿館晚令眷屬先行而身自押棹料理甫畢將登與大夫軍聞將登水恐不可行悲叱曰眷屬已去且火食舖蓋俱在何以住宿促之行路上絕無熱水也愈責其至數里經一絕忽聞奔雷建鎮而下一輿一隨騎轉瞬不見惟換班四夫得送其半則又於旱道遺水患矣山神水神孰實司之始覺滿江陸海之外山海更不可測

布利

漣濱棧布衣被天下良賈賴以此起家張少司馬未貴前太翁已致富果能萬五更蓋驗收布千匹運售閩門每疋可贏五十文計一晨得五十金所謂難鳴布也曼國既富子少以錫

王家長子孫即子外曾性疏略不甚精會計為家奴乾沒代債數十金曼圖知之登然曰吾之託甥曰欲其稍益修係佐姊甘旨耳今若此是果甥也乃改以慶妹于趙趙公晚賢且曼圖亦傾心任之某年橫雲山人假歸山人姪為曼圖弟如英員外歸騰之酒間言及聞尊府解庫頗多其積有廉俸欲祈附存尚數舉手示之曼圖諾之明日送匯票則五十萬也曼圖恐難於轉運多趙商之趙曰息若何曰八分曰舅已諾之不可辭矣惟為數太多解庫難存兼走京西兩標始可得利曼圖從之後十年山人再歸曼圖已死趙公手為歸趙本利并井而籍以營運趙資亦與王張圻矣即雪粉雲垂兩君先德也臨終囑二子收業盡以置產產亦萬畝後新安朱泰源金陵李宏昇均折閱而去蓋逆知布業之將衰矣貨殖之才誠能億中其幾又新安汪氏設益美字號於吳越巧為居奇密囑衣工有以本號機頭織者給銀二分唯人貪得小利遂棄業布美用者競市計一年消布約以百萬足論足織利百文如派機頭多二萬兩而增息二十萬貫矣十年富甲諸商而布吏徧行天下嗣汪以官遊緞業屬其戚程程後復歸於汪二百年間其南漢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廉賣五之會賣三之長袖善舞有周利之跡焉終不若趙天水之堂堂正正利己而不損人耳至吳人賴布以自殖南宋以來已著之若麟昭訓蓋誠謂布縷之微從古與幣求力役並重擬於蘇松兩郡而

表三

十六

設一差俾催布稅而且妄請者謂微垣徒擁虛名果設此官真當奉之為布政司使矣蓋廟之中而貶之也誠奢聖哉事見張如英員外日記中

三異筆談卷四
雲間許仲元小歐南著
新言異實

陸耳山劉君性頗渾樸識之者謂有陳師召之風人有誹謗未嘗不諾家去已全忘之矣猶子明經梅若編識其非因言遠祖文裕公深未達時曾夢入冥見判案者為故人某取其冊籍一編見已名下注云官至一品壽登八旬醒而誌之後列顯要為嚴嵩所忌不得大用至七十歲作翰林學士時復夢入冥仍見某謂曰君祿已盡生平幸無大過可替吾職不久來矣文裕大訝詰曰前所示冊何竟兩歧某復取冊出示見下又注曰為惜一緘悞斃二命降爵二品算十年蓋有兩富氏為益誣引乞公一言立可省釋而公方為高山所軌避嫌於節再三不可二人均覽獄中伯仁由我無可貸也未幾竟卒因思謝汝泰願染汾羹美薄雲霄亟當鑄金書之買練繡之梅若為春分師才子殊具俠腸惜不永年思之腹痛梅若兄味芬又言族林相國守東山宗伯家法一生謹慎未嘗以疾言厲色加人丁內艱歸不走府縣馳道曰我尊朝制也投文稿主文者必厚言府史無極不欲由我輩薄之長子洪以陰官戶部郎中折相國悲哈一日偶謂諸門下士曰予自問生平無罪西河之痛天何罰之

表四

酷也眾或引孔子伯魚釋迦摩侯羅為況者相國愈不釋時洪雅存編修在座最惡輩爾對曰師何無罪師美國鈞上之宜法畢業伊僕次之亦當效房杜范蠡乃庸庸祇徒效孔光石慶之所為不能造禍即有餘殃慎無以無罪自蒙也相國憫然久之後分發製鐵一案議窮治應訊者數十員公方掌吏部力言於朝謂若等微員下土來自田間不識忌諱或以登履所經熟其風土或有諷草足托資其豐瘡與指名繫獄者大異請悉其既往禁其將來此案乃治吏而不及官得全者甚眾相國固可謂能受重言編修亦可謂不愧諍友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董傳策

董幼海傳策為恩翁之姪與余家有舊孽感為御史時以建言廷杖事載明史分宜敗起少案後復歸里明季紳多機董氏尤甚幼海偶飯於某氏食火肉而甘之主曰此購之沈行春侍僕知之歸告主膳妾妾思婦郎主即遣人之沈行購之以供饒幼海味之曰何乃似沈行產妾應曰然飯罷即趨外舍呼其妻至怒曰我在外間事何敢漏言且以僕謀而與閣中傳語尤不可長另囑一僕看守須訊實治之妾聞之且懼且憤遂乘間自縊其僕知益恐謂守者曰某媵已死我罪更重自問無全理汝以不覺失囚諒無死法生平積累數百金悉以

奉汝幸縱我守者以言甘幣重允之幼海案之不獲先驚守者窮追逃者亦驚之嗣是婢僕
人人自危均懷逆志重徵覺之聚眾而論之曰余性多暴暴過悔之明日當祀武安王
於神前公矢言不責一人矣祀甫畢以小忤意執一役重棰之眾乃合謀曰禍孔急驚事之
下也即於是夜飾為盜襲攻入寢室小婢為之導侍寢姬啟扉納之一與人以斧斫其首殞
少頃復趨謂其妻曰吾傷至重速遣沈某治之或尚可圖婢即奔告諸奴曰速來已能語矣
復入一廚後手槍刺其胸刃出於背乃結盟曰松守捕諸凶訊別首從廚後力斃曰凶賊役
主人頭上安敢加及惟胸上一傷則無可辨也丁亥春見武林閻濤案因供所擊非官但碎
一紅頂耳愚民之愚可恨可憐可笑

門力門智

野二不知始何名以頑而黠不操土音故羣呼之為野余外祖家全盛時居青浦之永豐
莊門首置寶庫以野二多為俾司警夜二量可兼人酒食不能供其糜飯即三餐均以升米
為率亦云祇可飽心不堪果腹也一日忽有少林寺僧來募指名募資三百金披一蒲團
坐石橋上來往俱不得過與之數金數十金不顧云有能拉吾過橋者我即輒然否則且借
寶典結冬矣有強悍少年來試之借一舉手即已倒擗溪中眾莫敢近乃啖二曰若數稱勇

三異筆談

卷四

士能擊此僧過橋去除主翁獨賜外我輩公備飯一斗酒一壺獨首一飯以供大噉可乎二
應曰是何難即至橋上不盡一級問僧曰若非少林來者乎僧漫應之俯仰間已取僧拔其
首於腋疾趨數十步如土委地曰請諸可以行矣僧起立熟視良久曰拉我者汝耶我行矣
尚當與子一角拔耳乃取肩行手一揮不扁批置充頂以兩手板其末張滿如弓飛空中數
丈乘其落勢以手接取出不意橫擊二腦二因怒猛不肯過亦不解禦受擊蹶然幸立人蓋
不得倒大怒曰汝僧無賴暗襲乃公汝憤擲人乃公亦一擲僧汝乃梓僧背擲隔溪中僧德
且慙棄其衣盃登彼岸而過二乃從容飲噉自言生平第一飽也僧竟不復來外祖因述明
季有喬公子者以豪邁頗有友康飛腿以用足稱無敵一日有僧造焉請與角力喬稱僧拉
實勝已因假遊約以數日歸後談居少僧復大言不拘何人能撞我一拳就我一足
或即推半刀若縮胸者非夫也因與康謀乘僧閒坐於隔牆飛腿擊之僧覺同傾越數十步
外僧起笑曰即君何須壁後置人今已矣會有相見日未知鹿死誰手耳後年餘喬與康同
游天台於石梁旁過僧曰此間無人正可一決雌雄也當互歐三拳以判勝負喬方踞閣
康目之偽云君素習易筋經今何怯也請師先之袒衣立石壁下僧鼓勇擊之時康立其旁
飛蹴喬尾喬倏然橫倒而僧之臂已墜於石壁上成三折肱矣此不惟門力亦門智也野二

遇此僧必洞胸矣

孝勇

孝勇之技武備志列第十八即唐宋所謂白打其傳以三拳為內家少林為外家如結崎亭
所載劉草堂之友王徵南事頗詳大旨以眼明手捷為要沈鐵履師嘗言白和尚者住南郊
之福庵徒永嘉及石巖均習手搏以折傷科為業頗能自贖不措擅施也一日偕同袍隨善
見白鬚眉如雪偏袒右肩納涼殿中或謂僧已八十然餘勇可觀數十離面少年非其敵也
好筆者請小試其技白辭曰垂死之人氣血衰耗無以博諸公一餐請於客曰君已將午荒
廚蔬苜能共飯乎眾諾之白供淨饌數頭絕無酸醎氣也時方盛夏蠅飛如織侍者揮扇旁
午白另取一盃來與客且談且飯飯已則盃中之蠅亦滿矣眾大詫數曰白無庸不遇指
頭活脫耳眾益踴之曰此師妙法更願一觀神勇白曰本無勇也安所得神舊嘗學一小技
未知今尚能否引入一精舍舍中新鋪方磚膠膠以及沙殊甚堅緻白方跪着被鞋自南至北
倚牆微步一周則闔室之磚皆起矣諸客曰此磚鋪本未勻下多軒轅省呼拙匠又需一日
工也眾者吐舌膜拜而白僧郡人多見之且述其較事其夥予生已晚不及睹矣目親者
有陶先生陶青邑厚生寄居郡之西郊謀徒為業安硯南帶之權書意謀于妹倩學太學文湘

三異筆談

卷四

望之即柳泉太守叔父也一日進館途遇糧艘水手執一賣餅兒提之詢之則以選錢故陶
晚而笑曰如以錫眼榆莢乃以易如盤大餅耶曲在汝水手怒曰何與汝事整備強判曲直
且鼓老拳方一舉手而身已轟然倒騰起大怒而去薄暮解館歸遇倉橋有十餘惡少環而
署之時天微雨陶手蓋足履身着科襖攜一油瓶將以繼燈者笑曰難助不足以供尊舉以
油瓶寄店家碎此將妨我半宵諒語未畢則見一惡少已擲對岸眾愈忿如牆而進陶以手
中傘柄撥之紛紛而倒半擲灘外半墮河中其旗丁聞而趨赴呵曰若輩無目奈何犯陶先
生陶曰幸我早知君部無傷也傳吾語戒之此後勿驚嚇兒輩為愛一笑而去時館童二一
曰文榮一曰永極問何以不舉手而人仆陶笑曰汝等鼓擊吾文學固屬隨擊而仆永極
勇其壯猛擊之則身擲數丈外矣望之又言在塾中以敗筆管削其兩頭置袖內行村落中
遇獠犬向之一撲無不張口狂奔而過蓋刺竹支其兩腿不能合不能咬也笑謂此等獠兒
五柳公乃以折腰柔之大屬惡類

圓光

圓光一術法頗簡易余所見二人均有奇驗一年十三歲時春藻趙氏表姪許字椰珊村報
聘購如意寶置中啟視已失婢媼輩咸欲自明乃釀錢為之術者儒衣冠一老學究也所

需膏爐一燭臺二案上粘白紙術者南面立口中喃喃誦金光咒咒外祖及沈師均習之非黃冠秘笈也誦半時許以兩手摩挲拂紙上字若螢火紛紛散落彷彿成一鏡則眾皆見之先是進兩童俱年十六左右侍至是問童曰見鏡乎皆曰見又問曰鏡中何見曰見一馬繫宅前旗竿外曰謹勝之無暇曰有人來解紐矣備索矣上馬矣術者叱童曰急逐之勿懈一童林姓素熟游移間已不復見一童許姓甚愚則曰往東行甚遠我步亦絕塵不致後也頃之曰下馬矣問何所曰似府城隍廟曰汝不可入第立石獅旁待之曰俾與從矣曰與從入矣曰乘輿出矣儀衛與賽會無異也行其盛蓋先歸乎術者曰第隨行暇則流覽焉可也曰過秀野橋矣一惡丐佯死臥地官役均不問何也又曰過包家橋矣術者令開門門開見二老者趨出一白髭豐頰一長鼻勁癯證其貌則免奉祖姑丈之父與叔童所未及見也跪而迎轎中人拱手乃揖而趨轎止聽事坐呼役復轎兩青衣諾而入童呼曰奶奶何不避也奶奶上珠串簪簪簪連拾之奶奶謂余祖姑適坐中堂聞外間傳言乃起歸內寢相隔遠所見無少許者言衣奔走幾徧童乃呼曰獲如意矣已折且破蔽廊下舊茶室中併獲稿者矣問曰識否曰識童之父叱曰勿言乃附父耳告之又曰以婦女識之矣又縛一人來答

三異筆談

卷四

二十遠去即復病寃乳媪及夫也城隍即起術者復令開門而童已蹶然倒矣春蓬不究寃事即飭其夫領回其夫仍壯盛不見子于作受吾能意陰律亦輕不過蒲鞭示辱耳第越縣報府則與陽例不合耳越數日青松石外叔祖蔡茂才誦青蓮入來問曰病亦可圓乎術者諾之子亦觀焉侍童則外祖家童顏也先所見骨與春蓬同神坐中堂青衣先於後池中帶一垂髫婢出爾爾識之說曰吳家女乃在此蓋僕吳良女甫十一溺於池見女嬉笑如生時不怖亦不戚也神曰此非崇者反之池復有一人身蛇首者來語神起而問之似是宅神即立於旁繼又碎一垢穢人肥而鬚黃之十以曾素酒食故病則非罪也蛇首人與神語良久其神太息而起術者曰此病也非崇也無能為矣婢弱已數年而貌如故地下真無歲月矣曉嵐所記節婦已霜雪盈顛而其夫以天折故依然美少年也其言信然

沈師樓上怪

先師沈鐵巖名泰

西北蘭孝廉素事佛家北郭父家橋家有小樓為習靜所置木魚貝多馬一日聞閣閣聲似童兒輩作戲潛上伺之則聞其無人植於空中自擊梵梵亦翻翻不止大驚局其戶不敢逾越數日窗隙忽飛一紙下上云今日太太來寓一簾享之希為一婢置會廚中家人不敢忤如言置之明晨故魂器已空中置錢二百文又一曰復下一紙云太太

欲聽竇婦琵琶語希致之亦如其信則室中橫錢千餘浮於所費十二若以嗣其業任奔走之勞者所稱太太則不明其為母為婦也後漸習之亦不察人惟與沈師長子余來忤一歲市一雙鳳帽方置几上俯首沈弟首則已失之偏見無踪後數月乃於瓦當中得之姪婦客來恍惚見一白髭矮小人計家中無是人也遽呼曰子非樓房者乎轉瞬間已不見乃造樓長揖曰子具人形合知人禮我來造樓何不以點心食我遂跪則所坐室中小鏡裝鑲三尚蒸蒸熱也師終憲之乃逃禪入道設法奉佑聖真君為主壇其廟通余來婦病乞方藥多異名難覓乃乞藥書在王靈官供桌燈臺底檢之丹丸三香甚烈透水而入數日猶不愈然服之竟無效惟此上神仙絡繹降靈雲閣先哲無不至者師曾祖亦來賦一詩而去語不他及此遂言玉樞經有經而無機君能補作一玉樞寶懺可入文昌宮見若曾祖矣師經年筆成呈此改削點竄甚當亦多獎飾語不啻黃九烟將就圍記中語也後欲賞其約此屢作支吾一夕適之甚亂乃大書曰吾與君周旋數載所最者忠者所訂者文章誠道義父也第君視我何人君自視何人何得至文昌乎且文昌何宮文昌宮又何處要之世上安有真仙大抵皆靈鬼耳從此扶之不動矣或疑此即樓上人弄狡獪也諒哉

杜張兩家怪

卷四

杜刺史昌丁以永春牧著泉州家口留音且人吳氏梅村宮度女孫惺齋侍御之女也習於騎貴飲食臥起間不諳於茶一日呼婢備茶煎上反注忽不見矚之則集於頂榻旋轉如風東方驚惶霍然飛墮爐上視其方沸之氣已無涓滴夜臥後泉泉帳頂中涓涓而下正注吳面一女一媳夾侍不沾餘瀝也午餘進食飯中蠕蠕動真蛆滿其上莫不可聞不得已易常位飯噉之侍者檢姐飯傾之則依然有秘其餐也所崇止及吳不忤他人却中設驅驅之崇益甚且戲弄道流如劇中所演王法師踰半載刺史却事回自作一札焚之怪答以一帖非崇非孽不可擬竟倏然去二事皆侍之傳聞惟張宣思家曾親見之張舍去外祖家一牛眠地怪無形而有覺主人嘗之為怪怪即呼主人字惡聲必反皆市井穢語亦不甚異人惟好作神會中所謂錢籬戲者稿人燭臺為之或伺其戲擊鳥空若無物惟燭臺愈高且出聲外終日不倦後遂思去空其室乃已余戲謂班昭以九等論人怪亦有階級焉沈師樓上游戲三昧即聞中口耳之欲亦不以累人至假托仙仙數詩說禮不愧風流鬼魅也聞者即中因人弗順而驅之能使閣樓修葺技無所施且來去飄然投繪亦不惡至宣思家物怪之中又有僧父焉恐沈杜兩家均不屑與之為伍矣

葉恭戎

乾隆五十九年。余由滇入蜀。一如姚方伯。以推州守權水甯等所屬榮輝縣。有歐覽肥叔送

倫重犯。解至富順境。逃脫。一如急節。急購贖。叙州守吉公升保。孔儒富順令程司馬煜。捐

千金置堂上。旬餘一無蹤跡。時孫補山以相國建節。勤於政事。卯初見官。司道當正。即集

予方高臥。中西舍。一如隔垣。予呼予曰。我已遣人呼茶。奈我有所言。雖難勿道。即來

節署相告。余即起。盥漱甫畢。聞者告曰。黃總爺來出賄。即質曰。囚已獲矣。我一昔願。幸告

觀察知之。余漫謝之。某曰。勿疑。我於魯都游都下。皆置天羅地網。不能遁也。余曰。足下何以

知之。曾見此囚否。幸先告我。某曰。囚我於光中。見之。囚初逃至一處。有中年婦。贈以衣一領

錢五百。復返其家。則一翁一媪。呼兩青衣執之矣。今已十三。既望。即就縛。我固知之。夷則

我至院以告。一如曰。葉華又弄狡獪矣。叙州去省三百里。道僅楊。馳視之。楊。漢。號。八百里。以

其捷於偵探也。十八日。余偕胡雪方至院。與一如肖廉共飯。飯後。節相亦來共話。忽肖廉僕

汪福。撫掌入曰。囚果擒矣。八百里已欲門。一如遽起。訊問。踰。關。獨。於。極。幾。仆。節。相。笑。曰。一如

坦率。誠不如謝安石之鎮定。成就楊。細。詰。某。語。一。一。體。合。中。年。婦。其。地。翁。媪。即。其。父。母。喜。因

殺。叔。且。貪。賞。故。談。之。欲。醉。呼。里。正。縛。之。也。與。某。城。所。見。老。生。衛。正。同。至。於。魯。都。游。都。及。天。羅

地。網。等。沈。丹。彩。曾。言。之。似。非。葉。華。所。及。特。假。以。神。奇。其。說。一。如。酬。表。裏。一。金。三。十。視。其。城。老

三異筆談 卷四 六

生真成。并。泚。洗。矣。後。葉。軍。前。功。力。竟。生。妖。言。惑。眾。發。新。疆。

有不必焉。不可巧。而必欲巧者。予見二巧焉。一王姓。文恭相國之曾孫。幼文員外之孫。好向

店舖乞錢。乞必誦制藝一首。不唱。蓮花。落。也。鋪戶多識之者。即與錢。亦必誦。詔。乃肯顧。而之

他。其叔。鳳。起。子。儉。培。也。為。子。言。甚。悉。父。母。聞。之。則。快。扉。進。擊。之。則。斷。絕。逸。夜。即。卧。市。間。石。上

後。不知。所。終。一。朱。姓。長。兄。為。別。駕。次。兄。太。學生。羣。從。皆。茂。才。亦。同。此。癖。兩。兄。乃。以。金。二。百。兩。置

秀野橋北。毛大有酒店中。權其子。供乞。貧。見。即。招。之。米。料。酌。飽。滿。而。去。雖。嚴。寒。酷。暑。或

大雨。雪。終。不。家。食。也。余。稽。說。部。所。書。該。巧。者。夥。矣。書。影。所。載。陳。名。春。則。以。一。乞。存。萬。古。綱。常

也。狐。刺。所。紀。吳。六。亦。則。以。一。乞。登。半。生。熟。業。也。二。子。庸。庸。不。足。比。數。第。較。之。場。間。暮。夜。為。妻

妾。所。羞。泣。居。然。加。人。一。等。矣。然。而。巧。可。也。竊。則。何。堪。今。試。立。一。巧。者。於。此。而。呼。之。為。賊。無

不。色。然。想。者。乃。名。流。亦。復。為。之。為。之。而。仍。自。悔。之。而。仍。復。為。之。則。誠。不。可。解。矣。董。五。華。宏。文

敏。宗。伯。之。族。孫。亦。文。敏。司。寇。之。高。弟。也。生。平。有。癖。癖。不。諱。言。之。戚。友。知。其。然。也。珍。秘。多。匿。之

或。斷。墨。羊。丸。或。禿。賴。數。管。藏。置。隱。處。臨。行。乃。欣。然。攜。之。而。去。子。耕。雲。工。練。素。尤。與。余。外。祖。善

言。伊。父。之。癖。誠。不。可。諱。更。苦。消。滴。不。飲。不。能。以。醉。為。辭。幸。所。獲。皆。不。及。一。文。尚。可。聊。以。自。解

耳。請。莊。客。駐。籃。之。篇。不。當。欲。廢。梨。教。焉。

真入府法官

道陵之高。屢絕。屢續。幼時在松見一人。則尚三品真人也。後乃為家傳。堂侍御所。在保定

見一人。則以農家入簾。已。五。品。提。點。曾。以。牧。牛。圖。索。題。在。武。林。見。一。人。則。以。縣。丞。改。授。者

亦。五。品。也。三。人。均。儒。裝。且。甚。庸。俗。不。知。靈。爰。為。何。物。而。所。從。法。官。則。實。有。術。在。松。所。見。之。三

品。真。人。與。姚。氏。有。違。以。送。女。子。歸。來。松。松。民。有。投。牒。者。即。飭。法。官。治。之。一。家。雞。城。十。餘。里。設

壇。行。法。後。告。曰。妖。已。誅。在。法。壇。上。樹。林。中。歸。尋。之。果。見。巨。蛇。文。飾。倒。挂。僵。矣。又。一。家。余。宗。也

居。北。郭。一。癡。病。狂。易。夏。寒。而。冬。甚。法。官。屢。坐。良。久。曰。非。妖。也。冤。也。非。吾。之。所。可。治。也。但。使。弗

業。向。主。者。理。訴。可。耳。厥。之。竟。寂。然。歷。不。半。年。死。聞。曾。越。死。一。婢。投。屍。井。中。故。寒。暖。相。背。也。保

定。署。中。有。燈。圍。一。狐。據。焉。夜。必。以。難。子。七。枚。火。酒。一。尊。享。之。乃。不。甚。羨。視。之。酒。與。卵。俱。空。矣

法。官。過。乃。乞。一。符。榜。於。樞。此。夜。二。鼠。完。然。惟。武。林。所。見。法。官。術。尤。異。友。人。命。若。述。之。言。其。甚

草。或。某。姓。家。蘇。之。西。洞。庭。以。販。糖。為。業。旬。留。在。楚。所。居。齋。室。中。忽。見。繡。幃。一。雙。離。地。尺。許。步

虛。而。行。越。翌。日。復。見。相。裙。六。幅。籠。其。上。自。腰。以。上。則。熟。視。終。無。視。也。恒。懷。兼。旬。而。葉。生。歸。家

人。方。聚。訴。一。偕。歸。友。大。言。曰。此。必。有。物。憑。焉。當。以。道。士。驅。之。圓。屏。上。即。響。聲。應。曰。何必。道。士

三異筆談 卷四 七

看汝先做和尚。即火起帽中。燎毛灼膚。嚴嚴而去。葉愈忿。奮然曰。吾歸途聞天師在杭。並往

訴之。即留原船。登樓。屏上復作聲曰。汝敢行。吾即取汝子。時子方游戲堂前。蹶然而倒。葉更

毅。然。不。顧。曰。有。命。在。天。妖。何。能。為。絕。裾。而。去。至。杭。投。一。牒。飭。一。法。官。往。治。例。需。四。十。金。葉。倍

奉。之。懇。其。速。往。法。官。曰。無。庸。吾。受。牒。後。已。轉。牒。蘇。州。土。神。暨。爾。家。中。當。且。布。天。羅。地。網。不。能

遁。也。先。遣。二。刀。士。用。黃。巾。縛。首。行。纏。束。足。手。三。股。叉。又。取。一。雞。籠。衣。葉。備。身。符。篆。一。夕。而。至

擇。於。廳。事。結。壇。另。選。一。室。命。葉。氏。長。少。咸。集。焉。聞。其。戶。有。隙。皆。綴。以。符。籙。葉。及。二。刀。士。從。以

法。水。洗。目。徧。步。壇。中。良。久。忽。驚。鴻。一。瞥。即。發。一。符。兩。符。一。符。判。籙。甚。工。未。幾。後。得。一。物。則

所。見。之。相。裙。也。至。下。午。又。似。着。物。而。無。所。現。法。官。捉。搦。之。納。諸。瓶。有。聲。吸。吸。然。云。即。婢。也。傍

晚。復。獲。一。婢。亦。納。之。瓶。瓶。作。傾。側。狀。乃。以。符。重。封。之。始。不。動。入。夜。圓。盜。穿。步。益。速。刀。士。忽。大

呼。妖。逃。入。灰。簾。中。失。法。官。乃。吸。淨。水。向。簾。一。噴。覺。迅。雷。轟。然。葉。亦。震。耳。聾。其。簾。細。骨。滿。中。絕

似。千。百。龍。魚。之。足。妖。乃。絕。此。事。揭。簾。勇。亦。言。之。且。曾。親。至。其。家。妖。附。之。屏。遂。妖。之。室。均。死。然

惟。言。葉。有。珍。寶。石。合。屏。十。二。幅。為。妖。所。焚。盡。而。屏。不。焦。則。俞。君。所。未。言。者。

高氏奪華 得天司寇原配夫人高合蘭先生女。江村居事之孫女也。歸清河時。年十八。廟見使循禮。

危殆矣去時之曰：爾下諸人尚敢執事否？曰：甚勤。然未免太勞。即執新一位俾新必再而曰：他家一如是乎？曰：媳家止架新子。應將媳則以承沃之。太翁笑曰：此金谷園中故事也。曾聽之盛人傳言。即圖章亦一十具。玉石品磁或備。予尚見一方。乃真書起首。因司寇常用。致獨存。錦云卿二字甚工。一日赴師處慶壽。情上珠為人。所願。太翁性嚴。慮有呵責。乃歸。謀諸婦。高夫人云：此珠本二顆。以三千金購之。一以裝君帽。一以綴金釵。無嫌也。司寇大喜。然珠若無穴。不解作。將命小奴以鐵錐穿之。不入。擊以巨石。珠裂為二。片刻而三千金俱失。爾威餘。夫人舉一子。渤海船外。孫昨儀有正龍頭刺。孫袖百幅。高氏婢温即以兒兒。兒欲。幻花主人聞而欺曰：此一袖已足。錫兒矣。谷蘭先生與陸雙柑最善。雙柑存一客。住谷蘭之內。值自餘不見。供給極。一日。蘭者報曰：主人報。則谷蘭已入。且深道。款。曰：有所欲。幸即以雙柑與我。一也。客乃請曰：願効刀門下。弗令人呼。客幸矣。谷蘭即呼網紀來。囑之對曰：府中事。有主者。無己。惟近京。蘆臺一帶。道租已及三萬。無暇料理。但積甚。無以為。谷蘭俯仰久之。曰：欲以奉煩。可乎。客曰：幸甚。乃檢熟而往。客頗練事。往索月餘。得五千金。雖未及十分之二。然此冷儻。似可藉手。報命矣。造册。金歸。又獲之。旬餘。復得見。奉冊呈。金方將陳。谷蘭略一勞苦。初不省視。頗覺久之。客進曰：自往未得。會。嗣後當漸有生色。

三 卷 下 頁

八

谷蘭握手曰：何可再也。重勞長者。殊深惶悚。即以五千金為壽。幸勿嫌也。客乃拜賜而歸。居。然小廉矣。谷蘭先生一生揮霍。司寇挽詩云：文人永世寵弱冠。紫宸前。性命杯中酒。生平語外。揮霍。蓋不着一絲毫。誰最傷知已。詩人孟浩然。孟公以况雙柑。皆紀實也。子三臺君。已中落。豪道猶有父風。程翰林。陶做三臺金。積子母已七萬五千。親自來。館於。一日。束裝欲歸。外祖問之曰：程君。買已清乎。曰：清矣。曰：何其速也。曰：我找與二萬五千。結十萬金。果乃得清耳。三臺子作令。陝中。以公私交際。潦倒而死。極盛而衰。果其理也。快令為江村。曾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亞聖之言。豈欺哉哉。

嚴生園柱。嘗有詩名。松江太守。七閣。蔡公長。沈。尤重之。倚為司命。一日。應病家。聘。至。謝。寓一古利中。夜夢。兩青衣來。云：冥中有訟。對。理。夢中。折之。問。有。某。可。免。否。答。以。免。則。不。能。違。或。能。效。第。須。多。費。耳。恍惚。聞。與。之。要。約。晨。起。即。令。僕。從。市。箔。箔。箔。不足。復。益。之。鄰。村。焚。之。竟。日。反。滿。數。斛。夜。復。夢。青。衣。報。命。曰。安。矣。從。此。貼。然。後。十。餘。年。重。至。某。寺。白。畫。見。二。青。衣。曰。君。今。當。行。曰。尚。可。緩。乎。曰。不。能。前。以。謀。首。蔡。長。淫。未。來。君。列。次。名。故。有。解。可。待。今。蔡。已。關。到。尚。何。待。言。訖。瞑。眩。至。夜。即。殉。于。寺。中。又。李。君。明。吉。即。廣。文。樵。峯。之。父。一。生。游。華。三。山。晚。年。

歸老家。居。疾。作。見。眾。鬼。集。或以。理。折。之。鬼。俯。首。而。退。或以。情。諭。之。鬼。亦。捫。心。而。退。最。無。理。者。一。售。茶。葉。翁。脯。人。有。尾。欠。二。錢。未。楚。亦。尋。來。索。以。冥。錢。對。付。之。即。唯。唯。而。退。惟。一。鬼。請。保。不。準。竊。微。待。質。厥。妻。無。依。窮。困。而。死。腹。中。有。胎。請。客。一。批。而。該。三。命。終。不。肯。退。時。居。停。主。亦。罷。官。家。居。李。札。致。之。曰。此。獄。為。君。而。起。然。待。質。照。例。我。有。辭。莫。遠。購。來。數。錢。解。我。行。當。理。之。地。下。主。者。乃。卒。又。余。在。保。德。道。道。一。趙。姓。練。習。拳。擊。而。不。肯。就。罪。購。拘。之。曰。我。先。子。因。提。刑。主。席。半。老。謝。事。一。日。偶。夢。為。冥。吏。所。追。則。有。訟。其。枉。斷。者。謂。浮。收。情。真。乃。斷。以。誣。控。充。發。趙。抗。詞。對。曰。直。隸。營。數。差。務。業。重。州。縣。以。公。濟。公。常。恐。不。給。敢。侵。漁。且。若。所。言。豈。真。為。鄉。里。訟。冤。意。在。恐。嚇。吏。胥。希。圖。包。攬。耳。子。以。違。成。尚。何。枉。乎。冥。吏。笑。曰。該。誅。心。之。論。也。乃。叱。退。訟。者。然。我。父。請。身。佐。提。刑。理。直。氣。壯。若。在。州。縣。幕。中。則。氣。先。餒。矣。故。城。子。孫。勿。會。厚。幣。還。就。有。司。也。此。三。事。一。得。之。金。翁。所。傳。一。得。之。某。僕。所。聞。一。得。之。趙。子。所。述。三。人。尚。稱。鄉。黨。自。好。雖。未。知。獄。情。委。曲。計。尚。無。得。賄。賂。虛。語。等。而。不。遠。千。里。鬼。趣。紛。紛。吁。可。畏。哉。至。外。祖。所。記。蟻。蜂。事。尤。奇。楓。溪。人。某。門。從。織。而。買。計。敵。虫。甚。猛。乃。爾。待。蜂。者。針。藏。草。中。遂。放。虫。主。伯。知。一。怒。病。死。死。後。作。祟。某。家。某。違。術。者。購。之。城。隍。竟。安。三。月。而。祟。復。作。且。曰。汝。能。謀。我。不。能。謀。蜂。也。蜂。為。我。抱。告。訟。城。隍。得。直。今。不。能。含。汝。矣。某。竟。卒。蜂。豈。有。毒。洵。然。

徐氏風表
余娶于徐。妻。甚。周。以。保。舉。宰。使。之。鎮。遠。曾。祖。墓。以。明。經。秉。鐸。著。聲。再。上。一。世。為。某。翁。則。生。子。明。李。矣。弱。冠。以。幹。練。為。父。老。所。推。崇。積。時。土。寇。蜂。起。合。族。均。思。避。寇。聚。糧。一。月。各。哀。室。中。所。蓄。糧。土。坑。埋。之。料。理。既。畢。遣。子。來。命。某。標。可。遊。亂。所。往。返。三。日。歸。則。一。片。瓦。礫。全。家。被。禍。矣。乃。才。身。適。逃。幸。本。朝。定。鼎。業。宇。皆。慶。太。平。五。歸。檢。校。數。十。家。舊。聚。併。於。一。身。田。家。無。玩。譽。宅。兆。召。地。師。曰。吾。今。已。富。亦。不。願。賣。折。得。宜。子。孫。者。埋。我。骨。地。師。為。卜。一。地。曰。不。富。不。貴。尚。宰。百。里。來。盈。百。丁。亦。流。五。世。再。傳。而。鎮。遠。君。今。陝。西。昆。李。二。人。至。外。父。輩。十。五。人。內。兄。弟。三十六。人。妻。伯。樂。尚。最。豪。華。有。土。官。之。目。乾隆。二。十。年。松。郡。偏。災。中。丞。莊。瀛。國。勳。富。戶。領。銀。赴。川。湖。買。米。榮。尚。獨。不。從。瀛。國。將。罪。以。阻。挽。公。事。榮。尚。與。袁。子。才。有。交。乃。走。金。陵。乞。子。才。為。解。子。才。為。進。言。于。望。山。節。相。極。言。保。富。有。經。勸。捐。非。故。望。山。相。即。通。諭。守。令。某。城。勸。捐。之。示。一。夕。俱。收。富。紳。為。之。大。快。榮。尚。終。不。自。安。乃。獨。住。漢。口。市。米。數。萬。載。歸。平。糶。請。紳。多。效。之。民。以。大。和。而。徐。由。此。中。落。嗣。以。樂。善。好。施。將。授。官。入。都。見。諸。鄉。親。還。而。歎。曰。以。若。所。為。大。不。如。我。即。具。呈。不。習。吏。事。願。就。虛。銜。乃。以。州。同。放。歸。後。東。海。一。門。潦。落。盡。盡。止。妻。仲。弟。寶。璣。遊。楚。北。興。國。州。吏。目。尚。能。支。柱。數。十。年。前。所。見。解。次。梅。比。棟。宇。如。雲。皆。一。片。瓦。礫。豈。豈。惜。墨。花。居。

三 卷 下 頁

九

歸老家。居。疾。作。見。眾。鬼。集。或以。理。折。之。鬼。俯。首。而。退。或以。情。諭。之。鬼。亦。捫。心。而。退。最。無。理。者。一。售。茶。葉。翁。脯。人。有。尾。欠。二。錢。未。楚。亦。尋。來。索。以。冥。錢。對。付。之。即。唯。唯。而。退。惟。一。鬼。請。保。不。準。竊。微。待。質。厥。妻。無。依。窮。困。而。死。腹。中。有。胎。請。客。一。批。而。該。三。命。終。不。肯。退。時。居。停。主。亦。罷。官。家。居。李。札。致。之。曰。此。獄。為。君。而。起。然。待。質。照。例。我。有。辭。莫。遠。購。來。數。錢。解。我。行。當。理。之。地。下。主。者。乃。卒。又。余。在。保。德。道。道。一。趙。姓。練。習。拳。擊。而。不。肯。就。罪。購。拘。之。曰。我。先。子。因。提。刑。主。席。半。老。謝。事。一。日。偶。夢。為。冥。吏。所。追。則。有。訟。其。枉。斷。者。謂。浮。收。情。真。乃。斷。以。誣。控。充。發。趙。抗。詞。對。曰。直。隸。營。數。差。務。業。重。州。縣。以。公。濟。公。常。恐。不。給。敢。侵。漁。且。若。所。言。豈。真。為。鄉。里。訟。冤。意。在。恐。嚇。吏。胥。希。圖。包。攬。耳。子。以。違。成。尚。何。枉。乎。冥。吏。笑。曰。該。誅。心。之。論。也。乃。叱。退。訟。者。然。我。父。請。身。佐。提。刑。理。直。氣。壯。若。在。州。縣。幕。中。則。氣。先。餒。矣。故。城。子。孫。勿。會。厚。幣。還。就。有。司。也。此。三。事。一。得。之。金。翁。所。傳。一。得。之。某。僕。所。聞。一。得。之。趙。子。所。述。三。人。尚。稱。鄉。黨。自。好。雖。未。知。獄。情。委。曲。計。尚。無。得。賄。賂。虛。語。等。而。不。遠。千。里。鬼。趣。紛。紛。吁。可。畏。哉。至。外。祖。所。記。蟻。蜂。事。尤。奇。楓。溪。人。某。門。從。織。而。買。計。敵。虫。甚。猛。乃。爾。待。蜂。者。針。藏。草。中。遂。放。虫。主。伯。知。一。怒。病。死。死。後。作。祟。某。家。某。違。術。者。購。之。城。隍。竟。安。三。月。而。祟。復。作。且。曰。汝。能。謀。我。不。能。謀。蜂。也。蜂。為。我。抱。告。訟。城。隍。得。直。今。不。能。含。汝。矣。某。竟。卒。蜂。豈。有。毒。洵。然。

靈雲鳳臺高巖然獨存。

秦景明

秦景明松之泗涇人以醫名。國初於痘疹尤驗。真有造化手。一日應郡邑之招。泊舟舟外。朝暾初耀。見一女於橋陰。布謂其儻曰。汝試往抱其體。戲之儻曰。有父兄在。必能老孝。秦曰。我在何懼。童如其言。潛往女後。力辯之。女大駭。村人畢集。將執童。秦於端首。遂呼曰。吾所使也。村人多習秦者。相將登岸。詢以何故。秦問若女尚未痘乎。曰。是將出痘。然毒伏於腎。見熱復隱。則不可藥。吾故驚之。俾毒提於肝。乃可着手。眾愈擁之。求為劑。秦曰。某家病方亟。盼吾如慈。離此間。數里有某姓者。術頗工。可延之。某至。即舉手賀曰。是兒我早知其症。險今幸作驚。非絕症矣。眾告以秦事。某乃飯心捧手。執弟子禮。終身。秦技絕人。而惟最好博。一入局。則天子呼來不上船也。南翔有富家兄弟均卒。始煙共一子。年數歲。出痘。其母遣僕飛舟迎之。限以晷刻。至則秦已入局。託以湖遊。通運而來。至湘。視已成反。關不可為矣。拂衣而去。延賓者尼之。謂遠道而來。一飯而去。非禮也。延入別室。則兒母已出一手。捉其鬚。一手握刀曰。我今飛棹來迎。費頭甚多。此間無長江大湖。何所湖。湖即畏。顯。輕與急。控我不吝數十金。前時許。尚顯。復隱之故。由汝致之。兒不能生。我亦不欲生。若亦不三具筆。卷四

得生也。我判若。即自判。不忍見兒之絕。差可剖心於長。似持面於故夫耳。秦大寤。不敢致辭。但曰。尊矣。婦復激之曰。若有仙名。而不能療一兒。半生名譽。皆盜竊耳。秦俯仰問曰。有一策。姑試之。乃令掘一坑。置席其上。於兒肩黃土。偏擁其身。惟留面目。煎藥水。洒之。後以席覆其上。婦鑰其門。偕秦共守之。至夜半。忽聞奇臭。不可耐。秦躍然喜曰。生矣。出兒視之。痘已復顯。但皮敗肉腐。差成通。秦又欲路。婦仍尼之曰。難先生留此半月。妻願奉千金為壽。即於飯後行道。以惠我。治比。珂里有事。高足均可了之。後日約數人與之。局。秦亦樂而忘歸。幾如劉後主之不復思蜀矣。後漢父老聞之。延者。踵。所獲又復倍之。秦乃聖。婦。是兒母子之福。我不敢貪天功也。婦固納之舟中。乃強受而返。因即以金造一痘神院。秦九十餘乃卒。墓木已拱。而痘神院巍然尚存。秦之墓年有。有。道人就。秦按其脈曰。六部皆陽。人間無此脈也。道人手拂其額曰。子可。後不見入門。則兒。環。蓋手拂處。已黑如漆。而其餘仍白如雲也。今呼為半。而秦自署曰仙。因憶沈君烈。承有痘神殿。背。疏一。為真。遊。三。時。劇。愛。之。附。錄。於。左。惟。清。真。觀。之。左。廂。有。痘。司。神。之。小。院。捧。紅。雲。五。色。散。河。陽。一。縣。之。花。借。丹。火。九。運。結。金。谷。滿。園。之。果。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得。之。則。生。行。其。禮。奏。其。樂。其。所。尊。無。思。不。服。但。凡。庭。雖。已。鋪。集。而。棟。宇。未。能。驚。飛。響。如。人。家。蓋。頭。而。無。草。何。堪。風。

王協衷

上海王協衷以醫名武林。本郡亦重其名。然不悅於魯。惟清河倚為戶。祝大木先生次女。通姚氏。未知其為心求觀察。為約風正。即也。母戴夫人。鍾愛之。留之。刻。有。姓。彌。月。偶。令。小。婢。折。花。花。高。輝。短。不。及。咫。尺。乃。振。袖。而。起。一。俯。仰。間。腹。中。忽。作。兒。啼。聲。聲。歸。寢。室。呱。呱。者。竟。不止。舉。家。惶。懼。乃。迎。王。君。視。之。王。視。曰。易。耳。遂。取。圍。棋。一。盤。傾。之。地。命。兩。僕。婦。掖。女。公。子。徐。步。室。中。一。拾。起。拾。至。五。十。三。着。而。啼。止。矣。共。神。之。王。曰。非。也。胎。十。月。時。兒。之。六。腑。五。官。皆。備。胞。中。有。格。焉。一。枚。小。於。蓮。的。兒。含。之。今。以。攀。花。枝。脫。故。啼。然。苦。無。從。湊。泊。是。以。使。之。前。復。左。右。軟。側。賊。賊。乳。一。合。則。自。寂。然。無。聲。巧。也。未。旬。而。產。子。母。均。安。又。某。典。商。席。著。月。病。熱。如。坐。甌。中。延。王。祈。治。且。云。病。不。可。耐。欲。頃。刻。愈。王。令。列。大。缸。數。隻。偏。市。市。上。腐。漿。鎮。中。店。數。十。家。搜。羅。殆。盡。傾。滿。二。巨。缸。復。令。健。僕。研。青。竹。竿。攪。沫。起。把。之。剝。缸。約。兩。時。許。沫。亦。盈。缸。乃。酌。以。飲。之。略。盡。數。碗。則。胸。膈。豁。然。頭。目。灑。然。竟。已。霍。然。起。從。者。私。問。之。曰。腐。漿。清。者。常。裏。以。甘。三具筆。卷四

潤法。風之萬編。其義何居。王曰。如若所言。則人皆虛扁。何事乃公為。且破守錢奴二賈音。蝨。瘻。貧。民。萬。斛。湯。塵。不。大。快。哉。與。武。林。醫。陳。君。至。相。好。而。至。不。相。合。王。主。河。間。多。用。寒。涼。陳。主。東。垣。專。攻。溫。補。視。其。方。如。胡。越。然。一。生。無。閑。言。外。祖。芳。正。蔡。公。與。王。尤。暱。戲。問。曰。君。與。陳。公。皆。國。手。然。君。以。冰。釋。而。陳。用。火。攻。應。手。皆。傳。郵。所。不。解。王。曰。公。果。不。能。解。也。夫。十。全。難。得。周。官。言。之。今。吾。以。寒。往。而。臘。腊。之。毗。陽。者。宜。矣。然。終。之。結。火。者。愈。矣。或。真。熱。而。假。寒。者。轉。矣。或。始。熱。而。終。寒。者。勝。矣。至。真。寒。者。喜。屬。之。陳。君。飲。手。而。退。虎。偉。十。可。七。八。也。今。藉。藉。諸。公。或。昨。熱。而。今。寒。或。朝。寒。而。暮。熱。甚。且。尤。熱。而。湯。寒。君。寒。則。臣。熱。藥。自。為。戰。病。不。知。名。無。怪。遂。吾。二。老。人。之。胸。有。成。竹。也。外。祖。曰。霍。頭。斗。火。籠。內。條。冰。古。今。人。何。遠。不。相。及。也。相。與。胡。虛。而。起。偽。藥。致。誤。金。明。經。良。玉。鑰。工。時。善。醫。子。家。小。靈。臺。時。對。衡。望。字。先。府。君。以。故。事。之。與。外。祖。蔡。尤。厚。茲。必。移。善。作。劑。宗。法。東。垣。其。視。藥。尤。嚴。味。味。按。之。頭。某。一。生。謹。慎。然。幾。誤。人。性。命。者。已。屢。一。為。某。家。五。歲。兒。病。肺。風。初。用。麻。黃。三。分。不。應。益。以。五。分。又。不。應。第。三。劑。益。至。七。分。而。額。汗。如。珠。脈。亦。欲。脫。矣。急。以。人。參。五。味。止。之。轉。以。牡。蠣。龍。骨。始。痊。診。之。則。前。所。用。皆。偽。者。七。分。則。真。麻。黃。不。覺。已。過。重。矣。一。為。某。店。一。主。計。病。水。腫。以。十。葉。湯。逐。之。再。劑。不。應。因。案。前。檢。索。藥。驗。之。朽。

敗絕無氣味止臨赴別店易之一劑而愈。金大老醫藥故事而免然亦憐矣。乙亥子八都
海上張君方術甚靈。張為少純。時來遠。昆亭即第。走馬。望中時發浩。謂己
章有。那。一。門。首。無。盡。日。可。得。數。百。文。足。供。維。生。一。日。有。事。外。過。令。一。夥。守。店。夥。忽。內。進
逾。一。德。情。之。代。冠。須。與。歸。問。徒。曰。有。市。者。乎。曰。有。某。人。來。市。旋。覆。代。請。港。一。劑。已。權
付。之。夥。檢。照。一。過。大。驚。曰。代。請。於。爾。頃。取。耶。曰。然。曰。誤。矣。此。信。也。緣。鄉。人。多。市。以。種。菜。故。著
之。復。店。兒。童。之。戲。弄。也。故。高。置。之。汝。亟。往。告。曰。無。不。良。須。易。之。計。尚。可。及。徒。狂。走。而。去。未。至
數。里。忽。有。猛。犬。逐。而。咬。徒。駭。路。告。夥。多。自。往。視。之。則。哭。聲。盈。耳。矣。於。官。醫。請。以。藥。渣。驗
視。之。則。諸。藥。均。已。腐。爛。信。尚。宛。然。乃。治。徒。以。過。失。殺人。罪。而。余。家。亦。破。且。從。此。種。芝。採。亦。故
鄉。皆。無。地。自。容。故。三。千。里。外。出。此。下。策。也。余。笑。謂。之。曰。子。以。醫。被。禍。故。來。不知。又。有。人。以。醫
避。禍。欲。去。也。蓋。陳。君。倫。文。通。求。辭。行。因。述。其。事。於。張。使。君。吳。江。人。以。贈。錄。生。議。致。州。佐。知。醫
一。日。在。寓。見。監。獄。人。至。馬。米。遂。問。何。所。但。云。府。中。陳。不。敢。離。隨。之。往。至。一。處。入。門。數。重。有。內
監。出。引。之。朱。門。騎。戶。急。進。倉。遂。至。一。室。則。編。帳。雙。垂。於。帳。縫。中。出。一。手。診。之。左。右。進。診。舉。問
臥。者。何。人。官。者。即。叱。曰。請。君。診。脈。何。問。為。乃。易。詞。以。探。曰。曹。服。過。藥。否。曰。服。有。單。可。查。即。請
單。驗。之。官。曰。可。然。此。單。無。驗。不。足。效。也。閱。單。略。得。大。概。病。者。幼。婦。症。似。產。後。約。略。定。方。而。出

三異筆談

卷四

十一

明日藍翎人復來且云今日王爺在府恐傳見乃盛服以往儀郡王生坑上以總我故藏之
見客入為起立命移一椅實坐云病者乃格格年十六去年已下降今春姓以少年不慎半
產昨服先生藥大好幸終療之且謂左右宦者曰傳語格格醫須望聞不之避面乃復入診
格格出則復挑藍翎真天人也使已得解乃大用苦藥數劑而愈再入再見以大繼一卷荷
包兩對銀四十兩酬之曰曹地山神父廣法高明洵不誣也今而後吾府中使君為司命矣
拜謝而出轉計可一不可再托詞從館滯隱進去張君聞之胡虛而起曰吾方思日莊馬錢
一千亦尚未穩

健咳

古健咳

客釋史多述之

即近代如王克新徐原一諸書亦多紀載外祖蔡公云曹路馬學士

豫張如英戶部以親家讓之俗例喜用雙工八春則十六碗見學士一下箸而碗已盡十

六碗不需片刻也將欲離席主人曰尚須一飯一粉一梳一篦十餘碗見者皆問蓋乃起

立曰飯亦飽矣請辭入內省女馬夫人素檢之請曰外間恐未慶飲學士答以肴饌大佳惟

飯碗大小難為侍者耳乃以兩蹄兩鴨連即以一品碗盛飯又盛其兩蹄鴨亦無餘渣們腹

曰可矣始去及遣使送盤榻至學署中見馬後以巨盤蒸餅數十肴以白肉一冰盤又復

大嘆蓋北人非楚參不能療飢耳後竟以善啖貧其家醫士吳江陳君一曾宗伯地山家食
恆苦不飽每逢會款為瑞門生接場設席會館取其便也席中惟臘蹄一啖臘肥臘酒
後無下箸者明日家人聚集置巨鐘中或十或八此公儲噉時也即候已噉肉肉骨且駭亦
不嫌時樓堂師在座曰臘蹄猶可我昨在竹井相公家陪席請宗伯過主素席三筵亦復併
吞之知此老胸中殊不辨精粗美惡也然此皆熟而膾之子所親也乃竟有不火食者登仰
北蘭三場坐問字號短粗而潤一號止二十房故三號號作一號十四日已刻見一人肩生
豕半體而入意謂往供給所而誤也至則置生豕於板告於眾曰鄙人有飢疾故備此自給
願請君勿哂料理粗糲即云苦飢先揭豕中膏豕之壁曰此豕可療渴我以代滷茗也拔
利刀割之旋割旋啖血尚淋漓唇脣間割其三之一曰勿過須勻供兩頓餐耳切其餘陳柳
豕尚可三十斤許計其所食已可兼數十人十五日下午簾簾不復知聞十六早跡之則已
杳豕其料蓋豕思踏食故見其卷條曰字號情忘其姓名同寓多好棹文有以樊噲况之者
周肖濂曰曾何足道許子以全貌變終是神農後人斯更在屠人氏前矣古豕宜小豕之震
而驚之也

三異筆談

卷四

十三

曹副憲劍字先生言得天司寇其表丈也為律例館總裁時按印將進書道奴召曰明日有
暇幸助我時曹未入軍機內閣事簡下直即往司寇於未初歸邸令取所徵書籍置陳床上
屬劍亨檢其中關涉律例者繕出盈兩几計不下百本司寇飲酒每飯四茶杯說足於竹榻
少寐片時侍僮屢屢看潘一巨碗鋪竹紙數十張起而盥漱畢盤所舖流流竟一過仍置原
處閉目靜坐少頃即仰紙和墨下筆如飛頃刻間一卷書已按招曹曰鴻才幸為我一檢計
閱半年而書成惟說一字乃尺寸之數也又聞曹與友數人賭記項羽本紀司寇及張天雁
屋事均一檢曹屋堂草蔴南各五條亦能強記曹屋蔴草川編之終日迄不能舉其辭也
人之賦秉相懸豈不遠哉曹公言天麻神仙人得天由善知穢來皆風因也語云書到今
生情已遠良不誣也又有更非意想所及者曹錫童善呼國克國章善能通漢語工繕譯時
已八十餘餘鐘鐸例舉動驚人曹致詞曰純根酒未未悟三乘願即以儒宗印合因舉一僻
旨叩之曹笑曰庸微九流安知大達第君所問現在某書某府某某某可取證也初猶疑
其術幻後即以楞嚴華嚴諸論均滔滔滾滾熟如翻水於楞嚴咒及華嚴字母尤提唱梵音
先聲聲聞妙諦曹不禁頓首皈依曹手曰君現宰官兼此比丘身總一會上人願祝翻
身時切勿墮落耳曹甚感其言且謂得先生亦未免有愧此語至曹亦曾見禪師備德尼

雖現自在天身。卻盡然一物。全無智慧。怪為業化住持。達天呵叱。至于所說。戴子刑。給吳子梅。梁幼時。皆具萬夫之勇。迨時。德日深。聰明日敏。將屆知命。已較少時。年漸遠。授堂師。皆言。味禮。團練。三歲。能誦香山歌行。五歲。能讀江海諸賦。均無須再過。今計將冠。淹沒無聞。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者。也可冠宮。度兩張公誠。莫乎不可想矣。

善飲

璞堂師傳述祖文定公善酒。日必百餘。予告錄。年已九矣。餘一子少宰。侍養夜膳。少宰陪五十觥。五孫各陪十觥。若餘與未盡。呼兩老妾出。均五十餘。又各陪數觥。乃寢。自致生平無可與共飲者。或舉一榼。能盡燒春一壺。未見其醉。且曰。惜。工不足。偶公笑曰。醉。卿豈分階。即令促之。來與對坐。前各置一小紅。取燒春一大壺。傾其中。泛醜。自取吸之。歷半時。二人均醉。公謂工曰。能再飲乎。曰。能。復取一壺。飲如前。及半。梯工私於侍者曰。府中有釐米與我一籃。公聞之。哂曰。是將欺已。呼救兵。鎗與疏果。又盡之。則梯工已臥。覆側矣。公乃灑然。但曰。今日已醉。爾問何汗出也。近聞。姚某。梅餘云。勅。侯亦能盡百觥。然滿十杯。必淋漓。一菜五行。或侑以雜劇。飲必長夜。似非雅量。早為石學士之所呵矣。余所見下僚中。湖北。廬山。令劉尹。具。誠能以燒春。取。樓堂先生。醇酒。雖未滿百。能亦不下六七十。舉也。席罷。遣僕。餽。則又飲百。植。良不如願之一。飲也。

陳眉公

眉公先生年未三十。即納衣中。養父母。蓋當萬歷中葉。天下太平。而先生洞曠。先幾不待終日。履霜。整。冰。臨。至人之明哲也。第名望太重。老年高。均折。簪行師事之。機山相國之再起也。詢天下要計。先生俯仰久之。慨然曰。庶幾拔一毛而利天下乎。時雙魚。帥毛文龍。悍甚。既通款。大清。縱恣。部。曲。攪。亂。連。累。孔。李。取。尚。皆。其。舊。時。部。曲。也。毛耳先生名。遂。牙。將。持。厚。幣。乞。文。先生。却。之。牙。將。怒。謂。何。物。秀。才。不。識。好。惡。是。區。區。者。而。不。舍。身。勢。將。用。武。乃。命。門。下。單。單。付。去。因。消息。之。悉。得。其。罪。機。山。入。關。後。即以。屬。輕。略。袁。崇。煥。袁。抵。邊。察。之。信。乃。從。傳。人。龍。象。即。於。座。上。出。上方。斬。之。部下。悉。叛。去。崇。初。亦。不。罪。後。中。大清。反。間。而。崇。煥。向。以。論。軍。政。為。大。璫。所。忌。東。閣。階。之。遂。罹。慘。禍。田。宗。之。味。而。後。煤。山。之。變。非。不。幸。也。乃。庸。腐。如。豈。特。先。

生。輩。獨。真。宗。哀。顛。倒。是。非。至。誣。及。先。生。謗。為。構。議。蒙。垢。者。垂。二。百。年。幸。高。宗。純。皇。帝。於。乾。隆。年。間。明。降。諭。旨。並。謀。之。反。間。端。之。陰。謀。灼。然。未。著。且。錫。袁。崇。煥。元。孫。任。職。於。是。悍。帥。之。奸。孽。臣。之。蓋。明。然。揭。日。月。而。行。而。若。輩。依。草。附。木。滴。瀟。沈。沈。不。啻。見。晚。日。消。聖。主。之。聖。昏。主。之。昏。不。可。為。萬。世。鑑。哉。今。春。木。先。堂。為。白。石。山。莊。舊。址。與。施。子。野。紹。莘。分。吟。而。居。樓。風。流。一。時。翕。集。舊。藏。合。錦。一。卷。為。山。莊。飲。集。時。隨。筆。凡。十。人。內。知。名。者。陳。董。而。外。如。藍。田。叔。楊。龍。友。陳。才。遂。其。餘。即。不。甚。著。名。者。亦。無。凡。筆。內。有。女。郎。一。作。竹。兩。竿。娟。娟。楚楚。想。見。其人。董。尚。書。紅。葉。一。樹。硃。砂。澆。染。極。研。豔。眉。公。抹。遠。山。一。角。用。小。李。將。軍。法。針。陽。倒。影。金。碧。燦。然。



耳

郵

清 羊朱翁著



耳 郵

耳郵提要

是書為近人俞曲園所著羊朱翁者俞字之切音也自序有云耳聞多於目見關於人事者十居其八關於鬼神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勸懲所在仍不外乎男女飲食之間其取名耳郵者蓋猶是宋人張端義貴耳集之微旨也

序

墨子書引周燕齊宋之春秋所載如杜伯莊子儀託觀葉中里微諸事皆近於小說家言是即虞初三百之權輿蓋誌怪神從古有之矣然竊以為驚心動魄之事即在男女飲食之間非必侈談靈怪然後耳目一新也余吳下杜門日長無事過有以近事告者輒筆之於書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之一二而已其用意措詞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志在勸懲也因耳聞者多目見者少故題曰耳郵猶曰傳聞云爾昔宋張端義著貴耳集取尊聞之美文入好奇鴿戶此固固有所受之矣羊朱翁自識

耳

郵

序

清羊朱翁戲編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闈鎮人。少孤貧。備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收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已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携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居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感其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闈卷即載。謂考叔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擬拾遺。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為所獲。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携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偽為黨人耳。替妻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欣慰。親宴華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有陰德乎。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金陵一僧持戒律頗嚴。一日有貧子來。見其舊鄰也。泣而言曰。老母不食三日矣。僧憐之。贈以數金而去。去不復來。僧亦忘其數。居數歲。僧忽病。恍惚見神人責之曰。汝為僧。何乃殺生。行且入地獄。僧覺而自念。久斷葷血。奚有殺生之事。正疑訝間。鄰子復來。還金如所贈數。曰。蒙吾師之惠。粗得溫飽矣。問所業。曰。為屠。僧大驚。告以所夢。曰。子誤我矣。鄰子亦驚。即偕至佛前懺悔。誓不復屠。并願放生百萬。以贖前罪。是夜僧夢人以涼水灑之。病即愈。鄰子後亦為僧。夫投人以刀。人以其刃殺人。歸罪於投刀者可也。子人以厄酒。人即以其酒醉人。不得為予之酒者之罪也。僧以金贈鄰子。豈知其將屠哉。神之責僧。似乎太刻。若然。人無敢以金贈人者矣。是阻人為善也。然僧不病不屠。鄰子必終為屠。是神之刻責僧。正神之曲成鄰子也。意其人亦有風機。神不欲其墮落。故轉轉為此。以警覺之歟。

和何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風範修眉。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各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相慕。以其佳。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肯人嗷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

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為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折素蓄。旋即仳離。乃嫁一官人為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適周甲。得之為適室。其妻久卒。謀以為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抗儂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稱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長。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為覓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與。必為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賢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眾人國士之言。本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某乙性陰險。而有幹才。善事某甲。甲信任之。使司出內。無所苟。甲且死。以妻子託乙。涕泣自任。甲死。經營其後事。不遺餘力。人皆稱乙之賢。而歎甲之知人也。甲雖妻年尚少。而貌甚陋。乙託認白家事。出入閨闈。多方誘之。遂為所染。由是益見信任。遂大肆其所欲。盡去其舊人。而以私人易之。居數載。甲之資財。大半歸乙。乙遂託故亡去。或勸甲妻宜訟之官。甲妻內愧弗問也。乙遷居他縣。為富人。然無子。止一女。

與中表某。兩途。遂偕逃。丙故無賴。負重金。鬻女於倡家。女有姿色。在風塵中。頗有聲。一日有少年來。留宿。極相得。私訂嫁娶。少年窘於財。不能數來。女恒以他客金私助之。乙自失女。後鬱鬱不樂。無何發病。死。妻思女甚。遣人四出訪求。知女所在。以金贖歸。將與論。女以所私訂者告。乙妻問。姓氏。鄉里。即某甲子也。憮然曰。爾父當日實負彼不圖。今日爾以身報之。遂致意甲妻。甲家既中落。子年長未娶。聞之亦良得。遂使其子就姻於乙家。彌月之後。挈其妻。并以乙妻及乙之所有。盡歸其家。噫。乙巧矣。烏知造物者之更巧也。

維揚李氏。補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某。觀其色。而無以自適。乃重賂其鄰。使為間。會其子將出。就傳。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於其旁。側移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曰。欲入塾者。勿距。使鄰人以告某。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喜過之。類以飲食餽遺。一日出數十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願以此少佐。餽粥。子持歸。白母。母曰。幣重言甘。得毋誘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某則大喜。乃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

子謝曰。子之惠愈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報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明歸與甫者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婦死守節。往與聖人既為制。斬衣之服。則已有夫婦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為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言。未為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墓清者。則真出乎人情之外。為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嫁夫。死守清。原未許嫁。而歸婦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墓清。有許氏女。年適標梅。言於母求墓清。母謀之。父不可。女曰。婦以過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道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羅喬。不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射梅而天。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哀母。止此一子。乃訪求墓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畧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當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某氏。與嫂相得。每至嫂所。共話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亦過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我也。小姑乃日時其母。亦求墓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某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

卷一

四

耳

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戚中或頗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流陽某甲。故家子也。少無賴。父某之嚴。猶時踰垣從。少遊。父卒。益無忌憚。放浪數年。遂無立錫地。備於僧寺中。寺僧饒於資。而性森拔。故厚其俸。薄責以事。某頗感之。一日置酒密室。與其飲。半酣。謂曰。聞子久在時。為子聘某氏女。今胡不娶。曰。貧也。所需幾何。曰。百金。然彼富家女。娶之。歸亦無以為。僧曰。今有一策於此。若與我共之。則當助子百金。異日衣食悉取給於我。某欣然從焉。合卷之夕。賓客既散。某出僧入。女不知也。任其所為。明日某歸。宿女。覺有異。窮問吐實。且求勿泄。女默然。及某再出而歸。則女縊矣。女家罔測其故。亦無以責之。某以貧不能葬。姑寄棺僧寺中。僧憐女美。夜啟棺。淫其屍。適有偷兒。自梁上見之。鳴於眾。事遂敗。僧坐。屍亦瘞死。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浦。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媪者。賣阿芙蓉為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過之。遂與目成。使人風示媪。媪居為奇貨。未諾也。女乃與譚約。欲天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覺而語譚。譚以此所謂思夢也。一夕女倩鄰媪。買佳釀。半盃置牀頭。女故喜飲。亦不異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

腹內聲如輦轎。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合生鴉片而飲之矣。就治不及。竟兒轉而死。咸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為祟也。衛靜淵中丞曰。余披覽業牒。見服生鴉片。隨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為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雞蛋白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聖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為某氏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婢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為女。及攜女來。易父見為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携其女之子。至張家。運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所以。然復招媪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為戲也。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聞。兀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資。至無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為門戶羞。任卿所為。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為伴。君如肯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即親筆一紙。書為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潤筆也。黃欣然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實也。

卷一

四

耳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事母至孝。家無恒產。備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為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亦婉婉。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報我也。婦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土成墳。諸弟成立。皆為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昔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處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嘗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資養母。是驚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為訓。然則娶妻養母。於我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

心或母知婦見此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歸不足以為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親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毅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然者也委曲圖全宜遠之術而計必出此乎般委巷細民未聞大過能割愛為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為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設者遠其姓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資頗豐航海而歸將歸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其母聞其資於許焉既又懼其仍遠遊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約索重贖阿勝鄙之曰貴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獨附海船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顧之驚曰卿閣中弱質何為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為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節勿責其越禮也

廣東化縣有一村距城數十里河水潦洄清流如帶橋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為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

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報冤相距里許其人昇之歸謀奉為靈神是夕室中有聲若厲厲次日視之輒皆成血色咸謂石為祟復昇而棄之河干適有魚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倉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破腹痛欲死乃使人泗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稿之去及境與從鼓吹導之以入靈輿大甚祭賽無虛日為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况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者粵縣農家子也家本亦貧又覺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嘉祥趨楓涇過之切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為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亦不怨我惟甘饑寒故丐耳否則為竊為盜胡不可乎我不為竊為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其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形見未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仍從焉有請其仙者宋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依焉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為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後築中書一各字宋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庀材刻日成之祠成而依仍往來宋家適有為朱女議婚者宋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復當有高人來為婚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為徐秀才之子求婚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也孤居人家裁藉所託多有其事此孤自稱張高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冥仙始即此孤為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為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為典矣且考宋鄭景雲齊筆談載呂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其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通天宜首禁此術也

何明遠桂林人商於嶺南積資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半旅况無聊偶作狹邪遊至一所曰葉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如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馬情翠蓮為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當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妾身事之若規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

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願未乃呼問之婦自言諱曰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妻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當以拯之夫出園園安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資使歸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設者失記其縣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資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贖妻孥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肖守吾業仍可藉此為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者孤者廢疾者資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知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置即以吾今日之言為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為何如子亦失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資於一家不三十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

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貞女王惠若，常州人。父遭兵亂，家避流落，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為女時，年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偕居北里。極頭弄姿，非良婦也。携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允。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棉。棉熟製為餅，必先曝之於陽。夜則遷守之。有某甲以此為業。場中積棉如山。中設木棚為守望所。一夕寢棚中。聞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呼咻馬。木棚為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挺尋之。至一處見虎。虎立。眾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艾春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馬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士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為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驕蹇也。甚不修婦職。陳責之。耳。卷一

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亦由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春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言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兒女。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擗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度之出。陳驚懼不自。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凡無狀不可為。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生還。書到之日，即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憤母仆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輿中其道士能以無稽之談，娓娓言之。使人動聽。一日偶與諸妓言。具中事。道士曰：冥中極重科名。任官即婦女亦然。曾受五花誥。披一品衣者，閣下天子。亦降階相迎。次則立與語。又次則領之而已。妓問我曹何如。曰：卿等既無名位，又無夫婿。生為蕩婦。死作游魂。血湖肉池。正為卿等而設。諸妓大懼。道士曰：冥府新聞。猶創。莫若龍虎山張真人。過滬與我割行數十道。卿等如能出金。再代市冥錢。焚符泉臺。便可榮叨。詰命。五百隻。封稅人世。芝泥更飽也。問所需。曰：一品須銀一百八十兩。減一品減

二十兩。於是諸妓爭先輸納。惟恐其割付之盡。捐後即互呼曰：某夫人。某夫人。姊妹花中稱謂為之一變。其割付以黃紙為之。得者即詣城隍廟。焚之於鑪。故派然無逆。然輸納者日多。而割付不見其盡。頗疑其偽。為之少衰。道士曰：朝廷且減成數。以廣招徠。冥中因賑百萬。由旬無祀。孤魂需用甚急。亦宜稍示變通。今為一五折上。凡眾貪其價廉。又復雲集。奸民之奸。愚婦之愚。言之可一笑也。

嘉慶初，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轟已五歲矣。有嚴某真者。元海宮之道士也。憫其孤寡。收之門下。然轟故銳。一無所能。感死轟雲海天下。不知歷何年月。嘉慶初始居鄂之長春觀。往往亦雙輪。持長柄鏡。行歌於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髮絲齒。無異童。不知其得道行術。而不死。抑其業賦。獨厚也。然不可謂非異人矣。

鄂人王慕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齋。屬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龍龍低掩。中有麗人。衫履楚楚。隱約可觀。王意奮發。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鬟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我自識之。至即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女驟然曰：誤矣。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獨居。耳。卷一

從簾隙窺。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王謝曰：素昧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過合。即矣。前緣君既閑遊。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介。歟。王遂留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林。資得入都門。則輩下尚有故人。或猶可謀幹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離離。頗具湖海襟懷。必當竭乃酒。飽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面不知何處矣。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成某向其借洋錢五百。概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說曰：君夢寐抑戲也。業已還君。何又索為。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携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遠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券尚存我篋。君何偽造。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請以示我。何至家檢視。篋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雜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借至神前。渡雞血為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西陽雜俎稱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矣。

落地開花... 每致傷命... 思襲取其金... 子均葬... 者以此為... 上海某甲... 頗有母... 有六十... 惟以... 斷髮... 李廣元... 氏性... 遇之... 色乃... 偽症... 年即... 黃崗... 翁... 家... 自... 別... 之... 廣東... 而... 作... 出一...

耳... 卷一... 九... 此必報之... 順德... 以供... 驚... 貧... 若... 已... 得... 一... 敢... 安... 帶... 大呼... 使... 有... 舟... 其... 范... 與... 曰... 長... 聞... 常... 子... 碎... 何... 州...

此必報之... 順德... 以供... 驚... 貧... 若... 已... 得... 一... 敢... 安... 帶... 大呼... 使... 有... 舟... 其... 范... 與... 曰... 長... 聞... 常... 子... 碎... 何... 州...

此必報之... 順德... 以供... 驚... 貧... 若... 已... 得... 一... 敢... 安... 帶... 大呼... 使... 有... 舟... 其... 范... 與... 曰... 長... 聞... 常... 子... 碎... 何... 州...

此必報之... 順德... 以供... 驚... 貧... 若... 已... 得... 一... 敢... 安... 帶... 大呼... 使... 有... 舟... 其... 范... 與... 曰... 長... 聞... 常... 子... 碎... 何... 州...

此必報之... 順德... 以供... 驚... 貧... 若... 已... 得... 一... 敢... 安... 帶... 大呼... 使... 有... 舟... 其... 范... 與... 曰... 長... 聞... 常... 子... 碎... 何... 州...

吾即鄭氏子。吾婦即翁之女也。先是徐女被掠。因幼故未身。轉輸至鄭所。鄭時已
以軍功得石秩矣。知為徐女。感念殞母之恩。即以爲妻。妻屬訪父。始在奉差至滬。適
以船舟相遇也。爲善無不報。觀於徐事信矣。

韶州李炳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任佛。奉一檀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
欲議婚。女不可。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命。
乃歸。相於程氏女。自是清雅異常。誓者於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
覺有物觸臂。方驚。而腕已受傷。呼婢視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蛇下榻
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宛然。墨氣纏繞。直達臂上。醫至謝
不治。黎明竟死。或言女本天仙化人。不合婦人間相。故苦薩使以潔身歸淨土。果
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元始風窺也。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
火燒屋。家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
贈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婿廢。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
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爲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
耳。

不託言之蓋堅。乃如其志。與塔居山。饑飽寒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
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即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
喜甚。迎歸成禮。馬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鮪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以此鮪。殆由
程女某首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自上海西去一百四十里。地名楊店。泊有破船。船中一勇。至村民家強姦一婦。勇去
婦媿見其夫。繼而死。婦歸。見婦死。不知其故。因婦素賢。悼之。亦繼死。次日。母歸
見子婦俱死。痛甚。又念老無所依。亦繼死。時天無片雲。忽風雷大作。提此勇至婦門
外。擊死。三人皆蘇。同治甲戌五月朔事也。

揚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爲某氏。別業某子。爲已諸生。讀書其
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生思慕甚切。
一日。女至。曰。始矣。父母將爲我擇配矣。君急以媒約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即去。生告
父母。初不可。強而後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即知女和於生。恐異日
不爲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
經死。兩家父母皆大悔。卒合葬焉。癡鬼蕩婦。厥非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所記李

仙樣。范妮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因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
固非此事所能擬矣。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謀於李。李曰。君爲男子。而謀
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妻我。我可百金。我。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鴿鴿乎。流
俗偽。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鴿鴿。黃從之。僞爲兄弟。鬻於浦東曹氏。爲妾。不
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願留曹宿。曹留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李始不出。
久之。乃出。不數語。遂屬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
去。我言於王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鴿鴿化爲黃鸝。一去而不復返矣。此亦
爲鬼爲獸者之所不自料也。

香山李元高。李元祥。兄弟也。兄有四子。而貧。弟富無子。兄以一子爲弟後。弟不欲。甲
戌四月。弟他出其婦。一男。嫂諺曰。女也不如棄之。婦方昏眩。漫應曰。諾。遂挈兒
出。棄之山中。家有黃犬。隨之往。銜草覆之。歸而銜兒。衣吹。藉。兄方駭怪。忽雷電大
作。若欲下擊。嫂懼。言其實。兄隨犬往。抱兒歸。而嫂竟震死。人不如犬。宜其爲天所誅
也。

寶山朱酉生。一日晝寢。忽夢二人持文書至。言蘇州府城隍。於某日傳訊朱覺。而異
之。計所期不遠。買舟率妻子至蘇。泊舟福民橋下。及期入廟展拜。歸而危坐。蓬窗之
中。粹然而仆。至暮乃蘇。告妻子曰。吾前生私陸氏一婦。願用其寶。後負義不往。婦遂
自縊。吾坐是今生。削祿籍。婦猶未足。故復訴於神。神判令減壽。恐吾壽命不長。也。後
數年。朱果卒。

杭州顧茂才。容吳中。甲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覺飄飄如凌雲而上。俄而復
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人。導至一處。即蘇州府城隍廟神。出。各語數語。便云。誤矣。道
之。還甫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也。與偕至園。妙觀茶寮。小坐。顧問
冥中事。曰。與人世同。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爲十道。故
冥中亦設十殿。今則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貴官。衣冠儀
從。悉今制也。徐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臘次微溫。欲未驗耳。
考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氣
則唐制十道。爲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閻羅。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
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爲鬼。人不能無賢惡。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

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神。即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為樞。自商以來。祀稷為樞。蓋柱之神。派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吏者。死亦有官吏。如余者。生為閑散之人。死亦宜為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滬上有流寓陳氏婦。妻也。仍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謂我者。婦以語女。女不可。婦感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事。繼而卒。婦慙恨。即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敢居。余謂貞烈之魄。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益彰。惜無人救。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湖北荊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為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偏懸林下。同輩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覺。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簾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擊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辨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甚。聞人言五里外艾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即此物矣。

卷一

十三

上海浦東有蔡姓者。喜食鱸魚。日買十數尾。付子婦治之。婦不忍。每頓必取數尾。縱之一日止。五尾。婦遂去。一翁覺其少。竟魚頭三而已。詰婦。婦不能對。翁怒。投以羹。盤中要言竟死。停屍未殮。忽有鱸數千尾。不知所自。旋繞婦屍數匝。良久乃去。翁謂鱸雖微物。亦知感恩。既知感恩。亦知報怨矣。客因言蘇州舊有一麵店。以鱸魚麵店得名。日殺無算。有傭工憐之。每日必縱十數尾。偶為主人所覺。沃以釜中沸湯。徧體糜爛。無生理。其夕忽有鱸魚數千。盤旋其身。覺涼沁肺腑。次日傷處全愈矣。主人感其善。為易其此兩事相類。但不知彼翁於婦死後。亦知悔懼否。

粵東丁維勳。曾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護。丁自知不起。語王盡自為計。王以死自誓。越日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其乃趨別室。繼而死。丁大感動。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未死之前。以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為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棄下相逢本偶。黃全翻似試揮槍。妾身願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始亦此意歟。

上海譚家橋有宋姓。厲此有年矣。一六年十六。頗有姿。曾有証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繼而殮。其柩於河。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人胡實。素愛女美。心悼之。為改厝高阜。俄夢女來拜謝。安能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啜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覆滅。死於吳。吳王為之報讐雪恥。其後苦口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達逆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為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母乃類是。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增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穴日集人。進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眾意其有寶。發之。一人偃卧。白髮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於頭。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為灰矣。於棺之前。斷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裏陸。嗚。久之曰。吾負君矣。媿因久曠。留余共推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搜榻下有兩黑子如豆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僕刀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刀之斃。即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欺。正共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虧。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欲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紹興周某。曾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甚慘也。死者某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其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鞠婦。惟俯首欲泣。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惘惘如夢。都不自知。殆風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不忍屬。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敵某。仍隨畜類。畢命。碾碾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為平陽士人。當侍君中。柳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妄耳。觀其後。果信其前因。婦所云風業。亦不虛矣。

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方共驚惶。忽篋中銀鏡隨風飛起撲之如蚊蝶。編蹙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子即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福。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鄰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為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免。去。越宿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鄰。而仍不可言。不知此何故也。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宿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溢。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鏡而窺。且笑。且溢。履起搏之。一蹴即逝。或曰。此山魁也。畏爆竹。乃伺其至。燃爆竹投之。鬼驚仆。眾入執之。其足旁得一鼓。鬼雖黑。亦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如雀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朴子登陟為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死人。名曰魁。呼其名。則不能犯。此鬼形。狀為山魁。無疑。但不知所持鼓。何用耳。

耳郵

卷一

十五

吳中錢氏。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太者。相傳為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為姊妹。故來省視。口操北音。清婉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也。錢氏舊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故以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類為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聞高伯足。罕與禁絕之。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僑作狹邪遊。悅一妓。酒闌之後。送客留髡。將歌同。偶偶間。及家。世里居。則即其亂中。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噉。父握手。戒勿聲。徐謀為。汝脫籍。乃忽忽解去。念客囊蓋濫。安得此贖女之資。而又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既過其女。不思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無策之甚者矣。

咸豐乙卯歲。江蘇巡撫。無吉公。駐軍九華山。一營卒與附近之農家女。通許以為妻。已有身矣。及免身。父詰得其狀。遂卒議婚。時卒已以軍功得六品翎頂。自念不日可得

官。農家女非偶也。堅不承。父歸。其女棄兒自經。一夕營卒夢有村官持軍符。趣之去。見一白鬚老翁。其後立一女子。手抱嬰兒。即所私農家女也。大駭。村官問曰。是否老翁顧問女。女曰。是。卒悖而覺。明日賊至。出隊禦之。同伍皆無恙。此卒為賊支解死。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鵲。脫籍携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自鬻於平康。以其資料。理始解鵲。再入青樓。營營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為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贖於舊友。久而無成。鵲在粵。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既嫁之雲英。為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肯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後。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

耳郵

卷一

十六

耳郵卷一終

清 羊朱翁戲編

姑熟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隔及亂定姚氏子米為贅婿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子矣父母怒責婿無禮靜宜曲為解之姚氏子羞憤去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採家政咸并井焉姚宜者其第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奇愛之許於擇婿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姚宜誓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金剛經為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時仰藥死靜宜有臨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為女子身自有知識即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為報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疾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觀心方免不測誠恐一朝遠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婿欲令別置廢妾以便他日歸窀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雖時聚散遇人不淑感義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議安心在家侍奉滿其雙親壽享期頤永欲天倫之樂何圖天降禍凶慈人見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沈疴殆將不起嗚呼吾父母既違定有於堂

卷二

一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天常規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豈非姚氏人人生事死殉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枚望即檢還姚氏永斷葛藤以明結二妹之父母歿之日百計求死不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當遭天劫雙折斷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闈有妹等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當盡忠孝不徒在哀毀二字但能修身訓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

致虛言就隆之末有實慎齋者亦老諸生也嘗學至一處似大官衙署衙門具無人正徘徊間微有數人擁一掃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衣服盡掃去無復象微矣曰此何足異言未幾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出吏執而而去來即擁掃婦入實亦隨入歷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皆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椅椅後大數輩執大鏡又任意將男婦

清 羊朱翁戲編

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賞視吏乃其已故鄰人周達夫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邪遂從我出賞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實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齒繁行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住位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識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煉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繁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惡錄送此間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濕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徧天下矣實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鞭策甚苦齊聲呼號買膏而醒以語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膏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在鴉片中有死人膏血實由此語傳訛也楚士呂鳳梧海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艷朱棧去棧一瞬即過然思之盈盈

卷二

在目的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上有詩云新妝宜面出簾來共數庭花幾朵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像君得無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兵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辨別長即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姑待聘者當為君作寒修竟宛轉合之一時以為佳話按說沈君齊王起九成之臺臺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故君工畫會臺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所用敬君事即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此文也

滁州府來安縣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日矣家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他劉討其語梯而觀之則牆外

二狼相對坐大駭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趨往告之女甫十三歲是日遂閉門不出如婦笑謂曰誰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如使至門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似乃自往門外取之且四顧曰狼何在言未既一狼自積薪中出衝似倒入門衝去去如驚呼鄰人咸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遂並驅而去吳璜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寓居武陵咸豐四年賊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謂舅逃去舅曰若母以汝託吾吾舍汝去何面目見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累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忍復以孱軀為舅累哉入室難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時方酷暑其屍久而不殲解視之衣皆縫綴胸前得一詩云城破身難辱遂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生輕未報君親德虛懷與女情願將三尺繩畢此百年身

漢口鎮袁家灣有老木工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執父業而兄弟不相能偶因口角兄舉斧斫弟之頭弟即死鄰人欲縛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生不肖子二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長子復抵法則暮年何恃焉眾哀其言各散其事竟已余按紀文達筆記中載有一事與此相類天下事竟有情與理兩妨者律載重因無子者許其妻

子入獄此或可以通其變乎

山石侯氏在國初鉅富傳聞其始富妻奇有夫婦二人窮而無子然每日必禱於神願得構胎即死無恨如是數十年無驗而夫婦則已老矣一夕就寢忽聞地上有聲勃然如釜溢起視之則漏地皆元寶湧出驚喜投取之而愈取愈多至於不勝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族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距不遠每日至其家助炊浚是日至而門不啟叩之不應踰垣入視則老翁已為元寶壓死老婦僅存一息尚能言未幾亦死族子葬埋之擁其所有為富人乾隆末始衰

英吉利國有帆船名天仙尼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中開往亞細亞行六十餘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師乃放小艇三艘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數日一艇獨後望前兩艇不復見所齋糧食俱盡死者二人尚存六人惟飲鹹水度日中有以大利人曰同死無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殺身成仁也乃相議以人為糧削木為羹製得最長者任殺食己而以大利人製得最長者時有同載之水手名阿加士說刺者自以飲水多恐不能活願代以大利人死以大利人不可乃殺而飲其血食其肉五人者是不死越數月英國又有一大火輪船於亞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

人逃小艇中隨風漂蕩數日不得崖岸饑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殘喘觀此二事亦見航海之險矣按昔楊泉物理論漢末有管秋陽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遂食後遇赦無罪孔文舉論此事以為無嫌梁元帝金樓子則以文舉之論為悖逆之言夫約肉而食禽獸之事使仇而相食則人何以異於禽獸乎

鄭某者湖北沔陽州人以知縣發四川既至有同官薦一妓曰孫貴年二十餘眉目清婉性亦儂黠鄭頗喜之居數歲鄭赴部引見迂道至家有一妻一妾妾有姿色孫貴見而艷之遂起意謀殺鄭鄭買棹由襄河而上孫謀於舟人泊舟荒僻處其夜鄭於燈下觀書孫持刀入立其後鄭回顧見之問何為曰將殺爾鄭曰汝欲殺我者利吾資耳吾素愛汝區區者豈所吝汝欲之則竟取之焉用殺孫曰非直欲爾財且欲得爾妾鄭曰此妾驕妬我固厭之他日歸家竟以配爾吾豈患無妻哉汝今始醉矣速睡毋洩我孫唯唯而逃舟人問何不殺之曰渠已皆許我矣舟人唾曰爾太憤憤今日不殺渠明日尚望活邪孫貴乃復入殺鄭投之河而與舟人分其所齋然孫意在得妾越數月仍至鄭家說稱其主出京後自陝入川命我還家挈其妾去由荆河踰岷峽會於成都其家因孫貴相從久願不疑而鄭之弟獨疑何以無家書又見孫貴石大壁指所著訣乃雲南翡翠者是其兄物珍若拱璧者何以在此奴手因呼孫貴嚴詰之且曰吾已知吾兄未入京汝言誰也孫貴知事洩因吐實即縛送官此奴固非人類然其主因其儂黠而喜之亦未免養虎為患矣

華亭顧秉謙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十一年與諸昆弟奉其母避兵滬上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兄子禮樞為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還里諸兄弟將如母命而以東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死與東藻年相若也遂謀合之仿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合葬於東藻之墓好事者為賦僅狀詩按此事自古有之遷葬嫁殯嫁氏職其明禁而鄭司農注周官曰今時娶會是也則漢代固有此風魏武帝為鄧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見而已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遷父故業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孀婦即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自誓固亦不強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

女聞大慟謂人口。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之。父不得已歸諸吳焉。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賢矣。明歸與甫者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近時汪荅甫亦主此說。余頗不謂然。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執歸汪之說。則衛女之詩。聖人何取而錄之。哉。憶前在滬上。應敬齋同年以所記張貞女事見示。余書其後。說此義願。今存文集。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女哀經入門。拜見舅姑。築室於夫之墳旁。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為之。楊撫之。至於成人。為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蘇女請仍以其日至夫家成服。楊曰。是又一事。不為固卻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女守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譽。序開或兩節婦之報半。

蘇城外有一小家庭。幼受其氏聘。及長。父母俱死。獨與兄居。聞塔游蕩。於下流心。鄙之。有昔盟意。乃以所積女紅資付其兄。屬交原媒。買男氏聘幣。索還婚書。兄亦無賴。盡以供博。而偽為婚書。以給其妹。女不知也。以為真與絕矣。不意郵媪使為媒。耳

約。遂與城中護龍街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歸王氏。謀劫之。以王氏有備不。即於其日。訟於官。鞠得實。答其兄三百。判女仍歸前聘夫。以律以禮。固應爾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則可卜矣。

番禺大石鄉。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為長子娶婦何氏。而以其女許嫁陳氏子。即何氏之從母兄弟也。何與女極相得。女偶刺繡。何見而歎曰。工妙至此。可謂鍼神矣。如有才無命。何女怪其語。固問之。何曰。姑之婿。乃寒家。葭莩親也。雖美如冠玉。然狎游無度。已染惡疾。虧其體矣。女聞之。不食。累日。母問之。以告。母曰。或傳聞誤也。而女以嫂言為信。一日自斷其髮。母大驚。呼婦至。咎其多言。何亦大驚。曰。姑太不為我地矣。我與姑相愛如姊妹。故隱以相聞。而姑處為此決絕之事。今尊尊婦見。我何以堪。甲夫婦乃使原媒至婿家求絕。婿不可。反欲訟甲。甲誓盟。甲夫婦遂事所由起。日詎何不能忍。亦剪髮投地曰。新婦知罪矣。請將小姑長齋繡佛。以贖罪可乎。於是舉家大譁。甲子適他。出促之歸。婉勸其婦與妹。而仍使人卑詞求絕。於陳。陳不得已許之。此女未達韓詩。以之為珠。不可訓。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油煤人。傳者諱其姓名。四川巴縣武生也。恃其拳勇。武斷鄉曲。無惡不為。一日夢為

冥卒攝去。見冥王甚怒。歷數其罪。命罰作泥。雖使嘗。仍須盡銷之苦。此人大懼。忽有二老叩頭階下。為乞憐王沈思曰。此子雖為惡。事母尚孝。且汝二老。皆善人也。不可無。然不可令其後。遂乃命獄卒。以鐵叉入油。中頃刻。飢膚。腐爛。肺焦。灼苦不可言。一時許。乃出之。王曰。汝還陽。宜告人。以此苦。使為惡者。知懼。若有一二人。改過遷善。即汝功也。可以贖罪矣。命二老引之出。二老蓋其祖人也。導之至家。忽如夢醒。則死一晝夜矣。月餘乃能起。而自首以下。乾枯如油煤者。因自號為油煤人。踰年。生一子。乃使人昇行。鄉村。俾眾人聚觀。且自道其事。以警眾。馬徐芳。諾。果。廣。志。載崇。積。末。海。縣。諸。生。馬。一。元。死。而。復。蘇。云。冥。中。主。者。使。其。盡。生。平。之。惡。以。誠。於。世。因。盡。傳。其。風。警。書。而。梓。之。名。馬。氏。誠。世。為。事。與。此。類。

有某縣令。年少。佻。遂。喜。談。閩。閩。案。牘。中。有。牽。涉。婦。女。者。必。鍛。煉。周。納。入。之。姦。情。依。律。決。杖。每。杖。婦。女。必。去。裙。袴。其。說。曰。律。載。婦。人。犯。罪。應。決。杖。者。姦。罪。去。衣。餘。罪。單。衣。決。罰。夫。杖。加。於。髻。何。衣。之。有。所。謂。單。衣。即。是。單。褲。然。則。去。衣。實。去。褲。也。而。後。人。不。察。又。於。姦。罪。去。衣。下。注。留。褲。二。字。若。然。則。去。衣。與。單。衣。胡。別。馬。論。者。不。能。折。後。令。以。貪。墨。誅。家。財。籍。沒。妻。女。流。落。青。樓。余。按。單。衣。去。衣。本。前。代。舊。制。元。史。刑。法。志。於。此。最。詳。

云。諸。和。姦。者。杖。七。十。七。婦。人。去。衣。受。刑。又。云。諸。倡。女。鬥。傷。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單。衣。受。刑。又。云。諸。妻。以。殘。酷。毆。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非。必。姦。罪。然。余。疑。所。謂。杖。者。非。杖。脊。也。杖。脊。也。故。曰。去。衣。不。曰。去。褲。金。史。海。陵。本。紀。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而。杖。之。及。考。昂。傳。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脊。矣。考。金。史。刑。志。大。定。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婦。人。在。因。輸。作。不。便。而。杖。不。分。決。與。殺。無。異。遂。命。免。死。輸。作。者。決。杖。二。百。而。免。輸。作。以。醫。背。分。決。據。此。知。杖。罪。不。盡。加。於。髻。曰。去。衣。不。曰。去。褲。舉。指。杖。脊。而。言。此。今。所。教。未。得。律。之。本。意。也。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府。人。本。妻。人。子。以。居。積。起。家。暮。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歲。蓋。其。人。於。四。十。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費。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弟。四。子。卒。仍。為。九。子。各。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九。婿。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元。年。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熙。朝。人。瑞。矣。

江北一婦。與其姑不相得。常勃谿。一日婦吞金指環自盡。宛轉欲絕。有人教以用羊

腫骨燒皮研末。飭糖調服。次日金環從大便出。竟無恙。張少渠為余言。因書之以廣其傳。

某甲家小康。而數遭訟事。耗其財。鬱結成疾。殆將不起。有弓踵門。自言能醫。延之入。視已不食三日矣。氣垂欲絕。而腹中尚咻咻動。弓曰。是有物。非吾所能治。當請吾師。來以二十日為期。其家人曰。且夕不能保。可再旬乎。弓出藥投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雖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來曰。弓所為也。入視病者。於鉢中。出一丸。藥用鐵絲繫之。納病者喉間。頻頻啞曳之。復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動。僧度益亟。仍牽曳其鐵絲。忽然掣出。即有一物隨藥而出。遂投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藥少許。養之。蛇化為水。病良已。人問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氣所結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氣。毋令與所訟者。來生再冤孽糾纏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此僧此正。殆仙佛化身歟。

紹興趙某。暮游潞河。其父與後母在家。為聘定同里楊氏女。年二十一矣。貌既姣媚。粗解翰墨。而趙某有族兄弟二人。與楊氏故有隙。適入都過潞河。與趙某相見。極誠其所聘。楊某耳。斷無不備。且終日與備耕者共作息於隴上。非負女也。趙某感之。

卷二

七

乃別求婚於鄉人之宦京師者。有湖州人徐姓一。女年二十一。未許嫁。族兄弟為平竟。草草成禮。乃始以書告其父。父大驚。初秘之。既而楊氏亦有所聞。使來詰問。乃謝罪。且告絕。楊氏無如何。復為其女相。媒者接踵至。女始知之。泣曰。女子從一而終。既嬰矣。可復脫乎。竟仰藥絕。趙父愍且痛。乃用世俗冥婚之禮。以紅羅裹其木主。與之而歸。厥後楊女之鬼。數見於趙氏家。人咸識之。趙父北游。鬼亦從焉。途中微有所見。及至其子所。一夕與數友納涼庭中。子忽見一女。衣碧紗衫。紅紗裙。手執白團扇。驚問誰何。父曰。三娘子也。趙某於兄弟行居三。故父呼其婦為三。娘趙某驚。女即不見。三同治季年。事隔五十年矣。其夫弟趙雨田。狀其事情。旌。女猶見夢於姑。而謝馬。姑即趙某之後母。母疾病。輒見此女。為扶持。抑。云余謂此女為鬼。尚知致孝於姑。則其生平之賢可知。非徒以貞烈見也。傷於鏡口。至死非命。至義山所。以賦賦。趙氏族兄弟二人皆早死。且無後。蓋其報矣。

姑蘇某寺僧。每歲舉行佛會。託鄰比一。樞招致眾善信。凡入會者。咸輸香錢數百文。僧與極公分之。婦日以饒裕。而僧清貧如故。某歲除夕。索遺者踰於門。僧無以應。竟亡去。明歲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僧例舉佛會。仍託鄰代為招致事。已僧向

嫗索錢。嫗遲延久不與。一日僧歸自外。將入房。聞有聲。入之。則有人在牀。擁衾而臥。呼問之。嫗也。問何至此。不應。僧將曳出之。甫一。嫗探探無寸縷。僧大驚。趨出。至嫗家。招其子。子初若不信。強拉之。至。嫗知事不諧。反誣僧。僧入。取刀斷一指。忍痛示之。曰。以此自明。嫗母子踉蹌去。乃悟前僧之墮。術中也。若有定力。如後僧者。佛矣。

某孝廉。恂恂自好。有端人之目。會試後。出都。山東逆旅中。每有妓女。抱琵琶而來。多或十數人。孝廉厭之。輒麾使去。一日。忽自念曰。男女大欲。亦人情也。吾儕為禮法所拘。不一。嫖情花柳。即夫婦居室。每思彼以名門之女。作配於我。上奉蘋蘩。下尸中饋。不忍過於狎。若彼妓女。本以此為活。夫復何嫌。吾雖不敢以父母遺體。與賤人苟合。然借彼色身。試我道力。想摩登。不能毀傷。阿難戒體。也是日。至。往。天尚早。妓女踵至。孝廉視其中一人。稍有姿色。乃麾眾出。而獨留此妓。妓轉軸撥絃。歌。將。妓。孝廉搖手曰。勿勿。吾南人。不知北曲。可無唱也。妓曰。然則枯坐奈何。孝廉曰。吾愛汝。偏體凝脂。天幸矣。大可。但盡。我。供。吾。飽。看。當。酬。汝。如。夜。合。之。資。妓。頰。頰。微。笑。始。若。不。可。已。而。諾。之。孝。廉。乃。悉。去。其。衣。履。裙。袴。攜。至。閨。闈。土。炕。上。恣。意。撫。摩。把。玩。雜。以。嘲。謔。良。久。乃。釋。之。去。嗣。後。過。妓。可。意。者。輒。為。之。狎。昵。備。至。而。不。與。嬉。謔。語。同。行。者。曰。目。見。可。欲。而。心。不。亂。魯。男。子。不。我。若。也。及。至。家。雙。目。忽。失。明。說。曰。吾。豈。遠。中。所。為。有。以。致。此。邪。彼。妓。耳。庸。何。傷。中。夜。轉。輾。思。維。忽。奮。然。起。曰。吾。過。矣。吾。過。矣。論。語。所。戒。首。在。非。禮。勿。視。吾。標。婦。人。而。觀。之。非。禮。孰。甚。焉。吾。但。當。問。所。視。之。是。禮。非。禮。耳。豈。當。論。彼。之。妓。不。妓。哉。吾。過。矣。痛。自。刻。責。目。亦。尋。愈。後。孝。廉。仍。成。進。士。官。知。縣。恆。舉。此。以。戒。人。云。

卷二

八

自來商賈聚集之處。風俗必淫。春秋時。鄭國多富商。高。能。獨。秦。師。晉。韓。宣。子。求。玉。環。於。鄭。商。人。其。富。可。知。鄭。風。之。淫。固。其。宜。矣。秦。漢。時。趙。之。邯。鄲。亦。然。近。時。通。商。海。外。滬。濱。一。隅。商。賈。輻。輳。於是。淫。風。流。行。過。於。秦。漢。嚴。伯。雅。太。守。言。滬。上。不。特。有。土。妓。兼。有。洋。妓。土。妓。猶。或。以。絃。索。倚。身。洋。妓。則。以。淫。靡。為。事。有。客。嘗。詣。之。妓。出。是。客。手。一。厄。以。迎。視。之。色。黝。然。喉。之。有。異。味。客。不。敢。飲。妓。亦。不。強。也。乃。再。尋。客。入。室。則。已。弛。服。橫。陳。矣。蓋。妓。上。下。衣。相。連。屢。披。其。衣。以。上。覆。其。首。則。自。頰。至。踵。無。寸。縷。矣。客。見。其。膚。理。豐。黑。腹。及。尻。間。毛。茸。茸。然。殊。可。畏。怖。乃。不。成。歡。而。罷。然。所。費。已。不。貲。矣。又有。自。海。外。歸。者。言。其。地。多。妓。館。妓。多。中。國。人。皆。為。人。畧。賣。至。彼。者。一。館。之。中。少。亦。三。四。十。八。

每日飾一妓露其下體坐之門外以招客門內懸繡婦人像數十旁注姓名即其
中諸妓也凡妓初入院必用西洋法畫其標像像之大小與人等無纖悉不具容
視請像擇可意者舉其名告主人即使人導至此妓所後即解衣盤礴聽客所為初
不知有凌辱低唱之樂也其地名偶不記憶未審何處近聞有婦女出洋之禁與廣
東之禁販鴉片同一無量功德矣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途旅不攝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運旅
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為計車夫曰君行既無資住人不可此間有一館吾
託人先容當可成君為就之稍積館錢再謀歸計何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
告曰事錯矣惟距此尚百餘里明日各御君行也進明首塗所行殊非後境始則阡
陌縱橫繼則山徑叢雜間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雖牆城宇規制甚
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車夫導之入屋十餘重至一院落花木鬱然窗明
几潔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并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
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為君償之勿以為念惟此間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
於壁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即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

供饌頗豐然居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室悉加局鎖不得而入獨
一室未局入之則有書十餘卷因攜一冊歸將以讀日書面大書水字中多行死不
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始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
戒寒木葉盡脫樹思觸切偶暖若手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咒語戲以指蠟
林中若書其符并誦咒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閉
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溼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
疑其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官于越乃往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
家妻子迎問曰若館某所何以處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
修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為所蹤跡移家
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其亦不取試也

嘉慶間有送人謁選貴州某縣令孝家赴任從者頗多至省會謁大府異同僚語
之曰此縣苦甚萬萬不可以眷任乃留春於會館獨行至館見太守太守曰君
所官非他境也幸其印在吾處君便可按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文士
必嫻翰墨曾以奉命可乎令自念官雖虛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縣具車

徒且暮一曾至此縣者導之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其族無可問計其地不
過五六十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共前進至則頗坦環繞
若有城者其中荆棘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
縣也說曰宜即公署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即縣吏
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
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存亡也乃導之入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
也又其內荒塚疊疊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穴土瘞之耳
令聞之喪氣即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
移焉此事屢在京師聞之及人吳文南並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荒涼事
容有之或說者亦過其實乎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遊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
國家定制任宦不得在五千里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無
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媪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
之無食為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有鄰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

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曾救飢寒能從之乎棉問何策媪曰邑有
一妓為訟事牽纏官逮之急到官必去衣受杖技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
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妓約受杖一平錢千也位伯諸人皆受
技術行刑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為泉下人羞也媪以貧失志竟從其策嗣
後邑有婦女應受杖者媪為介紹而代之縣中皂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
也然媪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
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
可重譽之也

蜀人楊國茶字少眉納補黔陽令善二姬長駱次周皆蜀產也楊補死繼室以駱駱
悍而妬謀去周而未周楊子母憂歸寄二姬於湘城駱遂構置逐周周出居尼庵
及楊歸駱誣周以惟薄事楊不容并周歸幽之土室絕其飲食未死即納諸棺後徐
梅莊廉訪知其事徐棺始得實楊官駱自縊好事者為作土牢記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為行覓因轉徙四
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送子之而即名以其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

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遠嫁。訪得某翁所存賂書告之。翁思己子雖
失。幸有養子。可以贖代。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
居無存。乃賃屋為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翁之子忽歸。而不得其家。乃
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索衣物。翁欲
不認。則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兒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
不真。耳。婦翁歸。而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子安得婿
吾女。某翁正躊躇無計。忽其養子。知事且不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
婦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爾女歸。殺爾
婿。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
則當釋吾入內。畧為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既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
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婿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
有假女。乃潛自後戶。送其女至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婿入行。禮既成。婦翁
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又使媒
氏告某翁曰。爾子已婿吾女矣。爾尚有兒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
其意。使其為婿。婿於女之叔父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婿兩女偕歸。其伉儷
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耳 卷二 十一

江西廣昌人邱某。幼讀書。困於童子試。夢至冥中。冥吏方據案決事。見邱曰。此十
名相公也。何遂至此。度之出。遂寤。以語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學矣。甲私念。若果
以第十名入學。則竟呼秀才可矣。何言第十名相公乎。此殆非佳兆。乃棄儒而賈。為同
鄉之買茶者司筆。春出秋歸。歲以為常。絕意進取矣。一歲歸。途過郡城。適值郡
試。同學之友及親串咸在。然恐入試。不可。眾已為之在縣注冊。在府納卷。乃勉就
之。及府出題。榜招覆試。果第十名也。邱見之。驚悸。覺體中不佳。因不覆試而歸。未至
家。幸。府試招覆。是何大異。名次乃亦注冥籍乎。
桐鄉沈寶樞。字茂庭。富而好施。凡遇善事。必勇為之。遠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
之亂。避寇。連出其族相從之者數十家。辛苦墊隘。卒不相舍。人尤稱焉。初無子。中年
後納妾。生六子。二子。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及風。以免。咸曰。為善之報也。乃
於光緒元年冬。日。牆壞。壓死向之稱善者。至是而不能無疑。屢生庶常。其友也。求
余為文。以釋疑。余乃據後神與遺命之說。及王充論福禍虛虛之義。為文以應之。

城。千言。然王充所謂福虛禍虛。余雅不以為然。夫餘強餘慶之文。若於周易。天人
相應之理。備於春秋。苟福皆虛。則勸懲無寄矣。同其時道有張少渠之事。少渠名
豫。立光緒元年。以縣丞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皆至沈清。附火輪船。以
行。有輪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預焉。適有
一輪船。先福星二日。而首途。少渠舍而從之。同袍之友。爭揀其棹。卒不為留。已而少
渠安抵丁沽。福星輪船竟沉於海。坐是船者皆死。少渠平日亦樂為善事者。也。先
緒二年。少渠行年五十。乞言於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福宜益加勉。而力闢王
充之說。恐後之讀者。有矛盾之疑。故綴舉其事。著於此編。

杭州有老儒。以教讀為生。妻一女。家有餘金。因貸與某甲。居之。居數歲。某甲遷居
他處。然猶通問如常。時其眷屬亦相往來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轎來迎其女去。及
暮。老儒自館中歸。女猶未返。使人至某甲所。道之。則空無人矣。問其鄰。言今日午前
盡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偵探無蹤。懼為門戶。羞不復深究。是女已許嫁。乃以暮年
告其婿。婿存亡聽之。某甲挾女至江蘇。無錫。據為妻。而某甲故妻。人又憐惜。不能
治生。轉仰食於女。女工織。備於蘇州一宦家。月得洋錢二。以昇其夫。而甲殊未厭

耳 卷二 十二

謀。竊女於妓家。女微聞之。無以自脫。忽有浙人朱詣其主。女見其名。歎曰。此吾杭之
大姓。吾父嘗教授於是家者也。訪知其所在。次日。至其家。求見。言家世及通家之誼。
某有條理。乃為招其父。至訟於官。官遂某甲。而判歸其女於父。老儒傲然不樂。曰。此
女歸。奉門戶矣。即若步梅。亦杭人。官於縣。有舊與老儒相熟也。乃於英下為之相。似
嫁一官人。馬。余聞此事。於步梅。以非美事。故不書其姓。
廣西鎮勞氏。家富於財。生一兒。年七八歲。猶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初建育嬰堂。
堂成之日。兒即能言。越二歲。能行。今且讀書。洋洋水矣。報施之不與如此。
高及林。頂有一鐵鈞。隨手折為二。如枯竹焉。其弟晉卿。知為鬼孽。附麗而然。對之長
揖。且以洋錢數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買紙錢。變化與汝。汝可歸矣。病者曰。然吾
杭人也。須送我至航船。晉卿從之。且行且焚紙錢。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
有旋風起。其側為之。標。及歸家。婦病若失。異哉。鬼亦如人。來往以舟車乎。詰經精
舍。監校官沈蘭。航臨平鎮人也。屬於杭其子。婦家無子。蓄一他人子。為子。紹興人
也。蘭航子。婦歸。驚忽得病。口作紹音。蓋即此子之祖也。索還其孫。甚急。俄又作數

人皆皆抗音則其母家鬼也曰此無理取鬧彼已作沈家婦何預此事非至臨平招沈氏人未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蘭舫之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臨平口音與生前畢皆曰吾儕附船從菜市橋登岸至此有吾儕在船必無恙然不久入居此宜運家其地距蘭舫所屬尚數里摩謀所以歸鬼曰仍以船舫之鬼從之仍附病者與家人相問答時蘭舫適在吳下其家人問宜召之歸乎鬼曰此無大事新婦病不出三日愈矣可無召也婦病果即愈鬼語亦遂寂蘭舫為余言之甚詳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觀之鬼雖處人間與人不異周公作金縢曰能事鬼神孔子贊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固未嘗言無鬼神也吾人無鬼之論豈其然乎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亂時陷於賊轉徙至上海為某甲所得遂為大婦某甲固刀鑄工也及亂平父母訪得之挈女還家以其夫執賤業不善也謀偽為待字者別擇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無他他飽食於婦家一家咸輕之亦亦偃蹇不甚為禮夫鬱鬱無聊食生鴉片以死女竟別離焉此女始知從一之義似明大義者而終始參差遂成兩截人亦可異矣

耳

卷二

十三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屬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往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大可捧腹蓋其日某閒行入內城至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者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散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入共坐婦絮絮問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也然則何以暑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即有此資乎某即解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十是時銀一兩易錢十千計之亦值銀數十兩婦曰可矣乃相將入室他服橫陳某感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媳婦所備也一童子婦之弟朝夕聚談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細事吾自能善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答之亦如前一日二人方共飲忽有男子至其聲聲如虎婦曰殆矣吾夫歸矣不夫去血其刃乃導其出北牖使踰後垣去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驚然曰此皆偽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蘇州閩門外李繼宗巷口有某甲者以裁縫為業而後成衣裁用官錢人其裁為備年踰三十家亦小康偶見江北蓬船一女子頗有姿首悅之旋有人為之平章以洋

錢一百為聘議既定乃擇日近以銖與果見女子以紅巾幕首數人扶而就與并有一衣包亦置與中鼓吹迎歸將扶女出則弱不勝衣玉山頽矣審視之一草人也故視衣包則石也蓋惡與輕致疑故以此壓之舉家大譁某依然巖立亦如木偶豈尋原根去如黃鶴矣

寶山鄉民鄒玉寶幼聘某氏女玉寶少育於女家未婚也而與女以兄妹見久之年各十六七矣玉寶偶入內見女獨坐治粉簫戲問曰甜乎曰甜玉寶曰製成當以一枚甜我女笑而頷之及成父母與女共食不及境女心憾焉私以一枝使備媪餉之他日又相見女戲問甜乎玉寶曰余未得嘗惡知甜女知媪之給也嘗之曰老大婢尚口饒如此乎媪曰視年稚而私於男子者何如女恚交相詬也父母聞之薄責女女益怒其夕縊而卒玉寶聞之亦縊

嘉興有某甲者出游於外學所謂辰州法者以歸蓋即邪教中紙人豆馬之術也適其親串中有與人訟而弗勝者甲曰此易與耳乃剪紙為人夜入其所仇者之家入長數丈持巨斧斧其屋屋雖無損而舉家惶懼不安如是月餘微知某甲所為其鄰有老儒笑曰此易與耳乃剪紙為虎俟巨入至突出搏而食之次日老儒自至某甲

耳

卷二

十四

家謂之曰聞子有異術請於日間角一勝勿徒於夜間驚擾人家也甲知技出己上弗敢校老儒曰子技窮矣請觀吾技乃剪紙作一人倏見於前長十餘大捉某甲之髮提至空中甲大駭亡命老儒乃下之曰汝此後尚敢爾乎甲謝不敢因使盡出其書焚於庭甲因問老儒之術所從來老儒曰吾少時訪道名山靡不周歷海內異人多從之游有一人恆與吾弄吾偶謝以倦其人曰吾有戲術可醒睡眼乃剪紙為美女數輩皆能歌舞又剪紙為大神與天魔相對鬪戰又剪紙為虎豹犀象奔走山谷間吾樂之因盡其術其人曰此但戲術耳若行此術騷擾人間則天雷誅之矣故吾能之未嘗敢試之也今偶一與爾戲耳某甲自是亦不敢復行其術

光緒丙子丁丑間直隸大荒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需者適其家嫂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與妹其妹旁坐啜泣實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以免汝不賣值也而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為兄嫂累也實糕者大喜曰吾固無妻者得此女為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願吾何聞焉實糕者乃

以車載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禮掃房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驟二
頭分一與其兄使賃於人而食其值焉余謂此女頗有識見而此賣糕者亦長者也
萍水相遇遂成伉儷頗非偶然安知其子孫不浸昌濞熾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傳
為美談乎

皖南一宦家婦遇下其奇有一婢年甫十齡每日梳衣梳履之婢浸長捷如故後婢年
十六七已裙矣仍不得免婢泣請曰重杖不辭願免去袴婦怒益擲其袴袴於庭中
杖畢使裸行至庭著之日以為常庭中多男子往來不能避也婢銜之次骨及罵賊
之亂主婢均為賊所掠其得婢者旋投誠積功至專閩即以婢為妻尊之曰太太矣
太太嫌婢媼粗陋不任役使屬其夫覓之其夫一日得一賊婦至視之面目娟好膚
理白晰足亦纖小以為必當其妻意也免其死使服役命入內見太太則即其當主
也太太謂之曰汝識我乎婦泥首乞命太太曰汝向不害我命我今豈傷汝命何所
受不可不報耳立命左右盡褫其上下衣縫二十乃使長跪而問之曰痛乎曰痛醜
乎曰醜太太曰汝既知痛知醜即以此為常例與汝一竹篋汝謹守之每日清晨跪
庭中俟吾妝竟自去裙袴奉竹篋入跪而呈我伏受二十竹篋能如是貸汝命否則

耳 卷二 十五

今日立斃汝矣婦畏死受教太太每苦一下必問以罵詈雖止二十下必一時許乃
畢然捷之不甚意在辱之不在殺之也又為婦特製短衣僅覆及臍武職之家升
勇出入無限制威注目焉此婢報其主亦殊太過然可為刻於御下者戒憶紀文達
所載有一事頗相類

光緒七年正月余同年張子青制府之母孟太夫人卒於蘇廬先是李眉生廉訪於
二年十二月夢至張廬入其內窺見太夫人蒙被卧牀上子青制府牀前向西坐有
一人跪其前李問何人有告之者曰都都令也問何為跪此曰制府孝子也故跪而
求之李寤語人曰制府豈將奉諱乎時距太夫人之歿不二十日矣此眉生親為余
言并言都都令冠七品冠而不衣補服始其時 國服未除故乎其人恂恂如忠厚
長者從者十許人形狀頗不說異非如世俗所傳牛頭馬面而陰慘之氣逼人殊可
怖也獨念自蜀至蘇過數千里都都令君跋涉遠來無乃太勞且何以必使眉生
見之豈以眉生蜀人有維桑之誼邪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往弱不任農事有叔父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賣
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輒多

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六十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
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馬嗣後伺屠他出輒
就之事故無知者一歲值中秋禁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
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為叔父所責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視
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子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
馬會屠亦遇雨而歸呼於門甲曰何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屠甲於門側屠
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
婦又啟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其帽於樓乃以手
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為婦曰
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手示我殺之又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
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牀下甲即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
家給其父母曰頃借諸友步月行稍遲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
者樂群之鄰也素與屠婦而未得聞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
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屠婦必獨腹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

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出歸而閉戶卧久之天大明則肆皆啟見屠尸已斃
而無入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笞自誣
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夫婦為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
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為之何誣匠為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聽鼓以
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君心言曾記載其
事歲久猶侯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人沈亞之所撰馮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
固有相同者乎

耳 卷二 十六

耳 卷二 終

余門下士蔣澤山孝廉至崇明縣勸校試卷事畢觀於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關焉問之學官學官曰此地舊有五通神為崇氏間被五通之祟者輒向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德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夫吳中五通久為文正禁絕崇明海外之地當時或未盡奉行乃身後果主猶足以懾伏姦邪是其正氣固長存天地間也

楊某蘇人丐者也一日過翁家墻見羣丐牽一犬將屠之犬見楊搖尾哀嗥若乞命者楊不忍其殺遂出錢買之牽以歸路經楊家墳犬不走就墻前土堆竭力爬極泥土之中露出紙角楊從而掘之得洋錢兩封楊自此遂作小經紀不復吹吳市之蕭矣一念惻隱遂受其報雖謂善無益也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自索中罄矣計無復之踽踽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輸矣回視之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福耳

君者若能存吾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一錠曰持此入博場登白虎門必勝再所得者盡登白虎門又必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比曉腰纏累萬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故人所假之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所買地而葬之

天津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易余寓天津時有粗作人田升日往來於博場一日見有醉人昂然而至上不下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一入局中使肆口慢罵博徒牽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無完膚氣息僅存猶喃喃不絕以於是羣欺曰好漢好漢以童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而歸之開局者之家自此月有規例矣斯人也豈所謂北方之強者與

飲縣汪氏孀年十六而生一男軀體甚肥艷有齒頰有髮目炯炯然威懼欲棄之其母不忍仍為已覓兒不啼亦不乳至六七日食謂無生理置諸臭窰將俟入定而棄之河比晚忽聞啞啞有聲視之則以兩手掬土而食其身雖長乃聽其自然至月餘乃死舉人聚觀兒若廟中所塑土地像身長二尺八寸鬚長寸許秤之重廿一斤

京師一大家富於嘗備一僕婦為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三鼓忽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粉乃羣僕驚避此婦聞聲趨出為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婦泣而泣曰主母過我辱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曰既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如囁嚅不欲言賊舉刀欲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既已意猶未足復以刃脅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尚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所言未必盡實念汝頗忠誠姑留餘地乃呼嚕而去主母深感此婦出而慰謝之而婦則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而已比曉主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為盜所劫何必盡情洩露當遣還時乃繼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即云驚悸成疾越三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初臥車中出齊化門即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即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半夜奪門而進則婦正與眾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遂縛送官論如律京師又有一部郎家備一少婦乃三河人婦與其夫成親甫一月而別別時與夫約

曰歲暮宜至京城某媒媪訪我所在而見我焉我必有以畀汝及歲暮婦日至門前候其夫一日有鄉人徘徊其門婦見之誤以為夫也蓋相聚不久而別已經月而貌音聲不甚了了矣遂招之曰爾今日始來耶我望眼欲穿矣汝少待我取錢與汝其人惘然莫測始待之婦果攜錢券數紙出付之其人大喜持去明日其夫果來聞者達於媪婦訝其復至出而詰之曰昨付爾之錢尚不足用乎我則無矣夫曰我昨暮始至城中宿於汝所言媒媪家今日借其幼子導引而來昨豈曾至此爾得無夢歟媪始悟昨日之誤認擬立無語嚶嚶啜泣天固問之乃哭失聲內主人聞之呼入問故知其事大笑憐其少年夫婦以貧故別離以錢十餘貫與之使昇其夫焉

蘇州楓橋有高某以課蒙為業而性喜吟詠一日有江北難民數人闖入其室乞食高方執筆吟感懷詩得句云有限年華催老易屬對未就難民中一老翁援筆續之曰無密文字送窮難高大喜延之坐不坐問其名不告贈以錢受之而去嗚呼江湖漂泊中乃有詩人哉亦可嗚矣

蘇州婁門外馮姓農人年四十餘而未有子家畜一牛老且病矣將常之屠肆夜夢其亡父告曰不殺老牛可以得子詰旦至半開則牛哀鳴若乞命者憶夢中語仍留

耳郵卷三

而飼之自此妻逐有矣。及期妻甫臨盆而牛死。牛死而子生。因名其子曰牛。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內教場中。有山東人張設布圍。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身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為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膈大於杯。能吸淡巴菰管入膈中。則烟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額下虬鬚如戟。於是觀者甚眾。事聞於官。謂是米生折割者流。遂之出境。

杭州武林門外之山。有橋曰新橋。亂後重修。頗為堅固。丁丑之秋。村人於橋旁搭臺演戲。橋上觀者甚眾。有小兒呼曰。橋下有人格土。杖敲樹。橋將圯矣。眾皆笑而不信。俄頃之間。橋果崩毀。死傷者甚眾。此小兒不知誰何。殆鬼神使之警眾歟。又聞此日。麴部中。一老僕先知。必有變異。恐傷其僑伍。密於臺之四柱。各斫一刀。又倒燃雙燭於房。以厭之。豈知伶人無恙。而反傷觀者也。殆亦有數存矣。

漂陽一農家子。宋姓。不知其名。素不孝於母。秋穡既收。藏之他處。與妻往食之。而留母於家。餐不給。一日宋呼妻取雞刀來。吾將修面。妻取付之。而人忽聞外呼曰。宋

看來看。趨出視之。則已刺刀於腹。而腸出矣。妻大驚。為納之。又呼曰。不可不可。倒地而死。

蔣某亦漂陽人。偶立門外。忽有素不相識之人。口操紹興土音。向之借洋錢五枚。蔣曰。吾適無有。子姑少待。吾將乞諸鄰。及向隣家借洋錢持歸。而此人已他去。不可蹤跡矣。蔣大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即取刀自刺而死。噫。人雖好行其德。亦不至此。殆有宿冤歟。此紹興人為人為鬼。未可知也。

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閭閻極廢。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聞則女家為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為政。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放俗也。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乃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妁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情事。則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負歟。乃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則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余按毛詩草蟲篇。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解亦既覯止。為男女親解。我心則降。為自此可以算父母。故心下也。說經者皆笑其陋。公觀永平之俗。信必既

卷三

三

觀而後可以算父母。豈古詩之意。固如此歟。

鄧人李姓者。為其弟娶婦。婦其鄰陳氏。屋作新房。每至夜半。房中輒有聲。頗滋疑懼。一夜聲作甚厲。舉家咸集。覺牀下泥土浮鬆。乃共掘之。得銅盆四具。鐵如意一柄。鐵碗一隻。嗣後聲遂不作。後亦無他。

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風俗通所載如鮑君李君石君士等。大半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崇祿津門大雪。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膨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無賴子。遂藉以欲錢。侈設靈輿。瞻禮者。厥乃搭棚以蓋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矣。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及次辰。玉山頹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

揚州興教寺。有萬佛樓。相傳前明所建。樓中之佛。實有萬數。雕鏤工巧。兵燹之後。此樓未毀。丁丑正月。有白髮翁登樓焚香。謂寺僧曰。中懸長生燈。宜防火。大寺僧亦姑諾之。乃越十日。果然燈火上騰。由樓而至大殿。方丈竟罹祝融之虐。此翁之言不幸。而中豈鬼神之先告歟。聞父之前三日。樓中佛像。自仆於地者十數。真亦可異也。

耳

卷三

四

天津有鄒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鄒三性嗜賭。遂耗其貲。因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尚奢。而出殯尤甚。鄒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某姓。頗富。以其姪不肖。亦久不與通矣。鄒年二十餘。尚未有室。一歲。適歲除。若甚。無以為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解馬告問者曰。此來非有干求。特以將成婚禮。不敢不告於長者耳。姑聞此語。乃命入見。衣冠楚楚。頗不蓋。纒問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即後日是也。姑大喜。贈銀十兩。為婚費。并云。屆期當來賀。姑有子婦二人。各送津錢十千。鄒持銀錢歸。向於博徒請博。博徒喜曰。然則尚有後惠矣。乃即所居屋。使工為之標飾。覓一青年之妓。飾以刑布。使偽為新婦也者。及期其姑果至。見婦而悅之。婦又善於承迎。入廚作羹。跪坐而饋。姑欣然食之。謂曰。此屋偏瓜。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即可遷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租供饌。粥。鄒喜過望。此姑之父亦一博徒。因負人博。遂暫以女為錢樹子。今知鄒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諺云。弄假成真。鄒之謂與。

陳某杭州人。素性迂謹。負人錢百千。不能償。債不樣。遂成心疾。一日路過雷明器

之肆。見有紙糊元寶墮於地上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然余無多。求取其二足矣。即取二元寶去肆中。人知其駭也。亦姑聽之。陳歸語妻曰。今日天賜我二元寶。可以償借負。妻取視之。笑曰。此泉臺上寶也。規規陳神氣沮喪曰。我取歸時。明明元寶二枚。今化為紙。天絕我也。遂痛哭求死。妻勸慰之。不可。其病益劇。親屬中有高姓者。素豐於財。且勇於為善。乃取真元寶二付。其妻使說之。其夫曰。天賜之寶。又化為銀矣。陳大喜。遂以易錢償所負。以其餘為卒歲資。而心疾自此小愈。所謂心病當以心藥醫也。

蘇州胥門外梅灣。里有姚媪者。老孀也。撫孤子至二十歲。將為娶。婦積洋錢四十餘圓。以備婚費。又製銀首飾數事。并新婦庚帖。同置一小匣中。一夕忽然失去。媪念十餘年所蓄。全在於此。今既失之。不能復措。而婚期已近。計無所出。朝夕悲泣。越三夕。忽於人定後。聞屋上有人呼曰。姚大娘。前夜冒昧。幾誤人婚姻。今仍送還。可至檐下取之。我去矣。媪呼子出視。果得原物於檐下。斯人也。所謂梁上君子者乎。

余行甌越鄉間。一村落。忘其名。有土地廟。內塑女像。問之村人。則有二說。一曰。是廟本有兩像。一翁一媪。久之翁像剝落。今所存者其媪也。一曰。村有某氏婦。孝於其姑。婦姑同卧一室。一夕婦聞姑牀後。窸窣有聲。知其欲起。負媪立大呼。姑醒於

是姑。遂遽下牀。得免於難。而婦竟壓死。越旬日。土地神見夢於村中父老曰。昨奉天符。吾以失於救護。幸嫌。故革職矣。代吾者。即此婦也。此後可改塑女像。及旦。諸父老以所夢皆同。如言改塑。至今猶存其舊云。余謂以事而言。前說近。是以理而言。後說亦可信。不得斥為不經之談也。

去丁字沽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其地多女閨。有某甲浪游至此。見一家門。著招租二字。旁注欲租者。請入面議。某本無求舍之心。姑作尋芳之想。款扉而入。一蒼頭導之。升堂有少婦。自房出。明眸皓齒。年約二十許。請導觀屋宇。乃招之入房。紅羅帳。角枕錦衾。固其臥室也。某欲辭出。婦曰。良人遠客。度日無資。既不能枯坐。食貧。入不肩倚。門賣矣。姑借招租之帖。聊當膏酒之需。君既惠臨。豈得無所留。贈某辭以無錢。婦笑曰。何言之謙也。即至身旁。搜索於靴。靴夾袋中。得錢券六十。謝曰。此可為纏頭之費矣。即持付戶外。交二男子。手某視婦。雖在弱。而此二男子。固健者。如墜其計中。不敢與爭。踉蹌而出。此與前所記。荷包出售。事情狀略同。某雖見機。而作未受虛驚。然所費不貲矣。亦可為治游者戒也。

粵西有姚三者。幼時不異常人。年十八時。偶釣於池。得一魚。無鱗。烹而食之。忽暴病。月餘。病時則軀體驟長尺許。已而屢病。屢愈。體必加長。數年之間。長及一丈矣。然其首仍與常人無異。詢其故。則食魚時。魚頭未食。一犬食之。俄而犬首亦大倍。於前。惜此犬。旋為人撲殺。否則亦必有可觀矣。

江西豐城鄉間。某年春。夏間。路斃一媪。眾人憐之。購錢買棺。以斂。葬至義塚。未及葬。埋忽雷電大作。風雨暴至。眾皆趨避。俄而霹靂一聲。棺蓋為兩段。此媪起坐棺中。視之。則已生矣。余謂此媪。偶然氣閉。非真死也。為雷所震。氣復流通。故仍生耳。其棺無故為雷所劈。亦非偶然。殆命不應絕。如彼太子之遇扁鵲矣。

鄧有汪翁。富於財。妻死無子。約一妾生子。而殤及翁死。族人利其財。逼嫁其妾。翁死後。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親族畢集。妾出偏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雖小。家女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誓死不出此門。願長齋奉佛。以了餘生。但求翁長見。憐與我一室之地。我使削髮修行。家中肯產所不問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髮投地。哭而入內。時其年前二十也。眾人中亦有為感泣者。乃掃除屋西偏一小樓。使居之。嗚呼。是亦居然一燕子樓矣。

某甲性至孝。而家極貧。父母相繼死。買無以飲。某晝夜哀號。淚盡而繼。以血。忽盆中所植月季。開五色花。大如牡丹。每瓣有金點。燦爛可觀。一富家子見而喜之。易以洋錢三十。某甲遂得以治喪事。識者以為孝感焉。

有丐者。乞食於吳市。忽有武弁過之。問曰。子非某鄉某氏子乎。丐曰。然。弁曰。吾嘗受子之惠。今何一寒至此。乃攜之至茶肆。使之啜茗。小坐以待。未幾。取衣服履帽而至。悉與易之。又於懷中出銀十餘兩。與之。曰。子有此。可作歸計。勿久吹吳市蕭也。丐者茫然不測。所自來。向弁問故。弁曰。事雖久遠。子忘之。我不敢忘也。竟別去。此弁感恩報德。殊有風義。使其得志。則淮陰侯之一飯千金。豈所難哉。

番禺李氏女。許嫁趙氏子。趙子以貧。故謀食海外。歲久不歸。問遂絕。女待至二十。八歲。父母欲別嫁之。女不可。乃使媒妁。言於趙氏。先娶婦入門。以待其子之歸。蓋亦粵俗也。女於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歷十餘年。而趙氏子果由海外附輪船以歸。行至中途。輪船飄沒。同舟之人。皆死於海。惟趙抱一木。浮游數十里。遇他船。救之。得生。還家後。與女重行合卺之禮。夫婦皆年將五十矣。趙之遇難不死。或鬼神哀憐。貞女故陰相之。使得完聚歟。

蘇有某極者乳醫也醫法注與者曰乳為狗犬所置腹膨亨如孕者旋開腹中有小
犬吠聲家性駭而媼不以為意曰男子如此則殆矣我女身也何害久之腹痛欲
裂媼出鎗投其子媼仗故極取一瓶傾出朱凡十餘和水吞之食頃血湧如注連產
小犬五家人皆喜曰其毒盡去矣然血竟奔瀆不止腸腑流出媼暈絕復蘇命子婦
盡取瓶中藥投之廁中曰此墜胎藥也我以此起家亦以此送命矣言訖而死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
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死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為子使與諸子戲俄
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為程子聘鄰村一女為妻成婚之
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適出自房登輿逾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眾自陳曰
我非新婦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即君年幼無人
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然於是具述顯末并出資
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為母焉
甲與乙兄弟也同室而異爨甲緜而無子乙有子已十餘齡矣甲欲嗣以為子而乙
惑於復妻之言執不可一日乙之子至河干浙米失足墮於河後妻望見之惟大聲
呼救坐而不動甲適有小疾卧牀聞聲趨出一躍入河拯之而起子得免而甲之疾
則加劇乙歸知狀感焉乙醫治甲疾以其子子之嗚呼乙之感於復妻之言必以後
妻為愛其子而以甲為不愛其子焉不遇事變真偽焉乎見哉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賈公彦引此入周禮疏非古說直是經義矣潘玉泉方伯嘗
為余言有病者延醫治之醫言宜用麻黃少許以發汗持方至藥肆而肆中適缺麻
黃以偽品予之服之無效次日醫至說曰宜用麻黃太少不足以發之予乃倍其數
而肆中已購得真麻黃如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猶乘之誤也又有兄弟二人
庚申年面聞避亂於泥濘同時而病醫者各授以方且戒曰病異無異切勿誤投而
其家止一囊煇煎藥竟誤投焉次日皆愈設使不誤不將俱死歟醫之不足恃如此
余謂醫所遇者脈也而脈之失傳久矣史記扁鵲傳言扁鵲欲長桑君所與藥視見
垣一方人以此視病蓋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則其精於醫非精於脈也而至
今言脈者宗之則是扁鵲特以為名而後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素問
有三部九候論所謂三部者豈今所謂三部乎所謂九候者豈今所謂九候乎脈法
既已失傳醫道亦可不講而懸壺之客流滿通衢術推之名被之屠酷又以其書傳

自黃帝其職列於周官從古相和莫之敢廢父母之於子子孫之於祖姑苟醫藥
之不具即慈孝之有虧而人之不獲終其年命者多矣醫書卜筮並列周官卜亦聖
人之所重而唐李華有屢龜之論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餘論為醫醫論未始
姑識其說於此雖駭俗聽不顧也
北地嚴寒冬日則水澤腹堅舟楫不通雖通洋諸口不能不倖繞以待謂之封河若
南中則向無是也乃光緒丁丑臘月大雪之後氣候凜冽河中水厚尺許來繞去槓
為之停滯者旬有餘日蘇城有某姓子聘胥門外某氏女為妻期於是月初八日迎
娶乃至是而水雪交阻將由陸路則雪深沒膝與不能行將由水路則水堅如石舟
不能進兩家父母令新郎新婦望空交拜以應吉時越七日而黃姑織女乃得相見
是亦婚禮之中亡於禮者之禮也
鄭有卜者設肆於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大罵將用武東人環集問其緣人曰夏
間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彼問龜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乃
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仍問龜何向我對曰西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
今入冬後病者未愈加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如前及我告之則曰
宜改南向是仍復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為善龜乃顛倒如此乎眾大笑為解勸
之而去余因憶親串中有從相宅者之說一歲之中三易其龜而復其初與此相類
然彼則三人三說此則一人而前後異說尤可笑也江湖術士之說固無足據矣
蘇有某翁於庚申之亂失其子旋於亂中收得他人子及亂定復歸屋廬幸而無恙
乃即以他人子為子而為之娶婦焉俄而此子死將為之飲忽欠伸而起編拜其父
母曰別父母久矣幸無恙乎又指其所娶之婦而問曰此伊誰也怪而察其聲則即
其所失之子也問曰汝故吾子歟今從何來其子曰吾自與父母相失轉徙至某所
某所今甫趁某人之船而歸耳言未已其所謂某人意自外叩門而入曰我載爾子
歸將至家而暴病死今其屍尚在舟也父母趨而視之則果其子之屍始悟其子死
而借他人子之屍以生也因即以所具之棺飲之共相慶幸謂假子死而真子生矣
乃其所娶之婦則以其夫聲音舉止與昔頓殊恥與同室舅姑無如何請其父母來
再三勸導始為夫婦如初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浙中大雨臨安一縣凡出蛟二十七尾其北鄉有二山忽合而
為一徐花農孝廉書來述之言其邑人來赴省試者所言當不妄也余按明史五行

志秦州有二山相距甚遠民居其間者數百萬家一日地震兩山忽合居民並入其中然則此事亦前史所有不足為異矣

紹興某翁生一子而妻死乃續娶焉又生一子兩子並長成皆有室矣而翁死遺產千金族人為均分之俾兄弟同居而異為乃其弟情憤耗其所分之產遂與母謀將逐兄而據其所有於是母子兄弟似開終日勃谿矣兄不堪其逼一夕謂其妻曰某所某所有錢若干爾可撫道孤度日我已市有生鴉片煙餅一死以解宿冤矣婦奪其煙曰君死我何賴焉不如我死為愈耳夫初以為勸解之詞亦不留意未幾聞婦在房中聲息有異入視之則已死轉狀尋聞灌救無及竟死婦故姓身數月矣死後腹中大動時乃止見者則然

杭有郭姓者年四十餘妻始有孕甚愛護之備一榻於家凡糞液浣濯之事皆使代之命其妻安坐勿勞煩一日曝衣於庭而兩婢至備盥通他出乃自起收之遽入室聞呱呱聲以為鄰兒也祭之則出已腹中大驚而卧夫歸語之延乳醫治之亦無效時任甫七月兒啼腹中月餘乃止及期而產竟無他異

紹興張某自幼聘陳氏女為婦旋以父母雙亡又遭回祿之慮無以為生遂入天台削髮為僧而陳氏待婿不來訪知其遁跡空門乃別嫁其女於沈氏成婚之日沈已大痴勉強成禮未久即卒女實猶處子也其姑憐之將為擇婿時張某在天台三年矣有舊友入山遇之勸其還俗遂從之歸訪所聘妻已別嫁矣其友為平章娶沈氏之嫡妻而實即其元聘妻也故刻復得頗非偶然但多此周折不知造物者果至成之數抑播弄之數

某孝廉家貧落魄無以為生資於親友皆莫之應有一博徒獨善遇之時有飽遂以資薪於及公車北上又為治裝且贖其家未幾孝廉捷南宮授縣令感念舊恩使人招之謝不往曰吾憐呼盧喝雉席地惟天放浪久矣一入朱門則束縛欲死非所以愛我也使我居君之所仍日日外出從收豬奴遊不於君官聲有損乎又非所以愛君也孝廉乃使人贈之千金亦不受曰君雖日贈我千金亦不過供我博場之一擲而已徒傷君惠而無救我貧不如其已也此博徒見識甚高使准陰侯能見及此則無為孟弓藏之歎矣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

某甲漁人某乙六合人兩不相識也粵寇之亂並陷於賊乃始相識乙先脫歸甲則由賊中歸正入大營中事定始歸適六合與乙遇乙招至家置酒話舊甚歡已而知

甲腹極願竄思殺之而攘其所有謀於妻不可謀於母母可之乃止之宿醉以酒殺而埋其屍於野未幾乙生一子頗媚妯可喜而乙自生子後性情改常酣酒無度每晚醉歸虐過其母與妻而於母尤甚咸畏之如虎一日母抱孫立門前有補鍋匠過母坐孫於地入取鍋使補之鍋重難舉乃戴之於首而出有牛繫於碌礮上見之而驚或碌礮以行兒為所碾折腕死焉補鍋匠思恩荷擔逃去母大呼其妻出視之驚惶無措曰孽矣孽矣夫師見之吾兩人俱不得活乃仍抱兒入置之牀上覆以衾偽若無事者及暮乙大醉而歸登牀酣睡至夜半婦哭而蹴其夫使覺曰爾何惡卧如此壓死吾兒矣夫醒視之兒果壓死於側於是母妻慟哭乙亦自悔恨無可歸咎也越數日乙於他處見補鍋匠憶家中有鍋須修補乃謂之曰汝肯至某處補鍋乎匠搖首曰勿言彼處前日一事至今心悸乙問故具告之乃知兒之死母為之也遂歸謂母曰舅代招母往盡速行乎其家距舅家三里許母欲避之明日乙不可強與偕去母至僻處出刀連擊其母斃之委其屍而去其母有所畜犬尾之行見狀奔至舅家衛其舅之衣信信而吠舅見之識甥家之犬也異而隨行見其姊屍大驚至其家問焉乃知其子所殺矣集鄰里而告之曰是家不幸出此逆倫大案將為公等累

能為尋獲逆子則諸事我任之不以累公等也於是鄰里四出分道追尋得之於數十里外之茶肆執之以歸其舅詰問得其因由乃曰汝之罪且寸磔矣吾以甥舅之情曲會爾可速買棺寬地以葬爾母乙從之草草棺斂於隙地埋葬焉既成其舅謂鄰里為我縛此梟獍投穴中以藉棺槨咸曰諾縛乙埋之棺底

寧波孫氏有屋一區忽於戊寅之春不時火起雖旋起旋滅而梁柱窗櫺均有焦灼痕孫氏之子亦猝然頭狂時發時愈愈時問之云見有紅袍紗帽者五自云兄弟五人皆明李翰林破孫氏為之立祠又不時有字紙從梁上飛下聞有詩句一日得七言詩一首用四豪韻而有跳字率以為出韻或以為設筆少頃梁間飛下一紙云集韻跳與逃通又問古人用過否次日臨睡問者於牀頭得一紙曰元微之詩主帥驚跳棄旌鉞眾皆驚服余按漢書高帝紀漢王跳如淳曰音逃此怪不讀古書但以元微之詩向為證信乎明李翰林也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婚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費盡者備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金屋乃懸一窮措大字蘭曰春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統統兜大腹費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謀我也命蓬茫茫車

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媼曰：果爾，吾當為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為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從蘭歸，蘭誓死不從。媼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為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媼乃為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者，其亦古之許俊寬為奴媼蘇人某甲，無賴惡少年也，屢與人毆鬥，為人痛打，而不悛改，人皆呼之曰石臼，以其耐打也。一日飲於酒家，飲畢徑出，酒保索錢，甲曰：乃翁適之杖頭，俟諸其日可也。肆中人惡其無狀，輩出詬罵，揮而毆之，如春如榆，血流漂杵，視之幾無生理，乃縱之去。越數日，而甲復至，則傷痕已愈，嗚呼！如故輩，欺曰：真石臼也，予以千錢而去。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於比鄰金氏媼，及長頗有姿，媼欲倚之為錢樹子，阿保泣曰：養養之恩，沒齒不忘，雖鬻我為妾為婢，我不敢怨。若令墜入煙花，則刀鋸鼎鑊，不能奪我志也。媼無如何，鬻於某姓為妾，而大婦妬甚，日加鞭笞，體無完膚。阿保惟飲泣而已。一日婦乘夫外出，送之歸金媼，而以逃亡告其夫，夫阿保俟夫歸，作書自陳，杳無復書，亦未知其得達否。金媼乃偽為其夫書，命其他適阿保得之，即日仰藥

死嗚呼！此女節烈之行如此，而淹沒無聞，談者并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矣。山東藩司堯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自幼許嫁其從母之弟，未嫁而婿死，問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勸諭之，不從，遂為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囚當死，計無所出，有富家子謂之曰：吾喪偶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我必為代償官錢，父母商之，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可，我先死爾前矣。女泣數日，從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恆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即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倫之變矣。然女子為未婚夫守，豈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恨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徇其親，君子於此女無幾焉。

金陵戴某，其妻某氏，女為壽，聞其有外適，即議迎娶，女無父母兄弟，惟一已嫁之妙為主，初以奩具未備，請緩，而戴不可，遂草草成禮，合卺之夕，已非完璧，又越

數日，并覺其妊身數月矣，乃窮詰之，女不得已吐實，戴即縊殺之，而以暴卒告其婦，婦知妹死不明，然亦微聞妹事，若與訟，必為門戶羞，乃隱忍不言，將及一載，忽患疾，延醫治之，曰：是名魚鱗瘕，不可為也，由是日重一日，若有扼其吭者，消滿不能下，究轉牀，暮間數日而死，其死之日，即妻忌日也。夫戴既知女不貞，則退其婿可也，必婚之而又殺之，其殘酷不仁甚矣，宜其有此報哉。

津門流妓多出楊柳青，獨流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津浦矣。乃有劉氏婦者，亦楊柳青人，其姑傭於某氏，某氏子知其子婦之美，乃以重金囑其姑，使招子婦來，供縫紉之役，其子婦初意不願，姑強之，乃往，始至無所事，織者稀少，而飲饌豐腴，亦頗相安。數日後，某氏子於薄暮入其室，批以言，婦不從，直前犯之，婦奪門而出，奔回其家。某氏子乃使其姑勸諭之，姑告其子，子亦以為可，母子二人朝夕晤馬，婦投水死。嗟乎！碧玉小家之女，又居採蘭贈芍之鄉，而堅白自持如此人之貞潔，固由於天賦，蘇州閨門外，高版橋一富翁，晚年得子，甫三歲，忽患驚風之疾，一厥不醒，翁痛甚，舉家惶駭，四出求醫，有道人踵門求見，自言能醫，問所須，令於靜室中為壇，取白米一斗，金銀各十兩，為鎮壇之用，道人入室，誦咒良久，令抱兒出，道人以手摩撫數四，又以中指重按兒鼻，兒忽作一噫，道人曰：生矣，生矣，翁大喜，留之飯，不肯，忽別去，視鎮壇金銀封裹依然，而己易以瓦礫矣。正共驚疑，小兒倏復驚厥，竟於是日死。

蘇人某甲，清狂不羈，母死未踰月，即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像示之，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即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銀五百兩，先付二百，為女治奩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遺大故，即納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國法不容，此事宜徐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為留意，僕適有遠行，前銀暫一借用，甲得書，惆悵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有卻幾許事，亦值得也。又有人於學使者按試時，說言是使者葭草，處可為買通關節，一生感其說，乃與議定，用銀二百兩，先付四之一，及試畢無效，再訪其人，杳無蹤跡，必得其一書云：學使者乃朝廷大臣，豈可干以私士子讀書，當知義命，萬無當緣倖進之理，承惠銀兩，暫充杖頭，願此後努力下帷，以求上進，勿圖僥倖，致犯刑章，斯言也，可為藥石之言矣。以五十金買得之，亦不得謂之不值也。

兩間。中惟草莽散聚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聞門外有泣聲。啟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妖嬈。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為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甲。求為之計。甲既聽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曰。室止一榻。奈何。女視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為矣。甲喜。權之而卧。及天明。女起為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送官。女俯首不言。甲亦無從置辯。眾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洋錢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無首。乃盡攫之。扶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勸。乃舍之。闕然而散。山東人朱翁。高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饑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吳券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便。吾死。汝取視之。一生喫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此翁大有晏子鑿楹之意。其所見高。出士大夫上矣。

有於薄暮見一中年婦人哭於路。問之曰。吾某處人。附航船至此。投一親戚。而其家已遷至別處。我欲歸家。則夜航開矣。進退無所。是以悲耳。其人為惻然。乃招之至家。

卷三

十三

飯以脫粟。而止宿焉。天明不辭而去。則失去衣服什物無算。乃悟是此婦所為。是婦女能為賊也。有一家每日必有所失。雖所值無多。然日日如此。而室中實無外人。住來惟鄰舍一幼子。日或數至。嬉戲良久乃去。年未十齡。固不疑也。一日此子將去。踰闕而仆。急為掖之。起則懷中墜出零物數事。皆其家物也。乃悟是此子所為。是童子能為賊也。金陵有某氏子。應童子試。有年。考鳳池書院。居然高等。乃其素性。能達母。又溺愛不加防範。與鄰女有私。丁娘十索。苦無以應。適其同居朱姓。一老寡婦。頗饒於貨。某氏子乃乘夜入其室。竊得洋錢數十。黃金三十兩。珠十餘顆。質明。朱告於官。官往勘驗。曰。此非外賊也。大使其家。於某氏子書室。得金珠馬洋錢。則無矣。乃繫之去。是士子能為賊也。蘇州道前街有一客寓。多樓屋。母一間。以板隔之。為前後二間。客各居其一。有前樓之客。局戶外去。及歸。故輪而入。則後樓之客。正在其室。祛簾探囊。發篋。篋蓋版不甚高。累桌椅而登。即可踰而過焉。然後樓之客。寓此已經月。平日冠五品之冠。來者與而出。一僕從之。居然一官也。是官亦能為賊也。嗟乎。外戶不閉之風。固難望於中古以下矣。

金陵楊立庵醫生也。一夜已二更多矣。有人打門甚急。問之曰。求醫。乃使傭媪啟關。

入之。則一盜也。塗面而持刀。徑入楊室。楊見之。惶遽失措。顧曰。爾何必塗面來。其意謂我無所有。爾來此無謂耳。盜聞斯言。誤擲楊。其面不敢行却而去。又潯州一張姓者。亦醫生也。一夜有盜入室。亦塗面而執刀。張固識其人。謂之曰。爾何必塗面來。盜知主人識之。懼其明日告官。竟被張而去。同一塗面之盜。同一何必塗面之言。而一以獲免。一以見獲。天下事其可以一律論哉。

微之續溪。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涕不肖。日以飲博為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翁如者。非一次也。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贏。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使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當田需地。當金玉器。當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翁。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事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惟天與草。巧為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

卷三

十四

膏。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可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冀與子共飲博。某甲某乙。皆我所遺。曩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即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即君前極本。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尚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即古事。而誤傳為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為不誣。姑為記之。俾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於事之真偽。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有客自寧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始則呱呱啼。繼則趨趨動。久之。皮膚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以石而投之。江。觀者數百人。咸為歎息。問其說。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復生女。故不憚之水。而斃之。大莫其魂魄。知懼。不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為故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何辜。惟罹王莽焚如之刑。尚民牧者。如何不為之厲禁也。

金少伯樞部之祖母某太夫人。享高壽。幾及百齡。而終。某末年神識日衰。見其子婦。

孫嬌亂呼大姊二姊。以為是親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婦具饌。則以既食辭。初謂是
老老。誤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問所食何物。則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離家
祭之日。已與祖先一同受享矣。又緣此知吉燭為饌。實有來享之者。聖人知鬼神
之情狀。而制祭祀之禮。詩所謂芬苾。神嗜飲食者。初非虛語也。

蘇州胥門外人周進豐。入城賣絲。薄暮而返。囊中有洋錢三十枚。行至僻處。忽有大
盜飛出。絆其足而仆。遂有數盜出自草間。將奪其所有。忽一人持白棍狂奔而至。與
盜鬥。盜不能敵。籠束而走。其人扶周起。視之不識也。拜而謝之。且問姓名。其人曰。橫
涇舟中。受子大惠。所以報也。倏忽不覺。乃悟其非人。然橫涇舟中。實不知何事。惟記
庚申歲。曾獨棹小舟避亂。冠有少婦。攜幼子求附舟。乃載之。夜行至天明。抵橫涇。少
婦別去。且謂此船。乃數社回結草。非左氏之誣。使當日橫涇舟中。稍不自持。犯以非
禮。則亦必有以報之矣。

耳郵

卷三

十五

耳郵卷三終

耳郵卷四

清羊朱翁戲編

吾鄉沈小梅太守。庚子領鄉薦。後以其父尋梅刺史。曾為壽州牧。尚有故交數人。乃
往干謁。小有所獲。將自壽州至和州。坐二把手小車以行。出壽州城數十里。日暮。乃
投宿一邸店。時止挈一僕及小車夫二人。入一門。則一門闔。又加鍵。疑而問之。曰
店規如是也。心知其非善地。而無如何。始入之。破屋數間。中一土炕。無桌椅之屬。俄
有人問其僕曰。爾曹奚自。曰自壽州。至壽何為。曰訪某甲。某乙問何以識之。曰吾老
主人曾牧是州也。問姓名。具告之。曰然則沈尋梅歟。曰是也。其人遽去。已而有一人
率健者三四人。昂然入。問小梅曰。少年乃沈尋梅之子乎。曰然。其人詳問尋梅形狀。
及牧壽州年月。乃歎曰。若真沈尋梅子矣。得無饑乎。此處無飯喫。當為若辦大餅。言
已。一健者趨出。未幾以首戴一桌子入。視之。浮垢盈寸。其人曰。爾嫌其不潔歟。曰否
否。其人曰。吾知若南方人。固好潔。然此易耳。於膝中出一短刀。白如霜雪。即就桌
上刮垢磨光。須臾而盡。餅亦旋至。謂曰。第飽喫之。高枕而臥。夜中有所聞。毋懼。如有
問者。可告曰。張老三使我宿此也。明日遊我至方可行。萬勿早發。言已。解去小梅惶
惶。問知所謂。室外履聲來。往不絕。噤不敢聲。夜半果有問者。曰。室中誰也。告之曰。張
老三使我宿此。嗣是寂然。達旦更無所聞。小梅亦倦極。倚裝假寐。及覺。張老三已在
側。謂曰。容枕安乎。吾命二人者。送汝至柘。即無事矣。小梅敬謝之。因問何以卵翼
我。張曰。吾兄弟五。其四人已死於法。吾亦以殺人繫獄。汝父憫吾兄弟皆死。屈法活
我。此所以報也。夫殺人者死。法固如是。張老三殺人繫獄。殺之非枉也。尋梅刺史以
一念仁慈。卒使後人獲報。然則居官者。固宜以寬一分為主。未可過於操切歟。

耳郵

卷四

高郵縣某明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婿。婿請繼室於其姊。父母皆喜。女不可。父
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人得與
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
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欲聘。為繼室。
女知。泣謂父母。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縊死。余謂虞鳳娘不足
為法。其所言亦於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為然。即非兄弟
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以
姪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女弟也。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

可同夫則竟不當以二女妻婦矣今此女所見與處得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吳猷子邪也以樵蘇為業貧未有妻然性喜法每負薪入市遇婦女問價輒賤售之不與論所直故市人呼曰吳猷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容吳見而豔之每日束薪賣之其門俄而翁女死吳知其瘞處乘夜發塚負屍歸與之構焉翌日鍵戶出采薪而道火於室煙出自竿鄰人排闥入撲滅之願見牀有臥者笑曰謹嗽如此尚未寤歟此伊誰也發其衾則一裸婦也視之死人也乃大驚有識者曰此某翁女也翁聞奔赴驗之信聞於官論如律異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歎宋孝武帝為殿儀儀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屍尚非異事

有夫婦二人者廣東人寓於蘇婦每至歲終積錢蓄所儲并向其夫索洋錢數枚寄廣東遺其母一歲索之夫不之應婦忿泣數日堆經而死有一子甫兩歲夫以乳哺之入驚之劉抱子去越二日婦之鬼忽附其子而語劉曰速召我夫來劉大驚召其夫至鬼曰爾不恤我之母并不自恤其子何無良至此我今來挈兒去無使謂他人父也言已其子竟絕此婦可謂有靈矣然慰其夫遂殺其子自是一悍婦宜其輕以自戕也

光緒丁丑正月餘姚城中失火延燒屋宇四百餘間有某姓之聽事燬矣而大門歸然獨存其門額乃前明王文成所書也故老相傳此門三過火災而皆無恙豈大儒翰墨固有神物護持歟

蘇州齊門外黃姓孀婦汲水於河其子甫五歲隨之行婦失足墜水兒大啼亦匍匐入於水適有舟過拯婦起而兒已隨流去至對岸始救出之則腹膨亨而氣已絕矣姑依法治之覆兒大槓槓上研皂角為末吹入其鼻未幾兒哇然有聲吐水無數竟得復生孩提之童從母入水此赤子之真性也絕而復生殆鬼神陰相之歟

徐烈婦名仲妣平湖人嫁同里趙寶善夫兄寶源亦娶於徐徐婦為從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官於蜀姑從之婦每以手書問起居書法秀勁舅姑得之甚喜嘗善能畫花鳥婦輒摹其粉本繡之於簾生動有致見者咸歎美焉生子女各一賢善卒婦曰似吾姊也吾兒不患無母惟逝者莫復無侶吾當相從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死日久守稍懈竟自經焉於其篋得數紙書留別其父母舅姑者又為韻語訓其孤并處分身後事戒勿以佛事瀆畏禮夫烈婦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賢而有才尤難得也

顧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間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為之每出一語雋永可喜意難中是以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遷蜀父母相繼病女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標金燼箕情事孔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兵燹復室屋盡燬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窗足不踰閭日坐其中焚香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勤以事佛則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執殤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調護惟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給之及為弟舉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矣仰藥死所著有錄存吟草臨終投之火此與徐烈婦皆賢而且才故並錄之雖處初小說而未始不以表章孝義為主也

漢口鎮有劉氏女許嫁張氏子彼此往來嬉戲從不避忌亦其鄉俗然也有富家兒見女而豔之謀於父將以千金買為妾父漫應之女以為實欲是夜啟戶潛出如張氏告之乃即夕成禮焉質明父失如奔告於張則女及婿雙雙而出拜矣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女所為殊乖禮法然既聘則非奔也宋儒云禮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可為此女解嘲歟

蘇州三鄉廟有一僧曰皆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先期一月大會僧俗咸設酒麪以慶六十之壽而即於是日備豫後事絞給衾冒手自料量容問其故曰吾不臘矣眾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跌坐而逝此僧平日飲酒食肉了不異人而來去分明如是可異也

癡道士賣藥於蘇州闔門外之渡僧橋不知所自來其言語不倫人咸以為癡每夜棲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無雪或問其故道士曰明日飲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攜酒而往則道士不知所之矣豈其異人迥迹市廛者歟

山右何君談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實為郎中官農部屢試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夢一人向之誦詩曰十載鶯花春裡夢八年魚水鏡中歡居而思之似非佳語居恆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計丁卯至丁丑十載而其續娶之妻適止八年夢中詩句年數正符亦足異矣

李玉桂者故也說蜀產不知其姓氏流轉至漢縣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頗有聲北里間有李孝廉者長沙人也計偕北上道出漢泉為友人拉作狹邪遊遂與姦相過姦屢目之友曰若愛李郎者是固將買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於李曰信乎果信也要

有私賫如干。當出以佐君。為脫籍籍。李感其意。託之而請。俟之禮閣。捷後已而春風。失意。旅食京華。遂失前約。妓僮。風塵中。未嘗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其色強。委千金於其假母。却之。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藥死。嗟乎。節烈如是。此女不妓矣。

民間呼縣尉曰四衙。蓋以縣令之下。有丞簿。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興鎮有毛某者。武斷鄉曲。俗有土四衙之號。畜一犬。甚愛之。名之曰阿生。飲食寢處。輒與共。每年六月六日。相傳為狗生日。則具酒麪為壽焉。一歲為鄰人王長林擊斃。毛大怒。迫使其棺以葬之。斬哀而送之。且使手訃狀。榜諸通衢。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長林。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狗父阿生府君。於某年月日壽終。即日成服治喪。謹此訃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楚莊王所愛馬死。使羣臣畏之。以大夫禮葬之。因優孟之諫而止。阿生竟得成禮以葬。土四衙之豪橫。亦可想見矣。

余從前居仁和之臨平鎮。鎮有顧姓者。開烏腊店。蓋世業也。其炮炙之法。別有秘傳。故馨香鮮美。異於他處。用以佐酒。或配雙弓米而食之。誠雋味也。兵亂之後。聞之。則顧姓已絕。止一女嫁鄉間。無他人矣。余歎曰。是殆殺生之報乎。今歲在吳下。有從臨平來者。以烏腊餽其味。猶昔也。蓋有他姓得顧氏之遺法而為之矣。嗟乎。不整顧氏之禍。整其法而享其利。無乃未之思乎。販脂膏。皆可致富。何必為此。姑書其事。冀見者知警耳。

卷四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為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昏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闕。且其婿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窺視之。則儻轉於牀。定驚。而問故。其子曰。昨暮入定。後有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啟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到刀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聞知所撰。而男子在室中。索酒索肉。索餅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子。其家不得已。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間取之。先命其子品嘗。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撤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速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誅其父。擊其母。頰。父母呼。妻家號甚。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甚至百。父臂。甚至二百。流血流

淚。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問。則官無如何。命人看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輒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鬚。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流。官呼女至前。執手屬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犬彘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况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數再答。譬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孀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執辱。竟不得衣而歸。屠者答二千不死。次日又答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為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問。女。女樓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歷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餬口焉。

某甲負人博。進貸於某乙。而償焉。乙素豔。甲婦美。屢以索道為名。入其家。窺其婦一

卷四

日乘甲不在。竟闖入婦室。婦適小適。見之驚起。乙遽前持其袴。婦慙。趨其俯首注視。以袖掩其首。淋漓滿口。鼻乙釋手走出。甲歸。婦泣語之曰。爾不成丈夫。使我受此辱。尚可活乎。其夜竟繼而卒。甲痛且悔。哭三日。於婦靈前。斷一指。誓不復賭。數年後。乙流蕩。煙花以惡疾死。乙婦不能守。贅一男子於家。此男子又闖。允仰食於婦年餘。盡耗其家貲。婦乃倚門為媼。人猶指目之曰。某乙家也。而甲自戒賭後。以居積起家。居然小康。一日有遠方賈客。主其家。例宜於妓家置酒待之。妓則惟客所欲。客請至某乙家。乃與偕往。乙婦固不識甲也。茶話移時。招客入屋。甲聞香氣。甚饒。問曰。是何香澤。酷烈乃爾。乙婦笑曰。海外奇香也。乃舉袖就甲曰。君試一揮手。捫捫。當令君五指皆香耳。甲忽念乙入我室。我婦覆以溺器。今我入乙室。乙婦乃使我聞其香。報應可畏如此。悚然汗下。不敢復作一語。客笑曰。君何前之通脫。而後老成也。甲語其故。皆悚然曰。甚哉淫惡之報也。乙婦羞愧無地。哭失聲。越數日。竟削髮空門矣。

江甯徐某。為督塔於汪氏。生一子矣。汪以其貧也。庸奴視之。徐不能堪。而歸其婦翁。商於將移家。至晚。徐聞之。往迎其婦。婦不可。徐知其將從母去矣。謀於族人。議奪其子。歸族。人咸以為然。乃將七八人。偕往。先徧拜其鄰。比告以欲已。而直入婦室。

劫其子去婦之母大呼有盜而鄰人無應者。責其坐視不執。鄰曰：徐氏之子。為徐氏父兄抱去。此正理耳。吾儕何與焉。婦母又至徐氏索之。徐氏羣起詰語。不敵而返。斯人斯舉。大有張飛趙雲勒兵截江奪回阿斗之意。想亦從看演義得來也。

維揚王氏婦。年六月矣。適有隣猫來。攫其籠中之鳥。婦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勢甚危殆。一隣婦曰：可速覓一二紙。過期不賸之當藥。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即安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藥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

揚州之俗。嬰兒初生。必服化毒丹。以滌胎毒。有何氏者。生一子。命老嫗至藥肆買化毒丹。此嫗乃金陵人口音。與揚州有異。藥肆中人聽之不審。誤會為買活絡丹者。即以付之。嬰兒服後。忽大病不食。數日竟死。偶檢點得蠟丸刻活絡丹三字。窮究之。乃得其故。然無及矣。是故買藥不可不慎也。

有買藥老嫗。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未娶也。富家適有隔夜冷粥一盃。有蜈蚣死其中。議棄之於河。其子正苦饑。即曰：此不足為慮。乃以指捉去蜈蚣。而吸之。立盡。富家有女。晚之而笑。其子以為悅己也。歸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

幾不起矣。媼知其情。偶以語富家之媼。遂達於女。女曰：然則速召此子來。其子甚喜。力疾奔赴。女一見大罵曰：天下有此妄人。雅我見汝饑不擇食。是故晒之。汝敢遂萌妄想乎。命婢搥其頰數十。其子叩頭服罪。始此之出。及歸。病者失矣。

季甲李乙兄弟也。乙為其伯父後。甲獨承父業甚富。而貪冒無厭。私篡弟死。則伯父之業亦歸於乙。乃乘乙病。偽為煎藥。以布裏繫發一枚。置藥中。乙嘗飲此藥。煎畢取出。人不覺也。乙中毒死。甲遂兼有其產。俄而甲亦病。家人為煎藥。甲自出一布包。投藥中。服藥後。腹痛欲裂。家人疑藥以所服皆平和之品。何以致此。因問甲。通所投布包中何物也。甲恍然曰：是矣。余將債弟命矣。此中一蟹螯也。因自述前事。蓋恐弟一服不死。更備其一。將以復進。而不料留以自殺其軀也。言已而死。

陳廣輔陳廣安。徽縣人。兄弟也。一日因喧傳。天半有龍。因登城觀之。先有一人在城上。天雨泥濘。仆於地。壓廣輔之足。輔舉足欲使挽之而起。不意兄一舉。而其人滾落城下。頭面破損。奄然斃矣。於是城門之兵役咸集。執二人將送官。輔曰：是誠我之罪也。與弟何與。弟曰：否。此我為之。非兄也。宜執我。兄弟兩爭不已。輔曰：我一時困莽。致有此事。安可誣弟。弟曰：兄甫有室。兄死必嫁。我又無力娶。婦則宗祀絕矣。

不如我死之愈也。於是眾皆歎曰：義士義士。彼人雖絕。或尚有救。姑試救之。移時果蘇。而其母亦奔至。見其子已蘇。眾又告以輔弼之言。母亦泣然曰：吾子幸而得生。即不幸。吾不責汝。價也。輔弼感厥角謝之。道路嗟歎以為三義。

高郵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婿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富家子治舟河干。見女而豔之。停棹不去。一日見有兄自其門出。遂尾之。至處告以欲許以重賂。尾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而去。女醒大啼。富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於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母戚戚焉。為汝玉成其美。乃倩媒妁具綵幣。至其父母家。聘為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為譜意外緣傳奇。

王士淮。皖人。而家於揚。其妻則揚之仙女。廟鎮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子年甫及冠。聘某氏女為婦。以學費於質庫。故恒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從母至其家。謂女曰：吾將歸。冥於仙女鎮。汝為從我。至外家乎。士淮適他出。從母乃告之。隣媪而攜女去。士淮歸。不見其女。隣媪亦他出。無從問訊。而大江以南。自經兵燹。婦女絕少。欲娶婦者。輒謀之江北。各人逐利。往往有略賣婦女之事。淮疑其女為人所略。即渡

江而南。蹤跡之。至丹陽縣境。一小邨。聞邨人偶語曰：可惜此好女子。嫁此白頭翁也。王驚詢其故。邨人告以邨中李翁。年將六十。今日新買得一妾。王即訪至其家。偽為習喜者。聞內室有啼泣聲。王遽出。奔赴城中。訴於官。官命役偕往。闖入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則非己女也。王駭。方自咎。因莽。女哭曰：吾揚州某氏女。許嫁王氏。王士淮吾翁也。王驚且喜曰：汝吾兒婦。吾即王士淮也。拉李赴公廷。李願還女。且以洋泉二百為謝。乃罷。翁寄女於尼庵。而道急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共驚。聞信奔至。得女大喜。謂王曰：吾昨至君家。聞之鄰媪。君女固無恙。乃從媪至外家耳。然使君早聞。則必不渡江。尋女。不渡江。尋女。則吾女不可得矣。此吾兩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誠天祐。吾叨天之佑。而因以罔人之財。可乎。歸洋泉於李翁。偕女父。挈女歸。甚甲以鹽官。常次維揚。家藏一大珠。重二錢。有奇。置之閣中。有光榮。古所稱復光者也。一日有同官數人。踵門求觀。咸共讚歎。先後辭去。惟一莊姓者。未去。某送客復入。則莊姓者猶踞隱囊。而喫鴉片。盤中之珠。已失所在。大驚。問莊姓。莊亦大驚。曰：家無他人。豈我竊邪。乃自解其衣。不留寸縷。使大索之。且曰：如疑我藏珠。衣中。請留此衣。君假我衣。以歸可也。某失珠大懊。然初不疑莊。乃越月而莊之僕。以其珠來。歸蓋

耳

莊幼無賴習吞刀吐火諸幻術。是日乘某出送客吞珠腹中歸而哇而出之也。後以虐遇其僕。事遂敗。古人剖腹藏珠。以為大惠。此則匪夷所思矣。

蘇州對門內有王七者。與富仁坊巷某姓有連。自其父在時。即呼某姓婦為乾阿媽。父卒後。某姓撫育之。視猶子也。婦有一女。與年相若。初意即以爲婿。王七年長。則一流落子也。婦乃悔前許。嫁其女於胥門外某生。某生有日矣。王七聞之。糾合無賴少年十餘輩。劫其女歸。女至王七家。閉門號泣。久之無聲。或自門窺之。則雄雞矣。破門入。救之。復蘇。女遂絕食求死。事聞於官。官以王七劫婚。非禮也。答之百。且諭之曰。汝謂某姓先曾有婚約之議。然空言無實據。女既誓死不汝從。汝又何愛焉。男子豈惡無婦哉。乃判某姓婦以洋泉五十。王七使爲異日婚娶之資。而全其時撫育之義。女則歸之某生云。

何阿雙。金陵人。以負販爲業。畜一犬。竟體白毛。如雲。光潔可愛。出入寢食必與之俱。室無他人。以犬爲侶。一夕攜犬歸。臥至明日。門不啟。人犬無聲。鄰人疑焉。又越一夕。門閉如故。呼之不應。排闥入。則流血滿牀。阿雙已爲犬噬斷喉管而死。犬猶據其腹。犬齧不止。乃釀錢殮之。即殺犬祭焉。聖人云。鳥獸不可與同羣。信夫。

卷四

蘇州胥門外一郵。曰錢莊。有朱姓翁。年五十。始生一子。甚愛之。甫二歲。痘毒內陷。勢且不洽。適其隣有生女。而欲溺之者。或以告翁。勸留養之。翁曰。吾子未知生死。這惟鄰之女子。既而曰。吾願吾子之生。豈忍視鄰女之死。命托之入。女大啼。其子忽亦大啼。啟衾視之。則痘漿重灌。圓紋如珠。醫至。質曰。生矣。生矣。此留養隣女之報也。張阿福。紹興人。寓於杭。自幼聘王氏女爲妻。年三十矣。貧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屢託媒。趣阿福成婚。媼曰。彼貧奈何。母曰。彼無婚當。我亦無嫁資。無已。其捨親乎。媼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於某月日。糾眾劫女去。母故招集隣比。至張氏奪女。則合卷已畢。質各盈門矣。媼勸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明日當令其來謝罪。毋若爲憐憫者而歸。夫捨親惡俗也。律有明禁。乃此則由女氏招之使捨。亦事之創見者矣。

律載。將妻與雇與人爲妻妾者。杖八十。而寧波鄉閭。往往有此事。亦惡俗也。有唐某者。以采樵爲業。一母一妻。以相履織席佐之。而常苦不給。值歲暮。糶穀缺焉。隣村有王姓者。無子。欲與人妻。以生子。唐謀於母。將以妻與焉。妻不可。唐曰。婦人失節。固是大罪。然使母餓死。事更大矣。婦乃諾之。與於王。以一年爲期。而婦有妾。王娶之。

及期往贖。王將與中一字。改爲十字。唐不能。婦告眾曰。吾隱忍爲此者。以爲日無多。而可以活姑與夫之命也。若遲至十年。吾行且就木矣。其美贖焉。乃投水死。此婦以養姑失節。卒至破鏡難圓。黃泉齋恨。其亦可悲也。

蘇人文某。販酒折閱。負人數百金。歲將闌。索逋者踵於門。旁徨無計。獨行野外。解帶懸樹。將以自經。樹枝斷折。身墜於地。足所踏處。土甚浮淺。探之得一穴。中有洋錢二百五十枚。大喜持歸。方粵賊之路。蘇也。文爲賊所脅。從偕至楓鎮。一民舍。有女燕於梁。未絕也。羣賊解之下。欲污之。文曰。垂絕之女。何足流連。速舍之。去其女。乃免。然則此事殆所以報歟。

金陵城中。有以虛席覆一屍者。其上半身不可見。下半身則袴僅及膝。雙足不履。不襪。挺然不動。屍旁立一丐者。向眾涕泣。募錢收斂。云死者其父也。於時觀者甚眾。頗有哀而予錢者。或百或數十。一時積有千餘。丐猶未足。請益哀。忽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餘燼適墜於屍足。足爲之縮。眾大驚。既而悟其僞也。乃大笑。死者掀開虛席而起。曰。愈矣。愈矣。捲席席向眾叩頭謝共荷錢而去。

卷四

蘇州有醫者。年姓夢。至長洲縣城隍廟。比鄰劉氏婦。在焉。婦久病。日間幸爲診脈。無生理。訝其何以能至此。未幾。城隍神升堂。吏役環侍。與人問官。府無異。復擁婦跪塔下。神詰問良久。俄聞大聲曰。此婦曾負姑五日。可予寬限。命役扶婦出。卒亦從之。出遂痛。及天明。劉氏叩門求醫。問之。則其婦昨夜已死。忽一噴嚏。死而復蘇。神氣乍復。恐有變。更故求診治也。卒至其家。視曰。病可勿藥矣。因問。昨何夢。婦言。如辛。夢卒問以負姑事。婦曰。曩者粵賊之亂。夫在上海。家中止我與姑二人。姑老病不能興。城破。我負姑走。姑擊余肩曰。事急矣。汝舍我起。尚可活。負我走。則二人俱死也。我不忍。負之出城。走風雨中。饑寒交迫。歷五言。夜頭路者屢矣。而終不釋與。與姑俱免。神言。蓋指此爾。余載此事。因記余家舊有傭婦。王姓者。右臂有疾。不能舉。及亂。後復見之。則臂能舉矣。問何以得愈。婦曰。我亦不自知也。城破時。負姑出城。勉強用力。初亦亦酸痛。久而不覺。遂運動如常。兩事合觀。可以勸孝矣。

蘇州有汪氏子者。實於常州。託其友金姓者。寄家書於其母。金故酒徒也。既至蘇。先治飲大醉。然後如汪氏所居。在虎邱山後。金行至望山橋。失足墜於河。覺有人緊握其手。不令起。金大驚。正與相持。忽有人訶曰。此人爲汪節婦送家書。爾曹安得留之。金始得攀援登岸。疾行至汪氏家。衣服淋漓。手腕青黑。汪母問故。具告之。母曰。不圖

匹婦一節之善。感動鬼神也。

汪北人陳姓者。在上海橫濱船為業。一日至法華鎮時。已初矣。忽見草間一蛇。黃黑。長二尺許。蜿蜒而至。前陳以其小也。易之以所持短烟筒擊之。蛇遽起。奮其尾。大呼倒地。同行者聞而趨。猶見蛇游行田間也。乃負之至上海求醫。醫皆束手。或曰。丐有名偷雞阿四者。蛇醫之良者也。乃招之至。阿四審視曰。此王蟒蛇所傷。不可為已。雖然。是蛇不敵善人。汝此行何所為。宜言之。母隱。可稍減痛楚。陳乃自言。有尊德。頗有貨財而無子。是日聞其由法華來上海。故往逆之。冀免之於僻處。而有其貨也。言已竟死。

浙右某生。年少美風姿。有聲厚序。固以早喪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某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誓。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約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妻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譏訶。女則短經死生間之。亦仰藥自盡。拘妻俗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

耳部

卷四

十一

稽也。寓字在前門外三里河。分前後二院。將入。聞以妾獨居。慮有他虞。乃請其友部郎某君居其前院。部郎素迂謹。承友朋之託。一步不敢離。日坐前院讀書而已。場畢。冀歸。部郎告以謹守管鑰。幸不辱命。冀再三致謝。乃入後院。則闔其無人。并室中什物。歸焉。有矣。當戶完好。惟後垣頽焉。始悟妾與婢。皆從此去。防其前。未防其後也。揚州東鄉十里田。有者青苗人。野宿棚內。遙見二里外。河邊土地廟。前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疑之。約壯夫數人。持械同往。至則一僧席地坐。旁置土銼。以石聚薪。燃之。問何事。僧曰。吾朝南海。遠過此。腹饑。故煮食耳。眾亦將返矣。一人笑曰。和尚得母食肉。戲揭其蓋。則所煮者兩嬰兒胎也。眾大驚。爭以械擊僧。僧倒地。歎曰。吾數盡矣。凡吾曾鍊金剛禪者。須食男胎三十六個。大道乃成。吾止食其七。而遇公等。此吾福薄也。速斃長。無多言。眾怒甚。擊殺之。而投其屍於河。

小周濟縱不見德。豈其為害如此。後聞中復見君。宜問其故。已而生入。果又見婦。生如妻言。問之。婦曰。吾白璧無瑕。君乃以鴆突之言。告之鄉黨。使人疑。一若節。付之東流。那不恨。恨生大悔。願表章貞節。以贖前愆。婦遂不見。生出。聞即具呈為婦請旌。是科生竟中式。因自誤。口孽。誠一篇。以警世焉。

耳部

卷四

十一

聲色。惟事女紅。出入閨闈。言笑自若。諸叔始亦防其復仇。既而易視之。不復防也。偶以有事。皆他出。女遂與父妾潛行。赴荆州。訴於荆宜施道。不得。遂哭於道。署轅門。三日不絕聲。道聞之。遂傳入。詰問。女歷言前事。聲與淚俱。道憫之。乃命宜昌府提案親鞫。女至。即備言父死。由三叔下手。先擊諸叔。繼之。兩兄又繼之。父死。登時。母死。踰日。情狀。鑿鑿。事皆自說。許翁河之曰。此實言也。爾父不孝。觸我怒。我一杖。擊斃之。汝何誣。諸叔為女。吾父素習武。且年甫四十。氣體強壯。祖父年邁力衰。一杖。焉能斃之。今女孫伶仃。弱質。立於祖父之前。祖父能一杖。斃之。許翁語塞。於是諸子皆服罪。有識者曰。許翁致富。本不可問。計此女生年。即客死年。或女即客轉生也。

噪懸壺城隍廟。就診者日以千百計。然是歲之冬。有杭州黃簡文路過無錫訪之。見其所開脈案。不成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恐其術止一時偶中。竟以為高。手醫。吾不信也。或曰。啞子能言。亦大奇事。然安知其始非偽。而後以行乞歟。

道光丁酉鄉試之年。湖州雙林鎮沈濤。在家畫寢。夢有數人。譁囂而入。曰。沈濤中式矣。正驚喜間。又有一人。狂奔而至。曰。誤矣。誤矣。非此沈濤也。乃轟然俱出其步履之聲。始則自外而內。繼則自內而外。行於石路。踏然行於木。登登然。皆歷歷可辨。是料沈濤。與同年中式。響泉名。濤。湖州城中人。所謂非此沈濤也。殆鬼神以此人名。姓相同。故意戲弄之歟。

揚州之北。鄰雷塘鄉。即隋煬帝葬處也。近年忽出一物。如物女二字。見春秋繁密。王則女與村中少壯者交。交輒病。病重者死。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加午。忽陰晦如夜。雷雨大作。電光中見一女子。白衣紅抹額。手執雙叉。與霹靂門雷竟不能下擊。相持良久。大聲怒發。有雷火從地出。傷女一足。女稍遠逃。一迅雷從空劈下。其聲猛烈異常。觀者皆暈仆。俄而雨霽。則有一物震死於地。如猪而無尾。如牛而無角。周身白毛。兩背至脇。有黑毛。成如意形。腹下一肉條。長二尺餘。其氣腥臊。不可嚮。適稱至耳。

重二百餘斤。眾莫之識。其地有觀音庵。一老僧出視曰。此螭虎也。鄉人割鬚焚之。臭聞里外。愚按說文。螭若龍而黃。漢書揚雄傳音義。引韋昭云。螭似虎而鱗。此物白毛黑文。而無鱗。未必其為螭也。

京師十利海烟袋斜街。有山西劉姓之女。小字香珠。自幼許嫁同鄉黃某。黃學費於外。久無音問。而劉姓中落。女遂流落烟花。已而黃某積累得數百金。挾之至都。將求故劍。舍於西河沿逆旅。主人利其腰纏。誘與冶游。黃年少墮其計。妓有秀蘭者。與黃極相得。無何黃之金盡。妓家將有逐客之令。秀蘭乃託言赴廟會。與黃偕逃。至良鄉投宿。一老媪家。媪熟視曰。汝非山西黃某歟。此女其劉家香珠歟。媪姓。乃黃之從母。而劉女幼時。呼為乾阿媽者也。於是始知秀蘭即香珠。媪為買花燭。具鼓樂而成夫婦。

揚州營兵王熊。光與鄰童數輩。蹲草中捕蟋蟀。忽遊出一蛇。長七八尺。直前圍繞。始藏其兩腋。繼藏其腋。王手無寸鐵。惟大聲呼號而已。朋輩聞聲奔救。則王已暈絕。而手尚握蛇不釋。眾以刀斫蛇死。再救傷者。則腰脇已無完膚。膈中深入者數寸。幾透其背。萬無生理矣。現蛇身隱約分三段。似黏合者。王之同伍者。恍然曰。前年彼曾殺

一蛇分而為三。豈此蛇復活而來報仇歟。余幼時聞吾鄉有農人。以刈草之刀。擊斷一蛇尾。蛇負痛。去越數歲。經其地復見前蛇。其尾創猶未平。農人驚走。蛇追之不舍。遇救而免。然此農人狂奔數里。竟內傷而死。合兩事觀之。可為無故殺龜打蛇者戒矣。

光緒丙子七月。揚州舊城中。設盂蘭盆會。首坐之僧。為木庵和尚。戒律頗嚴。正在宣揚。侍者廣慧。忽自壇上倒地。口中流血。至木庵前叩頭無數。求菩薩伸冤。木庵叱曰。是何鬼魅。擾我法壇。廣慧作女子聲曰。我祁氏女。陳氏婦。子歸後。夫婦和諧。此僧乃我夫之表弟。因負鄰童博進。向我借錢。我應之屢矣。一日偶不應。彼遂懷恨。密告我夫。誣我與夫弟有姦。我家翁老姑。替夫弟未娶。其縫紉浣滌。因我任其事。夫遂信之。疏我防我。我冤抑無伸。遂自經死。我非伊所殺。木庵許以誦經超度。鬼不可曰。人命至重。不能償言。已。廣慧竟死。

揚州左衛街一大宅。亂時為賊中大頭目。據為偽府。亂平後。某姓居之。其聽事前每逢陰雨。輒見一女子。影洗之不去。天明即沒。遂扇閉不處。偶有親事。自遠來。僕從眾多。遂入居之。夜半。忽見磚動。不頃刻。墳起一僕。踐之。暈仆於地。天明言於主人。發而視之。則一女屍也。衣裙未壞。面目如生。脣體生綠毛。長寸許。相欲動。聞於官。官命焚之。其鄰有攻皮之工。某叟曰。此事吾知之。我陷於賊中。即隸此隊。下賊獲此女。欲污之。罵詈不從。杖數百。罵益厲。遂活埋之。不意其今為某也。余謂此女。既以烈死。殺魂貞魄。久已歸之大虛。此特其道蛇耳。久而成僮。或地氣使然。與烈女初不涉矣。惜叟知其事。而不能舉其姓氏。不得為之表彰也。

金陵自遭兵燹後。往往於城中住屋內。掘得棺木。蓋皆亂中渴葬者也。王府園旁一廢地。為某達官所倚。以瓦礫堆積成山。命兵勇平治之。掘出棺二十餘具。發視之一棺。有女屍。周身衣服綉爛如新。然皆已成灰。隨手而碎。其屍未壞。膚肉白潤。頰上粉澤猶存。又一棺。有男屍。坐而不卧。又一棺。已成僵屍。上半身生獸毛。下半身生鳥羽。尤可怪也。達官聞之。命將諸棺遷葬他處。不許開視。

某顯官。屬於揚州。有七女。皆皆名下士。其第七塔。尚未娶。年少有才。貌亦都雅。歲往年應歲試。嘗以誤犯。穆宗廟諱。列四等。心甚恥之。一日。會飲婦翁家。某等五塔。有口辨。談諧。偶言及其同鄉某生。歲試考列四等。學使者將施夏。某生厥角於地。額血漉漉。然請其哀。繼以泣。同學諸友。皆為代求。始免朴責。第七塔。以為有意譏刺之。

面赤不作一語。罷飲歸舍。思之轉。血慙憤。竟自經死。其所妻聞之。次日亦繼於度。然在言者。初不知其事。無心一言。遂殺二命。是以君子當隱惡揚善也。

揚州諸生王姓者。素剛正。聞非禮之言。則掩耳走。見淫書淫畫。雖他人之物。必奪而焚之。丙子秋。將赴省試。而苦無資。貸於友。莫之應。惘然而返。忽見地攤上有書數本。取視之。乃金瓶梅也。怒曰。此物公然出售。雖通袖尚有青蚨數百。遂買之歸。呼妻取火。來大至將投之。火忽一紙。飄墜。乃某銀號一千兩之券也。夫婦驚異。又檢視得書一函。生閱之。笑曰。此貪官贓吏之物。用之何害。遂取其銀而赴試。談者不詳其名。不知是科中否也。

黔中有任某者。續娶胡氏。再嫁婦也。然甚賢淑。撫前妻子如己出。數年後任大病。胡侍奉湯藥。支持門戶。累月不懈。見夫病危。知不可為。乃先服毒。欲與俱死。抱夫痛哭。夫卒亦卒。親友入弔。咸歎其烈。亦有議其不死前夫為可惜者。余按隋書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事。是亦死殉後夫者。史臣稱其慎選寒松。此婦亦其流亞矣。

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為狐居之。無賃者。屋主以久失業。怒甚。往而嘗。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於此宅。問何以至此。則亦不自知。而其子曰。藏屍滄海。欲斃耳。

卷四

十四

或言東便門樓有狐總管。實司京師狐政。乃具酒食。撰文疏。而往訴焉。越數日。往偵空宅。則樹上懸一。似貓而巨。喙較長。蓋已為總管所誅矣。狐神聖。亦自有道。歎距通州十里。有普濟閣。閣之西南有墓塚。相傳為和尚塚。不知何年所葬。亦不知和尚為誰也。每於黃昏。後幻作鬼市。迷惑行人。行者惡之。迂道避焉。乙亥之夏。有小舟載漕米。赴普濟閣。暮經其地。舟子呼緯夫。改由對岸行。緯夫二人。其一收繯登舟。其一恃有膂力。笑而不信。奮臂獨前。俄見燈火。榮葵青。常高挂。似有酒家。知是幻境。即折道旁柳樹。一大株。執之而往。距鬼市已近。使舉柳亂擊。見有無數和尚。為所擊。倒審視。則在墓塚中。所見幻境。已無觀矣。乃竟路回舟。以告舟中人。皆莫之信。然此後和尚墳頭。土盡塌落。無復怪異。皆此人一擊之功也。

金陵一人。行過府學前之倉巷橋。失足倒地。腦後傷。起一血。恐其人遂昏。量不能言語。有識者為招其妻至。妻見腦後血。泡墳起。代為撫摩。泡忽破裂。流血不止。逾時便卒。妻哭曰。夫兄果來索命矣。人問其故。妻曰。我夫幼時。與兄戲於樓上。推兄下樓。亦傷腦後而死。昨夜夫夢兄來。對之甚怒。今若此。豈非天兄索命乎。

江西河口鎮。咸豐中。駐兵設防焉。命丁夫入山採薪。見有古榆一株。大可蔽牛。舉斧

斫之。血汁噴射。有土人告曰。此樹已四百餘年。甚有靈異。伐之不祥。乃舍之。而遂營中軍士聞其事。曰。吾儕何長鬼神。得此大材。而不取。何以供炊爨乎。明日復率丁夫數十。往伐之。血流如故。俄而樹斷。倒地響振。山谷樹長十餘丈。中空如竹。其內枯骨縱橫。兼有骷髏一具。又有碎梳及竹箸無數。觀者咸駭異。莫測所自來。

江西一世家子。遷葬其祖。穴則棺已朽爛不全。棺中滿貯磁碗竹箸。而不知屍骨所在。堪輿家曰。此殆所謂移屍地也。命葬云空棺。入穴審視。則惟西北隅有一小孔。圓如孟口。大僅容拳。始命從此掘入。至兩丈有餘。而屍在焉。僵卧未壞。其旁有磁碗數枚。有大有小。形製甚古。出以示人。人莫之識。其棺中失屍。而易以磁碗竹箸。亦莫測其所以然。

嘉定城西有元壇廟。頗著靈異。庚申城陷。廟亦旋毀。鞠為茂草矣。相傳其始有某生者。館於江西龍虎山張真人府。一日得家書。知其父病。急欲歸。謀於真人。真人以一符與之。戒曰。到家即焚化。生登舟解纜。但聞波濤澎湃。舟行如飛。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營亂。竟忘焚符。符神屢見。形求去。乃始憶真人言。具香燭焚化之。是夜神復示夢曰。送我太遲。已逾限期。不能歸矣。生乃醵金建廟。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

卷四

十五

其像頗肖世間所塑之元壇神。故謂之元壇廟。紹興諸暨縣之店口鎮。有陳氏之屋。每遇大災。而屋不毀。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親至紹興城中。請見姓者卜。曰。夏視之一田舍翁也。乃曰。請少待。為君擇之。陳即出洋錢十枚。為謝。夏曰。既如此。請三日後來。陳知其以酬謝之多。翁為選擇之精。乃以白金百兩。揮而進之。曰。老朽一生辛苦。始有此舉。幸先生留意。為及曰。既如此。請一月後來。及期而往。則曰。日已選矣。幸勿稍有更動。陳謹如所教。屋成而鎮上大大。前後左右。盡為焦土。惟陳之新屋。巍然獨存。自是以後。歷三十餘次火災矣。至今陳氏猶世守之。而夏之子孫亦尚以擇日為業。

湖南湘鄉縣。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光緒四年。其長兄胡瑜。八十九歲。次胡瑞。八十七歲。次胡瑋。八十五歲。次胡璠。八十三歲。次胡環。八十一歲。湖南巡撫以聞。詢人瑞也。事見邸欽謹記於此。胡氏五人。可敬周之八士矣。

耳郵卷四終



宋

豔

清徐士鸞著

宋

豔



宋豔提要

清天津徐士鑿撰凡十二卷舉南北宋婢妾倡妓之事沿世說新語例區三十六門分類編次顏曰宋豔匪直引人人勝益亦名實相符耳篇中麗以歷朝掌故或先正格言義存勸懲然費婆心迴非麗情集婦人集等所能抗行也該趙宋一代豔史者當推此書為驪淵矣

宋豔序

吾人編輯一書必義存勸戒方可問世第先賢語錄直接心傳而讀古者或不終篇輒置之置之不讀雖家置一編其如未嘗一寓目何是知強以所不欲觀不若姑即情之所近以引之如孟子進齊君以王政好貨好色豈王政哉孟子不斥其所好之非而貨也色也王政即於是乎在此真善於勸戒者矣徐子沅青以所輯宋豔十二卷請序其事雖不外情欲之私而或自致之或非自致之一念之邪正如黑與白不相假使閱之有時則慄若神明時則視同犬彘因以作其剛方之氣激其羞惡之良人非下愚皆知自好而漠然不動於中者其誰且所以致夫情欲者其人特出於婢妾倡伎初無談人閨闈之嫌其用意實有足多者以視世所傳婦人集麗情集小名錄等書未可同日語矣抑又思之沅青精力未衰而世局又正多隱憂若能充其精力於往籍所載一切長駕遠馭之雄圖與夫應變沉機之偉畧其有可取以宏濟時艱挽回劫運者史乘而編輯之質之當世以待其人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光緒辛卯秋八月友生楊光儀香吟氏序

宋

序

序二

且夫一代之文與一代之事皆一代之風氣所關自宋儒高談性理聚徒講誦動累千百萬言其間闡明經訓維繫人心風俗之大固自萬古不磨而清淨寂滅適於虛無者亦所在多有至細而極之妾伎可傳之事愚夫愚婦聞之或泣或歌尤講學家所不欲言而亦不願言者懼其褻也懼其不足傳也然而魁儒碩彥搜求一代之文獻大者勒之史乘垂之方策越幾今古一無所遺小者慮其散佚多藉私家紀載而傳之若夫取裁一代編次一書義關勸懲而說不腐事屬情欲而旨不穢則美惡相形亦自有可以興可以觀者吾宗沅青太守息居里門纂輯宋豔一書沿世說新語例分門別類悉徵規是匪惟感發中材即士夫慧業靈心亦足懲其逸志沅青守台郡極有政聲士人至今頌之今積歲手錄成編尚不忘人心風俗之繫且詳人所畧不使一代掌故湮而弗傳誠有心世道者彼一度數年即披拾政事裒然成書持為欺飾後人之具其存心又豈可同日語哉是為序

光緒癸巳仲冬之月上浣宗弟郁序

宋豔題辭

摘豔紛披碎錦叢幾多白與紅。一言括盡詩三百。不出無邪兩字中。
宋史高標道學名。風流天子卻多情。安安唐與師師李。豔得承恩入禁城。
風流道學 千古見難

樂既不淫哀不傷。蘭雖好色亦何妨。眼中有豔任爾常。窺宋玉橫。
色界茫茫結淨因。須彌破後一微塵。笑他慈障鳩羅什。祇把吞鍼駭世人。
我夢遊仙恨不真。胡麻飯熟幾經春。開編笑語霞城宮。阮肇劉晨是部民。
若輩守台 州天台仙

貞淫正變畫師流。一片婆心託豔辭。君是南朝徐孝穆。閒情應續玉臺詩。
陳有玉臺 新蘇序
光緒辛卯子月上浣
樂亭史夢蘭香屋題

小引

余自旋里後杜門卻掃日手一編藉以攝心息慮曾輯醫方叢話八卷付梓余性善
忘而閱過輒不記憶因於書中可驚可喜之事隨手錄之或同一事而紀述互異亦
併錄之其與彼事有辨論有佐證與夫引用故實之可致慶者亦附錄之至若載籍
中箴語格言余尤喜其得以自警也歲月既久手錄積多爰規世說新語例分門三
十有六將所錄南北宋事逐類排次雖事故限以坤妾偶佳然各有緣由固可區分
即於各類所載後或附以歷朝事實或繫以先正法言其間雖片語單詞皆有所本
要非鄙人妄逞臆說也此書凡三易稿見者余謂有關勸懲愚錄板余以所輯盡
宋事也即以宋豔名蓋欲引人觀覽云爾光緒辛卯荷月徐士鑾識

宋豔總目

卷一	端方	德義
卷二	耿直	譽悟
卷三	愠悔	過絕
卷四	瑕類	閒隙
卷五	慎惱	窘辱
卷六	苦累	惡害
卷七	忿激	矜調
卷八	逸豫	紕繆
卷九	詭譎	
卷十	卷五	仇海
卷十一	狃邪	
卷十二	狂妄	
卷十三	卷六	狎睡
卷十四	卑汙	
卷十五	卷七	讒誹
卷十六	嬉戲	
卷十七	愛慕	
卷十八	卷八	惑弱
卷十九	惑感	
卷二十	侈縱	
卷二十一	卷九	殘暴
卷二十二	僭竊	
卷二十三	覆亡	

楊邦乂字晞程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母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新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深陽縣建炎三年金人濟江鼓行備城時李稅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乂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萬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稅邦乂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當為趙氏忠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哉遂殺我己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望大罵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為敘葬其地賜廟褒忠諡忠惠官其四子邦乂少處郡庠自不視非禮同舍欲隨其家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為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鶴林玉露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生欲壞其室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豔裝出而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使見胡忠簡公銓以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嗚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岳少保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夙服飛願與交驩詔名妹遣之飛曰主上宵旰宜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念玠益敬服飛少好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胡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蝶訪秦宋史稱吳玠夙服岳少保願與交驩遣以名妹然君子愛人以德其用意茲左因考趙崇陶難於戴唐韓宏惡李光顏忠烈思有以抗賊之乃飾名妹道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侍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夫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

樂厚賂使者達之將士感激涕泣曰李岳之不受則同韓吳之遺迴吳觀珩之飾而遺及岳卻而不受珍益敬服知珩殆試岳耳

丁度守公雅諡文簡度性高曠不為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者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尚要之一技而巳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宋史

李燕字仁甫紹興八年擢進士第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開於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拭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嘗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宋史包恢字宏父諡大肅建昌人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斌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歷任所至政聲赫赫宋史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後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賢敬如宋史

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哉

司馬溫公與龐元龜俱為張存龍園壻張夫人賢忠龐公帥六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八歲幾朝溫公未嘗盼眴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壻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親收就書院供茶溫公憐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慶明日願公幕府曰司馬院丞卻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縣君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卻會廝趣聞者大笑宋史

清波別志劉蒙賢良書于司馬溫公乞以蓄下一婢之資五十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為益已欲為劉又之覆金也公復書其畧曰某家及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文為天下貴故當時三公碑碣靡不請焉受其厚謝隨散之親舊以行其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進謝甚苦詔無一語詭其妄舊傳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乘間俾感飾入書室觀一顧而公畧不領妾思所以賞之取一帳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

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公嘗答孫容為其伯之翰求銘志書歷敘多年不為人作碑誌所辭拒者數十家後復辭劉原父垂絕之詔於十國紀年序載之甚詳以是知買婢之實撰碑之謝公豈有之蒙既登公門公之介特清高豈不素知顧乃鑿空而舉二書非公宏度孰能非意理遺一笑容之乎

韓魏公在政府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佳夫人亡一日畫厚遺之同列多勸其且歸為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當令人心勞就若吾簡靜之樂也人謂期記

沈持正名樞紹興中奉詔和議成語同列曰官家好跳上聞之謂筠州樞一髮去數年歸樞仍處子安吉尉潘方壽以詩寄曰昔年單騎赴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樞人尚有香囊憶道士猶懷哀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蓋以數持正云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酒伊川見之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早明道至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嘗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卻還有妓伊川不覺愧服人謂期記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積三十四米三十石積從胡瑗學一見異侍之嘗延會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與批積聞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傳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其學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清此雅志

韓訪曰昔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傳燈錄中慧能大師偈也合觀程胡兩賢所謂天理渾然常存無一毫人欲之私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無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陳和叔始陳陳滿祖為費似道之客守正為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竊一姬接藏滿祖林下意欲並中二人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滿祖不答繼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遂勤請妾得其情由是極契滿祖後遂有知南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善心錄

舊傳宗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媪薦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媪為媿若光所燬適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中其紀聞

蝶訪曰：婿場不敢近宗本，由宗本所持戒律堅定也。因考閱中據聞，方靈舉紀
黃石齋道周軼事云：黃岡社耆界先生客金陵，習明學道，嘗言崇禎末年，金
中丞集生與鍾多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
禮，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思欲之，故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尤撫節，按歌見者
靡不心醉。一日大雨，雲霧黃公於余氏園，召顧佐酒，公意適無件，諸公更勸酒，
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食枕茵席各一，使顧盡弛衣入，隨鍵戶。諸公伺
余，顧雖就公，曰：無庸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安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
伴寢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
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觀此則石齋先生更
勝宗本可謂真道學矣。案文廟通政石齋先生，國朝道光三年從祀梅先儒
德義。

袁紀：字序，廣慶元府人。滿熙十三年進士，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
里巷爭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卒贈少傅。後以邪惡累贈太師，越國公。詔之父為

郡小吏，給事通判，動慎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費饒夫
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業，既得妻，察之有憂，且以麻束髮，外以
絲飾之，間之，注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西川，父稅倉，故需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
之，其母泣曰：計女聘，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弊，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
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
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同是久，若有子，汝豈不喜，必待他婦人乃
育，妾亦喜。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宋文。

馮京，字當世，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
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夫問妻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
其父有官，因網運火，折傷妾以為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把遺還其父，不索其錢，及
歸，妻問買妾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慮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產，里中
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生家貧，甚讀書於嵩山僧舍，後作三元，有詩號嵩山集。
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拳秋風，鬼膽，吟氣老懷，長劍，醉胸橫。
得太行，窮費年足，酒容身，為世路無媒者，脚鞋皆不，餘林玉。

蝶訪曰：能與貧人共荒，擬定有明珠出蚌胎，因以救濟人之急，救人之難，其所
保全者為正多。

時邦彥，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
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為身後計。父至
成都，納婦，訪牙僮見一文甚端，聽語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纏髮，怪問之，悲泣曰：
父本都下人，為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嘗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携金往見其
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擇妾如部曲，至都下，從居，裝辦，才辭
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父夢有數人被袖，攜一金，嘗人留堂
中，及旦，那彥生，後堂天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案治宅編載狀頭時，那彥之母夢云：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並謂東泉錄
載，那彥之父有陰德，事甚詳。

蝶訪曰：珠寡之人，最堪憐憫，仁人用心，宜加於此。以上三則事實相同，皆確而
有據，蓋古人於此等優為之，彼夫多苦，姬妾以求子嗣，而於於孤恤寡，利物利
人等善絕不一為，又安望得子且貴哉。

馮京，字當世，邳州江夏人。少篤道，不羣，舉進士，自解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
未娶，張亮佐方負官披發，欲娶以如權至其家，東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
持酒，敬來直出，奮其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嘗過外兄朱廷，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
士妻，亟請而嫁之。京拜太子少師，致仕，壽年七十四，贈司徒，諡曰文簡。宋文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自經典以來，大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規端毅寡言，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根柢，家無贏餘，嘗為女求從，規得一
婦，甚閑雅，性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歸身求法，規即輟女，匿
嫁之，聞者感涕。宋文

查道，字湛然，本襄以孝聞，母嘗病，思藥，方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塞水取之，
得藥，尺許，以饋，又到眉血，寫佛母，母疾尋愈。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贈，
邊及居京師，家甚貧，族之博，獨志，極賜所得，散施隨處，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
至，登者孤寡，待之愈厚。多所周恤，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聚錢三萬遺之，道出滑
臺，過父友呂翁家，翁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稟，道傾囊中錢，且為其女
擇婿，別加資，適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媵士族，指紳服，履行，嘗夢

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事此其無象乎上意遂釋厚俸
避著錄詩李公武尚太宗徽穆公主好學從楊大年學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為制
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為開燕會噴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遊幸論和光外
戚未有得文謚者人不以為過

蝶訪政王翬聞見近錄亦載此則翬王文正公巨之孫也卷中稱先文正所載
與厚德錄無異惟厚德錄和文誤文和證以避著錄謬為改之

劉德初為儀真教授日與官奴密選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秘時為大漕其子之
道說之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
周禮天官酒人英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嫗耕錄謂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

惜抱軒筆記王子敬小名官奴若唐宋人自呼妓女為官奴李義山似誤認樂毅
論之官奴亦為妓也妓席詩讀書為小字切莫喚官奴此誤用右軍語也若東坡
詩欲借官奴遺吹笛及在湖州有遺官奴持燭語此皆指妓女與子敬無與

梅道人遺墨東坡先生守湖州日遊何道兩山遇風雨回愆賈耘老漢上澄輝
今官奴執燭畫風竹於壁間後好事者刻於石置郡序

張官徽安通守成都養籍場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
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子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遭尺牘令
且存在日迄今昔之仲儀曰尚書有信至汝可直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
取呈稿於錦囊甚愛仲儀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讐汝母以此贖公乃取書付
鳳儀並囊畫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嫺家也

詞苑叢談陳鳳儀成都樂妓也有一絡索詞送人云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
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晚紅雨此去馬蹄何處向沙隄新路禁林賜宴賞花
時還憶著西樓不

朱彝尊詞餘陳鳳儀成都樂妓而一絡索詞列在元人詞本不知何據蝶訪錄詞
中擁雙旌歸去及禁林賜宴句意似即送張官徽之作俟再考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某知所在父母以訴於州州委錄參
鞠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勸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屠不勝其苦
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語罵曰豈公
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日當死安可容易不熱察又越旬不決知州

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詭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
者蓋慮其窮實以家財訪求女奴令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
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
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輝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
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返垣而踴歸傾
家財飯儀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冀
萬一報察在某固好於錄參卻如何知州益加敬重太宗聞知縣加進權自幕職不
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

耿直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其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日事至立斷前滯訟
不得其情及其案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判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獄赤十九邑因案
皆空書揭於府前遠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獎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妻久而斥歸
之許府督元龜安禮視妻既交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安肯也
令交敗之則不復可憐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為戒詔從之

仍辱令駢傷宋史
杜果字子所邵武人知六安縣民有嬰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妻無分法
吳書其贖云傳云子從父命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今于遠不可以訓
然安守志則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
最也宋史

范純仁知河中錄事參軍宋儂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出血純仁疑其
非命索得其妻與小吏數因會真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弟幾過曰豈有既中毒
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儂年素不食鹽其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史欲為變張
本以死餽儂儂年醉歸奉於酒而殺之遂正其辜宋史

明鑄字化基密州安邱人中進士第卒諡文烈鑄端從憲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
不苟為世所推重鑄權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日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絀鑄子
弟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頓者皆自解去遂奏保習事者守堡塞軍行娼婦多從
之鑄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段娼婦者史執以白鑄曰彼軍中何耶縱去
不治娼婦聞皆散去宋史

蝶訪曰

果有決斷達通事理。王杜諸人之明決有可取者。要皆直正無私者也。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時正春時。管妓時在後園賣酒。相與至筵前。聲語。君謨留以酒。烈已不樂。酒行。家妓方歌。烈併酒擲於案上。作懼之狀。踰垣攀木而過。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閣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作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榔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橫板使驚飛。既而烈開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窺筵設。譯氏為妓。胡指玉子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以供一笑。道山清話。

宋

卷一

十

昔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行甚。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侯爾守此。未幾。後數年。侍郎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婦人。文及甫之妾也。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主。侍郎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諱。就庭下直。面鞠勘案。成僧罪。應徒。而肯有大瘤。文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成。聞者扁門即行。及甫雖至。囑問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瘡落三杖。而至。一境莫不驚伏。道庵錄。

羅點者伯。浙西會。攝平江府。忽有故主。訟其還債欠錢者。究問難得實。而僕點甚。反欲汗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越。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汗染其塊。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僕。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新。常州某寺長老。年過五十。事母孝謹。家既無兼侍。取置大室。一日。得暴亡。時當者。月即治棺。收斂。致國。儀之念。終夕修營。哭泣。將以翌早出殯。寓客張推官。自新安罷歸。攜一婦女。趙。喜兒。來。趙有。色。張氏待之。不能滿。欲是夜。急失之。以為逃去。經。廂。

官立賞捕。其子弟云。主僧日言。徽州人。與善兒。接談。善兒。每以見僧。母為詞。往省之意。其竊去。而詐云。母亡。後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原不死。乃僧。趁黃昏。時候。裝著善兒。就木。然後呼伴。匠分付。商扣之。如所言。僧。端至。郡。處。太守。莫伯。成。因。諸。役。荷。枷。振。說。僧。受。杖。毀。度。牒。為。善。兒。之。免。罪。兒。報。事。樂。籍。中。理。據。以。其。勝。諸。妓。亦。為。呈。請。太守。不。聽。竟。捷。之。伴。僕。單。連。坐。者。十。餘。人。娼。錄。赴。牙。偷。夫。志。

蝶訪曰。不逐時趨者。必清剛耿介。一流人。按獄問罪。主張自在。官司。彼。理。據。昌。昧。代。娼。妓。求。請。直。好。色。而。忘。廉。恥。亦。肆。無。忌。憚。矣。

徐俯。字。師。川。山谷。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遊。偽。楚。諱。者。師。川。名。坤。曰。昌。如。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俯。有。東。湖。集。江。西。詩。派。小。序。

宋史新編。徐俯。字。師。川。號。東。湖。七。歲。能。詩。為。山。谷。所。知。以。父。禧。死。事。受。通。直。郎。拜。昌。俯。任。遂。致。任。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俊。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金。印。呼。前。驅。使。之。

宋

卷一

十一

堯山堂外記。徐師川。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其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浩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城中。我獨知之。濠上。按此則師川久已無涓陽之情矣。且藉蘭寺以進身。倒行逆施。皆晚年之事。以昌奴名其婢。頗覺可嘉。持表出之。

蝶訪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况聞名節。公論自存。清議良可畏也。

警悟

楊拱。字。純。公。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數。月。拂。衣。去。遺。襄。漢。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婚。聲。之。入。揭。樓。舊。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為。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南。杜。果。報。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宋。史。謝。希。孟。在。妓。所。一。日。恍。然。有。悟。怒。起。歸。與。不。告。而。行。妓。追。送。江。許。悲。戀。而。啼。希。孟。駭。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詞。曰。雙。漿。浪。花。平。央。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遇。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詞。此。亦。說。致。黃。巖。縣。志。希。孟。較。事。引。龐。元。英。談。藝。述。希。孟。在。妓。所。一。日。恍。然。有。悟。云。此。詞。范。叢。說。同。惟。詞。句。以。下。有。其。風。流。姿。俊。氣。韻。可。想。二。語。

蝶訪曰業海洪洸回頭是岸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

王仲言云天台左譽與言策名之機藉其官途錢塘幕府樂籍有名林張芸女名櫻
色甚妙天下君願願之如盈盈秋水澹澹春山與一段離愁橫風斜雨把衣柳及惟
重露水滴粉接酥之句皆為傑作當時都人有疏風殘月柳三變滿粉接酥左與言
之對後據委身立勳大將軍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竟官行省暇日訪西湖兩山
間忽逢車與甚盛中一麗人窈窕顧君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君醒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

雙燕子兩行征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澹淡對春開也應似舊盈盈秋和
澹澹春山

南湖張艇詩餘圖譜眼兒嬌一名秋波媚作秦少游詞詞中征雁作歸雁灑灑淡
作無語此外一字不差素與言為張傑作此詞一時盛傳盈盈秋水澹澹春山
之句不解張艇何據以為秦作

忠宣守洛潯師嚴景和忠宣門生也赴陝潯任過洛留數日欲行忠宣餞於郊故程
正叔會而使妓侑酒蓋忘正叔之來旋悔之無及景叔以正叔年德高讓居上坐正
叔亦不辭酒數行景叔啟白忠宣曰數妓遠出頗勞某願各酬一杯遂執爵遍勸諸
妓正叔不樂忠宣甚惶怖正叔厲言曰景叔願公愛陝之百姓亦如此景叔執爵從
容操西音言曰覆侍饌只有此一勺意正叔亦為一嘆忠宣意遂解

宋文公語錄楊至誠王十朋摩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
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
端為庶民起邑宰皆為感動

狄學素佔異謂邑令乃字民之官關繫攸重魯論一書夫子獨下官於為宰為
邑之戒實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並接及朱子語錄云云因
歎王梅溪自傳聖門勉邑宰之道意而朱文公表而出之以為儒生作牧之
式民之幸也蝶訪引此一則見正叔之不樂尚得聖賢之正造而景叔此舉實
得罪於名教忠宣當日能無內愧於心乎

楊誠齋名萬里為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妾之官妓最賢新即詞以送酒其中有

萬里雲帆何時到之句誠齋遠曰萬里非日到守大怒監繫此始行郡紀事
蔡文忠辭推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充將母之官年少氣銳日沈酣以酒色廢務賢
良實公錄居都中屢請不得免因書一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顏恩慈母恩深鶴髮
隨君寵母恩未報酒如為惠悔何追文忠見之至佳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類此
東山說苑載此則不云文忠雙然起謝之自是節飲終身未嘗至醉與類此稱
終身不飲酒與蝶訪曰開情完畢韓光此酒酒終傷魏信陵洪北江哭屠琴瑤
判史句也蔡文忠之泣謝節飲自是天安過人處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被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求者必為冷
淘然亦未嘗置酒特呼於市耳會文潯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遂致公一日自至獨樂
園史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卻春色亦不
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卻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送
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見已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蘇康成奴婢
矣

宋文公語錄楊至誠王十朋摩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
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
端為庶民起邑宰皆為感動

蝶訪曰置之耕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交與禍福得失以矣倘夫性
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平日不容為者為之言騰烟煽事障穿
機一言蔽之曰禍泉而此陶穀清異錄中語也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則劉
乙可謂勇於改過者矣案閩士劉乙錄中未做何時人惟陶穀既仕宋此則且
可取以為誡故錄之

乖崖帥蜀時任蜀者不孝家止帶給沈灌縫紉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繞屋而
行但云張誅小人張誅小人後稱今自逸及將歸出帖子讓云某家室女房登五
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

厚德錄張忠定公誅知益州軍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慄張之嚴峻其故舊皆使
者強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中樞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張在蜀四年
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夢溪筆談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張乖崖鎮蜀當遊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

嘗曰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極

趙清獻公持號開道師蜀中有妓戴香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嘗上杏花真有幸哉
應舞曰杖頭梅子豈無媒道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公周行
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抃不得無禮從今止之老兵忽自懷後躍出公怪問之兵曰某
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難承命實未嘗往慈故拾共非

宋史趙清獻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資蓄不蓄婢僕孀兄弟之六十
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貸益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
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宰相韓琦嘗稱其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案吾師錄室欲一條即述垂崖帥蜀清獻帥蜀事惟敘清獻事太略因照拾英
集錄出而室欲條後總論數語可錄也論云夫非崖之勇也開道之清也而皆
未免強制入欲詢可畏哉兩公之賢於人者正以能制也蘇子卿嘗雪冰天猶
與胡婦生子胡忠簡飛章遠竄乃為黎倩題詩是皆一念不能自恃耳故曰忍
通事堪喜

去年訪曾幼卿通判攝歌舞者同遊鳳山僕有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見董瑜境

之句今歲到鳳山又酬西隅築隄種柳新作數亭且欲建藏書閣後堂佳麗皆屏去
之矣僕嘉其志又有數語併錄之別駕長懷物外心黃金屋賣買山林後堂不肯著
歌舞高閣惟思貯古今石屏集

山谷再和元禮春懷十首並序元禮蒲君成都之佳少年風調清越好押使酒頃嘗
下三峽窺九疑探禹穴觀濤江故其詩清壯崛奇一揮毫數千字深雲塵動攝人心
然錢塘江東一都會風煙花月不知其幾坊幾曲變態恍惚使少年心醉而忘返
元禮蓋入其解响其美者也今已持節自苦恂恂遠遊從容學問文章然時時酒後
耳熱稍出其故態而又激於舞詩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物之情也故極道狀邪
遊治之樂江湖契闊之愁至蕭然疲役不可支持乃反之以正云山谷全集

京師素號酒色海潮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老母布衣須換錦衣歸此若
漢漁隱叢話所載詩也謂不知誰氏作此規誨之言蝶訪曰都會風煙花月之
感今古不殊少年至繁華地者當三復是詩以自愧

馮杜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
文字馮雅相好因以書說於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音聞不絕但日與和甫談

禪耳平甫答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服其
言東軒筆錄

遊者錄語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為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為之說曰
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
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壁牆初誰恨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為隔是一重
公案知聲為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

案遊者錄語所論與王平甫之論相同因錄以為證蝶訪曰淫聲豔色惑人之
深者也老子曰首耳聾之戒宜置於座右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養心以欲為害道可
不慎乎劉元城南遷嘗求教於泚水翁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
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感年乃毅然持戒惟謹清獻張乘崖至撫劍自誓甚
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
難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嘗雪吹齋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
可謂了生死之證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况洞房綺綺之下乎乃知

此事未易銷除香山翁佛地位心晚年病風放姪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凶悍小
人知體傲於色乃能一日感悟開閣放燒蓋天下勇決為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
開閣一二執中機供澆紉者或歸咎於此兵火敗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機亦復不
留然猶不免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
雖遊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慧溫柔不啻伐
命之斧釧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微數年清淨之福開閣焚香澄懷觀道自
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疫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蝶訪曰夫不觀梅龍圖公儀之說子盛棟娘表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瘡也安者
必疾疾者必殞殆有甚於瘡癘者矣泚水翁絕欲少疾之語當終身持戒惟謹

宋盤老一終

殿類

清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一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養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驚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火箭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輩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現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為公道此龍川別志

孫公設園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眾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列官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

卷二

一

皆珍寶也官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師友談記曾賦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既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通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賜旦恒管絃人二十卿等分為教之俟發成皆送旦家一時君臣相悅如此

致宋史宰相和真宗朝王旦作相最久仁宗朝則王曾相原注且當作曾最是然合觀二則疑即一事或真宗賜旦誤記仁宗抑仁宗賜曾另是一事而宋人記載等書皆未及此也俟再攷證

宋史真宗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甚佳歸與妻琴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旦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內請撰遺表且言奉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致主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魚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務當儉素保守門風勿事於泰侈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棺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即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

青箱雜記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與房元齡事相類及將捐館遺命刺髮以僧服飲家人不欲止以縞縞一縷納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頭項下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海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啜全少不著聲妓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多兼况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宋史作益多錢况無用處見致蝶訪曰人言籍甚豈盡無因觀真宗尊酒之賜至旦不復異議云云旦之志已奪矣官人之賜姬妾之罰二者恐難無一宋史或諱言之然本傳亦未稱其室無姬侍也

范文正公守饒善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趙介曰慶湖堂前花自裁使移官去未曾開年長憶別離惟已託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去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慈遠曰順境如菱石遇鐵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閒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及故防閑之心刻錄外集

卷二

二

西漢黃語范文正守鄆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湖堂前花自裁為

移官去未曾開年憶者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絲牋脂贈其人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夢逐在鄆陽士大夫家室中閑集稍聞道為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又今促之范文正守鄆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其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對而善獨鼓賦梅花又以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香祖筆記世謂宋文貞鐵心石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為人愚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嘗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宜有此

羯鼓錄宋開府雖耿介不羈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北山起高即開府所為也始承恩願與上論鼓事云云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張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慮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蛇蝎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豔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詞今並錄之亦庶

張公辟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教博百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極言不得龍腦熏衣香入骨維揚艷艷如雲英都輕妙似輝翼我疑天上娶女星之精偷入箇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却向人間為飲翅不然何得膚如紅雨初破眼似秋波雙波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汝新翻曲韓魏公晚年鎮北州一日病起作點絳唇小詞曰病起懶懶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翻砌滴盡離脂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曉人遠波空翠司馬溫公亦嘗作阮郎歸小詞曰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閒綺窗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間松露冷海霞殷思思整權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又曾修古立朝最說剛方零落嘗見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

單芙蓉圖青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青箱雜記

司馬溫公西江月詞云寶髻恩恩梳就鉛華澹澹妝成青煙紫霧草輕盈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趙德麟云溫公之剛風勁節驚動朝野疑其金心鐵意不能吐婉婉詞今觀此則雅亦風情不淺

卷二
三

堅孤集八傳溫公西江月詞沈播已久舊談採餘載錦堂春詞後攝云今日笙歌

兼嘉特地嗒嗒席上青衫溼逸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門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繡履溢人眼鼻起宗自嘆曰我年半生相遠如此傍有臂上佩一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籍地下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丈之餘凡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坐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坐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起宗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揭於左公為客則揭於右並坐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家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

不平之固為口號曰東田小籍已全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我筵之安坐客微笑自此洛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替之言吳歐開之於司馬文李補其子

鈎經書金粟墨文洛公四朝元老望隆海內而其贈妓詩亦有渾渾兩行雁約指一強銀之句後人每以之藉口說作香塵語

蝶訪曰春秋香備賸者理如是矣世於論規矩之事動曰某某為之自古以來何事不曾有人為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宋史稱文潞公立朝端重願盼有感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聲望亦云重矣而姬侍之盛自壯歲以至暮年未少減似未免為盛德器

大臣有少時雖修謹然亦性通脫有數小詞傳於世可見矣慶曆中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至韋城飲於縣令家復以邑婦自隨連曉畏人知以金釵贈婦則賦口亦終不能秘也嘉祐中大臣為館職奉使契丹歸語同舍吳奎曰世言兩逢甲子則連陰信有之昨夜契丹至長垣往來無不沾溼長文戲曰長垣逢甲子可對韋縣贈庚申四大臣終無恨悔臨漢隱居詩話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

頗生微渴請侍妓黎情也厥後宋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渴

高州亦有懷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

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嘗嘆踏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

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幄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銷除宋文

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炭清意

無成陽三月火骸骨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

訣別之際實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低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

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蓋其可分則笑嫂自若則哭則歎

歎不止乃知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四庫全書提要今本不載此語後人因朱子此語諱而刪之然錄孤忠勁節照

映千秋乃以偶遇歐筵不能作陳烈輸膺之遙遂坐以有誤乎生其操之為已

矣乎心而論是固不足以為鈐病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錄定春秋於蕭楚故集中持論多本春秋義例不但事和議

一疏索權于古鶴林玉露記其飲湘潭胡氏園詩為朱子所誣此集不載此詩而

剛之被銜大節懷然乃以歌筵一語斥為畫喪生半之樞木竟已廢矣
甘露園短書胡澹上高宗封事是范左司瑋作范擬上澹卷慮其親老禍且不
測取以為己意上之非澹卷筆也今人知有澹卷而不知有范瑋范瑋之不幸耳
宋神宗朝乾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銜今安在

蝶訪曰盛名之下。青備愈。厥珠額玉瑕。就為談柄。人言可畏哉
胡銜字邦衡。廬陵人。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諡忠簡。玉樓春一詞。贈李都監侍兒。是
夕歌六么詞曰。十年自斷綠波澗。萬里相逢歌怨咽。管裝春霧翠微重。眉黛秋山煙
雨。小橋夜滴真珠。漸送一生花。十八醉中扶上木。楊妃酒醒夢回空對月。
天短句

宋詞綜補遺前敘秦倩一事。後載玉樓春詞。謂此詞亦北歸時作。而風趣正復
不減

香祖筆記琵琶錄云。洞調綠腰。注云。即錄妻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妻者以為
名。誤為綠腰也。白樂天詩注。又謂為六么。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呂。非洞調。吳楚材
注。錄妻云云

宋 卷二 五

韓世忠晚年。好游醜。嘗赴諸統制之請。莫不以妻妾勸酒。世忠必耐醉而後歸。惟呼
延通。恣意有不平之意。雖備禮。世忠列私。然未嘗輒離左右。一日。世忠與水軍統
制郭宗儀會於通家。世忠各寢。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宗儀適見之。搦通之手。而呼曰。統
制不可。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奔歸。而令擒呼延通。既至。世忠數其罪。宗儀為從。德明軍
中。自効德明成。淮陰。世忠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起。是日。諸軍獻壽者甚
盛。世忠臨廳事坐。而受之。最後通獻壽酒。世忠見通。即走入府。弟不出。通伏於地。滴
淚成泓。狀物促通。乃起身而去。出門上馬。奔還淮陰。德明獻壽。回數通。不令擅自
離軍之罪。通通十下。通快快投運河。水深。急投之。出水已不。地。倒。其水。以。身
著。毛。衫。領。水。服。束。止。躡。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宗。後。亦。深。自。悔。愧。中。興。遺。文
林東野記公韓世忠字良臣。延安府人。少無賴。隸兵籍焉。
韓斯王神道碑。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警。輒上馬。或不俟鞍。而
奮。善。與。交。酒。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酒。肆。買。酒。期。於。戰。獲。常。級。以
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侍。從。統。統。
夷堅志。韓斯王督兵淮楚。預背寇軍。撤於那。道逢虎羣山下。令打圍甲士環合。各

以神臂克敵。射之。凡斃三十餘。其一最雄。目光如鏡。毛茸皆紫。銳頭豐下。
爪距異常。羽鏃不能入。跳動咆哮。眾辟易。大將呼延通奮怒。馳馬與擊。當必死。
之。伺其張口。發大羽箭正中舌。虎雷吼山。立宛轉而死。命從騎四輩。并鎗。剝皮
為鞍。一軍壯其勇。

雲麓漫錄。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
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關於所籍中。
又角其勇力出眾者。為之將。則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
之背寇。悉於四等人內角其俊者。補之。一人背寇。諸軍統制而下。與之充糧。備賞
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寇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家政。致能說。北人呼酒
瓶為危。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者。則指云。此
背危也。故韓岳兵。以名軍。危即。北人語。故云。韓軍誤用字耳。或作危。或作危。
宋南宋雜事詩。引雲麓漫錄。係節錄。人自為法。作人以為法。韓岳兵。以名軍。
作韓岳。用以名軍。又分甘餘語。謂范石湖云。燕中呼酒。瓶曰危。其大將酒瓶。皆
酒。耳。也。

宋 卷二 六

今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寇。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是王漁洋亦謂韓岳皆有
背寇軍也。而雲麓漫錄。獨謂韓岳用字。未及岳也。俟再攷。
蝶訪曰。以節鉞之尊嚴。而肆情游曠。猶是少年嗜酒。索興不治。絕檢時。三朝北
盟會。編於紹興十年十二月。標目。書呼延通。投淮陰。縣運河。下樓中。與遺史
以證之。大斯王中興名將。定國元勳也。晚年。仍不以不治。絕檢。致此。我雖不。故伯
仁。伯仁由我而死。深自悔。愧。亦已。晚矣。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范仲淹。薦其才。
召試。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擊宰相杜衍。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
一時。聞人欲更張庶務。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石
班。殿直劉莫。輒用幣。故公錢。召妓樂。開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以其屬魚周詢等。
劾奏。固欲搆。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莫。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
名士。固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海。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網盡矣。
宋史

宋史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後拜同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瑣蘇
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故樂埃實集賢校理
王益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歌詠御史劾奏之欲因以危衍及衍罷丁
度草制指衍為朋比特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
官攝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
實非朋比也

宋史王洙字原叔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再舉中甲科後以預修崇文總目成遷
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
女妓雜坐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

東軒筆錄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貿易以具酒饌至時吏
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歷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承例賣拆封紙以充舜欽
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客亦釀金有羞酒餅命去
優伶卻吏史而更召兩軍女妓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元預釀廟會而舜欽

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劄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
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為民坐客質斥逐亮臣亦被逐者也亮臣作客至詩
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履鼎傷東寔蓋為定發也
清波別志蔡邕祀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為杜祁公塔欲併以傾之時同監進奏
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遭除勒朝士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八人
皆惜之然其間有服慘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宜俱出於文致耶

蝶訪曰小人驟進是必排擠至於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
事之可否而計己之勝負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之於小人當謹備之奈
何舜欽子人以可乘之陳說

王安國字平甫安石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啟後屢以新法力諫安石
又附青嘗布其兄深惡呂惠卿之惡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
位以書戒之曰宜效鄭康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速使人惠卿街之及安石罷相惠卿
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
命下而安國卒

東軒筆錄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為參知政事聞日因問讀安元獻
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
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遂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子乎平甫
正色曰鄭聲不若遠使人也呂大以為議曰自是尤與平甫相契

宋史呂惠卿傳惠卿從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惡惡馮吉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
惠卿姦諂而辱之於是乘勢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
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
有虛托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
進則膠固為一及勢力相轉化為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大風之所不為而惠
卿為之

蝶訪曰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為愛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則攀附
以求援力散則排擠以五蠹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探戈入室理所必然
致翁在朝日嘗與館閣諸人會飲於張功甫南湖園主人出小姬新梳者歌自製曲
以侑樽以手中國扇求詩於翁翁書一絕云寒食清明數日中西園春事太慙慙

作詩上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為高樓一笛風蓋戲寓小姬名於句中以為一笑當路
有惠之者遂指為有所讒竟以此去治然藉藉也
劉過改之嘗遊富沙與友人吳仲平飲於吳所歡吳盼兒家嘗賦詞贈之所謂雲一
窩玉一梳澹衫兒薄薄羅輕雙雙雙蛾盼逐風意改之吳憤甚拔刀刺之誤傷其
姓遂悉繫有司時吳居父為帥改之以敬上之云韓擒虎在門顧麗華而難繼陶朱
公有意與西子以備來居父遂釋之然自是不復合矣改之有春風重到憑闌處腸
斷妝樓不敢登蓋為此耳治然藉藉也

天台營妓蘇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聞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
今善達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州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
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嘗
認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蝶又七夕那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亦士也風聞其
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鸞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殘池上
水花微謝穿鍼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露蛛忙驚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
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容愛惜情之

三編 五 冊

而歸。其後朱晦庵以庚節行部至台。欲檢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蔡為濫繫獄月餘。蔡雖備受蓋楚。而一語不及。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固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耶。蔡答云。身雖賤。然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非真假。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蔡聲價益騰。至徽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為憲。因賀朝之際。備其病。命之作詞。自陳。蔡不構思。即口占。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開花落自有時。總賴東君去也。終須去。佳也。如何佳。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高爽堅志。亦累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齊東野語。

太平清話。嚴幼芳不特天韻韶秀。即其不肯發唐仲友一事。至今俠骨猶香。宜其徽阜陵之飛也。
謝元卿疑即謝希孟黃農人。名在學於陸象山。豪俊不羈。嘗為妓造鴛鴦樓。並為之記。潘熙中。金華唐仲友守台。唐卿人陳同甫來訪。希孟與同甫有舊。借郡中妓。

樂宴之東湖。見吳荆溪林下偶談。
案三台名妓詩。載嚴蔡小詞。並接齊東野語。後又附此二則。今接齊東野語。元本錄出。並將此二則亦附錄之。

朱晦庵接唐仲友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曾有陳。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昔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甫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甫游台。嘗押籍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都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曰。汝須忍凍受餓。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往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據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奉馳。一時唐卿相王淮當軸。既進。上問王。王奏曰。此秀才爭閒氣也。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國王李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平語道統錄。乃以李海石唐。而併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貳卿。蓋親得蔡之請。呂云。齊東野語。
詞苑叢珠。朱晦庵為倉使時。某郡太守遺裙襪。為檢治。憂懼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有寄。官者。因召太守飲。出龍姬歌。大聖樂。其後。顯云。臨風對月。臨

樂便好把千金遊。難堪。幸太平無事。擊壤鼓腹。攜手高歌。富貴安居。功名天賦。爭奈。臂由時命。何休。眉錦。問朱。頗去了。還更來麼。太守聽朱。頗去了。句。不覺起舞。蝶訪曰。天下事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慎。漸起。釁端。遂成。孽障。所謂有識。則必有怨。仇。有怨。仇。則必有患。害也。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元月到任。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其時李元清方開居於邑中。其家強幹數十。把據縣。逸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惟理自備。不能一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有官妓曰。蔡潤。為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此。妓。某。未。應。奉。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先。子。固。顧。蔡。潤。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矣。蔡。不。悟。直。述。所。以。致。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為。先。子。有。意。相。審。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滿。去。乃。首。章。見。勅。馬。於。平。祥。錄。

戴復古。字式之。居南塘石屏山。因自號。有書事一律云。喜作羊城客。忘為鶴髮翁。問天求酒量。翻悔洗詩窮。已過西南通。適遭東北風。扁舟載明月。枉作賣油公。自注。西南通。乃廣東。一大稅場。前李約作清時。請遊月湖。出新寵。佐梅。一意。願。脫。無。暇。與。賓。客。語。僕。有。詩。云。手。拍。鏡。囊。空。索。句。眼。看。檀。板。遇。知。音。滑。大。怒。謂。舟。中。有。麻。油。不。投。稅。拘。留。其。船。石。屏。集。

石屏集中。尚有書事一絕云。打鼓行船未有期。恰如江上沮風時。詩中一段。開公事。幸不妨人。與。為。校。案。此。詩。意。蓋。亦。因。此。而。作。語。亦。冷。雋。因。附。錄。之。
永康之俗。固號瑯琊。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為。大。臣。所。誣。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自。妓。為。她。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就。為。相。甲。謂。乙。曰。陳。亮。為。左。乙。又。謂。曰。何。以。處。我。曰。爾。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詔。降。階。拜。甲。甲。移。然。瑞。委。而。免。她。遂。捧。觴。歌。降。黃。龍。為。壽。她。與。二。相。具。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適。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及。為。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附。時。澹。為。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與。走。刑。部。上。首。批。澹。即。獄。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皆。亮。無。全。席。並。服。為。不。軌。案。具。聞。於。孝。宗。上。固。知。為。亮。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請。於。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四。朝。聞。見。錄。

黃山谷江西道院賦序其畧曰江西之俗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名曰珥筆之民惟獨為州獨不屬於訟然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蒙慈聲廬陵即吉州也蝶訪曰人心巨測險於山川機穿萬端由斯隱伏然苟無其隙雖小人不能伺隙構紅袖取快一時皆恣意歡譁者自道伊戚耳

慎憚

宣和成冬子道由穎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畧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憚二十頭有餘秀眉豐頰冰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并歲得同歡憚情深解夢蘭燕語輕清花裏話柳條弱嫩雨中看其三云汝源距襄陽亭接逾十舍征鞍背繡幃雲雨依昨夜雙鬢盡傾城林偏攬價獨怨惹心輕談許商人婦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拜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畧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憚憚其一各稱憚憚將為大賈所納明畧既去道過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憚憚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遂與夫之事之也

死次廣海遊南京書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殿愁眉黃昏欲散歌闌後憚憚水邊樓上

許左之寓妓坊妓密有所歡在矣許賦詞云誰知花有去誤入花深處放直下酒杯抱便歸去蓋紹興間籍太學休游日漫飲酒邊作也

蝶訪曰附熱趙朝奉暮楚倚人門戶者比比然也而顧以之責賤妓乎使由此憚然改悔未始非若輩玉成之奈執迷不悟者多耳憚憚自尋於人乎何尤

輝居建康春曉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為酒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入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月其人臨去求自解之說眾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鈴

而望且詢之如所料歎者既去坐客路過正印席賦詩云花隨春盡竟無飛尚餘

觀索情備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輝當磨和不記也

冷齋夜話述武講師將赴金陵謁王莫公林和靖以詩送之曰虎牙熊羆隱鈴齋

索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獨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音書羊祜傳祜都督荊州軍諸葛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索唐制稱太守曰節下又云鈴下鈴下春即鈴閣之下其制竟與開府都督同

何也附此二則俟再詳攷焉

文忠與其弟書云載始謁黃州舉目無親君一見相持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

歡後房甚盛東坡常開堂上綠竹詞中謂表德元來是勝之春所最寵也東坡北歸

遇南都則其人已歸珠樂全之子厚之怒矣厚之開醪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

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為著婢之戒眉山詩索廣附載

蘇詩施注徐君猷名大受東海人東坡來黃州厚禮之無遺請意君猷秀惠列屋

杯觴流行多為賦詞滿去而頌東坡有祭文祝詞意甚悽惻

官閣小名錄嫵嫵勝之慶姬徐君猷家三侍人東坡贈木蘭花詞

蝶訪曰回首前塵已成昨夢感懷良友悲慟難禁而若輩琵琶別抱掉首無情

又何足深責哉

邵伯温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有文為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鈐李君

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與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

李君已死適值其妻生居命子姪宴子文於舊念燈舊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愴宿昔

即席作詞不幸云翩翩繡袖上紅裙舞姬猶是舊精神坐中莫怪無歡意我與將軍

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

惡難復行酒即容別日歡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憮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即

傳於時外日子文謂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曰此答曰此乃李家作詞笑者適足錄

蝶訪曰子文感愴宿昔即席作詞亦一時情難自禁而人竟謂之作詞笑言顧

可不慎乎首哉唐堯堅之銘曰人各有心山高水深言出諸口禍隨其後惟口

宿辱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說

怪不歸謂主者曰乞就本箱科決從詰且歸館供職府帥不喻其語曰此必三館

吏人也

鬼氏讀書記石曼卿善書相縱酒不歸

索茶香室叢鈔引元懷樹掌錄所載謂曼卿雖以說詞免然不免受恥亦可為

文士輕佻者之戒蝶訪曰虧體辱視留于秋話柄矣

馮文簡公當世早年海遊星卷夜為街卒所窘守王素惡釋之使馮使關中王方

帥謂有謀其賊滿胎以詩有吞炭難忘當日事積薪甚愧後來聖前輩血氣方剛不拘小節蓋或有之迨夫貴顯自常人言昔之過舉或不樂聞顧乃因道舊形於篇什初不以為諷可謂賢也別注

蝶訪曰馮文簡難忘當日之事正是其反躬自愧病歿於心處諱矣益哉

陸太傅軫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甚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官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仰至獨墜其幕貴官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為士不克自檢何耶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班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班竹簾為幕也士子索筆立就其詩曰春風撼動簾帷縵朱門鎮日垂為愛好花成片段故教貞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楚虞姬今日侯門作妓夜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舊蹟聞

紹興間一節官不欲言其姓氏疏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至必出以侑酒節官嘗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聞一日節官折簡寄妓與為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為爾輩為一笑竟姑答爾與之期以

卷二

十三

宋夕密會於西廂云主人者適有故之城外遂日乃歸此機不可失節官得簡善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已侍於會所引入屏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節官解衣而登登前寒慄則妓已自稱後潛去朝士者方仰卧榻上瞪目視之節官裸露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護為好詞諱之曰與君厚善何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歡已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眾不容憊使將觀望無所憚焉乃呼僕僕披之於榻以巨竹挺捷之二十流血及解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諱示庭訓亦不泄於他人也乃遣去亦不與衣其人狼狽遁還明日朝路仍復相見如故云賤事

觀察使張洵結興中為江東副總管管建康招邑士馮伯起為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宅使琴妻子入處之元宵之節為張燈百盞洵赴府宴長姬領眾安訪其妻小葉見林樺華雅戲則其上馮竊為違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洵洵隱而弗問經旬又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他軒望砌下橫一劍一竹篋一小紅置馮梅弄謂守兵不謹將使屏之洵笑曰此正為先生設元宵之事慮忘耶先呼長姬及小葉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受此辱已乃伏劍馮趨下受杖泣而請命洵曰然則只

以不潔待之可也馮度不能免拱手言願賜清汁許行破文書洵逼使滿酌而飲乃遂會之後十年葉極密督規軍馬駐建康馮投書陳禦戎方畧彼人云此正是梁原秀才耳傳以為笑笑

蝶訪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也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不觀蘇軾集之言乎克行舜趨周冠孔囊慾未可以說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遙遇色婦於空閒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克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宋

卷二

十四

宋龜卷二終

皆累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娶張氏女奴迎兒親之時蔡景權知開封府下開封府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幾別差正印齊廓着祥公秉時王素為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不知君可及肩無那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東軒筆錄

宋史陳執中娶妻皆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入事奏執執中歐陽修亦言之○及議論禮官韓維曰閣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餘庶妾賤人得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當也豈不陋哉

宋史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宣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陳執中韓維為妻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通執中卒皆罷

宋史

宋史崔暉字才之京兆長安人遷給事中則察在京刑獄誅官御史宰相陳執中縱妻殺婢命暉法暉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悅皆之死非妻殺之願左右執中暉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又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妻妾皆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為主命妾皆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

宋史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闕卷不即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妻妾皆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行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舍大責細暴言然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建之

居易錄趙清獻集有勸陳恭公執中妻妾殺婢之奏反覆不遺餘力予竊謂不然一日請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云云不覺駭服如蜀公者真可以為宰相元祐之初獨高卧不肯起其風概又出元祐諸賢之上

夏味妻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鈎距及味顯多內寵寢與楊不睦楊悍妒即與弟相疏味陰裏籍出松之及味母與楊母相詬詈併開封府所以事聞下獄史置執中左

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味積家財累萬自奉尤侈書聲妓甚眾所在陰閉僚屬使相稍阻以鉤致其事過家人亦然子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勵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奉養聲妓不減其父云宋史

直齋書錄解題味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工為文詞復多材術而不自愛重甘心去邪聲妓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惡彰擯皆可為世戒也

螺訪曰離間機密運陰謀益已損人人莫能測自謂用心亦巧矣豈知愛生不測禍起閣門許訟紛爭罔循禮法不足見天道好還哉

秦煇本王氏子煇素不愧檜果內妻當孕其妻逐之生子為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任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第一頭皆位朝列曾詠實勸檜還一飛未果而檜死齊東野語

揮塵餘話秦煇本王映孳子檜母鄭氏煇既誕遂所生以煇為檜之乞子

金要子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賊城破鉅率兵巷戰復歸著自焚鉅子汝澤皆死杆臣之後一門死忠者豈復譽其世類乎

然檜無子以妻兄王映子為後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

宋史

陳暉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邱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言聲談然其妻柳氏絕山妒故東坡有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妻小字黃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若柳夫人時須警然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推勝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承爾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遊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劑起居飲食而曰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矣一任故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妙名固彰著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各補

皆漢漁隱叢話東坡云龍邱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或裝駭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

遠駛雙侍女青中玉帶紅羅漢山好處使為家誰知巴峽路卻是洛陽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邱子即陳季常也春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瓊玉華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

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驚馬放阿婆幅巾對沈吟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

為飽得學。妻柳頗悍。李常是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
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李常戲二侍女以遠遊及暮。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
然。亦可憫笑也。

王十朋東坡詩注。龍邱居士。指陳李常。河東獅子。有王琬者。字道觀。本嘉州
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名天常。嘗從先生遊。遠觀為坡公言。李常之妻柳氏。最悍
妒。母李常設客。有聲。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

唐末詩。蘇軾。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李常詩云。意死蘭枯菊亦摧。逐香入
嶺。數枝綠。綠風吹盡。一點芳心。在。呼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蔻。知行
當更向。飯頭。病起。為雲。正作。堆。注云。陳。健。喜。首。聲。此。作。體。近。香。似。有。所。指
者。故謂之戲。戲。與。健。交。好。詩。文。無。所。拘。忌。若。河。東。君。秀。美。君。之。名。因。而。流。有。是
非。輕。薄。為。正。可。見。忘。形。無。間。也。

馮奎律。韻云。一點芳心。在。呼。開。此。句。最。佳。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而。自。有。生。趣
雀。之。為。物。嘗。凍。呼。梅。開。本。無。情。於。梅。下。此。語。乃。若。不。勝。情。者。尾。句。蓋。謂。李。常。侍。兒
病。起。新。妝。行。當。於。飯。頭。見。此。花。欲。其。出。以。備。博。也。豆。稽。交。出。文。酒。清。話。王。勉。雪。詩

上天境下豆稽交。馬李從。教。作。白。梅。亦。僅。語。世。傳。以。為。戲。者。
官。閣。小。名。後。錄。秀。美。陳。李。常。妻。東。坡。有。絕。句。
仁。廟。時。皇。族。中。太。尉。夫。人。一。日。入。內。再。拜。告。帝。曰。臣。妾。有。夫。不。幸。為。婢。妾。所。戲。帝。怒
流。涕。於。千。里。夫。人。亦。得。罪。居。瑤。華。宮。太。尉。罰。俸。而。不。得。朝。經。歲。方。春。暮。夫。人。為。詞。曲
名。極。相。思。或。加。今。字。收。然。有。秋。波。鏡。底。相。思。淚。迷。夫。沮。深。誠。句。聖。各。屏。屏

華亭胡朝散。夏夜納涼。因據胡牀而睡。夢一偉丈夫。若白道服。據之。始起曰。君家
有不恰好一事。宜急起理會。胡驚寤。亟出戶。果見人自經於廊下。往視之。其于婦房
中所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性慘切。此妾少有過。秋之百數。不能勝。遂。乃。就
死。胡使呼婦。就旁。熟視。婦。不。動。色。徐。云。他。人。不。須。管。若。不。可。救。我。自。當。其。責。即。取
笈。登。之。解。纜。索。移。時。復。起。胡。氏。供。事。廣。德。張。王。甚。嚴。張。家。不。食。豬。肉。故。索。神。力。云
而。張。婦。之。惡。猶。不。少。後。也。吳。堅。志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聞。清。夜。金。井。梧。桐。解。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
聲。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載。半。餘。夫。人。遂。之。妾。賦。卜。算。子。而
別。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宵。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

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臨風漫錄

池北偶談。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紫綉。搖在衣。客子
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階作畫。畫閣作怨。恨人。稍。窺
易。數字。輒。附。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

周益公夫人。好。有。勝。公。盼。之。夫。人。察。之。疑。公。過。之。當。暑。屢。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
人。覩。於。屏。曰。好。箇。相。公。為。掉。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李。居。龍。與

呂婆。即。呂。正。己。之。妻。高。熙。開。名。建。天。驛。京。畿。有。二。清。一。呂。播。一。呂。正。己。播。家。諸。極。甚
必。約。正。己。通。宵。飲。一。日。呂。婆。大。怒。踰。牆。告。之。播。子。一。彈。碎。其。冠。事。微。孝。聖。兩。清。即
日。罷。呂。婆。有。女。事。年。幼。安。以。微。事。觸。怒。遂。之。今。蘇。軾。桃。葉。渡。詞。因。此。而。作。青。耳。集

案。蘇。軾。長。短。句。祝。英。臺。近。有。寶。釵。分。桃。葉。渡。煙。柳。南。浦。之。句。所。謂。桃。葉。渡。詞
者。即。此

蝶。訪。曰。甚。矣。婦。之。悍。妒。其。為。害。有。莫。可。窮。究。者。矣。夫。豈。徒。元。直。捉。附。太。傅。閉。情
王。茂。宏。之。猶。車。房。元。齡。之。鳩。酒。堪。為。殷。鑒。也。說

方。務。德。傳。師。帥。結。纜。赴。召。士。人。桃。葉。以。書。投。與。其。書。曰。東。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

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室。蹉。跎。過。失。身。於。娼。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
義。有。不。可。負。者。兼。染。才。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豈。終。身。廢。棄
存。亡。或。未。可。保。不。於。待。即。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他。日。必。因。此。門。戶。中。不。惟。無。以
釋。兒。女。之。恨。而。累。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珍。儻。使。需。魚。之。廣。川。泳。雲。飛。侍。郎。之。儀。大
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桃。葉。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遂。至。於。忘。反。露
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枝。韓。公。之。於。戎。豈。既。徇。所。求。奇。章。之。望。敢
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尤。切。當。清。波。雜。志

李。公。可。齋。開。閩。日。士。人。吳。而。金。假。館。於。心。德。技。周。情。及。歸。行。費。得。榜。周。亦。厭。之。吳。悔
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與。吳。孫。周。有。傷。於。官。吳。供。狀。甚。公。善。之。倉。廳。議
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知。松。庭。交。惡。有。誰。所。惹。吳。某。以。新。豐。逆
旅。之。輪。為。樊。川。街。吏。之。報。傳。人。騎。馬。月。東。幾。何。命。侶。終。喪。風。流。如。此。但。慕。子。雲。之。載
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半。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鷓。鴒。之。隊。做。此。出。場。既。之。孔。方
兄。之。交。是。宜。沙。叱。利。之。屬。何。事。風。傳。兩。然。願。令。玉。桂。花。權。說。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
莫。得。飽。其。知。我。者。宜。止。於。斯。秦。真。少。思。哉。不。思。甚。矣。切。詳。發。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

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真士於前。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魚思梓里之歸。林作桃源之美。周情貴狀附帶。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庶幾老學盡從。蝶訪曰。有好都能累此身。耶元和以李娃故行乞安。幾為錢鬼。一朝落魄。千載遺羞。流連忘反者。尚其知所悔悟哉。

少游侍兒朝華。姓遣次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有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聞。織女明星呈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露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歸。卻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塘。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過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却使人走入京師。呼其父。知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其事。未幾。遂窳南荒去。墨莊漫錄。

癸辛雜識。載銀花高文虎炳如。善小唱五百餘曲。又善雙鬪。彈五六十套。以元宵近點燈來。因取古人詩句。有銀花垂院榜。銀花無奈冷。又小樹銀花合等句。為名。時高已近七旬。夜偶二十七年矣。買此以待湯藥。後攜歸越。而宋雜事詳注。

文虎年老。寵愛一婢。實屬自辱。苦累宜其為當時學識矣。山谷和曹子方雜言。冷卿小編。頗載春注外集。有冷庭史詩。其序云。庭堅與庭史。有十八年之舊。庭史有佳侍兒。因早朝而逸去。其後乃括板藩甚密。詩云。四望樓臺皆我有一原。花竹住中閒。初無拘盜窺蘿落。底事蛾眉失鎖關。前集詩云。往事盡辭冷卿酒。侍兒琵琶春風手。又云。誰憐相達十載後。其事迹及歲。眉皆相似。疑庭史即冷卿也。山谷詩外集注。

丁顯病廢。常令兩女奴掖侍。見客於室中。輒之病以好色。既廢。無賴。一則云。顯益益。年殊。以厭其心。各出不能送。另一婢送至中門曰。謝訪。及故賓客至者。加多。乃適於未病時。蓋其來不專為顯也。致此。至正直。年老多首。婢妾。最為不幸。身喪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惠。鄉里。臨此。輒者多矣。又見荆溪王德翁。晚年買二伶女為妾。生子不

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於外。此袁氏世範言之甚詳。故不再述。有業者當深玩之。昔此則端年。至正直。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託外孫黃幹納妾。有姿色。先與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門。雖察知其情狀。為其色所眩惑。一時置之不問。後七月生子。復歸之。黃命名遂初。自是復與黃通。或私僕。生子不肖。為吾家之患。五十餘年。其恥辱之事不一。可謂至恨。先人晚年。嘗置半細婢三四人。雖以家法素守之。嚴且先地制。御之謹。猶為欺。或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覺察。甚為清明之罪。袁氏世範之言甚詳。不可不深思遠慮。復鞭之禍。後當痛戒。其不可不預。

袁氏世範。婢妾常宜防閑。去。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苦惡賤之。至破家者多矣。只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又暮年不宜置寵妾。婦人多妨。有正室者。少置婢妾。善婢妾多者。無正室。夫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有他事。況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故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何。蝶訪曰。美婢列庭。防閑匪易。阮仲容之幸。姑婢。王僧孺之私。搜婢。湯檢。踰閣。有

非名教。記劉錫和白居易。謂失婢勝者一律。復曰。白云。把鏡朝猶添香。夜不歸。新知正相。從此脫青。和觀於此。則好善美婢。及久。鋼侍婢者。當知所反矣。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為春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選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為首肯。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正。飲檣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教子。時洪為快行。言訖。無他語。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和。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四朝聞。蝶訪曰。父兄之教。不肖子弟。率不遵。洪文敏臨安詞科之。與何伯明。並文敏。族叔邦直。諸人。同飲抱劍街。搗孫小九家樓上。是夕。兩獨結花。文敏曾賦臨江仙詞。以誌喜。繼果獲雉。文敏之少年如此。孟子不有言。先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受子之累也。固宜。惠嘗。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刻。因揭告。俾伺察。潞公亦為之動。遍詢幕

容敦與御史密者得張翁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備作家
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中題詩云按微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
改作玉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遊遂不復措手而歸一說王宮花一
名陽臺柳詩首句云蜀國家人愛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清波雜志

紹興中王缺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
陽韓璜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愛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
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之飲妾嘗有以
敗其守已而韓知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
館茶罷遊都園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韓敬踏不妄王度去
妓樂陰命諸娼澆妝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
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遺其滿飲至再至三終
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要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
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彩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與諸娼扶掖而
登歸船自然酣醉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
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能夫子曰極也德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卷三

七

蝶訪曰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在書為沈酒在詩為童毀在禮為暴秀在史為
狂藥好歡者又被故歡所惑狂不自制已為酒使復滿飲狂樂至再至三不自
知其醜態百出矣其遺彈劫也不亦宜乎抑又聞之麴糵有每平地生出醉鄉
何刻醉中題妓領中亦狂樂所使要皆色害之也

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視之既至崖岸高峻醜席談笑未嘗啟齒韓
熙載謂所親曰觀秀實公妾也非端人介士其守可憐夜遣妓茶弱蘭詐為驛卒
之女微衣持帚灑掃驛庭五柳公乘隙因詢其遊望日以詞贈之只好因緣慈因緣
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斷絃是何年後數
日醜於澄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鐘滿酌之陶穀然不顧乃出弱蘭於席歌前蘭以侑
之穀慙笑不敢不酬醜罷復灌倒載吐尚尚未許罷大為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
小吏餞於郵亭還歸京卒不大用五代特姑○業此則王
詞名集解宋初遣陶穀使江南假書為名實使視之穀驕甚韓熙載以李獻言知

穀非端介至日令贈六朝書半年押歌妓茶弱蘭作長短句贈之一日穀入醜弱
蘭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句穀大怒而罷詞名風光好墨莊漫錄云一名愁倚闌
令

藝苑危言陶穀使江南適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為曾輪者翰
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所非武人本色沈敏遠雲集編謂陶使吳越感娼女任
社娘因作此詞怪大得陶賞後用以初仁王院落髮為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
之近陶所為耳

晉漢漁隱叢話小詞風光好侍得鸞膠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曾翰
使江南贈妓詞本華曲謂是陶穀使錢塘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
贈韓熙載歌姬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備舉
澠水燕談錄陶穀姓唐唐宰相晉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
祖名改姓陶後歷任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識之
南部新書陶穀小名鐵牛李濟嘗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
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宋景文公筆記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釋常談沈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為荊州牧每出酣暢而歸人歌曰山翁住
何處來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而無所知

案綱素雜記載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表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區及旦
有書謝云云是穀使江南在周世宗時熙載已以家妓奉盥區豈宋初穀使江
南熙載尚煩謀畫以贖其守耶總之陶穀非端人介士易遺話柄人當深以自
愛也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原父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感官妓得驚眩疾力求使郡仁宗
嘗謂執政曰如敬者豈易得耶賜以新橙五十為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俚
語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勝好摹仿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項揮九粒各得其體
英宗嘗語原父韓文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故文章未佳特其博學可稱耳詳前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友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生死之勢其苦
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歎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
之娛而古人云甘者毒藥戲猛獸之爪牙宜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

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亡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僮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十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於小地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生慧此不刊之論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宋坡志林

癸己類稿甚深隱叢話云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皆落鼻梁斷壞感慚慚轉加困劇而勢東坡先有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守鼻梁之謔其事不見劉徵傳而檢東坡志林有一條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風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象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為祈死而曰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曰必係劉事元豐應作元祐故凡做亦知永興軍感官校得驚眩疾但時猶謂之風未有洋微名明嘉靖時汪道貫贈王梅登詩云身上楊梅瘡作粟眼中茶蘖弱為花其名楊梅以形容言之也

宋 卷三 十
閱東坡志林證以樂善錄東坡嘲劉貢父大風起兮眉飛揚之謔亦疑即貢父

嗣見癸己類稿正同余所見因節錄之
童子厚福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意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矣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以身蔽章雜眾人以入至一院極深遠若無人居者少遂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珍異因問此何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送相往來頗眾俱亦效顰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饋高之如是累日夕章為之體服甚密一極年差忽發問曰此豈即所遊之地何為至此我主翁行事多不循道理龍椅甚多而無調息每句致少年之徒與羣婢合父則覽之此地數人於章駭曰果爾為之奈何相曰觀子之容蓋非尋常者似必能勝我主人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衣以衣之我且不鎖門待至五更我來叫子亟隨我到廳事前我當以所服之服被于隨前驅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遊也不然我與若輩將不免知詰罪果來叩戶幸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所厚善者而不欲言主翁之姓若少年輩不可不知所戒也板橋錄

韓熙載者惟章一聞久之此地數人矣之語驕曰果爾為之奈何是怖死之心勝好色之心怖生於愛被翁其知道乎人多好色能常持怖死之心則好色之心自熄矣

京師士人出遊過人家牆似可越被酒故踰以入則一大園也花木繁茂運路交至不覺深入天漸暝望見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遂不能識亟入道左小巷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欲隱而己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輩觀壯麗服俄趨亭上說舉動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箇內一婦熟視笑曰也得也俄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由室簾飲交戲至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眾婦助以巨筵昇而縫之牆外天將曉懼為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迹其所過乃蔡太師花園也板橋

蠅訪曰宦室洞房私藏年少賈南風遂至盈盈已開其先而少年出遊者不可不慎切勿以父母之遺體自蹈於陷阱中也

曲隈周氏以財雄於齊有祕書丞高者尤驕縱不法嘗自京師載妓妻數十人遊杭州其一人以妙善自沈死及還齋其父母遂賄謝不滿意訴之長清令張次山取證

佐治之亦無他於會次山之婢本周氏緣也自牖窺之歷指所從來一人本高父妾嘗生一子次山即以長吏舉行之高坐判配海島而死齊人快之李誠之嘗語及此稱善子曰使我為長清決不舉也誠之曰何故曰民間如此事不為少也偶以婢子知之因而發之以為明彼不知獨何幸高獨何不幸也事發有端長吏更不得已治之可也其發無端自非叛逆不問可也誠之曰此長者之論次山之流固不可及矣志從事即劉恩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又娶於高氏攜腰牌四人潛照初為道州判官高氏杜娘是時妻子年十一二矣妾性悍悍慮正室得權則異日將分析資產且已寵必親密以淫邪之說盡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妒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治外事或對客輒啼啼奔奔恐其愛此子每歸拊之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為母所棄恐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一膳持以與子有鐵貫於菜葉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恐驚問兒誠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承主母意現兒性命恐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鞠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芒昧難以真法只杖杖而逐之高氏竟罹法絕外間皆知為誣恐獨弗之悟故用他事罷去甫還鄉而卒吳堅志

蝶訪曰：蘇林玉靈，世傳謠詩云：「謹莫聽之，禍殃結。君聽臣言，謀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朋友聽之，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古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觀此知謠之為害大矣。賤妾庶人，悍悍不制，離間獲獲，密運陰謀，使罹毒者，含冤受戮，而為所害，感者卒不之悟，不禍謹及之，何以見天道之公哉？」

姚宋佐，郴州人，乾道八年登第，為靜江府教授，能詩，頗擅名其鄉。而舉措多失之，輕多，嘗赴經書司幹官宴席，坐客勸受餽，適當酌主人，姚見酒黑色，而侍妾所執樽，又非適所用者，疑為紫蘇水，作色而起曰：「客則飲酒，主人則飲水，何哉？」主人曰：「此亦酒也，安得有二？」姚以所疑對，主人笑謂不熱，姚未之信，別酌以酬之，而自掠取所斟者，一飲而盡，始知為酒，但云此向來者味差醜，未幾覺腹大痛，急歸，俄腹洞下，繼之以血，且而死。一城皆言姚被毒，府帥深疑焉，謂彼方有京秩之稱，而先怨恨，必由於此，乃勸罷之，已乃審其實，蓋執樽之妾，本專房擅寵，其後寵稍衰，將不利於主，故置毒酒中，而姚據臂極其福，帥速此妾親親之幹官，旋亦病廢，其妻蝶訪曰：「婦人持妾，其類為陰，除者必慘必毒，如龍爭，禍胎隱伏，其患害有防。」

不勝防者，故君子正身處家必嚴內教也。
後主李煜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恚，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詩餘圖話：李後主虞美人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園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照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觀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夜皆賂責，來耕羊錄。
徐仲宇幹臣，三衢人，有青山樂府一集，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曲云：「問來彈織，又攪碎一簾花影，試看春衫，還思纖手，重徹金猊爐冷，動是愁端如何，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怎不憐臨鏡，重看別時淚，滿羅襟，猶想一作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記春醪未醒，雁足不來，馬蹏難去，門掩一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關千倚，遠畫長人靜，既成會，閉封府尹李孝壽，來牧吾郡，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宴勞之，前羣鳩令，攝此。」

詞必待其間乃出，如成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感頌云：「頃有一侍婢，色翠冠純，前歲以亡室不容，遂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新之，感賦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語，適有天幸，公擁麾於彼，不審能為我致之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賓贊者請受獨次第，李云：「即官當至，極橋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更上下，望風服，乘李一聞判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階，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牒判奏字，其家震懼，求換完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遣徐典樂之妻，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罪，即日承命，然後舍之，揮塵錄話。」

師憲少年，嘗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樓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睜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實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過道者，頓足歎曰：「可惜可惜，天官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蝶訪曰：呂簡叔吟語云：「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以多事生，以慎動免，洵老成閱歷之言也，可銘座右。」

臣僚上言近日進對，恭聞聖訓，及親征之謂，朕此行當大明謀賞，諸將有功者，不惜官爵金帛重賞之，其不用命者，付之有司，誅其一二，以警其餘，大哉聖人之誦，其真得古帝王御將之要術也，顧於此時，將非其人，至於營私背公，縱敵玩寇，罪惡顯著，為國家之羞，如王權者，若置之輕典，是為失罪，其何以示諸將乎？臣謹按御前諸軍統制王權，以驅僧之資，恣溪擊之欲，遺時多欲，資緣結，結溫膺，膺奇，不知忠義，以報國，但務格勉，以謀身，其前後過惡，未易悉數，姑極其大者言之：近虜人敗盟，朝廷命王權進屯淮上，為王權計者，義當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朝受命，夕引道，乃感於內，竊心懷，願應與其愛姬數，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宣言欲獨軍，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於他入之故，假攝軍之名，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有國志哉？
寧宗之博學，人化進，不履地，與之，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三省樞院同奉聖旨：王權可特貸命，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瓊州編管，月具存亡奏聞。
蝶訪曰：司馬法云：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之急，則忘其身，若王權者，受命出師，乃感於內，竊與愛姬泣別三日而後行，貽笑士卒，律以兵法，當受獲宜之戮矣。」

王仁瞻眉州方城人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蓋得其罪及全斌等歸帝詰仁瞻仁瞻歷訴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桃開豐慶廉取金五宣全斌輩耶仁瞻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鞠全斌罪仁瞻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王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瞻嘗籍諸所在軍須李廷珪懼以告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技樂遂求於相戚家得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緡以遺仁瞻由是獲免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與功既畢乃伐喬木於蜀先主惠陵江濱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或以為私官故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宋史

宋之節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元豐中官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未幾買娼家為妾履勸其行行左遷將作丞宋史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之孫也喬年用父陰監市勢坐與娼女私及私復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宋史

劉渙字仲章文質子也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井州倉仁宗親政權為右正言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井州與營妓遊黜通判磁州宋史

韓魏公帥定狄青為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讓其面有淫文也青來日遂苦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立於階之下魏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地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地此豈得為好地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曰總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並誅也宋史

洎完編狄武襄公育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宣諭之對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為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晏元獻初罷政事守臺社每歎士風靡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

方春物暖馬出郊登高曠望長慨遂卒元獻請士大夫受人賄賂隨燥溼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為序其真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人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搗酒哭青春西清詩話

昔漢陳隱叢話東軒筆錄云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受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居之其親密如此過中秋宴啟蘇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連旦方罷翌日罷相當詞頗極詬斥至有廣營在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昨夕餘醒尚在左右亦賦款昔漢陳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侯鯖錄頌枝曹蘇哥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感春景遊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既而酣飲諸客聞之賞其曠絕於流韻晏元獻聞之為戲題絕句云

案漁隱叢話援東軒筆錄以證西清詩話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子京而言當非傳會其說至侯鯖錄所載異詩則一字不差而情節迥異且作曹蘇哥殊不可解俟再攷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侍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龍翰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向君王乞愛卿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善伯明徐博升甫相率遊市時徐故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與善伯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俯明索與娼孫小九家來往拉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畫臨瀾望月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福固慧結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菊其為登名高第可證願各為一詞紀實且為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置於桌升甫應賢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揮筆作浣沙詞一闕曰草草盃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春遊遊即覓句要清新儻然頗情脈脈雲輕柳

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閒人眾傳歡歡獨恨其求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桂月十分春

正半廣寒宮殿應應拒城相並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滿酌一觥相勸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善伯明徐博升甫相率遊市時徐故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與善伯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俯明索與娼孫小九家來往拉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畫臨瀾望月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福固慧結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菊其為登名高第可證願各為一詞紀實且為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置於桌升甫應賢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揮筆作浣沙詞一闕曰草草盃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春遊遊即覓句要清新儻然頗情脈脈雲輕柳

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閒人眾傳歡歡獨恨其求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應應拒城相並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滿酌一觥相勸

曰學士必高。此端始為君設也。而子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夫豈志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各有所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後

而野詩猶否。登昏滿壁。時有隨行官校。願慧黠。即以袂拂之。野頗笑。公笑曰。世

情冷淡。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青箱雜記

池北偶談。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妓也。孫僅尹京北。野寄詩云。見說添蘇亞

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瑚。孫愛之以示添蘇。善如獲。求善筆札者。大書其詩於壁

野以事抵長安。孫置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

質。固不庸。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記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

向添蘇繡戶中。閒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敬。

景池北偶談。並載青箱雜記。一則僅於其末。綴二說。不同四字。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耐耳熱。出語豪縱。自謂魯宋間人物。其詩為學策

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為辛所喜。嘗於友

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去年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詞。與一老妓

至。今天下與葉中宵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向文君說似

而今。如何消遣。風雨。秋衣袂。京塵。空有紅香尚。執料彼此。魂銷腸斷。一枕

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疏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卷。晚妝殘

翠蛾。猶殘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奈愁深酒淺。但託意。焦桐。錦。莫鼓琵琶江

上。曲。怕花。花。葉。葉。俱。俱。雲。雲。萬。萬。寸。寸。心。心。遠。遠。官。官。紀。紀。聞。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貌猶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

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

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篋。問勞

云。見

平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試說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臨必命

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詞。句摘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

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

如。皆歡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

仲謀處。又曰。尋常荖陋。人道寄奴曾住。其寫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

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高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校送歌。益自擊節。過問客

必使摘其病。避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詞。不契其意。又弗答。程史

後山居士。有放歌行兩首。一云。春風永巷。閉。轉。轉。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卷。簾。通。一

顧。君。若。眼。未。分。明。又。云。當年不嫁惜。轉。轉。林。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隨

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作。詩。語。極。高。渾。至。於。此。篇。則。顧。影。排。側。街。羅。太。甚

特立之

蝶訪曰。風流自賞。名士結習難除。然炫耀太甚。傲視一切。不免為世所譏。適

自形其淺耳。

東坡在徐州。送鄭彦能還都下。問其所遊。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為向青

樓。尋舊事。花枝缺處。留名字。並記坐中人。語。嘗題於壁。後少遊。簿。遊。京。師。見此詞。遂

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侯靖錄

能改齋漫錄。謂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景漫錄作三十年前。詞中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婿之語。送潘作較是。俟再攷

宋鑑卷三終

嘉祐以前惟投點刑獄不得赴技樂熙寧以後監司平禁至屬官亦同惟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殿別設留榻徒用小樂號呼連日或就東野三月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共解終夕有動是隔年期黃後錄歐陽文忠公和揚州建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瀾金陵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卻伯取荷花十餘朵以盞盆分插百許盞與客相問過酒行即遣技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俛夜載月而歸

錢文僊惟演守西都謝絳歐陽修俱在幕下一日遊嵩山即頡陽驛將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霧中有車馬波伊水來者既到則文僊遣厨僕歌技至更傳語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東山漢苑宋史王暉字晦叔其妻寇準女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

卷四

願遊離曠後至當屬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猶不知寇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曠默然終不怒

清放雜志樣置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著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項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塵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蝶訪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歐陽公見幾勇退能如其言固非僅明於貴人者比然遊離不勝縱酒過度得謂無福患耶歐陽公時方壯年未免負氣強辯不交善言若王晦叔者不愧諱友矣

滿熙開壽皇每奉極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凡陸上遊觀買賣皆無所禁或有以輕棹趁逐求售者教技舞藝嚴裝旬炫以待招喚謂之水仙子時有喧呼賜予楸

中興以來承平日久慶元間京尹趙師夔奏請從故事排辦春宴即唐曲江之遺意也即於行都西湖用舟船技樂至寒食前排日宴會先宴使相兩府親王次即南班郡王以及公卿六曹郎中郎官並是京尹館佛閣禧以後兵興及遠擾百色行鋪皆

及於此此宴不復舉矣

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周迴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畫船遊遊歌聲不絕四朝詩選高孝靖詩云白簾朱舫亂湖光兩岸龍舟戲夕陽今日歡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

西湖遊覽志紹興高麗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遊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外題一絕於孤旗湖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蝶訪曰滿意遊觀之樂沈酣聲色之奉和恤國事者有幾人嘗記陳簡齋詩云龍少比日西風冷誰折黃花毒兩宮較前兩詩尤激切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鏡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醉臥聽蕭蕭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卷四

推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千里桂三秋那知舟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年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香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固和其詩云投胡快劍是清振牛滿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簫竟忘煙柳汴宮愁林玉露

都城紀勝柳永詠錢塘詞云參差十萬人家此元豐以前語也今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何止百萬餘家

西湖遊幸記西湖天下嘉湖昏晴雨四時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春遊特嚴禁有臺府賣瑞要地大費豪民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號有銷金鍋之號不為過也

禪寄筆談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船笙歌日費千金修靡極矣時人目為銷金鍋相傳到今其說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他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知好花紅到舊春羅詞言幽婉可玩予遊寶叔山天然閣評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屏一聯深恰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與銷金鍋同竟

玉為堂玉堂今夜詞綜

唐宋詩話錄載和王晉卿詩後劉元莊西園雅集圖跋曰本朝威晚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醜醜未幾烏臺鞠詩案賓主俱議

滿照玉堂雅詠凡鎮院御筆監門中官各一員御筆留宿其廡大禮或有職事味爽再相見以小字制書本授之送至中門先啟鑰入內即復局院俟朝退宣麻訖學士乃得歸

春明退朝錄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洵製坊坊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置擊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擊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聲金吾之職廢矣

世更遼流遠謫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柳所至流連南京孫華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過馬談詩覓勝無復行役之勞矣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錢遊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宛轉趨賞心亭未至閣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訪妓籍疏乘

俾申刺暮之既見共載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故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概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清波雜志

文潯公守洛富鄭公致政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讓碎其一潯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闕於往記彰雲易龍通差可恕於斯人潯公大笑乃釋之宋卓雅錄

許房周壽詩人傳溫公家有一琉璃盃為官奴所碎潯尹怒令糾錄溫公臣處公判云云

清波雜志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諸將為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玉盤賜客次籍以錦實於帶為執事者觸案碎於地非但一時哈不變色竟無遺憾之意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坡有水戲魚龍曼行寶津南殿坐坐天瓶金杯酒君王歡頭上宮花顯六軍錦繡萬騎牙楊節日暮翠華歸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兩西樓晚望斷君王眼此陳濟翁壽山漢詞也舍人張孝祥

知漳州因宴客技有藏此者至金杯酒君王歡頭上宮花顯其首自為之搖動者數

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眾而張竟不覺也

山谷次韻周德夫經行不相見之詩云高會無史譏琵琶二十四注前有詩題廬陵郡宴寄都律云今夕傳杯定何處應無二十四琵琶當是言吉州官妓琵琶之數如東坡云琵琶一十餘也山谷詩外集注

山谷先生弟黃元明軍慶陵赴郡會座中帶偶脫太守諭令妓綴之既畢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如畫見林宗中墊羞蓬窗斜插花枝線羅羅神須臾兩帶運依密倒載休今德也不須更澆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重透為經十指如蔥手詞苑畫故後齊漫錄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之及請宜州山谷

兄元明和以送之 案詞綜補遺黃大臨字元明山谷兄因見復齋漫錄此則亦云山谷特附錄之詞苑畫談作山谷弟誤又案宋碑類鈔載此則詞名七娘子如畫作明如畫多一字

東坡百步洪詩並引云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遊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

伫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道凡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道懷曩遊已為陳迹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文亮邀同賦云第二詩有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遺髮角相磨不學長安

閨里依袍表衣走脂地歸來簪釵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等句東坡全集 案英盼即張英英馬盼盼也詳感感門後山寄晁大夫詩所謂卿者不知姓名

俟考 賦先與將官雷鵬並同官寄居等十一人出獵作詩各一首計十首復批請王定國

轉示晉卿都督當輸我一籌也王說字晉卿說今書表司飛遺寄賦詩十一首並後序云子瞻所寄新詩並會獵事跡今示一時之樂余因回示報祭侍震清歌者雲英

等凡十有一人報效子瞻十家之詩各以其名製詞一篇寄于瞻不知卻復輸此一籌否其意說富貴作樂即無譏上件詩不係冊子內山詩畫廣

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愷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維摩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拙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漢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伴殊在蘇州聞而

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箋片雪上鉗。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
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邊。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冷齋夜話

西湖遊覽志餘。大通禪師。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攜妙技。謁之
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詞。即今妙技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參破
老禪矣。此則即冷齋夜話

亮山堂外。仲殊名。擇姓張。安州進士。素家為僧。居杭州吳山寶月寺。能詩與
東坡為方外交。

明聖湖觀。仲殊嗜琴。思聰嗜琴。東坡詩。祇有琴聰與爾殊。是也。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有數箇。捺粉塵。倚欲出來。祇應也。軒集錄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妓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
容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哺後。鳴
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
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盛事也。揮塵錄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有憶錢塘云。刻看新
翻肩倒掌。未應別臉銷紅。蔡元者。舊何處忘之耶。徐考其案。白送姚杭州赴任。因
思舊遊。聞里固宜動。懶樓臺。亦要數。躑躅。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盡船聽鼓
莫遠。氏。是未嘗無意於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新詩。兩首。借流傳。坡又
云。休驚歲歲年年。對朝朝暮暮。大抵淫樂之語。多於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
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若漢詩話

容齋三筆。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
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又有別東坡花樹詩。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
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
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贈程傑云。我是樂天君。取取華顛實。過洛陽春。送程懿叔
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入侍通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緣深。去
杭州詩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
樂天。則公之所仰慕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備暗合也。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而東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暮相
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蝶訪者。冷落夜。指揮塵錄。若漢詩話。所述東坡在杭事。迹其遊。亦與樂天相
似。而中吳紀聞所載一條。則有可疑者。紀聞稱。白樂天為郡時。嘗攜容滿。輝態
等十妓。夜遊西武邱。嘗賦紀遊詩。可見當時。即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
日。必以罪去矣。據此。則東坡何以縱遊。若且不僅在杭。為然。未聞干吏議也。
他如監司。郡守。宴樂。率用妓樂。雖亦有遺。黜責者。究不多見。東軒筆錄。謂熙寧
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觀等。因閱兵。赴廷。後。皆黜責。考東坡之
守杭。即以沮止新法。而被出。當督責。嚴切之時。坡公。猶恣意遊。此又余之所
不解。總之。士大夫。與人家國事。無論。更。議。寬。嚴。終。當。力。戒。逸。豫。耳。

蝶訪曰。耽酒淫。以夜繼晝。女樂。娼。優。縱。逸。無。度。比。醜。女。無。鹽。之。奏。對。宣。王。而
指。為。急。也。則。凡。有。官。守。者。願。可。般。樂。急。也。恣。縱。若。斯。乎。當。時。吏。議。之。寬。與。嚴。更
有。不。必。論。者。惟。當。奉。公。守。法。盡。其。在。我。而。已。胡。太。初。畫。議。論。一。則。特。錄。於。後
畫。簾。論。遠。嫌。為。曰。且。節。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室。其。聞。子。弟
館。客。相。見。既。密。戲。謔。益。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下。室。免。相。疑。一。種。乖。邪。使
輒。傳。播。萬。口。喧。騰。動。生。風。波。而。非。聚。之。誘。與。矣。其。甚。者。多。買。娼。妾。卻。令。妓。女。之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宜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
淫靡之語。浸入於閨閣。情好稠密。事體巨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今亦何利而為此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室。若句
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談。彼當不以我為簡也。

案宋胡大初畫簾論。十有五篇。自序云。因外舅通直。試邑香溪。規規問政。特
冥搜嗜。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餘。分。而。著。於。篇。也。觀。其。所。論。證。以。集。中。分。類
所。載。實。中。當。時。流。弊。可。謂。法。語。之。言。豈。惟。作。宰。者。宜。懷。懼。哉。

紀粵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林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
師師語。師師悉問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瑟初
溫。默香不盡。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且作
自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選。師師
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越。眉。淚。眼。頰。頗。可。掬。道。君
問。故。師。師。琴。音。邦。彥。得。罪。去。國。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當。有。詞。否。李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宜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
淫靡之語。浸入於閨閣。情好稠密。事體巨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今亦何利而為此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室。若句
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談。彼當不以我為簡也。

案宋胡大初畫簾論。十有五篇。自序云。因外舅通直。試邑香溪。規規問政。特
冥搜嗜。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餘。分。而。著。於。篇。也。觀。其。所。論。證。以。集。中。分。類
所。載。實。中。當。時。流。弊。可。謂。法。語。之。言。豈。惟。作。宰。者。宜。懷。懼。哉。

紀粵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林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
師師語。師師悉問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瑟初
溫。默香不盡。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且作
自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選。師師
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越。眉。淚。眼。頰。頗。可。掬。道。君
問。故。師。師。琴。音。邦。彥。得。罪。去。國。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當。有。詞。否。李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宜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
淫靡之語。浸入於閨閣。情好稠密。事體巨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今亦何利而為此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室。若句
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談。彼當不以我為簡也。

案宋胡大初畫簾論。十有五篇。自序云。因外舅通直。試邑香溪。規規問政。特
冥搜嗜。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餘。分。而。著。於。篇。也。觀。其。所。論。證。以。集。中。分。類
所。載。實。中。當。時。流。弊。可。謂。法。語。之。言。豈。惟。作。宰。者。宜。懷。懼。哉。

紀粵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林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
師師語。師師悉問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瑟初
溫。默香不盡。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且作
自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選。師師
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越。眉。淚。眼。頰。頗。可。掬。道。君
問。故。師。師。琴。音。邦。彥。得。罪。去。國。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當。有。詞。否。李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宜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
淫靡之語。浸入於閨閣。情好稠密。事體巨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今亦何利而為此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室。若句
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談。彼當不以我為簡也。

案宋胡大初畫簾論。十有五篇。自序云。因外舅通直。試邑香溪。規規問政。特
冥搜嗜。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餘。分。而。著。於。篇。也。觀。其。所。論。證。以。集。中。分。類
所。載。實。中。當。時。流。弊。可。謂。法。語。之。言。豈。惟。作。宰。者。宜。懷。懼。哉。

紀粵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林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
師師語。師師悉問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瑟初
溫。默香不盡。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且作
自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選。師師
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越。眉。淚。眼。頰。頗。可。掬。道。君
問。故。師。師。琴。音。邦。彥。得。罪。去。國。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當。有。詞。否。李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宜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
淫靡之語。浸入於閨閣。情好稠密。事體巨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今亦何利而為此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室。若句
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談。彼當不以我為簡也。

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唱一遍卷李因奉滿歌云柳陰直煙裏絲弄碧隋院上曾
見幾番拂水飄飄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攀折柔條
過千心閉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絳燈映離席情真難禁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
半篙波暖回頭追送使數驛望人在天北悵惘悵恨堆積慚別浦滌河津堪寄斜陽
冉冉春無極說月榭攜手雲鬢作橋閣笛沈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道君大喜
復召邦彥為大晟樂正詞元彙珠

浩然齋雜賦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為太學生每遊其家一如值
祐陵臨幸倉卒隱去既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水吳鹽勝雪者蓋即此事也未
幾李被宣喚遂歌於上前問誰所為則以邦彥對於是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既而
朝廷賜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絢問絢曰此起居舍人新知
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醜之義其能對急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
者然絕難歌首高陽知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上意將留存且以近者祥
瑞當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撤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願悔少作會起居郎致
果與之不咸原知邦彥嘗於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鬟云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

玉海崇寧初議大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賜名大晟置府建官隸禮部以大司樂
典樂為長貳次曰大樂令主簿協律郎工有樂正至舞師
樂府指述周邦彥諸人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
樂張叔夏詞源上下二卷陳氏秘笈刻去上卷以下卷併入陸輔之詞旨改
稱樂府指述不知沈伯時義父另有其書

宣和五年七月道君宿李師師家臨別約再會乃解龍鳳紋銷直繫為信都巡官賈
英師師結髮之情也深妙其事題兩鄉子詞云閑步小樓前見箇佳人貌似仙暗想
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眠一夜說盟言滿袖沈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
晚回鑾留下紋銷當宿錢宣和遺事
史夢蘭全史官詞詠其事云翠華深夜訪嬌嬈恰值銀河駕鶴橋離別漫添牛女

恨君思有約在破鏡
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多微行置行李局局中以帶出謂之有排當 史夢蘭全
史官詞云遊安邊開行李局連宵排當在誰家即此也
宮閣小名錄李師師汴京妓有俠氣號飛將軍道君幸之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龍傳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倏起趨階下曰九華安
地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葉夫人來已而果
有寶壺繼至者靈素曰在仙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進俄忽睨視曰此
間何乃有妖魅氣服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橫視
起取御籙火箒逐而擊之內侍救獲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同
上之誅上笑而不從宋志

貴耳錄道君北狩更有李師師小傳
讀書敏求記李師師小傳一卷疏安刊於權場中
板橋雜記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像蓋惡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
癡故繪耳

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虱呼為琵琶蟲以其形似琵琶也
嘯亭雜錄五國城今在伯都納地乃乾隆中討都統輝克托集城極得宋徽宗所
畫履輞用紫檀匣盛屨十餘年墨迹如新又獲古寶器數千件因得碎碼錄徽宗
晚年日記尚可得其崖畧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迹於此素維數載始知金時所謂
五國城即此地矣

近世敢言之士雖開有之然能始終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
溫陵洪公天錫君時一人而為寶祐乙卯元正以公為御史公來自孤遠時其知為
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
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覺動聽聞知次月囊封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官官也外戚也
小人也謹按內侍者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官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道
寺豪奪民田密召招優入觀清茶見正月內侍後應樓攬番商大開賭博不斥宋臣
必為聖德之累齊東野語
寶祐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起居即牟子才疏言元夜張燈修廢橋優下賤奇技獻
笑標汙清禁上累聖德今因震霆示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宋史

宋史新編理宗在位於董宋臣虛允升。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娼優傀儡。以奉帝遊宴。

經濟類編董宋臣進上意宮中進娼優傀儡諸戲以奉帝為娛樂。

宋季三朝政要御史洪天錫初內官虛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臣

達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督泰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

羅目之。○理宗端平初屬精為治。信向真魏號端平為元祐。在位久聲龍澤。殿官

中排當類數偽位偽傳。入應奉。端平之政廢矣。

宋史紀事本末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又引外戚于義為監司。都守。進娼優奉

帝。為遊離。臺臣有諫者。宣諭使截去。謂之節帖。

東坡雜記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妥者。敷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

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武林舊事歌館近世日擊者。惟唐安妥最號富盛。凡酒器沙羅冰盆火箱妝合之

類。悉以金銀為之。極慢齒。多用錦綉器玩珍奇他物。稱是。

雲麓漫抄。今人呼沈為沙羅。又曰所羅。國朝賜與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

軍行不服持沈以錫代之。書傳目養馬為廐。以所執之錫為沈。曰所羅。軍中以錫

為沈。正如春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康熙字典。南宋市肆。亦言酒器沙羅。蓋水盆以金銀為之。如今之銅面盆沙羅

鑄皆鈔音相近。

兩般秋兩會。隨筆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技名也。又理宗於元夕。台

枝唐安妥入禁中。見東坡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乎。

宋史謂徽宗君臣遠遊。相為提提。意者國政日行無稽。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

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宋史謂理宗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誕。固無

益也。

蝶訪曰。人君耽娛樂之樂。起驕怠之志。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女禍于乎王度。委

微竊乎事權。皆足以淫費而耗竭。實刑以私昵而謬亂。台禍當。垂鑒後人。民

可哀也。

紹熙四年。帝以疾不朝。重華宮陳源。與內侍楊奔。欲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

三人俱事光宗於泰安宮。御史張頤論其離間。乞行誅戮。以懲弄皇生天之樂。詔罷

源等官。其後源等平。自便。德年春。婦女以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淫。俱以淫。擢聞人

疑其非官者云。宋史

齊東野語。恩陵朝。板庭有荀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荀

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為恨。既而稱疾告歸。官者陳源。以厚禮聘歸。首於西湖之

通安園。一日。德弄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樸舉官關。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

此事非荀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九禁。陳源感恨。成疾。有某士者。頗知

其事。演而為曲。名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構則教坊都

管王公。謹所度也。陳每聞歌。淚下不勝情。亦幾物矣。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遊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

司。愈會其妙。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地。遂召赴廷對。權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

日遊諸妓家。至。便即。遊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左右

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時。裏陽園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啟宮

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其妾有兄

軍國重事也。宋史

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關。所。容。入。戲之曰。此

宋季三朝政要。賈似道占湖山之勝。作半開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內殖貨利。盡

聲。包。寵。妾。盡。本。淑。妃。閩。官。人。潘。氏。倪。氏。枝。也。取。而。有。之。

三朝野史。賈似道聞才有餘。相才不足。又云。以元老之尊。屈與賤娼。潘稱心。蔡

東坡雜記。妓潘稱心。為賈秋壑所狎。

蟋蟀經三卷。相傳賈秋壑著。詞頗雅馴。有更善。惟。選。將。登。場。諸。語。

隨隱漫錄。襄樊之圍。食子。囊。糧。權。奸。方。怯。權。方。賢。沈。溺。聲。色。論。功。周。公。粉。飾。太。平。

楊合判一翦梅詞。有朱門日日買朱城。軍事如何。民事如何。句。

西湖遊覽志餘。張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選。祀。日。賈。似。道。匿。以。為。己。妾。即。樵。枯。木

學生。百字令中所指新。楊柳也。有無名氏題壁曰。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

懶朝。天。羽。書。莫。羨。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淑。芳。亦。知。必。敗。營。別。業。以。避。迹。馬。木

梯之後。自度為尼。結菴九溪。栽花種竹。以老。平。有。知。者。傳。有。更。漏。子。詞。

湖海新聞。德祐太學生。作百字令云。真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更苦。東

風謂實似道也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謂實也

三台詞錄張淑芳更漏子詞云雲痕香紅蠟淚點點惹人離思桐花落柳花殘雁
聲天外寒五雲嶺九溪橋倚到秋來更苦風漸淅水涼涼不教蓬蓬運通

孫鴻字元規越州會稽人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河湮縱無檢守杭及苕所為不法
乃從善州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河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洵喜
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遠氏悍妒亦為一時所傳宋史

向拱字星與懷州河內人拱尹河南十餘年奉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為樂府政
廢地屢盜盡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宋史

景宗史謂向拱舊臣功高故猶移鎮然究非是也

劉過字改之吉州太和人也性疏豪好施平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病告
歸囊囊盡然足夕稼軒與改之微服縱登娼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為稼軒也
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即以有機密文書與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
產而流之改之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為改之母壽請言於稼軒稼軒曰未也
今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為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戒曰可即行無如常

日輕用也改之又號龍洲本和邑稱也江湖北聞

流奎律體方回書載石屏詩卷後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門劉改之之
快指不勝屈石屏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千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闊
區往往雖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為人則否口不談世事措紳
多之

赤城詩集王居安贈劉改之詩有名滿江湖劉改之半生窮困只吟詩之句

蝶訪曰姑容墨吏自以為陰功而窮民之膏兒貼婦皆未一思此特為博長厚
名者言耳至竭巨蠹之私囊充獨客之行囊更罪以重罪遂知此後之柱法嘗
私為民間害更有不堪設想者歟

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張元為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隨晏公祀祀王琪據黨琪是
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使不正也見孔平仲談
苑語林記之茅順甫云晏同叔亦如是說耶黃州徐話

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
其門龍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元最為上客元體肥大

琪目為牛琪瘦骨立元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戲語琪嘗嘲元曰張元編牆成八
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更一坐為之大笑

秦太師娶王為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為浙東倉司官屬郡要必與提
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
宴客方就席子溶違縣吏呼技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台太守
為客郡治乃無一人又當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面見守醉中狼狽攪
衣東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鹹齋欲見一甌其酸梅如此守遣人遣之不致
較也老學菴筆記

強淵明帥長安求辭蔡京京曰公至極且與冷茶蓋謂長安技難步武小行迹所度
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叩智披風物者方知之釋曹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答曰
雖當時語言非國論所宜清波雜誌

順善樂府五卷康與之伯可撰父倬惟章詭誕不檢事見揮塵錄與之又善為書法
吳下技藝並以逸興錄伯德仁仲有隙遂與蘇此訓直之獄玩仁仲之子而常同子
正之婿也與之受知於子正一朝背之士論不齒周南仲嘗為傳道其實如此世

所傳原伯可詞鄙衰之甚此集頗多佳語陶定安世為之序王性之蘇養直皆稱之
而其人不自愛如此不足道也直齋書錄解題

蕭貫字貫之俊邁能知尚義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累遷尚書
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賄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
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結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
氏久之又納娼陳如望周所生子之撫州未幾周氏至齊揮置廡下出偽券曰若
備婢也敢爾耶乃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
蕭使者訴之事當白矣周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貫非所部而貫特為
治之更撤猶編管齊濠州貫臨事敢為不苟合於時初感疾紫綠衣中人合至帝所
賦策中曉東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宋史

蝶訪曰忍心害理罪莫斯甚孫齊所為令人髮指寧由自作難逃寬典也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委孫齊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蓄也一夕詣官
奴為富民結客敵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於州州奏監罪請實於法子厚為
請富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往或記

請富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往或記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就美家貧。為富民子所擄。或投牒訴其恣淫。王龜齡為太守。逮繫司理。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論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誇。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投筆立成。曰。煙霏霽雨。兩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疏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佛。請客歡。為之盡飲。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冠王誠正。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為妾。名曰淑姬。王三起時為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吳聖志。

蝶訪曰。是非倒置。紊亂常刑。律以悖禮傷教之罪。精輕。秦九龍字道古。秦鳳閣人。年十八。在鄉里為義兵。募客不竊嘗隨其父守郡。父方宴賓客。忽有彈丸出其後。灰宿駭愕。莫知其由。頃加物色。乃九龍與一枝狸。時亦抵筵。此彈之所以來也。癸辛雜識。

不備客。人亦不敢招致。親舊欲相款。必就寺觀。具素饌。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為異。清波。

鐵圍山叢談。宣和復起。復者。雖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賓客。謙親舊。蓋與常人無異。禮義於是。婦地李丞相。由起復中。拜相。公時復入政府。吾得出入禁闈。一日遣遊吾。吾已諾之矣。適訪其親密李公。弼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優戲。以見待。吾得此大懼。力辭不去。由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復度之一端。焉然實賢者。但必獲吾之狂也。書以著當時之習俗。

日知錄。居喪飲食。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廣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華服。適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遣歸本貫。注。元祐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望飲。季友削官。監管四州。忠州安。監師服。管四十。配流連州。于順以不能訓子。削階。唐書本紀。以禮防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案日知錄。載居喪飲酒。獲罪。僅此二則。皆唐室事。想五代至宋。士大夫此禮不議刑。教久失。上行下效。相習成風。此人心之所以日偷也。

周恭叔於酒席間。屬意一妓。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伊川婦。和靖偶言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父母遺體。以偶賤。婦可乎。人請類記。

蝶訪曰。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此逸居無教者。觸情縱欲。自趨乎禮法也。若既畏人知。是知其不可為也。奈何猶為之哉。

康待制。執樞奉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麗。康時命之備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妓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為一絕云。昔日縱營亦如許。盡遺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妓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庚漢詩話。

蝶訪曰。鄉官邑紳。富公福客。於官衙公事。請託營求。有干例禁。按此妓之心。以事繫縣中。既當坐罪。願在我。倘愛妓之私情。而令人枉大廷之公法。可乎。實記哀隨園詩話。自述其為蘇福金。蘇仙。京口楊戴三。函求孔章兩太守。書札詩句。亦皆載入。殆自謂為風流佳話。以余觀之。正與康執權同一軌轍也。

說語。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偶教慕容。開西人。精神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戲俱出其右。王因侍上。亦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湯。出處于極。極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於御前。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卻又鏡爾。我與爾。永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直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橫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弄。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遊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敢得國手。關西繞出。知為所賣。鬱悶不食而死。四朝聞見錄。

裝局取物。俗語謂之設法。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於設法。而置酒肆於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下。有十。費。三。又恐其不顧也。則令妓女坐肆作樂。以盡感之。小民無知。爭競。關。設法。則。又差兵校到。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貴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安石忍人哉。北軒筆記。

燕翼貽謀錄。太宗之愛民。軍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制下以奉上。而且誘民為。陷民於罪。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技樂和。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貽州縣。間無一肯。正之者何耶。清波雜志。權酷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奉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美也。

為民之蠹。大庚於古今。祭祀宴饗。饒非酒不行。田畝種林三之一。供釀材藁。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越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與數萬。曾無策以革其弊。

夢梁錄。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數內揀擇上中下者。委有娼婦。秀媚歌喉。宛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悅都惜。潘橋心。梅醜兒。錢保奴。呂作娘。康三娘。桃師兒。沈三姐等。乾酒歲時。記戶部檢點所十三酒庫。例於四月初開者。九月初開清。先是提領所呈樣品賞。然後迎引至諸所。檢官府而散。每庫各用足布書庫名。高品以長竿懸之。謂之布牌。以木林鐵架。為仙佛鬼神之類。寓空飛動。謂之臺閣。雜劇百戲。諸藝各庫。爭謂新好。庫妓之錚錚者。皆珠翠盛飾。銷金紅紫。乘繡羅寶物。駿少年押客。往往裝釘持盃爭勸。馬首所經之地。高樓邃閣。繡幕如雲。累足駢肩。蓋真所謂萬人海也。

夢梁錄。南唐元名昇陽宮。界庫在社壇南。新界庫在清和坊南。酒樓區曰和樂。諸庫皆有官名。自設法賣酒。此郡風流才子。欲買一笑。則徑往庫內點花牌。惟意所擇。

蝶訪曰。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流毒四海。遺臭萬年。皆此一念為害也。

宣和中之。兵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數萬。肆意為歡。適近郊。鄭李二生。與之遊。一飲一食。三子者。必參會周旋。且半年。歡樓酒場。所之既倦。願思適野。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人浴。望三子來。逆啜頗肅。沈驚異。以為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況沈然無所歸宿。若若跨王公之馬。就湯之乎。王嘗為大親家。資殷富。多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有離心。而防禁奇密。幸吾嘗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得君有意否乎。鄭又侈言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李喚馬。圍人謹奉。既乘請所往。曰。詣汝使君宅。送聯鑲並轡。轉兩坊。曲得大門。門內宅宇華潔。李先入。報曰。主人聞有客。真甚。但久病倦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使服相延。已而主人出。乃一衰翁也。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老態殊甚。揖坐東軒。命設席。盃盤肴饌。咄嗟而辦。雖不甚腆。飲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忽收且喘。喉間痰聲如曳鋸。不可支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

上客惠顧。弗能盡賓主禮。奈何。願鄭生代居。東遂至隨意。劇飲。僕姑小歇。煮餅併脫。少定。復出。知沈失聲。而興亦闕矣。散步於外。將捨去。忽聞堂中喧笑。擲骰子聲。自屏障窺之。明燭高張。中列巨案。美姬七八人。環立聚博。李遲入。眾呼曰。李秀才。汝又來。所獲遊。斯其間。且擲且笑。沈志搖盪。頓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矣。鄭曰。諸姬皆主翁侍兒。翁方在。恐難與接對。非若我曹與之無間也。沈沈鄭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善為我解。僕得一胸。願畢矣。鄭遂送。乃入。昨時值何。良久。介沈至。局前。眾相吐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會。願拭目。目。相曰。汝得無引狂子來。誘我耶。一拒。取酒滿酌。沈飲。醺無餘。姬曰。後入也。戒小。禁。伺朝。睡。覺。至。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遂。每。來。輒。勝。須。臾。得。千。緡。諸。姬。耳。首。飾。為。之一。空。鄭。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賭。索。酒。無。算。有一。拒。最少。必。敗。眾。多。愠。而起。狹。空。縛。置。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甚。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遣。報。篋。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皆。不。聽。沈。一。擲。敗。馬。傾。倒。物。盡。費。以。金。銀。珠。璣。計。共。值。三。千。緡。沈。反。其。所。贏。又。探。取。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錢。方。擬。再。角。賭。俄。聞。朝。議。大。嗽。索。唾。壺。急。諸。姬。推。答。出。奔。入。房。三。人。趨。原。飲。庭。翁。使人。道。謝。約。後。數。日。復。相。遇。

沈歸。臥。不。交。睫。雖。鳴。而起。欲。尋。盟。再。往。再。召。二。子。云。已。出。候。之。至。午。香。不。至。遽。走。王。氏。宅。審。之。空。屋。無。人。詢。旁。舍。居。者。云。素。無。王。朝。議。者。嗜。昔。之。夜。有。惡。少。年。數。輩。偕。平。康。諸。姬。飲。博。於。此。身。始。悟。墮。奸。計。是。時。囊。裝。垂。罄。而。鄭。李。不。復。再。見。云。計。亦。有。耳。

蝶訪曰。設機布弄。百怪千奇。然要必投其所好而入。網羅者必謀以推捕。鹿者必因以鹿皆投其所好也。甚矣好色之害人也。

富人子張。銳。少。孤。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棄。妻。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詐。陰。謀。吏。為。助。州。斷。使。歸。張。氏。銳。莫。敢。辨。既。同。居。逾。年。車。即。導。令。求。析。居。陳。元。瑜。從。夏。州。日。察。知。窮。治。得。奸。狀。繫。車。竄。之。人。伏。其。明。宋。史。

齊東野語。吳興翁。英。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姪。翁。懼。其。姪。好。且。以。年。遊。愆。其。子。婦。若。孫。至。違。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繒。粉。黃。為。業。子。稍。長。令。其。於。市。且。十。許。歲。英。翁。告。姪。里。巷。摩。不。過。遂。指。為。奇。貨。悉。送。婢。家。言。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蓋。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齊。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為。

作哀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物且拜拜訖可亟出人間汝謹勿應
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即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
然辟易相駕欲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
樓橋貴貴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過指
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汝次兄若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為次
姪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即命擗濯盡去故衣易
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履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屢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
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過羣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
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償都達莫拒及其子聞之遂備
陳首尾太守唐少尉奉教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羣小置獄杖脊編置
焉

袁氏世絕原孽遺腹宜早辨云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至身後論訟
或已習為惡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女亦然或與雜漚之人通私或婢妾因
他事逐出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辨明恐身後有求歸宗而暗昧不明子孫被其
害者

蝶訪曰忍事敵災星而莫氏子之智能尤可取

韓彦古字子師號端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為諫議大夫阜陵春之摩大
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
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鐵封於大合中厚貽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
使持去所愛亦在焉怪其匿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取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
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碎委
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矣幸難識

宋鑑卷四終

宋鑑卷五

狹邪

清 天津徐士登元首輯

近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塘江漲橋為狹邪之遊作樂府名玉龍總云城南後橋
南樹玉簫鉤卷香橫霧初相識舊相識淺翠依美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既郎生
為雲為雨朝蓬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迹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
士人陷而不死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
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
其家心字香玉自春夢紫羅囊餘香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余少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姓者云盧家白玉為堂千飛多少鴛鴦縱是東牆隔
斷莫愁應念玉昌昔載萬亦有東瀛子曲云慎宋玉許玉昌東西鄰短牆子每戲謂
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即玉為西鄰也東家玉即
東鄰也載萬用事之工如此若難漫志

願堂詞王灼者也灼字晦叔其清平樂云墜紅飄絮收拾春歸去長恨春歸無覓
處心事欲誰分付盧家小苑回塘千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莫愁應念玉昌
詞綜補遺曾大興字載萬自稱岷山耦耕詩里不詳宋詩紀事云蜀人

張子野詠美人吹笛醉落魄後半闕云朱唇淺破櫻桃華倚樓人在闌干角夜寒指
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秋秋秋梅落張子野詞

杭妓胡楚龍觀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
草卻恐青有盡時張子野老於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觀觀詩云大與羣芳
千樣似價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過自身如鼓子棹子野於是為作詞也
後山詩話

張子野詞補遺望江南詞與龍觀云青樓宴觀女為瑤杯一曲白雲江月滿降天
拖練夜朝來人物誤瑤臺醺醺酒拂拂上雙鬢媚臉已非朱澹粉香紅金勝雪龍
梅標格外風埃又有雨中花令一詞原注贈胡楚草也
張子野玉仙觀道中逢謝嬌卿有謝池春慢詞其後半闕云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
道秀豔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關色鮮衣薄破玉雙蟬小歡難過春過了琵琶流怨都
入相思調張子野詞

復齋漫錄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玉仙共福花如海是也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詠舞一作贈妓詞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結已占歌名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銷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詞苑類聚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每妓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李琦者時有紀聞獨未家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七載作黃州任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結移時乃以卻似城南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許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于美詩中黃四娘也清波雜志

庚溪詩話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章遊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聽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詢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射移能如於飲餘處宜哀嗚力請坡半耐笑謂之曰東坡居士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宋 卷五 二 蝶訪曰唐崔涯張祐題詩娼肆卷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盆盞失措蘇文忠當無取於此

龍洲詞題云安遠樓小集侑觴歌板之姬黃其姓者乞詞於龍洲道人為賦此唐多令同柳阜之劉去非石氏瞻周嘉仲陳五參孟谷時八月五日也詞曰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曾到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頭故人今在否儘江山總是新愁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遊絕妙好詞

連應山文鳳有贈寶花湖妓一絕云春來不惜買花錢客醉青樓月在天欲盡樽前歌舞意湖頭已有早開船百正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云通中枕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恍斷羅中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一云情隨榆葉不勝飄心似楊花煖欲消惜環林大盈座與君孤注賭秋嬌益有所為也或云是與當塗楊珠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惟有吟琴不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姑溪詞李端叔者也如夢令云回首無城舊苑還是翠深紅春色已無多斜日滿簾飛燕不見門掩落花庭院亦有所為而作

楊冠卿有代人書扇好事近二小詞第一闕云晚起倦妝梳斜簪翠雲鬟手捻花枝一笑問青鸞音信繡屏慵捲玉鉤垂風望美餘韻燈花黃昏院院報離人迎客

杭之西湖有一伴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鼓琴操在側白畫角聲斷誰門非斜陽也伴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林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鼓琴操在側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霧茫茫孤村寒鴉萬點流水繞紅橋疏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開而稱賞之流政齋

淮海詞滿庭芳云山林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空回首煙霧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袖襟上空有一作嗚咽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徐參政清史徵時贈建寧妓唐玉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柳插畫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故故遮吳復齋丞相和以賀新即詞云

如玉小簾機杼勻潘抹道裝束長恨春歸無身處全在波明魚綠看古棠楊條渾俗比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舟半掩春山發正輕寒夜深化睡半欹殘燭綵紗九霞光裏麝香在衣裳臉頰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道人歸去後對一簾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恨難緜約隱紀

周監字公謹自號并陽嘯翁有草窗詞一枝春酒邊和韻其警句云妝眉嬌粉料無奈弄翠伴妒還只怕簾外龍鸞笑人醉語蓋即席為妓作也詞錄

晁次膺嘗即席贈歌妓云尋常口有司空見咫尺寧要丞相相雅不減張杜散子裏手之句漫更詩話

唐王定保撰言張祐客河南幕外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南生有屬意之處索散子賭酒杜微吟曰散子巡迴裏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粘應曰但教報道金釵落彷彿佛還應感指云

楊元咎字補之自號清琴長者有明月伴舟小詞為周三五作實善琵琶煙縷縷年把小周三五壓東精神出羣標格偏向眾中翹楚初見處禁不定亂紅飛去掌

托鞋兜肩拖裙子。悔不做閨男女。選擇集

吳白字少白。家選負氣詩。文立成嗜酒。窮空晚為僧。於廣化寺。時籍中有楊韻春。能小詩。善畫竹。一日諸公會飲。少白持白紙扇。為作小枝於上。少白即題一絕云。風枝露葉有餘清。轉盼還從玉筍生。願得此君長在眼。千秋雖老未忘情。浩然蕭雅。蘇武行湖亭。席上贈商素詩。一曲春風已擢場。淺陂依嶂更傳觴。令人憶殺香山老。舊日玲瓏也姓商。

劉潤字春源。吳興郡。嘗過舊人。賦齊天樂。前半闕云。玉釵分向金華後。回頭路。迷仙絕。落落驚風。流紅逐水。誰信人間。重見花深半面。尚歌得新詞。柳家三變。綠葉陰陰。可憐不似那時看。按。寶洲漁笛譜。有再和劉春源六么令。明月引諸詞。詞補道。

梅礪詩話。天台劉瀾。以詩遊江湖。後村西澗二公會。跋其吟稿。

吳文英字君特。休寧。芳題注。花翁過舊歡。吳門老妓。李慎慎。遂分韻同賦。此詞。其後半闕云。聽細語。琵琶。怨客鬢。蒼華。杉袖。濕。漸老。芙蓉。猶自帶。霜重。看。一縷。情深。朱戶掩。兩痕。怨。起。青山。遠。被。西風。入。驚。吹。夢。雲。分。散。四。隔。

李石字知幾。有贈蘇湖官妓漁家傲詞云。西去征鴻。東去水。幾重別恨。千山裏。夢繞。綠窗書半。秋何處。是。桃花。溪。畔。人。十。點。瘦。玉。倚。香。愁。曾。幾。勸。人。須。要。人。先。醉。問。道。明。朝。行。也。未。猶。自。記。燈。前。背。立。偷。垂。淚。方。舟。集。

政和間。貴人未達時。嘗遊名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樂。作踏青遊詞。都下感傳。詞云。歲首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樓。作。櫻。桃。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下。常。占。歸。詩。樣。三。八。清。齋。望。水。同。驚。被。到。夢。裏。暮。暮。被。人。驚。夢。夢。也。有。頭。無。尾。能。改。蕭。漫。錄。

李師字漢老。玉堂春詞。詠美人書字云。沈沈不語。暗啼。小字銀鈎。題欲。過雲情。散亂。木。成。局。花。骨。欲。斜。終。帶。轉。重。重。說。與。情。和。怨。珍。重。提。攜。常。在。眼。暫。時。得。見。玉。纖。纖。翻。羨。鎖。金。紅。象。管。金。龜。草。堂。集。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德憐。能者。棋。分。茶。為。字。彈。琴。以。扇。頭。乞。詞。於。蘇。林。向。子。謔。戲。作。浣。溪。沙。云。豔。趙。傾。燕。花。裏。仙。鳥。綠。蘭。蕩。水。和。年。有。時。閒。弄。翠。心。絲。若。梳。分。雲。微。醉。後。紋。斜。倚。倚。香。簪。風。流。棋。樣。總。堪。憐。酒。邊。集。

宮闈小名錄。趙德憐。王稱。心二。技。能。琴。棋。品。茶。柳。林。贈。洗。淡。沙。詞。

劉秘監。凡。年。伯。壽。為。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平。謀。為。尋。者。凡。不。問。盜。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凡。遂。極。飲。連。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凡。本。進。士。元。豐。間。擢。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嘗。召。至。京。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器。則。易。布。裘。往。步。市。屋。間。或。唱。優。所。集。處。率。為。常。神。宗。亦。不。之。意。其。自。度。曲。有。戴。化。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石。林。燕。若。劉。伯。壽。在。神。宗。時。與。范。貢。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狀。元。紅。為。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為。新。聲。秘。監。致。仕。伯。壽。尤。精。音。律。汴。妓。部。懿。以。色。著。熙。寧。中。凡。攜。花。日。新。就。部。懿。歡。飲。因。製。花。發。狀。元。紅。慢。以。記。之。蓋。自。度。腔。也。有。嬌。姿。嫩。質。冠。羣。品。共。賞。傾。城。傾。國。之。白。部。懿。第六。即。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部。六。懿。生。定。而。部。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荆。公。為。宰相。擢。用。李。定。言。官。交。攻。以。為。母。死。不。持。服。為。此。蔡。奴。亦。以。色。著。云。花。宋。

潘子。賦。題。蔡。奴。傳。神。云。嘉祐間。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固。妾。生。定。出。嫁。部。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為。部。六。老。學。華。年。記。

後村詩話。汴。妓。部。六。即。蔡。奴。也。命。侍。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

史。崇。蘭。全。史。宮。詞。云。樂。部。風。流。屬。舊。京。平。康。人。物。最。關。情。蔡。奴。小。影。師。師。傳。共。播。芳。名。入。禁。城。

宮闈小名錄。部。懿。汴。妓。李。定。其。所。生。也。女。蔡。奴。

徐鼎臣。江。舍。人。宅。道。上。有。妓。唱。和。州。韓。舍。人。歌。詞。因。寄。以。詩。良。宵。綠。竹。偶。成。歡。中。有。佳。人。俯。翠。鬟。白。雪。飄。飄。傳。樂。院。阮。郎。顛。顛。在。人。間。清。風。明。月。長。相。憶。佩。蕙。綉。蘭。早。晚。還。深。夜。酒。空。筵。欲。散。向。隅。惆。悵。髮。堪。斑。斑。騎。省。集。

汪。元。量。號。水。雲。以。善。琴。吹。宋。主。知。隨。三。宮。留。燕。後。為。黃。冠。師。南。歸。莫。在。蜀。日。有。歌。妓。許。冬。冬。攜。酒。郊。外。小。集。詩。益。州。歌。妓。許。冬。冬。容。裏。相。逢。似。燕。鴻。醉。攤。蜀。琴。抽。白。雪。舞。迴。班。扇。到。西。風。山。魚。野。蔬。荒。村。裏。浪。蕊。浮。花。古。寺。中。偶。爾。流。連。借。餘。景。出。門。一。笑。夕。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趙。崇。璫。字。漢。和。號。白。雲。山。人。宋。宗。室。有。南。柯。子。二。詞。詠。小。妓。作。第。一。詞。云。綠。髮。風。輕。探。酥。骨。冷。不。使。背。人。小。立。却。珍。一。縷。柔。情。繫。得。幾。人。心。縮。帶。香。羅。結。交。釵。綠。玉。枝。看看。又。蹀。踏。青。期。倚。遍。關。心。事。已。春。知。白。雲。小。稿。

陽紅水雲集

姚勉字述之實祐元年送對第一有賀新郎詞秋幹席上作也妓喚惜惜善琵琶
勉詞後半闕云人間此手真難得向樽前分相逢衣須相識愁淺思深千萬意惆
悵故人雲隔怕立損弓鞋紅窄換取明珠知宵在綠窗深長共春情惜休憫亂坐中
客雪披詞

山谷寓荆州除吏部郎再辭得請守當塗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曰歐
觀腰肢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音太平舞餘細點片花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
庚元鎮山谷四十年翰林故入山谷守當塗元鎮窮不入州縣席上作樂府長句勸
酒有歐舞梅歌君酌酒之句自注云歐梅當時二妓也從者漫錄
太平州小妓楊梅彈琴送酒黃山谷有好事近二詞其第一詞云一弄醒心癡情在
兩山斜倚彈到古人愁處有真珠水暖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顏自恨老來情
酒賣十分金葉山谷集

曾夢文既聘陳湘歌舞便出其類學書亦進來求小楷山谷作阮郎歸詞付之也詞
云盈盈嬌女似羅敷湘江明月珠起來管管又重梳弄妝仍學畫歌調態舞工知湖
南都不如他年未厭白乾發同舟歸五湖山谷集

蔣捷字勝欲高陽雲送翠芙蓉前半闕云燕卷晴絲蜂黏落絮天教縮住閒愁聞裏消
明恩恩粉澀紅菱燈搖綠葦井笛冷語朱闌嫩影分收好傷情春也難留人也難留
竹山詞

石孝友字次仲減字木蘭化贈何藻云新荷小小比目魚光翻翠葉小新荷點破
清光景趣多青有半卷一寸方心潭米處待到圓時單定鴛鴦一對此全詞
林正大字敬之嘉泰中人滿江紅詞有所思作也其間警句云羞向姮娥談往事幾
經三五盪還秋望單眉蟬鬢一天濕傷離別風雅道奇

姜特立字邦傑字宗朝拜慶遠軍節度使有送妓探聽花詞云飄粉吹香三月暮病
酒情懷愁緒渾無數有箇人人來又去歸期有恨留難住明日樽前無覓處伊軋
與已向雙溪路我輩鍾情君漫與高雲為雨應難撥極山填

元豐己未明暑無咎同登科明暑所遊田氏妹麗也一日明暑遂無咎展過田氏田
氏適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梳以與客對無咎以明暑故有意而莫傳也因
高下水船一闕上客驪駒至難助其鸚鵡喚銀屏睡起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奴登

縛繞金盃玉指巫山一段雲委手瓊鏡向我橫秋水斜領難助其花枝交鏡裏滯拂
鉛華思自整羅綺飲有異雖有惜惜密意空作江邊解佩項在上鏡得此說於晁
族無咎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李良無咎集國東之遊旅話此事李良云
可書也伯比李良當是羣從風流醜態高諸樂府雖曰蠟麝不妨遊戲於杯酒間清
波雜志

老學菴筆記飛以道名說之字伯以又記飛以道與其弟李比同應舉○曲有舊
聞飛檢討說之字李比
案詞律補注若溪漁隱叢話載此詞繫作至金盃作金環花下無枝字惜惜下
無密字解佩句下多情何事三字伯比李良之名於所聞
阮閱一作字閱休建炎初致仕寓居宜春有贈宜春官妓趙佛奴詞仙歌云趙家
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何處道獨步江南即江北也何曾慣見
惜伊情性好不解喚人長帶桃花笑時面向樽前酒底見了須歸似恁地能得幾回
細看待不脫眼觀者伊將眼工夫看伊幾過詩話總覽

蝶訪曰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以直眼點破此言為善聲
色者誠也舞席歌場能如程明道心中無妓者蓋寡矣
劉儼仙名字叔儼贈建康鄭玉脫籍賀新郎詞玉非娼女數屢嫁未了
依然被春留住腸斷脂粉坡下路有甚心情意緒生怕入梨園歌舞寂寞陽臺雲雨
散算人間誰是吹簫侶空買斷兩眉聚新來鏡裏驚如許晴傷懷柳老花殘幾番春
暮事逐孤鴻人已去月落千山杜宇念修竹天寒何處不懸玉窗并繡戶妾從前薄
命甘刑布誰為作解條玉陽春白雲

花卷絕妙詞選黃叔暘云叔儼有招山詩集樂府尤為人所膾炙
張炎字叔夏自號樂笑翁術士俊俊商也國香詞題注沈梅橋杭妓也忽於京都見
之把酒相勞苦倘能歌則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山中白雲詞

山中白雲詞張叔夏聲聲慢和韓竹間韻贈歌者關關甘州詞為小玉賦梅並東
韓竹間又甘州詞賦散樂妓桂卿戀繡衾詞代題武桂卿扇入琴瑟花詞贈楊杏
卿作謝家醉惜紅衣詞贈妓雙波作也

濠守懷德裕侍郎藏東坡一帖云杭州管妓周韶多奇姿嘗與君談勝之前又

三

762

知作詩子各過杭述古飲之詔泣求落籍子答曰可作一絕始後筆立成曰龍上巢
空歲月驚忍有回首自梳桐開龍若放雪衣如長念觀音般若經時有服衣白一
座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曰濯髮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
使不同應天西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東風龍觀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
度春解佩暫酬文甫意濯髮還作武陵人固知抗人多慧也侯靖錄

蘇詩補注按照字甲寅坡公往來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之作其次章云云
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龍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鶴為太守壽此不欲明言所指
而託之放鶴文字之放鶴也鶴無雪衣之號故王注必援天寶中白鶴鶴事以明
其為借用且鶴非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該得也注家但知其借用雪衣鶴而
不知其實指此雪衣女也陳述古和韻云維望一去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
憶去年題別處烏嗚花落客沾衣語意更明然則陳太守放管妓事在熙寧六年
癸丑春也

唐宋詩話注蘇軾雪衣句自注故作隱語其避諱歟謹案注亦後周詔事
未及陳述古和韻

宋 卷五

蘇東坡集為文歌中有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下後蔡相龍加句自注大小
龍齋始於丁晉公成於蔡君謨歐陽水叔關君謨進小龍圖驚歎曰君謨士人也
何至作此事

蘇軾字養直通湖陰席上贈妓鵲鴦天詞云梅柳展妝雪妒曉遠山依約學眉高樓
前無復歌金縷翠雲空餘月滿柳魚與雁兩浮沈法軍傲吳總關心相思恰似江南
柳一夜春風一夜深後湖詞

潘邦字履監院紫巖有紫巖集兩柳子詞云生怕倚闌干闌下溪聲關外山容有舊
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相見鷓鴣聲月下時時誤認瓊月又新低霜又下
更關折得梅花獨自看劉後村詩話題云鏗津懷舊花春絕妙詞選題云題南劍州
妓館絕妙好詞矣

釘字字信遠越州席上官妓歡梅花賦醉花陰詞後半闕云尋傷妝罷人微困更玉
釵斜插嫩梅一枝歸只恐風流羞上潘郎鬢又木蘭花詞次韻贈歌妓收句云傷春
還是懶梳妝想見綠雲垂翠鬢樂府雅詞
李印字蕭遠探梅早春早謝風樓嶺至三山閣折花而歸用歐公詞中措腔作照江

梅詞寄住益明益明嘗許綠嫩嫩待兒見過又於漢籍妓有目成者因以為戲詞云
郎官湖上探春過初見照江梅過盡汀溪流水無人知道花開佳人何處江南夢遠
殊未歸來喚取小童教看隔江煙雨樓臺樂府雅詞

江樓席上歌姬盼盼彈琵琶舞梁州南豐宗室趙長卿贈水龍吟詞宮闈小名後錄
詞綜趙長卿自號仙源居士南豐宗室有情香樂府十卷
蝶訪曰紅裙是醉有如聚蟲綺語豔詞風流自遠記少游有和參寥詩末句云
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老曾讀此詩至末句曰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
編淮海集遂改之如以上所錄各詩詞知不免有譏賤者矣

梅津尹惟曉煥未第時嘗游若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嘗載舟碧澗問
訊蓋遊則久為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父而始來顏色
瘁振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為賦唐多令云頻末轉清商淡聲供夕涼緩傳
杯催喚紅妝慢作梅津集籍為雲新浴罷拂拂地梅津集作水沈香歌短舊情長重來
驚黃鸝悵陰陰青子成雙說者前歡伴不悵離蓮子打鴛鴦數百載下真可與杜牧
之尋芳較晚之為偶也齊東野語

唐書示兒編雜記人物異名郡將前漢書屢延年傳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
也謂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管妓岳七楚雲者追遊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岳已從人
數年矣明且飲於太守蔡舉子高席中見其妹作點絳脣西子之云蓬鶴西歸清真
集作歸來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何
一作無際當時衣袂猶有東風淚碧羅漫志○楚雲楚雲之為之感此則詞本有

蝶訪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美成作詞寄之胡為哉宋史謂美
成疏尚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觀此則其桃薄已見至在李師師家道者至伏
匿牀下竟以所聞語諸詞章輕佻尤甚直毫無忌憚矣

何文鎮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於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麗人也慕何公風
標密解手帕子為贈共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關抱既歸賦感美人一詞隱其小
初以寓結結總之意云分香帕子抹藍羅欲去殷勤重來直待何牡丹時只
恐花枝如後梅初作故避開別來看盡開桃李日日闌干倚惟花無計問東風暮作

一雙蝴蝶繞方叢。何自書此詞。示蜀人趙詠。詠言其張本如此。詞錄錄其詞。詞何
下註。詞
趙詠

朝野僉言。何果初主議。不割地。既而守城事。數自謂宗社將危。後關全人講和。及
傾。信之。復從。駕見二酋。劉西河地。申降於虜。可謂主辱臣死之時。果歸都堂。曾
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與融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無知。
未有若此之甚者。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名浦。為銀匠。惟喜與進士遊。河東舉人入京師。城春。至懷
州。必投其父。罷工。為買賣。幹。仍重資給。以津送其行。時人謂之結秀才。李邦彥性
俊爽。同學者服其。而公然習下。喜問閭閻鄙事。自號為李浪子。大觀二年。擇場。第
一人。及第。善事內侍。內侍多為之累。三選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阿諛。謀師成。至是師
成。為其才美風姿。宣和三年。遷尚書左丞。惟以諂佞取容。嘗無建明。喜誣善。尤能
為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語。綴成小詞。無賴子得之。喧傳里巷。邦彥嘗自言。賞
盡天下。花。踏盡天下。做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彥為浪子宰相。幼老。春。秋。

蝶訪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脂韋成性。媚世悅人。洪忍依違。希榮固寵。可謂
狡黠無賴之尤。若何幸者。而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續沈醉。
挽家妓不前。據將擁之。家妓泣訴於韶。韶皆失色。韶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乃
令賓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既而客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也。○案此則
載入宋史。
王韶傳中。

蝶訪曰。楚莊王云。飲人以酒。貴人以禮。吾不為也。此夜飲得絕。士也。王韶殆
得此言。彼張續。豈絕。士比哉。酒為狂藥。古人所以戒沈酒也。且聞之士。女。雖
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酒不。沈。沈。酒。日。夜。舉。以為。勸。荒。注。之。意。也。斯。語。益。有
所。鑒。矣。

程伊川一日見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是公之詞否。少游意伊川賞之。拱
手。遂。謝。伊。川。云。上。尊。尊。尊。安。得。易。而。侮。少。游。怒。而。逝。近。日。郎。閣。春。一。官。故。周。顧。者。
作。瑞。鶴。仙。道。之。其。末。向。云。醉。歸。來。不。悟。人。間。天。上。雲。雨。難。尋。逐。迹。但。餘。香。暗。著。羅。念。
怎。生。忘。得。其。詞。固。佳。也。但。天。上。豈。是。作。歡。慶。其。親。慢。又。甚。於。少。游。○案。此。則。開。評。

成都富春以羣鳩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

春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洛名德之後。號道山
公子者所作。清波雜志。

案。堅。錄。集。載。改。海。堂。詩。謂。宋。鄭。剛。中。鎮。蜀。春。故。閨。玉。忍。民。間。道。地。延。燒。所。居。富
春。坊。鄭。於。火。中。獲。一。旗。上。有。詩。云。與。清。波。雜。志。及。他。所。見。紀。述。皆。作。釘。一。牌。
異。不。知。諸。人。獲。何。所。據。也。

花光寺仁老。作墨花。陳去非。題五絕句。感。廟。見。而。喜。之。召。對。權。用。畫。因。詩。畫。人。遠。為
此。畫。紹。興。初。僧。仁。老。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揚。補。之。諱。遂。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
之。所作。後。益。超。出。格。調。尤。高。然。屬。次。醉。餘。雖。鳩。館。牆。壁。有。他。有。求。者。往往。作。難。爾
醒。雜。志。

蝶訪曰。小有才而不用於正。皆薄於操行。不自貴重。顧藉者也。久而特。非。張
有使人不屑齒錄者。
狂妄

謝布孟每押。謂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朝夕與賤。獨不愧名教乎。希孟欲謝。他
日復為娼。建。驚。樓。象。山。又。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
何。即。口。占。云。自。遊。抗。機。雲。之。地。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
然。知。其。侮。也。家。語。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柳。有樂章。集。然。薄。於。操。行。當。時。有。為。其。才。者。上。曰。得。非
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儂。薄。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
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所。宜。戒
也。○案。此。則。亦。有。

詞苑叢談。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浮豔。詠歌之
曲。傳播四方。嘗賦鶴沖天詞。末云。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
斟低唱。柳後改名永景祐。元。年。方。及。第。

畫樓錄柳三變。既以詞詞。忤。仁。廟。史。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要。公。曰。賢
俊。作。曲。子。歷。三。變。曰。似。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雖。作。曲。子。不。曾。道。得。綠。線。一。條。
懶。拈。伴。伊。坐。柳。遂。還。
夢。漢。筆。談。和。魯。公。有。豔。詞。一。篇。名。香。蓮。集。後。後。竟。乃。嫁。其。名。為。韓。氏。今。世。傳。韓。氏
香。蓮。集。乃。疑。所。為。也。疑。生。平。著。述。分。為。演。論。游。藝。孝。悌。疑。獄。香。蓮。金。六。集。自。為。

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金一禁，不行於世，屢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擬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信家藏諸集，皆曾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蝶訪曰：細行不矜，予人口實，石音和凝，曾貽曲子相公之譏，晏元獻始相類耳。至柳三變之纖桃狂悖，卒以此不致顯位，尤足為戒也。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遊京，寓溫祐內子。宗學時，齊與太學，後身齊爭，效魏華喬，挾府等諸僕為助，遂成大閹，押往信州聽譴。因與時貴遊，從廢唱，放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斗州無頓閒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於辛雜識。

查本齋集，專有一等野貓兜下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英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設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杜敏龍公知湖州，士人遊毘陵，挈其徒飲娼家，顧謂一騎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連遣有司持酒有來，李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尉以飲食至，甚為豐腴，有一聲響，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處，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騎卒，乃兵馬。

都監所徵，士人枚戒，就使庖買飲食，以始坐客耳。李乃杖騎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慰之曰：倉卒遠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夢漢筆談。

蝶訪曰：若林喬若士人者，孟子所謂此亦妄人也，已矣。何足齒論，所可異者，以習禮敦詩之地，為徵歌選舞之場，悖禮傷教，罪莫斯甚。宋李三學益橫，亦積新使然，誰東國鈞，不能辭其咎矣。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即東老之，子家饒於財，少遊京師，入庫，好押遊，時祭以登儀，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撤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案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撤珠，即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十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盡歡飲，至夜盡為還所直而去，於是家後之聲滿三輔，既而推策，盡買園子監書，以踰時，賈收松老，隱居茗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杭梅熟，塞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雞橫說，踰跼齒白，圓勝吸，腦斗膏，紅蠶須，園老香研，柳，莫藉，危丁細，壁，意分奇，橫塘。

漢上春，持螯莫放酒杯空，松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知韻賦之云：彭越孫多伏，下展蟄，蚌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策飛，鏘，終烹，小眼，紅，喇稱，吳兒，才似，鏗，學，慚，湖，女，手，如，葱，獨，滿，盤，內，秋，騰，寬，不，比，溪，邊，夏，放，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為，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盤，腹，無，端，苦，動，風，團，離，遣，卻，勝，共，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數，家，頰，海，酒，醞，成，何，處，汗，園，愈，好，收，心，跡，滑，蛇，穴，母，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真，代，人，謂，賈，秀，才，駁，真，駁，若，以，為，笑，沈，所，指，園，離，謂，此，賈，季，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於辛雜識。

朱緬父子。宮闈小名，錄雙荷葉，標老侍兒。

案淵鑑類函，分類字錦，皆引墨莊漫錄，毘陵士人詩，而未及沈賈詩句，因考于史，精華動植部，介類，引齊東野語，從賈隱居，若城，載起，與此，則無異，惟賈詩內，作喇稱，吳兒，才似，鏗，喇字，蓋誤，檢查，康熙字典，喇字，集韻，色角切，音朔，吼也，字。

意與才似，鏡相呼，應亦斷無，用喇字之理，殆鈔舛誤耳。

楊天中，將北渡，何武，莫出，故作會，文中，清狂，不喜武人，運飲，三杯，不揖坐客，上馬，馳去，索覺，範詩，送行，詩云：蘭蕙聚，桂，容，花，輪，環，侍，兜，三，杯，吾，徑，醉，四，座，汝，為，誰，但，覺，眩紅，燈，了，不，聞，歌，吹，翻，然，上，馬，去，海，月，解，相，隨，石門文字禪。

庚子年，且，歲，先，君子，佐，關，清，暮，時，方，壺，山，大，棕，為，禮，贈，軒，王，適，實，之，與，方，為，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富，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宴，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適，實，之，被，酒，且，道舞，適，揭，之，運，去，旁，若，無，人，一，座，為，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為奇，事，實，之，諸，人，登，甲，榜，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為，正，字，且，因，輪，對，及，故，相，摺，權，理，宗，曰：姑，置，衛，王，之，事，適，即，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運，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適，後，歸，里，自，稱，較，賜，狂，生，賞，賦，沁，園，春，詞，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巴，押，赴，瓊，崖，齊東野語。

詞綜補遺，王適字實之，與化軍仙遊人，有履軒集十六卷，詞附，閨妓，吳宜，善舞，王適狎之。

仇胃用事職為殿師時松知錢塘縣論事職以結仇胃仇胃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
百十市之至則威供帳舍諸中室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仇胃意解復召姬具言松
謹待之意仇胃大喜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聞旬遷監察御史
權右正言諫議大夫松滿歲未遷意殊快乃獻一妾於仇胃曰松壽仇胃訝其在
問之答曰欲使飛賤姓名常家記憶焉除同知樞密院事自軍邑至執政才四年宋

宋四六話無名氏慶元黨錢塘知縣程松遠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仇
胃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有處汙穢而不羞莫此
為甚之語蓋謂此也

丹鉛總錄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論韓侂胄之惡並欲程松之納妾
仇僕售妹蘇師旦獻妻書奏仇胃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死於獄近觀歷
代名臣奏議可謂詳矣而岳奏不在其中故表出之

南宋雜事詩錢塘沈嘉轍有詩詠其事云呵殿歸來報舉觴迎門三十六鷺驚南
園又有聞風早逐星歌過別房

考宋史華岳傳岳上書具詳傳中有程松之納妾求婦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
妻入閣等語

蝶訪曰此輩煙管狗苟論事權姪以求求位正如宋之問為二張持鸞豈不復
知世有羞恥事遑顧千秋唾罵乎

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熾梅以秀慧聞於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
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還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
乃自名蘇氏之出子陳華總司計為建景蘇樓於眉州市以悅之慶元黨禁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前充至令妻
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韓持國
至謂其弟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

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語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私宅招逃軍三百人役之千時乞
許既至都者其質斬訖乃奏會除穎州而止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時嘗下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下
知深州永年復為州監押益相親睦遂至通家既而下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書

庫下為子提舉監司楊繪繪遂為之永年嘗置酒延下繪於私室出其妻問坐妻以
左右手搦酒以飲下繪謂之曰白玉蓮花杯其髮押至是後永年盜賣犀書事發下
獄永年引下繪嘗受其餽送乃嘗納賄賈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
有兩制交通匪人至為惡利遂繪翰林學士知制誥降為荆南副使落不待制降監
舒州靈仙觀明年下卒於殿所繪性少真無檢束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
一日出家妓止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家氏及第為荆南府學
教授尤少士檢舉醉押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視之大以為恥此妓入
捷於屏後師文難席排繪使呼妓出繪愧於其妻遂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毆繪賴眾
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為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宋制筆錄○崇寧文官
至私室出
妻備飲事

蝶訪曰此輩希榮慕祿獻媚乞憐久而藏逆惡聲有使人不屑齒錄者因憶明
末紀事補遺謂錢謙益以彌縫阮大鍼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為阮奉酒既贈
珠冠值千金謙益命柳報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合觀後先淫昏論媼如出
一轍若輩蓋有師承知異哉

韓之純輕薄不顧士行之人也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遊嬉好為淫媾之語又刺
淫戲於身膚酒酣則示人為羞之而不自羞也知漢陽軍不為吏民所欽蓋淫戲
以中司宣諭判署之純論奉之激問湖北漕臣李某財計事李某儒者據案橫行移
而巴諸州財計則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知其然之純嘗為湖北總領司屬官粗知
財賦所出納一日間見純具言湖北財賦激大喜之純乃諷漢陽士人請激舉其才
許以重酬激果薦舉之純除湖北運判填見純有職敗失官人王訓者字子厚居於
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皆娼妓結識總漕兩司屬官時復厚飲於訓家
訓出羣娼以奉之淫穢靡所不至兩司公事獨割占斷請鄂州人呼訓家為淫窟
又呼為關節塌坊之純為總領司屬官時常往來訓家至是惟訓畫夜無聞自此通
關節請職公事紛紛矣三朝北盟會編

趙楨字表微天聖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楨厚結劉美人家媿
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楨楨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為笑

蝶訪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宋史論楨目為儉飛觀此進不以正卑

馮拯振騰頗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為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名固老故也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其父南遊阻於廣中回廣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已遇為守愛而異待之忽值娼家有訟遊俱至庭魏見之甚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為主張而欲則衰矣後以別頭登第為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旋以言去其處鄉專以騎脅為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致歸老益貧淫凡遇妓則跪之畧無羞恥之心有二婢曰周勝雲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憤不樂也既而方遊金陵奇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遂開杜陵之門勝雲者竟為豪客挾去方歸惟有悵悅而已遂作二詩云鸚鵡籠開綠綵籠一宵飛去為誰歡早知點極心腸別肩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舊玉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未舉登科用可得妖姬膽不寒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肯舊片時中陡忘前主能為奴卡事他人更不忠玉梳空亡無易馬絲桃猶在夫隨風何須苦問沙此自是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觀及聞

必以荷葉包飯食有檢袖於衣中而歸道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問荷已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答不為恥尤是回為庶官時嘗賦梅花百咏以諷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賂方時為安吉海處偶及已遂反風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為人有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安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注編駢否專諷忌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為必踐切言此矣通尋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外盡效北裝跨馬而還自有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適括當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室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來抗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食糧長殘餘餘遂疏為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矣

宮闈小名錄柳七詞秀香家住桃花徑秀香妓也

芥舟振記柳永字耆卿死後家無餘貲郡妓合金葬之每春月上塚謂之吊柳七避署錄話水終走田員外即死於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揚州府志仙人掌地名在儀真縣之西有柳耆卿墓

陸游為韓作南園記韓喜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摩既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綉紅綉之語四朝聞見錄

宋史陸游傳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開古泉記見議清議

詞統陸放翁之出也韓平原招致之一夕夢故人相語曰我為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去矣若能暫為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紀之云白首歸修汗簡盡每因囊粟數休憐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此則錄自南園雜記

詞苑叢書陸放翁特酒類一夕夢故人語曰我為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陸蓮賦鶴橋仙感舊詞云華堂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蒙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

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依蓬三扇斷嶺洲煙雨鏡湖原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

徐冬序錄韓侂胄當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贊嘗舉南園為揚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韓志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

誠齋集韓侂胄舉南園屬誠齋為記許以掖垣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侂胄權日盛遂憂憤成疾家人不敢進却報通族子自外至言侂胄近狀萬里痛哭呼紙書曰

森巨專權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別妻于洛華而逝

香祖筆記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為世口實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有郵城

春官第進士自作南園記鑿石以戲韓以陸記為毒卜鄧石遷之地韓敗誠齋得

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南宋雜事詩仁和趙昂有詩詠其事云掖垣清職棄如蓬片石休嗟瘞草時不敵

四夫人摩既錦綉紅綉索新詞又錢塘竹曾詩云報國翻成去國衣葉官有許沒

垣回如何鑑水聽堂老晚為南園撰記來南園雜事詩注

庶齋老學叢談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誣曰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
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
所守必正可任則任可止則止斯不失為君子如疏察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
悲夫

直齋書錄解題疏集三卷高似孫撰似孫少有俊聲不自愛重為館職上韓侂
胄生日詩九章每首皆暗用錫字寓九錫之意為時清議所不齒

齊東野語傅伯壽為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啟贊之曰澄清方效於范滂
跋尾遠達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
願出陶鎔由是擢用至登書樞密院事韓晚追三官奪執政

程史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魏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
律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當當湖巨室嘗氏得男焉律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
幣請於嘗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迂論中用魯公
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
符大怒不諭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韓侯之觸謂禍福

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蝶訪曰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惟為造物所嗾
亦定為清議所恥此士人當修身以俟時也

又曰一朝家垢千載遺羞放翁晚年再出竟不能堅其所守前明湛甘泉尚書
若水以理學名而嚴分宜鈐山空集序獻諫甚至時甘泉年已八十餘士林鄙
之若不阿權勢如誠齋者風骨幹然洵不易得也

胡大監曰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童給事儼知揚州遇之特歡載高投標以留之
一日送入後館出姬侍列餞餞其宴豆皆上方香器飲酣胡謂童曰吾輩出於諸生
難得或不棄來日能狂駕故舟數杯可乎童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羞貧家生
平未識可畧假舟中聯以誇示刑叙得否童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滌以
巨盃盪之對面封詔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乘風管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
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童同年否胡曰見之非類又曰童望之
材氣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樽前胡謂童曰聊假二十楮創立蠶湖別墅

一絲郭尾才罷便富謝病扁舟釣於越溪間能隨螭繞角非公不得已贈
白金三百星即為釣溪一醉巨頰領領之不為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思平蜀有功恃
勢邀寵濫溢恐難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且託為褒詔一非事貶且削籍為典午竇
潯州安置馬江註

押廳
張文潛初官通許善營妓劉淑女詞賦甚為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為郎巧笑
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窗窗外三更夜雨衾別離從教燈灺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
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蟾蟾如素領圓應新月蟾蟾引成密
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臙脂北城月落烏啼夜
便是孤舟腸斷時侯離筵

詞苑叢談張文潛初官許州善營妓劉淑女張作少年遊詞云含羞倚醉不成歌
纖手掩香羅倦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樓波看朱成碧心還船脈脈雙蛾相
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為秋蕊香寫意云舉扇疏疏風逐一
綫香飄金殿朱闌倚過黃昏後廊上月華如畫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憐此情不

及牆東柳春色年年依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惟張僅此二詞

案張文潛名耒有死邱集朱竹垞詞綜載耒詞三首少年遊秋蕊香外尚有風
流子不惟二詞也

賀方回春一妹別久妹寄詩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
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用所寄詩成柳色黃詞州州石有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
芭蕉不展丁香結之語龍改舊漫錄

東山寓居樂府賀方回柳色黃後半闕詞云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
已是經年香香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
涯兩厭厭風月

楊誠齋師某處有教授押一官妓誠齋怒黠妓之面將遣之教授酌酒與妓作別賦
眼兒媚云雲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鉤遮三年兩載十閨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
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陸起不照交心誠齋得詞方知教授是文士因
舉妓送之或曰帥為孟之姪教授為陳詭非誠齋也詞苑叢談

貴耳錄楊誠齋師某處有教授押一官妓誠齋怒黠妓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故

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為別賦眼光媚云云賦眼光媚云云賦眼光媚云云

官閣小名錄江柳與教授陳洗狎賦賦眼光媚媚詞送之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翠等字世謂之至寶丹其猶子仲甫字明之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冷落大刀頭玉勒歸期到秋紅錦奇魚風逆浪紫蕭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年別香蠟規人徹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海雨是蘇州句意甚工而富豔奇巧蓋得公家法也歸田詩話

後山詩話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翠以為富麗而其元謂之至寶丹

蘇勝瓊長安妓歸李之問有鸚鵡天奇別李生詞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窗風光滿到明詞綜

官閣小名錄蘇勝瓊長安妓李之問贈之為細君促歸蘇奇詞云枕前淚共簾前雨隔窗風光滿到明妻於篋中搜得之大喜遂出妝奩資夫取歸

蝶訪閩北夢瑣言載江淮間徐月英亦唱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坐惜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

宋

卷六

宋

卷六

九

簡閱窗滿到明辨勝瓊為馮天詞收句蓋取徐月英詩閱窗風改簡閱恰合詞句

陳汝字夢和莆田人宗室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唯一娼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汝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遠喚起一聲腸斷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寫汝之手也又有春晴詩曰暫然飛過誰家綠鶯地香來甚處心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吳堅志

劉遵統水村宋李隱居不住入元以為官延平教授有水雲村吟稿詣金門詞注臨汝有歌者稍為咸高中嘗與吟朋友醉其樓對子唱賀新郎詞至劉郎正是當年少天教賦與許多才調之句吳謂予曰古曲兜今日恰好使僕子因此意作小調題壁明日遂行後二年訪之壁間醉墨高存而人已他適矣然舊詞多有見之者始錄於此詞曰眉樣小紅燭畫樓歌曉唱到劉郎頻笑道古詞今恰好深衣銀屏看長明日離鞍處香一响春風容易曉三生思不了詞綜補遺

四庫全書閣目錄陰居通議三十一卷元劉遵統撰雖宋之遺民初亦避迹然晚歲終食元祿稱隱居非實也

案詞綜補遺劉遵列在元人中亦貶之也例應然也惟賦此詞時猶宋咸淳年

問事因錄之尚有相靈鼓瑟一詞錄入感感門

蜀娼類能文善薛濤之遺風也故翁客自蜀披一妓歸蜀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各作詞自解故即韻各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香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總是那箇先生教底不奈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任他顛顛相思已是不曾聞又那得工夫說你或說翁翁披蜀尼以歸即此也又傳一蜀妓送行詞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若上春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齊東野語

陸放翁在蜀日有所賦詩云若玉當年未破小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顛蓬窗飛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賦詩有云金鞭珠彈憶春遊萬里橋東春重樓夢情晚風吹不斷書憑春雁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

不語有吳雲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衰馬輕狂狂錦水滄波最華地作閒人金壺投前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聲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又以此詩錄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表馬錦江濱酒醒紅塵黃金選勝驚花海倚疏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博華髮滿紗巾

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汝名何似身軀欲為吳美說吳這回真箇聞人前輩流風雅韻猶可想見也齊東野語

徐鉉字鼎臣附書鍾即中因寄京妓題寶詩云暮年橋下手封書寄向江南問越姪不道諸郎少歡笑經年相別憶無窮齊東野語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性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傳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木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盼之書也墨莊漫錄

官閣小名錄馬盼盼東坡字補寫黃樓賦

勝飲為黃樓在徐州東坡知州事時建

輿地志黃樓在城東門樓也宋熙寧十年河決蘇轍為守卒全徐城乃即城東門起大樓樓成望以黃土取剋水之義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朝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流中有美人飛翰子若取其意以代為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若溪漁隱曰余以陵陽其間之子若十絕為為亞卿作皆別

難之詞必亞卿與妓別于卷賦此詩其詩云安願為雲逐畫橋君言十日看歸船
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琴應事羞離酌酒強回頭縱言眼淚偏饒淚莫道心癡
不解愁亦佳句也舊唐書

秦陵陽集韓子蒼絕句十首為亞卿作不惟於此二首可見亞卿與妓別于
蒼代賦此詩也如君去東山踏亂雲後車何不載紅裙羅衣泥盡傷春淚只有
無言持送君又云初合雙琴說後期相盟不在已相知來時休落春風後卻漫
嘲僕子滿校意亦顯見

歐陽文忠公聞居汝陰日二妓甚稱如不足稱又忠歌詞盡記之遂知約他年當來
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不復見矣現第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
樹子有詩留懶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一作春色去海棠空應恨我來後三十年東
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後續錄

歐陽水叔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為西京留守梅聖俞尹師魯同在幕下一
日宴於後園宴畢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錢責曰未至何也妓云中者任涼堂
睡覺失去金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雙雷池上
雨一作雨聲

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蘭子倚遍欄干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樓外
亂畫樓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豈紋平水雨雙雙枕旁有墮釵橫塵昏擊節鼓滿對
送歐而令公摩惜錢詞花叢歌

野客遺詞歐公詞曰池外雙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不曰水晶雙枕旁有
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幕時與一官妓往再郡守得知令妓
求歐詞以遺之公遂賦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
枝相映水紋暈上琥珀拋旁有墮釵雙鳳翹又池外雙雷亦用李商隱芙蓉語外
有雙雷之語好風微動塵旌用唐花間集中語也

六一居士詞歐公浪淘沙詞云今日北池遊淺淺輕舟波光激激柳條柔如此春
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酌金盞縱使花時常病酒
也是風流此詞酒邊作風情正復不淺

英檀部詩話歐公小詞開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云一卷多有與陽杏花間相雜春
亦有鄙棄之語一二則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
二百餘首所謂鄙棄之語往往而是正不止一二也

蝶訪曰水腐而後城蟻生酒酸而後醜雜集理之自然也若歐陽文忠平生絕
不作一綺語豈詞彼無名子亦無由而詬况蛇杯弓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
宛如目擊傳諸後世真偽難分是以君子當自慎也

抗妓樂苑作與施酒監甚施嘗贈以下算子詞云相逢情更深恨不相逢早識盡
千千萬萬人終不以伊家好別爾登長遠轉覺添煩惱樓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團芳
草死答云相思似海深萬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使我愁腸斷要見無由見見
了終難判若是前生未有緣重結來生願詞花叢叢

梅聖俞龍巖曹氏作一日曲為曹也名溪漁隱曰余聞兒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詞意
乃為南陽一娼語難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為之耶其曲云妾家鄧侯國有愧却耶
娼世本富情綺綺愛比明珠十五學粗刺未嘗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
七善歌舞使君選宴娛自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在舊屢接朝大夫相敬不
及憶何異道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髮從此為暫隔尤恐疏如何遠從官
去涉千里途即跨青驄馬要乘白雲騎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鴛雙雙
依綠浦不如雲間鶴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

險一心思否子便擬見梅花梅幾時頻拍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為歌金縷
晁無咎和李杲雙頭牡丹有云一為新獲吳宮怯雙隄初臨音帳羞月底故應相伴
語風前各是一般愁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者一時晁冲
之叔用每會飲多招宿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
者門弟尤峻叔用追感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具京華
縱步曾遊小小家有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使楊柳垂珠箔對櫻桃
卷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誤作棋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臺青鳥
雙遊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挑出隔牆花著銀釵雲雲侵臉薄衫寒玉照
其微曉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某
吹笛哀絢武震擊劍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逆之以聽其歌或顯顯無
復向來之態矣建康

宮閣小名錄崔念月汴京妓與師師齊名晁無咎有雙頭牡丹詩又有趙元奴
白懶離中瓦前汴京中瓦前娼戶李博士

三朝北盟會編高書有直取金銀指揮奉聖旨仰再山何某周旋李光只今直
取楊球張補妻先臣李宗祐張師賢宋燁李宗祐董厚下項逐家金銀元豐庫送
納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曾經抵應娼優之家並籍官袁燾武憲史彥將王人
及蔡種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兩銀五千金人入汴富家黃金五百萬續散說
政和中袁燾為教坊判官一日為蔡京妻傳言王女詞稱詞難走句云有官輕
分憤學女真梳掠上見之改女真二字為漢宮蓋當時已與女真盟於海上矣而
中外未知帝思其語故亂易之也

南宋雜事詩錢塘屬鴉詩云蔡琴吹笛共流離中瓦句欄又此時檀板一聲雙淚
落無人知是李師師
素夷堅志江浙間伶女有所謂合生喬合生之稱呼妓為生未知始於何時徐
虹亭本事詩載袁宏道中郎傷周生詩題下注吳人呼妓為生蓋亦沿宋舊耳
劉學箕字習之自號種春子隱居不仕賀新郎詞注白牡丹京師妓李師師也畫者
曲盡其妙因賦之午睡驚驚起樓臺偏籠綠未整鳳奴斜墜宿酒殘妝無意緒春恨
春愁似水誰共說歡厭情味手展流蘇腰支瘦數黃金兩鈿首銷歸心事遠仗誰寄

衡簾漸展晚風細對梧桐消陰滿院夏初天氣回首春空梨花瘦屈指從頭暗記怨
薄倖拋人容易自斷孤鴻沈雙鯉恨蕭郎不寄相思字幽恨檢檢眉翠方寸小欄
師師今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細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
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錦原衣家勝錦未起鏡亂霞垂地都城池
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骨一點小於朱蕊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
情十里詞苑畫歌

本事詞云張子野為汴妓李師師特製新詞題曰師師令考歷代詩餘非蜀賦
秦少游贈汴妓李師師生查子詞云遠山眉黛長細柳腰肢瘦妝罷立春風一笑千
金少歸去鳳城啼說與青樓道看遍瀛川花不似師師好詞苑畫歌
詞律載秦少游一叢花詞云年來來作海嶼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凝疏簾半卷微燈
外露華上煙裏涼聽鶯聲亂拋恨人不起彈灰唱新詞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索
絲相應妙舞清歌夜又還對秋色嗟嗟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補注謂此
詞少游贈汴妓李師師作也詞律補注
山谷過瀘州有官妓盼盼官龍之山谷賦以浣溪沙贈之云髻上鞋兒四寸羅唇

邊朱唇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淚料得有心憐宋玉低徊無奈裏何生有分向
伊願盼盼即前唱憶秦娥詞情酒詞云年少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發官逐而今
老更惜花深然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為我同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
歌頭上春風紅軟詞苑畫歌

案詞苑畫歌此則引古今詞話而特辨之謂浣溪沙髻上鞋兒一詞見淮海集
古今詞話乃以為情活翁蝶訪檢秦張詩餘合璧少游詩餘中有浣溪沙詞紅
塵作紅粉向作共依回作只因詞綜載瀘州官妓盼盼所歌詞詞名作惜春容
情活翁不知宋竹垞何所據也侯再考

秦觀字少游嘗眷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溪沙詞中二句云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
當戶照綢繆故月三星蓋心字愛其善狀物故書之○注此乃誤記東坡詞耳少游
詞云一鈎殘月帶三星也詞苑畫歌
四庫全書提要泊宅編宋方勺卷注亦宋人手筆
淮海詞少游贈陶心兒南柯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燭清淺梅殘回宿酒未全醒
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鈎殘

月照三星未句暗藏心字子瞻請其恐為他妓所賴也
高齋詩話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奴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
云玉佩丁東別後看是也又有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鈎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
困學紀聞或答洪舜俞云曹貞大有潔白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
詞

程公闕守會稽少游客寓館之蓬萊館一日席上有所說自此春春不能忘情因賦
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
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
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少
游用此語也藝苑雜錄
利登字履道有散策一卷綠鴨頭詞後擬云昔相憐關山咫尺今相望咫尺關山是
妾心關是即無分妾無緣都休問金枝雲裏何日跨金鸞盟盟在香囊暗
解終信雙鴛鴦隱居通議履道實有所屬意春中更賦賦玉塵體數十篇以寄興
此詞及過秦樓一闕皆為絳情之作詞律補注

慶溪管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字龍之既而得請
玉局之詞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包金黃菊減翠重成秋暮風煙使君歸
去十里倍清然兩度未橋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爲愁
煩梳洗懶尋思陪離把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奈牽牽聞道竟飛羽駕看有是玉局
神仙應相許銜煙破霧一到洞中天隨筆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如失身妓籍蔡相帥成都始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
若樽前成一小闕便可除免尹曰乞脫調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蔡曰汝排十
九用九字即便應聲成詞云韓愈文章蓋也謝安才調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鼓勸
一危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龜頭金鑪玉殿瑞煙浮名在甲科第九蓋京奏
名第九也花草辨編

復齋漫錄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
能詞因命瓊即席爲之乞韻以九字瓊即賦詞云云
案復齋漫錄瓊詞才調作性情開宴作美高過作高第名在作高占詞同而
地與妓名皆與所叙亦與官閨小名錄載尹溫儀成都妓俟再考

張叔夏淡黃柳贈蘇氏柳光詞云楚腰一捻羞前青絲結力未勝春嬌怯暗託鶯
聲細說恁麼有心關雙燕正情切奈枝未堪折應不解管離別奈如今已入東風曉
望斷章臺馬跡何處問了黃昏港月又應美人題注余昔賦柳兜詞今有杜牧重來
之款刻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住隨風好去落誰家因作憶柳兜詞云修眉刷翠
春痕聚難窮愁來處斷絲無力短韶華也學落紅流水到天涯那回錯認章臺下一作
柳卻是陽關也一作待將新恨趁楊花不識相思一點在誰家山中白

張叔夏意難忘題注中吳車氏號秀卿樂部中之翹楚者歌周美成曲得其音首余
每聽輒愛數不能已因賦此以贈余謂有善歌而無善聽雖抑揚高下聲字相宣傾
耳者指不多屈曾不若春柳秋蟬聲響於月華煙砌間絕無僅有余深感於斯焉
之賞音宜亦善聽者耶其詞中間有怕誤卻周郎醉眼倚扇伴遮底須拍碎紅牙之
句已具見其稱賞矣又奇車秀卿減字木蘭花詞云鎖香亭樹花豔烘春宵卜夜空
想芳遊不到秋涼不信愁酒海一作連歌一作纖月色平分箇一半誰伴孤吟手臂黃
花碎碎心山中白雲詞

不知何處尋隨道覺恨還嘆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情煙水深又有贈美情好事近一
詞起句云憑酒愁懶滿身雲酒暈淺融香頰又收句云伴梨花枝嫩笑潯波一瞥
蓋中寓其名也山中白

案張叔夏寄贈各詞如蘇柳兜諸妓及狹邪門所錄沈梅嬌諸妓又感慶門吳
子雲家姬愛菊未必盡宋李人惟叔夏爲宋李遺民入元不仕柳兜等藉其歌
詠以傳正不必拘其爲何時人也
詞律載毛滂別銀燈詞云兼下風光自足春忽到席間屏曲瑤瓊酥融羽觴蟬鬪花
映却湖寒綠泪羅愁獨欠何似紅圍翠簇聚散悲歡前遠不易一杯相屬頻別銀燈
別聽牙板尚有龍膏堪續羅囊滿錦瑟吟依迷醉玉按原題云賦情歌者蓋澤民
自製曲故即以本詞句爲名正是此調鼻祖次白春忽到葉小庚天籟軒詞譜無忽
字花草辨編同詞律補注

詞名集解別銀燈宋毛滂製此詞題云同公素賦情歌者以七疾拍七拜勸酒因
詞中有頻別銀燈語遂取爲名
蘇子瞻中杭州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東人過之而澤民與妓瓊者善及秩滿辭
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云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
瞻歎曰郡寮有詞人而不及知亦之罪也翌日打簡追回故洽數月西湖遊覽志

清波雜志淡濕蘭干花著露恁到看春碧聚翠眉乃淡也見郭棣家傳然則眉
若此恨平分秋更無言語空相礙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
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
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州志

詞錄毛滂字澤民有東堂詞二卷陳賈齋云澤民他詞雖工未有能及此者
蝶曰曰黯黯愁侵覺絲絲病欲成須知滿岳驚強半爲多情此情帶憶來夢也
韓娥賦詩也甚哀情之惑人也致疾殞身骨由於此若畏其富怖其妬奈何
士人每以多情自詡哉

宋雜卷六終

嬉戲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適是邦國守子瞻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不難判自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一妓名唱色技超絕為一郡之冠亦援此例子瞻惜其去遂判云致召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善謔如此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堂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詞判其牒尾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也

皆能師古曰良人謂妾也僅御則兼婢矣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輕軀其儀象士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攝十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兩寒妓罷然不悅而去

宋靈異寺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秀妓後衣鉢一空為秀奴所絕僧迷德不已乘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東坡為郡勛之見僧手臂上刺有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憐之遂成狀作踏沙行以嘲之曰這個

容粉黛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州十八百區杭橋在麻連巨阡陌而遊惰之民質籍其間者十凡非為客家修行

也避差役為私計取以故居積貨財貪善酒色鬪爭訟公然為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嘆息於此

東坡雜錄載張子野語奉妓曰此爭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倍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梳

唐元微之賤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曰花枝臨水復臨颺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種舉夜來曾有鳳凰樓謝師厚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千首多佻俗語性滑稽嘗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宋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宗朝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章自命尤自矜為詩上皇稱善師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未云用心勤若是新詩吟安

王庭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即叙其寒暑之狀云

戶入房來笙歌歸院燈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雲頗有脫氣難避

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年木察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溫雅注

後宋公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

會。來公今之詩於野野即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木曾語。魏家

司馬溫公詩話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

放翁題跋魏先生草堂集跋按國史野陝人沈存中筆談以為蜀人居陝州不知何所據也予在蜀十年亦不聞野為蜀人筆談蓋誤也慶元戊午得之書肆龜堂病叟手識

案堂卷揮犀彭乘以野為蜀人卜居陝州據以上所考彭亦誤也

范內翰祖高作唐鑑名重天下坐實錮事久之其幼子溫字仲溫亦與吾善政和初得為其盡力而朝廷因遣其恩數遂官溫馬溫實奇士也日遊大相國寺而諸貴蓋不辨有祖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溫嘗與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各不顧溫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歡洽侍兒者始問曰此即何人耶溫遽起入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塔也詞也詞也為神傳海閣者多絕倒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也乞新詞於錢子瞻子瞻因直方新長正室而錢塘人好唱

宋

三

陌上花緩緩曲乃因其事以戲之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晚鐘聲多情好事與君還新賦試餘港明月空江香霧著雲籠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詞說

香祖筆記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喜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致無他難天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為陌上花絕句云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猶歌緩緩歸

稼軒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聲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體不數日果勿藥乃跌前約整整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亮那得許多錢帛只有一箇整整也合盤感得下官歌舞轉淒涼勝得幾枝笛觀者者般大色告媽媽料想一時戲謔風調不厚謝志

王介甫說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蘇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庭之上坐

有故人喜諧謔兒人家後房或北里娼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

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蓋被悅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年數百歲取爾

王梅運勾背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散常崇奉余余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顧櫻否余欣然為王勾得對可說

蝶訪曰大不觀蘇文忠體態為黃沙枯體本是挑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死了四語何異生公說法蝶訪因下一轉語當時挑李面即是真皮囊吾願遇德者遇桃李面即作真皮囊想再作枯體體想以此二念常持於心好色之念自然熄矣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三十四皆俊性者是也張無盡過黃州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住塔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微草鄭越姓稱孫美陶齊兒於玉潤之家一瘦足矣侍坐於冰清之側三英聚兮春語紀聞○無城四六

杜起筆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朋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裴論曰聞卿出居即滿園紙帳如一行脚信真難及也起筆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真父戲之曰

吾蜀人如劉詔美馬團仲及僕蓋皆無事矣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極登閣鼓許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筆方為言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氣之厚宋紀

諷語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為國之華羣居年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齊有治春秋陳生吳安門一娼押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義其意以為財通富有饑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遊迷而不返之病謝志

清異錄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為鄭世尊而巳又問何謂曰鄭子以奔姓故行乞安邑幾為餓鬼佛世尊欲與一切眾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而乞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

江淮閩浙士俗各有公議細民或相抱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娼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直酒大合兩部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諱火柴頭揚娼自恃會存意輕屬城故令

守直酒大合兩部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諱火柴頭揚娼自恃會存意輕屬城故令

楊梅公詩也此堂故址益顯者云

宋西遊覽志載有美堂在鳳凰山卷誤也

劉貢父知長安效有茶槍者謂茶槍者以色慧稱貢父惡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

還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

渭城唱一作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水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

里近貢父貢父通病酒未起水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

酒病水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亦能病人多矣錢庭

素過庭錄侯館錄所記相同皆作貢父余懷宮閣小名後錄載茶槍長安燒劉

原父春之有詩誤作原字耶抑別有所據耶俟再考

樂善錢劉貢父博學有以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

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天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遂合驢鳴其

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錢作風疾鬢眉墮落鼻梁斷壞告不可言一日

與蘇公子贈數人各引古人聯以相戲子贈遂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狂狂

壯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噉貢父但愴感而白自此益漸愧轉加困劇而殆蓋好謔

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善者終吉哉

宋史劉敏字貢父與歐同科拜中書舍人為入疏偽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

怨讟終不能改

昆氏客語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

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蝶訪曰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諷諭之語先發者未必切

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不知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古人嫌陽多起於

俳諧不如戒而無之豈惟全免實免禍之道耶

揚泰字之美若祐米為園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穎州好收法書蔡君謨多從借

搨歐陽文忠公見其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詩云揚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

脫樂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感以錦囊琴瑟藉團團

卷有時倦臥聽琵琶仰看屋梁來呼童旋梳洗滿額花鈿點黃眉雖強可愛眉目秀

無奈長飢頭顱縮亦可見其人也地注

朱蘇詩苑注敘歐陽公詩僅揚兒以下四句檢閱文忠公詩鈔上下落入八句

南陽集雜字持國有和李寺丞詠楊之美家琵琶妓詩客來呼童理絃幸滿目

狼藉施鉛朱樽前一聽啄木秦能使四座改觀為歡娛有時陳書出眾畫羅列卷

軸長短俱破線壞紙抹漆墨筆黑僅辨然竟餘與歐陽文忠詩同一朝戲也

通水燕談錄楊俊好古博物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書家姬數人布裙襦食而歌

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床坐調曲蓋言優少之貧也

舊漢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報單鞋十里踏陵沙楊

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高首飽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謔也地注

愛慕

周平園書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序博招會飲坐中有曹盼春潔白純穠或病其

訥而不顧公為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斲蘇凝靴兩肥癩通癡騷閣房秀

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儂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傷他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

酒公又賦一闕云秋夜來極客星客到天孫潑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

理霓裳舞雖無誤謂大庭幾年一過真訝周郎顧石湖云朝士中殊麗有三傑

謂韓元符范伯谷家姬及趙彥博家姬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者

阜陵亦為之一笑野錄

宮閣小名錢曹聘池州妓周平園賦點絳脣小詞贈之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春思仲家歌人園奈子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

傳漢殿春團圓明月鏡却贈月中人後錄

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

士陸子逸淞雲預為有侍姬盼盼色色藝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興不預捧

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梳妝猶在臉陸為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

時感傷之遠今為雅唱從盼盼亦歸陸陸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

弟游地注

案陸松瑞鶴仙詞朱竹垞載入詞綜而張純詩餘圖譜作歐陽修詞與詞綜所

載全詞異陸詞為盼盼而作一時感傷紀述家多稱之不知張純何據竟為

歐陽文忠之作詞見陽春白雪載黃澹翁中瑞鶴仙詞注用陸松韻起句云睡

餘佳地枕憶家香銷起朱慵整即此益證為陸詞矣

德麟亦諱梅紹興初德麟王官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今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今時昔事諱梅為清談所流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

太守閻邱公顯致仕居姑蘇城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篪公賦水龍吟贈之後顯云閻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倚窗學弄梁州初過雲裳木了嚼微令宮從商流羽一聲雲袂為使君洗盡煙瘴雨作霜天曉詞元

中吳紀閻邱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為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挂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為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為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邱不到虎邱即到閻邱

宮閻小名後錄陳公密侍兒素娥歌紫玉簫曲勸東坡酒東坡賦鷓鴣天贈之又趙長卿歌姬天卿能寫東坡字唱東坡詞

園益公贈胡邦衡詩題曰邦衡置酒出小鬟予以官柳名之閻邦衡近買婢名野梅以為對詩云瀟水難尋清路塵偶曾先後掌絲繡歸來久侍茵憑處後初蓮梅柳新

湖水飲斜應有意蘇詩日出水漸湖水春光瀟灑不無因緣惟幸為天京破日日常為閻道人稱益公者

二老堂詩話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髯吏部為戲益公自稱獨周必大賦詩謝送賜者復以丙申小春四詩寄贈胡邦衡詩云信照

又頁第云春驛騎星馳渡劍清七祖師是難語舊人功德水是舊新雪亭草處休裝景火閣前時卻可人只恐春從官柳動樂天還欲醉精醞注官柳邦衡侍婢名

韓流字仲山元吉之子夜飲潘舍人家有客攜家妓來歌因賦浣溪沙云小雨初晴作社寒月嬌花院裏香殘杏頰桃臉黛眉彎歌拂燕梁牽客恨醉臨鸞鏡怕人春良宵春夢繞屏山詞元

妙奴者錢塘陳令舉家小鬟也今舉舉奉少游出以佐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清多嬌娘蘇詩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雪蘇詩白髮脚長含語未發先有春美上夜宴侍簪髮皎如華月墮滄浪又末二句云妙奴勿倦倦有羽鶴主人正欲遊醉柳湖

東坡寄柳子玉詩云閻道林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山谷云竹夫人過涼履竹

器體臂休膝似非天人之職而冬夏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云懷李四絃風拂柳昭華三弄月侵妝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涼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王立之

山谷詩外集注山谷從王都尉覓千葉梅云已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詩云若為可耐昭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儘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吹笛妓名昭華

聖集集晉直大暑聽王晉卿家姬昭華吹篪贈以詩云新竹能吹水底龍玉人應在月明中何時為洗秋空散作霜天落葉風

趙彥端有席上贈侍人清平樂詞云桃根桃葉一樹芳相接春到江南三二月迷橫東家蝴蝶殷勤路取青陽風前花正低昂與我同心梳子報君百結丁香詞元

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為第一又中大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前半闕云喜輕漸初洋詞元微和漸入芳節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勾點胭脂染成香雪其時傳播人口春日都

冥必使媚人歌之吳死其閣為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純字晦叔文行亦高鄉人呼為吳先生詞元

浩然齋雅說天聖中吳感為殿中丞吳中所居有紅梅閣蓋吳有愛姬者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

案中吳紀閻注楊元素本事集誤以為將堂侍郎有小鬟號紅梅吳殿本作此詞贈之陶梁詞綜補遺所載折紅梅者是一詞據中吳紀閻吳感蓋賦一詞也

所可異者朱彥尊詞綜補遺樹詞律皆以喜輕漸一詞為杜安世壽域作不知何

山谷宴桃源詞一名如夢令書趙伯克家小姬領巾云天氣把人傷憐淅淅游絲時傍茶飯可曾快山谷恰如今時候心緒亂得鏡中消瘦生愛生愛更被春娘催繡

向子諱字伯恭自號懶林居士有席上贈侍兒輕輕婦人嬌詞云白似雪花柔於柳絮蝴蝶兒鎮長一處春風輕蕩蕩然吹去爭得倩游絲半空惹住波上精神掌中態度分明是彩雲團做當年飛燕從今不數只恐是高唐夢中神女詞元

宮闈小名後錄輕錢御侍兒林贈婦人嬌詞又小桃小蕊不待制家姬柳林
贈沈漢沙詞貧全真張子莫家姬柳林贈王樓卷詞

乙丑冬予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台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雲所居甚近皆有
聲婉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蓉妖張家阿倩清
棠曉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鳥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卷畫樓絲竹聲誰似
西家喜看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緜日醉踏碧雞三井道

張文潛有詠海棠詩注云是一家去歲海棠花開見二呼杜卿家小娃歌無花下痛
飲今春花開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戲以詩調之頗疑蜂蝶過鄰家知是東牆去歲
於駭馬無因迎小妾鴛鴦何用強隨車

劉克莊清平樂詞云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葉避風臺取莫遣驚鴻飛去一團
香玉溫香笑翠俱有風流會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題注頃在維揚陳師文參
議家舞姬絕妙為賦此詞

趙德麟今時浣溪沙詞云穩小弓鞋三寸羅歌骨清韻一櫻多燈前秀豔總橫淡指
下鳴琴清會渺掌中回故小婆娑明朝歸路奈情何題注劉平叔出家妓八人絕藝
乞詞贈之脚絕歌絕琴絕舞絕

曾誠存之元付間仕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說都尉家有侍兒董侍查求詩次字
者以煙濃近侍香為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悅仰家人看墨蹤和研親狂實實濃詩
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壺山盡洩雲傾白酒越羅露濕黃封從來粉黛宜
燈燭妙手誰憑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聽琵琶詩其結句云淚珠散作人
間露最覺更闌錦錦餘

蝶訪曰說我吹簫用侈然席求之萬方百全不勝持觴一曲飲醉願開主勸客
酬笑言歡如和豈不樂嗟禮何在狂者斷腸壯氣已改歐押因之東主亦悔主
賓各失顧不足戒此驢飲箴之垂戒也今雖異於曩者而士大夫官職稍如意
後房往往增置不匹夫不觀朱伯盧治家格言云婢妾妾婦非閨房之福欲齊
其家者當謹戒之於始也

宋豔卷七終

宋豔卷八
清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宋駙馬都尉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喜歌者名唱春鶯乃東坡所見也亦遂為密縣
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舉訪概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
首風光雖尚在春鶯休轉上林花僅在密縣與馬得精游甚久知之最詳繪輔在其
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穎昌見之傳誤也

音塵兩沈絕春鶯休轉沁園花
詞苑叢書載春鶯事王晉卿於客足成詩之後悽賦蝶戀花詞云鏡送黃昏
難報晚窗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恨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閒
處少閒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高樓雲香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蝶訪聞本事詩載置佐春鶯曲詩曰停驂惆悵惜芳時嶺海歸來兩鬢絲
使鶯聲如舊好綠楊都是折殘枝木句詩意殆調笑晉卿也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馬善琵琶善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
傳呼之琵琶近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恚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
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劉儻明余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春風依舊青青清院柳接得鴉兒黃
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宵兩魂雲魂斷送一生頭能消幾個黃昏
儻明有龍雲集

紫清平樂一詞樂府雅詞列趙德麟作俟再考
鄭周卿僕卿人也公肅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
恨雲散本無心於情念中猶稍自在也後與熊氏晉如之女丙午丁未年知鄆州中
都縣連年與盜賊屢戰憤然獨存權朝美曾錄其功上之後不報今不知消息可憐
詩詳房周

丁基仲水龍吟云念指水絃意懷春錦也云帳芙蓉城香燭是障其側室而信獨愛

窗詞可證

陽春白雪丁基仲水龍吟詞云雁風吹裂雲飛小樓一綫斜陽影殘蟬抱柳寒蛩入戶悽音怨聽愁不禁秋夢驚容青燈孤枕未更深早是梧桐泣露那堪度蘭宵水空數銀瓶暫一井醉鄉醒溫柔鄉冷征塵倦撲閉花夢舞何心管領

夢窗甲稿高山流水丁基仲有側室善絲相賦詠曉道音律備歌舞之妙云素絲一一起秋風留柔情都在青翰徽外斷腸聲霜露暗落滿倚翠屏處翳綠絳紅仙那伴新製蓮華曲映月簾櫳似名花並蒂日醉春濃

曹蓬城松山嶽天樂和翁時可悼故姬前半闕云翠簫聲斷青鸞翼心期細叙誰表夜燭銀屏春風粉袖猶記琵琶斜抱堪地路含恨巫女回雲月娥沈照漫說蓬萊五環花鏡夢難到

張叔夏解語花題注吳子雲家姬愛蘭善歌舞每有朝雲之感作此以寄詞云行歌趁月喚酒延秋多買鴛鴦美念枝橋小渾無奈一掬醉鄉懷抱善花關草幾曾放好春開了芳意願可惜春心一夜酸風掃海上仙山縹緲問玉環何處苦無分曉舊愁

空齋藍橋路深掩半展閒餘情暗憶都緣是那時年少驚夢回懶說相思畢竟如今老山中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山仙一時道採芳蕊倒挂綠毛么藤素面常嫌粉汗洗妝不褪香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待待兒朝雲新亡其篇志為朝雲作也

若溪漁隱蓋蘇東坡朝雲詩並引云子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解去獨朝雲者隨子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知煉子通木暮而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交阿奴終秀不同若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無銀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兩仙若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畧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之家風若樂天所云櫻桃熟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吃其佳麗處俗哉

東坡先生年譜熙寧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是年約侍妾朝雲東坡集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從泗上比丘尼淨義學佛亦畧聞天

青泥蓮花記王朝雲字子霞錢塘名妓子瞻官錢塘納為常侍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法

蘇軾離魂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就今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鬢雲迷春態落梅曉苑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玉曾為清歌住遠因暮雨心驚然歸去一作斷人腸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何其婉媚也

雙鵲聞評少游為朝雲作南歌子詞謂朝雲死後作其間言語亦可見而蘇軾贈黃乃云南歌子者東坡命朝雲祝少游乞之恐非也

素豐備聞評黃少游詞無疊句斷人腸三字詞律拾遺謂此詞後三句疊斷人腸三字他家所無

浩然齊雅談劉潛夫使廣日經過惠州六如亭有詩云吳兒解記真娘墓杭俗猶存蘇小坡誰與惠州者舊說可無抔土復朝雲於是郡守與之修墓立碑文題云昔人善說陸樓姬前輩尤高斷臂地有伴主翁來過極不妨扶起六如碑

唐宋詩話蘇軾過嶺二首後一首起四句云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賦曹漢一句世譽裏似曾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方回曰紹聖元年甲戌子瞻貶惠州次年丁

東坡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背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傷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將轉淚滿衣襟公詰其故答云秋所不能脫是枝上柳絲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公大笑曰吾方悲秋汝又傷春矣遂罷後朝雲死公終身不復聽此詞

東坡集東坡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遠枝上柳絲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鶯聲猶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人笑矣新不聞聲漸悄多情卻似無情惱

處澤欲倚舊留任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又齊范頊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帳卷茵席之或關籬牖染真澗之中墜茵席春殿下是也浴真澗者下官是也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駟米雪翁九工於詩

素詞綴載李南金賀新郎詞注贈妓

後山齊曹州昆大夫見詞話詩曰墮絮隨風化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各駒子因倚闌干一欠伸注後山齊有詞並序云昆大夫增飾披雲錦初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博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樓而盼之子登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歌之曰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闌鎖玉樓裏燕玉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檢花樣腰身曾樣空娉婷因倚闌干一欠伸自注曰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絕東坡為賦續麗人行也按此詩風絮以屬遊塵花以屬盼名駒子以屬登堂之母蓋馬氏名家之後也後山

唐宋詩話載續麗人行詩後引前坡蓋詩後山寄昆大夫詩並後山自注

因倚闌干一欠伸句云云惟詩首句作墮絮隨風化作塵原注有塵花以屬盼語也依再考

高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帝牡丹紅紫風閣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聞駢有老妓題詩壁云曾趁東風看幾迴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賸粉悔猶在秋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續前

張叔夏思陵客中聞老妓歌作霜葉飛詞其收句云未忘得春風窈窕却憐張緒如今老且慰我留連意詞西湖那時蘇小山中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兒娘于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非復當時之容感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採白蘋粉舟弄色賞春常時自倚青春九不信東風解誤人續前

素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友陸升之客臨安而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出於市藉權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嘗聞秦妙觀否妾是也雖掩抑因頓而聲音舉止固自若也新志

蝶訪見近人筆字瑣記載三月居士吳門八怪詩首列元都觀西妓巧妓年五

十餘少時燈船妓也今乞食於市每過人輒津津道其前事焉詩云綠楊陰裏舊兒家卅載沈浮逐浪他未死形骸歸劫數無情結管諶年華當最望鐘頭懶掩袖猶教半面遮一樣向人歌十索不堪老淚灑琵琶亦一秦妙觀也附錄此詩可合觀焉

劉瓛湘靈瑟小調感故妓作也題注故妓周勳樂橋南詞曰酸風冷冷哀茄吹數聲碎雨冥冥泣瑤英花心路芙蓉城相思幾回魂斷腸斷續卓續前宋有陳觀善者游錢塘營妓周子文柳攜之適歷湖山觀善去為河宿按宿奉高驛夢子文春懷擊擊挽之不可再悲號而歿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擊領作漁家傲以寄情云雲嶺峰前欄獨倚愁眉感損愁腸破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眺湖光裏哀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詞極悽婉詞話黎廷瑞鄱陽人咸淳七年進士官聲慶府司法參軍八元隱居不仕有潘漢悼舊詩衷情一詞曲屏深院赴幽期心事善雲知佩環零亂何處江上草離離日平西天似暮月如眉依稀蓮記兩岸楊花送上船時芳洲

高觀國字賓玉有水邊樂詞次韻吊青樓云淡雲修蟻脆紅粉猶記窺戶香斷後空塵生砌冷誰喚青鸞舞春風花信秋宵月約歷歷此心曾許衝芳恨十年怨結玉骨未應成木蘭艇子莫愁何在漫擊寒江煙樹事逐雲沈情隨佩冷短夢分今在一杯遠夜孤光難曉多少碎人腸處空悽黯西風細雨盡吹淚去續前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拔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波子山為徽猷最所鑒愛龍官曰疏次南宮念念不忘為別銀燈詞云江山秋高霜早雲淨月華如燭候雁初飛曉聲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屋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妝痕胸前粉淚暗惹離愁多少此情誰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具後明道中張子野嘗子思相繼為提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權醉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七歲子思以詩弔之云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為報

兩京才子遊好將詩句哭溫卿詞話

宮闈小名錄張玉姐宿州營妓歸陳師之早失黃子思以詩弔之其愛姬宜哥死

同葬隄下

能改舊漢錄魏紫卿與文帝箋曰自左驥史始舉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愛與

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曰其史炳燾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已然

詞律拾遺波子山逐次南宮憶營妓張溫御制銀燈詞云一夜隋河風動霜混水天如鏡古柳隄長寒煙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疏星外離鴻相應須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盞餘香未滅甚時枕驚重孟教伊須更將盟誓後約言定詞編作附編約見時先定

紫詞律拾遺詞綜所載同一詞而詞苑叢談所述又是一詞當是波子山為溫卿賦二詞也拾遺注此詞後闕第一二句各多一字叢談所述一詞正同惟詞綜各少一字須信道作須信酒未到作酒到不知何所據也

蝶訪白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舞彩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茫茫回首舊事皆空豈但海市蜃樓為頃刻幻景哉亦如雁過長空影沈秋水矣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善南宮不利歸故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訪善遊其郡僦舍者迎謂

曰君非饒州張君子六娘每恨君失約曰託我訪來期於學舍其母痛折之而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浴陽富人張氏遂偕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俟君來引觀

故居畢乃旋後人生入觀則小樓與空歡館宛然生感憤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雨中花事往人離遠似暮峽歸雲亂流泉奈向分圓鏡柱斷哀絃曾記酒闌歌罷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慣向繡幃羅帳鎮

效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知飛絮傍懷怎及鴛鴦這回休也一生心事為爾繁憂其詞感傳於都下云五照新志

豫章洪玉父堯黃山谷之甥有侍兒小九知書能為玉父檢閱甚愛之嘗月夜攜登滕王閣玉父賦詩云桃花亂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為理伊州十二疊鐘歌聲

裏看洪州後因兵亂失之玉父恨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為將雙淚到南洲集

後山題柱二首並序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常如醉妾不是瓊奴意瓊奴類類而長之作二絕句枕身摧殘風雨春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妍華盡何限人間失意人從昔輝煌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誰執知文雅河陽

今不削瓊奴柱下題注青瑣高議瓊奴姓王氏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王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歌云韻山注

山谷次韻馬中玉水仙花詩於泥解作白蓮藕真堪開黃玉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冷落小民家自注時聞民間一事如此詩蓋山谷借以寓意也高子勉所作國香詩序云高子勉名倚字國香荆渚田氏侍兒名如黃太史自南漢宮為吏郎副郎留荆州乞守當塗侍報所居即此女子鄰也太史偶見之以為幽閑殊美目所未親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此詩以寓意俾予和之後數年太史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於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置酒

出之掩抑困頓無復故態坐聞話當時相與感歎予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京師會表弟汝陰王性之問太史詩中本意因道其語乃為賦之內集注詩

樂善錄善書直好作豔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詞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子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然不以此墮惡道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墮不過止具一身今公豔語實湯

天下心使其信以為然湯而不返則踰越禮法冒犯廉恥無不至矣罪何止入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為之動容

若漢漁隱書語若漢漁隱曰余嘗讀善書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時聞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遂於我法中當下梨古之概特未見叔原之作耶觀善書直此語似有憾於法秀不若伯時之能伏善也

蝶訪曰好色而淫則發乎情者不止乎禮義不止乎禮義則無廉恥無廉恥安得有羞恥節鄰女而賦詩殆發乎情而不止乎禮義者歟雖非豔語不得謂但空語也

辛稼軒有短句錢錢年老遠去為賦臨江仙贈之云一自酒情詩興懶舞裙歌扇闌珊好天涼夜月團圓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錢看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流連楊

花榆英雪漫天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漫

書史會要田錢錢字彥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書相當代彥疾答尺牘稼軒長短句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贈之云

先翰林嘗讀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中州集宇文成公人宋黃門主文盟終吳

侍即以此本便見留為翰林學士承旨

深州高州中州... 後逸字文止呼為小... 關字文作念奴嬌... 語次及吳彦高作人月圖詞云... 飛向誰家偶然相見... 澤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 若夫樂章則前古人詩句其辭... 致合意甚遠不露圭角不尤勝於字文自作者哉

北窗吳錄字文虛中始陷於途... 其力也後欲扶淵聖以歸為人告... 容齋隨筆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 慎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 上相與嚴字不再錄

盧浦掌記載念奴嬌一詞謂士夫... 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韻舉止如... 戈流蕩事隨天地翻覆珠淚濕了... 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顯... 卻掃為政和問采周之王姬之概... 主之號建亥初復之

澆水燕談錄故事親王女皆封郡... 封縣王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 賈慈篤敬宗行至平順州止驛舍... 疏眉秀臉向春風猶是宣和裝束... 紫宇文虛中所賦念奴嬌登見記載... 何所據也俟再考

王蒙憶秦娥詞曾記云余觀邵氏... 歌太白春樓月一閣坐中皆悲感... 莫能仰視長由此詞乃北方懷古... 故道老易垂泣

葉詞綜補遺王蒙字叔明號黃鶴... 記蓋引述宋南渡後汴京故老遺... 詩節錄之

高疏寮守括口有籍妓洪深者慧... 之涼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疏寮... 亦愛吾樂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 上坡任長安伴眷一樂妓為內所... 潔白而陋人目曰雪獸頭

王景榮州掖人宋初加守太保封... 晉也其坐殿二子逃獲免音祖待... 隆慶誠無所欲固問之景稽顙再... 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 嬰之後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 宋

唐詢字彥猷少刻勵自修己而不... 汪仲恭謫南康寓居僧舍嘗招郡... 差可乘理據主李戶部主揚席問... 禮固載之會論無用相笑也坐客... 對我慶爭知思行星子沈令從旁... 節嗟實以為名對各為之滿飲一... 蝶訪曰女色無定妻寵至美則多... 之耳世之各蔽所愛者互相嘲笑... 晏元獻為言非解張子野為通判... 張來郎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 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 何自若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 野詞云步帳搖紅綺曉月墮沈... 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鬢閒照... 孤鶯戲思量去時容易鉤盒瑤... 至今冷落

宋 卷八 九

極藍橋但暮雲千里重山重水注山

畫樓鏡裏丞相顧京兆許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公作色
排楚音曰本為辟賢會賢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過庭錄張子野郎中一畫花詞云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羅正引千絲
龍東南陌香絮濛濛漸新遊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
梳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似斜月簾櫳沈思細恨不如桃葉猶嫁東風一時感
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諷永叔蘭者以過永叔
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李嫁東風郎中。

蝶訪曰情根斬斷非大智慧人不能觀其公何自若如此一語知侍兒去後公
有展不妄食不飽者矣大豈蘭子野之詞而取回哉

元豐初房人來議地界韓鎮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
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詔步軍司遣兵為搬家追送之玉汝
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閣門之私亦恤之如此
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葉桃不復

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矣耳幸容攝婉孌皇華何曾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感
傳於天下。石林

樂府紀聞韓鎮有愛姬能詞韓奉使時姬作蝶戀花送之神宗知之遣使送行莫
測中音何自而出後乃知姬人別曲傳入內庭也韓亦有鎮韓愁詞此風蕭吟詠
芳草以留別與國美成蘭陵王詠柳以叙別同意後人竟以芳草為詞則失鳳
蕭吟原唱義矣

詞律載韓鎮芳草詞作鎮韓愁詞云連絲無際來時陌上初薰繡障人念遠暗並
珠露泣送征輪長行長在眼更重重遠水孤村注詞林但望極樓高竟日目斷王
孫消魂池塘別後曾行處綠如輕裙愁時攜素手亂花飛絮裡緩步香茵未願空
自改向年年芳意長新過綠野嬉遊醉眼裏負青卷

容齋續筆韓鎮公鎮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鎮鎮以果及王欲玉汝之義
前人未嘗用之最為古雅漢書霍去病為果姚校尉服皮音果梅師古曰果類也
姚卓北切勁疾之貌取苗悅漢紀作果鷄字今讀者音輒搖則不當其義然如唐
李杜及我李朝諸公亦皆作平聲皆從服音不取願說非不取願說也以願氏未

正音表之前人皆從服音故後人亦相沿襲而用之歟

宋子京多內寵後復是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廳諸姬各送一袂
凡十餘袂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東坡

中華古今注尚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
臂以為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亦謂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着上冠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苑
盡一時名德始傳欽之胡寬天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穆父知府至晚
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留位坐客大笑注詞林子華意不甚懼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
人中醜後子華新寵魯生舞能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懼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
東坡之詩坡書云留搖細浪魚吞日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
照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屬類故云耶客皆大笑

過庭錄韓康公子宗武文極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嬀姬康公身後家資鉅萬
妾盡攜他適天賦默然不較鄉里服焉

老學庵筆記錢穆父夙妻其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給美大夫於西偏
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

李資政邦臣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氣幾欲澆死矣然常
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也異時願傳飲期一嘗聽也
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人或問其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
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置梳篦子注詞林

文潞公浴場居第袁象先嘗其室雖不甚宏而晚得具秀美地數畝為園號東園日
挾家童數輩與賓客相戲共遊無虛時既罷聲妓取香藉十餘人月賦以金
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為過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
若有少勞者注詞林

張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飛居錢塘數子瞻作伴時子野年已八十餘視聽不
衰家猶舊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任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
故事戲之石林

東坡公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量韓持國少傳塔也因問持國安否寔答曰自致

尤好飲嘗謂吾已癡老且將登樂酒色以娛吾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幾年止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定章曰誌師友說

避者錄詩持國喜聲樂過極是執事避塵徒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旋轉徐聽或領首無常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甚暮年苦夜不能睡家有琵琶等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方得去

蝶訪曰有皓齒青娥者為僕命之斧此紀道德云然也若殘年而猶嗜聲樂酒色不更自促其年乎嘗聞隋道錄謂帝自遠廣陵沈酒失度每睡須搖動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轉危殆相類耳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倩英有殊色公寵愛之一日其子撻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愛因見其所從羣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為羣婢布衣或疊而巳未嘗筆也而罪羣婢不能防閑等而直垂之倩英既執爨令十二

君供過乃拔髮也縛其僮妾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獄郡守方通親鞠而亟斷之杖其僮妾重動而僧不動如山倩英執爨四十日夜申公思之令接曰十二縣君不須出今倩英依舊伏侍倩英却者舊私堅不肯養呼至前曰相公送

至州縣則送之倩英不者好衣不伏侍相公倩英死隨言記吞氣而死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子也雖以恩澤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衛政高嚴多所建諸將龍猛軍論博爭勝與徽屋格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王老諸軍為之股慄帝初南郊有騎卒亡所扶已會赦當釋去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嚴昭亮妻早亡內嬖三妾送家政莫能制也

李全據淮時史相彌遠在朝堂束手無策詔傳全軍渡江史夜半披衣起愛龍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扶住泣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即得趙揆復書

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鎗

蝶訪見唐文粹云猩猩性喜酒且好飲卒為人掩得之嗚呼酒後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後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後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真而不能起利慾之外但知猩猩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應乎火坑也此論語極痛切發人猛省並錄之以為惑溺女色者誡

修錄

張鑑功再就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鸞帶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鑄懸之空垂而為之松集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直有扶飛仙湖景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

牡丹會云賓客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曰香已發和香云已發命香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有絲竹次第而玉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八首飾衣領皆壯者首戴黑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龍龍樂作乃退復善聲談論自如良久香起表簾如前別十姬易花與服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綠黃

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所詭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燈燭先香霧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蘇韓有亦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池請象臺而雅

紫桃軒雜錄張功甫家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志令歌兒行曲務為新聲所謂海鹽腔也

雲過談墨張約齋鑑嘗延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好又要真有真味眾謂繪也良久出琴一張琴師彈離騷始知銀絲琴絃也

調和好調絃也有真味蓋取陶淵明琴中有真味也

國朝仁和朱文榮書南湖集後五牡丹之會王簡卿嘗一赴之如蘇東野語所述可謂極聲妓之盛矣而集中擁鑪堂看天札好事近詞云手種滿園花瑞露一枝先折

翁會飲則有贈詩書扇之新桃公集中於夢遊仙題下云小姬病起懶梳妝有入道之志正與自味詩所謂紅裙遺去如僧榻白髮梳來稱道冠之語合故文魏公浩

慧雲寺記稱其閉居遠聲色薄滋味既既詩云自處不具布衣履履而明之吳季如作公祠記遂疑史語非實錄然公不云乎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誰

諸取者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酒肆過慶道場鼓樂音聲皆該般若後之論公者正當作如是觀耳

蝶訪聞南湖集附錄賞心樂事序中自謂排比十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集燕遊名目逐月逐事列出周密武林舊事曾載入焉即文魏公亦謂桂隱自

春後能如是乎。味功甫詞中。柱窗杖兒句。及詩中紅裙白髮句。又其所論云云。殆晚年疲倦。憔悴自憐。靜持此心。是儒家改過法。亦佛門懺悔法。自是功甫天姿異人處。

張者既貴。願嘗飲。宜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書集。蓋慨曰。願事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綉圍繡。繼之以燭列屋。極其殷勤。數移不可狀。每數杯。則賓主各少。悵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其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易晝夜矣。後錄

雲麓漫鈔。王明清字仲言。有揮麈錄。載張者既貴。願一則謂賓主未必盡盡侍從。臣有朝衣。遂欲入局治事。凡人一晝夜不寤。輒困倦。豈有兩晝夜不寤而不覺。朝廷為之廢務。殆仙子瀾柯之說矣。所以孟子有盡信書之數。

大宗居政府。上元後。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筆。揮麈談。醉飲。連日。諭所親。謂云。相公哥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在學士笑曰。卻須奇語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喫齋飯。是為甚底。

宋 卷八 古

老學庵筆記。宋景文好客。會賓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啟幕視之。已是二晝。名曰不曉天。

宋史。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序論者。以祁不至公府。亦以此云。

直齋書錄解題。宋文清約莊重。不遠其厄。以此不至公補。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

改老學庵筆記。謂長夜飲。或以為違。且非也。許昌言詞云。燭燒闌。燭復燃。復燃。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戰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耶。索放。新辨。長夜飲。即援引宋景文好客云云。至揮麈錄。所載張者。一則蝶訪。謂殆與宋景文同。亦是二晝。或飲散。又近上燈時。即可云。再易晝夜。亦極言其奢侈。

夜字。未可泥。趙彥衡之駁王明清。未免拘執矣。

蝶訪曰。功名富貴。苟得志。如祁者。恒多。如厚者。蓋寡。然有福不可享。盡一語。正非無所見。而云然也。證諸宋史之論厚祁。古人豈欺我哉。

蒲宗孟傳。正開州新井人。第進士。其後拜尚書左丞。僅一歲。御史論其私於酒色。

及緒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宗孟。趨尚嚴整。而性侈。依歲幣。每旦到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曰。君欲使夜坐。暗室忍飢。耶。常日出。潔有小流。而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浴浴之。別。每用燭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稱是。嘗以書。松蘇。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軼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如蓋。其失云云。宋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頗。雖。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鼓。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松。汴。渠。五。里。有。東。西。一。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娼。優。雜。戶。厥。類。亦。眾。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詭。每。宴。飲。無。作。必。效。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謂。之。河。市。樂。遂。今。併。優。常。有。此。戲。新公

頗。真。乃。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

謝。似。曾。使。君。新。詞。序。臨。海。使。君。南。豐。曾。侯。信。字。法。允。以。故。相。孫。曾。知。臺。閣。工。文。辭。年。逾。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薦。王。邱。戚。與。人。勝。委。傑。莫。不。願。交。而。欲。父。亦。善。與。人。交。笑。言。霍。雁。谷。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而。耳。熱。遺。聲。墮。珥。之。戲。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讀。其。小。卷。輕。十。金。重。然。諾。夸。承。平。公。子。之。發。政。和。十。三。年。歲。在。丙。寅。秘。父。來。守。臨。海。既。扶。滿。去。郡。門。生。故。吏。相。與。哀。次。新。詞。屬。黃。龍。長。刻。諸。板。將。傳。之。又。屬。侯。為。序。侯。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當。歸。我。願。其。侍。兒。誦。東。坡。前。後。亦。壁。二。賦。曰。聽。此。文。也。畢。也。何。敢。序。侯。詞。則。又。合。詞。來。請。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所。見。聞。者。如。上。宋

藥。寮。畫。額。謝。似。字。景。思。自。號。樂。寮。居。士。曾。欲。父。使。君。招。客。雙。巖。堂。詩。云。雲。家。長。懸。紀。歲。年。鳳。池。人。去。政。聲。傳。風。流。繼。踵。今。詩。伯。物。色。分。留。到。錦。筵。

梅。執。禮。字。和。勝。家。故。幼。又。從。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朝。臣。日。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具。弟。詩。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與。天。下。同。愛。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敢。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就。禮。上。疏。求。去。補。人

秀。水。間。居。錄。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又。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累。奇石。為。山。高。十。餘。丈。使。作。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螺。鈿。閣。子。即。梁。柱。門。窗。什。器。皆。螺。鈿。也。翠。光。漆。化。羅。不。雕。花。碾。玉。之。類。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樓。諸。屋。住。

宋 卷八 十五

近數百安間以竹籬茅舍為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為不祥也
蝶訪曰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
者言人受福之過而不得其制也夫物甚太盛日盈則月滿則虧理之必然
也觀於此可不統統焉持盈而保泰乎余世之過分逾量者多故鮮有克終之
美而無顛覆之患者矣

寇米公有妾備桃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鐘獨酌吟歌數闕
公贈之末絕歌者未滿意請桃自廉內窺之立為詩二首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絳
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當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乳乳
度寒梅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若何不堪急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豔歌名妓

國老談死寇米公有飲量每飲質席嘗聞鹿駝以留之未嘗點油雖酒軒馬廐
必用燈炬
樂善鈔寇米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醮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連臣杜祁
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炬然欲減與客相對清談而臣二公皆

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米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致不遂雖其不幸
亦可為戒
蝶訪曰夫物儉則常足則樂而得美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則憂
而得苦惡福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年趣憂者信乎為惑也

高祐開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其名遠播大舟
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醮命樂極其精膳至次日復以精縑新衣
一襲奉之至於與妻各有厚福如此兼旬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白以白金五百
星並綵繡百匹饋之凡流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
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繡為
地衣靴紅四繫紗為軍衾銷金帳幔侍婢執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
飲食食用莫不精妙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唐雲遇於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
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之邢慈韓香越之楊花蘇翠皆以色藝稱士大

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為其所汙屢見之於白簡云發年
昆沖之字叔用初字用進舉進士與陵陽喻汝鵬為同門生少年豪華自梳挾輕肥

遊帝京押官妓李師師鍾頭以千萬酒船歌板實從雅雅聲豔一時紹聖初歲禍起
覆從多在堂中被謫遂逐飄飄棲道於具茨之下號具茨先生十餘年後重過京師
作無題詩二首為時所傳題二律即以前建康所傳者時諸公謀欲用之高挹
不顧鈔宋詩

張子湖考祥如京口王宮子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為大書樓公庫送銀二百
兩為酒筆于湖卻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賦詞命妓合唱其歡
遂以紅羅百匹獨之名妓

花卷絕妙詞選黃叔賜云子湖有紫微雅詞湯衡為序稱其平昔未嘗著稿筆酣
興健頃刻即成卻無一字無來處
建中貞元間潘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饒頭錄率十匹教坊梨園小兒所
藝各以十計元豐中劉伯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師已事得議遂有齊魯吳唐沈
丁缺皆期望日闕於樊樓凡京籍者率造焉未幾神誘自解延陳連事到闕一日期
集於樊樓紫花織成袍金束帶劉沈皆為中鶴鸞都人觀者頗盛是日誘揮散亦數
千人神宗密令黃門窺之既而誇辭上舉貞元故事勉以郭澤功召錄選

蝶訪曰酒滿樽中屢極詠諧之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此謝景思四六談
塵中語也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挾邪之遊流連竟
日傳播一時自謂風流豔聲特卷然而以此長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
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宋豔卷八終

借篇

張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穰也知書俊文字穰皆與之柘泉之從俊發書囑穰照管家穰稜有書報俊引覆去病穰不問家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於宣撫不當以家事為念勉思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穰仍加封雍國夫人三朝元會錄

清波雜志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魚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竊並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德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帥之貴終隆給秀之象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登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龍光益循素履給與間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德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猶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中興遺史俊之妻秦國夫人魏氏先俊死即以其愛妾秦國夫人張氏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為章氏

南宋雜事詩錢塘厲太鴻詩云春來湖上兩高茶酒粉搗蘇夢夏逢修德橫生

花譜筆此詞是為張穰張穰上二句詩意印在與言於西期兩高茶遇

南宋雜事詩錢塘吳尺虎詩云字深香木壯張穰直上彤廷認掌殿不是韓家

失機表勸君餘暇請車功其報國並以張穰表也

劉源集張忠烈王開國於循而置邸於桃所居之坊曰清河有喬木亭在焉因為之記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紹興五年上書車攻詩以賜輔臣曰當與卿等勉勵以修政事

蝶訪閩雪履齊筆記亦載俊有愛妾張穰一則其三朝北盟會編同皆作雍國

而中興遺史作秦國獨異侯再考

韓斯王之夫人梁鴻玉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踞趾

鼻息訥訥然驚駭至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蹤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下夜盡

樞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韓斯王後立殊勳為中興名將梁遂封兩國夫人斯王嘗遺兀術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壑河逸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已加

罪誦舉朝為之動色其明習英偉如此魏林玉露

國朝楊復吉夢蘭瑣筆引錢蒙叟韓斯王墓碑記謂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

氏除皆妾也以王功大故並受封周氏亦妓如見王明清揮塵三錄茅則未聞

夷堅志淳熙七年杭州喻紳來為隆興府鈐轄妻徐氏夢異僧引詣廢寺有故塔

遺址崖鳥聚焉徐氏夙崇禮西方甚謹費以語紳使訪厥祥或以天王既告因遇

之儼然夢境也徐少時為韓斯王妾後乃嫁紳饒於財盡捐囊中所藏以告寺

僧履齊筆記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

案夷堅志所云韓斯王尚有出妾徐氏更罕知者洪文敏乃韓斯王稍後生人

所述當非無據

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詞也宣宗大喜曰

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不以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

情昵愛恨無以自致其上儂有辭朝命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間章子厚作相宗室

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五總志唐元舅鄭光作鎮河東腰御有敕封夫人田絢贊光以表謝而不免曰白

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宋門自集難容烏合之心宣宗嘉之杜佑妻梁氏早為既

知嬖姬李氏有敕策為夫人崔膺勸佑讓封梁氏且為表其略曰以妻為妾魯史

所贊又云豈以身賤之時妻同勤苦而於名達之後妾賞封榮上憐之乃並封梁

氏近者公卿振氏悉加邑號而尤者疏封大國豈惟僭越無度得毋愧於鄭杜而

為門下士者視之默歎顧不慙於田崔乎

宋四六話春渚紀聞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後同三司及大宗正

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

蝶訪聞孫梅四六叢話亦載此則章申公所云即此詔中語也但少異殆取以嘲戲元長耳

宋景文公等語謂有骨朵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修歷日曾究其相屬中人謂腹大者為骨朵上孤下都俗因謂技頭大者亦為骨朵後說為骨朵亦平聲然骨難得音今為單韻固不可改矣○上虞李衍注管記後云如骨某字蓋極字古作某當歸以骨故曰骨某後世更文略去耳又某字聲相迥故說為某耳
香箱雜記昔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朵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詔

椒膏小膳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儀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

春明退朝錄凡官請之制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堂錦褥設即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現在兩府母使團窠法錦襪袋

蔡中郎集妻者齊也惟一過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蝶訪曰並后匹嫡自古有禁張韓不知辭妾封皆有愧於鄭杜若宗景恣意此愛直肆無忌諱矣

王勳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勳數石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燹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艷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官官妓舞於其上縹緲若在雲間燿處之自若宋景文筆記

蔣八座醜賢者也嘗為中司有端直聲政和初上養魯公以女樂二八別本並作二人蔣公曰唐李咸馬媼用武夫妻寵私晉魏絳實陪卿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德蓋自周公制禮作樂方致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願公力辭魯公大喜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聯姻戚里後大開筵開河路作復道以通官禁將時與吾俱在書局數大慶額而唱吾曰約之宋約之奈何公家而吾不克用徒以狂妄獲死而巳禍亂後痛始定每深將八座語居子誠續園山叢談

揮履後錄蔡元長少年鼎鼐建第錢塘極為雅麗全占江湖山林之勝今行在殿

前司是也

南宋雜事詩仁和陳芝光有句云回首蓬萊雲氣近殿司管是太師宋末殿前司在鳳凰山大內閣今呼即殿場

蝶訪曰書云臣周以寵利居成功又云居寵思危周不惟畏誠以禍福相倚其理最確其機甚微沈處威滿之地尤易驕恣所貴過尤思懼履盈防賤戒謹而恐懼也若秦蔡之恃寵而驕干名犯分周顧禮法造成彌天莫大之惡釀成誅戮籍沒之禍為當時稱快後世惡罵其勢焰熏灼曾幾何時哉

殘暴

王繼勳彰德節度鏡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主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凶率無賴以後故為內殿供奉官都知蔚州刺史後累遷至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兩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多不法時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舉也乾德四年繼勳復為節度詔中書勅之解兵柄為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快快專以嚮割取諱為樂前後多被害一日天雨牆壞屋棟突出守國門詎窺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為不法事詔削奪官爵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如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指其骨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聞其事及即位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驥乘傳往鞠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為強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宋史

宋

卷九

四

韓縝字玉汝汝進士氣其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日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劫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棗杖笞殺之劫妻持血衣搗空闕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蔡人語曰擊達孔虎莫達玉汝其暴酷如此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宋史

韓國公王晏徐州滕人為軍校時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為姊妹晏既貴乃妻興興不能平晏妻與語入曰吾能治之晏遂訪興興曰吾非能醫但以公在時時止一妻今故妻甚眾得非侍糟糠之薄致夫人快快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

亦可立說要以為誇口乃証以他事

蝶訪曰單並盟舊交不念小人之常情也當其勢迫方張惟有枯囊不食以避小人之禍也今與以憤不能平而故起疑忌是與接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也鮮有不敗者矣然要亦太殘忍哉

薛香南徐放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軍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某父怒殺蝶有司集官軍於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犬婦有禮汝宜買羊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人更久不出已自刎死矣

山房隨筆京口韓香請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以其姓為對也三朝北盟會編張俊岳飛至楚州撫諭韓世忠兵飛回駐於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稟請綱曰泗州在淮河之北汝那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妻子飛徐徐言曰此是泗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什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飛曰只是矣綱遂大歡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者

觀客使張淵緒與中為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儂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杖嘗或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無精妙一座盡傾妾燒燒自將

不載遊目窺視無論及言談也中席漸起更衣坐客皆睡叔之劍一珠最驚衆聞語之曰恭人在大尉左右想大有樂趣妹慘容不忿但舉手指筵上燭云綠蠟分明會得後悔叔語予曰猶憶其風流慧悟也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蟲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受妾才色俱美大中笈衣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紙筆頗佳因書一闕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風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之

堂手錄

覆七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子儂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養子無算命坐博鵲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勝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京母聞將退免輒入見析衷滿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飯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其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榮進之徒萃集其門

輸貨得美官重犯綱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誣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儂先死故儂伏誅僅流

白州死儂以尚帝姬免厥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耶宋史

清波別志蔡京賜第在都城之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神師中未及遷入一夕煨燼無遺時有上官悟作城東甲第曲備書感哀之變士皆傳誦其末四句云皇天去人不盈尺怙勢驕淫神所忌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人道温公宮上

官悟那武人 詞苑叢談蔡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蔡容邢武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云為愛梅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樽前念老翁行至潭州賦西江月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

臺閣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廷幾度宣麻止因貪戀此繁華使有如今事也遂窮餓以死門人賺錢葬之老奸到頭狼狽至此可快亦可憐按蔡死時年止八十此必惡之者託名為之也又見宣和遺事亦有此詞首句是八十哀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或是京作亦未可定也

蝶訪閩茶塘紀聞載金人索蔡京姬事係據揮塵錄也止一詩詩中作桃花僅異此一字後有論曰吁京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如此而上誤天下誤

蒼生毀人家國敗及天下軍不可寒心乎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為屏翠綺為帳厨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帷帳後事變行至輔國村於道旁小憩食油餅次有一舊親近使臣自京城來參因說時事語未竟開封府吏至出御筆印狀之

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 靖康遺錄是日籍王黼第得金寶以億萬計初黼賜第於閭闔門外周圍數里其正殿事以青銅瓦蓋覆宏麗壯麗其後堂起高樓大閣輝耀相對又於後園聚花石為山中列四卷俱與民間唱家相類與李邦彥輩遊其間朋邪狎地無所不至及至籍沒百姓爭入剽掠官不能禁斬數人而後已黼出城數十里至負固村

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負固村云 靖康前錄二十四日府尹聶山進劄子已追王黼行遣差人追及於應天府紀縣

之南十里負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師隨行金帛不可勝數盡為小寇剽掠差度支郎中邢侗籍其家財措置無術小人乘隙敲掠爭入府第絹七千餘匹錢三千

餘緡金玉之類為犀小篋奪者三分之一王時雍領戶詐稱殺納王黼家者以次

第拾卷 優者推恩 承着金帛入繡第 即得首領者二十餘人 梟首令眾 餘皆棄物而逃

靖康別錄又云 繡王雍邱縣城南二十里 永豐鄉負固村 為盜所殺 取到首級 申蓋開封府奏也

中興姓氏 姦邪錄 王繡字將明 開封人也 崇寧二年 登進士第 蔡京喜之 累擢為翰林學士 厚結內侍 梁師成輩 多薦引之 宣和初 師成薦為少宰 惟詔使師成凡事行其意而已 每入禁中 為柔曼之容 效俳優諛語 以悅上意 實應奉司於其家 公其責 取職無厭 京師為之語曰 三百貫 真通判 五百貫 真祕閣 其無廉恥如此

三朝北盟會編 繡事 臣者 梁師成 為父與折簡 必呼之為恩 府先生 繡面潔白 若美婦人 而目睛黃 盡金黃 且射眉 繡又同蔡攸 每罷朝出省 時時乘宮中小輿 召入禁中 為談笑 或塗抹粉墨 作優戲 多道市井淫言 標語 以媚惑 上時因語 浪中以諧人 輒無不中 會上內禱 百寮入賀 上下咸有喜色 而繡獨面若死灰 未幾謀死矣 且繡 士人也 又以才學受知 若相其富貴 可立致 乃曲徑苟得一時之味 因

甘之流而不返 夫既以非道而進 後必以非道而終 決矣

蝶訪聞沈作誦 寓簡云 吾為兒時 見蔡氏京 侯父子 及王繡 童貫 梁師成 輩皆勢傾天下 及靖康之賊 屠戮如狗彘 夫以非材 居大位 以非道 擅重權 未有不亡者也 天地四時 尚有消息 而況於人乎 况為非道者 果

蝶訪曰 叢珍 瘞身 列豔 雁骨 心為之安 其自取滅亡也 宜况 悖逆 穢惡 罪案 重 豈能倖逃 顯戮乎

老學菴筆記 王繡在翰苑 嘗病 瘵危甚 國醫皆束手 一妾曰 豔 娥 素娥 侍疾 坐於足 素娥泣曰 若內翰不諱 我輩豈忍 獨生 惟當俱死耳 豔娥亦泣 徐曰 人生有命 固無可奈何 婢宜自寬 繡雖昏 實具聞之 既愈 素娥專房 燕封至 淑人 豔娥遂去 及繡 誅 素娥者 驚悸 不三日 亦死 曩日 俱死之言 遂驗

秀水閣居錄 王繡 侍妾 甚眾 有官封者 十八人 八夫人 十宜人

宋史 王繡 既得位 乘高為邪 多蓄子女 玉帛 自奉 僭擬 帝者 誘奪 歡閣 侍制 鄧之 綱 妾 反以罪 竄之 綱 橫南

宣和 錦城 初陷 劉廷慶 並男 光國 奪路 萬勝 門 帶班 直長 入 祇候 西兵 萬餘 人而

皆皆 護駕 避鋒 也 延慶 陷 金明池 中 卒 光國 攜 王繡 愛妾 張氏 以 逃 行 十餘 里 慶 騎 追 及 之 殺 妾 自 縊

墨莊漫錄 王將明 後 房 曰 田 令人 卷 顏 貌 殊 倫 真 國 色 也 靖康 改元 正月 將明 死 田 自 都 攜 一 婢 寓 至 毫州 居 進 旅 中 郡 知 之 為 拘 管 數 月 其 家 遣 人 迎 歸 蔡 元 長 後 房 曰 武 恭 人 者 亦 妙 麗 不 凡 元 長 謫 嶺 表 武 在 京 師 為 一 使 臣 姓 孫 人 所 謂 乃 攜 孫 竄 至 南 京 亦 為 郡 所 拘 七 月 開 封 差 人 擒 之 送 至 京 師 時 余 適 在 二 郡 皆 見 之

蝶訪曰 黃金 不惜 買 蛾 眉 揀 得 如 花 四 五 枝 歌 舞 教 成 心 力 盡 一 朝 身 去 不 相 隨 况 悖 入 悖 出 自 作 之 愆 天 道 有 不 爽 者 矣

韓侂胄 所 幸 妾 同 居 甘 苦 者 為 三 夫 人 號 滿 頭 槍 新 進 者 四 夫 人 至 通 官 籍 慈 明 嘗 召 入 豹 駟 坐 以 示 優 寵 四 夫 人 者 即 與 慈 明 偶 席 蓋 駟 也 慈 明 心 銜 之 迨 韓 為 鄭 於 所 刺 諸 婢 皆 遣 還 其 父 母 慈 明 特 旨 令 京 尹 杖 四 夫 人 遣 之 又 於 羣 婢 放 逐 之 時 至 有 三 數 輩 皆 稱 為 某 妾 某 人 父 母 者 蓋 其 宛 轉 而 入 皆 為 父 母 宮 中 遂 命 願 認 父 母 者 聽 除 首 飾 衣 服 之 外 不 許 以 區 戲 出 金 銀 至 滿 頭 衣 服 至 若 數 篋 市 人 利 其 物 而

因 可 以 轉 買 其 物 故 相 競 相 逐 願 為 之 父 母 至 有 引 犀 妾 之 稱 必 欲 其 同 歸 者 亦 足 笑 也 亦 足 為 鑒 云 韓 敗 其 家 財 內 青 綢 帳 後 如 用 兵 用 羅 不 自 圓 其 寢 防 刺 也 惟 所 愛 四 夫 人 位 最 尊 朝 夕 所 謂 儲 擬 官 閣 者 是 也 四 朝 聞 見 錄

宋史 韓侂胄 傳 侂胄 所 妾 張 諱 王 陳 皆 封 郡 國 夫 人 號 四 夫 人 每 內 宴 輒 設 酒 坐 侍 勢 驕 侮 被 庭 皆 惡 之 其 下 受 封 者 尤 眾 至 是 論 四 夫 人 事 或 杖 或 徙 餘 數 十 人 縱 遣 之 有 司 籍 其 家 多 乘 輿 服 御 之 飾 其 僭 素 極 矣

蔡 字 雜 識 韓 平 原 被 諒 之 免 乃 其 寵 極 四 夫 人 誌 長 張 功 甫 移 庖 人 大 宴 至 五 鼓 方 散 大 醉 不 能 起 韓 撫 府 軍 周 錫 以 片 紙 入 投 石 闕 外 間 有 警 不 佳 乞 關 閉 門 免 朝 韓 怒 曰 誰 敢 如 此 至 再 三 皆 不 從 乃 盡 櫛 取 瑞 香 番 羅 衣 一 襲 衣 之 登 車 而 往 旋 即 解 司 軍 已 圍 統 府 第 矣

齊 東 野 語 時 開 禧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侂 胄 愛 姬 三 夫 人 號 滿 頭 槍 者 生 辰 張 某 與 之 通 家 至 是 移 庖 侂 胄 府 酣 飲 至 五 更

案 野 語 作 三 夫 人 韓 誠 又 作 四 夫 人 余 即 疑 鈔 錄 之 誤 嗣 閱 古 今 類 傳 載 史 息 韓 侂 胄 愛 姬 三 夫 人 號 滿 頭 槍 十 一 月 初 二 日 生 釋 海 本 固 不 精 也

昨非巷日樂從宵過南園山莊題師弄偕行至東村別墅宛然鄉井見林薄中一
牧童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河衡竟爭得功名到白
頭趙河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廬屏上有詩云玉津園內行天詩怨
血空號杜宇紅從韓為史誅於玉津園

方巖文集王居安亡詩強韓死宵疏內云董奴盜授以節鐵髮安寢籍於宮廷册
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笑言微聞神御之所

四朝間見錢貴裝者其蓋以喚人曰冷底喚一蓋冷謂韓蓋謂斬也
筆塵韓從宵出師數畝自悔失圖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幕人持書赴金求
和然竟不免於函首

荅塘詩話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從宵於玉津園有首錄其家寶高九
萬詩云清晚官來錄薄晚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批野雜史開禧三年十一月李璣
詳野雜史開禧三年十二月李璣
經筵玉音問答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答金人書命
余坐於側草檢書時將日暮古喚內侍厨司滿頭花柳酒案此知南宋內侍厨

司亦用厨操惟此等名號加之從宵安為宜
賜谷漫錄京師中下之戶每有女則愛護之稍長則隨其安適教以藝業用備士
大夫採擇候侍各目不一就中厨操最為下色然非極豪華家不可用

蝶訪問續世說謂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晚一時奔散各歸其家無名氏作書
布榜之通衢有云混奴婢而亂族各議家而競人觀此則韓從宵之婢妾殆有
甚焉自古汙邪敗亡其出醜如一轍也

賈似道與循州鄭虎臣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鄭悉屏去之奪其寶玉徽纒蓋行
於秋日中令昇輜夫唱杭州歌以諷之辱之備至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
鄭呼似道曰賈團練矣丞相何以至此賈漸不能對正藏書

桐江集木棉怨厚賈似道南竄猶攜所謂王生沈生者自隨二生天下絕色也木
棉菴既殛二生再展入北後南遷善事貴人巧技藝拙女功願再索人為妾因寫
之樂麻以為世戒

詞苑叢談賈秋聖既安置循州有無名氏題似道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
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貴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謂履齋也

初吳履齋循州安置賈除劉宗申知循州陰使害之後復亦循州安置經漳水木
棉菴安鄭虎臣鏖死時賈客題介如守瀉致答辭云嗚呼履齋死矣死於宗申先
生死願死於虎臣祇十八字而哀激之惻無往不復之意卷寓其中可與是詞並
垂秋室故師亡國後湯西樓亦有詩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猶荆棘刺簷牙指揮
已失鏡如鸞鴛字翠存玉碎報破屋春歸無主燕空池雨塵在官蟻木棉菴外无
愁絕月黑夜深聞鬼事
勿軒集賣相書嶺行有云望虛拜者頌元老伊尹周公所不如豈知一旦事夷豨
銀鐺鎖鎖載以驢
山房隨筆似道敗後有題嶺詩云樓臺瓦兀故成園正是襄樊矢捷時王氣暗
隨檀板歎江聲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
誤滿庭秋草露垂垂

于忠肅公賈平章故第詩云豪華汨沒幾星霜廢宅空遺孔道旁見近印塵盈
故榻燕巢經雨落空梁紫雲影斷入千古金谷花殘夢一場世事興衰只如此嘸
鴉不必怨斜陽

臨海縣志嗚呼宋室之亡天台賈似道則男奴
錢塘遺事賈似道當國時陳賦一作詠雪念奴嬌詞以譏之案此詞起句即沒巴
天沒地也詞
語道世不詳

姑蘇志鄭虎臣殺賈似道者吳人也其家居第甚盛號鄭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
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元夕開燈實錄一卷

芝園前集賈師雲霞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冊
東山談苑王鞠黃雀鮑自得積至棧凡滿三楹蔡京蜂兒窠三十七種董貫收後
劑成理中地幾千斤賈似道籍沒果子庫儲藏數百廳官吏以不可久留難載帳
冊登沈湖中

蝶訪聞天水冰山錄趙懷玉序有云夫財猶脂也而脂塗地履之越不至於傾
跌况外有舍人宵小迎合以贊其姦內有嬌子豪奴怙縱以濟其欲其能卓自
樹立者有幾人哉雖然人即富貴同此耳目口鼻之具而口鼻之供廢欲不
過果腹萬間之履偃仰不過容膝不能日食百索身衣千絮也而顯晝夜華美
乾沒不已者持誇多闕靡務快一時心志以為不若是則權不足以資人富不

足以甲服元戴之鍾乳五百兩胡茶八百石似道之蘭亭石刻八千圖胥此意也語云稀腹裝藥為人之膏亦可哀矣總之咎由自取非他作方知當審難保始終南唐劉承勳窮者極後蓄校樂數十一校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飾稱之後歸京乞食凍餓死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奸雄身後之事舉無足深惋矣

殿中侍御史杜華老上言曰臣聞自古方技之臣雖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宥今有微賤小人粗明診視恩恃寵肆其姦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焉得不論乎謹案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賤工貧擔唱樂因奴事泰棣入拜其姦狡為兄弟黃絲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太后開領其樂特賜寵遇而繼先恃恩寵二十餘年志為姦惡臣子上體聖意不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掃除蠹穢在臣豈容緘默使之漏網請為陛下陳之繼先於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如陶家巷屋屋樂橋官第皆被強佔起蓋房廊收領賃值又滿橋之旁有古運河繼先因廣造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圍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

宋

十一

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一也有軍人李彥者最為桀驁繼先用為提轄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託必強取之以為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及李彥犯罪臨安府斷罪入吏魏某及董安中劉永清等為幹辦強買益多如宋念一之女榮娘萬八娘之女勝奴與奴之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於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娼家女姦妙於歌舞詐作御前索取至今尚在諸女之父母怒恨入骨無所告訴其罪不容誅二也繼先又於宅旁創一別館專以收蓄匪人繼先則著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金貲盼父子駭應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間游聖皇帝升遐舉家仍然醜飲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為戲名為啜樂其罪不容誅三也宋杜華老上言列王繼先十罪除及臨九繼先又於湖州地名舊館創大第工畢之日遂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塔謂之鎮宅錢又珠子行人姓任者往年不幸繼先使人收其珠鋪珠子約十萬餘緡其物累次懇請繼先不還臣愚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將王繼先編管積外其本身及其子孫官爵盡行被奪其第宅財物田產皆民之脂膏及贓賄貨賂之所積已委臨安府及諸州所屬盡行檢校籍沒入官以贖罪將其強買奴婢

盡行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立生祠亭臺即日毀拆以去國家之虛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幸甚奉聖旨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勒歸臨安府內外第宅房廊田園有司盡行拘籍強買奴婢日下放還令速便請寺院所立生祠亭臺一切毀拆三朝北齊會編

程史余編年八閩過福甯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田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初秦檜權而未張願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實表裏之當其感時勢始與檜契大檜欲貴其姻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堂與繼先亦乘間為檜請諸子至列筵闌金紫盈門揮翰賂賂檜市便狎抑民子女為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後杜華老上疏列其十罪遂罷朝使詔繼先居於禔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奪者從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諂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為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雲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孫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適宜其厚亡

宋

十二

羊養雖強陽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子不成繼先獨不以為然繼先遺過紀典中富與貴冠絕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忤其權勢之威與秦檜相埒張去為以下尤不足道繼先處富貴之極未嘗見一正人端士時設飲饌招教坊樂人酒酣視繼先為禽豔恣狎而繼先亦無忤

宋廣肇芳譜淫羊養一名仙靈牌繼先蓋隱本名而稱別名也遺史當云仙靈牌即淫羊養

蝶訪曰諸苦所用貪欲為本此圖覺經語也堆金積玉求慶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奈就迷不悟者多能息心退步者有幾人哉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信封許玉最所鍾愛尹開封擇呂端張去華陳執一時名臣為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望王豐肥古短寡吉嬰功臣李謀博姪如累宋史作而王不喜之聲感符委張氏魏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為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闖板金注子同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奉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先斟五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餅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掩耳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感

中即覺體中昏憤不知人不俟賀杖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卒
太宗極哀痛命王繼恩及御史元頴鞠治宋史不及頃刻獄誅擒張及遣酒
注子人尺散第即以冬至日備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為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
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史所載多微辭
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張之墳墓而巳宋史文作張氏父守墓以張氏嘗有棺張氏父守墓以

案康與字與德字嬰體集韻祖悅切音絕與絕同斷也
蝶訪曰嬰感侍妾陰蓄廢嫡之謀宜禍出不測矣

紹興三十一年劉武忠公都領鎮江諸軍以十月五日發中軍前渡江是夜宿揚州
員琦提舉一行事務其素善一榻為隊將李萬所據心不平託他事杖之二十又慮
其泄明旦白劉公云李萬宿於妓館已薄施罰責劉震怒曰我一身抱病不敢將謀
妄供侍萬何人乃執如此論軍將偷入教場且令安排割子手繼到彼問之曰汝安
得亂我軍陣未及對即斬之又問萬屬何軍琦對曰係中軍第十一隊將時本軍統
制王明在側呼謂曰這把刀是汝兩箇合與且寄在汝處明趨下拜謝十二月劉公
解兵柄時病甚篤見李來窗下聲若歎息左右悉見之劉公叱之曰汝自干犯軍法

宋

十一

我以國事行誅汝實自取尚何敢作榮疎不自顧隨即帖然聞者服劉之膽決宋史
蝶訪曰李萬偷一夕之歡致廢顯戮雖員琦挾私忿而告究究之于犯軍法罪
實自取與劉公何尤人服劉之膽決余服劉之令嚴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
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
故云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老學菴筆記

吳玠字晉卿少沈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帝以玠功高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晚節頗多嗜慾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
死宋史

宋史論吳玠與弟瑋皆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感誠然
晚頹荒淫云

貢父詩話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閣嘗獻方書及太宗升遐懼誅匿舒州沿山寺
為行者

野史叢書今貴公子多蓄假膝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強陽非徒無益

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公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
粉白黛綠喪身殞命者何可勝數前復後繼曾不知悟

蝶訪曰神慮薄則血氣嗜慾勝則疾疹作嗜慾者水竭於下火炎於上後
助以丹石火竭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散血竭而不得行發為消渴凝為
癰疽百證俱起此丹石之害也特丹石以為補助實賊其本根豈養生攝生
之道哉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古人已教我矣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鼓有謝姓者與楊芳情好甚篤為樞所制相約投之江好事者
為望海潮詞弔之云彩筒角黍蘭燒畫扇佳節競弔沅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
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皋仙子連雙檀郎暗約同歸遠煙深處弄滄浪倚樓魂
已飛揚共偷揮玉筋痛飲霞釵煙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柳淒涼揚揚舊道荒
世間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蓉並蒂他日一雙雙詞苑叢談

淳熙初行都角鼓陶師與蕩子王生西湖遊覽志相眷戀為樞所間一日王生拉
師兒遊西湖遠更蘭舟入德藏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與陶相抱入水死都人作
長橋月短橋月二調歌之今不傳詞名集解

宋

卷九

十四

順父老人詞吳禮之子子叔錢塘人有順父老人詞五卷霜天曉角題王生陶
氏月夜共沈西湖賦此弔之運環易閣難解同心結癡騷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
別意切入路絕共沈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

南宋雜事詩按西湖志據癸辛雜識戴王陶事但云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
哀之不記全篇且不知作者姓名得吳詞可以補之花卷絕妙詞選載吳詞作斷
橋是斷橋可名短橋也前此未聞

南宋雜事詩錢塘符曾幼嘗有詩詠其事曰斷橋月即短橋時夜夜荷風渡柳綠
蕩漾香魂向何處試聽順父老人詞

清波小志長橋以王生陶師兒事俗稱雙投橋元時馬士顯竹枝詞曰鴛鴦
日相從好箇南峯與北峯再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

淨慈寺志僧濟顯常為陶師兒作起棺下水云

陰陽家流窮五行之數術不可謂無或一切疑之反棄人事斯或矣先魯公生慶曆
丁亥年壬寅月壬辰日辛亥時幼時言命者多不取之及逢時遇王位極人臣而後
操行奇爭談格局之高可笑也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貨粉於

市家頗賒給。俗豈難粉。獨於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年月日時。適與曹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必大富鄉人亦為之傾懷。長則恐其所為。鬪鷄走狗。一切弗禁也。近年十有八當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時已大醉矣。馬忽駭。躍入波水中。沒而死。因山真羨。

蝶訪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古語云。然矣。活及今世。浮浪子弟。奇嫖淫賭。因此敗產傾家。因此致疾喪命。所聞所見。無處無之。皆由為父母者。溺愛不明。不先教誨。忘其所為。又何嘗計其命之貴賤哉。

曹襄悼利用。既恃宦者。明年會其姪洵。在真定。因侍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洵猶過其家。不匹其夫。不勝憤。因洵叔衣。不濟黃襪。子入其室。而洵呼。洵舍卒不知。避匿者為走馬。奏之。即偈言洵與其叔利用謀不軌。差至博文。勸其棄。鍛鍊既成。以大鞭煎洵。洵至。至今都監之麻。凶不可入。蓋洵之兇。猶在也。數記。

南部新書。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內豎歸。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而執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路。義使衛。是日詢嘗宴府中。賓友乃更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便打取。莫道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

時咸通四年

蝶訪曰。漁色宣淫。濫及婢侍。鮮有不及於禍者。况室有悍妒陰鸞之妻。爭寵構怨。取禍尤速。若曹洵者。禍本自索。至誣以謀叛。則太過矣。妾亦自與人。以可乘之隙。耳。余閱南部新書。載唐沈詢。惡志者。載其取禍之由。與曹洵同。故附錄之。

宋豔卷九終

宋豔卷十

果報

清 天津徐士鑿沉青輯

祥符舊志。載李雲。東京富相也。慶曆中。與解普者。有舊。普侍闕。寓京師。質囊罄。假貸以供用。乃給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傾篋助之。無所吝。普陰令家中自有妻。與此人處。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極飲。橋市。夜沿汴河歸。普手推雲娘。汴河水。詐驚號涕泣。因以善言慰其母。毋問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翠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面責普曰。我傾篋助子。子以狼毒害我。命。我今得以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不見。但覺冷風。爾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出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從普入水。從吏沒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汴京有異記。

蝶訪聞侍兒小名錄拾遺。載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為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魁。桂英為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與神當強之。魁

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父約在氏。為魁投徐州。會判魁。竟渝。桂英忿魁負義。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責魁輕恩薄義。負誓渝盟。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案此事。後人作為傳奇演唱。亦示戒意也。若解普之幸。思負義更甚於王魁。宜其報亦甚於王魁。

右武大夫趙公。結與丁丑。以檢校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如李戶部家妾也。戶部昔舍於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為馬郎所近。有婦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戶部命捶地。倒埋妾尸。覆以木牀。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今昏物。將軍軍。出岳骨。趙怒曰。昨日為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因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土。正之。不能生。更望一言於縣守。令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遂明尊遣一使。以其事。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戶部。舊日婢。惟先卒諱。諱尚無恙。王郎中以十數卒付。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

空中有聲奇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其處也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狀骨即在焉誠驚怖即為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即為葬於別墅時馬即者為東晉郡縣一之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卒果州教授閣若遊記

胡師文元質侍郎刑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甘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伴應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幸伴同鄉指一隅命鋪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置水中衣履猶未脫蓋前伴子舍之婢因掛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殮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刑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師時為館客親見其事

鹽官馬大夫中行妻悍妒一婢免犯因沈其子雖鞭殺為粥乘熱以食婢竟以血辭而逃乃取死子同坎瘞之役數年妻為屬所恐自言坐血池中受無量苦上訴於天今當指陰府其家橋也且許以誦經飯僧皆不從且云主母今亦數盡故我得相近又云馬在世僅有三年之壽妻竟死傳此事時馬尚存

卷十

二

撫州司法朱梅縉雲人也有一受妾賤妻趙氏嫉妒悍厲不能容華楚無度竟致於死梅時在官所憶悲憤至廢寢食未久趙亦殞奉喪殯於僧寺人皆見一美女披髮跪於棺前以行知其為賤妻之鬼也洎梅終任還家與趙相入門亡妾躡其後攜酒祝之曰汝死誠為冤痛吾念汝不忘但娘子既已下世尚何所云業債相償自應託化乃呼道流建醮為趙答謝懺悔並以薦妾往生自是不復出

程冰之沂為平江崑山宰秩滿其弟鉅為府監倉乃攜其家就居焉一日冰之方與妻對食忽有竊自空墮几案間舉家駭愕冰之為答文而理之不數日冰之妻病日寢加劇一夕為鬼所過下語云我手貴也爾先為吾妻酷妒特甚三婢懷恨皆手殺之今使吾無後職汝之由吾既死資財且多曾不為吾廣作佛事以伸薦悼乃盡查有為再嫁適吾已訟於陰府不汝直也妻遂冥然有道士善治鬼使視之道士取幅紙密呪展示童子童子怖曰正見一庭下有人袖笏而迎旁有三婦人皆披髮流血庭中捧一婦人鞭之甚厲程視之果然遺腹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為陰府所逮度不可為也程感悚泣其少蘇而訣道士復作法書家文焚之童子復現已報

若已停葬矣程入視其妻果新蘇能言問之乃言前嫁為李貴妻貴殺媿故為所訴乃囑程集屋中某物皆實故物可貸以飯僧已而竟卒

臨安娼女儀二十名珥珥性凶橫御其下尤嚴酷然小鬟失指鞭之百又燒鐵灼之至死為鄰人所告娼家無善婢法珥行賂獄吏置詞云軍駕旦日過德壽宮熾炭不謹故約飭之因其抗對加蓋擬偏火著在側取而杖其背談中要害致然遂以情理妻謝滅死杖脊編隸鄰限中塗竄跡復受杖錮送既至鄰使預樂部顏狀極粗踴頗慧悟能立成詩詞予嘗於席間與紙筆即賦詞大畧美吾兄弟有鄰江英氣鍾三秀之語鹽商太遊其家以錢買蘭節為脫籍置於舟中以為妻悍心不悅太先有妾珥日夜誹罵竟殺之投尸於江是夕即有物騰踏船舷往來入席間點燭視之無所覩珥宛轉不得寐告其良曰境象甚惡眼見極非人趣將必不免我入牢獄試掠慘苦今直復可堪太恐其自戕以好言寬釋明日防察備至偶登蓬上欲求水珥大吐求哀若有曳其頭者徑赴水蓄工下救之則已死仍與先妾相抱持太自言於官檢口不傷自捐費數百千乃已

蝶訪曰白骨街黃泉泉恨其怨毒之結尤惡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為馬殿幹善賓客有極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卒姬出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歸客梁無益損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僕語奉上梁諱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愛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未幾梁亦死馬人尤損之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清波雜志士大夫欲求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儉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卸也

劉朔齋在吳日有小妓善舞蝶者朔齋喜而納之矣朔齋父霖來守蘇蓋舊遊也因宴集扣其人知在劉處並命逮之掠葦承風徑入堂與竄取以去劉大不能堪未幾鄭狙劉復取之以歸時浮祐乙亥也

袁氏世範美妾不可蓄云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尊以為賓客之歡切不可蓄妾貌點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艷必欲得之遂默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振我則無所不至錄珠之輩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不欲指言其

名

蝶訪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况夫強取豪奪。怨毒鮮歸。知孽報有不與者矣。余聞揚州夢。記社教湖州十年之約。一事。心竊訝之。以郡守而納部民之女。可。乎。邊四年。至猶函召其母。詰之。及視載詞。乃曰。強之不祥。因賦春較遊之句。若鄭森之所為。則益謬矣。當時吏謀縱橫。獨不畏清議乎。

李妹者。長安女。婿也。家甚貧。年未拜。母以售於宋室。四言。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學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敬事主意。一日。竹旨。命車載之。咸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向於宴席間。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秘願得之。雖蹈死無悔。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善駭。交抱。聲所著。技幾張。延五六日。不愈。妹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戲。莊色。飲。以奇玩珍異。卸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致之。乘其理。直前擁之。妹大呼。泣。起。取其佩刀。將自剄。婢購毒殺得。由是。愛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信之。妹猶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幸。幼出。戲。鬻。身。官。邸。委。賢。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窈。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憐。愛。許。侍。巾。履。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不。得。見。妹。之。面。偏。因。微。謫。曾。託。於。君。侯。側。

卷十

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乃欲恃貨利見。而。又。憑。酒。仗。劍。威。脅。以。死。欺。天。同人。暴。婢。女子。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甘。以。頸。血。汗。侯。及。願。遂。斬。妹。頭。送。同。州。正。死。不。悔。遂。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拔。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說。自。是。不。復。與。戲。高。妹。竟。縊。死。他。日。張。畫。見。妹。披。髮。而。立。曰。為。妹。報。同。州。已。辯。於。地。下。矣。張。大。懼。怛。悶。不。食。數。日。而。卒。初。張。為。王。山。謀。其。節。故。山。為。作。傳。並。錄。

跳鮑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祥劇。此亦戲耳。而孤山下有柳翠墓。在壽神道路側。有月明巷。在區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迹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結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柳惡之。仗紅蓮。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僧回首。託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流落。為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於大佛寺內。清了。又說月明。為之。戲。面。具。為。宰。官。身。為。比。邱。身。為。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度柳翠。燈月之戲。跳舞宣淫。大為不雅。然此俗雜筆。為父老者。蓋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戲中所演。庶足以垂戒。而警俗乎。海瑞雜記。

蝶訪曰。所失者一身之戒行。而所玷者一族之門。玉通之報復。亦云甚矣。余謂柳宣教。果為忠君愛國。嚴氣正行之賢人君子。彼玉通者。亦徒銜恨以終。安得伸其宿怨耶。

慶元二年春。宗安人張四。因遊一樓。娼家語。爭忿。持刀殺之。罪結案。上府坐獄。探治承。依以在法。無從。奏。裁。報。旨。未。下。而。抱。病。死。趙。監。押。檢。尸。竟。欲。吏。慮。無。人。守。調。為。鼠。所。侵。例。用。葉。薦。樞。和。懸。於。梁。上。明日。覆。檢。官。鄭。監。稅。到。則。已。復。生。便。能。動。作。署。無。病。態。鄭。問。所。見。對。曰。被。一。丞。局。喚。出。平。政。間。方。到。橋。頭。又有。丞。局。奔。知。語。先。至。者。言。何。故。不。教。張。四。插。花。帶。索。遂。將。我。推。墜。橋。下。忽。如。夢。覺。不。知。身。已。死。也。下。府。共。異。其。事。疑。或。有。冤。明日。斷。赦。下。處。錢。臨。刑。赴。法。時。吏。為。戴。花。既。受。戮。不。解。項。下。解。而。陳。於。市。蓋。幽。冥。之。中。欲。正。典。憲。耳。天。聖。志。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沈香。游衣井旁。裴之嫡子戲。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沈香。梅之。而。覆。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廷。司。理。威。東。道。三。易。獄。皆。同。沈。香。獲。杖。一。百。斷。旋。時。陳。廷。任。本。路。提。刑。舉。殿。不。當。劾。三。樣。皆。屬。州。委。秀。州。倅。張。濟。鞠。勸。許。欲。具。即。以。才。薦。竟。論。沈。香。死。故。東。坡。送。三。樣。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

卷十

恐難。其後。旋。還。京。師。父。之。未。有。所。授。聞。廟。師。知。願。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邪。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沈。香。何。陸。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愆。終。不。免。可。不。戒。哉。聖。莊。戒。錄。

蝶訪曰。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為政之人。事權在手。問刑最當詳審。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庶幾無過。顧可性情執拗。立意深。視人命如草菅乎。自古及今。冤報之速。莫過於此。刑官不可不三思也。

楚州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員外郎。當任子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怒若發狂。棄家。願。癡。不。可。拘。束。遂。乞。丐。道。遠。經。數。年。日。夕。卧。於。墟。岸。汗。泥。中。或。談。其。家。地。捐。金。施。之。一。飽。竟。即。施。於。人。當。寒。雪。永。夜。真。息。如。鳴。鼓。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也。以下。道。人。去。者。一。淮。潛。獨。敬。之。消。無。訪。之。作。禮。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續。二。者。孰。可。指。小。姬。曰。此。是。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淫。性。動。消。受。教。惟。謹。官。僚。遇。知。曲。意。掩。覆。踰。感。果。得。男。不。勝。喜。即。遣。吏。齎。沈。香。一。斤。並。銀。絹。往。謝。吏。跪。致。清。意。陳。頓。眉。良。久。曰。不。濟。事。了。悉。卸。不。納。更。強。齎。香。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議。若。何。而。乃。頑。心。不。改。

史曰運使主善心那得性氣之知歸至真州嬰孩已不膏更以實告滑動色拊凡曰神哉先生之言也神哉先生之言也像屬聞而疑焉滑曰某即秦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持幕官謂之爾其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父母既吾榻而同寐怒而逐之擊以笏遂起入後房夢覺聽人語聲則兒生矣蓋竟魂示化也嗚呼神矣哉是聖志

蝶訪曰方便處處可行公門中尤易行罪孽處處可作公門中尤易作在官者政不慎之又慎乎准滑聞道人誠受教惟謹宜無性氣之失矣詎知一事輕率漫不加察致負屈含怨實恨以發其報復有不旋踵而至者吁可畏哉

祥符舊志載至和二年李孝壽為開封尹以酷暴蒞官案較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遊士寓汴河逆旅中偶得暴疾昏不知人者累日忽灑然醒問人曰尹安否曰無恙曰必將死矣因言夢中懷憤見壁間燈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釘朱戶高明充爽不覺身在門側推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有女技近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器服飾甚盛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維管護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技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變為牛頭阿旁之屬

奇形醜態可怖可憐所坐之榻化為大鐵牀向來金石綠汗皆又牙鉗鑽物也百鬼爭逐刺其衣而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酷呼哀苦不及移時又復拊掌則鬼復為故林復為輿又牙之類復為金石綠竹貴人感衣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也如一日詎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為何人輒至此將累殺遂我出且聞其戶因復得生所見貴人乃月也時幸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一月果死汴京句異記

案汴京句異記此則所述似涉怪誕初擬入奇異門繼思句異記原列報應類且據祥符舊志不同誌怪之書爰錄於果報之末

蝶訪曰從來最易損福者莫如刑官而最易積福者亦莫如刑官是以公門中好修行也奈之何遂志作威很戾自用甘為酷吏也乎

奇異

劉水相沈鎮陳州日鄭綱經由水相為啟宴於外廳使妓樂迎引至通齋有朱衣樂人談言公性下急遂杖於馬前既即席酒數行而公得疾昇還府衙而終先是張環嘗公馬前有一束衣被血而亡至是果有此變極克臣為公悅詞詩二首具載其

事五處外諸侯重居朝堂主知改送庚子日營異戊丁時歸梓江山遊駭道路悉欲傳千古古位世本無為古今皆可富貴不常存教者未離塵市客僕在門米輸空返轉深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始後品東耕筆錄

淮唱嚴楚楚商呂省乾泛井泗上呂備他過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撫掌誦曰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溪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不題明夕夫歸言之伏人江游楚楚復歌前曲婦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送至林間而歿翼日視乃一新填詢知侯將士葬妻裴氏也侯置一疾推溺之自戕於林間就葬焉吳興縣錄

臨江軍憲惡寺初造輪藏僧限千錢則轉一兩有督校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知此心卷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前佛錢拜地輪藏自轉聞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開禧格異志

願川一異傳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女妓口氣常作青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為尼好轉妙法蓮華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即會其妓女適侍立於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華經否妓曰某不幸為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兒若素習公益異之樂善錄

潛確類書願州官及盧婿絕安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香有蜀僧曰此女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百美新說願布源詠盛婚兒詩云古底風氣似吐蓮馨香端不藉龍涎未能了得煙花債空坐蒲團二十年又如泉米洪炳詩云法華持誦想前蹤畢竟無心制毒龍任是芙蓉香在口煙花未了債重靈

蝶訪曰小善不能以蓋巨醜嚴分宜鈴山堂讀書十年冰雪與志士清操何異而意念一差卒至遺臭萬年士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慎勿易其初心也

胡妓楊韻可入者給興十年以役用色藝較諸名海陵仲彌性并通判州事為所感嘗約一餅棧一受校無所解及仲以章龍韻真誓詐為有字二年後竟為王亨道所德仲寓居常州一夕夢之曰我抱病甚亟且死矣平生誦妙法蓮華經以故可免墮落得作男子只在城外方二弓手家託生君若不忘故情可急來視我正恐已無

441

及尚可用旋後事。方家極貧。不能育我。望加意調給。我生三日後。煩君來。當以一笑為報。仲寤。遂登舟。到即詣其室。因血疾暴卒。連夕不知人。又訪得方二弓手。家額死。方妻生男。仲既悉如前。經三日。復往方氏。使抱兒出。見兒望。笑自此。仲數存拊之。仲為新春守。張守朋為伴。親為言。美聖志。

跋車志。湖以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死之夜。其母夢顏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即往生。鳥程縣歷吏蔡家作女。時蔡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宿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為之。啞然一笑。人咸異之。吳二錄之

衢州婦女李柔。以慧黠善歌舞。為士大夫往來者所稱。年才二十餘。適疾而死。郡賦卒王先。與之同居。時被命詣錢塘。回至壽昌。歎相值於途。訝其獨行。詢之曰。今欲何所往。曰。欲到臨安看郊禮。卒曰。何以不攜婢僕。又不乘輿。但一婦女。子身遠遊。豈得為僕。柔笑而不答。既分手。柔曰。君到吾家。為寄聲父母。言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還。首訪李氏。知所見者。鬼也。美聖志。

南上庫妓姓李。都惜。妹宜桃。十四歲。死。乳媪其來泣訴曰。不幸夭。又不復得為人。今在竹欄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班也。幸憐我。為嘗佛果。求之。信。其明日。女兒復夢。試求之。則前夕。狸奴生子。果有班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戒。戒終而猶死他日。乳媪復夢曰。今幸得為人。生王氏。然宿業未脫。媚類也。美聖志。

蝶訪曰。死生轉輪。因果循環。如恆河之沙。積數不可測。第然稱淫福善。大率視其自為。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唐柳宗元龍城錄。載惠州一唱女。震厄死於市衢。腸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誠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此則文海披沙。開窗括異。志皆述傳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

宋吳宰。撫州人。於臨安縣調。嘗飲酒肆。一賣酒婦。故人妾也。吳呼問。妾引至閣處。語曰。吾死。雖為陰司所錄。今賣酒於市。今市上十之二三。皆鬼也。言訖不見。其記室汗。河岸有賣粥。婦曰。以所得錢。置諸甬中。暮則數而緡之。間得楮錢二。驚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自物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襖。緡以二錢。市粥。風雨不消。乃別。其錢及。覓視之。宛然楮錢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闌無人境。婦人執四顧。入。薄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緡曰。我久寄寓此。朝令良人見。迎將

別。去矣。緡問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庸。緡我李大夫妾也。每行赴官。至此。死於等。則紫華。而我既掩。而子隨我。死無。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李今來。發。若聞兒。必驚。恐。遂不舉此子。已。緡為道。其。俾。取。兒。喜。視。之。以。金。釵。為。贈。而。別。供。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也。徑。往。登。船。緡。因。隨。之。舉。緡。而。兒。果。啼。李。大。夫。駭。懼。因。為。言。且。取。釵。示。之。李。諱。視。信。亡。妾。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李。知。縣。明。仲。說。事。傳。七。郎。者。新。春。人。其。第。二。子。傳。九。年。二。十。九。歲。好。押。遊。常。為。娼。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絲。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點。志。不。得。遂。浮。照。十。六。年。九。月。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懸。於。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葬。紹。興。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州。酒。肆。為。主。家。林。氏。當。據。供。後。蘇。向。曾。談。傳。問。去。鄉。之。因。笑。而。不。答。蘇。買。酒。飲。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傳。九。郎。夫。妻。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知。似。說。其。宿。處。蓋。愧。不。食。到。夜。同。寢。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美。聖。志。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歡。杯。盡。肅。未。嘗。出。手。眾。疑。之。有。客。被。酒。戲。之。曰。為。六。指。乎。乃。強。牽。其。袂。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骸。也。未。幾。士。人。得。差。遣。後。即。死。美。蘭。錄。

蝶訪聞。西陽雜俎。載。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北。辦。局。甚。盛。及。飲。酒。其。間。雖。大。飲。不。差。從。末。云。姜。竟。及。禍。焉。案。異。聞。總。錄。商。氏。釋。海。收。之。所。述。宋。軍。較。多。標。目。豎。書。首。注。宋。蘭。名。考。四。庫。全。書。提。要。諸。不。著。撰。人。名。以。亦。不。著。時。代。其。中。林。行。可。一。條。稱。大。德。丁。酉。則。元。人。矣。臨。安。娼。女。儀。珏。一。條。乃。洪。邁。衷。聖。志。原。文。勸。襲。其。言。竝。其。自。稱。亦。未。改。審。是。則。此。則。當。亦。勸。襲。而。畧。為。改。竄。也。

蝶訪曰。黃沙枯。觸。是。桃。李。面。詎。知。富。前。桃。李。面。即。是。枯。觸。也。張。杜。散。子。裏。手。之。句。賣。送。於。色。矣。當。日。幸。不。遇。此。妓。然。亦。不。幸。不。遇。此。妓。終。執。迷。不。醒。悟。耳。

女伶陳如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縮衣素裳。俯視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加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無人荷轎。不可去也。我來者。誰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鑄。睡。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加。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鬚。疏。俊。人。也。留。飲。飲。既。晚。復。以。轎。送。之。歸。既。寢。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也。

冥然坐寐其軒如響呼恍皆不醒客恐而去遠曉乃寤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
求叙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加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姓曰豈真有是人能此
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實於夢魂遠矣徒求之消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
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加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
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也

蔡持正居宛邱一日雪作與里人黃好謙遊一榻家門見其有醜特甚他時有美
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黃方引去少年至俾榻邊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顧
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侯此公貴憑藉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婦
何人也婦曰朝來齋鼓其飲亦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正為侍御與黃為御史
云隨手錄

橫州城外有董祠目為婆娑廟不知何神也土人頗嚴奉之淳熙初雷州太守舟過
城下摩放迎謁小憩廟中以須其步廊廡間一妓輕浮者指一土儒詰問列曰
爾可探他此妓復指一卒曰爾卻探他彼拍手嬉笑曰有何不可正恐無媒人耳樂
營將在旁曰我為作樂大笑而出不兩月七妓相繼病瘵死將亦然橫之花籍
於是一空

隴州汧源縣公一室門已扇鎖忽有妓女數人執樂器遊於庭下令之妻適見
之妓女俱前稱曰妾等久為土地祠樂妓丐為誦法華經迴向則可藉以往生妻以
語令其日乃謂僧誦經於廟其夜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禱者亦為
誦經如是者三後令君夜獨坐忽有鬼物狀甚怪惡前曰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
即皆令往知吾且之使當移禍君家令叱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無再來禱者令家
亦無惡狀

蝶訪曰此則恐寓言以認有地方之責者蓋當時監司郡守類耽於逸豫宴會
必用妓樂色藝差可者每不肯令其脫籍從良而去東坡公判牘尚有空冀北
之犀則不可之語他可知矣東坡公雖一時出之戲謔難言大公亦以見當時
相習宴樂者多清議有所不與惟令若輩久淪苦海中亦足矣
宣和內省都督黃康國家善聲妓至多有一善琵琶者忽失所在訪之不獲其家門
戶之禁如上杳杳莫知其處經旬日再從家廟中出黃問之曰為翁翁婆婆喚去
使彈琵琶而并開常食用耳自是此妓病瘵累月方復故吳開德錄

荆門金判趙不刊一妾曰憐儀以產子死於官舍而精魄周常若在每五更必
出堂門屏外呼喚吏卒云安排官人轎子皆以為宅中他婢但訝其太早悉起候伺
淹久困歇則又復爾說於趙之去代者許鼎臣至鬼亦常常出沒乃擇行法道士書
符焚於所寢之室以禁制之然後稍息竟不能絕也許未終任而卒故鬼得而挽之
云夷堅志

秦臺為鄂州都統司幹官嘗於臨安買一妾歸居數年生一男其妻嘗以事怒之過
妻不勝忿厲聲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見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何物妾即應曰
我乃鬼耳忽變其形長大容質不異而顛抵屋極舉家駭愕已復如故詰問之終不
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慕戀之故亦不遣之今猶在其家與妻居
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艷而性靜居常外戶不窺惟暮夜獨行後園璋初不以為異
但每自後歸則口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密隨視之則徐氏入一竹叢間俛而捫地若
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摸得一石子曰視皆有齒痕若齒發然已而視其箱中
齒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甚妒齒石之徒遂不復婦更為寬
容璋寢婢子別榻皆縱不問如是者累年乃病卒

漳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常兩月照撫琴梅樹下遂見美女欲前且
卻胡作意三弄女遂遠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良怨多有所欲不能直遂耳胡
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真緣耶女敘往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了
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至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
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環壓玉珣望斷行雲疑立久手彈珠淚淚前梅梅恨恨然
而曉明日以帕示人越冰壺駭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姓女也去年暴亡
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且以酒醉之且成詩云王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
想芳魂踏殘月濃濃露漉去時和吳開德錄

蝶訪曰王十朋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美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畏天高
鬼神惡妾須先畏自家知若胡天俊之欺暗室不待言矣迨明知其鬼而猶醉
酒賦詩真輕薄之尤者孟子不云乎此亦妄人也已矣

紹興初臨川童居醉父自靖州教授赴郡政秩未及調縣病終於旅邸無親故在旁崇仁
吳仲權為時為秘書正字雖無雅學持以同郡之故醫療棺斂寄擗遺骸皆一力任
之慶元二年吳由尚書郎出持湖南漕餉明年四月從廣西旋遭論罷方還鄉建義

學平日嗜酒。膳食盡廢。消瘦如血。而精明殊不減。至冬感疾。即沈困。忽呼家人使備茶湯。曰。董教授來見。和怪問之。曰。薛父也。俄與若諾。應答。次日復然。時若與之語。人問何在。指杜杖曰。正坐於此。他報我後。日午時當去。可造齋食。一分先遣之。家人知其與鬼從事。髮麻。不勝憂怖。明日索浴。治具於房。婢以果園園之。吳曰。何用。曰。恐為隙風所搏。笑曰。到復怕風耶。浴畢。著衣冠。扶入後堂。辭家廟。出命設酒。與妻李氏。並子姪。飲別。有數妾。猶令歌詞。仍隨聲應和。酒五行罷。自書治命。自言不得廢本族義學。次經理家。政未乃遣嫁諸妾。遠近厚薄。然有倫。但每書及妾名。輒汪然長慟。凡盡數。故筆昏昏。醒又若見董。尤歎詞之曰。薛父先生。且莫妻吵人。且令先著。了。展轉經夕。命僕探時辰。及午果卒。其壽不登六十。可為惜也。吳聖志

蝶訪曰。真仙真佛。以地自古無不死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亦無不消之鬼。吳仲權。道有善因。自遇善緣。董教授知故人之死。期魂先來告。報故人之德也。二公蓋迥異。恒流知吳。聞死期。即視死如歸。心中不昏。其智殆不可及。獨至遺嫁諸妾。每書及妾名。輒汪然長慟。若反不知萬事皆空也者。甚矣色之害人也。

陸軫云。東封榜狀元梁固。作省判。卒。附一婢。言。已授陸山。諫議大夫。索谷。與印封角。子押字如生。時。又云。欲取寵婢。及一小鬟。不久。二婢皆卒。治宅。編。季元。衡南。壽。結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指。府。君。家。有。侍。妾。念。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請。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蓄。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為。此。事。時。方。備。他。處。不。敢。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盜。勢。不。復。可。坐。自。經。死。矣。幸。為。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妾。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為。家。人。作。牒。經。函。仍。畢。疏。葬。埋。之。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季。曰。然。則。妾。鬼。假。託。以。載。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為。何。等。妖。孽。顧。敢。然。不。至。吾。將。請。集。道。法。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作。偽。今。但。從。君。子。佛。經。數。卷。更。薄。冥。錢。而。已。吳。周。繼。錄。

按。陸。軫。志。所。載。未。若。此。則。之。詳。因。舍。彼。而。取。此。蝶。訪。曰。傳。云。妖。由。人。興。又。俚。語。云。疑。心。生。暗。鬼。此。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際。又。可。

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鄧陽近郭。數十里。多賊。湖。富。家。翁。主。之。至。冬。日。命。漁。師。竭。澤。而。取。旋。作。古。廬。於。岸。使。子。弟。守。宿。以。防。盜。竊。結。與。辛。酉。雙。港。一。富。子。守。舍。短。日。向。暮。寒。雨。蕭。蕭。權。鐵。塊。些。微。有。推。戶。者。狀。如。婦。女。服。飾。豐。豔。而。過。體。沾。濕。攜。襖。來。曰。我。乃。路。歧。故。樂。子。弟。也。知。市。上。幸。希。聖。冠。親。禮。請。容。去。打。粟。他。家。取。既。往。我。獨。避。雨。趕。趕。不。上。願。容。我。寄。富。子。曰。舍。中。甚。窄。只。若。得。一。小。牀。若。留。女。過。夜。我。多。恨。性。嚴。必。定。噴。棄。幸。完。去。此。不。遠。早。去。尚。可。及。女。懇。祈。再。三。離。以。美。語。進。步。稍。前。子。毅。然。不。聽。徐。言。既。不。肯。教。我。宿。只。暫。就。火。烘。衣。俟。乾。而。行。可。乎。許。之。子。登。牀。女。坐。其。下。半。卸。紅。袖。露。其。腕。白。如。酥。復。背。身。挽。羅。裙。不。覺。裙。裏。一。尾。出。子。引。手。拈。杖。擊。之。成。一。孤。而。走。衣。裳。如。晚。皆。汗。泥。敗。葉。也。鬼。聖。志。

蝶訪曰。諺有之。邪不干正。觀富子數語。義正詞嚴。有斷不為妖邪。或惑者。妖邪卒無隙可入。劉改之。得一妾。愛甚。淳熙甲午。預秋薦。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每夜飲。欲舍。輒使小童歌之。到建昌。遊麻姑山。屢歌至於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和願唱一曲。勸酒。

即。廣。前。韻。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馬。到。皇。都。三。題。當。際。會。穩。跌。龍。門。三。汲。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暮。暮。博。識。囊。桐。聲。君。抱。抱。卻。如。是。酒。滿。金。杯。來。勸。你。劉。真。真。之。偕。果。權。第。調。荆。門。教。機。過。臨。江。道。士。熊。若。水。謂。之。曰。竊。疑。隨。車。娘子。非。人。也。劉。具。以。告。曰。是。矣。今。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教。授。緊。緊。抱。之。勿。令。窺。遠。對。如。所。戒。乃。擁。一。琴。耳。頓。悟。昔。日。琴。意。之。語。擲。至。麻。姑。山。訪。之。知。是。趙。知。車。所。座。壞。琴。也。焚。之。詞。苑。叢。珠。

蝶訪聞北夢瑣言。載彭城劉生。夢入一娼樓。與諸輩押飲。爾後但覺。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娼。芳容常製。和羞心。邪所致。蝶訪曰。故魅乘機。而中。皆邪念。感召耳。故佛言。一切眾生。慎勿造因。陳簡齋。乘。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在。東。不。顧。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音。調。清。越。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時。以。手。指。衣。履。按。肌。膚。綿。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闌。干。曲。紅。羅。繡。簾。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鐘。鐵。板。間。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門。何。人。報。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即。下。樓。至。道。使。道。之。已。失。矣。雙。

宣和中。呂仙遺吳興婦女張珍奴詞曰。坎離坤先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頭。漸洗淮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鍊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步壇宮詞也。詞苑叢書

牛女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撰詩曰。七夕夜。侍姪田。內及婢數人。露坐夜半。忽有一鵲。西來。繼而有鵲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彩霞綉象。數刻乃沒。楊卿時已罷。極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紛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可信耶。

容齋三筆。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而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

燕美貽謀錄。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為七。仍行天下。蓋其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

釋教。初。入太學。與同宿友。厚善。休日。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葦行。將十里。言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於。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僮。安。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慶。貌。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便。是。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畫。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素。膳。三。品。甘。芳。精。妙。撒。菟。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映。發。漁。歌。聲。隱。隱。在。耳。聽。望。久。之。僧。以。塵。尾。敲。蘭。子。數。聲。俄。有。小。童。勸。傍。湖。而。坐。二。美。人。徑。出。登。岸。親。妝。麗。質。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額。間。顰。眉。羅。襪。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妓。好。林。行。美。人。更。起。舞。僧。與。友。誦。浪。詞。笑。飲。盡。無。別。樓。神。思。尚。恍。正。容。危。坐。不。敢。吐。一。語。僧。曾。起。翠。友。背。扣。所。以。友。媿。曰。子。但。飲。食。縱。橫。何。用。如。許。而。解。十。起。巡。夜。已。老。僧。復。引。客。至。小。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慈。此。遂。去。壁。外。即。僧。棧。試。穴。際。窟。則。徑。推。二。姬。就。羸。友。醉。甚。大。軒。橫。獨。傍。徑。不。疑。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為。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空。展。轉。通。亮。時。則。耳。聽。但。聞。鼻。息。訥。訥。而。已。將。曉。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間。惘。惘。已。疑。到。非。人。間。其。後。出。處。參。商。竟。不。克。再。語。說。苑

南宋雜事。詩。仁和趙信意。林有詩。詠其事。云。倚翠依紅作大師。畫船天外送歌兒。含情無限。闌干曲。惆悵參橫月落時。

蝶。訪。閩。陶。穀。清。異。錄。云。李。煜。在。國。微。行。招。聚。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遠。之。客。嘗。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醜。醜。契。合。相。愛。煜。來。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僕。紅。倚。翠。太。師。驚。鸞。寺。玉。佛。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燈。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為。誰。煜。嘗。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又。一。則。云。相。國。守。星。辰。院。比。邱。澄。暉。以。豔。福。為。妻。忽。一。少。年。踵。門。請。躡。願。置。酒。參。會。梵。燭。輝。難。之。淡。裏。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救。賜。雙。飛。之。寺。二。則。所。述。同。是。淫。僧。當。日。國。法。竟。不。治。之。何。如。若。談。藪。所。載。則。蹤。迹。諸。怪。矣。

湖南。按。刑。唐。極。字。碩。夫。過。高。郵。同。舍。談。數。事。云。其。父。諱。為。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甚。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犀。卒。欲。取。一。掬。食。之。而。凶。閉。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聞。與。唐。潛。欲。取。千。里。外。物。不。移。刺。唐。偏。欲。河。東。蒲。桃。又。思。賦。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卧。屏。間。取。之。皆。新。美。若。方。折。枝。甲。申。雜。記。

趙忠惠帥維揚。子。某。索。趙。參。議。有。婢。慧。黠。蓋。得。同。輩。之。歡。趙。此。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癸。辛。雜。錄。

淳守。麟。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墨。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櫓。而。歌。聲。極。凄。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願。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數。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也。趙。善。謳。少。游。南。遠。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即。少。游。靈。舟。也。其。詞。曰。滿。湖。千。里。接。藍。色。畫。詞。樓。幾。少。游。江。仙。湖。蘭。棹。昔。日。曾。經。月。明。游。風。靜。露。華。流。微。波。渾。渾。渾。不。動。冷。浸。一。天。墨。獨。倚。梳。櫺。情。悄。時。聞。雁。語。秋。聲。聞。妃。冷。冷。仙。音。含。盡。仙。情。古。今。情。曲。終。人。不。在。江。上。數。峯。青。紫。翠。已。西。張。才。叔。遇。荆。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淪。此。環。身。似。有。物。為。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五。勝。志。

案。容。齋。四。筆。自。謂。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婦。事。當。時。失。於。審。訂。博。之。不。及。因。引。國。史。溫。益。知。潭。州。一。時。遂。臣。在。其。巡。內。皆。為。所。侵。因。並。載。范。忠。宣。諸。公。以。證。謂。差。

容少游款既累日。此不待辨而明。已志失著云。云蝶訪閩清波雜志。載秦少游發郴州。贈妓一詞。山谷稱其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閒語。豈亦襲夷堅已志之誤耶。且據此則而論。少游南遷。經潭所悅者。又有一趙曉。若定執不容少游款。既累日之說。那更有此。余不善駁證。古人好逞臆說。各齋四筆。一則係自辨夷堅志之失。若錄入駁辨門。此則說鬼也。故錄入奇異。

駁辨

蘇小娟錢塘名娼也。後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為於業。遂徙南宮。得授官襄陽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去。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餘。悉為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贖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林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其言。至錢塘。託宗人伴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已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歎。以於潛官緝。誣攀繫府獄。俾從獄中召小娟出。語之曰。汝誘商人官緝。百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望盼奴亦蒙恩。泉下也。俾喜其詞。究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以思致疾而卒。俾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遠人附一緘。及魏一卷。外有其弟院判一緘。竹筒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念。俾索和。小娟以不能辭。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念。俾索和。小娟以不能辭。

俾強之。且曰。不和即償官緝。小娟不得已。索紙投筆。詩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緝事無。俾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緝。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西湖游覽志錄。
七修類稿。蘇小小有二。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已注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春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圍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鴛鴦。燕燕分飛。後粉澹梨花瘦。只餘蘇小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鴛鴦燕燕。儻然此蓋趙氏之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輒耕錄既備載數事。辨以為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鈔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況人有虞美人詞可證乎。
該餘。蓋錢塘有錢塘妓蘇小小。見郭茂倩樂府解題。南宋有蘇小小亦錢塘人。其姊為太學生趙不敏所眷。不敏命其弟娶其妹。小小者。見武林舊事。

四朝詩選南宋杭妓能詩者蘇小娟

宮闈小名錄蘇小娟錢塘妓與妙盼奴齊名

雙名志蘇小小一名簡簡 董簡簡乃南齊之蘇小小名白香山有詩詠之蘇家小

小名簡簡芙蓉花頭柳葉眼者是也

雍正西湖志謹案蘇小娟七修類稿辨其當作蘇小小以為鈔者之誤引趙不敏

並院判詩元遺山詞為證不知作者不過借南齊之小小以詠小娟何足據乎仍

依西湖游覽志餘作蘇小娟

董雍正西湖志駁辨甚是四朝詩選及宮闈小名錄皆作蘇小娟可稱有識餘

則皆誤矣

報耕錄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人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如此哉春

者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妓奉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

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紙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

是黃金縷且曰後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

塘幕官其解舍後堂蘇小小墓在馬時泰少章為錢塘尉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

卷十一

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綠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西湖游覽不遇年

而不中得疾所乘畫水與橫泊河塘舵工遠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嗟而

火起舟危倉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齊漫錄云劉次莊所著樂府解題曰錢塘

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之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

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

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咸淳臨安志蘇小小墓在湖上周紫芝云湖隄步遊客言此蘇小小墓也詩云野

草橫分青草院誰埋玉樹與墳橫湖邊山自向人緣門外柳今何處垂行雨行雲

今是夢地未施粉未相與一從蕙死蘭枯後剛道桃花好面皮

閩窗括異志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昔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判題

曰蘇小小墓餘疑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時只有蘇前蘇小

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白石樵唱林景熙作有蘇小小詩題注蘇小小錢塘名娼有墓在嘉興縣

西南六十步詩云歌扇風流憶舊家一邱落月幾號鴉芳痕不肖為黃土猶幻

脂羊樹沁

嘉禾百詠注懷蘇亭在禾城東宋時建與蘇小小墓相望故名

湖山便覽蘇小小墓相傳在西陵橋畔郭茂倩詩集古樂府有錢塘蘇小小歌廣

題云蘇小小錢塘名娼南齊時人故白香山詩有柳色春藏蘇小家及教妓樓新

道姓蘇之句臨安志武林舊事俱載墓在湖上周紫芝有湖隄步遊蘇小小墓詩其事

若可據然春洽紀聞謂司馬才仲為錢塘幕官解舍後有蘇小小墓報耕錄又謂西

陵乃錢塘江西故才仲夢蘇小小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則其墓不在湖上西陵橋

陸廣微吳地志謂蘇小小墓在嘉興縣治側代遠人概姑

勿深考

兩般秋雨盦隨筆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塘縣界舍後蘇小小墓在錢塘門

遠而元人張光弼詩云香骨沈埋理治前西陵魂夢隔飛烟好花好月年在潮

落湖生更可憐蘇小小墓在錢塘縣界此必宋蘇小小西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

人刀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塘之墓為妝點若如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

爭墩之習耶蘇小小墓在錢塘縣界

卷十一

蝶訪曰文人聚訟結習難除蘇小小之墓迄無定論雲漢及議謂吳門女郎真

娘死葬於虎邱時人比之蘇小小舉子諱錄題其墓云虎邱山下塚雲叢松柏

蕭蕭即可悲何事世人惟重西真娘墓上獨留詩此詩如清夜鐘聲亦曹夢醒

多少癡夢否

雲齋廣錄司馬樵官於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闕云妾本錢塘江上住花

開花謝不記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瀟瀟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

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淒涼明月生秋浦

詞名集解黃金縷本名蝶戀花宋司馬樵製一名明月生南浦元百種曲又作蘇

小小製

案雲齋廣錄所述是全詞皆蘇小小歌也其詞字句與春渚紀聞闕有不同姑

勿論謂司馬樵官錢塘夢蘇小小歌與紀聞迥異不知何據詞名集解亦謂黃

金縷詞司馬樵製又謂元百種曲作蘇小小製二說皆非是考朱竹垞詞綜載

春觀字少章觀之弟也有黃金縷足司馬才仲夢中蘇小小詞當據春渚紀聞

如此說為是

雍正西湖志謹按懶真子云司馬才名極皆溫公之姪孫西湖游覽志引懶耕錄作司馬懶才仲誤也

案雍正西湖志按懶真子以證西湖游覽志並懶耕錄之誤因檢懶真子文之中一則云才名極皆溫公之姪孫要傑之也咸未四十而卒文

李名世李每言之必慘然也觀此知懶耕錄承正不僅懶耕錄一書也

江右都昌縣有蘇東坡詩石刻云都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愁眉眉山蘇軾書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云其友人衡山王象之作令江西常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公南還時遺妾碧桃於縣因高此詩按東坡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採入姑志以廣異聞

馮具區集跋宋孫尚書觀仲益尺牘云聞之昆陵人尚書實大蘇公道體孫老侍公妾婢而宋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

居易錄馮具區集跋宋孫尚書觀仲益尺牘云前文後語謂子按仲益非君子且爾時梁師成亦自說坡公道體公安得有如許既嫁之婢而嫁之又安得皆舍人賈

緣附說通足以辱公耳

香祖筆記坡公往陽羨憩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衙門童子瑤瑤蕊童子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即觀也然則道體之說妄矣

朱子語錄梁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侍蘇叔黨如親弟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換

蘇詩說注東坡和蔡景繁石室詩范元之曰蔡景繁名承禧臨川人嘉祐進士第如當都縣權監茶御史裏行後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置使楚州東坡謫黃實

部內獨奉差慰籍行部訪之東坡有答景繁帖云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攜家一遊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博然有水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

因公復起一念若果游此必有新篇當破戒奉和也又云海上奇樹恨不與公同游公篇或可追賦景繁往遊賦賦歸坡為屬和後早胡琴云云皆帖中語意又前

年開闢云云即所謂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用此帖為證而詩乃蔡然詩中

有我來取酒酌先空後車仍載胡琴女又江風海雨入才頰似聽石室胡琴語又前年開闢放柳枝今年洗心春禪祖等句

曲清舊聞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這調梁州園工唐竟節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半遺坡乃得之子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于之後故命樂工製這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三朝北盟會編始室實為韓魏公之出子數以言動吏部侍郎韓粹粹身致然曰先公平昔無此事於是王仲巖者久依韓聞是而自詣實識之以為狂之子也實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數及哀詔志實之力

蘇文忠公集朝雲詩並引云子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解去獨朝雲者隨子南還云云是知食人之貧緣附說皆此引中數語啟之也胡琴婢去又有開闢放柳枝之句茶室實錢或都昌縣志固稱公南還遺妾碧桃也若重實欲為韓魏公

仍因引中數語附會都昌縣志固稱公南還遺妾碧桃也若重實欲為韓魏公之出子而韓粹粹殺然曰先公平昔無此事一若微塵斬釘截鐵又要有益莫

香祖筆記事說

楊混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慧黠善於應對湖中有宴會

妓畢至惟秀蘭不來主人督之須臾方至于塘問其故具以髮結冰冷不覺因醉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管之非敢急也謬以實告于瞻亦急之坐中

卒專屬意於秀蘭其晚來志恨未已竟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辨不能止俾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俾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于瞻作賀

新涼以解之其意始息其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作晚涼既涼新涼

弄弄生鱗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熱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

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塵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棹細看取芳心千重似翠

看取芳心千重似翠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此花前對酒又恐觸共粉淚

兩疑鏡子曉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涼蓋不得于瞻之意也

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人同日語哉若溪漁隱曰野哉楊處之言也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今古記意為甚重為一唱而後耶

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惟之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塵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棹細看取芳心千重似翠

夏之時。千花事過榴花獨芳。因以申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
指手告倦。其意甚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質新。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
新涼。曲名質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為質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夥。姑
舉其尤者。東坡此詞。其為不棄。橫遭點污。吾不可無一言。當其恥。宋子京云。江左
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於廐符。今楊凝之。言其甚。而錢板行世。殆類是也。言其拙
意甚也。

者舊續聞。陸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玄孫也。晚以疾廢。下筆於秀野
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
前輩事。纔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
棉。吹棉時社。公嘗誦久之。是後從游頗盛。公謂余曰。曾看東坡質新郎詞否。余
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但知其為佳。但復懶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
某嘗於先。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是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
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
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云。紫陌尋春去。紅
塵拂面。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蕊。一枝開。冰簟堆雲。翠屏攏玉。醜蝶
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末如其
然否也。

者舊續聞。見陸辰州。語余以質新郎詞。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
年矣。亦未嘗深效。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與晉侍妾故
事。迨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是為不妄也。至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部。似誠為
妄誕。

蝶訪曰。榴花為坡翁妾名。僅見香舊續聞。此外宋人紀載罕見。且與坡翁獨朝
雲。隨于南。連語不符。與碧桃事同一可疑也。併俟再考。
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於小詞。舞後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悅六朝宮
掖。體。元。各。詳。樂。業。乃。以。為。元。獻。詞。候。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故。原。集。謂。之。樂。府。補。亡。
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屬。云。練。袖。殷。勤。捧。玉。鐘。當年。并。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
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判。把。銀。缸。照。猶。恐。相。逢。
是。夢。中。詞。情。婉。麗。若。漢。漢。舊。詩。

碧雞漫志。晏叔原歌詞。初筑樂府補亡。自叙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沈酒中。病
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試讀南唐諸作。五七字。譜期以自娛。不啻叙所懷
亦開寫一時杯酒閒闊。及同遊者。意中事。當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謂篇中
之意。首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康叔。陳
十君寵。家有道鴻。寶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君。吾三人聽之。為
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離合。為眾作之所不能。而操於琴。故云。昔人定
已不遺。第今無傳。連鴻寶雲。皆篇中數語。而世多不知。為兩家歌兒。其後目為
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操人心。
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居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李園。若
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若節。履。儻。晚。陪。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醜。毒。而
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

天籟軒詞譜。宋晏殊字同叔。仁宗朝。平章。東。著。有。珠。玉。集。皆。麗。情。之。作。
詞。綺。晏。幾。道。字。叔。原。殊。幼。子。叔。原有。小山。詞。一。卷。
李漢老少日。作。漢。宮。春。咏。梅。贈。友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是。也。政。和。開。前
王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道。朝。舉。國。無。與。競。者。方。恨。無。計。時。王。補。為。首。相。忽。遣。人。招
至。東。閣。關。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是。詞。有。勝。犬。醉。而。歸。數。日。遂。有。館。閣。之。命。王
照前志

小學紺珠。南渡三詞人。李邦彥。汪藻。樓鑰也。邵雍。雲。龜。居。士。
直齋書錄解題。是叔原詞一卷。沖之撰。歷。卷。漢。宮。春。梅。詞。行。於。世。或。云。李。邦。彥。老
作。非。也。
君漢漁隱。畫。普。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
是。沖。之。叔。原。作。政。和。開。前。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
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

蝶訪聞。南宋雜事。仁和道信。意林。有咏李漢老一絕。云。雪龜居士老詞人。吟
得官梅託興新。不念開遲怨風笛。酒邊記唱漢宮春。注引玉照新志。竟以為樓
武林七子。因事案詩。而玉照新志。此則重汗詞人。何七子。俱不加詳考耶。又不
念開遲怨風笛句。注引能改齊漫錄。李漢老建炎末。自發書。樞密。達知院。二
月。而罷。為梅詩託意云。解霜。應。雪。念。開。遲。風。笛。無。情。放。晚。吹。鼎。實。未。成。心。尚。蕊。

不甘桃李傍疏籬

宋人兩張先皆字子野。人往往不能辨。前卷已各詳其履歷。然未有知道山清話之
譌辨者。道山云。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于詩詞。人目為張三影。又號三影。此皆
高才。以三影為京師人。已誤其下。又云。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妹也。子野生貴
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為鹿邑縣。以班政陽永叔推重之。云云。今人乃以
張三影呼之。哀哉。歐陽為其墓銘。四十八年。不張三影。年觀此。則曾參秋胡之誤。又
何怪乎。又按湖州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買妾。東坡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
來燕燕忙。早有一薰花詞云。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歐陽公稱為桃李。嫁東風。郎
中。見沁公傳。過庭錄。知兩張子野皆從歐公游也。居易錄

古今詞話。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為張三中。即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
云。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櫳垂花影。
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

遷屠開覽。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
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
者耶。遂出置酒盡歡。

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

齊東野語。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詩十首也。孫覺辛
老序之。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此事不詳於圖志。而孫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
之。大率謂其圖且詳。考類未為之。云。唐陳振孫。孫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
之。九司封。其圖且詳。考類未為之。云。唐陳振孫。孫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
之。不存其事。行錄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
為作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姓名。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
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遺世升平百年久。與齡
者父一家同。名賢敘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遺世升平百年久。與齡
者父一家同。

素齊東野語。敘述吳興張氏十詠圖卷一則甚詳。並辨同時有兩張先。全摘要
錄之。王漁洋居易錄所辨。與齊東野語合。蝶訪聞詞苑叢談注。天聖時有兩張
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其能詩善考卷同。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
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筆畫所載如此。是徐電發蓋沿胡氏之誤也。惟胡

氏既如張先見齊東野語不應如此為誤殊不可解

黃師是赴浙。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
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道用
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竹坡詩話

俗傳呂洞賓戲妓曰。牡丹非也。乃宋人顏洞賓。顏洞賓亦係散仙。西園叢書
紫雲桃軒雜編。載戲妓曰。牡丹事。亦謂係宋方士顏洞賓。非呂純陽也。

東坡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綺席親曾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清南詩話

山谷贈小鬟。為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愁秋。波瀾湖南。山明水秀。儘字似
工。而實不愜。又云。娉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室乎。春未
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豆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
誰。以為從愁耶。則未應識愁。以為已愁耶。則為何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
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巳。今乃指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曉
也。清南詩話

葉山谷全集為山溪題注贈衡陽妓陳湘集中此調尚有二首注至宜州寄贈

陳湘
陶穀贈妓。為蘭風光好。有鶯膠斷絃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啖及
鱗。魚作膠。名為續絃。能續方琴。絕絃卻非鶯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鱗魚屬世
莫端。燕膠續絃。奇自見。蓋湘筆記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樣。頰花容與。但恨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鯉時
日。灌客與。頰注。聞舒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與音與字。妄改上與字作取。而不以
為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讀賦。此詞時乃方十八
而傳者。乃云為儀真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或定書此以遺之。蘇蒲筆記

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書至。真定德光。如漢祖起太原。遂
棄此石於中山。慶應中。其石歸李學究。李如其子始。以售心後。負官。宋景文為
紳。出公幣代。輸取石。置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又姚令昇跋。范元卿郎中云。慶應
中。景文為定帥。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營史孟水清。見而識之。
取以獻于京。愛而不受。留之公幣。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攜石去。其子留質本於郡。

情妾夢不離江水也夜來還過洛陽城青山萬疊樹蒼蒼雨霖霖高城自傷無路
從容陪笑語此生何處問劉郎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長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

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湖朝已飛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峰北高峯一片

湖光烟霧中春來愁殺瘦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詞皆體麗

伯可固詞客和靖亦與復不淡耶卷據詩話

雪巖吟卷續林可山西湖衣鉢詩梅花花下月黃昏獨自行敲梅竹門只道梅花

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案林可山名洪

升菴詞品林君復宋史謂其不要無子然林洪著山家清供言先人和靖先生云

云蓋喪偶後不要且

北窗文釋錢塘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天湖相筇案徐冲晦

名與賜號冲晦

雍正西湖志謹案此詞和靖舊集中不載見萬歷間喬君求刻本

山谷記夢詩注洪駒父詩話曰予嘗聞山谷云此篇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

妓遊某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象真妙絕權靈君曉夢之

非紛紛窗上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香粉等語僧慧洪冷齋夜話以為山谷元祐

初晝臥圃池寺夢與一道士遊蓬萊有兩道人作兩玉人導升殿主者衣絳袖仙女

擁侍中有一女方整琵琶山谷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

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故搖手項與子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今山谷集語不

同蓋復更易之耳山谷詩內集注

宣和二年關子東遊地無錫僑寓崇安寺古柏院中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年可五

十元衣而美鬢髻搗坐使兩女子以銅杯酌酒謂予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恩

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

抵掌為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以詩紀之云元衣仙子從雙鬟鏡即

長歌一解顏滿飲銅杯效鯨吸低徊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

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

浮溪集關注字子東世為錢塘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教授湖州官至太學博士

子東自號香巖居如有關博士集

楊冠卿字夢錫江陵人有東坡引詞自序云歲癸丑季秋二十六日夜夢至一亭去

勝曰朝雲見一少年公子云久誦公樂章願得公從容笑語因舉似雜蓮葉作梅贊

久之余謝不能公子拂然不樂命小吏呼婁十數輩至圍一方臺而西相與擊唱

聲甚悽楚俄頃歌者取金花青箋所書詞展於臺上熟視字畫乃余作也讀未竟一

歌者從旁攬取詞袖中舉酒相勞苦云釵分金半股之句朝夕誦之胡為余不

此乎公子云左驗如此要事多遜祇掌一笑而罷恍然不曉所謂戲用其語坡

引歌之涼波芳草路別離奇南浦香雲翳贈青絲屣釵分金半股釵分金半股陽關

一曲聲悽楚惹起離筵愁夢魂擬逐征鴻去行雲無定據行雲無定據容字類稿

四庫全書總目按書錄解題惟載類稿卷映不詳冠卿出處今就稿中詩文考之

紀夢詩序云戊戌年四十戊戌為清熙五年上推四十年則當生於紹興八年乙

未其與傅潛詩有賢書憶昔歐賢能姓氏曾叨天府登則嘗舉進士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身因省該下策薄遊東海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方十六善

歌舞尤工彈箏容貌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盈遂

爾嘉歸乃許一笑所守田龍圖公使侍吳山預賓列相得於梅植之聞從之歡處累

月山辭錦盈盈垂泣悲噓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云芳菲時節花壓枝

折蜂蝶拾欄檻光殘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吟蝶吟何不空使離闌對寒月山作

長歌答之中有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才多

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如神龍紅牙金鳳鏤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

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玉如土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裏去等句

又明年山通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欲送東山時方初長山已

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再如山盈盈已如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盈若平居醉病

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享春情及應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

間矣其夕竟卒王命山作詩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烟花紅紅死睡初醒一枕孤懷

病客情海上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長生乾坤意入憑欄闌風月人歸似楚漢

殿香銷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三三續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絕頂

玉女池追思曠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榮華一夢休登

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女冷鏡煙墳樹枕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

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詩有山歸就淡遊夢遊日觀峯地見石

上大字筆跡類盆盆畫一詩曰解開珠宮鎖亂爲長生未晚素華華斷無方朔人間
停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還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倚紫雲樹穩堪池閣鳳鳴龍
蟠日又斜請畢忽落是夕昏醉惆悵有女奴來色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髮出迎入宮
殿一女子玉冠黃幘衣絳脣身畔容山越拜女遠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盆盆與一
女僧面微笑曰爲雨困雲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
曰盆盆雅故可使就寢聞難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恍然出洞但蒼崖古木
非向所感感愴而返原注玉山有筆墨錄詳記所遇

蝶訪曰文人結習掉弄筆端點綴鋪張死如畫畫亦以見女色之惑人也若蘭
若鴉與玉山等耳

畫錄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怨王性之嗜一怨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宋徽
未盡亦足爲博垣指畫之助士大夫晚裙裾之樂願侍巾櫛莫得之維淵或得一
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兒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寰類有可笑者豈故粉術持儻平日
妄想不足則辱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之名爲佳持恐無
敢承當者清廷編志

姬仲類偶周守忠集女子之名作偶聯韻語嘉定十三年刻於臨安行在諸軍糧
料院幹辦鄭域序

避者錄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姬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
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陰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
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戚姬唐姬等皆姜而非后則又以
爲泉姜之類近世言姜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

至正直祀尋常婢妾之多猶費防閑久而稍怠未有不爲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
壞龍家法一也誘陷子弟二也玩人喪德三也士大夫無見識者往往陷此人之
賈焉欲其侍奉之樂也妾之多者其居處縱使能制御亦未免荒於淫使如何樂
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則妾自相傾軋適足爲
身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宜深戒之

奉至正直祀或畜婢妾共三則一則錄入惡書門以證他事此則錄清波雜志
後亦援以示戒意也

趙淮妻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成銀樹嶺淮兵敗俱赴瓜洲元帥阿和
使淮招李庭之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之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
妻其尸江濱妾得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
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
使數兵與如江上妾聚薪艾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
而死宋史

昭忠錄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既及難爲某萬戶所得與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

身然越運判既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殯殮畢既歸萬戶惻然如其言迨至死所屍棄江濱妾命與夫推屍入水水猶淺不流妾乃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躍入水中死

案昭忠錄所叙趙津妾葬淮與宋史所叙不同

蝶訪曰窮檐匹婦苦節自貞君子必表揚之以其足以風世也況此臨大節而不可奪捐軀就義者哉宋史特書趙淮妾洵無愧為趙淮妾也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酒水浸碧天何處斷翠竹冷光相射蓼岸秋花中隱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挂門外酒旗低透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年鯨脰有侍妾晏康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爾妾亦恭應曰唯命是從公薨妾相繼果死以爲異過庭錄

寇萊公之謫嶺南道出杭州妾倩桃疾作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天竺山下且云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果老薨於雷州夫萊公不必言此女子亦豈塵埃中人耶視戀世緣者真霄壤矣正軒筆記

宋太平清話所載與此則同惟幸葬我於天竺山下句下有萊公驚辰不凶從之句

宋史初太宗常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趨設臥榻就榻而卒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案乾興元年從雷州司戶參軍天聖元年從衡州司馬

郭印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媼日信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罵且罵洪雅春時為董董祠婚與邑少年期因董董具酒邀媼媼與娥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碎不使去不得已留坐

中時頗酒食輒啜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便浸暮歸過雞鳴渡度他日必不得脫陽湯求飲自投於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宋史

蝶訪曰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菊山山谷詩句也可移贈節娥述其介潔自守百折不回卒不可以狎玩名垂青史庶有以愧夫隨波逐流甘蹈汙辱而不以為可恥者案山谷集作黃玉花水調歌頭作黃玉花

毛惜惜者高郵妓也端平二年別將禁全軍眾據城以叛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贊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並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餘人悉付以法宋史

三朝野史馬光祖知高郵軍值軍官禁全率眾畔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者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曰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婦傳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妾譜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親幸全據高郵城畔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汝本趙官家健兒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臣行酒禁全以刃製其口立命惜之罵至死不絕聲

紫巖集詠毛惜惜詩云淮海豔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羨恨無已首學秦如向使乘頭真泉卿玉骨花顏城下如冰魂雪魄史聞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敢舞筵中過一生

案輟耕錄載毛惜惜事與三朝野史同惟特封英烈夫人句下多且賜廟三字後有贊詞云噫當是時也姦山得志勢熾熏天雖厚祿重臣我冠世儒罔不効力救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媼使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歟

蝶訪曰三日骨香一腔血熱朝廷許為國殤史冊書其風烈彼附時臣辱備命者對之愧死矣

愛愛姓楊氏本錢塘娼家女年十五尚垂髮性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賦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暹所調遂相携潛逃於京師暹家雅於財亦雅曉音律歲時嬉遊以饋車同載與之幸琳宮之聞雖遠必先雖喧必前京都律麗之觀無不遊歷迨二年暹為其父捕去不及與愛別愛居巷舍與子亦相離一日人傳暹死或慰問其所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顧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還當死此念自爾素服蔬膳日啜瓜而酒更不復親近塵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即反關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及愛愛委體縊柔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暹之勤感疾死小婢子錦兒今尚在出其繡手箱香囊繡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傳兒小名錦拾遺

侯清錄徐仲車愛敬序云愛敬吳女也幼孤於嫂氏其家如也左右前
後齊也居也而為婦事者蓋天下無一人而愛敬以小女子能傑然自
不為其輩所汗其已報矣然愛敬以小女子能傑然自
心志愈深之過不得已而為奔女之計也於是與其人來京師說散弄其人歸
江南遂死於江南愛敬居京師自以為未亡人也慨然有必死之計故雖當苦者
百計萬方卒不能動其心以至於死此固不得謂之小節是奇女子也古之所謂
義烈之心固而逆與被愛敬所舞即江南富人張氏也張氏納於外妻又
母不歸以至為其父捕去此乃不孝之大者固不得為人類雖賢類當觀之不
若也故予之所敬意有詳略事有取舍文皆主於愛敬而歌曰吳越佳人古云好
傾家亡國何勝過昨夜聞觀愛敬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敬本是婦家如金魂玉
魄沈塵如歌舞吳中第一綠雙鬟雙鬟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
詩襟心危分慮患深半夜自前淚如雨假如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請桃李
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落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
可枯生惟一兮死無二有如檣樓叢中不忍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奇風疎遠

卷十二

喬林分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能凌曲不謂馬上琵琶忽作山頭
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院昨夜明月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關山歧路長
前年猶惜金縷衣去年不盡深懸脂今年今日萬事已成銷翡翠看如泥一女二
夫妾之所羞不意所事分志將何和城眉結過分妾之所憂不如無生今庶幾
無心嚶嚶草草趨超早為雁不有初許竟有終鴛鴦子飛畢之羅之人聞此恨分
何時休時深山人道不到處病骨傲算集空枝名錄所載本師李其見
即李樂愛敬敬序並云蘇子美為愛敬執已失之矣又其詞淫漫而序事不得愛
愛本心甚無以不後學乎欲為子美快去其起而勇以此歌以解學者之惑
蝶訪曰奴妾之以色藝取情如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當與有以感動其中
耳設遇患難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取者哉如金谷園
綠珠燕子樓盼盼韓香之於華氏愛敬之於張運者真絕無而僅有也以視夫
以藝文者勢敬則驕以財交者財盡則散掉臂不顧如陌路人真有愧於小女子矣
杭妓琴操善應各東坡善之一日遊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商試多福問云何謂湖
中景琴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八曰金勒馬嘶芳草地

玉環人醉杏花何謂人中景曰白裙袍六幅滿湘水琴聲一作巫山一段數何謂人中
意曰隨地揚學士懸絕絕參軍因問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
作商人婦琴操大悟即削髮為尼泊名編
素雅正西湖志引能改齊漫錄東坡在西湖戲琴條曰我作長老你試參問以
下統作琴操問東坡答與泊名編
又案宋方勺泊宅編有兩本分上中下為三卷者初稿也商氏稗海中刻之讀
畫齋畫畫有曾將兩本並刊之說四庫全書簡目錄亦謂原本十卷此本三
卷似尚非足本云百美新詠引此條注見泊宅編檢查三卷中無之頗難定
見足本也
百美新詠顧德堂希源賦琴操詩云半生長在綺羅叢未解情緣總是空琴破
枯禪甘寂守肯教冷落感秋秋
宮闈小名後錄吹笙歌姬夢雲鬢髮人遊趙長卿賦臨江仙詞贈之
蝶訪曰明季金陵妓下五面歸鄭太守不得意乞身下藝或云尚有前却若琴
操夢雲者果何如也

卷十三

楚珍不知姓本彭澤婦女善三色書年八分皆巧家藏長沙古帖樓藏其題
宣和間有跋其後者曰楚珍蓋江南奇女子初雖豪放不羈然以節顯嘗見其過湖
詩清勁簡逸有丈夫氣故知此人胸中不地皇宋書錄
甘棠温温琬字仲初姓郝氏本良家子六歲質明慧訓以詩達旦不寐日誦千言
能通其大義喜字學落筆無婦人體道潤有格有得之在實藏珍重之不啻金玉能
染指書元妙甘棠遺事
宮闈小名錄宋妓温琬善談孟子
楚州官妓王英英善相學願魯公體卷裏復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
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畫小學長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盤頭魯公體
皇宋書錄妙英英貌色故云不事梳洗一作梳洗之句中郎孫君誤也此誤居詩話
宛陵聖俞觀王英英詩云先觀雅雅舞六公胡絕發難春風樣詩罷英英書大
字玉指操管運靈輻風馳雨驟起變怪文餘畫飛明珠
青泥蓮花記鉅野有樓芳亭秋成報祭所也一日卿者謀云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
書之維翰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飽家曰侯王維翰書石

耳謝遂以袖代筆書樓芳二字會維翰到書亭字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王書畫史

天祿識餘鉅野有樓芳亭鄰人送王維翰書石未到致謝天香戲以袖書樓芳二字會維翰到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伉儷王書畫史曰昔日章臺蘭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竹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柳

無聲詩史林奴兒說秋香成化間南京舊院妓風流姿色冠於一時盛畫於史廷貞王元父二人筆最清潤落籍後有舊識欲相見因畫柳枝於扇以詩謝之曰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秋風再動搖

明書畫史林全蘭自號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畫山水人物宗馬遠筆力雖未至亦女流所難得

案廬樊榭王臺書史引青泥蓮花記謝天香一則列宋名妓中又引無聲詩史林秋香一則列明名妓中因檢閱梅高金青泥蓮花記叙樓芳亭書石事並無王謝戲詠詩句且林秋香題扇事記中亦載之詳釋林秋香借題畫柳示意婉拒舊識詩句自妙若王謝初無所觸過空藉柳唱酬似覺無謂而高澹人天祿

識餘所叙若此不知何據疑澹人混秋香為天香因秋香亭之說誤會樓芳亭延平樂籍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庭堅為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玉覓取愛卿歸去予龍衰守歸途赴郡集席間借觀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萬人矣後村詩話

麓渡會錄宋季潘庭堅富沙人因夢人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技理宗時殿試第

三人
蘇軾建甯人淳祐間供奉樂部善寫墨竹亦工梅蘭扶疏朗潤曲盡其妙頗自矜貴每圖成必以八分書題之繪事備考

余向購藏豔著色春山圖短卷秀潤精緻當與項氏吳彩鸞唐約同題焉為好事家解金收去僅錄題識於此庚子穀日偶從金閨常費舖中獲小袖畫上作者色春山雖氣骨尋常而筆跡秀潤清遠可喜諦視之見石間有豔豔二字莫曉所謂然辨其絹素實世物也閱數日檢閱畫譜始知豔豔為任才仲夏有錄色工真草行畫善青綠山水因念才仲北宋名士豔豔又閑秀也為之命工重裝以備藝林一種雅製云清河書畫始

畫繼任才仲豔豔本良家子有絕色工真行書善著色山水河南邵澤民侍郎家藏其清湘八景一冊細潤清逸真足名世才仲死鍾賊之難不知所往清河書畫舫任詔字才仲宋迪之甥善畫山水竹石學歸龍流極其清逸可貴豔豔學其家才仲云

嘉定開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原無知荷東君若意者如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妒弄與雀眼前無數縱使蘆花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蓮幕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仙郎輕聽琵琶易數橋移月滿西樓絃索罷雲散崑城闌府便佳地一帆輕舉獨倚闌于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佳兩難訴詞苑叢書卷之六

蝶訪曰王十朋守泉州到任日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且出一絕示之邑宰皆為感動門不復閉太守歎惡態以愛民物色宰太守之愛民定非徒托空言公有見諸實事者觀平江妓送太守一詞太守直一護花橋耳亦者意者承民也

子守會橋有歌詰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故白曰惠英有述懷小詞願容舉似乃歌曰梅似雲剛被雪丞相挫折雪果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借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無賴惡少官奴因言其人在府一月而遭惡于因提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也

營妓馬瓊瓊歸宋廷之廷之因聞二閣東閣正空居之瓊瓊居西閣廷之任南昆瓊以梅雪扇題詞寄之云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柳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廷之詳詞意知西閣而東閣推推遂休官歸家置酒會二閣曰昨見西閣所寄雪梅詞使人不遺寢食東閣乃曰君今任矣試為判斷此事據西閣所云梅雪就是也廷之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曲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一白雪如梅少些香東君非是不思量自後兩閣歡會如初詞苑叢書

案洪惠英歌曲與馬瓊瓊題詞意則相似後三句竟相同浣溪沙一詞即梅雪爭春未有降金首詩意也二則因可疑故夷堅志則不錄入逸詞苑叢書一則不錄入苦夏正錄蘇軾侯再考證

梅橋香債俱宋吳七郡王姬工詞翰常賦詞相謔梅湖杏滿庭芳云杏花何太晚遲
疑不發等侍春深香湖梅滿庭芳云梅花何太早蕭疏骨肉葉密花稀林下詞選

南宋雜事詩仁和趙意林信有詩以詠之云紫羅公服稱風流花散東風暖氣滃
莫使早梅欺晚杏一投春色有清愁

淵鑑類函宋高宗紹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

周子充之待妾曰芸香姓孫氏錢塘人純靜謹畏精於女工頗能為新聲事公於行
在所時年十七而宋相眼

趙葵嘗遊署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繞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
水煎嫩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枝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饋
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多在紅塵道昨非庵日暮

古今女史趙葵同知樞密院朝罷歸私第而諸姬不見葵往訪之乃羣聚摘青梅
有一姬善賦詩葵責令賦詩云杆聲默報早朝回滿院春風繡戶開怪得無人理
絲竹綠陰深處摘青梅

宋宣和中王通判妾飛紅者貌美能寫染有詞云花低鶯踏紅英肥春心重頗成慵

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詞說

洪內翰侍兒翠翹笑其姓工畫墨竹每自題其後曰翠翹戲筆云畫婉媚墨氣清潤
程大昌題詩云戲作風枝斜再留玉堂宿其說楷

索圖繪寶鑑繪事備考皆載翠翹工畫墨竹云云僕與此一則同

劉光世侍兒意真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旛王俊劉太尉光世題
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竟章題詩云諸老凋零實可哀尚書名姓壓崔嵬
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胭脂泥綠苔

清波雜志輝頰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故謁祠下詩板留題莫知其誰劉武
儂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真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
海樣深護留名字惱行人夜來琴瑟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真

蝶訪曰同一留題詩也姜白石一絕神韵自起語亦雋水有味若雜志所述詩
意輕淺有傷忠厚矣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蓋勝妾數人贊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忘其少恐為羣妾
所愧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踰旬頭領遂空又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為

友居仁年踰耳順鬢髮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髮去之輝
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采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鑷髮
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墨客揮犀

錢塘花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陸氏妻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嘗羣妾散燕燕獨不
忍去適應漫錄

鶯鶯香室畫鈔述此則云鶯鶯燕燕見坡公詩皆用張氏故事至陸氏之鶯鶯
燕燕人罕知之矣

樂府雜詞拾遺李伯紀綱西江月題下注贈友人侍兒名鶯鶯者詞云意態何
如涎涎輕盈只恐飛飛華堂偏倚主人樓好與安巢燕燕戲樽前樓中風月且看字
上腰交韻仙詞賦少陵詩萬語千言總語

李李伯紀西江月詞注贈友人侍兒名鶯鶯者詳詳詞意前半闕燕燕伴說
後半闕竟似說燕燕不可解也俟再詳考宮闈小名後錄韓子師歌妓名鶯鶯
見范石湖詩李伯紀所贈未知即韓子師家鶯鶯抑陸氏之鶯鶯亦無明證惟
隨隱漫錄云陸氏嘗羣妾燕燕獨不忍去是鶯鶯亦去與燕燕不幾同燕于

樓之盼盼乎惜無詩人歌詠以傳

劉伯壽洛陽九老之一也築室嵩山玉華峯下號玉華庵主有妾名鶯鶯芳姿
麗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斬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
即行牛止即止其止必命壺觴盡醉而歸萬前人以為地仙云風月堂詩話

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水嘉醜浩然桂冠每從親宴來月泛舟使二笛婢俯鼻悠
然忘逸沈注謂一闋有曰竹閣雲深巢居人關幾半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
月明夜夜聞雙笛人咨賞其音逸泊宅編

葉泊宅編初稿中無此則此從雍正西湖志錄出

葛天民字無懷曾為僧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一侍姬一名如
雲一名如幻

詞綜補遺葛天民有無懷小集無懷與周紫芝姜白石友善

蝶訪曰聲色之好不惟累身亦且累心侍姬以如夢如幻名實未能忘也
孫觀字仲益嘗提舉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何嘉會寺承嫁遠侍兒何製明有詩
仲益次韵長律後四句云瘦語曾傳黃絹婦情多情好在紫髯翁尚仙尚有

詞綜補遺葛天民有無懷小集無懷與周紫芝姜白石友善

蝶訪曰聲色之好不惟累身亦且累心侍姬以如夢如幻名實未能忘也

孫觀字仲益嘗提舉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何嘉會寺承嫁遠侍兒何製明有詩
仲益次韵長律後四句云瘦語曾傳黃絹婦情多情好在紫髯翁尚仙尚有

杯中凡獨舞婆娑醉影同流慶集

京坡記夢回文詩引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予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句云點餘花睡碧影意用飛燕故事也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鬼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市面

見南蓮幾箇回

東坡在徐杭日因會客以彩箋作墨竹贈官妓且令索詩於參寥參寥遂援筆立就其詩曰小鳳團圓已自奇

花十八玉盤盤珠璣撒生香漸欲身離精製第一聲催合熟玉容嬌困嫩仍梅雪梅一枝初破臘石門文字字

升庵全集唐人舞妓皆著靴履華柘舞賦云靴瑞錦以驚市樂府靴錦靴玉帶舞迴雲舒元與詠妓從良詩湘江舞罷卻成悲

云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靴是舞妓裝飾也貴既效賤賤即借貴豈惟此一端已哉辨即靴字

煙花錄妓天水仙哥子終真與舉舉五為席糾寬得所按席糾即酒糾也

卷十二

酒糾錄事等名皆出唐人呼妓之侑觴者然尚不止此三餘雜記載高駢命

酒佐醉後改一字令駢曰口有似沒梁斗溝曰川有似三條橋駢曰奈何一條

曲溝曰相公尚使沒梁斗至窮酒佐一條曲橋又奇怪據此唐時更有酒佐之

稱范公武都齊讀書志載薛濤字洪慶西川樂妓工為詩當時人多與酬贈武

元衡奏為校書郎又繼錄云薛濤名色難處才調尤佳言謀之聞立有酬

對大凡營妓初與校書之稱皆南康鎮成都日令人樂籍呼為女校書二說

不同該微曾據錄錄賦尾氏之說為無稽茲不具考總之此稱始於唐又不

止錄事酒糾酒佐等名也

反舍者謂其來時瓦舍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不知起於何時頃者京師甚為

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杭城紹興開駐驛於此殿廣揚和玉

因軍士多西北知是以城內外初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嬉戲之地今貴

家子弟即若因此流連破壞尤甚於汴都也夢梁錄

咸淳臨安志南瓦在清冷橋西有照春樓北瓦在眾安橋之南亦名下瓦有羊欄

樓

市肆記五子勾欄城內隸脩內司城外隸殿前司或有路歧不入勾欄只在要關

寬闊處做場巷謂之打野呵○又如北瓦羊欄樓等謂之遊欄

古杭夢遊錄夜市除夫內前後諸處惟中瓦長勝街市即隸實賣巧器四百色物

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權關酒樓飲館直至四更後方散

蝶訪曰風流散漢煙月作坊皆士庶放蕩之所更子弟破壞之門狂瀾莫挽古今

有同概焉尤正有言惟當戒而不入之而能戒者能得幾人哉

政和間京師妓之號曹家伶官常入內教歌舞等中調芳詞以戲其妓人皆愛其聲

又愛其詞類唐人所作也其詞云風搖蕩雨淅瀟翠綉花頭畫春衫窄香肌溼

記得年時共伊曾摘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銀頭鳳關山隔曉雲連雁兒卷也又

無消息古今詞話

元豐中夏茂之母梁氏遣將引兵祥至保安軍順靈寨圍之數盡時寨兵至尤人心

危懼有娼妲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撤夜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仇虜人皆掩耳

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意愈厲虜人度李氏不可得遂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辭去

雜鳴狗盜嘗有所用信有志漢軍錄

宋江港至手師師題念奴嬌於鸞詞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狷借得山

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團香鮫綉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

得回想蘆花灘頭夢花汀畔皓月空照碧六六雁行連八咫只待金雞消息載膽已

知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聞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感於宋而劇賊亦文章句

如此覺天勝語

癸年雜錄聖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並序曰宋江事見於街巷巷語不足采者雖

有高如李萬軍傳為士大夫亦不見聞余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書覽以未見信

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

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東京官軍數戰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若不

放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關於時者

於是即三十六人為一贊而為體在焉蓋其本權矣將使一歸於此義勇不相

與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處然其識性起卓有過人者

立說既不借修名稱儼然猶循軌轡雖託之記載可也

卷十二

素襲聖與序中稱江滿性純卓倏家書中亦謂其材必有過人者此小詞果為

江作未可知也若謂好事者為之真好事矣亦其品可知

崑山有一名娼周其姓後擊郡中籍張紫微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通訪紫微公因

命作下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箇甚處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始新

水點綠唇昔年繡閣迎仙容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臉便許抖擻好精神

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處處去連裏分明會得為

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前處處六么花十心其或未然更聽下句曉與君

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中吳此關

東坡寄諸子侄詩他年汝當滿牀中夜起身踏破幾施元之法世傳小話一貧士

家惟一覺夜則守之而寢一夕心念有得當富當以錢若干營田若干善聲效萬

車大蓋無不備置不覺歡通起身遂踏破甕故今俗指妄想狂計奢謂之慶算也

至雜抄

蝶訪曰今人於作種種妄思想嗟之曰做夢夢猶覺其意也當即因小話貧士

事起知此語由來久矣夫人在世途膠膠擾擾始不知此身如夢而經營百計

機誠為端無非利欲熏心然中當竟日以心關誠不知其所窮不夢中夢也

文

註

卷十二

十四

宋體卷十二終

三編 七五冊

898



随
園
随
筆

光緒壬辰年陽月

隨園隨筆

張元方書



隨園隨筆自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
 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為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
 疏闊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
 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搢摭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
 本朝考据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余敢披臆顏怡遂
 康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
 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
 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
 見疑信並傳固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資于
 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
 編疇予老矣自此以往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
 隨園隨筆
 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隨園隨筆目錄

卷一

諸經類

卷二

諸史類上卷

卷三

諸史類中卷

卷四

諸史類下卷

卷五

金石類

卷六

天時地志類

卷七

官職類上卷

卷八

官職類中卷

卷九

官職類下卷

隨園隨筆

目錄

卷十

科第類

卷十一

各解類

卷十二

典禮類上卷

卷十三

典禮類中卷

卷十四

典禮類下卷

卷十五

政條類

卷十六

釋詞類

卷十七

辨訛類上卷

卷十八

辨訛類下卷

卷十九

存疑類

卷二十

原始類

卷二十一

不可亦可類

卷二十二

應知不知類

卷二十三

不符類

卷二十四

詩文著述類上卷

卷二十五

詩文著述類下卷

卷二十六

古姓名類

卷二十七

雜記類

卷二十八

術數類

隨園隨筆

目錄

二十一

子路問孔子曰三嘆其憂而食也王伯厚曰食也者身也引漢武射蛟為計洪多為小星之詞則
殷其雷之旨蓋使臣皆征擄行季不敢慢君命之意不然則帳衾禍非一女子所能抱而來者侯果
以朋蓋警為冠警之警少陵詩蓋警驪馬已直甲之王明說射侯者言矢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作侯
像矢集布上之形禮記考工以射中為諸侯然則天子士大夫莫不射侯耶惟禮記周禮云禮記之
時禮儀更者少革命之時禮儀更者多所以新耳目自此周禮之所由作也曹遠註當仁不讓於師
帥眾也胡廷芳註商為散商動也商動也言太王勤勞以奉商也周禮以大夫而侯天子
說故疏稱臣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明堂位云節藻視宮天子之廟飾文仲以大夫而侯天子
之禮故疏之與侯是兩事毛西河言禮記禮記是許行並制而治之意故夫子上上好禮上好義之
言若泛言為禮則下文無着落矣包咸解焉用稼言為用教稼穡也天香樓偶得解父母惟其疾之
憂父母二字略斷其字指父母言言為人子者當以父母之疾為憂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意焉
融則曰孝子不妄為除疾病外不使父母憂我又云旅饗者何家也西戎無君名強者為家蓋遺其家來
獻方物也非獻物也五刑有服言表冠而不犯也顏惠齊解賢易也指妻也重德不重色也子夏此
章兼論五倫蓋夫妻君臣父母朋友也學則不固困也何休廢疾云廢疾孔子問傷
人不問馬今穀梁以包人民驅牛馬為輕毀宮室斬樹木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康成釋之云人民牛馬
雖有難壞之後仍可歸還新壞宮室樹木則不能復有宮室樹木矣故以為重也廢疾引連斗糧曰夏不
田穀梁夏田曰苗於義為短康成釋之云之子子苗選徒謂此毛詩夏田之証也蓋皆以左氏稱武仲
為聖焉有戾于孔子康成之云左氏此說認御叔之不學非謂武仲之聖同孔子也言官版在左氏年約
以德德鈞以下以為君之所立人必從之云事于下康成之云周禮有會聖臣區區而論立君一條又
安見其不可以下耶袁清溪以惟求則非那也與惟亦則非那也與皆夫子之言非曾點問詞蓋引亦

之女淵明之生母引用凱風殊不可解郭琛以震用伐鬼方震擊伯明也太任父也巧言令色孔壬王
即其工之名與三番驪兜對稱馬融以百獸率舞者指龜也木獸也鳳凰來儀者笙之刻為鳳形者也龜
望之相也不然焉有朝廟中百獸能來之理程鍾莊以為誅管蔡者乃武庚非周公也故云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罪人者武庚以管蔡為罪人而誅之也陳祥道言高宗形日是祖庚祭高宗非高宗主祭也尸
子以孝已為宗行而高宗取後妻而逐之馬融引之以註形日言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故成之曰典祀
毋豐于昵也西伯戡黎者西伯是武王非文王也甘誓乃召六卿古註天子六軍六卿皆從季子實以為
此非周官家宰司空之六卿天子別有六卿若當用兵之時家宰不得統屬於大司馬三山林氏頗是其
說劉夔夫以紀侯夫去其國大紀侯名也紀民忠允以太姬為文王之妻如以大明詩曰緡女惟其
也曰桓天之妹明華女之尚有所也羅泌路史謂易家象以三物取名易乃蠅蠅象是茅犀象則取其身
形相象而已崔念謨以為象為猪豚子夏傳以并一射耐為牛中蝦蟇豨豨以儀來號號為蠅虎傳弱侯
以元亨為元亨宋翟公異言論語式負版者非版籍乃喪服也古者喪服有負版者于領下垂放方尺有
八寸服傳所謂負版出于適寸者是也鄭註負在背上適解領也喪服前有喪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王
文言曾點志于禮樂將為舞雩之祭所云童冠者歌童也康成謂詠而歸作詠而饋註饋酒食也又謂山
梁雌雉當作梁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粟粟也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乃夫子成由也率爾之意
非許之之詞曹煥解音與汝不如也以為吾與汝皆不如顏淵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言莫與論語駁
燕齊以勉勵為文莫蓋春秋上語耳病之漢書江翁傳郎蓋不言齊俗以不知為郎也方密之註活酒
酒也周官甸甸兵註謂功沾上下疏沾謂粗惡者為下等也方言淑惡也與而庸同義李穆堂解
聲澤作怙惡解應引經集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于元楊禮記之毋淫視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辭知留管
語之底蘊澤淫列子之朕之過淫矣皆不作男女淫解況齊衰衛官陳孔覆儀行父之事惟鄭鮮有聞

隨園隨筆 卷一
以証晒由為其不遂弄為其為那故也若曾點問詞則點固高士不應解不明若是之笨清溪之說本
論語古註也王厚齋註葛覃言告師氏言周禮師氏率四夷之屬以守王之門外故夫人歸不得不告也
黃東發以論語見其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方與子路曰不仕無義有交合否則子路無向空舍曉
曉之理太師琴瑟齊皆射時人引漢書禮樂志射作淫聲樂官帥擊鼓而舞射即論語太師擊之屬
曾幾解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孫季昭解與公問社以為其公欲去三桓故問社者問不用命
戮于社之義宰我勸之曰使民戰栗孔子非之曰成事不說言三桓之勢已成矣不可替其既往也曰虎
通以相鼠之詩為妻諷夫也錢辛榘少微云子夏所引去子之言死生有命當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六句皆夫子之言與告子張問行變連問仁兩節一樣語氣惟君子何
患乎無兄弟也乃子夏足此一句以曉言馬牛耳嚴冬友待禮云孟子公孫丑曰今日言主若易斷斷成
句下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文理才順若然字連上讀則易然字不成文理中府居上不臨一節應在
下節若從周之下不驕不倍與上文自用自專方有相應與上通故知新教厚禮一節毫不連貫也張
斗室云論語古註其然指不厭三句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若依朱註故作疑則有涉油滑非聖人
口氣矣論語外傳甘棠之詩因在位者不郵百姓耕桑故甘棠而思召伯王符以行澤為公劉澤及草
木而作曰魯通以相鼠為妻諷夫之詩避齊問覽以尾生即微生高不知何據

隨園隨筆 卷一
為安得以豈淫為淫治之淫乎馬融解論語為力不同科為力役之征有上中下三種也程大昌解子語
魯大師樂乃大師非太師也周禮大宗伯官有大師有小師以擊為之是也樂官不合有太師猶之入海
之少師陽非微子所稱之父師少師也王弼以竊比於我老彭為二人一老彭一彭祖也或以彭為彭
成者王充論衡以仲弓為再伯牛之子故夫子有聖牛驛舟之喻傷其父之有惡疾而不能見用于世也
毛西河以今之五倫是中庸之五達道非古之五倫六藝即六經非射御書數也管樂筆以子所不者之
不為否屈也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乃人意也鄭禮舜生三千為句登庸二千為句在位五十為句衛理
讀必有忠信如邱者焉焉字連下謂言十室之邑焉知不有如邱之好學者蓋謙詞也蔡雅以王道其何
大臣知賢者隱避故歌鹿鳴鳴呼諷諫能改齊漫錄齊人呼蚺為曰孽故孟子罵陳仲子為蚺

說經新奇
後世說經之新者那凱春秋通論以郭公為章名即布殺也引公羊以戎捷為戎殺作誅賤助趙匡以左
氏非人姓名古帝王則左史書之故曰左氏以為左邱明者悞也左邱明只作國語耳毛西河以春王
為春旺馮山公以為文王自稱王而尊稱為帝故蔡公誤說稱商王帝辛其他商王無稱帝者此其証也
凱風詩朱子註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木毛序也然淵明明孟嘉作文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歎心而

摘註論語
漢人註疏好造典故然其時去古未遠書籍猶多所見比今人為博且非典之典業已二千餘年則文
中引用頗資博雅王伯厚摘其引漢語者作漢制考予亦雜摘數條以新耳目如論語註父者矩也子者
中也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帝出乎震帝伏羲也論語隱義註由也不得其死然衛駒
驢亂子路與師往有狐豔者當誦曰子欲入耶曰然豔從城上下麻繩鈞子路半城曰為師耶為君耶曰
在君為君在師為師豔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豔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豔不能前謂曰畏
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豔遂殺之子路從而後註云孔子至蔡解于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
履去盜者實履于受衣蒙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異生民註馬融曰帝舜四妃上妃姜嫄生
穆次妃嫫毘生擊當三妃生子時姜嫄未生故禮祀求子姜嫄妊身之月帝舜崩十月而後稷生蓋遺腹
子也雖為天所授以稷居而生子為稷所疑不可申說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特稷之以苦其神境
知其然而聽之鄭箋則云姜嫄祀郊禘時見大神之迹而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欲然如

有神道感已者也是有身而勝不復御生子名葉孔疏言聖人皆無父稷契皆感天而生所以稷稷不稷契者猶欲離香亂仍御于夫其心自安故不稷之耳... 魯公之魯西宮災註云魯國公先娶楚女而齊後至而魯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鄧子遇

卷一

五

皇無出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一霄明一燭光文王受命註引元命苞謂河見長人象附在洛見黑公舜為太尉與堯坐舟中見鳳凰圖置軒轅前黃帝再拜受之湯登堯見墨鳥文王坐靈囿見赤雀含丹書止于戶武王伐紂有白魚入舟化為赤鳥以穀俱來伐崇註引外傳天電即女媧星彗之分野太姜之祖也有遂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周出于姜姓故為外祖所助還社疏云湯伐桀時早致災明法以爲禱焉至七年故湯還社以周棄代之欲還勾龍以無可代之者于是乎止敵征註云有厲氏爲庶兄賢義舞而游以爲不讓賢而傳子故敵伐之說命註云傳說崇禱之衣入高宗之夢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日傳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悅民者明以夢示百官皆非也乃使工寫其形求諸天下果見與者胥靡衣褐談說于廣... 魯公之魯西宮災註云魯國公先娶楚女而齊後至而魯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鄧子遇

防註言魯季姬配先桓而淫鄧子故一國交忿宋襄爲魯南之會以和解之邾子不從乃執鄧子而用之垂飲之謂註言公孫敗會宋公固垂飲者誅商臣也... 隨園隨筆 卷一 六 詩有變調 宋金華王柏謂風變雅之外有變韻焉魯頌商頌是也蓋木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 主皮是射石 儀禮鄉射禮一曰和一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考周禮射不主于有禮乎非武射也以禮射而實準所以異于古也 三傳多古字 三傳多古字余嘗就集之在左氏則告曰詭答曰合忿曰愾教曰恭毒亦曰恭獲曰止止曰尸者曰肺... 魯公之魯西宮災註云魯國公先娶楚女而齊後至而魯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鄧子遇

卷一

六

魯公之魯西宮災註云魯國公先娶楚女而齊後至而魯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鄧子遇 魯公之魯西宮災註云魯國公先娶楚女而齊後至而魯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鄧子遇 魯公之魯西宮災註云魯國公先娶楚女而齊後至而魯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鄧子遇

二子鄭子趙子韓然而序孔子則曰周室既衰孔子追修經術以達王道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也夫以天子之權歸之子周者莫如孔子故附孔子世家以明其始終為周之意而尊周者諸侯之事故上不得比乎本紀而下亦不夷為列傳也羅重甫云史公以陳勝為世家列于孔子之後者有深意焉蓋以秦燒詩書則孔子之道幾于墜地涉與項羽獨能起而亡秦以存孔子之道故列勝于世家而列羽于本紀不然離上耕夫何世家之有此說亦與西漢先生相發明也

史記體例未備

史記有意為變如進項羽為本紀陳涉為世家而黜淮南衡山為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何相國而留侯侯爵封爵縣食其稱生而石奮稱萬石君魏公子稱信陵君而平原君稱趙公子勝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北齊書做之或稱高敖曹或稱高昂或稱邢那或稱邢子才或稱楊愔或稱楊遵彥亦隨便書之

班氏史例

班氏作傳有于本傳不終敘之而終敘于別傳者如張蒼與張敖等傳是也有一事相同而合序之者如樂布被賈季亦被賈張湯有賢子杜周亦有賢子故傳相類而及也有一事詞相類而合序之者如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是也因其受禍相類而合序之者如陸宏夏侯京房等是也有一事為賢者諱而以過失放見于他傳者如周勃之汙流見于王陵傳霍光之不學無術見于貢禹之讓武昭厚蓋蓋之不肯諱索是也有一事為尊者諱如戚夫人被殺不載高后紀而載外戚傳是也有一人為主而以諸人附之者如衛霍後附以蘇建李息等是也有一事為隱微而必入本傳者如揚雄相如之語賦史遷論六家之要指是也有一事為隱微而必入本傳者如匡衡李尋之諸疏是也他如楊玉孫之裸葬胡建之誅

隨園隨筆

卷二

三

監軍朱雲之折檻極福之挂冠俱有獨行之意故合為一傳至于宣本紀孔皇孫者女徒趙徵卿內吉傳則以為郭徵卿

後漢書誤做史記

後漢書以董宜為酷吏做史遷以郭都為酷吏也殊不知宜非郭都比宜與周結不過博擊擊擊強而已實一時之賢臣史遷深恐都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悻悻舉止以結主知以引後來成成或或之朋類故以為酷吏之冠宜長史垂戒之心非范氏所知惟循吏則聖類古人而漢廷無一焉雖以吳公文翁之賢實見于後傳且序酷吏必屢稱天子以為能未竟露諱書之意或曰郭都不救實姪姪似正人余答之曰此都之所以媚太后也猶之高穎之斬張麗華所以媚獨孤也卒之二人終得罪于兩后小人狂自為小人或曰都不與臨江王爭似非媚太后者曰此都之所以媚皇帝也試觀田叔焚梁獄獄詞保全骨肉豈非君子小人心之別歟都之言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固以人命為兒戲也以此誘君心君心尚可問乎

班氏有識識陋習

史遷作高祖本紀贊以中實立義明平繼二代者高祖也最為得體班氏漢引象龍之劉累以為漢承堯運又於列傳中以韓增之貴本于周則杜延年之貴本于唐杜世祿以光之貴為霍叔苗裔皆與東漢人識識習氣

前漢紀與漢書異同

荀悅漢紀與班氏漢書異者如漢書詔稱骨肉之親榮而不殊紀稱榮而不殊紀稱武帝立死貴人味察為王漢書作味察器主交偃者紀稱孔者漢書作孔車紀稱梁相有積大通五經博士漢書見竟傳初梁相積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寫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積云云是漢紀重一通字也其勝漢書者紀稱灌大爵程不識不直一錢田蚡曰君風學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李將軍者李廣夫妻所敬也漢書

則此一節則為李將軍地一語意不顯矣蓋東高廟崇仰舒家居以為高廟不當居遠東高廟便殿不當居殿于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廟在內像大臣不正者漢書刪此數語而添入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云云然則其師書所說何語耶

後漢紀與後漢書異同

黃宏後漢紀與班氏後漢書異者如孝和紀海陵與無陽公主相罵而後漢書則云與舞陽公主私相罵後漢書章傳但載章廢宏廢王而紀則詳序王之不肖飲藥與唐姬各唱歌一章詞甚哀婉有天道易兮運何艱案萬乘兮退守藩之語李充薦士與鄧隆勸食肉充應曰說士甘于肉此後漢書語也紀則云充說海內隱士頗多不合禮舉矣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炙餅地曰說士之樂甘于炙炙紀稱太后使家舊往問鄧康病宮中婢年長者自稱中夫人康曰汝非我家婢耶何得稱中夫人後漢書宮婢問康疾自稱中夫人非夫人也河南尹田欽問外朝于講曰河南當舉六季廉若得貴人壽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舉一消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誤人種焉曰洛陽門下吏也歡笑曰當得隱帶之夫乃洛陽吏耶曰夫與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與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與而人不知己獨知之乃奇耳此數語聲折有味後漢書刪之曰山澤不必有與士與士不必在山澤語雖練而味薄矣惟刪去託子孫一句使欲身分較高又杜根諫鄧太后還政太后怒以籍囊盛根于殿撲殺之紀稱根先知之召司僕者陰其為意使不加以故以撲殺得免後漢書則云執法者以根知名故私聽行事人不加力遂得免亦使根身分較高

紀信不侯有說

人多疑紀信死不封侯為高祖厚恩獨黃陶庵先生以為古無追贈之禮漢去古未遠故一切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為侯不追賜死者之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東漢來歙為人刺死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前此蓋未有也周守守榮陽死子城封高景侯食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侯侯亦皆封其子而不追封其父也紀信之後無聞焉其無子明矣或以呂后紀襄平侯紀通為即信之子不知通乃紀成之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于好時死非代高祖死之紀信也

後漢書列傳載事不同

楊震傳云河間男子趙騰詣關上書指陳得失帝怒遂收考訊獄結以問上不遺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屍都市事在安帝延光二年后張皓傳云騰舉考所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事在順帝時兩傳大相矛盾

史漢均非舊本

史記天漢以後者少孫所補也成帝時長安馮商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校書郎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然則史遷之真辭矣深書劉之遺傳之遺得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即班固而上而本無上書年古本以序傳為中篇以表志列傳相合為次外戚傳則次帝紀下准陰餘曰准陰殺殺伏劍章皆與今本不恰然則孟堅之真亦可疑矣竊深傳宣城有傳資一謂漢中有漢書序傳曰此是班固真本惜未載其文字

古本漢書多偽作

梁劉之遴所引古本漢書全經衣以為偽造外戚傳以元后與莽接有深意焉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不列陳項之上則諸王亦不次外戚也

補漢書闕名者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真字王孫視禮云云又張崇文慙代小志文翁姓名翁字仲翁為蜀郡太守又帝悅漢紀靈蘭三老令孤茂上書云漢武故事作鄭茂皆見補班氏之闕也

魏松之三國志補

魏松之補三國志如駁辨官渡之兵數核正黎陽之船期以蔡邕曠卓為認罔証孫郎既許為乘時俱...

三國志疑說

吳志陸瑁傳初瑁同郡人敏見待國邑憂于宗修惟瑁以為不然魏志王朗傳注太祖朝朗曰不能效...

晉書之失

晉史李友傳以李密為冠忠義傳以褚紹為首是也卓忠為劉曜憲節何與于晉而與劉抗王豹并列乎...

隨園隨筆 卷一

五

晉書疑義

晉書何曾傳都官從事會華後以銅餉駁引車牛蹄銅餉駁不知何物皇甫謚傳女有反賜之說所...

大史疑義

晉書江勰傳帝欲于殿前立鴻祀禮祀者何祀也唐書開元二年宴侍老于含元殿侍老者何老耶周書...

宋書之誤

沈休文宋書正道隆開旋促戰以陣亡不應入恩幸沈攸之起兵伏誅不應與會爽賊質同傳又張暢諸...

南北史體例之非

潘玉兒不入后妃傳附見于王茂並茹法珍傳以其亡國也陳後主張妃何以又入后妃傳江總不入後...

高進之說見三十國春秋

余見高氏家譜載三十國春秋一則云高進之浦國人父瓊有拳勇實遠友人之喪喪及友妻為上官所...

魏松之三國志補

魏松之補三國志如駁辨官渡之兵數核正黎陽之船期以蔡邕曠卓為認罔証孫郎既許為乘時俱...

三國志疑說

吳志陸瑁傳初瑁同郡人敏見待國邑憂于宗修惟瑁以為不然魏志王朗傳注太祖朝朗曰不能效...

晉書之失

晉史李友傳以李密為冠忠義傳以褚紹為首是也卓忠為劉曜憲節何與于晉而與劉抗王豹并列乎...

隨園隨筆 卷一

六

晉書疑義

晉書何曾傳都官從事會華後以銅餉駁引車牛蹄銅餉駁不知何物皇甫謚傳女有反賜之說所...

大史疑義

晉書江勰傳帝欲于殿前立鴻祀禮祀者何祀也唐書開元二年宴侍老于含元殿侍老者何老耶周書...

宋書之誤

沈休文宋書正道隆開旋促戰以陣亡不應入恩幸沈攸之起兵伏誅不應與會爽賊質同傳又張暢諸...

南北史體例之非

潘玉兒不入后妃傳附見于王茂並茹法珍傳以其亡國也陳後主張妃何以又入后妃傳江總不入後...

高進之說見三十國春秋

余見高氏家譜載三十國春秋一則云高進之浦國人父瓊有拳勇實遠友人之喪喪及友妻為上官所...

者發公之所從也即黎幹滅虜之義也新唐書引之而刪改曰尊侍不過三人原約益賈性即竟指為易
子之寧從矣蕭穎士傳人勸其僕去僕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新言刪一夫字曰非不能便不成句章
表微傳表微以學李德裕傳道不如聲榮賤工能贊其師著九經師授讀抵其遠抵其遠悖也刪
去悖字便不成文李德裕傳李宗閔牛曰孺對直言策痛詆常路條失政條者條陳失政也刪去一陳字
又不成文惠文太子範傳明皇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強相附我終不以爲纖介
纖介者纖介之謙也去一謙字又不成文李忠臣傳李諫德宗欲誅張涉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之財非
過也所謂先生者天子家之先生也刪天子家三字則先生二字落空安祿山傳祿山亦進奇禽異物以
惑帝心而人不聊不聊者不聊生也刪去生字亦落空凡列傳中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又好用說文奇字
自矜其博李密傳數庚之藏有時而賜賜也溫彥博傳不迷再棋棋即期也他如亭伯粉纒云理竊短
孔才麟龍仲任瀧瀧通古延切陸贄傳王任遜隔歐陽通寢院房瑄箱案清風詆元滄傳之妄襲穴
陸李揆傳之辨枕圖史韓愈傳之擢擢道眞皆割裂字義有愧大家

諸史類中

新唐書李友傳例可徵

錢塘袁枚子才

李郭事散見他傳
李郭同為牙門都將兩不相能同盤飲食不交一言及汾陽代安思順光嗣在麾下請死等語新書不載
兩人本傳而著于高麗傳中為張保皇與鄭年故也白望宮市之弊散見于張建封傳中亦此例

五代史持論太苛
五代史持論太苛如元行欽首明嗣源之反又殺其子從璩與莊宗臨危誓髮志如皎日莊宗死而出奔
豈無再圖匡復之意卒厲明宗折股而死市人皆哭豈是頭段一潘歐公以為雖不風而死非其志也志
之所在公何以知之高麗事趙王睿鋒為張文禮所弑震討文禮文禮執其母妻以招之震不顧文禮斷
其手鼻繼之震軍中皆不忍視震一勳而止憤激自厲卒破鎮州歐公以為不忠不孝夫委質事人王
陵溫燻趙也之事皆事之無可奈何者也忠孝不能兩全君子必以一端與之未始非善善從長之意而
歐公一筆抹殺過矣張憲流涕而拒張昭遠亦以出奔見殺不得列于死事然則季友出奔而春秋與之
陳文子出奔而夫子稱之何也

薛居正五代史編年
薛居正五代史編年久已不存近日嘗在四庫分檢得觀水樂大典乃據據成書兼採附元羅五代
會要等編得一百五十卷亦盛事也中有與歐史不合者如唐閔帝紀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歐史作第
隨園隨筆卷三

五子是也歐史晉家人傳止言帝立皇后馮氏薛史則云馮氏未立之先道冊張氏為皇后歐史所不
載也張萬進賜名守進故薛史先書萬進後書守進歐史刪去賜名一事故前後差如兩人矣再歐
史有改更薛史之文而涉筆間誤者如梁道入至京師木紀以為宋友諒列傳以為宋友諒唐明宗在位
七年餘而論贊以為十年之類是也又有治薛史之舊而末及改正者如吳續五代史纂誤杜曉傳中
自廢不當云十餘年羅紹威傳牙軍相繼不當云二百年之類是也夫抵薛史之文筆平冗不及歐之謹嚴
然而作在宋初離五代不遠事多詳備且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亦頗有裨于文獻將來
必與歐史並存如新舊唐書之例矣

宋史無識
邢昺為王欽若之黨惟頌性鄙多疑巧者治室必以昂蒙其面孔惟知乞金索私官錢而已胡且語事宦
者王繼恩人品卑下如此匪人竟入儒林傳程朱弟子入道學傳張斌亦入道學傳而東萊元定一陸又
入儒林不知道學與儒林作何區別李公麟并無著述不過以善畫故入文苑文苑中可容畫匠耶錢鏐
相先生亦云宋史既倡為道學傳以尊朱子矣而朱子之師如劉彥冲胡原仲劉致中反不得與為南軒
與東萊俱為朱子友而獨進南軒東萊程氏弟子首稱游楊楊與叔獨不與焉以附出大防傳故
也然張不附于父而呂獨附于兄也朱子門人多矣獨進黃幹等六人而祭元定父子又瑣之于道學
之外何也予謂道學傳亦非有意尊朱子也固照學有道學之類遂摘取二字為名如東漢之黨錮傳云

宋史繁蕪之故
人言宋史繁蕪非其序事之冗也蓋當時秉筆者雜取諸家行狀碑志而為之多有不應載者如郭密李
斌趙瑄等數十人全無事業又無關係何必立傳惟對平福壽傳序事筆致頗有可觀繁蕪傳純用歐

公本支殊明潔張洵傳用朱子所作行狀失之濫矣他如曲端之冤諱而不言符離之敗歸罪于李顯忠
而為張洵出脫皆可笑也

宋史成於道學初熾時
宋史降放翁為侂胄作南園記士論非之楊龜山受蔡京薦胡安國受秦檜薦而士論不非豈蔡京秦檜
之姦滅于侂胄耶所以然者侂胄得罪朱子故也林栗譏論侃侃深甫一時佳士王淮頗著賢聲俱因
與朱子不合史臣遂與初敘鄭丙同傳趙鼎亦賢者以抑張栻而與陳松同傳皆非公論蓋元人作史時
正道學之風初熾也元尊朱子至于呼太祖御名成吉思而祭可以想見當時尊崇之過當矣史闕遺所
以不入蔡京傳者以其能弛儒學之禁故並其廢濟王事而諱之不在不傳中

宋史為賢者諱過
宋史做漢書之例為賢者諱過如周必太之附會既不見本傳而附于曾傳中寇準之詆諆求道不見本
傳而附于宋白傳及宦者周懷政傳中蔡襄張方平之傾軋子美不見本傳而附于王拱辰傳中虞允文
梁克家兩本傳賢而附外戚排摺直言則見于蔡幼學張栻傳中

宋史矛盾
本紀岳飛計楊太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能周倫詣都督府降牛鼻傳則云楊公先舉鍾子
能授于水繼乃自赴泉殺水擒么王詔傳附王厚其載賜鐘授姓名在末梁二州之先外國傳及本紀所
載乃在梁二州之後洪皓傳皓卒後一曰秦檜死洪皓傳則云檜死皓還道卒留從從傳張洪洪進
率兵劫欲效還秦檜洪洪傳則云從從卒洪洪誣少子紹繼以叛執送江南張說傳梁克家與張說議
事不合求去克家傳則不言張說夏國傳好水川之敗死者萬三百人任福傳則曰將校死者數十人
死者六千人本紀則曰將將死者十四人

宋史有三
儲同人曰宋史有三一時政記一起居住一曰歷兩府大臣撰時政記三篇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歷即
據前二書交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故歐公有論史館日歷狀

王日傳不得體
宋史王日傳辨其大度云且不肯臧否人物家人故意欲中投擲試之曰吾今日不羞敢可別具聘禮不
肯說明飯之不羞也予戲謂再器其器則日將忍餓而終不言歟孔子失飢不食必明其失飢
失時所以不食之故故弟子得以記之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日當日或偶有此事未可知而史
家以此為美談則可笑矣

元史重覆
元史諸帝本紀中載星災月食河決事已詳而天文志五行志又重載之陰陽家推算重光有災旃壽長
久指武宗與仁宗也太后頗感其言已見于皇后傳矣又見于廣里脫脫傳中帝問宋何以亡國或以賈
似道事文臣輕武臣對已見于世祖本紀矣又見于董文忠傳中史天澤奏兵民之柄不可並居一門已
見于本傳矣又見于史稱傳中帝與趙子昂論漢李嵩夢災優劣趙優留帝備集已見于本傳矣又見于
葉李傳中保督欲飲錢鈔兼行不分于母弟思爭之甚力曰我有三个字行不得行不得已見思本傳矣
又見于食貨志中王著殺阿合馬事已見阿合馬本傳矣又見于張九思傳中

金史重覆
金史張行信傳言胡沙虎謀行信上封事載胡沙虎傳可見一事之不宜兩載此史例也乃重覆處不一
而足章宗李妃之冤見李如木傳矣而又見于完顏匡傳中少監劉景因太府燒祭壇兩月取諸司賬簿
之史重覆載得罪景為之倒置年月為滿六所告而謀已見景本傳矣又見于孟浩傳中世宗稱王

傳爲老姦一見本傳一見張大節傳承安五年天色陰晦張萬壽因小人張燁等一見本傳一見張燁傳舉一帝配天之禮証三祖共配之非一見禮志一見石塘傳袁宗入蔡事一見烏古論傳中又見亦蓋合喜傳中崔立惡浮劉豫而不入逆臣傳何耶

遼史名號互異
遼天祚帝紀云以楊割爲女直都督度使卽金之穆宗其名盈歌金史世表曰南人稱楊割太師又曰楊割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盈楊歌割山南北音訛耳乃宋之楊淑妃稱章惠太后見宋緩傳而淑妃不傳不載其諡元之文宗名圖帖睦爾而順帝至元五年詔內稱脫脫木兒此詔四百餘言而文宗與順帝兩紀重書之况文宗時固有萬戶脫脫木耳知程院院事及荆王子脫脫木兒察例帝后之行號在一史中猶互異若此

元史成太速

元史自太祖迄寧宗十三朝之事自二月至八月而書成順帝時事自二月至七月而書成成之太速故多訛錯重複之病天文志重述渾天宮夜周髀三家言禮樂志抄寫樂記藝文一志竟忘編入尤可笑者專取入行狀家傳全書之而不加裁剪其行狀家傳又多庸腐空疏如今之時文樣子黃清傳云極天下之至博而參之以至精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揭奕斯傳云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歸之于至當歐陽元傳云文章道備卓然於世羽儀斯文贊衡治具與有功焉此豈史傳之體裁乎史臣宋濂王禕自謂文詞過陋有矣夫

元赦書俚鄙

元泰定赦書有四個大幹耳及軍馬達二國上扶立了兩個哥舒可憐見編孫裕宗皇帝長子等語皆俚儻土俗之語不知宋金華語何以不加修飾

隨園隨筆 卷三

史家重復

三國志裴松之補孫權傳鄭泉字文淵顯得美酒五百斛四時甘膳置兩頭云云晉書畢卓傳亦有此數語是畢卓之與鄭泉歟抑晉書之與吳志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嘲詢云是宋臨爲是韓風云云序傳中又載爲李神傳語是徐之與李歟李之與徐歟唐書來濟郝處孫處孫約高智周各言官位事來濟傳稱之矣高智周傳又載之宋史周傳詞使契丹契丹導路者欲奪驢子之大故紆其途詢曰從柳河至松亭路豈不較捷耶契丹使者大駭此劉貢父傳中事也至周傳又重載之穆衍傳衍爲華池令有訟割牛舌者某不服衍命牛主歸宰牛賣之俄而有訴某私宰者衍曰汝割其牛舌又訴其私宰耶其人驚服此包拯傳中事也至衍傳又重載之

史家字筆

班史最謹嚴而宣帝紀云一時公卿大夫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傳喜傳太厲求機變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酷吏傳延年敘擢于事雖有子貢通變于政事不能絕也筆法冗而率南史最難讀而始與王潘傳其母又愛幸文帝極所留心等語是何文法舊唐書最難讀而元祐傳重復抄羅異名妹四字重累言之陳壽三國志人皆稱其高而而管仲傳項繁冗頗嫌詞費呂範傳州民陸遜全孫皆修敬度船不放輕脫度卽敬也船卽度也亦嫌重複袁宏後漢紀馬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異議詔攻武都弟數曰吾言強弩發鄭次都謂鄭曰子直心誠三代之道云云俱不成句法

史家好言猥褻

羊后達劉曜語再醜之婦媚其後夫所謂媿房之內更有甚于書眉者床第之言不論閭史官何以知之晉史書之可謂無識晉書飲牛金是一事夏後姬通小更牛金生元帝又是一事通鑑合而一之已屬可笑楊妃沈兒事新舊唐書皆無之而通鑑乃采唐人小說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天寶遺事載張嘉貞

選郭元振爲婚年代大訛何足爲信史耶陳壽三國志傳陳覽能執法繩孫皓寵妃所遣使人矣又稱覽爲幸臣李延壽北史既稱辛德源與裴讓之均爲名臣矣又稱其相愛有龍陽之好張鷟武已入儒林矣又稱其少時貌美其師王元則愛之教學尤勤此三人者使無其事不可誣也其事亦當爲賢者諱而况事跡跡昧非史官所宜採錄他如金史史后傳海陵語語古真之言舊唐書武后本紀侯祥麟語俱不必汚之簡冊也

蕭士不知史例

蕭士論史以春秋爲正禮以史記爲偽禮不知史記所本木尙書也尙書在春秋後尙書亦是以偽禮耶劉向以左史記言爲尙書有史紀事爲春秋是矣皇甫持正作編年紀事論以爲春秋非左傳則事不詳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紀強欲做春秋而遺失甚多此子長紀傳之體所以不可廢云云此語蓋專爲蕭氏重編年而輕紀事發也古今正史著于錄者七十五家九十六部編年只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何其盛衰之殊哉亦以紀傳動一人之木末一事之始終易子現奇人多樂觀編年則比事屬詞煩舉要易于平實人不樂觀之故歟

子由古史最陋

蘇子由古史最陋刪黃帝紀而增入醫家刪老子傳而附入佛家以光武爲不如高祖是捨馬淵石季龍之睡除以霍光爲不能調諷昭帝是猶顏淵早亡而責孔子不善教以養生世光之不學無術正坐使宮人著躬等事耳乃以此責之殊可笑也

漢婦人封侯

漢史有婦人封侯者史記呂后紀女弟嬰封爲臨光侯呂嬰卽樊噲妻也漢書蕭何傳何夢呂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鄭侯

隨園隨筆 卷三

史書漏載

漢樂成侯丁義以幼穉大而誅左馮翊宋疇以鳳下彭城奏不爲瑞而免皆君子也何以不爲立傳而僅見于功臣表中唐有元正者在河南墓府全家死史思明之難唐書不載忠義傳中僅附見于其祖元萬頃之末有畢抗者守廣平拒賊山致赤其族昌黎所謂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是也不載忠義傳中望江合趨信陵之賢非見于香山案中吟則竟遺沒矣宋太祖陳橋兵變有祇候班一卒長拒于南門隨即自縊太祖極其忠爲之立廟祀之而不知其姓名他如厲狄與項羽同起兵而今人但知項羽見韓耕錄光武故人有牛牛高獲與于陵同不屈牛見高士傳高見方術傳而今人但知子陵刺韓傀者韓政有副陽擊見國策韓王時客述東孟之會云云而今人但知韓政與蘇武同使同還者有常會徐聖等九人而今人但知蘇武見漢書辛襄與張良同報仇而今人但知良見韓策江誦法盧與蒼公同造字一行行一左行一下行見法苑珠林而今人但知蒼公同高漸離近荆軻者有宋意而今人但知漸離同炫高漸離者有賈人奚施而今人但知炫高見呂覽王勝之知安石之不良先老泉作辨發論而今人但知老泉

史家重子孫

高岳爲郡中四書之一其特權放縱北史傳中不言以士廉故諱也于氏長孫氏多佳傳以志寧無忌等貴故也梁王傳無貶詞以梁王歸乃蕭瑀父故耳房彥謙與張衡書頗冗雜而傳中全載之以其子爲元勳故耳魏長寶魏書無傳而北史書之爲文貞故耳薛聰薛老通魏書所載寥寥而北史詳書之蓋延壽與其孫薛收交好故耳

史家避諱無謂

南齊書以蕭衍爲義師蕭書以季淵爲義兵因作史者身立其朝不得不諱也宋書爲沈約所修在齊

之際而于文帝紀書崩于零陵王傳稱順帝紀書袁粲沈攸之謀反伏誅何耶陳壽嘗人書高貴鄉公
宜壽矣乃晉廢張后廢齊王頗多明文而書伏完死則曰伏法書耿紀章鬼事乃曰割斬書廢后稱卒又
曰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何耶魏書成于北齊時凡于魏帝皆諱于齊反不諱何也諱者崔元伯馮交通以
字稱不諱者高湖于神武為曾祖而祖諱父樹直書其名何也諱史者慮裴李庶不加指搆又何也新唐
書昭帝紀書崩于哀帝則書弒五代史于梁唐晉漢之君見弒者亦書崩而不當諱而諱也陸游馬令皆
宋人作南唐書曰某伐我我師敗績此等我字俱屬無謂

史有太簡者

漢書徐樂傳黃山傳只載一書而樂與山之出處一字不及北史做之術操傳但志地理一碑晉書祖台
之傳只一行表悅之傳只四行

十六國春秋載孔子事獨奇

十六國春秋名爲一百卷而事跡寥寥皆晉書載記之唾餘斷非崔鴻之舊本按北史崔鴻傳所言所書
十六國春秋容或號姚與姚姚之悞又稱李雄蜀書未得則此書之傳至今者其僞無疑惟以鯀柳桃爲女
龍與晉書小異其尤奇者劉昫傳炳字彥明爲江東蒙遜祿祿即中蒙遜問昫曰仲尼何如人也昫曰聖
人也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晉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寧州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島與
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
有羣燕數萬衛土培城魯侯信之天城曲阜既訖而齊寇至魯魯不克而返此所以稱聖人也蒙遜所言
未知何所本按前府七處鎮衛土註引北涼錄一段與昫傳案同

通鑑表章李鄴侯

李鄴侯北伐之謀保諸之讓辨建寧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
得見用而舊書更言其請開廬山惡與王瓊黎幹同傳體之大其微溫公通鑑取李黎黎傳大爲闕擷
則鄴侯一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

邵氏宏簡錄可笑

前明邵尚書宏簡錄志在繼通志而作故始于唐而終于宋然穿鑿已甚有天王幸輔功臣旌德臺諫庶
官之稱曰屬無謂如宋之高瓊唐之裴寂尤不應以功臣目之更有種行一門以出承嗣李懷仙祖孝孫
薛懷義上官煥兒列爲一傳不倫甚矣

一人兩傳

舊唐書之楊初成元史之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元音拔都此一人兩傳也口口錄曾讀之

兩人一傳

五代史拓拔思恭思敏兄弟二人也悞作一人陳后山證讀會議之

一人兩史有傳

宋文帝第九子義陽王景廢帝時奔魏明帝即位曠之不與封及丹陽王三尚公主齊明帝第六子蕭寶
融梁豫章王蕭綜俱奔魏封王尚主以故宋齊梁書有傳魏書亦有傳宋梁金時王繼忠仕宋爲鄆州刺
史仕遼爲樞密使更其姓名爲耶律顯忠其餘張邦昌劉豫張邦昌劉豫張邦昌劉豫張邦昌劉豫等皆
兩史有傳

左史稱名隨意

左傳一翻殷也忽稱之曰子揚一替曹也忽稱之曰伯三士會也忽曰范武子忽曰李忽曰士季豈
非隨意任呼並無凡例
綱目非朱子所作

綱目非朱子所作乃門人趙師淵所爲朱子文集已言及之蓋朱子方其文中子作元經擬春秋之義
豈肯自蹈之書中舞文弄字之弊不可枚舉凡偏安之主權祖不知尚書之帝乃耶落堯非偏安之主
也凡小人卒稱死不知尚書之五十載陟方乃死葬非小人也荆軻刺秦王書監張良擊秦王書報仇特
氏毛后以死節與之呂氏楊后以不死節與之既特筆書揚雄爲莽大夫矣而他人之臣莽者不書既
漢晉春秋以昭烈爲漢帝矣而其子則書後主郭威弒州隱王書弒弒隱帝則書殺所謂自亂其例也通
鑑當知之愛婢碧玉爲之不昏則刪不字而曰爲之昏高緯遼南苑從官賜死六十人詭爲賜死六十人
通鑑刪紀元

通鑑刪紀元

通鑑過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刪其一如後唐閔帝改元應順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
泰元年而刪去應順則閔帝之數月天子無故遭削矣史記索隱議史遷全沒惠帝之六年不爲本紀亦
此類也

隨園隨筆 卷三

竹書紀年支離敷衍為偽書無疑然為之解者以秋季歷者為文王非文王也然文王即位豈容不其載天之離太甲殺伊尹者是戰國八竄入以歐陽和晉三卿之類否則命尹為卿士後晉祠保衡為無著矣章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皆以捕玉為伯服不知為王子余臣似宜存之以備一考

古無正統之說

正統始於宋元如歐公稱鐵崖諸人翻翻下言互相爭論又有正統無統無正之說不知古帝王無正統之說王猛諫苻堅後晉曰司馬氏正朔承高歡謂杜預曰江右有蕭何老公事衣冠禮樂人以正統石勒臨死曰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君蓋惟存石勒高歡皆不能得天下故隱然欲竊附于正統耳

家獄卒白

唐誅殺武元衡者以張安抵法後李嗣道敗乃獲嵩山僧圓淨誦明殺武相原委值年八十餘脛骨猶如鐵也籍師道家得一靈書費殺武元衡入王士元等共費滄海津吏卒某云云蓋當賊刺客通消息者見舊唐書明季萬曆間有上妖書者以歐生光憲法後中書舍人東臺御史權龍死見生光為發自言作妖書者士稟也見內府秘典此二事相類未免前錄者寬矣

張邦昌賢于劉豫王倫

張邦昌宋逆臣然大金國志稱邦昌職位三十六日不出呼不履殿不解封宋宮門曰臣邦昌謹封與張邦昌賢于劉豫王倫

隨園隨筆

卷四

執對坐自稱名號金人則上坐服以故伶人嘲之曰我輩作假官人張官人作真皇帝較之劉豫罪當未減北盟會編亦載其開金人立為帝即求死人勸其為一城生靈計乃勉強應命終不肯下教書曰錢大王拜教恐入李大王世界邦昌立陳東歐陽澈而祀之王倫寒而毀之二人心術亦可慨見

古人是非未定

宋金華作唐思誠墓志追敘其先人仲友之賢學者稱悅齋先生文潞公作高若誦墓志亦極稱其自墓諫登一府歷有賢蹟乃一見斥于朱子一見斥于歐公遂至掩其生平論者宜考也唐八司馬輔順宗蓋政不可勝書而史目為姦邪高黎水貞行亦詆訶之獨范文正作論深為護情必有所見即李訓鄭注之誤宜亦以事不成而受惡名恐令史書所載尚非實錄惟宋史以王倫為忠子獨以為疑觀其發次遊與與秦檜同心一為東京留守使陳東歐陽澈之願宜思簡之奏版之也至于不污偽命而死恐有別故其心術尚在字文虛中之下

柯維騷宋史新編與王仲友宋史記有可取處

新唐書所以能與舊唐書並傳者以其文減而事增故也若不過就其本文而刪奪之此外毫無入則又安用此書哉宋竹地笑柯維騷王仲友二人且不見李壽長編徐夢莘北盟會編而漫收宋史可謂夏蟲不可語冰此言是也然一書亦有可取者如岳飛改諡忠武皇后傳陳朱一夫人死節節文正先登後樂之言趙清獻身殉難所說何書之謹高宗防秦檜遊謀理宗王安石從祠皆宋史不載而新編盡補入之俱仲更瀕國公為帝為增端宗帝一紀年表于空輔外增南唐諸國及遼金二表而所以夏國宗皇帝于瀧王季王之後晚南唐北漢諸世家列傳是稍有所見者也

唐史五代史補缺五兩一家皆疏陋

唐史五代史補缺五兩一家皆疏陋

說天願早生聖人等事皆在人耳目其為後人捕拾偽托元之名無疑也陶岳五代史補增本外一百餘條自稱雖云小說有補大缺然所載如李壽之伴弟妻以其年長而懷認親家母媿博使者曰特少年諷風羽使者之醜稱為水草大王醜者云兄貌美非水草大王夫人等事不過足資笑談而已薛居正舊史周世宗宗寶覽錢林醫官馬道元之子被殺薛州一案濫刑二十四人唐明宗時潘公見奏民習戰乃二小兒舞竿戲鬪耳石敬瑭殺之帝後知之深自刻責貶潘杖脊而鄭二小兒家又周世宗用法嚴如宋州巡檢符奉璣以捕盜不獲羽林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員外陳渥以檢出失實指揮康儼以橋道不修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水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飯者皆置極刑此種大事歐公盡行刪去殊不可解洪氏五筆亦極言之

儒林公議敘劉三體事與長編敘趙山遇事相同而正史皆不載

李壽長編叙元元年元吳之叔趙山遇來降告元吳反狀與其妻同來投都監李士彬士彬與知保安軍朱吉狐疑不敢受乃奏之詔山遇還西夏山遇不可乃命監押押解至元吳所元吳射殺之初山遇未降其弟惟序止之曰南朝無人不可往山遇不聽已而士彬果奪其珍寶而置之死宋無名氏儒林公議八卷內敘慶應五年劉三體尙斃丹公主攝妾及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傷主因慶應事中國現在契丹西伐元吳幽州空虛可用一將出師已為內應則中原可覆也歐詩云春秋大義惟觀蠶王者行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土免干戎虜自稱兒朝廷不納三體以金賂村民求宿求食俄而宋殺其妻與子械而送之此事與齊魯恒謀以維州降回歐陽公作崇徽公主手痕詩有玉顏自古為身肉食何人與國謀之句實為此也正史不載

咸通錄三寶記補正史所無

隋史言文帝殺尉遲迥原幼孩用刑不濫而咸通錄言是後也俘幽百萬隴集相州斷六十萬人于漳河血流成川北史言齊文宣善終而三寶記言其臨死惡疾不勝痛楚命劉桃枝背負而行原血淋漓頗為暴虐之報梁武帝立七廟于宮陽設考妣一座輕煖時易易手薦亦梁書所無

隨園隨筆

卷四

通鑑以蕭方等為蕭方

新唐書以盧鴻乙為盧鴻

南朝顧歡作正一論曰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鳥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論道教儒教之無異也慮取此意為名曰鴻一萬唐書仍之新唐書刪去一字通鑑綱目皆因之季白有口號贈微君鴻詩亦無乙字然五代史杜重威或稱杜威猶之唐人咏司馬長卿竟稱馬卿雙名而置行亦未可知

作史

作史者口須據事實書而其人之美惡自見以己意定為姦臣逆臣原可不必然既已分列其日則褒貶自宜允當乃若史彌遠之姦子倍于韓侂胄而宋史不入姦臣傳韓立之惡子倍于劉豫而金史不入逆臣傳殊不解

竊號

開創之際必有驅除兩漢三國志唐書俱以竊號列傳列于諸臣列傳之前所以著創業之始基也兩唐諸國宋史竟列于叛臣之後悞矣實責之事載于後漢書之終列三國志之首此亦義例之不得不重複者元史不為韓林兒立傳以致至正年間之事不備

韓信逸事見三國志新唐書

吳志諸葛亮已死尸棄石于岡院淮城均表裴恪曰昔項王受項禮之施信信獲收殮之恩高祖項羽見于史記漢書韓信傳則三書未載唐書李懷光傳懷光死德宗為立德宗立後詔曰昔蔡叔祀族周封其子傳

信子紀漢簡其學語亦必有本

南越逸事

南越古蠻峒秦時最強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畏之佗王有女蘭珠美艷有巧思製弩尤精
能乃遣其子警婚其家夫婦其好不三年得製弩破弩之法遂起兵伐之取蠻王以歸號令一而南
越地方始大此見粵嶺志史漢正史所無也

梁陳遺事出廣異記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窺晝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其
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非生人語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東
帶出迎秀才着烏巾葛單衣曳履年可五十許口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陳永定未終于此地夷聞
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宋吳從子說吳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玉柄麝尾林
邑所獻七寶漢瓶沉香機枕皆帝所稱惜常于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吳昭明太子時有白霧四塞葬
時元龜四雙翔邊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洲東鎮荆州王嘗使博士講論
語至于見善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欲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碑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
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禮策受印綬自儀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
就門拜賀宋梁以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書畫會客向空天嘯氣盡成雪又
禁諸器物悉在空中箇文帝詔製傷風林寺少刻柱木未至洋吏于江中獲一梓木正與諸柱相符侯
景昭臺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勅進粥宮中無米于黃門布囊中竊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
景所得梁人用長鞭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授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辨
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帝時家其實為人傭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象宮包氏池中魚擔得以擔竿

南越隨筆 卷四

繫之甚因即詐滅包氏此皆史所遺脫事類甚多不可悉載

亡宋航海逸事見廣志

航海逸事見廣志頗多姑錄其二云景泰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遇香山邑人馮南賢獻粟助軍
拜工部侍郎時元兵逼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前指揮蘇劉義奉帝幸沙浦以南賢為宮室元人無
知者居數日廣州陷諸將召募潮居里民數百以行南賢諸將功成當以奉迎恭帝為先因欲請將酒誦
岳忠武直搗黃龍語以激之皆感勵帝舟將復駐淺灣元來襲之制于香山島敗績宜中走秀山中流大
風所統八百艘數千人俱溺僅以身免次井澳興作舟收帝驚得疾元復來襲力戰却之宜中欲奉帝走
占城先往詭意南賢勸曰丞相不返矣三年春都統復廣州帝次福州疾大作四月崩備王另立
走崖山以曾子淵充山使使奉梓宮南賢家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宋亡南賢悲不食作詩曰
擊崖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又曰眾星耿耿淚痕恨不歸一少微旋被執不風死帝既沉宜
中已遁世傑死之蘇劉義復求趙後立之名曰都于順德縣之都寧山言都此得寧久也山在縣東北三
十里高十餘丈壁翠宋已亡矣而蘇指揮猶奉王且而立之荒廢窮島之中百折而不悔曾不旋踵君臣
俱盡其忠義之心有不可沒者則謂宋之亡不于崖山而于都寧可也

惟越道一人道等皆不與可以想見當時宰相之皆為備員矣郭威為樞密使從河內來變置宰相如更
驛卒有以載

碑補史所不及

碑有補史之所不及者如孫叔敖名石麟仁貴名禮歐公以為非碑則人不知史稱王稚子為溫令而碑
云為河內令外有上谷府卿祝其縣卿之官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十人魏勾左卿有秩池陽左卿
有秩云云皆史所無金石錄載東漢黎陽令楊君之政足為循吏而史書無其人華山廟碑漢武封禪有
存仙殿望山門皆漢書所不載鄧郛清陳元方碑以何進漢書五官中郎而後漢書本傳以為董卓入洛
就家拜為此官宋廣平碑稱公雅好詩誦不事於莊莊安西都護趙章事發覺簿上關無公名公奏明
名德慎卒于開元四年而新書乃稱臨卒詔宋璟以上享國日久之語年代不符太宗功臣史稱圖形殘
守裴岑紀功碑水租一年八月教皇太守裴岑中裴岑將軍裴岑仁循吏史多遺載本朝巴里坤有教皇太
使非此碑則舉功沒矣後漢書皇甫規傳稱顯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恃倚權貴規到官條奏其罪而武
都西狄頡嶇其治化通黃龍白鹿之瑞使非此碑則功又沒矣魏中書郎蘇綽碑稱綽之使于宋也
宋主齊郎孔道均就郎設會酒行樂作均問樂何如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能久乎魏書本傳不
載准安定公融芬碑稱封准安縣開國子隋書芬本傳稱封准安縣男傳不載芬諡而碑稱定公其以大
將軍歸德亦不書高祖公唐倫碑云人多鄙庸惟對進德禮讓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云
云蓋指倫陷劉周時密說使降唐事也唐書不載金明昌三年威顯廟祈雨感應記稱隋州總
管韓擒虎臨淮莊公擒虎有猛骨足補史書本傳之缺其他漢魏晉唐一切文武官名不見于百官志郡
縣地名不見于地理志者碑誌詳書之不可勝數矣

隨園隨筆 卷五

碑補小說之所不及
唐北魏府碑刻史中承陳懷志所書中博通天二年有瀛州清苑縣人魏名隨行季至岳廟前見二人
一白衣一紫服侍從其前自云我是五岳大使發兵馬六十萬為國討賊五岳大神九月三日俱來此山
大為懼會名隨避延不行隨神遂乃作怒牽至廟中用中書郎祝史楊仙童親見其事乃馳告官司州將
駭之遂以聞奏云云左拾遺孔紆墓志殿中侍御史鄭仁表所書也中稱紆未沒前月餘書一詩于東殿
上若隨語曰許下無言等少年震而不雨月當弦風濤漉漉逆離離從此無舟渡大川及死後人乃悟許
無言是午字雲不雨是辰字紆病亟以辰日死以上並日而歲則在甲午也此數事皆唐人小說所不載
又

李紳會稽龍宮碑曰紳以進士貞元十八載客于江浙與修葺遺于剡之陽師言老練有念今茲果矣
願謂余曰後當領此道幸建龍宮以資福履余以為孟浪之詞笑而不答至太和癸丑其言竟驗代
國長公主碑公主夢念珠鍊斷急手自拾一个不得自知不詳已而露迹鄭子春撰北嶽廟碑亦云高
陽人田登封見神降形與兵討逆

唐碑可笑
上庄國梁忠憲志敘其先世云諫因才著誤以梁稱以大為為先人之光榮陽令盧公清德文題云大唐
洛州梁陽縣頭陀僧法師上碩聖主中興得賢令盧公清德之文以頌隨之名冠首于鄉人劉慶奕
隨人之主皆可笑也常然今郭忠諫志稱朝廷斷屠之日母思羊肉有慈鳥銜肉而來冬間憶著羅果
隨樹為之結實又憶新笋競發忽也出于時天后造周為之嘉嘆云云蓋其時武后革命之時好言祥
瑞徵其時說龍好名之人遂漸而書之

唐魏州刺史王顏伯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稱晉司空王公名卓其先出于周平王孫
赤其父世未立崩亦當嗣為桓王所廢其後降晉代為并州牧凡王姓皆赤之後世間太原郡諸碑祖
子晉者皆非也碑所云云未知何本三代前亦無并州牧之官名晉史亦無司空王卓俱不可考然追立
十八代祖碑亦金石中之一例碑人名章縱橫法絕似顏魯公

節度使在家食俸之例見于葛從周碑

碑稱昭義軍節度使葛從周神道碑昭義者潞州軍號也唐天德州為河東所有不在宋濂管內從周以疾
致仕遙授節度使食其俸于家非真節度也宋世節鎮在家食俸之例始于此

錢本草

沈凡氏先生家藏錢本草一帖文為張燕公所作為鑿厚所書蓋非形所刻一時汪退谷徐誠齋王虛
舟林吉人諸名公俱有題跋大概以此本在金石錄中所無而筆法整媚疑是後人集右軍書而假託為
之者當亦潞河南高士贊之類物希為貴也其文云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采澤流潤善療飢困
尾之恐立驗能利邦國資賢選長清廉食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濟令人霍亂其藥宋

隨園隨筆 卷五

無時采之非理則傷神此既流行能召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
有飢寒困厄之則至一積一故謂之遺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其謂之義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
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以此七術精練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則志
傷神切須忌之

祭字見于古印

古印有兩字祭字上言祭尊宜十等名祭尊二字不知何解按漢書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如清曰祭嗣
時惟尊長者以酒沃酌似祭尊為宗老稱老之稱困學紀聞載漢水李氏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
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曲阜桂馥續元吉印衍二十五舉言之詳

蜀叟二字亦見古印

沈澗卿補增王順伯印譜漢書長印注曰尚書牧誓注有蜀叟孔穎達曰蜀叟之別名漢興平元年
馬騰劉範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兵五千助之是蜀有叟之名

古印不大

漢書嚴助云方寸之印丈之二之粗是漢印不過寸許便自佩也唐宋印漸大然楊成卿為吏部置印以鎮
之而繫綬于綸之私印猶未大也晉周伯仁向王導云今日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當是封拜
時之官印耶仲長統云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蓋夫得假半章印即半通也抱朴子曰
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印其關四寸其字百二十是則印大之流

三碑疑義

孰有道碑曰委詞召真保此清妙召真二字未知何解北周華嶽壇每抱仙人之漿時停酒母之騎按酒
母稱公也何以有騎之稱又劉向列仙傳呼子先者百餘歲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俱夜有仙人持二

羊狗至子先與酒家母駱之乃龍也常于華陰山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汝華嶽頌所云或指此事耶
國公碑曰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期爾爾自芳不假海人之贈香也丁緩之期不知所始何事
按劉歆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風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效房風法為臥香爐
云云或即此碑所云丁緩也

漢碑好稱故官

漢人好稱其故官如孔彪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
尉遷母憂服竟拜屯騎校尉而碑額尚題漢故司隸校尉魯君碑柳敏歷五官功曹宕渠令而碑稱故孝
廉校官碑額曰銘曰諫前有秩後又有序宜為王元美所非

隸釋不解分子二字

洪氏隸釋解光初紀年稱分子者六十人景君碑有鳴鶴不鳴分子還養之語分子二字未詳余按三國
志彭萊與孔明書云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註萊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于己故其書後云負我
恩父罪有百死云云想分子之名是東漢人序恩通用語耳左傳晉有餘子公行之官杜注餘子適子之
母弟也

高湛張察二碑

本朝碑碣出土中者甚多然無甚功勛則當時史書不載未為遺憾乃魏岑一碑而外如北魏贈齊州刺
史高湛墓誌稱其臨離殉國奮從美命則大節可觀矣唐陸州刺史張瑛碑稱母賢隋文帝之甥夫人長
孫皇后之妹且從征王世充劉黑闥有功勛陸並茂矣正史絕無姓名何也湛志有都督南荆州之稱
按魏書地形志有北荆州而無南荆州然則南荆州亦補史所未載

唐宋一事例見于碑碣

隨園隨筆 卷五

唐法有私親官凡朝臣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所以優使臣也見韓文公韋丹墓
志而唐書缺焉宋法公卿無後沒入家實翰林學士劉均無子官取其貴江隣幾為奏請立後還其家實
人臣無後沒入家實之法亦不見宋史而見歐公江君墓志焉

婦人書碑

唐安公美政碑房嬭妻高氏書婦人書碑金石中一人而已

改正改朔改年

或疑商人以丑為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萬克宗以為商書伊訓之十有一月朔實子月也崩年改元商制本不同於周制先儒謂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者非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是改正也夏朝以平旦商朝以雞鳴周朝以夜半是改朔也秦建亥而仍曰冬十月是改年也

齊秦之歷魯之歷

管子三卯三三三三之令齊歷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歷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歷也周之分至未嘗係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至夏至夏至之名故萬克宗深以周官為偽漢高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歷志中不書漢年反書楚年全謂山以為此必劉歆之文蓋周歷之後有魯歷以魯紀年劉歆為楚元後故做其例以楚紀年

古不重望日

五瀟天子朔食太牢諸侯朔食少牢不言望日之食喪禮朔有殷奠月半不殷奠是直指望日之不重也周官冢宰司徒徒法於象魏亦只用朔日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註吉月月朝也六經明文無重望日者惟康成許月半不殷奠乃云大夫以上仍有月半之奠士降則無其始非古經之旨乎夫月者日之配也古人扶陽而抑陰故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於月貴其明之始生而不貴其魄之已兆又易象言月幾望者三望而曰幾殆有無取其滿而戒其滿之義冬至受賀而夏至不受賀蓋亦貴陽而賤陰之義歟

以月紀日

古史以月之盈虧紀日者惟尚書武成有勞死餓哉生明之詞召誥有一月既望三月惟丙午顯命惟

隨園隨筆 卷六

四月哉牛魄畢命六月庚午朔

夏正或用或不用

颶風七月以後稷先公嘗夏時臣故從夏正而避十一月十二月之名則曰一之日二之日然先儒以為商周改朔不過朝觀聽聞耳其他總以夏正為主左氏伐虢譙繆孫人語可驗詩曰四月惟夏六月徂夏皆周用夏正之証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閒旱春秋一月無冰正月日南至申須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皆周不用夏正之証也元吳草廬云春王正月者明其為周王之正月耳其時他國必別有所謂正月也明周洪謨云周以十一月為歲首非以為正月也商之建丑也曰惟元祀十有一月朔稱元祀仍稱十二月不稱正月秦之建亥也亦曰元年冬十月不稱正月一為史官紀年一為歷官紀年余按論語子張問十世祀謂以十一月為正女嬀以十一月為正何安此說不知何所老而漢武帝後魏明帝景和元年建丑唐武后建子廟宗上元二年建子蓋亦不取從夏正矣

二十四氣

歷中二十四氣萬克宗以為始於漢之大切歷蓋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在周正則展隋書後齊神武蕭府山曹參軍信都勞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灰管相應若符契焉周書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太衍歷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於歷

上巳之說五異

癸辛雜記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巳日吳才者謂辰巳之巳亦讀以古人卜月用干數日用支故三正建月爰定子丑四時分日乃用甲乙禮上了習舞仲丁習樂傳上辛大學季子又

零皆其証也宋書曰自宋以後改歲但用三月不用巳日以常常上旬朔在午未則此一句已無辰月故也謝氏五雜俎則云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真明已劉熙釋名謂作止謂陽氣之止於巳也故巳巳巳也但不可支為耳耳日知錄亦云辰為建巳為除故三月上巳被除不祥三代以上事于如易稱先庚申詩稱吉日惟戊是也三代以下重支如漢書之吉日剛卯剛卯之三月上巳是也唐邱悅亦云蘭亭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丁巳康熙字典亦主支之說錢辛楮曰辰巳之巳與巳矣之巳是一字兩讀也戊巳之巳與上巳之巳判然不同毛西河不通小學故有一字三讀之妄說齊書禮志或云漢世有郭處者以三月上辰生一女上巳又生一女皆死時俗以為大忌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繁灌按此條亦作辰巳而別為一解字典引宋書禮志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此言自宋以後當更考之

無羊之月

算命之書以寅午戌三月為無羊之月以未制官員于此三月例減祿料故曰無羊

都試之日

漢以九月為都試日太守都尉其職最之日也集生徒讀授曰大都試

十時十位

叔孫穆子生下楚耶之文詞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常十位杜註日中當王食時常平曰為卿雜鳴為士夜半為見人定為樂黃昏為錄日人為僕哺時為僕日跌為蠶

日月晦朔解

吳廷璣云日月之圓缺而賢議論不同有云陽有餘而陰不足故望後漸虧迨至晦日即全損矣矜以日月為陰陽之精調和而成歲月絲毫不可偏損譬於人身一小天地陰陽稍有偏枯即為疾病若如晦月之全虧人豈復能生活耶又說月借光於日而月之缺處乃日輪入地月為地所掩故有虧缺夫天雖如卵地包于內然常視日月星辰皆自東南西北斜過於西南北似非竟由西穿地而東也倘如前說月既因日為地隔所以損光是每夜必入地矣何以十五日後至二十七八日雖有滿缺而光明較夜日既入地為地所隔月之光何以不損乎况星與月同體光於日而星常明豈日入地之後但隔月之光獨不隔星之光乎予竊揣摩極不釋念偶以望孟照日恍然大悟夫日陽也其體凸如鏡發光照四方月陰也其形凹如覆盂有實無光月借光於日而居高而月居低對照則光全滿稍偏即虧即月之本體所遮由漸偏而至漸晦乃月背日而行故無光矣度行左右故有左右絃缺之分其既虧之後命隱隱然有半輪黑丸可見則月未受日光之本體也至於日月之食或云是日月同度相掩似屬不然倘望日月食則日當空便同白晝如何反有晦暗之理據天文別論乃羅計星同度所掩其說近理

隨園隨筆 卷六

二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誅三伏始於秦周無伏也劉熙釋名云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壬大司云三伏者庚金伏於夏火之下也金畏火故曰伏

測天三家以外諸說

測天者宣夜渾天明天三家人皆知之今用西洋法則亦渾天遺意也然三家外散見各家論大地有極奇者唐書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短晝長羊未熟天即明元史沙彌國日入時其聲如沸國人必擊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啼死土哈國日入不滿一時隨即出地地戴五原云當登峯嶺之巔見日光非從海出入也太陽之氣朝則聚寒極而圓明暮則散散而昏黑日入人離日遠故候以其散聚為寒地而過耳癸辛雜記云瀟都統見海神黃衣赤眼以頭頂目而上百漸高入漸小木朝懷氏坤輿外記云莫斯歌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之時太陽出止一時而夜矣李氏寰宇記云瀟東有紅夷國中國商人某

測天三家以外諸說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誅三伏始於秦周無伏也劉熙釋名云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壬大司云三伏者庚金伏於夏火之下也金畏火故曰伏

舟泊其地竟無覺夜亦不秀商大喜以為仙境乃留三百人其精壯之臨年春至斯山中無如長衣人
已輕取火照之見碑上刻字云此國至秋而暮至看而且以一年為期夜也王方平之月三時已周
減寸矣自開闢至唐虞已減一寸郭敦敏云古日舒長今日促短年世短一分孫太初之今日不如
古日之熱邱長春云日不入地猶之星辰亦不入地三光輝清故也七八月間河漢九顯日月東西出沒
而河漢常在天周轉經天至二百四十八萬里而日月不照矣侯輔之書中三日並出者大魚之目
也

地有四遊
向書考據曰地體雖靜而終日旋轉如人坐舟中舟自行動人不覺耳春星西遊夏星北遊秋星東遊
冬星南遊一年之中地有四遊

十二月十四月十九月

陳龍傳十二月陽氣已至牛宏傳三月不以太簇為言便是春水不旺註十二月正月陽氣石鐘古公
城鼎有十四月戊命尊有九月殿公問貢父而不知王鳳洲以為閏月也是據日記以為嗣王即位雖
論年不忍改元也汪師退作史記十表言秦漢之際陳涉起陳凡六月武臣起趙凡四月皆繫以月而不
年而其中有四十八月三十八月何以不年其時統無所屬不得以正元誰敢故也故管子亦有二十四
月之文此說出而十四月十九月之說可以明矣

端午不必五月修禊不必上巳登高不必重陽除夕不必歲除

廣宋廣平賀表曰時則仲秋日惟端午是端午不必在五月也劉慎餘都賦嘉秋二七天漢指臨人膏賦
除其時蓋七月十四日漢書八月帝與聖下賦于滯上其修禊不必三月也隋書文帝七月與聖臣登高
是登高不必重陽也唐人亦有人日登高詩太平廣記盧顯傳是日冬至除夜感家備盛之其具冬至
隨園隨筆 卷六 三一

夜亦不除夕也老學庵筆記冬至前一日名為冬住亦奇

寒食不必清明

汝萬賢傳介子推以三月三日白晝後有禁火之俗按後漢書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
亡月士民輒一月寒食舉既到州乃作書置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依此則寒食乃在冬矣琴操言子推抱木而死公文公哀之命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依此則寒食又
在夏矣

開闢不必十二萬年

元人伊世瑜題碑記曰天地日月之壽亦如世上人各有長短不齊康節所云一開一闢必須十二萬年
非也

地理之雜

地理之學惟離騷詩云代有四遷常人知其一二而西有三甯人知其一二甯人以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
州之外而百詩又引周禮職方氏所載較之如指諸掌今介休縣地惟氏在今清古塔之類攷齊註杜
以據闕為唐始立而竟忘曹操之殆死漢關則真乃目不見睫耶方密之通撰核石城非石城龍門棧
道均非一處有漢之河東唐之河東周之河內漢之河內皆不同處

五服

禹貢五服周職方九服蓋就賦役之繁簡王畿之遠近因時制宜略有損益其實山川蔽澤為不可移易
之物非周商異於殷夏也鄭康成以為服五百里是魏之舊制禹禰之更增五百里而五千里相距為方
萬里其說甚疑按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原有明文而孔疏引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
九千三百三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以與九服五服之面五千里不合者蓋尚書所言乃

據其地無異路方面而計之漢書所言乃是著地人跡歷而量所以其數不同此說尤謬夫虛空鳥路
非鳥不知三代之入非著翅解飛者何能憑空丈量而應斷為五千里哉其實幅員之廣三代實不如秦
漢也再考唐虞之時雍州之地猶為導河導洛所經雍州之北並無治水之迹此二者者有何待衛之可
設賦賦之可稽乎且依其說則王者之都必長在天下之中如嵩洛汝潁地方然後均齊方正而五服九
服可以環而向之若唐虞之都偏於北周人之都偏於西其北則沙漠苦寒西則戎狄流沙又安得有五
千里之侯衛耶至於東周二面又豈止於五千里耶戴未堂曰周之宛州南侵齊徐大元禹貢之兗州周
之青州兼徐豫豫魯于禹貢之青州周之冀州分其北為非州分其西為雍州合三州乃當禹貢之一冀
州

四至不同

四至之說不同爾雅云東至泰遠西至州國南至漢銘北至祝栗呂賈則云東至博水之地西至三危之
山南至積播之國北至夏海之窮大戴禮則云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

三揚州

漢以廣陵郡屬徐州今之江都也其揚州刺史或治懸陽即今之和州也或治壽春即今之壽州也杜詩
之何遜在揚州蓋指建安王記室時今之金陵也隋開皇九年改梁之南兗州為揚州置總管則今之
江都矣禹貢揚州之域所統其廣蓋得隋書均以交廣為禹貢揚州杜佑非之以三代時尚無南越而不
知魏典之宅南交即交趾也故史遷舜本紀有北發息壤南撫交趾之語至于北胡所僑置之揚州則更
粉飾矣

五赤壁

今江漢間稱赤壁者有五漢陽也漢川也黃州也嘉魚也江夏也東坡指黃州赤壁山為赤壁劉備居
樊口迎操軍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又當在江南矣
隨園隨筆 卷六 四一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觀于廣陵之曲江今浙江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謂一世賦臨曲江之
歸州今長安也曹案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其
呼枚乘已卒不應見之於文至元年間試羅刹江賦獨錢惟靜以錢塘江為曲江遂冠三千人之上見升
卷外集

徐揚可稱閩中

今閩中為福建然傳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魏旅揚城大莫徐方是徐揚亦可言閩中梁元帝去丹陽尹
荆州詩曰分符蒞閩越終然慚風精是荆州亦稱閩越華陽國志稱長平歸義其地東西三千里有峽陶
塘耳閩越云是今之隼南亦古之閩越也錢辛楮曰宋武並未入閩傳亮從武帝平閩中恐是閩中之
訛

江河發源

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而後之論水者遂以岷山為江源案經傳注皆主其說自前明徐霞客好遊直至
崑崙見河與江皆出自崑崙不過河源在北江源在南耳岷山者乃其入中國之始而非其發源也有以
北金沙江為江源者其源在西番境內莫得其詳李穆堂以康熙方輿圖考之岷山與金沙江會合于四
川之敘州自敘州逆而數之直發源于西番之阿克達姆必拉等處蓋六千九百里而后至岷山幾與黃
河同源徐楚金作說文繫傳言河出崑崙崑崙神靈之宅帝之下都非造次可觀蓋在元以前未窮河源
到尾宿海故也豈大禹之力不如一元人哉天地之論必至此而始開也沈括筆談云温州雁宕山前
人未見故謂雁宕太守未嘗一遊至未嘗宗修昭應宮宋木入山此境始於外可知天下境界無窮

學問之道亦然安見前人之言而後人不可再置一說耶雖曰雅曰度季子顧顯于周仇池顯于晉雁石顯于晚唐黃山顯于明末

一百里蔡

二百里蔡孔傳以為殺滅其稅一百里流為流移而隨其俗蔡傳俱以為罪各為章孔說為是唐虞以流有五刑似流為最輕之罪安得流諸荒服之外故曰流其工於幽州幽州非荒服也

地名通用

轉關楚地也見左氏昭公十二年而今以為真院試士之所九京管地也在京陵縣見水經註今以為死者九泉之通稱太原陽地之通稱也見孔傳而今以為山西之太原府平陽府杏壇澤中高處之通稱也見司馬彪莊子註今指定為孔子講禮之所靈寔魯地也見左氏哀公八年吳伐魯舍于寔寔後人以寔為受宮刑之所

地名所由

虎牢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禽虎而獻之天子天子命為稱畜之東嶽是名虎牢除于者漢武時童謠王氣在三餘乃置餘于縣金山者唐有僧獲金江中因而建寺猶之始皇埋金建業故名金陵也俱見九域志任職述異記云吳人買瓜于江畔故曰瓜步水際曰步湘中有靈妃步是也句容山形曲而有容故曰句容見真誥望都者謂登堯山望見都也地理志邯鄲靈也言邯山至此而靈也見寰宇記楊嗣者漢將楊興也逃此關故曰關關見清波雜志孫權記云昌門者夫差以吳門上通天關故號城門曰關門見括地志漢封真人匡續為越靈君以其所履處故也後遂名其山為靈山與焦山之名因焦先所居同義匡字君孝見杜陽雜編章懷太子注錢塘字始於漢人華信築塘以錢易土故名錢塘世說注以為沈信所築二姓殊不相符按史記始皇至錢塘臨浙江早有錢塘之名在漢之前矣良常者秦始皇

隨園隨筆 卷六

五一

曰巡狩之樂莫如山海自今以往為常也除杭者禹杭之詭杭舟也言大禹至此舍車而登杭也見地理音釋奔牛者梁武帝掘鍾山得一僧於窟中偃坐不動寶志公曰此入定僧也可以鑿之遂起而走逐之至丹陽四十里化為牛奔去見白醉瑣言言徒者秦始皇命諸衣人三千鑿山以斷王氣遂名丹徒會稽者禹王于此朝諸侯會計天下之財幣故曰會稽見咸道隨安志孔廟東南有雙石闕故名明里見水經註彭祖子長曰武次曰夷所居山遂名武夷見武夷山志太湖得咸池五車之氣故名五湖見陸魯望集

三吳三解

通典漢分會稽與丹陽為三吳水經以吳與吳郡會稽為三吳指舉圖以蘇州常州湖州為三吳

五湖五解

成湖以太湖通五湖又上通咸池五車之氣故號五湖其實一湖也猶之昭餘所離名九澤其實一澤也然水經五湖有長塘湖射湖貴湖上湖瀟湖六湖之分吳越春秋又有貢湖游湖青湖梅梁湖金鼎湖之分章昭以胥湖洮湖四湖及具區為五湖合之前陸魯望所言是五解矣

馬嵬本人名

學圃畫蘇云馬嵬管人名也昔人在此地築城避兵後因以名其地而以楊妃一死遂大著于天下

壽城

六朝朝廷以禁有壽壽故稱官軍為壽軍禁城為壽城法令壽格使者為壽使猶之音并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便橋太城少城云爾

雁塔

佛家三淨食雁也雁也水徽三年元榮僧造塔于宮城南見雁飛過說曰來僧缺供一雁應聲而墜

來曰此雁捨身其旌彼德遂不食三淨而瘞此塔名曰雁塔題名者僧道士庶皆有之不止進士也見靈潭長語

兩水宮精

圖讀遺水精宮見述異記即今之蘇州也後楊漢守湖州詩有清光合作水精宮之句從此湖州亦稱水精宮

蜀無眉山

卅州牧楊宏慶云人稱三蘇為眉山蘇氏考之蜀中志書無所謂眉山者一日登城望遠見萬山樹秀皆如列眉方悟眉山與眉州之稱今誤以州後小土岡當之者非也

吳興非湖州

江淹傳為吳興今之浦城也三國志吳以浦城為吳興唐改為浦城故文通詩曰長望竟何極關有連浦邊其為今之圖省所屬無疑顧公作妙喜寺碑竟以吳興為湖州誤矣別賦遠君南浦傷如之何正指浦城而言非今之江浦也

隨園隨筆 卷六

六一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in the second column.

官職類上

六朝尚書臺有二書體

鑄塘袁枚子才著

六朝宋齊之間尚書臺文職有二體名用虎爪書告下用僂波書取其不能倉猝書成所以仿舊體也見宋子京筆記

領行兼假之分

漢官以上兼下曰領兼光以將軍領尚書事是也以下兼上曰行兼安國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是也

爵者公侯伯子男也官者宰相尚書也職者一品至九品也秩者光祿大夫至文林郎也俸之深淺亦曰秩

古無教習

古有大司成大司樂主教士之責其序學校之在都者其師皆致仕之大夫歸老于鄉者為之教授不別立官有類今之學教習院者是也漢人校官碑所稱潘君顯乾字元卓者先佐上郡再除曲阿尉以其能與交教而歌之非今之教習也宋慶曆始命天下小州小縣皆立學而設官以教焉朱子記漳州教授應云官雖有統而其任之本諸身者非期會簿書之可考之上人又以其備官而優容之故仕者及利焉魏志武帝紀興平八年命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秀而教學之校官之設始于此

唐宋銓選

隨園隨筆 卷七

唐選官有小選東選南選之分小選者凡流外兵科禮部舉人得自主之東選者應選之人集于洛陽就近銓選南選者因嶺南中太遠道官御史為選補使至其地選之其州縣官亦不由吏部選授應彼處都督辟士人而用之宋神宗八年詔川陝廣八路之人免其赴選令轉運司立格就註而已皆為體恤遠人之意

勳階封號食邑實封之分

宋大臣有勳階封號之分階者如程琳碑贈太師尚書令本階開府儀同三司是也勳者上柱國廣平郡公是也封者封七千四百戶是也賜號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是也餘皆倣此其食邑與實封有別者如公褒食邑二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是也唐之實封可以食其租稅至宋皆為虛名封號起于唐明皇與肅宗德宗如賜號開元功臣實應功臣之類

小門下

六朝呼侍中為門下省故給事黃門侍呼小門下

賜金紫非本秩

光祿大夫銀印青綬南齊樂安任遐為光祿大夫王寶卷一片金紫為啟上賜以金紫所云賜者非其本秩應有之章服也故凡賜金紫及賜銀青賜綬者皆謂此例紫綬則金魚袋青綬則銀魚袋

相國尊於丞相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百官表蕭何為丞相七年遷為相國何傳又言使丞丞相為相國史記秦惠王拜張儀為相又以樞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是丞相者佐相國之名相國尊於丞相也

尚書令尊於尚書

東漢百官志尚書令于石且云在李武時宦者職耳成帝才用士人故周堪以尚書令陸光祿卿在漢時

不其尊至六朝而其職漸重唐六典尚書令正一品六尚書其屬也皆三品又置左丞一人右丞一人從二品是尚書令尊在丞相之上即秦漢之相國也清化三年詔升尚書令在三師之上大臣而附尚書令者必兼他官惟魏魏公以功大獨得單贈此其証也

唐宋正一品皆贈官

唐宋正一品者只太師司徒司空太尉皆贈官耳或以太師致仕或以太尉致仕或死後加贈非現在也如其起用則反落免之如元豐元年文彥博落太師致仕平章軍國事

領錄尚書事更尊于尚書令

漢武時置光祿尚書事蓋帝時以太傅趙主事而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蕭何始即成舜大錄之職也相時太尉鄧彭以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之上每少帝立則置此官猶古家室總己之義也宋書褚淵傳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其僞王儉有策而不優之義淵表稱錄之任江左罕授蓋尊之至也隋書錄尚書一人位在尚書令之上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衛宏漢儀注以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記書先上太史公云云管灼非之以為百官表所無也史遷亦自謂先人文史星歷近平下視之則則位在丞相上之說可疑于文定公以為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目也如唐宋高祖記注之制在人主左右耳故不見于百官表而見于儀注也太史二字見尚書立政篇

尚書侍郎古不其尊有遷縣令者

周官司會康成註云若今尚書奏事少府選吏四人在殿中主奏書故謂之尚書尚書主也漢有尚書尚冠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官六人俸六百石季固有北斗喉舌之稱以其出納王命故耳官不其尊非今之所謂尚書也以六曹尚書當周之六官始于武后光宅元年以天地四時分六部故禮典已有六

隨園隨筆 卷七

部之條侍郎乃掌守門戶之名有儀郎侍郎中郎郎中之分此四百石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箋奏初上臺守門戶者謂之儀郎中郎侍郎三年稱侍郎揚雄為侍郎乃三署郎非尚書郎也怡從此員推升侍郎五年遷大縣令尚書郎只五品初以令史久缺補之光武參用率庶放丁郎嘗受杖不肯補郎恥以李廉細令史之職故也西漢侍郎于餘人東漢三十六人尚書領六郎光武時尚書之權已重所謂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假太子注云臺閣謂尚書也其後以侍郎貳尚書亦自唐始

解令公

新唐書郭子儀傳子儀為中書令入稱之曰郭令公白居易有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五言四十韻首二句云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自註中書令上應中台司徒官一品按此以中書令而稱令公宋楊業出雲州觀察使贈太尉同軍節度使未為中書令而亦稱令公何也明一統志載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

平章事非本職

唐平章事雖宰相之官名而非其本職也有以侍郎平章者有以尚書平章者至中書令領平章事而厥尊故稱曰令公

御史有不主糾察者

監察御史主糾察而侍御史則主覆書冊老職曾為此官不司糾察據通考侍御史即周之柱史漢之太史是也非御史臺之御史也如後世有給事中之名而不可言察有司屬之名而不可言兵有太常之名而不可言樂

署理

官有署理實授之分其來最久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項梁所殺者假制也

親雖宰相見無此人侍立不敢見即今之領侍衛內大臣也語見魏耕錄至元史所稱魏耕則今之傅爾丹

巡撫總河總漕都統

巡撫二字始見于晉咸寧中詔劉瓛巡撫荆揚唐高宗以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分遣巡撫都統之名始

說書

今之說書蓋小記者稱說書唐人所謂如左道南門下柳敬亭是也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

唐制節度觀察一使不並置

唐制節度觀察一使不並置故節度常兼觀察處置等使崔瑒為鳳翔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而奏周

織造府

貢禹奏故事齊三服官輪物不過十節註三服官主天子衣服者即今之織造府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二

縣佐非縣丞

今人以縣丞為縣佐不知唐官制縣丞屬尉之下尙有四佐一司坊佐一司倉佐一司兵佐一司戶佐

隨園隨筆 卷七

名縣佐

地封非古

禮夫尊於朝妻貴於室雜記夫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又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勿能主也使其子

縣令非令尹

左氏宣十二年莫敖為宰註令尹也上卿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是也今稱縣宰為縣令者借用宰一

漢宗伯非禮部尚書

平帝元始五年詔宗室有寃者得因宗伯以聞晉灼曰是宗正也非大宗伯也

漢司空非工部尚書

陳咸咸為南陽太守犯法者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註司空主行役之官也非大司空也余按

宋知某縣事非縣令

宋大縣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千戶以下選京官知蓋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非外吏也縣令則古

京朝官之分

常不解宋官制有京朝官之分後閱王得臣墨史云宋進士出身為著作左郎餘人為大理寺丞者曰京

協辦

今之協辦大學士即宋之參知政事唐之同平章同三品也宋太宗趙普之專問陶穀次宰相之官穀

官銜

家語謂運簡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善御馬者正銜勒善御民者正百官官銜之名本此

帖黃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帖之謂之帖黃善勅書用黃紙則帖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

古官尊卑不一

秦漢侍中本丞相史不過掌房事睡睡等事而晉以後之侍中乃宰相也南朝選親美者為之以何候

隨園隨筆 卷七

阮籍為一雙似又與漢相似唐同平章事處資淺之人在同三品以下而宋則以同平章事為正相參知

漢儀同三司宋三司五司

漢安帝以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三司者司徒司空太尉也別開一府同此三司故曰儀同三司宋之三

古內外官時時重

漢陳咸思入京城樓候聽居外齊茹法亮為中書舍人出為大司農繼職而泣班固景倩人為大理寺

唐翰林學士最眾

唐學士入直許借飛龍馬白香山贈錢翰林詩曰分班皆命婦對苑即諸皇蓋最親宮禁也是以草

學士也而覆以蜀襪之袍韓偓學士也而暗賊金蓮之燭後蜀王建待翰林過優人尤之題曰我昔直禁
軍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知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

古中書舍人最尊

唐之中書舍人宋之知制誥皆試省中起草故承慶下筆立成郵政動無凝息人以爲才和耀閉戶精
思劉濤遺見代草人以爲不才富郵公直制誥竟封還劉從慶妻封遂國夫人之詞頭權可謂重矣

部書

今六部書吏漢之都令史也秩雖二百戶皆士人爲之而有志者所不屑故梁竊怒名儒劉常召相都令
史以辱之南朝陸澄時曰六十之年不能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職雖卑其權之重則由來舊矣曰令史
曰書令史書令史者即今之帖寫矣

小史

古樂府十五府小史小史似令史之年輕者即今之小書辦也張翰有周小史詩謝惠連有贈小史杜德
靈詩似乎與狎然吳祐舉孝廉乃越道其雍邱小史黃道歡諛移時則小史又以人重矣高俅爲東坡小
史後見蘇氏子孫執禮納恭

典使

張曲江曰牛仙客河滯一典使耳使班輩伯天下其謂何典使何權蓋亦舊吏耳

僕射自魏晉始設

僕射一官秦漢時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此官在永巷者曰永巷僕射在軍屯者曰軍屯僕射又有議者
參僕射以射雁者所以重武事也秩比千石漢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
參部爲左僕射後附執金吾是僕射在兩漢時不甚尊也自魏置僕射舉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謂者

隨園隨筆 卷七

七

十餘人從此迄于六朝此官遂尊僕射上表疏只稱名不稱姓唐時左右僕射二人從一品掌統理六官
爲尚書令之貳令缺則總省事所謂令僕是也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宋徽宗曰前代以僕臣
之體充宰相之任可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

錢塘袁枚子才著

唐初以侍中尚書令中書令共議國政為宰相其三公官也後因太宗為尚書令臣下避之遂用僕射為

尚書省長官又因其品位既崇不輕授人乃以他官居宰相之職如魏徵以秘書監李勣以太子詹事俱

各兼預朝政其人雖入相而其官未至侍中中書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名目若三司三公中書令則

不必加此銜然當時亦有官侍中中書令而不為宰相者大應以後升侍中中書為二品則後入用者便

無所稱矣太宗時僕射李靖以病辭位詔疾小廖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遂有平章事之稱後用

平章稱輕者遂又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稱開元以後常領他職如用兵則為節度使崇禎則為大

學士為財用則為鹽鐵使頗有類於今之兼部務者唐制官極尊不過三品其大傅等名乃贈官耳

宋承唐制宰相不專任三省长官尚書門下並列于外而別置中書省中書省以同平章事為宰相

有二入同分日知印或為某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亦因唐以來三天官皆宰相故也後以文瀾公為大

學士公著守司空復有平章軍國重事之稱或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至韓偓拜相乃以

平章軍國事為名去重字而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

宋正官不治事

宋三省六部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奉別勅不治本司事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可

政得即給事中不領省職職無言責起居不記天下財賦悉歸三司而中書省不知其貨虛出入也

大槩分而為三三曰官不過寓祿秩敘位而已曰職所以待文學之選曰差遣方辦治內外之事

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甕不為監

宋三師三公最濫

宋初趙普為太師以其開國元勳也元祐以文彥博為太師以其四朝耆舊也後童貫為太師是以奴隸

為帝師矣越王佩軛王權為太傅儀王樞為太保是以子弟為保傅矣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

少不計其數則元徽號二十八太保以其年才二十八也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隨園隨筆

卷八

一

寺者太常寺太僕寺之類監者都水監尚方監之類備者羽林衛禁衛之類府者折衝府都督府之類

院者樞密院集賢院之類皆今之衙門也

令制格式之分

禁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勅設於此而使彼至之謂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式

解呼越等之禁

酒化元年國子祭酒孔維上言中外文武官稱呼假借論班越等請一切禁斷太宗命學士宋白議曰請

自今文武官員官並呼本官如太常博士大理評事不得呼郎中諸衛將軍未領刺史者不得呼太僕

寺官以下不得呼司徒

巡撫稱中丞

秦有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漢御史大夫有二丞一掌圖書秘書一外督部刺史明之巡撫皆御史

故至今稱巡撫曰中丞

唐宋散階

唐宋文散階二十九從從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起至將仕郎而止武散階四十五從驃騎大將軍起至

陪戎校尉而止唐以開府為散階以李濟刊侯

唐宋封婦人四品稱君

唐宋封婦人一品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為郡夫人四品為郡君五品為縣君勳官四品有封者為郡

君

宋史官制排班給俸設詳

官制莫詳於宋史有合班給米祿等條合班如開寶六年詔晉王位望俱崇宜位在宰相上太平興國八

年楚王廣平郡王出閣詔宰相立親王之上其餘班次上下載之甚詳祿賜有給鹽給麩給炭給馬給給

紙給俸人衣纈給公用錢茶湯錢并絹羅等名目公用錢自節度使兼宰相至有給一萬貫者赴任川陳

漢制承子嗣至今皆然王莽傳為按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又似尉于丞則以縣之大小故也

宋宮觀不必往其處供職

神宗置宮觀之職取漢制視察之義所以優賢逸老王安石惡異議之入亦以此處之閒散之地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為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始則員缺其少後乃不限員數並差知州貢序人以三十日為一任

唐宋官放假日多

唐宋京朝官遇元日寒食中相天慶上元之類即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皇雜錄載一年中放假有七十六日故包拯奏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只給五日此風至明而絕

隋制從駕官許帶家眷

隋宇文述出兵詔憐其老許帶家眷自隨北齊齊襄澤夫妻相愛澤從駕其妻自愛而至用兵可以乘輿

藩司臬司

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夷戎戎路求入奉靈楓澤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之文然李善竟未注何官唐人集中所稱藩垣藩岳者皆節度之通稱蘇州詩方知大藩地豈曰財富強蓋節度乃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州刺史皆正四品分上階下階故皆可稱至於臬司一字不見史冊惟元世祖至

隨園隨筆 卷八

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其列賄下獄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服罪無用刑具臬司初見史傳之文其濫屬則諸字見于毛詩臬字見于康詩耳

快手內外班

宋書蕭繹開傳蕭繹自京口請假還都與蔡興宗相達于曲阿興宗見繹開有妨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問之不答所謂事力者今之快手也快手二字見宋書黃回傳回募江左快手八百以歸麾下劉勳百官志所云衛蘭放從則今之內外班矣又宋書王鎮惡傳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有二千餘人又建平王景業傳左右勇士數千人並刺楚快手

藩司稱方伯臬司稱廉使

方伯二字見于王制分天下為左右曰一而曰天子使其大夫一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八此方伯最尊後世隨封建所云方伯者刺史也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南齊張敬兒為雍州刺史稱方伯今以藩司為方伯者借稱也按察使則唐時已有齊宗室雲間改巡察使為按察使宋仁宗以轉運使為按察之官楊察歷江西南東路轉運使以舉官為急務曰此按察職也宋之按察蓋主巡察別有提點刑獄則轉運判官為之遠望宗命尚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此按察為刑官之始金宗憲承安四年始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元世祖又改為廉訪司今人稱臬司為廉使本此

刑俸

唐制官犯流罪以下聽贖由笞十贖銅一斤遞加而增但云贖不云罰也亦有云罰者唐元和五年房式有不法事罰俸名還宋刑法志有奪俸一月之說金史刑志載刑俸一月選舉志則云奪俸兩月三月明史曰制凡朝會失儀者下鎮撫司獄杖之萬曆時改為罰俸

直隸

直隸二字見宋史直隸三字見元史宋趙普傳普與帝謀合節鎮所領州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子是節度使之權始輕元地理志序曰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巳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半以路領州州領縣而又腹裏之名腹裏者一也書省統理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河北諸路之地也行中書省十有一而中書省只一焉其地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而與縣又有不隸路而直隸者者至本朝則以直隸為一省之名

直隸二字見宋史直隸三字見元史宋趙普傳普與帝謀合節鎮所領州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子是節度使之權始輕元地理志序曰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巳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半以路領州州領縣而又腹裏之名腹裏者一也書省統理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河北諸路之地也行中書省十有一而中書省只一焉其地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而與縣又有不隸路而直隸者者至本朝則以直隸為一省之名

宰相有印

方密之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但指明之大學士而言若唐宋宰相皆有印也且有分日印之法其印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丞相皆銀印明大學士木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篆文曰文淵閣印但文淵閣印不用此印密之蓋其其一不知其也二也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銀印即明之翰林院印也明閣臣多由翰林

翰林有印

翰林院明時為五品衙門銅印本朝升為從三品衙門銀印其屬典簿亦有印惟讀以下官無印

檢校

唐初所謂檢校雖非正授却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于宰相表與實授者無別而字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地內外官各有檢校若今署事者然中葉後諸將以軍功得檢校官從此三公三師傳射書車戰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而檢校之公即不與焉使相之不列于宰相也自公卿兩儀射六尚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祭酒水部員外郎外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十有九王建山檢校太師選司

隨園隨筆 卷八

徒得份以檢校太師司徒又數年始除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尚在真三公之下也三公三司有臨軒受冊之禮若檢校則不行冊拜矣

行守試之分

行守試三者因官階與職任之高下而分長編元豐四年詔曰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法高一品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二品以下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字樣柳公權符璽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階從三品此高一品為行之証也其署銜云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職正四品此下一品為守之証也五代時李琪為宰相有所愛吏嘗得試官琪改試為守遂為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証也富弼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真三公也而京不加守字則九貴矣明以來階品與官品同遂不必用此三字

判知之分

判與知有分春明退朝錄云品同為知品隔為判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州蓋用隔品為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優射以上領州府事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也大抵以小判小曰判平等曰知

權發遣

宋法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因其資輕而驟進故於其結銜稱權發遣以示分別王安石秉政時最多此官程大昌滄齋錄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宋制六曹尚書從一品而權尚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則從四品是權知與知亦有分別東坡以端明殿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其寄祿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尚存職落而官尚在非有大罪則大夫無一日缺于編氓之禮古之優臣工者如此至本朝始注重而恩殺焉

直隸二字見宋史直隸三字見元史宋趙普傳普與帝謀合節鎮所領州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子是節度使之權始輕元地理志序曰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巳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半以路領州州領縣而又腹裏之名腹裏者一也書省統理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河北諸路之地也行中書省十有一而中書省只一焉其地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而與縣又有不隸路而直隸者者至本朝則以直隸為一省之名

落致仕

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鴻公不以守太師致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
一落也落職則為罷免落致仕則為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則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
太尉兼其時方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為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加太尉以寵之亦
非罷免之謂

一字王

遼史有一字王之稱蓋如遼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若郡王則必二字如混同郡王兩陵郡王之類較一
字王為卑

同知稱司馬

古同知兩字非官名元史張瑄同知轉運使余闕同知副元帥皆不過參佐之義而其結銜仍在下某官
也稱某府同知蓋自明始矣司馬一官在兩漢非郡僚乃典兵之官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司馬
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候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別部司馬諸名目今人得
漢印其篆文往往有之皆將軍之屬領兵者非郡守之貳也郡守之貳有丞有長史而已刺史之下有從
事有掾史而已皆無司馬也魏晉以降除刺史者除軍車刺史外必加將軍都督軍事故僚屬有司馬之
名而隋唐因以司馬為郡佐今人呼同知為司馬或以此故歟

通判稱別駕

宋太祖去舊制乃設通判以監諸州刺史御史惡其提擢故云願有榜解而無通判蓋欲其結銜皆云通
判某州軍州事無單名通判兩字者直云某處通判亦自明始矣東坡通判杭州寄子山詩云杭州別駕
無功勞其時蓋已有別駕之稱漢制刺史之屬史有治中從事別駕諸官皆州目辟除秩正百石較之縣
令為卑而魯子啟稱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得展其驥足者蓋時州牧專制一方專府
元俾得參生殺予奪之權權專于縣令故耳通判三別駕者謂隨刺史之後別駕一車以行也

隨園隨筆

卷八

五

元宰相太多

左氏舜舉十六相相者相佐之義非宰相也古只一相商之伊尹漢之蕭何是也惟元宰相最多馬亨上
疏言宰相至十七員失之冗雜宜加省汰其時中書省有左右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
事皆稱宰相而秉政者丞相也平章間有一二人用事者右丞以下其任漸輕丞相非蒙古色目人不得
為漢人而為平章者只王文統李孟而已左丞以下始悉用漢人然終元之世兩人不得入中書也阿合
馬為尚書平章政事求升中書右丞相亦丞相尊於平章之証也

元皇后最多

偽漢劉聰周天元皆有皇后數人元代四幹耳俱有皇后六七人大抵其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
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稱公主也所云幹耳宋者猶之華言大營營第一營也北周書之所云大呼藥
小呼藥或即是此義耶

宰相稱相公相王

宰相稱相公始於王粲梁從軍詩曰相公征南右是時曹操自領三公又為丞相故曰嗣後相而不公公
而不相者多矣晉簡文帝以會稽王作相故又稱相王

入粟官元價最貴

入粟補官元初無之天歷年間始行之因是故也然折鈔每石八十兩一千五百石才得從七品是七品
官需金十餘萬兩矣

魏都督即刺本州

魏都督魏州諸軍事即本州刺史周改都督為總管而其制不殊如秦州總管即為秦州刺史是也
惟主兼為秦州總管又別有刺史達奚善勝李密代尉遲迥為相州總管又別以叱利長文為相州刺史
與舊制不同大抵六朝都有太守州有刺史刺史有都督監督之分又有使持節假節之分都督為上監
督次之使持節為上假節次之使假節者即軍車御史矣

魏制官有汎陸

北魏官有汎陸汎陸者汎言之汎詳似是非官晉進一級故曰汎汎有汎前汎後之分

秦東記室行軍司馬等官

晉刺史開府後才有秦東記室等官秦東主兵記室主文此外掾史書多至唐節度使乃有行軍司馬其
體頗重可以推為留後昌黎為度司馬故平淮西碑不無假借虎

吳郡相

漢魏侯王有傳相有內史丞帶職內史而專屬之手相迨至魏晉凡有封王處猶有內史其所稱某郡相
者即某郡之太守邑令也以其人加公侯衛使專稱某郡相而不稱某郡守令矣

蔭

古官有蔭非止蔭其官並蔭其子孫之罪唐律義疏載之甚詳今俗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者明律也

奪一官

古所云奪一官者奪其一官而餘官尚存也至除名而後與庶民等矣凡奪官有以罪免者有改其印綬
者有削其秩俸者宋神宗官制知秦州以小罪杖殺指使其家詎寃乃落職分司南京所謂落職者落
其知秦州之職而天章閣侍制之官猶存故得分司南京

隨園隨筆

卷八

六

木吾而趨金吾木吾者機也伍百執之以參于前者見古今註

上簡門三日

今州縣初到任必其刺上簡門三日在上官到任則下屬亦往具刺候起居三日不解所自始唐參爲
廣州上佐有簡節守道一詩自註簡者今院司都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調至明時像屬復甸于客次實
立廷下通刺日簡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日又通刺則蓋自唐已然矣

三考出身

三考者試流外之官一曰書一曰計三曰時務蓋較之試進士科之身言書判僅少其一耳見六典元史
選舉志吏三考者或以三月爲一考或以四月爲一考大德元年以百二十月爲一考蓋稱以九十
月爲滿也三考出身爲正七品

大夫亦有三朝

古今考曰天子有五門三朝者內朝路朝外朝也玉藻曰路聘聽政退適小寢路寢者太寢也正寢
也此云諸侯亦有三朝也今之州縣大廳正寢也小廳小寢也別府堂宅燕寢也是大夫亦有三朝也

歷代職官數目

漢官制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三萬四千員明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武職十萬餘員見明
史劉傳乾傳中

典史授都御史

明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書見明史姜採傳陳啟新疏中

印

用印蘇秦佩六國相印項羽刻印而不以與人漢高帝弄御史大夫印而顧趙其來久矣王伯厚云秦
符節用印始于周顯德六年想符節廢于周耳非印始于周也漢晉官員替代皆別鑄印惟尉只用一
印見晉書孔琳之傳琳之請桓元無改鑄印者金炭之費

省會字借用

省者無義也漢昭帝紀帝姊長公主養省中藥藉曰本爲藥中避元后父名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
入此中者當察視也唐書百官志曰官司之別曰省曰臺今稱省會者借用也唐以中書門下尚書爲三
省宋元以中書省爲宰相所專治元末書中書分省於濟寧彰德諸路設參知政事又置行中書省于江
西江浙山陝等處添設平章與真相等明與分天下爲十三中書省未幾改爲十三布政司從此以官署
爲地名而有十三省之說會者天官司會註大計也總出入以要會大官之職也禹南巡時會計天下賦
稅則公營洛四方民大和會而後世遂相因爲省會之名

府道二字借用

府文得職也非官也論語魯人爲長府太公立九府圖法周禮天官府六人尚書六府三事允治漢有少
府樂府皆非官名趙國傳文深不可爲大府諸葛亮傳開府治事方漸漸有官名之意然亦非州郡名也
唐初只宗河南一府而已後武后升并州爲太原府明皇升滑州爲河中府唐升大州爲府而地理
志始有府州之名然惟建都者稱府宋眞宗嘗爲襄王仁宗嘗爲慶國公故升襄陽廣州爲府至元明而
統縣者皆曰府矣道路也非官也自唐分天下郡縣爲十道又增爲十一道而明遂因之有巡道糧道會
事道兵備道之名

在家食俸

今爵禮大臣有在家食其原官之俸者按後漢書鄭均傳均遷尚書以病告歸元初二年帝東巡過任城

幸均舍賜賜尚書祿以終其身號曰衣尚書是大臣在家食俸之始

革職留任

今大臣革去頂戴仍令在官辦事按晉書陶侃傳侃刺州討杜曾戰敗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再
討杜曾成功復還原官是即今之革職留任矣唐劉仁軌征百濟亦白衣從軍

聽事吏

今州縣有聽事吏按隋書百官志開皇時因州縣之大小置白直以供役此即今之聽事吏矣
頂馬
今貴人街行前有騎馬者一二人號稱頂馬按國語越王勾踐親爲吳王前馬而馬者即今頂馬矣

羣扇腰扇

今貴人街行有持大扇遮太陽者號羣扇按通鑑魏晉入朝以腰扇障日爲功劉琨所諱方密之謂腰
扇即今之羣扇余按胡三省注腰扇今之摺扇也故可以置之腰間若羣扇則尾扇之類
喝道
今官府行街有呵喝聲謂之喝道按梁書梁制令僕中丞引喝道引喝道也

需次

左傳飲其朝夕恪居官次東方朔傳待以不次之位荀子賢能不待次而舉注次者官之大序後人訛傳
爲需故宋史馬廷賢傳登濟州進士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朱子答方耕道書亦曰老兄今茲需次當潛
心味道

割付

晉華澤奏請奉還所假左丞相軍杏祭酒版印符付也最錯言里有假十又有假五百即今之割付
官也

隨園隨筆

卷九

四

如清注漢官書都吏也似都督是吏非官然史稱遼山陽太守其妻劉氏以三五之禁轉拜平原
相督郵似乎都督官卑而權重此淵明所以有折腰之說陶侃爲羅江太守張夔督郵太守妻病侃嘗
爲劉醫於數百里之外或難之侃曰實于事父以事君禮也安有父母疾而不盡心乎督郵似是功曹
軍之流

門卒

東漢庚乘給事縣庭爲門士註門卒也郭林宗拔之入學庚自知出身卑每下坐嗣後學中人以下坐爲
尊

官婢

或問漢官婢耶署有女侍史一人貌妖麗者爲耶官狹香囊被未知許仲廉否余按張安世傳耶淫官婢
婢先自言安世責其誣汚衣冠後漢王君公求罷不得故通官婢以効去官乃得歸隱東是漢律但敢
侍奉不許侍婢也但未審官婢是何家子女終嫁何人或云公卿子女以罪籍沒入官者是矣

公主稱尚

稱尚者本易稱得尚於中之義王弼注尚配也顧師古匡謬正俗言之甚詳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
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猶春秋所書伯姬叔姬季姬者時君之女也加主以貴之者先君之女時君
之姊妹或姑若也但帝女亦有稱長公主者如武陽公主其也諸王女稱翁主唐稱郡主稱鄉主稱
縣主公主主賜諡始于唐德宗賜廣安公主諸王女婿稱儀賓似始於明

驢馬

驢馬

駙馬始于漢武謂駙馬而行親幸之義非必尚公主也故金日磾亦拜駙馬都尉尚公主必先拜駙馬
都尉始見于齊嚴備南齊袁粲譚公主亡不得兼駙馬都尉引杜預尚高陵公主主亡泰始中追贈公主
而元凱不加駙馬之官顧真子以爲駙馬者始于魏武寵何姿以御馬之副給之志恩也宋神宗治平四
年詔駙馬不許升蕃唐以後子弟一選駙馬便與父叔齊行李遵勳崇矩之孫尚真宗女御筆升選最
爲榮矩之子繼昌之弟繼昌者其父也升之與父同行所以避舅姑之尊也其無禮亦甚矣內府秘與言
明代駙馬不選公卿子弟多用畿輔少年及武弁世家所以然者駙馬受制於公主之嫗母出入有時起
居有節風靡再駙馬受嫗母箠幾死而公主不敢救已而反目逃回謂來濟譚革其父職帝亦悔之宋史
開慶初宰相請以進士第一人尚主時周震炎中狀元而主從屏後窺之不悅其貌乃別尚楊鍾理宗事
也余道男女相悅爲婚理宗亦自有理宗章獻太后爲仁宗選后有王氏者國色也太后嫌太妖豔不宜
少主乃另選郭后非仁宗意卒至廢黜後王氏所適者死仁宗傳旨封爲夫人許入禁中適當強作相格
不行見揮塵錄

陸園隨筆

卷九

五

隨園隨筆卷十

錢塘袁枚子才著

唐舉進士科即自稱進士不必登科而後補及第後漢末及第時題名進士則添一前字於其上蓋唐時為進士而不及第者多矣宋進士有四甲五甲宋文公乃紹興十八年五甲進士故至封亭題其題名碑云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未免落孫山宋子小名沈郎亦載碑中

進士出身
唐人爭取新進士衣囊以為吉利故張文蔚詩曰歸去惟將新詩命後來爭取舊衣囊唐宣宗自稱進士進士李道隆進士之榮至於天子幕之宋時尤重出身無出身者不得入相故欲相此人必先賜同進士出身而後許其入相其重如此然亦有時而賤者李贊皇不中進士故不喜科曰好馬不入行金衛紹王喜更員不喜進士曰高廷玉人材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以其中進士故也

糊名印卷排坐位
漢所謂設科射策者嘗其所試於策而後射之即糊名之濫觴唐吏部試選人皆糊名武后以為非用人之法詔罷之此所謂糊名者用之於選人而非用之於考試也考試糊名稍通考以為始於晉清泰三年命元同宋清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仍糊名考校後遂為例卷上加印五代會要以為始於晉清泰三年命諸生試卷加監試官印以防真偽排坐號宋會要以為始於大中祥符四年合諸位列坐號號曰混榜元選舉志舉人試時無故不冠及擢移坐次者並扶出每舉子一名看怯睡夕一人看守大抵防弊之法至後代而愈嚴

隨園隨筆 卷十

搜檢之法不知何始然諷諷元與疏云子入場自備脂燭候唱名搜檢等語是搜檢亦始於唐也杜牧李飛志志飛赴試聞更唱名執視符驗勃然曰國家如此待賢耶士受如此之待而自以為賢耶遂不試出所謂符驗亦搜檢類也唐昭宗時中書舍人李贊請試進士於庭中設五經諸史諸書尋檢曰王學陋生非杖圖史亦不能自措于詞今取士不考實徒搜檢所挾甚無謂也國史補云挾藏入試謂之書策似平唐時檢挾之禁猶寬宋端平元年御史李鳴復奏嚴挾請縣實舉人告捉余考金史太和元年省臣奏搜檢法太嚴製衣袒體殊非待士之禮請設一沐浴所命諸生浴官為製新衣者之以防夾帶似此法甚佳

文章自註出處
金明昌元年合舉人程文所用可自註出處
環顧真年貌三代
宋咸道辛未正言陳伯文議考試士字諸路運司陳州縣先置十籍編排保伍取各人戶貫三代年甲書明所習經書年十五以上實能文者許自其鄉之貢士精狀保送一樓四本分送縣州漕部唱唱名時重行編排保伍且俾各人親書家狀以為筆迹之驗由是後世士子未入場時先投試卷填寫本身體實年貌三代皆親書一通

唐宋進士選官不過簿尉
通典唐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縣尉五經出身授縣尉是唐時進士初除不過縣尉也然非試吏部得用則終身布衣并不釋褐韓文公所以三返無成而受張建封之辟宋進士選官亦不過玉衡程明道中進士為縣令以其次少輕之是也今進士非授庶常即改主事縣令職貴實始於明

宋館閣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讀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茅鹿門疑進士何得讀不知唐末凡舉之皆稱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而鄉舉里選之意猶存故得讀此說見前雷文定

給燭
唐制試日許燭燭二條晉長興二年改令書試燭燭因請復給燭

唐錄
宋景德四年定規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編排官監寫校勘八年始置錄院官宋初錄院官封只一官後分為二

許帶書冊
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放進士鄭則等三十三人段文昌言其不公上詔制詰白居易覆試居易奏云向例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符得通符則思慮必精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覆試之日許冊不答一字木燭只好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可知唐試進士許帶書冊也所駁放燭公亮十人以題是孤竹管賦不知本於周禮故也

貼出
金章宗時試者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待賜及第元選舉志有試卷不考格犯御名廟諱及塗注一百五十字以上者不考即今之貼出也

鹿鳴
今鄉試放榜有鹿鳴宴不知何始烏黎送楊少尹序曰楊君始冠舉於鄉歌鹿鳴而來是唐時已有此制漢何武以童子歌鹿鳴入選則是晉人歌耳

隨園隨筆 卷十

瓊林宴
今京進士曰瓊林按唐書云新進士元重櫻桃宴疑即今之瓊林也唐進士宴名甚多有大相饗宴主司之父母也大相饗宴主司之偏侍也有小相饗宴主司之兄弟子姪也開喜宴數士宴也最大者曰開宴即曲江宴也至于朋僚賀酒謂之燒尾宴燒尾化人惟尾不化必須燒之故引以為喻一云新舉人宴必為諸羊所觸火燒之則定見據言及封氏聞見錄又曰魚躍龍門必龍燒其尾

館選教習散館
宋紹聖初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科後試之取不過數人即今之館選也唐吉士之選洪武乙丑禮部進士為之永樂十三年選六十二人而宣德二年見選一人以故宏治四年給事中令日以舉科不選庶吉士禮部祖制大舉士孫溥請新進士錄平日所作文十五篇呈之禮部送翰林考訂而按行以之再糊名試之中者為庶吉士謂之館選以翰詹資格深者謂之教習三年學成者授編檢次者為給事御史謂之散館

宋制科三等最厚
宋制科分三等一等一等皆虛設名而已以下三等取人惟蘇軾兄弟以才高得入三等而子由為制科武平所除為四等此外吳正肅公亦得三等

三場難定八月而試期可改
天寶十三載舉人問案外加詩賦帖經為三場通考以為始於武后神龍元年宋高宗建炎三年第一場考詩賦經義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後例諸州試舉人以八月選日韓魏公以蘇子山病改八月為九月紹興二十四年定期用中秋日四川則用季春元豐初以省試春寒展至二月朔下日殿試於四月上旬今所行者始於元仁宗從李孟之請三歲一開科八月鄉試明春二月會試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

宋制科三等最厚
宋制科分三等一等一等皆虛設名而已以下三等取人惟蘇軾兄弟以才高得入三等而子由為制科武平所除為四等此外吳正肅公亦得三等

身有差以崇古色目為右漢人南人為左各命一題三甲進士只與八品官

射策對策之分

區衡射策不中至九乃中內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大抵漢舉人由博士者用射策為問難疑義書之冊而令人射之也由州郡舉者用對策顧問以經義政事而令占對也

時文八股

時文二字初見考工記量銘曰時文忠索允臻其極此二字斷章取義實始於此宋文鑑有張昞擬經義一篇皆定何書題其文有似乎論即當日王荆公所定格式也歐公云天學問子舉進士見學者務以言詔聲備播號曰時文是時文者乃指進士之詩賦也仁宗皇慶三年定考試程式對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用朱子章句漢人第一場與蒙古同惟於卷尾作一大結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第二場增古賦詠誦等賦樣蒙古人能漢試者加一等用明太祖與劉基又酌定四子書文做宋經義方代人語氣而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考兩初選舉志則時文之體濫熾於宋行於元而大定於明

場規

今所行場規始於皇慶三年既定考題復定場規凡犯御名廟諱及塗注五十字以上者不准騰錄凡錄正文用硃書計所塗註幾字對讀無差皆標寫字數卷首書三代年統編貫用印鈐繕場內毋得喧嘩違者治罪試官瀆洩試題者治罪貢士懷挾者治罪

南北分卷

隋唐初無南北分卷之例唐武宗會昌五年定舉士人等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每年送二百人進士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送二百人其風切山南西道東道等處進士毋過十五人明經毋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等道進士毋過十人明經毋過十五人是以地分科目之多少唐已然矣宋太宗又別立分數考宗東京西陝西北河東等處五路舉人亦因北人拙于詞章之故歐公因溫公欲均難南北故奏言南人百中取一北人十中取一又言南人好文故進士多北人尚質故明經多蓋視南人也馬端臨亦頗以為是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取宋琛等五十一人多南士帝怒所取之偏劉三吾於邊親自閱試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多北士也洪熙元年乃命楊士奇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分之六北人十分之四宣德間又分為兩卷北卷中卷以百人為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者四川廣西雲貴及贛鳳二府是也嘉靖嘗曰天下都是朕的秀才有何昌籍之禁南北之分然祖宗成例已定不能改也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額數歷代多少不同唐時進士有十九名者額與孟嘉詩十九人中最少年是有三十二人者陳標詩文字一千重馬擁歡歡三十二人同是也宋太宗考得賢之盛放五百餘人薛居正諫太濫不聽宣和中放至八百餘人洪武十七年詔額試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方有定額其後漸增南北直隸定至百名

主考

隋唐有京師主試官無各省秋試官至宋始有漕試類試試之名治祐三年命淮南州都府鎮江秋試淮南州都府鎮江秋試黃光三州安慶府附江州秋試三試所各增差試官二員別項考校照各州元額取放疑此即外省主考之始明初外省主考用教官故有不在朝列歷主文衡者景泰二年命布按二使同巡撫推舉見任教官為考官以致監臨官屢奪其權嘉靖張璠之請方選京官翰林部科等官每省一人而教官之用漸少萬曆四年用知縣分校而校官愈紛矣

舉人貢士歲貢拔貢

漢帝初元年詔曰朕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或歇不山開闢此舉人貢士之名所由始也歲貢二字初見東晉舒應龍以為使諸列侯郡守歲貢吏民之賢者各一人明初因之凡貢生入監必由生員選擇命各舉漢文理優者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南京祭酒章懋言歲貢揆次多度廢者乞令提學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員學優年富者通行考選選貢即今之拔貢矣前明有遇覃恩而選者謂之恩貢亦間有之

周易生

南史徐孝克少為周易生徐瑛以周易生舉高第所謂周易生者豈當時專設周易一科以士如漢所稱一經博士而他經無科取殊不可解

蔭生

漢儀注二千石以上任滿三年者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蘇武劉向是也宋諸妃公主漢聖節得奏有服親一人

賜同進士出身

王圻續通考以賜同進士出身始於紹興余按宋史選舉志太平興國三年殿試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人並賜及第又閱貢籍得十舉以上十五舉以上者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者其老得賜同三傳出身景德四年又定考第為五等而臨軒唱之一等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并有賜同學究出身者後高宗儲蜀士路道其赴廷試不及者亦賜同進士出身然紹興四年之特恩非尋常例也

恩科有二說

日知錄言恩科始於宋開寶三年詔禮部閱進士十五年以上曾終場者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出身以此為恩科蓋本宋史選舉志也余考石林燕語聞見錄俱以為恩科始於富鄭公當國時與段希元同場屋相好不欲私之故別立恩科所以避嫌也似與選舉志又不異

見座師

新唐書選舉志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各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今之座主見門生每坐東朝西猶古禮也李衛公不喜進士故奏門生只許一見而止其參謁期集曲江題名皆罷之

禁稱門生

梁宋兩太祖御試進士懲唐季之弊不許稱門生於私門

武舉武狀元

漢六郡良家子為羽林期門甘延壽張次公以出身南齊崔祖思請開文武二學曰太廟之南宏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教後武學之先聲山堂考索云宋仁宗慶歷三年置武學既而中止余按封氏見聞記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配以張良大學士張綱請立武監此武學之始也神宗熙寧五年置武學建武學於武成王廟使文武官知兵者教之亦分三舍用之八年詔武舉與文舉同時鎖試于貢院後亦中止高宗紹興十六年又特建之射不中者不許試程文其馬步弓石與今案同此後忽行忽罷元史選舉志工匠陰陽醫巫皆有科而無武舉洪武二十年亦立武學成化十四年從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釋會試崇禎時倪元璐請設武舉傳聞一如文例子是崇禎四年以王來聘為武狀元前此但有及第出身無武狀元之稱也德州府志載宋虎臣九歲為宋高宗武狀元考宋史不過天子試之補承信郎賜金帶耳非狀元也

武舉進士

山堂考索以武舉始于宋慶曆按冊附元龜漢元延年詔北邊二十一郡舉勇猛知兵法者一人武后長安二年詔每部舉武武者如明經進士法行鄉飲酒送兵部此武舉之始嗣後郭子儀中興負米科宋慶元五年定解額以後遂稱武舉進士

禮部

禮部考以覆試始于唐元和覆試侍郎錢徽所舉進士不東漢漢魏博左雄前議舉吏廉先試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此為覆試之始自居易覆試錢徽所舉黜風公高等十人白敏中覆試王超所舉放楊儼一人新唐書選舉志高祖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為鄉里稱者縣官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唐書王超傳貢舉禮部門下俊造十策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察其事故不覆試之科宋石曼卿亦覆試落第

禮部

開元七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詔明帝以員外郎望輕乃移貢舉于禮部以待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見新唐書選舉志

官卷

宋初公卿子弟防其請托遂艱于進取范杲魯公見子也見知陶穀贊皆待以甲科曾有言世祿之家不宜與寒士爭科名者杲遂不敢赴試李宗諤以文正公故亦唱名時辭疾文正罷相方登科慶曆時詔官人別立一額于是進取者始寬見石林燕語

回選

宋制秋貢春試皆別置頭場以待舉人之選親者自細麻以上及婚姻皆禁送惟臨軒策試謂之天子門

隨園隨筆



卷十

五

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嘉定元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充考校大約避親者七人取一其額必舉朝士之被差為考官者慮妨其親不願差試士子亦有隱身匿行不認親戚以求免者

拔解

外府不試而貢者曰拔解見國史補大抵即免解也

監生

太學生始于漢元朔二年儒林傳載之詳而明制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陸生曰監監捐資曰例監太祖取其英敏者為小秀才明道者為老秀才馬后置米缸倉養其妻子未娶者賜其婚聘一日權用便至布按兩使其犯法者乃謫遠方典史今之監生望典史如登天則是貴泰元年納粟入監誤之也然生員位銜至八百石矣鄒幹所奏也

監生考職

監生應事始于洪武五年建文時定考法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選用中下等歷一年再考用亦不拘品級如永樂五年選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四夷書是也

增廣生附生

郡學之設與太學相峙創立自唐始唐太宗增廣生員此增生之所由名也宋置諸州路學官元頗因之至明而極盛宣德年增廣太祖之原額又于額外附之謂之增生附生

宗學

紹興十四年始建宗學于臨安生員額百人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若子孫及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教授宋史宗室傳叔詔以宋子賜進士及第仁宗喜以為古未有也想慶曆嘉祐其時尚無宗學

學田

宋熙寧初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飭不飭錄曰太祖制田存學中及國子監中非止飭生徒兼為刻書費也故今書坊有監本之名

鎖廳

宋現任官應進士試曰鎖廳言鎖其官廳而往應試也雖中止還官而不與科第不中則停現任陸游蔭補登任郎鎖送第一秦檜孫增第三秦檜為黜有司見宋史

充場儒士

明解試許童生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則童童舉人入中仍歸州縣試大興學政兩司先考試而后取以入場人數亦不多也

翰林秀才

楊一清巴陵人少能文以奇童著為翰林秀才成化命內閣擇師教之余嘗戲云可對武后之先天太后

殿試難題

殿試出題問孔子七十二賢賢何德靈靈二十八將將何功此因永樂四年莆田陳實與林環爭狀元朝廷故出此以難之見越園客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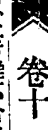
五狀元

宋張伯紀自本州試貢士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舍上舍皆第一徽宗以為五狀元

特賜科名

開寶三年詔進士六舉以上者雖不合格特賜科名七十八人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以上者不合格亦以名聞事波府志宋太祖聞鄉舉之士屢試禮部不第者貢士十五舉以上者徑赴殿試授以郡縣教職謂之特奏名恩例嗣後減至四舉五舉即得奏名蓋初或一歲一試後則定為三歲一試也

隨園隨筆



卷十

六

行取之始 天順間以科道缺人取內外科目出身三年考滿者考選之內則兩京五部主事中行評博外則推官知縣其自外入者謂之行取其有特荐者不拘停滿之例

傳衣鉢

邵伯溫見錄古人所謂傳衣鉢者不在名次之先後只以已前中第之名次與之唐和凝及第時名在第十二後于開中愛范質之文遂以十三名處之所謂傳衣鉢也後官位果一一相同人傳為佳話

溫卷

唐代有溫卷之說蓋先以文字呈先達也宋潘唐制亦許貢士先呈公卷後因無行者多假他人文字或備人代書故景德中限舉人于紙親親書家狀如公卷字迹不同並行殿放曹昌朝曰唐人不糊名而按名故有溫卷之說今場屋有彌封之例則此例可以不行矣

老先生

漢書竇融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每詔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讀為對余州無不錄明代稱老先生最尊門生稱座主不過稱老先生而已自江陰當國門生方有老師之稱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

歡書得官

歡書得官

大中祥符八年獻書者十九人悉補三班賜出身乾德四年彭幹夢亦以獻書賜科名

古稱狀元不必第一名

唐鄭合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按合登趙昌翰榜第八名非第一也周大有回桃狀元詩啟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似凡新進士皆得狀元

古稱探花不必第三名

天中記唐進士香園初會探花宴以少俊一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探花使夫詩云故事進士胡集祥年少者為探花使使中始罷之是探花者年少進士之職司非必第三名也

翰林不必文人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學之士與醫卜一切供奉之入直別院待詔故道士吳筠奕手王叔文方士柳泌俱命待詔翰林是在翰林者不必盡文人也今之翰林院待詔猶存此意唐制自宰相而下無宣詔之禮惟學士宣詔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宦召無由得入故也

狀元無定官

呂蒙正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後陞其子將依盧多遜之例授水部員外郎蒙正奏曰臣亦甲科及第止授九品京官臣男不應受此寵命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可見宋初狀元只授九品京官也然備林公議言宋狀元極尊第不滿十年即登柄用如王曾陳堯叟皆是也尹洙言狀元及第雖使將兵十萬凱歌還其榮無以加焉宋史亦言國初狀元可以十年作相頗多名臣自王安石立經義改新法禁祖治治合之遂中狀元從此士風大變而朝廷待之亦薄余按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授秦州司戶參軍忤知縣陸冲冲械繫之子獄馬潛入幕府自稱狀元呂大忠折之曰狀元者及第末除官之稱也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既為判官則不可自稱是宋初狀元不過幕府之職亦不甚尊太平興國時改授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八年第一甲授知縣與推官並宗時汪應辰狀元授鎮東節判光宗時陳同甫狀元及第授建安府判官廳公事理宗時王十朋狀元授紹興簽判無翼貽謀錄云宋初狀元傳職皆自備鞍馬大中祥符八年詔進士第一人給金吾七騎前引為之傳呼與同列者異始於蔡齊旋除將作監通判兗州然則狀元在宋時亦無一定之官

狀元與同年交拜

宋遵舉志新進士初謝後拜黃甲其儀注設褥于貢院堂上東西向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重年好也

對花召

文文山文集云宋故事狀元賜袍笏與同喜宴各刻題名小錄一月後率同榜謝恩閣下曰門謝謝後狀元授承事郎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修撰

今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修撰之名始于唐張昌齡為北門修撰

典史中狀元

明代先作典史後中狀元者曹鼎也先作教官後中狀元者翁正春也見明史本傳

唐進士輕明經

唐進士輕明經王凝與凝弟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以衣見彥昭曰君何不舉明經此後遂為凝仇凝好禮之子舉明經好禮惡之柳其子于凝明經之禮至于如此然昌黎論張童子云明經試

部者歲三千人能貫串者須十年之久亦非易事也

瞎榜

宋人以殿試二名為榜眼工部郎中陳若拙無文才而中第一人號瞎榜

元榜有正副

康熙間國子監祭酒吳麟溥在都於啟聖祠土中掘得元碑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為一榜狀元列國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色目為一榜狀元列國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正副三碑其制蒙古人加優色目人一等色目人加優漢人一等製丹女貢皆解漢人色目人三千種皆所征取部落也詳詳詳錄

主司在院而榜自外來

據言鄭顛為主司託崔雍為榜至榜除日待榜不至但遣奴請兒來云來早走賀壽兒寄宿院中夜已交露以蠟丸進即榜也主司在院榜自外來亦奇

舉子自定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第三場庭夢之際謂諸生曰未有榜帖奈何尹樞年七十餘趨而進公欣然延之乃授以紙筆每割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列庭聞之無不嘆其公道惟定其元曰非老夫不可公即命筆親自割之狀頭竟出于舉子自定九奇亦見其言

童子科

漢太史試童蒙讀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後漢取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黃香張堪任延皆是也唐則劉季濞張童子宋則楊億張洵皆世宗宗清熙元年女真林幼玉來試中書後省批試

隨園隨筆

卷十

八

所隨四十三件經書並通語封緝人然此後亦無所表見

副榜

古無副榜正榜之分但有甲科乙科之別今之副榜似長古之乙科順帝至正八年中書省奏准監學生員每歲取及分生員四十八人三年應貢會試者一百二十八人除取十八人外再取副榜二十人時謂之鄉試備榜

科名記

今鄉會試有進呈錄蓋起于唐宣宗發庭錄東觀奏記云上好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顛知貢舉宣宗索科名記顛宋武德元年以後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編次奏之後其書不傳故新舊唐書絕無記錄

通籍

漢制司馬一人守宮門記公卿之年貌號曰門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賢與門籍使之不得奉朝請王莽為郎坐戶殿門失關免蓋一時稽考之俛

大比

周禮五家為比黨正以歲時澆較比注如今小案比也漢以八月算人亦案比而造籍故今鄉試號大比

各解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束脩七解

束脩有七解... 束脩者... 束脩之義... 束脩之禮... 束脩之儀... 束脩之節... 束脩之節... 束脩之節...

不餽三解

不餽有三解... 不餽者... 不餽之義... 不餽之禮... 不餽之儀... 不餽之節... 不餽之節... 不餽之節...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少艾三解

馮山公云少艾男也... 少艾者... 少艾之義... 少艾之禮... 少艾之儀... 少艾之節... 少艾之節... 少艾之節...

三戶二解

左傳趙孟執轡于三戶... 三戶者... 三戶之義... 三戶之禮... 三戶之儀... 三戶之節... 三戶之節... 三戶之節...

五解

五解者... 五解之義... 五解之禮... 五解之儀... 五解之節... 五解之節... 五解之節...

禮不備而饋餼稱居亦謂之玷此全謝山經史問答所言

夏屋三解

詩箋夏屋大具也... 夏屋者... 夏屋之義... 夏屋之禮... 夏屋之儀... 夏屋之節... 夏屋之節... 夏屋之節...

星漏二解

爾雅西北隅謂之星漏... 星漏者... 星漏之義... 星漏之禮... 星漏之儀... 星漏之節... 星漏之節... 星漏之節...

匏瓜三解

何晏註匏瓜一處物也... 匏瓜者... 匏瓜之義... 匏瓜之禮... 匏瓜之儀... 匏瓜之節... 匏瓜之節... 匏瓜之節...

癖生三解

非公癖生杜氏以為善... 癖生者... 癖生之義... 癖生之禮... 癖生之儀... 癖生之節... 癖生之節... 癖生之節...

金吾三解

古今注以金吾為木棒... 金吾者... 金吾之義... 金吾之禮... 金吾之儀... 金吾之節... 金吾之節... 金吾之節...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可憐二解

莊子皮桑楚汝欲返性情... 可憐者... 可憐之義... 可憐之禮... 可憐之儀... 可憐之節... 可憐之節... 可憐之節...

湯棘二解

列子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棘者... 湯棘之義... 湯棘之禮... 湯棘之儀... 湯棘之節... 湯棘之節... 湯棘之節...

癡疽一解

趙岐注孟子孔子所主... 癡疽者... 癡疽之義... 癡疽之禮... 癡疽之儀... 癡疽之節... 癡疽之節... 癡疽之節...

騶虞四解

賈誼以騶虞為官... 騶虞者... 騶虞之義... 騶虞之禮... 騶虞之儀... 騶虞之節... 騶虞之節... 騶虞之節...

有婦人焉一解

孔子曰有婦人焉... 有婦人焉者... 有婦人焉之義... 有婦人焉之禮... 有婦人焉之儀... 有婦人焉之節... 有婦人焉之節... 有婦人焉之節...

孟侯二解

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 孟侯者... 孟侯之義... 孟侯之禮... 孟侯之儀... 孟侯之節... 孟侯之節... 孟侯之節...

中堂三解

學士王堂遂濟本信道家... 中堂者... 中堂之義... 中堂之禮... 中堂之儀... 中堂之節... 中堂之節... 中堂之節...

已有朱衣院使引之而上故曰中堂通雅則云明制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故到任必在翰林院
鄧門史叔相公幾位則設幾坐故曰中堂史文籍公云中堂中書政事堂也堂自宋始建則中堂之名
亦自宋始大抵宰相在閣中皆中坐明李賢入閣欲中坐彭時以宣宗嘗幸其東西坐方爭而有旨置先
事像於閣中乃止

伊耆氏一解

伊耆氏人所知也周禮大司寇之屬有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供其杖威則伊耆氏又官名也

疎虞孤獨一解

外傳曰四十無妻不為疎三十無夫不為寡無父有室不為孤無子有室不為獨此皆混伏說引唐成
伯瑛所著禮記外傳也

殃及池魚一解

風俗通池魚人名也城門失火而延燒之也淮南子宋君失珠池為之瘴宋東門火國人汲水救火池
竭而魚浮故也

蚩尤三解

史記以蚩尤為古諸侯孔安國云九黎君號蚩尤應邵云蚩尤古天子之好五兵者大戴禮云庶人之食
者為蚩尤楊升庵因之以為古有兩蚩尤吳仁傑漢書刊言補遺以為皆非也蚩尤者蚩尤旗蓋星名也
是以高祖祭之而起兵耳

老聃三解

史記老子字諱曰聃紫羅霄老子碑云孔子問禮時已二百歲故聃然老聃說許氏說文云聃耳漫也老子
名耳故字聃數說雖有異同但老子說惟鄭康成注管子問老聃者古壽考之稱似與李耳無涉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子卯不樂三解

子卯不樂鄭同以為刑刑之日實遠以為禁紂亡日李尋曰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故不樂也

郭公三解

春秋郭公舊解為闕文一說郭公乃郭己之訛邢凱通編以郭公為草名

唐山夫人二解

唐山夫人服虔曰高祖姬章昭曰唐山姓也漢初人

私字六解

三百篇中用私字有四解薄汚我私私燕服也還其私人私人家臣也諱公惟私私姊妹之夫也私人之
子卑隸之屬也說文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人又女子陰也飛燕外傳曰穿其衣露其私又溺也
左傳將私焉

龍字三解

龍有三解左氏龍見而等謂東方七宿蒼龍也蛇乘龍謂歲星也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王壽
銅權銘載在大梁龍集辰辰以歲為歲星龍為大歲也魏文帝錄錄銘載在丙申龍次大火又以歲為太
歲龍為歲星

五大夫二解

五大夫秦爵名非五人之謂也然左氏哀公四年晉士蔑執驪子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戶此五大
夫當是五人矣

王母六解

爾雅釋親父之妣為王母此一解也周易晉卦六二受茲介福於其王母古註母者虛內而成德之義非

有其人此一解也爾雅以西王母為西方昏章之國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西王母獻白玉瑤及
益地圖舜送廣九州為十一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賀言西戎又一解也蓋地名山海經云西王母虎
身龍牙似是神獸又一解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稱女仙年可三十許髮於瑤池西陽雜俎齊郡函山有
鳥三足名王母漢武登此山得玉函化為白鳥飛去蔡夢弼引之以註老杜元都壇詩又一解也

趙季三解

阮籍詩趙季相經過頗延年以為飛燕季夫人楊升庵以為谷永傳之小臣趙季從微賤登龍是也江浩
然以為何進傳之陽翟趙季季款是也是三說也

羽獵一解

劉德云羽獵者疾如羽也如這曰以戒環環擊羽於下徹底可見也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客飲也是三
解矣

鮮卑二解

楚詞小腹細頸若鮮卑此註鮮卑帶也晉以後為五胡之一鮮氏家訓有教兒子彈琵琶學鮮卑語之說

季隨一解

古註周有八十以為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皆顯官於周室盛時馬融以為成王時康成以為平王時然蕭
敏士遊梁山詩曰尚子捐俗緣季隨歸還軌似以周有八十為隱者流與逸民一節同言嚴冬友曰疑蕭
敏士所詠之季隨乃下隨之譌

蕭牆三解

康成曰蕭牆也君臣相見之禮至此而蕭也金石山曰屏也蕭疏可通望故曰蕭牆劉熙釋名亦作蕭字
解爾雅蕭牆也祭宗廟牆乃蕭牆之地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傳說三解

築於有畔之野者殿相也見於天官書者星也漢賦傳說奉中饋之祠注女巫也

作者七人三解

作者七人包戒曰長沮桀溺丈人晨門饒封人荷蓑楚狂也王弼以為伯夷叔齊處仲夷逸失張柳下惠
少連也康成又以七字為十字之誤以為辟世者夷齊處仲也辟地者沮溺荷蓑也辟色者柳下惠少連
也辟言者荷蓑楚狂也合而為十人也張子云作者之謂聖七人者楚辭禹湯文武周公此又一解也

三老四解

古三者之名有四解左氏三老凍餒柱注云中壽上壽下壽也王制三老五更孔疏云天子之所父事者
禮最尊漢以桓榮為三老李昉為五更是也漢書禮儀三老此鄉亭之小吏也又唐老國老死事之老亦
為三老見禮經疏

八索三解

書序八卦之說曰八索言索其義也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即周禮八議之刑索也謂聖
設之也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章昭注謂八禮以應八卦也蓋乾首坤腹之義

周行三解

周行有三解左氏以為周知思得賢人以置周之列位此一解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主太公說宋
子本之以註卷耳又一解也佛佛公于行彼周行鄭箋公子衣履不能順時應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
盛受之而無反幣復禮之思又一解也然唐人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本卷耳一章之義意思深遠者
以為求賢之詩轉覺無味

丁鳥一解

魏志明帝起靈公卿負土衣冠了鳥此了鳥損壞之義也唐人詩以金了鳥對玉狗又此了鳥是鎖鑰之類又一解矣

原廟一解

顏師古註原廟車廟也引周禮原廟為証張氏謂原廟以漢唐皆作原京城在渭濱故取高原之義也
三監三解
三監孔氏以為管蔡商也漢地理志以為殷畿內之三國都鄆衛是也鄆封武庚管叔尹鄆蔡叔尹衛鄆鄭康成以為管蔡

三望五解而李穆堂先生別主一說

七政六宗各自為說古人聚訟三望之解亦有五家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胡氏安國傳春秋用之賈逵服虔以為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預釋左氏用之鄭康成以為山川在封內者徐州魯地三望蓋海岱及淮范甯釋鄭康成之說以為星辰山川趙鼎飛以為淮濟諸說岐出李穆堂云分星野之說攷之經傳不在望祀鄭氏趙氏以為境內山川則諸侯所得祭常事耳何必書公羊以河海為封外之祀合於魯郊非禮之意然望祀所及不獨此也凡望而祭者皆曰望故何氏釋天子方望以為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有六既已推及境外何由知此三者耶何氏謂魯獨祭其大者謂泰山河海為大豈日月星辰謂之小乎劉賈父以為星辰山川庶幾近之然謂之三望當有所不得及及望祀也周禮大司樂樂大誓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也天神曰祀地宜曰祭乃四望曰祀山川曰祭是四望為天神之屬山川為地祇之屬山川不得列於四望也祭祀各從其類故後世郊社之禮亦以日月星辰風雨從祀於閭邱鐘鎛海濱從祀於方澤後人徒以虞書有祭於山川之文遂以泰山河海之屬月為三望不知山川雖在望祀之列於之屬固不得列於郊祀之望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郊天之望無涉然則四望何神耶鄭註疏疏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之說疑天非一神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以祀屬天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其定六變之樂姑洗在焉天神皆降別無四望之神是四望統於天神矣可知四望者天神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在祀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曰四望亦曰方望蓋虛一方讓於天子故曰三望猶樂器之曲縣亦虛一面以讓軒縣焉若山川為地祇之屬固不得列於郊祀之望也

六宗九解而楊文叔先生專主一說

尚書舜典禮於六宗孔安國傳曰精意以享之謂禮宗野也所祭者其祀有六時也義舉也日月星水旱也蓋木祭法也自是而外以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旁不在四方助陰陽變化是一而名六者歐陽大小夏侯也以為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者劉敞孔光也以為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者賈逵也以為天地春夏秋冬者馬融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鄭元也以為天地四方者司馬彪也以為天地間遊氣者孟康也以為三昭三穆禮考所尊者張翥也以為六代帝皇軀軀以來應聖之所當祠者刺敬也王肅言家語寧我六宗之說孔子所答與祭法相合文叔先生曰孔氏所據至當不辨之說也于肅雖別據家語而六宗之義無異同可知明鄭氏亦有依據而其辭支離變義有可通而不可通者此外更無一當歐陽夏侯之說浮游恍惚古之學人必不崇此無名之祀劉孔之乾坤六字則崇山澤賈逵之地宗則無河海賈逵下文望於山川之事也馬融之天地四方又於土文類上帝謂賢古者祭天門嚴而不數非常祀而祭告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祀以備位告非常祀也一時之間既類而復禮不為太數乎司馬彪之說與馬融相仿易四時為四方耳其地宗曰社稷五祀之屬五祀中雷門戶行竈乃祀典之最細者以所祭者尊故名之曰宗舜攝位祭告山川羣神尚不先於六宗而感於門戶行竈之祀亦環之焉至五祀之說尤虛不足論鄭氏本周禮太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蓋祭日月星辰

郊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故非無據也然周禮於上帝曰禮於日月星辰等曰寔業曰類則不得禮祀上帝之文而謂日月星辰之屬亦以禮禮祀之明矣且又去日月不用以率合六者之數不免支離其詞張之三昭三穆新安王氏孫氏皆取之王氏曰洛誥禮於文王武王是宗祀皆可稱禮孫氏曰類上帝祭天神也禮六宗祭人鬼也備山川祭地祇也昭穆之說宗廟之祭人鬼之義乎然謂受終文祖則宗廟之祭業已舉矣類帝以下皆外祀也朱子亦謂祖有功宗有德無昭穆皆宗之例則類之說於義亦有所不得通惟孔氏所據既本於祭法而王肅所據復出於家語適相符合家語寧我六宗則宗廟自祭我自孔子明白無疑而家語為孔氏之書又非後人偽造可疑者祭法雖未明言六宗然而星曰幽宗水旱曰零宗則日月寒暑與之一例其為宗也明矣善平蘇氏之論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此即類於上帝也理少平於泰昭祭時相近於次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零宗祭水旱此即禮於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有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即望於山川也望於山川也祭法所敘乃舜典之章句義疏也嚴東友曰合劉昭六宗衆議至今說禮家計得三十六部意獨謂六宗者乃六府也虞書曰水火木金土謂惟修又曰六府孔修即方社之祭也類上帝郊也禮六宗社也望山川大祀也備羣神小祀也至方社之神見左傳祭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此五方之神也曰稷此社神較諸家之言為確

禘四解

禘有四解其一一大祭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其一時祭王制春曰禘夏曰禘是也其一吉祭諸侯即位三年喪畢而祭謂之吉禘傳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非公晉叔向曰以尊君之未禘祀是也其一牲祭國語定王享范武子曰余一人敢設飲禘焉韋昭註年禮曰飯全體曰禘是也或以吉禘即是大祭因新主入廟道主當遷故大祭以審昭穆若然則魯禘禘亦禘禘禘左氏曰魯有禘祭祭用之似魯之禘禘不止用之于祭日用之于賓矣

社二解

社有二方邱大地之神社鄰國之神
緯非先生解禘與魯祭畧同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聖人欲觀禮稱莊莊以為既灌以復魯用朱干玉戚之舞魯天子故也非謂其誠敬之衰也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為盟禮之學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可以証戴禮成王賜周公之詔韓昌黎註論語則合禘自既灌而往或問禘祭如在三章為一章言魯公亂昭穆之序行逆祀之禮聖人傷之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言已不得在位之權正其祭禮故雖禘祭如不祭

方喪二解

禘方喪三年鄭註北方於父母之喪則齊父以事君之義此一解也賈公彥以為方者即尚書多士多方之方禮也所稱無服之喪以畜萬邦葬為三年喪游吉士宜曰靈王之喪昔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則良實往是也此一解也

嫡似二解

爾雅釋親曰長婦謂稚婦為嫡婦嫡婦謂長婦為嫡劉氏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嫡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嫡婦弟也以後來也世俗相沿莫不以嫡為兄妻之呼弟妻以嫡為弟妻之呼兄妻矣此一解也鄭禮疏雅箋註曰考之古義兄弟之妻既為嫡故不以兄弟之長幼相命也但年長於已則呼之為如年少於已則呼之為婦左傳穆姜謂季之母為如叔向之妻為如也皆呼夫弟之妻也所謂長婦稚婦者實以婦人之長稚非以其夫之長稚也此一解也至如爾雅曰女子圖

出謂先生為始後生為媿所云同出乃是同嫁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一區往媿之以媿媿從此乃媿媿而媿媿又別為一解矣

不和媿媿兩解

國策說苑皆謂下和媿王于楚王王以為石也故則之獨晉傳咸下和媿媿賦序曰媿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卡相自別以証王之非石其賢于文仲遠矣戲其傳于下子之旁特亦其面以示慚色一言楚王別之一言其自別是一解矣

小媿一解

香山詩楊柳小媿媿名也後寄禹錫詩攜將小媿去拾得老劉來自註小媿酒樓也是二解矣

六親三解

禮樂志如謂註六親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從祖兄弟也族兄弟也賈傳應劭註父也母也兄也弟也妻也子也考十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王謂註同應劭賈疏又云父子有禮六親有義則父子又在六親之外

先配後祖三解

鄭忽先配後祖費遠云三月廟見而後配也鄭衆以配為其年食也康成以祖為祫禮之祭

下達三解

鄭禮下達二字康成以為媿氏通達兩氏之言是一解也敷瓊公以為自天子下達于庶人之善言又一解也

鬼夜哭一解

淮南子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曰鬼或作鬼鬼知作字必取其意為筆故夜哭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雄胡飛一解

探約古今注云雄胡飛者齊處士牧犢子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兩雌雉飛而作按琴清英曰衛女之傳母某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太子早卒傳母與其齊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殉母母哀之取女平日所敲琴到墓前鼓之忽有雉從墓中飛起故制曲曰雉朝飛較樂府牧犢子云云似高一格

門生三解

門生見漢書韋賢傳顏師古註門生者猶云門下生也後漢書賈逵傳拜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為千乘國正郎歐公題孔宙碑陰釋之云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此一解也唐書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繼入朝乃率門生出迎此是科場所取士之名至今稱之又一解也更有依附聲勢為門生者宋書徐湛之門生子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每出入解衣怒馬行遊里巷是也應邵作泰山守未一月而殺門生孔北海譏之殆此類門生是矣

露筋廟五解

晉傳女子不宿人家為蚊噬死至露筋此一說不見經傳而題詩者以訛傳訛久矣江德藻北道記云鹿過邵伯塘一夕為蚊所食見筋故名露筋又一說也三餘編云露筋乃爐金之訛晉時有友一人于此開爐冶金分財忿爭一人置金路上竟去後人義之以其金為立祠又一說也查慎行詩云舊是鹿筋梁何年祀女郎註云鹿筋梁古地名又一說也是齊日記云後五代時楊行密有將名賈金賊死于此故立廟祀之又一說也余嘗疑蚊不能殺人南史長吏傳孫謙夜無帳蚊不敢近宋史沈倫傳倫俊佛夏日蚊咬喉家人乘繩來而呵之竟以驚福此皆蚊不能傷人之証然魏晉胡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劉延世孫公談固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按臨以艾割之有廳吏大醉為蚊噬死是又蚊能傷人之証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有人露筋蚊噬見筋是則俗所傳之露筋本而恰不云是女子

當面一解

蔡邕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此當字讀去聲杜詩當面輸心背面笑此當字則平聲也

口實一解

書以台為口實實讀也又左傳豈徒為其口實言豈徒為食祿計也此與易曰求口食同是一解矣

計較一解

漢書賈誼傳反唇相稽註云相與計較也此以爭論為計較又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術畫地計較此以酌量為計較今皆言之

內顧一解

漢書楊僕傳失期內顧師古註言思妻子也又左思詩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此所云內顧意是作視字解

今昔一解

今昔之說大率以目前為今以已往為昔所謂撫今追昔與今昔之感之類是也而亦有不盡然者史記龜策傳今昔王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

所天三解

梁竦傳味死曰陳所天臣以君為大故曰所天潘岳寫婦賦序適入而所天又須是妾以夫為天亦曰所天又吳質書稱子建為所天言已所仰賴也天之文義即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之天

一味一解

一味口頭語也如一味撲實一味誰和一味偷安一味刻薄之類不可枚舉猶云一惟蓋亦一之謂王荆公詩併作南來一味索是此意也杜詩敢辭惟一味則徑指食物之味言過平不同

隨園隨筆 卷十一

萬隆四解

易所謂萬隆子夏以為木根草經項氏玩辭曰萬音丸山羊也兌為羊之義也陸其所行之路也蓋本說文萬山羊角之義陸德明又云商陸者樟柳也下有死人則上生樟柳其解以為萬說也讀如夫子莞爾之莞陸時也和陸之義也王弼註萬隆曰草之柔者則直以直為萬榮商為商陸矣

入小學一解

禮八歲入小學白虎通十三歲入小學

古刺水三解

池北偶談左公羅石味古刺水云瓶中古刺水製自文皇年列皇飲祖澤旨之如然又曰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平古刺可飲也則人宮謂曰閉道內入新浴罷一杯古刺水橫陳似平宮人浴罷染體之水也羅太鴻詩曰一酒羅衣長不滅氣願與君恩終又似乎塵酒衣服之用矣三君子者不知何所考耶嚴分宜籍沒時其家有古刺水十三罐人以為奇則此物之貴重可知余在揚州得一罐上錫水樂六年古刺國於造其錯雜重一斤十三兩餘家四十餘年稱之分量如故毫無減損雖取水其氣色微黃而潤滑因寄贈陝西中丞舉秋帆逾一年桂廣文復寄寄來云李河臺新得一罐開理面皆黃金包裹方知水久而分量不稍減者金生水故也又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酒云古刺泉本質橫間壩名以城中泉醞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取出云云攷陳應作刺音則古刺水即寶橫間之古刺泉也范成大志之於酒似與左公羅所味及明人宮詞相合而羅太鴻酒衣之說恐未真確

愛妻馬有一說

獨異志以愛妻換馬為任城王曹叡事宋詩話以為鮑生以妾換生案此說也至有傳為東坡事者有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樂由他人之詩尤屬博會

廣陵散一解

述異記稱廣陵散坐彈琴有鬼自稱黃帝臣伶倫與之交好授以曲名廣陵散後康陵刑素琴彈之嘆曰從此廣陵散絕矣世間相傳以廣陵散為稱康所製按潘岳笙賦稱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清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潘在橋後而應在橋先則廣陵散是古曲名非康所造且亦未嘗絕矣獨唐書韓愈傳云稱康琴曲所以名廣陵散蓋言王錢毋邱儉從韓愈從廣陵起兵敗放傷曹魏將亡之義非琴曲名散也宋人又駁云揚州稱廣陵蓋始于隋晉尚未有此說殊非是一解也

出母有一解而周樂園別立一說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故伯魚有服于上之母出而嫁者也故子思無服于子思不忍明言故假其詞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出妻之子為母服期亦指出母之在父室者而言若再嫁則已絕于子矣故曰繼母嫁從之服言從則服不從則不服也周樂園別立一說曰子思之不喪出母謂所出之母蓋嫡妻之至微者非被出之母也引左氏康公我之所自出為証

別子二解

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繼者為小宗注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嗣於正適一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一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

寒食一解

介子推是日焚林而死後人哀之而禁火號曰冷節此一說也一日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大心為大火懼火太盛故有龍火之禁此又一說也是齊祭五筆

姑息一解

禮言曾子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注云姑且也息休也謂苟且取安也楊用修引日子射繁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息女也息小兒也

適籍一解

今釋人文雅為適籍按漢書種廣德傳廣德為人溫雅有婦節古註關於問反言有醜隱也又馬宮傳贊其適籍可知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為過籍也引禮記禮有遺語樂有相步過之至也則周易辭用白茅之義不當讀為適

稱大人五解

大人二字見于周易論語皆德位兼隆之稱然考之史傳東漢都康不肯呼宮婢為中大人蔡邕傳外間紛紛有所謂程大人者似乎大人之稱在漢不過宮監中人耳趙壹傳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則亦不過紳士之泛稱若韓欸號南陽大人蘇桓公長者三輔稱為大人回紇古見郭公見一大人而還此則以德言者卜疏廣傳子稱父及叔父曰大人是家室之尊稱又一解也北魏書二大人對領南北二部又謂天地四方為六部大人是方伯連帥之職望子有五部大人皆外夷之尊稱又一解也梅文穆公云康熙時除欽差中使外離督撫亦不稱大人今司道道員稱大人矣漢宣元六王傳張博令弟光云王遇大人必解開古註大人稱自稱其母也後漢范滂傳滂白母曰惟大人不可忍之恩古亦稱母為大人是五解矣

從母一解

禮從母以名服從母者母之姊妹也宋景賢卒季康子使冉有引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姊妹之稱為彌甥實准禮曰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也非親也類止親與舅同引蔡侯之稱類以為斷江鍾翁為姑舅稱母服二義曰以父論則伯叔姑姊妹降而大功以母論則從母小功母舅降而緦矣不特同異姓之類亦男女之別也

五馬三解

漢官儀四馬載車此常禮也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馬此一說也程氏演繁露以為五馬未詳所出疑始于毛詩長馬五之鄭註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御五馬故云樂府曰五馬立踟躕白香山曰五疋騎馬雙輪載車此一說也余按北齊柳元伯傳兄弟五人同為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此又一說也妻西漢漢園札記曾引之

宵明燭光二解

帝五世紀以宵明燭光為舜二女名淮南子以為地名河洲所照方千里蓋是燭龍含照之義

市井一解

白虎通市非者因非為市也風俗通云市者恃也養老少恃以不匱也非者為至市之人必先于非上視灌其物乃到市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婦人似扶而非扶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婦人不跪而亦跪

北史周天元始令婦人拜天... 禮記卷之五十一

郊天再拜

李鴻飛以爲唐祭天地...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首最重

禮首最重...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首最重

禮首最重... 禮記卷之五十一

揖諾拉手

今吳語以揖爲唱... 禮記卷之五十一

元朝儀最繁

元朝儀最繁... 禮記卷之五十一

受拜者先拜其先

受拜者先拜其先... 禮記卷之五十一

一坐武坐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古不輕拜人亦不輕受人拜

晉虞與諸兄過邑... 禮記卷之五十一

古不共匱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尸極無拜禮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空車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祠大而奠小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乳母禮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喪孝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哀公五年閏月遷齊景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與閏影由註詳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又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以其言則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以去年九月卒其年閏九月若以閏算南寧王兄弟弟應以四月小祥王儉稱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蓋以計年計月為分後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以求任元珍以為宜加罪也

招魂葬非禮

晉袁襄嘗會射之招魂以魂不可掩過于棺也故漢之新野公魏之郭循俱為非禮其實始於漢昭烈后之遷柩傷傳梓東海王趙妃喪氏招魂合禮之請以為古人招魂于廟于廟無子墓者今喪過古

斬衰可笑

唐尉馬為公主斬衰三年金世宗命子為改嫁母服斬三年皆可笑也至于蔡徐州喪主齊服斬衰蔡姬符氏喪服為服斬尤奇

拜掃與上墓為一事

按開元禮所載拜掃禮外又有上墓之禮大抵無祭而上墓有祭拜掃與上墓係一事不知何時復合為一也

子婦為舅姑斬衰三年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期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一月而禫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此古禮也唐相鄭餘慶嘗儀有斬衰三年之說尚未通行至宋孝明皇后為杜太后服斬三年而後此制遂行崑山讀禮通考言之最詳

附婦舅主之

喪服小紀婦之喪卒哭其夫若子主之附則舅主之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禮

沈冠雲曰震澤縣西陳沈維維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維維今以適子為適孫一身兼主一兼主即正承之名位也其事雖維維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維既承主祖喪固應承重之事矣若欲即并其名位而正之奚可蓋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配于其父若祖之謂也先配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之重在父則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而後承承之父者父而後承故父而未殯宜重而重不宜承也曰主祖喪而事承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承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攝主宋庚蔚之所謂父為傳也正主曰攝行事是也主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後飲以俟其生故自若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入棺則入自門自階階見曾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死之尤者謂曰然則維維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殯也決矣至其殯而具狀與刺也宜何稱曰未承重猶孤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殯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致哀于新而不誠于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致其誠則

哀之殺為已疾故必于祖之既殯也曰重之多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註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與祭重且敬歟而朝卒哭而禫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父妾慈已者服議

沈冠雲曰晉麟葉氏有二妾其少者有子其長者某氏無子則與少者共撫其子如曰子二十不喪其卒也家長沒矣某念其恩勤而深痛焉遂與親黨謀所服之者或曰在律父妾之有子者庶母服期今某氏無子某不得為之服或曰某氏之撫其幼孫降室乃經與律所謂慈母也宜為之三年某不能決擇乃屬潘生持一說來請余曰父妾無子而為之服庶母之服則律有無己之恩而無服則即于人必為之服而面同慈母則又過而失其中愚以為惟半慈母之服以服之庶幾乎得也喪服齊衰三年蓋云父卒慈母如母傳謂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為母者母死喪之三年貴父命也今某自有母父無定命則不成之為慈母故不得直同慈母之服然某雖自有母而某氏實其撫之父雖無定命而其撫之也實心慈之是某氏固居慈母之半故某亦當半慈母之服以服之也半慈母之服則亦為之期此雖經與律無其文而可以義起也潘生曰鄭氏之註喪服傳謂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母之服今不可如其說而為小功歟曰古之為庶母也慈母已焉而小功則為如今之為庶母也期慈母已焉而小功是再降也故不得如鄭說也然為其慈已焉而加隆于庶母又不得也隆于期者惟三年三年之不得則期而止此無如何者也曰某之所生母亦當親于其氏某氏也如之何曰眾妾以相親制服亦不見經與律以同室生福之義推之其服慈母

喪所生母雜論

沈冠雲曰德澤縣某乙之所生母某氏卒屬其所親來問魂帛銘旌及適孫列狀刺之稱余曰在魂帛宜稱先母青銘而繫以家長舍側室無他稱適孫無服不宜列狀刺曰乙之父某公嘗與某氏為繼室今以側室稱則父欲伸之而子故屈之矣安乎曰禮在何仲與屈之有必探父志而遂之是陷父子不義也若以稱側室為未妥焉不觀明吳孝廉側室貞節坊之所題乎曰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之母太孺人范氏堅子於母乃竊取春秋書惠公仲子傳公成風之法準此為稱則于義不拂于情亦不傷矣曰是誠善願今之貴者在乙之弟丙可以繫其母乎曰可主喪則以長繫銘則以貴銘名也宜繫其著者也曰繫以子而不繫以家長其權乎曰禮也非權也傳曰妾不得體若家長存而主妾之喪繫以家長其可家長沒而繫之時俗則然故不必然也曰魂帛之以母稱也始不得稱她乎曰然她者她也適母她于父所生母但當稱母曰母不加所生以殊之曰子不宜殊其母也學而妣其母謂之無妣子而殊其母謂之無母無母之罪與無妣等曰適孫無服誠不宜列狀刺矣顯亦可通其變乎曰不可古之列于狀刺者惟喪主大衆子諸孫之並列既從俗矣而又將及無服之孫其變之變而難記曰主妾之喪則自附陸佃曰然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蓋貴妻主之喪妾不主也今制則嫡孫亦有服矣

孤哀子

父死稱孤子母死稱寡子始於周公青儀朱子深非之按禮記曰孤在堂上孤無外事又曰婦雖者不節子之義也一人有子三衣冠帶稱父亡稱孤始此至于母亡稱寡則是我哀我哀父母之義然孤與寡二字古人不分屬父母也

惟開元禮禮祭祝文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寡子祖父稱孤孫祖稱寡孫大小祥祭如之天子家禮父母俱亡即稱孤寡子又曰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梁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所自稱也在傳陳成子三日朝孤子注孤子死玉事之子也鄭氏禮注亦云三千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千以上不得為孤也今欲行古禮父母俱喪宜稱孤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難卒變

曾子問婦納幣有吉日矣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
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未敢嫁也婿之父母使人請婿勿取而後嫁之
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孔子曰俱解為別嫁別娶宋文端公以為上古列國分爭嫁娶難延至三年之期
慮有他變故也毛西河以為此告吉而遭喪之變禮也便遭喪而未告吉則免喪後諸女氏而請吉期何
必致命而無如其已告也女待嫁矣婿則必于既喪之後致命不娶而女氏勿敢嫁謂不敢
來嫁也蓋從吉也既免喪可即吉矣然女嫁必求諸婿且不敢求而後嫁之謂不忍即吉也蓋
承喪也徐題答以為此不過兩家遺棄措詞之節文所云嫁者仍嫁其遺棄之家也其說與西河合
主人以饗客食為禮

有飲于方望溪先生者先生絕不勸客客亦不舉或問先生主人宜勸客食而先生與客默然坐坐竟
也歐先生曰禮主人宴客將飯主人必屬饗客以粗糲為辭客必強殫之以為至美此古禮也今主人
勸客而客反不殫豈禮也哉人聞望溪之言以為詭辭且不知所出按禮記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客
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殫主人辭曰不足殫也望溪所引大槩本此然亦太泥矣宋處士陳烈門裏
自門外膝行而入人問故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泥古之病必至于此

妾母之喪
公羊云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春秋善之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之禮故也左
氏則謂宣公有母三年服而出朝非禮也通典駁之云庶子為母自天子至庶人不得三年魯襄公所
以得尊其妾母故為夫人者以夫人妾氏大歸不返故也

假喪
儀禮之喪即假也謂先掘地掩棺使人不見也然三月而葬則葬亦不久乃晉却詭母亡便子
隨園隨筆 卷十三

堂北壁下楹三年而除衛環非之說曰城中高樓故即墜于所居之室不知其不可也通典因之遂有假
葬三年即吉之議余按晉子問下殯用棺衣自史佚始史佚有子殤而棄遠將殮于宮中曰吾敢也乎
哉召公為問于周公而許之其即假葬之說歟黃梨洲曰古者棺必有槨槨外木而塗以泥累以飯飯
是為殯也今之槨槨者號曰黃塗

婦翁不甚尊
婦翁古不其尊按儀禮婿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外婦請親不稱子婿主人對曰
某之子未得灌于祭祀謂子之就宮其將走見何謂之也婦禮婿見主婦主婦門立于左扉註
云兄弟之道得相親也然則今之丈人丈母其古之兄弟乎余按常館甥于貳室亦享拜送為賓主是
婿與婦翁行賓客禮帝王且然矣程子婚禮有次日婿拜婦氏之門之禮今之謝親也然則行親迎之禮
則婿已備見女家父母諸戚矣程子所云亦為親迎禮也司馬書儀親迎見妻之父兩拜即同其女
行受婿拜者隨而扶之宋文端公以為主婦關左扉者勿見禮如是再見則復否則丈母與婿太疎隔矣
史記索隱陳勝稱王後見妻父不拜妻父怒不辭而去魏林傳其婦翁魏攀不執婿禮如朋友
而已

婿稱門人
李漢之子諱文公黃幹之子朱子皆婿也然見于文集者只稱門人不稱子婿

親家無相見禮
呂氏四禮曰昏禮六而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春秋公如齊納幣薄伯姬來逆婦俱以取讖

養婿即待年之女而有類于拜時
今人有養媳始子春秋待年之女而有類于六朝拜時之說按禮七年叔姬歸于杞公羊註伯姬婦也待

年于父母之國昔曰婦年十五以上能其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拜時者漢以後權宜之制其禮
以紛繁女首送往夫家而夫翁之因拜舅姑便成禮無六禮不合透張華謂拜時之禮成禮于舅姑三
日之齊成吉于夫氏山壽只拜時為車成吉為輕引不廟見而女死仍葬女氏之黨為証或云拜時者禮
畢即歸今之養媳竟依夫氏亦微有不同

婿拜婦家祠廟
婿拜婦家祠今世動以為恥不知禮古無服人同樂猶總而況婿乎故程子嘗義有此一條而張子全書
以為同居則廟望拜拜

入門即廟見當用書儀
毛西河作禮辨正數千言以新婦入門不講廟不見舅姑遠成昏為對合引左氏先配後祖之說又引
困布几筵告于莊其之廟為証全按宋子所謂昏禮自下做上之說原不其協若慮其不女而姑且先昏
以試之是以不肖待人非先至敦厚崇禮之義不知宋史禮志昏禮贊者酒饌引見舅姑祖廟溫公書
婦入門舅姑率婦拜影堂納采前一日主人先告于影堂果如是則毛氏何讓焉

昏禮攝盛非昏
攝盛者越一等之謂也凡士昏得用大夫之禮女亦如之如乘墨車墨車者大夫車也執雁雁者大夫饗
也何彼禮矣注衣服不繫其夫下后一等是以女之貴貴其女也謂之攝盛亦謂之下達見傳是齊
日記

舅姑先行賀主禮
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一迎於門外一迎於階登堂交拜行賀主禮所謂見婦也舅姑率婦告祭祖
廟次日以子婦禮見所謂婦見也至於即日成昏三日成昏考之禮經三代亦無確証大抵古人以夫婦
隨園隨筆 卷十三

為輕以子婦為重故雖成婚未廟見者仍祭女氏之黨宋儀以夫婦為重以子婦為輕故朱子家禮婦三
日而始廟見

往送之門
孟子往送之門乃女氏之門非婿門也按禮梁父送女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夫祭門
尚不出何能至婿之門乎若果是婿門則下文往之汝家反成贅語語季康子見文伯之母闕門而與
之言即此門矣

改嫁
禮有同母異父之服繼父同居者服齊衰三代以上婦人改嫁不以非亂風一節衛有七子之母不安
其室而孟子以為小過衛其姪有柏舟之請先備謂之守義不謂之守禮子思之排改嫁于衛之庶氏韓
昌黎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宗懿已亡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陶即公
之門生也時文正尚居相位而婦改適不以為嫌所立義莊有給婦改嫁之費公母謝氏改適范氏
以公貴封國太夫人唐相權文公之女嫁獨孤郁以得佳婿至于天子動色相矣其自廢也辭居正妻
柴氏移改嫁張齊賢向敏中意欲奪之一名賢一名相也王端偈公忽亦娶陳氏中妻于服中封一
品夫人惟開皇十六年詔官員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宋史宗室傳
汝南王允讓最貴為大宗正卿宗室年少喪夫雖無子不許嫁非人請請除其例

唐時公主再嫁者二十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二憲宗女四高宗
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肅宗女一詳見新唐書公主傳書之史冊不以為恥宋秦國大長公主初適米
芾德再適高懷德梁德帝姬初適晉武再適晉古國王宋史公主傳惟此二人

聖賢高士有妻

孔子有妻見孔穎子子貢對曰曰孔子妻不衣帛衣不衣帛孔穎有妻見答李巖書曰晉受賜八十斛音財無餘美無副服陶令雍端二子皆年十三亦是有妻之証

嫁粧

戴禮雜記謂侯出妻有司官陳器皿一節鄭注器皿夫人來時所帶之物孔疏陳夫人嫁時之物蓋粧奩也後漢戴嫁女以木履竹筒遺之物雖薄亦是器皿之義毛詩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亦此

看新婦

今人新婦親友有看新娘子之說據世說謝尚書娶諸葛恢之小女恢在時不允恢亡乃婚于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容服光整猶有恢之遺法是晉時已有此禮

催粧

北齊書禮設書羅大家領百餘人挾車呼新婦子催出來唐遂有催粧之語中宗守歲以皇后乳媪配寶從從誦却扇詩數首初三香註即催粧也天祐中南平王鍾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已昏暝令人走乞障車女子湯實命小吏四人執橋倚馬而成即催粧也

回門

今人女嫁月後與婿歸來號回門始于公羊傳高固及子叔姬來曰何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歟子歸侯夫人有反馬之禮謂留母家之馬于夫家防以不謹被黜之意謙也大夫士親迎故無反馬之禮

夫婦交拜

禮無夫婦交拜

之文惟隋書禮志皇后入昭陽殿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是其証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五

子主之無子則為立後註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可也言父貴可以及子而子貴不可以及父也士喪禮士代哭不以官蓋大夫以上皆懸棺代哭左傳晏嬰居桓子喪過毀室者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大夫蓋言諸侯之卿得比于天子大夫也是天子之卿可以降殺也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何至春秋而降殺及于大夫耶禮禮喪大夫之家臣皆斬衰三年似乎貴之禮皆屬太過蘇州彭芝庭大司馬傳朱觀察紹基之坐架不悅或告之曰禮一命齒于鄉里二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大司馬官已三命不得拘于鄉黨莫如齒之說也荀子曰三命者族入雖七十不敢死焉

已受命而未赴任應行故吏之禮
晉庚仲文為劉義康主簿未就而從為丹陽承人疑于府公禮敬若何裴松之議曰仲文為吏之道已定于受勅之日宜以禮見引春秋祭仲迎王于紀之女以斷之

連宗
今俗通謂之連宗北史序傳李情之死趙郡李榮來用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謂師也欲與連類即日署名勞之此通謂之始也張燕公靈西江之才與之通謂此通謂之善者李崇德葬義府之勢與之通謂義府既葬州隨削去之及義府再得權遂置崇德于死此通謂之不善者

拜墓吉禮
寶殿錄拜墓吉禮也而唐人曰衫麻鞋屨矣
為師制服葬師于先塋
自檀弓定心喪之制於是而人之于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經漢復侯勝賈太后為制服以答師傳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為制杖同之子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者延篤孔聖李膺史 劉焉王朗見三其轍者也應劭嘗謂之王晉定新禮從羣虞之謂謂淺飲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其制奈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何謂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之禮也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三月而葬春秋疏云輪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宋子之喪門人用緇麻深衣而布絲何北山之喪子奮齊定議元冠端武加昂深衣布帶加葛經履金仁山易之為元冠加昂經帶方履經緯錄顧德玉奉師尸殮于家衰經就位邪人來用者德玉為之主葬顧氏之先塋

朋友服朋友殯于其家
公議仲子之喪禮與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是朋友亦有心喪而服制無明文孔穎子云就叔死妻賴園天為之製服喪服傳曰朋友麻康成曰服麻也其服有三錫衰也錫衰也疑其也漢郭有道碑朋友如子助宋子浚等服心喪非年者二十四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武為服朋友之服晉京兆章滋受應生之惠僕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唐裴信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信歿後除喪行朋友之服權吳卒韓潤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捨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若何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答禮問亦稱同製朋友麻喪服記曰朋友死在宅邦祖免歸則已唐崔祐甫有喪妻朋友請引墓觀察魏尚書兩人朋友喪行事之厚薄以為比例杜牧亦有喪友請見唐文粹又與文定公黨有同年賀恩卒于其家公為殮于中堂而使其子服衰以答用者見陳沂壽德錄

為殯立後
記云臣不殯父何謂臣不殯君魯公八歲而被弑於時即位二年儼然朝羣臣灌百姓矣左氏讀傳傳以為是則終傳公之臣而公之主而廟也久矣何謂子不殯父經無明文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殯之殯所以殯之而重絕人世也禮有云一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肩吾死無後以炳為昆弟之子而殯將取炳以嗣則負亡之約而殯其心之如不以何為嗣則禮之直廣絕矣

祝墓甫先年執子不殯父之說進曰炳長矣謂之五六年或謂之七八年冠而昏昏而生子男也即以光曾昆弟之子而殯無子而有孫於情順於禮合於嗣續之計得善之善也或曰禮不立主則于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既後以炳之子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為後者主祭呼其名則不可禮記曰附于殯殯陽重某甫不名神也鄭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夫使光曾不殯則必待冠而字今既殯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為之製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貽于詞也禮也或曰如子言光曾雖死勿殯也然則禮當何服曰上殯九月中殯七月國制也禮謂子不殯父未聞父不殯子光曾十五而殯禮為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私情干也亦禮也

兩妻並封
晉書溫嶠二妻俱附夫人賈充有左右夫人程諒立二嫡五代史晉高祖于安重紫兩妻並封陸定國娶柳氏又娶盧氏以其均係舊族遂不分嫡庶此事當代最多如禮志所載王昌柳仲武陳說之類皆以亂離故失妻再娶而其時廷臣議者多以後妻為繼室亦有謂兩妻之子以互相為服者春秋時晉文公殯其之叔陳季隗則又不以先後為嫡庶矣

耐妾
雜記曰妾耐于妾耐姑無妾耐姑易姓而耐于女君可也鄭註女君嫡姑也又曰主妾之喪自耐至于練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

為庶主服經麻
通考曰秀才孝廉為舉主服起于傳元之子陳僕射鄭小曰服麻服加麻三月而除東漢陳寔舉主之喪至有新喪者實為太過惟唐人為庶主服經麻三月最為得宜東坡為張方平行之

隨園隨筆 卷十四
魏今日長官卒吏服齊衰三月葬而除晉令後任來代則除武昌太守與桓溫箋云蔡徐州魏主簿服斬余獲雜記管仲過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首與游辟也可入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于大夫者之為之服也目管仲始也似亦故吏持長官服之濫觴

宗子主祭亦以爵重
本朝李文貞公曰庶人無田不祭宗子而庶人則庶而不祭矣士三鼎而大夫五鼎以士祭不如以大夫祭雖禮有庶子為大夫以特牲祭于宗子之家之語然不如使大夫主祭之為安也李臨川曰州縣古之子男也文林郎古之元士也在古則服且絕矣而况于祭乎而况于其官爵在州縣以上者乎士之宗子皆諸侯適子之弟原無賤者

庶孫為祖庶母無服而虞東先生獨立一說
庶孫服庶母禮律均無明文 本朝徐德庵尚書作讀禮通考徵引最博魏書張普惠傳廣陵北海二王為所生祖母服三年宋志度支判官薛紳為所生祖母服三年皆有成例惟王姚請復有異說其意以為儀禮喪服不言父殺為祖母服斬惟小記有其說此為嫡孫承重者言之庶孫不為祖後無重可傳不為祖父服斬安得加斬于庶祖母云云虞東顧先生鑽駁之曰聖人制禮文不必具而義可類推按喪服祖父母止于期而小記推之謂祖父母而後為祖母三年既喪止及曾祖父母而康成推之謂高祖宜緇麻如斯之類不一而足也齊衰三年章父卒為母繼母慈母皆如母未及庶子所生之母也而康成推之謂大夫之妻子父卒則皆得伸號曰皆得伸三年也小記又推之為祖庶母號曰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據此則庶子于其母得伸三年蓋古法也禮官失考至武后奉行而刪其父卒之文此處不無小過終唐之世禮官應請復古而格于眾議人心之所安不能違也今律既如唐制庶子得為其母三年而父所從出之母隨之使不得伸可乎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此禮意也今欲明禮庶

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可乎諸人曉曉不休者尤在承重之說愚謂承重為宗法設也承重主宗廟必
累世承適乃為承重故支子雖為大夫猶以上祭祭于宗室之家後世宗法已廢為祖後者不問其祖若
父之果適與否皆以承重之名曰與古義不合而猶執言庶孫不為祖後無重可傳尤為可笑且其所
引公子練冠麻衣一條不詳核註疏而漫擲趙岐孟子集註載于嫡母之說其失尤顯按鄭注諸侯之妾
子庶子父為母不得伸權制此不言母也晉博士范宣有言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
子乎且服之以三年制者不必盡繫承重也慈母如母豈亦有正體重之說乎至于庶妾不得並于正
妻此當責之其父不當責之其子若責之其子是教子毋母也故大夫為妻明為庶妾繼而庶子為母則
父殺皆仲三年

夫八于妾無服而答拜有說
喪禮為女君則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身始為婦之嫌故無服也鍾氏祭議議夫人不答妾拜新制
云禮無不答

童子無緇而兩妾相服有說

魏太師馮熙有子尚幼議者謂童子事降成人可以衰而不衰免而不經博士孫惠蔚以為玉藻載童
子有佩觿之章有錦帶之紳以凶類吉腰經宜存禮童子無緇服鄭注云雖不服緇猶免深衣是許其有
裳也晉時王丞相一妾亡一妾疑于所服徐勣曰當從夫服也

立孫非禮

問世立後古無此禮而無子立孫為失禮之始見南齊書江革傳

母拜子父亦拜子

士冠禮見于母拜之入以為疑不知祭禮主人拜上餘拜餘皆子弟所為是父亦拜子也

諸侯祭亦用豚大夫祭亦用牛

王制諸侯祭用特牲不必大夫而後特豚饋食也曲禮大夫用索牛不必諸侯而後用太牢也

與父坐見其子不起

說苑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過子方不起曰為子起其如禮何不為子起其如罪何請誦楚其王
事工尹侍其王坐見世子不起曰敬其父者不兼其子也余按管制羣臣侍坐太子來不起孫麟引禮侍
坐于所尊見同等不起為証

稱孝弟非禮

唐太和二年太常博士崔龜從因獻宗祝板稱孝弟以為非禮

點主非禮

禮記通考曰主以依神廟以禮主有廟即有主不得以喪禮不言作主而遽謂士大夫不得有主也然禮
有題而無點今也寫王字空其上而請貴顯以點之假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謬矣况婦人之氣以他男
子之氣接之尤為非禮于禮有立主論一篇駁辨最詳

貳杖非禮

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蓋古人無氣杖也今禮稱杖期生而孫又以杖答拜是氣杖矣又
或子死而為父杖不答拜者亦非禮也何也主喪者統于所尊也

喪婚非禮而唐之帝室行之

喪婚非禮古有行之者白孔六帖云張孝中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張母臨死遺言兩恩成婚帝許之將父
諫不聽此後世庶民家借吉之始

畫婚非禮

畫婚非禮

畫婚非禮今有行之者按鄭註儀禮以日落三商為婚者幽陰之義唐劉知幾有奏廢畫婚疏

古有學無廟

古有學而無廟釋氏釋家皆設位為之漢景帝詔郡國立太上皇高祖廟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講廟而后
從政此新官到任講廟之始顧寧人曰今官府到任講廟入學始於何武武行部必先詣學宮召見諸生
試其誦書是也宋景祐四年詔講館立學他州勿聽應慶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
許更置在縣者并置教授以課諸生委運司長史于幕職州縣內薦用或不處舉人有學行者尤教官

孔廟

漢高祖魯以太牢祀孔子此孔廟見史傳之始其時孔子之祀尚未出于里明帝帝郡縣學校皆祀周
公孔子方為孔子祀于庠序之始蓋上古祀始立教者皆稱先師或稱先師或稱周公或顏回不必定孔
子也貞觀四年令郡學皆立文廟去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金章
宗明昌二年詔孔廟前置下馬牌祭時稱御名避聖諱乃遞降而愈隆按魯相乙瑛碑請為孔廟置白石
卒史一人出入王家錢給酒直是其時用太牢矣魏孝文延興二年詔不許巫巫妖覡淫進
舞是其時婦女雜祭廟儀尚不肅矣

丁祭

郊特牲祭天於郊故祭天曰郊祭祭孔子用丁曰丁祭鄭注用丁者文明之象皆本月令仲春上丁
命樂正習舞釋菜是也然考隋書文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是其時一年有四
祭不止春秋二季也唐高宗武德二年詔祭孔子用太牢六備恐與大祭禮遇改用中丁是又不用上
丁也開元二十八年始改去四仲與中丁而專主春秋二仲與上丁矣按祭禮內事用案日祀孔子人道
也內事也故用丁者亦柔日之義

隋書禮書 卷十四

書院

書院之名起唐元宗時詔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于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宋時有富人
曹誠捐貲建立事開京師詔賜名應天書院以誠為助教從此有四大書院之名唯陽石鼓嶽白鹿洞
是也太平興國元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僉信主澤洞在廬山之陽季後主時給出數十頃為諸生
課書之資起以山入官故得時命而書院幾廢唐呂溫有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詩

山長

今稱書院先生曰山長按元史學校志丞相帖木迭兒奏下第舉人年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其無出身者
與山長學正是山長乃官名也至元二十八年詔立小學選老成教之其他好事之家出錢粟贖學者立
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路州縣及
書院置之又設直學以掌書院錢粟似今之監院也學錄兩考升正長正長一考升教授宋史嘉定七年
台州人上書乞王楙充上蔡書院山長詔從之時楙已參知政事矣似山長尊卑亦不一例汪德門云古
三公在官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于官尚書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此皆學記註所云仕焉
而已者歸教于里者是也兩唐升元中白鹿洞教授澹州主五代齊東隱居岳岳受業者稱曰山長
事見舊唐錄後又有陪長堂長山主之稱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李燾為白鹿書院院長台州守王華
甫名楊棟為山主有以教授兼者理宗本紀嘉定四年何基以婺州教授兼麗澤院山長乾隆三十六年
奉旨以山長係治末元舊名此後改稱院長

黑衣素服

當疑演戲者下吏悉見上司多著黑衣此禮最古按國策左師說太后願使少子舒祺補黑衣之數晉
書王渾家丁只許卑服蕭望之傳如清廷云羣臣雖有五時服而上朝皆著皂衣故張敞云臣侍皂衣一

十餘年儒林傳宣帝時任章欲爲逆以耶阜衣故衣早而伏其中所以然者想因周禮有冕服見天子因服歸刑寇之說耶曾以此語質之錢辛楣先生則曰不然古人以緇衣羔裘爲朝服墨衣非賤者服也秦郊廟之服皆以禴元明帝始製冕服以祀天地明堂而百官不執事者仍禴元以從至隋始有三品以上衣紫五品以上衣緋六七品衣綠之製而唐宋因之

伶人參堂

今之伶人類古之樂工士射禮工不與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工乃樂工雖賤不起然則今演樂之家責伶人參堂者亦似不必

答督

魏明帝詔婦人應督者督之吳仁傑漢書補註以爲督者不露體之答也

隨園續筆 卷十四

七

政條類

錢塘袁枚子才書

漢皇帝下書有四一曰策書長一尺短者半之免三公用之蓋用尺一木而兩行書之也二曰制書三公
川運尚書加印露布州郡三曰詔書如告豫州刺史馮煥是也四曰誡勅其文曰有詔勅宋官云金石
錄言之甚詳又臣上書不稱姓惟稱姓名曰傳知忠臣有後詔惟敕讀讀封除俱尚書令
重制

唐制有七

唐世王言之制有七一冊書次制書次劄次勅次云云惟除拜公卿用之白麻紙書封閣門集朝士
拆之官讀畢釋曰備禮以付其人自制書以下皆用黃麻紙老杜詩黃麻似六經是也見六典石林燕語
又言唐中書制書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覆冒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
牒用黃麻紙紙書用絹黃紙始正觀開取其不覆也紙以麻為上麻次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
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
今手詔之類而勅號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死後贈官始于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生而立廟

生而始後漢李膺傳江陳眾說降道于臨德之立祠曰白馬陳從事演繁露以為始於于定國為東
海郡也按秦始皇自立極廟漢帝皆生自立廟所稱顯成之廟號為太宗實證之言即今生祠之始魏明
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為一祧左為文帝廟號高祖昭祧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
是生而立廟且定號矣

隨園隨筆 卷十五

生而賜諡
生而賜諡者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未勳諡曰成子是也然何肥贈得宋木左氏杜註云臣
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審是則非預凶之禮矣然下文以齊氏之墓田與之則未必非賜之于生前也肥
贈好為異說如以漢書士卒暴瀆為暴瀆之類暴瀆見馬融廣成頌注西燕也於士卒二字文義不屬

隨嫁復姓
祥符八年進士朱說即范文正公也公隨吳夫人改嫁范氏仍姓朱登科後復姓范氏母封吳國夫人歐
公神道碑直書不諱

封木生父母也封外祖叔父
封木生父母古未有也宋李昉為相始封叔父趙叔母謝氏唐權文公請地封外祖嗣從之劉總亦地
封外祖其制謂曰段公感德當流慶于外孫今尚存心願推恩于祖母其外祖張謐也封尚書

致仕有異說而親老歸養有例
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言不從政者專指庸人力役之徒所謂家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
政非公卿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季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魏孝明帝深納之者與純以父老不
解官被劾齊王位曰純父八十有一兄弟五人三人在家不願侍養且其父年尚未九十不為犯令云云
然則親老歸養管朝久有此例

國忌停刑
唐太和七年勅國忌日禁飲酒舉樂其日不合釐務官曾不得決斷刑獄其小管責在律固無妨要案

府不得舉表見舊唐書蓋因御史臺奏均王過國忌日於私第決科作人故降此詔元相詩云狼籍囚徒
滿田地明日不推樣國忌亦其証也唐以前則不可考

察急文書

今之察急文書日行六百里以為至速也按漢書劉屈氂乘疾置為急過日行四百里趙充國在金城上
書在六月戊申而七月甲寅軍書下矣從金城至長安二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備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而
來往只七日唐明皇幸洛陽八月己卯夜權楚壁作亂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知京師按問止三日其
朝文書至遲慢者契丹從易州入飯州杜仲威以甲寅屯中度而晉後主以己未日方知是不過四百里
里路之察報遲至七日方達大梁俱見通鑑

加耗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
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為償欠故以至破家竭產正謂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每石取一升
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

行香

南史王僧達好屬大何尚之設八關齊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此行香一字見史傳之始而華仲荀帳府
燕閒錄以為始於北魏高歡執香爐從帝步行齊梁效之以香末燻手唐玄宗禁之石晉天福中覽政
奉定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見西漢議諸齊文宣天寶元年制每月朔行香見能改燻湯錄以焚香見
漢武祭天人事三國志交州太守張津焚香讀道書于吉焚香禮拜魏書曰魏武春祠臨祭以手凝水
而不應雲霧漫抄曰周人尚臭今易美燻為焚香者一氏之說也故朱子與邱瓊山俱極言其非古

米價一則

隨園隨筆 卷十五

或問開元時斗米三錢似平米價太賤矣按漢書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則比唐時米價更賤矣元
帝即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石之亂人相食米穀石二千耳又喜曰明史王文傳蘇松漕糧文請每米
四石折銀一兩民以為便亦蘇米價太賤後見正德二年吳縣中報米糧時價文書白米一石穀銀二錢
又見申定公與其子家書云吳下大荒民不聊生米價每石貴至六七錢汝在京作御史可速上疏請
皇上賑濟可見開元斗米三錢之說非史家溢美之詞

漢書馮奉世傳稱是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元次山集稱米一斛估四百為貴唐之米價已較漢
為增矣金瓶子嘉靖癸丑京師大饑人相食米每石二兩二錢蓋今日之平價也洪武二十八年每銀一
兩折米四石見王圻續通考東方朔告武帝以鄂杜之間畝收一鐘買一金今安得有肥田如是賤價者
乎惟元史屢言志每米一石折銀十二兩何價真至此殊不可解

漢金多銅少

東漢兩廟碑凡士民出錢至百文者無不列姓名洪氏碑釋以其時為錢重幣輕之証余按班氏食
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一流直錢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是金銀多而銅少之証矣

禁勅

宋徽宗嘗曰禁勅見長編
今六部奏事公卿意見不全者許其兩議據呂刑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孔疏有并兩刑者謂人犯兩事
刑有上下雖罪重斷有兩刑者亦并上之使主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之故并亦上之此
即今奏事兩議之證

聽情

今受人屬託謂之請情按漢書王子侯表沈歆侯受券粉五年坐為宗室聽請不具宗正副為司寇頗註受為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獲罪也又鮑宣傳請寄為森大抵皆今之聽情請託也

利債不得過三分

今定例放債取利不得過三分按漢書王子侯表勞光侯股坐債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注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置不占取息利又多也是亦禁重利濫利之弊

花押

東觀餘論曰唐太宗許臣下草書事惟名字不草後人于正書名字之下加草字遂為花押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潦草人以爲顛反字一見曾慥類說一見石林燕語皆言唐宋人未有私押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草書之五雲體亦是花押也余按韓非子言口嬰具押券斗石升合之計鄭司馬昭曰書詔矣帝方食優人羣卒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鳴也勤帝著押也岳珂古家盆杆記晉水南元年覽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領軍無數一時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

擄頭

春秋正義引魏晉儀注寫表有出格出格者今之擄頭也然金石錄稱唐之中岳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則擄頭之禮猶未盛行

監帖

嘉靖下廷臣于獄命司監獄者察其言動靜而密奏之雖謂請必以聞號監帖見明史沈來傳

隨園隨筆 卷十五

籠門

宋制黎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抱告

周禮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今有官職之人與人訟必使家人爲抱告所以貴貴也按左氏王叔之宰與伯魚之大夫殺食平獄于王庭王句聽之王叔伯與原故告也其宰與大夫則抱告也又衛侯與元喧訟甯莊子爲輔臧員子爲坐子榮爲大理亦是抱告之濫也

會審

漢書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侯史與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雜治者今之會審也

放告日期

今州縣放告教呈俱有日期按周禮朝十掌九棘三槐凡士之治有朝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期內聽期外不聽似即今之放告收呈矣

烟戶冊

今州縣造男女口數號烟冊冊按周禮司民之職掌萬民之生齒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獻之于王王拜受之鄭註登上也下去也蓋即今之烟戶冊論語式負版者亦此之謂

理路踏尸親

今有窮民斃于道路者官爲掩埋招其親屬按周禮地之職掌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棺爲其日月懸其衣服以待其人是即今理路踏尸親矣

晝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

今律文有晝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之條按周禮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註晝

今時無故入人家者各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當漢時定律已如是也

過失殺

今律過失殺有罪收贖惟殺尊長者死按尚書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刑五刑不服正于五過孔疏引漢律刑罰不如本方治御幸舟船候不牢固皆死之軍與者斬即今過失殺尊長者死之律文矣

預支俸薪

今官吏不及支俸日期而借領之號曰預支俸後漢書黃門從官陳蕃曰死老魅復能奪我粟飯否方密之以爲稟假者即今之預支俸薪工食也

書題判行

今外省官判行判行朝內官奏事曰書題書題者即署押之謂按後漢書黨人傳曰南陽宗室主書題梁書陳伯之刺江州不知書得文牒但作大體即書題判行之類也或以唐書陸之五雲體五花判事皆作諸類也

買缺

今外省衙門書吏都有窩缺授受必以錢按文苑英華稽遠長上疏請禁提錢令史似亦買缺之類大抵管魏以前功曹計吏皆太守刺史辟召士人而爲之旋即薦之于朝爲正途出身唐宋以後此法不行遂相沿有窩缺盤踞作姦藥水心所謂工人世界是矣

滿貫贖

今律以百二十兩爲滿貫贖按漢書薛宣傳宣隸高陵令楊洪曰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罪贖注當時律條贖百十金便至重罪是滿貫矣

隨園隨筆 卷十五

緝尺

宋沈慶之夢得緝一尺曰兩正八尺我當八十而終然則六朝之緝以四尺爲一正今無此長緝矣

詳文

今文書申上者號詳文按左傳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注善用心曰詳宋史職官志熙寧四年置檢詳官疑即詳文之所由始

稟帖

今人以下官啟事于上者曰稟帖按尚書說命曰臣下罔攸稟全蓋因是以相沿之義也孝文本紀吏稟當受稟者師古注稟給也不作白事解

招冊

今官府審案皆有招冊序事之原委及兩造口供按漢書外戚傳宣帝即位尋求外家求得王嫗嫗有供詞一段感言翁須嫁劉仲卿事又孔稚圭集有奏上王奕在獄中殺劉與祖事皆稱詳盡而古雅可誦是當時之招冊矣

宮門請聖安

今督撫入朝皆先着短後衣赴宮門請聖安方歸私第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朝未見天子不入私第是此禮唐已載之漢魏猶未見明文

朱墨筆

今官府判行用墨筆已行者用朱筆按北周蘇綽傳綽母判事殊出墨入是即朱墨筆之所由始

咨覆文書

今外省官府有咨覆文書將事理明白申覆按漢書馬援傳按在蕭西上書請鑄五銖錢三府以爲不可行及援還朝乃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是即咨覆文書之意

括章

批駁

世章見山濤傳古封贈之典不用刻印以感為之故需行臨贈祖母制云欲報合始之德可稽制密之意今上司不允下職號稱批駁然前漢刑法志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遍讀是以郡國承用者駁王球貽

事件

說文件分也從牛牛大故可分韓昌黎集有論張平叔鹽法條件杜較文有件其事如左等語

查辦

辦字最古左傳富父槐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遺也查乃泛查之查水中浮木名也未知何時借用正字通云查考察也亦因後人有查辦之說故附會云爾

行在

蔡雍獨斷行在者行之所在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所奏事處皆為宮故曰行在

投履歷

本經註引江都記曰目所履歷末之有也履歷二字始見今下屬見上言必先呈履歷漢書宋博傳博命游微王卿資閱詣府宋制曰察未參選者具脚色似即今之投履歷矣世說夏侯榮能記人爵里刺刺即履歷也

甘結

東漢書劉歆傳檢結失實當是八人出結之結字初見此傳者

文東武西

隋園隨筆 卷十五

五一

史記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請將軍軍吏以次陳四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行縣至平陽召吏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曰我文武兼備

插耳箭

漢書原涉傳請教請于尹公曰原自先犯法不得赦使肉袒自縛請罪耳謂罪于君威亦足矣

岸歇

詩經宜岸宜歇潛邱御記釋岸之歇曰岸漢商為義渠長所捕者亡乃取其母與爾結語都亭是也今有歇而無岸矣通雅岸即撻行之行龍九子之一善守護故名

避諱可矣

避諱始於秦始皇以莊襄王名趙政趙政為荆已名正改正月為一月漢因之改盈曰滿盈曰通此後其子六朝而唐沿之殷仲堪不肯稱父名于君前曰臣進惟咨晉嗣后名春改春秋為陽秋王宏以日對于客不犯一人之諱為敏此後父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舉子不得于高姓主司門下登科父名舉子為主司則避姓者劉溫叟父名溫終身不離溫字孫休之八子有靈簡之名梁之四公子有仇覽之號矣又政和間考試官遇大說端之為君及君君避也字句皆避以為避與災音同正聲京官國時小人諂媚行徑更可笑者君上為臣子避諱而改初越之名名建隆初慕容彥超避諱使相因避諱改名彥廷昨父名璋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一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相父皆名舉遂改提舉書局為提領善乎杜祁公曰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于何與焉抵其任吏來請諱曰我無所諱只難枉法罷不避諱更可矣

六朝避諱苦難已風可矣乃有祖孫同名者雁行兄弟犯不避忌如南朝王悅之父靖之祖獻之曾祖雍之是四代祖孫同一名也晉王彪之之子臨之孫納之曾孫准之元孫興之與之子進之是六代祖孫同一字也且有子而字父者晉書胡母輔之子謙之曰彥國不得爾王濛自照鏡曰王文開生此兒豈他人不得稱父字而子乃得稱父字豈不可笑乎大書林邑國王名陽漢夷人以精金為陽漢故其子亦名陽漢尤奇

唐太宗即世宗宋真宗即元宗皆因諱而改內臣下亦有然者宋丞相史高之諱中尚以家諱改諱莊簡學士蔡絛卒諱文簡以犯祖諱支附

避諱改國號地改官

為子孫避諱而改祖宗之國號唐以中宗諱顯而稱高宗之顯慶為明慶避明皇之諱隆基而改高宗之永隆為永崇為臣避諱而改地名者晉成咸元年王舒拜會稽內史以父名諱不作會稽郡改會稽為會稽也若羊祜為荊州刺史州人改戶部為祠曹是又因懷德而改官名也

兼避字諱

自六朝避諱之風大甚遂兼字而諱之魏常林年七歲父憲造門問伯先在不伯先曰不拜林曰臨字字父何拜之有與憲子安問孫盛子放安國何在放答曰在與惟憲家童蒙訓曰吳氏家風呼外姓尊長曰某姓第幾伯某姓姑夫不敢字也馬永卿見劉器之問王築安否劉曰王寧士安退而語人曰其後生不宜稱前輩表德張子厚為呂東萊表兄與書未嘗呼字楊應之有尊行在朝呼應之應之不答或云朋友宜呼字而尊不得字卑杜預則云稱其父字于人之前子有所尊而不當非諱之也

避諱成人命

容齋隨筆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鄉往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不見鄉里長一夕燒經于堂文紀坐誦石州司馬

古稱字最貴

今人稱呼有某翁某老之稱且稱之子少年非禮也按禮冠而有字以表德也春秋之義以稱賢者然一百四十年中亦不過十二人而已子貢以字稱師子思以字稱祖袁盎以字稱叔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是衡字引衡書匡鼎白以証之而顏氏讓衡不宜自稱其字可知稱字最尊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輩不呼其名故冠而字之年至五十更尊故曰五十以伯仲猶今人之稱某丈也李翱答朱載書云

錢塘袁枚子汝書

同于四人則名之朋友則字之引言游過奕子夏云何為証毛詩稱尹吉甫仲山甫哀公諱孔子稱尼父子稱子曾子而字仲尼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西漢惟子房一人得稱字後世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未有不以字為貴者李膺之上疏抗直數公以札賀之季喜曰歐公平曰以尊兄見稱而札中忽呼我字差愛我也

父子同字同名

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嗣稱亦名德魏大將軍同父名屈子亦名屈屈稱父亦名屈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此父子同名也晉張老字孟予趨亦字孟齊晉夷晉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魯克字駒子魯歸亦字駒伯此父子同字也

稱先子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也稱夫之父蓋季禮子也

嚴君三稱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焉是母亦稱嚴君而今人專以嚴父國策秦人稱稱男子為嚴君則并不止于父母矣漢王郎曰家人有嚴君并禮之謂也則又一解矣

師解友生

今師與弟子帖稱友生不知所始周亮工書影云孔叢子孔子云自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于耳自吾得師也而前光後有輝吾得四友焉云云是師稱友生之濫觴乎

老妪三稱

易曰喪其祖謂其妪是祖母稱妪也今人專以祖母蓋本義典如喪考妪爾雅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妪之義矣東漢郭君碑曰哀哀老妪追惟賢靈卜喪號妪子失明父母生時亦稱老妪矣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尊老一稱

南史何平子曰尊老在東稱母也今專以屬父然右軍十七帖云此間士人皆有尊老又似尊老字亦父母之通稱

曾祖稱曾門亦稱曾父

唐濟波寺尼窟源和上神志志京兆府參軍楊休烈所撰也文曰曾門梁孝明皇帝曾門者蓋曾祖也大通法師元奘塔銘則稱曾祖為曾父亦奇

妾稱孺子妻亦稱孺子

國策薛侯所寵七孺子妾也而漢書顏師古註東城侯劉嬰為孺子所殺乃妻也杜預註左氏之兩孺子小妻也

男子稱寡婦

女子稱寡而左氏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易林曰久寡無偶思配淑女求其非望自今寡處是男子亦稱寡也女子稱家而列子國不足將嫁于衛張湯註自家而出曰嫁是男子亦稱嫁也

高祖乃遠代之通稱

今人稱五世祖為高祖而鄭子稱始祖少諱為高祖周景王謂韓宣曰晉爾高祖孫伯靈云云以九世祖為高祖

父稱官姑稱阿家

吳人稱父為官南史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眠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婦姑為阿家范滂隨刑妻曰阿家真儲

大夫稱主

至於妻之弟弟古稱爲甥無內兄弟之稱惟類尊公家廟碑銘云祖國前工書與內弟股份各資其愛惟員少孤育于舅仲容氏蒙教養法夫仲容爲惟員之舅即昭甫之妻弟也今稱內弟蓋自唐代已然歐餘說考引証最詳

甥有七稱

今人但知姊妹之子爲甥按毛傳外孫曰甥爾雅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甥亦曰甥學子云帝館甥於貳室外孫亦曰甥甥左傳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甥甥

餘子

左氏所謂餘子公行者杜註嫡子之母弟也

稱慈母有三

慈母有三解南史司馬德操武帝曰一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此儀禮齊衰章所云慈母如母者是也一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爲慈愛而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此裏服小功章所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是也一則子非無母擇時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而保無服於慈母亦無服也

自稱尊老弟

有史何子白向人云尊老在堂杜少陵詩令弟章中來瑯琊王儼見新冰日尊兄已得皆自稱也杜詩

父在封母不稱太

五代會要天福五年中書舍人父顯父在請封其母部議以其父在堂只稱夫人不稱太夫人

稱先親有五說

今論傳科道宰相隨季除習先中科先入官者有前輩之稱日知錄引采薇詩註言之甚詳殊不知古人先望之稱非僅此也吳充以秀才投文于歐公而公與書稱爲先輩李方叔東坡門人也坡與書稱爲先輩唐書牛僧孺應舉時韓愈呈進往見之于青龍寺呼爲新先輩王凝知舉目取司空圖第四王謂衆曰吳參文柄今年榜帖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文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難聽明特達非輩程仇之以上數條皆指後輩而言非近日稱之前輩也王聖陰水燕談云建隆四年蘇德吳中狀元太守宴之伶人唱曰昔年隨侍曾爲宰相耶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退公勸學歌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 equal 呼先輩歐公與宋子京共修唐書以子京先輩不敢有所改削此則近日論後輩門序科目相稱之先輩也李肇國史補云士人互相敬推謂之先輩各稱其前輩下釋謂各爲前輩有一新先輩爲貴家所慕云云章莊下第有獻新先輩詩又有雙重先輩之稱答慶緒筆同年小錄新進士名一人分寫歷上年齒長少分雙重先輩相向而坐以上數條皆指前輩而言又不止後輩之說吳子華女責其夫王定保曰先侍耶重先輩言行俾妾侍賢翁是妻稱夫亦稱先輩也見潘若同郡國雅言又宋吳栢官齊野乘曰黃初五年立太學諸學者通一經稱弟子通二經稱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後試後試稱先試曰先輩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五

稱司道憲臺非禮而稱之亦可

鄂西林相公云今稱上官爲憲臺者非也晉書傅洪是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承爲主御史中丞是也通典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爲憲臺是憲臺之稱內惟御史外惟憲臺無當之耳今通稱司道府爲憲臺誤矣余按元人黃縉筆記云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曰臺宋傅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傅故事稱御史臺爲臺御史有二其一在內謂之中丞其後御史大夫一官廢獨存尚書謂者爲三臺齊有都水臺隨有司憲臺是也唐雖改御史爲憲臺而亦改中書爲西臺稱書曰

臺臺不專以御史所居爲臺則以憲臺稱上官似可通融至於所謂外臺者漢以稱三司監試院唐以稱州郡之帶御史銜者宋之監司不帶御史銜而人以其事糾察之任亦呼外臺

稱太君

宋史職官志凡升朝官以上遇恩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更上則郡太君郡君晉武帝封羊昶妻爲縣君君武后并州婦人八十以下版授郡君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六

辨訛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小學之誣

王制小學在公宮兩之左諸侯世子之學而士庶不與焉八歲入學惟天子諸侯則十三歲見於氏書傳
灑掃應對天子之子不習也魏孝文立四門小學以藏書又皆老儒非幼童也唐末所謂小學者大都子
書計算之事耳宋子小學一書似專為童子起見而中又參以性與天道之言似與本義太遠

孟孟之誣

孫臏孟子疏伯夷目不視惡色音引史記魯殺齊人取夏姬事今史記並無此文考左傳叔向娶夏姬之
女歸曰娶於申公巫臣氏則夏姬未嘗被殺矣惟叔向之母有殺三夫之語注謂御叔連尹娶巫臣亦
因巫臣病死在夏姬之先耳按朱子謂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偽作非宣公原本其所引多不足信也

四月解清和之誣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
猶字而竟以四月為清和

立春鞭土牛之誣

身今出上牛示農耕之早晚古制于國城南立土牛以示民如立春在十一月望則鞭牛者近前示其農
早也立春在正月望則鞭牛者在後示其農晚也今立春日州縣制一土牛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義何
居耶

忌月之誣

今人上官任以正五九月為忌月流俗相沿不知何故按內典大以天寶鑄照四大部洲此三月若照前
部洲時也號長曆月故宜修省非忌月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七

玉堂榭翰林之誣

今人動稱翰林為金馬玉堂按漢武帝命文學之士符詔金馬門金馬與文臣微有干涉至于玉堂二字
宋玉賦賦稱中庭北上玉堂早有玉堂之名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泛解富貴之家也按漢
谷水對成帝曰御榻榭房玉堂之感寵顯前古註榭房皇后所居玉堂壁幸之舍也三輔圖曰未央宮
有殿閣三十一榭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閣妃嬪之所與翰林無涉或云漢有玉堂殿為天上神仙
壁記之所又文翁講殿之地亦名玉堂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號四字從此遂專屬翰林矣

周易之誣

夏曰連山以艮為首簡曰歸藏以坤為首簡曰周易以乾為首乾天也周匝四時故曰周易非周公之周
也見五筆

道士之誣

新序介子推曰謂而得位道士不居此與京房傳所稱道人皆不過言有道之人非道教也後漢書第五
倫傳人稱倫為道士太霄經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此亦被教附會之說惟漢郊祀志注漢官閣
疏之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宮常置九大道士百人元和郡縣志樓觀者周大夫尹喜宅也穆王召幽
逸之人置為道士此則道教所始然六朝以前僧俱稱道人如支道人慧琳道人之類不稱僧也

太平少牢之誣

左氏秦敗晉侯饋七年為註云牛羊豕各為一牢太平者羊豕豕具也今專以牛為太牢誤矣少牢羊
豕兼也今專以羊為少牢誤矣

嫦娥奔月之誣

月中嫦娥之說始於淮南子及張平子靈憲三餘帖云羿妻嫦娥奔月羿思之以米粉作團呼而祭之
嫦娥歸今在月者乃結璜非嫦娥也此小說家附會嫦娥之始其實因常娥占月而訛也呂氏春秋羲和
占日常娥占月皆官名也周禮古儀娥二字同音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經各選其儀叶不偏不
頗漢碑凡我皆作儀儀是其証也所謂奔月者荆楚望曰淮南覽冥訓奔月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恒娥
竊以奔月當作肉死畜之肉以藥毋之可令復生後世誤作奔月耳此說見通雅而所云肉之養終
不其分明張衡靈憲以假為真唐穆宗諱改儀為常楊升菴謂古者羲和占日常娥占月故曰嫦娥集
韻收恒字列十七登

韓湘之誣

世傳韓文公之從子湘成仙不知湘乃會昌三年進士非好道者也其好道者別是一族子韓詩云擊門
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可証也

萱草解母之誣

珍珠納言萱草妓女也入以比母諷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普本草然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室
也人蓋因北堂而傳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萱則生男故謂之宜男草西溪叢語言今人多用
北堂萱堂于鰥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似與比母之義尚遠

今人承重之誣

承重者因諸侯之傳重受重而訛也所謂重者封錡之爵也三代世傳嫡不傳庶故喪服傳有父亡為
祖服三年之文為天子諸侯言之耳此外士大夫並無長孫代父制服之文今封建久亡世傳又廢不知
所傳者何重耶

今人喪位之誣

按喪禮未殯主人坐于牀東眾主人後西面婦人依牀東面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于西階東南
面拜之既殯居門外倚廡惟朝夕哭乃入門西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
南上賓繼之主人不在堂上其時即位于堂南上者惟婦人然則今主人極東拜伏之位古人主婦之位
也此說見張稷若先生集中

隨園隨筆

卷十七

語錄之誣

語錄二字見僧家龍藏語錄非儒家言也宋儒襲之誤矣

雅量之誣

漢志請上雅量註雅酒間也即劉表酒器三雅之雅蓋羣臣下雅詩以介壽耳非云酒量大也今稱人善
飲為雅最誤矣

誤空卷為空拳

李陵傳張空卷文謂注音音弓弩案也與案同今稱為空拳誤矣

誤形名為刑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今稱為刑罰之刑誤矣

八座之誣

宋書所云八座者五尚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尚書為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尚書
為八座唐不謂令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八人昇之謂也故六朝議事勅下三
公八座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驢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今所稱八座者想亦因杜少
陵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而訛也

老淳之誣

考亭者唐書論公碑父建陽王枕山名其亭曰望孝亭以望先體也朱子之父下居焉故曰考亭文公家語有鄰人葬父求其亭公書考亭二字與之然則二字與公無涉而通稱朱子為考亭誤矣或曰朱子年六十一自崇安移居考亭名精舍曰竹林以居學徒奉先聖後人遂稱其父而稱之然亦非朱子所安也

老泉之詠

老泉者眉山蘇氏學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為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也

花日誤稱

今人稱伶人女妝為花日誤也黃雪樓集曰凡妓以點點面者號花日是女妝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毋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為小且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儂儂女樂者此乃今之小日花日也莊岳委談云雜劇日有數色以點點面謂之花日是女妝亦可稱花日

色叫誤稱

杭人卑幼見尊長母曰必呼伯伯叔叔號曰色叫誤也王得臣應史曰宋人以事理不相當曰色叫木王德用語

再醮之說

今人稱再嫁為再醮也按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注酌而不醮曰醮是醮主男子說也記稱父醮女而俟迎者云云然則女子再嫁當曰再醮不當曰再醮北齊書羊烈傳烈家僕素菜園門修飾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此再醮之始

加級之詠

加級者首級也秦法每戰斬一級者予一級蓋軍功也後世因他事亦加級矣

隨園隨筆 卷十七

星門之詠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按詩經小序云絲衣繹賓戶也高子曰星門之戶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注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壇周以短垣澗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為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禮用之于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於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馬端臨郊祀考皇帝太廟祭畢進玉輅于太廟靈星門從此元志亦以靈作禮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一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左角為天田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其北為太陰道蓋天之三門也與後漢書註正相印證俗儒曲解以為獲先于教蓋猶知靈之為靈也或曰義取于疏通則直以為靈星之誤矣

舉人進士之詠

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楊綰傳天寶十三載試舉人于勤政樓登科者三人結為之首蓋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不第則須再舉後世以舉人為一定之名誤矣進士者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耳故試于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故榜中式者曰賜進士及第曰賜進士出身後世必曰登科而後謂之進士誤矣古進士即舉人亦非若今之稱榜舉人會榜稱進士也

科目甲之詠

俗混稱進士為科目甲按唐科最多有大經小經諸目故曰科目後世有科而無目矣唐明經科有甲乙丙丁之分進士有甲乙之分後世有甲而無乙矣惟制科數名猶是科

幣出公廩祖之詠

幣出公廩祖廟而自立不父其父誠有之矣至以靈公為廟則三傳並無明文論諸古必也正名早謂正百事之名非正父子之名也朱子以子貢有夫子不為之語而遂以正名為正父子之名誤矣

行李之詠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袋誤矣

結髮之詠

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泛稱自幼之意非指結髮兩人之髮也李處傳自結髮與匈奴戰云云蓋泛言少年束髮之意非今所謂結髮夫妻也成晉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髮曰結髮始於劉岳書儀

司宮之詠

吳自牧夢梁錄杭人呼厨者曰師公至令杭人猶然按儀禮司宮尊于兩楹之間註云司宮即小宰總酒人之成要者也疑杭人稱厨者實本于此自牧不識儀禮改為師公則那子才所謂既為汝師又為汝公者與厨人無涉矣

銀數稱錢之詠

錢是錢幣之名非數名也古稱錢不稱錢武德四年開元通寶錢重一銖四銖積十錢重一兩得錢重大小之宜所謂一銖四銖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也故易以錢字日知錄曰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石木權之名非斛之名然則今之稱一分一石者亦誤矣

龍息之詠

東漢書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分之推是日焚死故民畏而禁之蓋誤于新序所載也周鼎則并州慮民俗難曉乃作書置子推削言去火損民非賢者意宜宣示愚

隨園隨筆 卷十七

民使遺溫食

李白輕仕甫之詠

人言李寄杜詩只飯煎山一首以為輕甫不知外有沙邱城寄甫一首又有幾祠贈杜補闕一篇安見白之輕甫也

陶詩題甲子之詠

宋潛溪曰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俱書甲子此誤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未亡時最後內辰安帝尚存瑯琊王未立安行先樂管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編年詩初無意見

代宗之詠

明有嘉靖已號世宗矣嘉慶又追尊景帝曰代宗關百詩以為誤也代宗即世宗也猶之宣宗即元宗也

女狀元之詠

俗傳黃崇嘏為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本傳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獻詩于邛州刺史周岸岸奇其才薦歸司戶參軍復畏服崇嘏其季宋欲以女妻之又獻詩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岸始驚為女子召見詰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已而乞歸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為女狀元即崇嘏事此俗稱所始

疲瘵之詠

今人以殘病為疲瘵也服皮曰丈夫高不滿六尺一子者為疲瘵

今人稱親母之詠

禮稱母之姊妹曰從母無賴母之稱詩稱那侯之姨左氏蔡侯稱思婦曰吾姨也皆指母之姊妹而言
朝野僉載狄仁傑為相候問盧氏堂姨曰表弟有何願盧曰老姨只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則母之姊妹稱
姨唐時已然劉熙稱名母之姊妹曰姨
無繼室而稱元配之詛

今人書銘混稱元配某夫人誤也按高潛遺太后墓誌原為立碑欲題康王元妃之碑張普惠曰雖尊朝
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尊大夫稱元妃孟子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全烈誌太妃作配死王更無繼室子仲
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諱
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諱皆以諱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諱今烈誌太妃德冠
一世故特製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稱烈諱乎

雞口牛後之詛

國策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注云雞中主也從牛之子也顏氏家訓引之以駁雞口之詛然宋言
致雞鳴及關賦念秦關之百二雞遠狼心笑齊客之三子不如雞口陸龜蒙詩甘開在雞口不貴封龜額
則雞口之詛久矣

君苗姓應之詛

楊升泰丹鉛錄因應瑞有與從弟君苗書遂以君苗為姓應不知瑞與陸氏兄弟相隔百年安得有見兒
文自德筆硯之語按陸清河集云登壇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是君苗姓崔也
陳文公稱昌黎之詛

日知錄言昌黎地方有五而皆非文公所生之處唐書本傳公鄧州南陽人也公所以自稱昌黎者以遠

祖韓麒麟魏書稱是昌黎棘城人唐人最重氏族故稱其本宗世望云爾宋元豐七年因之遂封公為昌
黎伯皆非今之昌黎也今之昌黎在永平府金大定二十九年始立本名廣寧與丹之定州俘戶新置者
也

歐公為小姨夫之詛

按宋人詩話歐公兩娶于薛簡簡故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之句按薛公墓志明公五
女長適張奇次適喬易從次適王拱辰次適歐又次適王拱辰然則為大小姨夫者拱辰也歐先娶于喬
假稱娶于薛公耳

以度支稱戶部之詛

唐戶部尚書下分四屬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倉部四曰金部是度支乃戶部之一屬耳今統稱戶部
為度支誤矣

謝仙火之詛

宋時雷震天慶觀柱有倒書謝仙火三字劉貢父引南方賈入客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說殊非按
道書謝仙者天雷部中神名火者是其所火也今道家召之亦稱謝仙火誤矣猶如題名者曰某人書書
豈其名耶

索小鮮之詛

老子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烹小魚者不事割剝腹意在簡便耳今人誤為輕易之詞惟宋史呂蒙正
告眞宗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下封事者太多陛下宜靜以鎮之此是本義

教官稱官舊之詛

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薛命之為左庶子以詩自憐曰朝日上團團原誠先生魏盤中何所有首唱上
闕于盛廷東宮舊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

教官稱廣文之詛

明皇愛鄭度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廣文館以度為博士度問命不知廣文會司何在詠之幸
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度始就職是廣文者凡
明皇為度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驚選之詛

今人稱選官曰驚選本詩經選于喬木之義按伐木為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不是驚字
嚶乃鳥之鳴聲耳魏黃鳥為驚而驚又無選字樣然唐人有驚出谷詩題選正道碑有鴻漸于陸登
遷于木之文則以嚶為驚自唐已然

嬰姦之詛

楊氏正韻箋律有嬰姦之條嬰音難將男作女也今男淫為姦姦誤矣

宰相稱閣老之詛

杜少陵有贈嚴閣老詩屬望蒼黃閣明公獨妙年按嚴武為給事中年才三十二給事中屬閣下省開元
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又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休曰二閣老不用封勅書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今以稱宰相與國史稱唐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相呼曰閣老

忌偶年入學之詛

問見錄俗有偶年入學之忌云出李繪傳余按北齊書李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勿
許繪竊其姊筆贈用之遂通急就章傳中所云偶者言偶然以年俗忌約而勿許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
年俗忌約不知何說北史李渾傳言繪家人以偶年俗忌不令人學則偶年之說又似不訛但不知兩書
何以不合

隨園隨筆 卷十七

生日稱誕日之詛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萼誕大也彌終也按此詩下有八誕字誕置之陰巷誕置之平林云云朱子以
誕字為發語之詞今安得以生日為誕日耶

諫書稱八分之詛

庚肩吾曰諫書今之稱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諫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誤以八分為諫自
歐公集古錄始題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古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韓毅諫書書體字也

泮水稱學宮之詛

戴氏風藻泮宮者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為半水則下文泮林豈非半林况魯頌泮宮詩乃是禮
公獻賦演武之所非向文之地

巡撫稱撫軍之詛

撫軍二字見左傳突厥諺音賦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是太子之職也今稱巡撫為撫軍誤矣漢
御史大夫有兩丞一在內司圖書一在外督部刺史皆稱中丞今稱巡撫曰中丞可也

太史稱翰林之詛

古之太史今之欽天監也非詞林也故史遷自晉近乎文史星下之間今之詞林兼古之宮僚體官著作
郎起居郎諸職不得專稱太史此方密之之言余按隋書文帝以史官屬秘書省或因呼翰林為太史
之濫稱歟

門子之詛

今稱府縣侍者曰門子誤也古稱門子有二而皆非今之門子其一見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
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以適子代父當門故也其一見左傳襄九年鄭堵氏之亂大夫諸司門子不顧

國語晉悼公立百官育周子註而子大夫適子也唐書李德裕傳吐蕃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文王智興為徐州門子皆古之門子也今之門子古之縣也梁書沈瑒傳南有豪族子弟為愚頑其甚者為石頭會稽少者補縣備唐稱左右為都公蓋取子都之義是則今之門子矣

孔安國獻古文尚書述逸書之說
班氏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此文多十六篇孔安國得之將獻于朝而以巫蠱事起遂止據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其時司馬遷傳雖不載遷之卒否而遷之序事至季廣利降匈奴而止則大概遷卒于征和初而其書曰云安國早卒則安國何從得巫蠱之事耶

樂府之說
樂府者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樂見霍光傳放兩傳甚詳後因官房能知音樂上使章元成問房于樂府後人因其所采之詩而即名之曰樂府誤矣見律歷志郭茂倩曰漢惠帝時夏侯寬為樂府令武帝乃因之立樂府采詩有因聲而造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有有聲有詞者有無聲無詞者

男婦稱拜因禮稱禮之說
沈冠靈與人論九拜書曰肅謂恭拜者屈膝拱手下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為此拜今人以長揖為肅拜或竟用諸禮誤矣荀子曰平衛曰拜楊倞注云平衛謂折頭與腰如衛之平下衛曰稽首王拜天臣拜君用之吉拜也今人用之于喪誤矣

省試之說
省試者尚書省之試非鄉試也今之鄉試唐之州試宋之漕試也今稱鄉試為省試誤矣見封氏聞見錄

帖試之說
唐即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為試帖誤矣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中瑞蓮詩

露布之說
今人以露布為告凱旋之文誤也按後漢書中元元年拜鮑昱為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徽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使司隸下書而著姓名也帝報曰君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註漢制書封尚書令重封惟敕讀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云云是露布非專為武功設也後世以武功成為夸耀遂專以露布為奏凱之文魏人笑王廙獲三家村賊亦復虛曳長練高張絹素是矣或曰春秋元命包文沈沈武露布奏凱之文名露布義取諸此

擬題之說
今舉子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故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咏之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以為士子揣摩之稱誤矣

九錫之說
六經無九錫之說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非九錫也惟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土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此二字初見之始禮緯含文書有九錫之說曹操因而附會之為六朝禮位之陋習

納采之說
士官禮所云納采者采擇之義以為采定而可納皆也今訛為采幣之采為有名未問而先納幣之禮國子監之說
太學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周官以師氏保氏教國子皆指公子貴子而言非謂民間之俊者也

秀亦附教于其中漢以前統名太學明帝為四姓小侯立學雖及羣公子而皇子不與焉晉咸寧間始專名國子隋又改學為監後世監中並非國子而猶沿其名號矣歐陽修作張博士講禮記最分明曰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太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秀其餘師長序天下秀彥

國學稱成均之說
成均者五帝之學見周禮大司樂篇均謂也樂之謂也古以樂教士故稱成均為太學後世無樂可教則成均之稱誤矣

振濟非賑濟
今之振災本左氏振厲同食之義說文解字云振舉救也今乃誤振為賑說文賑當也故魏都賦云白蠟之藏富有無際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笏非手板
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尚書執笏勿白筆也以案囊裏之號曰笏染其餘公卿但執手板是手板非笏也

后妃非太妃
蔡辛雜志云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字作君字解非太妃也古稱夫人不稱后天子夫人稱后始於秦始皇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以養王及后世子以及內宰女史諸職所稱后字頗多似周制天子之夫人皆稱后而不始於秦矣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此王后者紀季姜也亦天子夫人稱后之証

黃姑非牽牛耶
荆楚歲時記黃姑織女時相見是以黃姑為牛耶也然學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在河之陽蔡黃姑

女歌歌通相望黃姑非牛耶矣或云黃姑即河鼓之訛爾雅以河鼓為牽牛
釋講章創非適野
左氏以釋講適野而誤則獲于邑則否後儒引之以釋章創頭師古匡謬正俗駁之云章創首猶云章福詞令未成之稱安在適野則能于邑則否若然者討論豈尋于戈乎

晉文公獻狀非獻功狀
晉文公伐曹以其不用貨賄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詩謂其功狀也匡謬正俗亦別為一解云文公過曹曹公欲觀其駢脅浴蒲而觀之文公深耻之故當乘勝之時而嗤弄之曰今我之來獻駢脅之容狀猶云非賜之師云爾

家謂非信書
顏師古曰今代草字末學之人多好妄撰家譜有云黃帝時為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為丞相黃帝周宣王時無此官名陳留風俗傳自稱國公之後國公為顯帝時司徒漢書只有國公並無國公其時並不置司徒歐公為族譜序世系圖以下僅五世而已閱三百年矣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顯氏為族譜序世系缺居蜀之長史而遺遺陸終昆吾之渺茫是皆可笑也不知古時民不敢虛詐士受民左傳所云翼九宗五正分魯六族分晉七族分魯後姓九宗分宋周之東遷七姓從王公劉詩曰君之宗之蓋皆分建之國族未乖分故耳後人鑿空為譜欲以一腐之雜矣哉

旁坐者非客
左氏季孫飲大夫酒臧孫絳為客國語南宮敬叔飲酒路者父為客註云席之正面者為客然則今之飲酒而旁坐者皆非客矣
答非非交拜

通典王潤刺徐州...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非想當然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非想當然

博雅非博學... 人以博雅為博學之稱按三國志諸葛亮

執牛耳非尊... 今人則會以執牛耳為尊者之事蓋本左傳

長樂老人非作行樂解... 長樂者地名也馮道瀛州景城人景城有長樂縣

子婿非子姪... 子婿者子之婿猶言女夫也非人子之子也

歸寧非禮... 殷梁以諸侯妻歸寧為非禮蓋引婦人既嫁不踰境之說也

道學傳非補家名... 唐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其載列代神仙之事如列仙傳之類

董秦非李忠臣... 感全刀鉞詩有宮殿及董秦之句後人疑董秦來降唐之後

兄弟非昆弟... 錢辛卯云禮經稱昆弟者今人所謂兄弟也解兄弟者今人所稱親戚也

舅外不及帥書非今之帥字... 是齊日記云古人稱舅外不及帥書者乃趙師補之帥言舅外故不及先起師補也

東宮非專指太子所居...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注東宮太后所居長倚宮在未央宮之東故也

智義非美稱... 戰國樞里子墨而多智杜預亦應而多智稱義者以其顯有禮故也

秦陶漢無教二字乃無教之訛... 漢書王濬傳曰臣聞各縣戒帝舜曰無教佚飲有國兢兢業業

論語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字即人字... 焦氏筆乘云禮道生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字非仁義之仁也

范文正公麥舟助人之詠... 相傳文正公知開封石曼卿三喪未舉公子純仁以所運麥舟助之

范石二公舉如此德德事不載何耶... 范石二公舉如此德德事不載何耶

蔡雍無子之詠... 相傳蔡雍有女而無子以書籍繼交文姬按晉書羊祜為蔡雍外甥

相傳蔡雍有女而無子以書籍繼交文姬按晉書羊祜為蔡雍外甥... 也又蔡雍別傳祖陸雍孫也司徒諡為充之子是雍未嘗無後也

是齊日記云古人稱舅外不及帥書者乃趙師補之帥言舅外故不及先起師補也... 是齊日記云古人稱舅外不及帥書者乃趙師補之帥言舅外故不及先起師補也

辨說類下

布帆無恙之說

今人贈遺載曰布帆無恙按晉顧愷之傳嘗因假還使仲堪借以布帆至被家遺風憤之與取書云地名被家真家而出行入安穰布帆無恙是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

漢文短裏之說

羊祜曰漢文除三年喪毀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皆罪文帝而大謬者按文帝謙仁不欲以後後煩吏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其明胡寅謂遺詔所論吏民百太子豈更民哉而景帝自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其過在景帝不在文帝也劉公父云漢文哀詔斷曰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自崩至葬已百餘日如未葬則服不除種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說也說者遂以日易月而不通計葬之日月皆大謬也顏師古曰文帝哀詔所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者皆自車已意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無二十六月之文烏得有以日易月之說哉况續者禱也禱無七月之說續安得有七日哉

魯無篡弒之說

相傳齊有篡弒之臣魯無篡弒之臣為周公所知然伯禽之孫濶執幽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其他羽父弒隱國人賊殺見左傳者更不一而足

贈策之說

焦弱侯筆乘云魏朝所贈之策方策也李白詩云臨行贈汝魏朝策以策為鞭快矣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元文類陳天祥泰世榮蔡鄂曰卓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何察非遠知無不料又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曹言都水監立南北橋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船船民嗜利無限收造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船內不能回轉今卑職至廣州問造船頭稱過船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船岸立石則驗其長短云云是卑職者乃臣下對君之稱非所宜稱子十官也

余忠宣公之說

遼金元史于人性名字少者合姓名以書之字多者則書名而後以姓書于下後人不知其故也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為姓如稱唐兀余闕為余忠宣公諤矣或以余為余之訛應讀蛇則升菴先生固已辨之古無余字錢辛謂云唐兀即西夏也其人往往有姓與他部落不全忠宣姓余無明証然宋源已稱之矣

韓文公服金石之說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為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病証金石見李虛中語入藥誌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說

竹垞詩話曰野紀秦良玉征播州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祥為辨說云綿州知州陸遜之按營時良玉冠帶佩刀出見河數巡邏之賊曳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嚴潔如此汪太史韓門殿之云良玉征播乃萬曆二十七年事陸遜之按營乃崇禎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良玉年必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為節領兵豈得旁無男子如二弟野錄韓司台志等書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

鄂渚輕生之說

宋景文云賈生忠周鬼神不能救鄂渚之譚王伯厚以為史無此語按此語本風俗通應劭風俗通書云賈生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選生為長沙太傅云云此誤也鄧自黃頭郎至為上大夫漢書雖不載其年月而其寄生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年而賈生自文帝初即位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為博士遷大中大夫文帝十一年梁王薨十二年詔卒卒後四年帝思詔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又十一年文帝崩想鄧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間則賈生之死久矣安得有鄂渚之譚哉此說本于汪師錄先生

昌黎輕筆之說

章繼華語錄有云韓十八愈輕薄謂李程曰崔同年輩真聰明往還二十年不曾說着文章盡輕之云云按韓集中與崔書極其欽服有輝光日新之語詩則有相崔舍人咏月二十韻游青龍寺贈崔補闕等作歐陽修真詞獨書一通與崔舉投贈如此豈得謂不說及文章乎

梁山泊之說

俗傳宋江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快也按徽宗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據梁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濠多盜宗孟肅治之雖小俞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則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濠為患云云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之起事宣和者已相隔數十年矣

學宮祀文昌魁星之說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有折毀之令未及施行按李經授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通釋釋之詞非實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將次將實相司司中司詞賦星而合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也故漢之尚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龍元英在尚書省記所見開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妄以文為文昌昌為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又附會以為即詩之張仲孝友再轉為梓潼神張惡子李義山張惡子廟詩有如意贈姚妾之句蓋本成都志也志稱張惡子生於越見靈于姚妻後為立廟唐僖宗入蜀神于籍中迎謁僖宗脫佩劍贈之王鐸爾還有詩列石王氏見聞謂文昌生於晉時張氏跨驢獨之梓潼又化蛇裂石以壓五丁王兪州委宛餘編云文昌黃帝之子名單始造沙再攝醫官服事周公投胎于張無忌家生仲為幽王所醜化為趙王如意作蛇報讎吳產之後身沈其一縣今所謂陷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為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說文魁斗也原勢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木也廿七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張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錄辨魁乃奎之訛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為溝瀆一曰天象主武庫尤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說者林蕪素以東坡為奎宿路史云奎額觀奎星圖曲之形而造字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張鷟乘槎之說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鷟此世俗所傳張鷟乘槎事也然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矣獨不知君平為王莽時人張鷟乃武帝時人相去將及百年乎

鄂曲之說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鄂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鄂中者則歌者非鄂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詞羽雅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鄂之人能相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謬乎

竹箭之詭

沈存中曰古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 奚斯作魯頌之詭

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毛詩流離之子鄭註流離為名也

鄭箋美好也今亦詭為困頓之詞... 盤庚改國號之詭

昔稱盤庚遷于股不聞改國號曰股也... 盤庚改國號之詭

股侯矣武丁在盤庚三傳以後傳說命商曰有商商頌那烈祖長發俱稱商武王伐紂必曰商王受曰商

將二字雙言之猶言獨漢云爾其非盤庚改號也明矣或曰盤庚中廟有股降大虐之詞何也曰爾雅股

中也承古我前而而言孔傳作股家解蔡沈註非之是矣

未下盤庚之詭... 陸機云千里馬末下盤庚末下者地名也故舉食物以答人之問東坡詩詩將歸或下專騎是以末下

為末下也快矣嚴道甫曰千里湖名即石白湖末下即棘陵也楊誠齋向人之語盤庚救人不解乃論禮部

商金銀之詭... 今骨董家銅器有鑲金銀者號稱商金銀商之為言也鄭箋所謂鑲金飾是也乃後鑲之義

黃花之詭... 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故通首皆言春景宋真宗出此題而筆子慎以為菊乃被誦

古人自序家世之詭... 揚子雲自序以晉之食采于揚者為氏因以為宗謂揚侯以晉六卿之偃故逃于楚與左氏遂滅羊石氏

之說不合故顏延之其謬魏收自序魏無知傳子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是悅乃無知五世

孫也而云李孝伯以女妻之李伯在太武之世隔漢初五百餘年矣天下豈有以百年為一世者乎白居易

易自序以春秋白公勝為祖以白乙為內為宗不知考左氏白乙乃魯僖公時人白公勝乃魯哀公時人

相隔二百年矣豈有宗乃在前祖反生後者乎班孟堅引關於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生之認龍光郭崇翰之與子慎均不免于附會... 司業之詭

業者稱也大板也學中不棄樂則司業之名慢矣近世給事中不可當監司馬不棄兵太常寺不棄音

樂皆此類也朱子居襄好讀書人讓之以為大功廢業朱子曰業大板也廢業者謂不聽樂之謂非不讀

書也... 異移之詭... 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號曰異移白居易詩曰一日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異移開元二十七年大

唐人謂用昭陽之詭

唐秋綸長門怨云聞道昭陽愛楊梅云望斷昭陽信不來劉緩云愁心相雨到昭陽按昭陽為成帝時趙

氏姊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今人稱太翁之詭

太翁者曾孫稱祖之名南史齊高帝鑄白鬚昭業五歲侍側問我誰也曰太翁帝曰安有為人作曾祖而

猶稱自者乎今人稱人父為太翁誤矣... 今人稱三教之詭

白虎通王者設三教何也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尚忠其失野救野以敬殷尚

質其失鬼救之以文周尚文其失薄救之以忠此三教也今以儒釋道為三教悞矣

稱增為布袋之詭... 今俗稱女婿為布袋按孫氏曰抄云宋馮布贊于外舅孫慶家孫家有事輒曰今布代之俗遂謂增為布

袋... 子尚稱封君之詭... 史記平準書封君皆仰首仰給又令封君以下三百石以上更以差出此馬易林多獲得福富于封君此

皆謂身有封邑之君若公侯是也今以子貴應受封而稱悞矣... 短稱之詭

史記秦本紀寒者利短稱真傳短稱不完玉簡短音堅敝衣襤也今通言短稱悞矣然揚子方言稱稱

自顧而西其短者謂之短稱則言短稱未為不可... 星子稱救命之詭

漢書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云逸書也言王

者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今以星子推年庚為算命悞矣... 大頭之詭

南史何承天傳東方朔發憤于侏儒遂與火頭倉子稟賜不殊此火頭指執炊者而言俗稱失火之家為

火頭悞矣... 堪輿之詭... 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注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又引淮南子許慎

注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周禮疏引堪輿經黃帝問天老事似言歷象之書史記曰者傳以堪輿為占家

之一是堪輿非形家言也今稱看地理者曰堪輿悞矣... 刑天之詭

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而舞于戚按顏師古等集碑云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

是矣天字非天字... 入國見小君之詭... 朱子註子見南子云大夫入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說並無証據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儀禮大

夫聘于同姓之國夫人使人勞以二竹簋皆非見小君禮也惟左氏莊公三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

舉播太學為其寔安得云西京無太學余按晉悅漢記亦云武帝始建太學成帝時或言孔子布衣
弟子三千人今天子太學何乃不如布衣是亦西京有太學之証晉灼所云因漢時習射者多詣曲禮行
禮故疑有曲臺而無太學耳

程惠匪程孤之証

洪容齋隨筆春秋成公八年書殺趙盾趙盾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僅一年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
程惠公孫杵臼其匪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改之則是景公卒後風公立八年傳公又
立五年矣其乖妄如是

趙註醜類之証

孟子西子蒙不潔註惡人醜類者趙氏必本是醜類以形近而訛為類

朝奉之証

今新安人呼持錢人為朝奉也宋太宗改唐朝議郎為朝奉郎蘇魏公平生薦人最多惟至安朝奉歲
以錢非一錢為餉見宋神類抄

內閣中書之証

阮亭筆記曰唐宋以來中書省為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之舊名官銜應稱中書
舍人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前舊名為官稱矣

茶官之証

俗以幼官為茶官按玉簡茶相謂也故國策曰臣之義不恭拜是也又韻會三相茶為茶伍相伍為伍故
左傳曰茶以上周禮設其茶官謂三茶也官名茶單茶誤知政事皆此義也因古人幼去一官必相
參謀而後幼之今遂去一幼字單用茶字訛矣以三相茶為茶而曰特茶則又訛中之訛矣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三多稱祝之証

莊子天地篇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多男無三多之文幾辭之則曰多富多事多壽
多學多男多累方有三多之文是三多非吉語也安得以此稱祝耶

弟子稱高足之証

今人稱人弟子為高足本世說新語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言融不
能親教使高弟傳授之耳然顏師古注高祖本紀云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下足為乘傳是為高足一字在漢時以名馬而竟以之稱弟子世說先誤矣

印章稱圖書之証

都穆聽雨記云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蓋以辨圖書籍也今刻私印亦曰圖書快矣金天會三年得
宋內府圖書之印疑後人模稱私印而以為圖書之始王制主璧金璋正義云皇氏以為用金為印璋今
人只作璋字

哀詞非可用之平聲

晉擊仲怡曰凡作哀詞者為施于童孺天折不以壽終之人非平交所用况尊長乎

左氏萬者一人之証

周林汲太史云左氏昭二十五年萬者一人當作一八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羣公之廟必
皆用六羽可知季氏廟也每用四羽今又取襄廟四羽而為份故惟有一八在鄭賈皆傳公文樂一八而
傳公分一八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一八是知樂不分雅俗皆以八人為份也

左氏賦一鼓鐵之証

鐵當作鐘鐵鼓者名一乃齊鐘之遺毀其不齊者與鐘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為鐘刑鼎之用也古人鐘

鼎用銅不用鐵杜氏乃云鼓為鼓之鼓凡鐘鐘鼎非鼓者耶此亦林汲太史之說

焦山周鼎西湖靈亭侯印靈谷寺景陽鐘之証

予過焦山觀周鼎篆文頓弱紛沁浮踏信其必非三代物也相傳真鼎被嚴世蕃取去而以應者易之其
信然歟西湖南帝廟靈亭侯印乃龜頭耳非印也四方中空為古節車之物今陝中出土者動以百計
玉質粗惡價亦不貴不知何時何人為刻靈亭侯印四字其上按容齋五筆叙靈亭侯印共有三處一得
之于洞庭漁者有一紐四環存荆門玉泉關廟中一得之于復州寶相院大樹下環者俱有文稱漢建安
二十年靈亭侯印留在藏庫一邵州守黃叔啟買一紐于郡人張氏其文正同而無篆環容齋以為皆偽
物也漢靈乃蜀地名即以封靈長不應去漢字其大又比他漢印倍之可疑也宋之三印尚偽湖廟物
耶相傳金陵靈谷寺有景陽鐘予往觀之書至正七年年號可發一笑

伯夷明馬之証

王荆公有伯夷論明王直有夷齊十辨皆痛駁明馬之說最為明快然皆以意斷非考實也余據呂氏春
秋載伯夷就養于文王行至岐陽而文王殺武王使叔目盟膠鬲子四內使召公盟微子于其頭奉以桑
林私以子諱為三書同辭血之以性埋于其頭之下夷齊聞而笑之乃餓于首陽此一段可証史記之非
宋吳仁傑謂夷齊諱武王遷鼎非讓伐商引左氏臧僖伯之言為証亦殊有理須知左傳臧僖伯在史記
之前

賢昆玉之証

梁史王銓與弟錫孝行齊名曰銓錫二王金昆玉友昆指兄友指弟也今稱人兄弟曰賢昆玉似有脫
誤

蔡王如通小吏牛金之証

鋼鑑有蔡王如通小吏牛金生元帝之說按晉書元帝紀初元石闕有牛欄馬後之說宣帝深忌牛氏遂
為一燒貯酒帝先飲作者以燒酒毒其將牛金而蔡王如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鋼鑑以通如
者即牛金誤矣此事漢水通鑑不載載晉史實中

曹娥傳婆娑神之証

後漢書曹娥傳云娥父曹盱為巫祝五月五日于縣江迎婆娑神溺死云云按鄒郡滄曹娥碑文軒
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逆瀆而上為水所淹云云是盱所迎之神為伍君其曰
婆娑樂神婆娑舞貌也范氏乃以婆娑為神號豈不爽歟鄒氏碑文在范史之前范氏想亦據碑作史
特未審諦耳此一條周青原舍人所言

孝女叔先雄之証

後漢書孝女叔先雄姓名俱誤按常據華陽國志稱先尼和之女緒如符顯名入又曰淑媛則有吳幾先
緒等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緒樂道有張昂蓋此女姓名緒也何義門謂女而名雄
無義理蓋緒與雄相似似雄乃雌之訛也范史稱叔先雄始殆于寶搜神記之誤按搜神記稱緒為叔先泥
和其女雄以叔先為復姓廣韻注遂謂叔先復姓皆沿誤耳又按常氏所解符縣即今合江縣常氏以趙
魏先周為江陽著姓四川志合江有先氏嚴為唐時神童先汪讀書處蜀中未有叔先復姓之人也因學
紀聞以叔先雄為光緒與先相似終與緒相似亦係先緒之訛此一條吳公省欽督學蜀中所記

婦母非世母

禮記喪章明言世父母叔父母世父母者伯父母也叔父母者叔父母也世母也世母之
切音何也

別字非古

別字乃可有可無之類黃東發言史衛王子弟與趙制直子弟徐東園無可矯作乃制直等數十洲等字以自考皆就穆穆不可為訓今并其其養來齊而再易為某翁某老則尤悖矣魏記附于穆穆陽童某甫此死者不祥之稱委西漢答馮元公書亦言之甚詳

細君非妻
方朝傳有歸遺細君之說今人以爲妻之通稱至按顏注細君方朝妻名西域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又東漢樂字細君又光武時劉植弟亦名細字細君

天非童穉
古者死非正命皆謂之天漢書魏勝七十九歲避王莽之名不食死老父來哭曰嗟哉誕生天其大年卒孔讓晉獻公曰君子失心辭不天晉養生經天老語黃帝曰下壽八十不及此者皆謂之夭

羊后非羊社女
世相傳晉惠帝后羊氏失節劉曜爲太傅善按晉書羊后父辛元之並非社也
伏獵侍郎似快而非快
李林甫爲伏獵爲伏獵人多笑之按風俗通云獵者獵也言獵禽以祭也則林甫不爲訛矣玉璣寶冊云獵祭祖蜡祭百神

女婦非女
司馬貞註史記三王本紀云女婦以男子爲帝代伏羲而與非女也
今志書非古志書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似乎志書所自起然古之稱志其多而皆非若今之府志縣志也左氏狼臆曰周志有之史記曰晉前志有之季文子稱史佚之志鄒子皮稱仲施之志此不過記言

隨園隨筆 卷十八
記事之書即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之傳耳班固漢書有地理志地理志爲史中一體與表傳分列此則今部縣志書之濫觴
嚴非妾
伊尹爲夏之媵臣左氏秦執井伯以媵秦穆姬戴氏以媵以爲媵者今之送親者也非妾也
提封非提封
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人不曉誤提爲提陞防之提丁矣反今讀讀爲大矣反此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繼室非繼室
古繼室非續室乃側室之稱即媵也也長妾也若繼室爲續室則魯公當立之至矣齊景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以爲續妾然少妾在晉木非夫人但有寵耳猶之側室乃嫡子以外之衆子雖嫡母所生亦側室也故師服曰側室則室大夫有貳宗

紫荷非荷苞
紫荷者以紫爲袂襪服外加于左肩周禮云是則公負成王之服一名紫襪見張晏註內古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袂襪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奉帝是紫荷非今荷苞矣惟三國志所謂曹操好佩小蠻襪及手巾細物文獻通考云漢世著紫襪者側在腰間謂之紫襪此則今之荷苞矣宋吳舍人謝啟云紅紫襪隨紫荷持囊劉傳明詩曰西清高直荷爲疑左蜀宣風緒作衣皆用南史劉奇傳事而與荷苞無涉

廁非洞
漢書註則爲洞程氏演說以爲在兩物之間名廁漢文帝居澠上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

水爲廁故豫讓報仇入襄子之廁實報如廁皆非洞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古今考釋二千七世婦者乃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命之在宮中奉事不在進御之列九嬪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少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九日而九嬪九御見畢其說似與康成異又李氏雜記云士大夫之婦未受命曰內子既受命曰世婦

冠龍非鳥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逸禮記知天者冠龍龍鳥知天鄒子華好樂龍冠蓋觀天文而察術士也故誘而殺之非左氏所云服之不衷也後漢與服志云知天者冠冠通冠冠前展前也龍音聿亦有通音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臥牛衣中牛衣師古註以亂麻爲之號龍且非牛皮也
羊車非羊
鄭註周禮羊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非羊所牽也大車爲箱車小車爲羊車然晉宮人以鹽汗酒地竹葉引羊則明是羊所駕之車矣隋書禮儀志煬帝嘗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小如羊是又以馬爲羊也晉羊琇乘羊車爲司隸劉毅所勅

楚歌非楚
如清註楚歌雖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謂戚夫人若爲楚歌若楚舞則是楚人之歌矣
阿堵非錢寧非作軒渠非矣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將去阿堵阿堵者猶云遺物也山濤曰何物者婦生寧馨兒寧馨者猶云那樣也蕭子訓傳兒見父母喜笑悅欲往就之軒渠者開懷暢適之態非矣也今人皆誤用

隨園隨筆 卷十八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鮑註龍陽君幸臣也吳師道云之曰是幸姬非幸臣也前魚者即易經宮人負魚之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人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爲比崔源十六國春秋羊襲智書載記中語獨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惑之有聖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隨非走色絲非絕非導官之導
隋文帝惡隨字爲走故改爲隋不知隨字從走安步改隋字隋乃裂肉也自取不祥豈以色絲爲絕不知絕字系象爲刀刀下爲巴音節非色也顏之推笑許純儒解導字爲未則相如封禪文導一莖六穗子庖下當云麟雙船共抵之獸不成文義故之推解導爲導官之導作釋字解不知此亦非也相如之意如許氏說以云禾耶則有一莖六穗于庖矣以言麟則則有雙船共抵之獸矣徐楚金說文麟解之最明

莫愁非女
宋曾三異云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見劉向列仙傳楚之石城有莫愁石象男子衣冠甚偉

一金非一兩
今人以一金爲一兩非也按國策公孫開使人操十金于市高誘註二十兩爲一金臣瓚曰秦以一金爲一兩漢以一片爲一金

一正非一端
今人以一正爲一端按左氏註幣一端爲一兩一兩爲一正曾子問丈八尺爲一端周禮煤氏入幣純帛毋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所謂兩者取匹個之義

存疑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歐公疑駁詞

歐公疑駁詞非聖人所作自知其說之忤衆故同時得一謬稱所見和食喜不自禁酌中志載確者愚精先師陳矩有遺書一卷說周公作樂詞始於孔穎達其實文王作之與周公無涉也所見亦奇

王相疑三百篇

元儒王相疑三百篇爲後人僞作非三代以上之詩宋大中博士沈嗣進新毛詩四章表云爾雅言后妃不可爲三百之首故別選義舜詩二章取虞人儀爲禹詩文王篇爲文王詩是爾雅之案也而朝廷嘉之可發一笑唐劉勰作六說欄六經取漢詔以擬尙書取房中歌臨春樂以擬雅取白頭吟以潘歌以擬風

王伯厚疑尸

祭之有尸散見于毛詩三禮者不一而是獨王伯厚以爲尸乃夷禮也引隋書蠻夷傳曰梁簡以尸祭爲証

鄭夾際疑謠

謠之有美惡左氏載楚其王臨死而請楚成王勿啜而爭孟子言雖孝子慈孫百世勿能改獨鄭夾際以爲凡謠皆美詞也且且諱之而當忍揭其惡乎靈之爲言昭也風之爲言武也幽之爲言傷也皆美詞也引子溫而廣爲証

經傳一疑

羅氏讀遺賦禮禮之說曰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若以與三之說計之當是四歲生武王斷無此理

隨園隨筆 卷十九

洪容齋說衛宣公殺及之說曰宣公立于魯隱四年卒于桓十二年任位才十九年耳子及娶婦年當十五六娶而奪之生壽及朔不過十歲以下兒焉能稱越境以代兒死耶

楊妃洗兒錢之疑

楊妃私祿山洗兒錢之說新舊唐書所無通鑑宋唐人小說以入通鑑殊爲可笑余前已辨之詳矣復閱李義山西郊百韻詩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光渾之句天寶中進士鄭嶼津陽門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襪衣日鳳凰之語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語耶

孔子夫人元官氏之疑

關里志孔子夫人元官氏相傳久矣獨韓勳禮器碑以爲元官氏未知何所據

金海陵疑配天

大金國志太常寺卿張永因將廟祭請海陵始祖之號書以配天海陵怒曰至尊莫如天而以祖配之禮有補其心安乎杖永囚二十金史大常卿程水固出討題尊祖配天賦海陵曰我祖當日在位祭大拜乎曰拜豈有生則下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曰古有之曰然則樂射所爲亦欲我爲耶杖之二十

襄三六月之疑

毛西河以三年之喪爲三六月作議數于言殊乘禮經二十五月而喪之義然漢書禮方進傳方進自以漢相不敢違朝廷法故以日易月而以三十九日易服似當時原有此說春秋魯宣公時新宮災在癸後二十九月而其主病在癸可見不止二十九月也魯文公三年作僖公主公羊註言文公欲亂聖人之制服三十月是春秋時早有三十六月之說唐張柬之傳有馬王元感三十六月議一篇言之雖詳而終有可疑

婦人無主之疑

方望溪立祠堂有主此無主或問其故張生曰主本乎尸喪祭婦人有尸吉祭婦人無尸既無尸安得有主古禮士有重無主而况婦人乎余見是齋日記亦有此說引據甚詳然祭氏禮禮通考竟未載入大抵詩立姜嫄之廟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特立婦人之廟自當有主非特立者其有祖父主者祖母及母即附于祖父之主後也

唐明皇不葬終之疑

新舊唐書通鑑載明皇善終並無他說惟王銍默記載吳殊守長安有村民弟兒安姓者素事一玉鐲體分居時析爲四片吳公取額骨皆玉也問可得于華州蒲陵秦陵乎曰然公與徐偃唐唐人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遣刺客擊太上皇腦於警署太上皇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從法善勸我服玉玉丹在腦孫善取之遂崩孫光憲續通鑑云明皇崩崩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詔華赫赫然有聲視之崩矣

鼻亭之疑

柳子厚作鼻亭記明象之不當祀也王陽明作靈博山象祠記明象之當祀也按靈博山在今貴州非象所封地孟子所云有海則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其險惡非人所居舜葬四凶流竄皆在中國何獨象而封之極遠之地當時舜都安邑離零陵四千餘里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耶惟史記注引輿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

梁灝少年中狀元之疑

俗傳梁灝八十登科有龍頭廟老成七言詩一首黃氏曰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爲灝中狀元時年才二十六耳按宋史灝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餘年而灝壽已九十一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爲無因

李易安改節之疑

盧雅兩軍判金石錄序曰李清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爲德夫之破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相贈下材之言始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語攻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適時多難流離往來具有蹤蹟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人而猶慕其才地之美相和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天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悔輒謀謀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易謂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流離亂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袖如護頭貝如見故人其憐憫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日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與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謠如碧雲賦之類其又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即撰洛陽名園記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應爾余因刊是書而並爲正之母令後千載下易安猶蒙感也

建文遜國之疑

建文出避一事錢虞山有十必無之辨朱竹垞有十三不足信之說其他則李映碧潘稼堂及明史稿例諸書就身錄所載較辨無遺似已論定矣獨黃石牧太史云虞山據山據史鑑乞吳文定寬所撰其曾祖彬妻表以致政身錄因以駁之亡記謂鑑當成化間禁少強尙何諱而沒其實而一書乃出于萬曆時法爲備書按成化距水梁未五十五年未強禁也鑑以處士而乞朝臣之文表其祖墓有闕者鑑或諱之竟或削之猶夫虞山所謂傳傳治讎詎長陵爲建文雜髮而楊士奇爲增銘削而不書也又有十餘年至神宗萬曆十一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誅成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而於是諸書乃敢出案皇焚賢漢至惠帝四年始除挾書禁至武帝時而獻書者始出亦曰皆僞也何不出子秦季漢初耶又嘗考列朝國集傳治事引鄧曉言長陵聞治讎讎讎事怒而囚之十餘年因道衍言得釋且曰通國之事國史實錄削而不書觀治公下獄之故則金川門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無可疑矣考水樓寶錄以懋慶諸書即鐵氏一女詩讀沈沈朱謂沈沈其援據亦不一處公羊言所聞異

詞所傳聞異詞傳疑則可削之則不可沈沈靈書吳江縣志亦言史仲彬後人爭言其祖入仕從亡之非
歸引則細細目憲帝出亡不知所終等語爲據余于此夷論而不議可也

宣德有建文之子之疑

傳信錄云建文妃張氏有孕宮中仁宗爲太子時納之遂生宣德王昇州集中亦言及之而但云不可信
耳余謂此等議論生干人心之有憾猶云云順帝爲瀋陽國公子宋高宗爲錢鏐後身也

銀瓶小姐之疑

湖塘雜記銀瓶小姐者岳武穆妻女也武穆被殺年十五欲親閉閣上書爲邁平所擄遂抱銀瓶投井
而死至今杭州父老猶常道之按金瓶梅武穆有女安娘嫁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
娘俱係嫁日其夫補進武校尉此孝宗靈寃思認也何以有如此孝烈之女不蒙旌旌耶

柔福帝姬之疑

四朝聞見錄柔福帝姬徽宗女也建來四年自金逃歸自言于上下憐之遂以高士儀尙主及章太后北
方歸持上袂泣未已退曰哥被番人笑柔福已死久矣立以太后之命置姬于皇殿具斬于東市柔福自
歸太后將還即以病告常以尼師白隨或謂此尼曾事帝姬故借知音且能呼帝小字也北盟會編韓
世澂跋劉忠子新州得一女子自稱柔福帝姬小名環環古杭雜錄則云封福國公主下降高世榮賈粧
一萬八千緡初宮人疑其足大則察燈曰爲金人騙遂既行萬里故耳注謂漢行國詞云彭城方魯魯元
常附于而馳江在既與益壽宜充于焚燬後付詔詔乃一女巫爲宮婢所救也諸書所載大同小異皆以
爲僞獨環環錄云柔福實係公主逃歸章太后怒其言廢中主事故致命誅之耳

文中子之疑

今所傳文中子爲王通撰唐初名臣俱出其門據唐書乃云乃唐人王逸所爲托故新舊書并無其人

隨園隨筆 卷十九

正史之疑

夢溪筆談言韓魏公孫作家傳序太后臨朝事多失實周齊齊東野語辨趙師學之學大噴媚僧曾乃
鄭斗所造報韓武學生之信也

屈原沈湘之疑

黃石敦太史云屈子未必沈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當赴湘流
葬于江魚之腹中皆憤怒之實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實生一用遂信爲真不知宋五親受業其門而招
魂之作天下地東南西北無所不有而獨不及于水何耶惟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
南則其葬終于汨羅可知也若楚詞註謂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慘凶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

韓視金銀車之疑

世傳韓視不學悞以金根車爲公額車按視六七歲時嘗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及年十一
蔡蔡祭師之文遂效其所爲祭師奇其文字或有出于經史之外者讀不能通稍長長進士及第見進
士所爲文與樊不同乃改爲之遂以二十五歲及第爲襄州別駕自作墓誌銘其自負文學如此安得有
不識韓字之理起小字有文公有符讀書城唐詩即也極案志中

齊冢之疑

昭君冢之說亦殊不一范史謂匈奴使使昭君入宮數年不得見御氣怒因單于求女乃詣掖庭令
求行與匈奴生子三子而呼韓邪死其而閼氏子欲娶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俗復爲後單于閼氏
與西京雜記毛延壽畫昭君案略之說不符前漢書匈奴傳亦云單于長子雕陶莫皋立位妻昭君生三
子即王莽所招入侍者是也立雕陶時兩關支相讓有一家其子之說亦稱其賢不稱其節也惟琴操言
昭君爲齊國王孫之女端于爾爾不足竄門年十七進于宮未及見御欲賜單于美人端越席請往後

不肯妻其子香藥自殺初酒集亦載之前半與范史相合而香藥之說又與范史不符歸州圖經傳胡中
多白草王昭君家獨青今有人過其地者云亦不詳也

女嬰之疑

施陽山矩雜記極辨女嬰字以爲風原姊者訛也夫有優女星主晉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優女
優者有急則須之義故易曰歸妹以須曰后妹名嬰亦此義也屈所云云正從上女入生端謂下賤之
人見美人尊尊而所風之耳以女嬰爲原妹者誤也余按賈侍中云楚人呼婦曰嬰水經注引袁崧曰
歸縣在歸州因屈原之姊聞弟放逐來歸而名故一名歸鄉廣韻載之高唐賦亦有婦歸思婦之句思山
不攸何耶

比干墓之疑

墨莊漫錄賈朝孺子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及古玉數十片上之道君皇帝以爲忠賢之墓不可掘
乃退還其盤留于于庫劉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不在鳳翔且比干剖心而死又安得有銅玉之葬
子以爲當是何比干之墓耳比干漢時人從高錯受經者雖無本傳而積德行善有符冊之祥見後漢書
何敞注或因盤銘有比干二字因而相混歟

比干後爲林姓之疑

宣德間金陵楊信民有姓源珠環一書謂比干爲紂所殺其子隱逃長林之山遂以爲氏唐林寶撰元和
姓纂遂因之以比干爲祖李肇國史補載姓姓名宋史藝文志亦曠舉其事引姓范姓史諸書惟鄭來深
獨以爲古人受姓無此義也

石鼓疑秦文公物

世傳石鼓文爲周成王物又傳爲周宣王物又傳爲北周宇文泰物獨程維莊以爲秦文公物也文公十
六年敗西戎以兵七百人東獵自西垂營邑于汧渭之間其風有下戎之詩唐人言石鼓在陳倉野中陳
倉在漢屬右扶風正文公所得陳寶之地其文曰公爲天子是文公爲諸侯之詞無疑字近大篆亦合史
籀所作東周文字今按程說亦本鄭來深秦權秦斤之証獨晉鄉汪師韓太史篤信馬子卿之說以爲必
是後周無疑曰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晉西巡太子于岐州獲一白鹿以獻今考九鼓中稱鹿者
四有一章而兩晉之著內稱鯉鯉柳靈雨筋舟皆春景非冬狩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當是大象元
二年天臺侍從之臣進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然宣帝每自稱爲天則當時又
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即位即傳位與太子衍順不稱太上皇而
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此數言專祖馬氏而
所見亦新故附存之

隨園隨筆 卷十九

瘞鶴銘疑皮日休所書

世傳瘞鶴銘爲陶貞白書又傳爲顧況書獨程南耕以爲皮日休書也云瘞鶴銘上皇山嶽下墀入逸少
書三字乃依陳氏玉函堂帖而傳作原文無此三字按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曼見北夢瑣言有情鶴
詩云却向人間尋令感此瘞鶴之証也又自序其詩云華亭鶴聞之舊矣今來吳以錢半于得鶴一雙養
經歲而卒傳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刻銘此撰銘之証也曼美爲唐咸通八年進士崔僕守蘇州
爲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三年于辰傳宗乾符元年甲午曼美正在吳中集內與
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姓名望有奇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嶽丹陽仙詩江陰
真室諸稱相似似疑此銘爲日休所作

夏瑣之疑

今曹董古器多言夏之物在氏祝鮒數魯之分器有夏后氏之璜是夏瑣已在魯矣哀十四年宋向魴出

齊公文氏攻之承夏后氏之禮豈夏后有一瑞乎非冒名而何此柳子厚識韓愈所自傳歟

慶忌之疑

余得古玉印一方上刻成慶忌三字沙色鮮明刀法古勁考史竟無其人漢書廣川王傳王好漢衣冠
為成慶式唐人刺太子建成詩曰衣冠飾成慶玉帛禮專諸是成慶誠勇士也然慶字下少一忌字史記
范雎曰成荆王慶忌之勇又似成荆王慶忌並非一人至儒林傳之關門慶忌則又一人矣左氏哀公二
十年吳公子慶忌以驍諫而殺是夫差之賢公子也安得有要離之事今蘇州有慶塔無錫有慶忌冢未
知孰為公子忌埋骨處至管子稱水草之神名曰慶忌短衣小冠呼之可使千里寄書此又神而人者
矣不台有印

姚泓賂賈于黃巢諸人不死之疑

后詩紀事云賂賈王不死徐敬業之難所題靈隱詩是遺後之作余按太平廣記載姚泓不死劉裕所斬
于建康三者僞姚泓也唐人詩話言黃巢不死敗後為僧洛陽橋題詩有開樽欄杆看落雁之句作嶺南
州志言闖賊不死逃濠州石門之夾山為僧其墳尚在書奉天玉和尚之碑卒於康熙甲寅二月遺像隨
目竭鼻惡不可言

長編二事

獨影斧聲事李爾長編直書之而不諱長編乃進呈孝宗請御製序文者何以直采野錄所言蓋玉斧聲
等云云原非無太宗弒逆之說道士張守真奏天上玉鎖已開等語亦無其關碍故也建隆遺事以秦王
廷美為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長編力辨其非以廷美與趙王廷俊同母母姓狄氏乃太宗親告宰相之言
故紀聞以為杜太后所生者亦非也

霞光張飛能文之疑

隨園隨筆 卷十九

五

班史稱霞光不學無術故伊尹放太甲之事俱所不知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學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
云云再引許釐公一產一女楚唐勒一產二子事忽而博雅乃爾耶蜀志劉巴輕張飛大丈夫何暇與兵
子語似飛惟魯無文矣乃涪陵有飛所作刁斗銘流江縣有飛所書題名石何耶前明張士環有詩云江
上祠堂橫劍佩人間刁斗重銀鈎

曾子固不能詩之疑

宋人多稱子固不能詩乃上元祥符寺焚集云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瑤臺淨遠空又享祀軍山廟歐士
齋起兮流泉賦兮凡二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天星分野之疑

姜武稱天星分野之說曰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也明矣必若分界之說是天已
盡于中國而中國以外之諸國竟棄之星辰以外也有是理哉且揚州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州在西而
星紀則在南凡此舛午可疑者不一而足

原始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今事古始

高承增有事物紀原一書房德懋有始一書馮鑑之有續事始一書予俱錄其疎漏當順筆補之... 始於秦權始於漢權始於唐錢上有國號始於宋之孝建元年五服制度附書律上始於後唐大... 成二年授孔子後為制草令始於後周廣順二年封孔子後為衍聖公本劉貢父所奏始於宋政和二年... 去孔子王號權至聖先師改題像為木主始於張學啟見張璠本傳權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與為... 祠祭使者以紙錢代帛置養始於北魏太和十二年詔罪人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 奏以待報兌清改民運為官運始於平江伯陳瑄武官加提督始於陝西總兵李如松

立碑

劉熙釋名以立碑始於王莽

衙門不始於侯景

能改齊漫錄衙門二字始見于侯景傳不知袁詔攻公孫瓚毀其衙門已見三國志矣

迎佛不始於漢明帝

通鑑以迎佛始於漢明帝正字通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實利房聘秦始皇因之房竟飛去漢書武帝德西域經天金人置甘泉禮拜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武帝元封元年五月使者伊存口授弟子... 秦景浮圖經為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戶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

用笏不始於宇文

通考以入朝用笏始於宇文按玉藻有史進象笏思對命之文似乎其來已久

進典以從品官始於宇文

按漢官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此者即從品之義

郡縣不始於秦

左氏鄭伯請于楚莊王曰其俘諸江南夷于九縣趙盾子曰大夫受郡遂啟疆曰其餘四... 十縣長戰四十大抵春秋時大國滅小國皆私置為郡縣不待始皇兼併後也

漕粟不始於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王粟漕漕粟不下十萬為漕子初見史記秦攻陶奴飛鳥挽粟起于黃腫鄒鄒輸北河...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漕粟不始於蕭何也再按夏后氏五十而貢既已有貢則荆揚豫豫九州之粟應... 無難行陸運之理禹貢曰漕曰浮曰亂運漕之義想亦應寓其中矣毛詩土國漕漕又言至于漕亦漕字... 之見端而在傳秦輸粟命曰汎舟之役似亦漕之濫觴歟

輿圖不始於東漢

孔穎達疏周禮以為司空國地圖始於東漢按史記正義曰天為蓋地為輿故地圖曰輿圖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依周大司徒建邦之土地之圖立齊燕廣陵諸郡淮南王讓伐越曰按... 其圖不過寸許後光武亦披輿圖指示鄧禹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月詔青苗地錢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贖贖兩贖貨... 以送十都納青苗錢于庫新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收苗青則征之贖

青苗錢此青苗之始也至宋李參為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熟還行號青苗錢... 經數年慮有餘糧王安石知鄆縣縣而行之頗有成效後又引周官泉府輸息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之中... 兩輸息錢遂至流毒天下

十二經之名不始於前明

顧亭林曰知錄謂十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此說未是按莊子稱孔子謂十二經以說老聃是三代前已有... 十二經之說而未定何書至魏氏鄧齊書志則載石室十三經之目疑其名固立于宋時也

還魂果不始於佛法

前漢五行志女子趙泰死六日而活見其亡父告以二十七歲不死其時尚無佛法已有還魂之說或云... 左氏晉獲秦謀殺之經市七日而蘇亦此類矣至子因果報應之說左氏所載尤多

九品官不始於曹魏

通考以九品官始於曹魏按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周禮有七命九命之文是數級于九自古已然官定... 九品非曹魏所創也古卿有上中下大夫上亦有上中下合十計之非九品乎

王伯厚著書名玉海南史張融集號玉海曰玉以表德海以崇善星玉海之名不始於王伯厚也梁武帝... 撰金海其書不傳

回文詩不始於蘇若蘭

詩苑類格謂回文詩始於曾惜妻蘇若蘭其實非也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與則追厚為始傳咸有回文反... 覆詩温大有回文詩俱在寶酒之前

佩龜不始於唐

朝野僉載言紫魚袋所以置通門籍之符武后改為龜佩元武之義然考漢尹宙碑云龜佩之寶梁世... 載助謝康樂詩有解龜牽絲之語然則金龜之佩不自有唐始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

用銀不始於金哀宗

日知錄言用銀起于金哀宗古惟南蠻用銀宜德前御庫銀止萬計而已此說殊不確按唐書呂用之始... 楊行密日用之有銀五萬兩定理于所居克城之日顧備廳下一醉之資五代史食貨志明昌二年天下見... 在金子二百定銀五十五萬兩代錄宋貢金銀數目至五千兩北盟會編金人括銀八千萬無蜂蟻者... 不受元史宗澤對仁宗云歲入之數銀十萬有奇耶律楚材傳回瀾以銀一百萬買天下鹽課又劉篤馬... 以銀五十萬買官廩房地皆在明宣德之前已用銀如是之多矣安有至宣德而兩庫轉少之理惟唐憲... 宗元和三年詔禁采銀宋仁宗本紀言交廣以銀易緡錢此則甯人先生所本也先生又因左氏有錫之... 牛羊雜家狗三百之語遂謂三代以前民不能殺一雞必自上制其死命亦可笑矣

起復不始於伯禽

後世服未闋而起復者多以伯禽周公為徵徐戎為詞蓋本于夏商金革之事無鮮孔子答以魯公伯... 禽有為為之語也按王伯厚云尚書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 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魯管蔡反淮夷徐戎並與于伯禽伐之于勝作勝誓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 公未受之前非居魯即戎也左傳魯之職管始昭若伯禽行之則言不言始矣百詩云孔穎達疏禮記... 伯禽痛哭征徐居母喪也其時周公尚存

改元不始於漢文帝

人以改元始於漢文帝不知魯武成以歲時改元之年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 為元年竹書紀年魏惠王有後元年尚書惟元祀十一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疑是湯廟不踰年而

改元之証也全據改元之制古無一... 重之故列侯皆自稱元年功臣... 之制不以爲嫌也後世感長生之說乃... 如唐之天冊萬歲觀之太平真君梁之中大通大同是也

筆不始于蔡倫... 蔡倫東漢宦官也飛燕傳有稱號下紙之稱... 射潮不始于錢鏐... 漢索射潮神廟屯田水漫斷塢... 射潮不始于錢鏐

長城不始于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能防足... 魏王曰魏西有長城之界是長城之築不始于始皇也

纏足不始于李後主... 婦人纏足豈非漢錄以爲起于李... 詩之細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 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証據之... 道園隨筆

古女子行不露足慎夫衣不曳地... 事轉在男子毛詩赤帶金帛卜子... 膝邪而纏之故名邪幅循節即... 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 校人子兮舒舒料兮毛傳舒也... 履纏作細步既以緩行爲貴則... 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靴子鞋... 註纏與履同小履之無跟者也... 頭鞋履窄衣天寶末年時世靴... 之步金蓮花亦非也北史任城... 見問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 纏不着纏頭靴婦人穿靴之明... 進者維日王安用舞靴可見當... 支不知裏兩足陸放翁老學庵... 茨飲履以玉花爲飾內加龍騰... 靴云瓊約窄窄手中弄明月以... 妓女不始于曹仲

人皆稱曹子文固三百以待天下... 此婦人即妓也不然長家女豈... 飲酒耶則曹子文固三百以待... 曹子文固三百以待天下之賢者... 此婦人即妓也不然長家女豈... 飲酒耶則曹子文固三百以待... 曹子文固三百以待天下之賢者...

始又漢武外傳云武帝嘗營妓以... 而從之不能保有其朝疑即倡... 廣生日不始于唐明皇

古無慶生日之文容齋五筆及一... 帝之生日爲太妃持齋唐太宗之... 氏家訓笑孤露之人此日爲供... 之祝燕王喜使粟腹以百金爲... 必在生日也

飲爲節文也... 廟像不始于佛家... 三國志容融爲廣陵都督起浮圖... 造諸堂作石室安帝時火爲災... 像石室中有孔子來像其坐像... 子見老聃像弟子侍者一人車... 臣孝子烈女之像載水經注顏... 則外國所爲非中國也

刻板書不始于馮道... 俗傳刻板書始于馮道唐柳詵家... 史和凝文集自卷自錄板以行世... 寫之勞失昭邑史料駁之以爲... 子博士稷定公刊板國學宋真... 百無一二力不能得抄今板本... 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皆手抄... 史沈麟士年過八十猶抄細字... 按陝西河汾縣開錄云開皇十... 言之而矣

元寶不始於金章宗... 今元寶每定五十兩多言金史... 書高祖武德二年鑄錢有開元... 開極版乾元寶開通元寶之誤... 三體開化二十六年以後錢其... 云初進職陳文德皇后一角故... 富人姓王名元寶明皇問其富... 蓋不始於後周

相傳器始於秦世宗潘岳坐賦... 九天風雲密閣奪得千峰翠... 器不始於後周

道園隨筆 卷二十

道園隨筆 卷二十

道園隨筆 卷二十

道園隨筆 卷二十

魏碑魏碑名曰靈臺是在文王靈臺之先或曰是後人竊取東漢魏碑陰之語非魏時先有此若也

太極說不始于周元公
東漢張道字子遠江西餘干人侍 徐釋過歐番稱指之曰此張道也通易理所著有太極說見鶴州府志

強項一子不始于漢書
光武稱董宜為強項令以不肯拜公主故也按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皆風濕是漢前早有此語

會通河運漕
會通河今之運河也元至元中以 仲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至臨濟引汶泗濟屬之衛河為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終元之世海運為多水陸間命尚書宋禮等治之然後分河置閘而漕運大通事載禮本傳中至遂地置倉改民運為免運則自平江伯陳瑄始其部畧亦載本傳中

易試不始于武后
漢書儒林傳有司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按詔有司各師其志選有人數及登大夫于朝觀朕之辟語蓋時所舉皆獲登于殿庭與重仲舒宜只策首選不同後世殿試之制蓋做于此以為始于武后者非也

文字不始于蒼頡
易繫詞曰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時有諸乃黃帝臣也易繫云燧人刻石蒼牙通靈蟲之成鄭註燧人在伏羲前是其前已有文字矣

牛耕不始于趙過
賈公彥以為古無牛耕牛耕始于漢趙過故周禮牛人之職不言耕事然山海經曰后稷之孫稷均作牛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似乎三代時已有牛耕矣歲冬友曰平原君云黍以牛田之水通糧當為牛耕之始故呂氏春秋季春出工牛示農耕早晚此其國俗也又史記律書章牛云牛者耕種萬物也

鹽官始於漢
管子官山府海煮海為鹽管子女子食鹽若下未聞有商運之說呂后紀后實時攻苦食淡是實人不得食鹽也曹復曹迎鹽河東第五倫傳載鹽太原始有商運之意漢百官志有鹽官蓋商運而監之以官也

張林欲官自察之而尚書朱傳自察于獄此與韓愈駁張平叔條奏相同劉禹錫詩序云五方之賈豈修相倫而鹽實尤熾則鹽商之積久也魏書食貨志孝文弛鹽禁與民其之而家占者多乃仍立鹽官宋慶曆時欲弛鹽禁而范文正公不可則私鹽之禁猶矣○本朝尹文端公常云鹽政不必設商引但聽民自煮自煎而官抽其稅則商中人間之利以資費而國課更充予偶聞王上考國憲家賦嘉靖時

歲辦一十二萬四千引一引納稅八分節吏汪毓奏不必禁私鹽但請官抽其稅而給照加賞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松江李雯之論曰鹽產于地宜就地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膏鹽矣此二說正與尹公之說相符

訪拿訟師始於子產
訪拿訟師始於子產治鄆折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糶糶民之獄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子產患而殺之見呂覽

抄家不實始於漢書
抄家不實獲罪始於許廣漢搜上官桀家遺失細索子枚得罪見本傳

印小書始於南齊
印小書始於南齊

印小書始於南齊
印小書始於南齊

乞巧始於成武
乞巧始於成武見吳均續齊諧記

兒生三日之賀始見於北史
兒生三日之賀始見於北史高澄尚馮弘公主生兒意湯餅之會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大赦天下王毛仲產子三日明皇遣高力士賜物云云皆其証也滿月為彌月見毛詩

團圓紙一見於北齊書
團圓紙一見於北齊書一見元史后妃傳

國子監起於隋
國子監起於隋

漢餘始見於周禮
漢餘始見於周禮

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養此後世養餘二字之所由始然漢以前平準書中無此名也唐開元八年宇文融括籍外徙田張虛數以正田為業編戶為客歲終籍錢百萬德宗時劍南草草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杜亞李洽等俱以常賦入貢名為養餘宋仁宗時有屬下劫進養餘之詔后妃傳劉太后時潛臣劉緯自京西還進獻餘下餘解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否道乎此四人豈因納養餘進哉

物以九計始於元
物以九計始於元

今貨物以九計取九五之義然元史君臣亦以九為數耶律留哥傳世祖賜其妻婦里世八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

印契始於宋高宗
印契始於宋高宗

宋史食貨志元絳知永新縣蒙子龍事謫少年周整博而取其田周毋告官官驗有毋手印存弗受及絳至毋又來訴絳親券呼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毋他贖尾印而撰偽契續之耳車駭伏高宗建炎五年始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州印

缺祭袍始於隋文帝
缺祭袍始於隋文帝

今之武官多服缺祭調子起于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祭袍子唐侍中馬周請于汗衫上加服小缺祭袍子詔從之馬編中華古今注言之甚詳

緞字不見經傳遼東道宗清常十年詔南京不得私造御用宋緞此緞字之初見者者從緞不從緞緞音過意就就註云履跟之帖也魏書釋老志典光元年勅有司于五級大寺內為大祖鑄佛象云云此緞字不作今緞字之解至于四愁詩之贈我錦繡緞杜詩之張舍人遺織成得緞此乃緞正之緞非今之緞也

釘鞋始見于唐德宗
釘鞋始見于唐德宗

唐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天下大雨從者皆釘鞋見通鑑

菓子戲始於李郁
菓子戲始於李郁

魏定錄唐李郁為賀州刺史與使葉茂連江行無事乃撰菓子戲菓子戲通以來天下尚之鄭氏經籍有菓子戲三卷宋錄希公家有菓子戲譜

用衣始於陳成子
用衣始於陳成子

用衣始於陳成子

用衣始於陳成子

左氏陳成子過雨衣製杖戈注製雨衣也製與真聲相近徐精說文製傳以爲製也

開裝帶始于唐

余每見骨董家持玉藉子雕刻玲瓏者號開裝帶後續香山詩曰貫玉冠浮動親王帶開裝才知故是唐時物薛田亦有詩曰九苞緝盡佳人響三帶裝成子弟榜

短串始見拘獲子

古用錢數不足不知起于何時拘獲子曰取人長錢還人短錢晉時已有此說梁武時以鐵錢之故商賈多姦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末年竟以三十五為一百後五代以七十七為一百今所謂短串者每百文僅一二文耳是錢法今善于古也梁時銅貨故有鑄眼礙環等名今天界寺所存銅佛相傳梁時所鑄費錢百萬斤則無怪乎當時之銅貴矣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今市井間亦有此說

漢軍始見于宋史

漢軍之名始見于宋史劉廷慶傳遼將解離獲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百留帳中夜半解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晉境晉師三倍敵之有餘此蓋遼稱宋軍為漢軍也金史兵志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落而統以國人

行事舉例不始于南朝

吳虎臣以行事舉例始于南朝欲用江夷領廢事王淮引謝朓之例以相格不知周禮士師掌獄之八成漢有決事比魏有停年格皆例也何武傳武欲除吏先為科例有防謂托谷水曰不為陛下廣持平例云陳旌有詞訟比七卷晉志有漢令甲凡百篇皆例也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顏師古漢書匡衡傳注不自釋其字然後之名士在在而有之王右軍敬謝帖稱王逸少白戲山遊公集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毛曾侯作戴刺婦馮馮山公引春秋祀伯姬以正之謂當稱夫姓毛西河以爲不然乃歷引後漢史班昭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清波雜記曰唐碑頌顏柳宗元俱以從子稱姪男其非古也爾雅女子謂弟之子爲姪故左氏曰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其從姑又曰其姪謂姪先光按漢書疏廣傳兄弟之子皆稱子不稱姪也魏母有母名稱舅非而况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禮曰昏禮不質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出廟親也不知左氏罕虎如晉買夫人又禮買娶者曰某子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女家爭財禮聘物最爲惡俗按詩外傳曰夫邑邑行路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備守死不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禮生曰名死曰諱又卒與乃諱以故歐公疑樊毅西嶽碑不宜生而稱諱按漢書宣帝詔曰天子之名難

自釋其字非禮而自釋亦可

禮生曰名死曰諱又卒與乃諱以故歐公疑樊毅西嶽碑不宜生而稱諱按漢書宣帝詔曰天子之名難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禮學堂才子書

古之有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而況其所養乎不祭其祖宗也禮疏祭祭無尸稷餼而已不三獻賜也

女不主喪而主之亦可

白下布衣朱草衣死無主其女主喪人多矣之子按喪服小記稱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始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則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杖註云若長子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是女子亦可為主也杖木楨主之名女子既杖矣又何不可以主喪較之東西隣與與不崩愈乎又大記曰無男主則女子拜男賓于階階下既曰女主則不論母妻女子矣草衣所行亦猶有古之道歟

喪不吊而用亦可
禮記曰周有喪亦不吊周禮殺梁之言是夫子之喪不吊而況于人乎禮經已有喪雖期功不用曾子問孔子曰喪而吊不已虛乎似有父母之喪不必作外賓之吊也然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吊之以為疑曾子曰我吊也歟哉似喪中亦可吊矣

分家非禮而分家亦可

東漢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唐律父在子分家者杖一百未開寶二年罪至論死然孟子論主則只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為餘夫壯而有室則別授自啟姚崇傳曰比見達官家田宅冰燼都起爭端不知先有定分以杜後爭是古未嘗無人之分居也若商鞅合民有三男不分居者倍其賦則不分居者罪而陸賈各分其子資財而遂日就發焉是亦為分家之証也

廟無一嫡而兩夫人並祀亦可

唐太常卿鄭餘慶有一祖妣孀于前祭草齋講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一嫡自秦以來有一娶有再娶皆嫡也兩府無嫌引溫謐三天人並祀及顏真卿祖室有股柳兩夫人並祀為証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為後者歸宗可而不歸宗亦可

唐豆盧瑑無子養弟于勤為子後生子贊人謂為嗣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竟以勤嗣若諸葛武侯初繼其兄瑾之子伯松後已子瞻注伯松仍歸于吳羊祜無子以弟于伊為子及祜卒伊不服重曰伯父發已已不敢違然無父命宜仍還本生

異姓不稱族而稱族亦可

族皆同姓堯典孔疏言之甚明白虎通以母黨妻黨均稱族然杜甫寄唐八使君云與君同陶唐氏盛族多人懷愈送何序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是異姓亦可稱族也

莫銘不書子婦而書之亦可

莫銘言銘銘載女嫁某氏者重所適也不書子婦者從所配也然歐陽圭齋為許魯公碑書子有儀娶平江知州劉傑之女是子婦亦可書也

合葬非古而合葬亦可莫銘曰題書配非古而書配亦可

唐宋名人志之文無非其夫人而合葬者蓋合葬非古而離之也孔子曰衛人之制也離之魯人之制也合之善夫似殺則異室死則同穴之說亦非于周初而非三代以上之禮宋子襄父祭案器母建陽不合葬也東漢樊豐奏遺令棺槨一處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與夫人同墳異域可也以故錢氏云故志墓而書配其夫人者不與之詞也黃梨洲亦云婦人從夫志合葬也其題只書其官公不書

隨配某氏也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潭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四品孫義陽朱寶

撰大中十二年有墓陽鄭府夫人博陵崔氏合葬墓誌銘秦寶撰是唐人墓已書夫人矣因兩碑出于

○本朝終南山櫻梓谷上中錢黃二公皆未見故也前明王遵嚴陳東莊墓表○本朝魏叔子楊一水墓表亦俱書其氏于題目前而後先卒為都統韓宏撰銘銘父在而子為母刻石

臨川為楊學士母撰銘首稱顯祖冠以某官某公之妻是則錢黃二公之說雖本婦人從夫之意而其間亦尚可通融

婦人不稱顯官而稱之亦可

楊彪夫人袁氏與曹操下夫人稱顯官見古文苑

忌辰不飲酒而飲之亦可

忌辰不飲禮也然錢子季節見子順賜酒辭曰先君之忌辰也子順曰飲也禮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及酒無辭所以長長而不敢遂其私也是忌辰不飲而亦可飲也

同姓不為婚而為婚亦可

同姓不婚人皆知之然鄭夾深言姓不同而氏同可以為婚如孔子之孔出宰孔孔文子之孔本姬姓是也姓同而氏不同不可以為婚如孔文子不得與姬姓為婚是也氏同而姓不同可以為婚如王伯與為康成高弟子為其兄稱寶娶于處女是也故劉勰以為同姓有正姓庶姓單姓複姓之分如胡母而為胡歸而為歸皆宜分別論也王莽娶同姓而改曰宜春氏蓋亦未明姓與氏之分別耳

繼嗣非古而禮有可通

古人無子為之立後者後其繼別之宗非人人無子可以立嗣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公羊傳曰大宗無後不當絕小宗無後當絕可見非大宗不絕也惟繼記云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亦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孔疏謂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為喪主一若為之後者而喪畢即撤仍不立後也故曰為之置後者宗子則首為之立後矣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原無後之可立然漢石渠禮議曰大宗無後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嗣以繼大宗否載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若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宣帝詔曰聖議是也○大清律有官員屬陰一條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云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猶有古時諸侯繼絕之意宋文瑞公曰古人財皆入宗子之家宗子為之終無後者今無宗子則繼嗣之說曰可通融

小宗不可絕而可絕

子夏傳嫡子不繼大宗是大宗不可絕也然羅虞臣長子亦可為人後諸孫道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昔將以重為知禮矣首子思兒死而使其子白纁伯父以手祖及曾祖之祭蓋遺嫌也以兒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此一段見閩百詩潛印札記閩淵博當非謬語但所引羅虞臣者不知何代人子思之事亦不知所據何書

母以子貴而晉人不知
子為天子母為后禮也獨晉豫章君生明帝終帝之世竟不追封皇后亦無言者

郊日不帶而伊川不知
郊特牲云郊之日養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宋哲宗嘗明堂禮成溫公曰六日祭臣是日往囑原

郊日可也而東坡不知
宋吳禮伊川不引郊特牲禮以折東坡而乃引論語是日哭則不歌郊為所載坐經學之疎

郊日可也而東坡不知
汝梁將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春祀一廟帝問宋吳曰吉凶同日可乎吳引禮言衛侯祭廟即日往

帶柳莊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証東坡知伊川而不知引此事以折伊川亦坐史學之疎

謂君不死社稷而慶宗不知
冊禮曰國君死社稷註云死其所受于天子也蓋為諸侯言之如後之晉撫死一省之社稷今之州縣死

一州一縣之社稷是也若天下固以四海為家矣春秋天王出居于鄭天王子狩于河陽正此義也明熈宗

不肯南還似僕讀曲禮未讀春秋之義然即以諸侯論若公劉大夫皆夏商諸侯也亦何嘗不超國運岐

而必拘拘死社稷乎先儒言東坡周平王一論已誤欽宗于前又誤崇禎于後

婦母無厭而趙鼓不知
趙鼓註云子稱庶子喪母古厭于君夫人之說皆何游之因生母喪而嫡母存疑于所服間范宣宣曰婦

人無厭制之事不得引父為此而展降其子也庶子喪其母生之母惟父得厭母不得厭也按禮有死于

室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亦其言庶子之父不可奪其子之喪矣父且不可厭而況其母乎古者卿有國

隨園隨筆卷二十一

澤大夫有貳宗父子異宮聽庶子自居其宮而遂其服也北朝劉豐八子皆庶出一子喪服公子借服一

時為佳話

庶王之語陳壽沈文阿有說而東坡不知

東坡疑康王即位麻冕用幣以為非周公之制○本朝毛西河嘯辨子言以為新君登極宜用吉禮是也

不知陳朝沈文阿先有此說陳高祖崩世祖即位率臣議議廟之禮文阿曰既非有公冠之儀始受

麻冕之幣示天下以有主也惟三宿三日上宗曰聖躬受祭受福非實酒耳東坡若讀過陳書便無此

疑魏尚書奏議周禮天子公即吉服皆元冕未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冕纓云麻冕者冕不加采色也又變其裳非純凶亦非純吉也案禮三年之喪越縗而行事者有四郊

其一也郊必登冕大裘則受願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履服乎

師作樂字解見賈誼論語註而王且不知

宋王文正公主禮論論禮常仁不讓于師有舉子將師作樂字解王文正公以為禮說雖之不知本禮賈誼

論語註師樂也非禮說也

郊天可以獻熟而宋真宗不知

宋真宗開朝臣禮至敬不享味而費氣吳故郊祭用牛生用也何以獻卦有聖人察以享上帝之說其時

其臣俱不能對按國語郊之事則有全黍鄭注內饗實曰黍稷器郊天饗塵三獻鼎一獻熟是也

以享上帝也但郊則先設血而後設饗與鼎二獻之祭血腥與鼎一時同為既云全黍則不體解何以大

夫士小祀之屬惟薦熟而已大抵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余嘗見古大鼎可以函牛

明人重向國號而大臣不知

觀文是婦帝般名影德乃偽周年號唐宋之臣辨明一事以此受知宋濂宗議收元重熙汪應辰不可曰

身丹會以紀年遂改隆興至明代而八股取士士大夫多空疎不學之人以至國號重複古者不一而

足水樂者前漢張華五代妖人張萬賢宋賊方臘之號也正德者西夏乾順之改號也天順者金拔將

楊安兒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之號也天啟者元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之號也

起居即問安而李潛不知

唐李潛引誤辨今諷尊者稱候候起居居者指動止而言近有起居某官者其義安在不知漢書王莽

使人起居太后是作問安之義稱起居居某官者非誤也杜少陵詩起居八座夫人亦是問安之義

禮有元孫服而王純翁不知

沈括筆談言人疑喪禮無元孫為高祖服制不知曾者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

有喪必為服三月之服曾祖武王告廟云惟有道曾孫周于發毛詩成王于后穆離隔于年猶稱曾孫此

其証也禮所謂以五廟九室稱宗親之殺也上殺止于九旁殺至下四而皆謂之族過此則非族無服矣

汪純翁未見筆談故集中有此疑

天子無小宗而楊廷利父子不知

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所謂別子者諸侯之次子適他國者也繼此別子者遂為大宗此指士大夫而

言者天子諸侯視某帝而宗某子則有之矣並無小宗之說楊廷利父子與一時議論諸臣謂認孝

宗為大宗與獻為小宗則大謬矣據大傳之說則與獻乃真大宗也諸臣謂守司馬光程伊川之說不敢

有違不知伯叔者乃雁行兄弟之經不可加諸伯父叔父也皇伯之稱俾歸不經所生者必稱叔伯伯而

論其父字則出母嫁妻也且稱母稱妻矣况所生父母母而可以速加抹殺乎諸臣但知引漢宣之不帝房

園光武之不帝南頓君而不知安帝嗣和帝追尊生父清和孝王曰孝德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后追尊

嗣賢帝追尊孝德皇后曰孝德皇夫人趙氏曰孝德皇后其時東觀漢記從無爭一疏者蓋其時人心

隨園隨筆卷二十一

賈補而亦大小宗之說了然于心中故也廷利乃云古制位之君無如生父以皇子者且不見後漢書

宗況漢王生長仁宗宮中原無如兒子而嘉善從外藩入立年已長成其中又與漢議不同耶宜乎胡世

常之正而李承和之沉毅其議禮皆與張廷合也其時惟席書一奏最為平允○本朝毛西河嘯辨數千

言惜不令廷和父子一見

西京朝有墓志而王儉不知

齊太子穆妃葬欲作墓志王儉以為不見古史按西京雜記杜子真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此墓

志之始也或曰顏延之為王珍作以其素族無碑銘故耳刊于淺道則自葬于野始見事物紀原

史遷編因作史不因李陵

人皆言史遷為李陵事受腐刑而史遷與任少卿書亦言受刑後乃作史記余按三國魏志王肅奏明帝

以漢武問太史公漢史記取李陵本紀及本紀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

李陵事遂下獄李陵傳言則太史公非為腐刑而始作書也乃為書而始入腐刑耳按子長傳任少

卿書先言母之靈室重為天下觀笑後言恨私心未盡文宋不表于後世爰引文王伯尼屈原事因若

書以自況是腐刑之後乃作史記而下文敘表紀書世家列傳之數云又謂草創未就自遭此禍其

不成是以就刑刑而無血色則未受刑以前先已橫軀至受刑以後方得脫身耳

崔浩論不因作史

崔浩傳言浩論由史余當疑太武雖暴何至將屬上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

傳魏太武殺汝南崔浩浩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內應謀浩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

是浩之誅非為史禍也何以魏書不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傳

存生並不好殺

晉載記極言符生之醜惡好殺洛陽伽藍記有趙浚者年百餘歲言曾親見秦王符生並不好殺言其醜者皆符堅弒生後附會之詞此與金史賈益論為海陵雪冤不同金世宗時言海陵過惡者皆選官故管錄所載未免附會者多

立子殺母魏法不盡然

魏書稱魏法漢武帝立其子必殺其母故胡太后有「寧死不隕胎」之言頗不盡然豈穆之母賀夫人也太武不因立景穆而殺之太武之母杜貴嬪也明元不因立太武而殺之

罷藩鎮宋法不盡然

李齊長編曰太祖謂石守信曰為天子大難不如為節度使之樂此言不欲其領禁兵非不許其為節度使也而司馬光紀聞以為守信等俱以放官歸第悞矣按宋史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馬兵馬十七年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撫二十年于審琦為忠正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其他如賀惟忠之守易州李重胤刺隰州韓令坤鎮常山張美之守滄景皆與之管權之利使自募驍勇便宜從事所以二十年無西北之虞自寶元康定以後盡反其所為而藩鎮盡撤金兵乃入無人之境

漢高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亦不盡然

高祖詔非劉氏不王然韓彭皆異姓王也詔非有功不侯然陽城逢以軍匠造未央宮封齊侯非有功也兄高文功臣表

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亦不盡然

宋史稱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樓馬令南唐書言宋兵至城中縉紳士女盡避難登瓦官閣吳越兵縱火焚之一時哭聲震天次日過之盡為灰燼柳詞話言景建金陵樂官山序曰南唐初下諸將置酒尚會樂人大慟乃殺之樂官山四名家官山詩云城破驛門宴飲頻伶工執樂酒沾巾駢頭就戮緣家

道園雜錄 卷三十一

國愧殺南朝結綬人

明宰相必用翰林而不盡然

相傳明代宰相必用翰林出身之人崇禎五十相皆翰林也然水樂時楊士奇以儒士由舉府審理順天時李賢由吏部主事正德時楊一清以腐辟起家並非科甲

不符類

史記與尚書傳不符

史記周公奔楚成王乃發金縢介之推願子犯要君乃作五姬歌以申怨與尚書左傳皆不符其他類此者甚多

楊惲事漢書與謝承後漢書不符

漢書載楊惲之死為與孫會宗書歷新妻子徙酒泉謝承後漢書載惲傳云惲祖父傳封平通侯子惲宗坐與孫會宗交通有罪除惲上書之遺本士其詞云臣祖惲念安社稷捐軀好臣以致死德云是與漢書不符矣謝氏漢書今雖亡失而此語則見于顏氏匡謬正俗唐時此書尚未亡

稱伊尹貌荀子與孟子不符

荀子伊尹而無鬚眉而孟子乃云伊尹蓬而鬋一說不符

昭靈夫人事史漢與陸士龍頌語不符

陸機漢高功臣頌曰太公伏軾皇極來歸是高祖之母昭靈夫人未嘗不歸也史記漢書皆不載皇極始末但云母媼而已顏師古註媼為鳥老切致招廣記所載狂生之謂

孔子不答戰陳在氏與論語不符

論語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對曰俎豆之事則嘗學之軍旅之事未嘗也左氏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防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是防孔文子非對衛靈也

四大鐘事馬端臨通考與宋史不符

張儀劉岳之有功宋史言之詳矣獨馬氏通考引汪藻燕適之奏極言韓世忠執縛賊令逼取錢糧天子召之三四而不赴夕取民間子女溺酒高會與本傳西湖跨驢光景絕不相符端臨亦稱四將不過削平內寇無足東南而已一遇女真非敗則逃故奏論不慮北方之未取而先憂南方之可危殺之誅之然後江左稍安此明指岳公也然則京口之戰順昌之捷與朱仙鎮之威名史皆無言耶或云馬君楷故察相門下士也端臨所言不無誤妄

十六國春秋載周勉事與晉史不符

十六國春秋載周勉為苻堅所擒欲用之勉不屈謀殺苻堅殺之再謀殺苻堅為堅所誅晉書則云周勉病卒于太原府氏

唐書王才人與兩朝獻記不符

唐書武宗傳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每出輒覆袍而斷從臣奏事者往往誤以爲帝以妃類帝故也帝疾亟謂妃曰吾氣奄奄將與汝辭奈何妃對曰陛下萬歲後妾願一殉帝崩後自經于帳下宣帝葬其節節實如李衛公文武兩朝獻記云自上臨幸王才人有專房之寵以顯妬妬自日夕而顯華臣懼懼以上成功之後意恐不測

楊妃之死劉賓客詩與唐書通鑑不符

楊妃臨死新舊唐書通鑑均無異詞惟劉禹錫馬嵬詩云貴人飲金母倏忽輝英喜似貴妃之死乃飲金母非楊妃也又云平生服杏丹亦與詩所不載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宋野乘載太宗燕京之敗股中十一天妃頗譚爲契丹所虜歸後傷重而崩神宗泣告臣下欲用兵復仇若果有此事而歷歷臣竟有仇不報何耶抑有所諱而不敢言耶余按寇準傳準至道元年自青州召見帝足創其妻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耶據此則野乘所載未爲無因

金臉史記與尚書不符

史記周公遷後成王賜開金臉尚書言公居東都時開金臉是生死不相符也

國策載李牧事與史記不符

李牧死國策言其寬史則言牧不受命捕得斯之通鑑主史記大事記主國策

金人南遷錄與金史大金國志不符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章宗內侍姚天貴與牛刀兒爭地訟之大與尹尹不能決乃奏章宗下力與李宸妃飲令別地與完兒以此兒兒怒與穆三奴等于七夕入宮殺章宗宸妃以疾不與聞穆急召宰相完顏章等討賊迎穆王允明立爲皇太叔有司奏宸妃知情乃亦賜死云云當疑此一節事何以金史無之大金國志宋史皆不載入但云帝薨以終穆後閱書遺錄傳言張師顏南遷錄之譚世宗降主而諱以新舉之行允迪賢太子而諱以南涼親殺殺此書半屬子虛然此種傳聞亦可存之以留疑案

周處事史與碑不符

晉書周處討齊萬年軍敗無援力戰而死通鑑因之亦無異詞惟陸平原作周處碑稱齊疾增加奮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與史不符

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史不符

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史不符

鄧所南心史云文山大罵元祖數其五罪致被剝取其心肺食之皆與宋史從容柴市之說不合又載元主好食孕婦乳中血并食腹中小兒太覺荒謬予故常疑此史之不真鐵匣在井二百年斷無紙墨

隨國隨筆 卷二十三

不壞之理惟四言詩一首殊可愛曰今日之今雀雀栩栩少壽之已化爲古

明仁宗異象之崩野史與正史不符

陸武病渴渴記曰景泰爲宦者蔣安陸受天順皇帝之旨以帛勒死仁宗崩後因宮人蔣張后悞以其納進帝而帝崩或云雷震也

燕懿王德昭之死陳水紀聞與宋史不符

宋史燕懿王德昭傳德昭請行太原之賞帝不悅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柯氏新編所載亦同獨馬光記問言德昭好肥肥肉體太充盈一夕喉肉過多痰湧而卒與宋史不符李燾長編但存其說而不取

吳越車飲五代史與錢氏私志不符

歐公五代史極言錢氏車飲其民下至雞卵必家至而戶取諸案吏持簿簿管至數百人按錢世昭作錢氏私志則云錢惟演爲西京留守歐公任河南推官頗狎一妓而惟演逐之以故有憾于錢氏所作似非信史然江表志亦云吳越時民多赤牓用竹篾繫腰間民實至此而更貧難實亦家于金順存錄曰錢氏租至一斗便定徒罪以故江景防入宋沈圖藉于河以蘇民困繼自武肅王來三世竭十三州之力以事大國故也通鑑則載吳越王宏在知國有十年之香乃賜復境中租稅三年亦與五代史不

宇文虛中之死野史與宋史不符

宇文虛中之死野史與宋史不符

金史宋史以宇文虛中之死爲自取毫無褒詞然地德北密雲縣云虛中作三詩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

裂背穿胸不汝忘結與十五年謀挾淵聖南歸爲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事不成而誅按兩史皆不載此事而但云以謗加得罪然百口全死似必有他故不止謗也又野史初贈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開府儀同三司... 羅嗣拜岳廟之事外集與正史不符

宋史羅汝梅作御史劾奏... 趙元吳之死筆誤與宋史金史不符

筆誤元吳初生一子曰... 宋齊邱之死江南野史與馬令南唐書不符

龍登江野史羅孫... 宋史馬飛傳... 岳武穆之死正史與北唐會編及諸野乘不符

也實請具浴令壯士...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吳志潘璋傳...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 宋徽宗之死三國志與閣帖不符

詩和之特存集中...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稱名銀為流者漢書食貨志不提銀重八兩為一流名山為雙者唐書南詔傳官給山四雙為二百歐錢
計錄一雙四歐佛地二歐為一雙名酒為樽者見段成式以選人酒一樽博博神也集韻飲器也以
金樽販者見晉書公與潘夫白金一頭周禮秋官職金旅于上帝供其金旅註餅金謂之版以物樽者
唐書南詔傳十六枚為一覽以食樽者見晉書元帝集謝勳功德簿一頭又以食樽者見世說羅友
少時何人謂曰乞一頓食麵樽者見南齊書武帝志扶南國貢交餉百頭以食樽者見南齊書武帝志
俾厥寶王以玉樽者見魏志天子至至玉之山載玉萬隻以周樽者見漢書王帝傳有雙樽從
東方來舉羅羅之得一尊為乃謂上方診視以詩樽者見魏文帝紀以詩賦餉孫權以城樽者見魏
世家馮亭以城七十幣晉國以幣樽者見周禮氏凡嫁娶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言兩
幣序成王既伐東夷遂踐命以幣樽者見周禮氏凡嫁娶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言兩
者取觀合之名孔疏云四十四尺山錦樽也見魏志天子傳獻西王母錦純正端名也以酒樽樽程
者見禮詩外傳齊桓公嘗酒令人大夫後者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
也以樽樽斤者楊升菴稱易也一斤詩重八兩以人樽樽者陳白沙稱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能樽樽射侯道五十斤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給詢那麻紬五十斤田可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七壯之語三餘警筆家文一灼謂之一壯首飾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見楊子方言一周曰一樽即一樽也又車亦可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曰兩倍兩曰四淮南子天文訓四丈為四樽牛馬為一頭者見漢書西域傳馬牛羊騾七十餘萬頭
鼓樽樽者見文選注引車戰令鼓一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為一樽以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仲後當飲一經樽樽者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古有史無經
劉道原曰歷代史出於春秋劉歆七略王儉七志皆以史漢附春秋而已阮孝緒七錄才時經史分類不
知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皆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傳之言禮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故漢人引論語
孝經皆稱傳不稱經也六經之名始於莊子經解之名始於戴聖歷考六經並無以經字作書名解者
七言律即樂府
唐書書志樂志言龍池樂章十餘條樂章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感家少婦且章即樂府之
詞不見也陳標飲馬長城窟一節亦是七律楊升菴草堂詞譜序曰唐七律律以填詞之瑞王王七府生
謂即填詞之玉樓春也
聯句始式微
劉向列女傳謂式大之詩一入全作士始大句之矣文心雕龍云聯句其韻相梁于制
傳咸有回文反大詩又作七經其毛詩一大皆及今語士及句所出始矣
交集之名始東京
隋今籍志曰集之名漢東京所創蓋指班史某人交幾大而言實後人及之非自為及也及
梁開始有自為及者南及阮孝緒七略曰文及王籍以一官為一集江淹白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
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人四言十三人八人皆曰咏人應休車詩八卷總名曰百一詩士也亦
有一集止為一士者梁元帝為燕許行君臣和之為燕歌行及唐太宗時李適送司馬承貞還山詩朝士
賢者三百人徐彥伯大面序之另白云記士也有一及止一體者崔道入唐詩一卷皆四言十也有數
人唱和而成及者元白之因大皮六之松陵及溫飛卿之大上人正及士也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漢何邵公序公羊傳始述出句讀二字讀字舊無音當即經古注所謂讀若某來人讀之禮也馬季長
長笛賦又言察度於句投注云說文訓讀為止投與注古字通音豆句之所止也然則句所止為投音之
出為讀古未有以讀為投者亦未有以投為句之半者自宋而後通讀為投呼以豆音凡韻閣校書旁點
為句句中點為讀而讀遂改為半句絕之名
費父祖考應從父稱
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平其狀之者故子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而
稱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志善父溫善其祖
父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之所自解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此流
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為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為六世身數之為五世後漢書袁粲傳粲六世祖
勳乃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高祖之父
柳子厚表父祖道于高祖之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布
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祖而而上身身所治數世身身本古制故與退之撰
薛戎表緒稱高祖為四世祖此其証也至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稱實有列于狀之前者以上太常之
館讀編錄任彥昇之狀蕭子良傳述之狀柳渾陳京是也疏于狀之內者以託文章家撰著碑誌
傳述之狀馬象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

近禮詩出韻
近人亦可通韻明王錢王駿遠邊長于用六魚韻而次聯即押用符字十聯用數字乃七于也蘇白出塞
詩五律用五微韻而次聯用字乃四支也少陵寄賈年兩閣老用十一真而三聯押字乃十二支也
劉長卿登思慮五律用東韻而三聯用松字乃一冬也康熙字典重字注云古人三聯通用必謂另聲另
用者宋為拘泥之過也
八分書
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或不解八分之義讀書讀藏秦文姬之言曰劉程邈字八分以二
分刻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知此而讀與八分之辨已如刻眉
中國大在海外
西洋國有算法大幾何乃春秋時再求所造也今在海外而中國元之尤之榜年今乃方曾語也今在
中國而西域元之見大林于語
然雖
正大八王傳序然雖克賊大夫尤足維翰王士訓雖然一字而用之
諸字
商子二十六簡離奇頓不可句讀而殿中御史之號大出是書其非孝公之世明矣雲子春秋便淺已甚
大人孔子曾子見愛子等語尤為不倫管子大立非一人之必或本文列而解自為大或有大而無解
其自相矛盾者如桓公十日齋戒召仲仲三廟三行而出又云樂飲數司而後諫成勿用豈刁易牙寺
語離解而肉不同且有西施毛嬙等語年代大懸隔矣墨子與楚難人既曰非攻矣乃有未成未水大寺
既曰畔八矣乃南由使位儲書甚多所築大抄失呂宋兼受明鬼純盜佛今至詆孔子為白公元悖大人

考據最難

錢塘袁枚子才著

趙殿註孟慎交為曹君之弟不知左氏哀公八年曾已滅矣戰國時焉得有君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快
元二為元元不知乃建初之元年二年也楊彪碑云中連元二西戎寇殘漢書註九歌綴瑟兮交鼓蕭
簫兮箜篌以為籟一器乃樂聲之相應者一獨士曰蕭即蕭韻云擊也楚詞以擊鍾對籟耳非器
名也樂韻以計然為籟所著書名不知漢書古今人表列計然第四等為籟然為漢上人性字字
文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故曰計然為籟亦載之鄭道元水經註誤以中平二年都鄉正街碑
為衛碑不知周禮里註合耦于勳若今街碑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也阮籍詩謝李相經過
頭延年註以為李夫人趙飛燕不知趙李李款乃成帝時陽翟大俠也見漢書蓋諸葛傳韓文公孔子
廟記社稷之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廟坐落於壇屋不分隆殺古廟供奉主非像安得云獨坐耶王伯厚困
紀開侯陸希聲為陸質不知一侍廟宗一相昭宗侯盤谷李愿為西平王之太子不知西平王之太子願非
愿者為校檢司河中節度使見裴晉公所撰神道碑唐別有李愿隱居盤谷又侯盤延年女羅紉為昌
邑王妻不知裴昌邑者乃執金吾殿延年非御史殿延年一字長孫一字次卿見自官公卿表李善注西
京賦以國玉之館為玉館不知國玉水鳥名也漢相梁爽故多以水鳥名觀見西京雜記黃魯直詩月照
虎巖蕭用少陵誤伐木詩序有虎知熱必昏蓋獲突與入屋壁變著變州人也魯直以變字當虎字解為
命公題跋所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幡而序點者三此用禮記孔子射于矍相語也將序點作虛
字用意最點是人名為容齋五筆所讀蕭蕭點也字出莊子陶九成作散錄不引二字所出湘素
雜記志麥秋出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而乃引北史蘇綽傳為解能政務淺錄忘首如飛蓬見于

隨山隨筆 卷二十五

毛詩乃乃引左思賦為解又念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說苑而乃以為狄梁公事趙凡夫說文長箋讀
素政極為笈不知負笈二字見李詩傳以翻釋釋者不知釋字見薛宣傳劉貢父不解釋之義高
似係釋笈以為釋牛最勇故刻之于架李韓愈下記曰釋粟者取爾雅釋牛抵觸百獸之象仗內有釋
庫刻釋牛形于其上宋八稍安朝堂行禮前導其夾大將軍者名備司釋也宋王禹偁作月波樓註自
注不知月波出處按漢樂府月移穆以金波韓文公詩微風吹空月舒波已用之矣謝朓贈王融詩
願宗長指謝安也李周翰注以為王導并云與謝元同破符堅前年代隔遠矣謝朓文學曰賦文仲治
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子貢與文仲亦年代隔遠矣謝朓山有穴為岫謝元原詩
中列遠岫徐浩文孤岫岫形皆指為山榭漢孫叔敖碑君有曾閔之行又曰遷在壘子文之絲叔敖與
曾閔伍舉亦相隔年代遠矣史記以楚優孟為在壘于旒後陶宏景真語以鄭子貢為康成之孫班
固古今人表誤以范武子與士會為二八韓非子謂叔向謂楚宏殆犯誹謗平公皆可笑也
鳥常之謂語陽秋誤以曹弗與為曹霸為方密之所講見通雅廟寧人誤以簡珩簡璜為兄弟為簡百詩
所講見通雅邱札記楊升庵誤以王筠為王融以南朝劉休妻費英為北齊事為胡應麟所講見胡氏第
證汪鍾魯為人作墓志云爾至太傅不知太傅非簡也簡者公侯伯子男也亦為百詩所講
高似孫鍾魯引金樓子云劉子元為水仙花賦不減洛神按劉子元劉劭知幾人也金樓子乃梁元帝
所作年代隔遠矣考劉劭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為水仙賦云休元者南平王諲也劉宋時人水仙非花
即洛神也顧寧人賦漢書與類為叔段之謬言古無以祖名為姓者不知鄭樵通志載以祖名為姓者乃
有二百餘人唐類函陳遵與宣帝博奕數負進及即位遷遼太原太守曰可以信博進矣漢書乃陳
遂字長子遵之祖非也

翠鳥聞樂而舞

宋鷹告宮廟之文用青藤紙寫朱字號曰青詞

今書缺

說詩論語說莊子世之好事者集有成書矣余于此外有偶集今書之缺如續漢書郡國志引越絕書
曰蕭山西子之所出今越絕書無之士相見禮實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政于堂今之
論語無之方言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之酒誥蓋揚雄所未見也劉向七錄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諸節而
今之王制無之說文引爾雅爾雅積積今爾雅無之史記索隱引國策豫讓斬襄子衣出血襄子回輪而
亡即御國策吳王問孫武曰故人保山據險挑之不出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不解潛探其情備
其意久無所得自然變改今國策無之社稷曰竹書七十五篇外有一卷曰即春全集下篇語今春春篇
乃紀諸國世次無下篇語康成箋家士曰春秋傳聖宜社之內今三傳皆無此語御覽引古人項語云卿
王欲殺太子宜曰使虎食之宜曰叱之虎帖耳服今周書無之御覽引博物志云季子放身長七寸遊
陳中秦胡乞身長數丈一步渡河與齊魯戰折傷傷今博物志無之寰宇記引春秋繁露曰三皇廟車
出谷口通輿亦引其語曰劍之在左背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戰之在
前朱雀之象也今本無之顏師古註武帝紀引淮南子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爾開鼓
聲乃來禹跳石候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龍而去至嵩高山化為石禹呼還我石石破北方啟生
今淮南子無之兩胡劉之漢得古本漢書有中篇無篇外成傳在帝紀下不在西漢書中篇曰淮
陰殺殺仗劍周章今漢書無之文獻通考宋張齊賢語曰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高祖平小兒弟

隨山隨筆 卷二十五

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瀾兄之統也御覽引史記樂書曰漢高太乙以晉祠祠到今民
間夜遊觀燈是其遺事今史記無此文左傳正義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出獵者上以供宗廟下以
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舉水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穰任者也秋謂之蒐何索肥者也冬謂之狩
何守地而取之也今白虎通無此數言白虎通又引禮運曰六經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之禮運無之御
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今之莊子無之逸篇亦
無之說苑黃帝篇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今四十九篇中無之文選註引墨子
曰三子復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告子為仁猶鼓以為長優以為廣不可久也今之墨子無之墨
甫謚引孟子稱禹生石紐法言引孟子夫有意而不至者矣未有不意而至者也梁武帝答臣下神滅
論引孟子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猶子良與孔中丞書引孟子君子毋好智毋好勇毋智之過禍患
所生今之孟子無之

翠鳥聞樂而舞

古姓名類

錢塘黃枚子才著

漢書內古傳有守承名誰如與左傳叔孫成子名不敢相似以負頑傳有姓傳姓也傳名也儒林傳有丁姓子孫從受春秋丁姓也姓名也穀梁隱九年侯卒侯者所侯也前漢有所侯後漢有所輔宋寧萬錫姓家鈔翁姓家漢文後元五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軍騎將軍姓令名免漢書萬竟傳有箭張回為王尊所殺世無姓前者故服虔以為作箭人國語太宰以祝史師理姓註以理姓為丹朱之後趙簡子問于壯馳是姓壯也趙子曰竟馳犯我以義是姓竟也穆天子傳盛姬姓痛鄭樵氏族略有姓死者尤奇有名二而字一者鄭當時字莊有成魯傳字超有名一字一於屈厚名平項羽名籍有以名為字者郭子儀字儀又有以三字為字者孟子父名激公宜晉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純殷宋劉敬字伯賈父劉敬字中厥父又有以四字為字者左傳楚有耿之不比齊有石之粉如戰國有董之繁善詩經有程伯休父名之最可笑者北齊有顏惡頭南唐有馮見鬼金史忠義傳有郭蝦蟆元史有石抹狗郭狗狗遼皇族西郡王名驥實金宣宗時漢王傳名豬糞帝臣有性義唐人獻度度策食吳元濟者有伯善性性性伯慎奇有性銀者正德時有雞澤令銀鑄三國志魏有牽招是姓牽也又有中郎將射援是姓射也郭嘉傳有戲志是姓戲也何氏姓苑云晉代縣人姓九百名里為邑小吏而功曹姓萬邑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有九百氏也唐高宗萬年宮碑陰題名有太僕卿上柱國張天師

三昭君兩孔明兩元德兩四皓

漢有兩昭君一王嬙一王季傳漢昭君方士也高歡妻后亦小字昭君三國有兩孔明兩元德一孔明一諸葛也一晉書傳魏人初昭字孔明穎川人也一元德先主字也一法正祖父實字高卿亦號元德先生

隨園隨筆卷二十六

魏有郭汾陽

魏志郭淮傳淮子伯濟封汾陽子是三國時先有郭汾陽

萬石君有三

號萬石君者石奮外馮勳嚴延年妻嚴家皆有五二千石唐張文瓚亦號萬石張家

宋有唐伯虎

宋史文苑傳唐庚之兄初名瞻後名伯虎性嗜夢父遺出書速來二字急往焉而父果病

封字受德

汲冢周書克殷解第三十六尹逸菜曰殷末孫受德逃先成湯之明孔晁注曰受德封字也

杜度似誤而實有其人

出法曰杜操字伯度避魏武諱故以字名昌黎魏州杜度不知晉備飯傳言漢章帝時有齊相杜度工草書非昌黎之誤

辭服名號

孫海門禮古名異樓樓一作樓樓人但知其而不知能作十一柱之瑟出呂氏春秋免文王于夷里者人但知免生而不知有陰號漢賦又有言釋釋于夷里之語皆不知何所本

重釋免文王孔子之名

晉書有顏回為美節光武本紀有城頭子路通鑑有秦征西將軍孔子師氏五子吐谷渾唐貞觀時新羅國有宰相名王文王樂史有虞舜官太常承建明堂之儀漢有唐雎為隨武長驥本刻免字遂有免免文王孔子回與入同名之確又何况免免之字周公哀安之字召公乎他則十一王襄劉宏九張良八張

敵王自三李密張萬福指不勝屈宜乎孫籍臨終之作同姓名錄也隨書梁士彥子名操字孟德

孔子名邱孟子字居

孔子名邱以頂上頂故也孟子字子與以名何故也乃周密娶辛雜志云孔子初名兵後乃去下八字不知所本何書宋禮部韻略引廣韻稱孟子生而居坎軻之地故名軻字子居顏師古註魯就章亦有孟子名軻字子居之說不知所本何書洞神經曰天皇姓望名獲地皇姓靈名嶽

西漢人字多相同

西漢人字多雷同汲黯字黯安國三人俱字長孺不疑東方朔二人均字曼倩司馬相如薛廣德夏侯建龐參孟均字長卿蓋寬饒黃霸二人均字次公孔光杜欽二人均字子夏王商翟方進二人均字子威其他猶多未暇枚舉

文翁仲雍伯夷之父

張崇文歷代小史文翁姓文名崇字仲翁仲雍字執說見司馬索隱所引世說伯夷父名初字子期見春秋少

文君前夫

卓文君前夫程鄭子名卓亦以消渴卒見皇宗璠文君傳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姓周名青見搜神記

六公孫宏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遷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人傳子云公孫宏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四人矣又東漢司徒虞與趙雲黃允孫宏等交連皆自殺見天文字晉惠帝時楚王瑋既謀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血與三族見王渾傳是有六公孫宏也唐有兩李益兩韓翃

公輸魯般有三

禮記季康子母死公輸若幼般請以機封史記引公輸之攻墨子之守似輪般為一人古樂府公輸與魯般亦其誤也山海經般作弓矢又似三人季詩注七啟班輪無所措斤曰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也又似一人猶之王良伯樂鄭無鄙人物表以為三人他書以為一人

馮夷有一

馮夷有二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水神也淮南子馮夷太丙之御天神也

妻修伏義臣

離騷注妻修伏義臣不知何據按黃帝始創嫁妻伏義時已有媧氏乎

古人姓名之別見者

皇甫譚帝王氏紀事晉古人偽造姓名方格之通雅所載偽借者甚多今于世紀通雅之外採而錄之其類姓偽剛氏見逸史論語晉黨有直躬者乃石者也見韓詩外傳老子名乾字元果見前涼錄箕子名胥陸見司馬彪莊子註比子亦名胥陸見戶子尊收名該勾芒名電見月令鄭註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外黃小兒說項羽者姓仇名叔為外黃令仇明之子見太平清話陳仲子字子終見皇甫譚高士傳譚字度宏見研北雜志福王孫名世見西京雜志公治長名芝字子長見范滂傳文臣瓚著史記者劉孝標以為子瓚索隱以為傳瓚裴融以為莫知姓名東坡遊赤壁有吹洞簫者為道士楊世昌嚴道甫云曾見東坡猶有羽衣楊世昌其印為子正二字想即道士之子見高似孫緯略馮子都名股見晉灼註伯

紅字子與見左傳桃源問津人姓黃名道真見仙傳拾遺詩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叔孫通名何見

漢春秋項伯名璠見漢書注易牙名雍巫見孔疏并載宋人王懋野客證書

物取人名

周禮注鰕魚字大戴禮爾氏之根是魚有字爾爾氏也因推而廣之穆天子傳狗名重工徐廣封禪書理
名不來星而人名者王遂內王良傳說矣仲其為放客草木而地名者艾號水寧草名大鄆鄆小鄆鄆木
名豫章馬而鳥名者國策韓盧宋駒魯頌有騶有魚器而人名者考工記譚人為鼎陶弓受弦虛名朱
及三見儼禮謂以朱弦三指而利故也石而人名者考工記仲草木而人名者睡草名寧婦箴平仲君運
長卿固子藥而人名者仲仲仲使君子劍而疾名者疥癩實禽獸草木器物而以虛字名者王會解之
每牛雖馬詩註疏之夫不流雖陸機草木蟲魚疏之果然吉了善哉覆所蛻蟻名不過醫名常不肯俱奇
大篇曰言大瑟曰離大鼓曰田吳語舟名名慮蟲而人名者致辨委民靈稱杜伯蠅稱主簿蟲名蠶女
聲名丹良鳥而人名者黃餐名神黍鳥名瘞餅焦絲而人名者琴名號鐘草而鳥名者芋名蠟刀而
人名者蠶勞鳥而人名者謂天翁金衣公子構雞號紅烟子金而蟲名者錢號青妖尾而獸名者屋角曰
陽馬地而蟲名者胸膠蟲而獸名者元駒雨虎常羊車獵草而蟲名者游龍木而馬名者隰有六駘鳥蟲
而蟲名者蠶名負釜蠅名醜扇科蚪名元針車渠名海扇巨扁名郎中蟲而禽名者莎雞為蒲藉其他鏡
之為容城侯解之為爽國公菊之為傳延年絃上琵琶草間解艇則又是後人增加矣舟而地名者孫權
紅號長安

漢金元姓氏類合于古

三代上無一定之姓氏如孔子之孔因宰孔也季子之孟以孟孫也按史后妃傳云太祖慕漢高祖故
耶律儁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氏比蕭何遂為蕭氏金史宗室表完顏十一部其後皆以部為氏稱完顏者
有一有同姓完顏族也有異姓完顏部落也元馬祖帶之高祖錫里吉忠為金鳳翔兵馬判官遂以馬
隨隨隨筆 卷二十六 三十一
為氏布海魯牙拜派使日生子遂姓雁名希憲小雲石海涯之父曰貫只哥遂以貫為氏號貫魯此與
魯之東門宋之桐門及司馬司空之姓氏何異
生而自言其名

高辛帝生而自言其名曰及見史記一作爰又一生六子曰祝融見帝繫

雜記類

錢塘袁枚子才

越絕書舜兄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舜有兄也惟妹名數首而兄名無考夏禮谷為湖北學政試秀才象日以殺舜為事題一生文云象不特殺之于水于火而且殺之于酒也閱卷者譁然以為妄夏公曰勿怪慮有出處且觀對比若何其對云舜雖不得于其父母而幸得于其妹也始知為禮學矣按祖君彥徵煇帝文有不圖殺首之反反象齊襄之恥然則舜殺于酒必有典故不可抹也後觀釋史方知出列女傳又見許氏說文

尺牘

爾雅簡謂之畢說文簡牒也牒札也又謂之牘史記匈奴傳漢以尺一牘注木簡也今云尺牘便文爾中庸疏簡牒學同物而異名又曰策案書書策簡也其制長一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為策古人書冊字象之象許慎曰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一編之形是也當為冊矣獨斷又曰凡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書者書之簡簡不容書之方方不容許之冊簡簡不及百名書于方是也方版也簡方冊三別矣或曰簡隨事記之積多第日月後先登之冊若然則簡者若今播子草稿矣杜預曰大事書之于冊小事簡牘而已又一說也古人官寺之籍大約如斯士大夫通簡簡札之度無文以言之非周書列禦寇篇不離也直卒牘是則當時有簡隨辭語候問也又曰手簡古人親筆筆引紙簡猶曰版之古人之指端云爾畢郭璞未之詳禮記叩其佔畢鄭公曰畢簡也

馮山公筆乘云齊莊公為權所弑公族厲蓬欲報仇知非慶封不能制權故辱身以事慶封會

道園隨筆

卷二十七

子成與樂姜之子爭宗邑來愬于封繁乘間構之封果使繁帥中攻權氏滅其家納以慶舍富國遊蕭猶存故反莊公舊臣厲蓬癸王何一入事之卒殺慶舍遂慶封乃殺權氏之戶收殮莊公子正廢直中臣也或以其易內為請不知五倫莫大于君父志在報君則四倫有時而輕如東漢之任永避王莽則妻淫不見子嗣不殺子房為韓報仇則弟死不葬皆此義也

趙高為趙報仇

古說史載趙高為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隱秦宮中為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即避高家故得免難論遺記以高為有神仙術子嬰煮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亡秦秦故史傳多有而賢之歟

義帝有漢高所弑之說

虞行簡病夢衣人引至一宮殿處方悟前身故是英布項王誅冤于天云高帝陰使布弑義帝標名于羽以與問罪之師故天帝召布後身以質之且曰布反漢時馳徽表明其事而漢書史記皆削去之見王九成野錄

項羽有始身之子之說

神仙傳始身與龍女交有孕生兒棄之沙灘項梁收養之長大有勇能自曳其身而飛數步故名之曰羽

漢高祖有母

陸十龍高祖功臣頌曰侯公伏軾皇輿歸似昭靈夫人乃生歸者按漢書高祖五年已追尊昭靈夫人矣後十年又書太上皇后崩李奇云太公後妻也

戰國金好博

左傳小人行賄皆用幣用璧不用金也行賄至戰國而用金蓋貪利至戰國而愈巧矣蘇子得東西周兩

國之金而說下水毒政因進白金為母壽市人報仇秦母以四十金之贏而贈溫國鄭朝請以三十金復取趙之祭地馮唯請金二十金旋以問以殺宮他秦放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翹頓請王齊臣萬金以遊韓魏張儀得金千斤而秦鄭袖公孫衍請魏王與百金以收齊趙之約胡衍取金于蒲以自重于魏樞里子亦得三百金樞下先生以百金而為衛客說魏王盡金之為物不事承筐便子攜帶故也其他博博者凡三四既貪且博風俗之無賴皆春秋時所未有也

有伏藏以前之書

孔穎達疏易經施雠氏之玉天下也引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禮梁甫者萬餘人孔子不能盡識又引管子書稱古之封禪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文云皆刻石紀號字有淵毀故不可識按無懷氏在伏羲前蓋文字在三皇前猶未用之教世至伏羲方用書契以代結繩猶之燧人以前未嘗無火但百姓未知熟食耳其說謬而新奇姑錄之

史漢字類穿鑿無稽

倚配樓編史漢字類補給為序一東二冬三鍾五支六膳七之十三住十四皆亦可笑也以史籍大彙而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愚以叔重說文而云野爾淺薄謬妄欺世以史記該下之園項鍊並未交賦止以楚歌而讀去疑無此理

武王未代殷

李穆嘗曰武王未嘗代殷也成湯放桀未嘗立夏後蓋實取而代之故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若武王伐紂紂自焚死即立武庚為殷後三監將以輔之非制之也武王猶居居于歸武王既殺管叔以武庚叛然後誅其君立微子以備三恪故尚書曰微子之命則無封武庚之文多士之文曰用告商王士是以武庚為商王也又曰非我小國敢七殷命是仍安侯服也考書序稱湯既黜夏命而周書之序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二

自秦穆教武成凡在武王之世者俱無黜股之文至于大詰然後稱武王崩三監叛周公相成王將黜股其序周官曰成王既黜股命是股命至成王始黜也凡封先代之後必別立國名故黃帝後曰劃唐後曰祝唐後曰陳夏後曰杞而武庚仍股號以其為天子也至微子受封則曰宋曰股矣武庚本名祿父而武庚則其為天子之號也股臣子自祖已外無以天干為名者凡以干為名者皆後世之紀元皆天子也惟武庚實為天子故謝靈運山上劉忠齊來相晉後一段云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股命必不黜股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股而降為上公也意與穆堂同宋韓潮泉論語解亦有此說

湯亦禮讓

蘇子由古史以湯為禮讓蓋本尚書大傳也尚書大傳曰湯居中野士民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又往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乃與五百人俱去其迹頗類禮讓矣黃史後乃云桀不朝商至六百年後始朝周不過因周書有巢伯來朝之語而附會之

桀無寵妹喜事

桀無寵妹喜事按竹書紀年云桀愛岷山一女而棄其元妃妹喜于洛遂以夏亡與正史不合似妹喜是桀之后而寵者非真也

方正學有後

王元美題方氏復姓記方先生在園城時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遂冒姓余其後人為南昌司訓先生之鄉人葉君受刺得其狀為園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祠又張公燧云當孝孺死時尚書魏公澤請為備極典史力保護以故方有遺書爾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澤之力也

包孝庸有子

包肅秦仁宗時年七十無子非希後福者似孝肅竟無子矣本傳公初有子名縉娶孫氏通判潭州卒守節不嫁肅嘗出其後在父母家嘗撫其母使禮視之縉死後取縉子歸名曰縉有妻議十五

卷二十七

包肅秦仁宗時年七十無子非希後福者似孝肅竟無子矣本傳公初有子名縉娶孫氏通判潭州卒守節不嫁肅嘗出其後在父母家嘗撫其母使禮視之縉死後取縉子歸名曰縉有妻議十五

柳子厚子谷咸通四年與韓昌黎之孫同榜見邱先庭集明誌
志子幾柳下惠不善終
東漢服制重經不倫

漢書韋義楊仁以兄喪去官孔穎達以師喪去官楚國先賢傳以叔父喪去官金石存載漢北海相黃君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二入肅宗朝越駱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遂聽以待中行服元初開臨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禁不許何以三年之喪故吏門生得行于先生長者而人子反不能得之于父母耶又荆州刺史度尚以從父喪去官案陽令楊君以叔父喪去官陽令曹全以同產弟喪去官譚元以弟服去官陳軍以殊長去官非三年喪何以反聽其越禮而過情也他如費鳳之故吏蔣扶杖魏元應之故吏萬里其時服制重其屬輕其所以所重殊不可解

宋法書嚴不當

人但知宋法過寬而不知亦有過嚴者王繼勳食婢百餘在太祖時不發覺繼勳妻繼勳杖殺無罪人罪止降官王侁爭功陷楊業于死罪止除名優智高反破十餘州其守吏之逃者俱不加罪吳仲約守高郵以酒食餽賊軍范希文納欲官之登州婦入謀殺其夫至于兩府不能定案數下復收溫公力爭猶不能決此寬之可笑者也清化三年詔犯賭博者斬其宗禁錮金匱有婦犯服之即度為道士食貨志民持私酒至京城過五斗者死建隆元年私煮鹹至十斤者死王沂公以買皇后舊宅家未遷而昇土門外罷官歐公以夫人奩具置田被劫罷官蘇子美以賣紙錢一醉終身廢棄開作詩者杖一百此嚴之可笑者也歐公作江都縣志稱翰林學士劉筠無後官沒其貲獻為講立後云云歐公同人以為士大夫無子者官入其家財此宋法也按程迥傳妻與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存或說其非正室官遂沒入其貲且追其十年所入之租何刻薄乃爾大抵宋最愚最賤預借民間稅至預征六七年後者見何處秀傳

古法太嚴

北魏獻文帝不給祿而受辛一口者死私立學校者師死門誅隋文帝法盜一錢者斬唐法食鯉魚者杖一百羅爾爾雅翼云唐魏季故號鯉曰赤鯉公官齋曰遊僧舍者有禁禁火日民間以鷄毛插灰焦者死見五雜俎後唐長興四年私鹽三斤以上置賣人各杖四十見會要宋開寶二年詔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時江南見販私鹽二斤者死建州民盜魚一斤及市牛肉者杖脊送關張齊轉運江南一條奏自是送罪人者減半見通考明法賦至十六兩者刺皮見法傳錄

漢武用心之殊

漢武受隆慮公主錢子萬許為其子昭平封顯死罪及公主幸昭平殺殺主傳帝以為法不可受仍誅之光武視趙王病王求救季子春罪帝不許及季子春帝心念季王不忍乃為季子春之罪一則取其錢而陷人于死一則執法于前而原情于後一帝之賢不賢見矣

心學之謬

褚哀之敗于代彼也奪奪之敗于合彼也唐太宗之敗于高麗也韓魏公之敗于好水川也皆過其地聞其有哀悔恨之心焉惟張浚敗于符離殺人三十萬而無悔如故其子南軒稱家父有心學故

能寂然不動以此夸人謬矣

小人詐善

古小人之詐善如公孫宏之販粟布被趙高之精廉強力張湯之家產不過五百金江充之劫公主襲太子家令郭都不肯救賀嚴殿仲堪之收葬流棺飯落必嘆趙禹絕知交賓客之請盧杞惡衣惡食放官家三千席豫一生不草書曰細猶不諳况大乎乃奏安祿山公正無私余中奏探花郎有傷風化請革除之而卒以賊敗李輔國丁謂俱焚香禮佛若沙門章惇為相稱親無一美官裕淵聖相山陰公主以死自誓秦檜偷減堂食四十千寶傑員身為國籌而家徒五斗米

小人窮則

以親取人失之子羽然小人貌醜史傳頗多如豎牛深目而殺懷孟熱不良而窮行越椒繼目而射豎王莽頭禿高鼻身曲侯景脚跛甘卑劣刀梁冀國親殿仲堪缺唇王叔文惡陋祖珣自言侯恣止口吃盧杞面藍吉溫一見而明皇知為不良郎注不能進視諸滿白眼張彥澤黃請諸葛股風疽通體李元平涉小無靈王欽若短小頭上生疥驕橫相惟李先有才無貌號錯安頭見宋史

武侯用民之寬

蜀大矣而孔明只備兵二十萬用八萬留四萬督代故民愛之蘇秦曰臨淄七萬戶每戶三男子三十一萬兵是善用之也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兵是亦大州也一州而謂三十萬人矣魏魏公刺逆承溫公之曰永不成邊溫公云公將不能自信魏公云何待琦之而已而公去十年義勇皆消邊邊過矣

荆公新法之拙

桑孔之平準均輸大抵括收天下之物而買賣之卜式所謂令更坐市販物也故不刑一人不多一官不加賦而財足惟于國家體制不雅後商販之利制輕軍之權故君子猶懼之至于荆公則先結保而後貸或金銀為抵又買運貨物又追呼比徵其時權酒稅水酒店不聞人往飲荆公命設妓以招之是數者桑孔未嘗為之然熙寧五年出內藏錢一百八十七萬至九年而所得息錢只一百三十萬民怨沸騰又商賈遠避以避指揮之押買故都門稅使桑孔有知亦當含笑于地下

差役終以溫公為是

溫公欲復差役東坡力爭欲仍行僱役人皆是東坡而非溫公不知僱役便在一時差役利在萬世古人力役之征輪流受差役與農不分也復無定人出必輪流故無繼繼把持之弊詩曰十五府小史二千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府史胥徒皆由里選同升于朝以故皆讀書行義之人頗知自重自僱役行而役與農分吏與士分略知自愛者必恥為吏吏與役又復有缺有寓世濟其蠢蠢木心稱後世為公人世界庸庸人謂後世官無封建更有封建差役不行之故也東坡所爭不過一時苟且之計惜溫公口內不能嚼切難之

權錄

凡事成就總有緣非人力所可強陳餘救張耳使張廉陳釋先嘗秦軍皆殺除以為耳殺之也遂至凶終元帝在東宮妻愛妃宣帝與皇后慮其惡傷道內監送宮女五人為娛其意元帝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曰此中一人可其人乃王政君後幸之生成帝年八十餘政王莽遂移漢祚實姬家在清河故國置籍趙位中而更諱置之代籍乃生文帝王仲女王孫生女而奪歸納太子宮竟生武帝光武曰吾與魏將軍將不識使來見賜賜物道亡果以反敗者河西之賢融帝方遣使招之而融使適至遂至全家富貴與國終始王僧辨迎立貞揚大非霸先之忽忽春魏報濟師大至乃使霸先起兵與之霸先遂襲京口以致僧辨倉猝無備其魏報者非非霸先之開謀也後魏從魏起兵以魏報之魏報之賢

遣人至江口折樹枝報信及至江口而質已內召爲丹陽尹矣童語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兵所獲青絲
即朝廷所給之青布也度仲堪約王恭起兵正津避敵急時故以青納箭幹合鑄漆之恭發書而緝文角
屏疑爲陳檜所傳遂先期起兵以致大敗或謂王晏初天行逆高宗有勅停行徐孝嗣奉旨不行而晏
勸行不已遂以冤誅發仙先問武后盡誅流人故奔于胡北庭都護而奏之適武后以爲流人死盡矣
赦書方下遂以獲免開元間拜御史劉幽求流封州都督周利貞授之桂州都督朱友裕而書誤投
不與利以移牒索之牒未至而明皇登極幽求作相未全忠以驛書下龍圖古後按誅朱友裕而書誤投
于友裕遂以獲免武德帝正月乙卯夢中原泥一已而侯景遺了和奉表稱臣計之日亦正月乙卯也
徐知詰不爲諸弟所容徐溫遺知詢奉表勸吳王稱帝知詰亦表奉表領州節度使此奏日欲上而溫
夕寤知詰遂與吳國之政李業欲殺史宏宏圖督知之往史家告之史以他故辭不見遂見誅于崇元
殿而郭威知其謀遂以獲免沈炯爲宋于仙將斬以樹而免也袁憲王珪在北齊已作高洋之供御因
忽然而免以楊情愛其才而救之也呂溫不與王叔文之禍以出使吐蕃故也崔暹不與崔浩之禍以同
宗不睦故也孟后得免金虜以廢居孫華宮宮又被災遷居孟氏故也王涯之從弟沐以方得幸于涯而
腰斬舒元與之族姪守謙以忽見憤于舒而免誅漢黨人死盡無存而亡命之張儉獨存建安時徵爲衛
尉薛八十四其爲廢儉而死者無算元史行軍總張柔于土室屋赤台施帳帳其上環以甲明日將殺之
赤台忽暴死柔乃得免宋史劉器之貶梅州蔡京必欲置之死命判官某往殺之判官疾行未至二十里
忽嘔血而亡器之自知不免已寫遺囑付其奴而常得免克用平河南歸舍上源館生全忠醉以酒而
賜之克用以承沃面方醒馬而奔會大大雷雨兵不能追乃免于難王雲送康王到金過磁州州民
發雲之箭得鳥紗巾裏用以護頭風者民得之以爲金護也遂誅之而留康王宋太宗所侯莫利用已降
旨又悔乃命乘馬追之至新安天雨馬不換馬追至而利用已死薛康用事之臣惡李嗣不相議故使

卷二十七

五

救太原明知太原之不可救也然猶以在外故得免于北遷宋史陳洪進在唐唐爲清源節度使後張漢
思病其寡大享將士伏甲害之酒乍行地大震屋宇將傾張思惟進得免後知其謀遂因漢思取其
印而歸宋金主亮南侵遼陽已立葛王政元大定帝得報曰此子福也我欲平江南政元大定取武
成一戎衣而天下定之句據書于冊今葛王乃暗合乎出其冊果然葛王增世宗也至元十一年世祖伐
宋聞慶勝而喜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君臣心知畏恐若遣使議和必多增歲幣特勅伯顏按兵命
禮部尚書廉希賢等議和希賢索兵饋送伯顏不可已以兵往彼必生疑則和議不成矣希賢堅請乃與
五百人至獨松關安撫司張澤大影以爲兵至即舉寨掩擊盡殺之從此世祖大怒促令進兵而希賢亦
以劍死見魏碑錄宋曹翰攻江州三年始克太宗嘉其盡節詔克城之日其拒命者盡殺之使人至獨木
渡大風數日不得渡風息而渡翰已屠城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軍之亂有勸處斬尋
使敵之使人馬上昏睡運行一際此至已斷絕矣金主亮殺謀也子孫有幼子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
面以金覆而繼之適當其顛不得死去被再繼之而海陵殺書到矣遂免後世宗立乃封王唐中宗在房
陵嶽敬廟爲刺史何心奉之後中宗復辟歷加恩于崔之公姓者而不知崔死久矣宋有鄭樵者作南
園記戲韓侂胄重放翁之作故將鄭理之俸散鄭乃得免明祖惡馮道諫命斬西市而悔鄭使
敵之則已誅矣真德李時勉之直諫仁宗以致大漸乃命擒來親殺之已而怒甚又勸勅即斬西市
後傳遇至而時勉曰擒來矣奏數語帝大悅赦之并還其官奉檄收羅羅于門下羅不叩棺大怒必欲
殺之而時勉死矣高宗曰不愧天子門生遂不紹興辛未狀元也賈似道與元帥相拒魯初戰未見勝負
已彼此議定金幣數目明日各退十里以爲信未幾西風大起元兵旌旗盡行東指宋兵大驚奔潰
數十里元兵因而蹙之以致大敗趙鼎之子汾杵秦檜入獄與家人約若得不死進獄飯時以猶笑罵爲
饋不數日積滿瘡瘡笑罵乃大驚以爲家人安慰之意已而知是情死矣劉豫知濟南府金興來以爲

滄州之兵在城上焚香而迎已而知爲金兵遂將就緒而迎之金人大喜獨濟南一府不受屠毒
崔子文知貢舉見秦維翰素商賈曰孔英來矣崔道托孔遂使中式不知孔故無行呼其名者薄之也
今人所不爲而古之大賢爲之
陸象山言范文正公丁母憂受晏公之聘教河南又至京師上書言事皆今人所不爲而古之大賢爲
之余按邵康節宅券用溫公戶名田券用富公戶名此事若在後人必以爲托足權門矣
兩歧語自佳
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是正論然亦有兩歧語頗可愛者世說郭林宗與子許文生二八入市
女生見物必買子許見物不買或問林宗一入孰是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明太祖殺人太子救之
太祖問袁凱曰朕與太子孰是凱奏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五代史李壽潛屠屠于李穀穀其命薄
壽曰相公有造命之權何必嫌哉命薄已而結果亡人兩美之以殺能知人壽能屠士或問殺羊子元圭
大師救者是平不救者豈乎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李林甫問大覺禪師曰肉當食耶不當食耶
禪師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唐缺史載中書舍人路羣之高淡給事中盧宏正之富貴而羣
中相過一入所服不同所言不同而兩意相忘相好特其時人兩美之
進一層語亦佳
唐語林有當死者以錢五萬乞宰相張延賢減死爲徒張不可已而許增十萬張允之人疑張會問其故
張曰有錢十萬可以通神彼有罪之人我尤其請難減死罪猶與之徒尙可戒惡若彼以重賄賂通他
路或竟全行放免則彼之爲惡豈不更甚耶葉文莊公家居時有惡隣醜酒罵之公不與較人服其量已
而其人以殺殺人故將藥市公聞之愾然曰此我陷之死也使當時我因其無辜遂寬宥加以謝責安
知小懲大戒不是小人之福因我博大度之名犯而不校彼見罵尚書可以無罪又何所畏而不毆死人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六
耶宋史胡瑗瑗瑗胡告楊光裕曰吾夜坐此察之影響俱無楊曰公以爲無則竟無矣又從而察之是又
疑其有也尹師魯向友言思官其人曰不如進退兩忘程伊川在舟中遇風不懼曰心存誠敬故耳一
老翁曰存誠誠不如無心
通財之難
漢書宗室劉德財過百萬乃振弟昆當時以爲美談可見爾時有雖過百萬而不振弟昆者爾當時以好
客聞至于置驛以通天下之賢者而饋遺人不過置驛食白虎通言朋友之道有四而通財不與焉東漢
黨人中號八厨者言能以財濟人自當在三君八厨中矣
妄語古人
常笑李飛燕元白以爲淫詞製治乃名教罪人嚴有翼痛詆東坡詩摘其誤處以爲非以長桑君爲
倉公以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然子載以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燕有東坡不知有嚴有翼蘇子由笑
先主據蜀非地用孔明非將才不知先主捨劉之外無地可據所用之將關張馬趙並不用孔明明爲將
也韓幹錄載倉公賣武侯忠子昭烈不忠于漢比之劉盆子處臧氏習學記比之公孫述唐薛能吟
詩笑其才薄呂溫作記贊其味義張南軒亦責諸葛亮有罪無功不早引退不知諸葛一家與國同休戚
者豈可引退陳同甫以武庚爲忠臣孝子是以大武王爲逆子亂臣也杜少陵獻西岳賦表有天授陸
下元朔克生王阮亭稟司空爲陽劍而不知其時乃郭子儀也他如魏叔子以謝秋得却聘書引夷齊不
食周粟是以紂方宋主也不可爲忠臣王崑崙以謝安澗水之役不動聲色固存堅有許其作吏部尚書
之語故爾夷然僥倖成功似此種吹毛之論令人氣憤
六朝習氣語
六朝習氣有不可解者如世說桓宣武嘗兩王操輕如生母狗鬻周顧家行酒曳裝還壁地裝顏色不

變王夷甫問云何曰直是當胡耳于丞相好與人交接過胡人彈指云爾爾爾爾故人大悅殷洪遺詩曰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曰燭耀亦放可必其餘論耶當書胡母謂之見父醉乃厲聲曰彥國老不得爾將使我所背東望北史盧思道醉于省門其徒責讓之曰阿父交爲戲草諛父子相遺其子曰伯備不肖誠如翁論亦正值收抵耳語雖不可解恰是馮水

宋僧習氣語

陳見復先生烟閣錄宋僧習氣語數則爲後學之戒如曰心常惺惺曰活潑潑地曰大驚小怪曰七顛八倒曰翻來覆去曰滅頭兀腦曰尋常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宋時兩徽宗

金史世紀徽宗宣帝廟號徽宗是與宋徽宗同號也

建元兩世同一號

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曰上元元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

易世仍稱舊號

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而哀宗亦稱天祐太祖崩于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實貴已改開運矣而後漢高祖仍稱大福至于高祖建號俱稱乾祐周世宗亦稱大福五代之際樂于因循

年號雷同

年號雷同者建武有七中興有六建元有八天威有六永和有五應天有五太平有五建興有四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德光天大興天正俱有三其餘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負觀天寶俱有二又指不勝屈矣因偏備稽稽之國多故也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天下一歲死罪三人

唐元宗斷天下死罪一歲三人先儒笑其粉飾元史成宗本紀斷天下死罪三人後帝堯朝死罪多者亦不過三十人雖其粉飾可笑其崇尙好生之意亦可觀也

元輕杖人

讀詩脫身簿中始與權楚辭是周制簿尉以上不杖也韓元寶浙西觀察安守令孫海數日死則簿尉以上亦未嘗不受杖也裴仙先妻倂且以三品受杖矣元史趙子昂爲兵部郎中奏請早到六曹官後至者皆之斷事官引子昂受笞有解之者始免使季以平章事杖監御史鄧文原傳轉運司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無知之何張廷以勸臣宏範之子拜中書平章事而鐵木迭兒假皇太后旨痛杖之帝不知也史弼爲大將軍征瓜哇以五千兵渡海二十五萬里得寶貨五十萬歸而猶以失亡多杖一十七明代海瑞以操江杖御史之演戲者惟刑法志姦兄弟妻姦父妾亦止于杖一百此則又太寬矣

頂赤生天

楊文公死時命家人勿與白汝等視我氣絕頂赤者生天爲仙腹赤者爲人足赤者墜落爲物此章淵聲語也後因佛經原有此說以氣自上升者爲清貴以氣下降者爲重濁土升則頭腹熱而足冷下降則頭腹冷而足熱固易驗也孫良士野錄云楊文公初生時身有紫毛一尺自解武夷君則其升天也必矣

宋人好以怨報德

韓魏公爲王陶而陶劾魏公不押班以爲跋扈張商英爲韓所劾而韓劾商英爲韓所劾之奇而韓之奇則與陰事尤文顯黨果之爲御史果之曰彼爲我爲我不言事也偏我首動之韓魏公曰

女奸如兄弟而妻子乃勸我爲豺狼當道是亦不可以已乎何爾時中山狼之多也然其稱之奇爲謂者十一任俱以治辦稱而以跋扈故士論不齒則亦見公道之尚存

書中序事可疑

論語使子路往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一段向何人說話左氏晉靈公使鉅鹿賊趙盾子盾子假寐寤而嘆而言曰一段是誰聽得周書師曠見王子晉自桐廬臣曰汝火色不壽師曠曰既厥矣何由見子晉之火色而知其不壽耶

已其受誣

宋名臣好爲已甚之事歐公妻弟薛簡舉舉人不實被劾已遇赦矣歐公奉不可以原故使良辯韓琦乞韓不原以致良辯劾劾有幼女之誣在良辯固不長矣歐公以好名義名豈非已甚之故哉

論語考

馮山公作論語考考史記載曾子之年小孔子四十六歲論語成于曾子之門人而書中載曾子啟手足之事則是書之成蓋離孔子遠矣其說本于柳宗元

禽獸歌

古人于禽獸二字不甚分明書稱外作禽荒禽者禽獸之稱易辨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以鹿爲禽則禮大宗伯以禽作六寶有虎皮豹皮亦以獸爲禽賈公彥疏曰孕曰獸未孕曰禽直合而爲一矣禽以雌雄名而左氏稱龍一雌則獸亦可稱雌雄獸以牝牡稱而書稱牝牡之則禽亦可稱牝牡

帝爲遺債

宋時李沈實時欠入錢三十萬登第後帝爲遣之故人入詩云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償還

漢大臣權最重

漢大臣權最重田蚡爲太尉可以縛太守中郎將子私第何並爲長陵令可以斷侍中王林卿之頭胡建守軍正丞可以斬御史于選馬堂皇上禮義爲南陽都尉可以擊死令于獄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八一

東觀記袁安故綬不具丙丁蔡能爲丙丁文者六爻附留應能之賜高五十疋漢綬上如何有丙丁甲乙之文南史張緒傳王儉爲格外記室又而爲限內記室何何以有格外限內之分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隋文帝清儉而受制于獨孤后故宮中又胡粉一兩黃不可得楊帝繼之宮中一日用胡蝶五石

女子作官

南史崔慧靈傳東陽女子婁望許爲丈夫仕至揚州議曹從事後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遠始衣婦人衣而去喚曰我如此伎乃還作老嫗耶太平廣記張啓事勃汾陽妻七十餘再嫁潘老生子曰滔曰渠嘗入妖也

章傳報施

章傳報施弟九孫皆及第王曾富弼無子人以爲姦臣賢臣報施之不公

中三元而後發

宋馮京字當世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皇后寵擁其家欲妻以女東以金幣曰此上意也宮女持酒來賀出奩具目以考示之京笑而不視力辭出想其時已爲富顯矣王曾亦中三元史不言其娶否

宦官至明而尊極

宦官至明而尊極

唐時官宦雖橫然士氣頗伸建州進士葉京常佐宣武軍監軍之面及游街過監軍一揖而同年驀然鄙之遂至終身不齒...

宦者以淫謀聞

唐時官宦雖橫然士氣頗伸建州進士葉京常佐宣武軍監軍之面及游街過監軍一揖而同年驀然鄙之遂至終身不齒...

宦官賜錫

宋高宗寵宦者唐履爲苗劉所廢斬事平後賜監禁又監安石甚長恪廉謂忠定從古所未有也...

不用宦官宋不如元

宋太祖定令民間有罪者死所以令律文有門刺火者一條然其時宦者王繼恩李神祐俱領兵爲將...

牧齋小人心術見于註書

牧齋筆杜句以小人之心視君子之腹察聖附會令人欲嘔如以黃河十月水爲橫恣之水...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九一

劉曜羊后之慮哉水雲又咏宋宮人分嫁北臣云君若不重色安肯留金闕則世祖爲人可知元史文稱...

小書實有其人

龐參山詩話云小書者馮具區之子將妾也所謂某夫人者錢唐進士楊廷槐妻也與馮有親而夫人頗知筆墨...

牛車忽其忽

漢書言天子貧不能具輿將相或乘牛車重是言牛車之賤也官太宰王導好乘牛車石崇王濟亦乘牛...

小兒病古醫書時黃素問皆無之

援征武溪蠻藥此疾謂之曰瘧瘧不名瘧也平考之史傳惟文苑英華載陳翥幼時面瘧初脫見清源牧咏河陽花牧戲之曰瘧才而花貌胡不咏之...

康海救張敷華

人但知李夢陽之死康海救之按明史張敷華傳張敷華幼劉璣璣欲誣湖廣食穀舉以難罪海過璣

曰吾家人愛張公如母公忍相誣耶璣乃止

黑豆

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妻白遇太白山隱氏傳濟鐵辟穀仙方臣家大小七十餘口更不食...

取水

街亭絕汲道而敗今城門水築泉而井破若此類者志乘博載不具書通典曰飛鳥羣翔其下有水...

角怖虎

角怖虎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于上風爐之則對虎山精避不見形蛇絕跡井泉破塘內多生蟲蛙...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十一

古事相類者周傑園作同書十卷桐城方氏作古事此二十卷似已盡矣予又常戲集之如齊威王胡周趙諸侯亦朝周魯仲連不帝秦孔子順亦不入秦蘇武在外十九年向有同行之常惠馬宏亦在外十九...

古事相類

古事相類者周傑園作同書十卷桐城方氏作古事此二十卷似已盡矣予又常戲集之如齊威王胡周趙諸侯亦朝周魯仲連不帝秦孔子順亦不入秦蘇武在外十九年向有同行之常惠馬宏亦在外十九...

叔再見于王叔文之王任王忠政自以非字文員人乃...
感劉有見于徐溫亦飲于...
重持節行賞賜于西域諸夷...
之亡何唐亦死魏東阿王...
係僉見梁使先列軍儀...
功者韓愈之子...
賜死復有不同傳...
世杜讓德之子...
瑞告其父反而已...
起兵于曹后廢太子...
代無人唐以鄭...
殺高投類又殺不...
熙幸其初存氏...
人而漢桓帝亦有...
帖木兒亦娶定...
而皆爲所用...
宮市洛因轉輸軍...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十一

口數轉周再見于...
是一術也而東漢...
明亦漏未盡...
六盜于然然後...
古事相反
古事相反者...
徐實以一眼...
爲所重劉...
作草字杜...
祭元度一日...
呼參政...
禁歐文...
爲十惡...
讀書而...
不禮唐...
子儉而...
之母薦...
鳴聞必...
果報似巧

發亦白以漢末三分乃高祖...
是周顯德二年...
數若前定不能預知
王安石不幸
王安石曾...
家不忠于有...
前戰勢不...
蔡氏所...
也槍死...
韓魏公文...
今宮殿...
受進...
宋...
謂曰有...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十二

朱...
設此...
眼以...
身與...
漢書...
一尺...
目盲...
女子...
金...
全...
老...
之...
晉...
之...
權...
能...
背...
六...
六

身與...
漢書...
一尺...
目盲...
女子...
金...
全...
老...
之...
晉...
之...
權...
能...
背...
六...
六

備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人多不解盡宋忠五更之譏故改作六更而不知五更者乃五庚申之謂非
夜之五更也宋大內五更已絕則標鼓過作號曰蝦蟆更亦號六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撥
點今之稱擗是也周禮三鼓以號戒司馬法曰昏四通為大變夜半三通為晨戒旦五通為發然則
蝦蟆更與元帝擗銅丸中嚴鼓之節張衡賦所用之楚嚴皆今之發擗也

白鵝浮水名浮尼

乾隆四十五年阿相國治水河南諸河官築堤已成每見白鵝一羣泛水而行是夜堤必崩乃用鎗砲擊
之卒不能除不知何怪又二年讀桂海神編載明代黃羅養之亂軍人見白鵝浮水舟必沉溺有識者曰
此名浮尼水怪也須黑犬五色穀禮之

欠債失官

居官員債漢書李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李威子慈貸回花錢一萬貫不償貶為定
州司戶參軍

九十六歲死節

元史嚴道大將軍王英善用刀號刀王九十六歲毛貴陷益都都不食而死
長一丈九尺

狐載人髮

晉書靈徵志太和元年狐載人髮靈太后召而觀之有靈載人百十隊不可解
老年人生子族人作鬧

隨園隨筆

余親家史少司馬年七十七生子族人登堂大開余為駭然後讀歐公杜杞墓志稱開俗貧齒有老而生
十三

卷二十七

子者父兄多不舉應分家產故也杜公上書請立五保俾民相禁有犯者置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德
之生子以君性字其子據此猶指本家父兄非族人則尤悖妄可惡矣

術數類

續增袁才子著

古人但用支子月日而不用時呂氏祿命篇李虛中算法俱不用時亦本洪範周禮相氏之例耳其記孤虛之術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徐陵集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小弁詩曰天之生我辰安在義辰者六物之吉凶左氏晉侯問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為歲星之辰在行于地十一歲而一周歷九推曰天之生我星宿以實六極之元獨運斯勤此皆今日算命合五星之始也陸孝恭有祿命書陶貞白有三命抄略鄭玄過中四祿絕之運而六十致政王安石避午祿敗之運而五十六致仕蘇子容避丙戌火祿祿衰而七十致仕蓋恐于其說實者不免為才賦云始法無奴婢而得天下魯莊法當隨隨而美貌多才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貢士未必皆逢六合宋費補之婆娑漫志云一時生一人一日只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只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人亦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人而已今一郡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多矣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哉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亦云命只五十一萬而四柱盡矣蓋亦不有推算之說也續增云草木五種皆有一定之命有柳子落地出芽日者算之當如王者受命人則拜壽至千年而後果實佛佛像香火其盛至則被焚又洛陽李叟與明太祖同八字帝召見問何業曰老民貧賤十三寒以之度日本祖曰此似我食十三省布政司稅也此亦附會之說余意大槩作甲子原不過標題名數甲子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我何生尅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若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即應支子木火理亦宜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即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即應也况支子之木屬虛無者乎韓昌黎作李虛中墓志極言其推人年壽了無一失何以不測已

隨園隨筆卷二十八

身之壽命而服金石以速死也王荆公法說一篇為堪其入好算命之陋宋金華祿命論一篇亦言之最詳樞齋淵覽西山云希元有志聖賢而好算命終竟名利之心未斷如何入道宋洪彥升奏禁天下士大夫談命俟佛勃勃天信以談命進用金世宗大定三年詔三品以上除嫁娶修造安葬外不許推算命違者革職徒三年其時防微使曹芳俱以妄談命陪罪

相

相術最古左氏說相一語為相法權輿荀子非之歷言堯舜舜短禹湯湯偏以之余嘗笑荀子必醜王充所謂天受賜者夜星燦爛人性文者筆文繁亦至理也然聖狂吉凶亦多無定舜重瞳項羽亦重瞳季後主亦重瞳劉備手垂過膝而與劉王衍手垂過膝而收北史之劉元進南齊之王元初皆手垂過膝而謀反伏誅子弄時數擊手文有大子二字被誅晉陳波女有文在其口曰為大子母四字彖之應則卒不險王和女足下有七星自稱當母天下卒被誅南史庾亮相魏超人稱當為方伯而卒餓死褚淵面角尖危掩埋入口而衣祿顯豐其有驗而不驗者 姬在魏王約宮中許負相之當生大子約心喜喜漢反而不知姬投漢宮乃生文帝唐李錡錡潤州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乃納為妾不知收後授子掖庭得幸憲宗實生宣宗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相者謂其子婦得氏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喜遂以反誅而不知符氏乃宋世宗皇后也豈始知子卿 術又未可以皮相耶

陰宅

言葬經者不始於郭璞史記楊柳子言後世常有天子之宮漢漢晉劉向奏上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屋有立石起側之象袁安傳言生其地也 葬後世出三公孫鍾馗三少年乞瓜為指葬地三國志管輅過母邱伯倫墳曰白虎負尸雀巢哭孫堅墳項有五色雲受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也呂才駁之司馬溫公駁之最為痛快若伊川之駁葬經言其本根而枝葉自盛此非駁之乃勸之

世之父而子孫復父母而子孫天者多矣在生之根本尚無補于枝葉而況死後乎漢廷尉吳融以人所封之地非母人皆言必滅族而子孫皆盛見後漢書隋文帝曰我家墓山若云不吉我不當為天子若云吉我弟不當戰死見隋書宋文公穿深渠司天者言不利時仁宗病後改築路公即命司天者往乃更言前穿無害恐將來不利則改者受罪故耳見羅氏識遺源乾曜得張說門左之地村夫為之卜葬便斗為之書碑而後知其必皆見新唐書黃巢自成之敗俱以掘其祖墳故也乃唐高祖起兵亦被長安守禦殺其祖墳而依然無恙宋明帝志願道成墓有五色雲氣暗遣人以鐵釘長五六尺者釘墓四維以為壓勝而卒無輪郭子儀祖墳為魚朝恩所發而子儀七十八墳皆朝廷葬京師時風水葬其父子杭之臨平以錢唐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似平大吉矣而全家灰滅元史龍圖失火原希謂請太常卿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偶爾失火慎勿令妄說地理者有所更移風水之不驗班班可考人猶謂不醒可謂愚也

陽宅

言宅經者不始於五姓史記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昭君不出此門矣此門不時晉所謂時非時日也果高門成而韓侯卒自此說與韓其後漢哀帝疾旬奴來朝嫌其從上游來故以太歲厭勝之道館之上林王莽以王后年十四有子孫瑞故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曾完碑河平元年曾君以結縛之途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幸而學者李儒等獲入海之發漢書來應傳皇帝幸乳母王聖舍太子府臨郭吉以犯土禁不可久御此皆陽宅拘忌之始不知陰陽家西不益宅而王充以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漢書司隸校尉趙興與每入宮舍修改穿竅故犯妖禁而得祿命曹芳孔疇定與項羽不敢與之爭室梁野雲謂趙王廟慎不故作崇崇乎孟嘗君曰文受命于天不受命于戶楊康宅無吉凶論曰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為三公可知也平符潛夫論曰同一宮也成康居之與幽厲居之其

隨園隨筆卷二十八

此數言最為明決或云陽宅不可不慎南史韓胡丁奉宅居之者孫時敗蘇峻敗司馬修之敗王僧綽被殺不知孫時蘇峻雖不居此宅有不敗者乎王僧綽殺身成仁雖凶亦吉也

術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

術數之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為人謀或驗為己謀便不驗且一有私己之心便為造物所忌漢昭帝時陸孟奏公孫病已當立言驗而已以妖言誅其帝時賈長飲陳聖劉太平皇帝之譏而以不道誅後言亦驗張棟以反支日不行為賊所殺王匡以六甲窮日不出兵為鄧禹所敗東漢郎觀奏國家地僻鮮卑當入寇所言驗而已不肯與孫禮交乃為所殺劉歆以名應圖讖故被莽不知劉秀乃光武欲待太白星出乃起兵應漢而不知事洩死後太白星果出魏王粲以焚恐守南斗當有異者母邱伯倫見星星竟天以為己詳遂督舉兵不知皆應在司馬氏與己無與也晉孟觀以警微不動故為趙王倫守河北不應齊王問之兵致夷三族不知警微所應乃元帝非趙王也郭舉舉神聖人呂光奉為神師起兵時以為賊姚萇曾故奔晉被殺不知賊姚萇所應乃元帝非趙王也郭舉舉神聖人呂光奉為神師起兵時以為賊姚劉勳勳反于固城占云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當當及事敗伏誅囚首入定州果三月末而爾朱氏亦竟滅孔照照天文知宋文帝必不善終故謀反伏誅後文帝乃為元帝凶所賦知江州當出天子故立彭城王義恭不知應在武陵王駿非彭城也梁武與張宏黃談天文應凶驗自知天命在己不日後有臺城之厄又嘗登北顧亭謂江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然卒納侯景又在用陶寶王何耶那鑿正以帝星在吳頭楚尾故勸廢濠及不知應在嘉靖也隆武陵王紀紀兵騎星王說紀曰官若果下當用甲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發癸酉年入判不可失也後蜀之歲太白在西及至明年甲已果出紀乃敗誅勳則江陵城時梁元帝登鳳皇閣嘆曰吾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已而果然其他如郭璞之術刀被髮蔡容謂宗之自投水中解律義之鑽頭出城頭惡頭之自知厄在彭城王子年之自知為人運貨皆知

獸勝而卒無救善乎三國志趙雲精術數而不肯傳其書曰先人挾此術圖作帝王師乃三世不過太史
耶所謂變成而下也昌黎臨終遺命曰陰陽吉凶一無所畏其乃達人

鬼神弄人

鬼神弄人如武帝時之神君孫權時之王表皆明載史冊卒無補于國家其戲弄人而勝之敗者東漢張
滿譚文應已行故謀城臨誅乃曰譚文誤我張翼得石壘大喜自稱無上天將軍謀反事敗臨誅病
指則後連不忍決捨管天福年張遇賢見太白山神自稱崔浩為之謀主破江淮數州有問必應忽神去
問之不應兵敗伏誅唐敬宗時染坊供人張詠卜卦當升殿坐與火伴蘇元明對食乃作亂竟殺諸者果
升清忠殿與元明同食食畢捕者至事收伏誅吳曉見月中人舉榼相揖月中人甚之以為大貴遂謀
反以誅明季見山徐某作亂鄉人不從乃卜于神以備帝廟鐵刀置水浮則起兵刀一百二十斤以為必
沈也投之登浮水面眾咸驚駭頃刻從者萬人亡何事敗一村皆誅

夢亦難信

不特陰陽術數不可信也則夢寐之事一信之便為鬼神所弄如叔孫約夢天厭已而得豎牛之禍繆武
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垂嫡餓死張敬兒因妻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混
一而次日納侯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狂殺皇后太子徐知諧夢香金丹而奪日方
士獻藥服之以列杭州沈濟之夢神謂曰汝後國有藏金一壺可往掘之沈問何處神曰但見有草繩纏
繩字錢者是也次日往園果見錢繩繩字宛然大喜掘至丈許查無所得以此算成狂易之疾宋史載內
傳丙寅名愚夢父召丙立五十一柘城李少司空李繼遷成進士可容及太夫人後繼遷患危疾夢太
字夢壽及其死也壽止五十一柘城李少司空李繼遷成進士可容及太夫人後繼遷患危疾夢太
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犯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陸射山徵君夢曾人孝廉云吾嘗夢內為水所浸
其苦卓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蓋往買而移聖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價得之及移葬
穴了無水且暖氣如蒸梅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瘁子孫流離

天文雜考

越得歲而吳伐之吳卒亡于越此左氏語也然慕容超之亡歲星在齊而劉裕滅之卒亦無恙同一五星
聚箕而齊桓以霸祿山以亡同一星孛大角而始皇以帝項羽以敗譚周稱榮惑守歲魏文帝殂二國無
恙故以魏為正統然天官書月犯心大星王者應之三國時有此變而昭烈祖吳魏又無恙梁天監中雷
書太陽門曰紹宗梁王惟武王一時人以為武陵王紀必紹帝位矣後武陵王竟不終星隕和州人疑韓
魏公當之已而魏公無恙乃庸相王貽水魏貽水亦和州事欽宗內禪帝星復明已而北遷崩于沙漠

草木無知

宋將亡文文山見真州檣柱生天下趙三亭心大喜以為是蟲食葉公孫病已立之徵卒不應見文山集
凡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
王奉性好時日小數卒以破敗事在傳中晉廢太子適性拘小忌不許修牆動瓦卒被藥杆推殺桓元臨
敗召諸道人推算為勝勝法卒伏誅宋明帝尤信鬼神多忌諱移林治壁先祭土神改駟字為邊瓜呼白
門為官陽門年三十四而崩以昭明太子之賢而以母丁貴顯地有不利長子之言為厭勝法埋蟻鴿
子真箇致為武帝猜疑懼懼而禱善乎元人就日錄曰大凡見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陶淵明亦
曰睡人前不說夢逢人前不說命

邪不勝正神鬼生于人心

風俗道戒李君神石賢士飽君神之類皆起于一人之謬因而從者若狂卒之神亦具有五行志玉川南

家白晝人立曰王周南某日死周南坦然不應亡何鼠白類仆而亡書境錄范文正公修史載某隱
夜夢某怒不改史將禍爾子不改果長子純禮亡夜又夢某言云不再改將禍爾次子果次子純仁
病全家泣請公終不改已而純仁病愈此邪不勝正也東坡志林宋將石晉醉怒失調命斬厨人其夫
人憐而縱之為報斬訖亡何普患病見此廚人持頭立牀前索命夫人向普問說告以血未斬也普不
信愈其號亡命夫人不得已遣人四路覓廚者來普一見而病愈淨法禪師夜踏菜葉誤以為踏死蝦蟇
心中耿耿輪回時遂入惡道此鬼神生于人心也

災祥不一

古人四靈為奇麟鳳皆祥瑞之物而徐楚金說文靈傳言麟出春秋非瑞也小鳥生大鳥猶榮之變大股
為小股禹錫元圭為賞而張武錫金錢為辱也晉中興書曰甘露降王者恩及諸老則松柏受之能用賢
人則麟受之是甘露瑞也然汝南先賢傳都尉廳前有甘露功曹鄭啟曰此非甘露乃青木汁也陳祥
明中於林冬月出甘露人呼為爵瑞有則草木必枯是甘露非瑞矣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鮑照有
清河瑞是清河瑞也然漢延熹八年黃河清靈樞奏為災天子宜修省唐五行志亦然日知錄歷代漢唐
以來河清為革代之兆是河清非瑞也光武與嚴子陵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佳話也桓帝與白衣人辯
博太史亦奏客星犯帝座非佳話也天官書木以客星為災星天瑞五色重人瑞鄭仁表唐以為祥韓魏
公隨唱太史奏五色雲見宋以為祥天文志云五色雲妖也見則年穀不登而引宋書景平元年有
雲五色而徐英之等廢少主則又以為災矣梁書張后家昌蒲生花武帝以為天瑞齊永元中劉劭黃文
濟家亦昌蒲生花隨即被誅則又以為災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四



子
不
語
上

清袁枚著



子不語

子不語提要

倉山一老天才敏妙詩古文辭膾炙人口小說乃其餘事不足為此老重茲編雖未能爭勝前人而設想之奇用意之妙往往為他人後齒所不到小儒譏其淺率庸妄亦管窺蠡測之見矣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紫詞語之元鳥生商牛羊飼瘦雅頌語之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忠信而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後奇多聞垂為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博籥可以接屠沽之惟者一無能為文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感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蚩醜葵蕘則脾胃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及於侏儻傑狹則耳狹以妄聽庸以駭起情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是亦神謀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取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偽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所能為役也四賢之短則亦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為新齊諧云

子不語序

子不語目錄

卷一

李通判

曹虛舟

鄭都知縣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張士貴

江中三太子

阿龍

大福未享

蒲州惡吊

地窰官

卷二

張元喜

子

關東毛人以為餅

算命先生鬼

瀉婦谷秀才半世女妝

蘇耽老欲疫神

小東林秀才

塞外二事

顧堯年

沐陽洪氏獄

黃賢為神

卷三

烈傑太子

水仙殿

狐撞鐘

鄧陽小神

蔡書生

鍾孝廉

骷髏報仇

狐生負勸人修仙

杜工部

田烈妻

大樂上人

觀音堂

靈壁女借尸還魂

獄中石匣

蝴蝶怪

白二官

南昌士人

南山頑石

骷髏吹氣

煞神受枷

胡求為鬼魅

鬼者衣受網

山西王二

常格訴冤

漢高祖裁黃帝

賄錢神號迷龍

披麻戲

李半仙

火焚人不當水死

卷四

呂蒙塗臉

鬼有三獲過此鬼道乃窮

奉新奇事

蘇高村

陳清恰公吹氣退鬼

西園女怪

陳州考院

蔣文恪公說二事

羊骨怪

瓜棚下二鬼

李香君厲卷

城隍殿鬼不許為聲

鄭細九

鬼多與蒼蠅

智恆僧

葉生妻

陳聖濟遇狐

齊豫堂卒

行羅楚客

獺戶除狐

夜叉偷酒

介溪墳

道士取胡盧

替鬼做媒

麻東介

三斗漢

七盜索命

長鬼被縛

青龍堂

徐氏投亡

子不語目錄

卷五

城隍替人訓妻

影光書樓事

洗紫河中

畫工畫僵尸

徐四墓女子

楚陶

署雷公

奉行初火燈古成案

卷六

猜道入即鄭都

鴨雙

縛山魃

王介翁侍講是為書案後身

文信王

波兜象

石門屍怪

驚婦

羊踐前隊

藏魂碑

捉鬼

吳三復

斧斷狐尾

空心鬼

旁觀因果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老嫗為長

某侍郎異夢

秦毛人

人蝦

陰間中秋宮不辦事

祭雷文

萬道人以風洗手

沈姓妻	怪弄爆竹自焚	嗜確
常熱程生	怪風	孝女
老嫗變狼	義犬附魂	白虹精
冷秋江	釘鬼脫逃	櫻桃鬼
流嘴林四仲		
卷七		
尹文端公說二事	瘧疾	瘟鬼
千年仙鶴	夏太火說三事	石崇老奴才
鬼差貪酒	李倬	王將軍妾
仙鶴扛車	紅花洞	大毛人覆女
吳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陳姓父幼子壯
吳生手軟	狐祖師	紂之值殿將軍
癩鬼	誤學武松	字星女身
九夫墳	土地奶奶索詐	
卷八		
鬼鬧雞鳴則歸	蜈蚣吐丹	雷部三爺
鬼非非	鳳凰山崩	黃金馱
蔣廚	見曹操稱晚生	武后謝赫先生
冒夫鬼	史官辱改命	高相國種豬
說官話鬼	偷雷錘	土地受鐵
批債尸烟	簸箕龜	命該薄棺
向狐仙學道	五通神困人而施	張奇神
青陽江	梁武帝第四子	呂城無關廟
姚劍仙	黑煞神	吳子雲
秃尾龍	石灰塞雷	徐巨源
九夫元女	項王顯靈	醫肺癆用白朮
朱十二	鬼琴日線纒能託生	死夫賣活妻
惡鬼嚇詐不遂	道士作祟自斃	

卷九		
木箱頭	攝塚奇報	一目五先生
夢乞兒煮狗	一棺藏十八人	真龍圖變假龍圖
蒲田冤獄	水鬼畏鷲字	狐仙知科舉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城隍神融酒	地藏王接客
治鬼二妙	狐讀時文	何翁傾家
江秋林	襄足作備之報	判官答問
蔣太史	李敬遠公扶乩	呂道人驅龍
盤古以前天		
卷十		
高王碑吞蛇	黑柱	猴怪
鞭尸	梁朝古墓	獅子大王
綠毛怪	張大帝	紫姑神
魏象山	王莽時蛇究	牙鬼
卷十一		
通判妾	劉貴孫鳳	狐詩
大小緣人	紅衣服	秀民冊
妓仙	李百年	醫姑
風水客	呂兆龍	張又華
官癖	鑄文局	染坊權
血見愁	龍障風	彭楊記異
兇鬼戲臺告狀	奇鬼眼生背上	
卷十二		
掛周倉刀上	驅雲使者	吾頭豈白所奇
石言	鬼借官銜嫁女	雷祖

鎮江某仲	銀隔世走歸原主	人熊
繩拉雲	燒狼筋	王老三
擇風水貴福	飛僵	兩僵尸野合
鬼華寶	雷家蟻狀	夢中破案
馬變魚園地災禍	警鬼	棺林
碾打蝗蟲	僵尸手執元寶	張飛棺
誤費真	借屍延嗣	
卷十三		
關神下乩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歸安魚怪
張德娘	飛星入南斗	楊妃見夢
曹能始記前生	江南客寓	荆波咒在
馮侍御	蘇師父	莊秀才
葛錫蘭人	僵屍求食	僵屍貪財受累
宋為家變為土地之累	陸夫人	牛頭大王
水定卷牡丹	高臺	兒娘堡
鬼柳案	鬼勢利	鬼相忌
關神世法	緝試彌封	兩汪士鯨
雷擊土地	張光龍	趙氏再婚成怨偶
查其淵	鏡山寺僧	江秀才哥結
卷十四		
勾魂卒	趙西席	楊四佐領
藍頂妖人	蒙化太守	店主還債
許氏女報奶娘仇	盛	酖人取香火
科場二則	狸貓表兄	陸大司馬墳
鬼心茶	孤鬼入腹	怪詐人父
鬼是下二鬼	中山王	狀元不能拔貢
謹推黃	拘忌	奇術
孤仙自願	高白雲	梁觀陰夢魘

大肥人	錢文敏公學年稼軒而生	鬼入人腹
牛債尸	袁州府善大樹	煙人鑽火樹
鬼怕冷流	鬼避人如入避烟	查綠史
借棺為車	孫伊仲	
卷十五		
桃瑞格公遇劍仙	吳真	麻林
鶴靜先生	門戶無故自開	黃陵元鶴
土地迎眾人	孫烈婦	小笑
鬼寶塔	棺蓋飛	油瓶烹鬼
無門國	宋生	屍香
儲梅夫府於是常度使者	厝配滄	裴文達公為水神
莊生	福道人	佟麟角
淘氣	白蓮教	服桂子長生
伊五	諸廷槐	王都司
卷十六		
抗大宗為寄靈童子	西江水怪	仲能
雀報恩	全姑	奇勇
紅毛國人吐妓	西實認父	徐步蟾宮
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掛痕	孫方伯
賣冬瓜人	柳如是為厲	捧頭司馬
驅蠻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卞山地陷
鬼逐鬼	柳樹精	摺疊仙
仙人頂門無髮	香虹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萬佛屋	大力河	
卷十七		
白骨精	靈毅亭	怪怕講理
妻真人錯捉妖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紅
木姑娘墳	雷誅王三	鐵匣壁虎

圖公為神	隨園瑣記	廣西鬼師
馬家墳	天廚星	夢中聯句
碧眼見鬼	龍母	清涼老人
徐崖容	虎銜文昌頭	採戰之報
木皂隸	王清本	女化男
井泉童子	射天箭	神秤
莊明府	淨香童子	棺尸求祭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卷十八		
陝西茶客	山娘娘	瓜洲公子
王白齋尚書為潮鳴寺僧	白天德	鬻糶乞恩
錫鏢一錠陰間准三分用	鷄卵撐糞	狐丹
處州溺婦奇獄	道家有金骨法	批地藏王頌
儒佛兩不收	烏門山事	楊二
子不語	目錄	七
吳東中	土窟異獸	鷄脚人
海和尚	一足蛇	方蚌
山和尚	贈紙灰	湯翰林
黑苗洞	空中扯辯	蓬頭鬼
借綠棉入殮	洞窟君留船	繩將軍失勢
吳二姑娘	石獅求救命	早魁
蠍怪	蛇王	顏淵為先師判獄
丘腐架若	蔣金瓶	還我血
卷十九		
周世福	韓宗琦	徐俞氏
琵琶墳	曹阿狗	錢仲玉
蝦蟆盃	破怪	六郎神關
返魂香	觀音作劇	兔兒神
玉梅	盧彪	孔林古墓

史閣部降乩	懸頭羊子	陳紫山
忌火日	朱法師	城門凶孔
竹葉鬼	爐大爺	熊太太
冤鬼錯認	代州獵戶	金剛作鬧
燒頭香	樹怪	廣信狐仙
白石僧	鬼園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此言		
卷二十		
招觀音像	山陰風災	謝樓霞
引鬼報冤	靈鬼兩救兒命	木畫
滾經堂	菜花三娘子	神和病
鼠食牛	代神判斬	鬼門關
冤魂索命	掃螺螄	周太史驅妖
良猪	雷打扒手	北門貨
子不語	目錄	八
泥對海仙行走	驢雪奇冤	張大令
鏡水	蔡掌官	沈文松
藍姑娘	氣胆兩頭	西海祠神
糊淋酒	張秀才	周將軍墓二事
卷二十一		
婁羅二道人	蛇含草消水化金	蔡宗後身
天鎮鏢碑	樓橋郎君	楊笠湖救難
馮侍御身經	江都果令	執虎耳
十八灘頭	三姑娘	搜河都尉
科場事五條	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夢翁盛	乩仙示題	神說拘兆
奇編	駱術巧報	香亭記夢
敦倫	一字千金一吸萬金	菩薩吞拜
進羅夏蟻	倭人以下數服藥	獅子擊蛇

賈士芳	石男	鬚長一丈
黃慶遠	割竹發	黎人進舍
海兵	嗚呼羊快子竹	蚺蛇藤
細元	補廷解元	顧四娘妻重合
十里客	趙子昂降乩	神仙不解其嫌
度公	烏魯木齊城隍	黑翁
中印度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福建試院樹神
于雲石		
卷二十二		
萬佛崖	大力河	王其廣宗伯是蓮花長老
鬼買犯	鬼捨錢頭	倚花兒
歐陽敵	淨尼	雷火救忠臣
潘伯	盤古脚迹	珠重七兩
乘騰入酒	縣長三寸	湖神守尸
子	目錄	
儂尸抱草賊	窮鬼祟人富鬼不祟人	雷神火劍
水精奇廉	水鬼移家	負妻之報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鬼送湯圓	忠恕二字一筆寫
土雨	降廟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水怪吹氣	縛蟹
貞女訴冤	楊成龍成神	周倉赤脚
張龍治河	神佑不必費人	成神不必費人
中一目人	女鬼告狀	丁大哥
汪二姑娘	謝銅頭	烏頭太子
吳生兩入陰間	林道學	
卷二十三		
太白山神	太平開史	楚雄奇樹
泗州怪碑	雁蕩動前石	瓦屑廟石人無頭
十三貓同日餽節	鬼吹頭響	蝦蟇教書蝦排陣

木天能吹	銅人演西廂	雙花廟
假女	預知科名	胡鵬雨
龍獲萬家壘	雷公被污	李文貞公夢兆
鬼求路引	石控鐘碑	天上四花園
碌碌作怪	風流具	騙人參
偷盡	偷靴	偷腦
鬼姑二則	人面豆	粉橙
口琴	蘇湖朱生	白日鬼
龍州府幕友	雷珠不妻	桂花和公
落漆	鐵公鷄	夜星子
鴉醫	產麒麟	生夜叉
石骨因果	劉伯溫後輩	小那爺
水鬼蟻	鬼市	金鏡賊
翻洗酒罈	雷珠吉粉	狐仙親嘴
喇嘛	夢中事只靈一半	
子	目錄	
卷二十四		
長樂奇冤	燒包	金銀洞
貓怪	夢馬言	蔣靜存
天紀神	宿違官署鬼	廣東官署鬼
為兒索債	鬼魂香指告主人	區怪
徐支子	魚怪	盜鬼供狀
時文鬼	鬼弄人二則	漢江冤獄
牛乞命	稽乞命	張世榮
洗心池	活兒人墓	崖仙有數
馮布十三疋	牛界山守殺	鬼拜風
德屍夜肥書瘦	黑雲劫	金秀才
董觀祭	狐仙開帳	皮蠟燭
全浦海怪	天閣眼	泥像自行
焚尸二則	美人魚入而信	花魄

三編 15 冊

子不語卷一

隨園戲編

李通判

廣西李通判者，富也。家富七城，珍寶山積。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僕者，素忠謹，傷其主早亡，與七姬共設齋醮，一道人持簿化紙，老僕呵之曰：「吾家主早亡，無暇施法，道士笑曰：『爾亦思家主復生乎？』」老僕能作法，今其返魂，老僕奮諸諸姬，屏諸出拜，則道士去矣。老僕與厚，喜悔，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歸，終水幾老僕過，遇道士於途，老僕驚且喜，強持之，請罪乞哀。道士曰：「非我新崩主之復生也，陰司例，死人還陽，須得舊代，恐爾家無人代死，吾是以去。老僕曰：『請歸而之。』」道士至家，以道士語告諸姬，姬等初聞道士之來，也甚喜，繼聞將代死也，皆志相視，不發聲。老僕曰：『諸姬，子方年可憐，老奴死，年何足惜，出見道士曰：『吾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爾能無悔，無怖，則可。』」老僕曰：『念汝誠心，可出外與親友作別，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驗矣。老僕奉道士於家，旦夕敬禮，身主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訣別。其親友有笑者，有悔者，有敬者，有怖者，不信者。老僕過聖廟，廟前亦入而拜，且侍曰：「奴代家主死，求聖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語，未必有赤脚僧立業前此。」曰：「汝滿而故。」

蘇太極王受善教，汝慎弗洩。一紙包回，臨時取，竟不覺。老僕偷聞之，手入其籠，索一機，連其機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屆，道士命移老僕林與家主靈柩相對，鎖門鑿穴，以通食飲。道士與老姬相近，無遺漏，死居亡何了無他異。老僕疑之心，而動聞林下，窺窺有聲，而黑人自地躍出，深目通體，長二尺許，頭大如車輪，目眦睜視，老僕且視且走，繞棺而行，以齒噬棺縫，聞啾啾聲，死然家主也。二鬼啟棺之前，和扶家主出棺，竟若不應病者。二鬼手摩其腹，口漸有聲，老僕目之，形是家主，音則道士，慨然曰：「聖帝之言，得無驗乎？急歸懷中，紙五小飛出，變為金龍，長數丈，攫老僕於空中，以繩縛其上，老僕昏然，注目下視，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僕臥林，無人焉。家主大呼曰：「法敗矣。」一鬼釋繩，屋尋竟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僕林，被碎裂之一鬼，仰頭見老僕在梁，大喜，與家主厲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聲，墜於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復見矣。老僕聞當，任啟戶視之，老僕具道所見，相與急視，道士已為雷震死，埋所其屍，上有疏黃大書，狀連法易形圖，財食邑天條，決斬如律，今十七字。

蔡善生

杭州北關門外有一屋，鬼屋見人不敢居，為鎮甚固，舊生蔡姓者，將買其宅，人見之，禁不聽。

蔡家家人不肯入，蔡親自啟屋，東窗坐，至夜半，有女子冉冉來，頸拖紅帛，向蔡僕拜，縋於梁，伸頸就之，蔡無怖色，女子再挂一繩，招蔡蔡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誤矣，蔡笑曰：『汝縋，有今日，我勿誤也。』」鬼大笑，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絕。蔡亦登第，或云即蔡炳侯方伯也。

南居士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湖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羸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披閱，入登林，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羸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畏懼，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死，豈肯直告，兄慎弗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托也。少者心稍定，問托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為鐫，刻傳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費者錢數千，未經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擔，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近人情，說如平常，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曰：『坐其牀，更故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睜視，漸漸脫少者懷，促之曰：『君言既畢，可去矣。』屍竟不去。少者拍林大呼，亦不去。此立如少者愈疑，起而奔，屍隨之，奔少者奔急，屍奔亦急，遂逐數里，少者踰牆仆地，屍不能去。」

曹虛舟

履歷年間，有曹虛舟者，自言四川榮昌縣人，伴狂吳楚間，言多奇中，所到處，老幼男婦環之而行，虛舟嬉笑，罵所言，輒中人隱或與人好官，其人夫哭去，或言罵人，夫大喜，遇笑在問者，自知之，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堅先生，知瀘溪縣事，曹官後，或議其祖墳風水不利，子堅意欲建算，而木果聞虛舟來，走問之，瀘虛舟持棒登高，舉眾人環繞，子堅不得前，虛舟見子堅，迫擊以棒，罵曰：「你莫來，你莫來，你來便想掘屍，盜骨，行不得行不得，子堅悚然，而歸。後子堅于文壇宮主御史。

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常飲人也。先生性方正，不苟言笑，又房同臥起，忽夜半醒，哭曰：「台死矣。」又房間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背身起，至榻前，拉吾同行，路決決然黃沙。」

白草不見心行數引一官衙有神鳥紗冠南向坐樓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死停棺二十年無力卜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押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今張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敵曾借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栗伏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覺麻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塌城郭傾覆神鬼荒械之類一無所視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形骸飄浮於菜葉之上自念業經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且口鼻臭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其能久乎又房為寬解曰先生母苦夢不足悲也先生命速其棺殮之物越三日嘔血暴亡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某禱於蕭蕭廟蕭蕭廟正門延之秀才迎巡蕭蕭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啟湯溪縣城隍某地隨見一神我冠來蕭蕭令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皇恐而坐聞城隍神與蕭蕭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蕭蕭令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子公之言君頗

聞乎曰但聞十六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蕭蕭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貧有表弟李姓者遷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為然借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陳閉之中有圓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悻悻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眉目古樸不具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畫今願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為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新字愈疑曰俟

歸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親友皆曰蕭蕭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此怪人蕭蕭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挾持之強掖以入老翁長嘯一聲沖天去自此怪遂絕後陳生官籍湯溪竟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子振也

鄆都知縣
四川鄆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銀投之約費三千金若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某之眾論譁然令持之願堅眾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今日鬼神何在曰井底即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殺然曰為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眾持留之今不可其某客李說豪士也請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映日無影踏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為令曰吾為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眾鬼噴噴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今日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巍上有寬梳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呼曰某縣令至公下階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為令起立拱手曰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尚若不輸豈能為陰司納帛錢再作租戶哉知縣甯死而求為民請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為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十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詭聞明公為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龍臨其微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頃聞神袍長鼓冉冉而下與包公行省主禮語多不可辨聞神曰公處有生人氣何也包公其所以聞曰若然則則今也我願見之令與某客李惶恐出拜聞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愈遠問曰玄德公何在聞不答色不懌懼某蓋指即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為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況於臣子之前其君之字乎今代為乞哀包公曰但今速死免致焚屍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李拜謝畢仍纏而出前至鄆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繞其棺槨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底不壞

骷髏報仇
常熟孫君善性淳慈好懷神鬼與人遊山張如廁取荒塚骷髏踴躍之令吞其真曰汝食佳乎骷髏張口曰佳君善大駭急走骷髏隨之液地如車輪然君善至橋骷髏不得上君

喜登高望之。骷髏仍流歸原處。君每至家而如死灰。遂病。日遺矢。執手取吞之。自呼曰。汝食佳乎。食畢更遠。遺屎更食。三日而死。

骷髏吹氣

杭州閩茂嘉好術。其師孫姓者。常與之。雍正五年六月。者甚。閩招友五人。循環而弄。孫弄畢曰。我倦去。東顧少睡。再米決勝。少頃聞東箱有叫號聲。聞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沫滿頰。飲以薑汁。蘇問之曰。吾牀上睡未熟。嘗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碟如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林下嘖嘖。有骨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於地。骷髏竟以頭擊我。聞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聞家人懼有禍。不敢掘。遂局東。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趙大將軍。軍機。平三藩。後路過四川成都。川撫迎之。投館於民家。將軍嫌其隘。意欲宿城西。祭院衙門。撫軍曰。聞此中關鎖。自餘半頗有怪。不敢為。公備將軍笑曰。吾輩平寇賊。殺人無算。妖鬼有靈。亦當畏我。即道下役掃除。置眷屬於內室而已。獨占正房。枕軍中所用長戟。而寢。至二鼓。帳鉤聲。有長身而白衣者。其大腹。障牀而燭光青。將軍起。厲聲喝之。怪退。行三步。燭光為之一明。照見頭面。儼然俗所畫方相神也。將軍拔戟刺之。怪閃身於梁。再刺再走。遂入一夾道中。隱不復見。將軍遂寢。覺有是之者。回日。此怪微笑。聽其從將軍大怒。罵曰。世那得有此皮臉怪。眾家丁起。各持兵仗。來怪復退。走過夾道。入一空房。見沙飛塵起。簇簇有聲。似其鬼類。共來格鬪者。怪至中堂。挺筆。立作員峴狀。家丁相視無敢前。將軍愈起。手利以戟。正中其腹。膨亨有聲。其身而不復見矣。但有兩金眼在壁上。大如銅盤。光映。射人。眾家丁各以刀擊之。化為滿房火。星初大後小。以至於滅。東方已明。將軍次日上馬。行以所見語。聞城文武咸為咋舌。終不知何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趙大將軍之子。襄敏公。聰智保定。夜讀書西樓。門戶已閉。有自窗縫中側身入者。形甚扁。至樓中。以手搥頭及手足。漸次而圓。方中朱履。向上長揖。拱手曰。生員狐仙也。居此百年。眾諸大人俱許在此。公忽來讀書。生員不敢抗於天子之大臣。故來請示。公必欲在此讀書。某宜速讓。須寬限三日。如公見憐。容其明息於此。則請扁銅如平時。趙公大駭。笑曰。爾狐矣。安得有生員。曰。屬狐。泰山娘。娘考試。每歲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為生員。劣者為野狐。生員可以修仙。野狐不許修仙。因勸趙公曰。公等貴人。可惜不學仙。如某等學仙。最難。先學人形。

再學人語。學人語者。先學鳥語。學鳥語者。又必須盡學四海九州之鳥語。無所不能。然後能為人聲。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學仙。較真類學仙。少五百年功。若若人。文人學仙。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若大率學仙者。十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即於次日。扁西樓讓之。此二事。得于鎮遠太守。諱之。禮者。即將軍之孫。且曰。吾父後悔。未問泰山娘。娘出何題目。考狐也。

燕神受劫

淮安李姓者。與妻某氏。琴瑟調。李三十餘病。亡已殆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而視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之。葬。雖至。威。皆。迴。妻。獨。不肯。置。子。女。於。別。室。已。坐。亡。者。帳。中。侍。之。至。二。鼓。陰。風。颯。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索。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噴。噴。有。聲。其。夫。摩。撫。時。几。案。惶。然。長。嘆。走。至。牀。前。揭。帳。妻。哭。抱。之。冷。然。如。一。團。冷。雲。遂。裹。以。被。紅。髮。神。就。前。奉。香。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臥。牀。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文也。復為夫婦二十餘年。妻六旬矣。偶得於城隍廟。恍惚中見二弓丁。并一枷。至珍之所。枷者。即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會饒。故為爾所弄。二子不語。

張士貴

直隸安州。將張士貴。以公麻。太。原。買。屋。於。城。東。俗。傳。其。屋。有。怪。張。素。強。必。欲。居。之。既。移。家。其。中。堂。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懼。恐。張。巧。換。弓。矢。桌。燭。坐。至。夜。靜。睡。上。忽。伸。一。現。脫。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粗。黑。而。肥。腹。大。如。五。石。飽。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貨。復。射。之。厚。笑。如。龍。張。大。呼。家人。奔。避。鬼。奔。梁。而。走。言。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來。將。之。妻。奉。天。某。將。之。子。又。卒。張。棺。殮。墓。悲。悔。不。已。居。月。餘。聞。復。屋。中。有。呻。吟。聲。往。視。即。其。所。殮。之。妻。子。也。飲。以。薑。汁。掃。掃。如。平。生。聞。之。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火。鬼。手。搥。我。於。此。聞。棺。視。之。滿。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恐。亦。僅。能。以。幻。術。擲。掄。也。不能殺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姓陸。丁巳。進。士。為。工。部。郎。年。五。十。餘。嶺。南。某。氏。婚。夕。同。年。舉。集。工。部。行。禮。畢。將。房。見。花。燭。上。有。童。子。長。三。四。寸。踞。燭。盤。以。口。吹。氣。欲。滅。其。火。工。部。喝。之。應。聲。走。兩。燭。盡。滅。童。童。視。工。部。雙。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牀。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頭。汗。念。甚。口。漸。不。能。言。是。夕。年。某。陽。夫。人。出。轉。時。見。有。遠。髮。女。子。迎。問。曰。欲。錫。圖。畫。在。夫。人。怪。

其語不倫不之應及工部死始知擲拾夫人者即此怪也工部卒後附魂於夫人之體奪食必損其喉嚨曰捨不得同年周翰林進正色責之曰杜君何憤憤爾死與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天絕聲夫人病隨愈

胡求為鬼

方聞學也。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入真閣學修書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昇之塔下時月明如晝黑見二人皆青黑色短袖爪襪胡恐急走隨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靴脚踏之滾至西首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亦以靴脚踏之滾至東首將胡當作拋棄者胡痛不可忍五更雞鳴二神始去胡妻聞於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病數月始愈

江中三太子

蘇州進士顧三典好食魚者始之每得魚必售顧家顧之岳母李氏夜夢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為爾塔墓所獲幸免我必不忘報次早遣家人馳報則府人已知之矣是年進士家無故火自焚圖史散盡未幾之夕家畜一犬忽入立以前兩足擊雙玉水獻主人又見屋壁上有居代祖宗狀貌如繪識者曰此陽不藏陰之象也其將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妻

江蘇巡撫徐公士林素正直為安慶太守時日暮陞堂月已皎然見一女子以黑帕蒙首肩以上眉目不可辨跪伏門外若訴冤者徐公知為鬼令吏卒持牌喝曰有冤者魂許進女子再拜入跪階下聲嘶如小兒吏卒不見但聞其聲自言姓田真居守節為其夫兄方德逼嫁謀產致令縊死徐公為拘夫兄與鬼對質初訊時殊不服回首見女子大駭遂吐情實乃置之法一郡譁以為神公作田烈婦碑誌以旌之時奏委趙相國國麟為巡撫實徐公謂此事作訪聞尺矣何必託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為愧然其事頗實不能秘也徐公未還時往京師路上有同行客忽稱背痛跪地叩首曰我擊馬賊也利公之財將手劍公忽有金甲神以極擊我遂仆於地公日後非凡人也言畢死

鬼著衣受網

盛州府舒城縣民陳姓者妻忽為一女鬼所憑或扼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領內多山草繩索大授以桃枝一束曰來即擊之鬼怒關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某道士贈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於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側道士披髮持符遍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猪肉大以桃枝迎擊

之果空中墜肉數塊道士告婦人曰汝肯穿我紙衣便好等矣少頃鬼果取紙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為我鬼衣曰這樣華服理該我著乃盡服之衣化為網重重包裹始覺遂不能出其陣中道士當符作咒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而杯不碎鬼在桌杯擊之於桌鬼在桌杯擊之於西杯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即擒納瓶內封以法印五色紙埋桃樹下復以二符入解香末揉為二團付婦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患矣越數日果有男鬼釋釋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龍

蘇州徐世以居木清幼入城中讀書於韓其武家韓有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命阿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又不信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令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於階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頭下有手搗痕青黑如柳葉大耳口鼻盡塞黃泥屎橫而氣未絕飲以薑汁乃蘇曰吾下階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十餘短髮黑面向我張嘴伸其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為所擊以手夾我喉亦有一老者白鬚為勸曰渠年少不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脚上白衣者衝

大藥上人

洛陽水陸庵僧號大藥上人鏡於財其隣人周某充縣役家貧承催稅租皆侵蝕之每逢此期輒向上人借貸數年間積至七兩上人知其無力償還不復取索後頗感恩相見必曰吾不能報上人恩死當為驢馬以報居無何晚有人叩門甚急問為誰應聲曰周某也來報恩耳上人啟戶了不見人以為有相戲者是夜所畜驢一駒明旦訪役果見上人所畜驢駒奮首起若相識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來宿愛其駒求買之上人弗許不忍明言其故客曰則借我駒往某縣一宿可乎上人許之客上鞍攬轡笑曰吾詐和尚耳我愛此駒時之未必即返我已借借置汝几上可歸取之不顧而馳上人無可奈何入房視之几上白金七兩如其所負之數

山西王二

屋去矣徐命眾人扶之登牀上鬼燈數十如極大燈火徹夜不絕次日阿龍病迷不食韓氏召女巫診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頭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叫曰勿燒我我即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在

熊翰林徐齋先生為余言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參政依計副憲某欲報國寺三人俱早
毒藥毒以屏閣不得覺妓為快道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秧半席腹脹將漫出
至膳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為店主趙三謀財殺
死埋骨於此寺之牆下求三長官代為伸冤三人相顧大駭莫敢發聲驚曉之曰此司坊官
事非我輩所能主我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翁有交但求熊翁轉請俞公到此掘
足矣翁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其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
言諸位老爺替我等之言畢女巫仆地見之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
穿詐亦不信明日盡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竟白矣次日招俞司坊至寺飲
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遂役拘之巫始至既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
官啟巡城御史發掘牆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牆係山東濟南府趙
三安歌客寓之所某年樓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專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
一叫而絕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年二十餘元旦夢其亡祖謂曰汝於十月某日將死萬不能免可速理後事醒

後語其家人厚驚怖焉至期家人環而視之羅無他恙至暮如家人以為夢不足信二
史後羅沒於牆久而不及家人急往視衣離其身矣取燈照之裸死於牆東去衣服十餘步
心口尚溫不敢遽殮次夜夢告家人曰竟實耳我恐妻婢小春有胎不認致妻抹掠而亡渠
訴冥判親來拘我適至我牆以手刺我我如我妻時淫彼之狀我昏迷不省遂回至陰司
城隍衙門正欲訊鞠適渠亦以前生別市發覺為山而城隍所拘陰官不肯久繫獄囚故仍
令還陽恩終不免也羅又問曰爾亦問陽間事乎曰我自知死不可逃恐老父無墓故問管
我之緣吾父與日何如羅笑曰念汝孝心爾父大福未享人間之皆為老翁善翁亦猶有
兒未喻月羅父竟以膨脹亡腹大如飽始知大福者大腹之應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為句容令時下鄉驗此齋齋宿古廟老嫗面有積塵脫左
臂立而請曰萬望施我明喉公為有乳須速救我越驚醒張目燈前隱隱有所見急起逐
之了無所得次早聞步見廟側有觀音堂堂塑一老嫗死於夢中人堂前其狀甚為可怖
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本堂中得母有萬望平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即萬望家也喚藍
玉開廟廬相道乎曰非此也此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售於我價

二十金值亦不告以蒙即指二十金為贈還其址如修葺高是所願年四十餘尚無子
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夢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大人夢夢亦如公遂生一兒

常格新究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聞邱抄見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內務府官擬挑土工人所竊
召執役者數十人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赴市買物為
工人趙二圖報不遂將刀殺死埋我於厚載門外墳地地方我家父母某年未始求大人
掘險伸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即趙二殺常格者我也向於府大人見其狀知有
冤移刑部掘屍屍傷死難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尚未知其死也隨拘趙二
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實情似宜寬減等語但為冤鬼所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
立法奉旨依議

蒲州鹽案
岳水軒遊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與關西而坐旁有周將軍儀仗目持
手執鐵鞭鎖朽木一棧不解何故主人指而言曰此鹽案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
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傳於廟夢關神召眾人謂曰汝鹽池為黃元所據故燒不

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黃元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吳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
張翼德來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眾人驚寤旦即在廟中添塑桓侯俟其少風
雷大作朽木一棧已在鐵鍊之上次日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稱鹽案者始於此

靈壁女信尸還魂
王規庭知靈壁縣事村中有農婦李氏年三十許貌醜而善病臘月十餘年腹大如家一夕
卒夫入城買棺棺到於殮婦已生矣雙目盡明腹亦平復夫喜近之妻堅拒泣曰吾某村中
王姑妯也尚未婚嫁何為至此吾之父母姊姊俱在何處其夫大駭急告某村則舉家哭其
幼女屍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婦一見泣掩唇教生平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來瞻視
婦猶羞澀亦見於面兩家爭此婦嗚呼於官視庭為之作令斷歸村農乾隆二十一年事

漢高祖狀義帝
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狀義帝乃高祖使也非項羽
所使也高祖陰謀狀義帝名項羽而偽與諸侯討狀義帝帝羽訟於上帝須布為質曾果
係高祖所殺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盧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十年而識始定曰羽以
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於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實方得訴冤按王阮心池北偶談

我旅遊安報竟事亦通至十年蓋張以忠節故而報復難端以慘殺故而申訴亦難也

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某年三月屍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脫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險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其自脚趾至於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情頗佳於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內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約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瓦皆黃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下如世上所演高力士重寶形狀殿前有黃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以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殿內傳呼曰外何喧嘩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汝母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瓦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縮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內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著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尚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去矣牧羊人歐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遂蘇言畢後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日餘仍卒先是李之隣張姓

卷一

十一

者睡至三更林側聞人呼聲驚起見黑衣四人各長丈餘曰為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寐黑衣人欲歐之懼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踞於門上觀更符懸四人不取仰視僧張穿羅芭側路以入俄而突聲內作此事傳卓園提督所寓李其友也

獄中石匣

趙州周道澧以難除遷陝西隴州知州抵署後德例按獄獄中有石匣長尺許封鎖甚固周欲開視獄吏固持不可曰相傳有明季即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記有道人云開則不利於官周素慎必欲開視乃芥其匣得人影半幅亦身帶血面目模糊冷氣襲人周諦視未畢有疏黃氣自匣中起卷幅燒毀紙灰騰空而去周大悼得病卒於隴竟不知何怪周蘭坡學士為余言州故即其從孫也

子不語卷二

隨園戲編

張元妻

河南假師縣鄉人欲乞妻薛氏歸寧母家也... 所乘驢與小叔使視之而挂所衣紅布裙於樹邊... 人撞門入窟窟究其而夫婦有身無首告之官... 某所養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 棺槨穴甚小僅容一手官竟不能識也

蝴蝶怪

京師葉某與易州王四相善王以七月七日為六旬壽期... 偉丈夫躍馬至問將何往葉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台中表也... 與之偕行丈夫屢躡其背葉固讓前行... 辨其狀貌但見電光所燭丈夫懸首而下... 與雷相觸舌長丈餘色如冰砂葉大駭卒無奈何且隱忍之疾驅至王四家王出與相見惟

子不語

卷二

然置酒葉私問與路上丈夫何親曰此台中表張某也現居京師... 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見眼花耳酒畢葉就寢心忤不肯與同宿... 頭伴馬葉徹夜不寐而蒼頭酣寢矣三鼓燈滅丈夫起坐復吐其舌... 帳涎流不已伸兩手持蒼頭喉之骨呈呈墜地葉奉關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 有鐘鼓聲聞帝持巨刃排梁而下直擊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車輪... 霹靂一震蝴蝶與關神俱無所見葉昏仆地日子不起王四啟門視之... 血數斗牀上失一茶葉與一茶頭矣所騎馬宛在厩急遣人至繩匠... 爐燒銀並無往易州祝壽之義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簪遊為業或暮歸墨紫張氏青山莊園林之茂... 素所仰慕也其妻遊畢同宿於園王仲思恍惚不能成寐見白二官... 臥庭二丈餘而白伸頭亦長二丈餘吹燈而滅王以被蒙首而寢... 手上下董之所按處其冷如鐵王驚呼無人答應急而有一黑物... 白二官對揖甚卑不知勝負而天明見地上一鮮血一條急往白二官家詢之

官得盡成半耳一旦而愈其疾愈之時即王姓過白二官之時也

關東毛人以人為餌

關東人許善服以掘人為業... 一衣人所掘身長二丈許... 每一摩則狂笑不止... 置許石榻上取虎鹿進而水之許喜出望外... 有所得誠石為火及水與鍋為煎熱而進之許大受驚明長人復抱而出身放... 之上縛許於高樹許復大驚疑將射已俄而羣虎聞生人盡出穴爭來... 虎復解縛抱許曳死虎而死... 此人竟以大肥許一日思家跪長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東方不已長人亦... 參處示以歸路并為展指參地示相報意詳從此當矣

平陽令

平陽令宋鏗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垣巨墻... 抵其除使陳廢數月曰看張如何接客以臂血塗壁... 其兩鼻孔曰使美若不美則妓風絕矣... 如此以俸滿還山東別駕... 不啟朱索復曰何害怪聞吾戚名早當自退... 獨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預歸冠見朱長攝... 聞貴人至此正聲怪珍滅之時... 助無不投首矣朱大喜謝而進之須臾青而者白... 有長牙黑嘴者來未以劍擊亦呼痛而墮... 照橫屍滿地也其妻子女也大叫曰吾乃為妖鬼所弄... 一慟而絕

不倒翁

蔣生某往河南過單縣宿馬店家有西樓... 此樓不甚高將曰椒山自有賊... 長三寸許類世間差後狀脫許許久叱叱而進... 如豆官烏紗冠危坐指將大驚... 撲竟不能動官其無勇強自起將以手搗之... 置於几上... 倒視之世所賣不倒翁也

便什。一土偶耳。其與從僕伏羅拜。乙還其上。將戲。曰。爾須以物贖。聲曰。謀竊穴中。噴噴有
聲。或四人輩。一銀或二人扛一。刻有飾金。第之屬。弗敢於地。得取不例。有擲與也。復能
舉動如初。隊伍不復整矣。奔竄而散。天漸明。店主大呼失脫。聞之。則樓上贖官之物。皆三
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撐舟為業。舟過湖州。橋下。當廟。骨體落。水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
徐某。在生時。曾撫司道。貴人。誰不敢說。汝何人。敢投我骨於水。女素不識字。病後能讀書。喜
為人算命。寓八字與之。其推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說。亦不其驗也。周具牒。訴於城隍。女卧一
日。醒曰。見二青衣。拘一鬼。與我質於神前。鬼說。訴說骨之事。神曰。其兄觸汝。而責之於妹。何
畏強欺弱耶。有構能算命。而不能自復其骨。其算法。不靈可知。坐前。映騙人財物。不知多
少。名若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復識字。亦不能算命矣。

鬼借力制鬼人

俗傳凶人之約。必有惡鬼。以其力能相助也。楊州唐氏。妻某。素悍妬。妾婢死其手者。無數。亡
何。暴病。口喃喃。罵罵。如平日。撒撒。狀。鄰有徐元。齊力。絕人。先一日。昏。兼。辨。叫。罵。如。與人。角
子。不。如。卷二

闕者。通曰。始。蘇。問。故。曰。吾。為。羣。鬼。所。借。用。耳。鬼。奉。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強。羣。鬼。不。能
制。故。來。假。吾。力。縛。之。吾。與。闕。三。日。昨。被。吾。拉。倒。其。足。纏。羣。鬼。吾。歸。耳。往。視。唐。妻。果。氣。絕
而。左。足。有。青。傷。

馬盼盼

壽州刺史劉介石。好扶杖。牧秦州時。請仙西廳。一日。以龍大勳書。盼盼二字。又書有兩世緣
三字。劉大駭。以為。關盼盼也。問。兩世何緣。曰。事。載。西。湖。佳。話。劉。書。其。紙。之。曰。可。得。見。而。否。曰
在今。既。果。可。尋。而。病。目。定。神。昏。妻。大。駭。問。坐。守。之。燈。上。片。時。陰。風。颯。然。一。女。子。容。色。絕。世。
遍。身。衣。履。其。華。手。執。紅。紗。燈。後。戶。外。入。向。劉。直。撲。劉。汗。如雨。下。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
乎。緣。尚。未。判。故。也。後。復。外。出。劉。病。稍。愈。嗣。後。意。有所。動。女。子。輒。來。到。一。日。罵。楊。州。天。平。寺。
秋。而。關。也。思。此。女。取。名。曰。關。盼。盼。大。書。曰。我。昔。賦。佛。也。念。汝。為。奴。所。縛。來。相。執。汝。可
知。天。降。吾。上。事。也。若。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在。誰。以上。女。嗣。後。建。定。改。悔。母。得
更。不。備。免。自。我。其。神。劉。病。愈。叩。頭。拜。謝。自此。妖。絕。數。年。後。關。西。胡。姓。壽。州。有。宋
時。登。殿。馬。盼。盼。在。前。著。之。左。偏。首。雜。意。我。盼。盼。快。巧。龍。學。來。坡。書。法。始。始。現。形。之。妖。非
關。盼。盼。也。

漁婦谷才半世女祖

蜀人漁謀。六富。而無子。得。屠。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至。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
。宿。難。復。難。無。益。也。惟。難。而。以。此。畜。之。應。可。補。救。而。綿。谷。生。謀。六。教。以。穿。耳。梳。頭。菓。足
。呼。為。小。七。娘。堅。不。插。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長。人。入。津。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即。死
。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部。秀。無。賴。願。以。女。自。房。有。繡。針。詞。行。世。吾。友。楊。判。史。朝。興
。之。文。好。為。序。其。類。末。

煉丹道士

楚中大夫伯。煉。丹。好。道。子。告。歸。寄。居。江。甯。入。城。時。備。米。從。一。百。六。十。萬。有。郎。總。兵。者。公。門
。下。士。也。薦。朱。直。士。善。黃。白。之。行。專。九。百。餘。煉。香。核。成。銀。屑。試。若。神。道。士。說。公。燒。丹。以。白。銀
。百。萬。煉。丹。一。枚。則。長。生。可。致。公。感。之。齋。戒。三。日。定。次。煉。之。值。錢。一。萬。兩。下。銀。五。萬。兩。成。百。擔
。喜。則。公。親。監。之。夜。則。仗。人。守。之。額。金。時。化。為。水。煉。二。月。費。銀。八。十。萬。丹。無。消息。公。詰。之。道。士
。曰。滿。百。萬。則。非。成。成。後。公。之。不。餽。不。寒。可。南。可。北。隨。意。所。之。無。不。可。到。公。親。奈。何。復。與。十。餘
。萬。丹。已。覺。其。道。士。沒。溺。必。道。人。之。有。辰。道。士。沒。於。園。凡。者。回。顧。忽。失。自。士。所。在。往。視。其
。爐。百。萬。俱。空。矣。故。道。士。行。身。得。書。一。封。云。公。此。煉。財。皆。非。義。物。也。吾。與。公。有。宿。緣。特。來。取。去
。子。不。如。卷二

葉老脫

為公打點陰間贖罪費用。日後自有效驗。幸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萬銀。下爐時
。屋上隱隱有雷聲。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蓋其頭。其搬運實無痕迹。

有葉老脫者。不知其由。來科頭。既。冬。夏。一。布。袍。手。單。竹。席。而。行。常。投。維。揚。旅。店。樓。房。客。嘈
。雜。欲。擇。潔。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靜。僻。但。有。鬼。不。可。宿。葉。曰。無。害。徑。自。掃。除。攤。竹。席。於。地。夜
。臥。至。三。鼓。門。忽。開。見。有。婦。人。繫。帛。於。項。雙。眸。抉。出。懸。兩。頭。下。伸。古。長。數。尺。才。子。而。來。旁。有。無
。頭。鬼。手。提。兩。頭。繼。至。尾。其。後。者。一。鬼。遍。體。皆。黑。耳。目。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黃。腫。腹。大。於。五
。石。飽。相。詫。曰。此。間。有。生。人。氣。當。共。覆。之。羣。作。搜。捕。狀。卒。不。得。近。葉。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
。不。得。奈。何。黃。胖。者。曰。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蓋。有。道。之。士。心
。不。怖。魂。不。離。體。故。倉。猝。不。易。得。羣。鬼。方。傍。徨。四。顧。葉。乃。起。坐。席。上。一。手。自。表。曰。我。在。此。羣。鬼
。驚。悸。齊。跪。地。下。葉。一。一。訊。之。婦。人。指。三。鬼。曰。此。死。於。水。者。此。死。於。火。者。此。盜。殺。人。而。被。刑。者
。我。則。繼。死。此。室。者。也。葉。曰。若。輩。服。我。皆。曰。然。然。則。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羅。拜。去。迨
。曉。為。主人。道。其。事。嗣。後。此。室。宴。然。

蘇耽老飲疫神

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有項角四肢而無耳目疑皆古屍之所化也

鬼侯悖墓

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其父夢有金甲神自稱將軍復侯侯氏入門隨即生勇後封侯歸葬掘地得古碑誌勇提督將軍復侯侯氏如視大關二十年而營內復歸其故處亦奇

塞外二事

雍正時定西大將軍紀成斌以失律謀在塞外頗為善侯侯氏任將軍查公帳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稱紀大將軍求索飲食眾皆羅拜代為乞命某家僕對軒臺士也直前批其頰罵曰紀成斌爾征阿拉浦坦臨陣退縮以王法伏誅鬼若有靈當宜有愧何敢恣為厲鬼作屠沽兒乞食狀耶罵畢兵蹶然起不復語語矣自後凡有疫癘自稱紀大將軍者相公來丁駭之無不立愈紀受誅時家奴盡散一厨者收其尸亡何病起常附病者身自稱神曰上帝憐我忠誠主故命為鬼長聞紀將軍何在曰上帝怒其失律使兵民受傷數萬罰為疫鬼受我驅逐我以上人故終不能就我所言無不驗爾後塞外逆將軍為祟先請陳相公如陳不來使呼廚神祀亦去矣

關神斷獄

卷二

七

深陽馬孝廉與弟時館於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妻極其妻飢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食之幸知之告其夫夫方飲酒大怒持刀率妻至盜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難為孝廉所竊孝廉與弟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環玦卜之卦陰者婦人為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棄婦而孝廉以竊難故為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難不過失館某某妻竊難立死刀下矣我嘗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既封帝矣何級之陞也神曰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紫清烟語

蘇州楊大誠諱寶者工書法年六十時病死而蘇曰天上書府喚我赴試耳近日玉帝製紫清烟語一部賜寫者少故召試諸善書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則不能復生矣越三日空中有紫鶴之聲楊慨然曰吾不能學王僧虔以禿筆自累致損其生瞑目而逝或問天府書家姓名曰索靖一等第一右軍一等第十八

顧冕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甯峯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兩峯遍召名醫均有難色余與薛微君一談文好強余作札遺之未至余與兩峯候於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冕年來矣連稱顧冕請坐顧冕年者蘇市衣布先以請平米價借眾官為蘇撫安公所誅者也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使去兩峯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冕速去當即茶費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於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嗜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也我當避之兩峯急出批余讓路而一紙果自外入即告以故一紙大笑曰鬼既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逐入房薛按脈念帚掃林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所報之名次

妖道乞魚

余姊夫王貢南居杭州之橫河橋晨出遇道士於門拱手曰乞公一魚貢南曰汝出家人喫素乃索魚肉耶曰木魚也貢南拒之道士曰公否於前必悔於後遂去是夜聞落瓦聲且視之瓦集於庭次夜衣服盡入廁洞中貢南乞符於張有度秀才家張曰我有二符其價一賤一貴賤者張之可制之於旦夕貴者張之現神道怪貢南取賤者歸懸中堂是夜果安越

卷二

三日又有老道士形容古怪來叩門適貢南他適次子復文出迎道士曰汝家日前為某道所苦其人即我之弟子也汝索救於符不如索救於我可囑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呼鐵冠三聲我即至矣否則符且為鬼竊去貢南歸後文告之貢南便展至冷泉亭大呼鐵冠數百聲杳無應者適錢塘令王嘉會路過貢南攔輿口訴原委王疑其誑大被詬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數人護守此符五更杳然有聲符已不存且視之凡有巨人跡長尺許從此每夜厲鬼畢集攔門擲瓦貢南大駭以五十金重索符於張氏懸後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長男後當將杖之後曾逃三日不歸余姊泣不已貢南親自尋求見後曾停棹於河將溺焉急拉上肩與其重倍他日到家兩眼瞪視語喃南不可辨席上急驚呼曰要審要審我即去貢南曰兒何去我當借去後曾起其衣冠跪待下貢南與俱貢南無所見後曾見一神上坐眉間三目金面紅鬚旁說者皆渺小丈夫神曰王某陽壽未終爾何得以其有畏懼之心便惡之以死又曰爾等五方小吏不受上清勅令乃為妖道故債取謝罪神于杖三十鬼敬乞哀視其髻作青泥色事畢以靴腳踏後曾如夢之初醒汗決於背爾後家亦安甯

屍行詐寃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邪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為某家送殮生徒查行廟中無人若

為我看願允之為閉廟門吹燈臥。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願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願之舊交，已死十年之人也。願大怖，不肯開門。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託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為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願不得已，為啟其鑰。意然有聲，如人墜地。願手忙眼顛，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者，某被奸婦毒死，故託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願曰：我非官府，究何能申。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即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勿遽開，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願迎出，則僧僧歸廟，各有破色。曰：正誦經送屍，屍隱不見，故各自罷歸。願告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奄在地。次同報有司，為理其冤。

沐陽洪氏獄
乾隆甲子，余宰沐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於洪氏。洪故村民，饒於財，吳擊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與先生，并其子，妻獨居於室。夜二更，妻被殺，死於榻外。即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驗屍，見婦人頸上三創，血流喉外。為之慘然。視其山手，無可蹤跡。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即承認。既而訴為家主洪生某指使。為毒師母不遂，故殺之。生即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告，故仇誣耳。獄未具，余調江

甯後任魏公廷會，竟坐洪安，以狀上臬司。翁公議，嫌供情未確，釋之。別稱正凶。十二年來未得也。丙子六月，余從弟鳳儀，自沐陽來，道有洪某者，係武生員，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見夢於其妻曰：某年某月，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滿網十餘載，今被究魂訴於天。明午當來擊棺，可速為我遷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引棺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為灰。遂棄其棺，草屋木器俱完好也。余方愧身為縣令，婦竟不能言，又加刑於無辜之人，深為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其身，而於其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何以尚存精爽於夢寐，而又自惜其軀壳者，何耶。

雷公被始
南豐徵士趙黎村，言其祖某，為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憤為糾發，作社之事。窮氓苦之，趙為告官，遂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衆。趙有養力，屢匪不敢私報。每大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耶。一日，趙方採花園中，見夫嘴毛人，從空而下。擊其額，有破黃蓋。趙知雷公為匪所給，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屢見公之擊牛也。欺吾怕惡，何至於此。公能答我，雖枉死不恨。雷嘆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入為溺所污，竟墜田中。苦吼三日，其羸匪啗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為設

醜度之始去

鬼言名案錄
某侍衛好馳射，逐兇東直門有翁，驕而汲水，馬逸不止，擠翁於井。某大懼，急奔歸家。是夜即見此翁排闥入，罵云：爾雖無心殺我，然我落井，喚人救我，尚有法理。何乃忍心潛逃，竟歸家耶。某無以答，翁即毀器壞戶，作甚不已。舉家跪求，為設齋醮。鬼曰：無益也。欲我安甯，須刻木為主，寫我姓名於上。每日以飯蹄享我。當待我宗待我，方饒汝。如其言，某為之。自此過東直門，必好道而避此鬼。後鬼從聖宮，當過東直門，仍欲好道。其總管斥之曰：佛上問汝何在，將何詞以對。况青天白日，千乘萬騎，何畏鬼耶。某不得已，仍過井所，則見老翁宛然立井邊。奔前，奉水罵曰：我今日再若汝矣。汝前年馬衝我，而不救，何忍心耶。且嘗且毆之，某驚逸，哀懇曰：我罪何辭，但翁已在我家受祭數年，曾面許寬我，何以又改前言。翁更怒曰：吾未死，何需汝祭。我雖為馬所衝，失脚踏落井，後有過者，聞我呼救，登時曳出。爾何得疑我為鬼。其大駭。即拉翁同至其家，共觀木主所書者，非其姓名。翁攘臂罵取木主，擲之。撒所供物於地。舉家惶惶，不解其故。聞空中有聲，大笑而去。

鬼畏人拚命

介侍郎有族兄某，強悍僧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擇其素說不祥者而居之。過山東一旅店，人言西廂有怪，介大喜，開戶直入，坐至二鼓。瓦墜於梁，介罵曰：若鬼耶，須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吾方畏汝果墜一磨石，介又罵曰：若屬鬼耶，須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則僅一巨石碎几之半。介大怒罵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起立擲冠於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無聲，怪亦永斷矣。

天鼓

澤天之說，天地如雞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闢也。人不能遊於卵殼之外，則道家三十三天之說，終屬渺茫。秦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衝起黑水者。有冒出烟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從無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順治三年，武成地陷，有童遇者，擊煉形之術，能伏氣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後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時，沉沉一日一夜，墜至於泉。其墜下之勢，似飛非飛，似墜非墜。頗為順適。猶與家人答問，一至於泉，則家口盡溺死。童伏氣入水底，千餘丈，乃復乾燥，覺四面純黃色。已而漸明，下視蒼蒼，有天在下，細聽之，人民雞犬之聲，因風而至。我意此是天鼓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層天宮，因佳，即落在人家瓦上，豈不敬我為天上人耶。因極力將身掙墜，為置

風所動竟捲空中。終不得下。俄而有古衣冠人。長二丈餘。叱曰。此兩水分界處。萬古神聖。不
破此關。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趨地。未合時。仍歸汝世界。否則大地一合百萬。汝能穿水。不
能穿土。死矣。語未畢。忽金光萬道。自遠而來。熱不可耐。古衣冠者。撫其背曰。速行。速行。日輪
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將熾為飛灰。董聞之。悚然。即運氣騰身而上。面目為水土
所蝕。黑如焦炭。衣服肌膚。粘結一片。逾月始復人形。自稱。劫外。與余按淮南子曰。溫帶之下
無血氣之倫。日輪所近。即溫帶矣。

董賢為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為西安同知。求雨於南山。山側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衣。服飾
如漢公侯。問道士何神。道士指為孫策。弓。以為孫策。橫行江東。未嘗至長安。且以策才
武。當有英銳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女。疑為邪神。會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折其木
瓦。移而用之。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董聖卿也。我為王莽所害。死甚慘。上
帝憐我。無罪。雖居高位。家盛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故封我為大郎神。管此方晴雨。弓
聽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喜之語。諱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母為班固所欺
也。因作哀皇帝。帝既言帝病。不能生子。又安能幸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

卷二

相得。與帝同卧。事實有之。武帝時。銜霍兩將軍。亦有此龍不得以安。陵龍陽見比。幸臣一
星。原應天象。我亦何辭。但二千年完案。須卿為我。滿雪言。未畢。有二鬼。獠牙藍面者。牽一囚
五年。已老頭。亮而聲嘶。手捧一表書。神指之曰。此華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貶入陰山。受
毒地。咀吸久矣。今故出。押至我所。司澗園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聽公問。因手挾何
壽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覆其背。弓。聽公就視之。
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敬恭。恭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捐俸百金。蓋其願祀以少牢。又事神
朱。且曰。索君修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克血食。太孤。我採史朱相義士。也。曾收葬
我尸。為茶所殺。我感其恩。奉上帝。陰其子。為。先。武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聽。公。即。塑。朱
公。像。於。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為。王。莽。狀。跪。階。下。嗣。後。祈。晴。雨。無。不。立。應。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通為。龍。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
晝。夜。遂。迷。途。採。木。葦。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湖。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邱
望。之。見。一。黑。牛。身。大。於。象。簡。單。而。過。草。木。為。之。披。靡。蓋。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
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頭。上。三。頭。每。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

人音。問三人何來。俱以實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途。得毋飢乎。三人拜謝。隨呼其妹。為客煮
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也。視。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
兩。弟。慮。不。克。於。難。宋。兄。弟。飯。畢。三。頭。夫。折。樹。枝。與。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
但。此。去。所。過。廟。宇。可。往。宿。不。可。撞。其。鐘。鼓。須。擊。記。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亂。山。中。有。古。廟。可。憩
三人。坐。著。下。鳥。鴉。飛。來。啄。其。頂。張。怒。取。石。子。擊。之。誤。觸。廟。中。鐘。鐘。作。聲。兩。夜。又。跳。出。取
其。兩。弟。臂。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漣。然。而。至。與。兩。夜。又。角。鬪。移。時。夜。敗
走。張。乃。脫。逃。行。數。日。始。得。歸。里。

水鬼帶

表弟張鴻。寓。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為。下。三。鼓。人。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愛。月。憑。欄。聞。水
中。若。有。聲。一。人。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泗。水。者。諦。視。之。眉。目。無。有。黑。身。僅。立。頭。不
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
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販。米。嘉。興。遇。黃。泥。溝。因。於。泥。太。深。故。騎。水。牛。而
過。行。至。半。溝。有。黑。手。出。泥。中。拉。其。脚。其人。將。脚。縮。上。黑。手。即。拉。牛。脚。牛。不。得。動。客。大。駭。呼。路
人。共。牽。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敵。帶。繫。繫。不。解。腥。穢。難
子。不。語。卷二

近以杖擊之。聲。啾。啾。能。滴。下。水。皆。黑。血。也。眾人。用。刀。截。帶。下。取。柴。火。焚。之。臭。煙。月。鏡。散。自。此
黃。泥。溝。不。復。溺。人。矣。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誤。扯。牛。何。須。懊。悔。哭。啾。啾。與。君。一。把。柴
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羅利鳥

雍正間。內。城。某。為。子。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門。外。新。娘。登。轎。後。騎。從。簇。擁。過。一。古。墓。有。楓
風。從。冢。間。出。繞。花。輻。者。數。次。飛。沙。眯。目。行人。皆。辟。易。移。時。方。定。頃。之。至。塔。家。轎。停。大。廳。上。嬪
者。揭。簾。扶。新。娘。出。不料。轎。中。復。有。一。新。娘。掀。幃。自。出。與。先。出。者。並。肩。血。眾。驚。視。之。衣。妝。彩。色
無。一。異。者。莫。辨。真。偽。扶。入。內。室。翁。姑。相。顧。而。賦。無。可。奈何。且。行。夫。婦。之。禮。凡。奉。天。祭。祖。謁。見
諸。親。俱。令。新。郎。中。立。兩。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雙。大。喜。過。望。夜。闌。攜。兩。美。同。牀。僕。婦
侍。女。各。歸。寢。室。翁。姑。亦。就。枕。忽。聞。新。婦。房。中。慘。叫。披。衣。起。查。僕。婦。女。輩。排。開。入。則。血。淋。滿
滿。地。新。郎。跌。臥。牀。上。一。新。娘。仰。臥。血。泊。中。其。一。不。知。何。往。張。燈。四。照。梁。上。棲。一。大。鳥。色
灰。黑。而。鉤。喙。巨。爪。如。鷹。張。嘴。呼。香。燭。短。兵。不。及。方。議。取。弓。矢。長。才。鳥。鼓。翅。作。飛。碟。盤。目。光
撲。去。矣。痛。劇。而。絕。不。知。若。何。化。鳥。也。再。詢。新。婦。云。郎。叫。絕。時。兒。驚。問。所以。渠。已。作。怪。鳥。來。啄

兒目兒亦頻時昏絕後療治數月俱無見信懼其為而兩言比日可進也正黃推派若原基
為子述之如此相傳城基間太陰積尸之氣久化為羅刹鳥如灰鶴而大能聖公作器好食
人眼亦藥又修羅神為類也

子不語

卷二

十三

子不語卷二終

子不語卷三

隨園叢編

烈傑太子

湖州烏程縣前有廟神號烈傑太子相傳元末時有勇少年劉鄉兵起義與張士誠將戰死土人哀之為立廟號烈傑太子以其勇烈而能為豪傑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陳某燒香廟中夢見劉某其兄名正中者剛止士也以為廟乃神靈所構不應居鬼祟佳詢廟祝云今歲東進香者有二人婦死矣正中大怒率僕各持鋤入廟祝其神像象鄉人大駭謂嗜淫以乃得神神明將為鄉里禍遂投解縣中按正中狂作正中且游原委其云烈傑太子四字不見史傳又不見志書明係與五通社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將神像折毀致犯鄉鄰怒憤願出資將廟修好另立關聖神像為鄉鄰祈福縣令某嘉其詞正批准允行銷案如是者兩月廟願平安忽姓家一女年已將笄染患邪病目斜肩豎自稱烈傑太子被鬼人折去神像棲身無所須與我酒食等語其家迫奉稍遜則此女自批其額哀號痛苦女父往正中家告之正中大笑持桃枝往女家大呼而入曰竟有頭信有主汝女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報仇而欺人家小兒女索詐酒食何烈何傑直是無恥小人敢不速亡女作驚懼

葉秀才

南昌葉秀才某夏日來流課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為為得罪社公即具酒食燒香紙為秀才請罪病果愈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斥作孽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讓酒食憑勢為妖燒十日後寂然秀才更怒又燒復呈并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贓難享血食是夜夢城隍廟牆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者革職表董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安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為仇人持斧斫毀官齋查督山人秀才以為奇事急往視探新建今見其神色詫異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言一字身著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畢始稱我是秀才且係葉司農本家令亦人悔為為豐城縣掌教

倪龍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叔以外科醫術世其家相傳少宰之祖半夜採藥歸過西溪醉陸於湖以

手折石滑板有洞旋即蟻而物驚以為此少頃負姚而上兩目如燈照見頭有鬚角委姚地上姚空始知乃龍也兩手觸涎香處數月不散以之積藥應手而愈子孫相傳呼為摸龍阿太又號曰姚龍兒以其采藥持籃故也每愈人病不受謝故孫位至二品人以為陰德之報

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學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曰保結廩生程某在家侵晨起齋衣冠出門行二三里初還家聞戶坐喘喘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少問頃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侍候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然方驚疑間有樞桶匠扶之而歸則衣服沾濕面上塗抹香泥目不語灌以薑汁塗以硃砂始作聲曰我初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遊水仙殿何如我遂拉程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同止酒全門到西湖邊見水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豔妝歌舞黑衣人指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二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曰惡鬼送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與亡父互相攻擊亡父幾不勝矣浦樞桶匠走來如有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邀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勸化一日早兩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事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何以登寫嚴曰登簿何為趁此無人知覺三人派分似無害高曰為非理急止之二人不能嚴無奈何去高呂將銀封分及上峻此事惟嚴一人知之越八斗乙木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說及戊戌春某次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廟下呂君我等奉差拘問告何事差亦不知嚴與同行到廟門外氣嚴嚴冷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門內兩旁舊舊居人

此時所見盡是差役班房... 仙橋主二門見一帶柳因... 曰厥兄米耶... 視之高生也... 向厥泣... 弟自己未年辭世... 今四載受苦... 想皆陽世罪... 眼正... 在柳滿... 可以託生... 不料又因... 蝕修廟銀... 案發... 尚此審訊... 厥曰... 此事已隔十數年... 何以忽然發覺... 想彼婦... 發願... 高曰... 非也... 彼婦今年二月... 身終... 凡鬼無論善惡... 俱解城隍... 俟婦乃係善人... 同幾個人... 行善... 解來... 過堂... 城隍神... 曰... 爾一生... 開善... 即趨... 上年... 本府... 修廟... 獨惜... 何耶... 婦曰... 鬼婦... 當年六月... 二十日... 這銀五十兩... 到公所... 係一... 厥姓... 生員... 接去... 自覺... 微小... 册上... 不肯... 留名... 故... 專神有... 所未... 知神... 隨今... 俾惡... 司... 細查... 原委... 不覺... 和... 親託... 出... 因... 尤有... 勸阻... 之言... 故... 拘... 兄... 來... 對... 質... 厥問... 呂... 兄... 今在... 何處... 高... 曰... 渠... 生前... 罪重... 已在... 無間... 獄中... 不止... 分... 銀... 一事... 地... 語... 未... 畢... 忽... 二... 差... 至... 曰... 老爺... 座... 矣... 厥... 與... 高... 等... 隨... 差... 立... 階... 下... 有... 二... 童... 持... 彩... 幢... 引... 一... 婦... 上... 殿... 又... 帶... 一... 柳... 犯... 至... 即... 呂... 也... 城... 隍... 謂... 曰... 善... 婦... 之... 銀... 可... 交... 汝... 手... 手... 厥... 一... 從... 實... 折... 明... 城... 隍... 謂... 判... 官... 曰... 事... 干... 修... 理... 衙... 署... 非... 我... 擅... 專... 宜... 申... 引... 東... 嶽... 人... 帝... 案... 可... 速... 備... 又... 書... 申... 送... 仍... 令... 二... 童... 送... 婦... 歸... 二... 差... 押... 厥... 并... 高... 呂... 二... 生... 出... 廟... 過... 西... 門... 一... 路... 見... 有... 男... 若... 女... 衣... 者... 女... 穿... 男... 服... 者... 有... 頭... 戴... 鹽... 漬... 包... 者... 有... 披... 羊... 狗... 皮... 者... 紛... 紛... 滿... 目... 耳... 聞... 人... 語... 曰...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儀... 儀... 火... 燒... 鹽... 船... 一... 案... 凡... 燒... 死... 溺... 死... 者... 今... 日... 實... 滿... 可... 以... 轉... 生... 二... 差... 謂... 厥... 曰... 難... 得... 大... 帝... 生... 殿... 我... 們... 可... 速... 投... 火... 已... 而... 疾... 走... 呼... 曰... 父... 官... 已... 提... 可... 各... 上... 前... 跪... 點... 殿... 等... 急... 趨... 立... 子... 不... 語... 卷三

未定... 閩... 殿... 上... 判... 曰... 所... 解... 高... 某... 竊... 分... 善... 婦... 之... 銀... 其... 罪... 尚... 小... 應... 照... 該... 城... 隍... 所... 擬... 柳... 責... 發... 落... 呂... 某... 生... 前... 已... 攬... 詞... 訟... 坑... 害... 良... 民... 其... 罪... 甚... 大... 除... 照... 擬... 柳... 責... 外... 應... 命... 火... 神... 焚... 毀... 其... 尸... 厥... 某... 君... 子... 也... 陽... 祿... 未... 終... 宜... 速... 送... 還... 陽... 殿... 聽... 畢... 驚... 醒... 則... 身... 臥... 在... 牀... 家... 人... 皆... 已... 掛... 孝... 曰... 相... 公... 已... 死... 三... 日... 矣... 因... 心... 頭... 未... 冷... 故... 爾... 相... 守... 厥... 將... 夢... 中... 事... 一... 言... 之... 家... 人... 未... 信... 後... 一... 年... 八... 月... 夜... 呂... 家... 失... 火... 樞... 果... 遭... 焚... 子... 子... 鹽... 城... 東... 北... 鄉... 草... 堰... 口... 小... 關... 營... 村... 民... 孫... 自... 成... 妻... 謝... 氏... 除... 夕... 生... 子... 因... 名... 年... 子... 年... 十... 八... 批... 難... 入... 城... 半... 途... 有... 旋... 風... 一... 陣... 將... 籠... 內... 雞... 盡... 吹... 出... 騰... 空... 飛... 去... 年... 子... 大... 驚... 從... 此... 回... 家... 臥... 病... 危... 急... 中... 會... 其... 母... 將... 產... 舉... 家... 守... 生... 無... 人... 看... 護... 年... 子... 昏... 沉... 身... 隨... 風... 蕩... 忽... 從... 朱... 門... 之... 內... 墜... 於... 萬... 丈... 深... 潭... 恰... 無... 痛... 楚... 只... 覺... 身... 子... 短... 小... 不... 似... 平... 時... 兩... 目... 凝... 滯... 難... 開... 耳... 中... 所... 聞... 仍... 似... 父... 母... 聲... 音... 以... 為... 夢... 中... 幻... 境... 安... 心... 待... 之... 其... 時... 孫... 見... 謝... 氏... 產... 兒... 安... 穩... 偷... 暇... 視... 年... 子... 則... 已... 死... 矣... 不... 覺... 大... 哭... 年... 子... 驚... 醒... 不... 解... 其... 故... 只... 聞... 母... 泣... 而... 數... 曰... 生... 此... 血... 池... 反... 將... 我... 人... 長... 大... 的... 年... 子... 死... 了... 悲... 號... 不... 已... 年... 子... 始... 知... 身... 已... 轉... 生... 恐... 母... 急... 壞... 遂... 大... 聲... 曰... 我... 即... 年... 子... 也... 年... 子... 未... 死... 謝... 開... 小... 兒... 言... 語... 頓... 時... 驚... 風... 數... 日... 而... 死... 孫... 愛... 小... 兒... 無... 乳... 哺... 以... 粥... 食... 三... 月... 生... 齒... 五... 月... 能... 履... 取... 名... 再... 生... 今... 年... 十... 六... 歲... 此... 事... 鹽... 城... 令... 聞... 公... 云... 孤... 撞... 鐘

陳公樹著任漳道時... 海上忽浮一鐘... 至大可容百石... 人為瑞告之官... 遂於城西建高樓... 懸此鐘... 為... 樓... 之... 聲... 聞... 十... 里... 外... 選... 里... 中... 老... 民... 李... 某... 守... 此... 樓... 亡... 何... 海... 水... 屢... 噴... 陳... 公... 以... 為... 金... 水... 相... 應... 海... 濱... 者... 鐘... 聲... 所... 召... 也... 命... 知... 縣... 用... 印... 封... 閉... 此... 樓... 并... 嚴... 諭... 李... 雙... 不... 許... 人... 再... 携... 有... 美... 少... 年... 常... 來... 樓... 中... 與... 李... 閒... 談... 偶... 當... 食... 物... 之... 類... 往... 往... 憑... 空... 而... 至... 李... 知... 為... 狐... 仙... 忽... 起... 貪... 心... 詭... 曰... 若... 為... 仙... 人... 何... 不... 賜... 我... 銀... 物... 徒... 以... 酒... 食... 來... 耶... 少... 年... 曉... 之... 曰... 財... 有... 定... 數... 爾... 命... 窮... 薄... 不... 可... 得... 也... 得... 且... 有... 災... 將... 生... 俱... 悔... 李... 固... 請... 不... 已... 少... 年... 笑... 而... 應... 曰... 諾... 少... 頃... 見... 几... 上... 置... 大... 元... 寶... 一... 錠... 嗣... 後... 少... 年... 不... 至... 矣... 李... 大喜... 收... 藏... 衣... 箱... 中... 一... 日... 邑... 宰... 路... 過... 聞... 撞... 鐘... 聲... 怒... 李... 守... 護... 不... 謹... 召... 而... 責... 之... 答... 十... 五... 板... 李... 無... 以... 自... 明... 歸... 視... 印... 封... 完好... 如... 故... 庶... 業... 已... 受... 答... 問... 而... 已... 未... 幾... 邑... 宰... 又... 過... 樓... 上... 鐘... 聲... 亂... 鳴... 遣... 役... 視... 之... 並... 無... 一... 人... 邑... 宰... 悟... 曰... 樓... 上... 得... 母... 有... 妖... 孽... 李... 無... 奈... 何... 具... 以... 實... 告... 命... 取... 實... 視... 之... 即... 其... 庫... 物... 也... 持... 歸... 復... 所... 鐘... 不... 復... 鳴... 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崇世雷饒里徐氏家起造花園... 不足於地... 東... 邊... 有... 土... 地... 廟... 香... 火... 久... 廢... 松... 向... 寺... 僧... 買... 歸... 建... 造... 亭... 臺... 已... 年... 餘... 矣... 一... 日... 其... 妻... 韓... 氏... 方... 梳... 頭... 忽... 仆... 於... 地... 小... 婢... 扶... 之... 亦... 與... 俱... 仆... 少... 頃... 婢... 起... 取... 大... 持... 置... 堂... 上... 扶... 韓... 氏... 南... 向... 坐... 大... 言... 曰... 我... 蘇... 州... 城... 隍... 神... 也... 奉... 都... 城... 隍... 神... 差... 委... 來... 審... 汝... 家... 私... 買... 土... 地... 神... 廟... 事... 語... 畢... 婢... 跪... 啟... 太... 湖... 水... 神... 來... 見... 又... 啟... 堂... 里... 巡... 邏... 神... 參... 見... 韓... 氏... 一... 首... 領... 之... 最... 後... 曰... 原告 子 不 語 卷三

土地神來韓氏命徐家子弟... 韓氏名分東西... 侍立... 有不聽令者... 持杖擊之... 喚買地人... 姓名... 即... 其... 夫... 也... 問... 價... 若... 干... 中... 證... 何... 人... 口... 音... 絕... 非... 平... 素... 吳... 音... 乃... 燕... 趙... 間... 男... 子... 聲... 其... 夫... 驚... 駭... 伏... 地... 願... 退... 地... 基... 建... 還... 原... 廟... 韓... 氏... 素... 不... 識... 字... 急... 索... 紙... 筆... 判... 云... 人... 奔... 神... 地... 理... 原... 不... 應... 況... 土... 地... 神... 既... 老... 且... 貧... 露... 宿... 耳... 餘... 殊... 為... 可... 憐... 屢... 控... 城... 隍... 未... 蒙... 准... 理... 不... 得... 已... 趨... 訴... 都... 城... 隍... 今... 汝... 既... 有... 悔... 心... 許... 還... 廟... 宇... 可... 以... 姓... 牛... 香... 火... 供... 奉... 之... 中... 證... 某... 某... 本... 應... 治... 罪... 姑... 念... 所... 得... 無... 多... 罰... 演... 戲... 贈... 服... 寺... 僧... 某... 於... 事... 未... 發... 時... 嘗... 已... 身... 死... 可... 毋... 庸... 議... 判... 畢... 擲... 筆... 而... 臥... 少... 頃... 起... 立... 仍... 作... 女... 音... 梳... 頭... 如... 故... 問... 其... 原... 委... 茫... 然... 不... 知... 其... 夫... 一... 如... 所... 判... 而... 行... 化... 此... 堂... 里... 土... 地... 神... 香... 火... 轉... 盛... 鄒陽湖黑魚精 鄒陽湖有黑魚精... 作... 祟... 有... 許... 容... 舟... 避... 黑... 風... 一... 陣... 水... 立... 數... 丈... 上... 有... 魚... 口... 如... 曰... 向... 天... 吐... 浪... 許... 容... 死... 焉... 其... 子... 某... 誓... 殺... 魚... 以... 報... 父... 仇... 留... 身... 數... 年... 資... 願... 覺... 龍... 虎... 山... 真... 風... 禮... 請... 於... 天... 師... 天... 師... 老... 矣... 謂... 許... 曰... 凡... 除... 怪... 斬... 妖... 全... 仗... 純... 氣... 真... 氣... 我... 老... 病... 且... 地... 不... 能... 為... 汝... 用... 外... 感... 汝... 孝... 心... 我... 唯... 願... 賜... 吾... 子... 代... 治... 之... 已... 而... 天... 師... 果... 死... 小... 天... 師... 傳... 位... 一... 年... 許... 又... 往... 請... 小... 天... 師... 曰... 誠... 然... 父... 有... 遺... 命... 我... 不... 敢... 忘... 狀... 此... 妖... 若... 黑... 魚... 也... 據... 鄒... 陽... 湖... 五... 百... 年... 神... 通... 廣... 大... 我... 雖... 有... 符... 咒... 法... 術... 亦... 必... 須... 有... 很... 氣... 仙... 官... 助... 我... 方... 能... 成... 事... 篋... 中... 出... 小... 銅... 鏡... 付... 許... 曰... 汝... 持... 此... 照... 人... 凡... 一... 人... 而... 有... 三... 影... 者... 速... 來... 告... 我... 許... 如... 其... 言... 偏

照江西一入一影密搜月餘忽忽鄉村楊家垂十有三影告天師保養數日隨攜許及童
亦同往鄱陽湖建壇誦咒一日者衣童子衣袍劍劍背山出其不意直刺湖中眾人火賊其
父母號天向天師索命天師笑曰無妨也俄而霹靂一聲童子手捉大黑魚頭立高浪之上
大師遣人抱至舟中衣不沾濕湖中水十里內皆成血色童子婦人舉問所見童子曰我耐
馳片時並無所苦但見金甲將軍提魚頭及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
陽湖無黑魚之患或云童子者即總清楊清恪公也

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夫大厥送親及昇帳者一時沈沈將妹嫁其姊家將姊
嫁其妹家成婚後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為大緣亦各相安無異其小姑所嫁人金
某曾曾鄱陽湖中忽謂其伙伴曰我將伴官即日到任伙伴咸笑之以為戲語行又數
里金欣某曰吾役偶馬都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
子昂然來立村前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見村人疑木為
立願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為祟大收銀錢立願祀之凡有祈禱神應如響木幾小神
又至曰豈可神明而無祀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像祀我不可級也村人如其言塑之金

家聞水死之信揚尸殮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麻換服數脂抹粉揚揚得意公姑
怒責曰此非婦婦所宜曰我夫並未死現在鄱陽外湖作官妾督役夫轎迎我上任都已
外伺候我何為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輪狀隨目矣嗣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
爭赴焉

囊囊

桐城南門外章臺寺性好神佛偶過古廟見有雕刻神像頗尊嚴迎歸作家堂神奉祀甚虔
夜夢有神如所奉像曰我靈鈞法師也修煉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火祀我倘有所求可焚牒
招我我即於夢中相見章自此倍加敬信鄰有女為怪所纏怪貌猙獰遍體蒙茸似毛非毛
每交媾則下體痛楚難忍女哀求見鏡怪曰我非害汝者不過愛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
我更美汝何不往纏之而獨若我耶怪曰某家女正氣我不敢犯女子怒罵曰彼正氣偏我
不正氣耶怪曰汝某月日燒香城隍廟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轎中暗窺見其貌美心竊慕
之此得為正氣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為求家堂神是夜夢神曰此怪未知何物竟
三日限當為查辦過期神果至曰怪名囊囊神道甚大非我自往剷除不可就鬼神力量終
需恃人而行汝擇一除日備輪一乘夫四名快手四名繩索刀斧八物肅紙為之懸陳於廳

汝在旁喝曰上轎曰接到女家更喝曰斬如此則怪除矣兩家如其言臨期扶紙轎者果覺
重於平日至女家大喝斬字紙刀盤旋如風颯颯有聲一物擲牆而過女身震如擲重負
家人追視之乃一袋衣袋長三尺許細脚千條如羅絲罔自腰所為三段燒之臭聞數里
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後考庶物異名疏方知養衣蟲一名囊囊

兩神相戲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意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慎
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即氣絕而中心尚溫妻如其言
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大王者司
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其詳果到一處宮殿巍巍中坐尊官我進見自
陳姓名將生平修善不報之罪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
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數也困求神
送至素王處一問神曰素王尊嚴非如我處無人攔門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可隨
行少頃聞呼喚聲所從吏役皆蓬蓬威嚴行至半途見相隨有惡血者曰受冤未報有嚼齒
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袋見玉帶狀若帝玉貌偉
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袋見玉帶狀若帝玉貌偉

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我祖文武成康賢賢相
繼何以一傳至我而依例南征無故為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長臂多力曳我尸起歸
葬成周否則伏為江魚所吞矣後雖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虛應故事草草完結如
此奇冤二千并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
事不平者尚有許多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為之乎行少頃聞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
來李王迎上各在與中交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嗚嗚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揮鞭相駁李
漸不勝羸鬼仗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解李神怒云汝等從我上素王皇聽候處分
隨即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乘手持金尊玉
杯傳認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暇些些小給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
便真其事李神大喜自稱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素王
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復命後再行須臾又下兩玉帶認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
酒是汝等便該明曉世上一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繡名書法畫
或行驚避時或遺山愛切素王管管七分李王管三分素王因黃大故往往飲醉倒臥
行我三十六日食食隨高被素王把持權權我不能作主而況李王乎素王畢竟李王能飲

三杯則人心人理美意是亦終有三分公道直到萬古執綿綿不斷鐘某陽數未絕而此
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獲告狀者愈多故且開恩增壽一絕放他還陽此後永不
為例俾得學還魂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親清雅如世所塑文昌神素王親德團團
澤澤望去耳目口鼻不其分明從者諸人大概相似千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意亦
不甚推尊也雖本名後自此乃改名怡

賭錢神疏建龍

李某官縉雲令以賭博被參然性好之不能一日離病危時猶拍肘牀上作呼盧聲其妻泣
諫曰氣喘勞神何苦如是李曰賭非一人所能我有朋類數人在牀前同擲骰盆法等持未
之見耳已而氣絕忽又蘇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燒紙銀替還賭錢妻問與何人法騰曰陰司
賭神號稱建龍其門下有賭鬼數千皆受驅使探人將託生時便請建龍作一花押納入天
靈蓋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賭雖父賢妻愚不能阻漢書公卿表以博指失係者十餘
人可見此神從古有之或且一心貪賭有美食而讓他人食有美妻而讓他人眠皆建龍作
祟也但陰間賭法與世間不同其法聚十餘鬼同擲十三顆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已光
者便是全勝覆鬼以所蓄紙銀全行獻上建龍高坐抽頭以致大富鬼賭敗窮極便到陽
子不 卷三 七

羊骨怪

問作瘋疫詐人酒食汝等此時燒紙錢一萬可以救我生還家人信之如其言燒與之而羊
竟瞑目長逝或曰渠又哄得賭本可以放心大擲故不返也

杭人李元珪宿於沛縣韓公署中司書事偶有鄰親四梳李託帶家信命館吏調趙封
信家童調戲中李用畢以其餘置几上夜間窺窺以為鼠來偷食也揭帳伺之見燈下
一小羊高二寸許渾身白毛食稠蓋乃去李疑眼花次日特作糊待之夜聞小羊又至因留
心細視其去之所到窗外樹下而沒次日告知主人發掘樹下有朽羊骨一條骨竅內聚
糊粘在取而燒之此後怪絕

夜又偷酒

直隸承平府涿州河下每午龍工造宮有黃白二龍從古北口拔木運來每木百枝一夜又
當守之其木在水中官立立而行上挂一紅燈為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午待龍發水然後依
附運行偶失一棹龍結還夜又奪取風雨人作山石皆雕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又偷
飲立盡置其為棹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球今鄭公首為余言鄭涿州人

披風鬼

新安曹嶺有孫從宜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天明掃除樓房新婦居房與臥閣相去十步
自日向夕嫗獨坐樓下閣樓上履聲窸窣意是了不之詰也久而聲漸厲稍覺不類疑是
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問果有見一人麻冠麻鞋手執相杖立梯下履見嫗至返
身退走嫗素有膽不計其為人為鬼奪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窺窺之聲如煙一縷而沒
始悟為鬼急下樓欲以語念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覓他室隱忍不言次夕新婦入門
承燈設樂散筵嫗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以現新婦則白觀狀坐牀疑結之好甚為嫗意大
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登樓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
勸其東廂以熟徑辭會頃不下嫗笑之不語道小簪持燈上樓亦不見婦嫗大驚曰是或
住廚下耳嫗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來無可奈何乃召婿告以夫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
呼曰嫗在是眾視之則新婦圍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網繫之狀扶出白沫滿口氣息
奄然以水漿灌之逾時甦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為鬼嫗乃哭曰得在我因備述前事且告
以不言之故時夜將殘不能移宅嫗婦偃息在牀婿亦獨坐雙翼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
去婿亦勞倦稍一交曉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入直奔牀前以指指婿頭三五下婿奔前救
救披麻人俯身從廳樓中去疾於飛嫗呼婿不應婿視之氣已絕矣或曰此輩日家不良

於術婚期犯披麻然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繡薄暮家人鋪蒲席招涼女忽於座間顧影絮語眾怪
其誕呵之乃大聲曰噫我豈若女郎耶或為某村某婦氣忿極死多年欲得替人故在此語畢
大笑果帶自勒其頸聞室盡驚取米豆飯膳之不返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為他人壓金線取
錢易衣家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能天師將至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難然我
不可以虛返常思所以送我眾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小酒雙雞何如乃有喜色且頷之
如其言女果腹三三家人方相慶女亦袖忽又翩舞情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
甘休仍須討替更作惡狀以帶金頭聚眾其音不類前鬼正驚疑間瓜棚下碎履聲
仍在女口叱曰鬼婢爾我姓名來非錢錢存沒無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汝於城隍神又
勞問女家勿怕此無相鬼我在此他不取為厲言畢其女頓暈紅湖狀若羞羞者食頃而鬼
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有誰如夢

老人李景海陽人薄其邑中還家營履履重物解視無有虧而歸時已月上家人聞叩

麻聲是相問老人瞠目無言為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詳詳梁間作繭狀

曰余猛死鬼也今與汝前作交代衆誓語以前因曰余為李內棲泊城中曾某某家其女於瓜棚下因其家中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別居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此口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禁阻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以真插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昨宵兩歇城頭山色當佳盍一憑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來聞出城遇汝前歸附他腰帶間紫其負荷急於得生故仍欲借重耳來聞其言似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翁斗老暮木已拋你不忍於弱女當獨甘心於充氣如蒙哀憐當為延名僧作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上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即作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矣翌日廣延僧衆作七日道場瓜棚下從此清潔

介溪墳

嚴介溪為其妻歐陽氏卜葬於門下風水客數十人囑曰我富貴已極尚何他望只望諸君擇地生子孫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諸客唯唯一月有客來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孫貴與公相埒介溪命廉察視之一客獨曰若葬此子孫雖貴但氣脈大過恐在六七世後耳俱子不

卷三

九

以為然介溪置成開穴中有古墳墓志摩視之即嚴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駭急加封識然自此嚴氏大衰且籍沒矣此事屢後裔名東建者所云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璇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某少庸與沈雲做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中問之曰銷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曰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後為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問何故曰烟管是最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頃刻冰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曰君又放棄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學院試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將必復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薦卷

吾友楊湖觀字宏度無錫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縣知縣乾隆壬申鄉試楊為同考官閱卷畢將發榜矣搜卷為加批馬後而假寐夢有女子年三十許淡妝面目珠秀短身青紺裙

烏中末額如江南人儀態揭帳低語曰拜託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楊驚醒告同考官皆笑曰此夢夢也馬有將發榜而可以薦者乎楊亦以為然偶聞一落卷表聯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句蓋壬申二月表題即謝開科事也楊大驚加意翻閱表頗華麗五策尤詳其能學老以時藝不甚佳故置之孫山外楊既感夢兆又難直告主司欲薦未薦方徘徊間適正主試錢少司農東麓先生據進呈策通場未得佳者命各房搜卷楊喜即以桂花香卷薦上錢公如得至寶取中八十三名拆卷填榜乃商邱老貢生侯元標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來託者即李香君楊自以得見香君幸於人前以為奇事

道士取葫蘆

秀水祝宦臣名維語祭戊申同年也其寡人甚饒於財一日有長真道士叩門求庇主人問法師何為來曰我有一友現住君家故來相訪祝曰此間並無道人誰為君友道士曰現在觀稼書房之第三間如不信煩主人同往尋之祝與同房則書房挂呂純陽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師兄也偷我葫蘆久不見還故我來索償言畢伸手向畫上作取狀占仙亦笑以葫蘆擲還之主人視畫上果無葫蘆矣大驚問取葫蘆何用道士曰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難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備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

子不

卷三

十

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藥數文示主人芬芬撲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時我仍來汝家可設小宴待我此間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動曰如弟子者可行動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與之道士負腰間如足布然不覺其重留藥十九拱手別去祝舉家敬告神明早晚禮拜是年夏間無疫中秋無月且風雨交加道士亦香不至

火災人不當水死

涇縣葉某與人貿易安慶江行遇風同船十餘人半溺死矣獨葉陸水中見紅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為獲神人之助復必大貴亡何家居不戒於火竟燒死

城隍殺鬼不許為葬

台州朱伯女已嫁矣夫外出為賈忽一日燈下見赤脚人被紅布袍觀惡來與葉狸且云娶汝為妻婦力不能拒因之知迷日漸黃瘦當怪未時言笑如常來則有風蕭蕭他人不見惟婦見之婦呼夫表承棟素有奉身婦父母將女匿袁家數日怪不來月餘蹤跡而至曰汝乃藏此處乎累我各處尋覓及訪知汝在此處我要來又隔一橋橋神持棒打我不能過昨日將身坐在擔糞者周桶中雖能過來此後汝雖藏石櫃中吾能取汝來與婦商量持刀斫之婦指在西則西斫指在東則東斫一日楊善拍手曰斫中此怪頭角矣果數

日不至已而布履其額仍來為祟。袁發為槍擊之。怪善於閃躲。屢擊不中。一婦又喜曰。中怪臂矣。果數日不來已而布履其臂。又來入門罵曰。汝如此無情。苦將素汝性命。豈撞此婦。滿身青腫。哀號以絕。女父與袁連名作版焚城隍廟。是夜女夢有青衣二人持牌喚婦聽審。且索差錢。曰。此場官司。我必汝必勝。可燒錫鏹二千謝我。你莫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身。將替你為鋪堂之用。恐汝叔紹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見個分明。紹先者朱家已死之故叔也。如其言。燒與之五更女醒。曰。事已審明。此怪是東埠頭舖夫名馬大城隍。怒其生前作惡。允為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長枷在廟前示衆。從此婦果康健。合家歡喜。未三日又而迷如前。口稱我是輪夫之妻張氏。汝父汝姊夫將我夫告城隍。加害我。忍飢獨宿。我今日要為人報仇。以手爪招婦。眼幾瞎。女父與承棟無奈。何再焚一牒與城隍。是夕女又夢鬼謀召。怪亦在焉。城隍置所焚牒於案前。瞋目厲聲曰。夫妻一般凶惡。可謂一林不出。兩條人矣。非腰斬不可。命兩練縛鬼持刀截之。分為兩段。有黑氣流出。不見腸胃。亦不見有血。旁二練請曰。可准押住。鴉鳴圍為聲。否。城隍不許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費。必又害鬼。可揭滅惡氣。以斷其根。兩練呼長鬚者二人。各持大扇。扇其尸。頃刻化為黑烟。散盡不見。囚其靈械。于允發黑雲山羅刹神處。充當苦差。命原差送婦還陽。女驚而醒。從此朱婦

卷三

十一

安然仍回夫家。生二十一女。至今猶存。鬼所云擔箕周四者。其鄰也。問之曰。果然可疑。我某日擔箕桶歸。壓肩甚重。

子不語卷四

隨園戲編

呂蒙盜臉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患，急急不樂隨入場。俟在號中假寐，見有傳丈夫，揪其鬚，長髯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原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薦，後十年，還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鄭細九

揚州名妓多以細稱。細九者，商人鄭氏奴也。鄭家主母病革，忽驟變而起，曰：事大可笑。我死何妨，不應託生於細九家為兒，以故我魂已出戶。到半途得此消息，將以我者打脫而返。言畢，口渴索青果湯，家人煮與之，噉少許，仍仆於牀。眼目而逝，須臾鄭細九來報家中，產一兒，口含菜葉，啼聲甚厲。嗣後鄭氏頗加恩養，不故以奴產子待也。

替鬼做媒

卷四

江浦南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春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為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身，曰：汝太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為說紙錢再三，勸慰作廢，如故未幾，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入，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張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而兩家活人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鬧。張而作秦婦狀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親醜，未知陳某肯娶我否。我不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陳俱，俱又笑曰：此事極妙，但我輩非鬼，不可野合。為尋鬼所經，必須媒人替我，有紙人伴與從，具銀數音，樂酒席，送令歡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遣我輩去。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無恙。鄉鄰亦傳，某村替鬼做媒，替鬼做親。

鬼有三技

鬼有三技：一述二述三述。或問三技云何。曰：未弟呂某，松江原生，性豪放，自號鐵道先生。嘗過湘湖西鄉，天漸黑，見婦人而掩粉黛，留於持蠟燭而奔，望見必走避。大樹下，而所持蠟燭遺地上，呂取觀，乃一條草索，嗅之有陰囊之氣，心知為蠟死鬼，取

子不語

卷四

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而遮欄，左行則左欄，右行則右欄，心知俗所稱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前之塗眉畫粉，送我地也。向前阻拒，逃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鬼，他技可施爾。亦知我素名，竊建先生，常鬼仍復原形，跪地曰：我城中姓李，與夫口角一時，短見自縊。今聞卿東家，願亦與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將我繩奪去。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呂問作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念往生咒，我便可託生。呂笑曰：我即為僧也。我有往生咒，為汝一誦，即高唱曰：好人世界無遮難，礙死去生來，有何替代。要死便死，豈不爽快。鬼聽畢，恍然大悟，伏地再拜，奔趨而去。後土人云：此處向不平靜，自竊建先生過後，永無為祟者。

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藍衣人持鐵棍，而鄉鬼見戴，欲前不前，疑為盜賊，負前偷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大說謊，世上只有城裏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裏拘人之理。戴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命，就城裏拘人，是實。問有牌票，曰：有取而視之，其第三名即戴之妻。戴也戴欲表死，心疑所言不實，乃故之行，而堅坐橋上，待之四鼓。藍衣者果至，戴問人可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鐵棍上。戴視之，有線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踉蹌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家主病入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甯劉某年七歲，醫囊紅腫，醫藥罔效。隣有饒氏，婦當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牀而寢，不飲不食，若茹迷者，劉母託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雞，刺殺太多，故今世屠雞來償，相與報仇。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蟲魚皆入，皆神所管，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如其言，于疾果痊。一日，若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吐喘不已。其嫂問故曰：隣婦某氏，鬼惡難捉，冥王差我拘禁，不料他臨死尚強，有力與我格鬥多時，幸虧我解下纏足布，捆縛其手，贏得毒來，嫂問現在何處。曰：在窗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戲取蠅，夾入針線箱中，未幾聞饒氏在牀上，有呼號聲，良久乃蘇。曰：嫂為戲大感陰司，因我奪婦某不到，重責三十板，限再擊，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視其醫果有杖痕，始大悟，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替人間查陰司事矣。

嚴東珍

嚴東珍作雲南祿勸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之屢伺門側不得死一日見美婦人倚窗梳頭妻惻然感其夫幸奴婢持棒衝入亂毆美婦化作白蟻繞地哀鳴東珍取印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珠華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亦無恙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珠華所點妻大驚而殞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生產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俵故又請隣婦三人輪流守獲一婦姓孫有兒尚襁褓不能同往乃交託外婆家而率長子名鍾者同往鍾已弱冠入學感夜間寂寞乃持書一卷往次日將午其門內絕無人聲感疑之打門入則產婦死於牀七八人死於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惟氣絕而已獨孫秀才身尚端坐右手執書如故其左臂自肩以下全身燒炭直至脚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囑於官急相驗令且掩埋亦無從申報也此事彭芸榻少司馬為余言

智極僧

蘇州陳國鴻彭芸榻先生丁酉鄉試所取孝廉性好古玩家園內有種荷花缸年久不起陳命扛起聞其款識缸下又得一鐲黃碧色花紋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數片陳投骨於水搗碎入室夜夢一僧來曰我唐時僧智恆也汝所取磁鐲乃我埋骨鐲遂運我骨而土掩焉陳素蒙曉告友朋不以為意又三日其母夢一長眉僧披一惡狀僧至曰汝子無禮會我磁鐲拋撒我骨我訴之不理欺我老耳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故回來索汝子之命母驚醒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僅存一片問孝廉則已迷悶不省人事矣未十日而病亡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為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豬虬面黑乞食於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於提督衙門外雙手擎一石獅去提督台之則仍雙擊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鞭撻箭發不中乃改步卒營營不得志而歸遊於潮州值潮之東門修相子橋橋梁石長三文餘寬厚皆尺五眾工構天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

眾人顛面汗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眾起其妄命試也遂登架獨挽而上眾股栗橋洞故有百執辛卯年祀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遂遂命盡挽其餘資錢數十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江

蘇南村

桐邑有蘇南村者病篤昏迷問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來否家人莫知漫應之頃又問答以未曾來曰爾等當著人喚他速來家人以為謔語不應乃長嘆欲逃家人倉皇遣使足奔市購紙輪一乘至則見與夫背有李耕野魏兆芳字樣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氣始絕與夫姓字乃好事者戲書也竟成其真亦奇

葉生妻

桐城邑西牛欄鋪界葉生著耕餬口父兄業農乾隆癸卯春佃其族人田於牌門莊園室移居於邑其妻年十八素端重寡言忽發顛悞罵其音不一惟罵李葉喪絕天良毀我輩十人塚蓋造房屬好生受用將我等骸骨踐踏污穢葉生不解詢鄰老始知房主李葉於康熙時平墳架屋事實有之乃詰其妻云平墳做屋實李葉事於我何干妻答云當時李葉氣憤甚高我等忍氣不言多出避避之今看爾家運低故在此洩忿罵音中惟此罵聲者最惡其九

音偶爾相問亦略平和生許以拆屋培塚答云屋有主人爾不能擅拆蓋往商量生奔請李姓來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此二塚也此四墳也其牖旁乃二女墳我墳在林後牆下李問爾何人答云我阮姓年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間儒生讀書白鶴觀戲習道教竟成羽士偶為貪色踰牆被辱自縊葬此十人中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故我糾合伊等同來李云汝骨在何處答曰正中一塚掘下三尺見棺黑色者是我也李躊躇不敢掘鬼罵不息連近觀者絡繹而至有問必答或燒紙錢求之其九鬼亦從旁勸解音自其妻口中出繼鬼罵曰汝等九個賄賂得受葉家紙錢彼此趕老羊快活便來勸我廢自是九鬼無聲惟繼鬼獨鬧生請羽士禳解屬陳某作厲送文鬼大笑曰不通之極某故事用錯某處文詞鄙俗況送我文書求我不應以成骨我執師鞭鞭唯唯而已道士誦經略略必加切責生之戚有程氏者家素豐方到門鬼口富翁米矣當備好茶嘗孝康甫與生有姻將到鬼曰文星至矣求為我作菜慈帝口占一律贈之以當年底事竟投羅道體飄零塵此附茅屋妄成將拆去高封掛毀已堪憐從茲獨樂安黃壤還望無憐故翠黛他日起升籍法力直排閻閣列仙班鬼謝曰家獎太過字有風流罪過安能排閻閣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語見教極是吾遵命去矣臨去呼葉生字告之曰吾不受道士懺悔受人懺悔亦未結習故也爾盡鵠詩

墓石以光泉環生妻眼日無三越一日乃醒

七流索命

杭州湯秀才世年三十餘館於范家一日晚坐坐後四散時冬月畏風書窗戶盡閉夜交三鼓一燈熒熒湯方看書窗外有無頭人跳入隨其後者六人皆無頭其頭悉用帶掛腰間圍湯而各以頭血滴之湯冷泠濕湯驚迷不能甦適館僮持溺器來一衝而散湯墮地不醒僅告主人急來救起灌湯湯數醒其所以困乞回家主人喚肩與送之天已大明家住城隍山下將近山湯告與夫不肯歸家願仍至館云未至山脚下望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無奈何仍延館中速大病身熱如焚主人素賢為迎其妻來時見青衣四人並告同行云有人告發索命事所到黃沙茫茫心知陰界因問吾何罪青衣曰相公請自觀其容便曉矣吾云人不能自見其容作何觀法四青衣各贈有柄小鏡曰請相公照如其言便覺魔魁魁長七八寸非今生清瘦面貌前生姓吳名繼乃明季妻縣知縣人者七流也理四萬金於某所被獲後謀以此金賄官免死託妻與史許董轉請於我許取取二萬以二流我我彼時明知盜罪難逭拒之許典史引左氏殺汝壁將為住

之說請逼取其金而仍殺之我一時心合竟從許計此時悔之無及乃隨四人行至一處宮闕壯麗中坐家袍陰官色頗和吾拜伏地下七鬼者抹頭於肩若有所訴罪仍挂頭腰間吾哀乞陰官曰我無成思汝自向七鬼求情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云請高僧超度多燒紙錢鬼俱不肯其頭徑於腰間釋惡殊甚聞口露牙就近來咬我頸陰官喝曰流林無禮汝等罪應死非某枉法某之不在在取爾等財耳但起意者典史非吳今似可緩索集命七鬼者又各以頭裝頭曰我等向伊索債非索命也彼會劫是休而會盜財是亦一盜也許典史久已被我等咀嚼矣因吳令初轉世為夫女嫁宋尚書技仲為妻宋首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託生湯家湯祖宗積德家中應有科且今年除夕梁之姓名將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那魔不敢近我我等又休矣于我一時亦非易願官勿行婦人之仁陰官聽畢感曰湯亦有進吾無如何汝姑回陽間一別妻祭可也以此我得暫蘇汝畢不復開口妻為雙鏡白紙錢千百萬竟無言而卒湯八別房許世昌者次年鄉試及第中進士入詞林人皆以為真天榜者所換矣

陳恪勤公吹氣還魂
陳公職年未歲時與鄰人李字相善秋夕來月色過喜開談李故寒士謂陳曰與婦謀酒不

得子少坐我外去法酒與十有月陳持其請卷坐觀待之門外有婦人藍衣蓬首開戶入見陳便却去陳氏亦氏也避客不入乃側坐觀婦人袖物來梳門檻下身走入內陳心疑何物就視視之一繩也更有血痕陳悟此乃羅鬼取其繩置靴中坐如故少頃蓬首婦出探視虎生輪旋且令陳前叫曰還我物陳曰何物婦不答似聾立張口吹風一陣如水毛髮皆脫髮髮皆青色料陳私念鬼尚在我獨無事乃亦鼓氣吹婦婦當吹成一空洞始而服穿繼而貫穿終乃頭滅項刻如輕烟散盡不復見矣少頃李持酒入大呼婦縱於林陳曰鬼傷也鬼尚在靴靴苦之故乃夫入解救灌以薑湯蘇問何故尋死其妻曰家貧其夫好客不巳頭上一飯拔去沽酒心閱其客又在未便解飲李遂有蓬首婦人自稱左鄰告我以夫非死客拔釵也將赴斷錢場耳我愈覺恨且念夜深夫不歸客不去無面目辭容蓬首婦手作團曰從此入即佛國惟無黃金從此圍入而手套不緊圍履散婦人曰取吾佛帶來則成佛矣走出取佛良久不來余方冥然若夢而君來訪矣訪之障數月前果斃死一村婦

陳聖壽遇狐

紹興陳聖壽者士也喪偶遊揚州寓天寶寺側一小廟僧遇之甚薄陳見廟有小樓扁

閉問僧何故僧曰樓有怪陳必欲登乃開戶入見几上無雜毫厘有鏡架梳篦等物大疑以為僧藏婦人不語出過數日望見美婦倚樓陳亦目挑之婦騰身下已至陳所陳始驚以為非人婦曰我仙也汝母姊為有夙緣故耳取甚甚殷成夫婦每月朔日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處聽差陳乘婦去其箱金珠爛陳一絲不取夜為鎖如初婦歸陳私謂曰我首甚而君頗有餘貨蓋假我也實為生靈牛婦曰君肯相貧不能富雖作商賈無益且君行義甚高聞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讀君君衣食自後陳不起炊中饋之事婦主之居年餘婦謂陳曰妾所蓄金已為君指納飛班頭判赴京投供即可還也妻請先入京師置屋待君陳曰娘子去我從何處訪尋曰君第入都到彰義門妾自遣人相迎陳如其言後婦入兩月入都至彰義門果有燈籠號曰主君到流娘相相久矣引至市衙側則崇垣大廈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頭如侍曾服侍者陳亦不解其故登堂婦人盛服出迎攜手入房陳問諸奴婢何以跪我曰勿聲效妾假君形親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親買宅立契諸奴婢投身時亦假君形親以臨之故皆認讓君因私敬陳曰若何姓若何名陳遂時須知我所囑母為若輩所疑陳真甚因通書於家明年陳之長子來知父已歸娶後母入房拜見母慈恤倍至如所生子亦孝不違婦人曰聞兒有婦何不借來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長子唯唯婦人

贈舟車費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門外有少年求見陳問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陳問婦人婦人曰其母前夫所生也喚入拜陳并拜陳之長子呼為兒居亡何婦假日也不在...

長兒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患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悄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立仰而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縛其兩腿...

西園女怪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游邦上住某紳家時初秋尚有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精舍數間頗幽靜而山臨池二人移榻其中數夜安眠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展閣庭外步履聲...

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陳拉用啟戶出不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

尋聲以往若在樹間審視之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一人駭極犬吠首墜地跳躍而來二人急奔避入室首已隨至兩人開門盡力抵之首嘯門限咋有聲依間難曉跳躍去至池...

雷珠營卒

乾隆三年二月間雷震死一營卒素無惡蹟人咸怪之有同營老卒告於眾曰某頃已改行為善二十年前披甲時曾有一事我因同為班卒檢知之某將軍獵阜亭山下某立帳房...

青龍黨

杭州舊有惡少插血結盟刺背為小青龍號青龍黨橫行閭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國遴擒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惡董魁竟以逃免范隄某年冬某黨數十人走告曰子為黨首雖幸...

陳州考院

忽雷光燦然震一林已斃石上...

河南陳州學院街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潘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爲其樓如故時直感暮中人多居少杭州王秀才明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聽氣自壯故移居高樓湯吉以所聞不信斷登樓則明窗四啟梁無點塵愈疑前言爲妄景謂於樓之外開王榻於樓之內開讓中一間爲懸座所滿下二故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寢語景曰人言樓有祟今數夕無事可知前人所言爲妄景未嘗便開樓梯下有履聲徐登者景呼王曰樓下何響王笑曰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景大驚呼王亦起持燭出至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二人驚急奔視燭獨光猶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尺而長二尺無口無鼻而有雙鬚直豎亦長二尺許二人大呼喚樓下人來此物何物也身而下窗外四而嗽嗽其作百鬼聲房中什物皆動躍二人驚駭死至雞鳴始息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潘陽潘公督學時歲試舉明日當發策潘已就寢將二更忽聞堂上擊鼓聲潘現傳聞之值堂吏云頃有披髮婦人從而考棚中出上階求見大人吏以深夜不敢傳答曰台有寬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鬼因自擊鼓若中宵惶遽不知所爲僕人張姓者稍有膽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礙今既不出口煩致我某生家僕婦也主人從我色色我亦不從則難過之我語夫醉後

卷四

九

有不遜語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去我呼口言之遂大怒立棰死埋後園西石槽下沉寃數載今特來求申言畢大天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我已取在二等第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折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爾爲爾撤府縣查處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即以訪聞撤縣果於石槽下得女屍遂置生於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後舉李廉景後官侍御

符離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貿易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鼓北風動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憐其倉迫謂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右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客飢渴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匪徒皆軍士據地飲食談笑兵間事皆不甚曉少頃衆相呼曰主將來矣連連有呵殿聲成起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壯長鬚者下馬入店上坐衆人伺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鋪帳有聲畢呼軍士入曰爾輩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幾衆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閉門而去阿七引長鬚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林無睡具燈真地上

長鬚者引手據其頭頭即墜下放置牀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牀內外然後倒身卧於牀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製作兩段倒於地燈亦旋滅客悻悻趨耳房以袖掩面臥轉不能寢遂聞雞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啟袖見天色微明身乃卧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音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主人方開門訝客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并問所宿為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徐氏疫亡

雍正壬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彌月行雙回門禮是日塔飲於徐徐爲設榻廳樓下塔就帳未寢聞樓梯有行步聲見四人下樓立燈前一紗帽朱衣一方巾道服餘二人皆煖帽皮袍相與嘆息少頃有女裝者五人亦來掩泣於燈前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可託此人紗帽者搖手曰無濟且泣曰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線耳互相勸慰或坐或行塔塔極不能出聲遂五鼓方相扶下樓桌下急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紅衣者曰獨不能爲我留一線耶紅衣者唯唯時難已嗚黑面人奔桌下去塔候當微亮披衣入內叫樓上何人所居曰新年供祖先神像無人住也塔上樓觀像衣飾狀貌與所見同心不解所以秘而不言先是徐家三子皆受業於張有度先生是年張館松江五月中以母病歸乙其弟子往權館徐故

卷四

十

富家皆不欲出張強之主人命第三子往有阿壽者奴產子也向事張謀因命同往主僕出門未二十日杭州蠟燭燈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者十人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聞喪歸以所見語之徐愕然曰阿壽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也君所見從桌下出者是矣

蔣文恪公說二事

余座主蔣文恪公居李廣橋賜第自言少時讀書平臺其地與他屋隔遠每夜坐呼人輒有應聲而無人在一夜欲渡窗外月不甚明又無相伴者乃呼其所隨僮名應聲答之八卒不入啟戶出見一人方枕外牆門闔以頭向內而應公初疑爲某僮醒而之其卧如故公怒行至聞遠思撲之見所卧人長三尺方中皂衣白履如世所塑土地公喝之其人再拜沒矣

公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後人故終父肅之世從無演戲聽客之輩文肅後十年文恪稍稍演戲而不敢嘗養伶人老奴顧其來文恪燕坐談及梨園怨怒曰外間後人總不若家伶爲佳且便於傳喚家中奴子甚衆何不足教師擇數奴演之文恪心動未嘗忽見顧升驚怖面色頓異兩手如受棰轉身倒於地以頭鑽入褥中由一褥脚穿至第二褥脚由第

二椅脚穿空第三椅脚自首至尾若納於四呼之不應公急召巫醫百計解求夜半始寤曰
怕殺怕殺方前畢時見一女人捧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聲色俱厲曰爾為吾家世僕吾
之遺訓爾豈不知何得傳五郎當戲子著細打四十法抽棺中奴問絕不知所為敢後聞遠
處有呼喚聲奴在棺中欲應不能稍後掌小快亦不知何以得出驗其聲果有青黑痕

獵戶除狐

海昌元化鎮有富家附房三間在樓上日聞人俱下樓理家務一日其婦上樓取衣襟門內
閉加榜焉因思家中人皆在下誰為此者板隙窺之見男子坐於牀疑為偷兒呼家人齊上
其人大聲曰我當移家此樓我先來春行且至矣假爾牀一用餘物還汝有富聞擲其
相篋零星之物於地少頃聞樓上聚語聲三問房內老幼雜語雜而唱曰主人翁上人翁
千里客光酒無一鍾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桌即懸空取上食畢復從空擲下此後
亦不甚作惡富家延道士為驅除方在外定議鐘樓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
道士至方布壇若有物推之跟踏齊出一切神像法器皆撤門外自此日夜不甯乃上江西
求張天師命法官某來其怪又唱曰天師天師無法可施法官某亦枉然俄而去
官至若有人捧其首而擲之而破衣毀法官大慚曰此怪力量大須請法官來續可謝佳

卷四

十一

長安鎮某觀中主人迎謝來立壇施法怪竟不唱富家喜甚忽紅光一道有白鬚者從空中
至樓呼曰毋畏謝道士謝所行法我能破之謝坐庭前誦咒擲鉢於地走如飛周廳盤旋欲
飛上樓者屢矣而終不得上須臾樓上搖鈴琅琅聲響鉢遂委地不復轉動謝驚曰吾力
竭不能除此怪即取鉢走而樓上歡呼之聲徹牆外自是作孽無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
暮大雪有獵戶十餘人來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難恐有擾累獵戶曰此狐也我輩獵狐者
也但求燒酒飲醉當有以報君其家即沽酒具飯饌徹內外燃巨燭獵戶盡飲大醉各出馬
鎗裝火藥向空點放烟塵障天竟夕震動天明雪止始去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乃
竟夕悄然又數日了無所聞上樓察之則羣毛委地窗櫺盡開而其怪還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數忤其姑每歲送佳節著麻衣拜姑于堂諷其死也周孝而
 慎不能制妻惟日具蔬禱城隍神願極婦以安母幸凡九夏不應乃更希志語神無靈是
 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跪廟中城隍曰爾婦忤逆甚矣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
 妻無繼妻恰有子二人爾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曉周曰婦惡如是奈堂上何
 且某與婦恩義既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苦何堪曰范陳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
 不貞而汝為媒嫁于孝子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
 由知周亦代為祈免曰二人不遵要奸作媒非賺媒錢作孽語者與伊何罪某惡見婦人
 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警或得改逆為孝事未可定
 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類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愛相不足示威爾輩無惡念藍
 面鬼持大鏡往檢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紫色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若
 皆揮輝光極油鎗肉處置死度下須臾鬼妻婦至般般跪塔前城隍厲聲數其罪取登註

册示之命夜又拉下刺皮放油鍋中婦良就伏罪請後不放周及兩媒代為之請城隍曰念
 汝夫孝姑省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歸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
 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德友沈炳震書畫裝書畫青衣者引至一院深竹密中設木林素几几上鏡高
 丈許青衣曰公前生沈自照方中朱履非是今朝冠冕方錯愕問青衣曰公照三生沈
 又有照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非儒者衣冠矣有蒼頭闖入跪叩頭曰公猶識老奴家奴
 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今二百餘年矣言畢袖手丈表一册獻沈沈問故蒼頭曰公
 前生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為大同兵備道今日青衣召公為地府文信王處有五百鬼訴
 冤請公俯問老奴記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起意者乃總兵某也五百人本劉七葉內賊單
 降後又反故總兵殺之以杜後患公曾不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忍公忘記此書難以辨
 雪故袖此稿奉公沈亦恍然記前世事與劉秀者再言衣請曰公少行年來橋吳老僕可曰
 安有監司大員而少行者呼一與二人其後先行散置許前有它闖賊賊中坐王者紫衣
 白鬚史時取烏紗持入遞呼兵備道王某進王曰且止此總兵事也先喚總兵有九裝金

甲者從東廂入沈視也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沈沈再揖王而
 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公有書勸止之與公無干無明胡法總兵亦受兵
 備通節制公之不悅乎口情惡可知沈唯唯謝總兵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曾
 詐降復成不殺則又將廢總兵為國殺也非為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風如墨聲嗽嗽遠來
 血莫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球齊張口露牙來囓總兵兼晚沈沈大懼向王拜不且以
 袖中文書呈上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如詐降復成事有之乎原鬼曰有之王曰無則總兵殺
 汝誠當尚何曉原鬼曰當時詐降者果魁數人復反者亦派魁數人餘皆皆從者何可
 處殺且總兵意欲此合嘉靖皇帝嚴刑之心非真為國為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為民可也
 說總兵不為國不可也因諭五百鬼曰此事沈攔二百餘年總兵為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
 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為人我將以此事狀上奏玉皇降
 敕處置惟兵備道某所犯甚小且有勸阻手書為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
 柔懦之過五百鬼皆手持頭叩階唯唯有聲曰惟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數里仍巾
 竹密書齋老僕退出舊真曰主人業結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鏡所曰公視前生果仍巾
 履一前初老諸生也青衣人又呼曰公視今生不覺驚汗出如雨仍在書堂家人環笑適

筆去一晝夜惟胸間微溫文信王宮門為對甚多不能記憶只記宮門外金鴿一聯云陰間
 律例全無那有法重情輕之案件天上算盤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時辰

吳三復

蘇州吳三復者其父某純于明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
 人望絕汝輩猶得以所遺資上還益死三復嘗本防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偽設此仙
 位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祀祝大書曰余爾父也爾明知父將繼死而汝竟不防
 于事先又不救于事後汝罪必不日行冥錄矣三復大懼跪法求悔或盤又書曰余欲猜
 情深為汝想無他法惟備三千金交顧心怡立十按閣一以超度或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
 地方可見地三復深信之即以三千金與顧收奉為憑顧偽辭讓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
 自欲三復酒其時時時其時家尚有餘亦不與檢又數年三復其妻亦于願願以三
 千金營葬願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其其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十之說遂負矣
 見小不而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為其不與三復控官俱以無券不與三復其妻作牒詞訴
 于城隍城隍三日卒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其某信亡其後顧之鄰人見蘇州城隍司檢荒滿

是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影九書樓事

蘇州史家巷前中... 余年家子也... 十九年... 蘇州史家巷前中... 余年家子也... 十九年... 蘇州史家巷前中... 余年家子也... 十九年...

波兒象

卷五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 文書... 閒書室有布衣...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 文書... 閒書室有布衣...

奔斷孤尾

河間府丁姓者... 不事生業... 以狎邪為事... 河間府丁姓者... 不事生業... 以狎邪為事...

卷五

于人以為交人不如交狐... 一日丁謂吳曰... 狐在空... 于人以為交人不如交狐... 一日丁謂吳曰... 狐在空...

洗冤河車

四川都郵縣... 丁恨... 持大書往... 四川都郵縣... 丁恨... 持大書往...

之丁則妻可能使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妾既為君婦又為鬼妻新夫舊夫殊覺
微為羞然舉舉主其家談家常說親故近狀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伏牀下妻開門牛頭
鬼入取牛頭擲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德甚今日侍
闕王審大案數十脚立又厥痛須斟酒飲我徐驚曰有生人為鬼且且尋妻度不可隱拉
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為哀求牛頭曰是人非鬼為妻故將救也實于我有德我在廟中蒙
灰滿而此人為我執簿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辦
命丁笑三人共飲有飯飯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肉不可食會則常
留此間矣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然賀曰昨查陰司簿冊汝陽數未終其喜我有出關之
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
之背上肉也汝有慈行開王擒而鈎其背于鐵錐山羊夜肉潰脫逃去現在陽間患發背瘡
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
頭即不見丁至河南東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金

石門屍怪

浙江石門縣里書李念催租下鄉夜入荒村無旅店遙望遠處茅舍有燈向光而行稍近
子不語怪力亂神 卷五

見破扉門中有呻吟聲李大呼里書催租求宿可速開門竟不應李從扉外望見遍地
稻草草中有人枯骨如用反紙糊其面者面長五寸許闊三寸許奄奄然臥而宛轉李知為
病重人再三呼始低聲應曰客自推門李如其言入病人告以染疫垂危舉家死盡言甚慘
強其外出買酒辭不能許謝錢二百乃勉强爬起持錢而行望聞燈滅李俟甚倒臥草中聞
草中窸窣有聲如人起立者李疑之取火石擊火照見一蓬髮人枯瘦更甚面亦闊三寸許
眼閉血流形同僵屍倚草而立問之不應李驚乃盪擊火石每火光一亮則僵尸之面一現
李思遁出坐而倒退一步則僵尸進一步李愈驚扶籬而奔尸追之踐草上致致有聲狂
奔里許闖入酒店大噉而仆尸亦仆酒家灌以薑湯蘇其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迫人之尸
即病者之真死未棺殮感陽氣而走魂也村人共往尋活酒者亦持錢倒於橋側離酒家尚
五十餘步

空心鬼

杭州周約先家住青巷屋之大廳山每夜立一人紅袍烏紗其其方面旁傍二人頭小猥
鄙衣青衣其使喚其宵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處上所挂
畫也周氏即年十四時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若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將服虛活亭

之藥我二人雙作藥液伏碗中俾雜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脈周氏即不
肯服藥苦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鐘魁挂堂上鬼又曰此近視眼錢先生目昏昏人
鬼不辨何足懼哉蓋畫者成爲小鬼皆神鬼取其神鬼成鬼合其目也鬼月餘鬼又言
曰是家鬼魂未散關之不虛不知他處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何何以得血食
字檢其指曰今已周年可亦一屬猪者夫未幾果一奴屬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
呼為空心鬼

畫工畫僕尸

杭州劉以賢善寫照隣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其父死于外出買棺囑隣人代請以賢為
其父傳形以賢往入其室座無人馬意死者必居樓上乃臨梯登樓就死人之床坐而抽筆
尸忽躍然起以賢知為走尸坐而不動尸亦不動但聞日張口翁翁然肩擗肉皺而已以賢
念身走則尸必退不知竟畫乃取筆中紙依屍樣描摹每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
人答應依而其上樓見父屍起驚而仆又一陣上樓見尸起亦驚滾落樓下以賢驚甚強
忍待之俄而棺者來以賢徐記尸尸果若焉乃呼曰汝等持棺來棺者心知有尸
之事持棺上樓拂之例乃取簾灌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驚婦

揚州妓黃嬌年二十四父志從良有家姓者娶為妻婚期已定太學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
惟疑其金給曰若夕來當與即同寢朱臨期往則花獨盈門黃嬌已登車矣未知為所誑
悵然反途年黃嬌病瘵年木忽夢見驚嬌披黑衫直入朱門曰我來還債驚而醒明居家產
一黑牛向來依仗若相識者肯之竟得十金邪邪之費尚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觀因果

常州馬秀才士麟自言幼時從父讀書北樓當閣處與賣菊叟王某蓋相相一日早起倚
窗望天色微明見王叟登臺前果將下樓有擔負者荷二桶升臺意欲助澆叟色不悅拒
之而擔負者必欲上臺相攜一臺坡天兩臺滑破反且高叟以手推擔負者上下勢不敵遂
失足墮臺下叟急趨扶之未起而雙桶履其胸兩足蹶蹶直矣叟大駭不發聲曳擔負者
足問後門置之河干復舉其仙五尸傍歸剛門復臥焉時雖幼念此關人命事不可妄談掩
窗而巳口浙高閣外轟傳河十有死人里保報官日午武進知縣鳴鑼至作作屍屍無傷
係失足致死官詢隣人隣人弗識不知乃命棺殮加封焉出示招尸親而去事隔九年馬年
二十一學為生員父亡家貧即于幼時讀書所招徒授經督學使者劉吳龍將臨歲考馬

早起溫酒開窗見遠處有人竹兩桶冉冉來諦視之擔負者如大賊以為來報復仇而過
雙門不入別行數十步入一牛姓家李頗富亦近隣而居相望者也馬愈疑起尾之至李門
其家登階踏出曰吾家娘子分梳甚多將往招收生蓮閣有擔桶者入乎曰無言未舉門
內又一婢出口不必招收生蓮閣已產一官人矣馬方悟擔負者來託生非報仇也但竊
怪李家與富擔負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訪李家兒作何舉止又七年李氏兄漸長不喜讀
書好蓄禽鳥王叟康健如故年八十餘愛菊之性老而彌篤一日者馬又早起倚窗望上
臺灌菊李氏兄小登樓放鶴忽十餘鴿飛集叟花臺欄杆上兒懼飛去再三呼鴿不動兒不
得已尋取石子擲之致中王叟驚失足墮于臺下良久不起兩足蹶然直矣兒大駭嗾不
發聲默掩窗去日漸高叟之子孫咸來尋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殮而巳此事聞于劉繩菴
相公相公曰一擔負人一鬼報復之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顧馬姓人冷
觀馬馬然則天下事吉凶禍福各有來因當無絲毫舛錯而惜乎從旁冷觀者之無人也

徐四壁女子

擬牙喇徐四京城金魚街家貧屋內外五間兒嫂二人同居兄外出值宿嫂素賢謂徐
四曰此風其人宜惟一暖坑告與叔俱畏寒而不便同炕宿我今夜歸宿母家以炕讓叔

叔佳唯嫂遠歸深夜二鼓月色微明有叩門者走入美少年帽帽狐裘手擎一甕坐炕上泣
曰君救我非男子若亦不必問我所由來但許我一宿我以貂裘為贈解其囊示徐金珠
首飾約直萬金徐年少見其貌美懷竇意不能無動然終不知何家如留之懼禍拒之不忍
乃曰奶奶姑坐我與隣人商量即歸女曰諾徐自外掩門奔往善覺寺告方丈僧圓智圓智
者高僧有遠徐素所敬也聞智問之亦大駭曰此必大家貴妻有故奔出留之有禍拒之不
忍子不如在我善中坐以待旦俟天明歸家未幾徐以為懶圓智之弟子某素無積聞之乃
偽作徐還家狀開門滅燈入遠上炕抱女子卧矣是夜其兄值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還
家持燈照炕下有男子履大起以為妻與叔姦拔腰間刀連斬兩頭奔告岳家入門大呼妻
自內走出其兄驚仆地以為鬼也正喧嚷間而徐四與智圓亦來方知誤殺之因相與報官
刑部以為殺姦律本勿論但懸女頭招尸親竟無認者徐四憐女子之遂死償其金珠為收
葬焉

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酒為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嬉笑
徹夜不歸有刑名張先生酒酣進席入房將就寢聞紗帳內嗚嗚有聲若男女交媾狀怒以

為他幕客眼優重借其林為淫所大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人淫則厚官送禮之羊也見人
驚散張笑以為奇偏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
死因緣隔四七十年方得一聚孰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人婚姻罪不可饒言畢又自批
頰搥軍閭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娘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
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夙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渠渠峰相公言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妄欲制常熟無錫兩邑民為龍有黠者某知其無益而難于相禁乃
號于眾曰某村廟神廟甚靈蓋禱于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則敗
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為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眾也先禱于神眾聚投
刀刀浮水面如蕉葉一片眾驚喜即日搗竿起者數萬人俄而王師至剿絕無遺

楚陶

乾隆丙寅黃江陰縣民徐甲家患黑青火焚其矣矣盈於嘯嘯無寧夕里人咸患苦之時
已令劉君翰長粵西名士也禱於神不應羽士暮祈不應乃託劉少司空星輝為文禱于
城隍令齊沐投爐宿神廟下聽命翌日無所兆但爐灰墳起作楚陶二字今謂曰汝豈與楚

不語

人陶姓有完牛甲大驚吐實云甲幼年訪其宗人某往武昌路患惡疾同行者奉之於道分
轉溝壑死矣有一丐者雄軀深目分獲積食之攜與同乞月餘病良已丐者以力凌其曹偶
所得獨贏因省曹為甲作歸計竟得歸甲素有會計為人備租得婚娶且小阜矣亡何丐忽
至扶巨索顏色甚其叩之曰實別後實身緣林浮沉湖相問二十載今事敗捕急請從子而
底焉甲唯唯語其子子謂功令匿盜者與盜同罪不如放之使遠甲方囁囁未決忽伍伯數
人入繫其人以去甲大驚有拍手笑于房者其子婦也曰大恩不報新婦知若父子不慈故
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腹厚實且得賞何懼為民無可奈何顧常大恨不意其某至於此也
劉令曰盜劫人而子殺盜盜當其罪何屬之能為顧汝享其利則汝亦盜也神人烏能庇盜
無何某益甚燬其家殆盡于若婦先後卒業乃絕

藏魂碑

雲貴妖符邪術最貴州臬使費元龍赴滇家奴張姓騎馬上忽大呼怪馬左腿失矣費知
妖人所為張示云能補張某腿者賞若干隨有老人至曰是某所為張姓昔時倚主人勢威
福太過故與為惡張亦哀求老人解符包出一腿小若蠅蟻呵氣符咒向張擲之兩足如
初竟領賞去或問費公何不威以法曰無益也在黔時有惡棍某某如山積官杖殺之投尸

朝天子者已有盤古萬萬餘人我必能記明數目但元會運世之說已被宋朝人邵堯夫說破可惜庵來開闢總奉行第一大開闢之成業尚無人說破故風吹汝來亦要說破此故以曉世人耳文木不解所謂王曰我且問汝世間福善禍淫何以有報有不報耶天地鬼神何以有靈有不靈耶修仙學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紅顏薄命何以有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窮何以不窮者亦多耶一飲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人者天胡不降之罰耶文木不能答王曰嗚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業也當第一次世界開闢十二萬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隨氣化之推遷半明半暗是急非如瀉水落地偶成方圓如孩童著棋隨手下子既定之後竟成一本板板簿簿生鐵鑄成矣乾坤將毀時天帝將此冊交代與第二次開闢之天帝命其依樣奉行絲毫不得變動以故人意與天心往往參差不齊世上人終日忙忙急急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所為之牽線者成敗巧拙久已前定人自不知耳文木恍然曰然則今之所謂三皇五帝即前此之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即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畢侍臣捧一冊呈上書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暹羅國應將前定天機漏洩俾世人共曉仍送歸浙江云云文木拜謝臨別泣下王握手曰子胡然十二萬年之

子不語

卷五

十一

後我與汝又會於此矣何必泣為既而笑曰我錯我錯此一泣亦是十二萬年中原有此兩條眼淚故照樣錄我不必勸止也文木問王耳壽左右曰王與第一次盤古同生不與第二次盤古同死矣王曰不死則乾坤毀時王將安歸王曰我少身也愚劫不壞萬物毀壞變為泥沙而極矣我先居於極壞之處知火不能燒洪水不能淹惟為惡風所吹蕩上至九天下至九淵殊覺苦煩每坐枯坐數萬年等盤古出世覺日子太多殊可厭耳言畢口噓氣吹之文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餘歸浙以此語毛西河先生曰人但知萬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說方始豁然

子不語卷五終

子不語卷六

隨園戲編

猪道人即鄭都

明季華山寺中養一猪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奇隣僧雜語之而心以為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猪死作何處分眾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故某等已理髮之湛一大驚即往理猪處以杖擊地哭曰吾負汝吾負汝眾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即此猪也猪前生係宰官有負心事知惡劫難逃託生為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勝之不意為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亦大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都素行端方在東林黨籍中為其舅某誣以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時湛一業已圓寂眾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簪巨家饒于財兄弟數人資各數萬宿俗富饒之家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不拘來客皆就食馬號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鬚亦來就食指門外青山曰君等曾見過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果三撮眾人大奇之呼為先生先生謂曾曰君等家資雖富能煉丹可加十倍輩兄弟感其言置爐設竈各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婦某氏素點睛置銅於銀母中不與先生見亡何歲熾風雷起於屋上劈碎瓦數片先生罵曰此必有假銀煉丹于鬼神怒詢之果燕合家駭服先生置銅盤於空中呼曰丹來盤中鏗鏗一鏗墜下連呼之鏗鏗之聲不亡大鏡小鏡齊落于盤先生曰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下血隨我往江西廬山乎石氏兄弟喜甚即載銀數萬隨先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半人盜數十明火執杖來劫取銀曰毋怖我雖盜魁然頗有良心念汝等共養我甚誠當留十千金俾汝等還鄉於是石氏兄弟以全數與之惘惘然歸十年後安慶接警使衙門御史人來督督臣曰獄有大盜徐某請官相見督臣不得已往果見先生先生曰我劫數已盡亦何辭但念我數年交誼為其遺骸脫手上金釧四隻與督臣為棺費且曰我限在七月一日未時汝可來送至期督臣往市曹見先生反接待勤懇膝下出一小兒作先生自口有殺我者我須死頭落小兒亦不見其時某使為相廷圭滿洲正藍旗人

秦毛人

湖廣鄖陽房山高險幽遠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長丈餘通體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龍天胆之者必遭擄縛以槍砲擊之鎗子皆落地不能傷相傳制之法只須以手合拍叫曰蔡長城長城則毛人會皇逃去余有世好張君名教者曾官其地試之果燕主人曰奉時蔡長城人避入山中歲久不死遂成此怪見人必問城修完否以故知其所怯而嚇之數十年後猶崇奉法可想見始皇之威

人同

房山有巖洞好食銅鐵而不傷人凡民間擊鋤刀斧之類見則涎流食之如腐城門上所包鐵皮盡為所咬
人同
略爾略行歌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為鳴里往往窺探學處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類破人呼嗜即棄而走有某將軍嘗食之喚使坐豆糕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往滿歸人同立馬前淚下如雨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鳴而去猶屢回頭仰視云

人蝦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于刀繩水火念樂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婦人自戕微而為之多娶姬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得死但督脈斷矣頭變青駝偃如數蝦匍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
鴨婆
江西高安縣僑楊善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神之者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于池中忽一雄鴨飛起噴其鼻而以尾撲之作抽登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屍後拖下肉並一縷膝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為鴨婆

眉扇精

無錫華生美風姿家居水溝頭密通聖廟廟前有橋甚闊多為游人憩息夏日生上橋納涼日將夕步入學宮見閭道側一小門有女徘徊戶下生心動試前乞火女笑而與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進詞而女已闔扉遂記門徑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門相待生叩姓氏知為學中門斗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靜僻一室妾當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門生喜急歸誑婦以畏暑宜獨寢酒掃外室潛候于門女果夜來攜手入室生喜過望自是每夕必至數月後生漸羸弱父母皆驚疑處見生與女並坐嬉笑並排闥入寂然無

人乃厥結生備道始末父母大疑信生是學宮蹤跡絕無何時門徑遍訪門中亦並無有女者共知為妖乃廣延僧道請符錄一無所效其父研砂與生曰俟其來時將印女身便可蹤跡生俟女雖以砂散置髮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入聖廟遍尋絕無影跡忽聞鄰婦語小兒曰南換新褲又染猩紅從何處染來耶其父聞而異之往視小兒褲上盡珠砂因究兒所自曰適騎學宮前寶碑龜首不覺染此往視層層之寶砂砂在焉乃啟學官碑下龜首石片片有血絲腹中有小石如卵堅光若鏡鑿之不碎遺投太湖自是女不復來問半月女忽直入履所置生曰我何負卿竟碎我身體我亦不懼也卿父母所慮者惟卿病耳今已之得仙宮靈藥服之當無恙出草莽數載強生食其味香甘且云前者居處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遠便當長住此矣自是白晝見城惟不做家人大小咸得見之生妻大罵女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擁生坐牀不令女上女亦不強但一就枕妻即悄悄長睡不知所為而女獨與生履生履靈藥後精神頓好絕不似曩時孱弱父母無奈姑聽之如是年餘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癩人執視生曰若妖氣過重不速言死期近矣生以寒告疥癩人遂入茶肆取背土胡盧傾酒飲之出黃紙二符授生曰汝持歸一貼寢門一貼牀上母令女知彼緣尚未絕俟八月十五夜吾當來相見時六月中旬也生歸如約貼符女至門驚却大話

卷六

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豈懼此哉詞甚厲而終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語告君君若自擇君且啟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即君貌美妾愛君道人也愛君妾愛君想君為夫道人愛君想君為龍陽耳二者即君擇焉生大悟遂相愛如初至中秋望夜生方與女並坐看月忽聞喚名聲見一人露半身於短牆外迫視之亦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緣將盡特來為汝驅除生意不欲道入曰妖以穢言誘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饒他書二符曰速去擒來生方逡巡適家人出將符送予妻所妻大喜持付向女女戰慄作嗥乃縛女手擁之以行女泣謂生曰早知緣當去因一點痴情留宿留宿但數年恩愛君所深知今當永訣之置我于牆陰勿令月光照我或與須臾離死君能見悔否生固不忍絕之也乃擁女至牆陰手解其縛女奮身躍起化一片黑雲平地飛升道人亦長嘯一聲向東南騰雲追去不知所往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羅之芳湖州府府判將舉人牛未會試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解選難詢其故李不肯說云後驗後再說榜發單中進士竟未能選乃往問之據云爾得一夢夢足下將為浦城縣老父竊故來相訪羅道選期尚早乃就館某氏自道將來官必得浦城矣不料所館三斗一而而家中亦不知李所說夢中事也又一年後八

月十五日家中請仙仙散大當我條羅之方今回來了合家不信此上書廟等若不信有螺蚌灣田契一紙我當年因便丁節中未得清自家中尚記得在禮記某篇內爾等現在與田隔溝訟可查出其驗則則之分明訟事可自家人當即檢查果得此契于是合家痛哭此上亦寫數千哭字問現在何處為浦城縣城隍且云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然必月朔風清並魂方能行遠今適逢此夕故得聞回家一走若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來了又吩咐家人庭外草木不得搖動我帶回鬼吏鬼卒有十餘人皆依草附木而棲鬼性畏風若無所避則被風一吹便不知飄泊何處豈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麼就書書其文長賦一篇乃去

縛山魃

湖州孫叶先生嘗教書於中林夕招諸生飲于樂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聲如大石崩倒之狀正愕視聞門外有怪頭戴紅縷帽黑瘦如猴蹲下緣毛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者皆驚人笑大聲如裂竹人皆驚為山魃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則闖入右首厨房列者醉卧牀上出而視之又笑不止眾大呼厨人驚醒見怪即持木棍毆擊山魃亦伸臂作撲撲狀則夫亦勇了抱怪腰同滾地上眾人各持刀棍來助斫之不入棍擊良久漸

漸縮小面目模糊變一肉團乃以繩捆于柱擬天明將投之江至雞鳴時又復几上有極大聲響急往視之怪已不見地上遺縷帽一頂乃書院生徒某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而此怪好戴縷帽亦不可解

門夾鬼腿

尹月恆住杭州艮山門外自沙河灘歸懷差半斤路經鉢孟潭人稀地曠有義塚數墳墳內輕鬆探所買菱已失去矣因轉身尋義塚見塚內由剖碎並聚塚夫尹復捨至懷內跟踏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喜菱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饑汝必盡數取回向各當若是我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即供飯為主人贖罪抗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備此例閉門過意尹復大聲云汝請客當恭敬今吾等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尊請我則吾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禱尹病稍安旋旋好旋發不脫履屣以此亡

祭雷文

黃相舟云田間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我有一言問雷祖說是我兒今生孽我兒今年纔十五說是我兒前世孽何不使

他今世不出土由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字黃紙送之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讀習藝為後身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為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秘書古器盡陳榻坐一鬼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頤而黑指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點劉帝魏寔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為口寔指榻上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操歷代編年紀事風根在此煩勉而成之言說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謹記二句曰懶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生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記事得賜翰林侍讀

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城外湖家店教讀四十餘年凡村內長幼靡不愛業一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馮某向前作揖選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像鬼不覺大驚即詣其家馮某之父夢蘭在門外對面見即挽留小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問諸家常不帶滿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開壁即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秉燭不寐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

子不語

卷六

五

頭顱探始露半面繼見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汝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干即披髮憑窗持繩奔北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諸親之即已故之馮生也隨亦不見若虛喊叫其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見道所見夢蘭即叫婦曰王氏聞門者無聲息掛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適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鬪被翁曹黑短見輕生惡鬼來攪而忘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於若虛

曹道人以風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素小廉性好遊年五十分家資半以與子而挾其半以游過錢唐江將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鬼挾子曰有請曹道人道與語甚覺鬼曰某福建人也明君天文曾官於天監解官歸二十年矣子如不棄明春當候子於某處居與之偕次年如期往訪不遇收帳欲回晚入旅店又見一道士貌神清終夕不發一言曹道而與談自陳為訪仙故來道士曰子某有志若為子入廬山見吾師見雲林先生去可以為子師將來感書而往行深山中十日不見蹤跡心竊疑之一日見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風作盪沐狀自異之因問道人曰此何處老人曰汝來太早矣尚有人間未了緣三十年吾且與

汝經一卷法寶一件汝出山誦經守齋以濟世人三十年後再入山吾傳汝道可也葛問以手招風何為曰修神仙術成者食不用火沐不用水枯風所以洗手也因導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宮大路矣至家葛過人學其術能治鬼服妖所謂法寶者乃一鴉子石有解願似人眼有光芒能自閃閃如交睫然亦不輕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城有沈姓者律司署前與曹道人善其長子旭初妻有娠詢道人說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來沈與水置几上道人默念咒語過通則耳地片時聲響曰奈何沈驚問故曰汝妻不久有難恐傷性命不暇問男女也沈雖素知道人靈異其妻甚健健信來半未幾沈妻持燈上樓忽大聲呼痛其婦姑與其夫急走視之已臥牀顛覆面作笑容曰今日乃滅我恨其聲若絕興人沈夫環叩之答曰我自報冤不于汝事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一碗口作咒語于振非聲病者病者作慢懼服曰我奉符命報冤道人勿打道人口汝有何冤病者曰予山陰人也此女前生乃予隣家婦予時四歲偶戲其家碎其碗伊誓我母與私夫某往來故生此惡兒予前之母恐我泄其事擗予至死是致予死有此婦也我仇之矣矣今始得善道入告沈沈曰報冤安命命都其求獻學管法須訴於狀帝允教方可

子不語

卷六

六

以法治否則難救沈清溪赴法華山巖帝廟默訴其事占得上籤歸告道人其時婦胎已墮道人嫌不潔不肯入房沈合家哭道人乃請榻前曹召彩童有一紙問好看者病婦答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觀應曰諸道人即搜訣向空一捉曰得矣馳下樓去病人皆遂若醒曰我為何病身痛極腹甚肌左右與之食亦未半刻又作哭聲曰汝擒我孫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非虛也如故口中作聲甚響皆祝音內有一鬼云我輩皆汝老頭兒還來你家若肯齋薦我等即去沈遂備作道場眾聲稱謝不已忽又作張老若聲云我其正客如何反輕我諸人饒命皆是菜心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視所設敬老位前果如所言乃與之求其去終不肯復請道人來道人投桃枝一束曰吵吵打之沈持入病病人作欲打勢婦哀言曰勿打我去去道人立門外預設一咒向空罵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紙封其口攜去沈婦從此命矣半詳後有人遇道人手理安奇見衆僧扛道人行空室中七晝夜不著寸木口吐黑汁數拜汗流血色如血告人曰我以童身之身產產婦穢氣來來長老感感不寒幾幾落矣

怪奇傳聞自叙

紹興民家自傳終年餘聞一日有遠客來求宿主人曰宅中有佛君故居客問故曰此樓上精細重一樓居之後半開門驚聲往視之見二樓顏色如去戰慄不能少頃云我二人

兩膝尚未成爛見一物長尺許如人問石敢當張至稱前未時欲去我等肢不覺大呼狂奔而下所見如此自是莫敢有樓居者皆謂天曰僕請身試之主人不能為將摩于列几席而下榻以客登樓燭燭佩劍以待漏三下有聲索索其開也疑時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跳而登屋翻閣客之書卷良久復故其隱物凡上一番視屋內有徽州地竹數枚怪持向燈前把玩良久燭花飛落線線上轟然一聲響如霹靂此怪唧唧滾地遂不見心大異之處其復來待至物盡竟匿跡無聲矣長起告主人互相驚詫至夜客仍宿樓上自無所見此怪樓中怪絕

喀維

喀維者姓楊父作守備守衣叔周其作副將領河州備其孤撫養之周有女年相若見維少年聰秀頗愛之則與飲會周家法甚嚴卒無他事有務于者亦周戚也直宿書齋夏月維苦熱徘徊月下見周女冉冉而至遂與成婚次日入內見女曉妝眉目之而女亦笑迎之自後無日不至務于聞其房中笑語疑而窺之見維與周女相狎而心大始密白周公周入宅讓其夫大人曰女兒夜夜與我同牀焉有此事周終以為疑借他下杖維而遣之維歸所依棲身蘭州古中一日有女忽乘輜車其前維驚其高問從何來曰我叔父同

來蓋周公之名籍者亦武官也方陞蘭州守備維深信不疑與女居半月楊揚如事人叔到任後遇諸事喜曰姓在此乎曰叔叔東馬登其室姪婦出拜乃周女也大驚問維維具言之籍曰子來時不聞署中夫女事豈吾兄諱之耶居數日借公事回河州備述其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有此事或者其孤仙所託耶夫入曰與其使孤仙託我女之名玷我門不如竟以真女妻之有渠如何周兄第二人大以為然即招維歸成親合卷之夕西華之女先在房帷茫然不知所措女笑而謂之曰何事張皇如此也實為報德而來令祖作將軍時嘗攜子土門關兒實天被擒令祖拔矢縱之屢欲報恩無從下手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故來作冰人以償汝願亦因子與周女有宿緣不無兒亦不能為力也今媒已成兒去矣候然不見

常熟程生

乾隆甲子江南鄉試常熟程生年四十許頭場已入號矣夜忽驚呼似得瘋病者同號生攜而問之俯首不答曰未午即收給考監投白卷求出門生不解其意遂強問之曰我有虧心事發覺矣我年未三十時館某紳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姪也有柳生者年十九親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間適清明節諸生俱歸家相與惟柳生與余相對余挑以詩曰

繡被憑誰羅相連自有因辜辜臨玉樹可許風棲身柳見之臉紅圍而嚙之余以為可動矣遂強以酒俟其醉而私為五更柳醒知已被汚大物余初意之沈沈睡去天明則柳已繼死淋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飲泣而已不料昨道窺見柳生先坐號中旁一曾錄我與柳齋至陸司處有官府坐堂上柳訴良久余亦認罪神判曰律載難殺者照以織物入人口例決杖一百汝為人師而居心淫邪應加一等治罪汝命該兩榜且有梓棺盒畫削去柳生爭曰渠應抵命杖太輕陸官笑曰汝雖死終非程所殺也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將何罪以抵之且汝身為男子上有老母此身關係甚大何得學婦女之見羞忿輕生易稱親觀女貞亦可醜也從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貞童聖人立法之意汝獨不三思耶柳聞之大悔兩手自撲淚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著罰往山西將善人家作節婦替他謹守閨門享受旌表判畢將我杖二十放還魂依罪在號中現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終不中也不去何為遂叩吟頌唐而去

怪風

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在沙磧中古戰場也將軍塔塔恩哈因公領兵過其處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萬點蔽日而來聲若雷震人馬失色哈大驚謂是山移俄而漸近不及回避乃同下馬開目視地互相抱持頃之天地如墨人人滾地馬亦翻倒良久始定度下三十六人滿面皆血石子散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數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營營總兵馬成龍馬笑曰此風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風怪外至天常常有之不傷性命但公等為沙石所擊從此成廢府而不親冊又須另造矣

奇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為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志嘔廢明應暗應適有鄰婦刺刺婦女往了醫山道者女因問誰者可醫原父病名無曰誠心祈禱應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正幾何曰有餘里曰一里幾何曰二里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又敢持香一柱自許步數里數繞院叩頭默祝身為女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餘向例了醫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侍紳每至四月無不詣以雞鴨時即上願拈香者為頭香頭香必待大帝貴家無人無敢得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前關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罵廟主曰殿不曾開不識此香何由得入張曰因往不待明日當求上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次日始開張曰至至廟爐中香已燃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人聲不見張曰豈有神中之鬼怪故公然出現乎此

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香客而告之詳述所見各態服飾。婦聽良久曰。此君所見乃吾鄰女某也。因其在教父禮拜之儀。張嘆曰。此女神威也。進者其母即某家女。家厚賜之。恐為其女之病。旋因太甚。周則故享。漸至飽。女與人與。張氏為其商議。

老姬變相

廣東惠州農氏孫姓者。家有對年七十餘。而臂上毛漸至。腹背再至。其長寸餘。身漸僵。僕屍後尾。一日仆地。化作白銀。而去。家人無奈何。應其所之。母隔一月。或半月。必還家。視其子孫。常飲食。隣里惡之。欲其刀前殺之。其子婦乃買膠蹄。係其母。囑曰。發膠蹄。此以後不必再來。我輩兒孫。深知家無惡意。彼隣人。那能知道。倘以刀前相傷。則做兒媳者。心上如何。得言。罪報。竟就。良久。環視各處。然後走出。自後竟不來矣。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壯。貌美。愛一花兒。出則相隨。春日。豐台看花。歸途。人散。遇三惡少。方坐地。鼎飲。見公子。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穿衣。繼而刺。公子。羞沮。無力。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遂。擊。死。于。樹。下。惡少。無。思。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到。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袒。其。背。將。其。之。惡。有。病。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咬。其。背。囊。兩。子。齊。落。血。流。滿。地。兩。惡少。大。駭。擁。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收。其。骨。為。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天。受。主人。恩。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狗。身上。終。殺。此。賊。天。雖。死。天心。安。矣。言。畢。良。疏。而去。公子。明日。訪。至。賣。腐。家。果。有。狗。店。主。云。此。狗。奄。奄。病。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塘西鎮丁水橋高工馬南。箴擇小舟。夜行。有老婦。攜女。呼渡。舟中。客。拒之。高工。曰。黑夜。婦女。無。歸。渡。之。亦。陰。德。事。老婦。攜女。應。聲。上。坐。艙。中。嘿。無。言。時。當。孟。秋。斗。柄。西。指。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婦。即。又。手。指。西。方。矣。好。趣。風。氣。若。是。子。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隨。時。為。轉。移。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舟。客。怪。其。語。暗。相。顧。婦。與。女。表。然。絕。不。介。意。舟。近。北。關。門。天。已。明。老婦。出。囊。中。豆。升。許。謝。高工。并。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曰。我。姓。白。住。西。天。門。汝。他。日。欲。見。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訖。不。見。高工。以為。故。撒。豆。于。野。歸。至。家。捧。其。袖。猶。存。數。豆。皆。黃。金。也。悔。曰。得。毋。仙。子。急。奔。至。東。豆。處。迹。之。豆。不。見。而。麻。布。猶。存。以。足。踏。之。再。再。雲。生。樓。樓。舉。見。人。民。村。郭。歷。歷。從。腳。下。經。過。至。一。處。瑤。宮。綠。宇。小。青。衣。

侍戶外曰。郎果至矣。扶老婦人出曰。吾與汝有夙緣。小女欲侍君子。高工諱讓。非耦婦人曰。耦亦何常之有。緣之所在。即耦也。我呼渡時。緣從我生。汝肯渡時。緣從汝起。言未畢。笙歌酒肴。禮已備。高工居月餘。離恩好甚。隆而未克。思家謀之。女教仍以足踏布。可乘雲歸。高工如其言。歸丁水橋。鄰里聚觀。不信其從天而下也。嗣後屢往。屢還。俱以一布為車馬。高工之父。母。惡之。始焚其布。異香。屢月不散。然往來從此絕矣。或曰。姓白。白虹精也。

冷秋江

乾隆十年。鎮江。程姓。者。抱布為業。夜從象山歸。過山脚。荒塚。屢有小兒。從草中出。露其衣。程知為鬼。呵之。不去。未幾。又一小兒出。執其手。前小兒牽往。西面。皆牆也。牆上。簇簇。紫。黑。影。成。羣。以。泥。擲。之。後。小兒。牽。往。東。東。亦。牆。也。牆上。啾。啾。然。鬼。聲。成。羣。以。沙。撒。之。程。無。可。奈。何。聽。其。聲。鬼。東。鬼。西。鬼。始。而。嘲。笑。繼。而。喧。爭。程。不。勝。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聞。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讀。書。迂。腐。可。憎。須。避。之。果。見。一。丈。夫。魁。肩。背。高。步。闊。視。持。大。扇。擊。手。作。拍。板。口。唱。大。江。歌。于。子。然。來。羣。鬼。盡。散。其人。俯。視。程。笑。曰。汝。為。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隨。吾。而。行。程。起。從。之。其人。高。唱。不。絕。行。數。里。天。漸。明。謂。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謝。問。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東。門。十字。街。程。還。家。口。鼻。數。青。泥。俱。滿。家人。為。驚。沐。畢。即。往。東。門。謝。冷。姓。者。香。無。其人。至。十字。街。問。左。右。隔。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玉。名。唱。乃。順。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號。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賊有名。每夜伺人于陰僻處。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冒冒乘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矣。殷又私憶捕之。不如何之。捕之。不過。殷。官。未。必。獲。實。伺。其。出。而。劫。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入。見。一。婦。梳。妝。對。鏡。梁。上。有。蓬。頭。者。以。繩。鉤。之。殷。此。知。乃。盜。鬼。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隔。佑。驚。集。殷。真。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乃。救。起。之。婦。之。公。姑。成。來。致。謝。具。酒。為。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首。戴。數。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子。汝。何。事。而。破。我。法。以。雙。手。縛。之。殷。膽。素。壯。與。之。對。據。奉。所。著。履。且。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懈。殷。奮。勇。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請。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未。我。不。敢。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過。數。夕。有。來。共。語。者。慰。言。者。代。乞。恩。者。嗷。嗷。然。聲。如。小。兒。履。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鬼。嘆。曰。勿。言。勿。言。恐。洩。漏。關。被。殷。學。乖。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日。視。朽。木。竟。遁。去。

櫻桃鬼

五十九

熊太史本館居京師之半截街與莊編修令與居相隣每夜置酒互相過從八月十二日
 夜莊具酒飲熊眉主共坐忽相城相公道人來招莊去熊知其即歸獨酌待之自斟一杯置
 几上未及飲杯已空矣初猶疑己之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
 杯能起立藍手亦起立其人頭目向熊無一不驚熊大呼兩家姓悉至燭照無一物莊歸
 聞之戲熊曰君敢宿此乎熊年少氣豪即命僕取被枕置榻上而麾僕出獨持一劍坐劍者
 大將軍年莫矣所贈平青海血人無算者也時秋風怒號斜月冷照榻施綠紗帳空鳴淅淅
 街鼓鳴三更心怯此怪終不能寐忽几上鏗然擲一酒杯再鏗然擲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
 來矣俄而一履自東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履自西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
 口似將人身當中分路作兩半者皆作藍面俄而為一取膜紫怒脫帳中冷氣漸逼熊忽自
 聞熊起拔劍所之中鬼噴如著敵絮了無聲響奔窗而去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次早主人
 起見窗外有血痕急來詢問熊告所以乃斬櫻桃樹焚之尚帶酒氣窗外有司閹奴老矣既
 聲且驚所卧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香無聞見軒聲如雷熊後年登八旬長子巡撫浙江次
 子監司湖北常笑謂人曰余以膽氣福氣勝妖終不如司閹奴之聲且替九勝妖也

卷六

十一

鼠噫林西仲

簡以欺藩之變屠門司馬林西仲不降被縛入獄西仲平素畫一小像忽被鼠噫斷其頭環
 頸一線如刀截奪家人號哭以為不祥未幾王師破賊出西仲于獄復其官加遷三級西仲
 還家家人置酒慶再生是夕聞羣鼠聲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視之所銜去小像之跡
 共持來還西仲也

子不語卷六終

尹文端公說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總督陝西蘇州顧某者為德德州知州素豐是年九月顧赴西安求見則廷羸已甚尹公疑其病問之顧跪而請曰某平生讀書不信鬼神事况敢妄言於大人前耶今日暮將死不敢不告為身後計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書齋見一人青衣白帽持帖入曰某官請公會訊備騎在門視其帖同黃湯杖也某即上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廨有古衣冠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為欲送姓名冊送上帝須與公會辦某未答旁一吏跪啟冊草創未就須八月二十四日方可騰清古衣冠者目覩衣人送某還約至期勿失某復上馬行三十里入署見已身僵卧牀上妻子流泣于旁望衣者推某身自其口入格烙然如不可復合四肢筋骨五臟之間酸楚莫狀蘇醒後始進米飲自此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即具衣冠訣別某友童子泣囑曰尸勿寒且緩殮至于昏暈榻中厥者某曾衣人來引至前處古衣冠者坐堂上列兩几于前如世間會審狀吏逐名點唱無相識者至第三名即本州之皂隸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東房吏某也其餘人眼中雖甚熟識而不

子不語

卷七

知姓名呼一人到案前問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何問耶公水當在此共事自某且晚一切問來當何時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時運歸部署某事可也復拱手別蘇醒如故身之痕痕尤甚于前某跪此縣大吏一吏一役俱染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遠故來訣別大人尹公慰之再三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邏過德德州內許某者素知其輩方留心訪顧而顧仍無恙來謁于轅體充定如故公戲之曰鬼言何以靈于吏役而不靈于汝耶顧叩頭謝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稱陝時接華陰縣某稟啟云為觸犯妖神陳情稟死罪卑職三廳前有古槐一株遶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中吏役會同是樹有神伐之不可其不信伐之并將其根煎煎鮮肉一方肉下有畫一幅畫赤身女子橫卧牀心惡之甚其畫以肉何是夜竟神魂不寧無病而憔悴日甚惡聲洶洶自無見而耳有聞自知不久入世乞大人別去累累若某力公得聖袖之與暮暮傳訊以此等靈物作何此發言未畢華陰縣報病故文書云矣

霹靂脚

海州朱先士康熙間人貌三四十歲或出或隱不知寒暑嘗曰海州乳家好情讀書者少耳出遊數年歸語人曰吾家竹垞子殊博雅可與談山門間有詩亦後來之方情其似木蘭道

其居亡何又語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擊我不得相抗但恐驚諸君請君須避之至期雲雨驟見大蜘蛛脚自空中下雷乍響而嘩矣曠野有血肉一團人如車輪未行示人曰此關東霹靂脚也以酒氣之稠坐而吹又一日雷雨俱集未幾口中吐白絲數百大盤索如網有火龍騰空而至奮搖舒爪于網外終不能入良久入雲去未幾曰汝輩多信物不可久居吾將逝矣竟去不知所終人疑為蜘蛛精也

瘋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某神之叔岳劉民後作長洲主簿居預宗伯孫公岳翁賜書神歸湖之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窗窗外有氣噴入如晚行臭霧中凡上錄去帶盤放不徐拍牀鳴之見牀上所具浴巾茶杯飛出窗棗外窗外有黃楊樹枝觸樹碎聲無徐大駭喚家奴出代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懸徐牀上片時常又動徐起以手扞常非平時故物濕軟如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背臂前達于竹節強忍持之腦角有聲如出甕中者初似鸚鵡學語繼似小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既許湖東故雷聲震世於此求恩人放歸作問現在吳門大旅汝得非瘋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瘋鬼則我應不放汝以克汝去害人鬼以避風有方放獻方以克恩徐令數藥名而手錄之錄畢不勝其甚汗冷不可耐欲放之又懼為學家奴在旁各持唾唾請納帶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所放方雷凡四兩飛金三十張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法為丸每服三錢蘇州太守趙文山求其方以濟人無不活者

千年仙鶴

湖州艾湖鎮王前嚴家鏡于財房室高敞有九思當殿可五六畝宴客日舉必開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嚴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某來設壇用帶金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墮起痛不可忍道士撒符痛止聞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召醫視之接脈未畢果足踣地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并開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鵝白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嗚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仙者米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照此筆割其有聲響而出于商紙上大吉曰何苦若土地受過主人問此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遂請仙駕將當方土地神發城隍密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仙鶴來白雲滿都陽湖見大黑魚吞人子怒而咬

之魚傷腦死所吞人以姓名假我以狀候付我我姓陳名芝田字茂者五別字也或謂見之曰可謂期日在某夜月明時至期見一道士空中而向微覺見前中成昔磨服飽度久如烟散矣

夏太史說三事

高郵夏禮谷先生督學湖南舟過洞庭值大風浪濤船數十泊岸木發夏性急欲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風而行請船隨之揚帆至湖心風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見水曲一垣人丈尺許面目黧黑舟指機似運者請船中人俱見之風定日出漸隱去矣
公居督學衙門家丁子弟日見怪已者必病公夫人倚門子弟後不可至圍囑公致祭公不信是夜聞卷燈下聞哭聲自西來殷殷田田聲響雜沓飛沙打窗如雨而下公鵬聲曰吾已悉爾意明日祭汝可也其聲漸遠而公詰別尋其聲來之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皆前任學官開卷幕友卒于著者因為文具拜祭之此後怪絕
公門生朱仕瑛從福建入都至山東往平道中日暮投宿風雨交作道家人先行前店停車于三叉路口待之夜二更天地昏黑至道中火光忽上忽下疑為家人持火去矣少頃火光漸逝夫如車輪踏路數十高者幸者天低者及馬足大駭以為必非人燈所視之火光中

有三人掠車而過其中行者當面閃閃有眼未衣褲帶指僧像委待兒錦衣王親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鬚老翁僂僂先驅背有穴孔如碗大火光從此孔出如薰文澗烟香蒸見人丁無驚異徐步入蓮村而殘少頃家人與店家至云其見之相與詫駭而巳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山林進士有詩名華河南蘇縣畫其畫曾花女郎持名紙梅石人夫招飲與夫盈門俱來迎接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門閉處執主人戴晉巾錦襪備又手出迎談論風發坐定席設水陸珍饈目所未觀女樂二人昇修修樂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後園極亭臺花木之勝園後有井水綠色主人手黃金勺呼左右酌水為任公解醒任初沾唇覺有辛惡之味信為之焦因辭謝不舉其勺主人強之衆美人伏地勸請任不得已為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婦求歸主人拱手曰客果醉矣其暫別再會任倉皇乘車而歸其從原路歸過城隍廟成神趨出迎謂曰石李爾老奴才又為人非昨作主飲者若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家謀一時交鋒乃屏別而後強強不散為羅剎神曹殿名上三千以泯生平好名之念吾弟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之心帝帝不能封為成隍神賜藥二丸曰有真名士彼害者以此救之君有又行故在此相救言畢取藥塞任

口中任痛遽止頃刻汗出而醒其原臥之處家人履迹已迷情二日矣後修葺舊城掘地得碑銘金谷兩大字頗索幼必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存今洛陽也

鬼差命酒

杭州袁和瀾年四十未娶隣人女有邑貢慕之兩情屬與女之父嫌其貧且女思慕成疾幸袁愈悲憫夜無以自解持酒樽獨酌覺樽角有蓬青人手內細若有所牽酌而飲又疑為醜之羞復招曰公欲飲乎其人點酒斟一杯與之啜而不飲曰嫌其不其入再點酒斟一杯奉之亦啜而不飲然屢啜則而漸赤口大張不能復合袁以酒灌入其口母酒一滿則面一縮盡一盡而身而小若嬰兒然袁速不勸索其醜所辨者隣氏女也袁大喜其醜取進首人投而封之畫八卦符壓之解女子縛與入室為夫婦夜有形交後畫開聲而巳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為若作美女矣明日某村女執數已盡告借其尸可為若以為功非可得實財作食費袁親日往訪某村果有女執絕方婦女號哭袁呼曰許為吾妻否有能便使還魂其家大喜許之許謂女耳低語片時女即躍起合村驚以為神遂為合邑女所記憶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漸能曉悉較美於前女

李偉

李偉者福建人乾隆庚子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莊舟行舟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縣人赴試京師費不足求李聖學李詩之同舟言笑甚歡出所作制義亦頗清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其食必撒飯于地每舉碗仰啜其氣無一粒納喉有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謂曰某染腸毒致有此累幸毋相惡既至京師將寓所王長跪請曰公毋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爾有才學豈復有為官舉某令賦點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于京師非公不能帶往入京城時恐城門神阻我需公低聲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稱學某即李之座師李大駭拒之鬼曰公業師拒我我行且崇公李無奈何如其言令館定即往謁座王其家方設醮聲喧戶外塵主出曰老夫有愛子生十九年矣聰明美貌為吾宗之秀前夜忽得瘋疾疾危命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夫醫者數名其病奈何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郎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吾恩人至矣當謂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塵即右手持符時步人不解更驚愕相問李才告之故于是舉家跪李前求為開說李謂其子曰若過矣君以被熱之故氣逆身死非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師若其與食殊非以血報怨之過況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為我地其子語塞願曰公語誠是然汝師當日曾賦一千五百能安寧吾散之而去及至十指曰某室有玉瓶備值若干為我取來李則柳而碎之又手相曰某

祖內有銘表數節... 王將軍妻

蘇州幕客... 王將軍妻

客俱為哀祈女... 仙鶴扛車

方綺亭明府... 仙鶴扛車

王何以年少... 紅花洞

澤水如蠶... 紅花洞

者當在此... 大毛人攫女

西北婦女... 大毛人攫女

毛人卒不得

吳生不歸

會稽縣東四十里地名長溪有吳生者年十八美丰儀讀書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歸自言其日坐書室見美婦人降自屋上招與偕行隨至大第中陳設華美往來者無一男子室內更有一美倚窗斜歸其酒食其飲欲畢而美送就為瓶叩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開樂我二人惟即是但安居可也居數日我偶動鄉思一女郎即思家矣當送歸無苦即心遂送至里門我遂得歸自此神思恍惚當于家人為具膳則云此味惡不似彼食美也當夕為扶牀帳則云此物惡不如彼物華也未幾又失去數日復歸所言如前但顏色漸焦體有腥氣家人延僧道醮祝都無所濟而數月不返生有弟某行經白塔見山洞口有遺帶認係兒物持歸舉人東火入洞見兄裸卧泥間作行房狀扶至家灌以藥餌張自怒曰我雲雨未畢卧錦衾中何奪我至此于是親族皆來守護以鐵索錮之厥以符錄生稍知懼不敢寐夜聞眾方環坐忽聞響聲疑有光若電繞室數匝夫生所在鐵索斷然中斷門窗仍閉竟不知何自出也次晨再尋曰塔山洞茫無得矣于是遠近傳播洞中有妖聚觀者日以千計縣令李公懼生事親來視看亦無所得乃以石封洞門觀者止而生竟不歸

孤仙盲充觀音三年

杭州周生從飛天師過保定旅店見美婦人跪階下若有所祈生問天師曰此孤也向我求人問香火耳生曰盡許之天師曰彼修煉有年頗得靈氣若與香火恐感福為人間崇生愛其美代為祈請天師曰難却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毋得過期可也命法官批黃紙付之去三年後生下第出都過蘇州開上方山某巷觀音極著靈異將往禱焉至山下同禱者教以步行曰此山觀音甚靈凡有與上山者道必仆生不信肩輿上山未十數武扛果折生墜地幸無所傷遂下輿步行入廟見香燭極盛所謂觀音者坐錦幃中勿許人見生問僧僧曰像太美恐見者執生邪念故也生必欲欲觀果極妖冶不類他處觀音諦視之頗似曾相識者良久恍然某店中婦人大怒指而數之曰汝曾求我說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懷我與何太沒良心也且天師只許汝受香火三年今已過期應此不去豈竟忘前約乎語未畢像忽倒地碎僧大駭亦無可奈何俟生去糾金為之重塑而靈變從此寂焉

陳姓父幼子壯

揚州陳山農世業驛馬行年五十餘病卧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頸遂昏迷被少年提置

馬疾馳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郭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吾先行候汝復以掌擊其

服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退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穿履屐易脫則道旁有織履者為易之易畢即行了不通問問亦不答履屐其見市中報饌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去思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郭門少年在焉曰來何遲累人三日痛楚即導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入復出曳其裾至戶內見婦人輾轉牀上若甚痛迫者少年擊其頂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巖中腥穢滿鼻目不見天光心甚甚適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踴躍豁然而墮聞耳邊多作價聲曰得一佳兒陳卓驗異亟欲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若甚小者更摩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焰焰豈妖耶再視當殺之陳懼即睜其目自是沈沈若惡胸中一切哀怨憤憤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給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其宗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綉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垂涕且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領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放策偕來相見之子不語

吳生手軟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豐縣宰盧世昌修邑誌聘蘇州吳生為騰錄與同事者同住一樓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吾死矣以後事累公友問故吳愀然曰我初赴豐時至沛縣道上遇一婦人求與共載我以車小不許婦隨車行二十里心竊訝之問與夫皆不見始知為鬼晚投旅店人靜後婦來坐榻上語我曰君與我年俱廿九合為夫婦我大駭以枕投之隨響而沒自此不復見形時聞耳邊嗚嗚作語求夫婦呼我為寫字人嗚呼不已問如何酬汝汝方去曰與我錢二百置樓板上我即去如其言既而錢仍在婦來纏擾如初奈何友人咸相解慰令一俸守之越數日樓上大呼眾奔上見吳倒地腹右刀戳一洞腸半滑出喉下食積已斷扶起之絕無痛楚盧公往視吳手招之近前作一冤字盧曰是何冤曰歡喜冤家也今早婦人來逼我死以便作夫妻我問作何死法如指掌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利右腹痛不可

忍婦人並以手按摩之曰此無濟也所摩處遂不覺痛我問其如何婦人自摩其頸作列勢曰如此方可我復以刀斷左喉婦人跌足嘆曰此亦無濟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摩之亦不覺痛指右喉下曰此處佳余曰我手救無能為也卿來判之婦遂披髮持刀直前而樓下諸公已走上矣被聞人來擲刀奔去盧公說異為延醫納其腸吳始不能飲食用藥救活亦遂平復婦人不復再至吳生至今尚存

孤祖師

鹽城村戴家有女為妖所惑厥以符咒終莫能止訴于村北聖帝祠怪遂絕已而有金甲神託夢于其家曰吾聖帝部下都將軍也前日汝家妖是孤精吾已斬之其靈約明日來報仇爾等于廟中擊金鼓助我翌日戴家集隣眾往廟空中甲馬聲乃奮擊金鼓鏡果有黑氣墜于庭村前後落孤狸頭甚夥越數日其家又夢都將軍來曰我以滅孤太多獲罪于孤祖師孤祖師訴于大帝某日大帝來廟按其事諸父老為我祈之眾如期往伏于廊下至夜半仙樂嘹嘯有亮服乘輦者冉冉來侍衛甚眾後隨一道人龐眉皓齒兩金字牌署曰孤祖師聖帝迎謁甚恭孤祖師曰小孤擾世罪當死但都將軍我族類太醜罪不可逭聖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跪而請命有周秀才首焉曰老孤狸精白如此繼子孫淫人婦女反來向子不

聖帝說情何物孤祖師罪當斬斬祖師笑不怒從容問人問和姦何罪周曰杖也祖師曰可知姦非死罪矣我子孫以非類姦人非當加等要不過充軍流配耳何致被斬况都將軍斬我一子并斬我子孫數十何耶周未及答廟內傳呼云大帝有命都將軍族類太醜殺戮太重念其事屬因公為民除害可罰俸一年調管海州地方村人歡呼言蒙向空念佛而散

村之值殿將軍

天台僧某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老者羅衣麻裳僧貌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子人也非仙也子來胡為僧曰某入山已數日履跡甚敢有惡鬼之請道者曰子姑待吾且後山看之去有頃攜一物來狀輪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閱兵將軍委名春榆死乞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為大清矣因言以史中所載兵事頗末道者慘然曰兵將軍終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兵將軍麾下小將也嘗於檢以金牌召兵時我知有難遂逃于此食盡將死不我我師教勿出洞洞即死汝宜速出魂無及爾懼拜辭而行路甚曲折備險阻望崖上坐一巨人餘面帶綠毛如青銅而容道者道者曰此子師商高對王之值殿將軍也為飛虎來前道者此山姓好合野獸其狀與人異子往拜祈非可問商代飛虎故

蘇野無所記憶見巨人之事非徒聞道而已巨人之女誤矣如有前宮女官之稱已成有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問何如僧不能答文問文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為何人成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事則甚矣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間何物為書之手書狀小之巨人笑曰我當時尚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據僧行如飛置之平地俱已在天台郊外矣

癡鬼

上元令陳飛乘少時與飛乘馬太平府關帝廟中張飛飛陳與同馬因于德對卧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白也衣帽靴皆深青色探詢視飛陳初意為劇中人不之問俄而張飛作童子去張飛亦此又一日忽聞張飛狂呼飛如湧泉陳驚見童子立張飛兩手踏足歡笑顧盼若自得得意者陳知為飛鬼而前撲之童子冷不可動重走出城飛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飛愈而陳手有黑氣如烟數日始除

誤學武松

杭州馬龍廟家母四時必燃其門古樞門為五祀之一今此樞久不行若家術行之何也馬曰家奴陳公祥好酒母時必醉敲門歸一日聞戶外喧嘩往視之奴撲地曰奴歸

見門外一男一婦俱無頭頭持在手婦呼曰我汝嫂也吾淫屬是吾夫殺我可也汝為小叔不當殺我夫殺我時心較手噪論不下汝奪刀代殺此事豈汝所宜與耶吾每來相尋為汝主人家門神呵禁令故向汝于門外因大罵唾面其男鬼擲頭撞奴倒地聞人聲一鬼幾散馬氏眾家人甚至嚇自言少年曾有此事當時看小說慕武松之為人有意遺此冤孽或告之曰小說都無是事何得妄學且武松殺嫂為嫂殺兄故也若尋常犯姦王法尸杖決耳汝何得代兄殺嫂言未終奴飛自作女聲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何言者三叩頭而死馬氏以鬼言故祭門神甚誠世其家

李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撫軍準泰祈雨不得鑄道士而適之道士曰雨非不可得也但須某日字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指陽壽十年方可得雨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童子進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嗚呼至某處田中見白衣婦人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連歸上壇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見白衣婦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符婦人益怒解上衣盡兩乳奔前童三符忽許應一聲婦人襲衣全解赤身狂追童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

殿令牌唱曰雨雨雨婦人仰臥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彌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錦被婦漸蘇大意曰我某家婦何為亦身在此撫軍備衣服令著道老姬送歸以百金酬其家事後問道士曰李星女身而性淫能為雲雨居天上亦赤體惟朝北斗之期始著衣裳是日下降田間吾以符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太惡必遭陰譴矣不數年道士暴亡

九夫墳

句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一幼子家貧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即葬於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墳婦人死葬於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即起陰風夜有呼嘯爭鬪之聲若相媾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隣村為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徘徊呼兒隸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土地奶奶案詐

虎踞關名醫徐傲儒與余交好其子婦吳氏孝廉諱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吳氏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簿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費油戲以積之簿上姓名皆單中相識

者正徘徊間有老婦人黃衫綠裙從門外入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百被其禍數不可逃須就紙錢買法符還願庶不至燒傷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甲李某久已物故乃往各隣家告以故并問此間可有衣黃衫婦人者皆曰無之吳有戒心往禱土地廟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嘗懼異常諺語聞之亦大駭彼此演戲管轄費數百金將至九月涂氏一門衣箱器其盡搬移收里家自初一日起不得舉炊矣至期四隣散裝並無焚如之患涂氏至今安好

子不語卷八

隨園戲編

鬼聞雞鳴則縮

子門生司馬顯館溧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橫山鄉僻處也天盛暑以其西廳宏敞乃與羣弟子酒掃為晚間乘涼之處羣書攜行李移牀就焉秉燭而卧至三鼓門外嗽嗽有聲戶樞拔矣燭光漸小陰風吹來有矮鬼先入臉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繞地而趨隨後一紗帽紅袍人白鬚飄飄搖擺而進徐行數步坐椅上觀司馬所作詩文燈點頭若領解者俄頃起立手攜短鬼步至牀前司馬亦起坐與彼對視忽難叫一聲兩鬼縮短一尺燈光為之一亮雞三四聲鬼三四縮愈縮愈短漸漸紗帽兩翅捲地而沒次日問之土人云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墓所也主人掘地宋棺宛然乃為文祭之起棺遷葬

蜈蚣吐丹

余舅氏章升技過溫州雁蕩山日方午獨行澗中忽東北有腥風撲鼻而至一蟒蛇長數丈騰空奔迅其行如箭若有所避者後有五六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躍入溪中蜈蚣不能入水乃舞掉其羣脚颯颯作聲以鬚引拉水良久口吐一紅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頃水如沸湯熱乳上衝蛇在水中觸摸不已未幾死矣橫浮水面蜈蚣乃飛上蛇頭啖其腦仍向水吸取紅丸納口中騰空去

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袴見有雞爪尖面者踞馬大怖而返夜即暴病狂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活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大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三懶信勢詐人酒食如雷雷神其技淨盡止此耶今長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鬼乖非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達人必狎侮之清明與友四五人遊雨花臺亭有散榴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道人必狎敢伸此指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指前以手招曰乖非吃酒如是者再擊客服其胆大矣而能為尊歸家背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非來吃酒葛知為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乖非隨我來往酒店上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瘴癘聽其所為共飲良久乃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小便即來奉陪黑影有首肯之葛急趨出歸家酒伴見客去通幅遂竊取之是夕為鬼纏繞口喃喃不絕天明

自編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乖非不乖

鳳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之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羅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嘖嘖大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當之者登時撲地土人解燒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一日有美女豔裝從山洞奔出役夫數千人皆出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標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壓死矣沈公為余述其事且戲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

董金甌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為人腰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廟有盜尾後將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搏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戴妹來汝敢在此相待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頃一美女來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即格鬪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別有人董以是告曰我初學于僧耳後學于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闢方法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徑隨女子行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在家張燈掛紅率妻歡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

妹頭強之文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為人保標路逢僧耳與角鬪不勝而免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為王征南若相尋無路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暫其家別遣人膏腰間金赴京師嗣後不知所終

蔣廚

常州蔣用菴御史家廚李貴取水竈下忽中惡仆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冤卒擒去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歸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拿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縛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莫不知原委合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某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看此光景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于陽間官乎

見曹標稱晚生

江寧副榜王帝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闈巍峨兵衛甚嚴有赤幢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帝心如操一時心悸無以自名乃長揖稱

杭州錢塘邑生張望齡病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絕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為地方鬼棍所誑以手素有關味事弟大加呵防方遣之去特請府奉寶張見故人為己事而來衣裝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為本處土地神因官職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講標守不肯擅受鬼誑濫作威福故終年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饑寒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真姓字聲之又學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耐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接到陰司大計望厲卓異矣張問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曰解應酬者可望格外起拜做清官者只好大計卓厲

批債戶類

桐城錢姓者住儀鳳門外一夕回家時已二鼓同事勸以明日早行錢不肯提燈上馬乘醉而行到掃家灣地方荒墳叢密見樹林內有人跳躍而來披髮跣足面如粉牆馬驚不前燈色漸滅錢倚醉胆壯手披其類其類隨披隨滅少頃又回如牽絲于木偶中陰風襲人拿獲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樹林而滅次日錢手黑如墨三四年後果始還索詢之主人曰此初做債屍未成材料者也

竊貨龜

乾隆辛卯春山陰劉際雲舟過鎮江見風覆客船漂沒貨物甚多江邊有素諳水性人俗名水鬼專以打撈貨物為生是日客舟有覆者群水鬼皆至言定備錢一齊入水及上岸忽少一人眾疑其在水藏匿金銀復入水遍尋不得但見一龜赤色大過浴盆形扁如鏡其無頭無尾無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開乃以大鐵鈎攪上岸通體有小穴數百皆其口也人血已經吸盡而口猶緊咬不放利以利刃斲若不知不得已并人與龜同火焚之與聞數里或曰此即鍋蓋魚之極大者嚴州江中尤多

命該薄棺

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六十無子自備一棺煉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能辦棺奇借與用之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如是數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廂房內一夕隣家火起合室倉皇看火者見張氏宅上立一黑衣人手執紅旂逆風而揮揮到處火頭便轉張氏正宅無恙惟廂房燒毀老僕急入扛取棺蓋已焚及忙投水塘中俟撲滅餘火後拖起剖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向狐仙學道

雲南監生俞壽靈習仙家符錄之學仗一古劍替人驅妖頗有靈應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租遇大風雨過其門時借宿焉前不可張忽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牆窺焉見俞設酒有兩席賓客惟呼男女雜沓張愈怒各碎其門排闥入則酒席具存而群扇不見俞驚出踴足曰君誤我君誤我好學仙難得真師傳道不得已禱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遇男女狐仙甚多有相約為兄弟者為夫婦者為兄妹者不一而足今日眾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降其禮文備饋相延尚未談及元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致論仙散去豈非天譴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破日必破凡人破須改日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將嫁某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群仙不使人知此後俞雲遊于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瑤芬之子某素不良遊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于關帝之下遊人觀者俱以為是陳傲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當門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其運氣不好撞著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

不能饒汝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課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張奇神

湖南張奇神者能以術攝人魂崇奉甚眾江陵書生吳某獨不信于眾辱之知其夜必為祟持易經坐燈下聞瓦上颯颯作聲有金甲神排門入持槍來刺生以易經擲之金甲神倒地視之一紙人耳拾置書卷內夾之有頃有青面二鬼持斧齊來亦以易經擲之倒如初又夾于書卷內夜半其婦號泣叩門曰妾夫張某昨日遭兩子作祟不料俱為先生所擒未知有何神術乞放歸性命吳曰來者三紙人並非汝子婦曰妾夫及兩兒皆附紙人來此刻現有

青陽江了

青陽人江了處鄉館教村童五人長者不過十三歲幼者八九歲一日字課甫畢江忽持木棍將五生排頭打死已亦觸腦流血會倒地各家父母聞之奔赴喊哭叩其故據江云午間安坐窗內見外奇鬼六七輩鬚髮藍面者五色衣前來持槍請生我惶急驅之不去隨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蹤自幸請生得免于難何諦觀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即弟子五人橫

屍在地痛推心肝因尋死故觸牆懸裂官驗取供以鬼語難成信讞質之各家父母皆云
與江了平日絕無仇隙係作先生愛情諸童頗好亦無瘋在此舉不知何故想係前生冤孽
江騰破垂斃現在收葬俟留治瘡時再行審訊云云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間青陽知縣申
詳總督尹公文書也余親見之半月後報江了死子獄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牆北街主人將有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玉冠珠履儀
貌詳華自領以下紫翠絲環桐栲衫上繡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帝第四子南康王蕭績
也都督江州病斃此千餘年聞主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寔寔言畢而逝主人次日
命鐵錘試之未文下得梁大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十塊遂止掘令磚藏嚴侍讀冬友家

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為呂蒙所築至今蒙為土地一造關廟每夜必有兵戈角鬪
聲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有以下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夜聞雷雨作聞屋瓦皆飛及旦
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有一布旗上畫帝君像也乃遂之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

姚劍仙

子不語怪力亂神 卷八 七
蓬桂巖為山野通判樞屋梁澤堤畔集賓客勝詠其中一夕飲善正開有客闖入冠履垢
敝髮髯髭髮拂于耳又手揖坐請客上飲咬無非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移重浙之蕭
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子一丸滾掌中成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燭燭如蛇吐
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應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既出則殺氣甚盛必
斬一生物而後能斂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願塔下桃樹手指之白光飛樹下環繞一匝樹
仆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與桃樹下白光相擊雙虹覆掌上青光滿堂燈燭盡滅
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皆懼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畢矣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
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噉群客請冷業為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為吾有劍術無點
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白金居三日去

黑煞神

桐城農民汪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墓得古鼎銅鏡等物備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為
寶也與其妻加愛護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
盜陸小姐墓當必小姐乃元祐元年安歲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
屬我營護其魂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疲瘦事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

子不語怪力亂神 卷八 八
仆地昏迷路人昇之至家相發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為設齋
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既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
汝但我已為陸司履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
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頃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叩頭曰前發墓時但見鼎鏡等物
冥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脆又久遠
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汚有金色光汝往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
改葬汪如其言試之果無即為禮奠往告姚育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痊愈此
事江監太守章公舉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吳子雲

康熙初桐城秀才吳子雲春夜玩月聞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吳子雲當第四十九名誦
其文琅琅然題是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吳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
備試未幾入 果此題大喜因書宿構放榜果中如其數發進士官翰林督學湖南滿載
而歸宿旅店中夜取溺器忽有人以手奉之十指纖纖吳驚問曰我孤仙也與公有前緣
故來相伺起燭之媽美女遂俯伏僂囑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車中以免故來報君今君亦
有大禍不可不防吳問故曰前途君必宿呂姓店呂有愛女年九歲君召而愛之抱之繼為
乾女東賜珍寶則免矣吳至呂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至三更時店主拉吳手笑曰我驢馬
盜魁也君出署時輜重頗富請僕兒相避已久今知君真長者我不忍害君取壁上鈴鞭
撞壁者三請盜齊入曰吳學院我乾親家也請君不得無禮急為我護送到家吳喜得免後
吳無子族人爭以子來繼吳私問孤應繼何人曰收牛兒好次日果有收童過亦本家也
吳拉入嗣為己子族人皆笑之吳亡後兒願殉護能守其業家日以富至今人呼為吳牛書
索對聯于方處士貞觀方戲書云對窗常玩月獨坐自彈琴送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
也

虎尾龍

山東文登縣畢氏婦三月間滬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雞卵心異之以為暮春時不應有
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奉熱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許陸地即飛去到
清溪必來飲其母之乳父惡而持刀逐之斷其尾小龍從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于村中
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於次日視之棺已壞矣陰氣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
隣人為合葬焉其女雷電又作次日見其父棺從穴中撤出若不容其合葬若嗣後村人呼

為先尾龍母瑣析睛睛雨無不應此事陶悔軒方伯為余言之且云偶聞群芳譜云天罰非龍必罰其耳耳墜于地轉化為李華婦所食之李乃龍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石灰窑雷

相潭縣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窑某翁家頗小康無子有二女皆娟相相依賴販穀買西買妻歸腹有孕矣其次女夫婦私議若得男吾輩豈能分翁家財乃陽與妻厚而陰設計害之及分娩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為命不冥亦不知乃其次女萌惡德扼絕之也翁痛不已解衣裹死兒屍之後聞次女與媳謀心猶未安往視之忽聞一聲女斃而死兒屍矣媳恐亦焦爛猶未死眾問得其說翌日穩婆亦亡若天故避死之取其供狀以戒世者某乃妻女遂婿分給錢使歸舟中流怪風起婿溺死前後緣數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源學正進士以善書名其戚某延之入館適遇怪風攝入雲中見袍芴南宮迎曰冥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聯徐隨至一所如上有居其扁對皆有成句但未書耳扁云一切惟心造對云作事本無成死業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某王壽所以謝有世壽請為母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問求查已詳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燒死徐大懼曰冥王所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拘于請但須記明時日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急至鄒家主人驚曰先生期年何往與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獄獄矣世傳其言其故非為子官事得釋時同鄒熊文記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聞熊怒辭又曰某以瘞發故不獲陪待徐戲曰古有太宰蘇今又有少宰瘞耶熊不悅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飛鳥絕一首于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滅絕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憶其府言懼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叢獲避時劫盜橫行能遣人流言徐進士去履重金于西山羣盜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鐵備燒其體而死

九天元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滿時學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如金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被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讀書最自曹子建以下摘近鍾王風格周素敏捷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元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為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裙帶授藥一丸命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者腸胃間時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望滿頭

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者腸胃間時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望滿頭

項玉頸靈

無錫張宏九有販布無湖過路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如一疋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人得登岸夜早視之船底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此乾隆四十年事

醫肺難用白朮

醫者精醫理者與東古廟中廟多侍抵將胆壯即在櫃前看書夜燈忽綠櫃之前和素然落地一紅袍者出立前前曰若名醫敢問肺癆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藥曰白朮紅袍人大哭曰其則我當初誤死也伸手脚前揮出一肺如斗大膿血淋漓將大驚持手扇擊之家僮齊來鬼不見而棍亦如故

朱十二

杭州望仙橋許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恃其勇敢殺猪刀登樓乘燭臥三鼓後燭光青色果一老嫗披髮持繩而上朱所以刀握套以繩刀斫繩繩斷復纏繞繞刀刀亦如烟格闊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十二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故我且饒你俾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下樓告知眾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青屋得償錢十五千是夕果卒

鬼學日線能記生

此仙妻子春自言宋末道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在九幽使者家處館四百年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玉爵一童子春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回之說者子春云輪回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論者仍歸原位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身其餘散盡者生即死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放烟一時未能消他往往團為一氣在氣鼓盪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照陰山群鬼蠕蠕張僵而復動攀日線而行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之以常合群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隨落子線外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或間有初世為人者乎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即是初世為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即是初世為人之人問鬼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優化燕蝶惡人化地虎問雷

擊之鬼何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傷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主人紹元曾為某州刺史死已久矣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為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人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藥醫不敢近亡何竟死陳氏恰一粗婢其毫無姿色

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郎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齋誦經聞人為謀婚便涕泣不食鄰謀厭苦之父女不相見年三十餘忽病重嚙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為船戶我雇汝船往四川汝謀財殺我并挾我目刺我皮沈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谷或有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為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焉有尚為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類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弄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即去陳怒曰惡鬼妄詐人我方取桃枝打汝為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類曰陳先生好利害汝既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同他去

道士作祟自斃

杭州趙清堯好奕聞落子聲必與對稱偶遊二聖庵見道人貌陋與客方奕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與交言隨即解出是夕上牀就寢有鬼火二團繞其帳上趙不為動備有青面踞齒鬼持刀揭帳趨屬聲呵之旋即消滅次夕滿牀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明細聽之乃云我棋方自稱煉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趙方知是道士為祟愈加不恐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見云天靈靈地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體趨然如欲顛者乃強制其心總不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臥則咒聲出于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涕泣跪于牀前曰我以一念之嗔來行法怖汝要汝束手好取些財帛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于人有反殃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無所歸願求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贖前愆趙卒不答明日遣人往二聖菴視之道士果自斃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為服役也

子不語卷八終

子不語卷九

陽國戲編

木梳頭

莊怡園在關東見樞戶有以木板撞其頭者怪而問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白鬚帽中指於馬前兄問何人接手不語但以口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前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於地踰長數尺呼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覺頭暈眼花而兄長鬚若若髮作地踰者急持頭持馬逃歸始免於死然頭已癢癢不能振起故以木板撞之而加鐵馬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遊光華方稍也能呼其名則不為害也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皆黑便持鋤四出塚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致此驚預下其藏一日岳王降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深于盜賊再不悔改吾將斬汝未大戰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歸乃誘其再持子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叔塔下有禮井井西有富人墳可掘得千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鋤往掘竟石井

卷九

不傳正徘徊間若有其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尺四得大石柳長潤異常其重六七人共扛之莫能起相傳淨寺僧有能持飛杆咒者誦咒百聲棍柳自開乃共迎僧許以財財分僧亦故能開言踴躍而往誦咒百餘石柳豁然開中伸一青臂出長丈許揮臂入柳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地瑣瑣有聲朱與郡黨驚奔四散次日往視并不見井然淨寺竟失一僧皆知為朱喚去眾徒控官朱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朱嘗言所見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儘白儘綠儘毛儘之類最奇者在六和塔西邊掘墳有園門石戶廣數丈中有鐵索懸金籠朱棺斧之乃厚皮所為非木也中一尸冕流如王者白鬚偉貌見風悲化為灰侍衛甲裝似僧層滿紙所為非絲非絹又一陵中未棺甚大非婦索所懸有四銅人如宦官狀流而以手承棺雙手捧之上花青線不知何代陵寢

一月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靈惟一鬼有一眼群鬼特以看物號一月五先生這癩疫之年五鬼聯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共嗅則其人死四鬼俱倦斜行腳獨不眠作主惟聽一月五先生之號令有錢某宿旅店中群客皆寐已獨未眠燈忽熄小見五鬼排班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

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先生指一客曰此輩不食不忌無相無條不吸何待四鬼即群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鬼兒狗

陳秀才清溪處能照地夜間帶遊土地廟廟後有數之兒狀貌極惡掘土壙利黃狗而烹之初似所愛後傷血而枯淋漓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其子也而歐之衣冠者倒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要示之曰狗主人被惡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內寫君作證故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己名且有籍審日期覺而怒之然自念此事與己無干不過暫住陰司作證因辭館歸以二夢語其親徐某且託曰我死常復生誠恐陰陽隔路一時靈魂迷迷先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廟招我免我迷路徐以為夢幻難憑笑允之恰終不信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泣報于徐徐喜買白雞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臺演戲眾人蜂擁至日仄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城河灘土得一棺方扁如箱啟之中有九槓一槓藏兩人各長尺許老幼男婦如生不知何怪

真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為仙游令平素嗜酒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為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變免於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逆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檢井得男子腐尸信為某佃戶遂拘王監生與佃妻嚴行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買之於法邑人稱為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己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泣於前城隍司某為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於罪仙游人為之歌曰賤說森夫害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豈特官清胆氣粗

謂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愛橫見田鄰張姓田五畝欲取成友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為己有張姓無奈何以田與之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曾囑鄰人毆殺張而召其子視之即縛之誣為子殺其母擒以鳴官眾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依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

蘇昌聞而疑之。以為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聞眾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微福泉。二知府會鞠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縛。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家奇冤極極。而神全無靈驗。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兩知府已移。而前以兩提夾叉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嘩。兩府亦悚然。重鞠始白其子冤。而置王監生於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水鬼畏罵字

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膝。我岸死之鬼。紙灰。凡人間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畏罵字。如人在舟中。聞羊膝。則急寫一罵字。可以遠害。

狐仙知科舉

錢方伯琦。祭觀察。應魁末第時。有友吳某。招飲其家。奉加仙二人。與群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肴。心以為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飲諸公有已。全備。忽為狐仙攝去。奈何。某客疑其情。實以狐為推。盤公曰。主人若果治。是必有水漿。痕迹。蓋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盪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某客致散。獨祭公大呼曰。果狐仙在此。子不語怪力亂神。卷九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三

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聞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人中者。孤仙。還我酒。有如無一人中者。孤仙。竟全咳之。我等亦沒興。在此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曰。恭喜諸公。酒有都全。還在。某矣。今年必有中者。於是群客懼飲。而罷。是年錢公登第。第一科。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為業。手學女裙衫。數件。夜過吼山。見水中跳出二人。保身黑面。掌之入河。王不能自玉。隨行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繩。套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我替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汝等河水鬼。亦屁股在水中。並無衣服。要何所用之。不如讓我一替身。聽其互拉。然心中尚有微明。私念。備遺夫女裙衫。則力不能。因掛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月下望見。樹有紅綠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撒王二。口中全是青泥。填塞其之。歸竟脫於死。

城隍神顯酒

杭州沈豐王。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盜名沈王。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以殊筆。倒標沈豐王三字。曰。現在各處。孽你沈。怨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枕。夢見復笑。入鎮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辨。是杭州秀才。非盜也。

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到來所擊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拿。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為盜。而汝妄想。強賴。即沈某道。同事袁某。惡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夫人。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眼。睜知已沈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呼。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黃紙。筆判曰。有兩吐屬。實係秀才。城隍神何得。酒。刑。應提參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為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失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已傷勢。不能復法。可送往山西。某家。為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後。辛亥。聞之急。解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荊南胡者。吾鄉。滄晚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不第。發怒。於黃子伍。相國。詞。自訴。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清波門。行。水草上。沙。沙。有聲。天。淡。黃。色。不。見。日。光。前。有。短。紅。牆。宛。然。廣。舍。之。乃。老。嫗。數。人。擁。大。鍋。煎。物。飲。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墜。落。僧。也。功。行。未。滿。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陽。世。不。得。長。成。即。妖。亡。耳。表。舊。曰。黑。則。媽。是。鬼。耶。媽。笑。曰。汝。自。視。以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表。大。哭。絕。矣。曰。汝。焚。黃。求。死。何。哭。之。為。頃。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會。吳。越。不。管。人。間。緣。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表。曰。地。藏。王。可。得。見。否。曰。汝。可。自。書。名。姓。往。西。角。佛。殿。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表。往。置。帖。兒。街。上。喧。嘩。擾。擾。如。人。間。唱。戲。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何。前。果。有。紙。店。坐。一。翁。白。衫。烏。巾。以。紙。付。表。表。乞。筆。號。翁。與。之。表。書。儒。士。表。某。拜。翁。笑。曰。儒。士。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意。地。藏。王。呵。責。表。不。以為。然。脫。履。上。有。詩。題。鄭。鴻。標。書。兼。往。紙。錢。甚。多。表。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胡。為。甚。後。詩。箋。且。此。地。已。在。其。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故。吾。挂。之。以。為。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人。纔。肯。通。報。表。又。不。以為。然。德。至。西。角。佛。殿。果。有。半。頭。夜。叉。約。數。百。人。胸。前。懸。寫。字。補。服。向。表。掙。奪。呵。罵。表。正。驚。急。間。有。撫。其。肩。者。翁。巾。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無。門。包。半。我。已。為。汝。帶。來。即。代。表。將。數。千。貫。納。之。翁。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角。門。開。表。喚。表。入。院。階。下。高。堂。表。我。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袁。某。汝。焚。牌。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學。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三

自視以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表大。哭。絕。矣。曰。汝。焚。黃。求。死。何。哭。之。為。頃。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會。吳。越。不。管。人。間。緣。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表。曰。地。藏。王。可。得。見。否。曰。汝。可。自。書。名。姓。往。西。角。佛。殿。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表。往。置。帖。兒。街。上。喧。嘩。擾。擾。如。人。間。唱。戲。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何。前。果。有。紙。店。坐。一。翁。白。衫。烏。巾。以。紙。付。表。表。乞。筆。號。翁。與。之。表。書。儒。士。表。某。拜。翁。笑。曰。儒。士。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意。地。藏。王。呵。責。表。不。以為。然。脫。履。上。有。詩。題。鄭。鴻。標。書。兼。往。紙。錢。甚。多。表。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胡。為。甚。後。詩。箋。且。此。地。已。在。其。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故。吾。挂。之。以。為。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人。纔。肯。通。報。表。又。不。以為。然。德。至。西。角。佛。殿。果。有。半。頭。夜。叉。約。數。百。人。胸。前。懸。寫。字。補。服。向。表。掙。奪。呵。罵。表。正。驚。急。間。有。撫。其。肩。者。翁。巾。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無。門。包。半。我。已。為。汝。帶。來。即。代。表。將。數。千。貫。納。之。翁。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角。門。開。表。喚。表。入。院。階。下。高。堂。表。我。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袁。某。汝。焚。牌。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學。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

自以為能文何無耻之甚也帖上自稱儒士汝現有祖母八十餘矣凍餒致其目不
 存已甚傷當若耶表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其實不知若祖母受其苦甚不覺非某之
 罪王曰夫為妻綱人間一切婦人罪過陸司判者總先坐夫罪然後再罪婦人汝既為儒士
 如何却責於妻汝三中副車以汝祖父陸德陸氏並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
 鳴鑼呵囉聲甚遠內亦撞鐘伐鼓應之一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到王下閣出迎表
 跟踏下殿伏東廂竊視乃刑部郎中朱履也表感不平罵曰果然陰險勢利我雖
 讀爛時文畢竟其詞榜末乃入彀得官亦不過郎中何至地祿王親出迎接哉勇字軍人大
 怒以杖擊其口一痛而甦見妻女環哭於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餘氣未絕故不入殮此
 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卒

治鬼二妙

妻真人物人遇鬼勿懼總以氣吹之以無形敵無形鬼最畏我轉勝刀棍也張豈石先生云
 見鬼勿懼但與之鬪鬪勝固佳鬪敗我不過同他一樣

孤請時文

四川臨邛縣李生年少家貧偶閑坐一老叟至揖而言曰小女與君有緣知君未娶願借秦
 子不語

卷九

五

昔之婚李曰我貧無以為娶叟曰即但許我娶妻之費即勿憂生方疑且驚俄而香車擁一
 美人至年十七八妝奩甚華凡安極施之物無不備來果真花燭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帳之
 禮曰婚畢去矣生挽女銷衣就牀女不可曰我家無白以女婿須汝得科名吾纔與汝
 成婚生曰方期尚遠卿何能待曰非也須看君所作文章可以決科便可成婚不必俟異
 日李大喜盡出其平時所作四書文何文女翻視良久曰即君平日讀袁太史稿乎曰然女
 曰袁太史文雄奇犀利科名宜滿其人天分高非即所能學也因取筆為改數句曰如我
 所作像太史乎曰然曰汝此後為文先向我問作意再落筆勿草草也李從此文思日進壬
 午舉于鄉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務當至今猶存人亦忘其為狐矣此事臨邛知州楊潮
 觀為子言

何翁何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長子尤庸娶婦王氏美內誇其夫辭辭不得忘死後鬼常憑次
 婦史氏為厲何翁苦之真膠城陰廟越數日忽喚一鬼憑次婦言曰請親翁答話何翁愕問
 為誰曰我史某前次婦之父也死後為那神掌案史不復留心家事昨見翁牒方知我女為
 王氏鬼所苦我怨本官已將王氏發配南嶺後可無患惟是我女過翁家時我已去世家

業南條慨無妝奩至今耿耿在吳司積白金五百兩當送女室翁可於本月十六日子時
 備香燭鏡屏同次子祭廚房之西南隅焚帛鋪土即得矣并戒是夕備素延一席我將邀二
 三同輩水廣筵席如其言及期鋪土得空鑽父子快快至夕鬼又憑婦曰請運可謂
 矣我多年高積一旦為子奪去奈何先是何翁有婦適逢生一兒名天子婦大及妙已
 天子零丁孀子金依舅氏舅持之薄未幾天子亦亡其背竟為何有天子怨之故先期求奪
 取五百金蓋鬼事鬼知也越半載次婦歸寧回家進門忽倒地大哭極口罵何翁不絕舉
 家驚聽其言乃王氏自配所逃回方謀算入內室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三娘子在房晚
 此忽將妝奩打破拍桌大呼勢甚凶猛不解何故何翁夫婦入視則又有鬼憑焉乃王氏之
 解差鬼罵曰何老奴才大沒良心自家兒媳全不顧恤惡心投害押赴遠方且備什爾親翁
 史某作孽孽孽我在此萬里苦差分文不給如何得至雲南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將
 身配我我與伊回不得家鄉道不得衙門只好借爾家作洞房花燭快溫酒來與我解熱何
 氏次三兩媳本對房居此後王憑次婦則差憑三媳三媳則差憑次婦終日不安翁奔
 告神廟神不復靈翁大費貲財遍求方士如此有二年江西道士蘭方允應招而來先作符
 十數張貼於其宅之前後門再入室仗劍步罡兩婦先於房作笑罵狀次作驚意狀後作哀

江秋林

江秋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泗場娶妻彭氏情好甚篤彭歸江三年秋林甫弱冠未遊
 席一夕夫婦同榻秋林於其年某月日遊席彭氏即於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呂泗場距通州
 百甲秋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業夢不足憑秋林強行及試果獲雋掌出即
 夢中月日也秋林大不懌越二月果聞彭訃試畢急回家彭已二十七矣通俗人死二十七夜
 設死者衣於板側與安驢避言魂來赴屍名曰回秋秋林痛彭之死即於回秋夜昇牀極
 哀涕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至三更聞屋山微響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檠首燈即
 滅滅後室中自明如晝秋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自堂前俯視走至柩揭帳低聲呼曰即君
 歸來秋林躍出抱持大哭哭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散好無異生前秋林從容問曰聞說人
 死有鬼卒向來回真有鬼神與爾何得獨返彭曰鬼神即管束之鬼卒也有罪則羈縻而
 從冥司念我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秋林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
 論有罪無罪秋林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於此夕乎答曰尚早前緣子後

猶有後緣言東開戶外風起彭大懼以手持杖林曰緊抱我護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倘
 若體即來去不能自王一人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雞鳴言別杖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
 常再會言彭曰夫山此海夜必來檢閱生時食物為杖林補綴衣服兩月餘彭歎曰泣曰
 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續後緣言彭杖林少少年家豐於財里中頗續婚者
 聚杖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親物色求婚應通泰儀儀俱不得仍歸呂酒呂酒故還
 海有海船自山東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世族止生一女依叔為活其叔欲以其女結婚
 豪族翁頗不願故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為翁言杖林翁甚欲之言請杖林杖林必
 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驚甚一彭也問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即彭死之兩月
 後也杖林欣然訂約歡行倍常性情喜好彷彿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杖林字
 曰蓬萊仙子隱喻彭仙再來也子曰彭兒女曰彭媳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裴兒仙之報

杭州陸梯政先生德行於身不二色人或戲曰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懼隨意應酬
 有把小罪來關說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嘗先生自貶風骨先生笑曰
 見未飯落心拾置凡上心總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於

湯晉晉中丞矣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戒從無提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
 優猶世間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禁而歐公本論一
 篇既不能行則飢寒怨曠之民作何安置合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與佛像也彼為
 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為也一日者先生夢見蘇州刺史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
 總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見板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魏魏板山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
 盛王帝首任滿將陞此坐高公先生辭曰我在世間不為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為
 陰間官乎板山笑曰先生真高人海城隍而不為語未幾有判官向板山耳語板山曰此輩
 難判須奏王帝再定先生問何者曰南唐李後主寵幸紫雲也後主前世本高山淨明和尚轉
 身為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竊娘足為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
 世上爭為弓鞋小脚將父母遺體搗碎穿擊以致重大校小惡怒其媳夫情其婦男女相貽
 恣為淫蕩不但小女兒受無量苦且有婦人為此事懸梁服酒者上帝惡後主作俑故令其
 生前受宋太宗牽機樂之毒足欲前頭做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蓋方覺近已七百年懺悔
 滿將還高山修道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
 等足堆為一山以足之生小者為山尖說我等却運該死無何以出非惡醜一至於此豈非

李王秉足作備之罪求上帝嚴罰李王我輩自縊願上帝惻然傳喻四海都城隍謹跪文到
 我處我判孽由孽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李王在冥中織履一百萬箇請無足
 婦人數滿鐘許還高山秦皇雖定尚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惡
 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為孝者便有痛其女子之足以為慈者事同一例也板山公大笑先生
 辭出醮竟安然嗣後板山公不復來請壽八十餘卒常笑謂夫人曰毋為吾女兒裏足惡書
 李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履也

判官查問

謝鵬飛以仁和廉生為陰間判官其如年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友朋多託查書數不肯
 人疑其懼魂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纔有文簿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
 總誰有工夫為這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間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
 則生氣盡則死我莫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死者如
 府縣考試有數名簿檢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便不在小劫數中
 來去籍之陽間有官陰司不考童生也問疫外尚有火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數此則
 責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

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者不屑為青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問
 故曰王守清嚴符錄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願遺棄於山顯水涯永為散仙亦此意也

將夫史
 將夫史士銓官中書時唐京師曹家衙門十一月十五日兒子病與其妻張夫人在一室中
 分牀而睡其妻持帖來詢不覺身隨之行至一神廟入門小憩見門內所塑泥馬手撫之馬
 竟動揚其尾將騎上騰空而行下視田畝如棋盤縱橫俄而雨濛濛然心憂濕衣仰見
 紅油纜有一練聲而覆之未幾馬落一大股墮下宏啟如王者居殿外一井左偏曰天竺石
 扁曰地獄府望天堂上軒軒大明地獄則深不可測所隨練亦不復見殿旁小屋有老嫗
 擁爐攻火問何所為曰惡人用鍋蒸他之果皆人頭地獄井邊有人衣藍練何往投入地
 曰此王爺將因寄獄也將曰此非人間乎曰何必問見此光景可知矣將問我欲一見王
 爺可乎曰王爺君來自冥接身何必性急若欲見之亦可因取一扁足几登將將從殿階
 窺王王年三十餘清瘦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
 聞開門門然開門召將入將將見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王爺
 耳施下若三禮問所書古人免服服坐元曰冥司事繁我任滿當去此坐乞公見代音似常

州武進人將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不能來王有愠色曰公有才之名何不逢乃爾今堂
太夫人自有太夫人之命與公何干尊即君有尊即君之命與公何干世上事要了
就了要不了便不了我已將公姓名奏明上帝無可挽回非自做其禍皆將非不倚相
既者將亦怒發取其几上木界尺指几為聲曰不近人情何動樂也夫嗚而嘶帶一燈焚
身在牀上四肢如冰汗流透重衣喘急良久始能起坐呼夫人曰古之大人天將曰且
住忽驚太夫人因恐几坐夫人伺馬而下四鼓沈沈睡去不覺又到開殿守侍非前殿
上設五座依案積如山四座有人出空第五座一丈指告曰此公座也將隨行第三座祀
之本房老師為靜山先生也急前拱揖為披羊皮袍即脫其曰足下來好好好此間諸
忙極非及下助我不可將以老師亦為此言乎門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師深如何能
來馮慘然曰聽足下言觸起我生前心事矣我雖無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來之人在
陽間妻子不知作何光景且汝弟如山下少頃取巾拭淚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汝
者常州老劉也本為可大汝連歸料理身後事今日已十九到二十日是汝上佳日也俱手
作別而醒窗外雞已鳴太夫人亦已聞知也持哭矣將案與藩司王公理去文好乃往訣別
且託以身後王一見賢曰汝滿面而為鵝煤昨夜大病何鬼氣之襲人也將告以當王勿
子不語 卷九

怖惟禮斗誦大悲咒可以覆之汝歸家如我言或可免也將太夫人平時奉斗頗虔乃重建
壇合家持齋祈禱兼誦咒語至期是冬至節日諸親友來賀環而守之至三更將見空中飛
下錦一乘旗數竿輿夫數人若來迎者乃誦大悲咒遍之漸近漸薄若烟氣之消釋焉逾三
年始中進士入翰林
李敏達公技亂
李公此公衛未遇時遇此仙自稱零陽子為判終身云氣概文鏡似數名衛國同欣然還一
笑擲筆在秋紅旁小註曰秋紅草名當其時無人解者後公為保定總督劫總河朱濬而濬
後人方悟朱者紅也濬者草也

呂道人驅龍
河南歸德府呂道人年百餘歲常思雷鳴或十餘日不食或一日食雞子五百吹氣人身如
火炙痛或能以生餅覆其背須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襖日行三百里雍正間王朝恩為
北總河築張家口石壩不成屢督數萬憂過不食道呂至曰此下有毒龍為祟王問汝能驅
之否曰此龍修煉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築浮山堰崩傷生靈數萬此龍孽也公欲壩成
須負道親下河與龍應幾遂龍去而壩可成其負道種命薄處為所傷必須仗聖天子威

聖大人福力護持之曰若何而可曰請王命牌油紙裹縛道背上用河道總督印鈐封
大人手書姓名如封之乃可如其言道士遂往劍入水噴刺黑風起雷電大作波浪掀天至
明日夜半道去來署提血劍腥涎滿身背骨傷曰道腸骨為龍尾擊斷矣蒸道亦斬龍
一臂臂墜水僅留一爪獻公龍受傷命東海去明日壩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勞之欲延家古
醫為之接骨曰不必道直氣養之半年後可平復也次日王公上下掃石壩果成所
藏龍大如水牛角噴作龍涎香懸之蚊蠅遠避呂自言與李自成交好曾為繫鞋帶又
與賈士芳同受業於王先生某先生嘗言汝應故道可成實好利又自作聰明必不善終
亦須名動天子稿文敏公為總河入都陸見家人不得家信問呂呂曰汝家大人已被大
木撞入眼矣舉家驚恐有目疾已而後東閣大學士方知自旁未乃相字耳乾隆四年呂入
都諸王公庭之治疾脫手愈徐文穆公第六子虛陽不閉呂一見曰公子面上血不華色不
過夢遺耳今閉目卧地袒胸手一鐵針長尺餘直刺其心拔之血隨針出一條紅絲取口
唾拭其創處旁人駭絕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瘥王太守孟寧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
日來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熱透五臟而愈問導引之術不肯言乃引其僅私問之曰無他
異也每早至曠野紅日始出見道人向日作虎跳狀手招日光納口中且吸且嚙如是者再
子不語 卷九

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沈木為開闢以前之樹沈沙浪中過天地翻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
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於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湧
出一椀形製諸異頭尖而尾闊高六尺餘識者曰此陰沈木指也必有異哉其前知中有人
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者何物耶
眾曰天也驚曰吾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語畢自仍眼人爭扶起之合邑男女群來看
盤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為石人棺為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子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將混
沌時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信矣

子不語卷九終

子不語卷十

隨園戲編

屠亦文任陝西兩當縣尉有尉人張某者善吸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吸毒即知所來者為何獸某幼亦業此嘗獵於印休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尚平陰界無所不獲遂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千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燭燭林谷如赤日怪風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扶風再噴書所未載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視之俄而火光漸近乃一大石碑碑首鑿猛虎形光如萬炬照數里碑能踰躡自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躍起三四丈似欲吞嚼吞幾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動碑亦緩緩向西而去某方幸脫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有身如車輪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子蛇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離樹甚遠我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少俯向我耳傍擦過覺痛不可忍摸之耳已去矣血淋漓下但見碑尚在而躡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輒有脫殼墮下亂落如萬條白練但聞嗚嗚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碑亦行遠某待

子不語

卷十

子

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稱此山民也子所見者為萬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印休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二碑鎮壓誓曰汝他日成神也世殺蛇為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燬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為種所到處孽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子耳際已中蛇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於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黑柱

紹興嚴姓為王氏婿嚴歸家岳翁道入走報其妻急病嚴奔視之大已昏黑車馬行路見黑氣如庭柱一條時遮其燭燭東則黑柱亦東燭西則黑柱亦西欄截其路不容前往嚴大駭乃到相識家借一奴添二燭而行黑柱漸隱不見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婿來已久何以又從外入嚴曰婿妻未來舉家不驚奔入妻房見一人坐牀上與其妻執手若將同行嚴急向前握手而其人始去妻亦絕絕

猴怪

杭州周雲儒者廣有女嫁歸商吳某之子吳以往屋願空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繼而腹痛繼而耳目口鼻無不痛者竟號跳擲人不忍見徧召醫士莫

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二條纏女身如繩帶縛縛之狀雲儒與吳翁齋齋無效不得已自為膠艾投城隍神及關神廟半月未見靈應父投文催之果一日雲儒與其女及婿俱白晝僵卧若死去者兩日而蘇家人問之據雲儒云城隍神得我膠艾即拘此姊妹抗不到直至僅牌再至關神廟神祀發溫元帥擒訊得為吳翁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氣則黑白二蛇也元至正七年猴與其雄偷果於蓮花亦余氏之園其時女為余家小婢撞見以石擲之雄走出適遇獵戶張信以箭斃之雌猴驚逸遁道於括蒼山中今獵戶張託生為吳翁之子婢託生為周氏之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既有仇何以不早報而必待至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世託生為文學侍從之官或為方伯中丞汝我不能相抱因其前世居官無狀仍罰為女身適值所嫁之人又即獵戶故我兩仇齊發問黑白二氣何來供稱吳園中物被猴奪帥而至者元帥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擊猴是其賊分所當為吳前生為獵戶射殺一猴亦人間常事汝又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為怪亂且與園中兩蛇何與而助紂為虐耶猴曰先斬妖黨隨見皂衣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煉多年頗有神通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遂改過悔罪治好周女之病我使汝一而詳覆關帝猴爭得不服兩日如雷奮爪向前似欲撲犯元帥者俄聞空中大聲曰伏魔大帝有令汝猴不服即斬妖猴

子不語

卷十

子

言畢瓦上琅琅有刀環聲響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堂下令猴治病猴抉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橫刺鐵針竹簍十餘條女痛稍減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纔肯治問何求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而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吳翁許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鏡帶血絲縷縷女病旋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回家遂各歸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帥權中紗帽如唐人服飾靴履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世間所畫青面時目狀也猴在神前狀束甚恭自稱小仙

報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行至廣信徐卒於店樓張入市買棺為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十文交易成矣相旁坐一老人遮欄之必須四十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尸起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棺主人並無一言而作棧之老人先在櫃上罵曰我雖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奈何望皇於野又一白鬚翁著藍色袍美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然曰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白鬚翁手一鞭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尸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

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尸又躍起如其言應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入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十文原價來棧棺可也問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故法能使鬼魅憤違死尸獲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強分半價如是多年受累者衆昨夜暴死未知何病強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翁者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署中多修廢殿中有某道隍廟江景司臨去留一朱姓幕友在署後官交代衙署曠蕪每夕人語譁然又一夕月下聞語者聚中庭槐樹下朱於窗隙窺之見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烏巾白衣倚柱凝思不共論人酬答諸人呼曰陸郎如此風月何獨惆悵少年答曰暴殺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人皆為咨嗟有長髯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輩當之藉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寥千餘歲高視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謂曰當年受德至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共談似皆北魏齊梁時事既而鄰雞鳴唱論人條無散矣朱胆壯安眠如故聞數日新官孫某來署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將覓船赴浙忽

差役齊東君孔來止之云某到金陵見督院後接薛中計音已下外難不赴浙而新任竟歸矣先生行止自足可也朱遂稍停聞新任淮徐道孫公署中一友得急疾須乃託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沈隨攜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於他所署中公務甚繁朱未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衙署一日與朱閒坐家人走報云通開前池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梁散騎侍郎張公之墓正當兩槐之間朱恍惚前月下事力為勸止並述所見云當有一藝言未終而何舖者云又得散騎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池不改作矣蓋前碑乃長壽山見墓而後所傳為中少年之骨也

獅子大王

貴州人尹洽八月望日早起行禮土地神前上香將盛開門見二青衣排闥入以手推尹仆地索繩於頸而行尹方收還聞見所祀土地神出而問故青衣展牌示之上有尹姓治字據土神笑不語但尾尹而行里許道旁有酒飯店土神引尹入飲得開語尹曰是行有誤我當為君前行倘遇神佛可大聲叫喚我當為君解禱尹領之仍隨青衣前去約行大半日至一所風波浩渺一望無際青衣曰此銀海也須夜乃可渡當少憩片時俄而土神亦

曳杖來行夜夜之上神曰我與渠相處久情不能已於一送前路當分手耳正談說間忽天際有彩雲旗幟待從紛雲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請神回也汝遇便可呼我尹望見車中有神貌極猙獰目有金光而闊二尺許即大聲喊喚神召之前并的行者少得問何家尹魁為青衣所攝神問有牌否曰有有牌名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牌名此應攝者何家為厲聲叱之尹詞無不知所云土神趨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令其伸冤神為何疑曰某為罪家中當每一人始主即准東獄文書知會其父應是何等人應是何年月日死共計在陽世幾歲歷歷不爽尹廷洽初生時東獄文書開應得年七十二歲今不滿五十五又未接到折罪文書何以忽爾勾到故恐有冤神聽說亦遲疑久之謂土神曰此事非我職司但人命至重爾小神尚肯如此用心我何可職視情此間主東獄府任道遠當從天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喚一史作牒口授云書上只須問一魂尹廷洽有句取可疑之處乞飛天符下東獄到銀海查辦急勿遲尹從旁已取紙作書印不殊人世但皆用黃紙符印一全甲神持投天門又呼召銀海神有舖袍者趨進命有守尹某生魂俟獄神查辦毋誤舖袍者叩頭領尹退而神已倏忽入雲霧中矣此時尹一柳樹下二日夜不知所往尹問土神而問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獅子大王也少頃舖衣者謂土神曰爾可令尹某往暗處坐

弗今夜風吹之我往前途迎引天神問呼可急出合應尹隨土神沿岸行約半里許有破舟側卧灘上乃伏其中聞人號馬嘶及鼓吹之音絡繹不絕良久始靜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見舖衣人偕前持牌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闊處云立此少待岳司即到須臾海上數十騎如飛而來土神扶尹伏地上數十騎皆下馬有衣圍花袍戴紗帽者上坐餘四人著史服又十餘人武士裝束餘悉捧捧如廟中鬼面環立而待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趨前問答數語趨而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頭一對答如前上坐官貌頗溫良問土神語即怒瞋目警厲厲聲索二青衣土神答久不知所往土神曰妖行一週不過千鬼行一週不過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察有四鬼卒應聲騰起懷中各出一小鏡分照四方隨飛往東去少頃挾二青衣擲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樹中奪得土神官詰問誤勾緣由二青衣出牌呈上新云牌自上行役不過照牌行事倘有外設須問官吏與彼無干上坐官詰云非爾舞弊爾何故遺魂青衣叩首云昨見獅子大王駕到一行人眾皆是佛光土神雖微員尚有陽氣尹某雖死未過陰界尚係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陰暗之氣如何近得佛光所以遠伏及獅王過後鬼役方一路追尋又值朝天神聖接連行過以故不敢走出並未知牌中何舞上坐官曰如此必親赴森羅一決矣令力士先挾尹過海即時車騎排衙而行尹怖甚閉目不敢

開視但覺風雷擊心魂震駭少頃聲漸遠力士行亦少徐尹開目即已墜地見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兩案對坐堂上先聞密語聲次聞傳呼聲青衣與土神皆趨入土神叩見畢立階下青衣問話畢亦起出有鬼卒從廳下縛一吏入堂上厲聲喝問吏叩頭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數鬼從廳下擒一鬼抱文卷入尹遙視之頗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冕服者取冊查核許久即擲下一冊命前吏持下後吏復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內神喝杖數鬼將前吏曳下杖四十又見數鬼領碌單下刺去後史中服鎖押牽出過尹旁的是其族叔呼之不應叩何往鬼卒云發往烈火地獄去受罪矣尹正疑懼聞隨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爾此業已明本司所勾係尹廷治該吏未嘗作弊何房更有尹姓者係廷治親叔欲救其姪知同族有兩名適相似可以朦朧係本司史不在將將牌添改治字作洽字又將房冊換易以致出牌錯誤今已按律治罪爾可生還矣回頭顧土神云爾此舉極好但只須赴本司詳查不合向柳于大王路訴以致我輩均受失察處分今本司一面造符申覆一面差勾本犯爾速引尹廷治還陽土神與尹叩謝出遇前金甲者於門迎實曰爾等可盡我輩高須候回文轉得回去尹隨土神出走並非前來之路城市一如人間飢欲食渴欲飲土神力禁不許城外行數里上一高山俯視其下有一人儼如數人守其旁而哭因叩土神此何處土神

卷十

五

喝曰尚不省耶以杖擊之跌而寤已死兩晝夜棺槨具陳待心頭微暖故未驗耳遂坐起稍進茶水急喚其子趨廷治家視之歸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頃復死矣

綠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重暢春就幕山西尚城縣縣有廟供關張劉三神像廟門懸羊用鐵鎖鎖之逢春秋祭祀一啟鑰焉傳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販客販羊千頭日暮無託足所求宿廟中居已啟鎖納之且告以故販羊者恃有警力曰無妨乃開門入散群羊於廊下而已持羊鞭乘場寢心不能無恐三鼓眼未合聞神座下踏有聲一物躍出取羊者於燭光中視之其物長七八尺頭面具人形兩眼深黑有若胡桃大頭以下綠毛覆體茸茸如覆衣向販羊者睨且嗅兩手有尖爪直前來攫販羊者以鞭竟若不知警鞭而口噤之斷如裂帛販羊者大懼奔出廟外怪追之販羊人緣古樹而上伏其梢之最高者怪張眼望之不能上良久東方明路有行者販羊人下樹竟怪亦不見乃告眾人共尋神壓了無他異惟石縫一隙騰騰有黑氣眾人不敢啟且瞻土官尚城令修公命移神座強之深又許得朽棺中有尸衣服悉毀遍體生綠毛如販羊人所見乃積薪焚之噴噴有聲血滴骨鳴自此怪絕

張大帝

安溪相公壇在閩之某山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為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纏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增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張大帝像為審神會練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壩神像忽出數十人昇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眾從之昇至廟中男子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壩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鐵索即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壩速至李家壩家壩眾如其言神像趨如展至壩所命執鐵鋤者搜壩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蜒會動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嗚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溪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澤野廟廟靈姑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觀姑仙

卷十

六

子洛烟沙王作開于冰作車若畏夜涼風露冷樓離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聞有叩門者啟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蒙郎見愛故來相就若不以鬼物見此爾屬我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元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風後即入洋舉於鄉成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其為政發為擒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謂九曰今日置酒與郎為別妾將行矣難被謫離限滿原可仍歸仙籍以私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籍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難託足君門尚無形質不能為君生育男女昨將此情告求泰山神君神君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結愛緣承為夫婦未知君能勿娶專相待若若唯不覺第下女亦妻其夫物而去自此元作官不能如前時之明因事誤羊職人有求於者教然亦之年四旬猶單身也如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怒其無子為始生又娶非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兒女是已吾堂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與某作伴聞人議始必書元即三言得即汝子位元生兄家請其女出見女面龐書紫絲囊在書元解囊美觀女點首者三遂擇日成婚合為父子女即天一笑即便能言果從此絕不以前生原委如尋常人

書子安春弟題文華廟首拜官滿衣施出通命帶人似城擊放處與頭見柱上一聯云人
鬼只一關關即一絲不而陰陽應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聖會陶望高題正執和附龍題
尚書出安官喉字與神論云木應應照日為食死罪成三言判以趙尚書說情姑放回陽
且趙某身為男子通婚事有何不認不起而竟至輕生可痛哉且竟敢放回陽間與家
不知趙文華何故危京一日問諸京老始知文華其七世祖也以前嚴相子孫醜之故皆謀
害無知也

陳友諒廟

趙公物德浙之湖漢人初遷首山合湖警監科下車之日例應謁文廟及城隍神吏故有某
廟者當其去公往視廟有神像三人雁行坐後土者衣冠狀貌頗莊嚴問何神竟知者公
欲毀其廟吏不可曰神素強顯赫應任官參謁廟肅毀之恐觸神怒禍且不測公歸懷志乘
祀典不載此神乃據曰朝史長於廟手執簡牘神與鬼之神像現皆非特野不能去公鬼之
像于而前三像悉於庭中折其屋宇改奉關帝久之竟無他異公心終不釋乃有文天師廟
乃之得報勝云神像元木為堂上陳友諒事三人兵敗死都陽湖部曲散去為立廟州
其於元至正某年毀於國朝崇其昔年廟大夫之下合享祀官四百年

卷一

十一

子不語卷十終

子不語卷十一

隨園戲編

通判安

廣州府署之東前半為司馬署後半為通判署則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偏倒而通判署中老婦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與呼與之飯吹量倍于常左足微跛語作其音云或哈什代也為通判署之神也其神為大赤所自編桃樹下編時希圖為厲鬼惟仇不料竟後方知命當編即生前受苦皆數其無可為報陰司例凡死官署者為衙神所拘非廟屋的局魂不得出我問其後據中昨日立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餓極尤甚又將傷我左腿因賴不可動引惡汝身求食不苦汝也自是無青眼夜食亦無所苦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馬有妾女卒於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酒祭皆無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且常問知我女何在答曰爾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爾女在草中其靈所伴儀仗大有氣餘不願史生人間惟今春所傳衣費太厚少不堪穿司馬大駭推問衣費之故因通判家人往祭時所製衣中為而毀家人謂市上紙衣代之故也未幾新通判到任方修衙署物版築始曰為成我常子不語

卷十一

一

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諸公多求其錢夜焚牆角下我得一賂街神使可逍遙守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婦有喜色曰主人甚賚無以為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人司馬設為醮置琵琶嫻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鴛鴦天桃一樹花月下望卿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音調悽愴歌畢琵琶自坐眾再叩之蹶然起語言笑貌依然老嫗足亦不跛矣內幕崔先生常與問答其言飢賤在云此與府衙近何不赴廚求食答云府署神尤嚴不敢入其言哀通判見其時崔云哀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避官我敢不避哀通判者余弟奇亭也

劉青孫風

阜陽王尹道家人劉青孫孫歷至江寧公幹感其素強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貴選鳳晨飲淮清橋鳳於欄人中戰手罵曰新歲非索債之時酒店非肆肆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為杜搜衛護之狀同伴不解其故方欲問之鳳忽眼目昏眩我倚我連至數十年蹤跡七千餘里今纔獲之干汝何事乃為放去汝既放汝當代償語畢自批其頰眾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睜顛倒地眾算之微萬少頃魁云我入店見市一人額有血痕狀類乞丐手捧一儒生討債捶吐交下儒生不勝痛遍向市人求救無一應者我心不平忿怒大罵其人

驚釋手傷生趨避我右其人來奪我拳揮之格鬪間儒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債人遂為我患然彼時不備故為所欺今若再來當痛捶之因以馬鞭自衛眾見其無恙稍散去惟青與同處談暮風語貴曰其人至門外矣方欲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縛批頰罵罵如前前室揮風而云曰汝為何人渠爾汝何值我當代償風曰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實我身值非錢債也本與風無干風不合強預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償果足我勾當我即去否則并將及汝貴大恐厲集同伴買銀數萬燒畢乃向貴拱手作謝狀曰十年後再獲傷生還須拉風作證於是風蘇起而神色歡容無復從前鳩健矣

雜詩

汝官府察院多狹每歲修葺則孤四出為問問害工峻即息學使至多為所擾虛公明措到任祭之乃安從此成例學使至皆祭署後小閣相傳孤所居後學使至有二僕不知榻其上晨入閣呼號聲往視則二僕裸縛閣下臂上各寫詩二句其一臂云主人祭我汝安朕汝試問童妨不妨一臂云前日享德空酒果今朝借兩代猪羊

大小綠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樂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聞

子不語

卷十一

二

店無客遂投宿馬部宿外間香亭宿內間漏榻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語忽見長丈許人綠面綠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項榻掉掉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甚大亦綠面綠衣冠共至榻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間部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或聞見榻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長鬚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非鬼也指大頭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此紗帽者亦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部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部亦見大小綠人耶部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牀側小屋內陰風習習冷浸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呼公不答見屋內有大小人面若孟若盜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層疊堆門限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大如磨盤加於眾面之上而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謂綠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不林馬而行及明聞二僕夫喃喃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則病瘋伴狂縣官疲於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宿無恙豈怪絕耶押一客當貴耶

紅衣娘

劉介石太守少事仙自言任奉州分司時每日祈請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

外瑤姬或稱瑤臺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稿花洲上有樓相傳為秦少游故跡一夕登樓書符凡忽判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合但書云眼如魚目微背懸心似酒旗終日掛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讀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詩又書曰十三樓愛十三時樓是樓非那得知寄語稿花洲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批動不止太守懼素靈奔就寢榻見一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再拜至妾我劍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連居始絕

秀民冊

丹陽荆楚應童子試夢至一廟上坐王者階前請吏捧冊查錄狀甚偉荆指冊詢吏何物答曰科甲冊荆欣然曰為我一查吏曰可荆生平以鼎元自負首請鼎甲冊遍閱無名復查進士李廉冊皆無名不覺變色吏曰或在明經秀才冊乎適查亦無荆大天曰此妄耳以某文學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冊吏曰勿怒尚有秀民冊可查秀民冊皆有文而無樣者也入間以鼎甲為第一天上以秀民為第一此冊為宣明王所掌君可向王請之如其言王於案上出一冊黃金絲穿白玉雕版第一頁第一名即丹陽荆某荆大哭王曰汝

何知也汝試數從古有幾個名狀元名王試于篇文公孫交中狀元人但知篇文公不知有幾羅羅終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羅隱汝當歸而求之冥冥奇耳荆問科第中竟無我名字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德一代不過數人如韓白歐蘇是也此其姓名列在案境宮上與女尤無分也荆未對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區區何足貴貴人傳者古無多別當醒快快幸不第以終

妓仙

蘇州西嶺山後有雲隱茶相傳其多仙跡仙身而上不死即得仙自王生者感其不乃抗志與家人別或掃登焉再上得于原廣有欲請雲仙傳中隱隱見隱王有一女子衣裝如世人俱伺樹下心異之趨而前女亦出林相逐相逐乃六七年前所押蘇州名妓胡瓊娘也彼此相識女亦喜甚偶生至享海府無門地袖餘數尺之縮款可愛女六自與君別後為大司江公訪尋楊衣受枝臂肉盡感自念花王之靈一朝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法計捨身離別母以進香為詞至懸崖竹下為羅羅糾紛不絕有白髮老嫗食我以松花散或以服我不知飢寒初病苦風日一歲後出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告前山時相識從母來云今日汝當復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閉步不意竟見君子因問汪太

守死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使向我云偶遊大庭見汝汝之汪太守被神言責其罪故疑其死生曰我亦不常杖女曰情玉情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情玉情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且天鼓誅人之心汪公當行為無算徐士林有理學名故會收風氣以道迎之此意為人所惡且他罪多不止杖安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淨潔淨淨度久矣能成道乎女曰淫媚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故下屠刀豈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前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為生解衣置枕情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操利其臂白鳳如羽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能門外報啼虎嘯或探首於窻窻道不於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端卧而巳夜半開門外呵咤聲馬嘶從曹官頭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酬酢母多有情勿驚起及天明女謂生曰若諸親友已在下訪尋宜速返生不有行女曰仙緣有待若再來不晚送玉簪一推而墮生迴望見女立雲霧中情依依前時影縹緲滅生踉蹌奔歸見其兒與家人持樹鑿哭奠於山下謂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來從黃訪汪太守果以中風亡

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善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亂於家其降會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聞人也眾因與酬答出語豪爽詩亦不甚爾母召觀至時華方得一樓請仙題其扁曰無錫秦園有柳曰聊逍遙兮容與此可用乎眾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一日有與眾答問方議忍書其故去公問何之曰錢汝家覓招赴席此邊寂寞錢汝家亦里中人所店去張塘橋不二三里眾因怪而偵之則某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乎曰然盤饌亦曰頗佳眾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於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時無竊求重中之禱者皆公輩耳華曰所稱城隍神似有主名若既無名何得參與其間曰城隍神靈靈向人家飲食所禱者皆是虛設故吾輩母而享焉華曰無名何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立知有禱乎是官鬼已習俗之所為即鬼亦索食間或有之究與關於生死也况我非索食之而被有設之而我事之何忤於天帝即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心曰既如此子何必託名於仲山耶曰君家廢而神執前來請彼不敢上請真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中惟台稱誠靈字故聊以應命使真書姓名曰李百年若等皆真我

我見此處人家而欲多仲山王問書知為名人故記其名來其間則通達容與字何
 出曰吾但於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頭腦淺薄見夫大方學士既無求向不歸山來
 曰爾津沽處處有神非錢不問執過單曰吾今以一兩紙錢送歸何如唯唯謝謝既
 見鬼頭更以一兩將於橋神不亦仍不其拜賜也時華之極其在旁曰早曾過橋汝得
 無我我幸曰頃言之矣鬼安能為祟於是其指錢送之而歸其此馬

賢好

中韓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有姑孝廉畏如虎不敢置妻其座主馬學士其婿之
 贈以一姬張氏怒以為干我家事我亦設計獲其家會學士復備張訪得某村女世以悍聞
 乃明媒娶馬為夫人馬知其意欲往聘始之日收奩中有五色棒一條上書三世傳
 家傳馬也合卷畢群姬拜曰大人問若罪何人曰妾也夫人叱曰妾有必受學士家而
 有禮當置妾於即林群姬馬命群姬其族齊毀為夫人力不勝逃入坊焉且哭群姬各
 擊錘鼓亂其聲如無聞焉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備一刀一繩曰老爺久知夫
 人將有此舉故備此不堪之物奉贈已而群姬各敬末魚請往生祀願夫人早昇仙界作
 噴然夫人母死之說又如無聞焉夫人故女家自今虛虛惻惻計已盡施無益乃轉喚作

喜請學士入正色曰君真丈夫也我服矣我所行諸策亦祖奶家傳嚇世間庸男子非
 所以待君嗣後請改事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曰能如是乎夫復何言即重行交拜禮命
 羣姬謝罪叩頭并取回房帳簿一切金幣珠寶盡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閒馬氏家政肅雍內
 外無間言張氏於學士成親日即使人往探召而問之聞見群妾矣曰何不棒之曰關敗矣
 曰何不罵且曰錘鼓聲喧無所聞何得不尋死曰早備刀繩且請枉生兄送行矣然則夫
 人如何曰已服禮投降張大怒罵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婦人乎殊誤乃境事初學士贈姬
 時群門生更羊酒往賀軒輶生有平素酌酒者與馬飲方酣張氏自屏後罵聲響亮隱隱
 酒者直前握張氏髮抗其類曰汝敢軒輶兄是我嫂也汝不敬軒輶兄是我仇也門生無子
 老師贈妾為汝家祖宗三代計耳我今為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敢多一言者死我奉下廉客
 爭前攘勸始得脫袂裙裂衣攬露其私馬張素號夜叉一旦凶威大振愈恨馬學士計
 惟毒若其所贈姬以抒憤而也陰受學士教一味順從雖進門不與軒輶生交一言以故張
 雖苦罵屢加未忍致之於死居亡何學士手自金贈軒輶生曰明春將會試宜持此盤費
 早入都生以為然歸解張氏張氏慮其居家押妾善而許之生甫登舟馬道人迎至家局後
 園中讀書而陰遣姬說張氏趙軒輶生外出盡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張賣必遠方方無

後德曰易易俄而有陝西賈布客醜且請背負三百金來呼姬出見嗚呼未不即成交易
 張氏餘志未減其衫履一簪不得着身姬乘竹輪過北橋大呼我不遠出跳身河中學士
 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輶生同室矣張氏聞姬投河死方驚疑而喚客已閉門曰我買人
 非買鬼汝家賣妾未嘗說明何得適良為賤我異方人速還我銀錢且罵張氏無以答昇
 原銀三百兩去越一且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號哭來曰馬學士將我女贈汝家為妾女
 今安在生還我人死還我尸張氏無以答則撞頭拚命打斃擲盤滿屋無完物矣張苦求隣
 佑贈以財帛勸解去又一日武進縣捕役四五人擄得張氏持牌來曰事關人命請犯婦
 張氏作速上堂投獄錄几上鏗然有聲張問故初猶不言以銀賄之方曰某姬之父母在縣
 告身死不明事也張愈惡私念我丈夫在家則一切事讓他就當何至累我一婦人出乖露
 醜堂上受訊耶方深悔從前待夫之薄御妾之暴行事之誤女身之無用自怨自恨聞忽有
 戴白帽踉蹌奔呼而至者曰軒輶相公到廣濟橋暴病死矣我驛夫也故來報信張氏大慟
 不能言請捕役曰他家有喪事我輩且去張氏成服治喪未數日捕役又至張氏乃招訟師
 謀獲其賊與妝奩賣屋賄書差捺捕此案訟事小停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姬又來曰
 夫人一苦至此又無公子可守奈何張心動取生年月日命賭姑算之賭姑曰命犯重夫穿

全戴珠張氏語媒妁曰改嫁命也我敢違命乎但我自行主婚必須我先一見所嫁者而後
 可擬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觀曰此某公子也候選貢外郎張大嘉擲擲衣飾未滿七七即嫁
 少年方合意忽房內一醜婦持大棒出罵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處賤婢敢來我家為妾
 我斷不容前痛毆之張悔被媒妁又私念此是我當日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慘報
 復之巧殆天意耶欲泣不能聲請朋上前勸醜婦去曰且讓郎君今日成親有話明日再
 說於是請少年東花囑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輶生高坐牀上大驚以為前夫頭魂重
 絕於地穴訴曰非我負君寔不得已也軒輶生笑搖手曰勿勿勿勿兩嫁還是一嫁抱上牀
 告以自始至終中馬老師之詐張初猶不信繼而大悟且恨且慚於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
 婦同為賢妻

風水考
 文榮公清屋先生貧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諸叔伯兄弟無任其事者先生積館金買
 地營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時日不合將不利某房為辭感報翁之先生發憤集房族百
 餘人於堂中持青楮於天曰翁葬高曾有利於子孫者惟我一人是承與諸房無礙眾
 乃不敢不聽其葬葬三年而生文榮公公面黧頭以下白如雪相傳烏龍轉世官至大學

上文公斃下陞升將葬公感於風水之說常州有黃某者陰陽名家也時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黃性怪又故意狂傲自高其價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則擺碗碎盤以為不屑也拆屏裂帳以為不屑居也陞升會其術之神不得已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墻在西山之陽子孫貧弱黃說買其明堂為葬地立券勒度畢從西山歸已二鼓矣入相府見堂上燭光大明上文公為帽紉袍旁二僕侍如平生陞升等大駭皆俯伏文公曰某侍郎我翰林前輩汝總黃奴指使汝奪其地昔汝祖葬高曾是何等存心汝是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又怒脫黃叱曰賊奴以富貴利達之說誘人財壞人心術比娼優媚人取以更為下流今左右唾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聲文公立身起滿堂燈燭盡滅了無所見次日陞升面色如土焚所立券還地於某侍郎家黃受唾處滿身白蟻緣領喘襟拂之不去久乃悉變為黃世坐卧處風皆成把

呂兆觀

呂兆觀紹興人以進士為陝西韓城令嚴冬友侍議與交好開詰問問公名兆觀義何取呂曰我前生乃北通州陳氏家馬也花白色鬣長三尺餘陳氏畜我有一日有我在厩中聞陳氏妻生座三日而胎不得下其戚某曰此難產之胎必得某穩婆方能下之可惜佳

某村隔此三十里一時難致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騎長鬣馬去立請可來言畢果一蒼頭奴來騎我我自念平日食主人芻豆今主母有急是我報恩時即奮鞭行過一澗絕險兩岸相隔丈許好其途原可趨到而一時我主心切遂騰身躍起跌入深崖中骨折而死蒼頭以抱我背故不觸崖轉得不死我死後登時見白鬣翁引我至一衙門見烏紗神上坐曰此馬有良心在人且難得而况爾乎差役書一牒若古家文縛買我路上曰押送他一好處遂再再而升不覺已入輪回為紹興呂氏家兒周歲後頭上髮猶分兩處如馬鬣鬣鬣故名兆觀也

張又華

安慶生員陳庶幾就館於淮寧重九登高出南門過一墓若有青烟起者諦視之覺冷風吹來毛骨作噤歸館中夜夢至備舍明窗淨几竹木蕭然東壁上松江箋一小幅上有詩題是牡丹首句云東風吹出一枝紅意不以為佳視紙尾署張又華三字正把玩間有推門入者睜眼而紅鼻身甚矮年四十餘曰我即張又華也汝在此讀我詩何以有輕我之意陳曰不敢解釋良久紅鼻者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陳曰君來有冷氣殆鬼也曰汝以我為善鬼耶惡鬼耶陳曰能詠詩當是善鬼紅鼻者曰不然我惡鬼也即前覆之冷氣愈甚如一

團冰沁入心坎中陳避竹榻索鬼抱持之以手拍其外腎痛不可忍大驚而醒臂已腫如斗大矣從此寒熱往來醫不能治遂卒館中淮寧令為之殮殮葬甚為熱心終疑是何鬼譴偶問邑中老吏汝知此間有張又華乎曰此安慶府承發科史書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惡多端而好作歪詩某曾認識之亦紅鼻短身材死葬在南門外即陳所吹冷風處也

官癖

相傳南陽府有明季太守某致政於署中自後其靈不散每至黎明發點時必烏紗束帶上堂南向坐有吏復叩頭猶能領之作受拜狀日光大明始不復見雍正間太守喬公到任聞其稟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雖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當有以曉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發點時烏紗者遠遠來見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覺趨起不前長吁一聲而逝自此怪絕

鑄文局

句容楊瓊著康熙某科解元也場中題是譬如為山一節出場後總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數語未憶夜夢至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爐竈甚多火光赫赫楊問何為帝判官長鬣者笑曰向例場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爐鑄鑄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鍛煉之使其其美方進呈

上常楊急向爐中取觀則已所作場屋文章所不惟意廢業已改鑄好字字皆有金石乃若此之一驚而醒意殊不樂以為此心切故耳安得場中文如夢中文耶未幾首院中火起燒燬卷二十七和監臨官世字號命舉子入場重錄原文章場入場照依夢中火爐上改鑄文錄之遂中第一

染坊推

華亭民陳某有一妻一妾無子而妾生子其姪之何安出外購其子於河間有開染坊婦在河中推衣見小兒泣泣然隨流來哀而救之抱兒入室哺以乳粥忘其藏衣之推尚在河也陳妻雖沈兒猶恐兒不死復往河邊監視不見兒但見推浮在水矣曰吾沈衣正少此物遂取歸懸之牀側亡何有偷兒夜入室攫其被陳妻驚覺偷兒急取牀邊推擊之正中腦門果滿而兒陳氏且報官取驗究器乃天生號染坊也物染坊人訊之其妻備述抱兒推推之原委官乃取其兒還陳氏而另解止兒

血見愁

吳文學相建少遊京師滿州會館館中前懸三楹聯大楹旁有東西兩扇亦懸聯後數楹多裁制本有李守備者先占前懸因所帶人少往東扇中守備懸刀往開刀突黑出鞘

受驚起視刀偏曰我昔往此刀出征而痛血人甚多頗有神靈乎山精必有遺今宜祭之呼其僕殺取血置燒酒酒刀而祭日正午受見後復有藍色衣者踰牆入心疑曰撞賊往搜無人必懶眠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耶現又有知試客地某攜行李及其奴從大門入曰我蘇州人也判此竟捷意所引至後房曰此處甚佳何備帳外即市街處有賊匪夜宜慎之范視州備刀笑曰備公刀防賊守備解與之東端而漏木二鼓竟見牆外一藍衣人開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見同遂拔刀所之似有格鬪者奴盡力揮刀良久覺背後有抱其腰而搽子者曰是我也勿所勿所聲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顧燭光中范已渾身血流登賊仆地矣受與守備聞呼驚覺往視之得其故大駭曰奴段上人律應凌遲范奴以救主之故而為免所升奈何蓋其主人之未死取親筆為信以寄奴罪急取紙筆與范范忍痛書奴誤傷三字未畢而血流不止其之蒼頭某暗曰牆下有某名血見范何不來傳之如其言范血漸止竟得不知更與守備念同鄉之情共捐資助其還鄉未半月其蒼頭於牆下有犬掌託其煩曰我自報冤與汝何干而竟弄血見范范視之即藍衣人也

龍陣風

乾隆辛酉秋海風甚大海濱人見龍鬚中廣陸域內外風過處民間前橋屋塌及所曬衣服吹上平夫有尊者八盤十六碟隨風而去少頃落於數十里外李姓家有果擺設幾竟不動尤奇者南街上游白流芳牌樓之友一婦人沐浴後將花帶粉袍一孩移竹榻坐於門外被風吹起冉冉而升萬目觀之如虎邱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人至有郭伯鐘鎮去城四十餘里安歇無恙云初上時耳聽風響甚怕愈大愈涼幾俯視城市但見雲霧不知高低落地時亦徐徐而墜穩如乘輿但心中茫然耳

彭楊記異

彭兆麟據縣人同邑增廣生楊繼庵其姑父也兆麟年二十餘為第幾年楊亦先後有出處人胡却軒者與彭楊素未謀面因其仲兄久客於遠海往尋遊歷至兆麟館留與同居凡兩月餘治裝欲歸兆麟曰今歸將赴郡應試可為君作寄書耶兆麟曰昨已將家書付使打矣如不攜書代傳一口信可也及將行又曰去此百餘里余姑父楊繼庵在彼設帳檢徒煩便道代為致候胡問往又見繼庵為比赴郡試至彭家言其與兆麟及繼庵相見相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以胡為妄胡曰彼曾為子言巷口關帝廟前有十號讀書試律例中發雙關之韻連前所書筆跡不殊復憶別時曾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妻與氏年已四十餘二女已嫁非親實無知者乃胡胡一相得其家方信而胡亦始知

其所遺之寶鬼明胡是外入津未幾亦心後數年又有自遠東來者兆麟奇焉其死時所服衣其家亦絕之不受先兆麟產其家曰我死勿論可得復活既家人以為亂命置不備意為其三日家人見其衣其衣兆麟如物自內出為其年高果其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於家教其幼子歷八九載從不歸後某子將赴郡應試與之俱成即成馬邑地亦謂某子曰此處有良算觀子就使往祀之次先行至郭外候我某子至所約處久待不至日漸暮投而他所曰至帥家口稱子某其家稱謂其生時曾拜門牆者詢之方知事在死後相與駭怪莫知所以其言亦而別兆麟之容遺棄即從此而去耶此乾隆二十八年事曾池合林君夢理所言林掖人也

冤鬼戲臺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塔臺演戲一日帝邑李蕭斷烏盆淨粉李蕭上學樂見有披髮帶傷人跪尊開作中冤狀淨驚起問之某下人相與辯無其辭遂於縣署縣令某者復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鴨淨仍如前狀上臺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署淨領命行其鬼罪又現淨云我係偽作龍圖不若我帶汝赴縣堂求官中冤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初淨鬼何在淨答鬼已跪拜下令大聲喚之竟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

招魂淨靈

作招魂淨靈令即者淨同鬼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即誌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自將竹枝掃地誌之回縣覆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誦監生不認請開墓以明已冤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即見一婦顏色如生令大喜問監生呼冤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并無此屍即有此屍必不能查掩眾口數年來何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釋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即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為之令笑曰得之矣連喚眾土工來見其狀鬼鬼思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庸再隱眾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歌茅蓬下有孤客負囊來乞一夥伴覺其囊中有銀與眾共謀殺而瓜分之即舉鐵錘碎其首理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塚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並無知者令乃重致之法相傳眾工理屍時曾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龍圖再世鬼聞此言故請淨粉龍圖時便來申冤云

奇鬼眼生背上

費密字此處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之句為既亭尚書所稱薦為與楊將軍名展者從征四川過成都為某院樓中人相傳此樓有怪揚與李副將俱不信拉費同宿費不

能無疑。燈按劍端坐帳中。三鼓後樓下豪豪有聲。怪躡梯而上。燈下視之。有頭面無眉
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帳前。實拔劍斫之。怪退縮數步。轉身而起。有一眼豎生背上。長尺許。全
光射人。漸行至楊將軍卧所。揭其帳。背放光射之。忽見將軍兩鼻孔中。亦有白氣二條。與
怪所吐之。恐相為抵拒。何氣愈大。則全光愈小。滾至樓下。而滅。楊將軍終不知也。未幾。又
聞梯響。怪仍上樓。趨李副將所。副將方熟睡。聲如雷。貴以為彼更勇猛。尤可無虞。忽聞大
叫一聲。視之。七竅流血死矣。

子不語

卷十一

十一

子不語卷十一終

西並莫訪子耗大數載未歸此語謂仲已死仲妻不之信已叔往尋得仲女年少可憐說
 稱仲凶耗已莫從觀將謂仲妻改嫁向仲妻不可家母于子時為夫持服伯知其志難將
 與江西賈人謀得借自餘今賈仲妻夫成曰個娘子要強取與夜命血裏已盡將死之
 去連飛牌印也歸結其妻其有得伯致贈去仲妻見伯狀知有變再與即自縊於湯池絕
 作聲伯妻聞之奔援其屍所負金也抱屍歸仲妻亦呼地而哭亦呼滿門人憐至伯妻
 急走出迎接地取醫藥帶者賈人見事異始不待分判竟以行伯歸無及嗟不能聲
 仲自尋歸遂如朝見已積資五百金在地心計此必先登廟者所遇去應不遠蓋係請未幾
 連金者果與仲遇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讓仲借行數日其家以難奉命一子一女
 出拜仲知其子死然已子山問之良甚蓋仲子夫去時為人所奪滿金皆無子曾為已子十
 餘年矣仲持之泣下連金者曰若獨子去我女即許汝子為媳婦仲歸將渡江見一人落於
 水呼救無應者群擢其壽仲惻然呼曰孰肯救我毋以金救起視之乃李弟也李承健
 命尋仲伯并利其屍履之苦水有橋之者伯所使也仲知其情獨弟與子歸入門伯見之亡
 去。

銀隔世亦歸原主

卷十二

夏鍾為騰騰有將翁翁幼儉成家生一子失長而迎家所將翁翁以為兒有嗣帝廟陳
 道士河南固始人素與將翁翁善乃私攜五百金囑道士云吾子不肖誠不能守業後日必為
 餓殍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後俟其改悔以此濟之倘終不悔汝即以此金修廟道士應允藏
 金瓦巖上甃破壁理後無有知者後數月翁翁子孤無家業其妻歸外家至無依身
 之地交游絕跡始萌歸念道士將周知之將亦漸習作道士見其改過乃告以其父遺金
 將掘出昇之乃攜銀至藏金處過竟已失所在相與大駭將歸告其妻因共謀其改悔於
 官官訊之道士不諱官斷贈僧道士其畜猶不滿十分之二里人多不直道士遂舍
 斯去世遂數年直連池禪寺掛單將行僧者為某觀察公請壽生經作佛事有老僕
 抱公子藏於山門公子遂齊道士夜抱懷不捨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歸觀摩
 贈道士退去而公子啼哭道士不得已留道士於後園小庵飲食之一日道士欲誦經為
 察公子有稱高木魚鐘磬家人以破器代之道士驚云此我之器也家人曰其主誌之道士
 云昔曾見諸山僧五百金問要所得金乃其徒將行遺金之輩觀其恍惚知其子為將翁
 世此金即翁所藏也走歸原主者也昔以生此子三日地埋屍衣內得此金以無所用付
 之布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憐道士之無辜受賜且其兒有前緣因以此金子母贈道去並

遣使送歸夏商投書於滕邑令將此輩錫石以紀之

人熊

浙商某販洋為生同伴二十餘人被風吹至一海島因結伴上島開步走中許遇一人熊長
 丈餘以兩手開其伴愈圍愈逼至一大樹下熊取長藤將人耳連倒穿通樹上乃跳去諸
 人俟其去遠各解所佩小刀割斷其藤趨奔回船俄見四熊攪一大石板上又坐熊比
 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躍而來狀若甚摩者至樹側見空藤委地慨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大
 怒咆四聲舉爪而立竟而去眾在舟中望之各驚以為再生山陰吳某耳有一洞沈
 君詳如賦也聞其狀應歷言之如此

繩拉雲

山東濟寧州有役工其術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署前自稱天師判史怒之百二十
 板未幾州大旱雨不下合州紳士都言其神判史不得已召而謝之良久許其開城廟
 門開城門門遠屬龍者童子八名持索使拉繩索五十二丈待用已乃與童子齋戒三日登
 壇持咒自辰至午果從東也市置如鋪繩玉以繩繩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墜待繩
 繩盡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鈞之重雲在西則拉之來東雲在南
 則拉之來北使繩如使風雲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牽繩而下每雷擊其輒以羽扇
 遮欄雷亦遠去嗣後隣縣苦旱必來相延王但索飲不受幣且曰一絲之受法使不靈每求
 雨一次則家中親丁必有損傷故亦不樂為也判史即藍芷林親家芷林為余言

燒狼筋

卷十二

藍府有狼筋一條凡家中失物燒之則偷者手足皆顛有女公子失金釵一隻不知誰偷乃
 齊奴婢婦數十人取筋燒之數十人神氣平善了無他異但見房門有簾閉顯不巴揭視
 之釵挂其上蓋女公子走過時釵為簾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梅庵行巫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
 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北運南住此已七十年此
 屋是翰林將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抑耶曰我非鬼非狐
 乃神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拆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我權立瓦簷七日既凍且餓不得
 不借寓你家媳子身上連買麵米療肌與之麵一嘆五斤五爺奇悔廢也爾五爺並未拆房
 何得云爾曰所拆者東廂庭柱下是也先是悔廢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錢故掘柱下埋之

不知即此怪所居問既五爺何以不附五爺身上曰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庵因而自視其手有紋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既自稱半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緩擾我家娘子某氏即作男子搦狀曰我自非但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着眼睛所以避嫌且我高年修造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求曰送我遷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向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尚需夜冠纓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並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項帽纓連連連連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項乃去之悔庵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上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髯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關時人問休咎中有不中問多則不答曰我答何難但休咎亦須哀悔娘子有費些中氣間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未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擇風水竇禍

河南孝感縣張恩村明府葬先人於九峻山事畢別買隙地五畝許將造宗祠工人動土豎柱得一木棺蓋已朽壞中露一尸粘體甚大體骨長過中人胸貫三鐵釘長五六寸腰有鐵子不語

索環繞數匝工人不敢動告知明府一時府署盡物掩埋乃擇葬之所依不可用我借買地本非強占且風水所關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遷葬乃自作祭文具其半祭之祭畢仍令遷棺工人鐵方下遂仆地噴血罵曰我忠朝即度使在洪也以用法逼我軍人作亂縛我釘死國家豈能為我洩忿乎此八百餘年張某何人敢擅遷我墓必不能相怒也言畢工人起而張明府病矣請醫者為之請病竟不戒拜歸數日而卒

飛僮

潯州將太守在高隸安州過一老翁山時時前勸作搖鈴狀叩其故曰余家住某村居僻數十戶山中出一僮僕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母曰未幾群相戒閉戶僮僕往彼搜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上有法術因糾集金帛往求救濟道士許諾擇日於村中設法壇請眾人曰我法能布大罪地網使不得飛去亦海瀾業持真誠相助无需一膳大人入其穴眾人莫敢對令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僮僕所怕者鐘磬兩到夜間伺其飛出即入穴持兩人鈴搖之手不可若稍飛則入穴兩受傷矣將下法師登壇作法因四壁鈴聲僮僕飛出備力亂搖手如擊不敢小任戶到穴門半停鈴聲聞鈴聲飛遠遂不敢入前而後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符與村人格闘至天明則仆

地而倒架架火焚之今時在穴中未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申更大哇余始出而兩手動搖不止遂至合成疾云

兩僮尸野合

有壯士某嘗於湖廣歸居古寺夕月也甚佳散步門外見樹林中隱隱有賊店中飄然來者疑其為鬼夜至松林最密處入一古墓心知為僮尸索開棺尸夫棺上蓋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於樹林中伺戶出將竊取其蓋二更後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門外其上樓窗中先有紅衣婦人擲下白練一條牽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語不甚了了壯士先回竊其棺蓋藏之仍伏於松深處夜將闌尸匆匆窺見棺失蓋驚其如鬼良久仍從原路跟蹤奔去再尾之至樓下且躍且鳴嗚嗚有聲樓上婦亦相對嗚嗚以手搖指似討其不應再至者難忽鳴倒於路側明早行人盡至各大駭同往樓下訪之乃周姓祠當樓停一板有女僕尸亦卧於棺外眾人知為僮尸野合之怪乃合尸於一處而葬之

鬼葬窟

兗陵王士年四十餘遊湖關中時感落船公知屋盤縣事至幕中是年秋與幕中友暨前送官諸人同至城隍廟看報若無後者王士偶拾一枝遺便送師說言阻之以為神前之物子不語

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毒我為之代辦公事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為駭史餘忽醒曰子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東至還余即同步出門外登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階迎行宿主禮曰先生折我前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尚未審結恭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卷卷至主人退出余閉諸情即皆屬易辦惟有設勾某罪人一書余批云骨肉未寒猶可還陽否則東獄行查獲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出現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託如賜包少府渠渠辦工程木料日內可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牀頭香三炷搗其從者而醒越三日仙游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者醴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為鬼葬窟

雷震蟻

嚴陵宋淡山於乾隆丁亥夏間遊安縣民家嘗覆其屋頭更天寒一無所獲惟室中恒有臭氣自後視親友以檮捕之戲覆於庭天花板內忽有血水下滴破板視之見一死蝦蟇長三尺許頭戴蟻冠脚穿高緞靴身著元紗精粉宛如人形方知雷聲者即此蝦蟇也

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為業城張某為經理其事已二載矣少有著稱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
 只乘一青驢去相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則云未嘗歸也兩
 家致訟控至撫按勒限飭縣捕等延至六月矣公差惶遽無措一夕訪於城角見有老人陪
 一平少相謂曰月邑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內城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於
 此時往倘城門閉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罪至聽所言皆陰謀開瑣事
 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明余心竊計乃西門外賣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
 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修開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
 意其弗敢放云夜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至南城門已閉則二人從門隙入差嗚呼
 可憐做猶入城則兩人尚在前行至小街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啟也復隨翁行二十餘
 家亦未啟扉而入差大驚叩其戶半胸翁出持紙燈披衣極困憊之狀差曰道間與少年涼
 亭看月何遊睡耶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少年少年出亦如
 前狀乃拘入縣署迷夢中語次早道二人至某村跡孫姓所居則有驢窺擊門首也因鎖筆
 判縣一訊而服遂起贖問抵償焉此乙已夏間事曹州守吳忠詰向為終德州救與嚴道甫
 甚苦道甫也

馬變魚園地變鶴

卷十二

雍正初年伍相國為盛京將軍送馬五百匹詣黑龍江將至不數里忽一馬振鬣長嘶聚馬
 隨之至江口盡躍入水化為魚嚴道甫館德州盛氏時盛有威羅姓偶以二百錢買一鶴
 帶至濟南應試到時鶴價甚貴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羅忽動牟利之念憶家有園地十五畝
 右質錢買鶴可獲三倍之利試畢回家信地得債四出買鶴得三百餘錢復驅以往行二日
 至齊河過城外長橋有頭鶴帶鈴者引頸長鳴振翼而飛羅相率以上觀者數十人羣相
 拍手頃刻之間望之如白雲一片隨風而滅羅慙悔交集無可奈何搜索囊中尚餘前次買
 鶴錢數百文作盤費以歸自嘆祖遺園地化鶴而去矣

尊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河中涵一浮屍來村民寇成祥者行善事為殮錢買棺
 殮請市上存葬藍衣人來曰我臨平人張某教館為業不幸失足落水家君殮我無以為報
 我能預知休咎替人禳解倘有靈應願以牲牢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靈醒告之里人果有求
 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求請誠為須向右耳告我於是次日
 人來祈禱者聽靈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呼似有應聲答者村民奉之若狂呼為靈棺林靈

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洵洵煖煖楊怒其惑眾命焚其棺
 鬼遂絕

棺牀

陸秀才避齡赴閩中舉館過路江山縣天大雨趕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
 數間奔往叩門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無餘產居窮陸再
 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草榻也持燭送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
 素胆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木榻即將行李鋪上解主人出而心
 不能無悸取所帶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一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棺中窸窣有聲注
 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擊扣其帳而於帳窺視之翁
 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榻上喫烟陸更驚以為鬼不畏易經又能喫烟
 真惡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論視渾身冷顫懼為之動白鬚翁視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
 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迨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陸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
 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既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並未死也
 家君平日一切違觀以為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為演習故慶七十後即作書棺厚糊其蓋置

礮打蝗蟲

卷十二

被褥為母晚必臥其中當作淋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履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笑
 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劇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綿紗為之故能透氣且甚
 崇正甲申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龍環抱人而食食之頃刻皮肉俱盡
 方知此史載靈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真有其事也開封府城門被蝗塞斷人不能出入祥
 符合不得已發火礮擊之衝開一洞行人得通未飯頃又填塞矣

僵尸手執元寶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縣某村地陷里許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視之一家仇姓者
 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兌銀右手猶執一元寶握把
 甚牢

張飛棺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州舊刺史之廳前有飛龍墓石穴至今未開一朱棺懸堂長
 九尺叩之聲鏗鏗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

俗釋述公文避家兄靈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抑彼此大笑而臨蓋近日公文改引述為飛逃故也

設書其

常川將用卷中與四友同飲於徐兆清家徐精飲銀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命河豚味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有斗然地口吐白沫喉不能聲主人與羣客皆以為中河豚毒矣連請薑酒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寧可服藥於毒未發之前乃各飲薑酒一杯良久張竟蘇醒羣客皆以解救之事張曰小弟向有羊兒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於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薑且嘔且嘔狂笑不止

借屍其嗣

蕭公文登寧陽湖伊隨施媽其夫早卒撫其遺腹子某長大娶妻李氏姑媳甚歡年餘媳忽病亡媽家貧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籲地次日將殮媳忽從炕上躍起呼姑曰我來做汝家媳婦不要再哭媽方慶媳再生喜不自勝其子私語母曰何聲音之不一似吾妻也眼光又直視恐非真李氏再生母野鬼惡之為祟幸隨里皆驚遂環守之三四日中閉目仰臥給湯粥飲啜如常惟姑呼之則應夫與之語則避而不答至七日後方起梳洗畢敘社

台姑曰我海軍州某村方氏女也行二十九年十九歲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夏府適汝家李氏媳始在馬隨有珠鬼無數長鬼一個環跪問君乞訴求汝李氏還陽問君怒叱將眾鬼逐出長鬼責二十板長鬼受責後仍再四哀求云小兒父祖以來皆守本分不敢為惡罪不至於絕嗣幸苦萬狀方得娶一媳婦今又病亡何能有力續娶豈不令一家絕嗣乎乞放媳還陽得生子以延一脉問君怒稍霽命判官檢簿細閱果向長鬼曰爾媳李氏陽壽已絕不能放還姑念爾世無過惡爾妻又能守節孤若令之嗣無以勸善方氏女雖年命該盡生前亦頗好善可令借李屍復活則爾無媳而得媳矣長鬼拜謝問君指長鬼告子曰此爾翁也善他爾爾借屍還魂生子延祀予遂隨翁到此翁指示予曰此爾姑也將我推跌在地開眼不見翁以見婆婆立我身旁我故只認得婆婆一人餘皆不識也我家父母俱存有一個兄弟年十六歲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啼哭姑遣子探訪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與弟同至媽家方氏見即相抱而哭父反環縮不敢向前曰聲音舉止雖與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對父泣曰我假李氏體以生非我本來面目喜得再見生身之父與同胞之弟母親忍心不來看我父與弟又疑而不肯相認生不如死矣悲痛問其母遺囑媽來探問女兒即呼某媽媽汝從何處來我母亦來看我乎父方撫而慰之叩以往事緣毫不欺始真信其再生也

姑遂欺留其父與弟在家至晚令子與媳同室而處媳辭曰我處女也雖冥數已定之候吾母來降且日成夫婦禮不可苟合親臨辱稱善父亦喜甚遣其子歸迎母來始合禮焉三年後舉一子生子百日親朋來賀忽向姑曰已為汝家傳後有人我書算久盡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傳冥官破例辦事猶陽官之因公挪移云

子不語卷十二終

子不語卷十三

隨園戲編

明季關神下此壇某士人終身云官止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為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臨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善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止此公年六十時也

遇太歲神禍福各異

徐壇長侍講未遇時赴都會談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為太歲侍講記某書云觀太歲者脫禍因取大槓與家下次第管擊每擊一處則遍身之眼愈加閃爍是年成進士轉文肅公家中開井得肉一塊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燥蛇蟻而動徐化為水是年文肅公受任香谷宗伯未遇時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兩手持兩刀披髮赤面偏身而過宗伯行未半望見赤面人入喪者之家知是神宗伯後登第蘇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于衣帽中子不語

得白紙帖書一熟字如胡桃大是年其家死者七人

歸安魚怪

俗傳張大師不遇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張林謂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為已夫仍與同卧而時覺其體有腥熱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大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大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夜有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魚精也爾之前夫已于撞門時為所食矣妻大駭即求大師報仇大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大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德特免汝死乃取大甕四箇符封其口埋之入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已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天師自此不復過歸安云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甚麗時與特姓者素交好特設巨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巖等山輒並轡而行憶娘素明慧欲託身于特而特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徽州陳通判者有終身之託陳娶過門將不得再通大志百計離間之誣控以姦拐憶娘不得已度為比鄰矣

貧猶貧于陳將更使人要而絕之憶娘貧窮自縊而亡居無何特早起進粥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特某汝事須六年後始訊何遠至此呼者之面貌乃特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遺以問憶娘者死三年矣特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元妙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為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士曰冤魄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照以明水當有一女子現形召家人視之宛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冤魂非吾所能驅除竟拂衣去特為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遣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口便見纖纖白手按覆之或無故自澀于地特病益增六年而沒特氏從孫漪園猶感憶娘小照戴烏紗髻著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為當時楊子鶴筆也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韓青巖通天聖嘗為予言嘗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胡床背書書復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占驗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東西為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爾時我即應去書復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刀剖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為我替災心為恨然余戲謂韓曰公言占驗之術固巧矣然如我集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見飛星來往甚多倘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為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舉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遷陝西與手縣宿馬荒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瑞翠羽披輝而言曰妾有本地為人所傷幸明府哀而祭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遺唐時改葬後墓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為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為清理累有墓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楊妃墓乃為別買界不取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曹能始記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德慶嶺山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為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即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悲舉某屋中陳設不與其家環壁共來曹視曹亦凄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竹筒數十枚我尚有入稿未終稿者未知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筒筒也曹命開之則塵凝數十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盈頭不可復認矣

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手余按文苑英華白敏中書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為杜明福其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尤矣乃說事取所飲全叙于垣中他宅為家號明福亦與此相類

江南客寓

蘇齊先生為諸生時在字師家研術有店號江南客寓處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佳者絕少先生居之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食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愕視之見一衣人黑面手提其頭血淋漓首立不動呼曰爾何得至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為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許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語先生問何人何竟行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月中月下見靈物一團大如浴盆道奔閣下以脚踏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靴履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刑波記在

本朝修國相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修不以為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殺我思但記刑波記在可耳修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屍為湖卒不解救者為何種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廟公廟上書刑波記在四字修入拜謁大為修甚今煥然猶存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改造書屋掘地得黑漆棺為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馮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勢官極棺事即已之姓名也覺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哭語聲以為病有起色往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夫人曰此人吾鄰也曾作蓮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欲來相約耳可燒紙錢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蹤跡棺識宛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藥師父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藥師父以其曾賦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父司寇聘前一舉夢巨蛇以口吐紅丸逼令嚙之腸痛而醒就聘于徐皆冠卿賦死一業師也徐尤甚冠卿與僕謀置斃于飯食之而卒後冠卿為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詈為人所構就鞠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驚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官俱以司寇

之子稍加憐憫獨慈賴批其額數十下齒左右鑿定以斬決獄上即刑楊為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事同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成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個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為莊秀才死也吾思嫁莊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鬱鬱成病今雖死此意當為致之秀才則目瞑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已絕莊赴秋闈選女子于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炊飯烹茶之事見女子身為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則女子必至莊佈之為置神主祭于家書亡妻某氏見女子來拜辭自此絕矣

鵠鵠幽人

通州李泉司諱玉鉞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宰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為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收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請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意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此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題隨落款不書姓名但書鵠鵠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居多後官泉司神助之法擬郡中以為神李公乞歸神與俱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泉司同年能濟齋太史為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神者即方膺也

僕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雇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眾敬皆為之由來舊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踉蹌捷走漏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為詐酒肉計次夕月明如晝見其人面枯黑如臘目眶深陷兩肩掛銀錠而行窸窣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為僕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棚積塵于許詢諸僧人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厝者也與僧輩語及其中點者曰吾聞鬼長赤且鐵屑及木子備此三物并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統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如其言購置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攜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一塊俗語所謂和頭者已掀在地中空空無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酒之事畢徑歸卧更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命者任問為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營

求以救腹饑為爾所慮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將赤豆鐵屑拂去之任懼不敢答又
呼曰我與爾何仇何苦為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德彼殺我而後入何以禦之終不答雞
初鳴鬼哀懇繼以言罵久之寂然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卧乃告東鳴官以屍還諸棺而
火焚之一方得寧。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生某食餼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為師因屋宇狹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求售者遂買
使居且日家中摒擋未盡學徒會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懼乎王自負胆壯
且新室也何畏之有乃命童構甚具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從倚時已夜矣月
色大明見山下燭火熒熒趨往視之先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燐耶色宜碧而該帶微赤
得無為金銀氣乎憶智囊所載有胡人數輩凶服輿輓而葬墓城外者捕人跡之觀中皆黃
白也此棺毋乃類是幸無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塊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卸其蓋則赫然一
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愕然縮縮每
縮則屍一躍再縮而屍蹶然起王盡力狂奔屍自後追之王入戶登樓閉門下鍵喘息甫定
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窗啟而屍昂首大喜從外躍入連叩門不得入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語
子不語

宋易蒙受惡土地之累

宋易蒙為山東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博為姦于七春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
清朝者也雖為總兵怙惡不悛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為家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
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以汝母悔大富貴至矣現在于
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為路費族子掘地果得
金大喜以怨其故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于于七謀以故易蒙被逮入獄水十日于七
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易蒙亦入獄旋亦昭雪

陸人入

某方伯大人陸氏尚書表文達公之訖女也文達公覺德夫人病夢有大輪在屋瓦上行來
前此青衣者呼曰表大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輪舟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觀兆旁有小

屋甚潔公科頭衣兩袖飽一者侍儿上表索其多謂夫人曰汝病之所由來耶此所
生母也夫人雖不請曰乾瘦有力能為女兒解死否文達公曰此處而兩扇有一婦人現財
床如法扶之能扶心則病可治否則亦不能救也命小童引夫人往兩扇房果有婦人
床施大紅被帳被障甚華中時亦一女屍兩日暇視無一言夫人扶之乃力盡卒不起婦
告文達公曰汝輩難消可還家託張天師打醮以解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疎亦將書某
月日於蘇州橋德德家作書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師在床遂以此言
告之天師檢顧家齊衣箱中果有破字以官所寫也心為驚愕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
名存義廟德德家卒未進上官禮部郎中

牛頭人王

溧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聖
像祀我必有福應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瘦皆曰可信其有糾紛數十起三間草屋聖
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及病當床來子者願效香火大歲如是數年村民周憐子兒出
到廟先具牲牢祀仲再擲卦大吉周喜言成戲為謝未數日兒竟死周怒曰我竈兒子耕田
養我兒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鋤掘地碎其身毀其廟令人驚以為必有奇禍自此
子不語

水定菴牡丹

江寧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總水定菴菴中牡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菴僧
戒勿折花有妖能為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當折而試之以手摘之花左
右旋轉堅如牛角竟不能斷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淋漓下汪漸且怒以袍袖
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捧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斷一枝歸菴瓶中夸于人曰我今日
獲花妖矣將購藥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迹

烏臺

粵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為出入所必經相傳
色包納妖子并俗有包收虛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還虛姓則妖出還馬姓則井溢也然于
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為守者署東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
磚石封固殿則為崇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視者前任安守有管府人某酒醉登
樓顧獨瓦窺之見臺中有三土堆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青葉綠此外一無
他物方燈現間有黑氣衝起府人自樓顧滾跌于地顛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

子二百五十五

越日安公暴染瘋症... 亭出守是耶家信來為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真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偽迹弟何折而焚之

見狼堡

順治乙酉 王師破建昌明益王遠去長史劉某其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某... 吳門赴考歸有志尋親時滿有荒地其可蹤跡乃孺子野張令公祠夢神書石落二字與之醒而傍徨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落在闕廣之交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妣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狼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避難時攜家譜一冊自隱戊子歲其母聞聲聲出自篋中以為鼠也啟視無有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蓋大驚適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漢文集轉尚書為之表墓

鬼糊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於大司寇奏名分所關理宜正法奉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子不... 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為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鬼勢利

張八郎有所懼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疾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運甚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翁以其行三為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鬼色憑妖自稱鄒陽小神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牀無故自離若有結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錄竟無效驗三月後陳氏受胎生子空中羣鬼喧嘩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忿甚將到龍虎山求教于天師忽一日小神踉蹌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幾闖禍昨夜入汝房毛髮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鐵櫃拔劍相逐我懼為所傷不得已急將金盆擲在巷西地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替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嘩將控官捉賊張止之曰我有法替汝取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恩君取索張說作念咒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作謝張笑曰我讀

子二百五十一

書人不受財帛... 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安張乃指壁上所挂鍾馗像曰賜此畫湊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懸空中小神從此水不再來但開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稱鬼相思云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開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令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嗣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為關帝行此世法未幾理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即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為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慕學問博雅誼陳檢討四六得名以平時好古不真... 史責之曰科名進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意因強之誦讀... 唯唯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並不翻開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 才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造程三場畢自言首為願得意唐太史讀之喜曰此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愕然喪氣喟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造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開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為之悻悻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探問之主試某故唐公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兄知否唐問故曰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關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循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唐勘定受參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俸一料

兩汪士錄

順治間徽州汪日衡先生元且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錄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錄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今汪以所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石埭土地神每夜開陰陽離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告第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就汪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

十倍其數浪費而暴發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雷雨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破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廟塑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統之甚嚴七月七日感牛郎織女事望星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恣下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並嗔之不應少頃冉冉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王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隣晨夕見郎出入愛郎安貌故來相就張喜即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慮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遺奴不肯曰每夜聞郎君枕席間妮妮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調護郎君不敢違離張無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無庸將自困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攫去纏縛之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救郎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即赦之如敢漏洩被老主人知者將倍令受苦奴唯唯即時解脫奴已在地矣居年餘張漸羸瘦其父問奴奴稱郎處無他故而意色漸沮父愈疑自至張齋前伺察聞帳中有婦女聲踴直入揭帳無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棧山查花一朵父念北地從無山查花此必妖魅所惑怒將簪張張不得已以實告父為迎名僧法官設壇禁咒女夜間來哭謂張曰天機已洩請從此離張

趙氏再婚成怨偶

亦哀憫臨別問曰尚有相會期乎曰二十年後華州相見從此遂絕張隨娶陳氏登進士第授吳江知縣推陞華州知州而陳氏卒其父在家為續娶王某之女送至華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宛如書齋伴宿之人問其年剛二十歲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託生也語從前事恰不記憶

童其淵

難正間布政司鄭輝寶妻趙氏有容德與鄭恩好甚隆以療疾亡臨訣誓曰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卒之日旗下劉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鄭家妻也劉父母大驚以為怪嗣後遂不復語八歲過親戚家路遇鄭家奴騎馬衝其車怒曰汝鄭四也自幼賣身我家何敢見我不下馬鄭奴愕然因訪至劉家見女父母具道生時之異女歸見鄭四因問汝王安否并詢一切始末上下奴婢田宅事歷歷如繪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歸白之鄭鄭亦至劉家女諦視涕泣絮語良久時郭西林相公以為兩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勸鄭結娶劉女十四歲即行合卺之禮時鄭年六旬白髮飄蕭兼有繼室女嫁年餘對對不樂竟縊死哀子曰情極而緣生緣滿而情又絕異哉

紹興童其淵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吃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有幼書一卷如中書閣諸封雲中金甲人捧頭上而來命我作東便門外花兒關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下同官以為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到戶部童具冠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子辦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辨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嗚聲以為有貴官過就視無有花兒關河神廟中道士葉某夢新河神到任白智微積長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鏡山寺僧

錢塘王孝廉鼎寶余戊午同年少聰穎年十六舉于鄉三試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于邸中偶感微疾即屏去飲食日啜涼水數杯語其戚曰予前世鏡山寺僧某也脩持數十年幾成大道惟平生見少年登科者輒心豔之又華富之慕未能盡絕以此尚須兩世墮落今其一世也不數日當託生華富家即順治門外姚姓是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其定數耶其戚勸慰之王曰去來有定難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違割乃索紙作別父書大略云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為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子有弟某乃予是日生一子家業驟馬行有數萬金

江秀才寄話

婺源江秀才號慎修名永能製奇器取豬尿胞置黃玉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蓋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為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為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為蓋有輪開之開則向前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如面談也過十里則音漸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令而知數之難逃也吾二子外遊于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諸公救我必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問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為余言

子不語卷十四

隨園戲編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蘭蝶蜂。每秋其構盆往封門外搜取。薄夜方歸。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履屨素潔。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離此不遠。蓋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啟。室中置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蝶蜂十數。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相與對啖。隱隱聞病者呻吟。及眾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遞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脚踏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啟戶欲出。則門外局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為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蝶蜂盆為證。曰。豈有行竊而攜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盒俱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已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杜名康。康與丁卯孝廉主帥者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睨。赤身備。僮大驚。喚主人。則已死矣。當胸一開。洞通于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探。方插花反縛。刺衣。像性半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余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補。南故神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子再三辭。余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真所保者。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賜壽。尚木絕。言畢去。夢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備家人。聞之。在疑信之間。踰兩不曉。疑人為製衣也。是夕。余甲神又來。唱曰。命汝製新衣。而緩爾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作閻羅。不必引見。余驚。驚醒。恐家人。集。小警。而。俗。例。有。後。其。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來。臨。過。楊。所。居。基。口。見。高。燈。籠。森。森。有。蟬。他。而。盛。服。者。疑。為。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聞。楊。在。車。中。人。呼。曰。胡。某。母。也。我。陰。間。任。少。一。判。官。將。使。君。助。我。別。驚。懼。有。道。親。老。不。可。即。死。楊。曰。我。已。女。上。帝。事。無。可。向。汝。兒。老。亦。知。之。當。令。我。林。人。張。某。代。女。登。言。畢。不。見。

胡奔至家深悔。臨黃之行。與其母相對。他。有。叩。門。者。持。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林。夫。張。某。也。昨。步。聞。難。王。君。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聞。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述。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藍頂夫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三。官。者。色。技。俱。佳。住。使。居。徐。家。門。外。花園。一。日。隣。人。失。火。及。園。宋。逃。出。基。基。而。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宋。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渡。一。約。表。而。藍。頂。者。來。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強。求。為。婿。宋。雖。心。貪。女。美。而。自。訴。家。貧。無。以。為。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宋。故。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為。婦。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告。姓。春。山。為。婿。宋。買。身。向。瓜。開。門。語。其。父。父。故。本。亦。以。娶。媳。無。力。為。辭。藍。頂。者。助。錢。二。千。為。婿。費。錢。皆。康。康。通。實。宋。歸。穿。三。官。攜。歸。路。過。數。捕。獲。尾。之。曰。此。宋。纏。穿。錢。身。某。御。官。家。應。賞。錢。汝。為。盜。賊。矣。前。偷。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為。怪。且。必。見。藍。頂。者。纏。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為。婚。少。頃。新人。花。輪。至。矣。君。等。向。之。眾。以。為。然。果。道。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拜。花。輪。至。人。聞。而。往。擄。一。音。而。徐。才。者。走。馬。東。大。將。拜。後。亦。奔。散。二。官。得。脫。于。間。急。歸。家。則。藍。頂。者。高。坐。堂。中。罵。曰。吾。成。汝。勿。得。而。汝。竟。告。眾。人。且。聚。而。捕。我。何。味。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為。哀。求。免。成。婚。臣。月。侍。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書。矣。請。即。還。婚。二。官。不。肯。泣。二。女。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擊。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擲。之。冥。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變化大守

無錫曹五辨為雲南家。化太守。其子某。與。于。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國。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鬼。筆。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為。本。邑。埋。葬。死。人。之。費。帶。往。蘇。州。以。書。呈。莊。公。社。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某。曰。爾。只。此。舉。無。奈。何。勉。力。補。俸。數。倍。為。瘞。其。累。骨。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守。喪。不。已。是。際。于。東。嶺。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束。數。神。請。往。大。殿。外。神。迎。于。階。下。曰。公。見。青。衣。是。但。爾。子。近。為。不。肖。之。行。屯。人。之。曹。令。于。百。人。曹。某。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曹。某。啟。視。之。言。畢。命。人。擁。一。囚。至。加。鎖。銀。鑰。即。其。子。也。太守。他。之。兇。驚。醒。急。往。其。子。曹。某。啟。視。高。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曹。畫。匪。僧。之。事。其。子。始。亦。未。知。也。人。守。自。此。哀。子。之。惡。為。之。少。息。

店主遺情

甘泉縣復姓九月夜遇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人鄰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鄰偽吃州取火者就之女勿避鄰喜攜女入屋坐於上密談良久約以次日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外窺探窺窺然覺上反痕有兩人並坐形迹心知鬼迷意忽忽不覺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壽壽某茶館有人飲茶暴卒館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招屍親認認妻聞往視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切娘仇

杭州許某家生女纔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日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為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切娘不好自家會睡將我放在大廳階下全不照管被左隣開喪人家熱神走過觸犯殺死我今要向切娘討命許氏翁聞之悲泣告以切娘乃海盜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處如其言乃注視良久曰勿勞命她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雖然起矣嗣後切娘存亡亦不復往問

雲南人家家畜蠱能黃金銀以獲利

雲南人家家畜蠱能黃金銀以獲利每晚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來唾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蜈蚣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為所食養蠱者別為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斃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費金食女子者費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為予言之

配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募錢立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易婦蜂集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眾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為當必有報須臾無賴仆地呼腹痛盤液不吐遂死七竅血流眾大駭以為聖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暗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於卯鄉試題是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奧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林之置徐山外晚間各房考歸鄉張某語不自披其類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亦然作房考手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為中風急請家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解乃曰試卷之何如大主考為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

士也會副主考德公閱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白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獲方融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賞遂定此科第一榜填後眾問周本房某夢中囈語之說茫然不知周後為福建巡撫總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省甲科司分校事皆少年英俊有張墨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尤迂滯每晚必焚香祝天曰聖年我學荒廢不稱閣文之任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求神明暗中提撕眾房考笑其疑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筆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則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為鬼神果相詔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醒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再如前指示我眾房考愈笑之俟其將畢此卷復挑以筆張不復再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聞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眾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譁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眾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巷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有及姓少年讀書巷中月夜聞啼疑為人也開窗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相惡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有餘與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墻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下葬時其子某聽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空時啟得一棺形製甚偉眾咸友戚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棄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額口稱萬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而以父為尚書耶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為誰曰萬實亮子誰為卿親子科名為前輩豈汝父拋我當汝父安乎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齋醮燒紙錢十萬萬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侍郎公語云傷我母墳不可道也少頃又作族祖稱寶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某時陸有成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旁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為奪鬼在陸口罵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僥倖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那某與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怒自縊三日後見形為祟伺那與妻臥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那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掃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馬鬼竟不至亡何那調知錢塘後任上虞者來開廂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夫人與那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也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問何求曰送我到錢塘那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欄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青勝盛二人者皆已故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那公方在寢室曉曉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那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汝太良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週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那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為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指贊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孤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鶴字驛山辛巳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押李不為動少頃李晚膳果腹中呼曰我附魂於子汝啖加即啖我也我已居汝腹中汝復何逃即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惶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雨百頂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與人酬答其同年將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訪我而必從李君耶李君書二字曰無緣將又問汝絕世佳人何為居腹中污穢之地李手書二字曰下足時江西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為延張大師設壇於滕王閣齋三日誦呪三日其法官懸牌曰三月十五日擊妖臨期觀者如堵大師上坐法官旁坐李跪張其口向法師申兩指入其口撮而擲之一小孤如狗從口中出呼曰我為妙探信不料被檢奸偵毋出腹中應聲曰唯方知腹中尚有一妖天師封符於壇投之大江李微覺神清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曰我與汝有宿世冤因尋汝不著故拉仙姑回來不料反為彼禍使我心轉不安我愈不饒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翰林可教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冤鬼非妖也法錄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卷十四

五

怪詐人父

李玉雙孝廉家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為妾與其妻有成說兵春雲白日見瓦上一男子下擁其背而嘆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貴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處館窮儒雖中舉不

遇一教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讓讓且供我酒饌我便替汝家玉雙開之大怒然亦無如何是夜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人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家一日者商人孫耕文來看屋敲門有蒼鬚老翁衣反鼠袍出巡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責以父在子不得自尊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並無此翁乃知為怪所擲揶揄冒認為父彼此大笑自後人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索身價婢切面剪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為怪所害以繩縛之細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炭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英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下有蓬髮鬚髮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曳之有紅衣女子聞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家人持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偏身入牀下遂不見其子持蓬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林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

卷十四

六

看園守樹矣迨三日皂英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灌醒之問其由來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英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履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為徐中山王故府中有靈安殿供奉中山王像一几一椅一几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帳桌帳俱以黃綾為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即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雖貴亦人臣也惟慢黃色以乎太慢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綠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於是悚然怖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瑞峯愛其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揮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凍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慈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盜被殺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

拘忌

塞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噴嚏以辟散之路運殯柩則急往親友家...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爲中書凡十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

卷十四

如兩出門呼其與夫飛奔而歸與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劫數中人我不敢不...

孤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而書樓三間相傳有狐死鬼人不收居封鎖甚嚴一日有少年書生...

高台雲

四川高台賓先生名辰平未翰林長子天又驗之學嘗就館于岳大將軍家嘗觀星...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公榜觀察其族某素本佛妻有娠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

大飽人

卷十四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蘇縣前見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替者過召而試之替者爲言佳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

大驚曰：既是宿孽，我不能逃，遂逃去。其時拜斗，終于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口。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墮入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治我，我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軟求我，尚可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萬刀刺心，滾地哀號。且曰：汝愛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彭彭甚，榻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醫者，焦不欲，楊求其事，金氏奄奄垂危，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價戶

江寧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犢凡二十八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遺童喂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閉門外有擊撞聲，如是者連夕，初不意即此牛。月餘為祟，更甚，聞吼聲踏踏，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壞，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並剖其腹，以糞穢沃之，嗣後寂然，再啟土視之，牛朽腐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懸其巔，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蜈蚣蛇蠍下焉，人以故不敢狎。乾隆年間有敏姓者來為太守，惡其為妖，召匠數人持刀斧伐樹，傳妻子無不諫者。太守不為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揮匠撤至，今大樹猶存，然終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為人言。

煙人鑽火樹

四川苗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為探香木，故親詣其地，相度度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雷大作，冰雹驟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煙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後，三皇遞興，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煙人皇帝鑽木出火，以作大眾。先從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鑄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煙火氣，故疾病不生，且有長年之壽。自水既濟之後，小則瘡疔，大則瘕癥，皆火氣熏蒸而成。然後神農黃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救，可見煙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消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同生，讓與天地同盡。我有曾孫樹三株，大較十牛，儘可合用消差，但兩株性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性性強。

須我論之，纔肯交代。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錫，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風浪大作，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日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概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呢呢語語，喜氣暖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草者。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蓬牆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無所妨。一見面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寒落之家，鬼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為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散為數段，須團湊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

青絲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志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糧船而起，旗丁數百，以箠刺之，為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日有青絲

借棺為車

紹興張元公，在閩門開布行，聘夥計孫某者，陝人也，性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年中，為張致家資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歸。張笑曰：果死必親送君歸。三四十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即氣絕。張大哭，深悔從前苦留之虛。又自念十萬家資，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遂？乃具購儀于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為之泣下。而其子表然，但喚家人云：命既歸，可安置靈柩，既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

謝數語亦揚揚如平常。張以為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無餓乎。我酒饌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罵曰。業已到家。何必裝痴作態。死者大矣。斂棺而起。向張拜謝曰。君真古人也。送我歸。死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獪。曰。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卧棺中之安逸耳。張曰。君病既愈。盍再同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萬。我雖再來。不能有所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別。終不知孫為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應試舟泊于野。天將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叱曰。功名富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絕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為。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應試甚劇。暮時見古衣冠者。又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即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人為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為沈氏所佔。乃為助錢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卷十四

十一

子不始卷十四終

子不語卷十五

隨園載編

沈端恪公遺劍仙

國初城沈端恪公為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來寬
文燕允之而憐公方正不敢向公弟借得將私收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
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為曰為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則國法大
廢我無顏立於朝矣不知死指其顛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為公弟文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
公之不知也勝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則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
之到德州已喪首於市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
急返縮衣往視而不見但血淋漓而也臨恪順刑部白書亭云嘗覺胸中生惡須知世上
苦人多。

吳昇

揚州吳昇自號靈寶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營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
與公來月中云昇君三世今日得見而矣昇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為鬼船日以晝帶
子不語

卷十五

一

打其鬼無益也從此吳昇言語與平時迥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替之凡女
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吳昇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婦與吳昇狎
遂訂婚姻以所蓄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娶不意吳昇挾金去
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經死到黃泉哭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
尋至湖南新城隍又查明已生揚州而吳又來廣東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
姻之事我不能阻但願同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潘臺不得已竟虛其位待之始得安
然鬼若口素杯者求命乃另設席相待閱一月吳昇告歸舟向揚州亦索與甚欲隨其
與以於舟揚州士人皆知此事而不信于吳昇抵揚之日填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與入
城前果一空輿肩輿者亦若其人若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每閱半月吳昇妻與女
鬼約俗道場日焚香城隍于壇花觀中助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
魂牌于殿之西側每日焚香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雨滂沱家人往供家人夫足跌于路即
供以泥水之瀝鬼大呼不此吳昇妻其家而吳昇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滿之晚女鬼向吳
妻稱謝吳昇以後十來冉索汝命我且暫去歸懼捨身為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
今揚之人皆知吳九始了為活勾差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夢李登其林書之曰我與汝平日兩
弟也頗其逆今我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魂何忍心也林唯唯許諾李起身出戶
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猪壓被上尿失淋漓方知李
魂附猪而來也心大者則雖小豬費之得二十文為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鶴翁先生

厲與附木第時與同門諸人好請此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翁先生也平生好吟
故來結吟社之機請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
祈晴禱雨止疾斷雨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卧不動每日祈請但
書鶴翁先生四字而必焚之仙輒下階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換
掛符門請與相地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致
身向之生日及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身長數
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此盤再請
亦不至為惜未問其姓名

卷十五

二

門戶無故自開

孫川飛先生嘗寓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推扉視以為大奇次日城
中鼎沸家家門戶昨晚皆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何之月餘大小平安了無他故

黃陵元鶴

陝而黃帝陵向有兩元鶴相傳為上古之仙則望飛鳴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
小鶴同飛羽色亦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鶴以翅撲小鶴斃為所傷老鶴知之雙來啄腐格
鬪良久雲雷交響死雀石上其大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生靈降此數百家

土地地來人

休甯吳衝所江高橋生員乾隆己酉鄉試榜發前一日其家七僕夜所忽醒見相公中矣
問何以知之曰老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駕車將出自鎮其門索我曰向例有中有
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此差故將做法主人即我所也吳聞之心雖終不信已
而榜後果中第十六名

李烈婦

欽將配村張氏女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家嘗娶婦歸其

宋士

蘇州宋觀察元之族弟幼孤依叔叔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佳戲場看戲
人告其叔懼不敢前進于未濟鄉作之有李姓者情而收留之俾在錢舖舖工勤助情
遂以婢郭氏配之如是九年宋生頗備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於途勢不能購遂以實
告叔如其言勸令還家別為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叔云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人族
豈可以婢為妻適令離家情願認婢為女另備妝奩陪嫁叔不許命為離賣奔艱
而別為娶于金氏郭氏聞書大哭抱其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輪過王府
某忽風搖扉而起家人視之灰湯氣絕頭有爪痕是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悲訴曰我
郭氏婢也汝夫不仁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夫不再嫁投河死令我先報其仇當即來
報汝夫與汝而十汝男也但心所生之女我不能仇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汝妻醒告宋
生夫大驚謀之友曰元少觀有施道士能作符驅鬼俾其作法牒之郭都司也乃以重幣
略施施以女之生年月日寫黃紙上加天師符押解郭都司其家果平靜三年後生方坐書齋
白日見此婢半馬以氏先等汝叔過等汝者為惡惡非從汝起且猶怨從前大妻之情故也

七十九

五

今汝反先下手牌我郭都司何不良至此今我牌眼已滿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嘉我自誤許我
報仇汝復何起宋生從此病遂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檣棍棒空中亂飛舉家大
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二則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為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遠出家一姑年走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
色借乞火為名將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製某作餌擲弄姿為戲感誘秀姑告其姑姑
罵斥之嚴虎大怒誓曰女奴不承擲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投門李家素貧板壁單窗
絕少親友嚴又無賴隣人無敢櫻其鋒于是婆媳相持而哭一日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
髮盤屋上各解褲提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內外衣重穿牢固而私服鹽滷死其
姑哀號欲告官無為具呈者忽有異香從秀姑所卧處起直達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視嚴
虎知之取死貓死狗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嚴某路過聞其
香怪之查問街隣得其寃乃告知府縣置嚴虎于法而秀姑于朝至今西湖上牌坊猶存
荆州府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母以居母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
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屢來借貸初應之繼為無厭之求弟不能應范同大怒與其黨謀

去其姊為吞噬乃俟城隍賽會時沉其姊於河又縛沉一錢店少年以兩帶來其屍報官
相驗云手素有紋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棺殮掩埋而范氏家產盡為族匪
所占逾年荆州太守周鍾宣到任遇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書役中有知其寃者為白
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手足頸項皆有相縛傷痕于是拘范同則數日前已
為厲鬼果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表一碣曰貞女范氏之墓寃白後兩屍俱腐化

儲梅夫府丞是雲庵使者

儲梅夫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樓郵亭是夕
旅店燈花散彩倏忽變現如蓮花如如意如芝蘭噴烟高三三尺有風霧回旋忽呼家童觀
之共為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亦雲閣三字呼儲為雲庵使
去諸仙列坐松陰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光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
仙佳會觀吟豔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棧旁一女仙笑曰此雲庵使者過渡河
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爆竹聲驚醒

唐配

武昌司馬唐配為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後五年其長子在寧遠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
子不

七十九

六

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勅為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所作人家我既無遺
物與汝輩新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託他禳解伊次子字開武者
往覓得送至家中即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句捉何敢私縱
今爾家太翁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翁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寬
神說話少頃曰太翁出門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靜卧不言逾時曰太翁來病者即大聲曰汝
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款洽宛如生前其子因跪
請云父既為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
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為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
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尚存

裴文達公為水神

裴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
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為水神否則或有雜語不能復位矣言終卒
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若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木籍江甯渡江時曾
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炮笏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東逾年生公妻熊夫人

翠柵歸。至燕于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被江立木主于廟。旁有尹文端公詩。嗣子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連江黃公墟。下過。摩挲舊碑。獨憫此山阿。短髮鬚。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莊生

葉祥桐孝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請生課。陳姓弟。非于書齋。莊生。觀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跌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弟非局未終。乃開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圓亭。巨蕉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室。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色頗美。心覺動。既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非禮也。趨出。仍至齋中。小坐。見主人棋。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代為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莊復大聲呼曰。不。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避。內。燈為之。燈。莊不得已。仍回家。至橋。復又一跌。起。赴家叩門。闔者納。莊以前次叩門不應之。罪。其家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蓋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微覺聲大作。甚至滅火。真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非。子。不。 卷十五

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證。我到尊府花園。見有臨屏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莊即拉陳同至軒後。有小土門內。僅菜園半畝。西角有一。積。育小。積六口。立生一。莊悚然大悟。蓋過橋一跌。其魂已出。復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遂則墮。生道矣。

禍道人

國初。德侍郎某與禍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陞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擊。德公疑信參半。後陞官。如其言。乃大懼。德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炕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清明。將午。起黑雲。風雨畢至。雷聲轟轟。欲下。忽家人飛報。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公大驚。與各官急趨往扶。則霹靂一聲。將炕擊碎。視其中有一大。長二尺許。太夫人故無恙也。尋禍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即。精也。以術。人。實以自衛。智亦巧矣。非當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為其所用也。

修禱角

京師傳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接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傳不及。

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為一。頓覺身如水淋。寒。不止。急投一。級。店。坐。定。忽。大。言。曰。你。糊。我。去。路。可。惡。已。極。子。是。自。其。其。願。自。將。其。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修。禱。角。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傳。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角。鐵。角。也。未。幾。修。禱。自。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又。汝。下。油。鍋。傳。燈。日。不。言。但。切。齒。咋。舌。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修。禱。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傳。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傳。果。戰。戰。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偷。人。境。被。人。捉。著。一。時。倉。猝。用。鐵。鉗。拒。捕。連。傷。兩。人。坐。法。當。斬。今。日。擲。赴。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為。此。人。欄。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傳。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脚。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雙。且。求。祕。法。不。教。官。府。知。道。再。來。捉。拿。傳。家。人。即。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傳。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修。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為。差。役。所。拿。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傳。叩。頭。情。願。修。出。費。中。黃。紙。小。符。焚。之。傳。什。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云。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修。年。五。十。餘。算。言。寤。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手。日。所。服。復。意。皆。鬼。也。

淘氣

水州守忠公之叔。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檯前流螢一點。光如羅心。心異之。時天黑。赤牀上。覺除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即螢火也。笑曰。公。小。蟲。亦。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刺。其。陰。止。將。其。被。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能。動。似。有。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道。矣。次日。身。頗。倦。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先。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再。再。而。至。奴。火。喜。抱。持。之。遂。與。媾。媾。叩。其。姓。氏。曰。安。姓。姓。父。某。為。明。季。知。府。曾。居。此。街。安。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時。啜。啜。其。斷。氣。時。屬。老。母。即。妻。此。同。製。樹。下。安。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其。為。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為。火。起。爭。起。開。門。見。其。亦。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殮。砂。且。為。善。備。次日。掘。墓。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葬。之。奴。自。此。拘。拘。不。復。狡。黠。修。禱。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遇。鬼。不。復。淘。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某。居余湖。時。娶新婦。某。妝。奩。頗。厚。有。偷。兒。楊。三。者。走。之。年。餘。聞。許。某。子。入。京。新。婦。有。恨。相。推。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一。心。深。口。咒。說。百。黃。帝。咒。符。而。入。楊。念。道。中。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燒。之。于。榻。置。三。神。所。

子不語卷十六

隨園戲編

杭大宗為寄靈童子

萬近蓬奉斗其嚴每秋七月為孟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為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妻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賞同代具又貪財為觀音所譏不許即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事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懺速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座大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九凡大有喫處田九凡者俗子不語

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漢甫在江西見有呪取魚鼈者日至水濱高步持呪波即騰沸魚鼈隨至任擇取以歸其法不得多取約日需若干僅給其值而已一日偶至大澤方作法忽水面湧一物大如獼猴余眼玉爪露牙口外勢欲相攫其人急以棍擊首先物奔來躍上舟其爪即仆地流血累絕眾咸奔視物見眾至作聲如鴉鳴躍高丈許遁去人不敢捕傷者亦楚其人云此水怪也以魚鼈為子孫其食其子孫此來復仇耳其爪銜利過物破腦非空首而得眾力則斃其爪下矣

仲能

唐再通先小觀蔡川西時有大人陳某流憐憐飲一夕方醉時竟有物據其腹視之乃一老翁鬚髮皆白貌亦奇古腰龐闊不甚了了陳以同伴戲之不甚驚怖時初秋適獲軍念因擊以囊之直快以時晚更念內有白鼠長二尺餘已斃矣始悟據腹老人即此怪按此即玉策記所云仲能善相卜者能卜得之可以預知休咎

崔相恩

周之序好故生允愛在居恒置木榼于屋下餉之中年喪明側者如地忽病氣絕惟心頭溫家人守之四晝夜越云初出門行曠野日色昏時寂不逢人心憤於地數十里見城外家家無州大俄有老人杖策來視之乃亡父也跪而泣泣父曰孰喚汝來答曰迷路至此父曰無傷得之入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輪巾道服自內出乃亡祖也相見大驚其父曰爾亦糊塗何得見至此父退手掩之序行有二隸卒貌醜惡大呼曰既來此安得便去其祖相爭奮忽在德萬自西來吸一隸隸駭死祖父翼之出聲在隨之爭以超履之序約行數十里祖以杖擊其背曰到家矣遂如夢覺覺日復明至今無恙

全姑

蕩山茶肆全姑生而潔白婀娜年十九其鄰陳生美少年私與通為匪人所捉陳故富家以百金贖匪縣役知之思分其贖與率往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杖四十女哀號涕泣伏陳生臂上願代今以為無恥愈怒將女亦杖四十兩隸拉女下私相憐以為此女通體嬌柔始無肯者又愛陳生金故杖輕摸地而已令怒未息前其親視其子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為合邑代且壯庫馬將女發官書案結矣陳思女不巳明他人買之而已仍壓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嘩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財贖單紙置褲中搜其囊令望見白是下身囊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褲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禦聲嘶數百後乃再決滿杖歸家月餘女書為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曰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為治強盜積賊故至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刺紫綾褲受杖兩解隆隆如一團白雪日笑之猶慮其清而君以滿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此今日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好色劉曰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常有報矣奮衣出與令絕交未十年令還守松江坐公館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竹筒不食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漢如兩解然不醫視之醫曰不救而成爛桃子色矣令聞心惡之未十日卒

子不語

奇勇

國初有二巴圖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旋起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劫營黑暗中已為敵斷其首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獨殺數十人而後死

紅毛國人吐蛇

紅毛國多蛇窠置酒召妓刺其下位環聚而吐日沫于其陰不與交媾也吐果故窠就來

兜鏡。

西曹認父

錢塘錢部主事吳名。顯者初舉孝廉入部會試。偶居於次。有西曹王某來。其父也。終。住生浙地。曾處為吳氏子。其終年即錢部生年也。又云昨晚。其母又復示夢云。汝父已至。相中現寓某處。汝何不以及。到訪問。一觀顏色。餘部因事。屬怪。不肯出見。王嘗痛入。道拜而去。王嘗其富。並無所希。真而火。以故人笑。吳公之。吳作父部主事。數年。死。二十八。

徐步蟾宮

揚州吳竹川泉使丁卯秋。開在金陵。扶杖。問中。此批徐步蟾宮。四。大喜。以為館選之。微及於終。不中。是年。附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木。以瘵疾亡。臨終。請弟李。其未嫁之女。子。心。許之。潘。後。翁忘前言。女。改。適。將。婚。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執。請。報。先生。意。間。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樓。引。古。禮。折。之。以。為。女。雖。已。嫁。而。未。廟。見。尚。歸。于。女。氏。之。黨。况。小。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說。鬼。不。子。不。語。卷十六。四。

鬼夜有補掛痕

常州蔣某。在甘肅。作。縣。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肅。回。作。亂。蔣。為。所。害。三。年。音。耗。斷。矣。其。姪。某。開。參。店。于。東。城。忽。一。日。午。後。蔣。竟。直。入。布。裏。其。頭。所。穿。衣。有。釘。補。掛。舊。痕。告。其。姪。曰。我。于。某。月。日。為。亂。兵。所。害。屍。在。居。延。城。下。汝。可。遣。人。至。其。處。棺。殮。載。歸。指。其。僕。曰。此。小。兒。亦。是。劫。數。中。人。我。現。在。陰。間。僱。用。之。每。年。給。工。食。銀。三。兩。其。姪。大。驚。唯。唯。聽。命。鬼。命。小。僅。取。火。喫。烟。旋。即。不。見。姪。即。遣。人。載。其。棺。歸。破。視。之。頭。骨。所。作。數。塊。身。若。紅。青。殺。痕。隱。隱。有。補。掛。一。方。痕。迹。

孫方伯

孫。方。伯。為。都。郵。時。居。京。師。之。櫻。桃。斜。街。房。宇。甚。潔。忽。有。異。氣。一。道。從。窗。外。透。于。中。庭。嗅。而。逆。之。乃。從。後。苑。井。中。出。夜。三。鼓。眾。人。睡。盡。有。連。呼。其。老。僕。姓。名。春。聽。之。隱。隱。然。亦。出。自。井。中。孫。公。怒。而。填。之。怪。亦。竟。絕。

賣冬瓜人

杭州華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牀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

出神買賣數片。託鄰人帶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獪耶。將春。其頭。少。賣。瓜。者。神。歸。以。頂。為。春。所。污。榜。復。林。例。神。不。能。入。大。哭。去。尸。亦。漸。僵。

柳如是為厲

蘇州昭文縣署。為前明錢尚書故宅。東廂三間。因柳如是。淫死。此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直。隸。王。公。某。蒞。任。家。口。多。內。屋。少。開。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廂。老。嫗。作。伴。未。三。鼓。聞。西。廂。老。嫗。喚。教。命。聲。王。公。奔。往。妾。已。不。在。牀。上。尋。至。林。後。其。人。眼。傷。額。碎。赤。身。流血。觀。驗。而。立。云。我。卧。不。吹。燈。方。就。枕。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體。作。嘔。有。梳。高。髻。披。大。紅。襖。森。揭。帳。招。我。隨。挽。我。髮。強。我。起。我。大。懼。急。逃。至。帳。後。眼。目。為。衣。架。觸。傷。老。嫗。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鬼。繩。放。我。走。窗。外。去。合。署。大。駭。慮。東。廂。之。妾。新。娶。膽。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啟。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鎖。此。房。後。無。他。異。或。謂。柳。氏。為。尚。書。殉。節。死。于。正。命。不。應。為。厲。按。金。史。潘。察。琦。傳。琦。為。御史。將。死。僅。立。之。難。到。家。別。母。母。方。書。寫。驚。而。醒。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醒。琦。曰。梁。上。人。乃。鬼。也。兒。欲。殉。節。意。在。懸。梁。汝。被。鬼。在。上。相。候。母。所。見。者。即。是。也。旋。即。縊。死。可。見。忠。義。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掉頭司馬

如皋高公。為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薄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局。偏屋二楹。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局。某以屋高。整潔。遂借宿焉。法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之耳房。時常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門聲索索。門者然頓開。見有補掛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覺。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於某者。旋即走還正室中。某急起。開門。過而門外。猶已為其僕倒。去某大。嘆。所。不。能。聲。其。僕。亦。無。言。無。措。遂。奔。出。窗。外。有。楊。柳。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緣。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掉。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而。指。拭。其。眉。目。遺。以。手。捧。之。安。置。頂。上。雙。眸。炯。炯。寒。光。射。人。見。時。某。已。魂。飛。不。復。有。人。事。矣。次。晨。僕。入。不。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撤。其。屍。交。抱。樹。柯。時。不可解。久之始。始。獨。謂。鬼。之。來。攫。已。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盛。夏。用。兵。有。楚。人。為。同。知。者。解。縲。誤。期。為。大。帥。所。執。械。行。至。此。奇。谷。告。絕。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於。客。乎。某。自。高。尚。持。俸。為。春。報。資。並。寫。書。於。是。今。其。子。獨。歸。

蝦蟇

吳興山下。有白蠟洞。每春秋間。即見狀如。此。蛛。起。空中。游。涼。無。定。所。過。之。下。蠟。滿。空。鼓。養。

其時九思之性獨畏鐵鼓解明太常卿韓維命有司候毒矢逐之有驅蠻或載那志近年
來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者其性於城隍是夜夢有老人來自汝所控已推禁夜
常命九衣真人冠帶但從後引露有功故考亦有數彼以合故當示之罰爾等備確烟
草在案山則口相候可也范定期集數十人往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風作見前山有大蛇
蟠丈許飛空向前瞬息路小如蟻集者不下數十每編蟠必有一點如引導狀飛出
口是得非所謂元衣真人乎即引大蛇燒烟草俄而河中聲起如湖湧風發有匹練飛出蟠
蛇圍環若布陣然彼此搏擊良久鄉民亦擊打錘鼓放爆竹助之約一時許匹練飄散如絮
有奇氣一道向東北而去編蟠亦散次早往視林林間蟠絮十餘片或青或白觸手腥穢不
可近自是感惡竟息

海中七人張口生風

難至間有海船至粵灣彰化界船止二十餘人皆貨船多因家馬踰年有同夥之才廣東
人投刺於官據云某等泛海開船後遇颶風迷失海邊順流而東行數晝夜舟得泊岸回視
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逐登岸地上破船壞板白骨不可勝數自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
漸次而死者亦極備餘計既料植之竟得生也賴以充服一日有七人長數丈自東方
子

卷十六

五

徐步來指海水而笑某等向彼號呼叩首長人以手指海若潭之遠去者某等始不疑既而
有怪急駕風試之長人張口吹氣遂蓬然東風大作晝夜不息因望見鹿仔港口遂收泊焉
彰化縣官索驗得實移咨廣省以所有貨物按二百餘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後有五人云此
名編關乃東海之極下處船無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東風屆曲可上此二十餘人恰好
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長者又為何神也

山下地陷

乾隆己巳湖州大旱西門外下塘地陷數丈民居屋脊與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
無損壞河中忽起土塊井出白光一進望龍溪而去怪風隨之溪中漁舟數十俱為白光
所迷俄頃風定舟俱聚一處而白光亦不見矣時有方老人者年九十餘自云少年時見漁
舟捕得白鱈一條重五六斤不敢匿獻之烏程令某通令前一夕夢見一白衣女子來告云
某君上水神也為陳皇后守宮門明日有厄來救次日見鱈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土中白
光得毋即此物歟考西門外與迎禧門相連南朝陳武帝之後為其父母營墓於下山起民
夫開地道而出墓後仍行封閉然則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迷鬼

桐城左秀才某與其妻張氏伉儷甚篤張病卒左不忍相離終日伴棺而寢七月十五日其
家作孟蘭之會家人俱在外禮佛設醮秀才獨伴妻棺看盡惡陰風一隨有鬼披髮流
血拖繩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惶急相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罵曰惡鬼
無禮犯我耶耶揮臂打鬼鬼踉蹌逃去妻謂秀才汝廢矣夫婦鍾情一至于此耶緣汝福
薄故惡鬼敢于相犯蓋同我歸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計耶秀才唯唯妻仍入棺卧矣秀才呼
家人視之棺釘數重皆斷妻之裙襖失半幅于棺縫中也不踰年秀才亦卒

柳樹精

杭州周起昆作龍泉縣學教諭每夜明倫堂上鼓無故自鳴遣人伺之見一人長丈餘以手
擊鼓門斗俞龍素有胆暗張弓射之長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後兩月學門外起大風拔巨
柳一株周命鋸之為薪中有箭鏃貫樹腹方知擊鼓者此怪也龍泉素無科且是年中一陳
以卷

搭臺仙

許市關有陳一元者書家學造精一精舍獨坐其間內加鎖鑰切碎紙屑果誠但飲石
湖之水命其子每月餉水一壺次日往視則壺仍置門外而水已乾乃再實其壺以進馬孫
子

卷十六

六

收膏秀才聞而羨之書一紙條粘在蓋上問可見否并請許見日期心揣揣恐不許也次月
往探查上紙紙尾云二月初七日可來相見孫大喜臨期與其子偕往見一元手僅四十許
而其子則已老矣孫問修造從何下手曰汝且靜坐片時自數其心所思慮孫坐良久一
元問汝可起幾許念頭曰起過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無所寄求靜及動理之常也汝一個
時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謂多根氣可以學造造教以飲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虛空而乘因食
物過多致身體堅緊腹中積毒最易生痰導道者先清其口再清其腸既死諸毒以湯
滌之水為先天第一真氣天地開闢時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飲水為情仙要訣但城市水濁
有累靈府必取山中至清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啞啞有響然後後甘味繞出一勺水可度一
晝夜如是一百二十年身漸輕清并水可辟使服氣御風而行矣孫問一元何能日余三十
年前往太山燒香遇一少年貌甚靈俊能預知陰晴因與一路偕行少年背負一錦匣每至
下店必向匣絮語片時然後安眠心大驚疑疑醒視之見少年致匣凡如怪冠再拜一老人
從匣中笑坐而起雙眸炯炯自矜飄然兩人相與語語聽不可解但聞有仙道者有仙術者
八字而四夜三更少年語曰先生可安寢小主人領之遂將老人指帶如紙糊人一般裝入
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說此故宮我來原許我為弟子而傳以道也孫抱一元試之連所坐

梅僅三十餘歲以兩女木嫁故已而歸似滿再任全見之于盧澤張明府署中其道如此
時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向門風覽

蔡已依張明府在毗陵遇楊道人素童顏貌魁惟頂門方寸一毛不生怪而問之笑曰汝不見行道上兩邊生草而當中所踐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所謂此而思之知解門地方故是元神出入處故不生髮也道人夜坐僧寺門外僧招之內宿決意不可次早視之見太陽東升道人坐牆上吸日光其頂門上有一小兒圓滿清光亦向日光舞而吞之

香虹

吳江姜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婦劉氏劉性柔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素說謊因與其女日夜謀其短則恨不能伸米時皆歸劉其姑適索且盡水明年亦歸其姑謂其婿也不許其子與見劉抑鬱死一日其女登榜自札其短歷數其生平之惡其云姑使我不與即見亦兒姻緣數盡爾非用心何太酷耶如是數日為設醮亦不應與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情此時香虹之過我不饒他香虹在側怒目大呼兩手架空而行若有人視之香虹下則已斃矣其女依然無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閻王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署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三更時有僕從轎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蓋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彈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狀存入腹中然店理事曰此上帝所鑄慮閻王陽官署事有所瞻狗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之吞畢果便吐出三條三稅交與判官收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即記得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為也昨晚吾妻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逆諸事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求赦余心惻然將欲牌安赦兒上再三月李自誦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時私宰牛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收此之謂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乎云某兼木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即人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內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誦大悲咒為除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為八捕戲滿堂判官背復一齊跪聽而李亦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衣然而鐵丸已功起于胸中左衝右撞腸腑破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牌加味故李獄中腸肉

鐵丸始地方印別業而師諸親友因問利成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間也問故曰此事與假借字氣相同聖所戒外不過推重農事文之心充類至我之輩故禁食之者慈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語久被老子說破試想存貨作條衣破天子以至戶庶人其功比牛更夫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脂腸而食之竟無一人之鳴冤立禁者何耶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既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違也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嶺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遇開之戲應聲曰開開則若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皆眉宛然至今人呼為萬佛崖幸崖樹觀茶遇其地視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日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則沙城如風聲怒號孫立不亦撲地亂滾似有人捉其髮而顛拂之者腹股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忽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地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老于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昧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天光如帶紫綠二色者有噴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眇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水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墓全家掘出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經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

子不語卷十六終

子不語卷十六終

子不語卷十七

隨園戲編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麓水陸在仙都峯之高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伏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州橋獨住莊房土人恐其胆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主人閑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踽踽而來較嶺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蹤而至幸莊房門有半截柵欄可推而逃怪不能越主人進柵壯月色甚明從柵縫中細看乃是一鬍體咬攪山門雖真不可當少頃雜鳴見其物倒地祇白骨一堆天明亦不復見問之土人曰幸是下遇白骨精故得無恙若遇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電殺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老挂帆回任龍巖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委推窗取水為巨龜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龜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龜者賞百

卷十七

金船之爭以猪肚羊肝金五兩約為餌上繫空酒罈浮于水面晝夜不寐兩日後果釣得大龜數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繫繫巨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厚以利斧斫之液成肺噓噓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委腕間金獨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與聞數里一觀人數或坐于鐵若無所用乃構一亭以電殺作頂亮如明珠富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怪怕講理

蘇州富翁黃老人在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樓疑是女魂置之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梁間兩目下注老人以作不飽俯首看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甚我年已八十餘死乃且夕事不久與君為同類何必先蒙過話若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喃喃而樓窗窗開陰風襲人老人喚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媳一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為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華公署中此事華君從明有為余言

史真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中辰進士書房臥炕中每夜鼠鬪作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運之不去打以火槍亦若不知張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為使女卧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借女不允旋即自速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利女下衣污穢其後張公怒延真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擒一物如狸封入囊中合家皆以為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道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諒不敢來擊我滿腹愈甚主人再謀之妻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無奈何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弄棋天寒偶推窗視口見窗外一物大如驢臉黑眼黃蹲伏階下張吐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忽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絕

陳姓婦吹石子

天台縣西鄉會神神袍做戲有婦人陳姓者為扶筴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眾至儀衛甚威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為妻帶點心與喫皆河子石也婦人啖時甚覺美小者似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父兄俟其來時便有

卷十七

天台縣紅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室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紅居之相傳為前朝故物紅有神靈能知人禍福肥縣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理還則紅先懸空而起若有祭之者當降筆則紅先下階漸入土中平時紅離地寸許從不著土余心疑焉至寅春遊天台山地主鍾公醮泉進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蓋往一觀書室而有老桂參天旁懸一扁乃明天啟四年邑宰陳命眾題詞轉過三堂則紅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黃沙粗紅珉中有小穴史云此神口也吐血淋漓皆歷年來所寫雜家余以扇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入並非離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試之紅當滿院不獨君也己而寂然此紅哉天台縣志中

木姑做婿

京師寶和坊油刷其有各一日暮有人騎馬來相引云海門外木府安明啟時而去其日班中無事遂隨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觀里荒野之處果見前而大房屋者客其外火

焚焚然微帶綠也內有婢傳呼云姑娘吟吟只要唱生且戲不許大花面上堂用人羅人鼓
擾亂取戲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盡不許休息之無而飯粥茶康內婦女堂上者
容必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驚疑人花而顧姓者不耐始竟自食粉粉關公借荆州一
齣單刀直上陣故大作頃刻堂上燈燭盡盡容全無以火照之是一片燈乃急接箱而歸
明早詢土人口某村木姑娘墳也

雷球王三

常州王三精悲悲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訪王三擊過其弟名行春武進士員止在
聖觀新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任管押班及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仍鬆
乃夜入弟室竟死新弟與弟婦成此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其弟書生恩其無辜
且知其正值新弟作進道還寬限一月助擊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方知此是新弟昨
所共寢者非也差怒極死其岳家要來少剛而報于林揚且明知非新弟之罪乃以我家所
贈贈衣飾須盡入棺中我纔罷休新弟舅姑莫痛不心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念念向其
揭棺之所往彼州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到其下衣又無淫汚果取其珠翠首飾盡數以懷
將奔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泣矣次早管壇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裝太
子不

卷十七

守關之命斬王三骨而揚其灰

鐵匠壁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匠匣上符篆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真人封農民
不知何物推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
長舖中懸生騰空而去暴風烈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關冰雹齊下所
掘田小屋屋無算

圖公為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
人以為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殞前三日過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
我辦掃墓務以便交代後人眾咸疑之以為謔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畢
沐浴冠帶跣足而逝三七之期羣商往哭其妻某夫人道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
思川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託夢云我將往思州
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眾商準然知圖公果為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陰國瑣記

余曠田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臥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甥將補廩故嘉
時余猶附生也曠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三補廩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
去太命在屋瓦上喚我時先君棄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而亦死方信
古人尸復魂之說非無因也聞人未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為
燒之始瞑甲戌秋余病危見白面小僧戴纓帽跪牀下持一單幅上書家政條條人口寡
寡八家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是午飲胡椒湯胸次稍寬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
胡椒便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牀中有六七人縱橫雜臥或我不欲呻吟而彼救之或我欲
靜臥而彼搖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說亦屬有之至于
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登公好道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猶余祖
至摩仙不起余祖戲曰八個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慈持杖將擊摩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
跪謝而杖已至腰曰與汝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眼摩仙謂欲消裂三年竟卒余戲謂
跛叔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跛像必痛誓之亦復不能作樂妙夫王貢南初夢于少保墳夢
一僧狀貌惡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僧數十圍坐草上貢南求救眾僧拉貢南入草
中而四圍擊手向外逸僧至貢南不傳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東開關領吾一概貢
子不

卷十七

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來數百萬軍為大槓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
夢關帝綬袍長鬚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胸擊入如烈火灼灼痛醒腹猶熱也或
以為關帝戊午生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強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夢過門斗
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
惡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一如其言因念補廩錄科事甚小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
縣令查無預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覆以紙倒懸病者林
上翌日來視其水過時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刀七八寸入喉提向病人身
運氣誦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刀擲地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及雞血者辭去
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掛神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妝步置持咒鑼鼓齊作至夜染油紙
作燈至野外呼魂此界幽渺降人有執幽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遞火與之接去後鬼師向病
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來接人之死矣解之之行但夜開鑼鼓以兩脚踏土上便無所妨
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空宇層層陰影供鬼神像甚多余婦母患癩疔賴鬼師視之賴持劍

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牀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出燒賴賴大驚今煎一鍋桐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開牀下鬼吸吸求鏡久之而絕賴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為某家呼魂見藍衣女再來逼視之即其所生女來接火陳大驚擲火于地以掌擊其背歸視女女方睡驚覺云夢中聞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女病危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為謝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母後悔方杖鬼師女忽于牀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我入獄夫人大怒力勸救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為鬼所驚吾力不能女竟死

馬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蘆溝橋之西見羣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獲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詭視之自手至尾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槍枯骨人不動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廡以為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鞋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手余為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入第堂宇深窅老婦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出見曰汝妹四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為之動老婦曰郎君遠獵得毋湯子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許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其後忽有何人放火槍幾為所中鷹遂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為鬼默不敢語因跪請如廁出門上馬而馳僕從六七八各已若死火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士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以陣亡其夫人并一女同葬于此

天府星

曹能始先心飲饌極精耐人善挑媚尤善烹調曹家非董侍則滿座為之不懼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之作饌者乞曹所行曹許之遣童不往曹怒逐之童跪而言曰挑媚天府星也因公本仙官以奉侍侍學凡人豈能享天府之福乎爾來公孫將盡某亦行矣曹舉手空向西去良久影迹不喻曹竟不豫

夢中聯句

夢少時過大千書院得山集歸夜閣之倦掩卷時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通山友也攜手登樓仰見明月友山賦詩冉冉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雲暈

云去後皮毛盡屬沈但見白雲侵月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遞云行行不是人間夢曹云手挽蛟龍作杖攀松鬢友山別去學士歸語其甚其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窺取椒山集披讀百回顧己身卧竹林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披讀而次日友山計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琨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言尚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八間街衙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某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感避之而行其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擲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舉止率皆卑瑣無片偉正人者公一生不肯入廟神佛見之往往起立嘗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茵薄繁盛亦莫奇于金將軍逾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也幼時過土地祠亦觀牛頭鬼公踐其角鬼隨歸家以角抵公卧牀震撼不巳隨患瘧牛壓其胸大夫人祭之方去人則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賤鬼乃敢擲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為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龍母

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索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若不允則天蓬神纏擾不清故伴為不見而過之耳

龍母

常熟李氏婦年十四月產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懼棄之河化為小龍擊空而去逾年李婦孕方殆雷雨晦冥龍來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為立廟虞山號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既罄卒無靈桂林中丞以為大欺其門下士薛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臺山僧統清涼老人以禪理愛知郭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而藏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老人也速為我通知郭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舛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郭公故欲試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叔前世所獻相國物也郭公異之命往五臺山坐方丈將至河間書一紙與河間人袁某

道別緒甚哀故老人所善大驚即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哀
 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其鬢笑曰汝亦無恙手馬為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
 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織妍如美女過琉璃殿見書店鬻男女交構狀者大真諦玩不
 已歸遇相鄰否故與押到五臺山下活福觀少年貌美陰巨者淫媒親臨觀之猶以
 為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劫去疏章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曲窮樹而
 生色界天笑矣即端坐跌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與其前世有舊訪之見老人方作
 女子妝紅肚珠裸下體使一男子淫已而已又活一女其旁魚貫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
 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權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
 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潮州徐崖客者其父感繼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山深崖絕澗
 必攀援而上以為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雁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旁一僧目之曰子好
 遊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蝎俱不能
 害又與繩足布一疋長五丈或山過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傾跌但手不釋布攀援之
 子不

際亦無傷以此遊地海內令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謝到去嗣後登高臨深頗
 得如意入滇南出資於河外千餘里迷道砂磧渺茫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搜于皮囊上者
 聲如潮湧偷目之則大毛人方目的鼻兩牙出頰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蹄雜沓如
 萬聲騰飛被逐狂奔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辨蛇從空中過驅羣獸而行長數
 十丈頭若車輪徐息聲而快天明出囊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
 慮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饌甚香徐疑即月下遺遺者跪而再
 拜毛人不知夜乞飯亦不知然色態甚和悅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
 甚啞啞有聲嘗實林谷於解意者賜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
 四海仍歸湖州嘗告人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
 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街文島頭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中裹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
 甚首棺殮之不便仍昇至家乃屠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涼涼浸棺中女復
 活嗚呼有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啟其棺焉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之抱女入寺

其似思獨占此女囑師買酒飲半醉持斧斫殺之即以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而買女逃居
 別村文昌祠廟幾為伏居道途適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而去遺下
 乳虎三隻村人喧嘩爭來為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見其女以為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其
 陳始末且告以占殺殺僧其父母控官訊鞫得實掘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領歸
 此事嚴侍婿冬友從陝而師說為子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劍一鼓氣則鉛條觸壁
 鏗然有聲或以燒酒至半斤妓妾受其毒淫者眾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乃廣求丹竈良師
 相傳京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為邱真人所建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燒香者畢集
 楊某學道者曰然曰氏道須擇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驚再拜不已尼引至無人之
 所與丹粒二心曰二月廿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
 道楊如其言師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寒而淫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坊避
 之無敢與交者至則各月而往尼果先在一靜室施其下衣曰盜道無秘有趨不飛汝亦知

古人語求傳道者先與我交楊大喜且自持採取之術解身而上須臾精清不止委頓于
 地尼喝曰傳道道惡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更蘇醒乃身臥破屋內聞門外有賣漿者匍匐
 告以故昇至家中三日死矣

木皂隸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隸四人爐頭銅匠成住祀焉每夜眾匪宿局中半少者夢
 中輒被人難姦如魔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且起摸殺道中皆
 有青泥如是月餘聲相柳榆然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隸貌如夜間來淫人者乃祈之官
 取鐵釘釘其足嗣後怪絕

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楚其父文肅公于祖塋下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
 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辭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
 公驚醒次日到塋代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祭其
 本今尚存于家此事嚴侍婿為余言并云偶聞五色線說部果載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未陽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瞶中。有白精老人。村其身至下體。女羞避。支信自翳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為男身矣。病亦霍然。郡令張錫祖署。采陽翁。陶梅軒方伯。以會客。來喚驗之。果然。面貌聲音。猶作女態。但鬢髮微際。宛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為三。改雪妹名為雪傑。

井泉童子

蘇州孝廉。徐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與羣兒戲。墮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且起視之。兩臂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同鄉情。而罪大罰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巧人食井。罪與蠱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庚戌翰林。蘇州人。為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射天箭

蘇州陶愛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一日。射畢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傷我。罪當萬死。舉家驚走。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愛典謂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兒童之箭。亦不可解。

神符

張玉奇。武進縣戶房書史也。解錢糧至蘇州。過橫林地。白日仆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此是惡人。着即拘禁。金甲人跪請曰。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阻留。且放還。候其事畢。再行審訊。未幾。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擊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人又來。將玉奇引見大師。知即青面者。大師判曰。取玉奇生平功過簿。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余坐。照權其權。以紫金石為之。凡善事用紅標簽。惡事用黑標簽。分投秤盤中。到則輕重。其數。張戰慄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本。投之則秤盤中。請黑簽為所壓。紅簽重不可動。青面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還。賜增壽一紀。玉奇驚醒。以此語人。人問。可得是何文書。曰。我所承辦。豈有不認。此常州劉捕司某者。抄家案也。劉被抄時。所稱田產佃戶。陳人甚多。蘇令某欲按數比進。玉奇陽承其言。而夜中故違不承。于大驚見之。以此被捉。其事也。想歷拜者。是此事也。玉奇至今尚存。

莊明府

莊明府。所本官。館廣山橫州刺史。嘗時。書。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令請莊隨行。

至一衙署。城隍神降。感。便。其。溫。道。為。某。事。事。中。故。故。來。實。則。無。一。做。也。莊。唯。唯。即。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領。之。呼。備。置。酒。神。向。莊。而。向。口。啟。著。有。華。友。人。可。許。作。陪。莊。首。肯。肯。左。右。即。請。四。先生。來。昔。昔。素。相。識。者。彼此。相。相。不。不。一。一。四。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近。漸。下。紅。燈。四。盞。光。燦。燦。然。空。里。莊。以。為。陰。府。因。問。於。身。之。亦。可。相。知。否。城。隍。神。亦。難。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發。有。橫。死。夫。死。夫。壽。四。往。名。且。莊。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妻。某。云。莊。其。時。高。兩。子。無。妻。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出。街。見。街上。樓。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精。老。人。馮。某。是。莊。舊。隣。死。久。矣。一。見。便。來。攜。子。且。託。云。我。某。地。棺。為。地。風。所。吹。現。在。仙。皮。君。歸。告。我。兒。孫。改。葬。為。安。莊。自。與。婦。如。其。言。告。知。馮。家。馮。家。感。現。之。棺。果。什。朽。十。餘。年。來。莊。之。遺。骸。歷。歷。如。茲。唯。所。云。為。某。中。證。我。不。肯。向。人。言。

淨香童子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此仙判。謂云。人原多道。前史本見仙。亦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此仙。語。未。滿。其。量。公。卒。後。數。年。蘇。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此。求。方。比。判。云。薛。中。立。可。倘。有。水。氣。湯。而。不。知。用。尚。得。為。名。醫。之。子。子。服。之。果。愈。問。此。仙。何。人。曰。我。葉。天。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誌。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此。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為。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得。不。往。家。駭。然。問。淨。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貶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處宇甚寬。旁有古檣。總惟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為怪。一夕。月明。時。棺。中。索。然。有。聲。則。前。和。開。矣。中。伸。一。首。出。紗。帽。白。髻。手。指。其。腹。自。稱。飢。獨。求。祭。吳。許。之。白。髻。者。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異。曰。此。明。朝。萬。曆。皇。帝。所。賜。也。今。以。為。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吳。次。日。告。主。人。為。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明。侍。郎。以。子。孫。甚。多。感。于。風。水。故。未。葬。耳。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嘉興。咸。百。二。兩。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歿。數。年。咸。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仗。甚。威。威。趨。前。拱。揖。沈。搖。手。止。之。隨。入。一。衙。門。咸。往。投。帖。求。見。聞。者。傳。論。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躬。咸。知。公。為。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傍。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章。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

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纔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戚曰。若如此。我當再扣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何如。查曰。幸甚。戚仍詣轅門。向闈者述所以。又來求見之。換闈為傳。入。隨之闈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公。速來。速來。不能待。至冬月。即查大。姑娘亦隨後要來。不待婚嫁也。戚以此語覆查。相與歡飲而醒。是時春二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撫然不樂。其時查甚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瘧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瘧亡。椒。園余社友同舉鴻詞科。

子不語

卷十七

十一

子不語卷十七終